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880/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一冊目次

史部・編年類

宋元通鑑一百五十七卷(三)

〔明〕薛應旂撰
山東省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五年自刻本

..... 一

甲子會紀五卷

〔明〕薛應旂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七年玄津草堂刻本

..... 二四一

憲章錄四十六卷

〔明〕薛應旂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年陸光宅刻本

..... 三七五

宋元通鑑一百五十七卷

(三)

〔明〕薛應旂撰

山東省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

嘉靖四十五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宋元資治

通鑑一百五十七卷》提要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三

起庚午至壬申九二年

度宗三

咸淳六年

蒙古至元七年

春正月壬寅以李庭芝為京湖制

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

庭芝至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

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闕事成則功歸恩相矣

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

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宴為樂以取旨未至為辭

宋元通鑑卷首

一

夏文

庚戌起復孫虎臣為淮東安撫副使辛酉班成天

曆丙寅以陳宗禮僉書樞密院事趙順孫同僉書

院事時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

侍自為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啓帝即位益盛

至出內帑為之宗禮為給事中嘗上疏言內侍用心

非借排當以侵羨餘則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費幾

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

丁卯帝製字民牧民二訓以戒百官戊辰江萬里

罷萬里以襄樊為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萬

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蒙古主命許衡與太常卿

徐世隆定朝儀詔衡與劉秉忠張文謙定官制又詔尚文與諸儒採唐開元禮及近代禮儀之可行于今者斟酌損益凡文武儀仗服色差等皆文掌之 蒙古廉希憲罷希憲立朝讜正有內侍入朝堂傳旨言其事當爾希憲曰此闥臣預政之漸不可啓也入奏杖之蒙古主嘗令希憲受帝師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蒙古主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時有詔釋大都囚西域人匿贊馬丁爲怨家所訴繫獄亦被原免蒙古主自開平還怨家復訴之時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

宋元通鑑卷百三

二

大

乃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不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邪遂與左丞相耶律鑄俱罷蒙古主嘗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爲阿合馬曰日與妻孥宴樂耳帝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阿合馬愧而退 蒙古立尚書省以阿合馬平章政事阿合馬爲人多智巧言以功利自效蒙古主急爲富國試以行事時有成績又見與史天澤爭辨屢有以詘之由是奇其材授以政柄言無不從而不知其專復益甚矣既立尚書省以爲平章政事詔凡銓選吏部定擬資品呈尚書尚書咨中書然後聞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安

童以爲言蒙古主令問阿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童因請自今惟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並付阿合馬蒙古主從之阿合馬遂請重定條畫下諸路括戶口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爲常額 二月蒙古以歲饑罷脩築宮城役夫 三月庚子朔日食癸丑詔曰吏以廉稱自古有之今絕不聞豈不自章顯而墜於上聞歟其令侍從卿監郎官各舉廉吏將顯擢焉 蒙古以許衡爲中書左丞時阿合馬勢傾中外一時大臣多阿附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忽辛有同

宋元通鑑卷百三

三

監

僉樞密院之命衡獨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與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蒙古主曰卿慮其反邪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帝以語阿合馬由是怨衡亟薦衡爲左丞欲因以事中之衡屢入辭免蒙古主不許 蒙古崔斌守東平聘申屠致遠爲學官致遠壽張人初與李謙孟祺等齊名蒙古主南征駐兵小澗乞寔方台薦爲經畧司知事軍中機務多所謀畫師至隨州所俘男女致遠悉縱遣之至是斌轉爲學官 夏四月戊寅以文天祥兼崇政殿說書直學士院尋罷時賈似道以去要若帝勉留益堅

命學士降詔天祥當制時內制相承必先呈稿於相
天祥不從似道意不滿諷別院改作天祥援楊大年
故事亟求解職遷秘書監似道使臺官張志立劾罷
之 五月辛丑以吳革爲沿江制置宣撫使 六月
庚午詔太極圖說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天下士子
宜肄其文 秋七月復開州吏鑄印給之 八月癸
巳賈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滄泣留之不從詔六日
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
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蒙古
攻圍襄樊甚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
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
者爲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
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
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
爾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閑余玠有玉帶求
之已徇薤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
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事
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
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
奴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

急無敢言者 九月庚戌以黃萬石爲沿海制置使
壬子台州大水 冬十月丁丑詔范文虎總中外
諸軍救襄樊 閏月己酉安吉州水免公田租四萬
四千八十石 十一月嘉興華亭兩縣水免公田租
五萬一千石 乙未陳宗禮罷尋卒宗禮字立之家
貧力學舉淳祐四年進士歷官僉書樞密院事以賢
達見稱所著有經史管見人物論 十二月己亥
古張弘範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子圍而縵
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
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
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
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道也天澤從之遂
城萬山徙弘範軍于鹿門自是襄樊道絕而糧援不
繼
七年 蒙古至元八年十一月春正月乙丑詔戒貪吏 二
月淮浙江西皆饑命官賑貸知撫州黃震大書閉糶
者籍強糶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甚衆 蒙
古復立王植爲高麗王趙壁至東京時林衍已死乃
言于蒙古主以兵衛植復國誅衍之子惟茂及其親
屬未幾衍黨裴仲孫等復集餘衆立植庶族承化侯

為王竄入珍島踰年蒙古遣忻都討平之 三月發
官倉穀米賑和州無為鎮巢安慶建德平江吉州諸
處 夏四月甲寅禮部侍郎陳宜中乞補外以顯文
閣待制出為福建安撫使 五月蒙古詔東道兵圍
襄陽各道宜進兵以牽制之於是秦蜀行省平章政
事賽典赤瞻思丁率諸將水陸並進鄭鼎出嘉定汪
良臣出重慶北刺不花出瀘州所至順流縱筏斷浮
橋獲將卒戰艦甚衆 六月范文虎將衛卒及兩淮
舟師十萬進至鹿門時漢水溢阿朮夾江東西為陣
別令一軍趨會丹灘犯其前鋒諸將順流鼓譟文虎
軍逆戰不利棄旗鼓鎧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
戰船甲仗不可勝計 己亥詔以陸九淵孫溥補上
州文學 蒙古許衡上疏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
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
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
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
有市恩之漸乃拜衡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
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
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為齋長時
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

退其嚴如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
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
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
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
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 秋七月丁丑湖南轉
運司訪求瘠地後人義倫以聞詔補將仕郎 壬午
四川制置使朱禔孫言夏五以來江水凡三汎溢自
嘉而渝漂蕩城壁樓櫓圯壞又嘉定地震者再被災
害為甚乞賜黜罷上答天譴詔不允 八月壬辰朔
日食 九月己丑子昂生 蒙古主以四川民力困
敝詔免茶鹽等課以軍民田租給軍食仍敕有司有
言茶鹽之利者以違制論 冬十月癸丑從政郎朱
鑒孫進羣經要畧 十一月蒙古從太保劉秉忠請
改國號曰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
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為
言蕩也竟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作
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
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為秦為漢者
著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
皆漢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

公不無少貶我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震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治流形千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千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於戲稱義而名固匪爲之溢美乎休惟永尚不負於投艱嘉與敷天共隆大號 十二月辛亥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

宋元通鑑卷百三

八

於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校中省元卷字蹤稍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有李鈞孫者少時戲雕股間索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聞彼黜時邊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其悖謬至此先是陳仲微爲江西提點刑獄忤賈似道罷去至是起知惠州遷太府寺丞輪對言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以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沉天下之英雄似道怒又諷言者論罷其官久之叙復

八年元至元九年春正月庚申詔曰朕惟崇儉必自宮禁

始自今宮禁敢以珠翠銷金爲首飾服用必罰無貸臣庶之家咸宜體悉工匠犯者如景祐制必從重典又詔有虞之世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漢之爲吏者長子孫則其遺意也比年吏習媮薄人懷一切計日待遷事未克究又望而之他吏胥狎玩竊弄官政吾民奚賴焉繼自今內之郎曹外之牧守以上更不數易其有治狀昭著自宜獎異 辛亥子昂生 元罷尚書省阿合馬仍平章中書省事 二月癸巳謝方叔卒贈少師方叔字德方威州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左丞相相業無過人者晚困於權臣至以玩

宋元通鑑卷百三

九

好丹劑壽其君鄙孰甚焉 前知台州趙子寅歿無所歸特贈直秘閣給沒官宅一區田三百畝養其孤遺以旌廉吏 元改中都爲大都 三月元賑濟南路饑 夏四月元賑大都路饑 五月己巳李庭芝將兵救襄陽時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寘蠟書於髻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旣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鈎致欲爲焚燬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郢鄧之路亦絕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

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聞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行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

宋元通鑑卷百五

十

夏

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棹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接聞順等至踊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塚歛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于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魚鰕不得度二人遇椿即鋸斷之竟達郢

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嚙枚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河阿木劉整分艤戰艦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東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艦旗幟紛披貴兵以爲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

宋元通鑑卷百五

十

夏

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木于櫓門關阿木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昇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塚立雙廟祀之元敕脩築都城凡費悉從官給毋取諸民六月丙申徙皮龍榮于衡州龍榮舊宮僚也知賈似道忌之家居杜門不預人事一日帝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誣劾以事徙衡州居住龍榮恐不爲雷應所

谷未至飲藥卒龍榮字起霖一字季遠潭州醴陵人
少有志畧精于春秋舉淳祐四年進士歷官參知政
事性伉直故不爲似道所容有文集三十卷行于世
丁酉以章鑑同僉書樞密院事提舉經武要畧以
錢千萬命京湖制司糴米百萬石轉輸襄陽府積貯
乙巳以家鉉翁兼權知紹興府浙東安撫司事

辛亥臺臣言江西推排田結局已久舊設都官團長
等虛名尚在占恠常役爲害無窮又言廣東運司銀
場病民詔俱罷之 秋七月元詔自今凡詔令以蒙
古字行 八月丙戌朔日食 辛丑詔家鉉翁赴闕

宋元通鑑卷五十三

十三

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以賈似道爲大禮使禮成
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
之兄顯祖爲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遙
轎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給曰平章已允帝
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爲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
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
泣出貴嬪爲尼似道始還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已
務以權術駕馭上下以官爵牢籠一時名士以故言
路斷絕威福肆行相視以目 戊寅太陰犯御女
冬十月癸卯元初立會同館 十一月乙卯馬廷鸞

仇於賈似道力辭相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
入辭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爲朕留廷鸞對曰臣死
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
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
闕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泣
拜而出 時朝廷患劉整爲元用荆湖制置李庭芝
請以整爲虜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上從之遣永寧
僧齋告身金印牙符及庭芝書期致之僧旣入元事
覺元主致書易姚樞維問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
宋忠臣用兵襄陽欲以此殺臣耳臣寔不知賞整使
還軍中誅永寧僧及其黨友且令整移書來責執政
十二月甲寅召葉夢鼎入相詔加少傅夢鼎引疾
力辭使者相繼促行扶病至嶧縣疏奏願上厲精寡
欲規富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徑還使者以禍福
告夢鼎曰廉耻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賈似
道大怒乃令致事 是月遣將咎萬壽攻成都元僉
省嚴忠範出戰失利同知王世英等八人棄城遁元
以罪在主將縛忠範至都治之罷其官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小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四

起癸酉至甲戌九二年

度宗四

咸淳九年

元至元十年

春正月乙丑樊城陷樊被圍四年

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爲劔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爲唇齒未幾阿里海牙得西城人所獻新礮法乃進攻樊破外郭張弘範爲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

宋元通鑑卷一百二十四

何威德

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朮從之初襄樊西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一木江中鑠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爲固至是阿朮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即所守地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天順荆湖都統富霍丘人二月庚戌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襄陽人困援絕

撤屋爲薪緝關會爲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

上章留已樊城既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爲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時羣臣多言高逵可援襄陽者御史李旺入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逵如呂氏何旺出歎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聞逵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急故遣逵吾以捷聞則逵必不成遣矣文煥大以爲然會獲元哨騎數人文煥即繆以大捷奏然不知朝

宋元通鑑卷一百二十四

成

中實無援襄事也未幾阿里海牙帥總管咬都等移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震雷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初劉整嘗躍馬獨前與文煥語爲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阿里海牙不可乃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于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欵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文煥狐疑未決因折矢與之誓文煥乃出降先納焚鑰次獻城邑且陳攻郢之策請已爲先鋒阿朮入襄陽阿里海涯遂偕文煥朝燕

元主以文煥降命如詔遷擢事聞似道言于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文煥兄文福文德文福知廬州文德子師夔知靜江府俱上表待罪似道此之詔皆不問三月劉整故吏羅鑑自北復還上整書藁一帙于四川制司有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清口桃源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山東軍以圖進取帝亟詔淮東制司往清口擇利地築城備之壬午詔建機速房于中書時襄城既失賈似道復上書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勢將有大可慮

宋光通鑑卷五十四

三

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速房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四川宣撫司叅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錄漢江口岸曰城荆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署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并圖上城築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荆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元主立其子真金爲太子真金元主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劉秉忠薦中山王恂以輔之元主以爲太子贊善敕兩府大臣凡有啓稟必令恂與聞恂言太子付托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况兼領中

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徧覽庶務亦當屢省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善惡上之真金問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于紙無不差者真金曰善至是立爲皇太子元以申屠致遠爲太常太祝兼奉禮郎元主遣太常卿李羅問毛血之薦致遠對曰毛以告純血以告新禮也夏四月癸巳詔曰廼者邊吏弗戒致有襄難將士頻歲暴露邊民錫析離居盡傷朕心爾爾臣專征方面宜身率諸將宣揚國威以賞戮用命不用命爾守臣有土有民宜

宋光通鑑卷五十四

四

中倣國人保固封守爾諸將尚迪果毅一乃心力各以其兵敵王所懷今朕多誥爾其悉聽明訓毋懈毋悞習于故常功多有厚賞爾不克用勸罰固不得私也又如中外小大臣僚有材識超卓明控御之宜懷攻守之畧者密具以聞一如端拱二年制書朕當虛心以聽李庭芝乞解罷詔赴闕以汪立信爲京湖制置使趙潛爲沿江制置使立信兼知江陵潛兼建康留守潛多獻寶至子賈似道故有是命元阿里海牙請呂文煥官職授文煥昭勇大將軍襄漢大都督賜其將校有差元將相大臣皆以南伐爲請

召姚樞許衡徒單公履等問計公履等曰乘破竹之勢席卷三吳此其時矣元主然之五月庚辰詔諸人上書請以丞相似道督兵者不允餘什機速房

元實襄陽有功萬戶奧魯赤等銀鈔衣服有差六月

月己丑給事中陳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監察御史陳文龍言文虎失襄陽猶使知安慶府是當罰而賞也趙滑乳臭小子何足以當大閫之寄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官李可劾退之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閫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

宋元通鑑卷百五

五

宋

禍皆由范文虎及俞興父子文虎以三衙長聞難怯戰僅從薄罰有子天順守節不屈猶可少贖其愆與奴隸庸材務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資爲父行賄且自希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拘管時國勢危甚陳仲微上封事其畧曰誤襄者老將也失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闇疲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繆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及追悔

既往尚愈於迷或謂覆護之意多尅責之辭少或謂陛下乏哭師之誓師相飾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義祈天悔禍之道也往往代言乏知體之士翹鉅鮮有識之人吮脂茹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兩有所虧方今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師監之先朝宣和未亂之前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日近晁旒朱輪華轂俛首吐心奴顏婢膝即今日奉賊稱臣之人也強力敏事捷疾快意即今日畔君賣國之人也爲國者亦何便於若人哉迷國者進怕愛之欺以逢其君誤國者護耻敗之局而莫敢議當國

宋元通鑑卷百五

六

宋

者昧安危之機而莫之悔臣嘗思之今之所少不止於兵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率從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督或請行邊或請築城創聞駭聽因諸閫有辭於緩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掩惡於敗闕之後有謀莫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噤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衰颯厓涼不足以肅軍容壁壘柵折樊駕漏不足以當衝突之騎號爲帥閫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兵不知戰以將與敵聞不知兵以國與敵光景蹙近日睫矣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爲也轉敗

為成在君相一念間耳似道大怒乃出仲徽江東提
點刑獄 元以劉整阿里海牙不相能分軍為二各
統之 元使日本趙良弼至太宰府而還其以日本
君臣爵號州郡名數風俗土宜來上 閏月丙辰朝
散郎師顯行進注皇朝文鑑 元敕翰林院纂脩國
史采錄累朝事實以備編集 秋七月元阿合馬等
屢毀漢法國學諸生廩食或不繼許衡請還懷孟元
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
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元主又命諸老臣
議其去留實默為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
磐默等復請以贊善王恂攝學士衡弟子耶律有尚
蘇郁白棟為助教庶幾衡之規矩不致廢墜從之
元人城馬駿山知合州張珏擊走之先是蒙古兵入
蜀珏副王堅協力戰守堅還以珏代之自開慶受其
民凋弊甚珏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積粟未再春
公私兼足劉整既叛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駿虎頂
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統軍合刺帥兵築之珏
聞合刺至乃張疑兵于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火其
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塢由是馬駿城築卒不
就 八月庚戌朔元所釋諸路罪囚皆至大都者凡

宋元通鑑卷五十四

七

宋

二十二二人並赦之 九月辛巳以章鑑會書樞密院
事陳宜中同僉書院事 冬十月元享于太廟 十
一月壬午子昂授左衛上將軍封嘉國公 以李庭
芝夏貴為淮東西制置使陳奕為沿江制置使庭芝
兼知揚州貴兼知廬州奕兼知黃州庭芝請分所部
兩淮為二司故以淮西付貴奕以兄事實似道玉工
陳振民以求進自小官歷顯要遂掌禁兵 起文天
祥為湖南提刑天祥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
祥志節語及國事慨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
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 元
大司農司言中書移文以畿內秋禾始收請禁農民
覆耕恐妨芻牧元主以農事係民生命詔勿禁 是
歲元諸路大水蝗賑米凡五十四萬五千五百九十
石
十年元至元春正月賈似道母胡氏死似道歸越治
喪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褻事立
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既葬詔似道起復似道遂
還朝 元以伯顏為中書左丞相伯顏事宗王旭烈
于西域嘗入奏事元主見之曰此非諸侯王臣遂留
與議國政至是自右丞進左相 元阿里海牙言別

宋元通鑑卷五十四

八

宋

裹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爲我有順流長驅宋必可平阿朮又言臣畧地江淮備見宋兵之弱今不取之時不能再元主趣召史天澤同議天澤對曰此國大事可命重臣一人如安童伯顏都督諸軍則國海混同可計日而待矣臣老矣如副將者猶足爲之元主曰伯顏可以任吾此事矣阿里海牙因言我師南征必分爲三舊軍不足非益兵十萬不可遂詔中書省僉軍十萬人二月甲寅太陰犯井宿已酉趙順孫罷爲福建安撫使三月元以伯顏史天澤並爲左丞相阿朮爲平章政事阿里海牙爲右丞

宋元通鑑卷三十四

九

夏四月乙卯子昂授左衛上將軍進封末國公五月壬寅張珪表請城馬騶虎頭山或先築其一以據險要六月元主諭諸將率兵南伐且數賈似道負約執郝經之罪詔曰爰自太祖皇帝以來與宋使介交通憲宗之世朕以藩職奉命南伐彼賈似道復遣宋京請我請罷兵息民朕即位之後追憶是言命郝經等奉書往聘蓋爲生靈計也而乃執之以致師出連年死傷相藉係累相屬皆彼宋自禍其民也襄陽旣降之後冀宋悔禍或起令圖而乃執迷罔有悛心所以問罪之師有不能已者今遣汝等水陸並進布

告遐邇使咸知之無辜之民初無預焉將士毋得妄加殺掠有去逆效順別立奇功者驗等第遷賞其或固拒不從及逆敵者俘戮何疑秋七月癸未帝崩子嘉國公焜即位太后臨朝帝自爲太子時以好內聞旣立耽于酒色故事嬪妾進御晨詣閣門謝恩主者書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謝恩者三十餘人崩年五十三賈似道入宮議所立衆以建國是長當立似道主嫡乃立嘉國公焜時年四歲矣謝太后臨朝稱詔號帝廟曰度宗史臣曰宋至理宗疆宇日蹙非有雄才睿畧之主豈能振起其墜緒哉度宗繼統雖無大失德而拱手權姦棄敵寢甚亡國不干其身幸矣甲申封兄昞爲吉王弟昺爲信王昞母楊淑妃昺母俞脩容詔賈似道依文彥博故事獨班起居丙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又詔以生日爲天瑞節罷江湖制置使汪立信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脩以延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迺耽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欲上以求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爲今之計者其策有三夫

宋元通鑑卷三十四

十一

內都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筭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三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泄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又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

宋元通鑑卷百四

十一

增河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
斷壁與視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 辛卯以朱祺孫爲京湖四川宣撫使兼知江陵府 是月元伯顏南攻陞辭元主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不嗜殺是吾曹彬也
八月癸丑大霖雨天目山崩水涌安吉臨安餘杭民溺死者無筭 元以博羅權爲中書右丞 元太保劉秉忠卒秉忠字仲晦其先瑞州人初名侃因從釋氏又名子聰自幼好學於書無所不讀至老不衰雖

宋元通鑑卷百四

十一

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澹然不異平昔是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築精舍居之尋無疾端坐而逝元主驚悼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也贈太傅趙國公諡文貞 元行中書省言江漢未下之州請令呂文煥率其麾下臨城諭之令彼知我善遇降將亦策之善者也元主從之 九月元呂文煥以伯顏趨鄂州劉整以博羅權趨淮西伯顏分大軍爲兩道自與阿朮由襄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爲前鋒博羅權由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劉整將騎兵先行伯顏一軍自分三道唆都將一軍由襄陽哨司空山翟招討將一軍由老雅山徇荆南而自與阿朮帥阿刺罕張弘範諸軍水陸趨鄂旌旗延袤前後數百里冬十月丁未饒州布衣董聲應進諸史纂約兵鑑刑鑑詔充史館編校文字 乙卯令州縣行義田義役 丁巳元伯顏至溧水前部將武顯言水溢宋可渡伯顏曰此小水不敢渡敢渡大江邪使一騎前導麾諸軍畢濟遂薄郢州軍于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以石爲城新郢在漢南橫鐵鉅鎖戰艦

密植椿木水中夾以砲弩凡要津皆施校設攻具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進人招世傑不聽阿朮獲俘民萬計江九郡精銳皆萃于二郢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由中拖船入藤湖轉而下江僅三里呂文煥亦以爲便諸將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爲歸路患伯顏不從遣總管李庭劉國傑攻黃家灣保拔之諸軍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伯顏阿朮殿後不滿百騎郢州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臬子湖力戰而敗伯顏手殺之郢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遣

宋元通鑑卷三十四

三十一

俘持黃榜檄文入城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礮焚其廬舍煙焰漲天城遂破生禽虎臣大用餘悉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洋所截于城下縛大用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答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呂叅政語耳文煥以爲降已馳馬至伏弩亂中文煥右臂并馬仆幾鉤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黃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絕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拔劍

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焉伯顏壯其勇購其屍觀之遂進兵攻渠復州居誼隨人初事李庭芝積戰功至都統制至是死節事聞立廟死所甲子詔以明年爲德祐元年乙丑以章鑑同知樞密院事陳宜中僉書院事冬十月壬戌歲星犯壘壁陣十一月庚辰以陸秀夫叅議淮東制置司事李庭芝在淮南聞秀夫名辟置幕下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東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性沉靜不求人知每僚吏至閣賓主交驩秀夫獨飲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己丙戌以王爚章鑑爲左右丞相兼樞密使爚固辭不許十二月癸丑元伯顏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觀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堡朱禔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淪河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間遣阿剌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渠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

宋元通鑑卷三十四

十四

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于江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鷁子千艘攻之三日不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明日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朮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阿里海涯進薄陽邏堡貴率衆來援阿朮即以昏時率四翼軍遡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朮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登舟指示諸將令

宋元通鑑卷百十四

十五

徑渡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爲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朮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朮遂登沙洲攀岸步闖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朮獲其船千餘艘阿朮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朮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元諸將請追黃伯顏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朮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兩州曰

宋元通鑑卷百十四

十六

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伯顏遂趨鄂州 已未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朱禩孫聞元兵趨鄂帥帥援之道聞陽邏堡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府 時鄂州恃漢陽爲蔽及京湖之援朱禩孫既遁漢陽復失鄂勢遂孤呂文煥列兵城下曰汝國恃者江淮而已今大軍渡江淮如蹈平地汝輩不降何待會元軍焚滕艫三千艘火照城中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度不能守遂以州軍降幕僚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請殺之伯顏曰義士也釋之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爲荆湖宣撫使撤水兵分諸將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充軍餉命阿里海牙及賈居貞以四萬人守鄂覘取荆湖而自率大衆與阿朮東下趨臨安 癸亥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鄂州既破朝廷大懼三學生及羣臣上疏以爲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于臨安以孫虎臣總統諸軍以黃萬石等叅贊軍事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仍於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府公用 詔天下勤王甲子起李芾爲湖南提刑 乙丑以高達爲湖北制置使詔邊費浩繁吾民重困貴戚釋道田連阡陌安

居暇食有司覈其租稅收之 庚午元伯顏遣程鵬飛至黃州招諭陳奕奕使人過江請降且求名伯顏曰汝既率衆來歸何必慮及名爵以沿江大都督許之奕大喜遂以城降仍以書招知蘄州管景模景模亦降時沿江諸郡皆呂氏舊部曲望風款附奕又以書誘其子巖以安東州降元 是時李庭芝遣兵入援

宋元通鑑卷一百二十五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五 乙亥一年

帝昀一

德祐元年

元至元十二年

春正月壬午葬度宗于永紹陵

以常椿爲吏部尚書椿以老病辭累詔不許椿入見首言雪川之變非其本心置之死過矣不與立後又

過矣巴陵帝王之胄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沉寃幽憤鬱結四五十年之久不爲妖爲札於冥冥中者幾希願陛下勿播浮議特發神斷宗社幸甚於是詔

宋元通鑑卷一百二十五

國史院討論典故以聞 元兵入蘄州 癸未賈似

道以呂師夔叅贊都督府軍事 乙酉以陳宜中同

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初呂師夔提舉江州興國

宮請募兵以禦元詔與知州錢真孫同募至是賈似

道承制召爲都督叅贊任中流調遣師夔不受命與

真孫遣人請于蘄州以江州降元伯顏以師夔知江

州丙戌元兵徇江州知安東州陳巖夜遁時知壽昌

軍胡夢麟寓治江州自殺知南康軍葉闓知德安府

來興國知六安軍曹明俱迎降于江州師夔設宴庾

公樓選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伯顏怒曰吾奉

天子命與仁義師問罪于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初元人南侵用呂文煥與劉整為嚮導尋別命整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捷也伯顏不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十一

可曰吾受詔特殺東兵使無西爾濟江非所聞至是整帥騎兵攻燕為軍久而克開呂文煥入鄂捷至整失聲曰首帥束我使我成功後于人作善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死於無為城下 知安慶府范文虎遣人以酒饌如江州迎元軍且謂伯顏速來欲降未幾復遣人言行樞密院臨城招諭衆心不從願俟丞相伯顏乃使阿朮以舟師先造文虎以城降通判夏椅仰藥死伯顏繼至承制授文虎兩浙大都督賈似道畏劉整不敢出師及聞其死喜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有餘里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則關白于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震為殿帥總禁兵至安吉州似道所乘舟膠于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水拽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去遂由新安泚口以進次于蕪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 二月夏貴引兵來會袖中出一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十二

年似道俛首而已 賈似道至江上以汪立信為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上都郡立信受詔即日上道以妻子託其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於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立信曰平章平章賸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吾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 賈似道自蕪湖遣還元俘曾安撫且以荔子黃柑遺伯顏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阿朮謂伯顏曰宋人無信惟當進兵若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夏難守伯顏乃令囊加歹求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來面議也似道不答囊加歹歸報京師還 以黃萬石為江西制置使 庚戌元兵犯池州州守王起宗遁去通判趙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固守計元遊騎至李陽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填膺瞋目視

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納款而陽助卯發爲守守兵皆歸于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於從容堂林開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息之命具棺衾合塋於池上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

宋光道鑑卷五十五

四

制謚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卯發字漢卿昌化人淳佑十年以上舍登第元太宗長孫曰海都居北方自定宗以來日尋干戈至是詔封那木罕爲北平王率諸王兵鎮守而安童總省院之政元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至真定病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元主聞訃震悼贈太尉謚忠武追封鎮陽王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

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爲言者慚服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下無怨人以比郭子儀曹彬云天澤字潤甫秉直季子也燕之末清人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嘗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恐虎臣新薪芻置其上陽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木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木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謹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舳艫顛蕩乍分乍合阿木以小旗麾將校帥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伯顏以步騎左右掎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爲之赤軍資器械盡爲元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項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臺

宋光道鑑卷五十五

五

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為惡語謾罵之者江漢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為俱相繼降元 壬戌元軍畧饒州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陰使所部飲白金牛酒備降禮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贖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郴州守趙崇源寓居城中亦死之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本

萬道同以城降初江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園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舉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至是元軍執其弟知南劍州江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池中積屍如壘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歛葬之萬里字子遠都昌人 沿江制置大使建康行宮留守趙潛知鎮江府洪起畏知寧國府趙興可知隆興府吳益皆棄城遁知和州王喜建康都統翁福相繼迎降于元甲子元兵犯臨江軍知軍鮑康死之 乙丑賈似道

至揚州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詔下公卿雜議左丞相王燭請堅蹕未決以已不能與大計乞罷政不待報徑去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干慶元則于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 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郢州守將張世傑率兵入衛復饒州陳宜中疑世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丙寅以文天祥為江西安撫副使知贛州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元兵三道鼓行破郊畿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七

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愛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為之感動 戊辰湖南提刑李芾以兵勤王芾性剛直忤賈似道貶官家居者久之至是

提刑湖南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 知江陰
軍鄭端棄城遁知無爲軍劉權知太平州孟之縉皆
以城降于元 已巳元兵攻嘉定都統侯興力禦死
之 以陳宜中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同知院事文及
翁僉書院事倪旨同僉書院事召王燭爲浙西江東
宣撫使時元行人郝經尚留儀真元主復使禮部尚
書中都海牙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等來問執
行人之罪賈似道震恐乃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
經道病元主敕樞密院及尚書近侍迎勞所過父老
望經流涕 庚午賈似道罷初陳宜中附似道得驛

宋元通鑑卷百五

八

何

登政府及堂吏翁應龍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
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
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
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詔授似道醴泉
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卹民之政次第除之
以公田給還田主令率其租戶爲兵放還諸寬謫人
趙與可除名 辛未右丞相章鑑聞元兵日迫託故
徑遁去 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立信聞賈似
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歎曰吾今日猶得死于
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爲表起居三宮與

從了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揮拳撫
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後元軍至建康金
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二策及死告伯顏請戮其
孥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
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
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立信六安人淳祐六年進士
元博羅權軍下邳取清河連海守臣俱以城降

三月壬申朔殿前都指揮使韓震復如賈似道之議
請帝遷都陳宜中欲示己非似道黨乃召震計事伏
壯士袖鐵椎擊殺之震所部兵叛攻嘉會門射火箭

宋元通鑑卷百五

九

郭

至大內急發兵捕之皆散走 癸酉建康都統徐旺
榮迎伯顏入建康居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
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
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上言曰百年通敵已扼
其吭少爾遲迴奔播海島遺後悔矣元主從之詔伯
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朮分兵駐揚州與博羅權
塔出絕宋淮南之援伯顏分兵四出鎮江統制石祖
忠請降朝廷以元兵漸迫屬安命浙西提刑劉經成
吳江兩浙轉運羅林浙西安撫張濡成獨松關山陰
縣丞徐垓正將郁天興成四安鎮起趙淮爲寺丞成

銀樹東壩召章鑑還朝鑑言韓震雖請遷都意實無他遷置之死震驚乘輿似亦太過陳宜中衛之甲戌元兵犯無錫縣知縣阮應得出戰一軍皆沒應得赴水死 乙亥詔諭元呂文煥陳奕范文虎使通和議息兵 以王燾為左丞相兼樞密使丙子下詔罪已以陳宜中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燾與宜中論事多不合宜中請建督府于京檄召諸路軍馬勤王并令潰軍各歸所部團結內外兵十七萬五千人分廂差官督之給一兵付教場教閱 章鑑為御史王應龍所劾削官放歸田里太皇太后仍與祠祿鑑居相位

宋元通鑑卷百五十五

十一

號寬厚與人多許可時目為滿朝歡 侍御史陳過請寬賈似道併治其黨翁應龍等不俟報而去監察御史潘文卿季可乞從過所請乃命捕翁應龍下臨安府獄罷廖瑩中王庭劉良貴游汶朱浚陳伯大董誦洪起畏鎮江自效已卯杖翁應龍刺配吉陽軍命王燾陳宜中並都督諸路軍馬壬午追復已故吳潛向士璧官 元兵入常州知常州趙與鑑遁州人錢言以城降 甲申元兵至西海州安撫丁順降乙酉知東海州施居文乞降于西海州知平江府潛說友以城降 詔長世謀總都督府諸軍 丙戌知廣

宋元通鑑卷百五十五

十一

德軍令狐崇以城降元張世傑遣其將閻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求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順遂復廣德軍 丁亥有二星闕于中天頃之一星隕 己丑趣五郡鎮撫使呂文福將兵入衛文福殺使者叛入江州降于元 庚寅元兵既近臨安戒嚴同知樞密院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曾希顏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為之蕭然僉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僉書院事倪普諷臺諫劾已章未上亟出關遁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諉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其在朝文武並轉二資其負國棄予者令御史臺覈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辛卯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

伯顏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濡俊之曾孫也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事乃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為詐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壬辰元阿里海牙入岳州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鄂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荊江口阿里海牙督諸翼水軍屯東岸世傑乘夜陣于洞庭湖中阿里海牙分道擊之世傑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十一

敗走力屈乃降阿里海牙斬世傑以徇岳州總制孟之紹舉城降 丙申以陳合同僉書樞密院事戊戌赦邊城降將罪能自拔而歸者錄之有能復一州者予知州復一縣者予知縣所部僚吏將卒及土豪立功者同賞 詔公田最為民害稔怨召禍十有餘年自今並給原主令率其租戶為兵 夏四月乙巳元兵入廣德縣知縣王汝翼與寓居官趙時晦率義兵戰孟唐老與其二子皆死汝翼被執至建康死之 丙午元兵破沙市城統孟紀死之監鎮司馬夢求自經死夢求光五世孫也 戊申京湖宣撫朱禔孫

湖北制置副使高達以江陵降元初高達解鄂州之圍賈似道許以建節後忌而不與達遂怨望至是元阿里海牙自岳州攻江陵達戰累敗及元屠沙市達與禩孫及提刑青陽夢炎等遂出降阿里海牙入城命禩孫檄所部歸附於是歸峽鄂復鼎澧辰沅靖隨常德均房施荆門諸郡相繼皆降阿里海牙承制並復官守江陵捷聞元主喜謂近臣曰伯顏東下阿里海牙孤軍守鄂朕常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授高達叅知政事禩孫至上都死 壬子以高斯得僉書樞密院事 乙卯有司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十二

議建藩屏以強王室詔以福王與芮為浙東安撫大使判紹興開府置長史司馬 庚申知金壇縣李成大率義局兵與元兵戰被執不屈與二子俱死之時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李庭芝率勵所部固守揚州阿木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書梟俊首于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 壬戌阿木攻真州知州苗再成宗子趙孟錦帥兵大戰于老鶴嘴敗績 癸亥加知思州田謙賢知潯州楊邦憲並團練使趣兵入衛 庚午阿木乘勝

進趨揚州姜才爲三疊陣逆之于三里溝敗之阿木
伴退才逐之阿木反戰至揚子橋揚州撥發官雷大
震出戰死之兩軍夾水而陣元張弘範以十二騎絕
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弘範引卻以誘之才將回
回躍馬出衆奮大刀直前向弘範弘範反轡迎刺之
回回應手而仆元立陣者歡聲震地才軍遂潰阿木
與弘範追之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死者甚衆流矢中
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自身死
元軍進薄揚州南門 加李庭芝叅知政事 五月
癸酉元兵犯寧國縣知縣趙與穉出戰死之 丁丑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西

夏

劉師勇復常州加和州防禦使助姚訔守常以張彥
守呂城兵威稍振由是浙右諸城降元者復與張世
傑軍合 己卯賜婺州處士何基王栢贈謚基少師
事黃幹幹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基
悚惕受命遂得幹所開于朱氏之懿趙汝騰蔡抗楊
棟相繼薦于朝詔與州學教授基固辭栢年三十始
捐去俗學勇於求道從基游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
以質實堅苦自勵凡六經四書及濂洛之書皆有著
述至是詔謚基曰文定贈栢承事郎 以張珏爲四
川制置副使 辛巳加劉師勇濠州團練使辛卯籍

潛說友吳益呂文煥孟之縉陳奕範文虎家 丙申

遣使告天地宗廟社稷諸陵宮觀時知慶遠府仇子
真淮東兵馬幹轄阮克已各將兵入衛詔與張世傑
張彥分道出擊元軍臺諫請命大臣監護事下公卿
雜議久而不決陳文龍上書云三后協心同底于道
此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
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爲安行徐步之儀也請詔大
臣無滋虛議不報 己亥吳繼明復蒲圻通城崇陽
三縣以繼明權知鄂州令擇險爲寓治 六月庚子
朔日食既晝晦如夜星見鷄鷺皆歸 成都安撫使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廿五

夏

咎萬壽守嘉定元召汪良臣入朝命之曰成都被兵
又須卿安集之良臣進攻嘉定萬壽堅守不出良臣
度有伏兵搜山谷果得而殺之進壘薄城萬壽悉軍
出戰大敗遂籍境內三龜九頂紫雲諸城降元以萬
壽僉西川行樞密院事 辛丑太皇太后詔創聖福
尊號以應天戒命侍從官以上各舉才堪文武者雖
在謫籍亦聽舉之 庚戌誅翁應龍籍其家 甲寅
留夢炎自湖南入朝王燭陳宜中皆請相夢炎而求
去太皇太后曰二相母皆此求開也乃以燭平章軍
國軍事一月兩赴經筵五日一朝宜中夢炎爲左右

相並兼樞密都督諸路軍馬燭即日就民居以丞相府讓宜中宜中言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譏因辭去遣使邀留乃還 己未加李庭芝知樞密院事

丁卯朱禪孫除名籍其家 秋七月辛未張世傑與

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于焦山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不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善戰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不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箭蓬檣俱焚煙燄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死張弘範董文炳復以銳卒橫衝世傑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宋

夏

不復能軍奔闔山阿不弘範追之獲白鷄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 呂城失守張彥被執降于元 甲戌三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疏乞誅賈似道太皇太后不許及似道上表自劾且言爲夏貴孫虎臣所誤乞保餘生上令李庭芝津遣歸越以終喪制似道留揚不還王燭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乃還紹興府紹興守臣閉城不納王燭復言于太后曰日本朝歷代有如此道之烈者搢紳茅草不知幾

跪陛下曾抱而不行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謝天下太

后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衆爲露布逐之 丁丑復詔徙賈似道于建寧府翁應龍

既誅其廖瑩中王庭除名流之嶺南皆自殺於是御史孫燦叟等又以似道罰輕乞斬之以正法方面復上疏論似道僥託貪淫褊驕吝專忍謬十罪太皇太后猶不聽翁合上言似道以妬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其總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迫於衆怒僅謫建寧夫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唾况見其面乎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宋

夏

乞遠投荒昧以禦魑魅庚寅詔謫賈似道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謠之每名斤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見于客邸李賦詞贈之似道俯首謝焉 追復皮龍榮官 辛卯陳宜中去位詔罷王燭爲醴泉觀使初張

世傑之將出師也王燾謂二相宜一人督師吳門否則臣雖老無能爲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辭會世傑敗于焦山燾復言曰事無重於兵今二相並建都督廟筭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去京不遠而必爲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開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邪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平章太后不許京學生劉九臯等伏闕上書言宜中擅權黨賈似道趙潛趙與鑒皆棄城遁宜中乃偕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令狐槃潛說友皆以城降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本

夏

乃受其苞苴而爲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讒而沮撓之似道喪師辱國陽請致討而陰佑之元兵薄國門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呂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指受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于一似道也初宜中書多專決不關白燾或謂京學之論實燾喉之書上宜中徑去遣使四輩召之不至王辰太后乃下劉九臯等于臨安獄手詔曰給舍之奏謂燾與宜中必難久處兼燾近奏乞免平章辭氣

不平誠有知人言者可罷燾平章軍國重事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是歲卒燾字仲潛一字伯晦紹興新昌人嘉定十三年進士清脩剛勁不阿權勢及爲相屬國勢危亡乃不能協謀以濟大事士論惜之元軍圍重慶府咎萬壽既降兩川郡縣多送款獨張珪固守重慶不下元主建東西行樞密院會兵圍之元主召伯顏還至上都面陳形勢乞即進兵遂拜右丞相伯顏辭曰阿朮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朮左丞相仍詔伯顏直趨臨安阿朮仍攻淮南阿里海牙取湖南萬戶宋都斛及呂師夔李恒等取江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九

夏

西 癸巳詔知廬州夏貴加樞密副使兩淮宣撫大使與淮東制置副使知揚州朱煥互調召李庭芝還朝貴不奉詔煥仍還揚庭芝亦不行 乙未以陳文龍同僉書樞密院事 丙申以開慶兵禍追罪史嵩之削其謚 八月壬寅右正言徐直方道加夏貴兩淮宣撫大使李希爲湖南鎮撫大使知潭州 己酉拘閩貴妃集慶寺賈貴妃演福寺田還安邊所 庚戌劉師勇攻呂城破之戊午加劉師勇和州防禦使趙淇除大理少卿王應麟言昔内外以寶玉獻似道洪兄弟爲甚遂罷之 甲子文天祥至臨安上疏言

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衰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爲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閩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爲迂闊不報命知平江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十一

府元阿里海牙以江陵地圖上進請重臣開大府鎮之元主命廉希憲行省事希憲至江陵阿里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希憲錄舊官禁剽奪興學墾田民情大安由是思播田楊二氏及西南溪峒皆越境請降九月丙戌命文天祥爲都督府叅贊官總三路兵仍知平江鄭虎臣監押賈似道舟次南劍州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于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俟有詔即死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于別館即厠上拉其脅殺之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于

獄元兵陷泰州孫虎臣自殺冬十日己亥加張

世傑沿江招討使劉師勇福州觀察總統出戍兵

丁未以留夢炎陳宜中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宜中在溫州被召以親老辭太后自爲書遣其母楊氏使諭之宜中乃赴召李芾至潭州

元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

結峒蠻爲援繕器械峙芻糧櫓江修壁及元兵圍城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伍

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藉人猶

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元阿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十一

朮攻揚州久而無功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

枕藉滿道而李庭芝之志益堅會伯顏至灣頭遂議

深入陳合匿廖瑩中家賞坐免壬戌元兵發建

康分爲三道阿剌罕與魯赤將右軍出四安鎮趨獨

松關董文炳范文虎將左軍出江入江陰軍伯顏將

中軍入常州癸亥常州告急文天祥使尹玉麻士

龍張全朱華將兵赴援士龍戰虞橋死玉戰五牧前

後殺傷數千人復收殘卒五百與北兵相持一夕手

殺數十人遂死麾下無一人降者全華不戰而遁

十一月庚午以陳文龍同知樞密院事黃鑄同僉書

院事癸酉贈尹玉濠州團練使麻士龍高州刺史

戊寅元將阿剌罕破銀樹東壩戍將趙淮兵敗與其妾俱被執妾死之元帥阿木使淮招李庭芝許以大官淮佯許諾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爾為男子死則死耳毋降也阿木怒殺之淮蔡之子也元兵遂陷廣德軍四安鎮陳宜中倉皇發臨安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為兵號武定軍召文天祥自平江入衛壬午元將宋都斛與李恒等長驅所至莫當其鋒隆興轉運判官劉槃以城降不數日取江西十一城進逼撫州時黃萬石為江西制置使開閩州治聞兵至

宋史通鑑卷五十五

主

奔建昌都統密佑率衆逆戰進賢坪元兵呼曰降者乎聞者乎佑曰聞者也麾其兵突戰進至龍馬坪元軍圍之數重矢下如雨佑身被四矢三槍猶揮雙刀率死士數十人斫圍南走前渡橋板斷被執宋都斛曰壯士也欲降之繫之月餘終不屈罵萬石為賣國小人使我志不得伸宋都斛又命劉槃呂師夔以金符遺之許以官佑不受復令佑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于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元兵皆泣下佑之先密州人後渡淮居廬州元進取建昌黃萬石走入閩

癸

宋元兵破興化縣知縣胡拱辰自殺甲申元伯顏

至常州會兵圍城知州姚訔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劉師勇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伯顏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土至併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砲焚其牌校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訔等守志益堅伯顏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攻二日城破訔死之炤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伯顏命盡屠其民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潰圍走平江

宋史通鑑卷五十五

主

夏

訔布得之安節堅之子也丘濬世史正綱曰作元史者謂伯顏下江南不殺一人嗚呼常州非江南之地邪元之號令凡攻城臨敵但以一矢加遺者得即屠之伯顏前此潛兵渡漢固已屠沙洋矣至是攻常州忿其久不下招之不從於是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併人築之殺人煎膏取油作砲及城陷之日盡屠戮之一城生聚何啻千萬斬艾之餘止有七人伏于橋坎獲免夷性殘忍一至此哉彼夷狄如虎狼殺人固其本性而中國之人秉史筆者乃亦曲為之諱至比之曹彬豈其倫哉或曰所謂不殺謂入臨安之

時也嗚呼伯顏至阜寧謝太后即遣使奉璽迎降寂無一人敢出一語者當是之時苟具人心者皆不殺也豈但伯顏哉 已酉改宜興縣為南興軍 以謝枋得為江西招諭使初枋得聞淮西江東西州郡守將皆呂師夔部曲故爭降附自以與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師夔為鎮撫使使之行成且乞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朝廷乃以枋得為沿江察訪使以往會文煥北還不及而返遂改知信州枋得經鉛山分水嶺下過辛棄疾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于堂上若鳴其不平者自昏暮至丙夜不絕聲枋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枋得請于朝加贈棄疾少師謚忠敏 丙戌中書舍人王應麟請為濟王立後乃詔贈太師尚書令進封鎮王謚昭肅擇後奉祀賜田萬畝 已丑元軍破獨松關馮驥死之守將張濡遁獨松既破鄰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萬人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為淮東堅壁闔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命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濡既遁後為廉希賢之子所殺 元董文炳入江陰

軍 乙未左丞相留夢炎遁 十二月丁酉朔詔許賈似道歸葬返其田廬 庚子以吳堅劄書樞密院事黃鏞兼權叅知政事時陳宜中當國遭時多難不能措一策惟事蒙蔽將士離心郡邑降破方且理會科舉明堂等事及士大夫陳乞差遣士人覬覦恩例至是遣柳岳奉書如元軍前稱廉尚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師脩好岳見伯顏于無錫泣請曰嗣君幼冲在衰經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爾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與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遂令囊加歹偕岳還而別遣人奏上都 癸卯以陳文龍叅知政事謝堂同知樞密院事甲辰贈姚燾龍圖閣待制其父希得贈太師陳炤直寶章閣馮驥集英殿脩撰丙午追封呂文德為和議郡王朝議以呂文煥為元嚮導乃追封文德而以文德子師孟為兵部侍郎覲成和議 丁未元伯顏入平江先是通判王矩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迎降于常州伯顏使呂文煥先往受之然後入城張世傑未至平江已陷乃以兵入衛 庚戌柳岳至自元軍癸丑陳宜中復

奏遣柳岳及宗正少卿陸秀夫呂師孟等同囊加刃
使元軍求稱姪納幣不從則稱姪孫且敕呂文煥令
通好罷兵秀夫等見伯顏于平江伯顏不許宜中乃
白太后奉表求封爲小國太后從之直學士院高應
松不肯草表改命京局官劉褒然爲之岳至高郵秘
家莊爲嵇聳所殺以文天祥僉書樞密院事黃
萬石叛降元都統米立死之立初從陳奕守黃州奕
降立潰圍出萬石署爲帳前都統元軍略江西立迎
戰于江坊兵敗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舉軍降元
元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吾官衙一牙牌書不盡今亦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宋本

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但食神
氏祿趙亡何以生爲立乃生擒之人合當死與投拜
者不同萬石再三諭之不屈遂遇害立淮人三世爲
將元寶曆年八十公卿皆往賀元主聞之拱手曰
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帝減去數年留朕左右共治
天下惜今老矣悵然者久之遣中使以珍玩及諸器
物往存問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六

丁丑一年

帝昀二

德祐二年五月以後端宗景炎
自元年十月圍潭州湖南安撫兼知州李芾拒守三
越月大小戰數十合至是阿里海牙督戰益急與諸
將畫地分圍決湟水以樹柵衝城中大窘力不能支
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
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
復言者吾先戮汝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
特寓城中知事不可爲乃爲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
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
下爾旣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酌之因留賓佐
會飲夜傳令偕手書盡忠字爲號飲達旦諸賓佐出
叅議湯霆赴閤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
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
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
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
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

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焱皆死潭民間之多
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繼林木者相望守將吳繼明劉
孝忠以城降阿里海牙傳檄諸郡由是袁連衡未柳
全道桂陽武岡皆降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
市字叔章其先廣平人後徙汴穀字耕叟長沙人舉
進士居家教授至是死節諸生數百人往哭之寔字
震仲自少以志節聞 元呂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
東地謝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
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
逆戰闔湖坪矢盡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
却後軍繞出孝忠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
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
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
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衣麻衣躡草屨東鄉而哭人
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
者惟取米餼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
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弟子論學 陳文龍黃鑄通辛
未以吳堅爲左丞相兼樞密使常椿叅知政事日午
宣慈元殿文班止六人 諸關兵皆潰知嘉興府
劉漢傑以城降元 元兵圍安吉州知州趙良淳與

提刑徐道隆同守時元兵迫行都召道隆入衛道絕
不通乃由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范文虎致書
誘良淳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元兵至良淳率衆城守
夜就芟舍陴上不歸旣而戍將吳國定開門納元兵
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侍郎何自苦良淳叱去
之閉閤自經元兵追道隆及之一軍盡沒道隆見執
守者少怠赴水死長子載孫亦赴水死良淳字景程
汝愚曾孫道隆字伯謙婺州武義人 遣監察御史
劉岳奉表稱臣于元陸秀夫還言伯顏不肯從伯姪
之稱太后命用臣禮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
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岳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
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奉蒸嘗且約伯顏
會長安鎮以輸平 己卯叅知政事常椿通以夏士
林僉書樞密院事士林亦遁癸未進封吉王昱爲益
王判福州信王昺爲廣王判泉州初召文天祥知臨
安府天祥辭不拜請以福王秀王判臨安係民望身
爲少尹以死衛宗廟又乞命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
興復俱不許至是宗親復請太后從之以駙馬都尉
楊鎮及楊淑妃弟亮節俞允容弟如珪提舉二王府
事 召留夢炎不至以爲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

陳宜中以元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羣臣入宮請遷都太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后命具裝以俟及暮宜中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爲請顧欺我邪脫簪珥投之地遂閉閣羣臣請見皆不納蓋宜中實以翌日行倉卒失於奏爾甲申元伯顏至長安鎮陳宜中違約不往議事伯顏乃進次阜亭山阿刺罕董文炳之師皆會遊騎至臨安府北關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衆背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降表曰宋國主焘謹百拜奉表言焘眇然幼冲遭家多難權奸賈似道背盟誤國至勤興師問罪焘非敢趨避以求苟全今天命有歸焘將焉往謹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二廣四川兩淮見存州郡悉上聖朝爲宗社生靈所哀請死伏望聖慈垂念不忍焘三百餘年宗社遽至隕絕令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伯顏受之遣使召宜中出議降事而使囊加歹奉璽表赴上都是夜宜中遁歸温州之清澳張世傑劉師勇及蘇劉義以不戰而降遂去世傑次于定海元石國英使都統卞彪說世傑降世傑以彪來從已俱南也惟牛享之酒半彪從

容爲言世傑大怒斷彪舌殛之于巾子山師勇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爲憂憤縱酒卒楊應奎自元軍還言伯顏欲執政面議乙酉太后乃以文天祥爲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丙戌以家鉉翁僉書樞密院事賈餘慶同僉書樞密院事知臨安府戊子命文天祥同吳堅謝堂賈餘慶使元軍見伯顏於明因寺天祥因說伯顏曰北朝若以宋爲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以北詔爲辭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等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爲兩國大事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君爲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萬戶忙古帶宣撫唆都羈縻之且以其降表不稱臣仍書宋號遣程鵬飛洪君祥偕來使賈餘慶復往易之駙馬都尉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楊淑妃秀王與釋從行辛卯元張弘範孟祺程鵬飛齎所易宋稱臣降表至軍前二月丁酉朔日中有黑子相盪帝率文武百僚詣祥嚴殿望元闕上表乞爲藩輔元伯顏承制以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命忙兀

台范文虎入城治都督府事又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手詔及三省樞密院吳堅賈餘慶等檄諭天下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署鵬飛命縛之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以待命可也乃止

元伯顏進屯潮州市復令呂文煥及范文虎等慰諭太皇太后文煥因使人上表謝而出有曰茲嚙北命來抗南師視以犬馬報以仇讐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伯顏令張惠阿剌罕董文炳張弘範咬都等封府庫收史館秘書省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罷官府及侍衛軍 壬寅以賈餘慶為右丞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本

序

相兼樞密使劉岳同僉書樞密院事與吳堅謝堂家鉉翁並充祈請使如元餘慶兇狡殘忍岳狎邪小人皆乘時竊美官謂使畢即歸由是罷遣文天祥所部勤王兵謝堂納賂于北歸遁 元伯顏引文天祥與吳堅等同坐天祥面斥賈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旁諭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為逆尚何言文煥等慚恚伯顏遂拘天祥隨所請使北行是日元兵屯錢塘江沙上臨安人方幸波濤大作一洗而空之潮三日不至 丁未元詔諭臨安新附府州司

縣官吏軍民人等曰聞者行中書省右丞相伯顏遣使來奏宋母后幼主暨諸大臣百官已於正月十八日齋璽綬奉表降附朕惟自古降王必有朝覲之禮已遣使特往迎致爾等各守職業其勿妄生疑畏凡歸附前犯罪悉從原免公私逋欠不得徵理一應抗拒王師及逃亡嚙聚者並赦其罪百官有司諸王邸第三學寺監秘書省史館及禁衛諸司各宜安居所在山林河泊除巨木花果外餘物權免徵稅秘書省圖書太常寺祭器樂器法服樂工鹵簿儀衛宗正譜牒天文地理圖冊凡典故文字并戶口版籍盡仰收拾

宋元通鑑卷五十六

本

前代聖賢之後高尚儒醫僧道卜筮通曉天文曆數并山林隱逸名士仰所在官司具以名聞名山大川寺觀廟宇并前代名人遺跡不許拆毀鰥寡孤獨不能自存之人量加贍給伯顏就遣宋內侍王堃入宮收宋國衮冕圭璧符璽及宮中圖籍寶玩車輅輦乘鹵簿麾仗等物 益王廣王自嘉會門出渡浙江而南伯顏聞之遣范文虎將兵追之楊鎮得報即還曰我將就死于彼以緩追兵楊亮節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七日統制張全以兵數十人追及遂同走温州 是月夏貴以淮西叛降元時阿朮屯

淮南東道其西道屬之萬戶昂吉兒俾駐和州進攻
廬州夏貴以書抵伯顏曰願毋廢國力攻奪邊城若
行都歸附邊城焉往至是舉所部納款于元元以貴
爲淮西安撫使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鎮
巢軍貴既北降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
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
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貴蒞殺福子大
源大淵諱曰法止誅首謀何乃舉家爲戮福叱曰以
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
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肯國聞者流涕 元人索

宋元通鑑卷百五

八

札

宮女內侍及諸樂官宮女赴水死者以百數 三月
丁丑元伯顏自湖州市入臨安城建大將旗鼓率左
右翼萬戶巡城觀潮于浙江又登獅子峯觀臨安形
勝部分諸將時福王亦自紹興至伯顏深慰之太皇
太后及帝欲與相見伯顏固辭曰未入朝無相見之
禮明日發臨安阿答海等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
禮趣帝及太后入覲太后全氏泣謂帝曰荷天子聖
慈活汝宜拜謝禮畢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
謝氏以疾留內與芮及沂王乃猷度宗母隆國夫人
黃氏并楊鎮謝堂高應松庶僚劉褒然三學生等皆

行太學生徐應鑣與其二子琦松女元娘同赴井死
應鑣字巨翁江山人 文天祥至鎮江與其客杜洪
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
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
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
吾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
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
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
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
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淮東

宋元通鑑卷百六

九

札

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
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初
天祥未至真時揚有逸卒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
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爲元說降也使再成亟殺
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
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
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
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譏制置司下令捕文
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爲清江劉洙
策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饑莫能起從樵

者乞得餘糗糒行入板橋元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
兵入索之執杜許金應以去許應以所懷金與卒得
逸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嵇家莊嵇聳迎天祥
至其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汎海如溫
州以求二王 元伯顏北還承制留阿剌罕董文炳
經畧閩浙以忙兀台鎮浙西咬都鎮浙東會江西都
元帥宋都解言宋二王在閩廣聚兵將攻江西乃遣
塔出移軍與李恒呂師夔會阿剌罕文炳同取未下
州縣以追二王 閏月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
溫州繼追及於道遣人召陳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
復召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
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衆相率哭座下奉益王爲
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釋
爲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諭同姓檄召諸路
忠義同獎王室會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
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沉其兵于江中遂入閩時黃萬
石降元以嘗爲福建漕使欲取全閩爲己功汀建諸
州方謀從萬石送款聞二王至復閉門以拒萬石南
建守臣林起鰲遣軍逐之萬石敗走其將士多來歸
兵勢稍振宜中等遂傳檄嶺海言夏貴已復瀕江州

郡元諸戍將以江路旣絕不可北歸皆欲託討事還
靜江獨廣西宣慰使史格曰君等勿爲虛聲所懼待
貴踰嶺審不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爲不可豈敢輒棄
戍哉元行省又欲棄廣之肇慶德慶封州併戍梧州
亦爲格所沮格大澤之子也 謝太后與帝隨元兵
北行至瓜洲李庭芝與姜才涕泣誓將士出兵奪兩
宮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
洲戰三時衆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
阿朮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真州苗
再成亦謀奪駕不克 夏四月元以河南兵事未息
開元路民饑並弛正月五月屠殺之禁 元郝經歸
見元主錫燕大庭咨以政事其從行者賞賚有差
五月乙未朔益王即位于福州改元景炎遙上帝尊
號爲孝恭懿聖皇帝又上太皇太后尊號冊楊淑妃
爲皇太妃同聽政升福州爲福安府以大都督府爲
垂拱殿便廳爲延和殿王剛中知福安府是日有大
聲出府中衆皆驚仆進封弟昺廣王爲衛王 以陳
宜中爲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
黼叅知政事張世傑爲樞密副使陸秀夫直學士院
蘇劉義主管殿前司 召李庭芝爲右丞相姜才爲

保康軍承宣使 詔以趙潛爲江西制置使進兵邵武謝枋得爲江東制置使進兵饒州李世達方興等進兵浙東吳浚爲江西招諭使鄒鳳副之毛統由海道至淮約兵會合仍詔傳卓程國秀等分道出兵時枋得敗走已不能軍 文天祥至行都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國事皆決于陳宜中固辭不拜乃以爲樞密使同都督天祥使呂武招豪傑于江淮杜濬募兵于温州 丙申元主忽必烈廢德祐帝爲瀛國公初吳堅等至燕不得命留館中賈餘慶病卒惟家鉉翁聞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日元主高其節欲尊官之鉉翁義不二君直辭不受帝及太后至燕高應松亦不食卒堅及鉉翁迎謁伏地流涕稱謝奉使無狀不能保存宗社即赴上都見元主于大安殿遂有降封之辱凡家貴在杭越者有司輦至京師付之元主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遣董文忠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 元伯顏入朝元主命百官郊迎以勞之既至拜同知樞密院事以陵州藤州戶六千

爲食邑 罷直學士院陸秀夫陳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謫居潮州 時衛安必危公往鎮之未十日諸州連兵來攻唆都連戰三月復陷婺州衢守備甚嚴唆都率總管高興等鼓譟先登拔其城權知府事蕭雷龍脫走與同里人黃巡檢起兵時元兵四合雷龍度不可支與黃巡檢及麾下數人奔入閩未出境爲同安武人徐浚冲獲送縣縣尹劉聖仲素與雷龍有怨殺之後聖仲北來泊舟小孤山有巨艦衝前建大旗書曰蕭知府兵繼見雷龍坐船上聖仲大呼有頃不見以驚死 故相留夢炎降元 六月丁卯元兵入廣州廣東經畧使徐直諒遣其將梁雄飛請降于隆興阿里海牙假雄飛招討使使徇廣東既而直諒聞益王即位乃命權通判李性道摧鋒軍將黃俊等拒雄飛于石門性道不戰俊戰敗直諒棄城遁雄飛入廣州諸降將皆授以官俊獨不受被殺 吳浚聚兵于廣昌遂復南豐宜黃寧都三縣程國秀取秀山傅卓至衢信諸縣民多應之者會浚兵遇元兵敗走國秀引還卓兵亦敗諸

元兵降 元詔作平金平宋錄及諸國臣服傳記命耶律鑄監脩國史 秋七月丁酉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畧江西天祥欲還温州進取陳宜中不從蓋宜中棄温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故命天祥開府南劍 李庭芝姜才赴召至泰州揚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孫貴等皆降于元庭芝才死之淮東盡陷初臨安既陷阿朮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渡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圍邪今吾與卿君既已臣伏卿尚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奔去阿朮乃遣兵守高郵實應以絕其餉道博羅權又攻拔泰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庭芝幕客或勸爲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陣上既而淮安盱眙泗州以糧盡降元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藥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于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董

士元戰死阿朮使伯顏察救之所將皆阿朮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阿朮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款庭芝不納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朮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朮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陣下詔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開北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朮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俟阿朮乃皆殺之揚民聞者莫不泣下有宋應龍者爲泰州諮議官恭守孫良臣之弟舜臣自軍中來說降良臣召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家恩澤君臣大義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提刑司諮議褚一正置司高郵督戰被創沒水死自是國事日去益不能支矣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後徙隨之應山淳祐初進士才濠州人少被掠入河朔以武功顯應龍以儒生通兵出入行陣三十餘年一

正廬州人武舉進士 元郝經卒經字伯常其先潯州人徙澤州之陵川經少負異質博覽無不通爲學務有用及使宋被留思託言垂後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等書文集凡數百卷拘宋十六年從者皆通于學書佐苟宗道後爲國子祭酒經還之歲汴中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累臣有帛書後題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其忠誠如此 八月元軍入真州苗再

宋元通鑑卷五十六

十六

延

成死之時揚州既破元兵攻真州益急趙孟錦乘霧襲其營少頃霧開元兵見孟錦兵少逐之孟錦登舟失足墮水中死城遂陷再成不屈死 元主召阿朮入朝賜泰興戶二千爲食邑 秀王與樸圍婺州元董文炳拒之與樸乃還時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樸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遂犯忌嫉諸將俱憚之至是詔出兵浙東朝臣言與樸有劉更生之忠曹王皋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諸者益急卒遣之 以王積翁爲福建招捕使積翁兼知南劍州備禦上三州副使黃恮兼知漳州備禦下三州 張世傑遣都統張文

虎與吳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與李恒戰兵敗浚奔寧都 元人以太皇太后謝氏北去太皇以病久留臨安至是元人自宮中昇其牀以出侍衛七十二人遂赴燕降封壽春郡夫人 九月元軍分道寇閩廣阿刺罕董文炳及忙兀台唆都以舟師出明州塔出及呂師夔李恒等以騎兵出江西 東莞民熊飛爲元人守潮惠聞趙潛至即以兵應之攻梁雄飛于廣州雄飛遁飛遂復韶州新會令曾逢龍亦帥兵至廣州李性道出迎謁飛與逢龍執性道殺之潛遂入廣州 知邕州馬堅將入衛而臨安已陷因留靜江

宋元通鑑卷五十六

十七

延

總屯戍諸軍會元使阿里海牙取廣西堅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元軍攻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堅堅退保靜江阿里海牙使人招降堅發弩射之攻三月堅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 冬十月文天祥帥師次于汀州天祥遣趙時賞等將一軍趨贛以取寧都吳浚將一軍取零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 元呂師夔等將兵度梅嶺趙潛使熊飛及曾逢龍禦元軍于南雄逢龍敗死飛走韶州元軍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兵敗赴水死 十

一月元阿剌罕童文炳入處州秀王與釋與第與處子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瑞察訪使林溫被執皆不屈而死知處州李珏知瑞安府方洪俱以城降 元軍入建寧府邵武軍 北兵既逼陳宜中張世傑備海州奉帝及衛王楊太妃等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 王積翁叛降元先是積翁棄南劍走行都遣人納款于元至是元軍侵福安積翁為內應遂與王剛中同降 帝至泉州舟泊于港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九

舉市舶擅船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則凡海船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沒其貨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宜中等乃奉帝趙潮州 十二月蒲壽庚遂與知泉州田子真以城降元 趙潛棄廣州遁制置副使方興亦遁 降將王世強導元人入福州知州王剛中既降遣使徇興化軍知軍事陳文龍斬之而縱其副使持書責世強剛中負國遂發民兵固守阿剌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諸軍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

部將林華伺元兵于境上華及導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之眾歎曰有是母宜有是子為收葬之文龍字君貴興化人君子謂不負科名云 元東西川守將合兵萬人圍重慶肆于標掠軍政不一故久無功而城中益得自守張珏雖領重慶之命不能赴官留合州以抗元軍且遣師復瀘涪二州及圍兵以不和而潰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九

珏乃得入城遣將四出元軍屢敗 元阿里海牙為書許馬堡為廣西大都督堡不聽又請元主親降手詔諭之堡焚詔斬其使靜江以水為固阿里海牙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壕以涸其隍城遂破堡開內城城守又破之堡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靜江破邕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麒以城降獨堡部將姜鈴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里海牙笑曰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要從壁上呼曰吾屬餓不能出降苟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

將開門取歸復閉壁大軍乘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鬻牛啖立盡鳴角伐鼓諸將以爲出戰也甲以待妻乃令所部入擁一火砲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城皆崩煙氣漲天外兵多驚死者火熄入視之灰燼無遺矣阿里海牙悉坑其民分兵取鬱林潯容藤梧等州廣西提刑鄧得遇聞靜江破朝服南望拜辭書幅紙云宋室忠臣鄧氏孝子不忍偷生寧甘溺死彭咸故居乃吾潭府屈公子平乃吾伴侶優哉游哉吾得其所乃投南流江而死堅宕昌人一家父叔兄弟皆以忠勇爲名將得遇字達夫邛州人淳祐十年進士

宋元通鑑卷一百二十六

三

本

帝駐于惠州之甲子門遣倪宙奉表詣元軍請降唆都命其子元帥百家奴偕宙赴燕元軍分道入兩川以合丹闕里吉思領東川行樞密院攻合州不花李德輝領西川行樞密院攻重慶仍令德輝留成都給軍食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七

起戊寅至己卯九二年

端宗一

景炎二年

元至元十四年

春正月元兵破汀關文天祥欲據

城拒敵汀守黃去疾聞車駕航海擁兵有異志天祥乃移軍漳州時趙孟滌等軍還惟吳浚不至未幾浚與去疾降元元封道士張宗演爲嗣漢天師演道靈應冲和真人領江南道教命百官郊勞待以客禮二月元兵入廣州遂陷廣東諸郡吳浚既降元

宋元通鑑卷一百二十七

一

倉

因至漳州說文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元兵引還留潛說友爲福州宣慰使王積翁副之時北方有警元主召諸將班師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安者命李雄統之元以西僧楊璉真加總攝江南釋教除僧租稅禁擾寺宇者三月文天祥復梅州元將李雄殺潛說友陳賡起兵復興化軍賡文龍從子也舉兵誅林華復其城元以去冬無雨雪春澤未繼問便民之事于翰林國史院耶律鑄姚樞王磐寶默等對曰足食之道唯節浮費糜穀之多無踰醪醴况自周漢以來嘗有明禁所賽神社費亦不貴宜一

切禁止從之 夏四月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復廣州

五月張世傑復潮州 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

西吉贛兵皆會之遂復會昌縣 淮人張德興與淮

西野人原寨劉源等起兵與復司空山民傅高舉兵

應之遂復黃州壽昌軍用景炎正朔元賈居貞使湖

北宣慰使鄭鼎將兵拒之鼎言鄂之大姓皆與高通

請先除之以絕禍本居貞不可鼎將行留其所善部

將曰聞吾還軍汝就舉烽城樓內外合發當盡殺城

中大姓鼎與德興遇于樊口戰敗溺死 元申嚴大

都酒禁犯者籍其家貲散之貧民 六月辛酉文天

宋元通鑑卷百十七

二

廷

祥敗元軍于零都 秋七月文天祥遣趙時賞等分

道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衡山人趙璠撫州人何時

皆起兵應之 元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于阿力麻

里之地械繫右丞相安童脅諸王以叛使通好於海

都海都弗納遂率兵至和林城北元主命伯顏率軍

往禦之伯顏與其衆遇于幹魯懽河夾水而陣相持

彌日俟其懈掩擊破之昔里吉走死 乙巳張世傑

以元軍既退自將淮兵討蒲壽庚時汀漳諸路劇盜

陳弔眼及許夫人所統諸峒畬軍皆會兵勢稍振壽

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陳瓚起家丁民義五

百人應世傑世傑遣將高日新復邵武軍 淮兵在

福州者謀殺王積翁以應張世傑事覺皆為積翁所

殺 八月元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文天祥于興

國天祥不意恒猝至遣兵戰鍾步不利時鄒鳳聚兵

數萬于未豐天祥引兵就之會鳳兵先潰恒追天祥

至方石嶺及之諸將華信以短兵接戰恒駭其以寡

敵衆疑有伏歛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

集屹不動恒從間道就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仆天祥

至空坑兵盡潰時趙時賞坐肩輿後元軍問爲誰時

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禽之恒通求俘虜人識認

宋元通鑑卷百十七

三

本

有曰此趙督叅時賞也天祥由是得與杜沂鄒鳳乘

騎逸去至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幕僚客將皆

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僚屬有係累至者輒麾

去云小小僉廳官耳執之何爲得脫者甚衆臨刑劉

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被執者皆死

恒送天祥妻子家屬于燕二子死于道信安豐軍人

時賞字宗白和州宗室也居太平州咸淳元年進士

九月戊申元將也的迷失陷邵武軍入福州帝舟

次廣之淺灣 元主詔塔出與李恒呂師夔等以步

卒入大庾嶺忙兀台唆都蒲壽庚及元帥劉深等以

舟師下海合追二王 張世傑使謝洪求進攻泉州南門不利蒲壽庚復陰賂會軍攻城不力得間道求救于唆都至是唆都來援世傑解圍還淺灣元劉深言王積翁嘗通書于張世傑積翁亦上言兵力單弱若不暫從恐爲合郡生靈之患元主原其罪 元遣昂吉兒等將兵襲司空山寨破之黃州復陷殺張德興其三子以去傳高變姓名出走尋被獲死之

宋史通鑑卷百十七

四

元

疎畧楊太妃 詔廉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動者 甲辰元唆都至興化陳瓚閉城堅守唆都臨城諭之矢石雨下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城瓚以死自誓巷戰終日獲瓚車裂之屠其民血流有聲 十一月元將塔出初令唆都取道泉州泛海會于廣之富場唆都既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守臣馬發竭力拒守唆都恐失期乃舍之而去至惠州與呂師夔合軍趨廣州制置使張鎮孫及侍郎譚應斗以城降塔出遂夷廣州

城 元將劉深攻帝于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帝走秀山至井澳陳宜中遁入占城遂不反 元樞密院臣言宋文天祥與其徒趙孟潛同起兵行中書發兵攻之殺孟潛天祥僅以身免元詔以其妻孥赴京師元命中書省檄諭中外江南既平宋宜曰亡宋行在宜曰杭州 十二月丙子帝至井澳颶風大作舟敗幾溺帝驚悸成疾旬餘諸兵士稍集死者過半元劉深襲井澳帝奔謝女峽復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不果 是年元遣使徵緬朝貢不從而率衆侵擾末昌雲南行省遣兵伐之降其砦三百餘而還

宋史通鑑卷百十七

五

夏

三年五月帝昀薨 元春正月元降封福王與芮爲平原郡公 元不花督汪良臣等兵入重慶李德輝爲書與張珏曰君之爲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川爲州不大於宋之天下珏不答不花至城下營浮屠造梯衝將攻之珏悉衆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珏與也速鮮兒戰扶桑堪元兵從後合擊之珏兵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珏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鵠飲不得乃順流走沿不花遣舟師邀之遂被執至安西解紵紵自經死 元君玉隴西鳳州人先是瀘州食盡安撫王世昌亦自經死治州守將

王明城陷不屈被殺紹慶南平變起恩播諸州相繼降于元 元定武官承襲之制凡有功陞秩者原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姪復代陣亡者始得襲病死者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者不襲著為令 二月呂師夔以張鎮孫及其妻子赴燕鎮孫自經死 帝舟還廣州元將塔出令唆都還攻潮州知州馬發城守益備唆都塞塹填濠造雲梯輒車日夜急攻發潛遣人焚之凡相距二十餘日而敗發死之唆都屠其民 元承用金大明曆歲久寢疏元主欲釐正之乃命王恂及楊恭懿郭守敬測驗改正而以張文謙

宋元通鑑卷五十七

木

張易董之恂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許衡總之遂命衡領太史院事 元以川蜀地多嵐瘴弛酒禁 三月元倪宙至燕元主召塔出等北還議二主事宜乃留唆都蒲壽庚行省事于福州鎮撫瀕海諸郡 文天祥以弟壁及母在惠州乃趨之行收兵出海豐縣遂次于麗江浦 都統凌震及轉運判官王道夫復廣州 帝遷駐碭洲 曾淵子至自雷州以為參知政事廣西宣諭使時淵子起兵據雷州元兵諭降不聽進兵攻之淵子奔至碭洲遂有變命夏四月戊辰帝崩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

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城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為國邪乃與眾共立衛王年八歲矣方登壇禮畢御輦所向有黃龍自海中見既入宮雲陰不見上大行帝廟號曰端宗楊太妃仍同聽政陳宜中入占城日候其還朝宜中竟不至時張世傑秉政而秀夫裨助之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五月癸未朔改是年為祥興元年乙酉升碭洲為翔龍縣遣張應科王用將兵取雷州應科與元兵三戰不

宋元通鑑卷五十七

七

利用因降元 六月丁巳張應科收兵復與元戰敗死張世傑悉眾圍城城中絕糧士以草為食元史格潛欽廉高化諸州糧以給之世傑引還 己未帝遷居新會之厓山時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戍張世傑以為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三十間軍屋三千間正殿曰慈元楊太妃居之升廣州為祥興府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後居于舟資糧取辦于廣右諸郡海外四州復創人匠造舟楫製器械仗至

十月始罷 已巳有大星隕于廣南群如雷數刻殞
已 庚辰升廣州為翔龍府 元張弘範言張世傑
復立廣王閩廣響應宜進取之元主以弘範為蒙古
漢軍都元帥賜寶劍專決軍事弘範薦李恒自副從
之弘範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
元主復命塔出留後供軍費 秋七月湖南制置使
張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以應厓山雷瓊全未與
潭屬縣之民周隆賀十二等咸應之大者眾數萬小
者不下數千元主命阿里海牙往討獲周隆賀十二
斬之烈良等舉宗及餘兵奔思州烏羅洞為元軍所

宋元通鑑卷五十七

八

延

襲皆戰死阿里海牙略地海外甚猛唯瓊州安撫趙
與珞及冉安國黃之傑等率兵拒于白沙口相約固
守以死自誓日望援兵不至其諸南寧萬安吉陽諸
州縣及八蕃羅甸諸蠻皆附于元 元阿合馬奏立
江西權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使司宣課提舉司宣
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至是崔斌言江南官冗杭
州地大民衆阿合馬溺于私愛以任其不肖子抹速
忽且阿合馬先自陳免其子弟之任今乃身為平章
而子若姪或為叅政或為尚書或領將作監會同館
一門悉處要津有言入道元主命罷黜之然終不以

為阿合馬罪既而淮西宣慰使昂吉兒入朝亦以官
冗為言於是詔江西省併入福建罷權茶營田司歸
本道宣慰司罷漕運司歸行省 八月庚申月貫南
斗有星墜廣州南初隕色紅大如箕中爆烈為五既
墜地殷如鼓一時頃止 已巳加文天祥少保信國
公張世傑賊國公天祥聞帝即位上表自劾兵敗江
西之罪乞入朝優詔不許而加官爵天祥移書陸秀
夫云天子勿冲宰相通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
以游詞相拒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沒
詔起復之天祥長子復亡家屬皆盡 壬申以姚良

宋元通鑑卷五十七

九

延

臣為右丞相夏士林叅知政事王德同知樞密院事
九月葬端宗皇帝于厓山陵號永福 冬十月元
蒙古漢軍數路並進張弘範以舟師由海道襲漳潮
惠三州李恒以步騎由梅嶺襲廣州阿里海牙遣人
招安撫使趙與珞及冉安國黃之傑等于瓊州不從
率兵禦之 十一月癸巳瓊州民作亂執趙與珞等
降于元與珞冉安國黃之傑皆死之 閏月李恒兵
至清遠王道夫迎戰大敗恒遂擊凌震又敗二人棄
廣州遁恒入廣州以待弘範 元開酒禁 十二月
壬午王道夫凌震攻廣州與李恒復戰兵敗震走厓

山與翟國秀軍合文天祥屯潮陽鄉馮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于潮興死懿遁以海舟導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眾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鄉馮自劉子俊自詭為天祥冀元兵不窮追天祥可走也別隊執天祥至相遇于途各爭真偽得寶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馮字鳳叔吉水人徙永豐子俊字民章廬陵人

宋元通鑑卷百二十七

十

元西僧楊璉真加利宋殯宮金玉發諸陵在紹興者及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又欲哀諸陵骨雜牛馬枯骸為鎮南浮屠會稽人唐珙獨憤憤乃貨家具行貸得白金為酒食陰召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之暴露欲以他骨易之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殮眾如珙言夜往取遺骸葬蘭亭山後又移宋故宮冬青樹植其上以識聞者悲之楊璉真加作浮圖于宋故宮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申屠致遠力拒之乃止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八 庚辰一年

帝昀

祥興二年元至元十六年春正月元賜廉希憲鈔萬貫詔復入中書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用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發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政羣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為屏除不然日就危殆不可藥矣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為禍福無預於已謂旱魃稷契伊傳周召為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為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 元張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斤墩將劉青顧凱知帝所在乃至厓山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蓋往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剽草市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陣破海中中艘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為死計

宋元通鑑卷百二十八

一

人皆危之崖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焚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

宋元通鑑卷五十八

三

何

之弘範復遣人諭崖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掠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十餘日下搗海水飲之水鹹飲即嘔泄兵士大困世傑帥蘇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既而李恒自廣州以師來會弘範合恒守崖山北元東川行院取功不立乃辭西川而自以兵圍合州守將王立以夙與東川有深怨懼誅乃使使間行至成都請降於李德輝單舸濟江至合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令人德之於是東川州縣皆沒于元二月壬午都統張達夜襲元軍敗還

癸未元張弘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崖山湖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達令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張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樂作世傑以為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程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元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遣小舟至帝所欲取帝至其舟中旋謀遁去秀夫恐來舟不得免又慮為人

宋元通鑑卷五十八

三

崖

所賣或被俘辱執不肯赴秀夫因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奪港乘昏霧潰去餘舟尚八百盡為弘範所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元卒有求物尸間者遇一尸小而智衣黃衣負詔書之寶取寶以獻弘範弘範亟往求之已不獲矣遂以帝崩報年九歲楊太后聞之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難至此者正為趙氏一由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

保將趙氏城上豪強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
陵山散演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
世傑曰無以爲也登施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
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
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風濤愈甚
世傑墮水溺死世傑范陽人陸秀夫字君實鹽城人
景定元年進士宋亡元得宋戶一千一百八十四萬
八百有六丁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
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一而山澤溪洞
之民不與焉 陸秀夫在海上記二王事爲一書甚

宋元通鑑卷五十八

四

崖

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光薦以
其書還廬陵光薦卒遂失傳 史臣曰宋雖起於用
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然仁之弊失於弱中世
有欲自強以革其弊用垂其方馴致焚撥建炎而後
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亡豈非禮義足
以維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歟所可
恨者嗣主昏庸奸臣接迹馴至大命以傾雖有善者
亦末如之何區區奉二王爲海上之謀固無救於亡
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夫 按元
揭傒斯曰宋南渡不能復振者本於張浚抑李綱殺

曲端引秦檜殺岳飛父子而終於賈似道之專劉
之叛又曰以主柔臣彊之宋豈能以數萬之金幣保
區區江南之地故宋戰亦亡和亦亡由是觀之宋至
是蓋無可存之道矣雖曰天數亦由人謀之不滅爲
一世計則中國之臣誤國之罪也爲萬世防則中國
之人助夷之罪也嗚呼自古雖無不亡之國而中國
則無絕統之理謝枋得有言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
乃滅於諸儒道學大明之時此宇宙間大變也春秋
責備賢者而識治道者咸謂上策莫如自治此愚於
宋之亡所以不罪夷而罪韓責人而不專委之於天

宋元通鑑卷五十八

五

祥

也 元詔湖南行省於戍軍還途每四十五里立安
樂堂疾者醫之饑者廩之死者官給其需蓋葬之
元詔太常寺講究州郡社稷制度禮官折衷前代參
酌儀禮定祭祀儀式及壇壝祭器圖寫成書名曰至
元通禮 夏四月元西僧八思巴死賜號皇天之下
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應真智祐國如意
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 秋八月元主以每
歲聖誕節及元辰日禮儀費用皆歛之民詔天下罷
之 九月元詔太子參決朝政詔省院臺司之事皆
先啓後奏 冬十月文天祥至燕初厓山之破張弘

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
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
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
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
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至是至燕館人供張甚
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
丞相博羅等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
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贊跪乎索羅
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項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言
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

宋元通鑑卷百六

六

何代無之天祥今日終于宋氏以至於此願早求死
索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日幾帝
幾王一爲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
起吾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科何暇汎論乎索羅曰汝不
肯說廢興事且道自古以來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
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
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者也予前代宰
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
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
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

宋元通鑑卷百六

七

夏

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
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
忠從高宗爲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
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
子德祐親兄尚可謂不正登極於德祐去位之後不
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
受命博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爲解天祥曰天與
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
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
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
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
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
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
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宋太
學生廬陵王炎午作生祭文以祭天祥曰嗚呼大丞
相可死矣華元跟蹤子胥脫走丞相自叙死者數矣
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
葛矣保捍閭閻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
申包胥矣雖舉事無所成而大節亦無媿所欠一
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且丞

相尚欲脫去邪尚欲有所爲邪昔東南全盛不能解
襄園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况趙孤蹈海楚懷
入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
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興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
之勢而兩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爲而臣皆
爲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爲則屈
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
勇於就義當於臯卿張巡爲上李陵降矣而曰欲有
爲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僞旣不可知况刑拘勢
禁不及爲者十八九丞相之不爲陵不待智者而信

宋元通鑑卷五十八

人

更

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
矣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也李昇墓
楊行密之業遷其子孫于廣陵嚴兵守之至于孫自
爲匹耦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
子孫昇昇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爲德又反爲
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蜀王衍旣歸唐莊宗發三辰
之誓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
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
報施然建共暫處倨坐苟安舊主正坐危疑羈臣猶
事骭髀而聲氣所逼猜嫌必生豈無李昇之疑或昇

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爲情而反爲害矣夫千
丞相鄉之晚進也前成均之弟子員進而父沒退而
國亡生雖愧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耻
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雙鞭叫軍門丞
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邪痛
惟千載之事旣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於後進薄昭
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廬陵非丞相
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昶母曰勿戚戚行遣汝歸蜀
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出
帝及李太后安太妃於建州太后疾亟謂帝曰我死

宋元通鑑卷五十八

九

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安太妃臨
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爲灰向南颺之庶遺魂得返中
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鄉不忍飄
棄仇讐外國况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穀則斃自梅
嶺以出縱不得留漢廐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
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焉廬陵盛矣科目專矣宰相
忠烈合爲一傳矣舊主爲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
絕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爪
蒂噴鼻死溺死畏死排牆死盜賊毒蛇猛虎死輕一
死於鴻毛虧一簣於泰山而或遺舊主憂縈不斷

宋元通鑑卷一百十八

+

祥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御史兩江總督禮部中式進修應旌編集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陝西布政司叅政前湖廣副使鄧錫鏞蘇州府兵備陽曲王道行

明賜進士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前知常州府事蘄水朱 穆校正

元紀一起庚辰至壬午凡三年

世祖

至元十七年春正月丙辰立遷轉官員法凡無過者授見闕物故及過犯者選人補之滿代者令還家一俟又定諸路差稅課程有增益者即上報隱漏者罪之不須復畝增稅以徭百姓 甲子以總管張瑄千

宋元通鑑卷五十九

+

和氏璧

戶羅壁收宋二王有功陞瑄沿海招討使虎符壁管軍總管金符戊辰詔覈阿里海牙所俘戶口放爲民時阿里海牙下荆南江西廣西海南之地得州凡五十八峒夷山獠不可勝計行臺御史言其俘獲三萬餘人悉役爲奴自置吏治之責其租賦詔行臺御史大夫相威檢覈之悉放爲民旣而御史中丞崔盛亦言阿里海牙總制兵民子弟親黨分列要路威權太盛宜罷其職并轉徙其黨勿令久據荆湖不聽二月日本國殺國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忻都洪茶丘請自率兵往討廷議姑少緩之丙申詔諭真人

析志誠等焚毀道藏偽妄經文及板 庚子浚通州

運河 都元帥張弘範死弘範字仲疇易州定興人

柔第九子也元之滅宋于崖山弘範之力居多至是

瘡痍疾甚出所賜劔甲付嗣子珪曰吾以是立功汝

佩服勿忘也語竟遂瞑年四十三 姚涞曰余讀金

史見張柔之憾金張弘範之覆宋未嘗不掩卷而歎

恨渠父子之濟惡以戕宗國也夫柔宋遺民也不當

仕金而仕之已失身矣既爲之戮力行間已而爲蒙

人所獲不能即死反爲敵用又劫金以兵金亡而又

移師攻宋其罪蓋不容於死柔死弘範繼之範也忘

宋元通鑑卷三十九

二十一

本

其身之先爲華也不思沈勁李湛之求蓋前愆踵其

父惡而敢於傾宋範之罪通于天矣初柔首造逆謀

乃治兵于亳而範復成之故亳有張氏廟而範之廟

碑則元學士虞集所撰也大抵侈蒙主之威德與張

氏之功勲而不知柔父子之元惡寔萬世華人之所

痛恨也後之君子若忘元之爲夷則集言似未爲過

若不忍於宋之滅於夷也則集之褒頌誇美真所謂

一字一滄也尚忍終篇乎哉顧集與柔範等耳無足

深罪我 太祖皇帝嘗祭泉人蒲壽庚孫勝夫之子

孫世不得齒于士蓋治其先世導胡傾宋之罪故終

夷之也柔範之後宜在此禁而獲免於論豈宋遺諸

人皆嘗失身於元而無以發斯義歟何當時朝議之

獨遺此也或謂柔範仕元爲元奚咎之過哉蒙恬三

世爲秦將兵恬死於忠而君子猶以事秦非之柔範

之罪浮于蒙氏其能逃天下之誅哉 三月甲辰帝

如上都 癸亥高郵等處饑賑粟九千四百石 夏

四月癸酉定杭州宣慰司官四員 乙酉以宋太常

樂付太常寺 丁亥立杭州路金玉總管府 甲午

敕軍戶貧乏者還民籍 庚子歲星犯軒轅大星寧

海益都等四郡霜真定七郡蟲皆損桑 五月高麗

宋元通鑑卷三十九

三

國王王瞻以民饑乞貸糧萬石從之 六月丁丑阿

答海請罷江南所立稅課提舉司詔御史臺檢覈具

實以聞 壬辰召范文虎議征日本 秋七月戊申

太陰掩房距星己酉太陰犯南斗 乙丑罷江南財

賦總管府丁卯併大都鹽運司入河間爲一仍減汰

冗員割建康民二萬戶種秫歲輸釀米三萬石官爲

運至京師 己巳遣中使咬住歷江南名山訪求高

士且命持香幣詣信州龍虎山臨江闕皂山建康三

茅山皆設醮 八月丙子太陰犯心東星 戊寅

城馬八兒國皆遣使奉表稱臣入貢 丁亥詩行致

仕以其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且遣使諭之曰公母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

姚樞卒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少力學既從楊惟中南伐拔德安得名儒趙復始得程頤朱熹之書因謝事携家輝州作家廟別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惇頤等象刊諸經惠學者詳具宋淳祐二年二月許衡至輝盡室依樞以居始聞進學之序既應世祖召歷官翰林學士承旨至是卒謚文獻 戊戌高麗王王昚來朝且言益兵三萬以征日本 是月大都北京懷孟保定南京許州平陽旱濮州東平濟寧磁州水

宋元通鑑卷五十九

四

九

九月壬子帝還大都 甲子太陰掩右執法并犯歲星 冬十月己丑命招討使都實窮黃河源都實受命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桑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如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羣流奔轍近五七里匯爲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又合亦里赤忽蘭也里末三河其流浸大始名黃河又變爲八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搭耶崑崙也由崑崙南至關郎及關提三地始相屬又經

哈利別里赤兒之地合細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跡簡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 丙申命在官者任事一月後乃給俸或廢事者斥之 陝西運使郭琮等殺安西王相趙炳詔逮琮等誅之初安西王既薨召炳入見因言運使郭琮郎中郭叔雲不法帝怒遣使偕丙往按其罪至則琮等矯世子阿難答旨收炳及妻子囚之崆峒

宋元通鑑卷五十九

五

十

山炳子仁榮訴之詔即遣使馳往脫炳且械琮黨偕來琮留使者先遣人毒炳於獄中帝聞之大怒琮至親鞠之伏辜命仁榮手刃琮及叔雲于市籍其家畀之仁榮曰不共戴天之人所有何忍受之帝稱善別賜鈔二萬緡爲治喪具 以郝禎耿仁爲左丞阿合馬貪橫益肆接引二人驟升同列交爲蒙蔽培歛日急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言者 召管軍千戶程鉅夫入見問賈似道何如人鉅夫條對甚悉帝說給筆劄書之乃書二十餘幅以進帝大奇之因問今居何官以千戶對帝謂近臣曰朕觀此人相

貌已應貴顯聽其言論誠聰明有識者也可置之翰林丞相火禮霍孫傳旨至翰林以其年少奏為應奉翰林文字帝曰自今國家政事得失及朝臣邪正宜皆為朕言之鉅夫頓首謝曰臣本疏遠之臣蒙陛下知遇敢不竭力以報陛下尋進翰林脩撰鉅夫初名文海避武宗廟諱以字行以阿剌罕為右丞相復大發兵擊日本初帝屢遣使往通日本不納乃命鳳州經畧使忻都伐之無功而還復遣禮部侍郎杜世忠等使其國亦不報且執世忠等殺之至是命阿剌罕為右丞相范文虎洪茶丘等為右丞李庭張瑄都

宋元通鑑卷三十九

六

叅知政事並行中書省事率師十萬以往時高麗王瞻來朝願益兵併擊之加瞻行省右丞相十一月甲子行授時曆初詔王恂定新曆恂以為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許衡領之乃以衡兼領太史院事衡以為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協於是太史郭守敬者出其所創簡儀仰儀及諸儀表皆臻於精妙卓見絕識蓋有古人所未及者其說以謂今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為大半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於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

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是亦古人之所未及為者也其新製儀象主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景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曆十九刻一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衝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曆退七十六分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曆三十刻以綫代管闕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為三百三十六以定月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又悉去

宋元通鑑卷三十九

七

諸曆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未久而無弊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自是八十年間司天之官遵而用之靡有差忒凡日月薄食五緯凌犯彗孛飛流暈珥虹霓精稜雲氣凡係于占候者具有簡冊康希憲卒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自少篤好經史手不釋卷至是為平章政事自江陵以疾召還太子遣使問之希憲曰臣竊無足憂所憂者大姦誤國羣小附之病之大者也大德間贈太師恒陽王謚文政伯顏曰康公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世以為名言十二月

庚午殺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
左丞崔斌斌既發阿合馬姦蠹海內稱快未幾斌遷
江淮行省左丞阿合馬慮其害已乃奏理筭江淮行
省錢穀誣構斌與阿里伯等盜官糧四十萬及擅易
命官八百餘員命都事劉正等往按獄弗具復遣叅
政張澍等雜治之竟寘斌等於死斌有文學達政術
副阿里海牙取荆湖廣海屢建大功多所全活太子
開殺斌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不及天下寃之
寶默卒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幼知
讀書嘗爲金兵所俘得脫歸南走渡河遇名醫李浩

宋元通鑑卷一百九

人

陸

授以銅人針法繼走德安孝感令謝憲子授以伊洛
性理之書默以爲學自此始乃北歸隱于大名與姚
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由是知名帝召見官之
每論國家大計曲折廷諍人謂可方汲黯帝嘗曰朕
求賢三十年得一寶漢卿及李俊民又曰如寶漢卿
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可謂全人矣默贈太師
謚文正李俊民者字用章澤州人也得河南程氏之
學隱于嵩山時有隱士荆先生者授以邵雍皇極數
時之知數者無出劉秉忠之右亦以爲弗及也及卒
賜謚莊靜先生 辛未高麗國王王瞻領兵萬人水

手萬五千人戰船九百艘糧一十萬石出征日本給
右丞洪茶丘等戰具高麗國鑑甲戰襖論諸道征日
本兵取道高麗母擾其民 壬辰漳州民陳桂龍兵
起命福建都元帥完者都等擊走之桂龍及其兄子
陳弔眼有衆數萬屯高安砦據之命完者都及副帥
高興討之時建寧賊黃華勢尤猖獗完者都先引兵
壓其境軍威大振華驚懼乞降完者都奏以華爲副
元帥凡軍行悉以咨之桂龍等乘高爲險人莫敢
與命人挾束薪進至半山棄薪退如是六日誘其矢
石皆盡乃焚薪焚柵斬首二萬級桂龍遁走入畚洞

宋元通鑑卷一百九

九

甲午大都重建太廟成遂行大享之禮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發鈔及金銀付孛羅以給貧民

丙辰帝如潮州 二月辛未帝如柳林 乙未皇

后弘吉剌氏崩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
匡正與有力焉四怯薛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許
之后將諫陽責劉秉忠曰汝何不諫若初定都時以
地牧馬則可今軍民分業已定奪之可乎事遂止宋
亡幼主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平自此不用兵甲人
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母使吾
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后視

之后一視而反帝問后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移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于我我又何忍取之邪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風土后屢奏乞令回江南帝不允后退益厚待之 丙申帝還宮遣皇太子行邊復以伯顏佐之帝諭太子曰伯顏有文武才汝母以常人遇之也 三月戊戌許衡卒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幼有異質稍長嗜學如饑渴時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手抄以歸既逃難徂徠山得王輔嗣易說兵亂中夜思晝誦身體力行往來河洛間從姚樞得程朱書益大有得慨然以道為己任至是病

宋元通鑑卷百九

十一

革家人祀先衡曰吾一日未死敢不躬祀扶而起奠獻如儀既撤家人餒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于其門四方學士大夫聞計皆為位而哭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後贈司徒封魏國公諡文正虞集曰南北未一許衡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儒者之道不廢衡實啓之 丙午帝如上都 辛酉立登聞鼓院許有冤者撾鼓以聞夏四月癸酉頒中外官俸吏 辛巳通泰二州饑發

粟二萬一千六百石賑之 五月丙辰歲星犯右執法 庚申嚴鬻人之禁乏食者量加賑貸 六月丙寅以粟給謙州貧民其所鬻妻子官與贖還 秋七月己亥阿剌罕卒于軍 癸卯太陰犯房距星 八月甲子朔招討使方文言擇守令崇祀典戡姦吏禁盜賊治軍旅獎忠義六事詔議舉行之 丙寅焚惑犯諸侯第三星 庚寅以阿剌罕卒詔以左丞相阿塔海代之未至范文虎等已航海至平壺島遇颶風敗舟諸將各擇堅艦乘之遁去棄士卒十餘萬于島衆推張百戶者為帥方伐木作舟為歸計日本覘知

宋元通鑑卷百九

十二

之率衆襲殺殆盡餘軍回至高麗境十存一二 閏月癸巳朔焚惑犯司怪南第二星 丙午帝還大都 庚戌太陰犯昴 丁巳敕中書省減執政及諸司冗員 括江南戶口稅課時京兆等路歲課自一萬九千已增至五萬四千錠阿合馬猶以為未實欲覈之上察其非而止 九月甲申太陰犯軒轅大星 壬辰占城國來貢方物 冬十月己酉樞密副使張易等言叅校道書惟道德經為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偽撰詔悉焚之 壬子用和禮霍孫言於揚州隆興鄂州泉州四省置蒙古提舉學校官各二員 以程

鉅夫爲集賢直學士兼秘書少監 十一月甲子敕高麗國金州等處置鎮邊萬戶府以控制日本高麗國王請完濱海城防日本不允 甲戌太陰犯五車次南星丁丑太陰犯鬼 壬午詔諭瓜哇國主使親入覲 丁亥太陰掩心東星 己酉賜禮部尚書留夢炎及出使馬入國掩都刺等鈔各有差 十二月甲午以竈吉刺帶爲中書右丞相 己亥罷日本行中書省 丙午太陰犯軒轅大星 癸丑敕免益都淄萊寧海開河夫今年租賦仍給其備直是歲保定路水平陽路早高唐夏津武城等縣蠲害稼並免今年租

宋元通鑑卷一百九

三

星

十九年春正月丙寅罷征東行中書省 丁丑高麗國王貢紬布四百疋 二月辛卯朔帝如柳林敕脩宮城太廟司天臺 乙巳立廣東按察司 戊申帝還宮 己酉分軍戍守江南自歸州以及江陰至三海口凡二十八所 壬子遣諸王相答吾兒擊緬初納刺速丁自緬還言熟其國形勢可擊遂以太卜爲右丞也罕的斤爲叅政命相答吾兒督諸軍復往擊之 三月壬午益都千戶王著因人心憤怨阿合馬密鑄大銅錢與妖人高和尚謀擊殺之時皇太子從

帝如上都而阿合馬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姦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省中疑之時高鵬張九思皆宿衛宮中詰之倉皇失對遂執之訊問不伏及午著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遽以兵往觸問果何爲易附耳語曰太子來誅左相也旣而省中遣使出迎悉爲偽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建德門夜二鼓至東宮前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卽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郝禎至殺之囚右丞相張惠於是觸九思開門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留

宋元通鑑卷一百九

三

守博敦持挺擊立馬者墜地衆奔潰多就擒高和尚逃去惟著挺身請囚時帝在察罕腦兒聞之卽遣和禮霍孫等歸討爲亂者復高和尚于高梁河與王著張易皆棄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復以張易從著爲亂將傳首四方張九思曰易應變不審則有之坐以與謀則過矣乞免傳首從之王憚曰著激於義捐一身爲天下除害事旣露不去自縛詣司敗以至臨命氣不少挫而視死如歸誠殺身成名死而不悔者也律以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以義與之可乎 程鉅夫

奏陳五事一曰取會江南仕籍二曰通南北之選三曰立考功曆四曰置貪贓籍五曰給江南官吏俸朝廷多采行之賜第京師安貞門以築居室夏四月丁酉降龔吉刺帶為留守以和禮霍孫為右丞相和禮霍孫入相皇太子謂之曰阿合馬已死汝任中書事有便國利民者毋憚更張或有沮撓吾當力持之故自時庶務更新省部用人多所推薦戊戌陳桂龍來降初桂龍既遁陳弔眼猶擁衆連五十餘砦未下高興等擊斬之桂龍遂率其黨來降詔流桂龍於邊地五月己未朔鉤考省部官阿合馬黨人七百

宋元通鑑卷百九

十四

十四人並黜之初阿合馬死帝猶不深知其姦及詢樞密副使孛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發阿合馬塚剖其棺戮屍於通玄門外縱犬食之四民聚觀稱快籍其家得積藏二人皮問之其妾云每呪詛時置神坐上又以帛二幅畫甲騎圍守幄殿兵皆張弦挺刃內向狀涉不軌遂併誅其子忽辛等四人尋令中書悉罷黜其黨與凡汰其官省部者七百十四人罷其濫設官府二百餘所又以郝禎耿仁黨惡尤甚命剖禎棺戮其屍下耿仁于獄誅之癸未以張雄飛為叅知政事初阿合馬欲誣

殺秦長卿劉仲澤亦麻都丁三人兵部尚書張雄飛力持不可阿合馬使人唱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以叅政雄飛曰殺人以求大官不能為也阿合馬怒出為澧州安撫使累遷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合馬恐其子忽辛為江淮右丞不為所容改陝西按察使未行阿合馬死召拜叅知政事忽辛被逮救廷臣維問忽辛歷指宰執曰汝曾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否曰公獨無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伏辜六月己丑朔日食戊戌以占城既服復叛發兵討之初朝廷以占城既附遣唆都就其國

宋元通鑑卷百九

十五

立省撫治之王子補的負固弗率凡使臣經其國者皆執之帝怒決意進討發淮浙福建湖廣軍五千金船百艘戰船二百五十命唆都將之以行秋七月戊午朔日食庚午令蒙古軍守江南者更番還家八月甲寅帝還大都九月辛酉俱藍國入貢海外諸蕃惟俱藍尤遠自泉州至其境約十萬里招討使楊廷璧三往招之遂遣使貢寶貨及黑猿一壬戌敕官吏受賄及倉庫官侵盜臺察官知而不糾者驗其輕重罪之中外官吏賊罪輕者杖決重者處死言官緘默與受賕者一體論罪仍詔諭天下己巳

遣使括雲南金定其賦稅用金爲則 壬申詔諸路
歲舉儒吏各一人中書省樣史有關選樞密院御史
臺六部令史轉用之令史則取諸路歲貢之數仍詔
諸路歲貢儒吏儒必通吏事吏必知經史者各道按
察使舉廉能者議等遷叙 冬十月辛卯復以耶律
鑄爲左丞相 丙申初立詹事院 庚戌詔兩廣福
建五品以下官從行省銓注左丞相耶律鑄言有司
官吏以采室女乘時害民如令大郡歲取三人小郡
二人擇其可者厚賜其父母否則遣還爲宜從之
十一月丁卯襲封衍聖公孔洙入覲以爲國子祭酒

宋元通鑑卷五十九

十一

崖

兼提舉浙東學校孔子後自宋南渡初其四十八代
孫端友子玠寓衢州帝旣平宋疑所立或言孔氏子
孫寓衢者乃其宗子洙赴闕遜於居曲阜者帝曰寧
違榮而不違親真聖人後也遂有是命就給俸祿與
護持林廟 壬申以勢家爲商賈者阻遏官民船立
沿河巡禁軍犯者沒其家 十二月乙未殺宋丞相
文天祥先是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
時帝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薦之帝即遣積翁
諭旨欲用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儻緣寬假得
一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

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
將焉用我積翁欲令宋官謝昌言等十人請釋爲道
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
何地事遂寢帝知其不可屈議將釋之有以天祥起
兵江西事爲言者乃不果釋至是有閩僧言土星犯
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
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中山薛保住上匿名書言某
日燒襄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朝廷疑
之遂撤襄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於上都疑丞相
爲天祥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

宋元通鑑卷五十九

十七

當以汝爲相矣天祥曰天祥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
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
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
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
孔曰成仁孟子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
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屍
面如生天祥爲人豐下兩目炯然博學善論事作文
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
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
流涕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

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
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以爲忠孝所感云 初天祥開
督府置僚屬一時知名者四十餘人而遙請號令稱
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然皆一念向正至死靡悔
廬陵鄧光薦曰天祥奉詔勤王獨行其志屢蹟而愈
奮故其軍日敗勢日蹙而歸附日衆從之者亡家沉
族而不悔雖人心嚮中國思趙氏亦由天祥之神氣
意度足以感悟之也 史臣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
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
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宋德祐亡矣文天祥

宋元通鑑卷五十九

十一

奉兩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終不可屈
而從容伏鎖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
謂之仁哉許有壬曰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漢
唐而過之及天命已去文天祥萬變不渝一旦就義
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庸敏裸將之士不知爲何物
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未有有爲若天祥者事
固不可以成敗論也 癸卯以扎散爲平章政事
徵處士劉因因容城人天資絕人日記千百言過目
成誦初爲經學究訓詁注釋之說嘆曰聖人精義殆
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即曰我固謂當有

是也及論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
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愛諸葛孔
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脩不忽末薦之詔徵
之至擢右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
受 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初御史唯用漢人至是
崔或請添取蒙古人用之又言選用臺察官若由中
書必有偏徇之弊今宜令本臺得自選任既而江淮
省臣有欲專恣而忌臺察之言者上議欲以行臺隸
行省詔廷臣雜議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
臥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綱紀

宋元通鑑卷五十九

十九

猶不振更加抑之則風采蕭然無復可望矣此不可
行也從之 始元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涉江
入淮由黃河逆流至中潯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至
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開膠萊河入海勞費無成初
宋季有海盜朱清者嘗爲富家傭殺其主亡入海島
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
懷爲防海義民伯顏平宋時遣清等載宋庫藏諸物
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
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五底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
千餘石由海道入京師創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

時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遣舊運尋復因忙兀
解旨海運爲便遂立萬戶府四總其事又併四府爲
都漕運萬戶府止令清瑄二人掌之 是年宋陳仲
微卒于安南初厓山兵敗仲微走安南至是卒其子
文孫繼導宋師南征安南王憤伐仲微墓斧其棺仲
微字致廣江西高安人天稟篤實雖生長富貴而惡
肉食自同窶人故能涵飮六經精研理致於諸子
百室靡不搜獵說者謂其出走外國雖若與陳宜中
同科然宜中身爲宰相當國用事顧遺棄君父死有
餘具仲微具臣直言不用國殲而過其踪跡亦可憐

宋元通鑑卷一百二十

十

宋元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二 起癸未至乙酉凡三年

世祖二

至元二十年春正月己未立弘吉刺氏爲皇后時帝
春秋高后頗預朝政相臣常不得見帝輒因后以奏
事初弘吉刺之族從太祖起兵有功尋立其女爲后
遂與約曰弘吉刺氏生女世以爲后生男世尚公主
故元世諸后多其族焉 和禮霍孫言去冬中山府
奸民薛寶住爲匿名書來上妄效東方朔書欺罔朝
廷希覬官賞敕誅之又言自今應訴事者必須實書
其事赴省臺陳告其敢以匿名書告事重者處死輕
者流遠方能發其事者給犯人妻子仍以鈔賞之又
阿合馬專政時衙門太冗虛費俸祿宜依劉秉忠許
衡所定併省爲便皆從之設務農司敕諸事赴省臺
訴之理決不平者許詣登聞鼓院擊鼓以聞 預備
征日本軍糧令高麗國備二十萬石以阿塔海依舊
爲征東行中書省丞相 丙寅發五衛軍二萬人征
日本發鈔三千錠羅糧于察罕腦兒以給軍匠 以
程鉅夫爲翰林集賢學士同領會同館事 詔停燕

南河北山東租賦御史臺臣言燕南河北山東去歲旱災按察司已嘗閱視而中書不爲奏免稅糧之在民者今何以堪詔令有司權停勿徵時刑部尚書崔或亦言自阿合馬進用貪吏河南北諸郡人不聊生江南既定中原之民相率南遷以避徭役者十八九數年之間亡失十五六萬餘戶去家就旅豈人之情賦重政繁驅之至此乞特降詔旨招集復業量免科役蠲除積欠給還事產郡縣長吏滿替以戶口增耗爲黜陟其徙江南不還者與土著之人一例差徭庶幾流亡自歸田野日闢詔下廷臣議行之河北流民

宋通鑑卷三十一

二

渡河南就食者朝廷遣使止之按察副使程思廉曰河南河北者皆吾民也縱其渡河全活甚衆二月庚寅太陰掩昴星夜太白犯昴辛丑定軍選格立官惠贖罪法壬寅太白犯昴乙巳太陰犯心癸丑諭中書省大事奏聞小事便宜行之毋致稽緩三月乙未歲星犯鍵閉庚申太陰犯井壬戌太陰犯鬼丙寅帝如上都乙巳歲星犯房癸酉歲星掩房廣州新會縣民林桂方趙良鈐等聚衆萬餘稱羅平國改元延康官軍擒斬之餘黨悉平帝憤日本襲殺島中軍復命高麗王王曉及阿塔海領征東

行省左丞相率師往擊之詔各路拘集水手及造船五百餘艘民不勝厭苦中丞崔或言江南相繼盜起皆緣募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江南四省應辦軍需宜量民力勿強以上產所無凡給物價及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所欲伺民之氣稍蘇我之力粗備三二年復東征未晚不從夏四月己亥太陰犯房壬寅太陰犯南斗五月丙寅太陰掩心東星免江南稅糧三之二甲戌罷採民間女子初有詔採民女入內有司貨緣爲害耶律鑄請令大郡歲取三人小郡二人庶不大擾至是復因

宋通鑑卷三十一

三

崔或言罷之六月己丑增給官吏俸初詔定官吏贖罪法自五十貫以上皆決杖除名不叙百貫以上者死崔或言今百官月俸不能副贍養之資難責以廉勤之操宜更議增庶官月俸所增俸鈔雖賦之於民然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抵罪又復何辭遂詔內外官吏俸以十分爲差增給五分差五衛軍脩築行殿外垣丙申發軍脩完大都城辛亥詔四川行省擊溪洞蠻平之思播以南施黔鼎澧辰沅之界九溪十八洞蠻獠叛服不常詔四川行省討之叅政曲里吉思宣慰使季忽蘭吉等鑿山開道分兵並

進諸蠻伏險以拒然衆寡不敵多就擒戮其酋長率衆來降詔分其地郡縣之 秋七月癸丑太白犯井
丙寅開雲南驛路 癸亥太陰犯南斗乙丑太白犯井
丁卯罷淮南淘金司以其戶還民籍 庚午
熒惑犯司怪 丁丑命按察司照刷吐蕃宣慰司文卷
八月丙午太白犯軒轅丁未歲星犯鈞鈴 九月壬子太白犯軒轅少女戊午合刺帶等招降象山縣海賊尤宗祖等九千六百餘人海道以寧 太陰犯斗 辛未以歲登開諸路酒禁 壬申太陰犯井
癸酉熒惑犯鬼甲戌太陰犯鬼熒惑犯積尸氣太白犯左執法 冬十月壬辰帝由古北口路還大都
丙申太陰犯昴 庚子建寧路總管黃華聚衆十萬稱宋祥興年號破崇安浦城諸縣復攻建寧史弼等引兵急擊之華敗走自焚餘黨悉潰 耶律鑄罷
壬寅立東阿至御河水陸驛以便遞運給甘州納疏黃貧乏戶鈔 十一月戊寅太白歲星相犯命各省印授時曆 諸王相答吾兒及右丞太卜等分道攻緬拔江頭城令都元帥蒙世安戌之遂遣使招諭緬王不應建都太公城乃其巢穴遂水陸進軍拔之
十二月甲辰太陰掩熒惑 丙午罷雲南造賣金箔

二十一年春正月乙卯帝御大明殿羣臣上尊號時議欲肆赦張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之世豈宜數赦上納之遂止下輕刑之詔 丁卯建都王烏蒙金齒西南夷十二部俱降初爲緬所制欲降未能至是因緬城既拔故皆來降 甲戌遣王積翁齎詔使日本取道慶元航海帝以其俗尚佛命補陀僧如智同往舟人有不願行者共謀殺積翁 丁丑雲南諸路按察司官陸辭詔諭之曰卿至彼當宣明朕意勿求貨財名成則貨財隨之徇財則必失其名而性命亦不可保矣
二月丁未命阿答海發兵萬五千人船二百艘征占城船不足命江西省益之 戊申詔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于內地時荆湖閩廣之間兵興無寧歲有言宋宗室居江南欲反者遣使捕之宿衛士阿魯渾薩里曰江南初下民疑未附宋宗室反不聞郡縣言而信一人淫言捕擊之恐人人自危矣帝悟召使者還遂有是詔 三月丁巳皇子北平王南木合至自北邊王以至元八年建募庭于和林北野里麻里之地留七年至是始歸 丙寅帝如上都 夏四月己

少涿州巨馬河決衝突三十餘里 壬寅忽都鐵木
兒征緬之師爲賊衝潰詔發恩播田楊二家軍助之
五月戊午敕中書省奏目及文冊皆不許用畏吾
字其宣命劄付並用蒙古書 庚午括天下私藏天
文圖識太乙雷公式七曜曆推背圖苗太監曆有私
冒及收匿者罪之 閏月丙戌行御史臺自揚州遷
于杭州 丙午以侍衛親軍萬人脩大都城 六月
壬子遣使分道尋訪測驗晷景日月交食曆法 甲
寅封皇子脫歡爲鎮南王駐鄂州 秋七月戊子詔
鎮南王脫歡征占城帝怒占城叛服不常詔脫歡與
左丞李恒往會咬都兵進擊之復以安南通謀占城
令軍行假道於其國且徵其糧餉以給軍 八月已
酉御史臺臣言無藉之軍願從軍殺掠者初假之以
張渡江兵威今各持弓矢以剽劫平民若不分隸各
翼恐生他變詔遣之還家 辛亥占城國王乞回咬
都軍願以土產歲脩職貢 庚午帝還大都 九月
甲申京師地震癸巳太白犯南斗 丙申以江南總
攝楊璉真加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脩天衣寺
冬十月丁卯和禮霍孫請設科舉詔中書省議 戊
辰立常平倉以五十萬石價鈔給之 十一月庚子

太陰犯心辛丑和禮霍孫張雄飛等罷復以安童爲
右丞相盧世榮爲右丞史樞爲左丞撒的迷失廉希
恕並叅知政事初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爲江西
推茶運使以罪廢阿合馬死朝臣諱言利無以副上
意者總制院使桑歌薦世榮才能富國召問稱旨令
與中書廷辨所欲行右丞相和禮霍孫等皆以議不
合罷去故安童復爲右丞相世榮爲右丞史樞等皆
世榮所薦也初安童與比安王被海都拘之十年始
得還有諸其嘗受海都官爵者帝怒斷事官石天鵬
亦自海都部中還奏曰海都實宗親偶有違言非仇
敵比安童不拒絕之所以釋其疑心導其臣順也帝
怒方解雄飛剛直廉慎始終一節嘗召見便殿語之
曰聞卿廉甚賜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既
出又加賜黃金五十兩雄飛拜受封識藏於家及其
罷政阿合馬之黨遂矯詔追奪之或有勸雄飛自辨
者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嘗敢輕用而
封識以俟者正慮今日耳又可自辨乎尋起爲燕南
河北道宣慰使卒 盧世榮既入中書即日奉詔理
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富賦倍增而民
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曰此錢取於右丞家

取之民邪取於右丞家則吾不知若取於民則有訛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御史中丞崔或亦極言世榮不可相帝大怒下或吏欲致之法尋罷之 詔議立科舉法不果行至元初丞相史天澤學士承旨王鶚等屢請帝以科舉取士詔令中書議定程式未及施行至是和禮霍孫與留夢炎等復言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吏得官者多帝曰將若之何對曰惟貢舉取士

宋元通鑑卷三

八

何原

爲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陰陽醫術皆令試舉則用心爲學矣帝可其奏會和禮霍孫罷事遂止 十二月癸酉命翰林集賢學士許國禎集諸路醫學教授增脩本草 脫歡軍次安南安南王陳日烜言其國至占城水陸非便遣兵分道拒守境上 宋太皇太后謝氏卒於燕

二十二年春正月庚辰毀宋郊天臺桑哥言楊璉真加云會稽有泰寧寺宋毀之以建寧宗等擴宮錢唐有龍華寺宋毀之以爲南郊皆勝地也宜復爲寺以爲皇上東宮祈壽時寧宗等擴宮已毀建寺遂敕毀

郊天臺亦建寺 戊子西川趙和尚自稱宋福王子廣王以誑民謀作亂真定民劉驢兒有三乳自以爲異謀不軌事覺皆磔于市 乙未盧世榮奏罷江南行御史臺及改諸路按察司爲提刑轉運司兼理錢穀未幾御史臺臣言行臺不可輒罷且按察司兼轉運則糾彈之職廢帝以爲疑安童曰江南盜賊屢起行臺鎮遏之功居多不可罷但與行省並治杭州差覺僻遠宜徙江州據三省之間從之 丙申以合必赤合爲中書平章政事 二月壬戌太陰犯心 立規措所初盧世榮言天下歲課鈔九十萬餘以臣經畫

宋元通鑑卷三

九

廷

之不取于民可增三百萬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議臣請與臺院面議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世榮又言自王文統後鈔法虛弊已久宜括銅鑄錢并製綾券與鈔參行泉杭二州宜立市舶轉運司給民錢令商販諸番官取其息七民取其三各路雖設常平倉名存實廢宜取權豪所擅鐵冶鑄器鬻之以其息儲粟平糶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民間酒課太輕宜官給鈔行古推酤法仍禁民私酤米一石取鈔十貫可得二十倍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糧餽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諸路買幣帛易羊馬選蒙古人

牧之歲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之用以十之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皆善而行之至是請立規措所司官吏以善賈爲之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運錢穀者爲阿合馬所用今悉以爲汚濫黜之臣欲擇而用之懼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於是擢用甚衆 戊辰帝如上都復以兗吉刺帶爲中書左丞相 三月丙子立真定等路宣慰司兼都轉運司領課程事盧世榮請於真定濟南太原甘肅江西江淮湖廣等處立宣慰司兼都轉運司以治課程仍嚴立條例禁諸司不得沮撓檢察以宣德王好禮並爲浙西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言其惡世榮言彼自陳能歲辦鈔七十餘萬錠是以用之 夏四月庚戌監察御史陳天祥劾中書右丞盧世榮罪惡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眇視丞相左司郎中周鉞因議事微有可否誣以沮詔旨入奏令杖一百斬之朝中震懾無敢言者至是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爲江西榷茶轉運使屢犯賊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尤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求欲以一歲之期致中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

宋元通鑑卷百三

十一

延

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脅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爲動爲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就除木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令世榮天祥皆赴上都 壬戌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兒等以盧世榮所招罪狀上奏世榮對于帝前一一款服詔安童與諸老臣議世榮所行當罷者罷之更者更之其所用人實無罪者朕自裁決 五月丁亥中書省臣言六部官冗甚可止以六十八員爲額餘悉汰去詔擇其廉潔有幹局者存之 戊戌脫歡兵擊陳日烜敗走之遂入其城而還日烜遣兵來追唆都李恒戰死初脫歡屢移書日烜欲假道竟不納益脩兵船爲迎敵計脫歡乘間縛棧爲橋渡富良江北與日烜大戰破之日烜遁走不知所之其弟益稷率其屬來降然交兵雖敗而勢益盛適盛夏霖潦軍中疾作死傷者衆而占城竟不可達乃謀引兵還交兵追襲之李恒中毒矢至思明卒唆都軍與脫歡相去二百餘里脫歡軍還唆都猶未知之亟趣其管交人邀于乾滿江力戰而死 六月丙辰遣馬速忽阿里齎鈔千錠往馬八國求奇寶

宋元通鑑卷百三

十一

延

庚午右丞呂師夔乞假省母江州帝許之因諭安
童曰此事汝蒙古人不知朕左右復無漢人可否皆
自朕決汝當盡心善治百姓無使重困致亂以爲朕
羞馬湖部田鼠食稼殆盡其總管洞而祝之鼠悉
赴水死秋七月甲戌敕秘書監脩地里志甲申
改闕里吉思等所平大小十谿洞悉爲府州縣丁
亥廣東宣慰使月的迷失入覲言山寨降者百五十
餘所帝問戰而後降邪招之即降邪月的迷失對曰
其首拒敵者臣已磔之矣是皆招降者也因言塔木
兵後未嘗撫治其民州縣官復無至者故盜賊各據
土地互相攻殺人民漸耗今宜擇良吏往治從之
庚寅樞密院言鎮南王所統征交趾兵久戰力疲請
發蒙古軍千人漢軍新附四千人取鎮南王節制以
征交趾帝從之復以唐兀帶爲荊湖行省左丞唐兀
帶請放征交趾軍還家休息詔從鎮南王處之八
月丙辰帝還大都九月戊辰罷禁海商罷推酤初
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鈔一貫盧世榮以官鈔
五萬錠立推酤法米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
罷之聽民自造敕自今貢物惟地所產非所產者毋
輒上冬十月癸丑立征東行省以阿答海爲左丞

大劉國傑陳巖並左丞洪茶丘右丞率諸軍征日本
十一月己丑御史臺臣奏昔宋以無室家壯士爲
鹽軍數凡五千今存者一千一百餘人性習凶暴民
患苦之宜給以行糧使屯田自贍詔議行之癸巳
敕漕江淮米百萬石泛海貯於高麗之合浦仍令東
京及高麗各貯米十萬石備征日本期諸軍於明年
三月以次而發會于合浦乙未盧世榮伏誅其
肉以食鷹獺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
非天降安能歲取盈乎桑哥素主世榮者聞太子言
默然不敢採至是誅之丙申赦囚徒黥其面及招
宋時貶私鹽軍習海道者爲水工以征日本十二
月丁未太子真金卒太子初從姚樞實默學仁孝恭
儉尤優禮大臣一時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則
布衣節行之士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聞四方科徵
輓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之休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
心焉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
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
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卻之中庶子伯必
以其子阿八赤入見諭之以母讀蒙古書須習漢人
文字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憚進承華事略二十篇太

子覽之至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爲朱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至刑峙止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邪人耶詹事孔九思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令諸子傳觀其書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子聞之懼臺臣請其章不敢開而阿合馬之黨塔即占阿散等請收百司吏案鉤考天下錢穀欲因以發之都事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奸矣遂語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邪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爲此舉實動搖人心耳太子益憂懼不自安尋卒年四十三以哈刺哈孫爲大宗正哈刺哈孫由掌宿衛拜大宗正用法平允時欲以江南獄隸宗正哈刺哈孫曰江南新附教令未孚且相去數千里欲遙制其刑獄得無冤乎事遂止集諸路僧四萬於西京普恩寺作資戒會

宋元通鑑卷一百三十

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三 起丙戌至戊子凡三年

世祖三

至元二十三年春正月甲戌詔罷征日本大舉兵伐安南不果行先是立征東行省命阿塔海洪茶丘等再擊日本敕各處造海舶集漕船募水手貯糧餉期以是年三月以次而發八月會于合浦有司徵歛大爲姦利吏部尚書劉宣上書言近議再興日本之兵此役不息安危所係近用唆都議伐占城海牙言征交趾三數年間吏民大擾盜賊蠭興且交趾小邦親王提兵深入無功及殪大將况日本海洋萬里非二國比萬一不利援兵安能飛渡邪帝納其言遂下詔罷征日本專事安南命阿里海牙等大徵各省兵仍遣鎮南王脫歡將之以行以安南王弟陳益稷效順來歸封爲安南王約平定其國以兵納之宣復言曰安南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期往者用兵無功瘡痍未復今乃復議大舉聞者恐懼且交廣炎蒸之區今約七月集諸路兵於靜江病死者必衆矣况湖廣密邇溪峒寇盜常多火兵一出萬一姦頑乘間生變何以

應之時湖廣宣慰司亦上言乞罷交趾兵以甦民窮
詔從之令還軍各省居益稷於鄂州 二月己亥禁
漢人持兵器 罷鬻江南學田時江浙行省理算錢
穀甚急鬻所在學田輸其直於官利用監臣徹里使
江南見之謂曰學有田以供祭祀育賢才安可鬻邪
遂奏罷之 三月己巳遣侍御史程鉅夫訪求江南
人才先是鉅夫為集賢直學士言省院諸司皆用南
人惟御史臺按察司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詣亦宜
參用之至是遂詔鉅夫仍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
御史臺事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帝素聞趙孟頫葉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三

阿

李名密諭鉅夫必致此三人鉅夫復薦趙孟頫及張
伯淳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用之或言孟頫宋宗室子
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時方立尚書省命孟頫草詔
頒天下帝覽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 丙子
帝如上都 夏四月己未遣要束木鉤考荆湖錢穀
中書擬以為平章政事及脫脫忽魯知政事帝曰要
束木小人事朕方五年授一理算官足矣脫脫忽魯
奴之奴今史宣使才也讀卿所進擬令人耻之其以
朕意諭安童 五月己巳蒙恩祀太微西垣上將
荆湖行省阿里海牙入朝言要束木在鄂豈無贓賄

之迹臣亦請鉤考之遂遣治書院御史陳天祥偕行
天祥既至鄂州即劾要束木貪墨不法諸事時桑哥
與要束木連姻相倚為奸摘天祥疏中語誣以不道
遣使究問欲殺之行臺御史申屠致遠累章辯其無
罪猶繫於獄歲餘方釋之阿里海牙亦尋卒省臣言
曰阿里海牙與要束木互請鉤考今雖已死而事之
是非宜暴白帝曰此事自要束木所發宜從其言行
之既而要束木遂籍阿里海牙家貲歸之京師 六
月丙申朔太白犯御女 秋七月庚午立淮南洪澤
均陂兩處屯田兩淮兵革之餘荆榛蔽野宣慰使昂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三

祥

吉兒言可立屯田以給軍餉時以用兵日本未即行
未幾令千人往其地試之果大獲遂以兵二萬屯之
歲得米數十萬斛 壬午免左丞相桑哥太子刺帶平章
政事阿必失合總制院使桑哥賄巴國師弟子也為
人狡黠豪橫好言財利帝深喜之遂有大任之意嘗
令其省臣姓名以進帝曰安童郭祐楊居寬等並仍
前職桑哥刺帶等其別議仍選可代者以關遠罷之
自是廷中有所建置人才進退桑哥咸與聞焉 癸
巳詔中書省銓定省院臺部官屬自中書省左右丞
相而下各有定員仍諭安童曰中書省朕當親擇其

餘諸司並從中書裁減安童曰此聞聖意欲倚近侍
爲耳目如臣所行非法從其舉奏今近臣乃伺隙援
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
施行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嘗廢格
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帝曰卿言良是後若此者其
勿行 八月乙卯太白犯軒轅右角蘇湖多雨傷稼
百姓艱食浙西道提刑按察使雷膺請于朝發廩米
二十萬石賑之江淮行省以發米太多議存三之一
膺曰布宣皇澤惠養困窮行省臣職耳豈可效有司
出納之吝耶行省不能奪悉給之 九月乙丑朔海

宋元通鑑卷三十一

四

詳

外諸番曰馬八兒曰須門那曰僧急里曰南無力曰
馬蘭丹曰那旺曰丁呵兒曰來來曰急蘭亦斛曰蘇
木都刺等凡十國因楊廷璧屢奉詔招之遂俱入貢
甲申太陰犯天關 壬辰高麗國遣使獻日本俘
冬十月甲午朔太白犯右執法戊戌太陰犯建星
己亥帝還大都 上寅太白犯左執法辛亥太陰
犯東井河決開封祥符陳留犯太康通許鄆陵扶溝
滑川尉氏陽武延津中牟原武睦州十五處調民夫
二十餘萬分築隄防 甲寅太白犯進賢 十一月
乙丑以張瑄朱清並爲海道運糧使 敕禽獸字孕

時無畋獵 戊辰太白犯亢巳卯太陰犯井辛巳歲
星犯壘壁陣 十二月戊戌太白犯東咸丁未太陰
犯井大都饑發官米減價糴于貧民丁巳太陰犯氐
戊午諸路分置六道勸農司

二十四年春正月甲戌太陰犯東井乙酉太陰犯房
辛卯復詔脫歡督右丞程鵬飛叅知政事樊楫等
進擊安南鵬飛與楫等分兵三道水陸並進凡十七
戰皆捷遂深入其境安南王陳日烜棄城走于海
二月乙未以麥朮督丁爲平章政事初麥朮督丁爲
右丞以與盧世榮議不合而罷尋以其行已廉潔起

宋元通鑑卷三十一

五

何

佐安童治省事至是遂拜平章政事 閏月癸亥敕
春秋二仲上丙日祀堯帝祠 乙丑復置尚書省以
桑哥鐵木兒並爲平章政事阿魯渾薩里爲右丞葉
李爲左丞馬紹叅知政事麥朮督丁言自制國用使
司改尚書省頗有成效今仍分兩省爲宜詔從之安
童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但乞不用桑哥別選賢者猶
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 辛未初置國子監以耶律
有尚爲祭酒初太宗設總教國子之官逮至元初乃
以許衡爲祭酒而侍臣子弟就學者纔十餘人衡既
去教益廢而學舍未建師生寓居民舍國子司業耶

律有尚屢以為言始立國子監設監官增廣弟子員遂以有尚為祭酒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時江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諸道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統諸路府州縣學祭祀錢糧之事未幾復從桑哥等言鉤考江南學田所入羨餘貯之集賢院以給有才藝之士庚寅帝如上都三月甲午行至元鈔桑哥以交鈔及中統元寶行之既久物重鈔輕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時宋宗室趙孟頫初膺薦入見詔令與議適刑部欲擬賊罪滿至元鈔二百貫者死孟頫曰始造中統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為至元又十年後至元鈔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為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賊最為適中況鈔乃宋時所造施于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乃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取也或以孟頫年少初自南方來譏國法不便意頗不平詰之曰今朝廷用至元鈔故犯法者以鈔計賊論罪汝以為非欲沮

格至元鈔邪孟頫曰法者人命所係議有重輕則人不得其死矣孟頫奉詔預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寧有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慚而止帝初欲大用孟頫議者難之夏四月諸王乃顏反五月壬寅帝自將征乃顏發上都壬子高麗王賸請益兵征乃顏以五百人赴之六月庚申朔百官以職守不得從征乃顏願獻馬以給衛士壬戌帝至撒兒都魯之地乃顏率所部六萬逼行在而陣遣前軍敗之初有告乃顏反者帝遣伯顏往覘虛實乃顏謀執之伯顏覺得脫歸時西北諸王聞乃顏反多從之者帝以為憂宿衛士阿沙不花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為朕行之乃北說諸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邪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邪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猗不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納牙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解帝遂議親討之以左丞相虎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既而乃顏之黨金家奴塔不歹擁眾號十萬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乃顏堅壁不出司農卿

鐵哥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牀坐鐵哥進酒塔不反按兵覘之不敢進李庭曰彼至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十餘人抱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王昔帖木兒將蒙古軍並進乃顏敗走追執之以趙孟頫爲兵部郎中兵部總天下諸驛時使客飲食之費幾十倍於前吏無以供給強取於民不勝其擾遂請于中書增鈔給之至元鈔法滯澁不能行詔遣尚書劉宣與孟頫馳驛至江南問行

宋史通鑑卷百三

八

夏

省丞相慢令之罪凡左右司官及諸路官則徑笞之孟頫受命而行比還不笞一人丞相桑哥大以爲譴時有王虎臣者言平江路總管趙全不法即命虎臣往按之葉李執奏不宜遣虎臣帝不聽孟頫進曰趙全固當問然虎臣前守此郡多強買人田縱賓客爲姦利全數與爭虎臣怨之虎臣往必將陷全事縱得實人亦不能無疑帝悟乃遣他使桑哥鍾初鳴時即坐省中六曹官後至者則笞之孟頫偶後至斷事官遽引孟頫受笞孟頫入訴於都堂右丞葉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耻教之節義且辱士大夫

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孟頫使出自是所笞唯曹史以下他日行東御墻外道險孟頫馬跌墮于河桑哥聞之言於帝帝移築御墻稍西二丈許帝聞孟頫素貧賜鈔五十錠秋七月癸巳乃顏黨失都兒犯咸平宣慰塔出合兵出瀋州亦兒撒分兵趣懿州其黨悉平癸丑日暈連環白虹貫之八月乙丑帝還上都九月戊申咸平懿州北京以及乃顏叛民廢耕作告饑詔以海運糧五萬石賑之冬十月戊午朔日食丙子檢覈中書錢穀殺叅知政事郭佑楊居寬十一月壬辰以桑哥爲尚書右丞相阿魯渾薩里平章政事葉李爲右丞馬紹爲左丞初桑哥奉詔檢覈中書省虧欠鈔六千餘錠叅知政事楊居寬微自辯以爲實掌銓選錢糧非所專桑哥怒令左右掌其頰遂與佑皆引服事聞帝令丞相安童共議之曰此曹狡猾毋令他日得以脅問誣伏爲詞由是佑居寬皆坐棄市籍其家人咸究之時有江寧縣達魯花赤吳德者憤言尚書今日鈎考中書不遺餘力他日復爲中書鈎考汝獨不死邪或以告桑哥亟捕德殺之未幾帝問翰林諸臣言以丞相領尚書省事漢唐有此制否咸曰有之而左丞葉李遽言前省臣所不能

宋史通鑑卷百三

九

夏

者桑哥舉能行之宜以爲丞相遂授桑哥尚書右丞相進李右丞左丞相阿木受命西征至喀刺霍州卒追封河南王十二月丁丑以朱清張瑄海運有勞遙授宣慰使乙酉鎮南王以請軍渡富良江次交趾城下敗其守兵陳日烜與其子棄城走

二十五年春正月戊戌大赦敕弛遼陽漁獵之禁惟毋殺孕獸二月壬戌毀宋故宮爲佛寺從桑哥及楊璉真加言凡宋宮殿郊廟悉毀爲寺復欲取宋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爲浮屠基杭州府推官申屠致遠力拒止之天大雨雪有司督民入山伐木死者四百

宋史道鑑卷五十五

十

夏

人行省參政董文用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宜少徐之不從三月丁亥焚惑犯太微東垣上相戊子太陰犯畢庚寅帝如上都故事車駕如上都樞密院臣俱從行歲留一人領院事漢人不得與焉至是以屬判官鄭制宜制宜遜辭帝曰汝豈漢人比邪制宜鄭子鼎也脫歡復遣兵追陳日烜於海不知所之右丞相阿八赤曰賊棄巢穴遠遁意待吾之敝而乘之將士皆北人春夏之交瘴癘將作賊弗就擒饋餉且盡吾不能持久矣時日烜復遣使請降以疑師諸將信其說久之不降擁衆據海口阿八赤率衆攻之

將士多被疫不能進諸蠻復叛所得險阨皆失守遂謀引還日烜復集散兵三十萬守禦東關遇脫歡歸路諸軍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險竊發毒矢將士累瘡以戰樊楫阿八赤皆死前軍皆都兒奮勇乘之交人小却脫歡由間道趨還日烜尋遣使入朝貢金人以代已罪帝以脫歡無功而還令出鎮揚州終身不容入覲壬寅禮部言會同館蕃夷使者時至宜令有司倣古職貢圖繪而爲圖及詢其風俗土產去國里程籍而錄之實一代之盛事從之夏四月戊午太陰犯井徵宋江西謝枋得初枋得遁入建陽

宋史道鑑卷五十五

十一

夏

時程鉅夫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鉅夫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所以不死者年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獲譴于天天不勦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爲命先妣以今年二月二十六日考終于正寢枋得自今無意人間事矣禮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枋得幼讀此書何知其苦乃今身履之而後痛楚不能禁枋得三十一而入仕五十一而休官平生實歷不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言孝矣惟乞勉送死或可以少贖前

過親喪在淺土貧不能禮葬苦塊餘息死形存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大元欲求至誠無偽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之才執事薦士凡三十賤姓名亦玷其中執事將降旨督郡縣以禮聘召有願應詔者以資幣厚遣乘傳上京師弓旌招賢輪帛迎士此禮不見於天下久矣豈非清明一盛事乎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惜夫求異才而及枋得寔非其人貽笑於天下取譏於後世非大元夢卜求賢之初意也揚善者順天薦賢者報國執事爲君謀亦忠矣自燕京至上饒五千里當執事薦士時豈知枋得有母之喪衰經之服不可入公門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解官持服在大元制典尤嚴自伊尹傳說之後三千年間山林匹夫辭煙霞而依日月者亦多矣未聞有冒衰匿服而應幣聘者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者未之有也爲人君不教人以孝而能得之忠者亦未之有也枋得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爲不孝莫大焉語曰人豈不自知枋得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能言

朱子通鑑卷百二十一

主

夏

之况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枋得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沒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大學生叫闐闐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元杰上疏主正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滅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爲平章徐直方起復爲尚書陳宜中起復爲宰相劉黻起復爲執政饒信斗筭穿窬之徒鑽刺起復者不可勝數三綱四維一旦斷絕此生靈所以爲肉爲血宋之所以爲肉爲血也豈非後車之明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孤大元求才之意枋得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不待知者而知之矣爲人子止於孝爲人臣止於忠枋得不能爲忠臣猶願爲孝子傳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執事能亮吾之心使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與生我者等也吾家在弋陽執事僑寓盱江相望一百餘里當徒跣以謝門牆惟服色悽慘不可以謁達官貴人敢以書復語曰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執事豈不聞枋得爲江南一愚直人

朱子通鑑卷百二十一

主

夏

乎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可欺其所以發露真情而不暇文飾其辭者亦恃執事必知己也既而留夢炎亦力薦之於上枋得復遣書夢炎曰江南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夷齊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

宋光通鑑卷五十一

古

祥

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才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 廣東民董賢舉浙江民楊鎮龍柳世英循州民鍾明亮各擁衆萬餘相繼而起皆稱大老明亮勢尤猖獗詔遣江浙行省丞相忙兀帶行樞密院副使月的迷失發四省兵討之明亮屢降復叛既而福建按察使王憚上疏言福建郡縣五十餘處連山距海實邊徼要區由平宋以來官吏殘虐故愚民往往嘯聚朝廷遣兵討之復致蹂踐甚非一視同仁之意况福建歸附之民戶幾百萬黃華

之變十去四五今明亮之勢又烈於華其可以尋常草竊視之宜選精兵明號令以計取之可也御史大夫月呂魯亦言江南盜起凡四百餘處宜選將討之帝曰月的迷失屢以捷聞忙兀帶已往卿毋以為慮也 詔皇孫鐵木耳行邊乃顏餘黨火魯火孫及哈丹等尚攻掠邊郡未下詔皇孫鐵木耳北撫諸軍進討之都指揮土土哈戰敗火魯火孫札尤魯灰還至哈刺溫山夜渡貴烈河復擊敗哈丹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 五月己丑河決汴梁大康通訖杞三縣陳穎二州皆被其害 六月甲戌太白犯井

宋光通鑑卷五十一

十五

祥

丁丑太陰犯歲星大霖雨蝗害稼 秋七月己亥焚惑犯氐庚子太白犯鬼膠州連歲大水霸鄒二州霖雨害稼乙巳太陰掩畢濟南保定路唐縣野蠶成蠶絲可為帛 八月己未太白犯軒轅大星趙晉冀三州蝗 九月壬辰帝還大都 庚子太陰犯畢癸卯焚惑犯南斗 南臺御史中丞劉宣自殺時江浙行省丞相忙兀帶憚戾縱恣常慮臺臣糾劾其罪而尤畏宣日遣人入建康偵伺臺中違失臺臣皆憚求自解惟宣屹不為動忙兀帶益忌之因羅織宣罪逮繫其子于獄又令人妄言宣沮壞錢穀事聞遂遣使置

獄行省鞠治之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宣不勝憤遂
自剄于舟中始宣將行以一緘付從子自誠令勿啓
視宣死視其書云觸怒大臣誣構成罪豈能與經斷
小人交口辯訟屈膝爲容於怨家之前身爲臺臣義
不受辱當自引決但不獲以身殉國爲恨耳嗚呼天
乎實鑒此心宣忠義節操爲世所重聞者莫不悼惜
之延祐中賜諡忠憲 冬十月庚申遣使鉤考諸路
錢穀初桑哥摘委六部鈎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爲
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筭之計行入倉
庫司錢穀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桑

宋史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哥又言湖廣錢穀已責償于平章要束木他省欺盜
者必多請以叅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筭江淮江
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
行詔皆從之 丙子遣瀛國公趙鼎學佛于土蕃
詔免儒戶雜徭尚書省臣請令集賢院諸司分道鈎
考江南郡學田所入羨餘貯之集賢院以給多才藝
者從之 十一月己亥立桑哥德政碑時天下騷然
而江淮尤甚讒佞之徒方且諷請立石爲桑哥頌德
帝曰民欲立則立之仍告桑哥使之喜也碑成樹之
省前題曰至公輔政之碑 十二月以董文用爲御

史中丞文用首舉胡祗通王恂雷膺等十餘人爲按
察使徐琰魏初爲行臺中丞當時以爲極選會桑哥
當國貴戚見之皆屏息避遜文用獨不附之桑哥使
人諷文用頌已功不答又自謂文用曰百司皆具食
丞相府矣亦不答會朔方軍興而徵求愈急文用曰
民急矣外難未除而內傷其根本丞相宜思之因持
郡國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非不欲安樂急法
暴斂至此御史臺所以救時政之不及丞相當有以
助之不當抑之也桑哥愈恨之日撫拾臺事諸於帝
言文用慙傲沮法欲罪之帝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之

宋史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有尋遷爲大司農

宋史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四

起己丑至辛卯九三年

世祖四

至元二十六年春正月丙戌地震 從善縣尹韓仲暉等言開河以通運道起須城縣山溪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閘三十有一以時蓄洩河成渠官張禮孫等言開魏博之渠通江淮之運古所未聞詔賜名會通河 二月丁卯帝如上都 以中書

宋元通鑑卷百二十三

夏

右丞相伯顏知樞密院事將兵鎮和林和林統有漠北諸路置知院自伯顏始 以伯答兒爲中書平章政事 三月庚辰朔日食 乙未鑄渾天儀成 癸巳金齒以其民三十萬一千戶有奇來歸 夏四月福建叅知政事魏天祐執宋謝枋得至燕不屈死之初天祐見時方以求才爲急欲薦枋得爲功遣使其友趙孟頫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嬖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于趙一存一死節一死于十五年之前一死于十五年之

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爲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爲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叅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即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因殆是月朔日至燕閭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疾甚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

宋元通鑑卷百二十三

夏

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爲任貴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初枋得之北行也貧苦已甚衣結履穿人有嘗德之者賜以金帛辭不受又爲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爲讀其辭見其心慷慨激烈真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 戊午禁江南民挾弓矢犯者籍以爲兵 五月丙申以忻都爲尚書左丞何榮祖叅知政事張天祐爲中書叅知政事 六月辛巳海都寇邊 秋七月戊寅朔海都兵至和林宣慰使怯伯反應之劉哈刺八都魯乘間脫歸初海都至

杭州晉王其麻刺率眾與戰失利被圍土土哈引勁卒陷陣翼王出及帝親征至北邊謂土土哈曰昔太祖與臣下同患難者飲班木河之水以紀功今日之事何愧昔人 八月辛未歲星晝見 九月戊寅歲星犯井 已卯置高麗國儒學提舉司 冬十月丙辰禁內外百官受饋酒食受者籍其家貲之半 閏月戊寅帝還大都 十一月壬子漳州賊陳機察等八千人以其黨降行省請斬之以警衆事下樞密院議范文虎曰賊固常斬然既降乃殺之何以示信宜並遣赴闕從之 十二月辛巳詔括天下馬先是令

宋光通鑑卷五十三

三

百官市馬助邊猶不足用復括天下馬充之其品官所乘者限數外悉令入官 紹興路總管府判官白絮矩言宋宗室居江南者百姓敬之不衰久之非便宜悉遷于京師桑哥以聞擢絮矩爲尚書省舍人遣詣江南發兼併戶偕宋宗室至京師既而江淮行省言江南之民方患增課料民括馬之苦今此舉必致人心搖動宜且止從之時桑哥專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程鉅夫入朝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爲急而惟以殖貨爲心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意也昔文帝以

決獄及錢穀問丞相周勃勃不能對陳平進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宰相上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以知宰相之職矣今權姦用事立尚書鈞考錢穀以剝削生民爲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爲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於國爲便桑哥大怒羈留不遣奏請殺之凡六奏帝皆不許帝幸大聖壽萬安寺詔天下梵寺所貯藏經集僧誦之仍給所費歲爲例

宋光通鑑卷五十三

四

詳

二十七年春正月庚戌太白犯牛癸丑太陰犯井敕從臣子弟入國子學 癸酉立興文署掌經籍板及江南學田錢穀 二月戊寅太陰犯畢癸未泉州地震癸巳晉陵無錫二縣霖雨害稼並免其田租三月壬子熒惑犯鉤鈴 夏四月癸酉朔帝如上都五月庚戌陝西南市屯田隕霜殺稼 六月丁酉大司徒撒里蠻翰林學士承旨兀魯帶進定宗實錄秋七月丙寅雲南聞力白衣甸酋長几十一甸內附 八月辛未朔日食癸巳地大震武平尤甚九月戊申武平地復大震地陷黑沙水涌出陳官署四

百八十間民居不可勝計歷溺死傷者數十萬人帝深憂之時駐驂龍虎臺遣阿剌渾薩里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桑哥但泛引經傳及五行災異之言莫敢指切時政時桑哥遣忻都王巨濟等理筭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於是集賢直學士趙孟頫因阿剌渾薩里入奏于帝謂須下詔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儻以失

宋史通鑑卷百五十五

五

夏

陷錢糧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為丞相深累邪桑哥悟遂赦天下民頗稍蘇帝還大都冬十月丁丑尚書省臣言江陰寧國等路大水民流移者四十萬餘戶帝曰此亦何待上聞當速賑之十一月戊申太陰掩鎮星江南行省言浙東地極險惡賊所巢穴初伯顏等於各路置軍鎮戍蓋視地之輕重而為多寡後為忙古解更易其法今宜復還三萬戶分戍之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宜置萬戶府七杭州置萬戶府四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復宜增置戰艦分兵閱習水戰之法詔從之安童罷安

童見天下大權盡歸尚書省屢求退不許至是罷相乃領宿衛十二月己亥省溧陽路為縣入建康是歲天下戶口之數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有一而山澤溪洞之民不與焉

二十八年春正月壬寅太白熒惑鎮星聚奎辛酉免江淮貧民至元十二年至二十五年所逋田租二百九十七萬六千餘石及二十六年未輸田租十三萬石壬戌尚書省臣桑哥及阿魯渾薩里等以罪罷先是帝嘗以葉李留夢炎優劣問趙孟頫孟頫對

宋史通鑑卷百五十六

六

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于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于李邪夢炎在宋為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阿附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于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見意孟頫所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語帝歎賞焉孟頫退謂奉御徹里曰帝論賈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言桑哥罪甚于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疏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

又爲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時帝敗部比徹里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辯愈力曰臣與桑哥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不忽木問之對曰桑哥擁蔽聰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即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爲陛下憂時廷臣言者益衆遂詔臺省相與辯駁之桑哥辭屈帝曰桑哥爲惡始終

宋元通鑑卷五十三

七

夏

四年臺臣豈不知之知而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思敬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遂斥罷臺臣之久任者免桑哥等官命徹里率衛士三百人籍桑哥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阿魯渾薩里以連坐亦籍其貲帝問桑哥爲政如此何故無一言對曰臣未嘗不言願言不用耳時尚書省大臣多以罪罷去帝欲使趙孟頫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帝令出入宮門無禁每見必從容語及治道多所裨益帝問汝趙太祖孫邪太宗孫邪對曰臣太祖十一世孫帝曰太祖行事汝知之乎孟頫謝不知帝曰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

孟頫自念久在上側必爲人所忌力請補外出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二月丙子罷微理司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鈎考猶未盡罷旣而御史言鈎考錢穀自中統至今餘三十年更阿合馬桑哥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便詔從之乃命取昔逋負錢穀文牘聚置一室非上命而竊視者罪之丁丑以完澤爲尚書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初桑哥欲殺楊居寬郭祐刑部尚書不忽木爭之不得桑哥深忌之謂其妻曰他日籍我家者必此人也因其退食責以不入曹治事欲加之罪遂

宋元通鑑卷五十三

八

夏

以疾免久之復起爲翰林學士承旨至是帝欲用爲相謂之曰朕過聽桑哥致天下不安今雖悔之已無及朕識卿幼時使從學政欲備今日之用不忽木曰朝廷勲舊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曰太子詹事完澤可嚮者籍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唯無完澤名又嘗言桑哥爲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乃拜完澤不忽木以前職癸未帝如上都丙戌詔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每道設官八員除二使留司以總制一道餘六人分臨所部如民事錢穀官

吏奸弊一切委之歲終省臺遣官考其功效 三月
己亥朔仆桑哥輔政碑初帝命翰林學士閻復撰文
復至是已改廉訪使亦坐免 夏四月乙未歲星犯
興鬼 五月戊戌逮西僧楊連真加下獄尋釋之楊
連真加發宋諸陵及其大臣塚墓攘取金寶珠玉無
算私庇平民不輸賦者二萬三千戶田土稱是及受
美女寶物之獻藏匿未露者尤多至是坐侵盜官物
遣使逮問追治之籍其妻孥田畝臺省諸臣皆言宜
誅之以謝天下不聽命釋之給還其所籍 甲辰中
書省臣麥木丁崔或言桑哥當國四年中外百官鮮

朱元通鑑卷五十五

九

夏

有不以賄而得者昆弟故舊親族皆授要官美地惟
以欺蔽九重剝削百姓爲事宜令兩省嚴加考覈凡
入其黨者並除名爲民從之 湖廣平章政事要東
木者桑哥妻黨也尤爲不法逮至京師籍其家貲黃
金至四千兩遂詔下桑哥獄復繫要東木還湖廣誅
之初要東木因人言湖廣初附時郡縣長吏及吏胥
富人比屋斂銀將輸之官銀已具而事中立即下令
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置獄株連蔓引備極慘酷
民以拷掠瘦死者載道所獲不貲要東木悉掩有之
使至未州判官烏古孫澤宛曲以利害曉之卒無所

擾既見鉤考日急天下騷動嘆曰民不堪命矣即自
上計行省要東木怒曰邵國錢糧無不增羨未州何
獨不然此直孫府判倚其才辯慢我亟拘繫之欲置
于死至是因桑哥敗始得釋 辛亥徵太子贊善劉
因因前以繼母病去至是以集賢學士徵之因以疾
辭且上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
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
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
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與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
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

朱元通鑑卷五十五

十

夏

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二年未嘗效尺
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
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
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
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
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不知
我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踪跡之近似者觀之
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
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

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嘗有意於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日前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况因平昔非隱晦者邪况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性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既以疴瘧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嘆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十一

夏

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藥百至累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

曲為保全因實疎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若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書上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疆致之 癸丑罷尚書省命右丞相完澤等並入中書丁巳頒行至元新格元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右丞何榮祖世業吏而榮祖尤所通習初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輯為一書名曰至元新格至是奏頒行之 六月辛卯太陰犯畢 秋七月戊申揚州路學正李淦上言葉李本一黥徒方受上知即以舉桑哥為第一事致以非罪誅貶大臣遣使四出鈎考錢穀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洊至人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而不知尚書右丞葉李妄舉桑哥之罪宜斬葉李以謝天下驛召淦詣京師置對淦至而李卒除淦江陰路教授以旌直言給還行臺御史周祚妻子祚嘗劾桑哥流祚于懸答孫妻子家貲入官及是還之 丁巳桑哥伏誅 八月乙丑朔平陽地震壞民居萬八百餘區壓死百五十人 九月辛丑以咱魯魯丁為平章政事壬子遣使招諭瑯求瑯求在閩海之東地小而險漢唐以來不通中國海船副萬戶楊祥請以兵往伐

之既而閩人吳誌斗自言熟知海道宜先招諭之不從然後用兵未晚乃以祥充宣撫使阮鑑兵部員外郎誌斗禮部員外郎往招諭之明年祥等不至而還誌斗卒于行初誌斗嘗斥祥誣妄要功人疑為祥所殺詔福建行省按問會赦不竟其事 冬十月壬申以雪雪的斤為平章政事 癸巳遣禮部尚書張立道使安南徵其王入朝初脫歡等既還帝怒安南不已欲再伐之適日烜死子日燁襲位不忽木曰彼山海小夷以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若遣使諭之彼宜無不奉命遂以禮部尚書張立

宋元通鑑卷一百三十二

三

夏

道嘗使安南有功復使往徵其王入朝 十一月乙卯諭中書議增中外官吏俸 十二月己巳蠲瀛國公田租宣政院臣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已為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如例免徵其租從之 壬申中書省臣何榮祖言江南在宋時其徭役之名七十有餘一切未徵今諸王歲賜官吏俸祿多不給宜令江南如宋時諸名征賦盡輸之乃召各省任錢穀之臣至京師雜議科取之法

宋元通鑑卷一百三十二

宋元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五 起壬辰至甲午九三年

世祖五

至元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日食免朝賀 甲辰詔江南州縣學田其歲入聽其自掌春秋釋奠外以廩師生之無告者貢士莊田則令覈數入官 開通惠河以郭守敬領都水監事初守敬言水利十有一事其一欲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王泉諸水入城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入舊

宋元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戊

河每十里置一牒以時蓄洩帝稱善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置牒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輓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輓之勞公私便之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舨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 詔江南避亂者令復業時江南福建諸路連歲盜起居民多入山谷自保羣盜皆以次就平江西左丞高興言乞招諭復業詔從之 二月己巳申禁鞭背 乙亥以亦黑迷失史弼高興並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將兵擊瓜哇初右丞孟洪使瓜哇瓜哇縣其面使還帝怒命亦黑迷

失及史弼等將兵三萬伐之時瓜哇國王爲鄰境葛郎國所殺其婿土罕必闌耶迦弼求掠弼等遂并取葛郎國王以歸既而土罕必闌耶復叛弼等力戰却之得還死者三千餘人有司計其俘獲貨貝直五十餘萬帝以其亡失太多及治其縱土罕必闌耶之罪弼與亦黑失沒家貲三之一唯與以不與議得免

三月壬寅御史大夫月兒魯等奏比御史商琥舉昔任詞垣風憲時望所屬如胡祇適姚璉王暉雷膺陳天祥楊恭懿高道程鉅夫陳儼趙居信十人宜召置翰林備顧問帝曰朕未深知俟召至以聞 丁未誅

宋元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二

桑哥黨納速刺丁等初桑哥既敗納速刺丁滅里忻都王巨濟等俱逮下獄至是御史臺言其黨比桑哥恣爲不法理筭江南錢穀極其酷虐民嫁妻賣女殃及親鄰維揚錢塘受禍最慘無辜死者五百餘人天下之人莫不思食其肉今三人旣已伏辜乞誅之以謝天下帝以忻都長於理財欲釋之不忽木力爭不可日中凡七奏卒併誅之 己酉麥朮督丁罷以鐵哥刺真並爲平章政事麥朮督丁嘗請復立尚書省專領右三部不忽木曰阿合馬桑哥相繼誤國身誅家滅前鑒未遠奈何又欲效之乎事遂寢至是以久

居其任免猶與議省事鐵哥初爲司農寺達魯花赤從獵百查兒之地獵者射兔誤中名駝帝怒命誅之鐵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曰誤耶史官必書亟釋之庾人有盜稅罪應死鐵哥曰臣勸之其人毋病盜以養母耳請貸其死至是進平章政事以病足聽肩輿上殿 庚戌帝如上都 徵集賢學士楊恭懿恭懿奉元人至元初與許衡俱被召屢辭不起太子真金令有司以漢聘四皓故事聘之至京師與定科舉之議及考正曆法曆成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即辭歸自是復屢召之皆不起至是監察御史商琥上

宋元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三

書薦天下名士胡祇適等十餘人而恭懿與焉詔起恭懿參議中書省事亦辭不至尋卒 夏四月辛卯設雲南諸路學校其教官以蜀士充 五月丁未中書省臣言妄人馮子振嘗爲詩譽桑哥及桑哥敗即告詞臣撰碑引諭失當國史院編脩陳孚發其姦狀帝曰詞臣何罪使以譽桑哥爲罪則在廷諸臣誰不譽之朕亦嘗譽之矣詔以楊居寬郭佑死非其罪給還其家貲 六月甲子兩浙常鎮諸路水詔免田租一百二十五萬七十餘石 閏月廣西上思州土官黃聖許擁衆二萬結交吐爲援寇陷忠州江州及華陽

諸縣詔遣程鵬飛計之聖許尋敗走入交趾 張立
道至安南謂其王日燁曰昔鎮南王不用嚮道率衆
深入不戰自潰天子亦既知之汝所恃者山海之險
瘴癘之惡而雲南嶺南之人與汝習俗同而技力等
今發而用之繼以北方之勁卒汝能復抗哉且前年
之師殊非上意邊將說汝耳汝曾不悟稱兵抗拒逐
我使人今禍且至矣日燁泣謝出奇寶爲賄立道却
之因要其入朝日燁曰貪生畏死人之常情誠有詔
貸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臣何惟巖阮代之隨
立道上表謝罪脩歲貢之禮如初且言所以願朝之

宋元通鑑卷三十三

四

意時有忌立道之功者言必先朝而後可赦日燁懼
卒不至 秋七月壬申建社稷于和義門內壇各方
五丈高五尺白石爲柱飾以五方色土壇南植松一
株北墉壅坎墻垣悉倣古制別爲齋廡門廡三十三
楹 八月甲辰帝還大都 戊午罷福建銀冶初福
建叅知政事魏天祐獻計發民一萬鑿山煉銀歲可
得萬五千兩天祐乃賦民鈔市銀輸官而私其百七
十錠至是臺臣以聞請追其賊而罷銀冶從之 改
燕南河北廉訪司還治真定 高麗女直界告饑數
高麗王於海運內量以粟賑之 遣忙兀魯迷失以

軍征八百媳婦國 九月辛酉復遣吏部尚書梁曾
史院編脩陳孚使安南徵其王入朝時以張立道既
還日燁不至故持詔往徵之 冬十月癸丑右丞相
完澤等言一歲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七萬八千三
百五錠其中有未至京師而在道者有就給軍旅及
織造物料館傳俸祿者自春及冬凡出三百六十三
萬八千五百四十三錠出數已逾入數六十六萬一
百三十八錠矣今後賜諸近侍亦宜有節帝嘉納之
十一月壬戌太陰犯太微東垣上相 癸未禁所
在私渡命關津議察姦宄 十二月庚寅改封梁王

宋元通鑑卷三十三

五

其麻刺爲晉王鎮北邊其麻刺太子真金長子也至
元初已嘗出鎮北邊復封梁王移鎮雲南至是復改
封晉王鎮漠北統領太祖四大幹耳朵之地幹耳朵
猶華言宮室也王天性仁厚御下有恩民賴以安
癸巳中書省臣言寧國路民六百戶鑿山冶銀歲
額二千四百兩皆市銀以輸官未嘗採之千山乞罷
之制曰可 諸王明里鐵木兒附海都以叛詔伯顏
討之伯顏兵至阿撒忽秃嶺明里鐵木兒已據之矢
下如雨伯顏先登陷陣諸軍爭奮大破之明里鐵木
兒僅以身走伯顏軍還遇伏兵復擊敗之斬首二千

殺俘其餘衆以歸 以張珪爲江淮行樞密副使珪
弘範子也時爲管軍萬戶入朝帝欲用爲樞密副使
王昔帖木兒曰珪尚少果欲大用可俟他日帝曰不
然其家爲國滅金滅宋盡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此
遂有是拜 以程鉅夫爲閩海道肅政廉訪使鉅夫
興學明教吏民畏愛之

三十年春正月丙寅中書汰冗員凡省內外官府二
百五十五所總六百六十九員 戊辰詔邊境無事
令本軍屯耕以食 庚午捏怯烈女直二百人以漁
自給帝曰與其漁於水曷若力田其給牛價農具使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六

之耕 辛巳置遼陽路慶雲至合里賓二十八驛
始置社稷至元初已詔歲祀然未立壇壝至是始用
崔或言置之 二月己丑以楊璉真加子暗普爲江
浙行省左丞尋以江南民怨楊璉真加不已罷之
丁酉回回孛可等獻大珠邀價鈔數萬錠帝曰珠何
爲當留是錢以賜貧者 丁未帝如上都 三月甲
子括諸路馬時以海都入寇詔羣臣議所以爲備從
樞密李庭言復括天下馬凡得十一萬匹 夏四月
己亥大司農燕公楠翰林學士留夢炎言杭州上海
澈浦温州慶元廣東泉州置市舶司凡七所唯泉州

物貨三十取一餘皆十五抽一乞以泉州爲定制從
之仍併温州舶司入慶元杭州舶司入稅務 劉因
卒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性不苟合家雖甚貧非其
義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師道尊嚴徵爲贊善大夫尋
以疾辭再徵不起學者稱爲靜脩先生 五月癸亥
括思播等處亡宋涅手軍 丁丑中書省臣言上都
工匠二千九百九十戶歲糜官糧萬五千二百餘石
宜擇其不切于用者俾就食大都從之 六月乙巳
有諸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
之獲者詔授皇孫鐵木耳以皇太子寶撫其軍以太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七

傳王昔帖木耳輔行召伯顏居大同以俟後命王昔
帖木兒未至三驛海都兵復至伯顏遣人語王昔帖
木兒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來未晚也遂與海都
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爲怯憤曰果懼戰何
不授軍於太傅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
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君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
執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即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
乃召王昔帖木兒至軍中授以印而行皇孫舉酒餞
之曰公去何以教我伯顏舉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此
與女色耳 秋七月壬申以月赤察兒知樞密院事

月赤察兒博爾忽孫也由長怯薛授宣徽使從帝北征奏曰安童伯顏月呂魯皆嘗受命征伐三人者臣不可以後之臣願躬出一戰帝曰爾以安童輩與爾家同功一體各立戰功耻不逮耶然躬親侍衛厥功非小何必踐行伍乃快心耶桑哥之敗實月赤察兒潛奏劾之至是乃有是拜 八月庚寅安南遣使入貢詔安置於江陵復議舉兵伐之初梁曾等至安南其國有三門日躡欲迎詔自旁門入曾貽書責之往復者三卒從中行且諷之入朝日躡不從遣其臣陶子奇偕曾來貢曾進所與日躡辯論書帝大悅解衣賜之令坐地上右丞阿里意不然帝怒曰梁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干戈爾何敢爾時有親王至自和林帝命酌酒先賜曾謂親王曰汝所辦者汝事梁曾所辦者吾與汝之事汝勿以爲後也或說曾受安南賂遣帝以問曾曾曰安南以黃金器幣奇物遺臣臣不受以屬陶子奇帝曰受之亦何不可廷臣以日躡終不入朝遂拘留子奇于江陵命劉國傑與諸王亦里吉斛等整兵聚糧復議伐之 九月癸丑朔帝還大都 冬十月庚寅羣出紫微垣帝憂之夜召不忽木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不忽木曰風雨自天而

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爲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以恐懼脩省詩曰敬天之怒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論說至四更乃罷甲辰赦天下 辛亥禁江南州郡以乞養良家子轉相販鬻及強將貧民畧賣者 十一月己卯以河南江北行省平章伯顏入爲中書省平章政事位不忽木上 十二月庚子平章政事亦黑迷失史弼高興等征交趾無功而還各杖而耻之仍沒其家貲三之一

究其用所賴以爲用者唯吏師而已其爲法如是是以朝皆苟且之政而士無謗諍之風官有貪婪之實而吏多欺誑之文將來保萬邦比隆三代無乃未之思乎 乙亥葬帝起輦谷谷在漠北不加築爲陵諸帝皆從葬於是 御史中丞崔或得傳國璽獻之時木華黎曾孫碩德已死而貧其妻出玉璽一鬻之或以告或召秘書監丞楊桓辭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未昌此歷代傳國璽也遂獻之故太子妃弘吉刺氏出以徧示羣臣丞相以下次第上壽慶曰神寶之出實當宮車晏駕之後此乃天意屬於皇太孫也乃遣

宋元通鑑卷三十三

十

右丞張九思齋授之 夏四月甲午皇孫鐵木耳即位于上都大赦時鐵木耳自軍中來奔喪及宗室諸王會于上都定策之際親王有違言者王昔帖木兒曰宮車宴駕神器不可久虛且昔太子寶既有所歸晉王宗盟之長何侯而不言伯顏亦握劍立殿陞宣揚顧命述所以立皇孫之意辭色俱厲諸王皆股栗趨殿下拜 丙午中書右丞相完澤及文武百官議上尊謚壬寅始爲壇于都城南七里甲辰遣司徒兀都帶平章政事不忽木左丞張九思率百官詣謚于南郊 五月戊午遣攝太尉兀都帶奉冊謚先帝曰

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世祖國語尊稱曰薛禪皇帝是日完澤等議追尊皇考曰裕宗皇帝尊母弘吉刺氏曰皇太后改所居舊太子府爲隆福宮 以玉昔帖木兒爲太師伯顏爲太傅月赤察兒爲太保 罷伐安南兵釋其使歸國 六月庚辰朔日食 辛巳御史臺臣言名分之重無踰宰臣惟事業顯著者可以當之不可輕授廉訪司官歲以五月分按所屬次年正月還司帝曰其與中書議行 壬辰復以帖木兒爲平章政事 辛丑賜宋使臣家鉉翁還鄉初世祖欲宮鉉翁不受遂安置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爲諸生談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太息至是年逾八十詔賜號處士放還鄉里錫予金幣皆不受尋卒鉉翁眉州人以廕補官先知常州政舉翁然歷戶部侍郎賜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使元不屈乃獲全歸云 甲辰詔翰林國史院脩世祖實錄召趙孟頫還京師以完澤監脩國史 秋七月壬戌詔中外崇奉孔子 癸酉以陝西行省平章不忽木爲中書平章政事初世祖崩時不忽木爲中書平章得預顧命丞相完澤以其年位在下深忌之帝知其故慰勞之曰卿先朝腹心惟朝夕啓沃匡朕不逮

宋元通鑑卷三十三

十一

庶無負先皇帝付托之重廷議大事多采其言河南
守臣獻嘉禾不忽木曰汝部內所產盡如是邪曰惟
此數莖耳不忽木曰如此則既無益於民何足爲瑞
遂罷遣之西僧作佛事請釋罪囚祈福謂之禿魯
麻豪民犯法者皆賂之以求免有殺主殺夫西僧請
彼以帝后服與黃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不忽木
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
帝責丞相曰朕戒汝無令不忽木知今聞其言朕甚
媿之使人語不忽木曰卿且休朕今從卿言有奴告
主者主被誅即以其主所居官與之不忽木言若此

宋通鑑卷三十三

三

必大壞天下風俗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爲追廢前
命丞相以下多與謀議不合奏以爲陝西行省平章
政事太后謂帝曰不忽木朝廷正人先皇帝所付托
豈可出之於外邪乃復留之八月庚辰太白晝見
戊子初祀社稷用堂上樂歲以爲常戊戌太陰犯畢
太白犯軒轅九月壬子聖誕節帝駐蹕三部落受
諸王百官賀丁巳太白經天冬十月戊寅帝至大
都帝巡狩三不刺之地董文用言先帝新棄天下陛
下巡遊不以時無以慰安元元且人君循北辰居其
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畧也宜趣還京師帝悟遂

還辛巳弛江西銀冶課額江西省臣言銀冶歲輸
萬一千兩而未嘗及數民不能堪命自今從實辦之
不爲額十一月丁未朔帝朝太后于隆福宮庚
戌詔京師犯賊罪者二百人無疑者准世祖所定
十三等例決之辛亥中書省臣言國賦歲有常數
先帝嘗曰凡賜與雖有朕命中書其斟酌之由是歲
務節約常有盈餘今諸王藩戚費耗繁重恐無以給
乞俟臣等酌量定擬以聞從之壬子詔罷湖廣江
西及江淮等處各行樞密院江南省臣以軍民不相
統一累請罷之帝以問伯顏伯顏對曰內而省院各

宋通鑑卷三十三

三

置爲宜外而軍民分隸不便帝從之遂罷二院以其
事歸行省丁巳以伯顏察兒叅議中書省事其兄
伯顏曰臣叨平章政事兄弟宜相嫌避帝曰卿勿復
言兄平章于上弟叅議于下何所嫌也庚申太陰
犯畢甲子詔禁作姦犯科者以湖南道宣慰使何
瑋爲中書叅知政事初帝諭右丞阿里叅政梁德珪
曰中書政務卿等皆懷怠心又不約束吏曹使選人
留滯桑哥雖姦邪然係屬憚其威政事無不立辦卿
等其約所屬不事事者懲之時省臣凡十一人至是
以瑋叅知政事瑋曰古者一相專任賢也今宰執員

元政出多門轉相猜忌請損之不從 癸酉太白犯房詔改明年爲元貞元年 十二月太傅知樞密院伯顏卒伯顏深沉有謀畧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如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還朝未嘗言功卒贈太師追封淮安王謚忠武 戊戌禁侵擾農桑者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六 起乙未至戊戌九四年

成宗一

元貞元年春正月以劉國傑爲湖廣平章政事辰澧地接溪峒宋嘗選民立屯免其繇役使禦諸蠻在澧日隘丁在辰日寨兵宋亡皆廢國傑悉復其制又視盜出沒之地置戍三十八所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亘黔中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諸蠻不能復寇入朝賜玉帶錦衣旌其功臺臣言國傑在軍中每傾家貲賞資將士帝命估償之 二月丁酉帝如上都 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告老上以其在先朝言無所隱厚賜遣之 論曰宋亡陳宜中爲相遁去占城不返已無復天理民彝矣顧又有留夢炎者爲宋狀元宰相俛首降元甘心臣僕每爲元主所鄙而恬然竊其養曾狗彘之不若宋稱節義最多乃復有此類焉所謂亂臣賊子無代無之豈科目不足以得人哉 三月乙巳朔安南入貢 壬戌地震 丙寅增置蒙古學政以肅政廉訪司領之 夏四月癸卯設各路陰陽教授仍禁陰陽人不得

游於諸王駙馬之門 帝以京師米貴益廣世祖之制設三十肆發米七萬餘石糶之其移每年增糶多至四十萬石行之既久多為豪強巧取乃令有司籍貧民戶數驗口給之減賑糶之直三分之一每歲亦不下二十餘萬石 閏月丙午為皇太后建佛寺於五臺山以工部尚書將作院使董其役以大都保定真定平陽太原大同河間大名順德廣平十路應其所需 是月蘭州上下三百餘里河清三日 五

宋元通鑑卷百十四

二

戊寅省臣言阿合馬桑哥怙勢賣官不別賢否選大壞乃詔麥木督丁與何榮祖等釐正之 庚辰陞江南諸縣為州以戶為差戶四萬五萬者為下州五萬至十萬為中州下州官五員中州六員凡為中州二十八下州十五又以連州戶不及額降路為州丙申以伯顏之子買的為僉書樞密院事太后言其父盡心王室欲令代其父官帝以其年尚少故有是命 是月饒州鎮江常州湖州平江建康常德澧州皆水 六月壬子詔遼陽省進海東青鵠二十四驛每驛給牛六頭使者食米五石鷹食羊五口 甲寅翰林承旨董文用等進世祖實錄 是月陝西旱饑行省右丞許彥議發廩賑之同列以未經奏請不可

宋元通鑑卷百十五

三

辰曰民為邦本今饑餒若此若俟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吾當任之遂發粟賑貸 秋七月丁丑太陰犯亢御史臺臣言盜賊竊發者眾由國家實貸所致乞命中書立為條格督責所屬期至盡滅制曰可乙卯詔申飭中外有儒吏兼通者各路舉之廉訪司每道歲貢二人省臺立法考試中程者用之所貢不公罪其舉者 壬寅詔易江南諸路天慶觀為玄妙觀毀所奉宋太祖神主 八月汴梁安西真定等路旱平江安豐等路大水 九月甲戌帝還大都 庚辰罷寧夏路行中書省併入甘肅行省 冬十月甲寅江浙行省平章明理不花陳臺諫非便事臣等議自今御史廉訪司有所按覈州縣官與本路同鞠路官與宣慰司同鞠宣慰司與行省同鞠制曰可 十一月甲戌太白經天 玉昔帖木兒卒 十二月丁卯禁諸王輒召有司官吏時諸王小薛等部曲率恣橫擾民駙馬蠻子台私殺有罪有司官吏輒被號召至是詔令非奉旨毋輒加罪 立皇后伯岳吾氏 二年春正月丙戌太白晝見安西王傳鐵赤脫鐵木兒等復請立王相府帝曰去歲阿難答已嘗面陳朕以世祖定制諭之今復奏豈欲以四川京兆悉為彼

有邪賦稅軍站皆朝廷所司今姑從汝請置王相府
惟行王傳事 己丑御史臺臣言漢人爲同寮者嘗
爲姦人據據由是不敢盡言請於近侍昔寶赤速古
兒亦中擇人用之帝曰安用此曹其選漢人識達事
體者爲之 二月己亥朔中書省臣言陛下御極以
來所賜諸王公主駙馬勲臣爲數不輕向之所儲散
之殆盡今繼詩者尚多臣乞甄別貧匱及赴邊者賜
之其餘宜悉止從之 庚申自六盤山至黃河立屯
田置軍萬人 丙寅以不忽木爲昭文館大學士平
章軍國事段貞爲平章政事時不忽木以與同列多
異議久稱疾不出帝曰朕知卿疾之故以卿不能從
人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段貞代卿如何不忽木曰
貞實勝臣乃拜不忽木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
國朝惟史天澤嘗爲之臣不敢當制去重字而以貞
代爲平章政事 三月壬申罷太原平陽路驤進葡
萄酒其葡萄園民特爲業者皆還之 丙子帝如上
都 夏四月平陽之絳州台州之黃巖鐵杭州火並
賑之 五月戊辰朔免兩都徭役辛未安西王遣使
來告貧乏帝語之曰世祖以分資之難嘗有聖訓阿
難答亦知之矣若言貧乏豈獨汝邪去歲賜鈔二十

萬錠又給以糧今與則諸王以爲不均不與則汝言
人多饑死其給糧萬石擇貧者賑之 是月河東府
之猗氏電太原之平晉獻州之交河樂壽冀州之英
亭任丘及湖南醴陵皆水濟寧螟 六月己亥御史
臺臣言官吏受賂初既辭伏繼以審覈而有司徇情
致令異辭者乞加等論罪從之 甲寅頒官吏受賄
條格凡十三等南臺御史大夫阿瓦老丁言立法貴
於輕重得宜使民不至易犯今所降條格除枉法外
其不在法者自二十兩以下罪與受一分者同科似
輕重少偏 是月大都真定保定太平常州鎮江紹
興建康澧州岳州廬州汝寧龍陽漢陽濟寧東平大
名滑州德州蝗大同隆興順德太原電海南民饑各
發粟賑之 秋七月癸酉詔雲南福建官吏滿任者
給驛以歸 壬午括伯顏阿木阿里海牙等所據江
南田及權豪隱匿者令輸租 敕增江西河南省叅
政一員以朱清張瑄爲之授特進上柱國 八月乙
巳立捕盜賞格御史臺臣言內地盜賊衆多乞立條
格督責所屬期至盡滅乃詔諸人能告捕者強盜一
名賞鈔五十貫竊盜半之應捕者又半之皆徵諸犯
人無可徵者官給之時山東東西道廉訪使陳天祥

上疏曰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諉之天時宜且勿論如軍旅不息工役浚興厚歛煩刑皆是致盜中間保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彼強梁之徒執兵殺人而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且脫係累暮即行劫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夫凶殘悖逆性已預定誠非善化所能移惟嚴刑以制之可也天祥既上疏乃嚴督有司追捕自其所部南至漢江二千餘里多就擒者 九月辛未聖誕節帝駐蹕安同泊受諸王百官賀 壬申太陰掩南斗 冬十月甲辰脩大都 壬子帝還大都詔職官坐賊經斷再犯者加本罪三等 贛州民劉六十聚衆至萬餘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討之觀望退縮賊勢益盛江南行省左丞董士選請自往進至興國距其營不百里命將校分兵守地悉置激亂之人於法復誅奸民之爲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自效數日六十就擒餘衆悉散事平士選遣使奏聞但請黜賊吏數人而已畧不及破賊事時稱其不伐 十一月己巳大都帶等進所譯太宗憲宗世祖實錄帝曰忽都魯迷失非昭睿順聖太后所生何爲亦曰公主順聖太后崩時裕宗已還自軍中所紀月日先後差錯又別馬

里思丹砲手亦思馬因泉府司皆小事何足書邪辛未增海運明年糧爲六十萬石 乙酉樞密臣言江南近邊州縣宜擇險要之地合羣戍爲一屯卒有警急易於徵發詔行省圖地形覈軍實以聞 十二月戊戌立徹里軍民總管府雲南行省臣言大徹里地與八百媳婦大牙相錯今大徹里胡念已降小徹里復占扼地利多相殺掠胡念遣其弟胡倫乞別置一司擇通習蠻夷情狀者爲之帥招其來附以爲進取之地 是年天下諸處多水旱蟲螟及大風損禾大德元年春正月丙戌昔寶赤等爲叛寇所掠仰食于官賜以農具牛種俾耕種自給 辛卯以也先帖木兒爲平章政事張斯立爲叅知政事 二月丙申蒙陽甸酋長納欵來獻方物且請歲貢銀千兩及置驛傳詔即其地立通西軍民府 甲申諸軍民相訟者命軍民官同聽之 己未改福建省爲福建平海等處行中書省徙治泉州平章政事高興言泉州與瑠球相近或招或取易得其情故徙之 詔改元大德赦天下 三月丙子帝如上都 丁亥五臺山佛寺成太后將親往祈祝監察御史李元禮上疏曰古人有言曰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

你職司者獨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今朝廷不設諫官御史職當言路即諫官也烏可坐視得失而無一言以裨益聖治萬分之一哉伏見五臺山創建寺宇工役俱興供億煩重民不聊生伏聞太后臨幸五臺尤不可者有五盛夏禾稼茂民食所仰騎從經過不無蹂躪一也親勞聖體經旬風日往復數千里山川之險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天子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財不天降皆出于民今日支持調度百倍曩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為教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為喜雖無一物為獻亦不怒今太后欲為兆民祈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禮五也伏望回轅中道端處深宮上以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誠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自至矣臺臣不敢以聞其後侍御史萬僧與中丞崔或有隙取元禮章封入奏之曰崔中丞私比漢人李御史為大言謗佛謂不宜建寺帝大怒敕完澤不忽木鞠之完澤曰往吾亦嘗以此諫太后曰我非喜建此寺蓋先帝嘗許為之非汝所知也不忽木曰他御史懼不敢言言者惟一元禮可賞也完澤等入言

之帝沉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禮職初司程陸信等董建寺之役驅迫民夫數千冒險入山谷伐木運石死者萬餘人河東廉訪使王忱乘太后幸五臺因言建寺本以福民今福未及而害已甚恐非朝廷意也太后聞之為減其役仍賜恤死者之家夏四月癸巳朔日食丙申中書省御史言阿老瓦丁及崔或條陳臺憲諸事臣等議乞依舊例御史臺不立選其用人則於常調官選之惟監察御史首領官令御史臺自選各道廉訪司必擇蒙古人為使或闕則以色目世臣子孫為之其次叅以色目漢人又合刺赤阿速各舉監察御史非便亦宜止於常選擇人各省文案行臺差官檢覈宿衛近侍奉特旨令臺憲擢用者必須明奏然後任之行臺御史秩滿而有効績者或遷內臺或呈中書省遷調廉訪司亦如之其不稱職者省臺擇人代之未歷有司者授以牧民之職經省臺同選者聽御史臺自調中書省或用臺察之人亦宜與御史臺同議各官府憲司官毋得輒入體察今擬除轉運鹽使司外其餘官府悉依舊例制曰可五月丙寅河決汴梁發民三萬餘人塞之六月甲午諸王也里干遣使乘驛祀五嶽

四瀆命追其驛券仍切責之以湖廣行省叅政崔良知廉貧特賜鹽課鈔千錠 秋七月丁亥河決杞縣蒲口先是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至是蒲口復決乃命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為义利之策文言河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視水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隄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於北約八九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不比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東走歸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疆過之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長隄以禦汎溢歸德

宋元通鑑卷五十四

十

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害民戶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為業興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鱉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 八月丁巳祔星出奎 九月壬午帝還大都 冬十月欽察都指揮使牀兀兒攻破入鄰之地還擊海都軍敗走之入鄰之地時為海都所據牀兀兒帥師於金山進攻之其將帖良臺阻答魯忽河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

宋元通鑑卷五十四

十一

時弓矢以待牀兀兒奮師馳擊大破之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雷河與海都援將字伯遇牀兀兒摩軍渡河蹙之字伯敗走僅以身免 以吳元珪為吏部尚書時選曹銓注多有私其鄉人者元珪曰此風不可長蜀黨朔黨之興宋之所由衰也自視事請謁悉皆謝絕 十一月戊辰增太廟牲用馬 丁丑大都路總管沙的坐贓當罷帝以故臣子特減其重罪俾仍舊職崔或言不可復任帝曰卿等與中書省臣戒之若後復然則置之死地矣 十二月戊戌中書省臣言世祖撫定江南沿江上下置戍兵三十一翼今無一二懼有不虞帝曰與樞密議之 閏月壬戌詔諸軍戶賣田者由所隸官給文券 甲子福建平章高興言漳浦縣大梁山產水晶乞割民百戶采之帝曰不勞民則可勞民勿取 是歲虞集至京師以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尋除國子助教所至以師道自任 二年春正月壬辰詔以水旱減郡縣田租十分之三傷甚者盡免之老病單弱者差稅並免三年禁諸王公主駙馬受諸人呈獻公私田地及擅招戶者 二月丙子帝諭中書省臣曰每歲天下金銀鈔幣所入

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一切營建所出幾何其會計以聞右丞相完澤言歲入之數金一萬九千兩銀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然猶不足於用又於至元鈔本中借二十萬錠自今敢以節用爲請帝嘉納焉罷中外土木之役 乙酉帝如上都詔廉訪司作成人材以備選舉詔諸郡凡民播種怠惰及有司勸課不至者命各道廉訪司治之 丙子以張九思梁德珪並爲平章政事初太子真金卒朝議欲罷詹事院九思時爲詹事丞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正所以輔成道德者奈何罷之尋進拜中書左丞德珪一名梁諳都刺世祖時叅知政事治事有敏才京師地震世祖怪州郡報囚之數過多德珪曰當國者急於徵索蔓延收繫以致此爾帝悟爲赦中外逋負尋拜右丞 開鐵幡竿渠召郭守敬至上都議之守敬曰頻年山水暴下非大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其言爲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没人役廬帳幾犯行殿帝謂省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爾 三月庚寅以兩淮閒田給蒙古軍 壬子詔加封東鎮沂山爲元德東安王南鎮會稽山爲昭德順應王西鎮吳山

爲成德永靖王北鎮醫巫閭山爲貞德廣寧王歲時與獄瀆同祀著爲令式 夏四月江南山東江浙兩淮燕南屬縣百五十處蝗 五月壬辰以何榮祖爲平章政事 六月庚申御史臺臣言江南在宋時行兩稅法自阿里海牙下湖廣罷宋夏稅用內郡例改科門攤每戶一貫二錢蓋是夏稅增鈔五萬餘錠至是宣慰張國紀復請利夏稅與門攤併徵湖湘重罹其害御史臺以爲言詔趣罷之尋復改門攤爲夏稅而併徵之每戶計三貫四錢之上視江浙江西爲差重云是月山東河南燕南山北遼東大寧等處蝗 秋七月癸巳汴梁等處大雨河決漂歸德數縣田廬禾稼詔免田租一年遣尚書那懷御史劉賡等塞之自蒲口首事凡築七十六所 壬寅召高麗王諫入朝高麗王詎既傳國於其子諫有言諫僭設司空司徒等官而又擅殺其臣金呂中書請詔諫入朝因留不遣復以詎爲高麗王 江西江浙水 八月壬戌太陰犯箕 九月丙申帝還大都庚戌減中外冗員 冬十月甲寅朔增海漕米爲七十萬石 十一月庚寅罷雲南行御史臺置肅政廉訪司壬寅以中書右丞王慶瑞爲平章政事 十二月戊午太白經天

辛未增置各路推官專掌刑獄上路二員下路一員詔諸逃軍復業者免役三年 甲戌葦出子孫星下 辛巳命廉訪司歲舉所部廉幹者各二人定歲課三十取一 是歲諸王將帥共議備邊事咸曰敵往歲不冬出且可休兵于境駙馬高唐王闊里吉思獨嚴兵待之冬敵果大至闊里吉思三戰三克乘勝逐北馬躡為敵所執誘使降不屈又欲妻以女闊里吉思毅然曰我天子婿也非天子命而可再娶乎竟不屈死焉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七 起已亥至壬寅凡四年

成宗二

大德三年春正月己丑中書省臣以天變屢見請依故事引咎避位帝曰此漢人所說耳豈可一一聽從邪卿但當擇賢者任之耳時翰林學士閻復亦因星變上書陳數事且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之貴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勵廉隅江南公田租太重宜減以貸貧民多采用之 庚寅詔遣使問民疾苦除本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年內郡包銀俸鈔免江南夏稅十分之三增給小吏俸米置各路惠民藥局擇良醫主之 命中書省自今后妃諸王所需非奉旨勿給 辛卯浙西肅政廉訪使王邁犯贓罪託權幸規免命御史臺鞠治之 癸巳以答剌罕哈剌哈孫為中書左丞相帝問閻復曰中書左相難其人卿試舉所知誰可任者復以哈剌哈孫對遂由江浙左丞相召入用之 二月癸丑朔帝如柳林 丁巳完澤等奏銓定省部官以次引見帝諭之曰汝等事多稽誤朕昔未知其人為誰今既閱視且知姓名其洗心滌慮各恭乃職復蹈前失

罪不汝貸 庚辰帝如上都 三月癸巳遣補陀僧
一山使日本詔曰有司奏陳向者世祖皇帝嘗遣補
陀禪僧如智及王積翁等兩奉璽書通好日本咸以
中途有阻而還爰自朕臨御以來綏懷諸國薄海內
外靡有遐遺日本之好宜復通問今如智已老補陀
寧一山道行素高可令往諭附商船以行庶可必達
朕特從其請蓋欲成先帝遺意耳至於惇好息民之
事王其審圖之先是江浙平章政事也速答兒復勸
帝用之日本帝曰今非其時因其俗奉佛遂遣一山
齋詔往使而日 竟不至 甲午命何榮祖等更定
律令帝諭榮祖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既而書成
上之且言臣所釋者三百八十條一條有該三四事
者帝曰古今異宜不必相沿詔元老大臣聚聽之未
及頒行而榮祖卒 夏四月己未太陰犯上將丙寅
填星犯輿鬼太陰犯心 庚午申嚴江浙兩淮私鹽
之禁 五月壬午罷江南諸路釋教總統所 庚子
復立征東行中書省高麗王昀既復爵既而使臣自
其國還者言昀不能服其衆乃復立征東行省以福
建都元帥闊里吉思為平章政事共理之 六月戊
午申禁海商以人馬兵仗往諸蕃貿易 壬申歲星

書見 秋七月庚辰中書省臣言江南編民五十餘
萬悉為楊璉真伽冒入寺籍為佃戶宜加釐正從之
丙申揚州淮安屬縣蝗在地為鶯啄食飛者以翅
擊死詔禁捕鶯 八月己酉朔太史言是日巳時當
日食二分有奇至期不食衆懼保章正齊復謙曰當
食不食在古有之矧巳時近午陽盛陰微故當食不
食遂考唐開元以來當食不食者凡十事以聞 是
月汴梁大都河間米隆興平灤大同宣德等路雨雹
九月壬辰流星色赤尾長丈餘其光燭地起自河
鼓沒於牽牛之西有聲如雷 己亥帝還大都 冬
十月壬子冊伯岳吾氏為皇后后名十魯罕元貞初
立為后至是授冊寶 十一月庚辰置浙西平江河
渠開堰凡七十八所 己亥杭州火江陵路蟻並發
粟賑之 十二月丙寅詔各省戍軍輪次放還二年
供役 癸酉以阿魯渾薩里為平章政事初帝撫軍
北邊數召阿魯渾薩里不往世祖遣奉皇太子寶德
一至及即位語之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侍朕者惟卿
數召不往真得大臣體自是召對不名賜坐視諸侯
王嘗語左右曰若全平章真全材也命復入中書阿
里渾薩里父別名萬全故以全為氏云 命兄子海

山鎮漠北海山帝兄答刺麻八剌之長子帝以寧遠王濶濶山總兵北邊急千備禦命海山即軍中代之省民出公田租時公田爲民害而荆湖尤甚部內實無田隨民所輸租取之戶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荆湖宣慰使立智理威上民所不便十餘事於朝而言公田尤切廷議遣使理之曾有詔凡官無公田者始給以俸民力少蘇焉以吳元珪爲工部尚書時河朔連年水旱五穀不登元珪言春秋之義以養民爲本凡用民力者必書蓋民力息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宰相嘉其言土木

宋元通鑑卷百五十五

四

工稍息

四年春正月丙申申嚴京師惡少不法之禁犯者黥刺二月丁未朔日食丙辰皇太后弘吉刺氏崩后有賢德事昭膺順聖皇后執婦道甚謹及專爲太后置徽政院長其財賦院官有受獻浙西田七百頃者籍於位下后曰我寡居婦人衣食自有餘况江南率土皆國家所有曷敢私之即命盡易院官之受獻者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拒之曰勿以累我也崩諡徽仁裕聖皇后乙亥帝如上都三月乙未寧國太平兩路旱以糧三萬石賑之夏四月戊午恭政

張頤孫及其弟珪等伏誅于隆興市頤孫初爲新淦富人胡制機養子後制機自生子而制機死頤孫利其貲與珪謀殺其子賂都縣吏獲免其僕胡忠訴主之寃于官乃誅之其貲悉還胡氏以不蘭奚爲平章政事五月癸未帝諭集賢大學士阿魯渾撒里等曰集賢翰林乃養老之地自今諸老滿秩者陞之勿令輒去或有去者罪將及汝其諭中書知之緬人僧哥倫作亂緬王執其兄阿散哥也羣釋之阿散哥也乃率其黨囚王於豕牢因弑之王次子奔憇京師詔遣薛超兀兒等率行省兵二千人討之六月

宋元通鑑卷百五十五

五

何

丁巳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不忽朮卒初世祖每聞不忽朮之言必嘆曰恨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臨終以白璧遺之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不忽朮雖歷顯要而家素貧卒無以葬賜鈔賻之贈魯國公諡文貞秋八月癸卯朔更定蔭叙格正一品子爲正五從五品子爲從九餘以是爲差蒙古色目人特優一級庚申緬國阿散吉牙等昆弟赴闕自言殺主之罪罷征緬兵閏月庚子帝還大都九月戊午太白犯斗壬戌太陰犯鬼鬼建康常州江陵饑民八十四萬九千六十餘人給糧二十

三萬餘石 冬十月癸酉朔有事于太廟 十一月
壬寅朔詔頒寬令 十二月庚寅遣雲南行省左丞
劉深將兵擊八百媳婦完澤因劉深之言勸帝曰世
祖以神武一海內功蓋萬世今陛下嗣大歷服未有
成功以彰休烈西南夷有八百媳婦未奉正朔請往
征之哈刺哈孫曰山嶠小夷遠絕萬里可諭之使來
不必遠歷兵力不聽竟發兵二萬命深及哈刺帶等
將之以往御史中丞董士選亦言不當輕信一人妄
言而真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復
言麾之出

宋元通鑑卷三十五

六

何昇

五年春正月庚戌給征八百媳婦軍鈔計九萬二千
餘錠 壬子御史臺臣言官吏犯贓避罪逃匿者宜
同獄成雖經原免亦加降黜庶奸僞可革從之 罷
征東行省先是征東行省平章闊里吉思言高麗王
擅署官府及僭用天子禮儀器物冗官冗民稀刑罰
不一若止依本俗行事實難撫治帝遣刑部尚書王
泰亨等往釐正之既而高麗王耶言設行省監制其
國不便帝亦以闊里吉思不能和輯高麗遂罷行省
徵之還 二月己卯以劉深哈刺帶並為中書右丞
鄭祐為叅知政事 丁亥立征八百媳婦萬戶府三

設萬戶四員 丁酉帝如上都 三月丁卯熒惑犯
填星已巳熒惑填星相合 夏四月壬午調雲南軍
征八百媳婦 五月商州隕霜殺麥 壬戌雲南土
官宋隆濟叛時劉深等取道順元遠冒煙瘴未戰士
卒死者已什七八驅民轉餉谿谷之間一夫負粟八
斗率數人佐之數十日乃達死者亦數十萬人中外
騷然而深復令雲南調民供餽及脅求水西土官之
妾蛇節金三千兩馬三千匹隆濟因給其衆曰官軍
徵發汝等將悉剪髮黥面為兵身死行陣妻子為虜
衆感其言遂叛 丙寅詔雲南行省自願征八百媳

宋元通鑑卷三十五

七

何昇

婦者一千人給貝子六十索 六月丙戌宋隆濟率
苗侬紫江諸蠻四千人攻楊黃寨殺掠甚衆 壬辰
宋隆濟進攻貴州知州張懷德力戰敗死遂圍劉深
于窮谷中梁王闊闊兵救之賊衆稍却 秋七月戊
戌朔晝晦暴風起東北雨雹兼發江湖汎溢東起通
泰崇明西盡真州民被災死者不可勝計以米八萬
七千餘石賑之浙西積雨汎溢大傷民田詔役民夫
二千人疏導河道俾復其故 八月甲戌遣薛超元
等兵伐金齒諸蠻時征緬師還為金齒所遮士多戰
死金齒地連八百媳婦諸蠻相效不輸稅賦賊殺官

史故皆征之 庚辰詔遣官分道賑恤凡獄囚禁繫
累年疑不能決者令廉訪司具其疑狀申呈省臺詳
讞仍爲定例各路被災重者免其差稅一年貧乏之
家計口賑恤尤甚者優給之 庚子尋出井歷紫微
垣至天市垣凡四十六日 九月丙辰江陵常德澧
州旱並免其門攤酒醋課 乙酉尋減海都與篤哇
諸部大舉入寇海山躬督狀兀兒等五軍合擊大破
之阿失射篤哇中膝號遁去海都不得志引還旋亦
死 放稱海守倉庫軍還令其以次更代 薛超兀
兒等兵攻阿散哥也不花引還言賊降在旦夕高慶

宋元通鑑卷百五十五

八

受其賂首倡爲還計是以無功詔遣官鞠之得薛超
兀兒以下將校受賂狀詔誅慶及察罕不花薛超兀
兒等遇赦削奪官爵爲庶人 冬十月丙辰朔以畿
內歲饑增明年海運糧爲百二十萬石 壬午帝還
大都丙戌以歲饑禁釀酒弛山澤之禁聽民捕獵
十一月己亥詔諭中書近因禁酒聞年老需酒之人
有預市而儲之者其無饒具者勿問 丁未遣劉國
傑率師討宋隆濟及蛇節時劉深兵敗帝始悔不用
哈刺哈孫及董士選之言乃遣劉國傑及楊賽因不
花等率四川雲南湖廣各省兵分道進討諸蠻別敷

葉王提兵應之軍中機務一聽國傑處分 是月減
直糶米賑京師貧民設肆三下六所其老幼卑弱不
能自存者廩給 十二月甲戌歲星犯司怪 是歲
各路螟蝗水旱不一

六年春正月乙巳中書省臣言廣東宣慰副使脫歡
察兒收捕盜賊屢有勞績近廉訪司劾其私置兵仗
擅殺土寇等事遣官鞠問實無私罪乞加獎諭命賜
衣二襲 罷朱清張瑄官二人父子致位顯要宗戚
皆累大官田園館舍徧天下巨艘大舶交諸番中廩
藏倉庾相望車馬填塞門巷僕從佩金虎符爲萬戶

宋元通鑑卷百五十五

九

千戶者累數十人江南僧石祖進據其不法十事上
聞時中書省臣亦言二人屢致人言宜罷其官詔御
史臺詰問尋誅之帝語臺臣曰朕聞江南富戶侵占
民田以致貧者流離轉徙卿等嘗聞之否臺臣言曰
富民多乞護持璽書依倚以欺貧民官府不能詰治
宜悉追收爲便命即行之毋越三日 乙卯詔軍官
除邊遠出征其餘遇祖父母父母喪依民官例立限
奔赴 宋隆濟累攻圍貴州不解劉深等糧盡道梗
不通遂引兵還隆濟復率衆邀之輜重委棄士卒殺
傷殆盡南臺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曰八百媳婦

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爲利不取不足以爲害而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既不能制亂反爲亂衆所制食盡計窮倉皇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拔都總督以圖收復湖南湖北大發運糧丁夫衆至二十餘萬況當農時驅此愁苦之人往迴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比聞從征敗卒言西南諸夷皆重山複嶺陡澗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爲或諸蠻遠遁阻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

宋史通鑑卷百五十五

十一

何厚

掠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緬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可勝言哉去歲西往及今此舉何以異之乞早正深罪仍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旦之勝負也今爲之計宜駐兵近境多市軍糧內安外固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苟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等定而行彼諸蠻皆烏合之衆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警恐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

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易成若復舍恩任威深蹈覆轍恐他日之患行甚於今日者也不報遂謝病去二月丙戌罷任八百媳婦右丞劉深等官收其符印驛券癸巳帝有疾釋京師重囚三十八人命侍御史王壽泰香江南徧祠獄鎮海濱審旨去歲風水爲災百姓艱食凡所經過採聽入對使還具奏民之利病繫於官吏善惡在今宜選公廉材幹存心愛物者專撫字剛方正大深識治體者居風憲天災代有賑濟以時無勞聖慮惟是豪右之家仍據權要當罷其職處之京師以保全之此長久之

宋史通鑑卷百五十五

十二

廷

道也初壽與臺臣奏宰相內統百官外均四海位尊任重不可輕假非人三代以降國之興衰民之休戚未有不由相臣之賢否也世祖初置中書省以忽魯不花塔察兒線真安童伯顏等爲丞相史天澤劉秉忠廉希憲許衡姚樞等實左右之當時稱治比唐貞觀之盛迨至阿合馬郝禎耿仁盧世榮桑哥忻都等壞法黷貨流毒億兆近者阿忽台伯顏八都馬辛阿里等專政煽惑中禁幾搖神器君子小人已試之驗較然如此臣願推愛君思治之心邪正互陳成敗舉庶幾上悟天衷懲其既往知所進退天下之事可

從而理也 三月丁酉以旱溢為災詔減天下大
平漕被災尤甚免其差稅三年其餘災傷之民已輕
賑恤者免一年今年內郡包銀俸鈔江淮以南
諸路鄉村人戶散辦門攤課程並蠲免之 烏程為
蒙東川芒部及武定威楚普安諸蠻因蛇節之亂皆
以供輸煩勞為辭乘釁起兵攻掠州縣焚燒堡堠遣
也速緝兒等將兵會劉國傑討之時國傑方請願元
鑾不及來會也速緝兒等率師分道並進次第平之
夏四月戊子帝如上都 五月戊申太廟寢殿災
六月癸亥朔日食太史院失於推策詔議其罪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十一

甲子建文宣王廟于京師先是京師未有孔子廟而
國子寓于他署至是左丞相哈剌哈孫奏始建立之
秋七月癸巳朔焚惑鎮星辰星聚井 辛酉以江
浙行省叅知政事忽都不丁為中書右丞 八月乙
丑焚惑犯歲星壬午太白犯軒轅 九月己酉龍興
民訛言括童男女至有殺其子者命捕為首者三人
誅之始息 冬十月丙子帝還大都 十一月甲午
劉國傑裨將宋光率兵大敗蛇節賜衣二襲仍授以
金符辛亥詔江南寺觀九續置民田及民以施入為
名者並輸租充役 十二月辛酉御史臺臣言自大

德元年以來數有星變及風水之災民間乏食陛下
敬天愛民之心無所不盡理宜轉災為福而今春霜
殺麥秋雨傷稼五月太廟災尤古今重事臣等思之
得非荷陛下重任者不能奉行聖意以致如此若不
更新後難為力先令中書省與老臣識達治體者共
圖之復請禁諸路釀酒減免差稅賑濟饑民帝皆嘉
納命 書即議行之 庚辰命中書省更定畧賣良
人罪例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十二

序

宋元通鑑

一百三十五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八起癸卯至乙巳九三年

成宗三

大德七年春正月乙卯詔凡爲匿名書辭語重者誅之輕者流配首告人賞鈔有差皆籍沒其妻子充賞命遣發朱清張瑄妻子來京師仍封籍其家貲拘收其軍器海船等物 丁巳令樞密院選軍士習農業者十人教軍前屯田 二月壬戌詔中書省汰諸有司冗員中書省自左右丞相而下平章政事二員

宋元通鑑卷一百三十六

一

夏多祥

左右丞各一員叅知政事二員定爲八府仍令論樞密院除出征將帥外掌署院事者定其員數以聞 辛未以阿老瓦丁木八刺沙並爲中書平章政事尚文爲左丞董士珍爲叅知政事 壬申詔樞密院宗正府等自今每事與中書共議然後奏聞諸司不得擅奏遷調官員雖經特旨用之而於例未允者亦聽覆奏 庚辰御史杜肯構等言右丞相完澤受朱清張瑄賄賂事不報 帝語中書省臣曰比有以歲課增羨希求爵賞者此非拮据於民何從而出自今除元額外勿以增羨作正數 三月庚寅遣使宣撫循

行天下分爲七道江浙行省平章脫脫遣發朱清張瑄家屬其家以金珠重賂之脫脫以聞帝諭之曰朕以江南任卿果能爾真男子事也其益格勤乃事賜以黃金五十兩 都城火命中書省與樞密院議增巡防兵 乙未中書平章伯顏梁德珪段真右丞八都馬辛左丞月古不花叅政迷兒火者張斯立等受朱清張瑄賄賂治罪有差詔皆籍其家 甲辰詔定贓罪爲十二章京朝官月俸外增給祿米外任官無公田者亦量給之 乙巳以征八百媳婦喪師誅劉深咎合刺帶鄭祐罷雲南征緬分省時有司會赦議釋劉深罪哈刺哈孫曰微名首喪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遂誅之 戊申小蘭禧岳鉉等進大一統志賜賚有差 庚戌樞密院臣及監察御史言中丞董士選貸朱清張瑄鈔非義帝曰臺臣稱貸不必問也若言者不已後當杖之 甲寅帝如上都 夏四月庚午中書左丞相答剌罕言僧人脩佛事畢必釋重囚有殺人及妻妾殺夫者皆指名釋之生者苟免死者負冤於福何有帝嘉納之 辛未流朱清張瑄子孫于遠方 庚辰蛇節降初劉國傑討宋隆濟及蛇節師出播州境與賊遇戰失利乃令軍

王人持一盾而釘其上俟陣合即棄盾而走賊果逐之馬遇盾皆仆國傑鼓譟趣之賊大敗旣而餘寇復合要戰國傑不應數日命楊賽因不分兵先進大軍繼之賊兵潰乘勝逐北千里殺獲無算遂破之於墨特川蛇節降濟遁去丁亥誅蛇節復以鐵哥爲平章政事初鐵哥乞解機務詔仍以一章議中書省事時諸王朝見未有知典故者帝曰鐵哥請之凡賜予諸王禮節悉命掌行至是遂復以前官授之蘭谿處士金履祥卒履祥字吉父其先本劉氏後避錢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履祥幼敏學及長從學同郡王栢及何基之門基則學于黃榦而榦則親得朱熹之傳者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訓迪後學諄切無倦及何基王栢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之繫于義倫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作資治通鑑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于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于聖人不足以傳信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之前勒爲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

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中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當時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伯之高明明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已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五月己丑聞上都大都酒禁其所隸兩都州縣及山後河東山西河南嘗告饑者仍悉禁之壬辰以大德五年戰功賞北師銀二十萬兩鈔二十萬錠幣帛各五萬九千匹辛亥奉使宣撫耶律希逸劉安言平陽僧察力威犯法非一有司憚其豪強不敢詰問聞臣等至潛逃京師中書省臣言宜捕送其所令省臺宣政院遣官雜治從之是月般陽路隕霜閏月戊午朔日食壬戌詔禁犯曲阜林廟者己巳完澤卒澤土別燕氏至元二十八年爲右丞相華桑哥弊政請自中統初積年逋負錢穀悉蠲免之民賴其惠號爲賢相特朱清張瑄之賂帝釋不問人猶疑之辛巳詔僧人與民均當差役癸未命江浙行省右丞董士選發所籍朱清張瑄貨財赴京師其海外未還商舶至則依例籍沒六月己丑御史臺臣言瓜沙二州自昔爲邊鎮重地今大軍屯駐并州使官民反居邊外非

宜乞以蒙古軍萬人分鎮二州險隘兼立屯田以供軍實爲便從之 秋七月壬戌禁僧人以脩建寺宇爲名賞諸王令旨乘傳擾民 丙寅答刺罕哈刺哈孫爲中書右丞相知樞密院事阿忽台爲左丞相丁丑罷江南白雲宗攝所其田令依例輸租 篤哇既敗聚其屬及海都之子謀遣使請命使至月赤察兒會諸王將帥議曰篤哇乞降事當待命於上然往返再閱月恐失事機乃使馬兀合刺往報之既遣始以聞帝嘉之詔慎飭軍士安置驛傳以俟自是諸王叛者相率來歸 兩浙大饑平江等十五路霪雨害

宋元通鑑卷五十六

五

夏

稼詔發粟賑民一月仍減直糴米三十萬石協濟之時台州諸路旱饑尤甚行省檄浙東元帥脫歡察兒賑之脫歡察兒殘虐不恤治中陳季訴于巡撫使亟發廩民之殍者已十六七 八月辛卯夜地震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壞廬舍萬八百區人民壓死不可勝計詔問致災之由齊復謙言地爲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爲之不寧弭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己去專制之威以答天變不可徒爲祈禳也時帝寢疾宰臣及中官專政故復謙言及之而集賢大學士陳天祥亦上書極陳陰

陽不和天地不位爲時政之弊言尤切直執政者惡之抑不以聞天祥自被召起且一歲每以不得一見帝言鬱鬱不自釋尋復謝病歸 九月戊午帝還大都 丙寅遣翰林直學士王約使高麗時高麗王昀既復位又能征東行省監制昀乃復厚餽滯刑國人羣怨于朝因得其國相吳所專權離間王父子狀詔遣約諭之曰天地間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知自利寧肯爲汝家國地邪昀泣謝罪且請子諫還國奸人黨與悉從約治遂徵所赴闕鞠之流安西 壬午復以木八刺沙爲平章政事 冬十月戊子

宋元通鑑卷五十六

六

夏

以江浙年穀不登減海運糧四十萬石 癸巳御史臺臣及諸道奉使言行省官久任多與所隸編民聯姻殊爲害政詔互遷之 庚戌翰林國史院進太祖太宗定宗睿宗憲宗五朝實錄 辛亥增蒙古國子生百員 十一月甲寅朔併海道運糧萬戶府爲海道都漕運萬戶府 辛酉木冰 十二月七道奉使宣撫所罷賊污官吏萬八千七十三人賊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五錠審冤獄五千一百七十六事 庚戌華出紫微垣僉樞密院千奴言蒙古軍在山東河南者戌甘肅動涉萬里每行必鬻田產其或賣妻子戌

者未歸代者當發困苦日甚今邊陲無事而虛殫兵力誠為非計乞以近甘肅之兵戍之而山東河南前戍者令有司為贖其田產妻子從之 詔內外官七十者並聽致仕獨郭守敬以先朝舊德朝政多諮之累請謝事不許自是凡翰林太史官不許致仕著為令

八年春正月己未以災異故詔天下恤民隱省刑罰庚申雲南順元同知宜撫宋阿重生獲其叔隆濟來獻特陞其官賜衣一襲 是月平陽地震不止已脩民屋復壞皇后召平章政事愛薛問曰災異如此

宋元通鑑卷重夫

七

夏

殆下民所致邪愛薛曰天地示警民何與焉 二月丙戌增置國子生二百員選宿衛大臣子孫充之丙午帝如上都賜禿赤及塔刺以所籍朱清張瑄田人六十頃 三月乙丑去歲彗星至是始滅凡七十四日是月灤城濟陽等縣隕霜殺桑 夏四月丙戌置千戶所戍定海以防歲至倭船 甲午詔諸王駙馬進捕鷹鷄皆有定戶自今非鷹師而乘傳冒進者罪之 丁未以國子生分教于上都 五月癸未朔日食 辛酉以所籍朱清張瑄江南財產隸中政院壬申中書省臣言吳江松江實海口故道潮水久

淤凡湮塞良田百有餘里况海運亦由是而出宜於租戶役萬五千人濬治歲免租人十五石仍設行都水監以董其程從之 是月大風雨雹衛輝陽武諸處河溢 六月癸未開河林酒禁 是月旱蝗疾疫

秋七月辛酉罷江淮等處財賦總管府 八月太原諸處雨雹隕霜殺禾杭州火 癸丑帝還大都

庚申伯顏梁德珪並復為中書平章政事入都馬辛復為中書右丞迷兒火者復為中書叅政以江浙行省平章御史杜肯構等言伯顏等樹黨受賄請戊遠方道路相慶方經數月遽聞召復相位又與原

宋元通鑑卷重夫

八

夏

鞠之人列坐朝堂天下之人目伯顏梁德珪入都馬辛為二凶三凶不誅無以謝天下又况迷兒火者阿里等與之同惡相濟濁亂朝綱是以比年災異屢見雖朝廷存恤之詔累頒而禍亂之源未塞上失其政民受其殃乞將羣凶或斥或誅明正其罪御史中丞何通亦以為言前後章數十上皆不報 冬十月庚寅封皇姪海山為懷寧王 十一月增海漕米為百七十萬石 十二月庚子復置益都海金總管府召程鉅夫為翰林學士商議中書省事

九年春正月壬申弛大都酒禁 二月癸未中書省

臣言近侍自內傳旨凡除授賞罰皆無文記懼有差違乞自今傳旨者悉以文記付中書從之 乙未建天壽萬寧寺中塑秘密佛形象醜怪皇后幸寺見之惡焉以帕障其面而過尋敕毀之 辛未令御史臺翰林集賢院六部各舉廉能識治體者三人行省行臺宣慰司廉訪司各舉五人 三月丁未朔帝如上都 是月般陽益都河間諸路隕霜凡殺桑二百四十一萬七十餘本 夏四月乙酉大同地震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五千餘間壓死二千餘人懷仁縣地裂二所湧水盡黑漂出松栢朽木 壬辰始定郊祀

宋通鑑卷五十五

九

禮元初代有拜天之禮然皆徇用國俗郊祀之事自平金宋後猶未舉行至是哈剌哈孫等言祈天保民之事有天子親祀者三曰天曰祖宗曰社稷而祭天尤國之大事也陛下雖未及親祀宜如宗廟社稷歲時遣官攝行之制下翰林集賢太常及中書議之以爲周禮冬至圓丘禮天夏至方澤禮地西漢元始間始合祭天地歷東漢至宋千有餘年分祭合祭訖無定議然時既不同禮樂亦異王莽之制何可法也今當循三代之典祀天南郊而方澤之禮續議以聞又按周作壇遺三成近代增四成以廣天文從祀之位

宜去其一成以合陽奇之數每成高八尺一寸以合乾之九九壇設丙巳之地以就陽位又古者器用陶匏席用藁鞞以祀天漢唐而後禮樂玉帛日益繁縟宋金多循唐禮今欲脩嚴非草創所能備舉宜取唐制損益而行之既而太常復議專祀配天之儀省臣曰自古漢人有天下率尊祖以配天宗廟已有特享郊止祭天爲宜中丞何瑋曰嚴父配天不易之制也不從 五月戊申詔求山林間有德行文學識治道者遣使徵原任陝西儒學提舉蕭欒赴闕且曰或不樂於仕可試一來與朕語而遣歸命有司給以安

宋通鑑卷五十六

十

車 戊午改各道肅政廉訪司爲詳刑觀察使 六月丙子朔以立皇太子告昊天上帝及太廟庚辰立子德壽爲皇太子 秋七月辛亥築郊壇于麗正文明門之南丙位設郊祀署令丞太祝奉禮等官 壬戌以金千兩銀七萬五千兩鈔十三萬錠賜兄答剌麻八剌妃弘吉剌氏妃所生二子曰懷寧王海山曰愛育黎拔力八達 丁卯以段真八都馬辛並爲中書平章政事 八月丁丑給曲阜林廟灑掃戶以尚珍署田五十頃供歲祀 丙戌商胡塔乞以珍寶來獻議以鈔六十萬錠耐其直省臣有謂左丞尚文者

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斛之不爲過矣文問何所用之答曰舍之可不渴熨面可使自有光文曰一人舍之千萬人不渴則成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太平 九月庚申帝還大都 冬十月乙未帝諭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臣曰省中政事聽右丞相答剌罕總裁自今用人非與議者悉罷之 辛丑復以詳刑觀察司爲廉訪司常州僧錄林起祐以官田二百八十頃冒爲己業施河西寺敕募民耕種輸其租于官 是月帝不豫中宮秉政詔速愛育黎力八達與其母弘吉剌氏出居懷州 十一月庚子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牲用馬一蒼犢一羊豕鹿各九其文舞曰崇德之舞武舞曰定功之舞 十二月庚寅太子德壽卒

宋元通鑑卷一百三十六

十一

宋元通鑑卷一百三十七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九起丙午至丁未凡二年

成宗四

大德十年春正月丙午濬吳松江等處漕河 戊午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汰其民歸州縣僧歸各寺田悉令輸租初南臺御史言江南寺觀田畝歷年詔免租賦上虧公額下侵民利其所隸民戶或罹饑窘爲其徒者坐視不卹乞於秋成之時驗其頃畝減半徵之以備凶歲惟賑其民庶幾利害稍均不加費於官府也從之 壬戌發河南民十萬築河防 閏月甲午以徹里阿散並爲平章政事晉寧地震不止二月辛亥中書省臣言近侍傳旨以文記至省者凡一百五十餘人令臣擢用其中犯法妄進者實多宜加遴選制可之 戊辰帝如上都 三月戊寅歲星犯亢 夏四月癸亥置崑山嘉定等處水軍上萬戶府 甲子倭商有慶等抵慶元貿易以金鎧甲爲獻命江浙行省平章阿老瓦丁等備之 五月乙酉遣高麗王諫還國時高麗王昨旣卒遂遣諫還仍置行省鎮撫之諫尋更名章 秋七月大同之渾源隕霜

宋元通鑑卷一百三十八

十二

殺禾 八月壬寅開城路地震先是晉寧真寧及諸郡地數震至是開城又大震壞王宮及官民廬舍壓死五千餘人 丁巳京師文宣王廟成行釋奠禮牲用太牢樂用登歌製法服三襲 九月己巳焚惑犯太微垣右執法尋犯左執法 冬十月吳江大水民饑發米萬石賑之 十一月己巳帝還大都 十二月帝以疾不愈禁天下屠宰四十二日 愛育黎拔力八達至懷州所過郡縣供帳華侈悉令撤去嚴飭扈從毋擾于民民皆感悅

宋史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二

德殿在位十有三年年四十三乙亥葬起輦谷從諸帝陵 史臣曰帝承天下混一之後善於守成惟其末年連歲震疾國家政事內則決於宮闈外則委於大臣其所以不至廢墜者則以去世祖未遠成憲具在故也 卜魯罕皇后以已嘗謀出愛育黎拔力八達及其母居懷州至是恐其兄懷寧王海山立必報前怨乃命召安西王入京師欲立之左丞相阿忽台平章賽典赤八都馬辛伯顏及諸王明里帖木兒陰左右之謀斷海山歸路奉皇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輔之於是阿忽台以相廟及攝位事集廷臣議之太

帝卿田忠良博士張昇曰制相廟必書嗣皇帝名今將何書御史中丞何瑋亦執不可阿忽台變色曰制自天降邪公等不畏死敢沮大事瑋曰死畏不義爾苟死於義何畏議遂寢時右丞相哈剌哈孫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守宿掖門內旨日數至皆不聽衆欲害之未敢發懷寧王適遣康里脫脫計事京師哈剌哈孫令急還報復遣使南迎愛育黎拔力八達于懷州使至懷州愛育黎拔力八達疑未行其傳李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宮車晏駕大太在萬里殿下當急還宮廷以安人心愛育黎拔力

宋史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三

達乃奉其母行先遣孟趨哈剌哈孫覘之適后使問疾哈剌哈孫所孟入長揖引其手診之衆謂孟醫也竟不疑既而知安西之變有日還報曰事急矣不可不早圖之愛育黎拔力八達曰當以卜決之孟召卜者謂曰大事待汝而決第云其吉及入筮果吉孟曰筮不違人是爲大同愛育黎拔力八達喜振袖而起衆翼之登騎諸臣皆步從庚寅至衛輝經比干墓顧左右曰紂內荒于色毒痛四海比干諫紂刺其心遂失天下令祀比干墓爲後世勸至漳河值大風雪田更有以孟嚮進者近侍卻不受愛育黎拔力八達曰

漢光武嘗爲寇兵所迫食豆粥大丈夫不備嘗艱隘
罔知稼穡以致驕情命取食之賜叟綾一疋慰遣之
二月辛亥愛育黎拔力八達至大都與母弘刺氏
入內哭盡哀復出居舊邸安西之黨見愛育黎拔力
八達旣至遂謀以三月三日僞賀其生辰因以舉事
哈喇哈孫計之夜遣人啓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懷寧
王達不能卒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愛育黎拔
力八達復遣都葛戶囊加友詰諸王禿刺定計囊加
友力贊之乃先二日三月丙寅率衛士入內稱懷寧
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即并諸王明里帖木兒執之

宋元通鑑卷三十七

四

監

鞫問辭服械送上都收阿忽台入都馬辛賽典赤伯
顏等誅之諸王闊闊出牙忽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
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愛育黎拔力八達曰王
何爲出此言也彼惡人潛結宮壺亂我家法故誅之
豈欲作威福以覲望神器邪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
位已遣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喇哈孫日
夜居禁中以備變俾李孟叅知政事孟損益庶務裁
抑僥倖羣小多不樂旣而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
用今鑾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大任固辭弗
許遂逃去不知所之 夏五月乙丑懷寧王海山至

宋元通鑑卷三十七

五

耗

上都初海山聞帝崩自按台山至和林諸王勲戚合
辭勸進王曰吾母及弟在大都俟宗親畢會議之愛
育黎拔力八達旣平內難其母弘吉刺妃惑於日者
言欲海山讓位於愛育黎拔力八達海山聞之語康
里脫脫曰我捍邊陲十年又亂次居長星命之言茫
昧難信設我即位後所行上合天天下副民望則雖
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家言而乖祖
宗之託哉此殆用事之臣擅權專殺恐他日或治其
罪故爲是奸謀爾汝爲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乃親
率大軍由西道諸王按灰由中道狀兀兒由東道各
以勁卒一萬從而遲迴不進脫脫馳至大都入道海
山言妃愕然曰脩短之說雖出術家爲太子周思遠
慮乃我深愛今貪慾已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
速來何爲汝所致言殆有譏間汝歸爲我彌縫之而
趣其來先是妃以懷寧王海山不至復遣阿沙不花
迎之備道安西謀變始末及大弟監國與諸王羣臣
推戴之意至是脫脫繼往行至中道海山與中望見
之趨使同載脫脫備述妃言懷寧王大感悟至是至
上都即以阿沙不花爲平章政事遣還報兩宮愛育
黎拔力八達即待其母來會于上都廢皇后伯岳吾

氏居東安殺之誅安西王阿難答及諸王明里帖木兒 甲申懷寧王即位詔曰昔我太祖皇帝以武功定天下世祖皇帝以文德洽海內列聖相承不衍無疆之祚朕自先朝肅將天威撫軍朔方殆將十年親御甲冑力戰却敵者屢矣方諸蕃內附邊事以寧遠聞宮車晏駕廼有宗室諸王貴戚元勳相與定策於和林咸以朕爲世祖曾孫之嫡裕宗正派之傳以功以賢宜膺大寶朕謙讓未遑至於再三還至上都宗親大臣復請於朕間者姦臣乘隙謀爲不軌賴祖宗之靈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稟命太后恭行天罰內

經列女傳並刊行賜臣下 以狀兀兒不蘭奚並爲

平章政事 秋七月癸亥朔封禿剌爲越王左遷右

丞相哈剌哈孫爲和林左丞相以月赤察兒爲和林

右丞相進爵淇陽王初皇太子入定內難阿忽台有

勇力人莫能近禿剌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哈剌哈

孫力爭以爲舊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禿剌疏

屬豈可以一日之功廢萬世之制帝不聽禿剌因譖

于帝曰安西謀干大統時丞相亦嘗署其牘由是罷

爲和林行省左丞相仍太傅復錄軍國重事哈剌哈

孫至鎮斬爲盜者一人分遣使者賑貸降民奏出鈔

帛易牛羊以給之近水者教取魚鱉爲食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餉饑民又度地置倉廩積粟以待來者求古渠浚之溉田數千頃治稱海屯田令部民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北邊大治 己巳置宮師府設太子太師少師太傅少傅太保少保賓客左右諭德贊善庶子洗馬率更令丞司經令丞中允文學通事舍人校書正字等官 丁丑以塔刺海爲右丞相塔思不花爲左丞相塔失海牙教化法忽魯丁別不花並平章政事 辛巳制加孔子號曰大成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

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求惟聖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啻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以都指揮使馬謀沙及伶官沙的等並為平章政事謀沙以角觝屢勝遙授平章政事沙的等授平章仍領玉宸樂院使未幾樂工有犯法者刑部逮之沙的以玉宸與刑部秩皆三品官皆榮祿大夫留不遣中書以聞帝曰凡諸司視其資級授之散官不可超越其閑冗職名官高者宜

宋光道鑑卷五十五

八

崔

遵舊制降之 八月甲午中書省臣言內降旨與官者八百八十餘人已除三百未除者猶五百餘請自今越奏者乞勿與又外任官多帶相銜非制御史臺臣亦言御史廉訪司官宜從本臺公選不當從諸臣所請降內旨用之帝曰若此者卿等皆當執勿與未幾省臣復言比有應入常調者或未入仕及已嘗磨黜者亦復請自內降已嘗奉詔禁革之後所降內旨復有百餘臣等竊謂中書政務他人輒得干請如此責效實難自今銓選錢穀之事不由中書議者不得奏聞從之 辛亥中書右丞李羅帖木兒以國字譯

經進詔曰此孔子之微言王公庶民皆當由是而命刻板模印諸王以下咸賜之 戊午以塔海為平章政事 九月甲子帝至自上都 壬申上皇考及大行皇帝尊諡皇考廟號順宗大行皇帝廟號成宗又尊太母元妃弘吉刺氏為皇后祔成廟 庚子中書省臣言初置中書省時裕宗為皇太子嘗至省署敕行中書令事後桑哥選立尚書省不四載而罷今復建中書於舊省乞徙中書令位請皇太子入省一蒞之制可 乙巳禁方士日者毋游諸王駙馬之門 丙辰中書省奏常歲海漕糧百四十五萬石今

宋光道鑑卷五十五

九

崔

江浙歲儉不能如數請仍舊例湖廣江西各輸五十萬石並由海道達京師從之 十一月乙亥皇太子言近蒙恩以安西吉州平江為分地租稅悉以賜臣臣恐宗親昆弟引例自五戶絲外餘請輸之內帑其陝西運司歲辦鹽十萬引向給安西王以此錢斟酌與臣惟陛下裁之帝曰太子所思甚善歲以十萬錠給之不足則再賜 戊寅皇太子受玉冊領中書省樞密院 十二月壬辰朔中書省臣言舊制金虎符及金銀符與瑞院掌之給則由中書事已則復歸典瑞院今出入多不由中書下至商人結托近侍奏請

以致泛濫出而無歸臣等請覈之自後除官及奉使應給者非由中書省勿給從之 山東饑遣禮部尚書吳鼎往賑之時議發米四萬石以鈔折之鼎曰民得鈔將何從易米請即以米行 庚申詔改大德十二年爲至大元年 徵處士蕭顥爲太子右諭德顥字惟斗陝西奉元人初出爲府史上官語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不求進博極羣書及門受業者甚衆鄉人有暮行遇盜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世祖時辟爲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待讀學士皆不赴至是徵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宮東面師傳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擢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謚貞敏同時有韓擇字從善侯均字伯仁同恕字寬甫恕弟子第五居仁字士安皆奉元人以學行名振關中學者宗之

宋元通鑑卷一百三十七

十一

陸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七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八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十 起戊申至己酉凡二年

武宗一

至大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曲赦御史臺見繫犯賊官吏罪止徵賊罷職 甲子以阿沙不花爲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初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麴蘖是耽妃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非卿孰爲朕言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于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有是命 紹興台州慶元廣德建康鎮江六路民饑四十萬戶死者甚衆詔戶月給米六斗以沒入朱清張瑄財產賑之時浙東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勸貸之令歛富民錢百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寧海縣簿胡長孺藏之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旣而果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脫歡察雖怒不敢問 戊子皇太子請以阿沙不花復入中書脫脫復

宋元通鑑卷一百三十八

十一

何

入御史臺 己酉中書省臣言阿失鐵木兒請詣河西地采玉役人千餘需馬四十餘匹臣等以為不急之務勞民乞罷之近百姓艱食盜賊充斥苟不嚴治將至滋蔓宜遣使巡行遇有罪囚即行決遣與隨處官吏共議弭盜方畧明立賞罰或匿盜不聞或期會不至或踰期不獲者官吏連坐江浙行省海賊出沒殺虜軍民其已獲者例合結案待報會官審無冤棄之於市自首者原罪給粟能禽其黨者加賞帶曰弭盜安民事為至重宜即議行之 西番僧在上者強市民薪民訴于留守李壁壁方詢其由僧已率

宋光通鑑卷五十八

十一

元

其黨持白挺突入公府隔索引壁髮粹諸地捶朴交下搜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合兒八刺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語侵上事聞亦釋不問時宣政院方奉旨言毆西僧者斷其手詈者截其舌皇太子聞之亟上言此法昔所未有遂寢其令 二月壬寅從皇太子請改詹事院使為詹事副詹事為少詹事院判為丞三月丁卯建興聖宮為皇太后所居 復立白雲宗攝所 戊寅帝如上都封中書右丞阿沙不花為康國公 以甘肅行省右丞脫脫木兒為平章政事

宋光通鑑卷五十八

三

何德

乙卯命翰林國史院纂脩順宗成宗實錄 夏四月辛亥樞密院臣言諸王各用其印符乘驛使臣勞午驛戶困乏宜準舊制量其馬數降以重書奏可 丙辰高麗王王章言陛下令臣還國復設官行征東行省事高麗歲數不登百姓乏食又數百人仰食其土則民不勝其困且非世祖舊制帝曰先請立者以卿言今請罷者亦以卿言其準世祖舊制速遣使往罷之 五月丁卯御史臺臣言成宗朝建國子監迄今未成皇太子請畢其功制可 六月丁酉隴西雲南地震 戊戌加宦者李邦寧大司徒兼左丞相邦寧在宋為小黃門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庭至是帝欲以為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閭閻餘命前朝赦而用之使承乏中官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聞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加大司徒遷授左丞相仍領太醫院事 己酉減太常禮儀院官二十七員為八員 秋七月庚申流星起自勾陳南行圓若車輪微有銳經貫索滅 皇太子諭詹事出曰汝舊事吾其與同僚協議務遵法度凡世祖所未嘗行及典故所無者慎勿行 莊子皇

子和世球請立總管府括河南歸德汝寧瀕河荒地約六萬餘頃歲收其租中書省臣言瀕河之地出沒無常近有赤馬罕者妄稱省中委之括地以有主之田指為荒地所至騷動被害之民六百餘人相率來愬方議其罪遇赦獲免今乃妄以其地獻于皇子且河南連歲凶荒人方闕食若從所請為害非細帝曰安用多言其止勿行 築呼鷹臺於潮州初改鷹坊為仁虞院秩正二品命右丞相脫脫等為院使領其事至是築呼鷹臺於鄒澤中 以答思不花為右丞相乞台普濟為左丞相詔內外機務並從中書區處諸王公主駙馬母沮撓之近侍官屬及內外諸司事非由中書議者毋隔越奏聞 八月己酉大同隕霜殺禾揚州淮安蝗 九月丙辰以諸路水旱蝗江淮民採草根樹皮為食而河南山東有父食其子者詔凡遣使賑貸之處差稅並蠲除之諸部人馬之入都城者減十之五 中書省臣言夏秋之間肇昌地震歸德暴風雨濟寧泰安真定大水民居蕩析江浙饑荒之餘疫癘大作死者相枕藉父鬻其子夫離其妻哭聲振野所不忍聞是皆臣等不才猥當大任以致政事乖違陰陽失序害及百姓願退位以避賢路帝

曰災害事有由來非爾等所致也但當慎所行爾壬戌太尉脫脫奏泉州大商進異木沉檀等毒害官者敕江浙行省驛致之 乙亥帝還大都飽諸路酒禁 冬十月癸巳蒲縣陵縣地震 癸卯以西番僧教瓦班為翰林學士承旨 十一月己未中書省臣言世祖時自中書以下諸司官有員過者諸司遞陞一級一司多至二三十員事不改舊而官日增乞如大德十年員數冗濫悉汰之又今中都築城大都建寺及為諸貴近營造私第軍民困弊廩藏空虛而用度日廣每賜一人動至鉅萬恐至不繼宜暫節縮况百司之事每於中書有干預者乞申禁之帝曰嘗令諸人毋干中書之政他日或有乘朕忽忘持內降文記至中書者其執之以來朕將加罪 中書省臣言西域賈人佩虎符馳驛馬名奉敕求珍異乃或以一豹上獻亦要回賜虎符國之信器驛馬使臣所需界之商賈誠非所宜既又言江浙諸驛半時 商使人過者千二百有餘桑兒寶合丁等進獅豹雜獸數日食肉千餘斤自今有來獻者乞令自備資力從之 己巳以乞台普濟為右丞相脫脫為左丞相 中書省臣言天下屯田一百二十餘處由所用非人多

致廢弛除四川甘州應昌雲南為地遼遠餘當選習農務者往與行省宣慰司親履其地覈其可興者興可廢者廢各具籍以聞詔從之 閏月甲寅太傅哈刺哈孫卒哈刺哈孫為人威重不妄言笑善騎射工國書重儒術世祖錄勲臣後命掌宿衛號答刺罕自是人稱為答刺罕而不名拜太宗正用法平允至元二十三年出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時江湖間多盜哈刺哈孫至則發卒悉擒誅之水陸之途始皆無梗成宗之世由江浙左丞相入為中書左丞相既拜命斥言利之徒一以節用愛民為務大德七年進右丞

宋光通鑑卷三十八

六

相言治道必先守令乃精選定官吏賊罪十二章成宗歲幸上都必留守京師成宗弗豫制出中宮羣邪黨附而獨以身匡之天下晏然至是卒謚忠獻詔有司贖饑民所鬻子女 以赤因帖木兒為平章政事 月赤察兒言察八兒諸王之在邊境者素無悛心儻諸部合謀必為國患請撫安篤哇之子欽微及虎諸部來歸者於金山之陽遣軍屯田山北脫彼有謀吾已擣其腹心矣帝稱善趣進軍攻之察八兒等果欲奔欽微不納遂相率來降漠北悉平 左遷敬儼為兩淮轉運使時儼為江南治書侍御史以議

立尚書省不便忤宰臣意適兩淮鹽法久滯乃左遷儼為轉運使欲陷之儼至黜貪理敝課復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省臣來會鹽筴欲以所增羨為歲入常額儼以民罷已甚以羨為額病民以為已不可遂止 召吳澄為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為祭酒學者興起久之漸失其舊澄至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

宋光通鑑卷三十八

七

二年春正月庚寅越王禕刺居常怏怏有怨望意去年秋帝幸涼亭將御舟禕刺前止之言涉不遜帝由是嚙之及寓萬歲山禕刺醉起解腰帶擲地瞋目謂帝曰爾與我者止此耳帝疑其有異志命省臣鞠之辭服遂誅之 乙未以受尊號告謝太廟為親享之始 丙申詔天下弛山澤之禁恤流移毋令見戶包納差稅 乙巳丞相塔思不花等言朝廷璽書不由中書徑令翰林頒給者自大德六年至今凡六千三百餘道皆干田土戶口錢穀銓選獄訟害民妨政之事請悉追奪後凡不由中書者乞勿與之制可 丙午定制大成至聖文宣王春秋二丁釋奠用太牢二月甲戌弛中都酒禁 三月己丑以梁王在雲南

有風疾命諸王老的代鎮雲南 庚寅帝如上都御史言京師之內工役繁興加之歲旱民饑狂愚易惑今乘興行幸乞命丞相一人留守京師著為令從之 辛卯罷杭州白雲宗攝所立湖寶頭陀禪錄司

甲辰中書省臣言國家歲賦有常頃以歲儉所入曾不及半而去歲所支鈔至千萬錠糧三百萬石陛下嘗命汰其求芻粟者而宜徽院字可孫竟不能行視去歲反多三十萬石請用知錢穀者二三員於宣徽院佐而理之又中書省斷事官大德十年四十三員今皇太子位增二員諸王闊闕出刺馬并禿刺亦各

宋光通鑑卷百三十八

八

增一員非舊制臣等以為皇太子位所增宜存諸王者宜罷並從之 乙巳中書省臣言中書為百司之首宜先汰冗員帝曰百司所汰卿等定議省臣去留朕自思之 夏四月山東河間汴梁楊滌等處蝗壬午詔中都創皇城角樓中書省臣言今農事方殷蝗緣徧野百姓艱食乞罷其役帝曰皇城若無角樓何以壯觀先畢其工餘者緩之 五月丁酉以陰陽家言自今聖誕不宜興土工數權停新寺工役 六月癸亥選官督捕蝗從皇太子言禁諸賜田者馳驛征租擾民 乙亥中書省臣言宣政院奏免僧道田

宋光通鑑卷百三十八

九

租臣等議田有租商有稅乃祖宗成法令宣政院奏免非制詔依舊制徵之 秋七月癸未河決歸德已亥河決汴梁之封丘 八月癸酉復置尚書省以乞台普濟為右丞相脫虎脫為左丞相三寶奴樂實為平章政事保八為右丞忙哥鐵木兒為左丞王羅忝知政事初帝從脫虎脫教化法忽魯丁言欲復置尚書省分理財用御史臺臣言至元中阿合馬桑哥相繼立尚書省綜理財用事敗併入中書今四方地震水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又復立之則必增置有司濫設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且綜理財用在人為之若止命中書未見不可帝曰卿言良是此二人者願任其事姑聽其行焉至是樂實又與保八言其事帝命與塔思不花集議保八言政事得失皆前日中書省臣所為今欲舉正彼懼有累就願行者臣請乞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尚書其尚書省官請以乞台普濟脫虎脫為丞相三寶奴樂實為平章保八為右丞王羅忝為叅知政事帝並從之塔思不花言此大事遽爾更張乞與老臣更議之帝不從三寶奴言尚書省既立更新庶政變易鈔法用官六十四員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者有之未歷仕者有之此皆素習於

事既已任之乞勿拘例授以宣敕仍改各行中書省
為行尚書省以尚書省條畫頒示天下敢有沮撓者
罪之 已未置太子右衛率府命右丞相脫虎脫御
史大夫不里牙敦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
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為諸公深
思之不可以累儲官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
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
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愧曰實慮不及此家令薛
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為署行語之曰
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為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

宋光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十一

子喜諭羣下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啓一日約方
啓事二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
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深
然其言 丁丑永平路隕霜殺禾 是月真定保定
河間順德廣平彰德大名衛輝懷孟汴梁等處蝗
九月庚辰朔帝從樂實言鈔法大壞乃改造至大銀
鈔凡十三等每一兩准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黃金
一錢隨路立平準行用庫買賣金銀倒換畧鈔或民
間絲綿布帛赴庫回易依驗時估給價隨處路府州
縣設立常平倉以權物價豐年收糴粟麥米穀值青

不接之時比附時估減價出糴以遏沸湧金銀私
相買賣及海舶典販金銀銅錢絲綿布帛下海者並
禁之 癸未尚書省臣言古者設官分職各有攸司
方今地大民衆事益繁冗若使省臣總率綱領庶官
各盡厥職其事豈有不治頃歲省務壅塞朝夕惟署
押文案事皆廢弛天裁民困職此之由自今以始省
部一切皆令從宜處置大事或須上請得旨即行用
成至治上順天道下安民心又言國家地廣民衆古
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後不一執法之吏輕重任意請
自太祖以來所行政令九千餘條刪除繁冗使歸於

宋光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十二

一編為定制並從之以大都城南建佛寺立行工部
領行工部事三人行工部尚書一人仍令尚書左丞
相脫虎脫兼領之 丙戌帝還大都 癸巳以薪價
貴禁權豪畜鷹犬之家不得占據山場聽民樵采
己亥大都立資國院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廣四川
立泉貨監六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鑄錢曰至大
通寶者每一文准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准至大
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
用之既而御史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
悟而又兼行銅錢慮有相妨今民間拘收銅器甚急

民殊不便乞與省臣詳議不報 尚書省言三宮內降之旨曩中書奏請勿行臣等謂宜仍舊行之儻於大事有害則復奏請中書之務乞以盡歸臣等至元二十四年凡宣敕亦以尚書省掌之今臣等議乞從尚書省任人而以宣敕散官委之中書從之 冬十月庚戌朔以皇太子兼尚書令初帝從乞台普濟等言由尚書省任人而以宣敕散官委之中書至是太子言舊制百官宣敕皆歸中書以臣爲中書令故也自今敕牒宜令尚書省給降宣命仍委中書從之

丙辰樂實言江南平垂四十年其民止輸地稅商稅

宋元通鑑卷百十八

十三

禮

餘皆無與其富室有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動輒百千家有多至萬家者其力可知乞自今有歲收糧五萬石以上者令石輸二升於官仍質一子爲軍所輸之糧半入京師以養御士半留於彼以備凶年富國安民無善於此詔如其言行之 十一月庚辰朔增吏部郎中員外郎主事各一員令考功以行黜陟 八百媳婦及大小微里諸蠻作亂詔遣雲南右丞筭只兒威往招諭之比至爲賊所賂復肆攻掠遂以敗還 乙酉尚書省及太常禮儀院言郊祀者國之大禮今南郊之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尚未舉行今年

冬至祀天南郊請以太祖配明年夏至祀地北郊請以世祖配制可 丁亥以阿散爲尚書左丞相行中書平章政事尋出商議遼陽行省事 十二月乙卯帝親饗太廟 壬戌詔封贈內外百官三品以上者許請謚凡請謚者許其家具本官平日勲勞政績德業藝能經由所在官司保勘與本家所供相同轉申吏部考覆呈都省都省準擬令太常禮儀院驗事蹟定謚若勲戚大臣奉旨賜謚者不在此例

宋元通鑑卷百十八

十三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八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九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十一

起庚戌至辛亥
凡二年

武宗二

至大三年春正月辛卯立皇后弘吉刺氏 丙申立資國院泉貨監命以歷代銅錢與至大錢相參行用徵李孟入見以爲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初孟既逃去有譖于帝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侍內宴忽戚然改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懽者李道復之功居多適思之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即命搜訪之得於許昌徑山召見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宜速任之至是乃授中書平章事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 二月己巳寧王闊闊出與禿剌子阿剌納失里謀爲不軌事覺下闊闊出獄寬阿剌納失里於漠北磔西僧鐵里等二十四人于市遂欲誅闊闊出平章政事鐵哥獨辨其誣詔釋之流于高麗 壬申以樂實爲尚書左丞相 三月庚寅賜諸王察八兒幣帛初世祖以海都叛詔積其分地五戶絲爲幣帛

宋元通鑑卷百三十九

十一

禮

侯其來降賜之至是其子察八兒來歸尚書省臣請以賜之帝曰世祖謀慮深遠若是待諸王朝會頒賞既畢卿等備述其故然後與之使彼知所愧 壬辰帝如上都 夏四月丙子增國子生爲三百員 五月合肥舒城歷陽蒙城霍丘懷寧等縣蝗 六月丁未朔詔尚書省右丞相脫虎脫左丞相三寶奴總百司庶務並從尚書省奏行 壬申以西北諸王察八兒等來朝賜脫虎脫三寶奴珠衣封三寶奴爲楚國公以常州路爲分地 是月襄陽峽川路荊門州大水山崩壞官民解舍二萬一千八百餘間死者二千四百六十六人威州洛水肥鄉雞澤等縣旱 秋七月己亥禁權要商販挾聖旨懿旨令旨阻礙會通河民船者 八月甲寅白虹貫日是月河南等路蝗 九月丙戌帝還大都 壬辰皇太子言司徒劉夢乘驛省親江南大擾平民二年不歸詔罷之 壬寅敕諸司官濫設者毋給月俸 冬十月丁巳尚書省言宣徽院廩給日增儲備雖廣亦不能給宜加分減帝曰比見後宮飲膳與朕無異其覈實減之三寶奴言省部官不肯勤恪署事敕自今晨集暮退苟或怠弛不必以聞便宜罪之其到任者或一再月辭以病者

宋元通鑑卷百三十九

十一

禮

杖罷不叙又言故丞相和禮霍孫時參議府左右司
斷事官六部官日具一膳不然則抱饑而還稽誤公
事今則無以為資乞各賜鈔二百錠規運取其息錢
以為食制可 壬申江浙省臣言曩者朱清張瑄海
漕米歲四五十萬至百十萬時船多糧少顧直均平
比歲賊歛橫出漕戶困乏逃亡者有之今歲運三百
萬漕舟不足遣人於浙東福建等處和顧百姓騷動
本省左丞沙不丁言其第舍八失及馬合謀但的激
浦楊家等皆有舟且深知漕事乞以為海道運糧都
漕萬戶府官各以己力輸運官糧萬戶千戶並如軍

宋元通鑑卷三十九

三

官例承襲寬恤漕戶增給顧直庶有成效尚書省以
聞請以馬合謀但的為遙授右丞海外諸蕃宣慰使
都元帥領海道運糧都漕運萬戶府事設千戶所十
每所設達魯花赤一千戶三副千戶二百戶四制可
詔諭大司農勸課農桑 十一月辛巳加脫虎脫
為太師錄軍國重事封義國公 戊子以朱清子虎
張瑄子文龍往治海漕以所籍宅一區田百頃給之
丙申始以太祖配享南郊先是三寶奴言奉詔舉
行郊祀典禮臣等議欲祀北郊必先南郊今歲冬至
祀天圓丘尊太祖皇帝配享來歲夏至祀方丘尊世

祖皇帝配享至是有事南郊以太祖配之 己亥尚
書省以武衛都指揮使鄭阿兒思蘭與兄鄭榮祖段
叔仁等十七人圖為不軌置獄鞫之並棄市籍其家
中外寃之 十二月戊申真寧路地震城中都

宋元通鑑卷三十九

四

四年春正月癸酉朔帝不豫免朝賀大赦天下 庚
辰帝崩于玉德殿在位五年三十一壬午葬起輦
谷史臣曰帝慨然欲創治政法而有為故其封爵太
濫錫資太泛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更變云 皇
太子罷尚書省脫虎脫三寶奴樂實保八王顯等皆
伏誅初皇太子以脫虎脫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
誤國者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朵兒只諫曰為政而
首尚殺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既而
御史言脫虎脫等既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百司
若孛羅忙哥鐵木兒闊里吉思烏馬兒等好貪害政
今中書方欲用為各省平章參政等官宜加罷黜遂
流忙哥等于海南尋復以行尚書省為行中書省百
司庶務復歸中書 壬子罷城中都皇太子以司徒
蕭珍城中都徵功毒民遂追奪其符印令百司禁錮
之凡中都所占民田悉還之民 召先朝諳知政務
老臣程鵬飛董士選李謙張驥陳天祥尚文劉正獻

天挺董士珍肅軒劉敏中王思廉韓從益趙君信程
鉅夫十五人詣闕同議庶政天祥等五人不至謙至
首陳九事正陳八事皆欲朝廷守成憲開言路重名
爵節財用興學校乙未禁百官令舉切時弊
役軍人營造及守護私第 丁酉以鐵木迭兒爲右
丞相以完澤李孟並平章事 庚子停各處營造
二月甲子命中書平章李孟領國子監學諭之曰學
校人才所自出卿等宜數詣國學課試諸生勉其德
業 罷康里脫脫爲江浙行省左丞相脫脫下車進
父老問民間利病咸謂杭城舊有便河通江潯漕廢
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脫脫
曰吾陛辭之日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爲便行之
可也俄有詔禁作土功脫脫曰敬天莫先勤民民蒙
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焉不一月河成 三月
庚寅皇太子即位時皇太后欲用陰陽家言令太子
即位隆福宮御史中丞張珪言當御大明殿帝悟移
於大明殿即位受諸王百官朝賀詔曰惟昔先帝事
皇太后撫朕眇躬孝友天至由朕得託順考遺體重
以母弟之嫡加有創平內難之功於其踐阼曾未踰
月授以皇太子寶領中書令樞密使百揆機務聽所

宋元通鑑卷五十九

五

夏

綱鑑于今五年先帝奄棄天下勲戚元老咸謂大寶
之承既有成命非與前聖賓天而始徵集宗親議所
宜立者比當稽周漢晉唐故事正位宸極朕以國恤
方新誠有未忍是用經時今則上奉皇太后勉進之
命下徇諸王勸戴之勤三月十八日於大都大明殿
即皇帝位凡尚書省誤國之臣先已伏誅同惡之徒
亦已放殛百司庶政悉歸中書命丞相鐵木迭兒平
章政事李道復等從新拯治可大赦天下敢以赦前
事相告言者罪以其罪詣衙門及近侍人等毋隔越
中書奏事諸上書陳言者量加旌擢其僥倖獻地土
并山場密冶及中寶之人並禁止之諸王駙馬經過
州郡不得非理需索應和顧和買隨即給價毋困吾
民帝既即位以張珪言是親解所御衣及只孫衣二
十襲金帶一賜之 丁酉詔武宗時百司逆陞品秩
者悉復至元舊制既又諭省臣曰卿等哀集中統至
元以來條章擇老臣明法律者斟酌重輕折中歸一
頒行天下俾有司遵行之則抵罪者庶無冤抑 己
亥寧夏地震 遣宦者李邦寧釋奠於孔子邦寧既
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
臺底鐵鐫入地人許無不投者邦寧悚息伏地請就

宋元通鑑卷五十九

六

夏

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 初帝在東宮邦寧知三寶奴等畏帝英明乘間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封儀同三司爲集賢院大學士尋卒 夏四月丁未以張驢爲江浙平章戒之曰以汝先朝舊人故命汝往民爲邦本無民何以爲國汝其上體朕心下愛斯民 辛酉敕國子監師儒之職有才德者不拘品級雖布衣亦選用 丁卯罷行至大銀鈔銅錢詔曰我世祖皇帝參酌古今立中統至元鈔法天下流行公私蒙利五十年于茲矣比者尚書省不究利病輒意變更既創至大銀鈔又鑄大元至大銅錢鈔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錢以鼓鑄弗給新舊悉用曾未再期其弊滋甚爰咨廷議允協輿言皆願變通以復舊制其罷資國院及各處泉貨監提舉司買賣銅器聽民自便應尚書省已發各處至大鈔本及至大銅錢截日封貯民間行使者赴行用庫倒換楊桑兒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銅錢與權幣相權

而用古之道也何可遽廢邪言雖不用時論是之帝御使殿李孟進曰陛下御極物價頗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敢以爲賀帝蹙然曰卿等能盡力贊襄使兆民又安庶幾天心克享至於秋成尚未敢必今朕踐阼曾未踰月寧有物價頗減之理朕托卿甚重茲言非所賴也孟愧謝 五月癸酉遣兵擊八百媳婦陝西侍御史趙世延諫曰蠻夷事在羈縻先朝用兵不已致亡失軍旅誅戮省臣今第當選重臣知治體者付以邊寄兵宜勿用也不聽 丙子命翰林國史纂脩先帝實錄及累朝皇后功臣列傳俾百司悉上事蹟 六月乙巳命侍臣咨訪内外才堪佐國者悉以名聞 甲子上大行皇帝尊謚廟號武宗 己巳帝覽貞觀政要諭侍臣曰此書有益於國家其譯以國語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誦習之 秋七月己亥詔諭省臣曰朕前戒近侍毋輒傳旨中書自今敢有犯者不須奏聞直捕其人付刑部究治敕臺臣選更事老成者爲監察御史 是月大寧等路隕霜 閏月甲辰帝將還大都太后以秋稼方盛勿令鷹坊馳人衛士先往庶免害稼擾民敕禁止之賜李孟爵泰國公孟感帝知遇以國事爲己任見當時賜予太廣名

野上風俗太侈僭擬無章每勸帝言人君之柄在
刑與賞刑不足懲賞不足勸何以爲治帝在懷州深
見吏弊既即位欲痛剷除之孟曰吏亦當有賢者在
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
爲保護如此真長者之言也嘗謂之曰朕在位必卿
在中書賜爵秦國公圖其像命詞臣贊之每入見稱
曰道復而不名 己未詔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國
學如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
子生額爲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
次補件讀者爲定式 丁卯完澤李孟等言方今進
用儒者老成日已凋謝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請擢任
國學翰林祕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
激勸帝曰卿言是也詔自今勿限資格果才而賢雖
白身亦任用之 禁醫人非選試及著籍者毋行醫
藥 八月己巳朔裁定京朝諸司員數並依至元三十
年舊額 九月己亥安南國王陳益稷入見言自世
祖朝來歸妻子皆爲其國人所害朝廷因遣授湖廣
平章仍與王爵賜漢陽田五百頃俾自贍今臣年幾
七十而有司拘所授田就食無所帝謂省臣曰益稷
來歸宜厚賜以懷遠人其進勛爵授田如故 壬子

詔改明年元爲皇慶 都水監傳旨給驛往取杭州
所造龍舟省臣諫曰陛下踐祚誕告天下凡非宣索
毋得擅進誠取此舟有乖前詔止之 冬十月壬辰
詔收至大銀鈔 十一月辛丑罷營繕初帝諭太府
監臣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民給軍旅雖一緡之微
非朕命毋輒與人至是李孟言每歲支鈔六百餘萬
錠又土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內降旨賞賜
復用三百餘萬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錠今帑藏
見貯止十一萬餘安能周給不急浮費宜悉停罷帝
納其言遂詔罷之 己未復以阿散爲平章政事
十二月乙未詔停內降旨帝初諭省臣曰朕前戒近
侍毋以文記傳旨中書敢有犯者徑逮其人治之至
是省臣復言祖宗立選法明黜陟以示激勸今官未
及考或無故更代或躡等進階僭受國公丞相等職
諸司已裁而復置者有之今春以來內降旨除官千
餘人其中欺僞豈能盡知壞亂選法莫此爲甚帝曰
自今凡內降旨一切勿行 遣禮部尚書乃馬台等
齎詔往諭安南頒皇慶元年曆日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九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十二 起壬子至乙卯凡四年

仁宗一

皇慶元年春正月庚子帝諭御史大夫塔思不花曰凡大臣不法卿等劾奏毋避朕自裁之 壬戌陞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帝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須朕自選用汝等毋輒擬進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蓋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 二月丁卯朔徙大都路學所置周宣王石鼓于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

國子監 以吳澄爲司業澄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嘗爲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特授奉議大夫俸乘驛至京師次真州疾作不果行 已卯八百媳婦來

獻馴象二 三月丁酉朔罷諸王大臣私第營繕

夏四月癸酉帝如上都 五月丙申朔以阿散爲左

丞相張驥爲平章政事 六月乙丑朔日食丁卯天

雨毛已巳太陰犯天關 敕李孟博選中外學行之

士任職翰林 丁亥敕罷封贈誠左右守法度勤職

業勿僥倖乞加官時朝廷封拜繁多羣臣無功而受

公王之爵者前後相繼故有是敕御史中丞郝天挺

言先帝即位之時大事初定故於左右三五有功之

人爵之太高遂使近幸之臣因而相襲王公師保接

迹於朝比者雖令追印裁罷曾未經歲又復紛然昔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

人有言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是以朝廷名器重則斗

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日拜卿相而人

不勸矣又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月在外須三周

歲考其殿最以爲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一

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遷數易者奔

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機務哉乞自今

惟大臣可急闕選授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必候任滿

方許超遷庶免朝除夕改啓倖長奸之弊 秋七月

丙午陞大司農司秩從一品帝諭司農曰農桑衣食

之本汝等舉諸知農事故用之 八月己卯以吏部

尚書許師敬為中書參知政事 庚辰帝還大都

九月丁酉增江浙海漕糧二十萬石 冬十月癸未

以察罕為中書平章政事丁亥翰林學士承旨程鉅

夫玉連赤不花等進順宗成宗武宗實錄 辛卯赦

天下賜李孟路州田二十頃 十一月丙午諭六部

官毋踰越中書奏事 以張思明為兩浙鹽運使歲

課羨贏僚屬請上增數思明曰贏縮不常萬一以增

為額是我希一已之榮遺百世之害不可 十二月

癸亥李孟罷以張珪為中書平章政事珪淮陽王張

弘範之子前官武階至是換文階帝欲以伶人曹咬

住為禮部尚書珪曰伶人為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

止之 丁亥中書省臣言中書職在總挈綱維比者

行省六部諸司應決不決者往往作疑咨呈以致文

繁事弊詔體世祖立中書初意定擬程式以聞

二年春正月丁未以太府卿禿忽魯為中書右丞相

己未置遼陽行省儒學提舉司 二月己卯免徵

益都饑民所貸官糧二十萬石 各寺脩佛事日用

羊九千四百四十枚遵舊制易以蔬食 辛巳詔以

錢糧造作訴訟等事悉歸有司以清中書之務 壬

午西北諸王也先不花進馬駝雙玉 帝諭左右曰

國回以寶玉鬻於官朕思此物何足為寶唯善人乃

可為寶善人用則百姓安茲國家所宜寶也 丙午

冊立皇后弘吉刺氏 丁未彗出東井禿忽魯言臣

等職專燮理去秋至春亢旱民黎艱食而又隕霜雨

沙天象示警皆由臣等不能宣上恩澤致茲災異乞

出臣等以答天譴帝曰事豈關汝其勿復言帝問弭

災之道翰林學士程瑄夫陳桑林六事帝嘉勞之於

是詔鉅夫偕李孟等議行貢舉法鉅夫建言經

學當主程願朱熹傳注文章宜革唐宋宿弊命鉅夫

草詔行之三月以病乞歸不允請益堅特授光祿大

夫命廷臣飲餞於齊化門外 召郝天挺為御史中

丞入見首陳紀綱之要以獵為喻曰御史職在擊奸

猶鷹揚焉禽之弱者易獲也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

然不唯失前禽仍或有傷鷹之患矣帝嘉其言 丙

辰帝以亢旱既久宮中焚香默禱遣官分禱諸祠其

雨大注 夏四月乙亥帝如上都 甲申詔遴選賢

士纂脩國史 乙酉御史臺言富人資緣特旨濫授

官爵徵政宣徵用人率多罪廢之流內侍託為貧乏

互奏恩賞而西僧以作佛事之故累釋重囚外任之

官身犯刑憲輒營求內旨以免罪諸王駙馬寺觀土

田徵租民間擾害尤甚皆今之弊政所宜悉革也制
曰可 五月辛丑以元伯都刺爲中書平章政事召
張思明爲戶部尚書 六月己未朔京師地大震
癸亥禿忽魯等以災異乞賜改黜不允 丙寅京師
地再震 己卯河東廉訪使趙簡請選方正博洽之
士任翰林其本無學術冒濫清銜者汰黜庶講明治
道以廣聖聽從之 甲申建崇文閣于國子監詔以
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
謙許衡並從祀孔子廟廷 河決陳毫睢三州開封
陳留等縣沒民田廬 秋七月己丑朔歲星犯東井
辛卯太白晝見 癸巳以作佛事釋囚徒二十九人
甲午置榷茶批驗所并茶由局官 八月戊午朔
太白晝見 丁卯帝還大都庚午以侍御史薛居敬
爲中書叅知政事 九月癸巳以完澤知樞密院事
戊申敕鎮江路建銀山寺勿徙寺旁塋塚 陝西
行臺治書侍御史尉遲德誠亦上言西僧以作佛事
疎放罪囚以爲祈福奴婢殺主妻妾殺夫皆獲實緣
以免實素典常必欲脩政以答天譴豈無有先於此
者哉 冬十月己卯復敕中書省臣議行科舉初世
祖時議定科舉新制未及行至是中書省臣復以爲

宋元通鑑卷四十一

五

延

言乃命定其條制天下三歲一開科蒙古色目人與
漢人南人各命題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
中選者加一等注授時朝廷方以科舉取士說者謂
治平可力致集賢脩撰虞集獨謂當治其源因會議
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
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檢
強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生徒
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
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
爲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
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爲今之
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脩成德者身師事之至誠
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
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
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
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
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
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
知根柢者矣 甲辰詔天下以明年八月天下郡縣
與其賢者能者充貢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

宋元通鑑卷四十一

六

延

者親試于廷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帝謂侍臣曰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至治然能用儒士何以致此設利取士庶幾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興也 十二月丙子定百官致仕資格 京師以久旱民多疾疫帝曰此皆朕之責也赤子何罪明日大雪

延祐元年春正月丁亥授中書右丞劉正平章政事庚子敕各省平章爲首者專意訪求遺逸苟得其人先以名聞而後致之 丁未詔改元延祐 庚戌

中書省臣禿魯忽等以災變乞罷不允 二月甲戌省臣言比奉詔漢人參政宜用儒者侍御史趙世延

宋元通鑑卷百四十

七

庚

其人也帝曰世延誠可用然雍古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遂拜世延參知政事 壬午以合散爲中書右丞相與平章李孟監脩國史以揭傒斯爲國史編脩官李孟讀其所撰功臣列傳嘆曰是方可名史筆若他人直勝吏牘耳 三月己亥白暈亘天連環貫日戊申帝如上都 己酉敕奸民宮其子爲閹宦謀避徭役者罪之 癸丑晉寧民侯喜兒兄弟五人並坐法當死帝嘆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情輕者一人杖之俾養父母母絕其祀 閏月辛酉遣人視大都至上都駐蹕之地有侵民田者計畝給直

汴梁東昌隴州開州等處隕霜殺桑果禾苗 夏四月

甲申朔大寧路地震有聲如雷 己酉敕鄆縣官

勤職者加賜幣帛 立回國子監 帝以資治通

鑑載前代興亡治亂命集賢學士忽都魯及李孟擇

其切要者譯寫以進 五月丁卯賜李孟孝感縣地

二十八頃 敕嶺北行省瘞陣沒遺骸 丁丑徙滄

州路于長蘆鎮 戊寅京兆爲故儒臣許衡立魯齋

書院降璽書旌之 六月戊子敕內侍今後止授中

官勿畀文階 置雲南行省儒學提舉司 秋七月

庚午詔開下番市舶之禁 八月戊子帝還大都

宋元通鑑卷百四十

八

何

丁未冀寧汴梁及武安涉縣地震壞官民廬舍壓死者三百餘人 九月己巳合散自言其非世勲族姓不可以居右相因舉鐵木迭兒自代遂拜鐵木迭兒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居數月復進右丞相以合散爲左丞相 冬十月乙未敕吏人轉官止從七品在選者降等注授 敕下番商販須江浙省給牒以往歸則征稅如制私往者沒其物 庚戌監察御史言乞命樞密院設法教練士卒應軍官襲職者試武事而後任之制曰可 十一月癸酉詔吏坐贓罪者黜其官 十二月辛卯禁諸王驍馬權勢之人增

價鬻鹽 壬辰詔定官民車服之制帝以市民靡麗相尚僭禮費財命中書省定民車服等第惟蒙古及怯薛諸色人不禁然亦不許服龍鳳文 己亥敕中書省定議孔子五十三代孫當襲封衍聖公者以名聞 庚子遣官浚揚州淮安等處運河 復以李孟為中書平章政事 復以齊履謙為國子司業初履謙與吳澄俱在國學既罷去學制稍廢至是復以履謙為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與私試辭理俱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為

宋元通鑑卷一百一十 九

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 詔經理江浙江西河南民田張驢言經理之法世祖已行但其間多欺蔽遂遣驢等往三省行之限民四十日以所有田自實於官期限猝迫貪刻用事富民黥吏並緣為姦於是民不聊生盜賊蜂起田野荒蕪弊及有甚於前者樞密副使吳元珪入見言世祖限田四百畝以給軍需餘田悉令貢賦稅况江南之平幾四十年戶有定籍田有定畝今經理之法務以增多為能加之有司頭會箕歛元元困苦日甚臣恐變生不測非國之福帝命並遵舊制

二年春正月庚午立行用庫於江陰州敕以江南行臺贓罰鈔賑恤饑民 乙亥詔遣宣撫使巡行天下分十二道問民疾苦黜陟官吏 二月己卯朔會試進士癸巳太白經天丙午太白經天 三月乙卯廷試進士賜護都沓兒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分進士為兩榜蒙古色目人為右漢人南人為左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七品第三甲正八品兩榜並同是科得張起巖又得黃潛歐陽玄許有壬 丙辰太陰色赤如赭 庚午帝率諸王百官奉玉冊玉寶加上皇太后尊號 詔天下蠲逋欠稅課 丁丑以中書平章張驢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時驢以妻病謁告歸江南奪民河渡地中丞楊朵兒只劾之故調外朵兒正色立朝帝為改容 夏四月戊寅朔日食辛巳賜進士恩榮宴於翰林院辛丑賜會試下第舉人七十以上從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府州教授餘並授山長學正後勿援例 命李孟等類集累朝條格俟成書聞奏 乙巳帝如上都 五月乙丑秦州成紀縣山移是夜疾風電雹北山南移至夕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監察御史馬祖常言山不動之物

宋元通鑑卷一百一十 十

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實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爾 甲戌加宦官續元暉昭文館大學士 是月江西湖廣饑 六月甲申太白晝見是夜太陰犯平道戊戌河決鄭州辛丑以濟寧益都亢旱汰省宿衛士芻粟 秋七月畿內大雨水 贛州民蔡五九兵起初經理之法既行鐵木迭兒猶以為未實復下令括田增稅而昵匪馬丁在江西酷虐尤甚新豐一縣撤民廬千九百區夷墓揚骨虛張頃畝流毒居民怨入骨髓故贛民蔡五九等遂率眾寇抄汀漳諸路陷寧化縣據之稱王建號詔遣張驥討之

宋元通鑑卷百四

十一

八月己丑帝還大都 壬寅詔浙江行省印農桑輯要萬部頒降有司遵守勸課 以趙世延為御史中丞時世延自叅知政事遷中丞詔省臣自平章以下送之入臺其禮前所無有由是為鐵木迭兒所忌用太后旨出為雲南右丞陞辭帝令仍為中丞 九月壬戌蔡五九眾潰伏誅餘黨悉平散軍士討捕功并官其死事者子孫 冬十月丙子朔客星見太微垣 庚辰以郭賈為中書叅知政事賈初為河東廉訪副使帝在東宮時幸五臺因問河東廉訪使滅里吉友何以有善政左右曰副使郭賈之教也厚賜

之及帝即位累遷至浙西廉訪使至是叅知政事

十一月丙午客星變為彗犯紫微垣歷軫至壁十五宿辛未以星變赦天下特合散等以星變乞避位帝曰此朕之愆豈卿等所致其復乃職苟政有過差勿憚於改而凡可以安百姓者當悉言之庶上下交脩天變可弭也因赦免各路差稅有差 甲戌立武宗子和世琜為周王出鎮雲南初武宗既立帝為太子後丞相三寶奴復勸立和世琜召康里脫脫言之脫脫曰太弟曩定宗社居東宮已久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乎三寶奴曰今日兄已授弟異日能

宋元通鑑卷百四

十二

保叔授其姪乎脫脫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至是議立丞相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請立皇子碩德八剌又與太后幸臣失烈門譖和世琜於兩宮遂封為周王遣出鎮雲南 詔免江浙等三省自實田租二年時方警贛州之亂而張驥在江浙復以括田迫民有至死者御史臺上書累言經理及括田之害詔罷之復命河南自實田自延祐五年始止科其半而汴梁一路凡減虛增之數二十二萬石 十二月庚寅增置平江路行用庫 癸巳旌表汀州寧化民賴祿孫孝行蔡五九之亂也祿孫負其母挈

其妻隨衆入南山避之盜至衆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寧殺我勿傷吾母時母病渴覓水不得祿孫含唾煦之盜相顧歎歎不忍害反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衆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聞特賜旌表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十

十三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十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十一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十三

起丙辰至庚申凡五年

仁宗二

延祐三年春正月丙午改直沽爲海津鎮 二月丁丑調海口屯儲漢軍千人隸臨清運糧萬戶府以供轉漕 三月甲寅敕蕭拜住及陝西四川省臣各一員護送周王和世球之雲南置周王常侍府 癸亥帝如上都初皇太后以張珪嘗劾鐵木迭兒不可使爲太師至是與帝如上都方度居庸關潛召珪切責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十一

張本

杖之珪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時珪子景元宿衛左右以父病篤辭還帝驚問故殊不憚遣使賜之酒進拜大司徒遂謝病歸 壬申禁方春畋獵初有議禁民畋獵犯者抵死左司郎中韓若愚曰齊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孟子非之衆以爲然遂減其刑 太史令郭守敬卒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從劉秉忠學長於天文水利太史令王恂以學自負每見守敬制度精巧深嘆服之成宗嘗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至是卒年八十二夏四月癸酉河南流民羣聚渡江所過擾害命行臺

廉訪司以見貯贓鈔賑之 壬午救衛輝昌平守臣
脩殷比干唐狄仁傑祠歲時致祭 五月庚申以伯
鐵木兒蕭拜住並為平章政事 庚午置甘肅儒學
提舉司 六月乙亥制封孟子父激公宣為邾國公
母仇氏為邾國宣獻夫人 丁丑赦凡鞠囚非強盜
毋加酷刑 己卯詔諭百司各勤其職毋墮廢大政
秋七月辛酉賜普慶寺田百七十頃 丙寅復以
燕鐵木兒知樞密院事 八月己卯帝還大都 九
月庚戌改絳山縣為龍慶州帝生是縣特命改焉
己未冀寧晉寧路地震 冬十月辛未以高昉為中

宋元通鑑卷百四

二

書叅知政事 以趙孟頫為翰林學士承旨帝在東
宮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賢侍講學士至是拜翰
林學士承旨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嘗與
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蘇子瞻又嘗
稱子昂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旁通佛老之
旨皆人所不及有間之者謂國史不宜令孟頫預帝
曰子昂世祖所簡拔朕置之館閣使典述作傳之後
世此屬歟歟何也復厚賜之初孟頫以程鉅夫薦起
家為郎及鉅夫為翰林學士承旨求致仕去孟頫代
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時人以爲衣冠盛事 壬

平河南路地震 十一月周王和世琜次延安其臣
禿忽魯尚家奴及武宗舊臣釐日沙不丁哈八兒禿
等皆來會教化謀曰天下者我武宗之天下也王之
出鎮本非上意由左右讒譖致然請以其故自行省
俾聞之朝廷庶可杜塞離間不然事變叵測遂與數
騎馳去先是阿思罕為太師鐵木兒奪其位出之為
陝西行省丞相及教化等至即與平章政事塔察兒
行臺御史大夫脫里伯中丞脫歡悉發關中兵分道
自潼關河中府入已而塔察兒脫歡襲殺阿思罕教
化于河中和世琜遂西行至北邊金山西北諸王察

宋元通鑑卷百四

三

阿台等聞和世琜至咸率衆來附和世琜至其部與
定約束每歲冬居扎顏夏居幹羅幹察山春則命從
者耕于野泥十餘年間邊境寧謐 十二月丁亥立
子碩德八剌為皇太子仍兼中書令樞密使拜張思
明為中書叅知政事時浮屠妙總統有寵敕中書官
其第五品思明執不可帝大怒召見切責之對曰選
法天下公器徑路一開來者雜遝故寧違旨獲戾不
忍隳祖宗成憲使四方得窺陛下淺深也帝心然其
言而業已許之曰卿可姑與之後勿為例乃為萬億
庫提舉不與散官

四年春正月庚子帝謂左右曰中書比奏百姓乏食宜加賑恤朕默思之民饑若此豈政有過差以致然與同詔百司務遵世祖成憲宜勉力奉行輔朕不逮然嘗思之唯省刑薄賦使百姓各遂其生也閏月丙戌以立皇太子詔天下給賜鰥寡孤獨鈔減免各路租稅有差二月甲辰詔郡縣各社復置義倉乙丑陞蒙古國子監秩正三品三月辛卯帝如上都夏四月不雨帝嘗夜坐謂侍臣曰雨暘不時奈何蕭拜住曰宰相之過也帝曰卿不在中書邪拜住惶愧頃之帝露香禱于天既而大雨左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爲民祈雨何避焉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劉賡等譯大學衍義以進帝覽之謂羣臣曰大學衍義議論甚嘉其令翰林學士譯以國語五月壬午以赤因鐵木迭兒阿卜海牙並爲中書平章政事六月戊申鐵木迭兒罷以合散爲右丞相鐵木迭兒之再入相恃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爲平章政事蕭拜住稍牽制之中丞楊朵兒只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家奴脅留守賀勝使出之勝不可朵兒只廉得鐵木迭兒受賂賂鉅萬萬乃與拜住及勝奏之

而內外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其桀黠貪欺上問下占據晉王田及衛兵牧地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人等珍玉之賄動以萬計誤國之罪又在桑哥阿合馬之上四海嫉憤咸願車裂斬首以快人心奏上帝震怒鐵木迭兒懼逃匿太后宮朵兒只持之益急太后召朵兒只責之帝不忍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而遷朵兒只爲集賢學士己酉以兀伯都刺復爲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乙亥李孟罷以王毅爲中書平章政事己丑成紀縣山崩土石潰徙壞田稼廬舍壓死居民以張思明爲工部尚書思明先爲中書叅政近臣疾其持法峭直日搆譏間故出爲工部尚書帝問左右曰張士瞻居工部得無快快乎對曰勤政如初帝嘉歎之命授宣政院副使帝出見衛士有敝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餘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于外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於朕因命賜之錢帛八月丙申帝還大都帝在御已久猶居東宮而飲酒無度監察御史馬祖常上書言天子承天繼統當極保愛玉食之御猶審五味之宜酒醴之供可不思百拜之義大內正衙朝賀之地雖陛下不忘

東宮之舊竊慮起民間觀聽之疑且國家百年朝儀尚闕誠使羣臣奏對之際御史執簡史官執筆則雖有懷奸利乞官賞者不敢出諸其口乞令中書集議或三日二日常出視朝則治道昭明生民之福也

庚申合散奏事畢帝問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對曰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則民知畏避免於刑戮若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求治難矣九月丙寅合散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

宋史紀事本末

六

勳臣合散西域人不厭人望遂懇辭制以宣徽使伯答沙爲右丞相合散仍左丞相壬辰嶺北地震三日冬十月己酉監察御史言官吏丁憂起復人情驚惑請禁止以絕僥倖制可之十一月壬辰諭諸宿衛入直各居其次大臣許從二人他官一人門者護其出入十二月己酉盧溝橋澤畔店瑠璃河並置巡檢司

五年春正月甲戌懿州地震丁亥會試進士湖廣平章賈住加魯國公大司農二月癸巳朔日食和寧路地震秦州泰安縣山崩辛亥敕杭州守臣

春我祭淮安忠武王伯顏祠戊午給書西天字維摩經金三千兩初宣徽院使歲會內廷佛事之費以斤數者類四十萬九千五百兩七萬九千酥密共五萬餘蓋自至元三十年間興祠佛事之目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增至五百餘至是僧徒冒利無厭歲費滋甚較之大德又不知幾倍矣三月戊午會試進士及第出身五十人有差癸未給金九百兩銀百五十兩書金字藏經夏四月甲寅以千奴史弼並爲中書平章政事左丞相哈散辭職帝不允其請益堅帝詰之曰朕任卿未專邪弼曰非曰

宋史紀事本末

七

近臣有撓政者邪曰無有也然則何爲而辭對曰臣自揆才薄恐誤陛下國事若必欲任臣願薦一人爲助帝問爲誰哈散再拜曰臣願得張思明即日復拜思明中書叅知政事戊午帝如上都五月壬申監察御史言比年名爵冒濫太尉司徒國公接跡于朝昔奉詔裁罷中外莫不欣悅近聞命禮部鑄太尉司徒司空等印二十有六此輩無功于國載在史冊貽笑將來請自今勲業昭著者存留一二餘並革去從之己卯德慶路地震龍西山崩六月乙巳術者趙子玉等伏誅時術者王阿木哥欺高麗王言於

王府司馬曹脫不台等曰阿木哥名應圖識於是潛謀備兵器衣甲旗鼓航海往高麗取阿木哥至大都埃時而發行次利澤縣事覺詔誅子玉等七人秋七月壬申御史中丞趙簡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選耆儒敷陳道義令李銓侍東宮說書未諳經史請別求碩學分進講讀實宗社無疆之福制從之戊子鞏昌路寧遠山崩加封楚三閭大夫屈原爲忠節清烈公八月戊子帝還大都九月癸亥大司農賈任等進司農丞苗好謙所撰栽桑圖說帝曰農桑衣食之本此圖甚善命刊印千帙散之民間丁卯以亦

宋元通鑑卷百四十一

八

祥

列亦爲中書平章政事己卯以江浙省所印大學衍義五十部賜朝臣癸丑雪都民以有司徵括田新租聚衆作亂敕免徵十一月丙子集賢大學士曲出言唐陸淳著春秋纂例辯疑微旨三書有益後學請錄梓以廣其傳從之癸未敕增江西茶運司茶課初世祖時置推茶都轉運司于江州總江南及兩淮茶稅尋改江西其稅自二萬四千錠以漸增至一十九萬二千八百錠至是又因江西茶副法忽魯丁言立減引增課之法敕以二十五萬錠爲額復增至二十八萬九千餘錠郡縣所輸竭山谷之產不能

无其半餘皆陪取民間歲以爲常時轉運司得以專制有司凡五品以下官皆杖決州縣莫敢誰何江南僉事邵文原請罷其司俾郡縣領之不報

六年春正月甲戌監察御史李魯仲等言皇太子位正東宮既立詹事院以總家政宜擇年德老成道義崇重者爲師保賓贊俾盡心輔導以廣緝熙之學制可之戊寅帝御嘉禧殿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位爲安邪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疆宇兢業守成恒懼不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所朕念慮在茲卿等固不知也二月丁亥朔日食

宋元通鑑卷百四十二

九

何序

乙巳敕諸司不由中書奏官輒署事者悉罷之特授僧從吉祥榮祿大夫大司徒僧文吉祥開封儀同三司三月辛酉以禿禿合爲御史大夫諭之曰御史大夫職任至重以卿勲舊之裔故特授汝當思乃祖乃父忠勤王室仍以古名臣爲法否則將墜汝家聲負朕委任之意矣夏四月壬辰中書省臣言雲南土官病故子姪兄弟襲之無則妻承夫職遠方蠻夷頑獷難制必任士人可以集事今或闕員宜從本俗權職以行從之庚子帝如上都鐵木迭兒家居未逾年復資緣起爲太子太師御史中丞趙世延論

其不法數十事并內外臺劾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以太后之故皆不聽 五月辛酉太陰犯靈臺丁卯太陰犯房丙子太陰犯壘壁陣 揚州火燬官民廬舍二萬三千三百餘區 六月山東淮南諸路大水 秋七月丙辰來安路總管岑世興叛據唐興州賜璽書招諭之 丁卯詔諭江西官吏豪民毋沮撓茶課 甲戌皇姊大長公主祥哥剌吉作佛寺釋全寧府重囚二十七人帝聞之怒敕按問全寧守臣阿從不法仍追所釋囚還獄 是月帝憶張珪生日賜上尊御衣 八月庚子帝還大都 是月伏

奪請汰其徒還所奪民田其諸不法事宜令覈問帝曰朕知沈明仁姦惡其嚴鞫之 戊午授皇太子玉册 十一月庚子帝諭臺臣曰有國家者以民爲本比聞百姓疾苦嗷冤者衆其令監察御史廉訪司審察以聞 趙孟頫乞致仕南歸帝遣使賜衣幣促之還朝以疾辭不起 十二月壬戌命皇太子參決國政帝語左右曰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爲太上皇與若等游觀西山以終天年羣臣皆稱善右司郎中月魯帖木兒曰臣聞昔所謂太上皇若唐玄宗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爲之願陛下正大位保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慕哉帝乃止 追封宋儒周惇頤爲道國公以虞集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帝對左右歎曰儒者皆用矣唯虞伯生未顯擢耳集尋以憂歸癸酉夜風雪甚寒帝謂侍臣曰朕與卿等居煖室宗戚昆弟遠戍邊陲曷勝其苦歲賜錢帛可不徧及邪敕上都冬夏設食于路以食饑者 七年春正月辛巳朔日食帝齋居損膳輟朝賀 辛卯江浙行省丞相黑驢言白雲僧沈明仁擅度僧四千八百餘人獲鈔四萬餘錠既已辭伏乃遣其徒沈

崇勝潛赴京師行賄求援請逮赴江浙并治其罪從之 丁亥帝不豫辛丑帝崩年三十六在位十年癸卯葬起輦谷帝天性恭儉通達儒術兼曉釋典不事遊田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資大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成憲云 伯答沙罷 甲辰太后以其倖臣鐵木迭兒爲右丞相 二月壬午以黑驢爲中書平章政事 甲子鐵木迭兒請捕逮四川行省平章趙世延赴京 中書參議乞失監坐需官刑部以法當杖太后命笞之太子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輕重之非示天下以公也卒正其罪 丙寅以趙世榮爲中書平章政事 丁卯詔籍江南冒爲白雲僧者爲民沈明仁以不法坐罪 丁丑鐵木迭兒以李孟初不附已讒構于上奪其所受秦國公封爵及前後制命仍仆其先墓碑 戊寅鐵木迭兒以前中書平章蕭拜住及御史中丞桑兒只嘗攻其姦惡必欲報之至是以太后旨召二人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烈門御史大夫禿禿哈離問之罪以違太后旨桑兒只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

宋元通鑑卷百四

十一

聖

后旨汝豈有今日邪鐵木迭兒又引同時御史二人證其罪桑兒只唾之曰汝等備員風憲爲是狗彘事邪坐者皆慙俯首鐵木迭兒即起入奏未幾傳旨執二人載諸國門之外殺之並籍其家是日風沙晦冥都人恟恟道路相視以目後欲奪桑兒只妻劉氏與人劉翦髮毀容自誓乃免時鐵木迭兒日思報復讐怨誅戮不已左丞張思明謂曰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殺戮人皆謂陰有不臣之心萬一諸王駙馬疑而不至奈何不可不熟慮也衆皆危之鐵木迭兒大悟曰非左丞言幾誤吾事 徽政院使失烈門以太后命請更朝官太子曰此豈除官時邪且先帝舊臣豈宜輕動俟予即位議于宗親元老賢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司農卿完者不花言先帝以土田頒賜諸臣者宜悉歸之官太子問曰所賜謂誰對曰左丞相阿散所得爲多太子曰予常諭卿等當以公心輔弼卿於先朝嘗請海船之稅以阿散奏而止今卿所言乃復私憾耳非公議也豈輔弼之道邪遂出完者不花爲湖南宣慰使 三月庚寅太子即位於大明殿詔赦天下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太皇太后 壬辰鐵木迭兒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師敕

宋元通鑑卷百四

十一

月

羣臣超授散官者朝會毋越班次 壬寅左遷前中書平章政事李孟爲集賢侍講學士鐵木迭兒欲因其不就陰中之孟拜命欣然帝謂鐵木迭兒子八爾吉思曰爾輩謂孟不肯爲是官今何如由是無敢言者御史臺臣請降詔諭百司以肅臺綱帝曰卿等但守職盡言善則朕當服行否亦不汝罪也 甲辰詔中外毋沮議鐵木迭兒 敕能醫卜工匠任子其藝精絕者擇用之 夏四月己未命平章政事王毅等徵理在京諸倉庫錢穀虧耗者七十八萬石及諸路歲貢幣帛稍紕繆者俱責償所司程督嚴刻怨謫復

宋元通鑑卷一百一

十四

何

作矣 庚申以拜住爲中書平章政事拜住安童孫也初襲爲宿衛長帝在東宮聞其賢召之辭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掌天子宿衛而私往來東宮我固得罪亦豈皇太子之福耶卒不往至是由太常禮儀院使擢拜中書平章 丙寅和世球生子名妥懽帖木爾 戊辰帝如上都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等進賢而爲人獻帶是利誘朕也其還之 五月庚辰殺上都留守賀伯顏鐵木迭兒怨伯顏嘗發張弼之獄乃奏其便服迎詔爲不敬殺之籍其家 己丑中書省臣請禁擅奏除拜帝

曰然恐朕遺忘或乘間奏請濫賜名爵汝等當復以聞 左丞相阿散罷出爲嶺北行省平章政事 以拜住爲左丞相乃剌忽塔失海牙並中書平章政事 乙未羣臣上大行皇帝謚廟號仁宗國語曰普顏篤皇帝 戊戌有告黑驢禿禿哈及阿散失烈門等與故要東木妻亦烈失八共謀廢立事拜住曰此事擅權亂政久矣今猶不懲謀危社稷請鞠狀帝曰彼若以太皇太后爲詞奈何命悉誅之籍其家 辛丑以鐵木兒脫爲中書平章政事 壬寅監察御史請罷僧道工伶濫爵及建寺養獸之費 丙午奪僧道

宋元通鑑卷一百一

十五

官敕 丁未以賀伯顏失烈門阿散家貲田宅賜鐵木迭兒等 六月丁巳以康里脫脫爲御史大夫 辛酉詔免僧人雜役 秋七月丙申乃剌忽罷 己亥太陰犯昴 庚子以廉詢爲中書平章政事 八月下四川平章政事趙世延獄初世延既解中丞出爲四川平章鐵木迭兒猶以世延劾其姦誣怨之不已仁宗崩即屬其黨誘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誣告之逮世延置對既遇赦猶鍛鍊成獄請置極典并究省臺諸臣不允帝幸涼亭從容謂近侍曰頃鐵木迭兒必欲與趙世延于死地朕素聞其忠良故每奏不

納左右咸稱萬歲 冬十月戊午帝還大都詔太常院臣曰朕將以四時躬祀太室宜與羣臣集議其禮此追遠報本之道毋以朕勞於對越而有所損其悉遵典禮 庚申敕譯佛書 十一月丙子朔帝御齋宮丁丑恭謝太廟備法駕服袞冕以行禮至仁宗室輒欬欬流涕左右莫不感動自是始以明年正月四時親享歲以爲常禮畢還宮鼓吹交作萬姓聳觀百年廢典一旦復見至有感泣者 甲申敕翰林國史院纂脩仁宗實錄 丁酉詔各郡建帝師八思巴殿其制視孔子廟有加 帝以科舉之外恐有遺賢詔曰比歲設立科舉以取人材尚慮高尚之士晦跡丘園無從可致各處其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邁深明治道不求聞達者所在官司具姓名牒報本道廉訪司覆奏察聞以備錄用又屢詔求言於下使得進言於上雖指斥時政並無譴責往往采擇其言任用其人列諸庶位以圖治功其他著書立言裨益教化啓迪後人者亦斟酌錄用著爲常式云 十二月乙巳朔詔曰朕祗遙貽謀獲承丕緒念付託之惟重顧繼述之政意爰以延祐七年十一月丙子被服袞冕恭謝于太廟既大禮之告成宜普天之均慶屬茲踰歲用

宋元通鑑卷四十一

十一

廷

易紀元于以導天地之至和于以法春秋之謹始可以明年爲至治元年減天下租賦二分開燕南山東河冶之禁聽民采取命官家屬流落邊遠者有司資給遣之其子女典鬻與人者聽還其家監察御史廉訪司歲舉可任守令者二人七品以上官有僻畫長策可以濟世安民者實封上之士有隱居行義明治體不求聞達者有司具狀以聞 乙卯翰林學士忽都魯兒譯進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帝曰脩身治國無踰此書 河南饑帝問其故羣臣皆莫對帝曰良由朕治道未洽卿等又不盡心乃職委任失人致陰陽不和災害荐至自今宜各務勤恪以應天心毋使吾民重困 丁卯鐵木迭兒拜住言比者詔內外直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直進御前乞令臣等開視乃入奏聞帝曰言事者當直至朕前可也如細民輒訴訟者則禁之 己巳以江南浙西道廉訪使薛處敬爲中書叅知政事 辛未拜住進鹵簿圖帝以唐制用萬三千三百人耗財乃定大駕爲三千二百人法駕爲三千五百人 癸酉帝聞賀伯顏母老憫之以所籍京兆田還其家

宋元通鑑卷四十一

十一

廷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十四 起辛酉至癸亥凡三年

英宗一

至治元年春正月丙戌帝服袞冕享太廟詔羣臣曰一歲惟四祀使人代之不能致如在之誠實所未安歲必親祀以終朕身廷臣或言祀事畢宜赦天下帝諭之曰恩可常施赦不可屢下使殺人獲免則死者何辜遂命中書陳便宜事行之 丁亥帝欲以元夕張燈禁中為齋山時張養浩以禮部尚書叅議中書省事遂具疏因拜住以諫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間閭之間燈火亦禁况闕庭宮掖之嚴邃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構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帝遂命罷之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自今朕凡有過豈獨臺臣當諫人皆得言賜養浩帛二疋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十二

十一

陳隆

甲辰水金火土四星聚奎 帝遣使即趙孟頫家俾書孝經賜上尊及衣二襲 二月丁巳敕建西山佛寺甚亟御史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成珪李謙亨以歲饑且東作方興上章極諫帝怒殺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杖珪謙亨竄于奴兒干地 三月庚

辰廷試進士六十四人南榜賜宋本及第第一人是

科得李好文 辛巳帝如上都帝以察罕腦兒行宮

制度平隘欲更廣之拜住曰此地苦寒入夏始種粟

黍陛下初登大寶不求民瘼而遽興大役以妨農務

恐失民望從之 壬午遣呪師朶兒只往牙濟班卜

二國取佛經 己丑大同路麒麟生 辛丑以鐵失

為御史大夫領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夏四月戊辰

命宦者孛羅台為太常署令太常官言刑人難與大

祭遂罷之 五月壬午遷武宗子圖帖睦爾于瓊州

時鐵木迭兒懷私固寵搆毀骨肉諸王大臣莫不自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十三

十二

陸

危中政使咬住告脫歡察兒等交通親王於是徙圖帖睦爾居海南因禁日者毋交通諸王駙馬掌陰陽五科者毋泄占候 六月癸卯朔日食 辛酉趙弘祚等以言事勒歸田里因禁妄言時政 己巳以只兒哈郎為中書平章政事溫河溢被災者二萬三千二百戶時大雨水滹沱河及巨馬河俱溢 秋七月辛巳盤屋縣僧圓明作亂遣樞密判官章台督兵捕之 丙申禁服色踰制 庚子脩上都城 邵陽道士劉士先以妖術謀亂復命章台捕之 八月壬戌帝駐蹕興和左右以寒甚請還京師帝曰兵以牛馬

爲重民以行穡爲本朕遲留蓋欲馬得効牧民得刈
獲何計乎寒 九月丁酉帝還大都 冬十月辛丑
朔妖僧圓明等伏誅 十一月辛巳命御史大夫鐵
失領左右阿速衛 十二月辛丑立皇后亦啓烈氏
庚戌太陰犯昴 乙丑作壽安山寺佛像置中瑞
司領之治銅五十萬斤時復遣帝師往西番受戒賜
金千兩銀四千餘兩鈔幣各鉅萬

二年春正月丁丑太陰犯昴 親祀太廟始陳鹵簿
賜導駕耆老幣帛 戊寅敕有司卹孔氏子孫貧乏
者 二月癸卯以欽察爲中書平章政事乙卯以買

宋元通鑑卷百四

三

間爲中書平章政事 三月辛未禁捕天鵝違者籍
其家 丙子以河間河南陝西十二郡春旱秋霖免
其民租之半 丁酉帝如柳林駙馬許訥之子速怯
訴曰臣父謀叛臣母私從人帝曰人子事親有隱無
犯今有過不諫乃復告訐命誅之 夏四月戊戌朔
帝如上都 五月甲申帝如五臺山 閏月戊戌封
諸葛忠武侯爲威烈忠武顯靈仁濟王壬子作紫微
檀殿 六月癸酉申禁日者妄談天象 趙孟頫卒
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也居湖州宋
亡家居力學爲程鉅夫搜訪遂仕于元楊載稱其才

爲書畫所掩人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
濟之學 秋七月甲子廬州六安縣大雨水暴至平
地深數尺是月帝次應州至澤源州 八月甲戌帝
次奉聖州戊寅詔畫鐵木迭兒卒鐵木迭兒自復相
之可知民事 庚寅鐵木迭兒卒鐵木迭兒自復相
以來恃其權寵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有不報帝覺
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滋不悅其所爲乃任拜住
委以心腹由是鐵木迭兒漸見疎外因稱疾不出及
聞拜住奉旨往立其祖安童碑于范陽將復蒞省事
入朝至內帝聞其來遣人止之遂怏怏而還尋卒于

宋元通鑑卷百四

四

家 九月丙辰太皇太后弘吉刺氏崩初仁宗議立
太子太后見武宗長子周王和世琜有英氣而帝稍
柔懦羣小以周王立必不利于已遂擁立帝及帝即
位太后入賀見帝有毅然之色太后退而悔曰不擬
養此兒遂鬱鬱成疾而崩時有司將以十月有事于
太廟太常奏國哀以日易月旬有二日外乃舉祀事
帝曰太廟禮不可廢迎香去樂可也 癸亥京師地
震 冬十月己丑以拜住爲右丞相鐵木迭兒死遂
不置左相獨任以政帝嘗語拜住曰朕委卿以大任
以乃祖木華黎佐太祖安童相世祖卿念祖宗冷

豈有不盡心者乎拜住再拜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未盡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惟陛下時加訓飭幸甚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以問拜住對曰清靜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捨仁義則綱常亂矣帝又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孟圓則水圖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時帝召張珪見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以政珪辭歸遣近臣設醴拜住問珪曰宰相之體何先珪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尋

宋史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五

五

起珪爲集賢大學士先是鐵木迭兒既復爲丞相以私怨殺平章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兒只上都留守賀伯顏大小之臣不能自保會地震風烈敕廷臣集議弭災之道珪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致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賀冤死非致沴之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情義猶可昭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十一月甲午朔日食己亥詔天下凡差役造作先科商賈末技富實之家以優農力御史李端言近者京師地震日月薄蝕皆臣下失職所致帝自責曰是朕思慮不及致然因敕羣臣亦當脩飭以謹

天戒戊申李端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奏事自上之言動宜悉書之以付史館世祖以來所定制度宜著爲令使吏不得爲奸治獄者有所遵守並從之是月平江路水損官民田四萬九千六百三十頃免其租十二月丁卯復以張珪爲中書平章政事辛卯西僧請釋囚祈福帝曰惡人屢赦反害善良何福之有宣徽院臣言世祖時晃吉剌歲輸尚食羊二千成宗時增爲三千今請增五千帝不許曰天下之民皆朕所有如有不足朕當濟之若加重賦百姓必致困窮國亦何益命遵世祖舊制元明善

宋史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六

六

卒明善字復初大名入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漢間晚益精詣有文集行世初在江西金陵每與虞集劇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爲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甚躡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外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爲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爲席出藥中有酌酒同飲乃舉酒

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
得佳士數人為朝廷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
光顯然恐不免為人排間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
伯生南人將為復初挫折今為我飲此酒慎勿如是
明善受卮酒跪而酬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無論他
日今際已開矣請公再賜一卮明善終身不敢忘公
言乃再飲而別真人吳全節與明善交尤密嘗求明
善作文既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
吾所欲知成季為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若已入石
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集曰公能

宋元通鑑卷百四十二

七

明

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即泚筆屬集凡
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喜乃驪好如初集
每見明經之士亦以明善之言告之
三年春正月壬寅起吳元珪王約韓從益商議中書
省事時丞相拜住一新政務尊禮老臣超用賢俊上
言前集賢侍講學士趙居信直學士吳澄皆有德老
儒請徵用之帝喜曰卿言適副朕心更當搜訪山林
隱逸之士遂以居信為翰林學士承旨澄為學士王
約年老俾以其祿家居每日一至中書至治之政多
所參酌時虞集居憂江南拜住不知乃言於上遣使

求之於蜀不見求之江西又不見乃求之吳中集方
省幕使至拜命議行罷上都雲州興和宣德尉州
奉聖州及鷄鳴山房山黃蘆三义諸金銀冶聽民採
煉以十分之三輸官辛酉出趙世延于獄世延拘
囚再歲其弟自以所言涉誣亡去丞相拜住為言其
無辜乃得釋因著令原告逃亡百日不出則釋待對
者二月丙寅翰林國史院進仁宗實錄癸酉帝
畋于柳林顧謂拜住曰近者地道失寧風雨不時豈
朕褻承大寶行事有闕歟對曰地震自古有之陛下
自責固宜良由臣等失職不能燮理帝曰朕在位三
載於兆姓萬物豈無垂戾之事卿等宜與百官議有
便民利物者朕即行之頒行大元通制不一有司無
所遵守命完顏納丹曹伯啓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損
益之凡為條二千五百三十有九名曰大元通制頒
行天下伯啓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於千
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被五刑非五刑各
底於一人也法當改丞相雖是之而卒不果行命
鐵失振舉臺綱帝嘗謂臺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奸
貪民生疾苦豈能周知故用卿等為耳目曩者鐵木
迭兒貪竄無厭汝等拱默不言其人雖死宜籍其家

宋元通鑑卷百四十三

八

明

以懲後 丁亥敕寫金字藏經使左丞速速詔學士
吳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
以追薦臣所未諭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
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爲善者死則上
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爲惡者死則下淪污
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創爲薦拔之論以
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自國初
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其幾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
已效是誣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 三月壬
辰朔帝如上都 辛亥以圓明王道明之亂禁僧度

宋元通鑑卷三十五

九

牒符錄 丙辰敕醫卜匠官居喪不得去職七十不
聽致仕子孫無蔭叙能紹其業量材錄用 夏四月
己卯詔行助役法遣使考視稅籍高下出田若干畝
使應役之人更掌之收其歲入以助役費官不得預
五月戊戌太白經天庚子大風雨雹拔柳林行宮
內外大水二千七百株 壬寅詔中外開言路 戊
申監察御史蓋繼元宋翼言鐵木迭兒奸貪負國生
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毀所立碑并追奪官爵及封
贈制書籍沒其家貲 帝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
衣皆繅素木綿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

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 戊
午奉元行宮正殿災上都利用監庫火帝語羣臣曰
世皇始建宮室于今安焉至朕而燬寔朕不能圖治
之故也欽察衛兵戍邊有卒累功請賞以官帝曰名
爵豈賞人之物命與鈔三千貫 六月乙酉諸王怯
伯遣使來降帝曰朕非欲彼土地人民但吾民不罹
邊患軍士免於勞役斯幸矣今既來降當厚其賜以
安之 秋七月己酉拜住以海運糧視世祖時頓增
數倍今江南民力困極而京倉充滿奏乞歲減二十
萬石帝遂併鐵木迭兒所增科江淮糧稅免之 冀

宋元通鑑卷三十五

十

寧興和大同三路隕霜 八月癸亥御史大夫鐵失
弒帝于南坡及右丞相拜住初鐵木迭兒既奪爵籍
產鐵失等以奸黨不自安帝在上都以夜寐不寧命
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之既而懼誅者復陰
誘羣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大赦無以禳之拜住
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邪奸黨
聞之益懼乃生異謀至是帝自上都南還駐驛南坡
是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按梯不
花等謀逆以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鐵失先與
前平章政事赤斤鐵木兒殺右丞相拜住而鐵失直

犯禁帷手弑帝于卧所時年二十一從葬諸帝陵帝性剛明嘗以地震避殿徹樂減膳近臣有稱觴賀者叱曰朕方脩德不暇汝爲大臣不能匡輔反爲諂邪拜住進咎在臣等宜求賢自代帝曰毋多遜朕之過也嘗謂宰執曰中書選人署事旬日御史臺即改除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儒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邪其明斷多類此然以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構大變云 諸王按梯不花及也先鐵木兒奉璽綬迎晉王也孫鐵木兒于此邊也孫鐵木兒者裕宗之孫晉王甘麻刺長子也

宋元通鑑卷四十二

十二

元

襲封晉王仍鎮北邊初王府內史倒刺沙得幸於王嘗偵伺朝廷事機以其子哈散事丞相拜住得入宿衛久之哈散知鐵失欲傾害拜住遂脫歸是年三月宣徽使探忒來王邸爲倒刺沙言主上將不利於晉王由此二人深相要結八月二日鐵失密遣幹羅思來告曰我與哈散也先鐵木兒失禿兒謀已定事成推立王爲皇帝又以告倒刺沙曰汝與馬速忽知之勿令旭邁傑得聞也於是王命囚幹羅思遣別列迷失等赴上都以密謀告變未至帝遇弑於是諸王按梯不花及也先鐵木兒奉皇帝璽綬來迎 九月癸

巳晉王遂即帝位于龍居河大赦天下 以也先鐵

木兒爲右丞相倒刺沙爲中書平章政事鐵失知樞

密院事 冬十月癸亥脩佛事於大明殿諸王買奴

言於帝曰不誅元凶則陛下善名不著天下後世何

從而知帝深然之 甲子遣使至大都以即位告天

地宗廟社稷誅逆賊也先鐵木兒完者鎖南禿滿等於

行在所以旭邁傑爲中書右丞相紐澤爲御史大夫

遣入京師收鐵失及其黨赤斤鐵木兒等悉誅之戮

其子孫籍沒家產惟鐵木迭兒子治書侍御史鎖南

議達流張珪曰鎖南從逆賊親斫丞相拜住臂乃欲

活之邪 丙戌以兀伯都刺爲中書平章政事 十

一月辛丑帝至大都 十二月巳未御史臺經歷朵

兒只班御史撒兒塔罕兀都蠻郭也先忽都並坐黨

鐵失免官江南行臺御史許有壬上章言鐵木迭兒

專政誣殺楊朵兒只蕭拜住賀伯顏觀音保鎖咬兒

哈的迷失黥寬李謙亨成珪罷免王殺高昉張志綱

而四川行省平章趙世延受禍尤慘天下咸知其冤

請昭雪之詔存者召還錄用死者贈官有差 庚申

追尊考晉王甘麻刺爲皇帝廟號顯宗母弘吉刺氏

爲皇后 庚午盜入太廟竊仁宗及莊懿慈聖皇后

黃金神主時叅知政事馬刺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

左丞集賢大學士張珪曰太常奉宗祀不謹當待罪

而反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命遂格 壬申作仁宗

主仍督有司捕盜 乙亥監察御史趙成慶等言鐵

木迭兒在先朝包藏禍心離間親藩誅戮大臣使先

帝孤立卒罹大禍其子鎖南親與逆謀又這天憲乞

正其罪以快元元之心月魯禿禿哈速敦皆鐵失之

黨不宜寬宥遂並伏誅 癸未流諸王月魯鐵木兒

千雲南按捺不花于海南曲呂不花于奴兒千孛羅

兀魯思不花于海島並坐與鐵失等逆謀 丙戌旭

邁傑等言南坡之變諸王買奴逃赴潛邸願効死力

且請誅戮元凶上契宸衷蒙獎諭今臣等議宗戚

之中能自拔逆黨盡忠朝廷者惟有買奴請加封賞

以示激勵遂以泰寧縣王千戶封買奴為泰寧王

丁亥議討逆功以倒刺沙為左丞相馬某沙紐澤鎮

禿並加光祿大夫賜旭邁傑等金有差 詔改明年

元為泰定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十五 起甲子至丁卯九十四年

泰定帝

泰定元年春正月乙未以乃蠻台為中書平章政事

虞集至除國子司業遷祕書少監 辛丑諸王大臣

請立太子已酉召圖帖睦爾于瓊州阿木哥于大同

二月壬申請上大行皇帝尊諡廟號英宗國語稱

曰格堅皇帝 甲戌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請開經筵

及擇師傳令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受學遂命平章

政事張珪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學士吳

澄集賢直學士鄧文原王結等為講官以帝範資治

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進講先是至治末詔

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

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命集議之澄

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攷之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

七廟廟各為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為昭右三廟為穆

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願如今之中書六

部夫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叙次而不攷古

平有司急於行事竟如舊次云 國學舊法每以

分次第貢以出官執政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之而以推擇德行爲務中書左司員外郎許有壬折之曰積分雖未盡善然可得博學能文之士若曰惟德行之擇其名固佳恐皆厚貌深情專意外飾或情不能識一丁矣議久不決三月丁亥朔以虞集爲禮部考試官集言于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惟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爲考

宋元通鑑卷五十三

二

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得人戊戌廷試進士八十四人賜及第出身有差丙午立八不罕氏爲皇太子阿速吉八爲皇太子夏四月甲子帝如上都以講官多高年命虞集與侍讀學士王結執經以從庚辰帝以烈風地震戒飭百官并詔大都守臣集議以聞張珪乃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兩院官極論當世得失與左右司員外郎宋文瑋詣上都奏之其畧曰國之安危在乎論相昔唐玄宗前用姚崇宋璟則治後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蓋林甫國忠妬害忠良布置邪黨奸慝蔽保祿養禍幾致亡國雖

賴郭子儀諸人竭力克復自是藩鎮縱橫而紀綱亦不復振矣如前宰相鐵木迭兒奸狡險淫陰謀出專政十年誅竄善類始以賊敗誦附權竊全其才未幾仁宗晏駕乃乘時幸變再入中書當英廟之初與失列門等恩義相許表裏爲一後英廟等以快私怨蔽上抑下威福已出由是羣臣進如逆賊鐵失之徒名爲義子實其腹心構成弑逆其子鎖南親與逆謀雖剖棺戮尸夷滅其家猶不足以塞責今復給還所籍家產諸子尚在京師當緣再入宿衛宜仍籍其家產寬其子孫以明不共戴天之義諸王按捺不花字羅月魯鐵木兒曲呂不花等與鐵失逆謀其罪止於流竄宜誅之以謝天下遼王脫脫位冠宗室居鎮遼東因家有變報復讐忿殺親王妃主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產殘忍骨肉盜竊主權聞者切齒今不之罪乃復厚賜放還仍守爵土臣恐國之紀綱從此不振況令死者含冤感傷和氣宜奪削其爵土置之他所以彰天威武備卿即烈前太尉不花以累朝待遇之隆俱致高列不思補報專務奸欺矯制令鷹師強收鄭國寶妻士哈刑曹逮鞠服實竟原其罪夫匹婦啗寃三年不用以此論之即非細務宜以即烈不

宋元通鑑卷五十三

三

花仍付刑曹勒正其罪賈胡中賣寶石分珠寸石價直數萬夫以經國有用之寶而易此不濟饑寒之物是皆時貴與中貴之人妄稱呈獻日給回賜高其價直且至十倍彼此通同指行今用宜行禁止自古聖君惟誠於治政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初未嘗假和於僧道也至元三十年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明指為例已倍四之三矣比年佛事愈繁享國不永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宜罷功德使司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領脩舉餘悉減罷游惰之徒妄投宿衛部屬及宦者女紅太醫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收籍一門蠲復一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戶所徵入不足以給之耗國損民為甚宜如世祖時支請之數給之餘悉減汰自鐵木迭兒專恣鐵失構逆良善死於非命皆未申理宜加褒贈優叙其子孫天下繫囚冤滯宜命省臺選官審錄結正邊鎮利病宜命行省行臺體究興除廣海鎮戍更病者宜給藥食藥力死者給鈔責所司及同鄉者歸骨於其家廣東採珠勞擾宜悉停罷至元三十年以後冗員宜悉減併不該常調之人不得濫入常選

凡官養馬駐宜如大德國槽之制所賜勲戚等者之田悉拘還官其僧道典買民田及民間所施產業宜悉役之左右之臣非有功勲勞效著明實跡不加賞賜請著為令凡數千言詞甚切至帝皆不從五月丁亥監察御史董鵬等上言平章乃蠻台宣徽院使帖木兒不花詹事丞滿答兒黨附逆徒身虧臣節太常守廟不謹遂王擅殺宗親不花即里矯制亂法皆蒙寬宥甚為失刑乞定其罪以銷天變不允已丑帝諭倒剌沙曰朕即位以來無一人能執成法為朕言者知而不言則不忠且陷人於罪繼自今凡有所知宜悉以聞使朕明知法度斷不敢自縱非獨朕身天下一切政務能守法以行則眾皆又安反是則天下罹其憂苦又曰凡事防之於小則易救之於大則難爾其以朕言明告于眾俾知所慎 壬辰御史臺臣禿忽魯紐澤以御史言灾異屢見宰相宜避位以應天變可否仰自聖裁顧惟臣等為陛下耳目有徇私違法者不能糾察慢官失守宜先退避以授賢能帝曰御史所言其失在朕卿等何必遽爾禿忽魯又言臣已老病恐誤大事乞先退於是中書省臣兀伯都剌張珪楊廷玉皆抗疏乞罷丞相旭邁傑

倒刺沙言比者災異陛下以憂天下爲心反躬自責謹遵祖宗聖訓脩德慎行敕臣等爲左右相才下識辱當國大任無所贊襄以致災祲罪在臣等所當退黜諸臣何罪帝曰卿若皆辭避而去國家大事朕孰與圖之宜各相論以勉乃職 六月庚申張珪自大都至以守臣集議事言逆黨未討奸惡未除忠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賞罰不公賦役不均財用不節請裁擇之不允 秋七月丁未中書省臣言東宮衛士先朝止三千人今增一萬七千請命詹事院汰去仍依舊制從之 八月丁丑帝還大都 九月乙巳昭憲皇后忌日飯僧萬萬人 冬十月庚申命左右相日直禁中有事則赴中書 丙寅太白入斗 丁丑封周王和世琜弟圖帖睦爾爲懷王徙雲南王王禪爲梁王 甲辰作歇山鹿頂樓于上都 十一月庚申同州地震有聲如雷 癸亥鹽官州海水溢屢壞隄障侵城郭遣使祀海神疊石爲塘 丙寅詔翰林國史院脩英宗顯宗實錄命吳澄總其事是歲各路水旱蝗 二年春正月丙戌禁后妃諸王駙馬毋通星術之士非司天官不得妄言禍福 中書省臣言江南民貧

僧富諸寺觀田土非頒賜者仍與民均役 辛丑命懷王圖帖睦爾出居建康 庚戌詔諭宰臣曰向者卓兒罕察苦魯及山後皆地震內郡大小民饑朕自即位以來惟太祖開創之艱世祖混一之盛期與人民共享安樂常懷祗懼災沴之至莫測其由豈朕思慮有所不及而事或僭差天故以此示儆卿等其與諸司集議便民之事其思自死罪始議定以聞朕將肆赦以詔天下 閏月壬子朔詔赦天下 壬申罷未興銀場聽民採鍊以十分之二輸官 罷松江都水庸田使司命州縣正官領之仍加兼知渠堰事 已卯山東廉訪使許思敬請頒族葬制禁用陰陽相地邪說 二月甲申祭先農 丙戌頒道經于天下名山宮觀 庚子姚燁以河水屢決請立行都水監于汴梁倣古法備捍仍命瀕河州縣正官皆兼知河防事從之 三月乙丑帝如上都 夏五月丙子旭邁傑等以國用不足請減廐馬汰衛士及節諸王濫賜從之 六月丙申中書叅政左塔不花言大臣兼領軍務前古所無鐵失以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以知樞密院事皆領衛兵如虎而翼故成逆謀乞今軍之職勿以大臣領之庶熟舊之家得以保全從之

仍賜幣帛以旌其直 丁酉息州民趙止廝郭菩薩妖言彌勒佛當有天下有司以聞命御史臺及河南行省官雜鞠之 秋七月甲寅紐澤許思敬編類帝訓成請於經筵進講仍俾皇太子觀覽命譯其書以進 八月癸巳歲星犯天鐸 九月戊申朔分天下為十八道遣使宣撫詔曰朕祇承洪業夙夜惟寅九所以圖治者悉遵祖宗成憲曩屢詔中外百司宣布德澤蠲賦詳刑賑恤貧民思與黎元共享有生之樂尚慮有司未體朕意庶政或闕惠澤未洽承宣者失於撫綏司憲者怠於糾察俾吾民重困朕甚憫焉今

宋元通鑑卷百四十五

八

遣奉使宣撫分行諸道按問官吏不法詢民疾苦審理冤滯凡可以興利除害從宜舉行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職中請五品以下就便處決其有政績尤異暨晦跡丘園才堪輔治者具以名聞 癸丑帝還大都 丁丑禮部員外郎元末貞言鐵失弒逆皆由鐵木迭兒始禍請明其罪仍錄付史館以為人臣之戒 冬十月癸未以倒剌沙為御史大夫翰林學士吳澄致仕先是澄廟議不行已有去志會脩英宗實錄命總其事居數月實錄成未上即移疾不出中書左丞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宴罷

即出城登舟去中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而還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詔加資善大夫仍以金織文綺二及鈔五千貫賜之 乙未皇后亦憐真八刺受佛戒于帝師 戊申周王和世琜遣使以豹來獻 丙辰郭菩薩等伏誅杖流其黨 丙寅倒剌沙復為中書左丞相 十二月戊寅以塔失鐵木兒為中書右丞相 乙酉帝復受佛戒于帝師 丁酉右丞趙簡請行區田法於內地以宋董煟所編救荒活民書頒州縣

宋元通鑑卷百四十五

九

三年春正月壬子徵前翰林學士吳澄不起 置都水庸田司於松江掌江南河渠水利 封諸王寬徹不花為威順王鎮湖廣買奴為宣靖王鎮益都 二月庚子以察乃為中書平章政事 甲辰帝如上都 三月乙巳朔帝以不雨自責命審決重囚遣使分祀五嶽四瀆各山川及京城寺觀 丙寅翰林承旨阿憐帖木兒許思敬譯帝訓成更名曰皇圖大訓 畿內河北山東諸路饑初張珪歸省保定帝思見之召還問曰卿來時民間如何珪曰臣老矣少賓客不能遠知保定真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饑甚朝廷雖

以金帛惠未及者十五六帝惻然命賑糧四月至是復令免三路及濟南等郡縣民租之半 夏四月丙戌鎮安路總管岑倭廣爲第脩仁所政來告命湖廣行省辦治之 戊戌太白犯昴 壬寅災感犯壘壁陣 米洞蠻田先什用等結十二洞蠻寇長陽縣湖廣行省遣九姓長官彭忽都不花招之田先什用等五洞降餘發兵討之 脩夏津武河堤三十三所役丁夫七千五百人 以虞集爲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集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海運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十三

十一

何厚

所歸議定于中說者以爲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爲矣事遂寢其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 徵逸士瞻思至見帝于龍虎臺帝厚遇之時倒刺沙柄國屢使人招致之即以養親辭歸 五月甲戌禁西僧馳驛擾民先是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驛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汚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爲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得以糾察不報至是聞其擾民禁之 六月戊戌中書省臣言比郡縣旱蝗由臣等不能調燮故災異降成今當恐懼脩省力行善政亦冀陛下敬慎脩德憫恤生民帝嘉納之 秋七月甲辰帝還大都 河決陽武漂民居萬六千五百餘家尋復壞汴梁樂利隄發丁夫六萬四千人築之 八月甲戌元伯都刺許師敬並以災變饑歉乞解政柄不允 九月戊辰中書省臣言今國用不繼陛下當法世祖之勤儉以爲永圖臣等在職苟有濫承恩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十三

十一

化

實者必當同奏帝嘉納之 冬十月壬午賜大天源
延聖寺田中書省臣言養給軍民必藉地利世祖建
大宣文弘教等寺賜末業當時已號虛費而成宗復
構天壽萬壽寺較之世祖用增倍半若武宗之崇恩
福元仁宗之承華普慶租惟所入益又甚焉英宗鑿
山開寺損兵傷農而卒無益夫土地祖宗所有子孫
當共惜之臣恐茲復藉爲口實妄興工役徵福利以
逞私欲惟陛下察之帝嘉納焉然不能用也 十一
月癸卯中書省臣言西僧每假元辰疏釋重因有乖
政典請罷之上命自今當釋者敕宗正府審覆 十

宋元通鑑卷一百一

七

仇

二月庚寅赦天下時倒刺沙當國與平章兀伯都刺
以私意欲因赦酬累朝賈胡所獻諸物之直及擢用
英廟至今爲憲臺奪官者左司都事宋本言今天儆
災異而畏獻物未酬直者憤怨形諸王言必貽笑天
下憲司視有罪者官世祖成法也今上即位累詔法
世祖若擢用之是廢成憲而反汗前詔也復有邪佞
賊穢者將治之邪置不問邪衆聞本言相視嘆息既
而詔赦本遂稱疾不出 四年春正月乙巳御史臺
臣請親祀郊廟先是監察御史趙思魯以大禮未舉
言天子親祀郊廟所以通精誠逆福登生烝民阜萬

物百王不易之禮也宜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至
是御史臺臣復以爲言帝曰朕遵世祖舊制其命大
臣攝之 庚申皇子允丹藏卜受佛戒于智衆寺

二月戊子進襲封衍聖公孔思晦階嘉議大夫 三
月辛丑皇子允丹藏卜出鎮北邊 丙午廷試進士

壬戌帝如上都 夏四月辛未盜入太廟竊武宗

金主及祭器以典守宗廟不嚴罷太常禮儀院官太
常博士李好文言在禮神主當以木爲之金玉祭器

宜貯別室又言祖宗建國以來七八十年每遇大禮
皆臨時取具博士不過循故事應答而已往年有詔

宋元通鑑卷一百一

七

本

爲集禮而乃令各省及各郡縣置局纂脩宜其久不
成也禮樂自朝廷出郡縣何有哉白長院者選僚屬
數人仍請出架閣文牘以資採錄三年書成凡五十
卷名曰太常集禮 壬申作武宗主 癸巳高州徭
寇電白縣千戶張恒力戰死之邑人立祠敕賜額曰
旌義 五月洛陽縣蝗羣烏食之既數日再集羣烏
又食之 六月辛未命翰林院譯資治通鑑以進
秋七月己亥建橫渠書院於郿縣祀宋儒張載 旱
蝗民饑 八月癸酉奉元路治中單鵠言令民採捕
珍禽異獸不便請罷之敕應獵者其捕以進 是月

漳沚河水溢通漕縣山崩礮門地震有聲如雷晝晦
天全道山崩飛石斃人鳳翔興元成都峽州江陵地
同日皆震 九月丙申朔日食 敕國子監仍舊制
歲貢生員業成者六人 禁僧道買民田違者坐罪
沒其直 甲子御史言廣海古流放之地請以職官
贓汙者處之以示懲戒 閏月己巳太白經天帝還
大節壬申以災變赦天下 甲戌命祀天地享太廟
致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 冬十月己亥御史德住
請擇東宮官 乙巳晝有流星 丁巳以趙世延為
中書右丞以傅巖起為吏部尚書御史韓鏞言尚書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十三

十四

本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十三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十四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十六 戊辰一年

恭定帝二

致和元年

九月文宗圖帖

春正月甲戌繪蠶麥圖

乙亥詔諭百司凡不赴任及擅離職者奪其官避差

遣者咎之 御史鄒惟亨言時享太廟三獻官舊皆

勳戚大臣而近以戶部尚書為亞獻人既踈遠禮難

嚴肅請仍舊制以省臺樞密宿衛重臣為之 丁丑

頒農桑舊制十四條于天下仍詔勸有司以察勤惰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十四

一

本

二月庚申詔天下收元致和免流民復業差稅三
年疑獄被繫三歲不決者咸釋之 三月庚午雲南
安隆寨土官岑世忠與其兄世興相攻籍其民三萬
二千戶來附歲輸布三千疋請立宣撫司以總之不
允置州一以世興知州事置縣二聽世忠舉人用之
仍諭其兄弟共處 倒刺沙言災異未弭由官吏以
罪黜罷者怨誹所致請量才叙用從之 乙卯帝御
興聖殿受無量壽佛戒于帝師 甲申遣戶部尚書
李家奴往鹽官祀海神仍集議脩海岸命造浮屠二
百一十六以厭海溢 戊子帝如上都命會書樞密

院事燕帖木兒留守大都 徙懷王圖帖睦爾于江陵 已丑以趙世延知經筵事趙簡阿魯威同知經筵事曹元用吳秉道虞集段輔馬祖常並兼經筵官 夏四月己亥塔失鐵木兒倒刺沙請凡蒙古色目人效漢法居親丁憂者除其名從之 壬寅李家奴以作石園捍海議聞 甲寅封唐柳州刺史柳宗元爲文惠昭靈公 五月丙寅唐西普寧縣僧陳慶安作亂建國改元 戊子以塔失鐵木兒爲平章政事 六月彰德大雨電南寧開元永平諸路水江陵路旱河南安德屯蠓食桑 秋七月辛酉朔寧夏地震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

二

本

庚午帝崩于上都年三十六薨起輦谷稱爲恭定帝倒刺沙專權自用踰月不立君朝野疑懼 王律曰武宗以兄弟相及約繼世子孫迭居大位而仁宗感於儉言不守宿諾傳位英宗仍使武宗二子明宗文宗出居於外及英宗遇弒而明宗在北文宗在南晉邸乘間入繼大統或謂晉邸非所宜立雖然晉王於世祖孫也於次爲長雖守藩服嘗有盟誓今而國統之弗繼則求所當立者舍晉王之系將誰屬邪然則謂晉邸非所宜立者亦過也舊傳英宗之弒晉邸與聞乎故其歿不舉諡謚升祔之典明其爲賊也然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

三

阿

考之實錄皆不得其實傳聞之謬烏可信哉 時僉樞密院事燕帖木兒留守京師以帝出晉邸入繼與諸王滿禿等恒懷異圖且以身受武宗寵拔之恩欲迎其二子周王和世琜及懷王圖帖睦爾立之 八月甲午黎明百官集興聖宮燕帖木兒率阿剌鐵木兒孛魯赤等十七人兵皆刃號於衆曰武宗皇帝有子二人天下正統當歸之敢有不順者死乃手縛平章政事兀伯都剌伯顏察兒分命勇士執中書左丞朶朶恭政王士熙叅議脫脫吳秉道侍御史鐵木哥丘世傑太子詹事丞王桓等皆下獄燕帖木兒與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共守內庭推前湖廣行省左丞相別不花爲中書左丞相詹事塔失海牙爲中書平章速速爲左丞王不憐吉公爲樞副使與中書右丞趙世延等分典庶務調兵守禦關要徵諸衛兵屯京師下郡縣造兵器出府庫犒軍士燕帖木兒直宿禁中達旦不寐一夕再使人莫知其處是時周王和世琜方遠在沙漠猝未能至慮生他變乃遣前河南叅政明里董阿迎懷王圖帖睦爾于江陵密以意諭河南行省平章伯顏令簡兵以備扈從且令塔失帖木兒矯爲南使言懷王已次近郊使民毋驚疑 己亥

明里董阿至汴梁與伯顏合謀執行省臣皆下之獄
又收肅政廉訪司萬戶府及郡縣印 癸卯伯顏殺
其察平章曲烈及右丞別鐵木兒是日明里董阿等
至江陵甲辰懷王發江陵遣使召鎮南威順高昌諸
王來會執湖廣行省左丞馬合謀送京師以別薛代
之河南行省出府庫金銀鈔錠分給官吏將士又命
有司造乘輿供張儀仗等物平章伯顏勒兵以俟叅
政脫字臺獨曰今蒙古軍與宿衛之士俱在上都而
令探馬赤軍守諸隘吾恐此事之不可成也是夜脫
字臺將手刃殺伯顏伯顏覺遂拔劍殺脫字臺而奪
其所部軍器馬匹 丁未燕帖木兒遣其弟撒敦守
居庸關唐其勢屯古北口戊申燕帖木兒又令乃馬
台矯為使者北來言周王亦剌兵南至矣懷王命伯
顏為河南行省左丞相遣孛羅等將兵守潼關 已
酉諸滿剌阿馬剌台宗正扎魯忽赤闊闊出平章賈
閻集賢學士兀魯思不花太常禮儀院使哈海赤等
十八人同謀附燕帖木兒事覺倒刺沙殺之 庚戌
懷王至汴梁伯顏等尾從北行以前翰林學士阿不
海牙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辛亥以燕帖木兒知樞
密院事 壬子脫脫木兒帥其軍自上都來歸即命

守古北口癸丑上都諸王及用事臣以兵分道攻大
都留丞相倒刺沙居守乙卯脫脫木兒及上都諸王
失刺平章乃馬台詹事欽察戰于宜興斬欽察于陣
禽乃馬台送京師戮之失刺敗走 丙辰燕帖木兒
奉法駕郊迎丁巳懷王入京師居大內 戊午以明
里董阿闊闊台速速並為中書平章政事曹立為右
丞伯顏為御史大夫趙世延為御史中丞高昌王鐵
木兒補化知樞密院事 己未上都梁王王禪右丞
相塔失鐵木兒太尉不花平章政事買闡御史大夫
紐澤等兵次榆林隆鎮衛指揮黑漢謀附上都坐棄
市籍其家 九月庚申朔燕鐵木兒督師居庸關遣
撒敦以兵襲上都兵于榆林擊敗之追至懷來而還
隆鎮衛指揮幹都蠻以兵襲上都諸王滅里鐵木兒
脫木赤于陀羅臺執之歸于京師時倒刺沙在上都
立泰定皇帝子阿速吉八為帝年方九歲改元天順
壬戌大都遣使祭五嶽四瀆命速速宣諭中外曰
昔在世祖以及列聖臨御咸命中書省綱維百司總
裁庶政凡錢穀銓選刑罰興造罔不司之自今除樞
密院御史臺其餘諸司及左右近侍敢有隔越中書
奏請政務者以違制論監察御史其糾言之賜上都

將士來歸者鈔各有差 召燕帖木兒赴闕 上都
諸王也先帖木兒等自遼東以兵入遷民鎮 丁卯
燕帖木兒率諸王大臣諸早正大位以安天下懷王
以兄周王和世琜在漠北欲虛位俟之燕帖木兒曰
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懷王
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播告中外 戊辰大都募勇
士從軍遣使分行河間保定真定及河南等路括民
馬徵鄆陵縣河西軍赴關命襄陽鄧州萬戶以兵守
武關命海道萬戶來年運米三百一十萬石造金符
八十 已巳鑄御寶成立行樞密院于汴梁以也速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

六

庚午

合知院事行視太行諸關以相疊弩分給守關軍士
上都諸王忽剌台等引兵入崞州 庚午大都命
有司和市粟豆十六萬五千石分給居庸等關軍馬
遣軍民守歸峽諸隘 辛未懷王常服謁太廟殺兀
伯都刺流朵朶王士熙伯顏察兒脫歡等于遠州並
籍其家 壬申懷王即位于大都受諸王百官朝賀
詔曰洪惟我太祖皇帝混一海宇爰立定制以一統
緒宗親各受分地勿敢妄生覬覦此不易之成規萬
世所共守者也世祖之後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以公
天下之心以次相傳宗王貴戚咸遵祖訓至於晉邸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

七

何

具有盟書願守藩服而與賊臣鐵失也先帖木兒等
潛通陰謀肩干寶位使英宗不幸罹於大故朕兄弟
播越南北備歷艱險臨御之事豈獲與聞朕以叔父
之故順承惟謹于今六年災異迭見權臣倒刺沙兀
伯都刺等專權自用踈遠勲舊廢棄忠良變亂祖宗
法度空府庫以私其黨類大行上賓利於立幼顯握
國柄用成其奸宗王大臣以宗社之重統緒之正協
謀推戴屬於躬躬朕以非德宜俟大兄固讓再三宗
戚將相百僚耆老以為神器不可以久虛天下不可
以無主周王遼隔朔漠民庶遑遑已及三月誠懇迫
切朕姑從其請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已
於致和元年九月十三日即皇帝位於大明殿其以
致和元年為天曆元年可大赦天下自九月十三日
昧爽以前除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
謀故殺人但犯強盜印造偽鈔不赦外其餘罪無輕
重咸赦除之於戲朕豈有意於天下哉重念祖宗開
創之艱恐曠大業是以勉徇輿情尚賴爾中外文武
臣僚協心相予輯寧億兆以成治功咨爾多方體予
至意 癸酉封燕帖木兒為太平王以太平路為食
邑 乙亥上都王禪兵襲破居庸關將士皆潰燕帖

木兒軍次三河 丙子王禪游兵至大口燕帖木兒還軍次榆河帝出齊化門視師 丁丑燕帖木兒來見曰乘輿一出民心必驚軍旅之事臣請以身任之即日還宮命司天監察星是夕紅光燭天我 大明太祖高皇帝誕生于濛梁之鍾離鄉 戊寅燕帖木兒與王禪前軍戰于榆河敗之追奔紅橋北其樞密副使阿敕帖木兒指揮使忽都帖木兒以兵會王禪復來戰又敗之大都師據紅橋 庚辰詔諭御史臺今後監察御史廉訪司凡有刺舉並著其實無則勿妄以言 加封漢將軍關羽爲顯靈義勇武安英濟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

八

王遣使祀其廟 辛巳燕帖木兒與上都軍大戰于白浮之野燕帖木兒手刃七人于陣敗之 壬午大霧王禪等遁崑山州獲上都頒詔使者及遼東徵兵使者以聞詔殺之王禪收集散亡復來戰燕帖木兒列陣白浮之西敵不敢犯至夜撤敦脫脫木兒前後夾攻敗走之追及于昌平北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帝遣使賜燕帖木兒諭旨曰丞相每臨陣躬冒矢石脫有不虞奈何自今第以大將旗鼓督戰可也燕帖木兒對曰凡戰臣必以身先之敢後者論以軍法若委之諸將萬一失利悔將何及 甲申慶雲見

乙酉上都兵入古北口將士皆潰其知樞密院竹溫台以兵掠石槽燕帖木兒先遣撒敦倍道趣石槽掩其不備擊之自將大軍繼其後轉戰四十餘里至牛頭山擒駙馬孛羅帖木兒平章蒙古塔失帖木兒等送闕下殺之將校降者萬人餘兵奔竄夜遣撒敦出古北口逐之脫脫木兒與遼東戰薊州南殺獲無算 丁亥遼東軍抵京城燕帖木兒引兵拒之令京城召募丁壯乘城守禦 戊子上都諸王忽刺台等兵入紫荆關將士皆潰陝西行臺御史大夫先帖木兒起兵從大慶關渡河擒河中府官殺之萬戶徹里帖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

九

木兒軍潰而遁河南廉訪副使萬家閭言徹里帖木兒身爲大將紀律不嚴望風奔潰宜加重罰以示勸懲不報河東聞也先帖木兒軍至官吏皆棄城走也先帖木兒悉以其黨代之 冬十月己丑朔燕帖木兒引兵至通州擊遼東軍敗之遣脫脫木將兵四千西援紫荆關 癸巳上都諸王忽刺台將兵進逼南城燕帖木兒及湯程王太平國王朶羅台等戰于檀子山之棗林殺太平死者蔽野餘皆宵遁 乙未燕帖木兒等帥軍循北山而西趣良鄉時諸將與忽刺台阿剌帖木兒等戰于盧溝橋聲言燕帖木兒大軍

至敵兵皆遁使者頒即位詔于甘肅至陝西行省臺臣奎毀詔書械使者送上都 丙申中書省臣言上都諸王大臣不思祖宗成憲惑於倒刺沙之言輒以兵犯京畿賴陛下洪福王禪遂致潰亡生擒諸王孛羅帖木兒及諸用事臣蒙古答失等既已明正典刑宜傳首四方以示衆從之 戊戌諸將追阿剌帖木兒等至紫荆關獲之送京師皆棄市 己亥禿滿迭兒軍復入古北口燕帖木兒引兵禦之大戰于檀州南敗之禿滿迭兒走還遼東 辛丑齊王月魯帖木兒蒙古元帥不花等以兵圍上都倒刺沙等奉皇帝寶出降梁王王禪遁遼王脫脫爲齊王月魯帖木兒所殺遂收上都諸王符印阿剌吉八不知所終 丘濬曰恭定帝乃裕宗之嫡孫其麻剌之長子於屬爲宗子非不當立也英宗爲鐵失所弑諸王迎立之初不與其謀武宗二子次雖當立然既爲英宗所據則非其所有矣恭定初立之年即立阿速吉八爲太子至是五年名分已定圖帖睦爾遣兵攻之以致于死地史不明言其所以致死之由然所以致之死地者圖帖睦爾也律以春秋書趙盾之法非弑而何 丙午中書省臣言凡有罪者既籍其家貲又沒其妻子

非古者罪人不孥之意今後請勿没人妻子制可 丁未陝西兵至鞏縣黑石渡遂據虎牢大都師皆潰儲仗悉爲所獲河南行省來告急戒有司脩城壁嚴守備 己酉陝西軍入武關萬戶楊克忠等兵潰 庚戌帝御興聖殿諸王大臣奉上皇帝寶 倒刺沙等從至京師下之獄分遣使者檄行省內郡罷兵以安百姓 癸丑御史臺臣言近者北邊奪紫荆關官軍潰走掠保定之民本路官與故平章張瑄子景武五人率其民擊官軍死也先捏不俟奏聞輒擅殺官吏及瑄五子瑄父祖二世爲國勲臣設使瑄子有罪瑄之妻女又何罪焉今既籍其家矣又以其女歸也先捏誠非國家待遇勲臣之意帝曰卿等言是命中書革正之 甲寅元帥也速答兒執湘寧王八刺失里送京師初八刺失里及趙王馬扎罕諸王忽刺白承上都之命各起所部兵南侵冀寧還次馬邑至是被執其所俘男女千人悉還其家 丁巳毀顯宗室升順宗祔右穆第二室成宗祔右穆第三室武宗祔左昭第三室仁宗祔左昭第四室英宗祔右穆第四室 戊午盜殺太尉不花初不花乘國家多事率衆剽掠居庸以北皆爲所擾至是盜入其家殺之有司

論盜罪死刑部議以爲不花不道衆所聞知幸遇盜殺而有司隱其殘剽之罪獨以盜聞於法不當中書以聞帝嘉其議 十一月辛酉也先捏兵至武安也先鐵木兒以軍降河東州縣聞之盡殺其所署官吏甲子陝西兵進逼汴梁聞朝廷傳檄罷兵乃解去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十四

十二

庚午監察御史張士弘等言朝廷政務賞罰爲先功罪既明天下斯定國家近年自鐵木迭兒竊位擅權假刑賞以遂其私綱紀始紊迨至泰定爵賞益濫比以兵興用人甚急然而賞罰不可不嚴夫功之下過之輕重皆係天下之公論願命有司務合公論明示黜陟功罪既明賞罰攸當則朝廷肅清紀綱振舉而天下治矣帝嘉納之 辛未鐵木哥兵入襄陽官吏皆遁走知縣谷廷珪主簿張德死之 甲戌遷泰定后雍吉剌氏于安東州 丁丑荆王也速也不干遣使傳檄至襄陽鐵木哥引兵走 庚辰遣使奉迎周王和世琜于漠北 癸未剌沙伏誅磔其尸于市王禪亦賜死馬其沙紐澤撒的迷失也先鐵木兒等皆棄市 丙戌四川行省平章囊加台自稱鎮西王殺其省平章寬徹等稱兵燒絕棧道 十二月甲寅復遣治書侍御史撒迪等奉迎周王于漠北

諸王皆勸周王南還京師周王遂發北邊詣王察阿台元帥朮列捏等咸帥師扈行舊臣孛羅尚家奴哈八兒禿皆從至金山嶺北命孛羅如京師 戊午詔孛色目人願丁父母憂者聽如舊制 加謚唐司顏其卿正烈文忠公令有司歲時致祭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十四

十二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十七己巳一年

明宗一

天曆二年春正月己未朔立都督府以總左右欽察及龍朔衛 庚申遣前翰林學士承旨不答失里北還周王行在所仍命太府太監沙剌班奉金幣以往 辛酉徹徹禿遣使來言周王啓行之期 癸亥燕帖木兒爲御史大夫太平王如故 乙丑復遣中書左丞羅里帖木兒迎周王 己巳中書省臣言近藩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十

十一

何

沒欽察家其子年十六請令與其母同居仍請繼令臣寮有罪致籍沒者其妻有子他人不得陳乞亦不得沒爲官口從之 壬午周王所遣孛羅至京師賞以金幣居宅仍遣內侍禿教化如周王行在所 乙酉撒迪等見周王於行幄致命辭勸進 贈緱山處士杜瑛爲翰林院學士謚文獻瑛字文王其先霸州信安人金將亡士猶以文辭規進取瑛獨避地河南緱氏山中搜訪諸書盡讀之歲己未世祖南伐至相州召見問計瑛從容對曰漢唐以還人君所恃以爲國者法與兵食二事而已國無法不立人無食不生

亂無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將亡矣興之在土上若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流以擣其背大業可定矣世祖悅曰儒者中乃有此人乎中統初詔徵爲懷孟等路提舉學校官不就遺執政書其畧曰先王之道不明異端邪說害之也橫流奔放天理不絕如線今天子神聖俊乂輻湊言納計用先王之禮樂教化興明脩復維其時矣若夫簿書期會文法末節漢唐猶不屑也執事者因陋就簡此焉是務良可惜哉夫善始者未必善終今不能遡流求源明法正俗育材興化以拯數百千年之禍僕恐後日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十

十二

何

矣人或勉之仕則曰後世去古雖遠而先王之所設施本末先後猶可考見故爲政者莫先於復古苟因習舊弊以求合乎先王之意不亦難乎吾又不能隨時俛仰以赴機會將焉用仕於是杜門著書一不以窮通得喪動其志優游道藝以終其身所著書曰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呂律歷禮樂雜志三十卷文集十卷其於律則究其始研其義長短清濁周徑積實各以類分取經史之說以實之而折衷其是非其於歷則謂造曆者皆從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

爲歷元獨邵子以爲天開於子取日甲月子星甲辰子爲元會運世之數無別虛無間餘率以三百六十爲歲而天地之盈虛百物之消長不能出乎其中矣論開物開物則曰開於已開於戊五天之中也六地之中也戊巳月之中星也又分卦配之紀年金之大定庚寅交小過之初六國朝之甲寅三月二十有三日寅時交小過之九四多先儒所未發云 丙戌周王和世球即帝位于和寧之北遣撒廸還京師命之曰朕弟曩嘗觀書史邇者得無廢乎聽政之暇宜親賢士大夫講論史籍以知古今治亂得失卿等至京

宋元通鑑卷一百一

三

序

師當以朕意諭之舊臣及兩宮之民聞北使至皆歡呼鼓舞曰吾天子實自北來矣爭先迎謁所至成聚陝西自泰定二年至是不雨歲大饑人相食詔起張養浩爲西臺御史中丞往賑之先是養浩棄官家居七詔不起至是聞命登車即行道經華山禱于岳祠一雨三日到官復大雨禾黍自生秦人大喜時斗米十二緡鈔稍昏即不用詣庫倒換累日不能得民大窘養浩檢庫中未毀昏鈔得一千八十五萬悉以印識其背又刺十貫五貫爲券給貧民命米商視印記詣庫驗數易與新鈔又率富商出粟及奏行納粟

補官之令聞民有殺子以啖母者爲之大慟出私錢濟之且命出其肉徧示闔府官屬責其不能賑貸

二月辛卯帝御大明殿立其妃弘吉刺氏爲皇后

癸巳遣翰林侍講學士曹元用祀孔子於闕里 辛

丑追尊周王母亦乞烈氏母唐兀氏並爲皇后 辛

亥帝謂廷臣曰撒廸還言大兄已即皇帝位凡二月

二十一日以前除官者速與制敕後凡銓選其詣大

兄行在以聞 三月辛酉遣燕帖木兒奉皇帝寶千

行在所復命有司奉金千五百兩銀七千五百兩幣

帛各四百疋金腰帶二十詣行在所所以備賜與於是

宋元通鑑卷一百一

四

本

諭廷臣曰寶璽既北上繼今國事其遣人聞於行在所 夏四月癸巳燕帖木兒見于行在所行在嘉其功拜爲太師復諭之曰凡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並仍舊其諭以朕意燕帖木兒因奏陛下君臨萬方國家大事所繫者中書省臣樞密院御史臺而已宜擇居之行在然其言以宗武舊人哈八兒禿爲中書平章政事伯帖木兒知樞密院事字羅爲御史大夫甲午立行樞密院命昭武王知院事火沙賽帖木兒買奴同知院事是日宴諸王大臣於行殿因諭臺臣曰太祖有訓美色名馬人皆悅之然方寸一有係累

即能壞名敗德卿等居風紀之司亦嘗念及此乎世祖初立御史臺首命塔察兒奔帖傑兒二人協司其政天下國家譬如一人之身中書則右手也樞密則左手也左右手有疾治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聽舉劾風紀重則貪墨懼猶斧斤重則入木深其勢然也朕有缺失卿等亦以聞朕不爾責也 乙未特命孛羅等傳旨宣諭諸司曰世祖皇帝立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及百司庶府共治天下大小職掌已有定制世祖命廷臣集律令章程以爲萬世法成宗以來列聖相承罔不恪遵成憲朕今居太祖世祖所居之位凡省院臺百司庶政詢謀僉同標譯所奏以告于朕軍務機密樞密院當即以聞毋以夙夜爲間而稽留之其他事務果有所言必先中書院臺其下百司及贊御之臣毋得隔越陳請宜宣諭諸司咸俾聞知儻違朕意必罰無赦 癸卯行在罷懷玉帝號立爲皇太子仍立詹事院罷儲慶司以徹里帖木兒爲中書平章政事時旱蝗民饑河南北山東兩浙饑民母慮百萬戶食人肉事覺者五十一人 五月丁巳朔行在次朶里伯真之地 己未皇太子遣翰林學士承旨阿

都帖木兒親于行在 庚申行在次幹耳罕木東土中次探秃兒海乙亥次秃忽刺敕大都省臣鑄皇太子寶時求太子故寶不知所在近侍伯不花言寶藏于上都行在遣人至上都索之無所得乃命更鑄之 丁丑皇太子發京師北邙行在戊寅皇太子次于火口市馬二百八十四匹載乘輿服御送行在所已卯行在次秃忽刺庚辰皇太子次香水園壬午行在次不魯通甲申行在次忽刺火失溫 六月丁亥朔行在次坤都也不刺遣近侍別不花至京師庚寅行在次撒里陝西行省牛鐵遣使還都與諸老臣議賑救之 丁酉行在次兀納八大都 宰相鐵木兒補化以旱乞避位皇太子諭之曰皇帝遠居沙漠未能即至京師是以勉攝大位今亢陽爲災皆予闕失所致汝其勉脩厥職可以上答天變仍命頒赦馳奏于行在行在曰脩德應天乃君臣當爲之事鐵木兒補化所言良是天明可畏朕未嘗斯湏忘于懷也皇太子來會當與其圖可以澤民利物者行之 庚戌皇太子次于上都之六十店辛亥行在次哈兒哈納秃詔諭中書省臣凡國家錢穀餘選諸大政事先啓皇太子然後以聞御史孔思勉言於皇太子曰人倫之中夫

見內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其妻妾即斷付
他人似與國朝旌表貞節之旨不侔夫亡終制之令
相反况以失節之婦配有功之人又與前賢所謂娶
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之意不同今後凡負國之
臣籍沒奴婢財產不必罪其妻子當典刑者則率戮
不必斷付他人庶使婦人均得守節請著爲令皇太
子從之 秋七月丙辰朔日食癸亥太白經天 八
月乙酉朔行在次于王忽察都丙戌皇太子入見是
日行在宴皇太子及諸王大臣于行殿 庚寅行在
暴崩皇太子入臨哭盡哀燕鐵木兒以行在皇后之
命奉皇帝寶授于皇太子 胡粹中曰聞之故老言
燕帖木兒奉上璽綬明宗從官有不爲之禮者燕帖
木兒且怒且懼既而帝暴崩燕帖木兒聞哭聲即奔
入帳中取寶璽扶文宗上馬南馳本史乃言皇太子
入哭盡哀燕帖木兒以皇后命奉皇帝寶授于太子
其說不合豈當時忌諱有不敢明言者歟 癸巳皇
太子至上都已亥皇太子復即位于上都大赦天下
以伯顏爲左丞相欽察台阿兒思蘭海牙趙世延
並爲平章政事朵兒並爲右丞阿榮趙世安並叅知
政事塔失鐵木兒知樞密院鐵木兒補化鐵木兒脫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七

八

並爲御史大夫 九月丁巳帝還大都改清邸所幸
諸路名建康曰集慶江陵曰中興瓊州曰乾寧潭州
曰大臨建龍州集慶寺于建康命阿榮趙延安督工
臺臣監造於是南臺御史蓋苗上封事曰臣聞使民
以時使臣以禮自古未有不由斯道而致隆平者陛
下龍潛建業之時居民困於供給幸而獲觀今日之
運百姓跂足舉首以望非常之恩今奪民時毀民居
以荆佛寺豈聖人御天下之道乎昔漢高祖興于豐
沛爲復兩縣光武中興南陽免稅三年今不務此而
隆重佛氏何以慰斯民之望哉且佛以慈悲爲心方
便爲教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違其方便之教乎
臺臣職專糾察表正百司今乃委以脩繕之役豈其
禮哉書奏爲免臺臣監役 以虞集爲奎章閣侍書
學士時關中大饑帝問集何以救關中對曰承平日
久人情宴安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怨譴興焉不幸
大苗之餘正君子爲治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
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爲隨郡縣擇可
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脩閭里治溝洫限畝畝
薄征歛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
歸者漸至春耕秋歛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勿徭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八

封域既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者均齊方正截然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之野矣帝稱善因進曰幸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間必有以報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爾遂罷其議張養浩卒養浩濟南人自幼有行義勤學業由臺省掾為堂邑尹毀淫祠三十餘有李虎者為民害前尹莫訥竟真諸法武宗時拜監察御史上疏萬餘言當國者不能容改授翰林待制復搆以罪罷之仁宗延祐初為禮部侍郎知貢舉進士詣謁皆不納但使人戒之曰諸君子但思報國矣勞謝為歷陝西侍御史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九

聖

入為中書右司郎中改禮部尚書至是為御史中丞補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禱于天晝出賑饑無少怠每一念至即撫膺慟哭遂得疾卒年六十關中民哀之如失父母贈功臣號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文忠養浩嘗著書三卷一曰廟堂忠告二曰風憲忠告三曰牧民忠告皆言居官之道戊辰敕翰林國史院同奎章閣學士采輯本朝故事準唐宋會要為經世大典乙亥史惟良上疏言今天下郡邑被害者衆國家經費若此之繁帑藏空虛生民凋瘵此正更新百廢之時宜遵世祖成憲汰冗濫

蠶食之人罷土木不急之役事有不便者咸登正之如此則天災可弭禎祥可致不然將恐因循苟且其弊彌深治亂之由自此而分矣帝嘉納之癸未建顏子廟于曲阜所居陋巷冬十月甲午中書省臣言舊制朝官以三十月為一考外任則三年為滿比年朝官率不久於其職或數月即改遷於典制不類且治蹟無從考驗請如舊制為宜丙申上大行皇帝尊諡廟號明宗國語曰護都篤皇帝命江西湖廣分漕米四十萬石以紓江浙民力戊申徵故中書省臣魯宗王士熙等十二人于貶所放歸田里囚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十

聖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五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十八

起庚午至壬申九年

文宗一

至順元年春正月丙辰命趙世延趙世安領纂脩經世大典事 二月壬午籍張珪子五人家資 丁亥命江南陝西河南等處富民輸粟補官以粟多寡定爲品級有差 庚寅以脩經世大典久無成功專命奎章閣阿鄰帖木兒等譯國言所紀典章爲漢語纂脩則趙世延虞集而燕鐵木兒如國史例監脩 閏

宋元通鑑卷百四十六

一

金

月辛卯朔奎章閣學士忽都魯都兒迷失撒迪虞集辭職詔諭之曰昔我祖宗睿知聰明其於致理之道自然生知朕以統緒所傳實在躬躬夙夜憂懼自惟早歲跋涉艱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於國家治體豈能周知故立奎章閣置學士員日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陳說於前使朕樂於聽聞卿等其推所學以稱朕意其勿復辭 己亥監察御史言中書平章朵兒只貪污著聞紊亂銓選罷之 乙巳封明宗皇子亦璘質班爲郕王 丁未以伯顏知樞密院事帝以燕帖木兒有大功欲獨相以尊異之乃詔諭

中書省曰昔世祖嘗以宰相一人總領庶務故政治出於一今燕帖木兒爲右丞相伯顏知樞密院事左丞相其勿復置 以阿不海牙爲中書平章政事召瞻思爲應奉翰林文字賜對奎章閣帝問曰卿有所著述否思進所著帝王心法帝稱善詔預脩經世大典以論議不合求去 庚戌命市故瀛國公趙鼎田爲龍翔集慶寺永業御史臺臣言不必予其直帝曰吾建寺爲子孫黎民計若取人田而不予直非朕志也 三月戊午廷試進士九十七人賜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歸賜 封皇子阿剌忒納答爲燕王 命彰德路歲祭姜里周文王祠 雲南諸王禿堅及萬戶伯忽阿禾等叛攻陷中慶路殺廉訪司官尋自稱雲南王以伯忽爲丞相阿禾等爲平章等官立城柵焚倉庫以拒命詔以乞住爲雲南平章政事帖木兒不花爲雲南左丞及中尚卿小云失從阿剌忒納失里由八番進討之 己巳議明宗升祔序于英宗之上視順宗成宗廟遷之例 壬申祔明宗神主于太廟 丁丑賜燕鐵木兒功勳之碑 夏四月壬午朔命西僧作佛事于仁智殿自是日始至十二月終罷 皇后弘吉刺氏與宦者拜住謀殺明宗皇后八不

宋元通鑑卷百四十六

二

延

沙 是月天下錢 五月戊午帝御大明殿百官上

尊號改元至順 甲子申命燕鐵木兒為中書右丞

相 戊辰帝如上都將立其子阿剌忒納答刺為皇

太子乃以安惟帖睦爾乳母大言明宗在日素謂太

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阿隣帖木兒奎

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于脫卜赤顏又

召虞集使書詔播告中外 辛未以亦列赤為中書

平章政事 六月辛巳朔燕鐵木兒言嚮有旨惟許

臣及伯顏兼領三職今趙世延以平章政事兼翰林

學士承旨奎章閣大學士世延引疾以辭帝曰朕重

宋元通鑑卷百四十六

三

延

老成人其令世延仍視事中書果病無預銓選可也

庚子閣徹伯脫脫木兒及通政使只兒哈郎等以

燕帖木兒權勢崇重欲謀誅之也的迷失脫迷以變

告按問並棄市籍其家 雲南宣慰使土官祿余初

以討禿堅之功授行省叅知政事乃謀叛附于禿堅

羅羅諸蠻因相繼作亂平章帖木兒不花被害詔諸

王雲都思帖木兒將江浙河南江西三省兵二萬與

湖廣省臣脫歡並討之 秋七月己巳中書省臣言

近歲帑庫虛空其費有五曰賞賜曰作佛事曰創置

衙門曰濫冒支請曰續增衛士鷹坊請加汰減從之

授進士還魯曾為翰林院編修時御史劾中丞史

顯夫簡傲魯曾曰中丞素持重不能與人周旋御史

以人情劾之非公論由是皆知其直 丁丑鐵木迭

兒子鎖住觀音奴塔野里海牙坐怨望造符籙祭北

斗呪詛事覺詔中書鞫之事連前刑部尚書烏馬兒

前御史大夫孛羅上都留守馬兒等俱伏誅 閏月

癸未監察御史葛明誠言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年

踰七十固位苟容請斥歸田里詔中書議燕帖木兒

言世延向自陳致仕不允所請御史之言蓋不知有

旨也帝曰如御史言世延固難任中書矣其仍任以

宋元通鑑卷百四十六

四

延

翰林奎章之職 行樞密言征戍雲南軍士二人逃

歸捕獲法當死詔曰如臨戰陣而逃死宜也非接戰

而逃輒當以死何視人命之易耶其杖而流之 戊

申詔加孔子父齊國公叔梁紇為啓聖王母顏氏啓

聖王夫人顏子究國復聖公曾子邠國宗聖公子思

沂國述聖公孟子邠國亞聖公程顥豫國公程頤洛

國公 羅羅斯土官撒加伯及阿柄土官阿刺里州

土官阿答以兵八千撤毀棧道遣把事曹通潛結西

番欲據大渡河進寇建昌四川行省調礪門安撫司

軍人七百成都等處諸屯兵千人令萬戶周徽統領

直抵羅羅斯界以控扼西番及諸蠻都又遣萬戶曾定遠以軍五千同卯部知州馬伯所部蠻兵會周戩等從便進討是月江南大水江浙湖廣尤甚沒民田五萬一百八十頃民饑者四十餘萬戶八月辛亥雲南躍里帖木兒以兵屯建昌執羅羅斯把事曹通斬之己未帝還大都壬申詔興舉蒙古字學

九月庚辰大寧地震丙戌廣源賊閉覆寇龍州

羅回洞龍州萬戶府移文詰安南國其國回言本國自歸順入朝恪共臣職彼疆我界盡歸一統豈以羅回元隸本國遂起爭端此蓋邊吏生釁假閉覆為名

宋元通鑑卷百四十六

五

廷

爾本府宜自加窮治湖廣行省備其言以聞命龍州萬戶府申嚴邊防辛卯監察御史朶羅台王文若言嶺北行省乃太祖肇基之地武宗時太師月赤察兒為右丞相太傅答剌罕為左丞相保安邊境朝廷遂無北顧之患今天子臨御及命哈八兒禿為平章政事其人無正大之譽有鄙俚之稱錢穀甲兵之事情無所知豈能昭宣皇猷贊襄國政且以月赤察兒輩居於前而以斯人繼其後賢不肖固不待辯而明理宜黜罷制曰可冬十月辛酉帝始服大裘袞冕親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以太祖配享蓋自世祖至是

凡七世而南郊親祀之禮始克舉焉乙亥賜伯夷

叔齊廟額曰聖清每歲春秋祀以少牢十一月辛

巳御史臺言陝西行省左丞怯列坐受人僮奴一人

及鸚鵡請論如律詔曰位至宰執食國厚祿猶受人

生日理宜罪之但鸚鵡微物以是論賊失於太苛其

從重者議罪今後凡饋禽鳥者勿以賊論著為令

辛丑徵河南行省民間糧稅不通舟楫之處得以鈔

代輸十二月己酉詔以漢董仲舒從祀孔子廟位

列七十二子下辛亥立燕王阿剌忒納答剌為太

子監察御史言昔裕宗由燕邸而正儲位世祖擇者

宋元通鑑卷百四十六

六

廷

舊老臣如王顯姚燧蕭巖等為之師保賓客今皇太子仁孝聰睿出自天成誠宜慎選德望老成學行純正者俾之輔導於左右以宏養正之功實宗社生民之福也帝嘉納其言范梈卒梈字亨父一字德機清江人家貧早孤天資穎異所誦讀輒記憶雖癯然清寒若不勝衣於流俗中克自樹立無苟賤意居則固窮守節竭力以養親出則假陰陽之技以給旅食就詩工文用力精詣人罕知者年三十六始客京師即有聲諸公間中丞董士選延之家塾以朝臣薦為翰林編脩秩滿除海南海北道廉訪司照磨巡歷還

僻不憚風波瘴癘所至興學教民雲理冤滯遷江西
湖東道又改福建閩海道知事天曆二年授湖南嶺
北道經歷至是卒年五十九其所爲詩文多傳於世
四任任風憲謹身守法不可干以私疏食水飲泊如
也吳澄誌其墓以爲特立獨行之士可方東漢諸君
子蓋非虛美云

二年春正月辛卯太子阿剌忒納答刺卒 二月戊
申立廣教總管府凡十六所以掌天下僧尼之政秩
正三品府設達魯花赤總管同知府事判官各一員
總管則僧爲之 壬子以伯撒里爲中書平章政事

宋元通鑑卷百四十六

七

廷

庚午創建五福太一宮于京城乾隅 三月丙戌
雨土霾司徒香山言陶弘景胡笳曲有負晨飛天曆
終是甲辰君之語今陛下生年紀號實與之合此受
命之符乞錄付史館頒示中外詔翰林集賢諸儒臣
議咸以謂唐開元間太子賓客薛讓進武后鼎銘云
上玄降監方建隆基爲玄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賀宋
司馬光言其采偶就之文以爲符瑞此小臣之諂而
宰相實之是侮其君也今弘景之曲雖於生年紀號
若偶合者然陛下應天順人紹隆正統于今四年薄
海內外罔不歸心固無待於旁引曲說以爲符命從

其所言恐啓讖緯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也事遂寢

浙西水旱諸路饑民八十五萬餘戶 夏四月庚戌

真定武陟地震逾月不止 乙卯阿剌忒納失里及

各省兵十餘萬進擒伯忽阿禾斬之烏蒙東川諸夷

皆款服遂復中慶路遣使獻捷言叛者或誅或降雖

已畧定餘黨逃竄山谷不能必其不反側乞分兵鎮

遏之餘皆遣還詔從之 五月乙未纂脩經世大典

成 丙申帝如上都 六月吳澄卒澄字幼清撫州

崇仁人九歲從羣子弟試鄉校每中前列弱冠用力

聖賢之學嘗著說曰道之太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

宋元通鑑卷百四十六

八

廷

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
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義黃其元堯
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
其元顏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
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
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
任如此宋末舉進士不第隱居布水谷讀書著述遂
不復出元有天下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起澄至京
師以母老辭歸朝廷命有司即其家錄所著書置于
國子監除江西儒學副提舉以疾去尋爲翰林學士

恭定間謝病歸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
憚數千里躡履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
少暇即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書詩春秋禮記
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叙精明
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
本與爲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堯夫陸子靜之學校定
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及八陣
圖郭璞葬書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
故學者稱之爲草廬先生卒年八十五有大星墜其
舍東北贈臨川郡公謚文正 秋七月戊戌封伯顏

宋元通鑑卷一百零一

九

爲浚寧王 八月甲辰朔日食 辛亥帝還大都
江浙水壞田十八萬八千七百三十八頃 詔皇子
古剌答納出居燕帖木兒家 九月祿余復寇雲南
冬十月都元帥怯烈擊走之祿余既竄伏尋出收召
餘黨列行營六十所復作亂寇順元等路雲南省臣
遣都事那海往招之遇害既而蒙古都元帥怯烈潛
師擊破賊砦殺五百餘人禿堅之弟必刺都古朶失
舉家赴海死獲禿堅第二人子三人誅之祿余遁去
餘黨悉平 十一月朔日食 詔養燕帖木兒之子
塔刺海爲子賜居第貲產 十二月癸丑河北道廉

訪副使僧家奴言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今官
于朝者十年不省親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實由朝
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
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無
父母者五年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
三百里以至萬里外者宜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其
應省親匿而不省親者坐以罪若詐冒假期其罪與
詐奔喪者同科命中書省議行

宋元通鑑卷一百零二

十

乞降詔中書樞密院雜議之 邛州有二井宋名金
鳳茅池天曆初地震鹽水湧溢州民侯坤願作什器
煮鹽而輸課于官詔四川鹽運司主之 三月癸巳
皇子古剌答納更名燕帖古思 夏四月戊申大寧
路地震 五月甲戌撒迪請備錄皇上登極以來固
讓大凡往復奏答其餘訓敕辭命及燕鐵木兒等言
力効忠之蹟命朵來續爲蒙古脫卜赤顏一書置之
奎章閣從之 戊寅京師地震有聲 庚寅帝如上
都 壬辰太常博士王賡言諸路請加封神廟濫及
淫祠按禮經以恭定國以死勤事能禦大災能捍大

患則祀之其非祀典之神自後不許加封制可 丁酉白虹並日出長竟天 追封顏子父顏無繇爲杞國公謚文裕母齊姜氏杞國夫人謚端獻妻宋戴氏充國夫人謚貞素 六月己亥朔錄用朶朶王士庶脫歡等 乙丑監察御史陳思謙言內外官非文武全才出處繫天下安危能拯金革之難者不許奪情起復從之時思謙又言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宜

宋元通鑑卷一百一

十一

北

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聲善政者受郎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遷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內職績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凡朝缺官員須十二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可其奏命中書議行之 秋七月庚寅給鈔萬錠命燕鐵木兒分賜京朝官分贖御之貧乏者 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蘇

天爵慮囚于湖北湖北地僻遠民獫狁所雜居天爵冒瘴毒徧歷其地囚有言寃狀者天爵曰憲司歲兩至不言何也皆曰前此慮囚者應故事耳今聞御史至當受刑故不得不言天爵爲之大息無辜必寃心雖盛暑猶夜篝燈治文書無倦問其詳說多平反八月乙巳天鼓鳴于東北已酉隴西地震 帝崩于上都廟號文宗國語稱曰札牙篤皇帝 九月地震 冬十月庚子鄜王懿璘質班即位王明宗第二子留居京師帝始崩時燕帖木兒請皇后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鄜王時年甫七歲百司庶務咸啓皇后取進止 辛丑以撒迪爲平章政事 十一月戊寅尊皇后爲皇太后 壬辰鄜王薨廟號寧宗 王禕曰寧宗之立雖母后權臣利於立幼抑文宗顧命舍其子而立兄子是不可謂非公天下之心也然終不足以掩弑兄之惡人心天理吁可畏哉 太后遣右丞闊里吉思迎安惟帖睦爾于靜江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兒斯蘭率衆來降乃封爲郡王明宗居沙漠納其裔孫納罕祿魯氏女曰邁來的生安惟帖睦爾至順初明宗后遇害遂徙之高麗使居大青島中尋詔天下言明宗在時素謂非其子移于廣西之

靜江鄭王薨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皇太后曰
吾子尚幼安權帖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
長子於理當立乃遣關里吉思往迎之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十六

三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六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十九 起癸酉至丙子凡四年

順帝一

元統元年春三月燕帖木兒死燕帖木兒自秉權以
來肆行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后爲夫人前
後尚宗室女四十人有交禮三日遽遣歸者後房充
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宅男女列坐見坐隅一
婦甚麗意欲與俱歸顧左右曰此爲誰對曰太師家
人也自後荒淫日甚體羸弱血而死 夏五月京師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十七

一

何礼

地震 六月己巳安權帖睦爾即帝位于上都初帝
自廣西迎至百官具鹵簿迎于良鄉燕帖木兒既見
並馬徐行具陳迎立之意帝畏之一無所答燕帖木
兒疑其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
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者數月至是燕帖
木兒死皇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後當傳于
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 辛未以伯顏爲太師
右丞相撒敦爲太傅左丞相時有阿魯輝帖木兒者
明宗親臣也言於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
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帝然之由是深

居宮中每事決於宰相而已無所專焉 是月大霖雨京畿水平地丈餘涇河溢關中水災黃河大溢河南水災兩淮旱民大饑 秋七月霖雨已亥太陰犯房宿 八月壬申鞏昌徽州山崩立燕帖木兒女伯牙吾氏爲皇后 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謝病歸初御史中丞馬祖常求集薦引其鄉人龔伯璉集固不從祖常不悅帝之將立也召諸老臣赴上都集亦預焉祖常使人告集曰御史有言矣蓋以文宗嘗命集書詔言帝非明宗子故祖常以是風集使去集乃謝病歸臨川集既去侍臣有以舊詔言者帝不懌曰此

宋元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二十一

本

我家事豈由彼書生邪尋遣使賜酒幣召還禁林會疾作兩目喪明竟不至 九月甲午太陰犯填星乙未太陰犯天江庚申泰州山崩 冬十月丙寅鳳州山崩 戊辰改元元統 十一月丙申鞏昌成紀縣地裂山崩 辛亥江西湖廣江浙河南復立榷茶運司封伯顏爲秦王 秦州山崩地裂 十二月壬申遣省臺官分理天下四罪狀明者處決冤者辨之疑者讞之淹滯者罪其有司

元統二年春正月庚寅朔雨血于汴梁着衣皆赤 辛卯阿里海牙出爲河南行省左丞相以御史大夫

脫別台爲中書平章政事 二月己未朔詔內外興

舉學校 三月己丑朔詔科舉取士國子學積分學

校官選有德行學問之人以充是科進士得張禎

辛卯以陰陽家言罷造作四年是月山東霖雨水湧

湖廣旱浙西水旱疾疫饑民至五十七萬戶 夏四

月戊午朔日食丁丑太白經天 壬午帝嘉許衡輔

世祖以不殺一天下特錄其孫從宗爲章佩監提點

乙酉中書省臣言佛事布施費用太廣以世祖時

較之歲增金三十八錠銀二百三錠四十兩繒帛六

萬一千六百餘疋請除累朝期年忌日之外餘皆罷

宋元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三

本

從之 是月帝時巡上都 河南旱自是月不雨至

于八月 休寧處士陳櫟卒櫟字壽翁生三歲祖母

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即涉獵經史七歲

通進士業十五鄉人皆師之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

憤致力於聖賢之學以朱熹氏爲宗延祐初詔科舉

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強之試鄉闈中選遂不復赴

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所居堂曰定宇

學者稱爲定宇先生至是卒年八十三揭傒斯誌其

墓乃與吳澄並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于朝

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

萬山間與木石俱而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爲知言其同郡胡一桂學者稱爲雙湖先生胡炳文學者稱爲雲峯先生皆一遵朱子之學云 五月辛卯以唐其勢代撤敦爲中書左丞相撤敦仍商議中書省事 贈故中書平章政事王泰亨謚清憲舊令三品以上官立朝有大節及有大功勳于王室者得賜功臣號及謚時寢冗濫失實惟泰亨在中書時安南請佛書乞以九經賜之使高麗不受禮遺爲尚書貧不能自給故特賜是謚 贈

宋元通鑑卷百四十七

四

本

漳州萬戶府知事關文興英毅侯妻王氏貞烈夫人廟號雙節初文興從軍漳州與妻王氏偕行至元十七年陳弔眼作亂攻漳州文興帥兵與戰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辱給賊曰俟葬吾夫即汝從也賊許之遂負尸還積薪焚之火既熾即自投火中死至是事聞特加褒贈立廟祀之 六月乙亥唐其勢辭左丞相不拜復命撤敦爲左丞相 辛巳詔蒙古色目人行父母喪 是月彰德雨白毛民謠云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 秋七月己酉夜有流星大如酒盃其色赤約長五丈餘光明燭地起自天津没于海

宮之南是月至九月太白屢經天 八月辛未赦天

下 京師地震鷄鳴山崩陷爲池方百里人死者甚

衆 九月辛卯帝還大都 冬十月己卯上皇太后

尊號赦天下免今年田租之半 始以真哥皇后配

饗武宗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決伯顏以問太常博

士逮魯曾曰先朝既以真哥皇后無子不爲立主今

所當立者明宗母邪文宗母邪對曰真哥皇后在武

宗朝已膺寶冊則文明二母皆妾今以無子之故不

得立主而以妾母爲正是爲臣而廢先君之后爲子

而追封先父之妾於禮不可昔燕王慕容垂即位追

宋元通鑑卷百四十七

五

是

廢其母后而立其生母爲后以配享先王爲萬世笑

豈可復蹈其失乎集賢學士陳顥素疾魯曾乃曰唐

太宗冊曹王明之母爲后是亦二后也奚爲不可魯

曾曰堯之母爲帝嚳庶妃堯立爲帝未聞冊以爲后

而配嚳皇上爲大元天子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

衆服其議而伯顏亦是之遂以真哥皇后配武宗擢

魯曾爲御史 癸未命臺憲部官各舉才堪守令者

一人 十一月戊子中書省臣請發兩艘船下番爲

皇后營利 十二月甲戌詔整治學校禁私糊寺觀

庵院僧道入錢五十貫給度牒方聽出家

至元元年春正月癸巳命察勸農官勤惰 二月乙卯帝將田于柳林御史臺臣諫曰陛下春秋鼎盛宜思文王付託之重致天下於隆平今赤縣之民供給繁勞農務方興而馳騁冰雪之地倘有銜蹙之變柰宗廟社稷何遂止 三月庚子御史臺臣言高麗首效臣節而近年屢遣使往取媵女至使生女不舉女長不嫁乞禁止從之 夏四月己卯詔翰林國史院纂脩累朝實錄及后妃功臣列傳禁犯御名 五月戊子帝如上都遣使者詣曲阜孔子廟致祭 壬辰命嚴謚法以絕冒濫 甲辰伯顏請以右丞相讓唐

宋元通鑑卷四十七

六

廷

其勢詔不允命唐其勢為左丞相 六月庚辰伯顏奏唐其勢及其弟塔刺海謀逆誅之執皇后伯牙吾氏幽于別所初撒敦已死伯顏獨秉政唐其勢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伯顏何人而位吾上遂與其叔父句容郡王答鄰答里潛蓄異心謀立諸王晃火帖木兒帝數召答鄰答里不至鄉王撒撒禿發其謀唐其勢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伯顏及完者帖木兒等掩捕獲唐其勢及其弟塔刺海伏誅晃火帖木兒自殺 秋七月壬午伯顏弑皇后伯牙吾氏初唐其勢事敗被擒攀折殿檻不肯出塔刺海走匿皇后座下

宋元通鑑卷四十七

七

廷

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使人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為逆豈能相救乃遷后出宮伯顏尋殺之于開平民舍 壬寅專命伯顏為中書右丞相罷左丞相不置 乙巳罷燕帖木兒唐其勢舉用之人 戊申誅答里及刺刺等于市詔曰曩者文宗皇帝以燕鐵木兒嘗有勞伐父子兄弟顯列朝廷而輒造事釁出朕遠方文皇尋悟其妄有旨傳次于于燕鐵木兒貪利幼弱復立朕弟懿璘質班不幸崩殂今丞相伯顏追奉遺詔迎朕于南既至大都燕鐵木兒猶懷兩端遷延數月天隕朕躬伯顏等同辭翊戴乃正宸極後撒敦答里唐其勢相襲用事交通宗王晃火帖木兒圖危社稷阿察赤亦嘗與謀賴伯顏等以次掩捕明正其罪元兇構難貽我大皇后震驚朕用兢惕未惟皇太后後其所生之子一以至公為心親挈大寶界予兄弟迹其定策兩朝功德隆盛近古罕比雖嘗奉上尊號朕之朕心猶為未盡已命大臣特議加禮伯顏為武宗擇禦北邊翼戴文皇茲又克清大慙明飭國憲爰賜答刺罕之號至于子孫世世永賴可赦天下 八月己卯議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許有壬言皇上於太后母子

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爲孫矣且今制封贈祖父母降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不從 監察御史秦不華率同列上章言嬭母不宜加徽稱太后聞之怒欲殺言者衆懼秦不華曰此事自我發之甘受誅戮決不敢累諸公已而太后怒解曰風憲有臣如此豈不能守祖宗之法乎命賜金幣以旌其直 九月庚辰帝駐扼胡嶺 庚子御史臺臣言國初宦官不過數十人今內府執事不下千餘乞依舊制裁減冗濫以廣仁愛之心省糜費之患從之 帝還大都

宋元通鑑卷百四十七

八

廷

冬十月丁巳流晃火帖木兒答里唐其勢子孫千邊地 丁卯監察御史呂思誠等十九人劾奏徹里帖木兒之罪不聽皆辭去惟陳允文以不署名留 十一月庚辰敕以所在儒學貢士莊田租給宿衛衣糧 詔罷科舉初徹里帖木兒爲江浙平章會科舉驛請考官供張甚盛心不能平及復入中書首議罷科舉及論學校莊田租可給宿衛士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又欲損太廟四祭爲一於是御史呂思誠等列其罪狀不報而思誠出爲廣西僉事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璽叅政許有壬力爭之伯顏怒曰汝風

璽臣言徹里帖木兒邪有壬曰太師擢徹里帖木兒在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聽有壬豈有壬權重於太師邪伯顏意稍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才人歛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賊敗有壬曰科舉未行時臺中賊無算豈盡出於舉子伯顏曰舉子中可任用者惟叅政爾有壬曰若張夢臣馬伯庸輩皆可任大中如歐陽玄之文章亦豈易及伯顏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向學有壬曰爲士者初不事衣食伯顏曰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餘名今歲自四月至九月

宋元通鑑卷百四十七

九

札

白身補官受宣者亦且七十三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科舉於選法果相妨乎不也伯顏心然其言而議已定不可中輟乃溫言慰解之竭且宣詔特令有壬爲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禍不敢辭治書侍御史溥化誚有壬曰叅政可謂過橋折橋者矣有壬以爲大耻移疾不出 辛丑太史上言星文屢示儆帝以世祖皇帝在位長久欲祖述之下詔改元詔畧曰惟世祖皇帝在位長久天人協和諸福咸至祖述之意良切朕懷今特改元統三年仍爲至元元年監察御史李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蹈

其實未見其益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不
好文錄囚河東有李拜拜者殺人而行兇之狀不明
凡十四年不決好文曰豈有不決之獄如是其久乎
立出之王傳撒都刺以足踰人而死衆皆曰殺人非
刀當杖之好文曰怙勢殺人甚於用刀况因有所求
而殺之其情爲尤重乃置之死河東爲之震肅 十
二月乙丑上太皇太后尊號 戊寅蒙古國子監成
是月太白屢經天歲星屢晝見 閏月丁亥日赤
如赭凡二日河決封丘 壬寅徙徹里帖木兒于安
南徹里帖木兒嘗指斥武宗又以妻弟女爲己女冒
請珠袍等物於是臺臣復劾其罪而伯顏亦惡其忤
已遂流之 是年張楨爲高郵縣尹門無私謁守城
千戶狗兒妻崔氏爲其小婦所諧虐死其鬼憑七歲
女詣縣訴楨備言死狀尸見之舍後楨率吏卒即其
所發土得尸拘狗兒及小婦鞠之皆伏辜人稱神明
二年春正月壬戌太陰犯右執法甲子太陰犯角宿
乙丑宿松縣地震山裂丁卯太陰犯房宿 是月置
都水庸田使司于平江 二月甲申太白經天 戊
子詔以世祖所賜上積翁田八十頃還其子初積翁
賁詔諭日本死於王事嘗受賜後收入官故復賜之

丁酉追尊生母邁來廸爲皇后 三月戊申以阿
里海牙家藏書畫賜伯顏 是春每日出如赭 夏
四月丁亥禁服麒麟鸞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龍八
龍九龍萬壽福壽字赭黃等服 庚寅以帖木兒不
華爲中書平章政事撒廸爲御史大夫 戊戌帝如
上都 五月丙午朔黃河復于故道 乙卯南陽鄧
州大霖雨自是日至于六月 甲申湍河白河大溢
水爲災 丙辰丁巳太白晝見壬申秦州山崩 是
月婺州不雨至于六月 六月辛卯禮部侍郎忽里
台請復科舉取士之制不聽 秋七月庚午敕賜上
都孔子廟碑載累朝尊崇之意 是月黃州蝗督民
捕之人日五斗 八月甲戌朔日食高郵大雨雹
詔各邊遠官死而不能歸葬者有司給糧食舟車護
送還鄉無親屬者官爲瘞之 庚子詔強盜皆死盜
牛馬者剽盜驢騾者黥額再犯剽盜羊豕者墨項再
犯黥三犯剽劫後再犯者死盜諸物者照其數估價
省院臺五府官三年一次審決著爲令 九月戊辰
帝還大都 冬十月己亥詔每日右丞相伯顏太保
定住中書平章政事孛羅阿吉刺聚議于內廷平章
政事塔失海牙右丞鞏 班參知政事納麟許有壬

聚議于中書 十一月丁巳遣河南行省平章瑛珣
普華於西番爲僧 十二月江州諸縣饑總管王大
中貸富人粟以賑貧民免富人雜徭以爲息約年豐
還之民不病饑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十七

十一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十七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十八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二十

起丁丑色庚辰凡四年

順帝二

至元三年春正月癸卯廣州增城縣民朱光卿反其
黨石昆山鍾大明率衆從之僞稱大金國改元亦符
命指揮狗札里及江西左丞沙的討之 戊午帝獵
于柳林凡三十五日御史丑的宋紹明進諫帝賜以
金帛丑的等固辭帝曰昔魏徵進諫唐太宗未嘗不
賞汝其受之 婺州路總管府以金華儒士金履祥
所著論語孟子考證來上命刊行之其門人東陽許
謙序之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
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咸得其粗而不能悉究
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
之詆訾貿亂務爲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此金先生
考證之所由作也始余三四讀自以爲瞭然已而不
能無惑久若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己異愈久而所得
愈深與己意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
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異心求之哉履祥字吉甫
號仁山謚文安所著有考證及尚書表註通鑑前編

行于世 二月壬申朔日食 棒胡反于汝寧信陽
州棒胡本陳州人名閏兒以燒香惑眾妄造妖言作
亂破歸德鹿邑焚陳州屯營于杏岡命河南左丞慶
童帥兵討之 甲申定服色器皿與馬之制 己丑
汝寧獻所獲棒胡彌勒佛小旗偽宣敕并紫金印量
大尺 辛卯發鈔四十萬錠賑江浙等處饑民四十
萬戶開所在山場河泊之禁聽民樵采 庚子中書
叅政納麟等請立採珠提舉司先是嘗立提舉司恭
定間以其煩擾罷去至是納麟請復立之且以採珠
戶四萬賜伯顏 三月戊午立弘吉刺氏爲皇后后
名伯顏忽都武宗皇后之姪孛羅帖木兒之女也
是月天雨線 夏四月壬申遣使降香于龍虎三茅
閣皂諸山 癸酉禁漢人南人不得執持軍器凡有
馬者拘入官 甲戌有星孛于王良至七月壬寅沒
于貫索 己卯帝如上都 辛卯合州大足縣民韓
法師反自稱南朝趙王 丁酉謚唐杜甫爲文貞
己亥惠州歸善縣民聶秀卿譟景山等造軍器拜戴
甲爲定光佛與朱光卿相結爲亂 是月詔省院臺
部宣慰司廉訪司及郡府幕官之長並用蒙古色目
人禁漢人南人不得習學蒙古色目文字 五月辛

宋元通鑑卷五十八

二十一

丑民間訛言朝廷拘制童男童女一時嫁娶殆盡
戊申詔汝寧棒胡廣東朱光卿聶秀卿等皆係漢人
漢人有官于省臺院及翰林集賢者可講求誅捕之
法以聞 甲寅西番賊起殺鎮西王党元班等蔓延
至二百餘處詔立行宣政院以也先帖木兒爲院使
督兵往討之 丁卯彗星見於東北大如天船星色
白約長八餘彗指西南至八月庚午始滅 六月戊
子加封尹子庚桑子徐甲列子莊子各爲真君 是
月太白屢經天屢晝見屢犯太微垣 秋七月庚戌
河南武陟縣禾垂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
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黑鷹羣飛啄食之 是
月狗札里沙的擒朱光卿尋追擒石昆山鍾大明
八月壬午京師地大震先是京師大霖雨凡十三日
御河沁河渾河皆溢没人畜田廬不可勝計至是地
大震太廟梁柱裂各室墻壁壞壓損儀物及文宗神
主御牀凡六日方止所損人民甚衆 九月己酉文
宗新主玉冊及一切神御之物皆成詔依典禮祭告
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卒謙字益之父航登淳祐
七年進士仕未顯而歿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母陶
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

宋元通鑑卷五十八

二十一

北

以自課雖疾忘不廢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復得語之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頗異子來見我三日矣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邪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履祥既沒謙益肆充闡多所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者惟為學之功無間斷爾平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屏跡八華山四方之士不遠百舍而來受業其教人至誠諄悉內外殫盡獨不教人以科舉之文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不出里閭垂四十年中外名臣列其行義章凡數十上郡以遺

宋元通鑑卷一百八

四

孔

逸應詔有司請主文衡皆莫能致世稱為白雲先生卒謚文懿先是何基王栢金履祥歿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十一月太白復經天十二月以馬扎兒台為太保分樞密院鎮北邊馬扎兒台伯顏弟也時議進爵為王辭曰兄封泰王弟不宜並受王爵故有是命伯顏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不從

四年春正月丙申以地震赦天下詔內外廉能官父母年七十無侍丁者附近銓注以便侍養詔脩曲阜孔子廟二月丁卯罷河南江西浙江湖廣四川

等處行樞密院庚午帝獵于柳林夏四月辛未

京師大雨紅沙晝晦以探馬赤只兒瓦亥為中書

平章政事己卯帝如上都河南執棒胡京師誅

之癸巳帝次八里塘雨雹大如拳其狀有小兒環

玦獅象龜卵之形五月命佛家閭為考功郎中喬

林為員外郎魏宗道為主事考較天下郡縣官功過

六月漳州南勝縣民李志甫聚眾圍州城守將擄

思監與戰失利詔江浙平章別不花發閩浙江西廣

東四省兵討之不克既而州人陳君用者襲殺之龍

巖尉黃佐才與賊戰妻子四十餘口皆被害事聞授

宋元通鑑卷一百八

五

北

佐才龍巖縣尹袁州人周子旺亦舉兵稱周王改年

建號尋敗死秋七月己酉奉聖州地大震丙辰鞏

昌府山崩八月癸亥朔日食丙子京師地震日二

三次至乙酉方止帝還大都閏月屢日赤如赭

冬十一月丁卯立紹熙府軍民宣撫都總使司本

府元領六州二十縣一百五十二鎮國初以其地荒

而廢之至是居民二十餘萬故立府治之十二月

戊戌立邦牙等處都元帥府并總管府先是世祖以

其處雲南極邊就立其酋長為帥至是來貢故立官

府是歲太白屢經天

五年春正月癸亥禁濫予僧人名爵 二月庚寅信
州雨土 夏四月乙未加封孝女曹娥為感靈孝
昭順純懿夫人 帝如上都 六月汀州大水平地
深三丈沒民廬八百家溺死者八千餘人 秋七月
甲申常州宜興山水出勢高一丈壞民廬舍 是月
太白屢經天 八月丁亥帝還大都 九月太白屢
經天 冬十月壬辰禁倡優盛服男子裹青巾婦女
服紫衣不許戴笠乘馬 甲午詔命伯顏為大丞相
加元德上輔功臣之號賜七寶玉書龍虎金符 十
一月戊辰杞縣人范孟謀不軌詐為詔使至河南行

宋元通鑑卷五十八

六

省殺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廉訪使完者不花等召
官屬及去位者署而用之執大都路儒學提舉歸賜
俾北守黃河口賜力拒不從賊怒繫之獄既而官軍
捕孟誅之凡污賊者皆得罪賜得免賜同里有吳炳
者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召司卯酉屠炳懼不敢
辭時人為之語曰歸賜出角吳炳無光賜之名用是
大著尋由國子博士拜監察御史入謝臺臣奏曰此
河南抗賊不屈者帝曰好事卿宜數為之賜以上尊
癸酉瑞州路新昌州雨水冰至明年二月始解
字木魯狎卒狎字子覺家于鄧州之順陽狀貌魁梧

不妄言笑其為學一本於性命道德而記問宏博異
言僻語無不淹貫文章簡奧典雅深合古法用是天
下學者仰為表儀居國學久論者謂自許衡之後能
以師道自任者唯耶律有尚及狎而已 伯顏構陷
鄭王奏賜死帝未允輒傳旨殺之又奏貶宣讓王帖
木兒不花威順王寬徹普化不俟命即遣之帝為之
不平

宋元通鑑卷五十八

七

六年春正月甲戌奉太祖太宗睿宗三朝御容於石
佛寺 二月己亥黜中書大丞相伯顏為河南行省
左丞相伯顏既誅唐其勢獨秉國鈞遂專權自恣變
亂成憲虐害天下漸有異謀帝患之伯顏欲以所養
弟之子脫脫宿衛偵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知樞密
院汪家奴翰林學士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實屬意
脫脫故脫脫政令日脩衛士拱聽約束伯顏自領諸
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為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
帝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焰熏灼天下之人知有伯
顏而已脫脫深憂之私請於父馬扎兒台曰伯父驕
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亦矣曷若於未敗圖
之其父亦以為然脫脫復質於師吳直方直方曰傳
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爾餘復何顧焉一

日見帝乘間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右皆伯顏之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乃遣二人與脫脫遊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論辨益悉其心靡他遂聞于帝帝始信之無疑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亦泣下歸復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事議論之際左右爲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等謀欲候伯顏入朝擒之戒衛士嚴宮門

宋元通鑑卷一百八

八

本

出入螭坳皆爲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然遂疑脫脫亦增兵自衛至是伯顏以所領兵衛請帝出田脫脫勸帝稱疾不往伯顏固請乃命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遂與阿魯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玉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夜二鼓遣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營中取太子入城又召楊瑀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出爲河南行省左丞相命平章政事只兒瓦歹賁赴柳林黎明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僂城上宣言有

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皆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顏奏乞陞辭不許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進伯顏曰爾曹見子殺父事乎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弑君伯顏俛首有慚色以馬扎兒台爲太師右丞相塔失海牙爲太傅知樞密院事塔馬赤爲太保御史大夫汪家奴爲中書平章政事脫脫知樞密院壬寅詔脫脫之外諸王侯不得懸帶弓箭及環刀輒入內府己酉彗星見凡三十二日是月京畿大水三月丁丑以治書侍御史帖睦爾爲奎章閣大學士翰林直學士揭傒斯爲奎章閣供奉學士四月

宋元通鑑卷一百八

九

本

丙午詔封馬扎兒台爲忠王賜號各剌罕固辭不受御史請示天下以勸廉讓從之五月丙子帝如上都六月丙申詔廢文宗廟主遷太皇太后弘吉剌氏于東安州安置放燕帖古思于高麗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惑於憮慝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爲皇太子文宗當躬迓之際乃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

御宸極又私圖傳子乃構邪言嫁禍千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內懷愧慊則殺也里牙以杜口上天不佑隨降殞罰叔嬀不答失里帖其勢焰不立明考之冢嗣而立孺稚之弟懿璘質班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祚賴天之靈權奸屏黜未惟鞠育罔極之恩恩忘不共戴天之義其命太常徹去圖帖睦爾在廟之主不答失里削太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也里牙已死其以明里董阿等明正典刑時監察御史崔敬言文皇獲不軌之愆已微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十八

十

元

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年方在幼罹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方明皇上賓皇弟尚在襁褓未有知識義當矜憫蓋武宗視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皇弟燕帖古思皆嫡孫也以武皇之心為心則皆子孫固無親疎以陛下之心為心未免有彼此之論臣請以世俗喻之常人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以收養宗族陛下富有四海子育黎元當使匹夫匹婦無不得所今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貽笑他邦取辱中國

生他變關係非輕臣願殺身以贖皇弟之罪伏望

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之義書奏不報未幾太后崩于東安州燕帖古思遇害于中道 秋七月甲寅詔封微子為仁靖公箕子為仁獻公比干加封為仁顯忠烈公 戊午以星文示異地道失寧蝗旱相仍頒罪已詔于天下 戊寅命翰林奎章閣刪脩大元通制 八月帝還大都 九月癸丑加封漢張飛武義忠顯英烈靈惠助順王 丙寅詔今後有罪者毋籍其妻女以配人 冬十月壬寅馬扎兒台辭右丞相仍為太師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鐵木兒不花為中書左丞相 十一月辛未以孔克堅襲封衍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十八

十

本

聖公 十二月詔復行科舉時科舉既輟翰林學士承旨巉巉從容言曰古昔取人材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采其論復詔行之國子監積分生員三年一次依科舉例入會試中者取一十八名 罷文宗增置官屬初文宗設太禧宗禋等院及奎章閣藝文監增置官屬有差至是大臣議悉革罷巉巉曰民有千金之產尚設家塾以延館客堂堂天朝一學房乃不能容邪帝然之改奎章閣為宣文閣 文監為崇文監餘悉罷之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十八

路嘉禾生異畝同穎 壬寅許有壬進講明仁殿帝
悅賜酒宣文閣中仍賜貂裘金織文幣 冬十月戊
午月食既 十一月道州路民何仁甫等兵起 十
二月道州民蔣丙等相繼舉兵攻破江華等州縣峽
峒徭民二百餘寨亦相率入邊抄掠山東燕南寇盜
亦縱橫至三百餘處 是歲大饑

二年春正月丙戌脫脫用人言於都城外開河置障
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役夫萬餘
人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排羣議不納左丞許有壬
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爲害淤淺易塞而不

宋元通鑑卷百四十九

三

廷

可行舟况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
有衝決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
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
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
不可行費用不貲卒以無功 是月大同饑人相食
二月壬寅頒農桑輯要 三月戊寅親試進士七
十人人賜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陳祖仁 夏四月
帝如上都 五月甲申太白經天丁亥東平雨雹如
馬首 六月戊申命江浙撥賜僧道田還官徵糧以
備軍需 壬子濟南山崩水湧 秋七月庚午惠州

維浮山崩已亥慶遠路莫八聚衆攻陷南丹左右兩
江等處 佛郎國貢異馬長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
四寸身純黑後二蹄皆白 八月庚子朔日食 九
月辛未帝還大都 是月歸德府黃河爲患 冬十
月己亥朔日食 十二月己酉京師地震

三年春正月丙子中書左丞許有壬辭職 二月甲
辰太陰犯井宿填星犯牛宿熒惑犯羅堰 丁未遼
陽爲捕海東青煩擾吾者野人及水達達皆叛 是
月汴梁新鄭地震秦州成紀寧遠伏羌等縣山崩水
涌人多溺死 三月壬申御史成遵言可用終場下

宋元通鑑卷百五十九

四

礼

第舉人克學正山長國學生會試不中者與終場舉
人同 戊寅詔作新風憲在內官有不法者御史劾
之在外官有不法者行臺御史劾之歲以八月終出
巡次年四月中還司 是月詔脩遼金宋三史初世
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脩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
通脩三史延祐天曆之間屢詔脩之以義例未定竟
不能成至是命脫脫爲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張起巖
歐陽玄呂思誠揭傒斯爲總裁官脩之丞相問脩史
以何爲本揭傒斯曰用人爲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
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

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爲本也且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錄小惡必記不然何以示懲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才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反覆辨論以求歸於至當而後止或欲如晉書例以宋爲世紀而遼金爲載紀或又謂遼立國先於宋五十年宋南渡後嘗稱臣於金以爲不可待制王理者祖脩端之說著三史正統論欲以遼金爲北史太祖至靖康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宋史一時士論非不知宋爲正統然終以元承金金承遼之

宋元通鑑卷百四十九

五

元

故疑之各持論不決詔遼金宋各爲史夏四月丙申朔日食是月兩都桑果葉皆生黃色龍文帝如上都五月河決白茅口六月壬子命經筵官月進講者三中書戶部以國用不足請撙節浮費秋七月戊辰脩大都城是月興國路大旱河南自四月至是月霖雨不止中牟扶溝尉氏洧州滎陽汜水河陰凡七縣皆大水八月甲午朔晉寧臨汾獻嘉禾一莖有八穗者山東有賊焚掠兗州帝還大都九月甲子湖廣行省平章鞏卜班擒道州賀州徭賊首唐大二蔣仁五至京師誅之其蔣丙自號

順天王攻破連桂二州冬十月戊戌帝將祀南郊

告祭太廟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理當拜否太

常博士劉開對曰寧宗雖弟其爲帝時陛下爲之臣

春秋時魯閔公弟也僖公兄也閔公先爲君宗廟之

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帝乃拜十二月丁未

以別兒怯不花爲左丞相鐵木兒不花罷徵遺逸

脫因伯顏張瑄杜本本辭不至本清江人在武宗時

嘗被召至京師即歸隱武夷山中文宗聞其名徵之

不起至是右丞相脫脫薦之召爲翰林待制兼國史

院編脩官使者致君相意趣之行至杭州稱疾固辭

宋元通鑑卷百四十九

六

元

而致書於脫脫曰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日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時有金華張樞亦屢徵不起既又徵隱士完者圖執禮哈郎董立李孝光詔以完者圖執禮哈郎爲翰林待制立脩撰孝光著作郎或疑其太優右丞相鐵木兒塔識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何足吝惜識者謂之

四年春正月辛巳詔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備者升一等四事備者減一資三事備者平遷六事俱不備

者降一等 庚寅河決曹州發丁夫萬五千八百脩
築之是月河又決汴梁 二月以賀惟一爲平章政
事 閏月命脫脫兼領宣政事時諸山主僧請復僧
司且曰爲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
異地獄中復置地獄邪 三月癸丑以納麟爲中書
平章政事 夏四月帝如上都 五月甲辰脫脫罷
以阿魯圖爲中書右丞相脫脫固辭相位帝問誰可
代者以阿魯圖對遂召用之封脫脫爲鄭王阿魯圖
既爲相議除一人爲刑部尚書或難之曰此人柔軟
非刑部所可用阿魯圖曰選僧子邪若選僧子須用

宋元通鑑卷百四十九

七

廷

強壯人尚書詳讞刑獄不在人壞法即是好官何用
強壯者爲其爲治知體如此 是月大霖雨黃河溢
平地水二丈決白茅堤金堤曹濮濟究皆被災 六
月己巳賜脫脫松江田爲立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
秋七月戊子朔溫州颶風大作地震海溢 八月
帝還大都 九月丁亥朔日食 冬十月乙酉議脩
黃河淮河堤堰 十一月丁亥朔令民入粟補官以
備賑濟有匪奸罪而輸粟得七品雜流者爲怨家所
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中書右司郎中
成遵以爲賣官鬻爵已非令典況又賣與奸濫之人

其何以爲治必率其救還其粟著爲令乃可從之時
又有議賊吏役不許歸葬須竟其獄者遵曰惡人固
可怒然與人倫孰重國家以孝理天下寧失罪人不
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議遂寢 遼史成仍督早成
金宋二史揭傒斯留宿史館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
七日卒傒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父來成宋鄉進士
傒斯少貧刻苦讀書父子自爲師友貫通百氏大德
間客游湘漢程鉅夫盧摯先後爲湖廣憲使咸器重
之延祐初鉅夫與摯列薦于朝授翰林編脩文宗時
閣中有咨訪必稱旨中書每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才

宋元通鑑卷百四十九

人

本

何如揭曼碩嘗進太平政要策以示臺臣曰此朕授
經筵揭傒曼碩所進其見敬禮如此在帝之初拜翰
林直學士及開經筵陞侍講學士是年春致仕南還
追至湘南復留京撰明宗神御殿碑文成賞賚甚厚
復求去不許命脫脫及執政諭留之傒斯曰使一得
之獻見用而天下蒙其利雖死此何恨不然何益之
有脫脫問政治何先曰儲材爲先養之於譽望未隆
之時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可也一日議事請兼行
新舊錢以救鈔法之弊時不能從至是卒給驛護喪
歸江南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 十二月癸亥漢陽

地震

五年春正月薊州地震 三月辛卯親試進士七十

八人賜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帝如上都 五月

辛卯翰林學士承旨巖巖卒巖巖字子山康里氏幼

肄業國學博通羣書其正心脩身之要得之許衡及

父兄家傳長襲宿衛丰神凝遠制行峻潔望而知為

貴介公子其遇事英發掀髯論辯法家佛士弗能過

之每遇天變民災必勸帝側身脩行庶天意可回久

之出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帝欲置之中書召還至

京得疾卒家貧幾無以為斂帝聞賜銀五錠巖巖善

真行草書片紙之存人爭寶之不啻金玉 以蘇天

爵為京畿宣撫使天爵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姦貪其

興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糾劾者九百四十有九

人都人有包韓之譽然以忤時相意竟坐不稱職罷

歸 秋七月以鞏一班為平章政事 丁亥河決濟

陰漂官民廬舍殆盡 八月帝還大都 九月壬午

朔日食 冬十月乙卯遣使巡行天下詔曰朕自踐

祚以來至今十有餘年託身億兆之上端居九重之

中耳目所及豈能周知故雖夙夜憂勤觀安黎庶

和氣未臻災疇時作聲教未洽風俗未淳吏弊未

民瘼滋甚豈承宣之寄糾劾之司奉行有所未至歟

若稽先朝成憲遺官分道奉使宣撫布朕德意詢民

疾苦疏滌冤滯蠲除煩苛體察官吏賢否明加黜陟

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職申請五品以下就便處決民

間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悉聽舉行時諸道奉使者皆

與臺諫交相掎蔽惟巡京畿道西臺中丞定定集賢

侍講學士蘇天爵糾舉無所避凡興革利弊彈劾奸

回二人風采振于一時定定以國人僅免天爵竟忤

時相去時事可知矣 辛未遼金宋三史成右丞相

阿魯圖進之帝曰史既成書前人善者朕當取以為

法惡者取以為戒然豈止激勸為君者為臣者亦當

知之卿等其體朕心以前代善惡為勉 十一月甲

午至正條格成頒行天下 十二月丁巳詔定薦舉

守令法

六年春正月庚戌朔日食辛未興國雨雹大者如馬

首山東地震司天監奏天狗星墜地血食人間五千

日始於楚徧及齊趙終於吳其光不及兩廣其後天

下之亂事事皆應 以賀惟一為御史大夫故事臺

端非國姓不授詔特賜姓改名曰太平 三月辛未

盜扼李開務之開河劫商旅船兩淮運使宋文寶言

世皇開會通河千有餘里歲運米至京者五百萬石
今騎賊不過四十人劫船三百艘而莫能捕恐運道
阻塞乞選能臣率壯勇千騎捕之不聽 戊申京畿
盜起范陽縣請增設縣尉及巡警兵從之 山東盜
起詔中書參知政事鎖南班至東平鎮遏 夏四月
丁卯帝如上都 五月陝西鐵行酒禁 丁亥盜竊
太廟神主 丁酉以黃河決立河南山東都水監
象州盜起 六月己酉汀州連城縣民羅天麟及陳
積萬陷長汀命江浙行省右丞忽都不花等合兵進
討 雲南夷死可伐盜據一方侵奪路甸 秋七月

宋元通鑑卷五十九

十一

化

丙申以朶爾直班爲中書右丞時有善音樂得幸者
帝命爲崇文監丞參政朶爾直班他擬一人以進帝
怒曰選法盡由中書邪朶爾直班頓首曰用幸臣居
清選恐後世以此議陛下今選他人臣實有罪省臣
無與焉帝悅陞右丞 八月帝還大都 九月丙子
邵武地震有聲如鼓至夜復鳴 冬十月日色如血
思靖徭寇武岡詔湖廣省臣及湖南宣慰完者帖
木兒討之 閏月乙亥徭賊吳天保陷黔陽癸未汀
州賊徒羅德用殺首賊羅天麟陳積萬以首級送官
餘黨悉平 十二月壬寅山東河南盜起 是歲河

決尚書李綱請躬祀郊廟近正人遠邪佞以崇陽抑
陰不聽 資州處士黃澤卒澤字楚望生有異質自
少以明經學道爲志好爲苦思久之如有所見作顏
淵仰高鑽堅論大德中江西行省聞其名授江州景
星書院山長旣久又爲山長于洪州東湖書院受學
者益衆秩滿即歸閉門授徒不復言仕嘗以爲去聖
久遠經籍殘闕傳注家率多傳會近世儒者又各以
寸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不
所入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真旣乃盡悟失傳
之旨言每於幽閒寂寞顛沛流離疾病無聊之際

宋元通鑑卷五十九

十二

化

得之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
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
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視諸掌然後由伏羲神農
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
事者於是六經傳注之失未決之疑凡數十年苦思
而未通者皆渙然冰釋作十翼舉要三傳義例翼經
罪言吳澄嘗觀其書以爲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
及之者謂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真
其人乎然澤雅自慎重未嘗輕與人言李河使過九
江請北面爲弟子受一經且將經紀其家澤謝之曰

以君之才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
余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
年林下期君也洎歎息而去或問澤自問如此寧無
不傳之懼澤曰吾道與廢上關天運豈區區人力所
致卒年八十七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十九

十三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十九

宋元通鑑卷一百五十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二十二

起丁亥至庚寅凡四年

順帝四

至正七年春正月甲辰朔日食大寒而風朝官仆者
數人 壬子以別兒怯不花爲右丞相尋罷 以蓋
苗爲叅知政事時大臣以兩京馳道狹隘奏毀民田
廬廣之已遣使督治蓋苗言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令
獨以爲狹力辯其不可乃止又欲出宿衛士爲郡長
官俾以養貧苗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果不
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守必擇賢而後可議遂
寢又欲與角觝者錢萬貫苗曰諸處告饑不蒙賑卹
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於是丞相謂僚佐曰所以引
蓋君至此欲其相助也乃每事沮抗如此後有公務
毋白叅政苗聞即欲引去適有旨拜江南行臺御史
中丞丞相怒不解比至復除甘肅行省左丞 戊午
望月夜出無光 二月己卯山東地震壞城郭有聲
如雷河南山東盜蔓延濟寧滕邳徐州等處 庚辰
以鎖南班爲中書右丞道童爲中書叅政 丙戌以
宦者伯帖木兒爲司徒僞賊吳天保寇沅州 三月

戊午詔編六條政類 夏四月庚寅復以別兒怯不

花爲右丞相以鐵木兒塔識爲左丞相帝嘗問帖木

兒塔識爲治何先對曰法祖宗又問王文統奇才也

恨不得如斯人者用之對曰世祖有堯舜之資文統

不告以王道而乃尚伯術要近利世祖之罪人也使

今有文統正當遠之又何足取乎 河東大旱民多

饑死 帝如上都 五月庚戌徭賊吳天保陷武岡

路詔遣湖廣行省右丞沙班統軍討之 乙丑右丞

相別兒怯不花以調燮失宜災異迭見罷詔以太保

就第 是月臨淄地震 六月詔免太師馬札兒台

宋元通鑑卷百五

二

本

官安置于西寧時別兒怯不花以宿憾譖馬札兒台

故有是詔其子脫脫力請與父俱行時相欲傾之因

有告變者復移于西域撒思之地御史大夫亦憐真

班曰脫脫父子無大過奈何迫之于險遂召還甘肅

尋卒 復以太平爲平章政事 彰德路大饑民相

食 秋七月甲寅召隱士張樞爲翰林脩撰不至

以朱公遷爲金華郡學正初公遷以遺逸徵至京師

授翰林直學士每勸帝親賢遠奸抑豪強省冗費脩

德郵民庶天意可回民志可定不然恐國家之憂近

在旦夕帝嘉納之當國者惡其切直不能容公遷亦

知世之不可有爲力辭不許章七上乃出爲金華郡

學正公遷於經傳子史百氏之書禮樂律曆制度名

物之數無不通貫而悉究之用力於聖賢之道以正

心誠意爲學真知實踐爲功天性仁孝勤於著述剖

析經傳極其精微而又善於訓迪其言溫煦諄諄不

倦故所至無賢不肖皆樂從隨其材質之分大小咸

有所得從者常數百人翰林侍講學士黃潛最少許

可一見公遷特加敬愛公遷字克升鄱陽人其父梧

崗翁聞同郡吳中行得聞朱子門人黃榦之學於廣

信既曾往學焉於是大肆力於學道德文章卓然名

宋元通鑑卷百五

三

本

臣公遷之學得之家庭所著有朱子詩傳疏義二十

卷四書約說四篇四書通旨六卷行世 九月戊申

帝還大都 甲寅詔舉材能學業之人以備侍衛

丁巳鐵木兒塔識卒以朶兒只爲中書左丞相 丁

卯徭寇吳天保犯寶慶殺沙班于軍中 冬十月丙

戌亦憐只答兒反 戊戌西蕃盜起凡二百餘所

十一月甲辰沿江盜起剽掠無慮有司莫能禁兩淮

運使宋文瓚言江陰通泰江海之門戶而鎮江真州

次之國初設萬戶以鎮其地今戌將非人致使賊艦

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才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

進討反爲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
遠近宜亟選智勇以任兵柄以圖後功不然則東南
五省財賦恐非國家有矣不聽 撥山東地十六萬
二千餘頃賜大承天護聖寺以爲永業 十二月庚
午以朶兒只爲右丞相太平爲左丞相先是朶兒只
爲左丞相請于帝曰臣藉先臣之蔭蚤襲國王昧於
國家之理今備位宰相非得太平不足與共事至是
遂拜太平左丞相朶兒只右丞相時順江酋長樂孫
求內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縣一十三處省臣將
之右司都事歸暘曰古人有言鞭雖長不及馬腹使
郡縣果設有事不救則孤來附之意救之則疲中國
而事外夷所謂獲虛名而受實禍也與左丞呂思誠
抗辯甚力太平問其策安出暘曰其酋長可授宣撫
勿責其貢賦使者賜以金帛遣歸足矣卒從暘言時
京師苦寒有丐訴丞相馬前者丞相索皮服予之仍
數在官所藏皮服之數將悉給貧民暘曰宰相當以
廣濟天下爲心皮服能幾何而欲給之邪莫若錄饑
寒者賑之耳丞相悟而止 丙子以連年水旱民多
失業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爲守令許民間利害
實封呈省時魏中立薦韓鏞爲饒州路總管饒俗尚

鬼鏞至凡境內淫祠悉毀之人初大駭已而歎服遷
民俊秀入學求尊宿有學行者爲五經師朔望幅巾
深衣以謁先聖每月考課以示勸勉由是人人自力
於學 以韓嘉納爲平章政事

八年春正月辛未詔翰林國史院纂脩后妃功臣列
傳以學士張起巖楊宗瑞黃潛爲總裁官左丞太平
右丞相呂思誠共領其事 二月癸酉納麟加太尉
致仕 立行都水監于鄆城以賈魯爲太監魯循河
道察地形備得要害爲圖上二策其一議脩築北堤
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二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使
復故道其工數倍會魯遷中書右司郎中議未及竟
三月丁酉詔以東帛旌郡縣守令之廉能者 遼
東鎖火奴反詐稱大金子孫 壬寅土番盜起有司
請不拘資級委官討之 福建盜起地遠難於討捕
詔汀漳二州立分元帥府轄之 癸卯親試進士七
十有八人賜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乙亥帝視國
子學賜衍聖公銀印陞秩從二品定第子員出身及
省親奔喪等制 詔守令選立社長專一勸課農桑
己卯海寧州沐陽縣等處盜起 帝如上都 五
月丁酉朔大霖雨京城崩庚子廣西山崩水湧灘江

溢平地水深二丈餘屋宇人畜漂沒 永嘉大風海
舟吹上平陸二三十里死者千數 己未虞集卒集
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父汲僑居臨川之崇仁
集生三歲即知讀書稍長從吳澄游授受具有源委
學雖博洽而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緯
彌綸之妙一寓諸文藹然有宋慶曆乾淳風烈早歲
與弟槃同闢書舍爲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
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庵故世稱爲邵庵
先生 六月山東大水 秋七月丙申朔日食乙卯
遣賜祭曲阜孔子廟 八月帝還大都 九月己未
宋光通鑑卷百一
太陰犯靈臺 冬十月丁亥吳天保寇道州 十一
月辛亥吳天保率衆六萬掠全州 台州黃巖民方
國珍與蔡亂頭等相讐敵遂入海爲亂劫掠漕運詔
江浙叅政朵兒只班討捕之追至福州國珍知事危
焚舟將遁元兵自相驚潰朵兒只班遂被執國珍迫
其上招降之狀朝廷從之授國珍兄弟以官將治朵
兒只班之罪樞密叅議歸陽曰將之失利其罪固當
然所部皆北方步騎不習水戰是驅之死地耳宜募
海濱之民習水利者擒之今國珍遣使請降決不當
從國珍已敗我王師又拘我王臣乃而來非真降

也必討之以令四方時朝廷方事姑息卒從其請國
珍不肯赴勢益猖獗 監察御史張楨言明里董阿
也里牙月魯不花皆陛下不共戴天之讐伯顏賊殺
宗室嘉王郊一十二口法當族誅而其子孫兄弟尚
皆仕于朝宜急誅寘別兒怯不花阿附權姦亦宜遠
斥今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海寇敢於要君閭帥敢於
玩寇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不報 御
史李泌上言世祖誓不與高麗共事而陛下踐世祖
之位何忍忘世祖之言乃以高麗奇氏位皇后今河
決地震盜賊滋蔓皆陰盛陽微之象乞仍降爲妃庶
幾三辰奠位災異可息不聽 以太不花忽都不花
並爲中書平章政事丞相太平薦太不花可用故有
是命明年太平罷相太不花黨於脫脫謀害太平人
以是薄之 是歲詔賜高年帛設分元帥府於沂州
備山東寇陞徐州爲總管府以邵宿勝嶧四州隸之
立司天臺于上都
九年春正月癸卯立山東河南等處行都水監專治
河患 三月丁酉填河淺溢黃河北潰陳州麒麟生
夏四月丁丑以欽察台爲中書平章政事 帝如
上都 棗陽民張氏婦生男甫及周歲長四尺許

容貌異常脣腹擁腫見人嬉笑如世俗所畫布袋和尚云 五月丙辰定守令督攝之法路督攝府府督攝州州督攝縣 是月白茅河東注沛縣遂成巨浸蜀江大溢浸漢陽城民大饑 六月丙子刻小玉印以至正珍秘爲文凡秘書監所掌書畫皆識之 秋七月庚寅御史韓勒海壽劾奏殿中侍御史哈麻及其出入脫忽思皇后宮閣御史大夫韓嘉訥以聞帝不省章三上詔奪哈麻雪雪官居之草地出海壽爲陝西廉訪副使嘉訥罷爲宣政院使尋出爲浙省平章政事 壬辰詔命太子愛猷識里達臘習學漢人

宋元通鑑卷三

八

本

文書以翰林學士李好文兼諭德歸賜爲贊善好文力辭上書宰相曰三代聖王莫不以教世子爲先務蓋帝王之治本於道聖賢之道存於經而傳經期於明道出治在於爲學關係至重要在得人自非德堪範模則不足以輔成德性自非學臻闡奧則不足以啓迪聰明宜求道德之鴻儒仰成國家之盛事而好文天資本下人望素輕草野之習而久與性成章句之學而寔以事廢驟膺重託負荷誠難必別加選掄庶幾國家有得人之助而好文免妨賢之譏丞相以其書聞帝嘉歎之而不允其辭好文言欲求二帝三

王之道必由於孔氏其書則孝經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乃摘其要畧釋以經義又取史傳及先儒論說有關治體而協經旨者加以所見倣真德秀大學衍義之例爲書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奉表以進 閏月辛酉以脫脫爲中書右丞相初馬扎兒台卒太平請令脫脫歸塋左右以爲難太平爲之固請脫脫得還及拜太傅然不知太平之有德于己也因汝中栢議間成隙欲中傷之是時中書叅政孔思立等皆一時名人太平所拔用者悉誣以罪黜去太平既罷又誣劾之脫脫之母聞之謂脫脫兄弟曰太平好人何害於汝而欲去之汝兄弟若違吾言非吾子也遂止太平故吏田復勸之自裁太平曰吾無罪當聽于天若自殺則誠有歉矣遂還奉元杜門謝客以書史自適 八月甲辰以栢顏爲中書平章政事 帝還大都 九月甲子凡建言中外利害者詔委官選其可行之事以聞 冬十月丁酉命皇子愛猷識里達臘入端本堂肄業命脫脫領其事堂虛中座以俟臨幸皇子與師傅分東西向坐授書其下僚屬以次列坐詔以李好文所進經訓要義付端本堂令太子習焉好文又集歷代帝王故事總百有六篇一曰聖憲

宋元通鑑卷三

九

礼

漢孝昭後漢明帝幼敏之類二曰孝友如舜文王
及唐玄宗友愛之類三曰恭儉如漢文帝却千里馬
罷露臺之類四曰聖學如殷宗紂學及陳隋諸君不
善學之類以爲太子問安餘暇之助又取古史自三
皇迄金宋歷代授受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爲書名曰
大寶錄又取前代帝王是非善惡之所當法戒者爲
書名曰大寶龜鑑以進復上書曰殿下以臣所進諸
書參之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果能一一推而行
之則太平之治不難致矣他日皇子坐清寧殿分布
長席列坐高麗西番僧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

宋光通鑑卷五

十一

元

年尚不曉其意今聽佛法一夜即曉由是愈崇尚佛
學十一月戊午朔日食天裂天漢之旁脫忽
思皇后以幹勒海壽之言侵已泣訴于帝帝怒乃奪
海壽官屏歸田里禁錮之并誣韓嘉訥賊罪杖流于
奴兒干以死十二月丁未徭賊吳天保陷辰州
是歲詔汰冗官均俸祿賜致仕官及高年帛漕運使
賈魯建言便益二十餘事從其八事一曰京畿和羅
二曰優卹漕司舊領漕戶三曰接運委官四曰通州
總治豫定委官五曰船戶困於坝夫海糧壞於坝戶
六曰疏濬運河七曰臨清運糧萬戶府當隸漕司八

曰宜以宣忠船戶付本司節制

十年春正月丙辰朔以朔思監爲平章政事壬戌
立四川容美洞軍民總管府壬申太陰犯熒惑甲戌
隕石棣州色黑中微有金星先有聲自西北來至州
北二十里乃隕二月丙戌詔加天妃父種德積慶
侯母育聖顯慶夫人二月辛丑太陰犯平道甲辰
太陰犯鍵閉三月己卯熒惑犯太微垣是月奉化
州山石裂有禽鳥草木山川人物之形夏四月丁
酉赦天下詔曰朕纂承洪業撫臨萬邦夙夜厲精靡
遑暇逸比緣倚注失當治理乖方是用圖任一相俾

宋光通鑑卷五

十二

本

贊萬機爰命脫脫爲中書右丞相統正百官允釐庶
績曾未朞月百度具舉中外協望朕甚嘉焉尚慮軍
國之重民物之繁政令有未半生息有未遂可赦天
下帝如上都六月壬子星大如月入北斗震聲
若雷三日復還秋七月辛未太白晝見丁丑太白
復晝見八月壬寅帝還大都九月辛酉祭三皇
如祭孔子禮壬午丞相脫脫以吏部選格條目繁
多莫適據依銓選者得以高下之請編類爲成書從
之以成遵爲工部尚書冬十月乙未脫脫欲更
鈔法乃集省臺兩院共議之先是左司郎中武祺以

鈔法不行請如舊凡合支名目於總庫轉支從之至是與吏部尚書俛哲篤迎合丞相意請以楮幣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鈔爲母而錢爲子衆皆唯唯惟國子祭酒呂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豈有以故紙爲母而立銅爲子者乎又曰錢鈔用法見爲一致以虛換實也今歷代錢與至正錢中統鈔至元鈔交鈔分爲五項慮下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爲國家利俛哲篤曰至元鈔多僞故更之思誠曰至元鈔非僞人爲僞爾交鈔若出亦爲僞者矣且至元鈔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識僞將滋多俛哲篤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者爲子汝不通古今徒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俛哲篤忿曰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脫脫見思誠之言直狐疑未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曰呂祭酒之言亦有是者但不當在廊廟上大聲厲色爾於是諷御史劾思誠狂妄左遷湖廣行省左丞遂定更鈔之議以中統交鈔一貫省權銅錢一千文唯至元鈔二貫仍鑄至元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鈔通行如故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湧至逾十倍及兵興所在郡縣皆

宋元通鑑卷三

十三

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者皆不行國用由是大乏十一月壬子朔日食是月三星隕于耀州化爲石如斧形削之有屑擊之有聲十二月壬午朔脩大都城已酉方國珍攻温州京師麗正門樓上忽有人妄言災禍鞠問之自稱薊州人己而不知所往是冬溫煖霹靂暴雨時行衢饒處等州雨黑黍內白如粉草木皆萌芽吐花大雪而雷電

宋元通鑑卷三

十三

宋元通鑑卷三 一百五十五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一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二十三

起辛卯至壬辰凡二年

順帝五

至正十一年

天完主徐壽輝治平元年

春正月庚申命江浙行省

左丞孛羅帖木兒討方國珍

丁卯蘭陽縣有紅星

大如斗自東南墜西北其聲如雷

清寧殿火焚寶

玩萬計由宦官熏鼠故也

齊化門東一婦人忽生

髭鬚長一尺餘

二月庚寅太陰犯鬼宿乙未太陰

犯太微丁酉太陰犯亢宿

命遊皇城巾書省臣諫

宋元通鑑卷百五十一

止之不聽

立湖南元帥府分府于寶慶路

三月

庚戌立山東元帥府于登州

丙辰親策進士八十

三人賜及第出身有差壬戌徵建寧處士彭炳為端

本堂說書不至丁卯太陰犯東咸戊辰太陰犯天

江遣使賑湖南北被寇人民

夏四月壬午開黃

河故道初黃河決脫脫集羣臣廷議言人人殊惟漕

運使賈魯以為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

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

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

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

徧閱史籍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

山東連歲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

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賈魯之言

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及邪自辰至酉論辨終莫

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

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可之議遵曰脫可斷議

不可易遂出遵為河間鹽運使詔開黃河故道命賈

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

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

至楊青村合于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興功凡五

宋元通鑑卷百五十一

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金

帶銀幣詔賜脫脫世襲答剌罕之號以淮安路為其

食邑命立河平碑其諸都水監有司官皆以功遷賞

有差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

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穎之

兵起宋濂曰議者往往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

河之役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紀

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使魯不與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乙巳彰

德路雨雹形如斧傷人畜冀晉地震半月乃止懷

孟等州俱震有聲如雷圯民居屋壓死者甚衆 帝如上都 五月己酉朔日食辛亥潁州妖人劉福通蕭縣李二羅田徐貞一名壽輝麻城鄒普勝等兵起先是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有韓山童者樂城人自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永平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都王顯忠韓咬兒復鼓妖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福通等乃刑白馬黑牛誓告天地遂同起兵以紅巾爲號縣官捕之急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惟福通黨盛不可制朝廷乃命同知樞密院禿赤以兵擊之福通既破潁州遂據朱皋攻羅山上蔡真陽確山諸縣尋犯武陽葉縣陷汝寧府及光息二州衆至十萬李二號芝蔴李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據之徐壽輝與倪文俊鄒普勝等聚衆舉兵亦以紅巾爲號攻陷蘄水縣及黃州路 六月方國珍入海燒掠沿海州郡朝廷遣江浙行省左丞字羅帖木兒往擊之兵至大間洋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字羅帖木兒

宋元通鑑卷百三十一

三

何

被執反爲國珍飾辭上聞朝廷弗之知 秋七月遣大司農達識帖木迺等至黃巖招方國珍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間紹興總管秦不華欲命壯士襲殺之達識帖木迺適夜過秦不華密以事白之達識帖木迺曰我受詔招降公欲擅命邪事乃止檄秦不華至海濱散其徒衆拘其海舟兵器授國珍兄弟官有差 八月帝還大都 九月劉福通兵勢日盛脫脫乃奏以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知樞密院事及衛王寬徹哥總率諸衛軍十餘萬討之復上蔡擒其黨韓咬兒誅之 冬十月饒信等路兩忝信州及邵武兩忝饒州建寧兩黑子大如忝殺衢州兩忝民多取而食之 徐壽輝據蘄水爲都國號天完自稱皇帝改元治平以鄒普勝爲太師攻陷饒州執魏中立陷信州執于大本皆脅使從已命以官二人不屈壽輝並殺之 十一月癸丑有星孛于西方見于婁胃昴畢之間 以朶爾直班爲平章政事朶爾直班首言治國之道綱常爲重前西臺御史張桓伏節死義宜旌之以勸來者又言祖宗用兵不專於殺人今倡亂者數人乃盡坐中華之民爲叛逆豈足以服人心其言多忤脫脫意時脫脫倚任汝中栢伯帖木

宋元通鑑卷百三十一

四

序

見兩人擅權用事而桑爾直班正色立朝無所附麗未幾出為西臺御史大夫 十二月丙子朔太白晝見是月太白屢經天

十二年春正月戊申竹山縣賊陷襄陽路總管柴肅死之是日荊門州亦陷 壬子中書省臣言河南陝西腹裏諸路供給繁重調兵討賊正當春首耕作之時恐農民不能安於田畝守令有失勸課宜委通曉農事官員分道巡視督勒守令親詣鄉都省諭農民依時播種務要人盡其力地盡其利其有曾經盜賊小患供給之處貧民不能自備牛種者所在有司

宋元通鑑卷百三

五

仍令總兵官禁止屯駐軍馬毋得踏踐以致農事弛從之 丙辰徐壽輝兵陷漢陽丁巳陷興國府已未陷武昌威順王寬徹普化等棄城走辛酉徐壽輝兵陷安陸府知府丑驢戰不勝死之 丙寅以河復故道大赦天下 辛未徐壽輝兵攻沔陽推官俞述祖戰敗被執不屈壽輝怒支解之 二月乙酉徐壽輝兵攻九江右丞李羅帖木兒方駐兵于江聞風宵遁總管李黼檄鄉落聚木石於險處遏其歸路黃海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敗賊兵殺獲二萬餘人黼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

今以長木數千具鐵錐千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至遇木樁不得動黼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時東際淮自西自荆湖守臣往往棄城遁獨黼守孤城中外援絕而賊勢益熾進兵薄城分省平章禿堅不花自比門出走黼引兵登陴賊已焚西門張弩射之轉攻東門黼急往救城已破賊兵入矣猶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毋殺百姓賊刺之墮馬與兄冕之子秉昭俱死州民聞之哭聲震天具棺葬之時冕居穎亦死于賊 丙戌徐壽輝兵陷南康岳州房州 辛丑褒贈伏節死義二十

宋元通鑑卷百三

六

七人贈李黼淮南左丞隴西公謚文忠 壬寅以納麟為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月魯不花為中書平章政事兼知經筵 是月定遠郭子興見汝穎兵起列郡騷動遂與其黨孫德崖等舉兵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之徹里不花率兵欲復濠城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指稱為盜以徵賞由是人皆恟恟不安四境逼迫訛言日甚 三月癸丑中書省臣請行納粟補官之令凡各處士庶果能為國宣力自備糧米供給軍儲者照依定擬地方授官依例陞轉 甲子徐壽輝兵破袁瑞饒信徽等州 戊辰詔省臺官兼用南人自

世祖以後臺省之職南人斥不用至是始復舊制凡南人有才學者並許用之中書省臣言張理獻言饒州德興三處膽水浸鐵可以成銅宜即其地各立銅冶場就以張理為場官從之台州路達魯花赤泰不華與方國珍戰于澄江死之時朝廷方征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劫其黨入海泰不華遣義士王大用往諭國珍拘留不遣其戚黨陳仲達往來議降泰不華具舟張受降旗乘潮下澄江觸沙不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泰不華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奮擊之

宋元通鑑卷百五十一

七

廷

賊羣至欲抱持入其船泰不華睨目叱之奪刀殺賊賊攢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事聞追贈江浙平章封魏國公諡忠介是月隴西地震凡百餘日城郭頽圯陵谷遷變定西會州靜寧莊浪尤甚會州公宇墻崩中獲弩五百餘張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莫能挽因改定西為安定州會州為會寧州閏月甲戌朔我大明太祖高皇帝入濠州城同郭子興以自保乙酉徐壽輝破吉安路鄉民羅明遠起義兵復之命各行省分兵擊諸路起兵者也先帖木兒駐軍沙河軍中夜驚盡棄軍械北奔

汴梁收散卒退屯朱仙鎮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知兵遣平章蠻子代還總其兵也先帖木兒還京師仍命為御史大夫夏四月癸卯朔日食既甲寅以撈思監為中書平章政事甲子翰林學士歐陽玄致仕給全俸終其身元主如上都詔天下完城郭築隄防西臺御史范文劉希曾等劾也先帖木兒喪師辱國乞明正其罪脫脫庇之詔不允中臺御史周伯琦阿附脫脫劾文等越分干譽乃左遷西臺御史大夫朵爾直班為湖廣平章出文等為各郡判官由是人莫敢言事朵爾直班既受命關中人涕泣

宋元通鑑卷百五十二

八

廷

渡留慰遣之從間道得出至湖廣汝中栢等言于脫脫曰不殺朵爾直班丞相終不安乃命給軍餉總兵者希指數侵辱之不為動脫脫又遣國子助教完者至軍中諷使害之完者至益加敬禮謂人曰平章國之勛舊吾苟傷之人將不食吾餘矣朵爾直班素感風疾竟卒于黃州五月庚辰御史徹徹帖木兒等言諸處羣盜輒引亡宋故號以為口實宜徙瀛國公子趙完普及親屬于沙州安置禁人交通從之六月大名路旱蝗饑民七十餘萬口紅巾周伯顏陷道州秋七月徐壽輝遣項普畧引兵掠徽饒諸州

遂犯昱嶺關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叅政樊執微遽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斫賊中鎗而死時董搏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問計搏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爲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設使賊乘銳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教化猶豫未決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旣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追殺至清

宋元通鑑卷五十一

九

其

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清次第平搏霄亦受代去徽饒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搏霄爲叅知政事俾復提兵討之搏霄即日引兵至臨安新溪是爲入杭要路旣分兵守之追殺至於潛遂復其縣治旣又克復昌化及昱嶺關賊將潘大瀧二千入降又有犯千秋關者搏霄還軍守於潛而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搏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搏霄曰未也遣人執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怯必少懈伺其有隙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礮復約曰見旗動礮

即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級遂復千秋關未幾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搏霄乃先以兵守多溪多溪三關要路也旣又分爲三軍一出獨松一出百丈一出幽嶺然後會兵掃賊巢遂乘勝復安吉賊帥梅元等俱以其徒來降尋進克廣德有斬饒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引兵擊之已而妖霧開豁諸伏兵皆起賊大潰斬首數萬級擒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徽州遂平 八月癸卯方國珍攻台州浙東元帥也忒迷失擊走之 甲辰以同知樞密哈麻爲中書添設右丞 丁巳脫脫

宋元通鑑卷五十一

十

其

自乞率師伐李二詔許之兵部尚書密邇麻和謨等言大臣天子之股肱中書庶政之根本不可一日離乞留脫脫以弼亮天工庶內外有兼治之宜不報遂詔脫脫以答剌罕太傅右丞相分省於外總制諸路軍馬凡爵賞誅殺悉聽便宜從事 九月乙酉脫脫至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以鐵劒箭射馬首脫脫不爲動麾軍奮擊破之楚蘇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走濠州追擒其將數十人遂屠其城元主遣平章普化即軍中加脫脫爵太師趣還朝 元主還大都以余闕爲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時闕以浙東廉訪金

事居毋憂于家值兵擾河南陷郡縣乃起關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諸將議屯田守戰策環境築堡若選精甲外捍而耕稼于中浚湟增陴陞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爲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思蘭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阿思蘭還苗軍有暴於境者即收戮之稟稟莫敢犯時羣盜環布四外關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爲江淮一保障 冬十月霍山崩前三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

宋光通鑑卷五十一

十一

廷

隕石數里 十一月乙亥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擊趙普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星吉初爲南臺御史大夫執政惡之出爲湖廣平章至是移江西星吉馳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趙普勝周驥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星吉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驥奪其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諸縣進據清水灣又大破之賊父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星吉自據番陽口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葦

筏塞上下流火之星吉率兵力戰衆死且盡星吉猶坐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昇至密室乃蘇羅拜饋食星吉片之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星吉河西人憫思吉之子也 以蘇天爵爲江浙行省叅政總兵于饒信天爵克復一路六縣其方畧之密節制之嚴雖老帥宿將不能過之然以憂深病積遂卒于軍中天爵字伯脩真定人爲學博而知要長於紀載嘗輯國朝名臣事畧十五卷文類七十卷時中原前輩凋謝殆盡天爵獨身任一代文獻寄晚歲復以釋經爲已任學者稱

宋光通鑑卷五十一

十三

廷

爲滋溪先生 十二月癸未脫脫言京畿近地水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得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而京師足食帝曰此事有利於國家其議行之是歲海運不通立都水庸田使司于汴梁掌種植之事時汝穎兵勢大振江淮諸郡皆殘破朝廷徵兵致前卒無成功穎州沈丘人察罕帖木兒與信陽羅山人李思齊同起義兵邑中子弟從者數百人破賊事聞授察罕帖木兒汝寧府達魯花赤李思齊知府事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也沈丘自成一軍時徐州旣下彭早住趙均用率餘黨奔濠州脫脫

遂命賈魯追擊之均用與郭子興孫德崖極力拒守
會魯死兵乃解去早住均用遂據濠城稱王初二人
本以窮蹙來奔子興與德崖反屈已下之事皆稟命
遂為制既而早住死均用益自專 是年江淮蘆荻
多為旗鎗人馬之狀節間折開有紅暈成天下太平
四字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二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二十四

起癸巳至乙未凡三年

順帝六

至正十三年春正月庚午以中書添設右丞哈麻實
授中書平章政事先是脫脫西行也別兒怯不花為
相以宿怨每欲中傷之賴哈麻在圭前營護得免別
兒怯不花又與太平韓嘉訥禿滿迭兒等十人結為
兄弟及脫脫復相謫太平陝西出別兒怯不花般陽
禿滿迭兒為四川右丞誣以罪追至中途殺之而深
德哈麻因復召用至是遂拜平章 辛未以脫脫先
言京畿近水地利立分司農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
丞烏古孫良禎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
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州東及遷民鎮凡係官
地及元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
五百萬錠以供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 庚辰中
書省臣言近立分司農師宜於江浙淮東等處召募
能種水田及脩築圍堰之人各一千人為農師教民
播種宜降空名添設職事敕牒一十二道遣使賁往
其地有能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正八品

三百人者從七品即書填職名給之就令管領所募
農夫俱至田所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 二月丁未
祭先農 甲寅中書省臣言徐州民願建廟半生祠
祀右丞相脫脫從之詔仍立脫脫平徐勳德碑 三
月己卯命脫脫領大司農師 丁亥命脫脫以太師
開府提調太史院回回司天監 己丑以各衙門係
官田地并宗仁等衛屯田地土並付司農分司播種
命江浙行省江南行臺御史招諭方國珍 夏四
月庚子以禮部所轄掌薪司并地上給付司農分司
已酉詔取勘徐州汝寧南陽鄧州等處荒田并戶

宋元通鑑卷百五十一

二

絕籍沒入官者立司牧署掌司農分司耕牛 元主
如上都 五月己巳命東安州武清大興三縣正官
添給河防職名從都水監官巡視渾河隄岸或有損
壞即脩理之 辛未江西浙江行省各引兵取道同
復饒州蘄黃等賊聞風皆奔潰 泰州白駒場亭民
張士誠及其弟士德士信舉兵陷泰州淮南行省遣
知府李齊招降被留久之賊酋自相戕始縱齊來歸
士誠尋殺叅政趙璉陷興化縣行省以左丞僕哲篤
鎮高郵出齊守甓社湖會數賊呼譟入城省憲官皆
遁齊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

建元天祐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給言請李
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李齊往至則下齊于獄齊雖
辯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
吾膝如鐵豈爲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槌碎其膝而屈
之時論大科三魁若李黼泰不華及齊皆不負所學
云 六月丁酉立子愛猷識理達臘爲皇太子命右
丞相脫脫兼詹事甲辰以立皇太子詔天下大赦
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壽擊張士誠 秋七月丁
卯泉州天雨白絲海潮日三至 壬申湖廣行省叅
政阿魯輝復武昌及漢陽 八月元主還大都資政

宋元通鑑卷百五十二

三

院使脫火赤以兵復江州 九月乙丑朔日食 太
白再經天 是秋大旱溪澗皆涸 冬十月庚戌以
方國珍兄弟爲各路治中不受先是遣江浙左丞帖
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納失里復招諭國珍既
而二人報國珍已降乞授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
遣徒衆遂以國珍爲徽州路治中國章廣德路治中
國英信州路治中國珍等疑懼不受命仍擁船千艘
據海道阻絕糧運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等率兵
伐之 十一月丁亥江西右丞火你赤以兵平富州
臨江遂引兵復瑞州 是月立義兵千戶水軍千戶

所于江西事平願還爲民者聽 十二月庚戌京城天無雲而雷鳴少頃有火見于東南懷慶路及河南府西北有聲如擊鼓者數四已而雷聲震地 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卜顏帖木兒及西寧王牙罕沙等合軍討徐壽輝于蘄水壽輝敗走獲其官屬四百餘人初徐壽輝將王善旣陷羅源遂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濤募壯士與其子健數與力戰濤中箭墮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濤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瘞父屍健歸請帥府兵以復仇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爲工商流丐入賊中半夜發火

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豈即兀該猶華言事事無碍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穢外聞皇太子旣長深疾二僧等所爲欲去之未能也 大同疫人死者大半 大都無雲而雷郭子興引兵入滁州時子興患趙均用之專乃領所部萬人入據滁州城稱王十四年春正月甲子朔汴河冰皆成五色花草如繪盡三日方解丁丑元主謂脫脫曰朕嘗作朶思哥兒好事迎白金蓋遊皇城實爲天下生靈之故今命刺麻選僧一百八人仍作朶思哥兒好事凡所用物官自給之 二月遣吏部侍郎貢師泰和羅千浙西時江浙兵起京師食不足命師泰和羅得糧百萬石三月癸亥朔日食 己巳廷試進士六十二人賜及第出身有差 中書定擬義兵立功者權任軍職事平授以民職從之 是春大雨凡八十餘日羣龍皆穴地變化而出者無數識者知爲天發殺機也 夏四月江西湖廣大饑民以疫羈死者甚衆 元主如上都命造過街塔于盧溝橋 五月立南陽鄧州等處毛胡蘆義兵萬戶府募土人爲兵免其差役令討賊自効因其鄉人自相團結號毛胡蘆故以名之

六月辛卯張士誠寇揚州達識帖睦爾兵敗諸軍皆潰士誠尋陷盱眙及泗州 秋七月潞州襄垣縣大風拔木偃禾汾州孝義縣地震 八月元主還大都 九月辛酉命右丞相脫脫總制諸王各愛馬諸省各翼軍馬討張士誠 冬十月戊戌詔答失八都魯及泰不花等會軍討安豐 十一月丙寅敕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凡奏事先啓皇太子 丁卯脫脫領大兵至高郵辛未與張士誠戰于高郵城外大敗士誠之衆遂遣兵西平六合賊勢大蹙 是月皇太子脩佛事釋京師死罪以下囚 十二月辛卯絳州北方有紅氣如火蔽天 丙申以定住爲左丞相哈麻鎖南班並爲平章政事 丁酉詔削脫脫官爵安置淮安以太不花等代總其軍初脫脫之再相信用汝中栢由左司郎中叅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以有德於脫脫不爲之下汝中栢因譖之脫脫改爲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至是嗾御史袁賽因不花等劾脫脫出師三月畧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爲己用半朝廷之官以爲自隨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庸材鄙器玷污清臺綱紀之政不脩貪淫之心益著章三上詔以脫脫老師費財已

逾三月坐視寇盜恬不爲意削去官爵淮安安置也 先帖木兒安置寧夏陞泰不花爲河南行省左丞相 月闕察兒加太尉雪雪知樞密院事代將其兵詔至軍中龔伯璉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頓首曰臣至愚荷天子委以軍國重事蚤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負上恩所及深矣即出名馬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闕察兒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喇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刀自刎而死 是月詔威順王寬徹普化還鎮湖廣王初以武昌被陷命奪其王印至是以討賊立功還其印遣歸仍守舊鎮 大都大饑加以疫癘民有父子相食者 製龍舟於內苑元主自製船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金紫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時其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高六丈七尺廣半之造木爲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西方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等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縣鐘一縣

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置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飛仙自能趨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其精巧絕出人意皆前代所未有元主既怠於政治惟事遊宴以宮女十六人按舞名為十六天魔首垂髮數辨戴象牙佛冠身被纓絡大紅絹金長短裙襖綬帶鞋襪皆星文霞采各執加巴刺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繁琵琶笙胡琴嚮板拍板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

宋史通鑑卷三十三

八

序

宦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與

十五年

宋主韓林兒龍鳳元年

春正月戊午朔以黑廝為中書

平章政事許有壬為集賢大學士辛未大幹耳朶

儒學教授鄭咥建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之以禮

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收繼庶母叔姪兄嫂

恐貽笑後世宜令改革繩以禮法不報丁丑徐壽

輝遣其將倪文俊復破沔陽威順王寬徹普化令其

子報恩奴等同元帥阿思藍水陸並進討文俊至漢

川水淺文俊用火筏燒船報恩奴遇害遣兵分戍

河南諸路時河南賊數渡河焚掠州縣中書參議成

遵言于丞相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而河北稍安者以天塹黃河為之障賊兵卒不能飛渡所以剝膚推髓以供軍儲而民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河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乎河北民心一搖國勢將若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執以下皆為之俛涕乃入奏元主即遣使罪守河將帥而防禦稍嚴仍遣兵分守陝西山東諸路閏月壬寅以各衛軍人屯田京畿每人日支鈔二兩五錢仍給牛種農器命司農司督其勤惰丙辰太白經天上都路錢

宋史通鑑卷三十三

九

元

詔嚴酒禁二月己未劉福通自礪山夾河迎韓林

兒至立為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

龍鳳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為丞相

劉福通羅文素為平章劉六知樞密院事拆鹿邑縣

太清宮材建宮闕遵道等各遣子入侍福通疾遵道

專權命甲士搃殺之遂自為丞相丙子以達識帖

睦邇為中書平章政事三月癸巳徐壽輝兵破襄

陽辛丑寬脫脫于雲南初安置脫脫于淮安既又

移置亦集乃路至是臺臣猶論其請輕故再徙雲南

之鎮西其弟也先帖木兒徙四川徇門長子哈剌章

肅州次子三寶奴蘭州仍籍其家產 夏四月壬戌
中書省臣言江南因盜賊阻隔所在闕官宜遣人與
各省及行臺官以廣東廣西海北海南三品以下通
行遷調五品以下先行照會之任江浙行省三年一
次遷調福建等處缺官亦依前例從之 辛未以中
書參議成遵兼經筵官 癸酉以定住爲右丞相哈
麻爲左丞相桑哥失里爲平章政事雪雪爲御史大
夫於是國家大柄盡歸于哈麻雪雪兄弟矣 元主
如上都詔翰林待制烏馬兒集賢待制孫搗招安高
郵張士誠仍賞宣命印信牌面與鎮南王孛羅不花

宋元通鑑卷五十三

十

本

及淮南行省等官商議給付之 五月壬辰復襄陽
路詔削太不華官爵泰不華以軍事乏糧之故遂驕
傲不遵朝廷命令軍士又往往剽掠爲民患監察御
史也里忽都等劾其慢功虐民詔削其官仍俾率領
火赤溫從征命答失八都魯總領其軍 庚戌倪文
俊自沔陽復破中興路元帥朵兒只班死之 六月
我 太祖高皇帝起兵自和陽渡江取太平路時元
主宴安失德四方割據稱雄者衆戰爭無虛日兵亂
歲饑民不聊生我 太祖自壬辰春避兵濠城有安
天下救生民之志乃收納英賢置之左右遂起兵攻

宋元通鑑卷五十三

十一

元

滁州下之明年又下和陽恩威日著豪傑歸心至是
謀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而巢湖水寨軍帥俞通海
等率衆萬餘船千艘來降太祖顧謂諸將曰方謀渡
江而巢湖水軍來附吾事濟矣遂率徐達馮國用邵
榮湯和李善長常遇春鄧愈耿君用毛廣廖永安引
舟東下首克牛渚磯遂進攻太平拔之耆儒陶安李
習率父老出迎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
爭攻城屠邑互相雄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
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
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
足平也 秋七月元遣諸王失里門四川左丞沙刺
班等各率兵守禦山東湖廣四川諸路及招諭濠泗
諸起兵者中書左丞許有壬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
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無聞志遂倡爲
招舉之策耳不聽 八月庚申元命南陽等處義兵
萬戶府召募毛胡蘆兵萬人進攻南陽 戊辰元以
達識帖睦爾爲江浙行省左丞相時江淮繹騷南北
阻隔詔許達識帖睦爾便宜行事乃任用非人肆通
賄賂賣官鬻爵惟視貨之重輕爲高下由是謗議紛
然而所部郡邑往往淪陷亦恬不爲意是月元主還

大都 九月癸未元以紐的該為中書平章政事

冬十月丁巳元立淮南行樞密院于揚州 甲子命

兵工二部尚書撤八兒王安童以金銀牌面給淮東

宣慰使司等處義兵官員命哈麻領大司農司元主

謂右丞相定住等曰敬天地尊祖宗重事也近年闕

於舉行當選吉日朕將親祀郊廟務盡誠敬不必繁

文卿等其議典禮從其簡者行之 十一月壬辰元

主親祀上帝于南郊以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為亞

獻右丞相定住為終獻 元答失八都魯擊宋進次

許州與劉福通軍遇戰于長葛為其所敗將士皆奔

宋元通鑑卷五十三

十三

本

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會劉哈刺不花引兵來援大

破福通兵復駐汴梁 十二月乙亥元以天下兵起

下詔罪已大赦天下 是月答失八都魯大敗劉福

通等于太康遂圍亳州宋小明王遁安豐 元哈麻

矯詔殺右丞相脫脫初脫脫貶雲南行次大理騰衝

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脫脫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

此異辭拒絕惠嚙之至是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軍

圍之哈麻又矯詔遣使賜之鴈遂卒年四十二 史

臣曰脫脫事君始終不失臣節惟惑於羣小急復私

仇君子病焉 元詔有水田處置大兵農司招誘夫

丁有事則乘機招討無事則栽植播種凡置保定河

間武清景薊共四處其屬又有兵農千戶所二十四

百戶所四十八鎮撫司四 詔濬大內河道以宦官

墊先帖木兒董其役墊先帖木兒言自十一年以來

天下多事不宜興作元主怒命往使高麗改命宦官

答失蠻董之是歲荊州大水薊州雨血湖廣雨黑雲

陝西有一山西飛十五里山之舊基積為深潭

宋元通鑑卷五十三

十三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二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三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二十五起丙申至丁酉凡二年

順帝七

至正十六年春正月戊子元主親享太廟 庚戌元左丞相哈麻罷先是哈麻既相以前進西僧為耻告其父秃魯曰我兄弟位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秃魯帖木兒專以淫褻媚上天下士大夫必議笑我有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昏暗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不若立為帝而奉上為太上皇其妹聞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三

二

張本

之歸告其夫秃魯帖木兒恐太子為帝則已必先誅即以聞于元主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元主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我為老邪因罷哈麻且謀併其弟 辛亥御史大夫雪雪亦罷以搠思監為御史大夫復以定住為右丞相 薊州地震倪文俊建都于漢陽迎徐壽輝據之二月癸酉秃魯帖木兒辭職不允搠思監劾哈麻及其弟雪雪等罪惡元主曰哈麻兄弟雖有罪然侍朕日久且與朕弟懿璘質班同乳姑緩其罰令之出征自效 丙辰定住及桑哥失里等復奏哈麻兄弟罪

惡遂詔貶哈麻惠州安置雪雪肇州安置羣校殺之初也先帖木兒就貶籍其家貲以賜哈麻及是籍哈麻家而所得之庫藏尚封識未啓時中外皆謂元主怒其譖脫脫兄弟之故而不知其且有易主之謀寔坐不軌之罪也 是月張士誠陷平江路據之改為隆平府遂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初或謂士誠有降意元遣烏馬兒孫搆持詔往諭之士誠拘之一室迫使降搆詬斥不絕及士誠徙平江搆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者謀遣人約鎮南王刻日進兵復高郵語泄遂遇害 三月庚寅我 太祖帥師取集慶路諸軍水陸並進至江寧鎮攻陳兆先營破之進圍集慶南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出戰死于兵 太祖入城召官吏耆老諭之曰吾率眾至此為民除亂耳爾宜各安職業毋恐於是民大悅更相慶慰遂改集慶路為應天府 丙申倪文俊陷常德路 丁酉元立行樞密院于杭州命江浙行省左丞相知院事節制諸軍許以便宜行事是日我 大明兵取鎮江路 戊申方國珍復降于元命為海道漕運萬戶其兄國璋為衢州路總管是月有兩日相盪 夏四月辛亥元以搠思監為中書左丞相丙辰元以普化為御史大夫

元主如上都 五月丙申倪文俊陷澧州路 六月

甲寅元江浙行省叅政楊完者以兵守嘉興路禦張士誠 乙丑我 大明兵取廣德路 是月彰德李

寶如黃瓜先是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 秋七

月張士誠遣兵破杭州元江浙丞相達識帖睦迺

平章政事左答納失里戰死初江南始亂達識帖睦

迺等屢敗議者以爲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

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叅政至是士

誠兵破杭州達識帖睦迺入富陽完者乃自嘉興

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兵復其城達識帖

宋元通鑑卷五十三

三

本

睦迺乃還 八月庚午倪文俊陷衡州路元帥甄

崇福戰死 甲戌彗星見彗出張宿色青白指西南

長尺餘至十二月戊午始滅 元主還大都 九月

庚辰汝穎李武崔德等兵破潼關叅政述律杰戰死

戊戌李武等破陝州號州察罕帖木兒襲敗之於

安邑 冬十月丁未大名路有星如火從東南流芒

尾如曳彗墮地有聲火焰蓬勃久之乃息化爲石青

黑色光瑩形如狗頭其斷處若新割者命藏于庫

淮安城破元江東廉訪使褚不華死之初不華與副

使劉甲扞禦淮安甲守韓信城勢相犄角不華復上

章劾總兵逗撓罪狀總兵恚之檄甲別將兵擊賊以

困不華賊因掘塹圍淮安芻餉路絕元帥吳德秀運

米萬斛入河爲賊所抄攻圍日急總兵者屯下邳按

甲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餓者仆道上

人即取啖之草木螺蛤魚蛙烏燕及靴皮鞍轡革廂

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撤屋爲

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既盡城陷不華猶據西

門力鬪中傷見執爲賊所斃子伴哥亦死不華守淮

安五年大小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

初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董搏霄建議以淮安爲南

宋元通鑑卷五十三

四

北嚆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援救淮

安誠爲急務今日計莫若於黃河上下瀕淮南之地

及自沐陽抵沂莒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

總砦又於介中設一小砦使烽埃相望而巡邏往來

遇賊則併力野戰無事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

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淮南北之民壯

者已盡爲兵老幼無所依者宜置軍民防禦司籍其

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

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

十一月丁亥流星大如酒盃色青白尾跡約長五

尺餘光明燭地起自東北東南行沒于近濁有聲如雷 十二月倪文俊陷岳州路元詔沿海州縣為賊所殘掠者免田租三年賜高年者帛 陝西行臺御史李尚綱上關中形勢急論凡十有二事

十七年春正月丙子朔日食辛卯元命山東分省團結義兵每州縣添設官員操練以專守禦 二月癸丑元下詔赦天下 壬申劉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州甲戌倪文俊陷陝州李武崔德等破商州攻武關遂直趨長安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時元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省院官皆洶懼計無所出行臺治書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五

侍御史王思誠曰察罕帖木兒之名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守將恐其軋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察罕帖木兒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為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察罕帖木兒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來援遇賊轉戰殺獲無算餘黨皆潰散元論其功以察罕帖木兒為陝西行省左丞李思齊四川左丞 三月庚辰毛貴陷萊州 壬午我大明兵克常州先是徐達攻常州進薄城下張士誠遣其弟士德以數萬眾來援達伏兵禽之由是士誠氣

沮乃奉書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為犒軍之資我 太祖復書數其開邊召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即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復誘我新附義兵達請益兵圍之遂下其城 甲午毛貴陷益都路益王買奴遁丁酉毛貴陷濱

州自是山東郡邑皆陷元遂以董搏霄為山東宣慰使從不蘭奚擊之既而中書省臣言山東般陽益都相次而沒濟南日危宜選將練卒信賞必罰為保趙計以衛京師不報御史張禎上疏陳十禍以輕大臣解權綱事安逸杜言路離人心濫刑獄六者為根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六

本之禍以不慎調度不資羣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四者為征討之禍其所言多剴切其事安逸不明賞罰二條尤中時弊大畧以謂陛下因循治安不預防慮今海內不寧天道變常民情難保正當脩實德以答天意推至誠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樂宴安鴆毒之惑皆宜痛撤勇改而陛下乃泰然處之若承平無事時此事安逸所以為根本之禍者也又自四方有徵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失激勸之宜將帥因敗為功指虛為實大小相瞞內外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兵之將殘民之將貪

麥之將怯懦之將會無懲戒所經之處雞犬一空貨財罄盡而面諛遊說者反以克復受賞今克復之地悉為荒墟河南提封三千餘里郡縣歲輸錢穀數百萬計而今所有者封丘延津登封偃師三四縣而已兩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蕭條如此而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況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名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賴上之兵視其所向駸駸可

宋元通鑑卷三十五

七

畏不至於亡吾社稷燼吾國家不已也此則不明賞罰所以為征伐之禍者也疏奏不省既而執政惡其訐直除山南道廉訪僉事夏四月丙午元監察御史五十九言今京師周圍雖設二十四營軍卒疲弱素不訓練誠為虛設儻有不測誠可寒心宜速選擇驍勇精銳衛護大駕鎮守京師實當今莫安根本固堅人心之急務況武備莫重於兵而養兵莫先於食今朝廷撥降鈔錠措置農具命總兵官於河南克復州郡且耕且戰甚合寓兵於農之意為今之計權命總兵官從宜於軍官內選委能撫字軍民者兼路府

州縣之職務要農事有成軍民得所則擾民之害亦除而匱乏之憂亦釋矣元主嘉納之乙卯毛貴陷莒州丙辰元立便民六庫于京師倒易昏鈔元主如上都是月我太祖取寧國等路初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攻之久不下太祖乃親往督師既至守臣楊仲英開門請降百戶張文貴殺其妻妾自刎而死五月乙亥元命知樞密院事李蘭奚進兵討山東戊寅元平章政事亦老溫帖木兒復武安州等三十餘城丙申元以搠思監為右丞相太平為左丞相詔天下免民今歲稅糧之半六月丙辰

宋元通鑑卷三十五

八

元監察御史脫脫穆而言去歲河南之賊窺伺河北惟河南與山東互相策應為害尤大為今之計中書當遴選能將就泰不花答失八都魯阿魯三處軍馬內擇其精銳以守河北進可以制河南之侵退可以攻山東之寇庶幾無虞從之庚申大明兵取江陰州癸酉溫州路樂清江中龍聞颶風大作所至有火光如毬水沒數千家死者萬餘人是月劉福通攻汴梁其兵分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趨晉冀白不信大刀教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秋七月己卯元帖里帖木兒奏續集

風憲宏綱 庚辰我 大明兵取徽州路 是月元

大都書霧自旦至午昏瞑不辨人物如是者旬有五

日 元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降于宋 八月癸

丑劉福通兵陷大名路遂自曹濮陷衛輝路 乙丑

元以伯嘉訥為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余闕為淮南行

省左丞楊完者為江浙行省左丞苗軍素無紀律肆

為鈔掠所過蕩然無遺時達識帖睦爾方倚完者為

重莫敢禁遏故完者雖陽專事之而生殺予奪皆決

於已矜驕日肆不可復制達識帖睦爾僅署成案而

已 大明兵取揚州張士誠侵嘉興屋為楊完者所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九

敗乃以書請降于元詞多不遜完者欲納之達識帖

睦爾以其反覆不可信不許完者固勸乃承制假江

浙廉訪使周伯琦行省叅知政事至平江招諭之士

誠始要王爵達識帖睦爾不許又請爵為三公達識

帖睦爾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便宜行事然不

敢專也完者又力為之請達識帖睦爾外雖拒之實

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德淮

南平章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時士德已為 大明

所擒其黨皆授官有差於是元以招安士誠為達識

帖睦爾之功加太尉伯琦始以文藝居館閣有聲及

附脫脫謬劾陝西行臺御史劉希會等遂不為公論

所與後為江東廉訪使遇長槍賊寇陷寧國倉皇出

見之尋遁走至是往招士誠被留平江十年不遣論

者謂其遭時多艱善於自保而致身之義為有關云

九月元命組的該加太尉總諸軍守禦東昌初田

豐叛陷濟寧義兵萬戶孟本周攻之豐敗走至是復

率眾寇東昌組的該擊却之 許有壬卒有壬字可

用湯陰人仕至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歷事七朝垂

五十年遇國家大事無不盡言不知有死生利害君

子多之善筆劄工辭章則其餘事也 天完將陳友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十

諒沔陽漁人子也嘗為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

兵起慨然從之遂為文俊簿書掾尋亦領兵為元帥

見文俊專恣心不能平及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

州友諒因乘釁襲殺文俊遂併其軍自稱平章 閏

月癸卯有飛星如玉青色光燭地尾約長尺餘起自

王良沒於勾陳 冬十月宋將白不信大刀教李喜

喜既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元察罕帖木兒李思

齊分兵入守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張左右翼掩擊

之不信等大潰及李喜喜皆遁入蜀 是月靜江路

山崩地陷大水 十一月辛丑元山東宣慰使董轉

齊建言請令江淮等處分布連珠營寨於隘口屯

守禦宜廣屯田以足軍食從之 十二月庚午天完

將明玉珍據成都玉珍隨州人初聞徐壽輝兵起乃

集鄉兵結柵自固未幾降于壽輝及倪文俊陷川蜀

令玉珍守之至是文俊死玉珍遂自據成都蜀中郡

縣皆附之 庚子元大尉答失八都魯率于軍中時

劉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輝諸路答失八都魯引兵

擊之詔遣知樞密院事達理麻失理來援分兵于雷

澤濮州以禦福通答理麻失理戰沒諸軍大潰答失

八都魯退駐石村朝廷疑其玩寇失機使者趣戰相

宋元通鑑卷五十三

十一

踵敵規知之詐為答失八都魯通好書遣諸路使者

果得之以進答失八都魯覺知一夕憂憤死尋命其

子四川左丞李羅帖木兒為河南平章政事代領其

軍 元詔天下團結義兵路府州縣正官俱兼防禦

事 戊戌元歐陽玄卒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後徙

瀏陽歷官湖廣行省右丞翰林學士承旨以文學名

于時及天下盜起玄獻招捕之策千餘言皆切實可

行時不能用至是以中原道梗欲乞致仕由蜀還鄉

復不允尋卒 是歲河南大饑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三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四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二十六 起戊戌至己亥凡二年

順帝八

至正十八年春正月丙午天完將陳友諒破安慶元

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先是闕固守安慶倚小孤

山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

上流引軍直搗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敵

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西門友諒兵乘

東門既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敵兵恚甚乃并軍

宋元通鑑卷五十四

十一

張本

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是池

州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

集闕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遣部將督三門之兵自

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

火起闕知不可為乃引刀自刎墮清水塘中死妻蔣

氏及妾耶卜耶律氏子德臣女安安甥福童亦皆赴

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居民皆不從賊

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彬

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事帖木補花千戶盧廷玉葛

延齡丘喬許元瑛奏差兀都蠻百戶黃寅孫安慶推

官黃禿倫友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
事聞贈闕平章政事追封國公諡忠宣 宋濂曰
闕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
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熊虎之師直激之以忠
義故甘心效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城陷以死而其
忠精之氣固自若也然闕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
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卞壺又似過
之矣於戲闕其人豪也哉 庚戌 大明兵取婺源
州 乙丑大風起自西北元益都土門萬歲碑仆而
碎 丙寅田豐陷東平路 二月己巳朔元議團結

宋元通鑑卷百五十四

二

西山寨大小十一處以爲保障命中書左右丞總行
提調設萬夫長千夫長百夫長編立牌甲分守要害
互相策應 毛貴陷清滄州遂據長蘆鎮 癸酉毛
貴陷濟南路董搏霄從不蘭奚援益都而濟南方告
急乃提兵赴濟南大敗賊兵於城下詔陞淮南行樞
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有嫉其功者請於
總兵太尉紐的該令依前詔往援益都搏霄即出濟
南城屬老且病請以弟昂霄代領其衆詔授昂霄准
南行樞密院判官未幾復命搏霄守河間之長蘆搏
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至是濟南果

陷貴遂入據之立賓興院選用故官分守諸路又於
萊州立屯田三百六十處時搏霄方駐于南皮縣之
魏家莊適有使者奉詔拜搏霄爲河南行省右丞甫
拜命值毛貴兵卒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曰賊至當
如何搏霄曰當以死報國因拔劍督戰賊突前猝搏
霄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之搏
霄字孟起磁州人早以儒生起家爲能吏會天下大
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畧有大過人者而當時用
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 壬午宋田豐復陷濟寧
丙戌元紐的該聞田豐逼近東昌即棄城走還京

宋元通鑑卷百五十四

三

師拜中書左丞相戊子田豐陷東昌路 三月己亥
朔日色如血 庚子毛貴陷般陽路 辛丑大同路
夜聞空中有聲初黑氣蔽四方有聲如雷頃之東北
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光空中有兵戈
之聲 庚戌毛貴攻薊州率衆由河間趨直沽遂破
之 乙卯毛貴攻潮州至棗林樞密副使達國珍戰
死遂畧柳林逼畿甸京師大恐元廷臣或勸其主北
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衆議紛然獨丞相太平力
以爲不可遷遂徵四方兵入衛同知樞密院事劉哈
刺不花以兵拒戰於柳林貴衆潰退走濟南 是月

大明兵取建德路 夏四月甲申天完將陳友諒

破龍興時元火你赤以左丞來守洪都舊帥道童任其將章伯顏普化顏不花捍城頗有功火你赤疾而撓之城陷火你赤出走道童奔撫州謀舉兵爲追者所殺 五月戊戌朔元以方國珍爲江浙行省左丞兼海道運糧萬戶 庚子劉福通攻汴梁 壬寅太白犯填星 元汴梁守將竹貞出走福通等遂入據其城乃自安豐迎其主韓林兒居之以爲都 陳友諒遣康泰趙琮鄧克明等以兵攻邵武路 庚戌陳友諒陷吉安路 癸丑元御史七十等劾右丞相泰

宋元通鑑卷五十四

四

本

不花初泰不花舊與太平有隙聞其復相意不能平嘆曰太平漢人乃復居中用事我反在外勞苦邪時亦起泰不花爲湖廣左丞相招討寇賊諸將皆欲進兵而泰不花乃以養銳爲名反勒兵而退及賊攻汴梁守臣請援師至十往反猶按甲不動或諫之泰不花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來旣而出軍縱掠百里內蕩然自是寇日蔓延不可制元主憂之兩遣重臣諭旨授以成筭皆不聽其子壽童將兵分討山東入奏事語言驕慢元主由是惡之會毛貴田豐等勢愈充斥乃拜泰不花右丞相總兵進討泰不花即上言

軍行以糧餉爲先請令太平至軍中供給乃可濟事

不然兵不能進太平知其害已也遂諷御史七十等劾其緩師拒命之罪乙卯詔削奪泰不花官爵蓋州安置以知行樞密院事悟良哈台代之泰不花聞詔夜馳詣故部將劉哈刺不花求救哈刺不花時駐兵保定即走至京首見太平太平問其來故具以告太平責之俾其致泰不花以來哈刺不花還縛泰不花父子送元京未至皆殺之于路 元命悟良哈台節制河北諸軍河南行省平章周全節制河南諸軍時河南寇蔓延河北伯顏乃渡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

宋元通鑑卷五十四

五

本

十萬家至磁與寇遇寇知伯顏名士生刼之將誘以富貴伯顏罵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死之寇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乃納心於其腹中覆牆而拚之伯顏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刺魯氏隸蒙古萬戶府世居開州濮陽縣伯顏生三歲常以指畫地或三或六若爲卦者稍長受業宋進士黃坦坦命以顏爲氏弱冠即以斯文爲己任至正四年以隱士徵至京師授翰林待制辭歸四方來學者甚衆爲學務真知力踐必期措諸實用至是遇害有司上其事謚文節 是月天雨白毛山東地

裂 六月戊辰朔日食元拜察罕帖木兒陝西行省
平章政事便宜行事 庚辰宋將關先生破頭潘等
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攻破
遼州晉冀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遂大掠塞外
諸郡而還察罕帖木兒遣其部將關係等分兵阻隘
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及塞井陘杜太行屢擊却
之 乙酉元命左丞相太平督諸軍守禦京城便宜
行事 秋七月丁酉朔元周全據懷慶路叛附于劉
福通時察罕帖木兒駐軍洛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
盤子城周全來戰伯帖木兒為其所殺周全遂盡驅
懷慶民渡河入汴梁 己未劉福通遣周全攻洛陽
守將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謝退兵劉福通殺之
八月庚辰陳友諒兵陷建昌路 辛巳元義兵萬戶
王信以滕州叛降於毛貴 九月丁酉朔元褒封唐
劉黃為文節昌平侯 乙丑陳友諒陷贛州路 冬
十月壬申我 大明兵取蘭溪州 壬午元丞相搆
思監罷以紐的該為左丞相時天下多故外則疆宇
日蹙內則帑藏空虛而元主方溺於娛樂不恤政務
搆思監居相位無所匡救而公受賄賂貪聲著聞於
是御史燕赤不花劾奏其任用私人朶列及妾弟崔

完者帖木兒印造偽鈔事將敗殺朶列以滅口搆思
監乃自請罷政詔止收其印綬御史王彝等復劾之
不已元主終不聽 是月有兩日相擊黑光摩盪
十一月癸卯陳友諒陷汀州路丁未田豐陷順德路
十二月乙丑朔日食既而雨雪東方有赤虹貫于
中天 癸未宋關先生破頭潘等陷元上都焚宮闕
留七日轉畧往遼陽遂至高麗自是上都宮闕盡燬
元主不復時巡矣既而欲復脩之工役大興叅議中
書省事陳祖仁上疏諫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
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為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
之業苟或上不奉於天道下不順於民心緩急失宜
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況撥亂
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脩於累朝自經
兵火焚燬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為日夜痛心宜
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
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
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
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
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闕未復固無妨於陛下之寢處
使因是而違天道失人心或致大業之廢廢則夫天

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輕棄之乎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爲本以恢復天下爲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咸復詎止上都宮闕而已乎疏奏元主嘉納之 甲申我 太祖取婺州時胡大海兵攻婺州久不克 太祖乃自將精兵十萬往往由寧國歷徽州道蘭溪至婺進圍其城拔之敗婺州路爲寧越府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贊王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莘章冀吳履張啓敬孫復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王道

大功可成矣 是歲兩河山東被兵之民攜老幼流入元京重以饑疫死者枕藉官省仆不花請市地收瘞之前後凡二十餘萬人 太白經天 處州青田山中竹生米可食 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我 大明兵取高麗用 陳友諒兵陷信州路 二月元詔命 哈木兒移鎮大同以爲京師捍蔽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并分司十道專督屯種以字羅領之所在侵奪民田不勝煩擾 元泰不花潰散之兵數萬鈔掠山西察罕帖木兒遣陳秉直分兵駐榆次招撫之其首領悉送河南屯種 三月癸巳朔陳友諒遣兵由信州畧衢州復遣兵陷襄陽路 壬戌元詔定科舉流寓人民名額蒙古色目南人各十五名漢人二十名 我 太祖遣使往慶元招諭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况與我爲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關爲質 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

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關而遣之國珍既又以金玉飾馬轡來獻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用者殺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悉却之夏四月甲子趙均用殺宋毛貴其黨續繼祖自遼陽入益都殺均用遂與其部自相讐敵元主以天下多故卻天壽節朝賀諸華臣曰方今宜敬天地法祖宗以自脩省朕初度之日羣臣母賀庚午右丞相太平暨文武百官奏曰天壽節朝賀乃臣子報本實合禮典今謙讓不受固陛下盛德然今軍旅征進君臣名分正宜舉行不允壬午

宋元通鑑卷三百五十四

十一

申皇太子復率羣臣上奏曰朝賀祝壽是祖宗以來舊行典故今不行有乖於禮元主曰今盜賊未息萬姓荼毒正朕恐懼脩省敬天之時奈何受賀以自樂乙亥御史大夫帖里帖木兒復奏曰天壽朝賀之禮蓋出臣子之誠伏望陛下曲徇所請若朝賀之後內庭燕集特賜除免亦古者人君減飾之意仍乞宣示中書使內外知聖天子憂勤惕厲至於如此元主曰為朕缺於脩省以致萬姓塗炭今復朝賀燕集是重朕之不德當候天下安寧行之未晚卿等其毋復言五月壬寅元察罕帖木兒請今歲八月鄉試河南

宋元通鑑卷三百五十四

十一

舉人及避兵儒士不拘籍貫依河南省元定額數就陝州置貢院應試詔從之是月大蝗山東西河南北及關中飛蝗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壑盡平民大饑京師銀一錠易米八斗通州民有殺子而食者六月天完將陳友諒遣其黨王奉國寇信州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援破走其兵時鎮南王子大聖奴屯兵城中開門出迎伯顏不花的斤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後數日賊又來攻遂分兵為三出城奮擊斬首數千級復大破之友諒第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又遣使來說降伯顏不花的斤曰汝來誘我邪我頭可斷足不可移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城中食草苗茶紙括靴底掘鼠羅雀殺老弱以食伯顏不花的斤屢出兵破賊奉國遂穴地梯晝夜攻之不息踰旬城遂陷伯顏不花的斤與大聖奴及部將海魯丁蔡誠將廣皆戰死初伯顏不花的斤之赴援也入白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肖事母失母曰爾為忠臣吾即何憾因命子也先不花率其母聞道入闕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臺乃提兵向信鮮于氏太常典簿樞之女也秋七月壬辰朔元出憫思監為遼陽行省左丞相便宜行事八

月戊寅元察罕帖木兒復汴梁先是帖木兒大發秦晉軍諸路並進奪汴外城環城而壘累誘賊出戰輒以計敗之賊懼不復敢出至是謀知城中計窮食盡乃督諸將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其城俘獲數萬劉福通復以其主韓林兒走據安豐捷聞元詔以察罕帖木兒爲河南平章兼同知行樞密院西臺中丞 九月我 大明兵取衢州是月晦日天甫明西南方天裂紅光燭地移時始復

冬十一月庚申朔元詔京師十一門皆築甕城

弔橋 以方國珍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元大都

宋元通鑑卷三十四

三

杜鵑啼 十一月癸卯我 大明兵取處州路有薦

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及宋濂者即遣使以

書幣徵之至建康比入見甚喜賜坐從容論經史

及咨以時事深見尊寵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

禮賢館處之時朱文忠守金華復薦王禕王天錫至

皆用之 戊申陳友諒兵陷杉關 時中原既亂江

南海漕久不通元京屢苦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乃遣

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海

運糧伯顏帖木兒等至杭州傳詔命張士誠輸粟方

國珍具舟丞相達識帖睦爾總督之既而士誠慮

珍載粟不入于京國珍又恐士誠製其舟乘虛襲已互相猜疑伯顏帖木兒往來開諭乃運粟十一萬石

至京師 十二月蜂蝶競出 元奇皇后與太子嘗

謀內禪諭意太平太平不答后又召太平至宮中舉

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是時太子欲盡逐父左右

令御史劾父親暱御史中丞禿魯帖木兒未及奏而

所令御史被遷爲他官太子疑太平子也先忽都泄

其事益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聞之

數於元主之前左右之以故太子之志未得逞太子

以成遵趙中皆太平所任用令御史誣其賊罪下獄

宋元通鑑卷三十四

三

杖殺之 天完將陳友諒徙其主徐壽輝都江州自

稱漢王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

來不利於已不從至是壽輝固引兵發漢陽南下江

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於城西俟壽輝旣入門閉伏

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以江州爲都居之遂自稱

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權一歸友諒壽輝惟擁虛位

而已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五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二十七

起庚子至癸卯凡四年

順帝九

至正二十年

漢主陳友諒大義元年

春正月壬子元以危素為

叅知政事乙卯元會試舉人知貢舉李好文等奏舊

例各處鄉試舉人三年一次取三百名會試取一百

名今歲所取鄉試比前數少止有八十八名會試三

分內取一分合取三十名乞於三十名外添取五名

為宜元主從之

丙辰五色雲見移時

元組的該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五

一

俞廷

為相有大臣體既卧病謂人曰我疾固不起而太平

亦不能久於位可嘆也遂卒二月戊午朔元左丞

相太平罷時成遵等既死會紐的該又卒太平知勢

不可留乃數以病辭遂以太保養疾于家臺臣奏留

之不允三月戊子朔田豐陷保定路彗見東方

甲午元廷試進士三十五人賜及第出身有差

壬子元以搠思監為右丞相時元主益厭政宦者朴

不化用事為奸利搠思監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

報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卒召禍亂論者謂元之亡

二人之罪居多夏四月庚申元命大司農司都事

樂元臣招諭田豐至其軍為豐所殺癸酉有雲龍

之祥我大明成祖文皇帝誕生五月丁亥朔日

食雨雹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先是友諒率舟師

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及太平既陷急謀僭竊乃於采

石舟中伴使人詣壽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撾自後

擊之碎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

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為太師張必

先為丞相羣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至畧無

節既而復還江州閏月乙亥流星大如桃六月

己丑元詔察罕帖木兒與孛羅帖木兒部將母得互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五

二

本

相越境侵犯所守信地是月我大明兵取信州路

秋七月乙亥元詔孛羅帖木兒總領達達漢兒軍

馬為總兵官仍便宜行事八月戊子元詔命孛羅

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北察罕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南

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孛羅帖

木兒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遂相讐隙故有是詔

九月元字羅帖木兒復調兵自石嶺關直抵晉冀

圍其城三日退屯交城察罕帖木兒調兵拒戰元主

遣使諭令講和遂各退守石嶺關南北冬十月甲

申朔甘露降于國子監大成殿前柏木己亥元主

命以冀寧界亭羅帖木兒察罕帖木兒以爲用兵數年惟藉晉冀以給其軍而致盛強苟奉命與之則彼得以足其兵食乃託言用師汴梁尋渡河屯澤潞拒之調延安軍交戰于東勝州等處再遣部將八不沙以兵援之八不沙曰彼軍奉詔而來我何敢抗王命察罕怒殺之尋駐兵霍州攻亭羅帖木兒元主復遣使諭二人令罷兵還鎮亭羅帖木兒遂罷兵還察罕帖木兒尋亦遣其子副詹事擴廓帖木兒貢糧至京師皇太子親與之定約遂不復疑初詔遣恭知政事也先不花脫脫木兒奴奴等三人往解亭羅察罕二家之兵三人既各受命不肯前進山南道廉訪僉事張禎上疏劾之言其苟懷自安之計無愛國之志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計賊此國家大計宜風馳電走乃迂回退憚枉道延安以西繞曲數千里遲遲而行使兩家日夜仇殺黎庶肝腦塗地實此三人所致宜急誅之不報禎嘆曰天下事不可爲矣即辭去居河中安邑山谷間結茅僅容膝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十一月甲寅朔黃河清凡三日十二月元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舉兵于北邊阿魯輝帖木兒太宗子滅里大王七世孫也時兵

起四方朝廷屢詔宗王以北兵南討阿魯輝帖木兒知國事不可爲乘間擁兵數千萬屯于木兒古徹兀之地將犯京畿使來者言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大半若以國璽付我我當自爲之元主遣使報之曰天命有在汝欲爲則爲之遂命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將兵擊之不克軍士皆潰禿堅帖木兒走上都元吳當卒當字伯尚澄之孫也以父文陰歷官翰林直學士江西行省叅政陳友諒陷江西諸郡當乃戴黃冠著道士服杜門不出日以著書爲事友諒遣人辟之當卧牀不食以死自誓乃舁牀載之舟送江州拘留一年終不爲屈遂隱居廬陵吉水之谷坪以終其身二十一年春正月癸丑朔元詔赦天下癸酉石州大風拔木六畜俱鳴民所持槍忽生火焰抹之即無搖之即有二月元八撒刺不花以廉訪使久居廣東專恣自用詔以完者篤代之八撒刺不花怒其代已即誣以罪殺之三月元以張良弼爲陝西行省叅知政事時亭羅兵既罷還遂遣良弼引兵出南山義谷駐藍田受節制于察罕帖木兒良弼又陰結平章定住聽丞相帖里帖木兒調遣營于鹿臺察罕嗾之

夏四月辛巳朔日食 五月癸丑四川明玉珍陷嘉定等路元李思齊遣兵擊敗之 六月丙申元察罕帖木兒總兵討山東 秋七月己巳忻州西北有赤氣蔽天如血 八月乙酉我 太祖帥師伐漢拔江州陳友諒走武昌先是友諒據江州爲都引兵犯金陵敗潰奔還尋遣其將張定邊陷安慶府 太祖乃下令諸將曰陳友諒賊殺其主僭稱大號侵我太平犯我建康今又以兵陷我安慶觀其所爲不滅不已爾等其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爲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曰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五

成

時也遂督諸帥率舟師乘風遡流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分舟師爲兩翼夾擊友諒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旣而友諒僞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詣軍中請降 太祖遂至龍興建昌王溥饒州吳宏袁州歐普祥各率衆來見寧州陳文龍及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乃改龍興路爲洪都府 元察罕帖木兒克山東初察罕旣定河南乃以兵鎮關陝荆襄河洛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日訓練士卒務農積穀謀大舉以復山東至是謀知山東羣盜自相攻殺而田豐亦降于賊乃大會諸將

期分兵五道水陸並進而自率鐵騎渡孟津踰單懷而東復冠州東昌遣其子擴廓帖木兒直擣東平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爲書招之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敵兵聚于濟南察罕帖木兒乃分奇兵間道出敵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循瀕海郡邑自將大軍進逼濟南攻圍三月乃下之 九月戊午元阿魯輝帖木兒兵敗伏誅初阿魯輝兵逼上都太子言於其主令以太平爲留守實欲置之死地至是阿魯輝部將脫驪者太平子也先忽都故將也引兵縛阿魯輝至軍前太平不受送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六

成

關下誅之太平終不以爲己功 壬戌明玉珍破東川郡縣是月我 大明兵取建昌饒州二路 冬十月元以察罕帖木兒爲中書平章政事仍兼知河南山東等處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 十一月戊辰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元命秘書少監程徐祀之 是歲元京師大饑二十二年春正月戊申朔太白犯建星 甲寅元詔李思齊討四川張良弼平襄漢時兩軍不和故有是命 庚申我 大明兵取江西龍興諸路時江西諸路皆陳友諒所據 丁卯元申諭李思齊張良弼等

各以兵自効以也先不花爲中書右丞 二月乙酉
彗星見于危宿光芒長丈餘色青白丁酉彗星犯離
宮西星至二月終光芒二丈餘 三月戊申彗星不
見星形惟有白氣形曲竟天西指掃大角壬子彗星
行於太陽前惟有星形無芒在昴宿至戊午始滅
甲寅四川明王珍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元陝西行
省參政車力帖木兒等擊敗之擒其弟明二 夏四
月丙子朔長星復見于虛危之間其形如練長數十
丈四十餘日乃滅 五月乙巳朔泉州賽甫丁據福
州路福建行省平章燕只不花擊敗之餘衆航海還
據泉州福建行省參政陳有定復汀州路 辛未明
王珍據成都自稱隴蜀王初王珍聞陳友諒弒徐壽
輝謀欲討之乃整兵守夔關不與相通復立廟以祀
壽輝至是遂自稱王分兵克龍州青州犯興元鞏昌
諸路 六月辛巳彗出紫微垣東南指西南行戊子
彗星光芒掃上宰 田豐殺元平章政事察罕帖木
兒初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不下察罕移兵圍之大
治攻具諸道並進賊悉力拒守田豐復與王士誠陰
謀刺殺察罕叛入城初豐來降察罕推誠待之不疑
數入其帳中及是豐乃結請行營衆以爲不可往察

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
從又不許乃從十一騎行至豐營遂爲士誠所刺先
是有氣如索起危宿貫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
元主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
舉未至而已及難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封潁川王
謚忠襄命其子擴廓帖木兒爲平章政事兼知山東
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擴廓帖木兒本察罕之
甥幼養以爲子也 晏璧曰當元氏之季位顯官享
厚祿者何限而摠忠效義乃出於草澤之人如察罕
者誠偉然特立丈夫也李思齊雖共起義兵而未變
臣節有愧察罕多矣 論曰氣起危宿貫于太微太
史占爲大水而元主獨以爲山東必失良將旣而察
罕果爲王士誠所刺然則元主豈蠢然無知者哉特
以君人之道旣失而運祚將終雖習于天文無益也
秋七月丙辰熒惑見西方須臾成白氣如長蛇光
爛有文橫亘中天移時乃滅 八月己亥擴廓帖木
兒言孛羅帖木兒張良弼據延安掠黃河上下欲東
渡以奪晉寧乞賜詔諭 九月癸卯朔劉福通以兵
援田豐至火星埽擴廓帖木兒遣關保邀擊大破之
冬十月甲戌孛羅帖木兒南侵擴廓帖木兒所守

之地遂據真定路 十一月乙巳擴廓帖木兒復
都自擴廓既襲父職身率將士誓必復讐而賊城守
益固乃遣壯士穴地通道以入遂拔其城執賊首陳
孫頭等二百餘人獻闕下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
其父餘黨皆就誅遂遣兵取莒州山東悉平 十二
月元樞密副使李士瞻上疏極言時政凡二十條一
曰悔已過以詔天下二曰罷造作以快人心三曰御
經筵以講聖學四曰延老成以詢治道五曰去姑息
以振乾剛六曰開言路以求得失七曰明賞罰以厲
百司八曰公選舉以息奔競九曰察近侍以杜奸弊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九

成

十曰嚴宿衛以備非常十一曰省佛事以節浮費十
二曰絕濫賞以足國用十三曰罷各宮屯種俾有司
經理十四曰減常歲計畫為諸宮用度十五曰招集
散亡以實八衛之兵十六曰廣給牛具以備屯田之
用十七曰獎勵守令以勸農務本十八曰開誠布公
以禮待藩鎮十九曰分遣大將急保山東二十曰依
唐廣寧故事分道進取先是薊國公脫火赤上言乞
罷三宮造作帝為減軍匠之半還隸宿衛而造作如
故故士瞻疏首及之 初皇后奇氏宗族在高麗者
恃寵驕橫為國王伯顏帖木兒所殺元主入后之議

遂廢伯顏帖木兒其昆弟塔思帖木兒時在京師遂
立為王以奇族子三寶奴為元子國人上書言舊王
不當廢新王不當立元主不聽乃以將作同知崔帖
木兒為丞相率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高麗伏兵
四起乃大敗僅餘十七騎走歸京師 是歲黃河自
河東清者千餘里元主聞之不樂曰黃河清聖人生
當有代朕者羣臣曰皇太子生子是陛下聖孫即其
應也元主笑而頷之

二十三年

夏明玉珍天統元年吳張士誠元年是歲并漢宋凡四國春正月壬午

朔明玉珍稱帝于成都建國號曰夏改元天統 二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十

景

月擴廓帖木兒自益都領兵還河南 張士誠將呂
珍入安豐殺宋劉福通等據其城我 太祖聞之率
徐達常遇春往擊之珍大敗時廬州左君弼出兵助
珍又擊敗之珍與君弼皆敗走 太祖乃還命達等
移師圍廬州元將竹昌忻都遂乘間入安豐 三月
辛丑朔彗見東方經月乃滅 丙午元大赦天下
丁未元廷試進士六十二人賜及第出身有差 壬
戌大同路夜有赤氣亘天中侵北斗是春闈先生餘
黨復自高麗還攻上都李羅帖木兒擊降之 夏四
月李羅帖木兒李思齊互相交兵 五月己巳朔張

士誠運糧十三萬石至元京瓜哇遣使貢方物于元
六月戊申元亨羅帖木兒遣竹真襲據陝西時陝
西行省方丞答失鐵木兒與行臺有隙恐陝西爲擴
廓所有陰結孛羅請竹真入城劫御史大夫完者帖
木兒印復拘留之擴廓遣部將額高合李思齊兵攻
之竹真遂降 甲寅元詔授江南下第及後期舉人
爲路府州儒學教授 丁巳絳州有白虹二道衝斗
牛間庚申平陽路有白氣三道一貫北極一貫北斗
一貫天漢至夜分乃滅 秋七月陳友諒忿其疆場
日蹙乃作大艦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以攻洪都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十一

庚

其氣甚盛我 大明守將朱文正趙德勝鄧愈督諸
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
隨方應之已而德勝中流矢死內外阻絕音問不通
文正乃遣使赴建康告急我 太祖親帥諸將發舟
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旬有
五日聞援兵至即解圍東出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
郎山戊子我師分爲十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
敗其前軍軍威大振明日諸軍接戰至曉東北風起
燔其水寨舟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
普魯皆焚死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大敗

友諒奪氣其將張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爲我師所
扼不得出欽舟自守不敢戰是夕我舟渡淺泊于左
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八月壬戌友諒計窮冒死突
出將奔還武昌我 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比隨
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友諒是日中流矢貫睛
及顛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友諒自稱帝至死僅四年
年四十四其平章陳榮以下悉以樓船軍馬來降定
邊乘夜以小舟載其屍及其子理徑趨武昌復立理
爲帝改元德壽旣而我 太祖復進兵圍之 九月
張士誠自稱吳王先是士誠雖請降于元而城池甲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十二

庚

兵錢穀皆自據如故又素忌楊完者欲圖之而達識
帖睦爾亦厭完者驕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舉兵圍
之完者及其弟伯顏皆自殺士誠遂遣兵據杭城元
主因以其弟士信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而方面大
權悉歸張氏達識帖睦爾徒擁虛名而已至是士誠
乃令其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達識帖睦爾恐逆其
意爲所害乃爲請于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立爲
吳王即平江治宮室立官屬 元遣戶部侍郎博羅
帖木兒徵糧于士誠士誠不予東南海運遂止於是
歲 冬十月丙申朔山東赤氣千里 元亨羅帖木

兄自察罕既死之後復數以兵爭晉冀元主雖屢詔解之而讐隙日深至是復遣兵攻冀寧至石嶺關橫廓大破之擒其將烏馬兒殺興祖軍遂不振 十一月元殺太傅太平初帝欲以伯撒里爲相辭曰臣老不足以任宰相若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時太平辭歸奉元於是密旨令伯撒里留之太平至沙井聞命而止宿留久之太子惡之命御史大夫普化劾其違命詔拘收所授宣命撫思監因誣奏之安置土番尋遣使至東勝逼令自殺太平字允中初姓賀氏名惟一後賜蒙古姓氏更名太平平生好訪問人

宋元通鑑卷百五十五

十三

才不問南北必記錄于冊多進用之 十二月元出治書侍御史陳祖仁爲甘肅叅知政事御史大夫老的沙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皆逃時宦者朴不花與宣政使囊羅內侍太子外結丞相撾思監驕恣不法御史傅公讓劾之忤太子意左遷吐蕃宣慰司經歷他御史連章論諫皆外除祖仁上疏太子曰御史糾劾囊羅不花姦邪等事此非御史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論今殿下未賜詳察輒加沮抑損斥詰責使姦臣蠹政之情不得達於君父則亦過矣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建立顧以二豎之微而

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職在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宮而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而天下蒼生亦又奚望疏入太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諭祖仁以囊羅等初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爲太子凡事合奏者皆許啓聞非獨我今日也祖仁乃復上疏言殿下所以全此二人者正緣不知其奸故也昔唐德宗云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使德宗早覺杞安得相是杞之姦邪當時知之獨德宗不知爾今此二人亦

宋元通鑑卷百五十五

十四

皆奸邪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耳且裕宗既領軍國重事理宜先閱其綱至若臺諫封章自是御前開拆假使必皆經由東宮君父或有差失諫臣有言太子將使之聞奏乎不使之聞奏乎使之聞奏則傷其父心不使聞奏則陷父於惡殿下將安所處如知此說則今日糾劾之章不宜阻矣御史不宜斥矣斥其人而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爲天下國家乎爲一身官爵乎斥者去來者言言者無窮而美除有限殿下又安所處祖仁疏既再上即辭職御史至吏卒皆辭開於是太子以其事聞朴不花囊

驪皆辭退元主令老的沙諭旨祖仁等祖仁復上書于元主曰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刑賞不明之所致也且區區二堅猶不能除况於大者願陛下俯從臺諫之言擯斥此二人不令其以辭退為名成其奸計使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亦必効力天下可全而有以還祖宗若舊優柔不斷則臣寧有餓死于家誓不與之同朝牽聯及禍以待後世正人同罪書奏元主大怒時侍御史李國鳳亦言二人當斥於是臺臣自老的沙以下皆左遷而出祖仁于甘肅老的

宋元通鑑卷一百五十五

十五

沙遂與秃堅帖木兒逃于孛羅帖木兒軍中

宋元通鑑卷一百五十五

宋元通鑑卷一百五十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二十八

起甲辰至丙午凡三年

順帝十

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我太祖建國號曰吳時李善長徐達等以太祖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於是月朔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右司郎中張昶為左司都事諭達等曰卿等為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

宋元通鑑卷一百五十六

張本

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為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爾等為吾輔相當守此道毋謹於始而忽於終也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乃往視師督諸將擊之擒其元帥張必先既而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降理遂率其太尉張定邊等詣軍門請降凡府庫儲蓄悉令理自取城中民多饑困命給粟賑之於是湖廣江西諸郡相繼皆降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

牀進 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太祖曰既富豈可驕既貴豈可侈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即命毀之 太祖既平陳理句容儒士戎簡入見語及陳氏之事簡曰主上南者敗陳氏于九江其衆既潰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費力亦多矣 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寧有完卵者乎況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蹴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闔殺傷必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他日與諸將論用兵方畧因諭之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者戎簡所言吾雖非之然當時將校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蹙之武昌賊衆可以全獲軍中皆以爲奇謀不知簡亦能言之然皆非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

輕儒者 三月我 太祖定官制 元削字羅帖木兒官爵初擢思監狗太子旨誣老的沙及太子宣政院使也先忽都謀爲不軌收其黨鍛鍊其獄連逮不已元主知其無辜又以老的沙其母舅數論太子寢其事太子不從擢思監朴不花皆附太子必窮究其事也先忽都等皆貶死又秃堅帖木兒先與中書右水也先不花有隙也先不花因譖其詆毀朝政而孛羅素與秃堅友善且知其誣遣人白其非罪太子怒孛羅跋扈交通秃堅不花匿老的沙等同謀下詔削孛羅官爵解其兵權孛羅拒命不受 夏四月甲午朔元詔命擴廓帖木兒討孛羅孛羅知詔命調遣皆擢思監所爲非出主上之意遂令秃堅帖木兒舉兵向關壬寅秃堅兵入居庸關知院也速魯事不蘭奚迎戰不利甲辰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光熙門東走古北口趨興松乙巳秃堅兵至清河列營時京師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京城使達達國師至其軍問故秃堅以必得擢思監朴不花爲對詔慰解之不聽乃執擢思監朴不花二人畀之遂復孛羅官爵總兵事庚戌秃堅兵自建德門入覲元主于延春閣慟哭請罪元主宴賚之加孛羅以太保仍守禦大同

禿堅爲中書平章政事 五月辛亥元太子奔至路
兒嶺詔追及之還宮悲怒不已遂命擴廓帖木兒調
兵分道以討孛羅其東道以白鎖住領兵三萬守禦
京師中道以翁高竹貞領兵四萬西道以關保領兵
五萬合擊之關保等進逼大同孛羅留兵守大同而
自率兵與禿堅老的沙復大舉向闕 六月癸卯三
星晝見白氣橫突其中甲辰河南府有大星夜見南
方光如晝丁未大星隕及旦黑氣晦暗如夜 甲寅
元白鎖住以兵至京師請太子西行是月保德州黃
龍見井中 秋七月孛羅前鋒兵入居庸關太子親
率兵禦于清河軍士皆無鬪志太子馳還都城白鎖
住引兵入平則門丁亥白鎖住扈從太子出順承門
由雄霸河間取道達冀寧奏起前山南道廉訪僉事
張楨爲贊善又除翰林學士楨不起擴廓帖木兒傳
太子旨賜以上尊且訪時事楨復書曰今燕趙齊魯
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爲丘墟關陝之區所存
無幾江左日思荐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滯名僭號
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
思廉藺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
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專君父倡其說於天下閣下

宋元通鑑卷三十五

四

仲

將何以處之乎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
進不能退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爲閣
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爲師僕之惓惓爲言
者獻忠之道也然爲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
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例者陳其一二衛出公
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兌平之
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
忭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有智辯百出
不能爲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聞之天之
所廢不驟也驟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覺悟之心
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厭其汰
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閣下覽觀焉謀出於萬全
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釁必起通
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
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宮
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
計之哉擴廓帖木兒深納其說 戊子孛羅兵駐健
德門外與禿堅老的沙入見元主于宣文閣訴其非
罪皆泣元主亦泣乃賜宴孛羅欲追襲太子老的沙
止之孛羅又使翰林承旨張瑄草詔削奪擴廓官爵

宋元通鑑卷三十五

五

發兵討之翦不從或勸之翦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
元主知其不可奪命他學士爲之遂以孛羅爲左丞
相尋進右丞相節制天下軍馬老的沙爲平章政事
禿堅帖木兒爲御史大夫其部屬皆布列省臺百司
元主詔諭孛羅擴廓俱服朕觀同心齊自今各棄
宿忿彌成大勲 元御史大夫薛明成達趙中皆誣
枉詔復給還其所授宣慰使 大明兵取廬州
路 八月壬辰朔日食 壬寅元以孛羅帖木兒爲
右丞相監脩國史節制天下軍馬 乙卯張士誠逐
元達識帖睦迺以其弟士信爲江浙左丞相特右丞
答蘭帖木兒郎中真保二人諂事士誠受其金帛數
嫌孽達識帖睦迺之短於士誠遂有不相容之勢至
是士信使面數達識帖睦迺過失勒其自陳老病去
職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符印遷于嘉興幽
之而士信自爲丞相士誠又諷行臺爲之請實授王
爵元南臺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不從即使人至紹
興索其臺印普化帖木兒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
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
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死擲杯
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踵我亡也後數日達識帖睦

迺聞之嘆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爲遂命左右以藥
酒進飲之而死 元孛羅帖木兒專國請誅狎臣禿
魯波迪哇兒禡罷三宮不急造作沙汰宦官減省錢
糧禁止西番僧人作佛事 九月我 大明兵取中
興及歸峽潭衡等路 冬十月元詔太子還京師命
也速老的沙分道總兵
二十五年春正月己巳我 大明兵取寶慶路守將
唐隆道遁走陳友諒守將熊天瑞以贛州韶州南雄
降于 大明 壬午元孛羅及賈彬等辨明哈麻雪
雪之罪 二月辛丑日旁有一月一星 三月庚申
元太子下令于擴廓帖木兒軍中曰孛羅襲據京師
余既受命總督天下諸軍恭行顯罰少保中書平章
擴廓帖木兒躬勒將士分道進兵諸王駙馬及陝西
平章李思齊等各統軍馬尚其奮義戮力尅期恢復
孛羅帖木兒怒遂出二皇后奇氏幽于諸色總管府
夏四月庚寅孛羅遁后還宮取印章僞爲后書召
太子乃復遁后出而幽之遣禿堅帖木兒率衆攻上
都之附太子者調也速南禦擴廓帖木兒兵也速次
良鄉不進而謀之於衆皆以爲孛羅悖逆中外同憤
遂勒兵歸未平遣人西連擴廓東連遼陽諸王軍聲

大振孛羅患之遣驍將姚伯顏不花統兵出拒至通州河溢營虹橋以待也速出其不意襲而破之擒斬姚伯顏孛羅大怒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時后亦數納姜女於孛羅至百日始還宮五月甲子大都雨菴長尺許或言于元主曰龍絲也命拾而祀之

宋元通鑑卷三十五

八

又酒殺人喜怒不測威順王之子和尚忿其無君數言于元主受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達兒等陰圖刺殺之至是禿堅帖木兒遣使來告攻上都之捷孛羅入奏行至延春閣下伯達兒自衆中奮出斫之中其腦死老的沙趨出擁孛羅家屬北遁詔民間盡殺其部黨禿堅帖木兒引輕兵走入兒思之地丙戌元遣使函孛羅帖木兒首往冀寧召太子還京師大赦天下八月丁亥朔京城門不開者三日竹貞額高軍至城外緣城而上碎平則門鍵以入大掠於都市丁未元皇后弘吉刺氏崩

宋元通鑑卷三十五

九

九月擴廓帖木兒從太子至京師詔以伯撒里爲太師中書右丞相擴廓帖木兒爲太尉中書左丞相知樞密院事以方國珍爲淮南行省左丞相分省慶元冬十月丁未元樞密副使觀音奴擒老的誅之閏月辛未元封擴廓帖木兒爲河南王時伯撒里以累朝舊臣擴廓帖木兒後生晚進與之並相居兩月即請南還視師是時中原無事而江淮川蜀皆已陷沒太子累請躬出督師征討元主難之乃詔封擴廓河南王之親征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諸道并迤南一應軍馬凡軍民一切機務錢糧名爵黜陟予奪悉聽便宜行事擴廓帖木兒於是分省自隨官屬之盛等子朝廷是月我大明兵取泰州時泰州通州高郵淮安徐州宿州泗州濠州安豐諸郡皆張士誠所據十二月乙卯元立奇氏爲皇后改奇氏爲肅良哈氏是月禿帖木兒伏誅二十六年春正月元命燕南河南山東陝西河東等處舉人會試者增其額數進士及第以下遞升官一級二月黃河北徙先是河決小流口達于清河壤居民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民皆被害是月元擴廓帖木兒還河南分立省部以自

隨尋居懷慶又居彰德調度各處軍馬初李思齊與
察罕帖木兒同起義兵齒位相等及是擴廓總其兵
思齊不能平而陝西張良弼遂不應命孔興脫烈伯
等亦皆恃功懷異請別爲一軍莫肯統屬雲隙遂成
三月丁亥白虹五道亘天其第三道貫日又有氣
橫貫東南 甲午擴廓帖木兒遣關係虎林赤以兵
西攻張良弼于鹿臺李思齊脫烈伯孔興等兵皆與
良弼合 乙未元廷試進士七十二人賜及第出身
有差 元御史王倫普建言八事一曰用賢二曰申
嚴宿衛三曰保全臣子四曰入衛屯田五曰禁止奏
請六曰培養人才七曰罪人不孥八曰重惜名爵元
主嘉納之 是月我 大明兵取高郵府 夏主明
玉珍卒子昇立玉珍自建號至是凡五年子昇嗣始
十歲改元開熙母彭氏同聽政 夏四月我 大明
兵取淮安安豐諸路及濠泗徐穎諸州 五月我
太祖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
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王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
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
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
表章六經開闢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者每於宮

宋元通鑑卷五十六

十一

宋

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
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秋七
月辛巳朔日食 甲申元以李思齊爲太尉丙申擴
廓帖木兒遣朱珍盧旺屯兵河中遣關係虎林赤合
兵渡河會竹貞商鬻且約李思齊以攻張良弼良弼
遣子弟質于思齊連兵拒守關係等戰不利思齊請
詔和解之 八月戊寅元以陳友定爲福建行省平
章政事 九月甲申禮部侍郎滿尚賓吏部侍郎掩
篤刺哈自鳳翔還京師先是尚賓等持詔諭李思齊
開通川蜀道路思齊方兵爭不奉詔尚賓等留鳳翔
一年至是始還 丙戌元以方國珍爲江浙行省左
丞相其弟國瑛國珉姪明善並爲江浙行省平章政
事 辛丑有星孛于東北方 冬十月甲子元擴廓
帖木兒遣貊高完哲等駐兵濟南以控制山東 十
一月甲申我 太祖遣徐達常遇春率兵二十萬擊
張士誠先薄湖州敗其將尹義石清擒之遂圍其城
塞溝港以絕糧道士誠知勢急乃親引兵求援達等
與之戰于阜林虜其元師及甲士三千餘人以降將
呂珍等徇于城下城中大震其左丞張天驤遂舉城
降時朱文忠以兵攻杭州及紹興華雲龍攻嘉興皆

宋元通鑑卷五十六

十一

宋

下之 十二月我 太祖立宗廟社稷時羣臣皆言
新城既建宮闕制度亦宜早定 太祖以國之所重
莫先宗廟社稷遂定議以明年為吳元年命有司立
廟社建宮室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見其有雕琢奇
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
椽不斷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為
首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
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
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
既而新殿成制皆素朴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
可為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
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
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以甃地
者 太祖曰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後
麗但構為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遠取文石能不厲
民乎言者大慙而退尋命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雅
樂音律及鍾磬等器既又定樂舞之制文武生各六
十四人 宋主韓林兒卒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六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七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二十九 丁巳一年 戊申亡

順帝十一

至正二十七年 閏五月 庚子 春正月乙未徐州夜聞天
鼓鳴將旦復鳴其聲如雷 庚子我 大
明兵取松江府 癸卯我 大明兵取沅州路 是
月元李思齊張良弼脫列伯自會于宮元殿基推李
思齊為盟主同拒擴廓帖木兒 二月庚申元以買
住為雲國公七十為平章政事月魯不花為御史大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七

十一

景本

夫 三月丁丑朔萊州太風有大鳥至其翅如席
庚子元都大風自西北起飛沙揚礫白日昏暗 是
月我 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
舉賢才及武勇謀畧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
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復
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
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
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
五學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
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

化所以盛隆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爲勸諭民間俊秀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夏五月癸未福建行省政院以廢寺錢糧由海道送元都 乙酉元以完者帖木兒爲中書右丞相辭以老病不許 辛丑元擴廓帖木兒定擬其所屬官員二千六百一十

宋元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二十一

庚

人從之 是月山東地震雨白鼈 六月丙午朔日食晝晦 丁巳元太子寢殿後新甃井中有龍出其光燄燦宮人震懼仆地又長慶寺有龍纏繞槐樹飛去樹皮皆剝丁卯沂州山崩 秋七月丁酉絳州星隕光耀如晝龍見于臨朐龍山大石起立 八月丙午元詔太子總制天下兵馬其畧曰元良重任職在撫軍稽古徵今卓有成憲曩者障塞決河本以拯民昏墊豈期妖盜橫造訛言簪鼓愚頑塗炭郡邑殆遍海內茲逾一紀故察罕帖木兒仗義興師獻功敵愾汎掃汴洛克平青齊爲國捐軀深可哀悼其子擴廓

帖木兒克繼先志用成駿功愛猷識理達臘計安宗社累請出師朕以國本至重詎宜輕出遂授擴廓帖木兒總戎重寄畀以王爵俾代其行李思齊張良弼等各懷異見構兵不已以致盜賊愈熾深遺朕憂況全齊密邇輦轂儻失早計恐生異圖詢諸衆謀僉謂皇太子聰明仁孝文武兼資聿遵舊典爰命以中書令樞密使悉總天下兵馬諸王駙馬各道總兵將吏一應軍機政務生公予奪事無輕重如出朕裁其擴廓帖木兒總領本部軍馬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總統本部軍馬自鳳翔以西與侯伯顏達世進

宋元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三十一

庚

取川蜀以少保禿魯爲陝西行中書省左丞相本省駐札總本部及張良弼孔興脫烈伯各枝軍馬進取襄樊王信本部軍馬固守信地別聽調遣詔書到日汝等悉宜洗心滌慮同濟時艱初太子之奔太原也欲援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擴廓不從及還京師遣人諭擴廓以重兵擁太子入城脅主禪位擴廓逆知其意未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軍故太子深啗之及累促出師江淮但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貊高等往山東而與張良弼構兵不已詔下和解之擴廓股殺使臣而跋扈之迹漸張朝廷因疑之遂以是詔

命太子 九月辛巳我 太祖命徐達常遇春兵圍平江克之遂執張士誠及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等所部將校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九人皆送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比至 太祖欲全之而士誠自縊死乃以書遣使送神保大王等還元 丁酉我 大明兵取通州丁亥我 大明兵取無錫州辛丑我 大明兵取台州路時台溫慶元三路皆方國珍所據 冬十月壬子元罷擴廓帖木兒官初太子既受詔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拒不受於是其部將關保貊高等

朱先通鑑卷三十七

四

皆叛之貊高殺衛輝彰德守將欲進襲懷慶聞擴廓有備而還乃上疏列其罪狀於朝詔以擴廓拒命宜黜其兵柄遂罷太傅左丞相及兼領諸職仍前河南王以汝州爲其食邑弟脫因帖木兒爲集賢學士同居河南其帳前諸軍鎖住虎林赤統之河南諸軍李克彝統之關保本部軍仍保統之山東諸軍也速統之山西諸軍沙藍答里統之河北諸軍貊高統之詔下擴廓遂退軍澤州 己巳我 大明兵取温州是月我 太祖遣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率甲士二十五萬北伐以定中原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趙

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酖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潰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可爲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沉荒

朱先通鑑卷三十七

五

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收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閔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

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絃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

宋元通鑑卷三十五

本

宋

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復命胡廷瑞率安吉寧國等軍南取八閩俟八閩既定遂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楊璟率荆湘之衆以取廣西我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命左丞相李善長叅知政事楊憲傳獄御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詳定律令諭之

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叅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庶可以爲久遠之法又謂臺憲官劉基章溢周禎等曰紀綱法度爲治之本所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在憲臺爾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紀綱法度廢弛而民不得其安况或深文以爲能苛察以爲智若審成郅都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爲酷虐終亦不免若于公陰德子孫乃致貴顯天道昭然深可畏也十

宋元通鑑卷三十七

本

宋

一月壬午我大明兵取沂州癸未我大明兵取慶元路戊子我大明兵取嶧州辛丑我大明兵取益都路是月大明太史院使劉基及其屬高翼以所定戊申曆來上遂命頒行之十二月癸卯朔日食丁未我大明兵取般陽路戊申我大明兵取濟寧路己酉我大明兵取萊州遂取濟南及東平路丁巳我大明兵入杉關取邵武路時建延福興泉漳汀潮諸路皆陳友定所據庚午我大明兵由海道取福州是月方國珍歸于大明國珍初降約云杭州下即納地來朝及太祖克杭州

國珍據境自若乃累假貢獻覘我虛實爲叛服計又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圖爲掎角 太祖累書責其懷姦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糧二十三萬國珍不報遂遣湯和等進攻且諭之曰爾等奉辭討罪毋縱殺戮當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輯乃副吾所願也比至國珍懼遂遁入海島復命廖永忠引兵自海道會和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惶惑失措乃遣子明完奉表乞降既而及其弟國珉親率所部謁和于軍門和送國珍等于建康時山東諸郡悉奉圖籍降于 大明 元方疑擴廓帖木

宋史通鑑卷五十七

八

東

兒有不臣之心專立撫軍院總兵馬以備之御史陳祖仁乃與翰林學士王時待制黃昇編脩王肅伏闕上書言近者南軍侵陷全齊不踰月而逼幾甸朝廷雖命丞相也速出師軍馬數少勢力孤危而中原諸軍左牽右掣調度失宜京城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愚等以爲馭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強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徂於故轍前日南軍僻在一方而擴廓帖木兒近在肘腋勢將竊持國柄故宜先於致討則南軍遠而輕而擴廓帖木兒近而重也今擴廓帖木兒勢已窮蹙而南軍突至勢將不

利於宗社故宜先於救難則擴廓帖木兒弱而輕南軍近而重也陛下寬仁涵育皇太子賢明英斷當此之時宜審其輕重強弱改弦更張而撫軍諸營亦宜以公天下爲心審時制宜今擴廓帖木兒黨與離散豈能復振若止分撥一軍逼襲必就擒獲其餘彼中見調一應軍馬令其倍道東行勤王赴難與也速等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諭催督庶幾得宜如復膠於前說動以言者爲擴廓帖木兒游說而鉗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不得聞而天下之事去矣書上不報

宋史通鑑卷五十七

九

戊申年春正月壬申朔元太子命關係固守晉寧總統諸軍如擴廓帖木兒拒命當以大義相裁就便擒擊陳祖仁又上書曰近日降詔削河南軍馬之權雖所當然然此項軍馬終爲南軍之所忌設使其有悖逆之心朝廷以忠臣待之其心媿沮將何所施今未有所見遽以此名加之彼若甘心以就此名其害有不可言者朝廷苟善用之豈無所助然人皆知之而不敢言者誠恐誣以受財游說罪名無所昭雪也況聞擴廓帖木兒屢上書疏明其心曲是其心未絕於朝廷以待朝廷之開悟當今爲朝廷計者不過戰守

遷三事以言乎戰則資其犄角之勢以言乎守則聖其勤王之師以言乎遷則假其藩衛之力極力勉厲使行猶恐遲晚豈可使數萬之師棄置於一方當此危急之秋宗社存亡僅在旦夕不幸一日有唐玄宗倉卒之出則是以祖宗百年之宗社朝廷委而棄之此時雖欲碎首殺身何濟於事故今不復避忌惟以宗社存亡為重奉疏以聞疏上亦不報 乙亥我太祖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于建康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 辛巳元詔諭擴廓帖木兒曰比者也速上奏卿以書陳情深自悔悟及省來意良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十一

序

用惻然朕視卿猶子卿何惑於儉言不體朕心隱其先業卿今能自悔固朕所望卿其思昔委任肅清江淮之意即將冀寧真定諸軍就行統制渡河直擣徐沂以康靖齊魯則職任之隆當悉還汝衛輝彰德順德皆為王城卿無以貊高為名縱軍侵暴其晉寧諸軍已命關保總制策應戡定山東將帥各宜悉心庚寅彗星見于昴畢之間 是月 大明兵取建寧延平二路陳友定被執 二月壬寅朔元詔削擴廓帖木兒爵邑命禿魯李思齊等討之 癸丑我大明兵取東昌路 丙辰元擴廓帖木兒自澤州退守

晉寧關保守澤潞二州與貊高軍合 己未我大明兵取寶慶路 甲子汀州路總管陳谷珍以城降于 大明 丙寅我大明兵取棣州 是月與泉漳潮四路皆降于 大明 大明兵至河南元李思齊張良弼解兵西還 三月庚寅彗星見于西北壬辰元翰林學士王時太常院使陳祖仁上章乞撫諭擴廓帖木兒以兵勤王赴難 是月我大明兵西取河南入潼關南取永州惠州二路 元張翥卒翥字仲舉晉寧人少受業于李存存學傳于陸九淵氏翥從之游得其指歸歷官祭酒善誘掖後進論辨之際雜以談笑無不厭其所得而學者皆師事之 夏四月辛丑朔我大明兵取英德州廣州又取嵩陝汝等州 五月庚午朔我大明兵取道州 六月癸丑我大明兵取全柳梧藤潭諸州及貴象鬱林等郡靜江廣西諸路皆降于 大明 秋七月癸酉元都紅氣滿空如火照人乙亥元都黑氣起百步內不見人 是月海南海北諸郡縣皆降于 大明 閏月 大明兵取衛輝彰德廣平二路左江右江諸路皆降于 大明 丁巳元詔擴廓帖木兒復封河南王仍中書左丞相統領見部軍馬由中道直抵

宋元通鑑卷五十五

十一

彰德衛輝太保中書右丞相也速統率大軍由東道水陸並進少保陝西行省左丞禿魯統率關陝諸軍東出潼關攻取河洛太尉平章政事李思齊統率軍馬南出七盤金商克復汴洛四道進兵相為犄角毋分彼此秦國公平章知院俺普平章瑄住等軍東西布列乘機掃殄太尉遼陽左丞也先不花郡王知院厚孫等軍捍禦海口藩屏畿輔太子愛猷識里達臘悉總天下兵馬具如前詔 壬戌白虹貫日 甲子元擴廓帖木兒自晉寧退守冀寧是日我 大明兵至通州元知樞密院事卜顏帖木兒力戰死之 乙

元通鑑卷一百五十七

十五

丑白虹貫日元始罷內府興造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為中書左丞同守京城 丙寅元主御清寧殿集三宮后妃太子太子妃同議避兵北行左丞相失列門知樞密院事黑厮官者趙伯顏不花以為不可行不聽伯顏不花慟哭諫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以死守奈何棄之臣等願率軍民出城拒戰願陛下固守京城卒不聽至夜半開建德門北奔陳祖仁為亂軍所害 八月庚午我 大明兵入元都元亡帖木兒不花慶童丁敬可郭允中死之洪武二年元主駐于應昌洪武二年四月丙戌元主殂于

應昌年五十一在位三十六年太尉完者使觀音奴奉梓宮北葬 五月癸卯我 大明兵襲應昌府元太子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弁寶玉皆被獲元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從數騎遁去我 太祖以元主知順天命謚曰順帝加其孫八剌為崇禮侯元十有四主凡一百六十二年自世祖至元十六年己卯滅宋混一至順帝至正丁未國亡實計八十九年 玉律曰自古國家其滅亡之道不一也曰女寵曰宦官曰權臣曰強藩此四者皆足以亡國而順帝蓋兼有之加以權綱之既弛智慮之益荒其亡也宜或劉基曰冬寒之淫必有陽春激滯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既衰九土靡沸鴟鵂狼顧之豪彌滿山澤萬姓魚喁無所籲告天乃命我 太祖皇帝肅將威武伐不道於是拾宋掇秦 元拔燕不數載而天下遂歸一統者天命有在也

元通鑑卷一百五十七

十五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七

宋元資治通鑑一百五十七卷

內府藏本

明薛應旂撰應旂有四書人物考已著錄是編續司馬光資治通鑑而作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嘗譏其孤陋寡聞如王偁李燕楊仲良徐夢莘劉時舉彭百川李心傳葉紹翁陳均徐自明諸家之書多未寓目并遼金二史亦削而不書惟道學宗派特詳爾今核其書大抵以商輅等通鑑綱目續編爲藍本而稍摭他書附益之於宋元二史未嘗參考其表志故於元豐之更官制至元之定賦法一切制度語多闕畧於本紀列傳亦未條貫凡一人兩傳一事互見者異同詳畧無所考證往往文繁而事複如永寧公主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請以金飾肩輿爲藝祖所戒旣載於開寶五年矣復見於開寶八年而訛爲永康公主丁謂誣謫冠準王曾疑其太重丁謂曰居停主人勿復言旣載於天禧四年矣復見於乾興元年越州升爲府旣載於建炎四年矣復見於紹興元年甚至真德秀兼宮教勸濟王孝敬以俟天命語一篇之中前後兩見其餘重沓竄易之誤不可枚舉所紀元事尤爲疎漏

惟所載道學諸人頗能採據諸家文集多出於正史之外然雜列制誥贈言寄札祭文鋪敘連篇有同家牒律以史法於例殊乖至於引用說部以補正史之闕者又不辨虛實徒求新異如載吳曦之誅云初曦未叛時嘗校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韓載雜襲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一人騎而垂鞭與已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爲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由是決云云其事雖見岳珂程史小說家無稽之語可入諸編年之史乎雖多亦奚以爲此之謂矣

甲子會紀五卷

〔明〕薛應旂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七年玄津草堂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甲子會紀

五卷》提要

甲子

皇明賜進士中憲大夫薛應旂撰

薛應旂曰余嘗觀昔人三皇二靈九頭循蜚

因提禪通諸紀豈不亦燦然備哉然言涉渾

沌玄遠難稽昔者孔子謂子貢曰渾沌氏之

治若余與汝奚足以知之是故司馬子長作

史記蘇子由述古史自黃義而上不道曰仲

尼不道也余不敏少嘗汎濫史籍苦於記憶

迨歸老山中頽然無事感甲子之易邁慨六

十而無聞間中取邵子皇極經世書覽以永

日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乃知黃帝

堯舜值已會之末而禹則當午會之初也黃

帝始造甲子其年次可考遂直以黃帝八年

甲子起以迄于今上下四千三百年間一覽

可知而人事推遷稍稍附其大畧嗣是于萬

斯年亦可知矣庶幾乎爲彰往察來之一助

云

甲子黃帝八年 土德王 初蚩尤作亂帝治五兵征之戰于涿鹿之野殺之 又與炎

帝子孫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志帝以雲紀官立六相立占天之官命大撓作甲子命容成作蓋天及調歷隸首作數伶倫造律樂後作十二鍾大容作咸池之樂帝作冕旒正衣裳又命官作器用作舟車作合宮作貨幣作內經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蠶畫野分州經土設井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 癸未三十	甲申三十	乙酉三十	丙戌四十	丁亥
四十	戊子四十	巳丑四十	庚寅四十	辛卯四十
五十	壬辰四十	癸巳四十	甲午四十	乙未四十
六十	丙申四十	丁酉四十	戊戌四十	巳亥四十
七十	壬寅四十	癸卯四十	甲辰四十	乙巳四十
八十	丙午四十	丁未四十	戊申四十	巳酉四十
九十	壬子四十	癸丑四十	甲寅四十	乙卯四十
六十	辛亥四十	壬子四十	癸丑四十	甲寅四十
七十	乙卯四十	丙辰四十	丁巳四十	戊午四十
八十	庚申四十	辛酉四十	壬戌四十	癸亥四十
右甲子三少昊十八年起				
甲子十八	乙丑十八	丙寅十八	丁卯十八	戊辰十八
二十	巳巳三十	庚午三十	辛未三十	壬申三十
三十	癸酉三十	甲戌三十	乙亥三十	丙子三十
四十	丁丑三十	戊寅三十	巳卯三十	庚辰三十
五十	壬巳三十	癸午三十	甲未三十	乙申三十
六十	丙戌三十	丁亥三十	戊子三十	巳丑三十
七十	壬寅三十	癸卯三十	甲辰三十	乙巳三十
八十	丙午三十	丁未三十	戊申三十	巳酉三十
九十	壬子三十	癸丑三十	甲寅三十	乙卯三十
六十	辛亥三十	壬子三十	癸丑三十	甲寅三十
七十	乙卯三十	丙辰三十	丁巳三十	戊午三十
八十	庚申三十	辛酉三十	壬戌三十	癸亥三十
右甲子三少昊十八年起				
甲子十八	乙丑十八	丙寅十八	丁卯十八	戊辰十八
二十	巳巳三十	庚午三十	辛未三十	壬申三十
三十	癸酉三十	甲戌三十	乙亥三十	丙子三十
四十	丁丑三十	戊寅三十	巳卯三十	庚辰三十
五十	壬巳三十	癸午三十	甲未三十	乙申三十
六十	丙戌三十	丁亥三十	戊子三十	巳丑三十
七十	壬寅三十	癸卯三十	甲辰三十	乙巳三十
八十	丙午三十	丁未三十	戊申三十	巳酉三十
九十	壬子三十	癸丑三十	甲寅三十	乙卯三十
六十	辛亥三十	壬子三十	癸丑三十	甲寅三十
七十	乙卯三十	丙辰三十	丁巳三十	戊午三十
八十	庚申三十	辛酉三十	壬戌三十	癸亥三十

二十	丙申二十	丁酉二十	戊戌二十	巳亥二十
三十	庚子三十	辛丑三十	壬寅三十	癸卯三十
四十	乙巳三十	丙午三十	丁未三十	戊申三十
五十	壬巳三十	癸午三十	甲未三十	乙申三十
六十	丙戌三十	丁亥三十	戊子三十	巳丑三十
七十	壬寅三十	癸卯三十	甲辰三十	乙巳三十
八十	丙午三十	丁未三十	戊申三十	巳酉三十
九十	壬子三十	癸丑三十	甲寅三十	乙卯三十
六十	辛亥三十	壬子三十	癸丑三十	甲寅三十
七十	乙卯三十	丙辰三十	丁巳三十	戊午三十
八十	庚申三十	辛酉三十	壬戌三十	癸亥三十
右甲子四少昊七年起				
甲子十四	乙丑十四	丙寅十四	丁卯十四	戊辰十四
二十	巳巳三十	庚午三十	辛未三十	壬申三十
三十	癸酉三十	甲戌三十	乙亥三十	丙子三十
四十	丁丑三十	戊寅三十	巳卯三十	庚辰三十
五十	壬巳三十	癸午三十	甲未三十	乙申三十
六十	丙戌三十	丁亥三十	戊子三十	巳丑三十
七十	壬寅三十	癸卯三十	甲辰三十	乙巳三十
八十	丙午三十	丁未三十	戊申三十	巳酉三十
九十	壬子三十	癸丑三十	甲寅三十	乙卯三十
六十	辛亥三十	壬子三十	癸丑三十	甲寅三十
七十	乙卯三十	丙辰三十	丁巳三十	戊午三十
八十	庚申三十	辛酉三十	壬戌三十	癸亥三十
右甲子四少昊七年起				
甲子十四	乙丑十四	丙寅十四	丁卯十四	戊辰十四
二十	巳巳三十	庚午三十	辛未三十	壬申三十
三十	癸酉三十	甲戌三十	乙亥三十	丙子三十
四十	丁丑三十	戊寅三十	巳卯三十	庚辰三十
五十	壬巳三十	癸午三十	甲未三十	乙申三十
六十	丙戌三十	丁亥三十	戊子三十	巳丑三十
七十	壬寅三十	癸卯三十	甲辰三十	乙巳三十
八十	丙午三十	丁未三十	戊申三十	巳酉三十
九十	壬子三十	癸丑三十	甲寅三十	乙卯三十
六十	辛亥三十	壬子三十	癸丑三十	甲寅三十
七十	乙卯三十	丙辰三十	丁巳三十	戊午三十
八十	庚申三十	辛酉三十	壬戌三十	癸亥三十

癸亥十	右甲子大堯二十一年 高辛四十年
甲子十一	堯二十二年
乙丑十二	丙寅三十
丙寅四十	丁卯四十
戊辰五十	巳巳六十
庚午七十	辛未八十
壬申九十	癸酉三十
甲戌三十一	乙亥三十
丙子三十	丁丑三十
戊寅三十	巳卯六十
庚辰七十	辛巳八十
壬午九十	癸未四十
甲申四十一	乙酉四十
丙戌四十	丁亥四十
戊子五十	巳丑六十
庚寅四十	辛卯八十
壬辰九十	癸巳五十
帝遊於康衢	甲午五十
乙未五十	丙申五十
丁酉五十	戊戌五十
己巳六十	庚子六十
辛丑八十	壬寅九十
癸卯六十	甲辰六十一
洪水咨	乙巳六十
丙午六十	丁未六十
戊申六十	巳酉六十
庚戌六十	辛亥六十
壬子六十九	續用弗成
癸丑七十	舜登庸
甲寅七十	乙卯七十二
納舜于大麓使禹平水	丙辰七十三
土益掌火棄教民播種契爲司徒	丁巳七十四
此舜攝	戊午七十五
受終于文祖攝位	巳未七十
箕三危	庚申七十
辛酉七十	壬戌八十
癸亥八十	禹治水成功

右甲子七 堯二十一年 起至八十一年

甲子 堯八十一 肇十有二 乙丑 八十 丙寅 八十

三 丁卯 八十 戊辰 八十 巳巳 八十 庚午 八十 辛

未 八十 壬申 八十 癸酉 九十 甲戌 九十 乙亥 九十

丙子 九十 丁丑 九十 戊寅 九十 巳卯 九十 庚辰

九十 辛巳 九十 壬午 九十 癸未 一百 帝 甲申

七十 辛巳 八十 壬午 九十 癸未 一百 帝 甲申

位服喪 巳酉 二 舜避于南河 丙戌 天子位改

元 月正元日格于文祖 都蒲坂 號有虞氏 巡狩四

伯 丁亥 戊子 考績 巳丑 庚寅 七 韶樂成 辛

卯 八 巡狩 壬辰 九 作大 癸巳 十 甲午 十一 三

明庶績 咸熙 乙未 二十 丙申 三十 丁酉 四十 戊戌 五十

亥 十六 帝作歌 庚子 十七 帝載歌 辛丑 十八 叙惟歌 九 壬寅 十九

癸卯 二十 甲辰 二十一 乙巳 二十二 丙午 二十三 丁未 二十四

戊申 二十五 巳酉 二十六 庚戌 二十七 辛亥 二十八 壬

子 二十九 癸丑 三十 甲寅 三十一 乙卯 三十二 丙辰 三十三

丁巳 三十四 帝命禹總師禹受命 正 戊午 三十五

五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率百官 巳未 三十六

若帝之初 帝命禹叙洪範九疇 巳未 三十六

庚申 三十七 帝命禹叙洪範九疇 巳未 三十六

辛酉 三十八 壬戌 三十九 癸亥 四十

右甲子八 堯四十年 起至八十年

甲子 舜四十一 乙丑 四十二 丙寅 四十三 丁卯 四十四 戊辰

四十五 巳巳 四十六 庚午 四十七 辛未 四十八 壬申 四十九

癸酉 五十 舜 甲戌 禹 乙亥 二 禹避于陽丙

子 三 春正月禹即位 改元 都 丁丑 陶 卒

薦益于天 是年 戊寅 考功 巳卯 六 庚辰 七

禹九十四 有 癸未 十 東遷至會稽 防風

辛巳 八 壬午 九 癸未 十 東遷至會稽 防風

位 甲申 啓 大 戰 于 甘 乙酉 二 丙戌 三 丁亥 四 戊

子 五 巳丑 六 庚寅 七 辛卯 八 壬辰 九 啓 崩 子

癸巳 是 太康 一 甲午 二 乙未 三 丙申 四 丁酉 五

戊戌 六 巳亥 七 庚子 八 辛丑 九 壬寅 十 癸卯 十一

甲辰 十二 乙巳 十三 丙午 十四 丁未 十五 戊申 十六 巳酉 十七

庚戌 十八 辛亥 十九 有 窮 后 羿 拒 于 河 五 第 御 母 以 從

遂 都 壬子 二十 癸丑 二十一 甲寅 二十二 乙卯 二十三 丙

辰 二十四 丁巳 二十五 戊午 二十六 巳未 二十七 庚申 二十八

八 辛酉 二十九 太康 崩 壬戌 仲康 一 是 歲

海 命 胤 侯 掌 六 師 季 秋 月 朔 辰 弗 集 癸亥 二

千 房 義 和 康 職 胤 侯 承 王 命 征 義 和 癸亥 二

右甲子九 康二十九年 仲康 二年 太

康二十九年 仲康 二年 太

三十丁丑三十	戊寅三十	巳卯三十	庚辰三十
辛巳四十	壬午少康一	癸未二	甲申三
乙酉四	丙戌五	丁亥六	戊子七
己丑八	庚寅九	辛卯十	壬辰十一
癸巳十二	甲午十三	乙未十四	丙申十五
丁酉十六	戊戌十七	己亥十八	庚子十九
辛丑二十	壬寅二十一	癸卯二十二	甲辰二十三
乙巳二十四	丙午二十五	丁未二十六	戊申二十七
己酉二十八	庚戌二十九	辛亥三十	壬子三十一
癸丑三十二	甲寅三十三	乙卯三十四	丙辰三十五
丁巳三十六	戊午三十七	己未三十八	庚申三十九
辛酉四十	壬戌四十一	癸亥四十二	甲子四十三
乙丑四十四	丙寅四十五	丁卯四十六	戊辰四十七
己巳四十八	庚午四十九	辛未五十	壬申五十一
癸酉五十二	甲戌五十三	乙亥五十四	丙子五十五
丁丑五十六	戊寅五十七	己卯五十八	庚辰五十九
辛巳六十	壬午六十一	癸未六十二	甲申六十三
乙酉六十四	丙戌六十五	丁亥六十六	戊子六十七
己丑六十八	庚寅六十九	辛卯七十	壬辰七十一
癸巳七十二	甲午七十三	乙未七十四	丙申七十五
丁酉七十六	戊戌七十七	己亥七十八	庚子七十九
辛丑八十	壬寅八十一	癸卯八十二	甲辰八十三
乙巳八十四	丙午八十五	丁未八十六	戊申八十七
己酉八十八	庚戌八十九	辛亥九十	壬子九十一
癸丑九十二	甲寅九十三	乙卯九十四	丙辰九十五
丁巳九十六	戊午九十七	己未九十八	庚申九十九
辛酉一百	壬戌一百一	癸亥一百二	甲子一百三
乙丑一百四	丙寅一百五	丁卯一百六	戊辰一百七
己巳一百八	庚午一百九	辛未一百十	壬申一百一
癸酉一百二	甲戌一百三	乙亥一百四	丙子一百五
丁丑一百六	戊寅一百七	己卯一百八	庚辰一百九
辛巳一百十	壬午一百一	癸未一百二	甲申一百三
乙酉一百四	丙戌一百五	丁亥一百六	戊子一百七
己丑一百八	庚寅一百九	辛卯一百十	壬辰一百一
癸巳一百十二	甲午一百十三	乙未一百十四	丙申一百十五
丁酉一百十六	戊戌一百十七	己亥一百十八	庚子一百十九
辛丑一百二十	壬寅一百二十一	癸卯一百二十二	甲辰一百二十三
乙巳一百二十四	丙午一百二十五	丁未一百二十六	戊申一百二十七
己酉一百二十八	庚戌一百二十九	辛亥一百三十	壬子一百三十一
癸丑一百三十二	甲寅一百三十三	乙卯一百三十四	丙辰一百三十五
丁巳一百三十六	戊午一百三十七	己未一百三十八	庚申一百三十九
辛酉一百四十	壬戌一百四十一	癸亥一百四十二	甲子一百四十三
乙丑一百四十四	丙寅一百四十五	丁卯一百四十六	戊辰一百四十七
己巳一百四十八	庚午一百四十九	辛未一百五十	壬申一百五十一
癸酉一百五十二	甲戌一百五十三	乙亥一百五十四	丙子一百五十五
丁丑一百五十六	戊寅一百五十七	己卯一百五十八	庚辰一百五十九
辛巳一百六十	壬午一百六十一	癸未一百六十二	甲申一百六十三
乙酉一百六十四	丙戌一百六十五	丁亥一百六十六	戊子一百六十七
己丑一百六十八	庚寅一百六十九	辛卯一百七十	壬辰一百七十一
癸巳一百七十二	甲午一百七十三	乙未一百七十四	丙申一百七十五
丁酉一百七十六	戊戌一百七十七	己亥一百七十八	庚子一百七十九
辛丑一百八十	壬寅一百八十一	癸卯一百八十二	甲辰一百八十三
乙巳一百八十四	丙午一百八十五	丁未一百八十六	戊申一百八十七
己酉一百八十八	庚戌一百八十九	辛亥一百九十	壬子一百九十一
癸丑一百九十二	甲寅一百九十三	乙卯一百九十四	丙辰一百九十五
丁巳一百九十六	戊午一百九十七	己未一百九十八	庚申一百九十九
辛酉二百	壬戌二百一	癸亥二百二	甲子二百三
乙丑二百四	丙寅二百五	丁卯二百六	戊辰二百七
己巳二百八	庚午二百九	辛未二百十	壬申二百一
癸酉二百二	甲戌二百三	乙亥二百四	丙子二百五
丁丑二百六	戊寅二百七	己卯二百八	庚辰二百九
辛巳三百	壬午三百一	癸未三百二	甲申三百三
乙酉三百四	丙戌三百五	丁亥三百六	戊子三百七
己丑三百八	庚寅三百九	辛卯三百十	壬辰三百一
癸巳三百十二	甲午三百十三	乙未三百十四	丙申三百十五
丁酉三百十六	戊戌三百十七	己亥三百十八	庚子三百十九
辛丑三百二十	壬寅三百二十一	癸卯三百二十二	甲辰三百二十三
乙巳三百二十四	丙午三百二十五	丁未三百二十六	戊申三百二十七
己酉三百二十八	庚戌三百二十九	辛亥三百三十	壬子三百三十一
癸丑三百三十二	甲寅三百三十三	乙卯三百三十四	丙辰三百三十五
丁巳三百三十六	戊午三百三十七	己未三百三十八	庚申三百三十九
辛酉三百四十	壬戌三百四十一	癸亥三百四十二	甲子三百四十三
乙丑三百四十四	丙寅三百四十五	丁卯三百四十六	戊辰三百四十七
己巳三百四十八	庚午三百四十九	辛未三百五十	壬申三百五十一
癸酉三百五十二	甲戌三百五十三	乙亥三百五十四	丙子三百五十五
丁丑三百五十六	戊寅三百五十七	己卯三百五十八	庚辰三百五十九
辛巳三百六十	壬午三百六十一	癸未三百六十二	甲申三百六十三
乙酉三百六十四	丙戌三百六十五	丁亥三百六十六	戊子三百六十七
己丑三百六十八	庚寅三百六十九	辛卯三百七十	壬辰三百七十一
癸巳三百七十二	甲午三百七十三	乙未三百七十四	丙申三百七十五
丁酉三百七十六	戊戌三百七十七	己亥三百七十八	庚子三百七十九
辛丑三百八十	壬寅三百八十一	癸卯三百八十二	甲辰三百八十三
乙巳三百八十四	丙午三百八十五	丁未三百八十六	戊申三百八十七
己酉三百八十八	庚戌三百八十九	辛亥三百九十	壬子三百九十一
癸丑三百九十二	甲寅三百九十三	乙卯三百九十四	丙辰三百九十五

甲子孔甲二十乙丑二十四丙寅二十五丁卯二十六戊辰二十七商主癸生子履後爲成湯巳二十八庚午二十九辛未三十壬申三十一王癸癸酉一甲戌二乙亥三丙子四丁丑五戊寅六巳卯七庚辰八辛巳九壬午十癸未十一王崩子發踐位甲申發一諸夷賓乙酉二丙戌三丁亥四戊子五巳丑六庚寅七辛卯八壬辰九癸巳十甲午十一乙未十二丙申十三丁酉十四戊戌十五巳亥十六庚子十七辛丑十八壬寅十九王崩子發踐位癸卯一甲辰二乙巳三丙午四丁未五是爲桀

甲子金鑑卷一

五戊申六巳酉七庚戌八辛亥九壬子十癸丑十一甲寅十二乙卯十三丙辰十四丁巳十五戊午十六巳未十七庚申十八辛酉十九壬戌二十癸亥二十一甲子二十二乙丑二十三丙寅二十四丁卯二十五戊辰二十六巳巳二十七庚午二十八辛未二十九壬申三十癸酉三十一甲戌三十二乙亥三十三丙子三十四丁丑三十五戊寅三十六巳卯三十七庚辰三十八辛巳三十九壬午四十癸未四十一甲申四十二乙酉四十三丙戌四十四丁亥四十五戊子四十六巳丑四十七庚寅四十八辛卯四十九壬辰五十癸巳五十一甲午五十二乙未五十三丙申五十四丁酉五十五戊戌五十六巳亥五十七庚子五十八辛丑五十九壬寅六十癸卯六十一甲辰六十二乙巳六十三丙午六十四丁未六十五戊申六十六巳酉六十七庚戌六十八辛亥六十九壬子七十癸丑七十一甲寅七十二乙卯七十三丙辰七十四丁巳七十五戊午七十六巳未七十七庚申七十八辛酉七十九壬戌八十癸亥八十一甲子八十二乙丑八十三丙寅八十四丁卯八十五戊辰八十六巳巳八十七庚午八十八辛未八十九壬申九十癸酉九十一甲戌九十二乙亥九十三丙子九十四丁丑九十五戊寅九十六巳卯九十七庚辰九十八辛巳九十九壬午一百癸未一百一甲申一百二乙酉一百三丙戌一百四丁亥一百五戊子一百六巳丑一百七庚寅一百八辛卯一百九壬辰一百十癸巳一百一十一甲午一百一十二乙未一百一十三丙申一百一十四丁酉一百一十五戊戌一百一十六巳亥一百一十七庚子一百一十八辛丑一百一十九壬寅一百二十癸卯一百二十一甲辰一百二十二乙巳一百二十三丙午一百二十四丁未一百二十五戊申一百二十六巳酉一百二十七庚戌一百二十八辛亥一百二十九壬子一百三十癸丑一百三十一甲寅一百三十二乙卯一百三十三丙辰一百三十四丁巳一百三十五戊午一百三十六巳未一百三十七庚申一百三十八辛酉一百三十九壬戌一百四十癸亥一百四十一甲子一百四十二乙丑一百四十三丙寅一百四十四丁卯一百四十五戊辰一百四十六巳巳一百四十七庚午一百四十八辛未一百四十九壬申一百五十癸酉一百五十一甲戌一百五十二乙亥一百五十三丙子一百五十四丁丑一百五十五戊寅一百五十六巳卯一百五十七庚辰一百五十八辛巳一百五十九壬午一百六十癸未一百六十一甲申一百六十二乙酉一百六十三丙戌一百六十四丁亥一百六十五戊子一百六十六巳丑一百六十七庚寅一百六十八辛卯一百六十九壬辰一百七十癸巳一百七十一甲午一百七十二乙未一百七十三丙申一百七十四丁酉一百七十五戊戌一百七十六巳亥一百七十七庚子一百七十八辛丑一百七十九壬寅一百八十癸卯一百八十一甲辰一百八十二乙巳一百八十三丙午一百八十四丁未一百八十五戊申一百八十六巳酉一百八十七庚戌一百八十八辛亥一百八十九壬子一百九十癸丑一百九十一甲寅一百九十二乙卯一百九十三丙辰一百九十四丁巳一百九十五戊午一百九十六巳未一百九十七庚申一百九十八辛酉一百九十九壬戌二百癸亥二百一甲子二百二乙丑二百三丙寅二百四丁卯二百五戊辰二百六巳巳二百七庚午二百八辛未二百九壬申二百十癸酉二百一十一甲戌二百一十二乙亥二百一十三丙子二百一十四丁丑二百一十五戊寅二百一十六巳卯二百一十七庚辰二百一十八辛巳二百一十九壬午二百二十癸未二百二十一甲申二百二十二乙酉二百二十三丙戌二百二十四丁亥二百二十五戊子二百二十六巳丑二百二十七庚寅二百二十八辛卯二百二十九壬辰二百三十癸巳二百三十一甲午二百三十二乙未二百三十三丙申二百三十四丁酉二百三十五戊戌二百三十六巳亥二百三十七庚子二百三十八辛丑二百三十九壬寅二百四十癸卯二百四十一甲辰二百四十二乙巳二百四十三丙午二百四十四丁未二百四十五戊申二百四十六巳酉二百四十七庚戌二百四十八辛亥二百四十九壬子二百五十癸丑二百五十一甲寅二百五十二乙卯二百五十三丙辰二百五十四丁巳二百五十五戊午二百五十六巳未二百五十七庚申二百五十八辛酉二百五十九壬戌二百六十癸亥二百六十一甲子二百六十二乙丑二百六十三丙寅二百六十四丁卯二百六十五戊辰二百六十六巳巳二百六十七庚午二百六十八辛未二百六十九壬申二百七十癸酉二百七十一甲戌二百七十二乙亥二百七十三丙子二百七十四丁丑二百七十五戊寅二百七十六巳卯二百七十七庚辰二百七十八辛巳二百七十九壬午二百八十癸未二百八十一甲申二百八十二乙酉二百八十三丙戌二百八十四丁亥二百八十五戊子二百八十六巳丑二百八十七庚寅二百八十八辛卯二百八十九壬辰二百九十癸巳二百九十一甲午二百九十二乙未二百九十三丙申二百九十四丁酉二百九十五戊戌二百九十六巳亥二百九十七庚子二百九十八辛丑二百九十九壬寅三百癸卯三百一甲辰三百二乙巳三百三丙午三百四丁未三百五戊申三百六巳酉三百七庚戌三百八辛亥三百九壬子四百癸丑四百一甲寅四百二乙卯四百三丙辰四百四丁巳四百五戊午四百六巳未四百七庚申四百八辛酉四百九壬戌五百癸亥五百一甲子五百二乙丑五百三丙寅五百四丁卯五百五戊辰五百六巳巳五百七庚午五百八辛未五百九壬申六百癸酉六百一甲戌六百二乙亥六百三丙子六百四丁丑六百五戊寅六百六巳卯六百七庚辰六百八辛巳六百九壬午七百癸未七百一甲申七百二乙酉七百三丙戌七百四丁亥七百五戊子七百六巳丑七百七庚寅七百八辛卯七百九壬辰八百癸巳八百一甲午八百二乙未八百三丙申八百四丁酉八百五戊戌八百六巳亥八百七庚子八百八辛丑八百九壬寅九百癸卯九百一甲辰九百二乙巳九百三丙午九百四丁未九百五戊申九百六巳酉九百七庚戌九百八辛亥九百九壬子一千癸丑一千一甲寅一千二乙卯一千三丙辰一千四丁巳一千五戊午一千六巳未一千七庚申一千八辛酉一千九壬戌二千癸亥二千一甲子二千二乙丑二千三丙寅二千四丁卯二千五戊辰二千六巳巳二千七庚午二千八辛未二千九壬申三千癸酉三千一甲戌三千二乙亥三千三丙子三千四丁丑三千五戊寅三千六

三十 壬午 夏復歸丁毫 伊尹醜 癸未 四十 甲申 二十	九 巳 夏臺 乙酉 四十 丙戌 四十 丁亥 四十 戊子 四十	六 巳 丑 四十 庚寅 四十 辛卯 四十 壬辰 五十 癸巳	五 十一 鑿池為夜宮男女雜 虜太史令終古諫不聽出奔商 甲午 五十二 乙未 湯一 伐桀放 丙申 二大 丁酉 三大 旱 築死于亭山 夏	戊 戌 之金鑄幣賑民 巳亥 五大 庚子 六大 辛丑 林以六事自責雨 壬寅 八 癸卯 九 甲辰 十 乙巳	巳 一 丙午 二 丁未 十三 王崩嫡孫太甲踐位 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丁之子太甲孟子曰外 丙二年仲壬四年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	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太甲差長故立之 此考據之言也史記謬誤而趙岐蔡沉則又因 史記之 戊申 太甲一 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 言也 干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百官集 巳以聽冢宰 伊尹乃明言烈祖 巳酉 在桐宮 之德以訓于王 王祖桐宮居憂 巳酉 在桐宮 庚戌 三 十有二月朔伊尹 辛亥 四 壬子 五 癸丑 六 甲寅 七 乙卯 八 丙辰 九 丁巳 十 戊午 十一 巳未 十二 庚申 十三 辛酉 十四 壬戌 十五 癸亥 十六 甲子 十七 乙丑 十八 丙寅 十九 丁卯 二十 戊辰 二十一 巳巳 二十二 庚午 二十三 辛未 二十四 壬申 二十五 癸酉 二十六 甲戌 二十七 乙亥 二十八 丙子 二十九 丁丑 三十 戊寅 三十一 巳巳 三十二 庚辰 三十三 辛巳 三十四 壬午 三十五 癸未 三十六 甲申 三十七 乙酉 三十八 丙戌 三十九 丁亥 四十 戊子 四十一 巳巳 四十二 庚丑 四十三 辛卯 四十四 壬辰 四十五 癸巳 四十六 甲午 四十七 乙未 四十八 丙申 四十九 丁酉 五十 戊戌 五十一 巳巳 五十二 庚亥 五十三 辛子 五十四 壬丑 五十五 癸寅 五十六 甲卯 五十七 乙辰 五十八 丙巳 五十九 丁午 六十 戊未 六十一 巳巳 六十二 庚申 六十三 辛酉 六十四 壬戌 六十五 癸亥 六十六 甲子 六十七 乙丑 六十八 丙寅 六十九 丁卯 七十 戊辰 七十一 巳巳 七十二 庚巳 七十三 辛午 七十四 壬未 七十五 癸申 七十六 甲午 七十七 乙未 七十八 丙申 七十九 丁酉 八十 戊戌 八十一 巳巳 八十二 庚亥 八十三 辛酉 八十四 壬戌 八十五 癸亥 八十六 甲子 八十七 乙丑 八十八 丙寅 八十九 丁卯 九十 戊辰 九十一 巳巳 九十二 庚巳 九十三 辛午 九十四 壬未 九十五 癸申 九十六 甲午 九十七 乙未 九十八 丙申 九十九 丁酉 一百 戊戌 一百一 巳巳 一百一十二 庚亥 一百一十三 辛酉 一百一十四 壬戌 一百一十五 癸亥 一百一十六 甲子 一百一十七 乙丑 一百一十八 丙寅 一百一十九 丁卯 一百二十 戊辰 一百二十一 巳巳 一百二十二 庚巳 一百二十三 辛午 一百二十四 壬未 一百二十五 癸申 一百二十六 甲午 一百二十七 乙未 一百二十八 丙申 一百二十九 丁酉 一百三十 戊戌 一百三十一 巳巳 一百三十二 庚亥 一百三十三 辛酉 一百三十四 壬戌 一百三十五 癸亥 一百三十六 甲子 一百三十七 乙丑 一百三十八 丙寅 一百三十九 丁卯 一百四十 戊辰 一百四十一 巳巳 一百四十二 庚巳 一百四十三 辛午 一百四十四 壬未 一百四十五 癸申 一百四十六 甲午 一百四十七 乙未 一百四十八 丙申 一百四十九 丁酉 一百五十 戊戌 一百五十一 巳巳 一百五十二 庚亥 一百五十三 辛酉 一百五十四 壬戌 一百五十五 癸亥 一百五十六 甲子 一百五十七 乙丑 一百五十八 丙寅 一百五十九 丁卯 一百六十 戊辰 一百六十一 巳巳 一百六十二 庚巳 一百六十三 辛午 一百六十四 壬未 一百六十五 癸申 一百六十六 甲午 一百六十七 乙未 一百六十八 丙申 一百六十九 丁酉 一百七十 戊戌 一百七十一 巳巳 一百七十二 庚亥 一百七十三 辛酉 一百七十四 壬戌 一百七十五 癸亥 一百七十六 甲子 一百七十七 乙丑 一百七十八 丙寅 一百七十九 丁卯 一百八十 戊辰 一百八十一 巳巳 一百八十二 庚巳 一百八十三 辛午 一百八十四 壬未 一百八十五 癸申 一百八十六 甲午 一百八十七 乙未 一百八十八 丙申 一百八十九 丁酉 一百九十 戊戌 一百九十一 巳巳 一百九十二 庚亥 一百九十三 辛酉 一百九十四 壬戌 一百九十五 癸亥 一百九十六 甲子 一百九十七 乙丑 一百九十八 丙寅 一百九十九 丁卯 二百 戊辰 二百一 巳巳 二百一十二 庚巳 二百一十三 辛午 二百一十四 壬未 二百一十五 癸申 二百一十六 甲午 二百一十七 乙未 二百一十八 丙申 二百一十九 丁酉 二百二十 戊戌 二百二十一 巳巳 二百二十二 庚巳 二百二十三 辛午 二百二十四 壬未 二百二十五 癸申 二百二十六 甲午 二百二十七 乙未 二百二十八 丙申 二百二十九 丁酉 二百三十 戊戌 二百三十一 巳巳 二百三十二 庚巳 二百三十三 辛午 二百三十四 壬未 二百三十五 癸申 二百三十六 甲午 二百三十七 乙未 二百三十八 丙申 二百三十九 丁酉 二百四十 戊戌 二百四十一 巳巳 二百四十二 庚巳 二百四十三 辛午 二百四十四 壬未 二百四十五 癸申 二百四十六 甲午 二百四十七 乙未 二百四十八 丙申 二百四十九 丁酉 二百五十 戊戌 二百五十一 巳巳 二百五十二 庚巳 二百五十三 辛午 二百五十四 壬未 二百五十五 癸申 二百五十六 甲午 二百五十七 乙未 二百五十八 丙申 二百五十九 丁酉 二百六十 戊戌 二百六十一 巳巳 二百六十二 庚巳 二百六十三 辛午 二百六十四 壬未 二百六十五 癸申 二百六十六 甲午 二百六十七 乙未 二百六十八 丙申 二百六十九 丁酉 二百七十 戊戌 二百七十一 巳巳 二百七十二 庚巳 二百七十三 辛午 二百七十四 壬未 二百七十五 癸申 二百七十六 甲午 二百七十七 乙未 二百七十八 丙申 二百七十九 丁酉 二百八十 戊戌 二百八十一 巳巳 二百八十二 庚巳 二百八十三 辛午 二百八十四 壬未 二百八十五 癸申 二百八十六 甲午 二百八十七 乙未 二百八十八 丙申 二百八十九 丁酉 二百九十 戊戌 二百九十一 巳巳 二百九十二 庚巳 二百九十三 辛午 二百九十四 壬未 二百九十五 癸申 二百九十六 甲午 二百九十七 乙未 二百九十八 丙申 二百九十九 丁酉 三百 戊戌 三百一 巳巳 三百一十二 庚巳 三百一十三 辛午 三百一十四 壬未 三百一十五 癸申 三百一十六 甲午 三百一十七 乙未 三百一十八 丙申 三百一十九 丁酉 三百二十 戊戌 三百二十一 巳巳 三百二十二 庚巳 三百二十三 辛午 三百二十四 壬未 三百二十五 癸申 三百二十六 甲午 三百二十七 乙未 三百二十八 丙申 三百二十九 丁酉 三百三十 戊戌 三百三十一 巳巳 三百三十二 庚巳 三百三十三 辛午 三百三十四 壬未 三百三十五 癸申 三百三十六 甲午 三百三十七 乙未 三百三十八 丙申 三百三十九 丁酉 三百四十 戊戌 三百四十一 巳巳 三百四十二 庚巳 三百四十三 辛午 三百四十四 壬未 三百四十五 癸申 三百四十六 甲午 三百四十七 乙未 三百四十八 丙申 三百四十九 丁酉 三百五十 戊戌 三百五十一 巳巳 三百五十二 庚巳 三百五十三 辛午 三百五十四 壬未 三百五十五 癸申 三百五十六 甲午 三百五十七 乙未 三百五十八 丙申 三百五十九 丁酉 三百六十 戊戌 三百六十一 巳巳 三百六十二 庚巳 三百六十三 辛午 三百六十四 壬未 三百六十五 癸申 三百六十六 甲午 三百六十七 乙未 三百六十八 丙申 三百六十九 丁酉 三百七十 戊戌 三百七十一 巳巳 三百七十二 庚巳 三百七十三 辛午 三百七十四 壬未 三百七十五 癸申 三百七十六 甲午 三百七十七 乙未 三百七十八 丙申 三百七十九 丁酉 三百八十 戊戌 三百八十一 巳巳 三百八十二 庚巳 三百八十三 辛午 三百八十四 壬未 三百八十五 癸申 三百八十六 甲午 三百八十七 乙未 三百八十八 丙申 三百八十九 丁酉 三百九十 戊戌 三百九十一 巳巳 三百九十二 庚巳 三百九十三 辛午 三百九十四 壬未 三百九十五 癸申 三百九十六 甲午 三百九十七 乙未 三百九十八 丙申 三百九十九 丁酉 四百 戊戌 四百一 巳巳 四百一十二 庚巳 四百一十三 辛午 四百一十四 壬未 四百一十五 癸申 四百一十六 甲午 四百一十七 乙未 四百一十八 丙申 四百一十九 丁酉 四百二十 戊戌 四百二十一 巳巳 四百二十二 庚巳 四百二十三 辛午 四百二十四 壬未 四百二十五 癸申 四百二十六 甲午 四百二十七 乙未 四百二十八 丙申 四百二十九 丁酉 四百三十 戊戌 四百三十一 巳巳 四百三十二 庚巳 四百三十三 辛午 四百三十四 壬未 四百三十五 癸申 四百三十六 甲午 四百三十七 乙未 四百三十八 丙申 四百三十九 丁酉 四百四十 戊戌 四百四十一 巳巳 四百四十二 庚巳 四百四十三 辛午 四百四十四 壬未 四百四十五 癸申 四百四十六 甲午 四百四十七 乙未 四百四十八 丙申 四百四十九 丁酉 四百五十 戊戌 四百五十一 巳巳 四百五十二 庚巳 四百五十三 辛午 四百五十四 壬未 四百五十五 癸申 四百五十六 甲午 四百五十七 乙未 四百五十八 丙申 四百五十九 丁酉 四百六十 戊戌 四百六十一
--	--	---	--	--	---	--

申十七乙酉八丙戌九丁亥十戊子十一己丑十二	庚寅三十辛卯四十壬辰二十五 <small>國亂祖丁之子陽</small>	甲癸巳 <small>陽甲一殷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small>	是諸侯甲午二乙未三丙申四丁酉五戊戌六	莫朝	己亥 <small>七陽甲崩</small> 庚子 <small>盤庚一後歸于亳</small> 辛丑	二壬寅三癸卯四甲辰五乙巳六丙午七丁未	八戊申九己酉十庚戌十一辛亥十二壬子十三癸丑	十四甲寅十五乙卯十六丙辰十七丁巳十八戊午十九己未	二十庚申二十一辛酉二十二壬戌二十三癸亥二十四	右甲子二十二 <small>祖丁四年南庚三十五年</small>	甲子 <small>盤庚二</small> 乙丑 <small>二十</small> 丙寅 <small>二十</small> 丁卯 <small>二十八</small>	第五 <small>小戊辰</small> 殷復衰己巳二庚午三辛未四壬申	五癸酉六甲戌七乙亥八丙子九丁丑十戊寅	十一己卯十二庚辰十三辛巳十四壬午十五癸未十六甲申	十七乙酉十八丙戌十九丁亥二十戊子 <small>二十一崩</small> 乙丑 <small>十一</small>	已丑 <small>十一</small> 庚寅二辛卯三壬辰四癸巳五甲午	六乙未七丙申八丁酉九戊戌十己亥十一庚子	十二辛丑十三壬寅十四癸卯十五甲辰十六乙巳十七丙午
----------------------	--------------------------------------	-----------------------------------	--------------------	----	---	--------------------	-----------------------	--------------------------	------------------------	----------------------------------	---	--------------------------------------	--------------------	--------------------------	---	-------------------------------------	---------------------	--------------------------

十八丁未十九戊申二十己酉二十一庚戌二十二辛亥二十三	壬子二十四癸丑二十五甲寅二十六 <small>遷于岐改號周</small>	乙卯二十七丙辰二十八 <small>小乙</small> 丁巳 <small>武丁</small> 戊午 <small>武丁</small>	己未 <small>武丁</small> 庚申 <small>武丁</small> 辛酉 <small>武丁</small> 壬戌 <small>武丁</small> 癸亥 <small>武丁</small>	右甲子二十三 <small>盤庚四年小辛二十一年</small>	甲子 <small>武丁</small> 乙丑 <small>九</small> 丙寅 <small>十</small> 丁卯 <small>十一</small> 戊辰 <small>十二</small> 己巳 <small>十三</small>	庚午 <small>十四</small> 辛未 <small>十五</small> 壬申 <small>十六</small> 癸酉 <small>十七</small> 甲戌 <small>十八</small> 乙亥 <small>十九</small>	丙子 <small>二十</small> 丁丑 <small>二十一</small> 戊寅 <small>二十二</small> 己卯 <small>二十三</small> 庚辰 <small>二十四</small>	二十辛巳二十五壬午六十癸未七十甲申八十	乙酉九十丙戌十丁亥十一戊子十二己丑	三十庚寅四十辛卯五十壬辰六十癸巳七十	甲午八十乙未九十丙申四十丁酉一戊戌四十	二己亥四十庚子四十辛丑五十壬寅六十癸	卯七十甲辰八十乙巳九十丙午五十丁未六十	戊申五十己酉五十庚戌五十辛亥五十壬子	六十癸丑五十甲寅五十乙卯五十丙辰五十丁巳	戊午五十己未五十庚申五十辛酉五十壬戌五十	癸亥五十	右庚子二十三 <small>盤庚四年小辛二十一年</small>	甲子 <small>武丁</small> 乙丑 <small>九</small> 丙寅 <small>十</small> 丁卯 <small>十一</small> 戊辰 <small>十二</small> 己巳 <small>十三</small>	庚午 <small>十四</small> 辛未 <small>十五</small> 壬申 <small>十六</small> 癸酉 <small>十七</small> 甲戌 <small>十八</small> 乙亥 <small>十九</small>	丙子 <small>二十</small> 丁丑 <small>二十一</small> 戊寅 <small>二十二</small> 己卯 <small>二十三</small> 庚辰 <small>二十四</small>	二十辛巳二十五壬午六十癸未七十甲申八十	乙酉九十丙戌十丁亥十一戊子十二己丑	三十庚寅四十辛卯五十壬辰六十癸巳七十	甲午八十乙未九十丙申四十丁酉一戊戌四十	二己亥四十庚子四十辛丑五十壬寅六十癸	卯七十甲辰八十乙巳九十丙午五十丁未六十	戊申五十己酉五十庚戌五十辛亥五十壬子	六十癸丑五十甲寅五十乙卯五十丙辰五十丁巳	戊午五十己未五十庚申五十辛酉五十壬戌五十	癸亥五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未四庚申五辛酉六壬戌七祖庚崩癸亥祖甲

道復衰

右甲子二十四武丁五十二年祖庚七年

甲子二祖甲乙丑三丙寅四丁卯五戊辰六巳巳

七庚午八辛未九壬申十癸酉十一甲戌十二乙亥

十三丙子十四丁丑十五戊寅十六巳卯十七庚辰十八辛巳

十九壬午二十癸未二十一甲申二十二乙酉二十三丙戌

二十四丁亥二十五戊子二十六巳丑二十七庚寅二十八

周王季立辛卯二十九壬辰三十癸巳周文王生

聖會纂

幸

此據皇極經世書說甲午三十三乙未三十三祖甲崩子

通鑑又謂生於庚辰立辛丙申一廉辛丁酉二戊戌三巳亥四庚子五

辛丑六廉辛崩壬寅庚丁癸卯二甲辰三乙巳四丙午五丁未六戊申七巳酉八庚戌九辛

亥十壬子十一癸丑十二甲寅十三乙卯十四丙辰十五丁巳十六戊午十七巳未十八庚申十九辛酉二十壬戌二十一

武乙崩子癸亥武乙一復去

右甲子二十五祖甲三十二年癸辛六年

甲子武乙乙丑三丙寅四武乙無道獵於河

渭之間暴雷震死子太

立丁卯一太丁戊辰二周歷已巳三太丁

立殷道庚午帝乙一命為叔師自是而後更伐始呼

賜之圭璜和幣為侯伯辛未二壬申三癸酉四

甲戌五乙亥六丙子七季歷卒周丁丑八戊寅九巳

卯十諸侯位後為文王庚辰一辛巳二十壬午三十癸

未四甲申五乙酉六丙戌七丁亥八戊子九巳

丑十庚寅十一辛卯二十壬辰西伯生子發癸

巳昌距昆夷備獫狁甲午五乙未六十丙申

二十丁酉八戊戌九巳亥十三庚子三十辛

聖會纂

幸

丑三十壬寅三十癸卯四十甲辰五乙巳十三

六丙午子受辛立是為紂丁未一戊申二巳酉

三庚戌四辛亥五壬子六癸丑七甲寅八蘇有蘇獲

姬乙卯九丙辰十丁巳十一醢九侯脯鄂

戊午十二巳未十三釋庚申十四虞芮辛酉十五

戎得呂尚壬戌密須遂都於程癸亥伯伐耆西

右甲子二十六武乙三十七年紂十七年帝

甲子紂十八乙丑十九作豐邑徙都之丙寅二十

西伯昌卒丁卯二十戊辰二十巳巳三十庚午

二十 辛未五 壬申六 癸酉二十七 西伯
甲戌八 乙亥九 丙子十三 丁丑三十一 西
干盟 戊寅三十一 紂殺比干 巳卯 周武王一
津 伐商師逾盟津陳兵于商郊敗之于牧野誅
紂立其子武庚為後還歸在豐踐天子位南面
以子月為歲首 庚辰 命管叔蔡叔霍叔
監 辛巳三 壬午四 癸未五 甲申六 乙酉七 周
元子誦立周公為太師召公為太保二公丙戌
分治陝洛受顧命率天下諸侯夾輔王室
成王一 三監及淮夷 丁亥 公居東 戊子三
叛周公東征大誅天下 丁亥 公居東 戊子三
平殺武庚命微子啓于宋以祀商後封康叔于
衛以保商民命箕子于高麗辟管叔于商囚蔡
叔于郭鄰降霍叔于燕人東征 巳丑 庚寅五
淮夷淮夷平遂踐奄肅慎來賀 巳丑 庚寅五
營成周命 辛卯 六 壬辰 七 成周既成周公分
召公相宅 命蔡叔 甲午 九 封弟 乙未 十 丙
多 癸巳 八 命蔡叔 甲午 九 封弟 乙未 十 丙
申十一 周公沒命君 丁酉 十二 戊戌十三 巳亥
四 庚子十五 辛丑十六 壬寅十七 癸卯十八 甲辰十九 乙巳
二十 丙午二十一 丁未二十二 戊申二十三 巳酉二十四 庚
戌二十五 辛亥二十六 壬子二十七 癸丑二十八 甲寅二十九
乙卯三十 丙辰三十一 丁巳三十二 戊午三十三 巳未
三十 庚申三十四 辛酉三十五 壬戌三十六 癸亥
三十七 成王崩召公畢

公受顧命輔元子 癸亥 康王一 命畢公
釗踐位是為康王 癸亥 代君陳分政成周
東 郊
右甲子二十七 紂十五年 周武王七年
甲子 康王 乙丑三 丙寅四 丁卯五 戊辰六 巳巳
七 庚午八 辛未九 壬申十 癸酉十一 甲戌十二 乙亥
申命畢公 乙亥三十 丙子四十 丁丑五十 戊寅六十 巳巳
保釐東郊 巳巳七十 庚辰八十 辛巳九十 壬午一百 癸未
考公立 巳巳七十 庚辰八十 辛巳九十 壬午一百 癸未
煬公立 癸未二十 甲申二十一 乙酉二十二 丙戌二十三
丁亥二十四 戊子二十五 康王崩子瑕立是為
魯 魯公卒子幽公立史
記曰成康之際天下安 巳丑 昭王 庚寅二 子
寧刑錯四十年不用 巳丑 昭王 庚寅二 子
辛卯三 壬辰四 癸巳五 甲午六 乙未七 丙申八
丁酉九 戊戌十 巳亥十一 庚子十二 辛丑十三 壬寅十四
魯侯弟潰弑其君幽公而自立是為 癸卯十五 甲
魏公昭王不能討周綱陵夷自此始 癸卯十五 甲
辰十六 乙巳十七 丙午十八 丁未十九 戊申二十 巳酉二十一
庚戌二十二 辛亥二十三 壬子二十四 癸丑二十五 甲寅
寅二十六 乙卯二十七 丙辰二十八 丁巳二十九 戊午三十
巳未三十一 庚申三十二 辛酉三十三 壬戌三十四 癸亥
三十 五

四十七 陳幽 庚午 四十八 陳 辛未 四十九 申 五十 宋 癸酉 五十一 厲王崩於訖周召 楚熊嚴卒 甲戌 宣王 一 以秦仲為大夫誅西 子熊霜立 戌 戌 以尹吉甫為將北伐殲仇至 千太原 乙亥 二 以方叔為將南征荆蠻命 楚熊霜 一 乙亥 二 召虎征淮夷自將以伐淮徐燕 釐侯 丙子 三 魯武公敖 丁丑 四 齊厲 戊寅 一 晉僖侯 巳卯 六 大旱賦雲漢之詩秦仲 卒于獻侯立 巳卯 六 伐西戎死之王命其子莊伐 戎破之 晉獻侯籍 一 庚辰 七 秦莊公 楚熊霜卒弟熊恂立 庚辰 七 楚熊恂 一 辛巳 八 壬午 九 癸未 十 甲申 十一 乙酉 十二 王不籍千 朝以長子括次戲見王王以戲為魯太子武公 卒戲立是為懿公 齊胡公子攻殺厲公齊人 是為文公 丙戌 十三 魯懿公戲 丁亥 十四 戊 子 十五 衛釐侯卒少 巳丑 十六 晉獻侯卒 子 和嗣是為武公 一 巳丑 十六 子穆侯立徙都緱 庚寅 十七 晉 辛卯 十八 蔡夷侯 壬辰 十九 侯所 癸巳 二十 甲午 二十一 魯懿公兄括之子 事 一 癸巳 二十 甲午 二十一 伯御弑其君懿公而自立 乙未 二十二 王封弟友于鄭是為桓公 一 丙 諫王 王封弟友于鄭是為桓公 一 申 二十三 晉侯 丁酉 二十四 齊文 戊戌 二十五 伐條生太子仇 公卒子成公立 戊戌 二十五 五 齊成 巳亥 二十六 晉戰于 庚子 二十七 公說 一 巳亥 二十六 千畝生子成師 宋惠公 卒子哀 辛丑 二十八 宋哀公卒子戴公 壬寅 公立 立 楚熊恂卒子熊鄂立 二十九 宋戴公立 一 癸卯 三十 馬 甲辰 三十一 乙

已三十二 春王伐魯誅伯御立懿公弟稱是
已為孝公 羊化為狐 陳釐公卒子武公立
曹戴伯卒 丙午 三十三 陳武公靈 丁未 三十四
子惠伯立 戊申 三十五 齊莊公 己酉 三十六 庚戌 三十七
齊成公卒 癸亥 三十八 齊宣公 壬子 三十九
燕釐侯卒子頃侯立 辛亥 四十 齊宣公 壬子 三十九
楚熊鄂卒子若敖立 癸丑 四十一 齊宣公 壬子 三十九
三十九 伐姜戎 癸丑 四十二 齊宣公 壬子 三十九
王師敗績于千畝 癸丑 四十三 齊宣公 壬子 三十九
卯二 丙辰 四十四 齊宣公 壬子 三十九
晉陽叔一 戊午 四十五 齊宣公 壬子 三十九
庚申 幽王一 晉太子仇襲殺陽叔而立 辛酉 三十二
川大震 晉文侯 壬戌 三十三 王發樂如涇 癸亥 三十四
陳夷公說 壬戌 三十三 王發樂如涇 癸亥 三十四
甲子金鑑卷一 辛

四 陳夷公卒第平公立
立秦莊公卒子襄公立
右甲子三十二 厲王十四年 宣王四十六年
甲子 幽王五 秦襄公一 陳平公燮一 王
廢申后及太子宜曰以襄燮為后伯服為
太子號石 乙丑 朔日有食之 丙寅 七月 卯
父為卿 戊辰 九 巳 十 庚午 十一 申侯與犬
鄭伯友死之晉衛秦皆以兵來救平王 辛
為司徒 戊辰 九 巳 十 庚午 十一 申侯與犬
山下鄭伯友死之晉衛秦皆以兵來救平王 辛
與鄭子掘突共立故太子宜曰是為平王 辛
命平王一 鄭武公掘突一 王東遷洛邑始
未 命秦列為諸侯取岐豐之地命衛侯和為公
錫命晉侯鄭伯東 壬申 立 魯孝公卒子惠公
取鄆十邑國之 壬申 立 魯孝公卒子惠公
癸酉 公弗遑一 甲戌 卒子哀侯立 乙亥 五 燕

秦襄公伐戎至岐卒子嗣是為 丙子 六 秦文
文公 宋戴公卒子武公立 戊寅 八 楚若敖
武公 宋戴公卒子武公立 戊寅 八 楚若敖
燕哀侯卒 丁丑 七 齊侯 一 戊寅 八 楚若敖
卯九 秦東徙居汧渭 庚辰 十 蔡共 辛巳 十一
曹惠伯卒 壬午 十二 曹穆公 一 癸未 十三 衛
蔡共侯卒 壬午 十二 曹穆公 一 癸未 十三 衛
揚嗣是為莊公 癸未 十三 衛 乙酉 十五
齊教卒子蚡冒立 甲申 十四 衛莊公 一 乙酉 十五
秦作鄭時 曹 丙戌 十六 陳平公 丁亥 十七
桓公終生一 曹 丙戌 十六 陳平公 丁亥 十七
公圍 戊子 十八 秦初 己丑 十九 庚寅 二十 辛卯 二十一
一 秦大敗戎師收岐西之地自岐 壬辰 二十二
以東歸于王 秦戴侯卒子宣侯立 壬辰 二十二
蔡宣侯 癸巳 二十三 宋武公卒 甲午 二十四 宋宣公 力一 乙
侯一 癸巳 二十三 宋武公卒 甲午 二十四 宋宣公 力一 乙

甲子金鑑卷一 辛

未二十五 晉文侯卒子伯嗣是 丙申 二十六
為昭侯 秦初有三族之罪 丙申 二十六
一 晉封其叔父成師 丁酉 二十七 陳桓公 一
于曲沃 陳文公卒 鄭莊公 卒子寤生嗣
是為 戊戌 二十八 鄭莊公 卒子寤生嗣
莊公 戊戌 二十八 鄭莊公 卒子寤生嗣
三十 衛公 辛丑 三十一 楚子蚡冒卒第熊
子州吁好兵 辛丑 三十一 楚子蚡冒卒第熊
王 壬寅 三十二 晉大夫潘父弑其君昭侯入
壬寅 三十二 晉大夫潘父弑其君昭侯入
第平侯 癸卯 三十三 甲辰 三十四 乙巳 三十五 丙
為孝侯 癸卯 三十三 甲辰 三十四 乙巳 三十五 丙
午 三十六 衛莊公 卒 丁未 三十七 齊莊公 卒
入 衛州 巳酉 三十八 庚戌 三十九 齊莊公 卒
出奔 巳酉 三十八 庚戌 三十九 齊莊公 卒
晉曲沃成師卒子 辛亥 四十 齊莊公 卒
代是為曲沃莊伯 辛亥 四十 齊莊公 卒

二 宋宣公卒合其子與夷而立弟和癸丑十四
是為穆公 燕鄭侯卒子嗣是為穆侯 乙卯十四
三 宋穆公 甲寅 西鄆北鄆叔段命 乙卯十四
燕穆侯一 甲寅 西鄆北鄆叔段命 乙卯十四
五 丙辰 四十 丁巳 四十七 晉曲沃驪入翼弑
之子鄭是 戊午 四十八 晉鄂侯一 晉惠公
為鄂侯 戊午 四十八 晉鄂侯一 晉惠公
巳未 四十九 魯隱公一 魯齊晉宋陳蔡鄭
宰頃錫魯惠公仲子之賄 蔡伯如魯 鄭庚
伯克段于鄆 鄭伯以王師號師伐衛南鄆庚
申 五十 鄭辛酉 五十一 二月 巳巳日有食
人伐衛 鄭辛酉 五十一 二月 巳巳日有食
王 夏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
之禾 武氏子求購於魯 宋穆公疾讓位兄
子與夷公 壬戌 桓王 宋穆公疾讓位兄
子馮奔鄭 壬戌 桓王 宋穆公疾讓位兄
于翼哀侯鄂 侯奔隨曲沃叛王王命號公伐曲沃而立哀侯
侯之子也 侯奔隨曲沃叛王王命號公伐曲沃而立哀侯
告哀于陳陳使人執州吁殺之于濮 癸亥 衛宣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立之是為宣公 癸亥 衛宣
公一 晉曲沃莊伯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鄂
侯奔隨曲沃叛王王命號公伐曲沃而立哀侯
于翼哀侯鄂 侯之子也 侯奔隨曲沃叛王王命號公伐曲沃而立哀侯
侯之子也 侯奔隨曲沃叛王王命號公伐曲沃而立哀侯

鄭伯為左卿士以王命伐宋告于魯魯
與齊會于防 秦自汧渭徙居平陽 戊辰 七
鄭齊魯會於中丘魯翬帥師會齊
鄭伐宋魯敗宋師于菅取郕取防 巳巳 八
鄭之田於鄭與鄭溫原緹樊隰鄆橫茅向盟
州陘懷之田 魯公子翬請殺桓公將求太
宰隱公不許翬懼反諸 庚午 九 魯桓公一
隱公於桓公而弑之 庚午 九 魯桓公一
易許田桓公鄭伯 辛未 十 宋莊公馮一 宋
會于垂盟于越 辛未 十 宋莊公馮一 宋
公怒督遂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齊魯陳
鄭皆有賂督遂相宋公 夏魯取郕鼎於宋滅
不聽 伯諫 壬申 十一 晉小子侯一 晉曲沃武
小子侯魯公子翬如齊迎女 癸酉 十二 王使
齊侯送女會魯桓公于謹 癸酉 十二 王使
于甲戌 十三 王使仍叔之子聘于魯 陳桓
魯甲戌 公卒文公子伋殺世子免而代之 王

故世子是 甲申二十三 齊襄公諸兒一 素
為武公 甲申二十三 齊襄公諸兒一 素
父如魯求車 鄭祭仲殺雍糾而逐厲公迎忽
反政是為昭公 鄭伯突入于櫟宋魯衛伐鄭
將納厲公弗克 秦伐彭戲氏至于華 乙酉莊
山 桓王崩太子伋嗣位是為莊王 乙酉莊
公子職逐惠公立伋之弟黔牟惠公出奔齊
丙戌 無子蔡人召桓侯弟季于陳 鄭高渠彌
弑其君昭公立其弟季于陳 鄭高渠彌
秦武公討三父夷三族 丁亥舞一 鄭子臺
一 周公黑有謀弑王欲立王子克不克而死
其子同是為莊公 齊襄公殺魯桓公于濊魯人立
及高渠彌祭仲立昭公第子嬰亦子臺之弟也
戊子 魯莊公同一鄭子嬰一 周王姬下
嫁于齊單伯送王姬使魯主之魯築王姬
之館于外王使榮叔追錫魯桓公命已丑五
王姬歸于齊 陳莊公卒第并曰立已丑五
公并曰一 庚寅 紀季以鄒入于齊 辛卯七
齊王姬卒 紀季以鄒入于齊 辛卯七
王召隨侯責其尊楚楚武伐隨卒於師 壬辰八
子熊賁嗣始都郢 紀侯大去其國 壬辰八
文王賁一 齊會宋 癸巳 衛惠公朔使入衛殺
魯陳蔡伐衛入惠公 癸巳 衛惠公朔使入衛殺
二公傳黔 甲午十 星隕如乙未 孫無知以葵
牟奔周 雨秦滅小號 乙未 孫無知以葵
丘之戌卒連稱管至父入執襄 丙申十二 齊
公代立公子糾奔魯小白奔莒 桓公一
齊人殺無知公子小白入是謂桓公糾後入不
克齊伐魯殺糾其傅召忽死之管仲請囚又相
桓丁酉十三 魯用曹劌謀敗齊師于長勺
之國皆戊戌十四 宋大水已亥十五 莊王
服于楚 戊戌十四 宋大水已亥十五 莊王

立是謂釐王 宋南宮長萬弑其君閔公及其
大夫仇牧太宰華督宋人立公子御說其謂桓
公萬奔陳 庚子 釐王一 宋桓公一 齊桓始霸
宋人醢之 庚子 與宋陳蔡邾會于北杏齊滅遂
與魯盟 辛丑二 齊會陳曹及王人 壬寅三 鄭
干柯 辛丑二 單伯伐宋 楚師入蔡 壬寅三 鄭
齊桓公會宋陳衛之君盟于鄆 晉曲 癸卯四
沃武公滅翼以重賈入周得請為諸侯 癸卯四
武公奔晉自立二十八年不更元因其元年素
武公卒葬雍以人殉第德公立 楚伐鄧滅之
甲辰五 秦德公一 釐王崩太子闔立是謂
王卒于難繼是謂 乙巳 赦一 三月朔日有食
杜敖 秦徙居雍 乙巳 赦一 三月朔日有食
之 丙午二 秦宣公一 為國邊伯石速詹父
奔溫蘇子奉子頹奔衛衛燕丁未 蔡穆侯
寇周立頹惠王出居鄭之櫟 丁未 蔡穆侯
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王及鄭伯 戊申四 鄭伯
入于鄆遂入成周取寶器而還 戊申四 鄭伯
同伐王城殺王子頹 己酉五 鄭文公捷一
及五大夫而納王 己酉五 鄭文公捷一
河曲 陳人殺其太子禦冠公子完奔齊 晉
伐驪得姬 楚杜敖弟熊惲弑杜敖而自立是
為成 庚戌六 楚成王 楚修好于諸侯 辛
王 庚戌六 楚成王 楚修好于諸侯 辛
亥七 曹僖公赤一 戎侵曹曹世子 壬子八
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赤莊公子也 壬子八
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晉獻公 癸丑九 衛懿
患桓莊之族偏盡殺羣公子 癸丑九 衛懿
晉士蒍城絳自翼徙都之以隄防故晉 甲寅十
之遺孽也 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甲寅十
王錫齊桓公命為伯 乙卯十一 晉侯驪姬
代範責其納羣公子也 乙卯十一 晉侯驪姬
申生居曲沃重耳 丙辰十二 丁巳 戎以救燕俾修
居蒲夷吾居屈 丙辰十二 丁巳 戎以救燕俾修

貢于王 楚殺令尹子元以闢穀於菟爲令尹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秦宣公卒第成公立
戊午 成公十四 秦 己未 立慶父季友請太子般
乃酖殺叔牙公卒慶父使賊弑子般齊人立莊
公之庶子開是爲閔公慶父叔牙季友皆桓公
也 庚申 十六 魯開公一曹昭公一 晉侯作
畢萬於魏諸 辛酉 十七 衛戴公 魯慶父
侯擅封始此 而誅慶父夫人哀姜與於亂故出奔邾齊人取
而殺之 狄滅衛殺懿公齊宋收其遺民立戴
公以廬於漕卒齊人 壬戌 十八 魯僖公一 秦
立其弟熒是爲文公 齊桓公以諸侯救邢邢
遷于夷儀諸侯城之 癸亥 十九 齊城楚丘
陽 滅下

甲子三十四

甲子

李

右甲子三十四 桓王二十一年莊王十五年
甲子 惠王二十 乙丑 二十 齊宋魯陳衛鄭
于陘許穆侯卒于師 丙寅 二十二 晉侯殺其
楚屈完來盟于召陵 世子申生公子重耳
奔滿夷吾奔屈 王欲廢太子鄭而立寵子帶
齊桓公以諸侯會太子于首止 九月戊申朔
日有食之 是年秦始得志 丁卯 二十三 楚
于諸侯百里奚秦叔爲之輔 子圉許許男
面縛請戊辰 二十四 已巳 鄭嗣位是謂襄王
叔帶之難不發 庚午 襄王 齊桓會諸侯于
葵而告難于齊 葵丘 晉獻公卒里克丕
鄭欲納文公乃殺夷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
之荀息死之卻芮使夷吾重昭秦以求入秦齊
納夷 辛未 二 晉惠公夷吾一宋襄公 壬申 三
吾 茲父一 晉殺其大夫里克

甲子三十四

甲子

李

之戎于伊川王子帶自齊後歸京師宋伐鄭楚
伐宋以救鄭宋襄公不用子魚之謀敗于泓公
傷甲申 十五 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晉惠公
子重耳先自狄之衛之齊之曹之鄭之宋
之楚遂之秦惟秦楚禮之曹衛鄭皆無禮 乙酉
十六 晉文公重耳一宋成公王臣一 秦伯
納重耳於晉殺懷公于高梁呂卻作亂秦伯誅
之 王使狄伐鄭鄭因其女隗氏爲后后通于
子帶王廢狄后顏叔挑子奉帶以狄入寇王出
適于鄭之汜 丙戌 十七 晉趙衰專政 秦晉
帶居於溫 丁亥 十八 齊桓公卒 衛侯
于成周王享晉文公于郊益之 戊戌 十九
齊人侵魯魯公子遂如楚乞師魯以楚師伐
齊取穀七人爲大夫於楚滅文仲預焉 戊戌
子殺世子而自立是爲昭公 已丑 二十 晉昭
公

宋秦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晉侯作王
宮于踐土獻楚俘于王王策命晉為伯諸侯朝
于王所 晉文召王以諸侯 庚寅二十一年 陳
見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 庚寅二十一年 陳
王于虎會諸侯 辛卯二十二年 王使宰周公聘
大夫盟于翟泉 辛卯二十二年 王使宰周公聘
晉 壬辰二十三年 晉文作五軍初王命曲沃伯
三軍至是五軍秋 癸巳二十四年 甲午二十五
國衛衛遷于帝丘 癸巳二十四年 甲午二十五
驪一 鄭穆公薨一 晉敗秦師于峭獲其帥
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秦穆公悔過作秦誓
乙未二十六 魯文公與一 二月癸亥日食
立是為 丙申二十七 楚世子商臣弑其君憚代
穆王 于彭衙 秦穆公猶用孟明增脩
政丁酉二十八 王子虎卒 秦伐晉濟河焚
丹取王官及郊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戊戌二十九 秦伐西戎破國十二 王已亥
使召公過賜秦伯金鼓 楚滅江 晉秉公卒
三十 晉趙衰卒子 庚子三十一 晉秉公卒
盾繼 楚滅六滅蓼 趙盾以世子夷臯年
少欲立長君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穆康
日抱夷臯以啼于朝趙盾患之遂變初心 秦
穆公卒世子懿繼是謂康公穆公殉百 辛丑
七十人三良預焉 晉趙盾為政舍二軍 秦康公送
公子雍于晉趙盾背先蔑士會而立夷臯以禦
秦師敗之於令狐先蔑士會奔秦 宋成公卒
第樂殺世子代立國人殺樂立襄公子杵臼是
為昭公 齊率諸侯會趙盾 壬寅三十三年 宋
千尾以君在抱未可預會也 昭公一 王
崩子壬臣立是為頃王 宋襄 癸卯頃王一
夫人作亂殺大司馬公子申 曹文公壽毛伯如魯
求金 二月葬萊甲辰二 楚殺子西乙巳三
楚伐鄭侵陳

丙午四 晉秦 丁未五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
民苟利矣孤必 戊申六 楚莊王旅陳靈公平
與焉遂遷于繹 戊申六 楚莊王旅陳靈公平
日十年齊君晉君死王崩子班立是為匡王 已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而自立是為懿公
西 匡王一 齊懿公一 六月辛丑朔日食
齊侯侵魯晉盟諸侯於扈將為魯討齊既乃
取賂而還 齊侯復侵魯遂伐曹討其朝魯也
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有禮
庚戌二 蔡文侯申一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
為文 辛亥三 宋文公一 晉荀林父以諸侯之
公 師伐宋曰何故弑君既又立文公而
還 壬子四 齊懿公一 邾公孫之妻
公元紀出姜生惡及視次妃敬廩生倭廩嬖而
私事襄仲襄仲殺視及惡而立倭是為宣公魯

公室由是遂微 莒太 癸丑五 魯宣公齊惠
子僕弑莒公而奔魯 癸丑五 魯宣公齊惠
取魯濟 甲寅六 鄭公子歸生伐宋宋敗獲華
西田 甲寅六 鄭公子歸生伐宋宋敗獲華
為所敗 晉靈公欲殺趙盾盾力闢出亡而使
趙穿弑靈公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
成公故春秋書曰趙盾弑其君誅首 乙卯一
惡也 匡王崩弟瑜立是為定王 乙卯一
晉成公一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觀兵於周郊
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滿
曰在德 丙辰二 鄭靈公夷一 鄭公子歸生
不在鼎 丙辰二 鄭靈公夷一 鄭公子歸生
襄公 楚令尹闕微作亂殺 丁巳三 鄭襄公
司馬為賈楚子討而殺之 丁巳三 鄭襄公
戊午四 秦 庚申六 燕宣公一
七月甲子 辛酉七 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
日食既 辛酉七 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

於夏姬洩治諫公殺之 鄭伯敗楚師于壬戌
八 晉景公據衛穆公邀一 四月丙辰日食
陳靈公飲酒于夏氏夏姬之子微舒射而殺之
癸亥 九 齊頃公無野陳成公午是為成公
右甲子三十五 惠王六年襄王三十二年頃
甲子 定王十楚莊王入鄭鄭伯肉袒辛羊以迎
殺曰不可遂與楚戰于邲晉師大敗荀桓子歸
請死晉景公用士貞子之言使復其位 晉屠
岸賈殺趙乙丑 殺先穀 丙寅 十二 宋殺楚
朔于下宮 殺先穀 丙寅 十二 宋殺楚
國丁卯 十三 曹宣公廬一 宋人告急於晉
宋揚獻諸楚楊給楚卒致君命宋華元夜入楚
師登子反之床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
雖然城下之盟不敢從也子及退三十里宋及
楚平 魯初稅畝 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
戊辰 十四 晉士會為政盜 已 十五 六月
晉士會請老 庚午 十六 蔡景侯固一 魯公
郤克為政 孫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
與宣公謀而聘於晉未返宣辛未 十七 魯成
公卒魯逐東門氏歸父奔齊 辛未 十七 魯成
共王審一 王師敗 壬申 十八 晉郤克大敗
績于茅戎魯作丘甲 齊師於華魯衛及諸
侯竊與楚 癸酉 十九 宋共公瑕一 衛定公滅
盟於蜀 晉以諸侯伐鄭 晉作六
軍 齊侯 甲戌 二十 魯成公朝于晉宣公不
朝於晉 禮成公欲求成於楚季文子曰
晉未可以 乙亥 二十一 梁山崩 定王崩子夷立
是為簡王 晉 丙子 簡王吳始大 晉遷新田
與諸侯會患牢

丁丑 二 鄭成公踰一 吳始通於中國以申
晉晉以為邢大夫楚子及子重殺巫臣之族巫
臣為晉通使於吳教之射御戰陣吳始伐楚
巢伐徐入州來蠻夷服於楚者吳盡取 戊寅 三
之其始止欲敵楚其終則晉亦敵焉 戊寅 三
殺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韓厥曰成
季之勲宣孟之忠不可使無後也乃立武
卯 四 楚公子庚辰 五 齊靈公環一 晉景
宮滅 辛巳 六 晉厲公卒 癸未 八 晉以諸
其族 辛巳 六 晉厲公卒 癸未 八 晉以諸
劉康公成肅公伐秦秦師敗績 曹宣 甲申 九
公卒于師公子負芻殺秦師敗績 曹宣 甲申 九
成公負 乙酉 十 秦景公衛獻公衍一 晉侯
辭奔宋晉伯宗好直 丙戌 十一 宋平公成
諫三卻讓而殺之 丙戌 十一 宋平公成
鄭叛晉從楚晉侯伐鄭楚子秋鄭范文子不
戰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弗聽遂敗楚師
于鄢陵 王釋 丁亥 十二 晉厲公欲盡去群
郤成公歸于曹 丁亥 十二 晉厲公欲盡去群
郤犇郤至而立晉重藥書 戊子 十三 燕武公
中行偃殺晉童而執厲公 戊子 十三 燕武公
行偃弑厲公逆襄公晉孫周於 己丑 十四 魯
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晉後霸 己丑 十四 魯
晉悼公周立是為悼公晉後霸 己丑 十四 魯
太子泄心立是為靈王 庚寅 一 辛卯 二 鄭
項一 晉悼公之弟楊干亂行魏絳戮 壬辰 三
其僕悼公以為能以刑佐民使佐新軍 壬辰 三
伐陳聞成公喪而止陳人不聽命 癸巳 四
武仲曰陳必亡 晉魏絳始和諸戎 癸巳 四
公溺 甲午 五 齊侯滅萊 乙未 六 丙申 七 鄭
一 鄭子產不喜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自今晉

楚之師至矣 晉悼公會諸侯之大夫 丁酉入
千邢丘以命朝聘之數復文襄之業 晉明臣忠不
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亦伐鄭鄭兩盟晉楚 晉
可敵也 晉伐鄭楚亦伐鄭鄭兩盟晉楚 晉
用魏絳之言省用息 戊戌 晉率諸侯會吳
民三駕而楚不能爭 晉率諸侯會吳
又會諸侯之師 已亥 晉率三軍季孟叔三
伐鄭又伐秦 已亥 晉率三軍季孟叔三
諸侯以之師伐鄭會于蕭魚鄭自是服於楚 晉賞
魏絳以金石之樂食采安邑 秦敗晉師于櫟
庚子 以四子季札賢欲立札札棄室而耕 辛
丑 十二 吳諸樊一 楚共王疾自 壬寅 十三
王昭一 二月乙未朔日食 衛獻公不禮孫
林父齊殖 二子作亂獻公奔齊 二子立公孫
癸卯 十四 衛殤公剽 甲辰 十五 晉平公處
一八月丁巳日食 晉會諸侯盟

聖會紀卷一

聖

君莊公立異母弟杵臼是為景公崔杼為右相
慶封為左相吳伐楚諸樊為楚射死弟餘祭立
封季札 甲寅 二十五 齊景公一 吳餘祭一
于延陵 齊衛亂 齊衛亂 齊衛亂 齊衛亂
奔晉齊喜弒其君 齊衛亂 齊衛亂 齊衛亂
使歸于衛 齊衛亂 齊衛亂 齊衛亂 齊衛亂
二十六 衛獻公後一 晉用趙武為正卿是
為文子與韓起魏絳同執國命會諸侯之大夫
于宋從宋向戌之請且弭兵也 衛誅甯喜
齊慶封殺崔杼族其家 十一月乙亥朔日食
丙辰 二十七 靈王崩太子晉早卒次子夷
公 楚康王卒子 丁巳 景王一 楚陝叔燕簡
康立是為鄭敖 丁巳 景王一 楚陝叔燕簡
之大夫以城杞平公杞出也 楚用叔圍為今
尹 吳餘祭遇弒弟夷昧立季札聘于上國
鄭公孫黑將攻伯有 戊午 二 衛襄公吳夷末
裨諶曰禍未歇也 蔡世子般弒景

聖會紀卷一

聖

悼公始稱元年 齊景公伐北燕將以納簡公
不克而卒 楚東伐吳 吳敗楚師于乾谿 鄭鑄
刑丙寅 公卒 子元立 是為靈公 衛襄 丁卯 十一
書 陳哀公疾 弟招殺世子偃師而立公子伋
哀公 繼相奔鄭 楚公子棄疾以偃師之子吳
伐陳 遂戊辰 夷 晉與周爭閭田 已巳 十三
滅陳 子為委吏 孔子生伯魚 晉平公卒 子夷立 是
為昭公 宋平公卒 子佐立 是為元公 齊陳
氏鮑氏逐樂氏高 庚午 十四 晉昭公 一 宋元
氏于魯分其室 楚誘殺蔡靈侯 蔡 辛未 十五 魯朝晉 楚伐徐 靈王十得
遂滅 寧立 是 壬申 十六 晉會諸侯于平丘 魯不得與 執季
孫意如歸 楚公子比自晉歸 弑其君于乾谿
公子棄疾自蔡入殺比 代立 是為平王 釋陳蔡
二君歸國 燕悼公卒 癸酉 十七 楚平王 燕
共公立 吳滅楚州來 共公 一 楚平王 燕
太子之子 吳于陳 是為惠公 復蔡景侯 少子廩
于蔡 是為平侯 曹武公卒 子頌立 是為平公
甲戌 十八 曹平公 一 晉伐鮮虞 楚費無
逃國人立 乙亥 十九 吳王僚 一 楚誘戎蠻
餘昧子僚 乙亥 十九 吳王僚 一 楚誘戎蠻
是為頃公 魯子復回如晉 還曰 晉 丙子 二十
君幼弱 六卿強而奢傲 能無卑乎 晉 丙子 二十
公 一 晉滅六渾 丁丑 二十一 周鑄大錢 楚遷許
之戎 吳伐楚 曹平公卒 子午立 是 戊寅 二十二
為悼公 燕共公卒 子午立 是 戊寅 二十二
楚費無極專政 放 已卯 二十三 晉舟師 舟未
太子建于城父 已卯 二十三 齊景公與晏嬰入
魯問禮 宋有華氏之難 華亥 華定 向寧 奔陳
楚世子建自城父奔宋 伍員 奔吳 蔡平侯

卒子 庚辰 二十四 蔡悼公 一 蔡平侯 弟東
朱立 庚辰 國逐朱自立 是為悼公 齊高柴生
宋華亥 華定 向 辛巳 二十五 景王崩 太子壽
寧入宋 南里叛 辛巳 二十五 景王崩 太子壽
悼王 七月 王子朝弑之 篡位 晉人逐王子 壬午
朝立 王子朝 是為敬王 衛端木賜生 壬午
敬王 一 尹氏召氏入 王子朝 敬王 出居狄泉
老子 西昇崑崙 蔡悼侯卒 于楚 第申 立 是為
昭 癸未 二 蔡昭侯 一 楚城 甲申 三 孔子
侯 昭侯之大夫 會于黃父 以謀王室 魯有三桓之
難 昭公 奔齊 避于陽州 宋元公 卒 子頭曼立
是為 乙酉 四 宋景公 一 晉趙鞅入 王成周
景公 乙酉 四 宋景公 一 晉趙鞅入 王成周
昭 丙戌 五 楚昭王 一 曹悼公 卒 子野立 是
王 丙戌 五 楚昭王 一 曹悼公 卒 子野立 是
自 丁亥 六 曹聲公 吳王闔閭 一 魯顏回生
立 丁亥 六 曹聲公 吳王闔閨 一 魯顏回生
如晉 鄭定公 卒 戊子 七 鄭獻公 一 魯昭
子 蔓立 是為獻公 戊子 七 鄭獻公 一 魯昭
入晉 次于乾侯 周 已丑 八 吳滅徐 以侵楚
王殺召伯及尹固 已丑 八 吳滅徐 以侵楚
為定 庚寅 九 晉定公 辛卯 十 諸侯之大夫
公 庚寅 九 晉定公 辛卯 十 諸侯之大夫
又伐越 孔子自齊反魯 曹平公 弟通弑 聲
公自立 是為隱公 魯昭公 卒 于乾侯 三桓廢
公自立 是為隱公 魯昭公 卒 于乾侯 三桓廢
宋是為定公 壬辰 十一 魯定公 曹隱公 一
令尹子常敗 癸巳 十二 吳敗楚師 于 甲午 十三
吳師于豫章 癸巳 十二 吳敗楚師 于 甲午 十三
衛上商生 蔡昭侯 唐成公 朝楚 令尹囊瓦
欲其裘馬 弗與 三年止之 昭侯 歸請 晉伐楚 乙
未 十四 吳言 偃生 晉會諸侯 伐楚 大敗 囊
瓦 于柏舉 吳入郢 楚昭王 奔隨 伍奢 鞭平
王尸 申包胥乞 秦師 陳惠公 卒 子柳立 是為
懷公 晉 晉公之弟 路 弑 隱公 自立 是為靖公

丙申十五 陳懷公曹靖公一 殺王子朝于
魯陽虎四季桓子 丁酉十六 周儋翩以
出居姑猶 鄭滅許 戊戌十七 晉師入故王
陽虎已亥 難攻三桓不克取寶玉大弓走陽關
曹靖公卒子伯陽立 陳懷公卒 庚子十九
于吳國人立其子越 是為閔公 庚子十九
子勝立是為聲公 秦哀公卒太子夷公早死
孫嗣是 辛丑二十 秦惠公鄭聲公一魯以孔
為惠公 子為司寇從定公會齊景公于夾
谷時晏 壬寅二十一 癸卯二十二 魯仲由
娶在會 鄭子產卒 癸卯二十二 魯仲由
都叔孫氏墮邱公山弗以費人襲甲辰三十
魯弗克奔齊遂墮費孟氏不肯墮成

齊人歸女樂于魯孔子適衛 乙巳二十四 越
越王允常卒子句踐立 乙巳二十四 越
子自衛適陳畏于匡反衛 越敗吳于檇 丙午
李吳王卒子夫差立 衛世子蒯聵奔宋 丙午
宋及鄭至陳魯定公卒子蔣立是為哀公 丁未
二十六 魯哀公一 吳敗越于夫椒句踐復
于會稽請為臣妾夫差許之 子胥諫不聽退曰
二十年之外 戊申放越歸國 衛靈公卒蒯聵
吳其為沼平 戊申放越歸國 衛靈公卒蒯聵
之子輒立是為出公 已酉二十八 衛出公蒯
燕簡公卒 獻公立 已酉二十八 衛出公蒯
秦惠公卒 庚戌二十九 秦殺秦昭侯國人立其子
子悼公立 秦殺秦昭侯國人立其子
成侯 辛亥三十 秦殺秦昭侯國人立其子
秦一 孔子自蔡如葉少子茶立 壬子三十一
代陳 魯伐邾 宋伐曹 楚昭王卒國人立

其子章是為惠王齊田乞弑少 癸丑三十二 齊
子茶迎立公子陽生是為悼公 癸丑三十二 齊
王一吳會魯于鄆 甲寅三十三 宋滅曹吳伐魯
以伐齊微魯伯卒 甲寅三十三 宋滅曹吳伐魯
楚令尹子勝於吳號白公 乙卯三十四 宋伐鄭
建之 子勝於吳號白公 乙卯三十四 宋伐鄭
城邢淮 丙辰三十五 孔子自陳復至衛 齊
通江淮 丙辰三十五 孔子自陳復至衛 齊
簡公齊田乞卒子常立是 丁巳三十六 齊簡
為成子吳殺其大夫伍員 丁巳三十六 齊簡
齊及吳越晉 齊伐魯吳救魯敗齊師 戊午三
千艾陵歸賜子胥死 孔子自衛反魯 戊午三
西復召之 吳會魯衛之君于橐皋移兵攻晉
已未三十八 越伐吳入其郛執其世子友而還
庚申三十九 魯西狩獲麟 齊田常弑簡公
立公弟驁是為平公 楚白公勝殺令尹

子西逐其君代 辛酉四十 齊平公衛莊公一
立惠王出奔 辛酉四十 齊平公衛莊公一
莊公輒出奔魯 楚葉公以兵入 壬戌四十一
誅白公而迎章復位 滅陳而縣之 壬戌四十一
千衛 孔癸亥四十二 晉滅陳殺潘公 晉
子卒于魯 癸亥四十二 晉滅陳殺潘公 晉
班師齊人執班師更立公 晉滅陳殺潘公 晉
子起 越敗吳師于笠澤 景王四十七年 悼王一年
右甲子三十七 敬王四十二年 悼王一年

甲子 敬王四十三 衛侯起一 衛石圃逐其
卒子厲立 乙丑四十四 秦共公衛出公後一
是為共公 乙丑四十四 秦共公衛出公後一
齊田常卒子盤繼事 吳會 丙寅元王一 越伐
晉之師伐楚 越伐吳 丙寅元王一 越伐
子卒子無郵代是為襄子 丁卯二 越敗吳
肯定公卒子錯立是為出公 丁卯二 越敗吳

考王十五年
威烈王八年

甲子 威烈王九年 秦初以君主妻 乙丑 十 丙寅

十一 衛敬公之孫頑執懷公自立是為懷公 秦靈公卒國人廢其子而立其季父是為簡公

丁卯 十二 秦簡公衛慎公 戊辰 十三 齊伐

已巳 十四 越朱 庚午 十五 辛未 十六 齊田莊

為後齊太公 魯元公 壬申 十七 魯終公一

卒子顯立是為終公 韓武子卒子庚代

是為景侯 趙獻子卒子癸酉 十八 韓伐鄭

籍代是為烈侯 魏伐秦 癸酉 十九 楚聲王一 乙亥

子當立是為聲王 甲戌 十九 鄭伐韓取負黍 乙亥

十 丙子 二十一 齊宣公卒 丁丑 二十二 齊

昭公卒子購由 戊寅 二十三 宋悼公一 初

立是為悼公 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康

為諸侯 燕閔 烈王二十四 燕僖公一 咸

公卒子僖公立 已卯 安王一 楚悼王 辛巳 魏

殺楚聲王 類 庚辰 一 秦攻魏陽孤 辛巳 魏

立是為悼王 韓趙伐楚至桑丘 鄭國韓陽翟 韓景侯卒

子烈侯取立 趙烈侯卒國人立其弟武侯

秦簡公卒子惠公立 魏文侯以上 壬午 三

子夏段干木為師西門豹吳起為將 壬午 三

公韓烈侯趙武侯一 癸未 四 楚圍鄭鄭

陽甲申 五 日食 韓 乙酉 六 鄭驕子陽之

第乙是為康公 宋 丙戌 七 宋休公 丁亥 八

甲子會紀卷二

辛

丑十 晉 庚寅 十一 秦靈公子師隔生子渠

六邑 初田常生盤盤生白白生 辛卯 十二

和是歲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 辛卯 十二

于武城 齊伐魏取襄 壬辰 十三 秦伐晉

陽 魯敗齊師于平陸 壬辰 十三 秦伐晉

魏文侯為之請 癸巳 十四 秦 甲午 十五 秦

于王王許之 癸巳 十四 秦 甲午 十五 秦

鄭 魏吳起奔楚楚相起起明法審令大臣多

侯卒子敬侯章立 乙未 十六 秦出公魏武

韓烈侯卒子文侯立 乙未 十六 秦出公魏武

田和一 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是時秦晉

齊楚燕趙魏韓齊九夫大國趙公子朝作亂出

奔魏與魏襲 丙申 十七 秦庶長改逆獻公于

邯鄲不克 丙申 十七 秦庶長改逆獻公于

沉之淵是時秦數有亂益衰弱三晉侵奪

其河西地 齊太公田和卒子桓公午立 丁酉

十八 秦獻公齊桓公 戊戌 十九 魏敗

趙破齊師于廩丘 戊戌 十九 魏敗

二十 日食既 庚子 二十一 楚悼王卒貴戚大臣攻

殺起者夷 辛丑 二十二 楚肅王一 齊伐燕

七十餘家 辛丑 二十二 齊康公死于海上姜齊遂絕田

壬寅 二十三 齊康公死于海上姜齊遂絕田

王因 癸卯 二十四 齊威王一 晉 甲辰 二十

甲子會紀卷二

辛

燕僖公卒于桓公立
衛侯公卒于聲公訓立
已酉
公一
趙伐衛取
都鄙七十三
魏庚戌
韓嚴遂弑哀侯國人立
其子懿侯
魏武侯卒不立太子子登與
中緩爭立國內亂楚威王立是為惠王
亥六
韓懿侯魏惠王卒無子立其弟良夫是為
宣王
宋辟公
壬子
日食
楚宣王宋剔成
卒子剔成立
甲寅
分周為二
乙卯
會于宅陽
王為顯
癸丑
顯王
甲寅
分周為二
乙卯
會于宅陽
秦敗魏師韓
丙辰
伐宋
魏丁巳
晉之師于石
門天子賜
戊午
己未
渠梁立是時六國強大
皆攘斥秦孝公發憤修政欲與穆公之業
桓公卒于文公立
衛聲公卒于成侯速立
庚申
八
秦孝公燕文公衛成侯入秦
秦辛酉
孝公下令招賓客衛公孫鞅入秦
秦衛鞅變法
立
周致文武公卒于秦
壬戌
韓懿侯卒于昭侯
立
秦敗韓師于西山
右甲子三十九
威烈王十六年安王二十六年
甲子
顯王乙丑
三丙寅
十四
魯共公丁卯
五
魯康公一
秦戊辰
十六
魏麗涓忌孫臏則
敗魏師取少梁
其兩足齊使者至魏載臏
之齊齊威王遂以己巳
造衛鞅伐魏
庚午
十八
韓昭侯以申不害為相內修
辛未
十九
秦徙
政教外應諸侯韓由是與
辛未
都咸陽并小
都咸陽并小
王開阡陌平斗桶權衡丈尺皆衛鞅之謀也

趙成侯卒公子緹與太子爭
壬申
二十一
韓侯
立
緹敗奔韓太子肅侯語立
更爲賦稅法行之
甲戌
二十二
乙亥
二十三
丙子
二十四
丁丑
二十五
公卒子景公立
諸侯會
戊寅
二十六
王致伯于秦諸侯皆朝
千京師
卒子辟疆立
己卯
二十七
庚辰
二十八
是爲宣王
辛巳
二十九
秦衛鞅
勇太子申成侯鄭忌
辛巳
二十九
秦衛鞅
陷田忌田忌奔楚
辛巳
二十九
秦衛鞅
于秦七百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
秦封商鞅
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
楚宣王卒于威王
立
壬午
三十
楚威王
癸未
三十一
秦孝公卒于
裂以甲申
三十二
秦惠文王
韓申不
害卒
洛陽人蘇秦入秦不用
乙
酉
三十三
宋太丘社
丙戌
三十四
秦伐韓
趙封武丁亥
三十五
韓作高門
戊子
三十六
安君
從約長相六國
齊威王卒于宣王
辟疆立知
成侯賈田忌召而使之
韓高門成昭侯卒于
宣惠王立
燕文公卒于易
己丑
三十七
齊
王立
衛成侯卒于平侯立
已丑
三十七
齊
韓宣惠王衛平侯一
秦惠王使犀首欺齊魏
與共伐趙趙肅侯讓蘇秦蘇秦去趙而從約解
齊王伐燕取十
庚寅
三十
辛卯
三十九
魏入
城已而使歸之
秦壬辰
四十
楚威王卒于懷王
立
宋
已
四十一
秦相張儀
楚威王卒于懷王
立
宋
未
四十三
宋威王立置博聞師二人左右司過三人

申四十四 趙武靈王一 張儀連衡
秦初稱王 衛平侯卒子嗣君立
五 秦稱元年 蘇秦僞得罪於燕 戊戌 四十
奔齊宣王以爲客卿意欲敝齊爲燕
韓燕皆稱王趙武靈王 已亥 四十七 秦張儀
獨不肯令人謂已曰君 免相相魏欲令魏
先事秦秦 庚子 四十八 顯王崩子慎靚王定
陰厚張儀 立 燕易王卒子噲立 齊薛
公田嬰卒子 辛丑 慎靚王 燕王噲
文封孟嘗君 一 衛敗號爲君 壬寅 二
去魏適齊 魏惠 癸卯 三 魏襄王一 楚相
王卒子襄王赫立 子之宋初稱王 楚趙
魏韓燕同伐秦秦人出 甲辰 四 秦敗韓師斬
兵五國之師皆敗走 首八萬級諸侯振
恐 齊殺蘇秦 張儀復相 乙巳 五 魯平公
秦 魯景公卒子平公叔立 一 秦威蜀
燕讓國 丙午 六 慎靚王崩子赧王 丁未 赧王
子之 延立 稱西周始此 一

五

張

其太子章而傳少
子何自號主父
歸于齊與韓魏伐秦敗其軍於函谷秦
割三城以和
趙封弟勝爲平原君
右甲子四十
顯王三十七年
慎靚王六年
甲子
赧王十八
追及之以歸
楚懷王自秦走趙不納秦
魯平公卒子緒公賈立乙
丑十九
魯湣公一
楚懷王卒子秦
韓襄王卒子釐王咎立
王卒子昭王立
丙寅二十
魏昭王韓釐王一
趙主父
齊共滅中山歸行賞大赦酺五日趙故太子章作亂公子成李兌誅之遂殺主父于沙丘
秦樓緩免相魏冉代之
魯平公卒子文公賈立
丁卯二十一
魯文公一
戊辰二十二
秦
拔五城斬首
已巳二十三
秦魏冉謝病
庚午二十四萬
已巳
免以客卿
蜀壽爲丞相

毒

以騎劫代樂毅將殺 癸未 三十七 燕惠王二
奔趙田單乃復齊 魏昭王 乙酉 三十九 魏安
陳甲申 三十八 魏昭王立 乙酉 三十九 魏安
公子無忌為信陵君 丙戌 四十 秦魏韓伐魏
楚復取江南十五邑 韓收之秦敗韓兵斬
首四萬魏納丁亥 四十一 秦伐魏拔四城
八城于秦 魯文公卒子頃公立
戊子 四十二 魯頃公一 已丑 四十三 韓
以黃歇侍太子完為質于 庚寅 四十四 燕武
秦燕惠王卒子武成王立 成王 一 趙田
部吏趙奢收稅殺平原君家不出稅者 辛卯 四
九人平原君以為賢薦於王使治國賦 辛卯 四
五 范雎自魏 壬辰 四十 癸巳 四十 甲午 四十
入秦以為客卿 乙未 四十九 秦以范雎為丞相
秦悼太子質 乙未 四十九 秦以范雎為丞相
於魏而卒 乙未 四十九 秦以范雎為丞相

孝王三魏安釐王二十二 趙孝成王十一 韓宣
惠王十八 齊王建十九 七國 燕蔡澤入秦范
雎免相 楚遷魯君于莒荀況為蘭陵 丁未 二
令 周九鼎入秦 燕孝王卒子喜立 丁未 二
王喜一 韓朝秦 戊申 三 秦王郊 已酉 四
魏聽命于秦 見上帝于雍 已酉 四
殺衛君而立 庚戌 五 秦昭襄王卒太子立
其弟元君 秦昭襄王卒太子立
哀經吊秦子楚 辛亥 秦昭襄王一
立是為莊襄王 燕伐齊拔聊城 壬子 二
東周君以呂不常為相 癸丑 三 日食 秦伐
封文信侯 楚滅魯 秦莊襄王卒 乙卯 秦政
七城 楚黃 甲寅 四 子政立 秦莊襄王卒 乙卯 秦政
歇徙封於吳 甲寅 四 子政立 秦莊襄王卒 乙卯 秦政
秦用鄭國鑿 丙辰 二 趙孝成王卒子立 丁
涇水為渠 丙辰 二 趙孝成王卒子立 丁
已 三 秦大饑 戊午 四 拜爵 魏安釐王卒子
魏公子無忌卒 戊午 四 拜爵 魏安釐王卒子

增立是為 已未 五 秦伐魏取 庚申 六 楚趙魏
景閔王 已未 五 秦伐魏取 庚申 六 楚趙魏
以伐秦至函 辛酉 七 秦伐 壬戌 八 秦封侯
谷皆敗走 辛酉 七 秦伐 壬戌 八 秦封侯
韓桓惠王 癸亥 九 夏四月 秦民有凍死者
卒子安立 癸亥 九 夏四月 秦民有凍死者
茅焦諫 楚考烈王卒 辛酉 七 秦伐 壬戌 八 秦封侯
園殺春申君太子悍立

右甲子四十一 周赧王四十二年 東周君七
甲子 秦政十 楚幽王 一 秦乙丑 十一 徙呂
趙悼襄王卒 丙寅 十二 趙幽繆王 一 丁卯 十三
趙以李牧為將敗秦 戊辰 十四 韓非作說難上書
兵封李牧為武安君 戊辰 十四 韓非作說難上書
千秦王李斯 已巳 牧而還 燕太子丹自秦逃
姚之令自殺 已巳 牧而還 燕太子丹自秦逃

歸庚午十六代地震辛未十七秦內史勝
衛元君卒壬申十八趙發臣郭開受秦癸酉
十九秦王剪滅趙虜趙王遷趙公子嘉奔代
楚幽王卒弟郝立是為哀王在位三月庶兄負
芻弑甲戌荆軻刺秦王不克乙亥秦拔薊燕
立王斬太子丹首以獻秦丙子二十二秦王
以李信代王剪薊謝病歸秦伐魏王假降
殺之滅魏李信丁丑秦復用王戊
為楚所敗奔還李信丁丑秦復用王戊
寅秦置置楚郡巳卯秦悉定荆江南地降百越
之君置會稽郡庚辰并天下更號曰始皇帝命
五月天下大酺庚辰并天下更號曰始皇帝命
為制令為詔自稱曰朕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
除謚法以十月為歲首初齊鄒衍論著終始五
德之運至是齊人奏之以為周得火德秦為水
德衣服旌旗節飾皆尚黑數以六為紀分天下
為三十六部置守尉監徒豪富於咸陽辛巳
一法度衡石丈尺製受命璽行半兩錢辛巳
七西巡北地隴西至雞頭山過壬午東巡上
回中作信宮作甘泉前殿壬午東巡上
鄒嶧山立石頌功業集魯儒生議封禪遣方士
徐市等入海求神仙癸未西南渡淮之衛山南郡
浮江至湘山癸未沙中張良狙擊誤中副車浪
由武關歸癸未沙中張良狙擊誤中副車浪
甲申自具田畝實數丙戌巡刻碣石門
壞城郭決隄防北丁亥桂林南海象郡置閭中
巡遺蒙恬伐匈奴丁亥桂林南海象郡置閭中
郡葦星見收匈奴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
長城自臨洮至遼東萬里運芻粟輸河北
戊子焚書巳丑房出長子扶蘇監蒙恬軍于

上庚寅三十辛卯丘官者趙高丞相李斯燔却
殺太子扶蘇立少子胡亥殺蒙恬蒙毅壬辰二世
殺秦始皇于驪山以宮人殉大赦壬辰皇帝
元年趙高勸殺諸公子公主發閭左戌漁陽
陳勝吳廣起兵於蕪湖自立為楚王廣為假王
楚將武臣自立為趙王沛人劉邦起兵自立
為沛公楚人項梁起兵於吳齊田儋自立
為齊王趙將韓廣自立為燕王楚將周市
立魏公子趙將韓廣自立為燕王楚將周市
癸巳李良秋武臣張耳陳餘立趙王歇
海尉趙佗自立為南越王項梁殺景駒立楚
懷王孫心張良說項梁立韓公子成為韓王
齊王儋為秦兵所殺齊人立田儋儋弟田榮逐
假立儋子田市楚立魏豹為魏王秦趙高
計殺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左甲午三趙高
丞相李斯楚懷王遣沛公伐秦甲午三趙高
弑胡亥立子嬰降皇帝稱王子嬰誅趙高夷
三族沛公入關秦王子嬰奉璽以降秦亡
漢蕭何收秦圖籍沛公約法三章除秦苛法
沛公會項籍于鴻門項籍屠咸陽殺子嬰掘
始皇冢乙未帝分天下王項籍尊楚懷王為義
大掠乙未帝分天下王項籍尊楚懷王為義
王立沛公為漢王漢以蕭何為丞相以韓信
為大將以周苛為御史大夫置縣鄉三老冬十
月項籍丙申春三月漢王為義帝發喪告
弑義帝丙申春三月漢王為義帝發喪告
父太公母呂后為楚所獲楚殺韓王成漢立
子盈為太子立宗廟社稷于關中令祠官祀天
地四方冬十月晦日食丁酉漢王于陽王走入
食十一月晦日食丁酉漢王于陽王走入
關將軍紀信死之戊戌箕賦秋八月漢初為
秋七月星孛于大角戊戌箕賦秋八月漢初為
令軍士死者吏為棺斂送其家漢以周昌為

原缺

御史已亥五漢王即皇帝位定都長安大赦
大夫丁公以武德舞封功臣侯以季布為郎
中斬丁公以狗立無諸為閩越王漢兵追項
羽至烏江自刎張良謝病召田橫不至自
殺燕王臧荼反庚子封雍齒為什方侯定元
帝自將征執之庚子封雍齒為什方侯定元
功位次以蕭何為第一尊太公為太上皇徵魯
諸生起朝儀博士叔孫通采古禮雜秦儀上之
命蕭何次律令偽遊雲夢執韓信至洛辛丑二
陽赦為淮陰侯討韓王信被圍平城辛丑二
月帝自櫟陽使都長安置宗正官詔獄治
未央宮拜叔孫通為太常立皇子如意為
代壬寅八今賈人母得衣錦繡操兵乘馬
親癸卯九徙齊楚大族實關中冬始與匈奴結
和癸卯九徙齊楚大族實關中冬始與匈奴結
諸侯王國皆立廟以周昌乙巳十一呂后殺
為趙相趙堯為御史大夫乙巳十一呂后殺
里會紀卷二
李一
為代王詔郡國求遺賢殺梁王彭越遺
陸賈封趙佗為南粵王歸奏新語復沛氏遺
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四皓因太丙午十二
子見帝下相國何獄既而釋之夏四
月漢高帝崩年五十三五月葬長陵太子盈丁
即位年十七是為孝惠皇帝今郡國立高廟丁
未惠帝一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戊申
斷戚夫人手足春正月始城長安
二兩龍見蘭陵井中隴西地帝甥張
震夏早蕭何卒以曹參為相己酉三立
氏為庚戌四春正月舉孝弟力田帝冠辛
皇后除挾書律立原廟宜陽雨血辛
亥五冬雷桃李華實夏大壬子六月以
王陵陳平為相夏張癸丑七春正月日食
良卒以周勃為太尉癸丑七春正月日食
秋八月惠帝崩呂后取他人子養為帝子至甲
是即位呂后稱制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甲

甲子會紀卷之二 明武進薛應旂編輯
甲子文帝三冬十月晦日食十
殺辟陽侯審食其乙丑四冬十月灌嬰卒以
以張釋之為廷尉乙丑四冬十月灌嬰卒以
勃獄既而赦之作顧成廟丙寅五春二
夏四月更造四丁卯六冬十月桃李華
銖錢除盜鑄令丁卯六冬十月桃李華
老上單于立復請和親戊辰七夏四月赦
以賈誼為梁王太傅戊辰七夏四月赦
果恩己巳八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為列侯
災己巳八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為列侯
九春辛未十冬太后弟薄昭壬申十一
大旱春辛未十冬太后弟薄昭壬申十一
以賈誼言徙淮陽王武為梁王令宮人出嫁
道以罷錯言募民徙塞下令宮人出嫁
甲子會紀卷二
西漢之春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濟金隄興卒
罪遺調者賜三甲戈十三春二月詔具親
老孝弟廉吏帛甲戈十三春二月詔具親
除肉刑乙亥十四冬食奴入寇蕭關北地回
賈誼卒乙亥十四冬食奴入寇蕭關北地回
唐言復以魏丙子十五春黃龍見成紀夏
尚為雲中守丙子十五春黃龍見成紀夏
陽五丁丑十六用新垣平言詔更戊寅十七
帝廟丁丑十六用新垣平言詔更戊寅十七
元年冬十月新垣平伏己卯十八夏與句
誅詔議可以佐百姓者己卯十八夏與句
月張蒼免以申庚辰十九春二月辛巳二十
屠嘉為丞相庚辰十九春二月辛巳二十
晦日食五月壬午二十一春正月上行幸
赦上行幸雍壬午二十一春正月上行幸
七月行癸未二十二冬匈奴寇上郡雲中詔
幸代癸未二十二冬匈奴寇上郡雲中詔

大旱蝗 詔弛甲申二十三 夏六月文帝崩
利省費以賑民 甲申二十三 夏六月文帝崩
即位 乙酉 春正月 詔聽喪 徙寬大地 夏赦 後
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 丙戌 二月 冬十二月
減答法 以張歐為廷尉 丙戌 二月 冬十二月
夏四月 太皇太后薄氏崩 六月丞相申屠嘉
卒 以陶青為丞相 趙主 丁亥
出東北 秋 衡山雨雹 榮感 逆行 守北
辰 月 山北辰間 歲星逆行 天廷中
三 冬十月 梁王武來朝 春正月 赦 長星出
西方 洛陽東宮災 是月晦日食 七國反
殺鼂 戊子 四月 以皇子榮為皇太子 己丑 五
錯 戊子 四月 以皇子榮為皇太子 己丑 五
嫁匈奴 庚寅 六月 冬十二月 雷大雨 辛卯 七
軍于 庚寅 六月 冬十二月 雷大雨 辛卯 七
十月 廢太子榮為臨江王 是月晦日食 春
丞相陶青免 以周亞夫為丞相 夏立夫人
王氏為皇后 以膠 壬辰 八月 改稱中元年 夏
東王 為皇太子 壬辰 八月 改稱中元年 夏
雨雷 癸巳 九月 春三月 太子榮自殺 夏四
食 梁王武使人殺 甲午 十一月 罷諸
袁盎 罷御史大夫 甲午 十一月 罷諸
四月 地震 旱 秋九月 蝗有星于西北 乙未
是月晦日食 丞相周亞夫免 劉舍為相 乙未
十一月 夏蝗 丙申 十二月 六月 赦 大水 秋
冬十月 日食 丙申 十二月 六月 赦 大水 秋
詔識疑 丁酉 十三 冬十月 梁王武來朝 改
獄地震 丁酉 十三 冬十月 梁王武來朝 改
大行令 春二月 郊五時 三月 雨雪 夏四
月 梁孝王卒 分梁地 王其子五人 更減舊法
定董令 秋 戊戌 十四 改稱後元年 春三
七月 晦日食 戊戌 十四 改稱後元年 春三
垣 丞相劉舍免 以衛綰為丞相 直不疑 巳亥
為御史大夫 下周亞夫獄 亞夫不食死 巳亥

十五 春正月 地一 庚子 十六 冬十月 日月
日三動 秋大旱 庚子 十六 冬十月 日月
如紫五星逆行 守太微月 貫天廷中 春正月
勸農桑 禁采黃金珠玉 景帝崩 太子徹即位
年十六 是為 辛丑 武帝建元 一自是始有年號
世宗孝武帝 辛丑 武帝建元 一自是始有年號
諫之士 以董仲舒為江都相 治申韓蘇張者皆
罷之 春二月 赦 行三銖錢 夏六月 丞相
衛綰免 以寶嬰為丞相 田蚡為太尉 趙主 御
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 迎申公為太尉 趙主 御
壬寅 二 冬十月 淮南王安來朝 趙主 御
為郎中令 石慶為內史 春二月 朔日食 三
月 以許昌為丞相 以衛青為太中大夫 四月
有星 癸卯 三 始微行 起上林苑 河水溢于
如日 癸卯 三 始微行 起上林苑 河水溢于
發兵救之 徙其 甲辰 四 夏有風如血 旱 乙巳
聚于江淮間 甲辰 四 夏有風如血 旱 乙巳
五 春罷三銖錢 行半兩錢 丙午 六 春遼東
置五經博士 夏五月 大蝗 丙午 六 春遼東
四月 高園便殿火 五月 寶太后崩 秋八月
有星 李于東方 長竟天 許昌免田蚡為相 以
為都尉 丁未 七 改稱元光元年 冬十一月
月 赦 五月 詔舉賢良文學 戊申 八 冬十月 帝
學親策之 秋七月 日食 戊申 八 冬十月 帝
始親祀 竈遺方士求神 僊 立太一 巳酉 九
祠 夏六月 王恢以罪下吏自殺 巳酉 九
徙頓丘 夏六月 王恢以罪下吏自殺 巳酉 九
子通淮 泗水郡 十六 庚戌 十 冬十二月 田蚡
卒 夏四月 隕霜 殺草 五 辛亥 五 冬十月
月 以薛澤為丞相 地地震 赦 辛亥 五 冬十月
朝獻 雅樂 對詔策 通南夷 置 捷為郡 通西夷
置一都尉 發卒治 鴈門 阻險 廢皇后陳氏
趙禹定律令 以公孫弘為博士 壬子 十二 冬

算商車 春穿渭 癸丑 十三改稱元朔元年
渠 夏太旱蝗 春三月立夫人衛氏為皇后
罪 皇子據生 春三月立夫人衛氏為皇后
赦 秋匈奴入寇以李廣為右北平太守
夷薺君降置蒼海郡 以甲寅 南几杖 春賜淮
主父偃嚴安徐樂為郎中 三月晦日食 徙
諸侯王得分國邑封子弟為列侯 衛青擊走
匈奴取河南地為朔方郡 三月晦日食 徙
郡國豪傑於茂陵 燕齊 乙卯 孫弘為御史大
王有罪自殺族誅主父偃 乙卯 孫弘為御史大
夫春罷蒼海郡 以張騫為 丙辰 行幸甘泉
太中大夫以張湯為廷尉 冬十一月丞相薛
夏匈奴入寇代 丁巳 澤免以公孫弘為丞相封
郡定襄上郡 春大旱 衛青擊匈奴還以青為
平津侯 夏置博士弟子自是多文學之士 戊
大將軍夏置博士弟子自是多文學之士 戊
午 十八 夏詔民 已未 十九 改號元符元年
得買爵贖罪 已未 冬十月祠五時獲一角

甲子紀卷二

獸故以天瑞紀元 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
自殺 以子據為皇太子 五月晦日食 張
審通 庚申 二十 春三月公孫弘卒以李蔡為
西域將軍 丞相張湯為御史大夫以霍去病為
驃騎將軍 秋匈奴渾邪 辛酉 二十一 春星
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衆 辛酉 二十一 春星
東大水徙貧民於關西朔方城隴西北地上 壬
郡戌卒之半 作昆明池 得神馬於渥洼 壬
戊 二十二 冬造皮幣白金鑄三錢置鹽鐵
官 官 鑄錢舟車 以卜式為郎中 春星亭
東北 夏長星出西北 李廣自殺 霍去
病封狼居胥山 誅方士文成將軍少翁 癸
亥 二十三 李蔡盜宗廟園地自殺以莊青翟
為丞相 以汲黯為淮陽太守 徙森滑吏
民於邊 帝如
甘泉祠神君

右甲子四十三 文帝二十一年景帝十六年
武帝二十二年

甲子 武帝二十四是為元狩六年 冬遣使治
閼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 初作 乙丑
詔策 秋霍去病卒 殺大農令顏異
二十五年改號元 丙寅 二十六 冬十一月張湯
鼎元年夏赦 丙寅 二十六 冬十一月張湯
使所厚史魯詣居告文奸事下湯論殺之事陰
湯遂自殺丞相莊青翟亦下獄自殺 春起栢
梁臺作承露盤 以趙周為丞相 夏大水人
餓死置均輸禁郡國鑄錢 西域始通置酒泉
武威 丁卯 二十七 冬徙西谷關於新安 夏
食 戊辰 二十八 冬十一月立后土祠於汾陰
為子南君 春以方士樂大為五利將軍封樂
通侯尚公主 夏六月分陰得大鼎 以兒寬
為左內史以方 已巳 二十九 冬十月帝祠五
士公孫卿為郎 已巳 時立泰一及五帝祠壇於

甲子紀卷三

耳泉 十一月朔冬至親郊見 夏四月赦
日食 秋遣將路博德擊南越 賜卜式爵關
內侯 九月嘗酎列侯百有六人皆奪爵丞相
趙周下獄自殺 以石慶為丞相 樂大坐誣
閼 庚午 三十 冬路博德等平南越置南海
僭耳九郡 帝如緱氏觀大人跡 平西南夷
置樣柯越萬 帝如緱氏觀大人跡 平西南夷
掖敦煌郡 以卜式為御史大夫 辛未 三十一 改號元
史大夫 帝自制封禪儀 辛未 三十一 改號元
月帝出長城登單于臺 上以上式不習文章
敗秩為太子太傅以兒寬為御史大夫 春正
月封太山後東北至碣石 海上海求神僊 夏四
桑弘羊爵左庶長 秋 壬申 三十二 冬十月
星李東井又亭三台 壬申 三十二 冬十月
宣防宮 至長安立越祠祀天神百鬼而用雞

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上令作蜚廉挂觀
通天莖臺秋濟南公玉帶獻明堂圖上作明
堂於汶上伐朝鮮擊真癸酉擊樓蘭車師
置益州郡以杜周為廷尉
初作角抵戲魚龍曼延之屬朝鮮人甲戌
殺王以降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
祠后土夏大旱匈奴寇邊遣郭昌將兵屯
朔方乙亥射殺獲之春大將軍衛青卒
方史冀幽并充徐青揚荆豫益京州及朔方交
刺凡十三部詔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使絕
者丙子宮遣郭昌擊昆明秋大旱以宗
室女為公主丁丑三十七改號太初元年冬十
主嫁烏孫益遣方士入海栢梁臺災十二月
至祀明堂益遣方士入海栢梁臺災十二月
月禪高里望祀蓬萊春還作建章宮夏五

皇會紀卷三

六

月造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築受降城秋
遣李廣利伐宛中尉王溫舒有罪自殺夷三
族戊寅賀為相泣辭不聽李廣利攻郁城不
克趙破奴已卯築塞外城障匈奴大入盡破
沒于匈奴侯張昌有罪國除初高祖庚辰春李
壞之昭陽侯張昌有罪國除初高祖庚辰春李
封侯百四十有三人至是存者四人庚辰春李
廣利破宛封海西辛巳春遣中郎將蘇武使匈
奴秋起明光宮壬午征匈奴力屈而降癸
旱發論成屯五原甲申利等伐匈奴不利
未酤上東還遷祠常山乙酉始元五年改號太
夷李陵族令死罪入墮為乙酉始元五年改號太
昌邑王今死罪入墮為乙酉始元五年改號太
茂陵于丙戌四十六秋丁亥四十七春正

浮海而還皇子弗陵生戊子東巡夏還宮
以江克為水衡都尉
冬十月己丑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
晦日食已丑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
命收之弗獲庚寅五十春丞相公孫賀因未
巫蠱始起安世告計下獄死夷其族以
劉屈氂為左丞相秋太子據殺治巫蠱辛卯
使者江充發兵反詔丞相討之太子自殺
王為太子事覺屈氂腰斬于市廣利降匈奴族
誅其家田千秋訟太子據冤上感壬辰五十
春正月帝如東萊浮海求神儒雍縣無雲如
雷者三閔石二黑如鸞二月上耕于鉅定還
至太山罷方士候神人者夏六月還宮下
罷田輪臺之詔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
使栗都尉癸巳泰時秋殺鉤弋夫人趙氏

皇會紀卷三

七

甲午五十四春二月立弗陵為皇太子
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
軍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武帝崩
太子弗陵即位年八歲姊鄂邑公主共養省
中光日磾共領尚書事三月奉武帝茂陵
夏赦昭帝始元元年秋七月太雨至于十月
乙未燕王旦謀反赦弗治黨與皆誅以雋不
疑為京兆尹九月金日磾卒閏丙申春封
大將軍霍光丁酉三月遣使祠鳳皇于東
為博陸侯
四立使仔上巳亥五春男子成方誅庚子
官氏為皇后
六春詔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蘇武還辛
白匈奴秋罷推酷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
丑七改號元學元年春徵有行義者韓福等
至長安賜帛遣歸秋七月晦日食既八

月蓋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反伏誅
冬以韓延壽為諫議大夫張安世為右將軍杜
延年為太僕 壬寅 八 癸卯 九 春太山石立上林
腰斬廷 甲辰 十 卒以王詡為丞相 少府徐仁自殺
廟火 乙巳 十一 相王詡卒 丙午 十二 以楊 丁未 十三
改號元平元年 春二月有流星大如月衆星
皆隨西行 夏四月昭帝崩霍光迎昌邑王賀
入六月即位淫戲無度霍光與張安世田延年
謀奏太后廢昌邑國除殺昌邑從官二百餘人
秋七月霍光以丙吉言迎戾太子之孫史皇孫
之子病已即位年十七是為中宗孝宣皇帝
楊敞卒蔡 戊申 宣帝本始元年 以定策功增
義為丞相 霍光張安世等封邑 鳳皇集
膠東 召黃 已酉 二 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
霸為廷尉 自殺 夏尊孝武廟為世宗

夏侯勝黃霸下 庚戌 三 春霍光妻顯使女醫
微霸從勝受書 淳于衍毒殺皇后許氏
夏丞相蔡義卒以韋賢為丞相 魏 辛亥 四 春
相為御史大夫以趙廣漢京兆 立大將
軍霍光女為皇后 夏地震山崩壞城郭室屋
殺六千餘人 以夏侯勝為諫大夫黃霸為揚
州刺史 鳳 壬子 五 改號地節元年 春星孛
皇集北海 春霍光卒子禹為右將軍 夏以張
安世為大司馬鳳皇集魯 以霍山為奉
車都尉領 甲寅 七 春膠東相王成僞增戶口
尚書事 賜爵關內侯 夏立子嬰為皇
太子 丞相韋賢致仕以魏相為丞相丙吉為
御史大夫疎廣為太子太傅疎受為少傅蕭望
之為諫議大夫秋九月地震詔求直言省京師屯
兵罷諸國宮館假貸貧民 以張安世為衛尉
軍統率諸軍以霍禹為大司馬罷其屯兵 乙卯
冬廷尉史路溫舒請寬刑置廷尉尉平

八 春詔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 夏雨
殺人 詔子匿父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
秋霍禹山雲謀反族誅霍后廢 以北海太守
朱邑為大司農渤海太守龔遂為水衡都尉
丙辰 九 改號元康元年 夏追尊悼考為皇考
蕭望之為平原太守復徵入守少府 以諫大夫
太守尹翁歸為右扶風 馮奉世矯制砂步車
丁巳 十 春立僕射王鳳為后 帝更名 戊午
十一 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 錄阿保舊
恩封丙吉史魯許舜張賀子彭祖為列侯 疏
廣疏受請老 以潁川太守黃霸 已未 十二
為京兆尹坐法貶秩復守潁川 求高帝功臣子
尹翁歸卒家貧賜黃金百觔 求高帝功臣子
孫失侯者賜金使其家凡三百六十人 大司
馬張安世卒 以韋 庚申 十三 改號神爵元年
玄戎為河南太守 春上修武帝郊祀故

事遣諫大夫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 上修飾
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大夫王吉上
疏不聽謝病歸 夏六月星孛東方 辛酉 十四
秋趙充國屯田湟中以張敞為京兆尹 辛酉 十四
春鳳凰甘露降集京師 秋蓋寬上書下吏自
劉闕下 以宦官弘恭為中書令石顯為僕射
壬戌 十五 春丞相魏相卒以丙吉為相 秋
韓延壽為 癸亥 十六 夏賜潁川太守黃霸爵
左馮翊 關內侯 冬鳳凰集社陵 河
南太守嚴 延年棄市

右甲子四十四 武帝三十一年昭帝十三年
甲子 宣帝十七 改號五鳳元年 冬十 乙丑 十八
秋左遷蕭望之為太子太傅 丙寅 十九 春丞
免光祿勳楊惲為庶人 相丙吉卒以

黃霸為相置西河北地
丁卯二十 春初置
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日食 殺故 戊辰二十一 改號甘露元年 春
平通侯楊惲 京兆尹張敞為楊惲黨友貶
秩為冀州刺史 以韋玄成為淮陽
中尉 夏四月黃龍見 太宗廟火 巳巳二十
夏營平侯趙充國卒 庚午二十三 春匈奴呼
匈奴款塞請朝 鳳皇集新蔡 丞相黃霸卒
功臣於麒麟閣 鳳皇集新蔡 丞相黃霸卒
以于定國為相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
孫公主來歸 烏 辛未二十四 壬申二十五 改號黃
月星李王良閣道入紫微宮 上寢疾以史高
為大司馬蕭望之為前將軍周堪為光祿大夫
受遺詔輔政 冬十二月孝宣崩太 癸酉元帝
子爽即位年二十七是為孝元皇帝 癸酉元帝
元年 春以宣帝宮人王政君為使行尋 甲戌
立為后秋以貢禹為諫議大夫禹勸節儉 甲戌

甲子會紀卷十

十

張

為皇太子蕭望之周堪劉更生下獄 夏立子
為中書令 乙亥三 春罷珠崖郡 夏以周
夫 丙子四 正月上如甘泉郊泰 丁丑五 春
祠五時 夏星孛于參 以貢禹為御史 戊寅
大夫罷鹽鐵官常平倉及博士弟子員數 戊寅
厚遜讓有行者 三月雨雪隕霜殺桑 秋大
饑 丞相于定國御史薛廣德罷 城門校尉
諸葛豐上書告周堪張猛上不直豐免為庶人
後左遷堪猛 待 巳卯七 春二月赦 以卓
詔賈捐之棄市 巳卯七 春二月赦 以卓
日食 夏六月赦 以匡衡為丞相 三月朔
光祿大夫 天雨草雞生角 庚辰八月 冬十
雨水 復鹽鐵官置 辛巳九 夏六月晦日食
博士弟子員千人 辛巳九 夏六月晦日食

吳為光祿大夫猛為太中大夫堪卒猛因 壬午
石顯誣諸自殺 冬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壬午
太子少傅 河決 癸未十一 改號建昭元年
直前當之 甲申十二 夏立子與為信都王
左右殺熊 甲申十二 夏立子與為信都王
陳威槐里令 乙酉十三 夏丞相韋玄成卒以
牛雲皆下獄 乙酉十三 夏丞相韋玄成卒以
矯制發兵斬 丙戌十四 春丁亥十五 夏六
郵支單于 丙戌十四 春丁亥十五 夏六
戊子十六 改號竟寧元年 春正月匈奴單于
封甘延壽陳湯為侯 五月元帝崩六月太子
驚即位年二十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
巳丑死 孝成帝建始元年 春正月石顯免歸道
黃霸四塞 秋八月有兩月 庚寅二 春正月
相承 冬匡衡請作南北郊 庚寅二 春正月

甲子會紀卷三

十一

張

三月始祀后土於北郊 辛卯三 秋大雨民詘
立皇后許氏 夏大旱 辛卯三 秋大雨民詘
二月朔日食夜地震越嶲山 壬辰四 春罷中
尚書員五人以王商為丞相 夏四月雨霽召
直言極諫之士詣白虎殿對策谷永杜欽馱
且阿王鳳 秋桃李實 癸巳五 改號河平元
河決 以王尊為京兆尹 癸巳五 改號河平元
世為河隄使者隄成 夏四月晦日食 甲午六
詔百官陳過失 詔議減死刑省律令 甲午六
匈奴遣使來獻 沛郡鐵官冶鐵飛 乙未七
楚國雨雹大如芥 悉封諸舅為列侯 乙未七
二月捷為地震山崩壅江水逆流 秋八月晦
日食 遣陳農求遺書 劉向奏洪範五行傳
河復決復命 丙申八 春匈奴單于來朝 三
王延世塞之 丙申八 春匈奴單于來朝 三
王鳳詔沙邱綰以憂卒 詔明年改元 丁酉九 改
想 山陽火生石中 詔明年改元 丁酉九 改

朔元年 春二月晦日食 冬京兆尹王章劾
王鳳章下獄死 薛宣為郡所至有聲至是入
為左 戊戌 十 夏以王音為御史 巳亥 十一
馮翊卒 薦 庚子 十二 夏四月雨雪 以王
馬王音繼之 駿為京兆尹先是京兆尹有
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 辛丑 十三
名京師稱曰先有趙張後有三王 改號
馮放家人 上始為徵行常假稱富平侯 壬
寅 十四 春三月飛雉 癸卯 十五 夏大旱
闕謝叔 冬上徵行悅歌舞者趙飛燕有女弟
姿性尤美俱召為婕妤貴傾後宮諸廢皇后許
氏班婕妤亦甲辰 十六 秋 乙巳 十七 改號永
求處長信宮 甲辰 十六 河水溢 乙巳 十七 改號永
欲立趙婕妤為后先封其父趙臨為成陽侯諫
大夫劉輔切諫收縛掖庭秘獄 五月封太后

第受之子莽為新都侯 六月立趙婕妤為后
女弟絕幸為昭儀 八月太皇太后王氏崩
九月黑龍見東 丙午 十八 春王音卒以王商
萊是月晦日食 上以太后命左遷張放為北
地都尉 冬薛宣免以翟方進為丞相孔光為
御史大夫 王商惡關內侯丁未 十九 春正
陳湯奏免湯為庶人徙燉煌 丁未 十九 春正
冬南昌尉梅 戊申 二十 夏大旱 秋七月晦
福上書不報 戊申 二十 有司奏梁王立罪寢
不治 以何 巳酉 二十一 改號元延元年 春
武為京兆尹 巳酉 二十一 正月朔日食 夏四月無雲
而雷有流星東南行四面如雨 秋七月星孛
于東井 冬十二月王商卒以其弟根為大司
馬 朱雲折檻 徵張 庚戌 二十二 辛亥 二十三
放入侍中尋後出之 庚戌 二十二 辛亥 二十三
崩 江三 壬子 二十四 春隕石于關 癸丑 二十五
日江水竭 壬子 二十四 大司農谷永免 癸丑 二十五

五改號綏和元年 春立定陶共王康之子欣
為皇太子以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共皇後
夏建三公官以王根為大司馬以何武為大司
空與丞相為三公 冬王根病免以王莽為大
司馬廢后許氏自殺 甲寅 二十六 春二月癸
罷刺史置州牧 進自殺以當天變 三月孝成崩以孔光為丞
相拜命於大行前 夏四月太子欣即位是為
哀帝年二十太后王氏臨朝稱制 六月罷樂
府官詔劉歆典領五經詠奏七畧叙諸子分為
九流師丹請如董仲舒議限田詔從之尋寢
秋以師丹為大司馬 冬策免大司空何武以
師丹為大司馬 乙卯 孝哀帝建平元年 春正月
空 馬生角 乙卯 隕石于北地 以傅太后從
第傳喜為大司馬 秋隕石于虞 丙辰 二 春
城 師丹免以朱博為大司馬 丙辰 二 春
牛 免孔光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受策殿中
有大聲如鐘 夏從賀良議改元太初更號

陳聖劉太平皇帝尋罷賀良伏誅 丁巳 三 王嘉為
秋朱博自殺以平當為丞相尋卒 丁巳 三 王嘉為
丞相 戊午 四 春大旱 關東訛言行西王母
董賢爵關內侯尋封為高安侯 諫大 巳未 五
夫鮑宣上書劾切上以其名儒優容之 巳未 五
詔書孔光劾嘉下獄死以孔光為丞相董賢為
大司馬 庚申 六 夏四月晦日食 以董賢為大
馬 庚申 六 夏四月晦日食 以董賢為大
六月孝哀崩太后與王莽議迎元帝庶孫中山
王箕子為嗣九月即位年九歲太后稱制 董
賢自殺王莽為 辛酉 王莽為安漢公 夏五月
大司馬秉政 辛酉 王莽為安漢公 夏五月
朔日食始追諡孔 壬戌 二 帝更名衍 黃龍游江中
子為褒成宣尼公 壬戌 二 帝更名衍 黃龍游江中
孔光等稱莽功德比周公 大司農孫寶免 閏
九月晦日食 閏

遣女入 癸亥 三、聘王莽女為后 王莽殺其
侍太后 子宇及吳章并何武鮑宣王商等
九數百人達萌
杜冠客遼東

右甲子四十五 宣帝九年元帝一十六年成
帝二十六年哀帝六年平帝

年三

甲子 平帝元始四、加王莽宰衡位諸
侯王上 徵天下通經異能之七 乙丑五
五月加王莽九錫、冬十二月王莽置毒椒酒
中上飲之疾莽請命泰時願以身代藏策金勝
孝平崩以平 丙寅 漢孺子嬰居攝元年、春三
晏為大司徒 月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
號曰孺子年二歲、夏五月王莽稱
假皇帝 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丁卯二
月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秋九
死之 王莽作大誥示反位孺子 戊辰三改號
初始元

甲子會紀卷一

南

年 秋九月王莽母死不成服 冬十二月王
莽篡位改國號曰新 改正朔以十二月為正
月 巳巳 新莽始建國元年 春正月廢漢孺子
之庚午 二 春莽廢漢侯王 辛未 三迎龔勝為
而壬申 四癸酉 五十一風臺 辛未 三迎龔勝為
卒 四月隕霜殺草木 六月 乙亥 七 民說
黃霧四塞 七月大風雨雹 六月 乙亥 七 民說
丙子 八二月地震雪深一丈 夏長 丁丑九
鑄威斗 戊寅 十楊 巳卯 十一關 庚辰二
綠林兵起 戊寅 十楊 巳卯 十一關 庚辰二
改號地皇元年 秋七月大風毀王路堂 九
月大雨六十日 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兵
誅莽不克而死 致憚明天文歷 辛巳 春王莽
數說莽就臣位莽怒下之獄久赦 辛巳 春王莽

子臨謀殺莽事覺自殺
東大饑蝗 毀漢高廟 南郡素豐兵起 壬午
十四 春閭東人相食 夏蝗飛蔽天 秋
荆州平林兵起漢宗室劉縯劉秀起兵春陵 癸
未 漢淮陽王更始元年 春二月新市平林諸
將立劉玄為帝改元更始 封劉永為梁王
秋九月漢兵入長安誅王莽 甲申 二 春二月
冬十二月王郎稱帝邯鄲 劉玄遷都長
安 劉秀平王郎 公孫述稱蜀王泰豐稱楚王乙
寇 漢光武皇帝建武元年 夏六月蕭王秀即
西 皇帝位年三十是為世祖 蔡更始帝為淮陽
王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陷長安 淮陽王降
于赤眉殺之公孫述稱帝成都改元龍興 劉
永稱帝睢陽 隗囂稱帝隴右 賓融據 丙戌
河西 盧芳稱兵安定匈奴立芳為漢帝 馮
守彭寵反 丁亥 異破赤眉長安平 得傳國

甲子會紀卷一

圭

重以劉盆子為趙王郎中賜樊崇等田 戊子四
宅 彭寵稱燕王 李憲稱帝淮南 戊子四
侯霸為巳丑 五 彭寵奴子密斬寵來降封不
尚書令 巳丑 五 義侯 賓融遣使奉書入見詔以
融為涼州牧 秦豐降斬之 平張步 初起
太學 大司徒伏湛免以侯霸為大司徒 徵
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黨 庚寅 六 馮異擊
光不屈以王良為諫議大夫 破盧芳安定
平 隗辛卯 七 公孫述立隗囂為朔寧 壬辰
八 穎川盜 癸巳 九 隗囂立 甲午 十 馮異卒
起 大水 癸巳 九 隗囂立 甲午 十 馮異卒
誅 乙未 十一 自將伐蜀 公孫述使盜 丙申
誅 乙未 十一 自將伐蜀 公孫述使盜 丙申
十二 吳漢拔成都 丁酉 十三 侯霸卒以韓
為大戊戌 十四 寇恂卒 巳亥 十五 韓歆以
司空 更定律不報 巳亥 十五 韓歆以

甲子會紀卷三

夫

甲子會紀卷二

十一

各千解 詔除 乙酉 命編新李梵等造四
妖惡禁錮者 乙酉 分曆 詔戒俗吏矯飾者
上東巡至東郡引張輔及其門生並會庭中賞
賜沾洽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孫終身時人
號為白永尚書 丙戌 第十一 鄭弘免宋由為太
至魯祀孔子 丁亥 第十二 改號章和元年 恒虞
空 漢禮 丁亥 免以袁安為司徒任隗為司
晦日食 戊子 十三 春正月章帝崩太子肇
鄧彪為太傅、國舅竇憲殺都鄉 巳丑 孝和帝
侯暢太后使憲擊匈奴以贖罪 巳丑 孝和帝
年、竇憲勒功燕然進大將軍封武陽侯 庚寅
位三公上 七月會稽山崩 九月大水 庚寅
二 春二月日食 秋 辛卯 三 帝冠 樂恢
匈奴求朝竇憲棄破之 辛卯 上疏請抑國舅竇
憲脅恢飲藥死 以 壬辰 四 春三月袁安卒
班超為西域都尉 壬辰 以丁鴻為司徒 六

甲午會紀卷二

太

月朔日食 地震旱蝗 竇憲謀逆伏誅 班
固以附憲下獄死以女弟昭隱成漢史 宋由
以黨憲自殺以尹睦為太尉 癸巳 五 春鄧彪
任隗卒以劉方為大司空 卒 冬尹睦
卒以張輔 甲午 六 丁鴻卒以劉方為司徒張
為太尉 甲午 六 丁鴻卒以劉方為司徒張
乙未 七 夏四月朔日食 秋 丙申 八 春
陰氏為后 丁酉 九 春隴西地震 夏旱蝗
夏蝗 自殺以呂蓋為司徒 戊戌 十 韓稜卒以
張奮罷以韓稜為司空 戊戌 十 韓稜卒以
愷為 巳亥 十一 庚子 十二 秋七月朔日食 辛丑
十三 呂蓋致仕 壬寅 十四 夏六月陰氏為
以魯恭為司徒 壬寅 十四 夏六月陰氏為
皇后 徵班超還京 樂堪罷立貴人鄧氏為
防為司空 封宦者鄭眾為鄉侯 癸卯 十五 夏四

月晦日食、嶺南舊獻生龍眼荔枝晝夜傳送
死者不可勝數唐堯上書因詔自今勿受遠國
珍甲辰 十六 魯恭免張輔為司徒尋 乙巳 七
差 甲辰 卒以徐防為司徒陳寵為司空 乙巳 七
改號元興元年 冬十二月孝和崩長子 勝 丙
有痼疾立少子隆始生百餘日鄧后稱制 丙
午 孝殤帝延平元年 春正月以張禹為太傅
徐防為太尉梁鯨為司徒 夏四月陳寵卒
以尹勤為司空、秋八月孝殤崩清河王慶子
祐入即位年十三鄧太后稱制 詔檢校鄧氏
賓客 罷魚龍曼延戲 丁未 孝安皇帝永初元
詔舉隱逸選博士 秋策免徐防尹勤以張禹為太
魯恭為司徒 周章謀廢立事覺自殺以張
尉周章為司空 周章謀廢立事覺自殺以張
敏為 戊申 冬徵鄧騭為大將軍臨辟弘農楊震
司空 戊申 冬徵鄧騭為大將軍臨辟弘農楊震
累遷荊州刺史 巳酉 食 帝冠 京師大饑民相
使東萊太守 巳酉 食 魯恭罷以夏勤為司徒

甲午會紀卷三

太

今吏民入錢穀拜 庚戌 四 以虞詡 辛亥 五
官 十二月地震 庚戌 四 以虞詡 辛亥 五
月朔日食地震 張 壬子 六 張敏罷以劉愷
禹免以李修為太尉 壬子 六 張敏罷以劉愷
功二十八 癸丑 七 春二月地震 甲寅 八
將皆紹封 癸丑 七 春二月地震 甲寅 八
號元初元年 春二月日南地坼長百餘里
三月日食 夏旱蝗 六月河東地陷 秋李
修罷以司馬苞為太尉 乙卯 九 夏四月立貴
冬十月朔日食 地震 乙卯 九 夏四月立貴
月旱蝗 六月司馬苞卒以馬英為太尉 秋
九月晦日食 冬以虞詡為武都太守擊羌破
之 十一月地震 十二月夏勤罷以劉丙辰
愷為司徒袁敞為司空前中郎將鄧弘卒 丙辰
十 春地震 三月日食 夏四月旱 丁巳 十一
冬初聽大臣行三年喪從劉愷之請也 丁巳 十一
春二月朔日食 武庫災 夏四月旱 丁巳 十一
袁敞自殺以李郃為司空 夏雨雹 秋雨水

程等十九人爲列侯來歷等皆拔用望經以附

辛

五

免以桓焉爲太尉三營室安定

計據皇甫規願出擊戎羌不用郭虔免以趙
戒為司空大將軍梁商卒以梁冀為大將軍
九月晦日食壬午十七改號漢安元年
李固為司空郭遵劉班分行州郡張綱埋輪以
李固為特作大匠以張綱為廣陵太守桓
焉劉肅免以趙峻為太尉增孝廉為四科甲申
十九改號建康元年夏四月立子炳為太子
良方正皇甫規對策斥梁冀規沉廢于家乙酉
孝冲帝永嘉元年春正月孝冲崩梁太后徵
章帝曾孫清河王蒜渤海孝王子繼至京師梁
冀利續幼白后立之年入丙戌孝質帝本初元
歲罷蒜歸國梁太后稱制帝日梁冀
為跋扈將軍夏六月冀進毒弒上中常侍曹
騰忍朝議立蒜夜說梁冀迎章帝曾孫蠡吾侯

甲子會紀二

三

志立之年十五歲梁太后仍稱制梁冀說太
后策免李固以胡廣為太尉趙戒為司徒袁湯
為司空丁亥孝恒帝建和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秋論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又封其子弟
及宦者劉廣等皆為列侯八月立太后女弟
梁氏為皇后九月地震策免杜喬以趙戒為
太尉袁湯為司徒前太尉胡廣為司空冬劉
文謀立清河王蒜事覺蒜自殺戊子二春
梁冀誣李固杜喬與文通下獄死四月日食
夏北宮災秋大水已丑秋八月星孛天市大
土封張歆為司徒荀淑卒子入人時謂八龍
庚寅四改號和平元年春梁太后辛卯五改
嘉元年春梁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叱羽林
衛劍夏四月上微行至梁胤弟是日晝昏

大旱人相食冬地震詔舉獨行之士詔加
梁冀殊禮張歆胡廣罷以吳雄為司徒黃瓊
為司空壬辰冬十月地震黃瓊免以趙戒為司
空癸巳七改號永興元年秋七月蝗河溢民
下獄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上書乃赦之冬
袁湯吳雄趙戒免以胡廣為太尉黃瓊為司徒
房植為甲午惠子為列侯秋九月朔日食
胡廣免以黃瓊為太尉尹頌乙未九月改號永壽
為司徒冬泰山琅邪盜起丙申十元春韓韶荀
人相食夏大水巴益山崩丙申十元春韓韶荀
房植免以韓續為司空丁酉十一春閏正月晦
以德政稱人謂之額五月十二改號延熹元年
罷以韓續為司空戊戌五月晦日食太史令陳
徒孫朗為司空

甲子會紀三

三

謂變由梁冀冀考授死于獄秋黃瓊免
以胡廣為太尉冬以張奐為北中郎將陳
龜請誅梁冀已亥十三皇后梁氏崩上與中
皆棄市胡廣韓續孫朗皆坐阿附免為庶人詔
賞誅梁冀之功封單超等皆為縣侯以黃瓊
為太尉祝恬為司徒盛允為司空黃瓊辟范
滂尚書令陳蕃薦徐穉姜肱袁閎常著李曇
徵之皆不至立庚子十四單超死賜天子
貴人鄧氏為后庚子十五春南宮嘉德殿火大
為司徒虞辛丑十五武庫火盛允黃瓊免以
放為司空司徒劉矩為太尉夏星孛于心中
種嵩為司徒劉矩為太尉夏星孛于心中
電地地震泰山裂處赦免以黃瓊為司空
秋城百官俸賣關內侯以下官黃瓊免以劉
寵為司空冬諸羌復反皇甫規擊破降之
壬寅十六春皇甫規討沈氏羌降之夏長
沙零陵賊起地震冬武陵蠻反馮緄討

平之 劉矩免以楊秉為太尉 下癸卯十七
皇甫規獄太學生張鳳等乞赦之
辛以許相為司徒 武陵蠻復反馮緄生免
劉寵免以周景為司空 朱穆疾宦官恣橫上
疏不聽 甲辰十八 春黃瓊卒四方遠近名士
發疽卒 會葬者六七千人 夏百電冬
上南 乙巳十九 春正月晦日食 廢鄧后幽
巡 殺之立貴人竇氏為后楊秉卒以陳
番為太尉 秋地震 丙午二十 春正月朔
周景免以劉茂為司空 周福房植二家實客
許相免以胡廣為司徒 更相褒重於足殺成瑨劉
互相譏揣一時名流更相褒重於足殺成瑨劉
瑗捕李膺杜密等二百餘人下獄策免太尉陳
蕃 以周景為太尉 劉茂免以宣帝為司空
以後父竇武為太尉武受兩 丁未二十一 改號
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 永康元年
夏五月地震日食 六月赦黨人歸田里禁錮
終身 冬寇寇三輔張奐遣董卓擊破之拜卓

甲子會紀卷二

三

為郎中 十二月孝桓崩竇太后竇武 戊申春
迎帝即位是為孝靈帝建寧元年 以竇武為
大將軍陳蕃為太傅與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
宣帝免以王暢為司空周景卒以劉矩為太尉
夏五月朔日食 六月大水 八月王暢免以
劉寵為司空 秋九月陳蕃竇武謀誅宦官曹
節王甫等不克俱被殺遷竇太后於南宮 以
胡廣為太傅劉矩免以司徒許相為司空 已酉
冬十月日食 劉矩免以問人襲為太尉 已酉
二 夏有青蛇見於御坐 問人襲許相免以
劉寵為太尉許訓為司徒劉矩為司空 竇素附
中官故致公輔 冬十月殺黨綱 庚戌三月 春
李膺等百餘人 是月晦日食 庚戌三月 春
日辛亥 四 春正月帝冠赦天下惟黨人不赦
食 二月地震海溢 三月朔日食大疫
聞人襲許訓免以李咸為太尉橋玄為司徒來
豔為司空 秋七月來豔橋玄免以宗俱為司

空許相為司徒 壬子 五改號熹平元年 朝
立貴人宋氏為后 廣卒 竇太后崩于南
宮 會稽妖賊許生稱帝 癸丑六 春宗俱卒
許相免以袁詡為司徒 秋楊賜免以宦官唐
李咸免以段熲為太尉 冬段熲免以陳耽為太尉
衡弟唐珍為司空 冬吳孫堅討許生斬之 乙卯八 春
甲寅 唐珍免以許訓為司空 殺永昌太守曹驚禁黨
書五經刻石 丙辰九 殺永昌太守曹驚禁黨
于太學門外 人五屬 陳耽免以許訓為
太尉劉逸為司空 許訓免以劉丁巳 賈小民
寬為太尉袁詡免以楊賜為司徒 丁巳 賈小民
相聚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
劉矩免以陳球為司空 劉寬陳球楊賜免以
孟融為太尉陳耽免以 戊午 十一月改號光和元年
司空袁滂為司徒 孟融免以宦官第張顗為太尉
置鴻都門學 侍中寺雉雞化為雄 陳耽免
夏四月地震

甲子會紀卷二

五

以來豔為司空 六月有黑氣墮溫德殿似龍
長十餘丈 七月青虹見玉堂後殿 秋張顗
罷以陳球為太尉來豔卒以袁逢為司空 王
甫諸廢宋后幽死 詔鴻都文學樂 已未十二
以橋玄為太尉 詔鴻都文學樂 已未十二
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像立贊 已未十二
玄袁逢免以劉矩為司空 段熲免以劉矩為
司空 司隸校尉陽球杖殺王甫 劉矩免以
劉滂為太尉 陽球杖殺王甫 劉矩免以
罷段熲為太尉 陽球杖殺王甫 劉矩免以
為司徒洛陽女 庚申十三 夏江反秋地震
生兒兩頭四臂 庚申十三 夏江反秋地震
氏為后 作畢圭靈昆苑 蒼梧桂陽賊攻 辛
郡縣零陵太守楊琰以排囊盛石灰法破之 辛
酉十四 夏雨雹 秋九月日食 劉寬楊賜
後宮 曹節死 壬戌十五 春疫 夏早 秋
趙忠代大長秋 壬戌十五 春疫 夏早 秋

星亭太微 起四百尺觀 冬許械罷以 癸亥
楊賜為太尉 桓典為侍御史 官官畏之
十六 夏早 秋河溢山
崩鉅鹿 張角以妖術教授

右甲子四十八 安帝二年順帝十九年冲帝
一年質帝一年桓帝二十一

年靈帝
十六年

甲子 孝靈十七改號中平元年 春張角等賊
起以黃巾為號上召羣臣會議皇甫嵩呂
強請解黨禁上懼而從之 殺呂強同鄉張鈞
以張溫為司空 驍都尉曹操與皇甫嵩朱雋
合兵討黃巾破之 操父嵩本夏侯氏為官曹
騰養子因冒其姓 以右兄何進為大將軍
豫州刺史王允破黃巾得宦官張讓交通書上
之上不能罪讓以事 乙丑 十八 袁隗免以崔
中允下獄會赦還之 乙丑 烈為司徒烈寔之從

甲子會紀卷二

主

兄冀州之名士也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之由
是聲譽頓衰 夏大雨雹 鄧威免以張延為
太尉 以計張角功封宦官張讓等十二人為
列侯 以張溫為車騎將軍楊賜代為司空賜
卒以許相為司空 董卓將兵討袁紹統屬於
張溫溫召之不至孫堅語溫斬之溫不忍上遣
萬金堂 丙寅 十九 張延罷遣使揚節拜張溫
為私藏 丙寅 十九 三公在外自溫始張延為
宦官所譖 丁卯 二十 張溫免以崔烈為太尉
下獄死 丁卯 二十 許相為司徒丁宮為司空孫堅
為長沙太守封烏程侯 崔烈免以曹嵩 戊辰
為太尉 是歲賣官至關內侯 陳寔卒
二十一 青徐黃巾復起 劉焉為益州牧劉
虞為幽州牧州牧始此焉魯恭王之後虞東海
恭王五世孫也是歲曹嵩罷以樊陵為太尉陵
罷以馬日磾為太尉許相罷以丁宮為司徒劉
弘為已 二十二 夏四月朔日食 馬日磾
司空已 免以劉虞為太尉上有疾以董太后

所養王美人所生子協年九歲屬宦官蹇碩立
為太子 上崩何后立其所生子辨年一十四歲
以協為渤海王改元光熹后兄何進殺蹇碩收
太后兄董卓重自殺太后暴崩徙協為陳留王
秋七月何進召董卓袁紹等兵誅宦官事洩宦
官張讓段珪等殺進劫帝太后及陳留王出走
盧植兵追及之讓珪投河死以帝還宮改元昭
寧袁紹捕諸宦者悉誅之凡二千餘人 九月
董卓自太原入廢帝為弘農王立協是為獻帝
改元永漢遷何太后於永安宮酖殺之董卓以
劉虞為大司馬自為太尉欲安人心收名流復
黨人爵位徵處士荀爽陳紀韓融皆至獨申屠
蟠不至劉弘免以楊彪為司空黃琬為司徒
冬十一月董卓自為相國贊拜不名以黃琬為
太尉楊彪為司徒荀爽為司空以袁紹為渤海
太守紹以曹操為驍騎校尉操間行歸陳留起
兵 庚午 帝弘農王辨開東州郡起兵討卓推袁
帝弘農王辨開東州郡起兵討卓推袁

甲子會紀卷三

主

紹為盟主濟北相鮑信獨謂曹操曰能撥亂反
正者君也君殆天之所啓乎 二月董卓燒洛
陽宮廟焚諸陵劫帝遷長安卓留屯畢圭苑以
王允為司徒長沙太守孫堅起兵討卓曹操首
與卓兵戰于滎陽不克還屯河 辛未 二月 春正
內 制除和安順桓四帝廟號 辛未 二月 春正
安關東諸將奉劉虞為帝虞拒之 董卓自為
太師位諸侯王上 孫堅兵入洛陽董卓敗西
走長安堅修陵廟得傳國璽 袁紹逐韓馥自
為冀州牧表曹操為東郡太守 九月 袁術使
見 冬十月宗室劉備起為平原相 袁術使
孫堅擊劉表表射死孫堅孫堅死子策代
長沙有人死 壬申 三 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
董卓 董卓夷三族 紹允錄尚書事
以布為奮威將軍封溫侯共秉政蔡邕聞卓死
驚歎王允執之下獄死 卓將李傕郭汜舉兵
犯關殺王允尸之於市呂布逃歸袁紹 荆州
刺史劉表遣使貢獻以表為荆州牧 曹操追

黃巾至濟北悉降之得戎 癸酉 四月 正月朔日
卒三十餘萬號青州兵 六月大雨
帝冠 劉備為豫州刺史 郭汜樊稠並自開
府 六月地震晦日食 九月劉焉卒以其子
璋為益州牧 劉備兼領徐州 袁 乙亥 六月
術表孫策為懷義校尉策據有江南 正月
曹操敗呂布於定陶 二月李傕殺樊稠攻郭
汜劫帝入其營遷于北塢 立貴人伏氏為后
遣皇甫鄴和催汜催不從命 六月將軍張濟
迎帝東歸 八月帝如華陰 十二月帝至弘
農張濟與催汜合追帝濟等與董承楊奉戰帝
露次曹陽白波帥李樂請帝渡河幸其營河內
太守張楊遣使負米貢餉袁術表孫策 丙子 七
行殄寇將軍孫策遣其將朱治據吳郡 曹操入朝
號建安元年 秋七月帝還洛陽 曹操入朝
自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遷帝于許自為大

甲子會紀卷二

天

將軍立漢宗廟社稷于許 孫策取會稽 曹
操以荀彧為侍中尚書令荀攸為軍師募民屯
田許下以劉丁丑 八 袁術僭號于壽春 袁
備為豫州牧 紹自為大將軍兼督冀青幽
并四州 以孫策為 戊寅 九 許李催夷三族
會稽太守討袁術 以孫 曹操擊呂布殺之
以劉備為左將軍 以孫 已卯 十 袁術敗死
策為討逆將軍封侯 侯 已卯 十 袁術敗死
詔與劉備謀討曹操操尋殺承等及 庚辰 十一
其三族 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 庚辰 十一
曹操攻袁紹于白馬渡關羽劉備奔投袁紹
大敗羽復奔歸劉備 孫策卒弟權代 辛巳 十二
益州司馬張魯據漢中以鬼道惑眾 辛巳 十二
春三月朔日食 曹操攻 壬午 十三 袁紹卒
劉備奔荆州依劉表 壬午 十三 袁紹卒
為將軍是年越 癸未 十四 袁譚與其弟尚
嵩有男化為女 癸未 十四 袁譚求救於曹操 甲

申十五 曹操攻破 乙酉 十六 曹操破青州
以荀悅 丙戌 十七 春正月星孛北 丁亥 十八
為侍中 丙戌 十七 仲長統為尚書郎 丁亥 十八
破烏桓袁尚走遼東死 冬十月星 戊子 十九
李鴻尾 劉備訪諸葛亮于隆中 戊子 十九
公官曹操自為丞相 曹操擊劉表表奔其
子琮降 曹操殺孔融及其族 劉備奔江陵
操進軍追之備走夏口 曹操東下孫權遣
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于赤壁大破之 已
丑 二十 孫權表 庚寅 二十一 曹操作銅雀
卒魯肅代 辛卯 二十二 曹操自以子不為丞相
領其衆 劉璋迎劉備入蜀討張魯
留諸葛亮關 壬辰 二十三 六月晦日食 孫
羽守荆州 壬辰 二十三 曹操自為魏公加
操侍中荀 癸巳 二十四 曹操始建魏宗廟社稷
自殺 癸巳 二十四 曹操始建魏宗廟社稷

甲子會紀卷三

壬

尚書侍中六卿 甲午 二十五 曹操進位諸
操納三女為貴人 甲午 二十五 曹操進位諸
劉璋出降遷于公安劉備自領益州牧以諸葛
亮為軍師 伏后懼曹操密書與父完圖之事
泄操令鄒氏所生二皇子俱斃殺之 乙未 二十六
曹操立其女為皇后 劉備孫權分 丙申 二十七
荆州曹操取漢中張魯自蜀奔降操 丙申 二十七
曹操自稱魏王 以鍾繇為相國 夏五月朔
日食 曹操因匈奴來朝于鄴分五部散居
汾晉間尋又徙武都氏于扶 丁酉 二十八 孫
風天水 五胡亂華基于此 丁酉 二十八 孫
曹操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以其子 戊戌 二十九
不為王太子 以華歆為御史大夫 戊戌 二十九
少府耿紀司直晝見起 已亥 三十 曹操殺丞
兵討曹操不克死之 已亥 三十 曹操殺丞
曹操雲敗曹操兵于斜谷劉備取漢中立為
關羽攻樊城取襄陽執于禁殺龐德

襄陽刺史胡修太守傅方皆降于孫權使呂蒙襲江陵曹操以兵救樊城關羽敗走為潘璋所殺曹操以庚子三十一春正月曹操死孫權為荊州牧庚子三十一春正月曹操死三月改延康元年冬十月曹丕逼帝禪位遂篡立國號魏廢帝協為山陽公徙都洛陽改號黃初元年是為文帝上辛丑魏黃初二夏四月操號為高祖武帝辛丑漢中王即位改元車武元年是為昭烈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孫權遣使降魏封為吳王孫權徙治武昌秋八月昭烈自將壬寅魏黃初二漢章伐吳漢張飛為下所殺壬寅魏黃初二漢章號黃武元年自此三國鼎立癸卯夏四月漢昭烈為後主建興元年夏魏立乙巳征討孫權南年諸葛亮輔政甲辰太學乙巳征討孫權南孟獲南平吳丙午夏五月魏主丕卒子叡顧雍為丞相即位是為明帝徵處

中會紀卷三

手

張

管寧丁未魏明帝建號太和元年魏大營不至漢諸葛亮伐魏戰于街亭敗績戊申漢諸葛亮伐魏戰于街亭敗績月吳王孫權始稱皇帝改元黃龍吳遷都建業漢遣陳震及吳主盟約中分天下魏置律博士吳遣將士浮庚戌魏假司馬懿辛亥漢諸海求夷州置州庚戌魏假司馬懿辛亥漢諸伐魏圍祁山壬子成禾改元嘉禾癸丑春正新魏將張郃壬子成禾改元嘉禾癸丑春正有青龍見井中改元青龍公孫淵稱臣於吳吳遣使拜為燕王淵斬吳使獻首于魏魏以公孫淵為樂甲寅漢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司馬淵引兵拒守亮始分兵屯田八月乙卯漢以漢丞相亮卒于軍蔣琬為尚書令魏張掖湧石為大將軍費禕為尚書令魏張掖湧石丙辰負圖魏主無嗣養宗室二子芳詢秘之丙辰

春吳鑄大錢一當五百冬魏司丁巳春正陳羣卒羣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丁巳春正黃龍見改元景初以建且月為歲首改三月為夏四月公孫淵稱燕王立員方立分南北郭魏高戊午漢改元延熙吳改元赤烏堂隆卒戊午當千大錢魏司馬懿入朝以曹爽為大將軍已未正月魏主叡卒子芳立魏斬公孫淵已未年入歲後以建寅月為歲首司馬懿奏輔政冬十庚申魏主芳改二月魏復以建寅之月為正辛酉魏置淮南屯田廣漕渠壬戌漢姜維自涪吳立子癸亥魏主叡卒子芳立和為太子癸亥魏主叡卒子芳立

聖會紀卷三

主

寅魏曹爽專政何晏秉機司馬懿稱病吳以步騭為丞相漢姜維費禕並錄尚書事吳分荊州丁卯魏遷其太后戊辰魏以徐邈為司律出屯已巳魏改元嘉平魏司馬懿自漢中已巳及何晏等夷其族魏司馬懿自為丞相加九錫復辭不庚午吳廢太子和立子受魏夏侯霸奔漢庚午吳廢太子和立子陵江辛未吳改元大元魏司馬懿殺王交及馬懿卒其子師自為撫軍大將壬申魏司馬懿軍吳以諸葛恪總攬國事壬申魏司馬懿軍四月吳主孫權卒子亮立改元建興癸酉將軍費禕為盜所殺吳殺其太傅諸葛恪以孫峻為丞相吳殺南陽王和和妾何氏撫其子皓甲戌吳改元五鳳魏司馬懿殺中書令李豐及太常夏侯玄光祿張緝遂廢其後張氏

魏司馬師廣其主曹芳遷之河內迎高乙亥魏
貴鄉公曹髦立之年十四改元正元
丘儉文欽起兵討司馬師司馬丙子魏改元甘露
馬師卒其弟昭自為大將軍
魏司馬昭服喪免赤綬吳丁丑魏諸葛誕起
孫峻卒以其從弟孫資輔政
寅漢改元景耀吳孫資廢其主亮為會稽王
立亮弟休改元永安以孫資為相吳封兄子
皓為烏程侯魏司馬昭殺諸葛誕其庶子皆
死不降魏司馬昭自加九錫復辭吳孫資
已卯春黃龍二見魏寧陵中魏主曹芳作
龍詩以自諷漢以董厥為尚書諸葛亮
為僕庚辰魏主髦將自討司馬昭王沈王業
射司馬昭以弒逆罪歸成濟誅之魏司馬昭
迎常道鄉公曹芳立之是為元帝改元景元
辛巳魏之先基于此壬午魏司馬昭殺中
散大夫嵇康

甲子會紀卷二

壬午

魏以鍾會都督關中癸未漢改元炎興立故丞
軍事吳立太子暉
魏司馬昭受九錫始稱晉國公專制魏遣
艾鍾會伐蜀郡會兵自陰平魚貫入蜀劉禪
降是甲申吳主休卒王與張布廢太子暉而
元興既立好酒色與布悔之皓聞執與布殺
之魏鍾會構鄧艾罪司馬昭命衛瓘以檻車
徵艾鍾會以蜀兵欲反俱被殺魏司馬昭自
進爵晉王用天子服器改元咸熙魏封漢主
劉禪為安樂公魏司馬昭以乙酉秋八月魏
子炎為副相國尋立為晉世子
其子炎嗣為晉王冬十二月魏司馬炎篡位
國號晉是為世祖武皇帝改元太始元年廢魏
主為陳留王除魏宗室禁錮是年魏亡
大入長三丈餘見于襄武晉以傳玄皇甫
為諫丙戌晉武帝太始二年吳改元寶鼎東
官夷倭人貢方物于晉晉并圖丘方丘

之祀於南北郊丁亥晉立子衷為太子晉徽
吳還都建業
吳作昭明宮晉戊子月衆星西流隕如雨
禁星氣讖緯之學
巳丑晉置鮮卑降者于雍涼晉以羊祜都督
建夷寅吳以陸抗安樂公辛卯晉以賈充都督秦涼
復留舊任吳平交趾壬辰史以賈充為益州刺
劉禪卒吳司馬昭以王湛為益州刺
吳改元癸巳晉以鄧艾孫資為郎甲午山清
鳳凰
為吏部尚書以嵇康于紹為秘書書乙未晉改元
承故魏主曹芳卒吳陸抗卒
吳改元天冊丙申吳改元天璽晉羊祜請
晉大疫
晉吳改元天紀戊戌夏四月出尤旗見東井
晉大水
晉羊祜卒以杜預為鎮南

甲子會紀卷二

壬午

入將軍晉初立巳亥晉以匈奴劉淵為左部
國子學置祭酒
陸王冢得竹簡書晉王濬王渾大舉庚子春
兵分道伐吳肅慎貢楛矢石弩于晉
諸將至建業吳丞相張悌迎戰死之三月吳
主孫皓出降晉徙皓于洛陽封歸命侯吳亡
夏四月晉改元太康郭欽請徙內郡雜胡于邊
地不聽按自漢初平元年庚午天下分為三
國至是庚子凡九辛丑晉武帝太康二年選吳
州刺史周浚壬寅賈充死薛瑩卒
移鎮秣陵
四春三月朔日甲辰見武庫井中乙巳六
食歸命侯孫皓卒
王渾為尚丙午月朔日食丁未日食太廟殿
書左伐射
陷戊申食九旱春正月朔日食夏六月朔日
地震巳

酉十 以劉淵為 庚戌 改元太熙夏四月晉武
三 是為惠帝改號永熙元年 立賈氏為后 辛亥
后 子適為太子 以楊駿為太傅大都督
一 春正月惠帝改永平元年 三月又改元
康元 賈后專政殺太傅楊駿廢太傅幽
于金墉城 賈后殺太子汝南王亮太保衛瓘
及楚王瑋 以賈模張華裴頠裴楷為侍中並
管機 壬子 賈后絕楊 癸丑 農雨雷深三尺
甲寅 四 慕容廆徙居大棘城 乙卯 五月夏四
西方 六月東海雨雹荆楊充豫青徐州大水
冬十月武庫火焚累代寶器 索頭分其國為
三部 丙辰 年 僭號建將軍周處討之 以趙胤為
益州刺史 安 丁巳 將軍周處及齊萬年
豈有女化為男 戰敗死之以王戎為司徒

甲子會紀卷一

五

戊午 八 秋九月荆豫徐揚冀大水畧陽天水
流民就食漢川李特至劔閣歎劉禪庸才
已未 九 賈后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欲代太子
乃詐為太子反書廢太子適為庶人太子妃父
王衍自表離昏妃慟哭而歸殺太子母謝淑媛
庚申 十 改號永康元年 春三月尉氏雨血妖
醫程璜和毒藥矯制使黃門孫慮賜太子適死
遁不服以藥料推殺之 夏四月趙王倫廢賈
后為庶人殺之收賈謐趙粲賈午張華裴頠等
斬之夷三族 趙王倫立適次子臨淮王臧為
皇太子孫倫自為相國加九錫專政 淮南王允
討趙王倫不克而死 孫秀計殺潘岳石崇
立尚書郎羊玄之之女羊 辛酉 十一月春正月
氏為后 趙厥反于蜀 趙王倫篡位改
元建始遷帝金墉城尊為太上皇殺太孫臧立
世子奉為皇太子孫秀為侍中專政 春閏三

日食自正月至于五月五星互經天縱橫
常 夏四月齊王問檄成都王穎河間王顯
長沙王又新野公歆諸鎮兵討倫羣臣殺孫秀
倫懼迎帝復位改元永寧倫賜死羣臣殺孫秀
子尚為皇太子特殺趙駿張駿廣漢進攻成都
十二 夏四月彗星晝見 太孫尚卒立武帝
孫清河王暉為皇太子齊王顯檄長沙王又執問誅
托思尊璽引去河間王顯檄長沙王又執問誅
之改元太安又遂專政 魏主曹芳卒 流人
李特稱 癸亥 十三 河間王顯成都王穎舉兵犯
兵廣越 關其將張方大掠京師冬十月長
沙王又奉帝討穎破之穎殺其都督陸機弟清
河內史陸雲 羅尚破李特斬之子雄代攻陷
郫城 閏十二月李雄
攻走羅尚遂入城都
右甲子五十三 吳合十五年晉武帝一十年惠

甲子會紀卷二

五

帝一十
甲子 三年 惠帝十四東海王越執長沙王又送金墉
城密令張方殺之改元永安成都王穎
入京師自為丞相加九錫尋還鎮鄴 春二月
穎廢羊后及太子覃河間王顯表穎為皇太子
穎自為太宰雍州牧 秋七月東海王越與右
衛將軍陳瑁復羊后太子奉帝討穎師敗侍中
嵇紹死之帝頻中三矢墮草中亡六重穎迎入
業改元建武 八月張方入洛陽復廢羊后及
太子安北將軍王浚與越弟東嬴公騰以烏桓
兵攻鄴穎敗走奉帝還洛陽 冬十一月張方
逼帝遷長安復稱永安年號立羊后十二月
河間王顯廢穎表豫章王熾為皇太子改元永
興以越為太傅王衍王戎與政 是年劉淵自
稱漢王改元元熙 李雄自稱成都王改元建
興 乙丑 十五 夏四月張方復廢羊后東海
王越傳檄起兵討張方 成都王穎檄

洛陽 是年羯奴石勒與牧師 丙寅 十六 春
汲桑為盜以石勒為名 六月復羊后改元光熙
三顓誘殺張方成都王穎奔長安 夏四月東
海王越奉帝還洛陽 秋九月頓丘太守馮嵩執領送鄴
范陽王遷幽之偽詔賜死 冬十一月惠帝食
餅中毒崩或曰越弑之 太弟熾即位是為懷帝
立梁后尊羊后為惠后 十二月南陽王模殺
顯 以劉琨為并州刺史 有人兼男 丁卯 懷
女體 是年李雄僭號于蜀國稱成 丁卯 懷
帝永嘉元年 正月立故太子單建業為太子
以王衍為司徒 以琅邪王睿鎮建業睿以王
導為謀主收名士賀循顧榮王彌及其黨劉
豫降漢 慕容廆自稱鮮卑單于居棘城是為
前燕 是年驚出 戊辰 二 東漢王越殺故太
地中有星如日 戊辰 二 東漢王越殺故太
於蒲子 巳巳 尉 漢徙都平陽改元河瑞 庚

甲子會紀卷三

三

四 春漢寇徐豫兖冀諸郡 夏王浚擊漢
牛劉靈殺之 秋漢陷河內 漢劉淵卒是為
高祖子繼欲除弟聰聰遂殺和即位改元光
興 漢以石勒為大將軍勒以張賓為謀主
以首蒲洪自稱晉陽公符泰基于此 劉琨表拓
如寇南陽以附漢 冬漢寇洛陽 劉琨表拓
踐倚盧為單于封代公遣使 辛未 五 春太傅
徵天下兵入援卒無至者 辛未 五 春太傅
聰死項時王衍為元帥石勒敗晉師衍勸勒
稱帝冀以自免勒謂其破壞天下殺之 夏六
月劉琨兵陷洛陽執帝還平陽封平阿公殺太
子銓發晉陵墓焚宮廟劉曜屠羊后納之裴妃
為人所掠賣 荀藩奉秦王業趨許昌 琅邪王
寇長安索琳等擊敗劉聰奉業入雍 琅邪王
帝遂揚州都督周馥以王敦代之 壬申 六 漢
是年漢改元嘉平 成改元王衡足破劉曜兵
晉帝為會稽郡公 雍州刺史賈疋破劉曜兵
奉秦王業入長安尊為太子 石勒據襄國

王敦殺其兄荊州都督王澄 癸酉 春正
劉聰使晉懷帝青衣行酒晉臣庾珣王儁慟哭
聰怒殺民僞懷帝遇害 夏四月太子業即位
于長安是為愍帝號建興元年 左丞相麴以
祖逖為豫州刺史 王敦表陶侃為荊州刺史
甲戌 二 春正月有日暈于地又有三日
縣馬生人 漢劉聰妻產蛇獸 二月張軌為
京州牧 夏五月軌卒子寔嗣是為前凉 漢
劉聰以子 乙亥 三 漢改建元 秦二月以段
燦為相國 乙亥 三 漢改建元 秦二月以段
國劉琨為司空並都督軍事 徙陶侃為廣州刺史
都督江揚等州軍事 徙陶侃為廣州刺史
晉封代公倚盧進爵為王 涼張寔得璽 丙子
獻于晉 盜發漢杜霸二陵大有金帛 丙子
四 漢改元麟嘉 冬十月漢劉曜陷長安晉
帝出降御史中丞吉朗自殺曜遷帝于平陽封

甲子會紀卷三

三

懷安侯 漢劉聰內史女化為男有衣冠冠升
劉聰座犬承交于聰宮門代王猗盧為長子大
修所弑六修為晉根所滅 丁丑 春正月虹霓彌
國人立猗盧弟之子鬱律 丁丑 春正月虹霓彌
武元年 冬十二月漢劉聰以愍帝為車騎將
軍執戰前導又使行酒洗爵執蓋尚書辛寅抱
帝大哭聰殺之愍帝被害 以王導為揚州刺
史劉琨 戊寅 二 春三月晉王廙即皇帝位改
為太尉 戊寅 二 春三月晉王廙即皇帝位改
荊州刺史專征伐王導為大將軍輔政 夏五
月劉琨現為段匹磾所殺 秋七月漢劉聰卒子
燦立改元漢昌八月漢司空靳準殺燦并劉氏
男女皆斬發聰墓斬屍焚其廟自稱大將軍漢
天王 劉曜自長安入至赤壁稱帝改元光初
遺石勒板平陽誅靳準以石勒為趙公加九錫
十一月日夜出高三丈 巳卯 三 南陽王保自
是年雨血于平陽

劉曜徙都長安立晉惠后羊氏為后子熙為太子改國號前趙石勒遣使獻捷于曜曜斬其使勒怒稱王于襄國國號後趙稱元年加張賓大執法輔政石虎為驃騎將軍禁胡人不得陵侮華夷庚辰四王敦有異志以譙王承為湘州刺史以慕容廆為平州刺史前趙劉曜立太學涼張寔為帳辛巳五豫州刺史下所殺弟茂立改元永元辛巳五豫州刺史約代王鬱律為倚危妻惟氏所殺立其子賀得鬱律之子什翼犍幼在襁褓其母王氏匿之南山崩終壬午六春正月改元永昌王敦知必有禍大將軍陳述卒璞哭之極哀曰焉知非福也王敦自武昌舉兵反誅石頭欲易太子溫嶠沮之乃殺戴淵周顗不報而去夏四月王敦兵陷長沙譙王承被執而死冬閏十一月晉主憂憤而殂太子紹立是為明帝王導受遺詔輔政漢劉曜封楊難敵為武都王

中會紀卷二

壬午

李

癸未晉明帝太寧元年王敦移屯姑孰自領其兄庾亮為中書監前趙封姚弋仲甲申二月平襄公涼張茂降于前趙封涼王甲申二月六月加主導大都督統諸軍討王敦敦與錢鳳復謀逆殺郭璞秋七月至江寧帝親征破其軍敦因病死成李雄立兄子班為乙酉三太子涼張茂卒子駿嗣改元太元乙酉三太子庾亮督荆襄等州軍事秋閏七月晉主詔太子衍即位是為成帝年五歲庾太后稱制司徒王導中書令庾亮尚書丙戌以溫嶠都督江州令十壺受遺詔輔政後丁亥二庾亮趙始定九流立秀孝試經之制戊子三庾亮督諸軍討峻桓彝起兵赴難蘇峻為兵犯關十壺及二子眇眇赴敵死羊曼周導陶侃子瞻俱戰死庾亮奔潯陽峻入臺城掠後

宮金帛自為錄尚書事以王導有德望猶以本官居右祖約為太尉峻分兵陷宣城執桓彝殺之三月庾太后以憂卒夏四月蘇峻遷晉主於石頭秋九月溫嶠陶侃討峻洛陽劉曜殺之曜子熙奔上邽是年石勒攻元太和已丑四蘇逸拔石頭使任讓將兵入宮執右殺之二月建威長史滕含大破賊兵蘇逸韓晃伏誅陶侃與任讓有舊為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乃殺之以陶侃為太尉都鑒寫司空溫嶠為驃騎將軍庾亮為豫州刺史溫嶠尋卒後趙石虎攻上邽殺庾亮五月春二劉曜盡滅劉氏之族前趙亡庚寅五月石勒稱趙天王以石虎為太尉封中山王改元建平自是後趙止稱趙趙石勒以祖約不忠於晉誅之夷其族祖述有胡奴王安為趙將軍竊辛卯必庶子道重匿之趙以張駿為涼州牧

甲子會紀卷二

壬午

張

六春三月日食冬十一月癸亥壬辰七守胃卯趙石勒舉賢才興學校涼州牧張駿立次子癸巳八遠東公慕容廆卒子重華為世子秋七月癸亥入昂趙石勒卒子弘立石虎自為甲午九陶侃卒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甲午九陶侃卒江荆等州軍事仇池王楊難敵卒子殺嗣成李雄卒兄子班嗣庶兄李越弒之立班弟期越專政秋七月癸亥恭犯昂趙乙未十改元石虎弒其主弘自稱居攝天王夏四月趙石虎正月帝冠三月幸王導第夏四月趙石虎南遊及江而還京師戒嚴六日趙石虎遷都于鄴改元建武石虎始聽丙申十一春民為僧成李期改元玉恒正月彗星見奎婁二月犯昂詔求丁酉十二國子周漢後立杜預孫女為后趙石虎稱天王慕容馮懷請與太學從之趙石虎稱天王慕容容駮為燕王稱藩于趙楊初殺楊毅自稱仇

池公附 戊戌 十三 光祿勳顏含致仕 成李
于趙 雄第壽祇期自立更國號曰漢改
元漢興 代王翳槐卒 巳亥 十四 夏四月月
第什翼健立改元建國 巳亥 十四 夏四月月
導庚子 十五 春正月星李太微 辛丑 十六
卒庚子 庚亮卒 代始都雲中 辛丑 十六
朔日食 封慕 壬寅 十七 春正月朔日食
容號為燕王 夏六月晉主列 子尚在
祿祿弟琅瑯王岳即位是為康帝 立諸侯
女為后 封幼子丕為琅瑯王 奕為東海王 癸
卯 晉康帝建元元年 甲辰 二 春正月太白入
虎殺其中書監王波以應之 秋九月晉主列
子聯立是為穆帝 尊褚后為太后 臨朝稱制
是年漢李勢 乙巳 都督荆梁等州軍事 以桓溫
改元太和 趙石虎以 丙午 二 以段浩為揚
兆弋仲為冠軍大將軍 州刺史 夏四月

甲子會紀三

甲

子重華嗣 改元永樂 漢李勢改元嘉寧 丁
未 三 桓溫入蜀 李勢降 封歸義侯 徙于建康
范賁稱帝 成都 以張重華為涼州刺史 西平
公 楊初稱藩于晉 以桓溫征西大將軍 趙
趙石虎築 戊申 四 加桓溫征西大將軍 趙
華林園 太子宣殺其弟韜 伏誅 立少子
世為太子 以世母劉昭儀為后 劉 巳酉 五 京
曜之女也 燕慕容銑卒 子儁繼 巳酉 五 京
自稱涼王 趙石虎稱帝 改元太寧 梁犢等
作亂 姚弋仲平之 封西平公 以蒲洪為雍州
刺史 署陽公 夏四月石虎卒 子世立 劉后臨
朝 稱制 石遵自關右入 廢世為燕王 劉后為太
如尋弒之 而自立 以石閔都督中外諸軍事
冬十月日犯昴 十一月石閔弒 遵立 石鑒改
元 青龍 石閔復幽石鑒 殺胡羯二十萬人 是為前
卑慕容儁稱帝 遼東國號燕 改元燕元 是為前

燕 秦雍流民 庚戌 六 春閏正月 彗星見于
推蒲洪為主 庚戌 六 以殷浩督揚豫青徐
充五州軍事 蒲洪據長安 自稱三秦王 改姓苻
是為前秦 故趙將苻洪殺石鑒 并殺石虎 三十八
遣使請命于晉 石閔殺石鑒 并殺石虎 三十八
孫盡滅 石氏篡其位 苻洪殺石鑒 并殺石虎 三十八
石鑒弟石祗稱帝 于襄國 改元永寧 以姚弋仲
為右丞相 魏冉閔微 晉故散騎常侍 辛丑 仲
不食 辛亥 七 春正月朔日食 二月太白犯
而卒 辛亥 七 符健自稱秦天王 大單于 國號
大秦 改元皇始 石祗將劉顯殺石祗 代立 是
年後趙亡 七世三十三 年 姚弋仲遣使降于
晉 以為車 壬子 八 春正月朔日食 秦符健
騎將軍 劉顯還其民于鄴 晉殷浩北代王 義之
以書止之 不聽 浩使謝尚激怒張遇 叛降于秦
三月姚弋仲卒 子襄率眾歸晉 屯燕城 夏四
月燕慕容恪執魏冉 閔殺之 冉魏僅三載而亡

甲子會紀二

甲

六月謝尚得傳 國璽于鄴 獻于晉 殷浩率謝
尚攻張遇 敗績 退屯壽春 秋九月殷浩復謀
再舉王羲之 又遺書止之 不從 乃罷遣太學生
徒進屯泗口 冬十一月燕慕容儁白和龍徙
居中山 許稱得 癸丑 九 夏五月以涼張重華
聖改元元璽 癸丑 九 為涼州牧 秋七月姚襄
屯歷陽 屯田訓兵 浩忌其威 潛遣兵襲之 不克
冬十月浩北伐 襄逃敗 浩走譙城 冬十一
月涼張重華卒 子曜繼立 京長 甲寅 十 春
史趙長等廢曜 靈立其叔父苻 甲寅 十 春
苻自稱涼王 殷浩連年北伐 師所為 華諺師徒
屢敗 免為庶人 二月桓溫帥師伐秦 姚襄
叛 晉降于燕 江西北流民 叛降姚襄 乙卯 十一
秦東海王苻雄卒 子堅襲爵 乙卯 十一 夏秦立
太子生為太子 姚襄據許昌 六月秦主健卒
其子生立 改元壽光 秋秦感入東并符生殺
義之 辭官歸 涼人弒張祚 立曜 靈第玄靚 敗

元太始復 丙辰 十二 桓溫為大都督討姚襄
奉晉正朔 破之襄走據襄陵溫入洛脩諸
齊地 燕慕容儁悉有 丁巳 十三 改元升平 春
為光祿大夫 十月朔日食 晉主冠 燕以乙逸
堅斬姚襄 六月夜三月並出亭入太微 符
堅弒其君生自立為天王以王猛為尚 戊午 十四
書左丞燕慕容儁徙都新作銅雀臺 泰以主
夏五月星 巳未 十五 泰改元甘露 秦以主
李于天船 庚申 十六 春燕主慕容儁卒于時
敗績許穎 立是為幽帝改元建熙 秋八
諸郡皆沒 晉桓溫以謝安為征 辛酉 十七
月朔日食既 仇池公楊駿卒于世嗣 夏五
西司馬 仇池公楊駿卒于世嗣 夏五
月晉主廋子丕立是為哀帝 壬戌 和元年
秦宗孝弟廉直文學政事四科 癸亥 二改元興寧
泰王堅臨太學 晉桓溫請 夏五月加桓
遷都洛陽以孫綽言不行

甲子會紀卷三

聖

溫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 秋八月星孛角
元 京張駿子天錫弒其君張玄靚而自立改
元太清遣司
馬奉晉命

右甲子五十一

惠帝三年懷帝六年愍帝四
年元帝六年明帝三年成帝

甲子 晉哀帝三 晉主領丹有疾太后攝政
帝十七年康帝二年穆
平公 晉詔徵桓溫不至城藉圻 燕 乙丑 四
徙宗廟百官于鄴 燕 河南諸城 燕 乙丑 四
三月晉主廋弟奕立是為海西公 燕慕容
容暉陷洛陽將軍沈勁死之秦改元建元 丙寅
帝奕太和元年 秦寇荊州掠萬餘 丁卯 二
戶而還 燕寇兖州陷魯高平數郡 燕太
宰慕容恪卒 戊辰 三 春三月朔日食 晉桓
格薦慕容垂 溫自加殊禮位在諸侯王上

燕王璋以慕容中為大司馬已慕容垂
不用 晉以仇池公楊世為秦州刺史 巳 四
四月晉桓溫帥師伐燕秦晉堅遣兵拔之 戊
九月溫及燕戰于枋頭不利而還 燕慕容垂
避其主璋奔秦秦以為冠軍將軍 秦符堅遣
王猛等伐燕取洛陽 晉桓溫徙鎮廣陵孫盛
作晉春秋溫取洛陽 秋七月朔日食冬十一
終感不為改 庚午 五 秦符堅入都執燕主慕容
暉是年前燕亡四世六十三 秦符堅入都執燕主慕容
堅遷慕容暉及鮮卑四萬戶于長安 辛未 六
一月桓溫以郗超之謀入朝廢晉主奕為東海
王迎立會稽王昱是為簡文帝改元咸安元年
桓溫自為丞相鎮姑孰專制又降奕為海西公
害其子及母 涼天錫稱藩于秦 先是秦
惑守太微至是又逆行入太微 代村長孫斤
謀弒代王什翼健健子寔格之傷脇死寔妻賀
氏遺腹 壬申 二 春三月秦命關東禮送經葬
生子珪 之土 夏四月桓溫遷海西公子

甲子會紀卷一

聖

失縣 六月秦以王猛為丞相符融為冀州牧
秋七月晉主廋子昌明立是為孝武帝 三吳
大旱 癸酉 晉孝武帝寧康元年 春二月大司
饑 執手版謝安從容就席 秋七月桓溫卒以
其弟桓冲都督揚豫江州軍事冲稱溫遺命立
溫少子玄為嗣襲封南郡公 褚太后復臨朝
以王彪之為尚書令謝安為僕射王坦之為中
書令 冬秦陷晉梁益 甲戌 二 春二月以王
慧星見長十餘丈 甲戌 二 春二月以王
州軍事謝安總中 乙亥 三 夏五月王坦之卒
史 秋七月秦王猛卒遺疏勸勿圖 丙子 四 改
晉冬秦置驍騎觀禁老莊圖議之學 元太
元 春正月晉主冠褚太后歸政 人謝安為
中書監錄尚書事 涼天錫降于秦 年秦符
亡八世七十八年 冬十一月朔日食 秦符
堅擊代什翼健敗之什翼健為其寔君所弒符

堅誅寔君分代為二部河以東屬劉丁丑春高
庫仁河以西屬劉衛辰珪依庫仁
麗新羅西南夷皆朝貢于秦秦自王猛卒後
法制日頹靡晉以朱序鎮襄陽謝安徐兗揚
豫等州軍事桓冲都督江荆等州軍事謝玄監
江北軍事王處之卒郗超卒初超黨於桓
溫以父情忠於王室不令知之至是恐父京思
令門生出其素所與溫書計示之結果大怒不
復哭秦將乞伏
司繁卒子國仁立戊寅遣兵分入寇秦主
堅宴羣臣以極醉為限趙整作酒歌已卯秦主
堅書以為戒秦主堅却大宛獻馬已卯秦主
襄陽執朱序歸以為度支尚書秦陷魏庚辰八
與太守吉挹死之十二月朔日食
作教辛巳九春正月晉立佛精舍於內殿
武堂辛巳二月東夷西域六十二國朝貢于秦
冬十一月秦寇竟陵桓冲壬午十秦徙鄴銅
擊破之獲其將閭振吳仲駝馬飛廉俞仲

甲子會紀卷三

四

子長安秦以符融為征南大將軍謀伐晉也
冬十月秦主苻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謀伐晉惟
慕容垂以為可伐其諸推翼符融所幸張大
人幼子符詵皆以為不宜堅不聽秦大熟矣
未十一秋八月秦符堅大舉伐晉晉謝石謝
玄大破其兵于淝水殺其將苻融堅中矢走
朱序張天錫歸晉晉加謝石尚書令謝玄前
將軍固辭不受秦將乞伏國仁據隴右叛
秦丁零翟斌起兵反秦使慕容垂甲申十二
討之垂叛秦與斌合帥眾攻秦慕容垂
破秦兵稱王中山改元燕元是為後燕以翟斌
為河南王尋殺之慕容泓開慕容垂攻鄴起
兵華陰稱王改元燕興是為西燕進攻長安索
慕容暉符堅殺暉以姚萇為司馬討泓秦兵為
泓所敗姚萇起兵北地自稱秦王改元白雀是
為後秦燕將弒慕容泓而立其弟冲燕東
慕容文在劉庫仁所作亂殺庫仁其弟頭代領
其眾燕慕容垂攻符丕于鄴晉謝玄遣劉

之將兵救不又乙酉十三春慕容冲稱帝
鎮之粟牢之敗還乙酉十三春慕容冲稱帝
燕居平陽攻破長安符堅奔五將山秋七月
姚萇破五將山執秦王符堅以歸八月晉謝
安卒後秦王姚萇幽秦符堅于別室縊之
秦符堅之長庶子苻丕稱帝于晉陽改元太安
是為前秦呂光祿殺梁州刺史梁熙自立據
姑臧是為後凉乞伏國仁據金城自稱單于
改元建義是為西秦劉庫仁子劉顯弒頭春
而自立拓跋什翼珪奔賀蘭部燕以慕容農
為幽州牧丙戌十四拓跋什翼珪立為代王
守龍城徙都盛樂北朝基于此慕容垂稱帝於中山
是為後燕後秦姚萇稱帝于長安西燕將
韓延弒慕容冲立段隨改元昌平慕容恒慕容
永誅隨立宜都王子顗改元建明恒弟韜弒之
恒又立冲之子璉改元建平永又弒之立慕容
泓之子忠改元建武忠又被弒乃立慕容永為

甲子會紀卷三

五

河東王改元中興稱帝于長子抱罕諸氏立
符登為雍河二州牧請命于秦主丕封南安王
前秦符丕為慕容容所敗走晉東垣晉將馮該殺
之符登稱帝于南安改元太初丁零翟斌
子翟遼據黎陽前凉張天錫子張大豫稱凉
州牧改元鳳凰據陽鳩海西公晉帝奕卒于
吳丁亥十五春以朱序為青兗刺史鎮淮陰
及孫盛會自長子逃歸晉詔徵會稽處士戴
逵不至秋魏主什翼珪以後燕師擊破劉顯
顯奔西燕凉呂光殺張大豫晉主立子德
宗為太子後燕以魏主珪為西單于不受
戊子十六康樂公謝玄卒翟遼稱魏天王
號河南王徙都己丑十七凉呂光自稱三河
金城改元太初己丑王改元麟嘉晉以范甯
為豫章太守庚寅十八春以王恭都督青兗等州
太守庚寅十八秋七月星孛太微歷比斗

入紫 辛卯十九 魏主什翼珪殺劉衛辰其少
微 立改元 壬辰二十 夏五月朔日食燕主垂破
都督荆益 癸巳二十一 秦丞相賈衡叛自稱
寧州軍事 癸巳二十一 秦丞相賈衡叛自稱
子興嗣帥師擊秦符 甲午二十二 後秦姚興
登 西燕殺翟龍 甲午二十二 後秦姚興
奔立干 秦中尋敗死是歲前秦亡六世四十五
年 後秦姚興與改元皇初是後姚氏止稱秦
燕主慕容垂圍長子殺西燕主 乙未二十三
慕容永是歲西燕亡凡十年 乙未二十三
月長星見 丙申二十四 秦閏二月後燕主
弒其繼母段氏以子策為太子 涼呂光自稱
天王改元龍飛以禿髮為太子 涼呂光自稱
魏主珪改元皇始大舉擊燕 秋九月晉主醉
清暑殿貴人張氏以被蒙殺之子德宗立是為

甲子會紀卷三

果

安 帝丁酉 晉安帝隆安元年 春正月晉主冠以
禿髮烏 孤自稱西平王改元太初是為南京居
樂都 晉王恭舉兵反脅晉主誅王國寶王緒
晉主從之 後燕慕容寶庶長子會作亂慕容
誅之稱帝中山慕容麟襲殺詳代立魏主珪
克中山慕容麟奔鄴 涼將沮渠蒙遜叛以
松據金山 涼段業自稱建康公沮渠蒙遜以
涼改元神璽 戊戌二 慕容德徙居滑臺稱
後燕尚書蘭汗弒其主寶自立改元青龍慕容
威平之稱帝改元建平 晉王恭殺段仲堪桓玄
楊佺期舉兵反玄陷江州 晉王恭殺段仲堪桓玄
黃鉞討王恭 桓玄大破王師于白石 王恭
司馬劉牢之執恭以降誅之 以劉牢之都督
青兗七州軍事桓玄楊佺期殷仲堪為刺史仲
堪等罷兵還鎮 魏主珪遷都平城稱帝改元
天興始建宗廟社稷制作禮樂定律考象命朝

安太 守聚眾積貨識者皆憂其為亂以會稽王
道子之子中領軍元顯與之善無敢言者會稽
內史謝輶發其謀言之道子使元顯誘而斬之
其兄子思逃入海思民以秦蟬蛻不死爭以資
給 已亥三 魏主拓跋珪置五經博士大索書
恩 籍南秦姚興去帝稱王改元弘始姚興陷西
平 秦姚興去帝稱王改元弘始姚興陷西
洛陽 妖賊孫恩陷會稽殺內史王凝之
桓玄舉兵攻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 後涼呂
子紹嗣庶子纂殺之自立改元咸寧 比
以業稱王改元六重 庚子四 春二月星
及年僧法顯入西域 庚子四 春二月星
九于紫微 後燕慕容盛改號為燕人天王
晉桓玄表求都督荆江入州軍事 西秦王乾
歸還都花川 南凉利鹿孤改元建和 夏五
月孫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至會稽太守謝

甲子會紀卷三

星

敗死 夏六月朔日食 秋九月地震 冬
十一月高稚之與孫恩戰于餘姚稚之敗走山
陰死者十七八詔劉牢之率眾擊恩牢之屯上
虞使劉裕戍句章 北凉晉昌太守唐瑤叛以
子嵩好文學有令名推之為主改元庚子是為
凉居敦煌 冬十二月星孛于天市魏主
歲 仙經其主珪置仙人博士煮煉百藥是
歲南燕慕容德稱帝于廣固改元建平更名
備 辛丑 五孫恩寇海鹽劉裕討破之又寇丹徒
德 桓玄表其兄偉鎮下口 後凉呂超弒其主纂
立其 隆改元神鼎 南凉利鹿孤擊呂隆徙
其民 千戶 北凉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張
掖公 元永安是為武宣王亦號北凉 後燕
段 亂殺其君慕容盛其母丁氏廢太子定
而 慕容熙改元元光始 是歲姚興稱西
秦 立 六 晉改元元興 詔狀桓玄罪以元
王 顯為征討大都督討之桓玄遂反劉牢

之附于玄玄兵入京自為太尉總百揆殺元嗣
以太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自殺孫恩寇臨海
太守辛景擊破之思所虜三吳男女死亡殆盡
恩赴海死從死者百數謂之水仙餘衆後推恩
妹夫盧循為主桓玄以循為永嘉太守桓玄
殺會稽王道子南涼秃髮利鹿孤弟俾檀
立始稱涼王徙居樂都後燕慕容熙殺
其太后丁氏是歲柔然據漠北稱可汗癸卯
七桓玄自為相國加九錫封楚王夏四月
始廢晉主為平固王遷于潯陽益州刺史
延兵討桓玄魏拓跋珪初制冠服後燕
龍騰苑甲辰八春晉主居潯陽劉裕何
位於江陵南涼秃髮儁檀去年號罷尚書官
稱藩于後秦後燕慕容熙作道遥宮後涼
呂隆降于後秦姚興是歲後涼亡三世十九年

魏拓跋珪改元天賜是歲晉民乙巳九改元
避亂強負之淮北者道路相屬晉
後秦主姚興命胡僧鳩摩羅什翻譯佛書晉
益州刺史毛璩起兵討桓振蜀人不樂遠征衆
以劉裕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鎮京口晉主還建
秦姚興得南鄉等十二郡南燕慕容超猜虐其臣
卒子超立丙午十南燕主慕容超猜虐其臣
改元太上封平固方之桀紂超優容之
晉以孔安國為尚書左僕射丁未十一劉裕
西秦乞伏軻歸如後秦後秦將赫連勃勃自稱大夏天王
冲孫胤族後秦將赫連勃勃自稱大夏天王
居統萬改元龍昇是為夏世祖秋七月朔日
食後燕慕容超稱藩于秦後燕亡四世二十四年
元建始是為北燕是歲後燕亡四世二十四年
南燕慕容超稱藩于秦後燕亡四世二十四年
秦以乞伏軻歸為主客尚書後戊申自為揚州刺史

甲子會紀卷三

四

史錄尚書事南京秃髮已酉十三春正月
冊拜譙縱為蜀王二月月犯昴劉裕伐南
燕慕容超西秦乞伏乾歸自後秦逃歸復稱
王改元更始北燕高雲為寵臣離班桃仁所
弒馮跋殺班仁自立號天王改元太平亦稱北
燕居龍城秋九月月犯昴閏十月月又犯
昴魏拓跋珪子紹弒珪庶子嗣誅紹自立是
為魏明元帝庚戌以下三千人執慕容超送建
康斬之是歲南燕亡二世十三年盧循等後
延逼建康江荆都督何無忌討徐道覆戰
死之劉裕自為太尉中辛亥十五劉裕
監加黃鉞復辭官受鉞帥孟懷玉等
近盧循至嶺表克始興斬徐道覆秋七月五
虹見於東方劉裕受太尉中書監之命交
州刺史杜慧壬子十六西秦乞伏公府弒其
度誅盧循壬子主乾歸走保大夏世子伏乞

魏拓跋珪改元天賜是歲晉民乙巳九改元
避亂強負之淮北者道路相屬晉
後秦主姚興命胡僧鳩摩羅什翻譯佛書晉
益州刺史毛璩起兵討桓振蜀人不樂遠征衆
以劉裕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鎮京口晉主還建
秦姚興得南鄉等十二郡南燕慕容超猜虐其臣
卒子超立丙午十南燕主慕容超猜虐其臣
改元太上封平固方之桀紂超優容之
晉以孔安國為尚書左僕射丁未十一劉裕
西秦乞伏軻歸如後秦後秦將赫連勃勃自稱大夏天王
冲孫胤族後秦將赫連勃勃自稱大夏天王
居統萬改元龍昇是為夏世祖秋七月朔日
食後燕慕容超稱藩于秦後燕亡四世二十四年
元建始是為北燕是歲後燕亡四世二十四年
南燕慕容超稱藩于秦後燕亡四世二十四年
秦以乞伏軻歸為主客尚書後戊申自為揚州刺史

甲子會紀卷三

四

事 後秦姚興卒子泓立改元永和 魏改元
泰常 劉裕自和中外大都督督諸軍伐姚泓
將軍懷道濟克泰洛陽 劉裕自加相國揚州
牧封宋公備九錫復爵不受 氏楊威攻秦拔
祁山上 丁巳 公李嵩卒 春正月朔日食 西京
却諸郡 假道于魏拓跋嗣遣兵屯河北裕兵
裕遣使假道于魏拓跋嗣遣兵屯河北裕兵
大破之裕入洛陽 秋八月劉裕遣王鎮惡等
伐秦克長安姚泓子佛念十一勸泓引決泓
不應佛念自投宮牆而死泓出降執歸建康斬
之是歲後秦亡三世三十四年 九月劉裕至
東還留子劉義真在長安鄧督雍 戊午 二
秦州軍事夏赫連勃勃遣兵向長安 戊午 二
一 春正月王鎮惡沈田子帥師拒夏兵田子
矯殺鎮惡長史王修討田子誅之 夏六月劉
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 冬十月劉義真
殺其長史王修關中大亂 西京李歆遣使告

甲子會紀卷三

辛

張

襲位千晉命為鎮西大將軍 十一月夏赫連
勃勃陷長安劉義真逃歸勃勃稱帝于長安改
元昌武 彗星出天市入太微進掃紫微 十
二月劉裕弒晉主于東堂立琅邪王德文是為
恭帝 北京王蒙遜稱 已未 晉恭帝元熙元年
晉命為京州刺史 夏主勃勃徵隱士
統萬改元貞興 劉裕殺晉宗室之有才望者
宗室司馬楚之攜長裕使沐謙刺之謙不忍
殺轉屯栢谷塢 劉裕自加殊禮進太妃為太
后世子 庚申 夏四月長星出竟天 六月
為太子 廢晉主德文為零陵王以兵守之
初元年 廢晉主德文為零陵王以兵守之
宋改晉封爵封拜功臣子弟有差 秋八月宋
立子義符為皇太子 西秦乞伏熾磐改元建
弘 北京沮渠蒙遜誘西京出戰殺李歆歆弟
恂奔入敦煌稱刺史改元永建 是歲晉亡東
晉十一主凡一百四年前後兩晉共一百五十

六 辛酉 永初二 春二月宋主裕祀南郊大赦
年 秋九月宋主劉裕弒故晉主德文於株
陵前琅邪郡中令張偉死之北京沮渠蒙遜
屠敦煌殺李恂是歲西京亡凡二十二年 壬
戌 七 是為少帝遺詔母后不許臨朝 魏主拓
跋嗣遣兵攻宋崔浩諫不聽 魏立子燕為太
子監國 宋封楊威為武都王 冬星孛營室
癸亥 宋少帝景平一 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
子燕立是為世祖大武帝明年改元始光 嵩
遁士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降命繼張道陵
於魏主立天師道場

右甲子五十二 晉哀帝二年帝奕五年簡文
帝二十二年恭帝一年 孝武帝二十四年安
宋武帝三年少帝一年

甲子會紀卷三

壬

甲子 宋文帝元嘉元年 夏赫連勃勃十八
十三 北京沮渠蒙遜二十四 北燕馮跋太
平十六 春正月宋廢其廬陵王義真為庶人
二月朔日食 夏五月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廢
義符為營陽王尋弒之殺前廬陵王義真
軍車徐羨之為司徒 夏世子瑨殺其弟倫倫
兄昌殺瑨瑨主立昌為太子 乙丑 春正月
吐谷渾阿柴卒第纂瑨立 宋主始親聽
政 二月燕有女子化為男 夏六月武都王
楊威卒子玄嗣 秋八月夏主勃勃弒子昌立
改元 丙寅 宋誅徐羨之傅亮以王弘為
承光 宋主與僧惠琳議朝政人謂黑承宰
襄等州軍事 謝晦舉兵反江陵宋主自討
晦誅之 宋主與僧惠琳議朝政人謂黑承宰
謝靈運為秘書監顏延之為中書侍郎 丁卯

四 魏主擊夏取統萬 夏六月朔日食 戊
晉前彭澤令陶潛卒 魏封楊玄為南秦王
辰 妹妻之賜爵會稽公 夏魏連定稱帝平涼
復取長安改元勝光 魏改元神鼎 已巳
西秦乞伏弼卒子慕末立改元永弘 已巳
彭城王義康為司徒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都督荆襄等州軍事 宋立子劭為太子 宋遣使如魏 南秦楊玄卒弟楊難當廢其子保宗而自立 崔浩勸魏主伐 魏主伐柔然統升 汗大檀敗走憤悒而卒子吳提立號敕庚午 夏五月朔日食 冬十一月朔日食
魏人擊敗宋兵 北燕馮跋卒弟弘殺太子翼自立 魏人擊夏 魏取宋金墉虎牢 宋遣檀道濟伐魏 魏人 辛未 師于壽張 夏伐西克夏平涼復取長安
秦俘乞伏暮末殺之是歲西秦亡四世十七年 魏以崔浩為司徒定律令 夏伐北涼吐谷渾王慕璜敗之執赫連定以歸 是歲夏亡三世二十五年 北燕改元太興 魏改元義和入貢 壬申 宋以王弘為太保檀京改元 魏求昏于宋 吐谷渾送故夏主定于空弘尋卒 宋益州人趙廣等作亂推程道養為蜀王 癸酉 魏嗣改元永和 宋裴方明討趙廣等平之 宋謝靈運放逸獲罪 甲戌 魏及趙廣等平之 宋謝靈運放逸獲罪 甲戌 魏及魏然和親 宋復取漢中 北燕馮弘稱藩于魏 比京牧使遣使奉表于宋 魏人伐燕 乙亥 北燕馮弘稱藩于宋 春正月朔日食 敦煌東門西域九國遣使入 丙子 疾以疑忌殺貢于魏 宋大水設酒禁

司空檀道濟 楊難當自稱大秦王改元建義 降于魏 魏伐北燕馮弘奔高麗是歲北燕亡 高麗二姓共三十一人 宋造水運渾儀 吐谷渾王慕璜卒弟慕利延立 丁丑 魏詔吏民得告守令罪 北燕遣子入侍于魏 又遣使如宋 西域十六國朝貢于魏 戊寅 十五 宋以吐谷渾慕利延為隴西王 高麗殺故燕主馮弘 宋立玄史文儒四學以雷次宗為給 已卯 襄春月出暎被苦田父諷之事中不受 宋太子劭冠東宮置兵與羽林楊保宗為武都王 魏命崔浩高允修國史 魏主伐涼牧捷降其弟沮渠無諱出奔敦煌是歲北涼亡三世四十四年 晉世五胡紛擾中原之地分為十六日趙後趙後涼後秦後魏是也劉宋初猶有五國至是盡入于魏矣唯赫連沮渠最後亡者也自是宋魏有南北朝之稱 庚辰 十七 夏四月日食 魏以寇讎之神誅出司徒彭城王義康為江州刺史 宋辛巳 何尚之請出范曄宋主以始誅劉湛不允 辛巳 上表請召還義康也 壬午 魏主從寇讎之教 不克 秋九月宋以沮渠無諱為河西王 冬十二月宋脩孔子廟 癸未 殺武都王楊保宗 魏七月宋立楊保宗 甲申 籍田 以江夏王義恭為太尉 河西王沮渠無諱卒弟安周嗣 魏罷舊俗所祀胡神 柔然敕連可汗卒子吐賀真立為處羅可汗 乙酉 朔宋行何承天所敦煌公李寶入朝于魏 魏元嘉新曆 宋以武陵王駿為雍州刺史 魏詔以經義決疑獄 夏六月朔日食 謝善

降魏西域復通 宋散騎侍郎孔熙先與太子
詹事范曄誅立彭城王 魏康事覺伏誅廢義康
為庶 丙戌 泥像中得玉璽二 宋築北隄立玄
武丁亥 二十四 魏殺沮渠 戊子 二十五 宋
湖徐州刺史 已丑 二十六 魏伐柔然 庚寅 二
魏平西域 宋沈慶之平雍州蠻 宋以軍興減百官
俸三分之一 魏崔浩謀國 不諱魏主殺之
夷其矢高允獲宥 宋人大大 魏魏主自將
次瓜步 宋人戒嚴 辛卯 二十八 宋主殺
元正平 宋魏復通好 壬辰 二十九 春二月
君肅而立安南王余改元承平 宋太子劭始
興王潘巫蠱事覺赦 冬十月魏宦者宗愛又

聖會紀卷三

晉

殺其君余郎中劉尼尚書源賀立太武孫濬誅
宗愛改元興安 魏復聽民為沙門 是年庫
莫奚國獻一角 癸巳 三十 春二月宋主義隆
馬於魏狀如麟 癸巳 三十 春二月宋主義隆
凌王駿舉兵討劭宋人立駿是為武帝劭及弟
手伏誅 秋七月朔日食 宋主駿潛殺其
王 魏 甲午 宋世祖孝武帝建元
以年號為錢文始此 宋江州刺史臧質以南
郡王義宣舉兵反質與義宣弟劭伏誅 宋立
子業為太子 乙未 二 宋主弟劭殺王廢
魏改元興光 乙未 二 宋主弟劭殺王廢
魏改元 丙申 三 魏主立于弘為太子 賜其
太安 母李貴人死 宋顏延之卒 魏
父也 宋以江夏 丁酉 四改元大明 宋以顏
王義恭為太宰 魏增置候官以伺察百官過
侵宋入 戊戌 五 魏以高允為中書令 宋沙

門疊標謀反伏誅 宋中書戴法
興用事顧頡之獨不住著定命論 已亥 六 廣陵王
誕反伏誅 誅殺揚州刺史顏竣 庚子 七 魏改
宋徙郊壇於牛頭山造五路 宋內史周朗以言事切直被
殺 是年柔然殺沮渠氏 辛丑 八 宋制民
疋 壬寅 九 宋主投之於地 宋復百官祿 癸卯 十
大修 甲辰 十一 夏閏五月宋主駿卒子業
宮室 建以 乙巳 宋主子業暴虐好殺宋人
制度 乙巳 宋主子業暴虐好殺宋人
太子弘立是為獻文帝 丙午 明帝二 魏獻
宋孝武母路太后延宋主置酒進毒帝知之即
以其厄為壽太后死 宋主以嬖人李道兒子
昱為太子 宋主殺兄子 丁未 三 魏改元皇興
安陸王子綏等十三人 宋以將軍蕭道

聖會紀卷三

至

成鎮淮關魏作大佛像高四十三尺用銅十萬
斤黃金六萬斤 魏取宋淮北四州及豫州淮
西地 戊申 四 春宋東徐交州降魏 魏接
州四城 戊申 四 春宋東徐交州降魏 魏接
州刺史 冬 已酉 五 魏取宋青冀地魏置
朔日食 宋主殺其兄廬江王禧 庚戌 六 宋徵
宋主殺其兄廬江王禧 庚戌 六 宋徵
蕭道成為黃門侍郎道成不飲 辛亥 七 宋主
內遷尋復本任 宋立總明觀 辛巳 七 宋主
其弟休休休仁休若三人又殺都督吳喜以蕭
道成為散騎常侍 魏主弘傳位於子宏自稱
太上皇帝宏是為孝文帝改元延興 宋
主以故弟造相宮寺虞原有言驅出之 壬子
八 改元泰豫 夏四月宋主彧殂 癸丑 宋蒼
號太宗子昱立年十歲是為蒼梧王 甲寅
元徽元年 魏以孔子裔孫乘為崇聖大
夫 武都王楊僧嗣卒弟文度嗣降魏

二 宋主微行自以李道兒之子稱李將

軍 魏初丙辰 魏改元承明 魏太后馮

禁宰牛馬 氏弑其主弘宋加蕭道成使楊

射丁巳 夫等弑之蕭道成立明帝子安成王

年十一是為順帝改昇明元年 魏改元太和

宋蕭道成自為司空錄尚書事 蕭道成封其

同事者楊玉夫等二十五人官爵 宋沈攸之

舉兵討蕭道成 蕭道成假黃鉞出頓新亭

為文度以其 戊午 死蕭道成自為太尉都

六州諸軍事 己未 春二月宋司空褚淵

蕭道成自進封齊公 未 末為齊官 夏四月

蕭道成逼禪位國號齊改建元元年廢宋主準

為汝陰王弑之滅宋宗室即以褚淵為司空

宋裴顗數蕭道成罪道成殺之 蕭道成以宋

大臣褚淵王儉等有佐命功進其爵 蕭道成

弑宋主準滅其族 庚申 齊以楊難當孫 辛

契丹入附于魏 楊後起為武都王 辛

酉三 魏沙門法秀作亂 壬戌 主蕭道成租年

伏誅 齊遣使如魏 齊罷國子學 癸亥 齊

耻父失節不仕 齊禁同姓為昏 癸亥 齊

元年 冬十月癸亥惑逆行入太 癸亥 齊

二月朔日食 魏禁同姓為昏 癸亥 齊

主祀南郊 庚午 魏馮太后 辛未 廟祀之制

始備大駕 庚午 死素服終制 魏修堯舜禹文王

壬申 周公之祀又親祀孔子 魏養老於明堂

癸酉 齊營林王 魏營洛都以王肅為輔國將

軍 甲戌 齊營林王隆昌元年 秋七月齊蕭鸞

冬十月鸞弑昭文纂其位是為明帝改元延興

建武元年 魏南巡祭比干墓求遺書 乙亥 魏

史 齊東昏侯永元元年 魏主卒下穀塘原子

卯 齊東昏侯永元元年 齊主實卷聽嬖倖譖殺大

臣蕭坦 庚辰 魏主恪景明元年 辛巳 春三

之等 齊大興工作嬖潘妃 辛巳 月蕭

衍立南康王寶融于江陵是為和帝改中興元

年 齊人弑廢主寶融卷蕭衍入建康追廢為東昏

齊蕭衍自為大司馬入居殿中 魏王肅

改天監元年廢齊主寶融為巴陵王遣鄭伯禽

試之于姑孰執齊御史中丞顧見遠不食而死是

有功臣者夏侯洋等為公侯沈約范雲等為僕射

等官 梁徵謝朓何胤何遜不至 梁 癸未 魏

立子統為太子統五歲能編誦五經 梁 癸未 魏

旦輕舟自出詰闕以為司徒仍以角巾白與自

梁大丙戌五 春三月朔日食 魏 丁亥 梁有
有年 求直言 魏 魏罷鹽池之禁 戊子 元永平
三象入建業 梁以徐勉為吏部 戊子 元永平
尚書 東西夷四十國脩貢于魏 庚寅 梁行
郡宗卿豪已丑八 魏專尚釋 庚寅 梁行
造大明曆 梁主視學 辛卯 十 是歲梁之境
魏宮人胡克華生子訓 辛卯 十 是歲梁之境
三百五十縣于二十二 是後州各浸 壬辰 十一
多廢置離合不可勝記 魏朝亦然 壬辰 十一
元延 魏主立其子訓為太子 初元魏故事
太子輒先殺其母至是始不殺太子之
梁脩 癸巳 十二 梁沈 甲午 十三 梁築
禮成 乙未 十四 春正月魏主恪殂子訓立
津為華 乙未 十四 春正月魏主恪殂子訓立
州刺史 乙未 十四 春正月魏主恪殂子訓立
其生母胡克華為太妃 廢其嫡母高太后為尼
尋尊胡氏為太后 臨朝稱制 以其婢為女侍中
魏胡太后進其父胡國珍為安定 丙申 十五
公參大務 冬大寒淮泗皆冰 魏孝明
帝熙平元年春三月朔日食 夏四月梁淮堰成
長九里軍壘列其上 秋九月堰壞聲聞三百里
者十萬餘口 魏丁酉 十六 梁罷宗廟犧牲
后大興佛寺 薦以蔬果 梁禁文錦
戊戌 十七 魏改元神龜 魏遺使西
域求 己亥 十八 魏以崔亮為吏部尚書立 庚子
佛書 己亥 十八 魏以崔亮為吏部尚書立 庚子
十九 改元普通 魏改元正光 春正月
子日食 魏侍中元義殺清河王懌幽胡太后
于北 辛丑 二十 梁置孤獨園 壬寅 二十一
宮 辛丑 二十 梁置孤獨園 壬寅 二十一
朔日食既 梁西豐 癸卯 二十二 魏元義專
侯正德奔魏 逃歸 癸卯 二十二 魏元義專
人皆思亂 魏沃野鎮民破六韓 甲辰 二十三 魏冠盜群
拔陵反 改元貞王 梁鑄鐵錢 甲辰 二十三 魏冠盜群

甲子會紀卷二

壬午

起六鎮皆反 梁 乙巳 二十四 魏改元孝昌
以朱異掌機政 乙巳 二十四 魏改元孝昌
魏杜洛周反於上谷 丙午 二十五 魏五原
歡等從之北齊起于此 丙午 二十五 魏五原
反 魏豫徵 丁未 二十六 春三月梁主捨身
六年 魏蕭寶寅叛 戊申 二十七 魏蕭寶寅叛
魏舉兵稱齊帝 戊申 二十七 魏蕭寶寅叛
魏胡太后酖殺魏主詔欲立潘嬪所生女 既又
迎臨洮王子劉立之年三歲改元武泰 魏
大 爾朱榮以高歡為前鋒自太原率兵入
永安 劉沉于河殺王公以下二千人 又改元
女先為故魏主詔嬪魏主子攸復立為后 魏
河間邢果反改元天統 魏葛榮殺魏主子攸
其愛爾朱榮以侯景為前驅擒斬之時宇文泰
在葛榮部下爾朱榮愛其才留為統軍宇文周
北于此 魏胡琛將萬侯 醜 巳酉 二十八 改元
奴稱帝于平鎮改元神獸 巳酉 二十八 改元
海王顥攻拔榮城稱帝改元建武 魏主子攸出
走河內顥入洛陽爾朱榮自晉陽入逐顥走死
子攸復位爾朱榮自為天柱大將軍 庚戌 二十九
再捨身同泰寺羣臣以錢贖回 庚戌 二十九
三月 魏獲萬侯 醜 巳酉 二十八 改元
其黨爾朱長星見魏主子攸誘爾朱榮入朝誅之
廣王暉于長子改元建明 梁復以元悅為魏王
辛亥 三十 春二月爾朱世隆廢其君暉為東海
普泰 魏高歡起兵討爾朱氏高歡立魏元朗
于信都改元中興自為丞相 梁昭明太子統
卒以次子 壬子 三十一 夏四月高歡入洛陽
詔策命元朗稱位立平陽王修為西魏孝武
歡自為丞相改元太昌又改永熙封朗為安定

甲子會紀卷二

壬午

<p>王尋弒之併弒驍恭 魏高歡以其女為 癸丑</p> <p>魏主后 梁封西豐侯 正德為臨賀王 癸丑</p> <p>三十二 魏高 甲寅 三十三 夏四月朔日食</p> <p>歡殺爾朱兆 兵反魏主脩奔長安依宇文泰是為西魏高歡舉</p> <p>入洛陽立清河王寶子善見是為東魏孝靖帝</p> <p>年十一遷都于鄴改元天平魏主修與宇文 乙卯</p> <p>文泰飲酒進毒弒之 是歲魏分東西 乙卯</p> <p>三十四改元大同 梁鄧陽妖賊鮮于琛及內</p> <p>史陸襄討平之 西魏宇文泰立南陽王寶炬</p> <p>魏文帝改大統元年宇文泰自為安定</p> <p>魏文帝行臺左丞 東魏高歡自為相國</p> <p>九復辭不受 丙辰 東魏高歡以其子高澄為尚</p> <p>其主之輔政 高歡弒 丁巳 塔 東 高歡侵西</p> <p>魏宇文泰敗之 東 戊午 三十 東魏改元</p> <p>魏秦州降于西魏 元象 正月朔日</p>	<p>甲子會紀卷之二</p> <p>食 西魏宇文泰廢魏主后 巳丑</p> <p>為尼 梁得佛舍利大赦 巳丑</p> <p>山魏置紙筆 庚申 三十九夏月</p> <p>陽武門以求 五月朔日食</p> <p>不綽所上六條令百 壬戌 四十</p> <p>司馬王僧辨討 人劉 大躬</p> <p>先討平之 西魏初</p> <p>侯景為河 山十二 東</p> <p>南大行臺 魏宇文泰東 同歡</p> <p>東魏以侯 景為司空</p>	<p>右甲子五十四 齊武帝十年明帝五年</p> <p>侯二年和帝一年梁武帝</p> <p>年十二</p> <p>甲子會紀卷之二</p>
--	--	---

<p>甲子會紀卷之三</p> <p>明武進薛應 新編</p> <p>甲子 梁武帝四十三 東魏高歡以其子澄為</p> <p>李貴帝 乙丑 四十四 東魏作晉陽宮 西魏</p> <p>爾越帝 乙丑 作大誥示羣臣以文體 梁賀琛</p> <p>上書論事 梁 丙寅 四十五改元中大同 梁主</p> <p>主詰責之 丙寅 講佛書於同泰寺浮屠災</p> <p>東魏遷石經于鄴 丁卯 四月十六改元太清 春</p> <p>西魏蘇綽卒 丁卯 正月朔日食 東魏侯</p> <p>景以河南降西魏 東魏高歡死子高澄自為</p> <p>主三舍身同泰寺 東魏高歡死子高澄自為</p> <p>都督高澄入鄴 其主善見于宮中 戊辰 四十</p> <p>侯景敗東魏慕容紹宗 擊敗侯景景據壽春梁</p> <p>春正月東魏慕容紹宗 擊敗侯景景據壽春梁</p> <p>以景為南豫州牧 二月東魏用高澄詭計求</p> <p>成于梁朱異等勸梁主許之侯景於是始為反</p> <p>計 夏五月兩月夜見 冬十一月梁臨賀王</p>	<p>甲子會紀卷之三</p> <p>蕭正德引侯景兵圍臺 巳巳 四十八 春三月</p> <p>城正德稱帝改元正平 巳巳 侯景陷臺城廢蕭</p> <p>正德為大司馬尋殺之 夏五月梁主餓死淨</p> <p>居寺年八十六太子綱立是為簡文帝侯景專</p> <p>制 梁侯景 冬十二月始與太守陳霸先</p> <p>起兵討侯景 東魏高澄為膳奴蘭京所殺弟</p> <p>高洋 庚午 梁簡文帝大寶元年 夏五月東魏</p> <p>繼事 庚午 高洋篡位國號齊是為北齊文宣帝</p> <p>都鄴改元天保廢東魏主善見為中山王是歲</p> <p>東魏亡凡十七年 侯景自稱漢王娶梁主女</p> <p>梁陽公主請梁主飲于樂遊苑梁主聞絳竹懷</p> <p>然泣下 西魏立蕭詧為梁王 西魏初作府</p> <p>兵 梁李遷仕反高涼太 辛未 春三月西</p> <p>守馮寶妻沈氏討敗之 辛未 魏主寶炬子欽</p> <p>立是為廢帝 齊以梁湘東王蕭繹為梁相國</p> <p>秋八月侯景廢梁主綱殺太子大器立昭明太</p> <p>子之子數之子豫章王棟改元正元景自為</p> <p>大丞相使人辭綱以酒土囊壓殺之冬十月侯</p>
---	---

景廢棟為淮陰王篡位國號漢改元太始
十二月齊主高洋以酖酒弑東魏故主善見
申 湘東王蕭繹與陳霸先等誅侯景傳首江陵
傳國璽歸之於齊 梁主蕭繹殺豫章王棟
梁武帝蕭繹稱帝成都改元天正 東魏故
孝靜后高氏適齊楊愔惜舊 梁武帝
仕東魏 是年兩日俱見 癸酉 王蕭繹敗死
甲戌 魏宇文泰廢其主欽 欽之立齊王
入江陵執梁主蕭繹殺之 魏取襄陽徙梁王
蕭譽稱帝于江陵是為後梁宣帝梁王僧辨陳
霸先奉蕭繹子方智立于潯陽是為 乙亥 梁景
敬帝 齊納貞陽侯蕭淵明于梁 魏方
智紹泰元年 後梁宣帝蕭譽天定元年 魏
恭帝二 齊天保六年凡四國 夏五月梁王僧
奉蕭淵明歸建康立之改元天成降方智為太
子 秋八月齊命道士皆剃髮為沙門 九月

梁陳霸先殺王僧辨廢淵明

丙子

何

梁陳霸先殺王僧辨廢淵明
冬十月復立方智稱藩于齊 梁改元太平
為長城公 梁蕭淵明卒 魏宇文泰卒
子覺繼自為周公 齊大治宮室築長城丁丑
梁陳霸先篡位國號陳是為武帝都建康改元
定元年廢其主方智為江陰王是歲梁亡四主
凡五十六年 魏宇文護立宇文覺為天王國
號周是為北周孝愍帝都長安廢魏主廟為宋
公弑之護尋又弑其君覺立寧都公毓是為北
周明帝是歲西魏亡四主二十三年魏自道武
稱帝至是一百六十八年自此陳 戊寅 春二月
周齊三大國後梁一小國凡四國 梁王琳
以永嘉王莊稱帝改元天啓 夏四月陳主
先弑其故主江陰王方智 五月陳主捨身於
大莊 已卯 陳主霸先兄子臨川王肅即位是
嚴寺 已卯 陳主霸先兄子臨川王肅即位是
皇帝改元武成 北齊殺魏宗室二十五家盡
元氏之族 冬十月北齊主高洋弑子殷立

庚辰

三

庚辰 陳文帝改元天嘉 北齊主殷改元
為孝昭帝改元皇建 北周宇文 辛巳 北周武
議試其君毓立毓弟邕是為武帝 壬午 後
元保定 北齊主高演弑其故主殷演 壬午 後
墮馬死弟湛立是為武帝成帝改元大寧 壬午 後
主蕭譽卒子端立是為明帝改元 癸未 春三月
天保 北齊言河水清改元河清 癸未 春三月
北周養老 甲申 春二月朔日食 北周初令百
千太學 甲申 官執笏 夏六月白虹貫日
秋八月朔日食 北周封 乙酉 齊主湛自稱太
李昞為唐公唐基于此 乙酉 齊主湛自稱太
上皇傳位於其子緯是為後主 丙戌 春正月
改元天統 秋七月朔日食 丙戌 春正月
主蕭卒子伯宗立是為臨海王 丁亥 陳臨海王
王 齊始用土人為縣令 丁亥 元光大
正月朔日食 冬 戊子 陳主庶兄安成王陳瑒
十一月朔日食 戊子 自為太傅專制加殊禮

夏六月

三

夏六月 晉星見 冬十一月朔日食 陳陳瑒
廢其主為臨海王殺始興王伯茂 北周隋公
楊忠卒子 已丑 是為宣帝改元大建 庚寅 齊後
元武平 齊以梁永嘉王蕭卒 辛卯 齊主緯幽其
莊為梁王許其興復莊尋卒 辛卯 齊主緯幽其
北宮僧曇 壬辰 春三月朔日食 周改元建德
獻伏誅 壬辰 周主討其太師宇文護誅之
九月朔 癸巳 春北周獲白鹿 秋北周納 甲午
日食 癸巳 隋公楊堅女為太子貴妃 甲午
春二月朔日食 夏四月彗星見 乙未 春二月
周廢佛道教周更鑄五行大布錢 乙未 春二月
夏四月星孛于大角 陳焚文錦 丙申 朔日食
於雲龍門 冬十二月朔日食 丙申 朔日食
陳太子詹事江提免 北周主伐齊齊主高緯
大敗走晉陽遂奔鄴晉陽人立齊安德王高延
宗改元德昌又改元 丁酉 齊主緯傳位幼子恒
隆化周主授而執之 丁酉 齊主緯傳位幼子恒
隆化周主授而執之 丁酉 齊主緯傳位幼子恒

封溫公尋賜死夷其族是歲北齊亡六主二十
八年 梁主朝周于鄴 北周毀壯麗宮室焚
九尾狐省宮嬪 自此陳周 戊戌 春三月北周
二大國後梁一小國九三國 戊戌 春三月北周
夏六月周主邕姐太子贊即位是為宣帝改元
宣政 四月周立楊氏為后 秋七月周以後
父楊堅為上 巳亥 春二月周治洛陽宮復像
柱國大司馬 巳亥 春二月周治洛陽宮復像
天元皇帝傳位於太子暉是為靜帝 庚子 夏五
改元大業 周徙石經還洛陽 庚子 夏五
月楊堅進爵隋王加九錫以高祖為司馬 辛
丑 春二月周楊堅篡位稱帝國號隋改元開皇
是歲周亡五主二十五年 隋主堅都長安謀
併江南以賀若弼鎮廣陵韓擒虎守廬江 隋
徵蘇威為太子少保 壬寅 春正月陳主項卒次
隋定服色始服黃 壬寅 子叔陵作亂伏誅太

子叔寶即位是為後主秋七月陳京口至荆
州江水如血 八月夜有聲如風水相擊 癸
卯 陳後主至德元年隋更定律置博 甲辰 春正
日食 隋沿河置倉運粟以給長安 甲辰 春正
梁主入朝于隋 陳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 乙
巳 春正月朔日食 隋頒牛弘所修五禮 隋
初置義倉 梁主歸卒子琮立 陳殺入傅
綽長城 丙午 隋後主琮卒子琮立 陳殺入傅
主自賣于佛寺為奴厭之改元禎明 秋九月
隋滅梁以蕭瑄為丞相是歲後梁亡三主三十
三年通前梁四主共八十九年 西 戊申 陳東
域大食國人始至中國回始此 戊申 陳東
飛 隋下 巳酉 隋文帝開皇九年韓擒虎賀若
詔伐陳 巳酉 隋文帝開皇九年韓擒虎賀若
斬張麗華誅施文慶等五人以謝三吳是歲陳
亡五主五十三年 蘇威作五教使民誦之

早會卷三

四

庚戌 十 江南亂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愔皆
起兵反遣楊素討平之 以定嶺表功封
馮寶妻沈氏 辛亥 月晦日食 春二 壬子 七月晦日
為譙國夫人 辛亥 月晦日食 春二 壬子 七月晦日
食 冬韓擒虎卒 以楊素 癸丑 月十三 春二
高祖專掌朝政賀若弼除名 癸丑 月十三 春二
於岐州之北丁夫死者萬數其後唐太宗修以
避暑更名九成宮 禁藏誠緯秋七月晦日食
詔議明堂制度尚書牛 甲寅 十四 夏四月行
弘等議久不決罷之 甲寅 十四 夏四月行
泣下曰淫厲而哀不久矣 六月給公卿以下
職田 冬詔高仁英蕭瑄陳叔寶其宗祀官
給器物 王劼 乙卯 十五 春救天下兵器
上皇隋靈感志 乙卯 十五 春救天下兵器
堂 丙辰 十六 以光華公主妻吐谷渾 制工
丁巳 十七 以安義公 戊午 十八 禁畜貓鬼
主妻突厥可汗 戊午 十八 禁畜貓鬼

置行宮 巳未 十九 獨孤庚申 二十 晉王楊
素諸廢太子楊勇為庶人立 辛酉 二十一 春
廣為太子是日天下地震 辛酉 二十一 春
水移於始平 廢太學及州縣學尋改國子為
太壬戌 二十二 獨孤庚申 二十 晉王楊
學帝亦 癸亥 二十三 龍門王通
始忌素 癸亥 二十三 龍門王通
右甲子五十五年 梁武帝六年簡文帝二年元帝三
帝七年廢帝二年宣帝二十二年陳
後主九年不諱隋文帝二十三年
甲子 隋文二十四 夏六月有星入月 長人
殿中逼丞父侍陳夫人不從隋主覺恚呼伽
迷元嶺召前太子勇楊素矯詔召廣令右庶子

早會卷五

五

張衡侍疾俄而墮王崩咸謂黃武之廣先丞陳
夫人而後發喪即位矯詔賜勇元冬十一月
陳叔乙丑隋煬帝楊廣大業元年立晉王昭
實卒乙丑為太子以洛陽為東京命楊素營
洛陽宮室開通濟渠引汴水開和蒲自長安
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江南造龍舟數萬艘
築西苑周二百里月夜從宮女數千騎作清夜
遊曲於馬上奏之八月如江都時年炎惑
入太丙寅二太子昭卒封昭子俊為燕王侗
微素卒徵趙王侗為代王始置進士科
楊素卒徵丁卯三月春正月長星竟天科
天下散樂徵丁卯三月春正月長星竟天科
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
張高穎宇文弼賀若弼至金河幸啓民可汗
帳宴御史大夫張衡宅三日戊辰四開承
殺故太子勇之子儼兄第六人戊辰四開承
水南達于河北通承郡倭國入貢如五原
巡長城營汾陽宮徵天下鷹師秋九月彗

甲子年

六

星見巳五巡河右令武威庚午六春正月
素冠練衣焚香持花自稱彌勒佛入建國門
亂平之鄒平連坐千餘家諸蕃來朝陳百
以示三月如江都王世充領宮辛未自將
監穿京口至餘杭河八百餘里
擊高麗山東河南大水底柱崩堰河逆壬申
八玉薄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等兵起
大發天下兵與餘萬擊達全軍覆癸酉
素子楊玄感起兵圍洛陽劉元進起兵餘
唐公李淵為弘化留守杜伏威起兵餘
淮甲戌十離石汲郡兵起太亥十一以
夷其族孔雀集朝堂羣臣稱賀以李淵為山
西河東撫慰大使令江都更造龍舟大業
通起兵東海丙子殿災夏五月朔日食
朱紫起兵城父

納言蘇威以言盜賊除名如江都殺諫者任
宗崔民象王愛仁翟讓李密兵起林士弘
建號于江南稱楚以李淵為太原留丁丑三
守實建德德取魏陽羅藝起兵涿郡
實建德德取魏陽羅藝起兵涿郡
李密建德稱長樂王魯郡徐圓朗兵起
馬邑取汾陽宮梁師都起兵朔方建號稱梁
薛舉起兵隴西稱秦唐公李淵起兵太原稱
臣於突厥請兵李軌起兵河西稱涼王魏徵
陽都承元寶藏以郡降李密使鉅鹿道士魏
為谷謝密客召徵掌記室李密取黎陽倉泰
山道士徐洪客以書勸密直向江都黎陽今
密招之不出李淵入關羣盜悉降約法十二
條除隋苛禁李淵立代王侑自為大丞相河
池太守蕭瑀戊寅春三月宇文弼自為大丞相
以郡降唐王世充等立隋越王侗於洛陽改元皇泰
王李淵即位改元武德立子建成為太子

甲子年

七

民為秦王廢隋主侑為郡國公秋八月宇文
化及誅殺秦王浩稱帝國號許改元天壽是
年李密與隋戰兵敗降唐封邢國公復叛
師討斬之吳興太守沈法興起兵後深宣
帝曾孫蕭銑稱帝江陵建元鳴鳳竇建德定
都樂壽稱夏王建元五鳳李軌降唐封涼王
復叛稱帝建元安樂朱粲稱帝山南國號楚
建元昌達高開達擒漁陽稱燕王建元始興
徐世勳降唐賜姓李羅藝降唐為幽州總管
薛舉卒子仁果繼唐王李世民平之
曇晟建元夏四月王世充篡位國號鄭改元
元法輪已卯夏四月王世充篡位國號鄭改元
隋遂亡竇建德執宇文文化及于聊城斬之收
傳國璽為隋主發哀聞王世充欲誅之收
旌旗國號建元八月楊侑卒是年沈法興稱帝
陵國號梁建元延康李通稱帝江都國號
吳建元明政唐安興貴執李軌殺之河西
江沈威降唐為和州總管徐圓朗降唐為兗

州總管 王世充將秦叔寶程知節降唐 朱
黎降唐封楚王復殺唐使奔洛陽 李世勣父
為寶建德所執奔降建德虜王世充將劉黑闥
獻建德 唐主淵以宿隙殺劉文靜靜有妾無
寵使其 庚辰 秦王世民擊破宋金剛尉遲敬德
兄上變 庚辰 高開道降以為蔚州總管賜
姓李 突厥立楊道政為隋王居定襄 辛巳 王
李通滅沈法興 李世勣復歸唐 辛巳 王
世民圍王世充于洛陽寶建德將兵救之世民
擒斬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潼南徐圓朗應之
寶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潼南徐圓朗應之
唐主特置天策上將以授秦王世民世民開館
延文學之士房玄齡等十八人分番進講 遣
李孝恭李靖伐梁梁主蕭銑降以歸殺之 杜
伏威執李靖送長安高開 壬午 秦王世民討
道叛稱燕王為其下所殺 徐圓朗杜伏
威入朝 李靖通叛唐伏誅 洗 癸未 武德大
氏子馮盎以所部嶺南八州來降 劉黑闥

林邑入貢 四夷君長請帝為天可汗 辛卯五
許之 杜如晦卒 秋七月朔日食 春正月朔
金帛賜突厥驢男女八萬 壬辰 六 春正月朔
口 殺大理寺丞張龜古 壬辰 六 春正月朔
官定制為七 癸巳 領新定五經于天下 甲午
百三十員 遺黜陟使分行天下 夏五月朔日食
入 遺黜陟使分行天下 夏五月朔日食
李靖為特進三二日至中書平章政事 吐蕃
遣使 乙未 九 夏五月太上皇 丙申 十一 長孫
入貢 乙未 九 夏五月太上皇 丙申 十一 長孫
禁上書告許者 黜治書侍御史 丁酉 十一 春
史權萬紀 定十道府兵之制 丁酉 十一 春
食 南平公主嫁王珪子敬直行婦禮 戊戌 十二
秋七月穀洛溢 冬以武氏為才人 夏五月
頡氏族志 春 己亥 十三 王珪卒 夏五月
閏二月朔日食 己亥 十三 王珪卒 夏五月
食 朔日 庚子 十四 增築學舍增廣生員 辛丑
命孔穎達會諸儒撰五經正義 辛丑
十五 以文成 壬寅 十六 以岑文 癸卯 十七
公主嫁吐蕃 壬寅 十六 以岑文 癸卯 十七
卒上為製碑圖功臣於凌煙閣 太子承乾謀
反廢為庶人立晉王治為太子貶魏王泰為東
萊郡王 以長孫無忌房玄齡蕭瑀李勣為
東宮官 夏六月朔日食 誅侯君集 路魏
徵 甲辰 十八 廢太 乙巳 十九 親征高麗
遣使祀魏徵復立所 丙午 二十 春三月詔皇
路碑 祭戰亡士卒 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
朔日 丁未 二十一 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
造大 戊申 二十二 以議殺李君羨 房玄齡
船 丁未 二十一 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
己酉 二十三 李靖卒 夏五月太宗崩太子
詔輔政 徵李勣為高宗長孫無忌諸遂良受遺
司 秋八月地震 冬十一月地震 庚戌 高宗

元年 詔曰引刺史入閣問民辛亥二罪狀
疾苦夏四月地震 六月地震 癸丑四房
者 壬子三 以褚遂良為吏部 癸丑四房
焚鞠 壬子尚書 立子忠為太子 癸丑四房
遺愛及高陽公主謀立荆王元景事覺伏誅
并殺吳王恪 秋八月隕石有聲如雷 以褚
遂良為 甲寅五 以才人武氏為昭儀 上在
右僕射 乙卯六 武昭儀自殺其女以誣后 李義府
敗遂良潭州都督 李勣許敬宗勸立武氏
廢王后立武氏為后命百官四夷內外命婦朝
武氏 以李義府參知 丙辰七改元顯慶 廢
政事武氏弑故后王氏 贈武 丁巳八 以李義府
弘為太子年四歲 贈武 丁巳八 以李義府
后父武士彟爵周國公 兼中書令許敬
宗為侍中杜正 戊午九 褚遂良卒 已未十
倫為中書令 卒 褚遂良卒 已未十
宗誣長孫無忌謀反黔州安置并誣褚遂良于
志寧柳奭韓瑗詔追削遂良官爵貶志寧榮州
刺史無忌自 庚申十一 夏六月朔日食 辛酉
殺奭瑗棄市 初令武后決百司奏事 辛酉
十二 改元龍朔 上與 壬戌十三 改侍中
武后幸李勣許圍師第 壬戌十三 改侍中
為右相以許 癸亥十四 以李義府為
圍師為左相 癸亥十四 以李義府為
右甲子五十六 隋文一年煬帝十二年恭帝
三年高宗 十四年 隋文一年煬帝十二年恭帝
甲子 高宗十五改元麟德 武乙丑十六 行
以姜恪同三品 春閏三月朔日食 以陸
敬信為右相 上東巡幸壽張民張公藝家
寅十七改元乾封 封禪泰山 尊老聃為太
上玄元皇帝 李義府死 劉仁軌為右相

李勣伐 丁卯十八 秋八
高麗 丁卯十八 秋八
千五車 李勣等平高麗分爲州縣立安東都
護府 以姜恪嚴立本爲左右相 京師山東
江准 已巳二十 徙高麗人於江淮山南京西
早饑 已巳二十 徙高麗人於江淮山南京西
風海溢李勣死 庚午二十一改元咸亨 春
以身言書判取人 庚午二十一改元咸亨 春
夏六月朔日食 早 辛未二十二 冬十
饑武后請避位不許 辛未二十二 冬十
冬十一月朔日食 癸酉二十四 詔劉 甲戌
爲周國公 秋八月帝稱天后后稱天皇 封武氏兄子承嗣
上 乙亥二十六 武后殺太子弘謚以孝敬皇
元 乙亥二十六 武后殺太子弘謚以孝敬皇
角 丙子二十七改元儀鳳 遣使如遠方注擬
亢 丙子二十七改元儀鳳 遣使如遠方注擬
史 丁丑二十八 以高麗爲朝鮮王扶餘 戊寅
二十九 春正月百官 已卯三十改元開元
四夷朝武后於光順門 已卯三十改元開元
元永隆 武后廢太子賢以英王 辛巳三十二
哲爲太子 冬十一月朔日食 辛巳三十二
河南河北大水 九月彗星見天 壬午三十三
市改元開耀 冬十月朔日食 癸未三十四
淳 立孫重照爲皇太孫 夏四月朔日食 癸
五月洛水溢關中旱蝗 李善感諫營宮室 癸
未 太子哲立是爲中宗後更名顯武后臨朝稱
制 以劉仁軌爲左僕射裴 甲申元年 立妃
炎爲中書令劉景先爲侍中 甲申元年 立妃
韋氏爲后 春二月武后廢帝爲廬陵王立豫
王旦爲帝改元文明即廢宗 秋九月武后改
元光宅殺故太子賢 改服色官名立武氏七
廟 許諫官御史風聞言事 李敬業起兵討

武后不克 乙酉 武后二年改元垂拱 春三月
尋被殺 入官營造補闕 丙戌 武后以所發
僧懷義入官營造補闕 丙戌 武后以所發
王求禮請官之不報 用酷吏周興來 丁亥 雞
索元禮按制獄 用酷吏周興來 丁亥 雞
俊州楊初成矯制募人迎帝顯于房州 戊子 武
武后殺之 武后流李孝逸于儋州 戊子 武
后加號聖母神皇 作天堂以備懷義為威衛
大將軍封梁國公琅邪王冲越王貞舉兵匡復
不克而死 武后已丑 名璽 改元永昌 武后自
遂大殺唐宗室 已丑 名璽 改元永昌 武后自
元年 始用周正以十一月為正月 十二月
為臘月 夏正月為一月 除唐宗室屬籍 庚
寅 七改元 授法明偽作大雲經言武氏當代唐
秋九月武后改國號曰周稱皇 辛卯 武后與千
帝以豫皇旦為太子易姓武 辛卯 武后與千

聖會紀卷三

主

何

中侍御史 張昌宗張易之 丁酉 十四改元神功 鑄九州
衛士十餘萬人自玄武門入置通大官酷吏
來俊臣伏誅 秋仁傑同平章事 置員外官
數 戊戌 十五改元聖曆 春三月武后用秋仁
千 戊戌 傑言召帝還東都 皇嗣旦請遜位
於其兄復以帝顯為太子改姓武 以秋仁傑
為河北道安撫使 蘇味道姚元崇魏元忠同
平章 己亥 十六 帝顯在東宮 二月武后疾
事 為儀注沐浴伏組上請代后命武后厚賞之
武后命帝顯及武攸暨等誓于明堂 費師德
卒初師德實薦秋仁傑于武后仁傑不知意頗
輕之 以秋仁傑為內史武后幸三陽宮有胡
僧邀觀舍利仁傑叩 庚子 十七 改元久視
諫武后中道而還 秋仁傑為內史武后幸三陽宮有胡
仁傑薦張柬之為秋官侍郎 改控鶴監為奉
宸府張易之之主之武后春秋頗高猶選少年侯

聖會紀卷三

主

何

流貶周宰相韋玄慶房融崔神慶于嶺南以
楊再思同三品出姚元之為亳州刺史復
韋后贈父韋玄貞為上洛王帝借韋后視朝
縱胡僧慧範出入宮禁桓彥範諫不聽以武
三思為司空帝微行幸其第計賜敬暉等五人
王爵而罷其政事以宋璟為黃門侍郎徵武
攸為太子賓客固辭還山丙午二制太平安
秋九月武后卒年八十二樂公上各開府
置官屬僧慧範道士史崇恩等並加五品階武
三思貶敬暉等為遠州司馬使周利用稱御史
至嶺外推鞠東之玄暉已死彥範縛曳竹榜之
上肉盡至骨後杖殺之暉而殺之忽已服野
葛汁毒憤指地爪甲殆盡仍挫丁未三改元景
殺之立衛王重俊為太子冬十二月朔日
月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發羽林兵誅武三思武
崇訓兵潰而死殺蘇安恒冬十二月朔日
食彗星出西方戊申四春宮中言皇后衣笥
遣使往江淮贖生有五色雲起上令布之何

聖會紀三

西

天下迦葉志忠上桑條韋歌編之樂府三月
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夏四月置修
文館學士以李嶠等二十人為之命女官上官
氏第其文秋七月星孛胃昂安樂長寧公
主上官婕妤皆以封封墨敕除官徵武攸緒
入朝不受寵錫而去安樂公主再適其夫之
弟武巳酉五月觀宮女拔河戲開宮市秋七
延秀庚戌春正月觀燈於市里同章后微行
后亞庚戌春正月觀燈於市里同章后微行
獻酒祝飲明作入風舞夏六月章后安樂公
祭酒祝飲明作入風舞夏六月章后安樂公
主合謀於餅中進毒殺中宗立溫王重茂改元
唐隆宗楚客勸韋后如武后故事以韋氏子第
領南北軍相王旦子臨淄王隆基起兵誅韋
后安樂公主宗楚客武延秀等盡滅韋氏之族
尊父旦為帝是為睿宗改元景雲廢重茂復為
溫王立平王隆基為太子秋八月汴州刺史
史鄭愔與譙王重福舉兵欲誅韋氏改元中元

敗死情族誅罷斜封官數千人以姚元之
為中書令以公主為女道士以薛訥為幽
州節度使節辛亥景雲二年道按察使按察使
庚戌改元太極春正月置十道按察使按察使
壬子秋七月彗星出西方人太微秋八月傳
位于太子隆基自立為太皇太后隆基
即位是為明皇改元先天九月朔日食
玄宗明皇開元元年春正月詔衛上二十五
入軍五十而免二月御樓觀燈大酺六月
以郭元振同三品秋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
死以宦者高力士知內侍省事冬十月議
武驪山流郭元振於新州斬給事中唐紹以
姚元之同三品張說使御史趙彥昭彈之十
二月姚元之復名崇說上出張說為相州刺史
左拾遺劉彤議鹽鐵劉幽求罷以盧懷慎同
平章甲寅二春正月定內外官出入恒式
事置左右教坊二月朔太史奏日食

聖會紀三

圭

不應姚崇表賀三月毀武后天樞秋七月
溫王重茂卒於房州謚曰殤帝作興慶宮
八月薛謚光以武后崩銘有云上玄降鑒方建
隆基為上受命之符獻之姚崇表賀冬十二
月以趙麗妃子乙卯院三初置翰林丙辰四
嗣諫為皇太子乙卯院三初置翰林丙辰四
新除縣令試理人策夏六月丁巳五張九齡請
月太上皇崩姚崇薦宋璟為諫議大夫不
遷戊午六春徵嵩南山處士盧鴻為諫議大夫不
書道己未七月食庚申八春正月宋璟蘇
為道己未七月食庚申八春正月宋璟蘇
貞同平章事始詔孔門弟子從祀孔子者辛酉
為坐像始詔孔門弟子從祀孔子者辛酉
崇辛以宇文融為勸農使九月朔日食
史鄭愔與譙王重福舉兵欲誅韋氏改元中元

安南亂遣宦者楊思勗討平之募兵癸亥十一
充宿衛從張說之議也府兵之制始廢
春正月北巡以并州為太原府置北都夏五
月置麗正書院聚文學士修書侍講以張說
為中書令改政
事堂為中書門下

右甲子五十七 高宗二十年 中宗二十六年
武后不論睿宗二年 玄宗十

甲子 開元十二 以宦者楊思勗為輔國大將
廢后王氏 冬閏十二月朔日食

乙丑 十三 禁錮酷吏來俊臣等子孫張說薦
開府儀同三司 丙寅 十四 以李元紘同平章事
司 大有年 丙寅 十四 以李元紘同平章事
州河溢 以杜 丁卯 十五 河南北大水 魏
是 同平章事 丁卯 十五 作十 戊辰 十六 行開元

聖會紀年

夫

大衍曆 以蕭 巳巳 每歲母過百人 以宇文
嵩同平章事 以蕭 巳巳 每歲母過百人 以宇文
融裴光庭同平章事 以蕭 巳巳 每歲母過百人 以宇文
兼中書令 冬十月朔日食 庚午 十八 初
日選勝行樂 裴光庭奏用循資 辛未 十九 王毛仲
格 名水溢 夏六月彗星見 春二月朔日食
有罪賜死 置太 壬申 二十 八月朔日食 開元
公廟如孔廟制 裴光庭奏 以韓休同平章
禮 癸酉 二十一 裴光庭奏 以韓休同平章
成 癸酉 二十一 裴光庭奏 以韓休同平章
朔日食 冬宋璟致仕 蕭嵩韓休罷 甲戌 二十二
起復張九齡及裴耀卿同平章事 甲戌 二十二
二 春秦州地震壓死四千餘人 李林甫以
結宦官媚武惠妃得同三品是日大風拔木
恒山方士張果自言唐堯時為侍中上迎為光
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賜歸山 冬十二月朔
日食 乙亥 二十三 冬閏月朔日食 丙子 十二
置病坊 乙亥 二十三 冊楊玄琰女為壽王妃

聖會紀年

七

四 皇太子更名瑛 張守珪使安祿山討契
丹敗張九齡論以死帝赦之 冬十月京師地
震 十一月東都地震 張九齡罷 丁丑 二十
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 丑 二十
置玄學博士 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 廢
太子瑛為庶人 御史周子諒劾牛仙客廷杖
流竄道死 張九齡為 戊寅 二十六 以牛仙
荆州長史 宋璟卒 客為侍中 以王
與為祠祭使始用楮為錢以祭 立忠王瑛為
太子改名亨 秋九月朔日食 冊南詔為雲
南 巳 卯 二十七 追謚孔子為 庚辰 二十八
王 巳 卯 二十七 追謚孔子為 庚辰 二十八
春三月 辛巳 二十九 洛水溢 以 壬午 三十 改
朔日食 安祿山為營州都督 元天寶
置十節度使 經畧使以備邊以安祿山為平 癸未
廬節度使 牛仙客卒 以李適之為左相 癸未
三十一 安祿山入朝 尊老聃為先天大皇
皇陶為德明皇帝 廣運 潭成 加韋堅左散騎
常 甲申 三十二 改年為載 以安祿山 乙酉
侍 甲申 三十二 改年為載 以安祿山 乙酉
三十三 以子壽王瑁妃楊太真 丙戌 三十四
為貴妃 上自言聞空中神語 丙戌 三十四
引用古溫羅希冀李適之 丁亥 三十五 李林
罷以陳希烈同平章事 李適之自殺
李邕及皇甫惟明韋堅等王琚李適之自殺
除絃新條 李林甫今士通一藝以上皆詣京
師試之表賀野無遺賢 安祿山出入禁中
制僧尼令祠部給牒 冬十月借貴妃如驪山
浴溫泉每歲十月俱幸 戊子 三十六 以高力
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 戊子 三十六 以高力
賜安祿山鐵券 以貴妃從兄楊 巳丑 三十七
劉判度支事其諸姊為國夫人 巳丑 三十七
觀左藏賜楊劍金紫 庚寅 三十八 賜安祿山
加祖宗及諸后號 賜楊劍名國忠 冬十月得
妙寶真符 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激南詔反

辛卯三十九 為安祿山起第於觀仁坊
掩其敗後募兵擊之 安祿山擊契王辰改吏
丹大敗 楊國忠還領劍南節度使 王辰改吏
兵刑部為文武憲部 李 癸巳 四十一 追削
林甫死以楊國忠為右相 癸巳 李林甫官爵削
其棺子孫流嶺南黨 甲午 四十二 加安祿山
與生貶者五十餘人 左僕射 以楊國忠
為司空是日雨土 李安擊南詔全軍敗 乙未
沒楊國忠以捷聞 韋見素同平章事 以郭子儀
為朔方節度使 殺高僊芝封常清以哥舒翰
為副元帥 平原太守顏真卿 丙申 安祿山自
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賊 稱大燕皇
帝敗元聖武 以許遠為睢陽太守 賊將史
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 以李光弼為河東
節度使尋又以為河北節度使 真源令張巡
起兵雍丘討賊 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

聖會紀卷三

大

敗之復河北十餘郡子儀等請引兵取范陽不
從 楊國忠逼哥舒翰出關與賊戰大敗于靈
寶翰降賊賊遂入關 明皇出奔蜀次于馬嵬
諸將誅楊國忠及楊太真 安祿山遣孫孝哲
亨計賊 皇太子至平涼 陳希烈張垆等
陷京師殺妃主皇孫數十人 安祿山遣孫孝哲
降賊 秋七月甲子太子亨自立于靈武改元
至德是為肅宗 尊帝為上皇天帝以裴冕同
平章事 以廣平王儼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
至靈武以為參謀長史 郭子儀將兵至靈武
李光弼引兵赴太原 八月己亥帝自成都
遣使傳位太子自稱太上皇 永王璘反
酉至德二 春正月帝居彭原 安祿山子慶
緒殺祿山 帝號張良梯李輔國諸殺其子
建寧王倓 李成式討永王璘璘敗死 徵苗
晉卿為左相 上皇遣使祭張九齡 以郭子
儀為天下兵馬副元帥 制以官爵賞功 賊
攻睢陽張巡遣南霁雲告急賀蘭進明拔兵不

聖會紀卷三

九

秋九月廣平王儼郭子儀敗安慶緒退保
相州收復兩京請上皇還京師 賊陷睢陽張
巡許遠南霁雲雷萬春等皆死之 李泌歸衛
山 帝始入京師上皇還自成都 加郭子儀
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進爵有差 追贈死節
之臣李愬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
然蔣清龐堅等官其子孫定階職官 戊戌 元
六等罪陳希烈等伏誅 史思明降 元
元復以載為年 以宦者李輔國兼太僕卿
立張氏為后 立子儼為太子更名豫 命郭
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為觀
軍容使 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奉遣宦官察軍
中所欲立者裨將李懷玉殺玄志子推禪 已亥
將侯希逸從之節度由軍士廢立此始
四月 史思明復反自稱燕王 春二月月食既
三月九節度兵潰于相州 史思明殺安慶緒
稱大燕應天皇帝改元順天 魚朝恩諸郭子
儀召還京師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
帥 李光弼大敗 庚子 五改元上元 以李光
史思明於河陽 郭子儀 以郭子儀
領朔方節度使 夏四月彗星見于婁胃
閏月彗又見于西方 追謚太公望為武成王
以苗晉卿為行侍中 以劉晏充度支鑄錢鹽
鐵等使 李輔國矯制還上皇於西內流高力
士於巫州 陳 辛丑 六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
玄禮致仕 山敗績史思明子朝義殺思
明 秋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以宦官李
輔國為兵部尚書 九月置道場于三殿齋官
人為神帝命大臣膜拜去尊號及年號以建子
月為歲首 敗劉晏以元載為度支鹽鐵等使
壬寅 七 賜郭子儀爵汾陽王 以元載同平
章事 領度支轉運使如故 楚州獻寶玉
羣臣表賀改元寶應 建巳月太上皇玄宗崩
年七十八 上有疾以太子豫監國使以寅月
為歲首以巳月為四月是月肅宗崩李輔國通
張后下殿弒之太子豫即位是為代宗以李輔

國為司空號尚父而不名尋進爵博陸王
李光弼臨淮郡王 帝遣盜殺李輔國以賊降
將張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寶
臣以僕固懷恩為河北副元帥召李必
代宗廣德元年 以劉晏同平章事兼度支等
使 宦官程元振殺平章事來瑱 史朝義賊
將田承嗣以莫州降 范陽節度使李懷仙斬
史朝義 上用僕固懷恩言以賊將薛嵩田承
嗣李懷仙為河北諸鎮節度使唐失河北自此
始 懷恩入朝不至 秋七月吐蕃入大震關盡
取河西隴右地程元振不以聞涇州刺史高
降吐蕃為嚮道 冬十月吐蕃入帝走陝州
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為帝郭子儀兵至
吐蕃兵潰子儀復京師故承宏於華州高驪伏
誅 太常博士柳伋請誅程元振流元振道死
十二月帝還京師仍以魚朝恩 甲辰 立雍
總禁兵 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王适為太

甲寅

壬

張

子 改魏博為天雄軍 僕固懷恩反以劉晏
為河南江淮轉運使 以楊綰言罷孝弟力田
及童子科稅青苗錢 乙巳 三改元永泰 命文
給百官俸李光弼卒 以武十三人於集賢殿
待制 早斗米千錢 以李抱貞為澤潞節度
使 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
懷玉為留後賜名正巳 秋九月置百高座講
仁王經 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道死虜
圍涇陽郭子儀與回紇盟吐蕃夜遁 漢州刺
史崔旰殺西川節度使郭英乂 始制樞密使
以宦官 丙午 四改元大曆元載請論事者先白
參掌 宰相顏真卿疏論之敗真卿為峽
州別駕以宦官魚朝恩判國子 丁未 五 杜鴻
監事 冬十二月彗星見 瓜 上幸章敬寺
為西川節度使賜名寧 戊申 六 漸薦崔旰
魚朝恩作章敬寺 度僧尼千人 春
三月朔日食 夏四月徵李必於衡山建書院
於殿側以議大事欲以為相固辭 秋八月吐

蕃寇靈武李晟屠之進還 幽州 巳酉 七 郭
將朱希彩殺節度使李懷仙代之 巳酉 七 郭
鎮邠州杜鴻漸 庚戌 八 用元載計誅魚朝恩
病削髮而卒 以李必為江西觀察判官
夏四月彗星見于五車 辛亥 九 帝
五月又見於北方 壬子 十 欲收元載權以李
栖筠為御史大夫 度使朱希彩以朱泚代
之 癸丑 十一 昭義節度使薛嵩卒子平讓叔父
令狐彰卒封府庫以請命將士欲立其子建建
誓死不從舉家西歸晉州男子郇模獻三十
召見 賊將田承嗣為安史父子立四聖祠上
城拒却之 元載 甲寅 十二 以永樂公主妻
秦請城原州不從 賊將田承嗣之子田華
胡僧不空死贈司空賜 乙卯 十三 田承嗣反
爵肅國公 朱泚入朝 詔諸鎮兵討之李

甲寅

壬

命

正巳 按兵不進 丙辰 十四 田承嗣請
冬十月朔日食 入朝詔赦其罪 丁巳 十五
誅元載籍其家 夏四月以楊綰常衮同平章
事 秋七月楊綰卒 以顏真卿為刑部尚書
九月以段秀實為涇原節度使 久雨度 戊午
十六 隴右節度使朱泚獻獺鼠同乳 巳未 十七
宰相常衮帥百官賀崔祐甫不從 巳未 十七
田承嗣死從子悅自為留後 淮西將李希烈
逐節度使李忠臣詔以希烈為留後尋為節度
使 夏五月代宗崩太子適即位是為德宗郭
子儀攝冢宰 常衮奏貶崔祐甫為河南少尹
郭子儀等表其非罪貶衮為潮州刺史復以祐
甫同平章事 淄青節度使李正巳獻錢三十
萬緡詔以賜將士以東宮侍讀張涉為翰林侍
讀學士 秋七月朔日食 八月崔祐甫薦楊
炎張涉薦喬琳並同平章事時有李必願真卿
則不之及 沈既濟上選舉議 冬十一月喬

子詔罷上由是疎張洎 十二月立宣王諱為太
庚申 德宗建中元年 始作兩稅法 罷轉運
炎誣殺之 以陸贄為翰林學士 以朱泚為
涇原節度使 以術士桑道茂言禁奉天城
辛酉 後 成德節度李寶臣卒 子惟岳自稱留
寇邢洛 郭子儀卒 盧杞諸罷楊炎以張鑑
同平章事 詔馬燧李抱真李晟討田悅
盧節度李正已卒 子納自領軍務與李惟岳
田悅 盧杞誣殺楊炎 盧杞引裴延齡為集
賢直學士 上以藩鎮阻兵 漕 壬戌 三 馬燧
運路絕以張萬福為濠州刺史 等大破田
悅等于洹水 成德兵馬使王武俊殺李惟岳
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 詔李懷光討之
召朱泚入朝留居京師 盧杞惡張鑑忠直出
為鳳翔節度使引關播同平章事戒不得言事

聖會纂

圭

何

陳少遊重敕求寵上以為同平章事 朱滔田
悅王武俊李納皆稱王 李希烈稱天下都元
帥 癸亥 四 春正月關播以李元平善談兵目
縛元平而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
元平遂降希烈委身事之 盧杞惡顏真卿遣
宣慰李希烈至則朱滔等四人遣使勸希烈稱
大號逼脅真卿真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
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何不一劍相與
快公心事耶希烈謝之 秋八月李希烈寇襄
陽詔發涇原兵救之 冬十月涇原兵過京師
因賜予不給欲取瓊林大盈二庫金帛遂作亂
宦官白志貞所募禁兵皆有名無實召之無一
人至者德宗與太子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王
貴妃以傳國璽繫衣中奔奉天 涇原節度姚
令言迎朱泚入宮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不
克被害鳳翔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鑑附于朱
泚 朱泚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以姚令言

李忠臣為侍中源休同平章事張光晟將鎮俱
受偽官立第朱滔為皇太弟源休勸泚殺唐宗
室七十七人樊系代泚撰冊文成仰藥而死泚
舉兵圍奉天 十一月李晟兵入援與泚兵
敗朱泚奉天圍解 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兵入
援數言盧杞趙贊白志貞姦佞使李懷光兵
好不許入見言于上令其徑取長安懷光頃兵
不進上表暴杞等罪惡上不得已貶杞等遠州
司馬 關播罷 李希烈陷汴滑州
陳少遊叛 以陸贄為考功郎中

右甲子五十八

玄宗三十二年肅宗七年

甲子 德宗五改元興元 春正月下罪已詔大
赦 王武俊田悅李納上表謝罪 李希
烈稱楚帝改元武成以李元平為宰相 蕭
復以直言出為江淮安撫使 李懷光反與朱
泚連兵德宗奔梁州 魏博兵馬使田緒殺田
悅尋以緒為節度使 姜公輔以諫造塔罷為

聖會纂

圭

倫

左庶子 朱泚更號漢改元天皇 涇原將田
希鑒殺其節度使馮河清附于朱泚 夏六月
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
降 秋七月遣給事中孔巢父宣慰河中李懷
光殺之 車駕還長安 徵李泌為左散騎常侍
八月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 以李勉同平章
事 冬閏十月李晟誅田希鑒 十一月加韓
混同平章事初人言混聚兵修城陰畜異志上
以問李泌泌曰混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要
其子卑為郎不敢歸省且上章以百口保混上
即令卑歸省是歲天下旱蝗關中斗米千錢混
即發米百萬石至京師貢無虛月朝廷賴之
乙丑 六改元貞元 以盧杞為澧州別駕尋死
為監察御史告德宗曰臣父必負陛下宜早
為備德宗問其何策自免曰臣父敗唯有死而
已至是確自殺 陝虢兵亂殺其節度使詔以
李泌為都防禦轉運使 以韋臯為西川節度

使召張延賞入相李晟表
陳其過以延賞為左僕射
運道以避底柱之險
淮西將陳僊奇因李希
烈有疾使醫毒殺之
以蔡州降以僊奇為淮
西
少誠為留後令李晟與張延賞釋怨
張延賞同平章事
以李晟與張延賞釋怨
陝李以官官白志貞
以李晟與張延賞釋怨
賞言以李晟與張延賞釋怨
中其卒屯田京西
因欲廢太子以李必切諫而
主其女為太子妃
因欲廢太子以李必切諫而
及者妖僧李軟奴作亂
伏誅以李必密奏無連
太監上敗于新店
戊辰九夏四月吐蕃寇涇
復民趙光奇家
何

早會紀卷三
西

處士陽城徵為諫議大夫吐蕃寇西川章臯遣
兵擊破之回紇改回鶻以咸安公主歸之
已巳卒以寶參同平章事
庚午十一吐
辛未十二吐蕃寇靈州回
壬申十三寶參
權受賂恐陸贄進用陰與諫議大夫吳通玄作
誘書以傾贄上察知之貶參州別駕通玄賜
死以趙憬陸贄同平章事
平盧節度使李
納卒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後
以司農少卿
裴延齡判度支事
姜公輔請為道士貶吉州別駕
請遣使賑撫
姜公輔請為道士貶吉州別駕
癸酉十四從張滂之請
勅稅茶常州刺史
賈耽盧邁與趙憬陸贄並相詔
甲戌論裴延齡
送秉筆以處政事
李晟卒
論裴延齡
罷為太乙卯十六裴延齡
諸陸贄貶裴延齡
子賓客乙卯十六裴延齡
諸陸贄貶裴延齡

齡左遷
司業
丙子十七以渾瑊王武俊兼中書令
事以宦官竇文場霍仙鳴
為護軍中尉
裴延齡死
丁丑十八官為官市使
戊寅十九以鄭餘慶同平章事
初置神策
已卯二十以李錡為浙西觀察使
庚辰二十
宦官竇文場薦韓全義為蔡州招討使統諸道
兵討吳少誠
吳少誠襲韓全義於五樓全義
大敗賊鄭餘慶以齊抗同平章事
故吳
少誠復其官爵
竇文場掩韓全義之敗
辛
已浙西崔善貞上封事詔送李錡錡殺之
壬
午母得正牙奏事
癸未二十四以杜佑同
韓愈請寬賦
甲申二十五早關內饑京兆尹
貶山陽令
李實奏歲旱不害王任王叔

早會紀卷三
圭

文以書若
乙酉春正月德宗崩太子誦即位是
侍太子
韋執誼為相
秋七月立子純為太
任用事
杜黃裳袁滋同平章事
八月順宗
子監國
杜黃裳袁滋同平章事
八月順宗
不豫自號太上皇傳位於太子純是為
丙戌憲
憲宗
韋臯卒
始令史官撰日曆
元和元年
春正月順宗崩
劉闢以四川叛
高崇文討平之
以宦官劉元琦知樞密院
為左神策中尉
丁亥二杜黃裳通鑑謝罷
以宦官吐突承璀
為河中節度使
以武
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
鎮海李錡及兵馬使
張子良執送京師斬之
籍其家財代浙西本年
租賦
以白居易
戊子三策試賢良方正直言
易為翰林學士
戊子三策試賢良方正直言
李宗閔指陳政事之失
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
干上唐末黨禍起于此
沙陀來降以其酋長
宜為陰山兵馬使此五季
已丑四為太子因李

田弘正入朝
兼侍中還鎮
疾子
十五春正月
懿宗餽金丹
月太子恒即位是爲穆宗殺吐突承璀及漣王
渾以蕭俛段文昌崔植同平章事
方士柳泌
伏誅
以柳公權爲翰林學士
王
承宗卒詔以田弘正爲成德節度使
辛丑
穆宗
元年
以杜元穎王播同平章事
盧龍節度
劉總殺其父兄數見父兄爲祟棄官爲僧以張
弘靖代爲節度使
段文昌言錢徽知貢舉不
公貶徽等外任
以太和長公上表回鶻
盧
龍軍亂囚張弘靖推朱滔孫朱克融爲留後尋
以克融爲節度使
成德兵馬丁寔湊殺田弘
正起田布爲節度使討之
學士元稹與樞密
魏弘簡結交求進沮抑裴度度上表言之以弘
簡爲弓箭庫使元
壬寅
以元稹同平章事
預爲工部侍郎
以裴度爲司空東都留
守
元稹罷李逢吉同平
癸卯
以牛僧孺
章事立景王湛爲皇太子
同平章事
韓

史 11-313

李德裕請罷詩賦取士 甲寅 春二月朔日
鄭注為右神策判官 夏六月早
秋九月彗星見太微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
以李訓為翰林學士 罷李德裕為山南西道
節度使德裕乞留李宗 乙卯 京師地震
閔不可改鎮海節度使 以賈餗為相貶李
德裕袁州刺史李宗閔 明州刺史以李固言同
平章事 鄭注為翰林學士 始正宦者陳弘
志弒逆罪誅之 陰遣人誅王守澄 加葉度
中書令 以舒元與李訓同平章事 冬十一
月李訓舒元與鄭注等謀殺宦官不克宦官仇
士良殺訓注及王涯賈餗等十一族自是天下
皆失於宦官 以鄭 丙辰 十月朔日食 春正
平章事 以李固言同 丁巳 十一月十一日
師地震 以李固言同 戊午 十二月十二日
餘 國子監石經成 以楊嗣復李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

事 乙酉 六 作商 丙戌 七 楊收為楊 丁亥 八
州民逐刺史劉仁規 戊子 九 春正月 桂州 卒 見
不代 龐勛 等 反 還 陷 宿 巳 丑 十 同 昌 公 主 適
徐 源 和 等 州 江 淮 旱 蝗 已 丑 十 拾 遺 韋 保 衡 麗
尉 殺 觀 察 使 崔 彥 魯 自 稱 天 冊 將 軍 陝 州 觀
察 使 崔 堯 不 恤 民 作 亂 逐 之 秋 八 月 彗 星
見 于 大 陵 劉 瞻 為 相 以 朱 邪 赤 心 為 大 同
軍 節 度 使 賜 姓 名 李 國 昌 南 詔 攻 成 都 韋 保
流 楊 收 於 驪 庚 寅 十 一 南 詔 攻 成 都 韋 保
州 尋 賜 死 庚 寅 十 一 南 詔 攻 成 都 韋 保
殺 醫 官 二 十 餘 人 王 鐸 同 平 章 辛 卯 十 二
事 以 李 國 昌 為 振 武 節 度 使 辛 卯 十 二
平 章 壬 辰 十 三 趙 隱 同 平 章 事 韋 保 衡 諸
事 借 行 韋 保 衡 出 左 丞 癸 巳 十 四 迎 佛 骨 入
李 璋 為 宣 歙 觀 察 使 癸 巳 十 四 迎 佛 骨 入

聖會紀卷三

三

宗崩宦者劉行深立上幼子儼更名儼是為僖
宗 關 東 河 南 大 水 貶 韋 保 衡 尋 賜 死 蕭
倣 同 平 章 甲 午 唐 僖 宗 乾 符 元 年 賜 路 巖 死 巖
章 事 進 驗 其 必 死 至 是 亦 罹 其 禍 趙 隱 罷 相 出 為
浙 江 節 度 使 鄭 畋 盧 攜 為 相 濮 州 人 王 仙
芝 聚 眾 于 乙 未 二 鄭 畋 盧 攜 為 相 濮 州 人 王 仙
長 垣 作 亂 乙 未 二 鄭 畋 盧 攜 為 相 濮 州 人 王 仙
有 戰 功 趙 隱 賞 以 職 名 而 不 給 衣 糧 遂 攻 陷 蘇
常 州 寬 甸 人 黃 巢 聚 眾 應 之 秋 七 月 大 蝗 丙
京 兆 尹 楊 知 至 秦 皇 不 食 稼 穡 相 以 下 皆 盜 丙
申 三 令 天 下 鄉 村 各 置 弓 刀 鼓 板 以 備 羣 盜
策 押 牙 其 黨 黃 巢 大 怒 不 容 仙 丁 酉 四 芝 為 神
芝 受 官 二 賊 遂 分 其 眾 而 去 丁 酉 四 芝 為 神
黃 巢 陷 鄆 沂 等 州 王 鐸 戊 戌 五 大 同 軍 亂
為 相 夏 四 月 朔 日 食 戊 戌 五 大 同 軍 亂

楚推李國昌子李克用為留後 招討使魯元
裕大破王仙芝於黃梅嶽之 黃巢自稱衝天
大將軍建元王霸署官屬陷沂漢掠宋汴尋陷
虔吉饒信等州 王仙芝餘黨陷洪州 以李
國昌為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 豆盧瑑珣
沆為相時相常以蒙貽錢自隨行施巧者 黃
巢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 王
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浙都將董昌討之 臨
安人錢鏐以銳勇 已亥 六 夏四月朔日食
事 昌為兵馬使 已亥 六 夏四月朔日食
州 逼 江 陵 招 討 都 統 王 鐸 走 守 將 劉 漢 庚 子 七
宏 作 亂 冬 十 一 月 兩 日 並 出 而 闕 庚 子 七
元 廣 明 左 拾 遺 侯 昌 業 上 疏 諫 游 戲 及 內 侍
專 權 上 怒 賜 死 黃 巢 北 渡 江 又 渡 淮 沙 陀
李 國 昌 及 其 子 克 用 亡 走 遼 東 黃 巢 陷 東 都
入 潼 關 陷 華 州 西 攻 長 安 僖 宗 出 走 興 元 漢 陰
令 李 康 獻 猱 糧 糧 日 晏 始 得 食 黃 巢 入 都 城 大 掠
殺 官 吏 殺 唐 宗 室 及 宰 相 豆 盧 瑑 珣 等 稱 帝 國 號 何

聖會紀卷三

三

齊政元 辛丑 八 僖宗入成都改元中和 蕭
金 統 一 辛 丑 八 僖 宗 入 成 都 改 元 中 和 蕭
當 此 亂 離 之 際 拜 求 田 令 攷 擢 為 翰 林 學 士
加 高 駢 東 面 都 統 計 黃 巢 不 出 兵 以 鄭 畋 為
京 城 四 面 諸 營 都 統 沙 陀 李 友 金 說 監 軍 陳
景 思 請 赦 李 克 用 召 以 為 帥 鄭 畋 傳 檄 天 下
合 兵 討 賊 夏 四 月 官 軍 入 長 安 黃 巢 走 既 見
官 軍 掠 金 帛 妓 妾 行 次 不 整 仍 還 棧 之 殺 都 統
程 宗 楚 司 馬 唐 弘 大 縱 兵 屠 戮 流 血 成 川 諸 軍
皆 退 巢 復 據 長 安 僖 宗 日 夕 矯 詔 敗 官 同 處 議
事 左 拾 遺 孟 昭 圖 疏 諫 田 令 攷 矯 詔 敗 官 同 處 議
州 司 戶 遣 人 沉 之 於 墓 順 津 秋 八 月 星 交 流
如 織 或 大 如 杯 棹 壽 州 屠 者 王 緒 作 亂 陷 光 州
緒 以 固 始 人 王 潮 為 軍 正 董 昌 為 杭 州 刺 史
壬 寅 九 首 相 王 鐸 以 高 駢 無 心 討 賊 自 請 為
客 之 諸 道 行 營 都 統 以 鄭 畋 為 相 軍 事 一 以
官 所 能 作 亂 蜀 中 羣 盜 應 之 官 軍 與 戰 不 利 執

村民之治田績麻者以為倖 江西高安人鍾
傳據撫州尋又據洪州朝廷遂以傳為江西觀
察使鍾傳既去撫州南城人危全諷復據之
遣其弟仔偁據信州賊將朱溫以華州降以
為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李克用
用趣河中用為鴈門節度使關中大饑癸卯
十月李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秋七月以朱全
忠為宣武節度使以劉謙為封州刺史鄭
畋罷裴澈為相以李克用為河東節度使
李克用取潞州甲辰十一李克用追擊黃巢
朱全忠據亳州至汴大破之巢將尚讓以
衆降巢收餘衆奔兗州朱全忠請李克用入
汴城飲醉謀害克用走免上表乞討朱全忠詔
論解之尚讓追黃巢至瑕丘巢甥林言斬巢
及兄弟妻子首遇沙陀軍奪之併斬言以獻
進李克用爵龍西郡王以王徽為京兆尹繕
治宮室以陳巖為福建觀察使樂從訓殺

里會卷三

三

中書令乙巳十二改元光啓黃巢雖平秦宗
王鐸權復熾僖宗將還長安畏其為患
詔招撫之淮南叛將張環據荆南郭禹據歸
州王緒陷汀漳二州三月車駕至京師
秦宗權陷東都僭稱帝右補闕常潘上疏言宜
稍振典刑以田令孜言貶死田令孜取河東
鹽池節度使王重榮拒命令孜遣邠寧朱致
翔李昌符討之重榮求救于李克用克用師逼
京城欲誅令孜帝出奔鳳翔秦宗權責賦稅
于王緒緒不能給渡江轉掠至汀漳為將士所
擒奉王潮為將軍泉州人張延魯等以
刺史廖彥若貪暴逐之迎潮為州將
李克用王重榮表請還宮誅田令孜令孜劫車
駕如寶雞朱致翔李昌符為令孜合迫乘輿
上如太散關詔王重榮應接糧料重榮以不
許令孜不奉詔夏四月朱致翔以肅宗玄孫
王愬入京師權監國事以鄭昌圖為相肅宗
為太保政自加侍中冬十月立愬為帝改元

建貞田令孜自為西川監軍薦楊復恭為中
尉詔楊守亮李克用王重榮討朱致翔王行
瑜斬致翔王溫奔河中王重榮殺之王潮陷
泉州董昌取越州博野宋文通以討黃巢
功賜名李茂貞丁未十四春正月以王行瑜
為神策都將丁未十四春正月以王行瑜
武定節度使李昌符為鳳翔節度使楊守亮為
山南西道節度使董昌為浙東觀察使錢鏐為
杭州刺史二月流田令孜於端州不行三
月誅宰相蕭道舉鄭昌圖朱勣車駕至鳳翔
鎮海軍亂節度使周寶奔常州利州刺史王
建襲閬州據之淮南都將畢師鐸討妖黨呂
用之執高駢幽之道院宣州觀察使秦彥殷呂
并殺其子弟甥姪同坎瘞之楊行密攻克揚州
斬呂用之行密戊申十五秦彥畢師鐸以楊行密
即行密改名也戊申十五秦彥畢師鐸以楊行密
為淮南留後春二月車駕至長安改元文德
三月朔日食既信宗有疾宦者楊復恭等立

里會卷三

三

壽王傑為皇太弟更名敏僖宗崩敏立是為
昭宗秦宗權將申叢執宗推來獻誅之
酉昭宗龍紀元年更名曄劉崇望同平章
藥為黃金田令孜求其方不與殺巨容能燒
滅其族宦官楊復恭肩輿上太極殿庚戌改
元大順李克用拔邢州攻雲州以楊行密
為寧國軍節度使詔削奪李克用官爵以張
濬為招討使討之濬等兵潰遁還朱全忠遣
兵圍澤州李克用養子存孝與戰破之復取潞
州李匡威攻蔚州李克用養子嗣源擊走之
王建克邛州取蜀州朱全忠兼宣義節度使
尋加中辛亥三取孔緯張濬遠州刺史復李
書令太微長十丈餘宦者楊復恭
入走與元與楊守亮舉兵拒命壬子景福
以錢瑒為武勝軍防禦使以楊行密
為淮南節度使冬十一月彗孛牛斗癸丑五

茂貞請鎮興元鳳翔用為山南西道節度不受
命王建殺陳敬瑄田令孜 柳玭為瀘州刺史
朱全忠拔徐州時溥自殺 夏四月彗星入太
微 以錢錫為鎮海節度使 李茂貞恃功驕
橫上怒以覃王嗣周為招討使命杜讓能專掌
其事李茂貞王行瑜合兵驅官軍官軍逃潰茂
貞犯京師表罪太尉杜讓能敗讓能尋殺之以
茂貞為鳳翔兼山南西道節度使王潮陷福州
以為福建觀察使 甲寅 六改元乾寧 鄭縈同
以王行瑜為太師 平章事自求致仕 李
茂貞克閬州執楊復恭送關 乙卯 七董昌稱帝
下斬之以劉隱為封州刺史 王行瑜鳳翔李茂
貞華州韓建舉兵犯關欲行廢立閬州李茂
至殺宰相韋昭度李縈而還 李克用克邠州
王行瑜走死進李克用爵晉王李克用請乘勝取
李茂貞韓建上惑於貴近不從 李克用請以
劉仁恭為盧龍節度使 以崔胤同平章事

聖紀卷三

三

丙辰 入 武安軍亂殺劉建鋒推馬殷為留後
茂貞入長安焚燒俱盡 錢鏐平董昌 丁巳 九
詔以為鎮海鎮東節度使 王搏復相 丁巳 九
德王裕為太子 韓建與宦者劉季述圍通王
滋等宅諸王披髮升屋呼曰上不能救建盡殺
之 劉仁恭敗李克用于安塞 右拾遺張道
古上疏言國家有五危二亂敗施州司戶 閩
王潮卒第 戊午 十改元光化 秋八月車駕還
審知代 京師 錢鏐克蘇州 以王審
知為威武節度使 詔徵常州刺史 已未 十一
史王祝過陝節度使王珙殺之 已未 十一
魏州盡 庚申 十二 崔胤遺朱全忠書使論
冬十一月宦官劉季述王仲先樞密王彥範薛
齊偓等脅宰相百官署狀廢昭宗幽于少陽院
矯制立 辛酉 十三改元天復 春正月朔神策
太子裕 使孫德昭等伏兵斬王仲先迎昭

宗復位誅劉季述等黜太子為德王
姓名李繼昭周承誨姓名李繼誨
李俱為使相 進朱全忠爵東平王
王 冬十一月宦官韓全誨等聞朱全忠
與李繼誨李彥弼以李茂貞兵劫昭宗
昭宗與后妃諸王慟哭上馬而行崔胤促朱全
忠兵至 壬戌 十四 以楊行密為行營都統賜
破華州 爵吳王 夏五月朱全忠至東渭
橋崔胤執板歌以奉酒 進錢錫爵越王 以
蘇檢為相 韋貽範復相韓偓不肯草麻 朱
全忠兵圍鳳翔向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駕還
官耳 昭宗窘甚命李茂貞與朱全忠和以解圍
李繼昭出 癸亥 十五 李茂貞請斬宦者韓全
降于全忠 詔等十六人以首示全忠始解
圍昭宗幸全忠營還京師復以崔胤為相誅宦
官七百餘人以胤判六軍十二衛事賜朱全忠
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進爵梁王 取韓偓
為濮州司馬昭宗與之泣別 進王建將為蜀

聖紀卷三

三

王 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胤與其弟
匡明委輸上供不絕諸道多不至矣
右甲子六十 武宗三年宣宗十三年懿宗十
甲子 哀帝天祐元年 春正月昭宗遣間使以
密詔告難于四方 朱全忠密遣人殺崔
胤逼昭宗遷都洛陽毀長安官室廬舍取材浮
渭而下京師為墟 日中北斗見 夏六月李
茂貞王建李繼徽合兵討朱全忠全忠拒之河
中 秋八月朱全忠使蔣玄暉朱友恭氏叔琮
選千官史太等百余人夜入宮絃昭宗于椒殿殺
官人裴貞一昭儀李漸榮以身蔽昭宗于榻殺
貞一漸榮絃逆立昭宗少子祝是為哀帝時年
十三全忠聞之伴驚哭殺友恭叔琮以滅口
是年更封錢 乙丑 二 春二月朱全忠使蔣玄
鏐為吳王 暉 暉 昭宗子德王裕等九人
飲于九曲池悉縊殺之 柳璨以優人張廷範
有寵於朱全忠欲用為太常卿裴樞持之不從

獨孤損葉樞崔遠並罷相以張蔚楊涉為相
夏四月彗星出西北長竟天 六月朱全忠用
柳璨李振言殺葉樞獨孤損崔遠陸象昇王溥等
三十餘人于白馬驛投之黃河 秋八月徵前
禮部員外郎司空圖詰潤圖墜傷失儀尋放還
山 冬十一月楊行密卒子渥代為淮南節度
使 以朱全忠為相國封魏王加九錫全忠怒
不受遂弑何太后全忠黨將玄暉柳璨張廷範
為王殷趙殷衡所譖并殺之 丙寅三 王
刑自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 茂章外
杭州錢鏐以為鎮東節度 羅紹威以朱全忠
兵殺其牙軍八千家 劉仁恭始文氏而為軍
丁卯 楊渥所親信者十餘人 三月唐遣宰相
張文蔚楊涉等資玉冊傳國璽詰大梁 四月
至梁朱全忠更名晃披袂冕即位是為梁太祖
廢唐主為濟陰王建號開平元年 梁以汴州
為東都洛陽為西都長安為大安府 淮南楊

甲子會紀卷三

三十一

渥西川王建移機與復唐室卒無應者王建乃
稱帝于蜀與晉李克用淮南楊渥俱尚稱唐年
號 王審知為閩王 李茂貞為岐王 劉隱
據嶺南 梁封錢鏐為吳越王以馬殷為楚王
以高季昌為荆南節度使 契丹阿保機初附
于梁 梁主晃封其兄全昱為廣王全昱不樂
在京師常居陽山故里二子皆封王初全昱謂
晃曰朱三汝本陽山一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
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日戚告
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滅吾族乎晃不擇至
是乃復受封 盧龍劉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
梁以守光為節度使守光兄昌義節度使守文
起兵討之守文恐梁襲其後遣使降梁 是
年唐亡二十主共二百九十年中包武后 戊
辰 晉岐淮南稱唐天祐五年 梁朱晃開平二
年 蜀王建武成元年 吳越錢鏐天寶元
年 晉李克用卒子存勖嗣 梁朱晃弑唐故
主濟陰王于曹州諡曰哀帝 淮南張勳徐溫

弑楊渥溫復攻顯殺之淮南將吏立楊渥弟隆
演為節度使 淮南遣兵攻吳越圍蘇州 冬
十月華原賊帥溫韜發兵攻吳越 吳越
晉李存勖遣兵擊劉守文敗之 已 梁遷都洛
兵圍蘇州水關張綱綴鈴懸水中魚鼈過皆知
之吳越震候司馬福以竿網網敵聞鈴聲舉網
福因得入城通號令與援兵相應遂擊淮南兵
破之 劉守光執其兄守文尋殺之梁以劉守
光為燕王 淮南將周本敗於蘇州徐溫因嚴
可求薦本復欲用本以取江西本曰蘇州之役
盡取江西地 蜀行胡秀林所獻永昌曆 庚午
吳越築捍海塘廣杭州 辛未 梁改元乾化 嶺南
城淮南楊隆演稱吳王 劉守光稱帝于燕 劉守光
劉隱卒弟嚴嗣 劉守光稱帝于燕 劉守光
謀攻易定幽州恭奉軍焉道以為未可繫獄得免
亡奔晉張承業薦之 壬申 梁主晃以子婦入侍
晉王以為掌書記 寵愛假子友文妻王

甲子會紀卷三

三十一

氏欲傳位友文次子友珪妻張氏知之以告友
珪友珪夜入內命僕夫馮廷諤刺見腹刀出於
背以敗禮襲之瘞于寢殿遂 癸酉 春二月梁均
即位改元鳳曆以敬翔為相 癸酉 王友貞討友
珪友珪自殺友貞即位大梁更名 晉王克幽州
度高季昌受梁封爵為渤海王 晉王克幽州
執劉仁恭及守光以歸 甲戌 仁恭祭其先王墓
蜀立宗衍為太子 甲戌 梁主晃改元貞明 吳徐溫出鎮潤州
斬之 乙亥 梁主晃改元貞明 吳徐溫出鎮潤州
誅之自是 丙子 蜀改元通正 梁以吳越王錢
保機稱帝改元神冊始 丁丑 蜀改元天漢 契丹
用中國人韓延徽為相 戊寅 梁以吳越王錢
廣州尋改稱漢建元乾亨 梁以吳越王錢
吳越王錢鏐為天下兵馬元帥 戊寅 夏六月
建卒子宗衍立改元光天 吳朱瑾殺徐知訓
而自殺 吳徐溫以養子知詰為淮南行軍副

使輔政知詰以宋齊
丘為謀主 晉伐梁已卯 蜀王衍改元軌德
改元武義 吳越擊吳戰于狼山破之 吳越
攻吳常州徐溫率諸將拒之戰于無錫破之 吳越
庚辰 梁朱友謙以河中降晉 吳徐溫遣使請
和于吳自是吳與吳越休兵息民三十餘州民
樂業者二十餘年 吳王隆演卒弟溥嗣吳國
結民 辛巳 梁改元龍德 吳楊渾改元順義
兵 辛巳 魏州僧得傳國寶獻于晉晉王命有
司造法物欲稱帝唐宦者 壬午 晉王大敗契丹
監軍使張承業哭諫成疾 壬午 晉王新大敗契丹
者特進河東監軍使 癸未 春三月梁以錢鏐為
張承業卒于晉 癸未 吳越王始建國號衛
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 夏四月晉王
存勗稱帝于魏州國號唐是為後唐莊宗改元
同光以豆盧革盧程為相郭崇韜張居翰為樞
密使以魏州為興唐府建東京又於太原府建

甲子會紀卷三

壬午

西京以鎮州為真定府建北都時唐國所有九
十三節度使五十州 唐立廟于晉陽追祀唐
高祖太宗懿宗昭宗 梁將康延孝奔唐 梁
攻鄆州唐主救之梁師敗績唐主入大梁梁主
瑱自殺唐遂滅梁是歲梁亡二主十七年 唐
主責梁宰相鄭珣等十一人受唐恩而仕梁
敗之 唐主詔數敬翔李振等佐朱溫傾唐作
罪誅之夷其族 唐追廢朱溫朱友貞為庶人
荆南高季昌更名繼興入 甲申 吳越建元寶大
朝于唐 唐還都洛陽 甲申 唐以李茂貞為
秦王尋卒唐以伶人陳俊儲德 乙酉 蜀改元咸
源為刺史 漢劉巖更名步 唐遣魏王繼
陟又因白龍見更名龔改元白龍遣使如唐規
強弱 閩王審知卒子延翰立 唐遣魏王繼
岌及郭崇韜將兵伐蜀 蜀主王 丙戌 吳越改
衍降唐是歲蜀亡二世三十五年 唐遣使
唐劉后以宦者馬彥珪等諸密遣繼岌殺郭崇
韜于蜀 唐豫借河南夏秋稅 唐鄴都兵亂

命養子李嗣源討之衆欲立嗣源嗣源兵入大
梁 唐殺故蜀主王衍夷其族 夏四月唐伶
人郭從謙弒其主存勗李嗣源入洛陽即位改
元天成是為明宗殺劉后及諸王魏王繼岌至
長安自殺 唐以馮道趙鳳為端明殿學士
契丹阿保機死子德光立改元天顯 閩王延
翰自稱閩王尋為王延鈞 丁亥 春正月唐明宗更
稟所弒而立其弟延鈞 名宣 唐以馮道
崔協為相 二月唐以石敬瑭為大軍諸衛副
使 唐誅郭從謙夷其族 唐以馬殷為楚王
唐免三司諸貳二百萬緡 吳丞相徐溫卒
吳王楊渾稱帝改元乾貞 唐授相者周玄豹
以光祿卿之銜 戊子 南漢改元大有 唐以
致仕 有年 戊子 王延鈞為閩王延鈞度僧
二萬人由是閩中多僧 荆南高季 已丑 吳改
興卒子從誨嗣 唐賜溫緡段凝殺之 唐以
和 唐主以其子從璩戲登御榻殺之 唐以
趙鳳為相 有年 唐削錢鏐官爵 吳加徐

甲子會紀卷三

早

知詰兼 庚寅 唐改元長興 唐兩川節度使
中書令 庚寅 璋孟知祥連兵反 唐遣石敬瑭
討董璋孟知祥敬瑭攻劍州不克 楚 辛卯 吳
馬殷卒子希聲代 唐遣安重誨征蜀 辛卯 吳
宋齊丘為右僕射致仕 唐主以諸殺安重誨
及其二子 吳以中書令徐知誥鎮金陵徐景
通為司徒輔政 唐以宋齊丘同 壬辰 唐初刻
平章事 徐知誥作禮賢院 壬辰 唐初刻
書有刻本始此吳越錢鏐卒子元瓘嗣 唐賜
荆內高從誨爵渤海王 董璋為其下所殺孟
知祥遂取東川 唐詔孟知祥補兩川節度使
下官 吳徐知誥廣金陵城 唐大理少卿康
澄疏論國家有深可畏者六謂賢人藏匿四民
遷業上下相徇廉耻道消毀譽亂真直言蔑聞
楚馬希聲卒子希範立 唐以永寧公主妻石
敬瑭以為河東節度使 石敬瑭以部將劉知
遠為 癸巳 閩王延鈞稱帝更名瑛 唐以孟知
祥于蜀 唐豫借河南夏秋稅 宋齊丘勸徐知誥徙吳

威李守貞不救與裨將張彥澤謀以兵降敵
澤為契丹先驅入大梁殺宰相桑維翰幽晉主
于開丁未春正月契丹德光入大梁殺張彥澤
封侯之貴龍府是歲晉亡二主十二年契丹
丹改服中國衣冠以李崧為樞密使馮道為太
傅晉劉知遠遣使奉表于契丹二月契丹
行朝賀禮大赦以恒州為中京趙延壽為中
京留守晉劉知遠稱帝于晉陽契丹立後
唐明宗子李從益為許王改汴州為宣武軍
其相蕭翰守之契丹主德光回至殺胡林死
國人剖腹實鹽數斗北漢載之北去晉人謂之
帝昶夏六月劉知遠入大梁改國號曰漢是
為北漢高祖改元仍稱天福吳越王錢弘佐
卒弟弘侗嗣其臣胡思進廢之而立其弟弘俶
楚王馬希範卒弟希廣嗣遠太祖子突欲之
子兀欲自立于戊申春正月北漢主劉知遠更
恒州改元天祿

甲午會紀卷三

聖

何

為隱帝改元乾祐北漢誅杜重威北漢遣
王景崇等經畧關中尋叛降于蜀北漢以馮
道為太師北漢李守貞反北漢以郭威為
樞密使尋以為西面招慰安撫使北漢軍校
趙思綰據長安城作亂荆南節度使高從誨
卒子保融嗣北漢用蘇逢吉陶穀諸殺李崧
滅其已酉契丹遷故晉主重貴於建州夏四
卒所執史弘肇腰斬之北漢民有仰視者為遲
守貞自殺北漢加郭威侍中威請加恩藩鎮
之庚戌承祐惡臣下專政殺樞密使楊邠侍衛
指揮史弘肇三司使王章又遣使殺郭威威舉
兵反承祐被弑于趙村郭威入汴馮道迎高祖
劉知遠弟劉崇之子質立之郭威擁兵還廢贊
為湘陰公郭威監國北漢以范質為樞密副
使南漢劉晟以宮人盧瓊僞黃瓊為為辛亥
女侍中楚馬希範弑其主希廣自立

春正月郭威篡位國號周是為周太祖改元廣
順尋弑湘陰公以王峻范質為相北漢劉知
遠弟劉崇稱帝于晉陽仍稱乾祐年號劉崇遣
其子承鈞將兵伐郭威不克契丹遣使冊北
漢劉崇為帝更名旻南漢取桂州蓋有嶺南地
契丹燕王述律執元欲自立諸部奉述律政殺
述律立述律為帝是為遼穆宗改元應曆楚
徐威廢馬希範立馬希崇為留後降于南唐遷
其族于金陵是歲馬子周修大梁城發開封
楚亡六世五十六年壬子府氏夫五萬旬日而
罷南唐主好文學韓熙載之徒皆至美官
南唐設科舉因執政皆不由科第相與沮罷之
癸丑契丹主德光以晉傳國寶北漢更以王
主以妻兄柴守禮子郭崇為開封府尹封晉王
周九經板成是時蜀人母昭裔亦出私財百萬
營學館刻印九經由甲寅春正月周主郭威卒
是蜀中文學亦盛晉王榮即位是為世

甲午會紀卷三

品

宗改元顯德王溥為相馮道卒道嘗著長
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周築河隄自揚
劉至干博州百二十里役徒六萬三十日而成
北漢主劉旻卒子承鈞嗣是歲湖南大饑周
行逢開倉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自奉甚薄或議
之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
孫乞食於人乙卯周制給漕運斗耗周以王
又足效乎丙辰周世宗自將伐南唐斬其
吳越王錢弘俶遣使入貢于周周將劉彥貞周世宗改南
唐為周命趙匡胤擊南唐兵於塗山之渦口斬
其都監何延錫奪戰艦五十餘艘周世宗命
趙匡胤克南唐滁州擒其將皇甫暉姚鳳周
世宗遣韓令坤襲南唐揚州成其母得殘民及
守護李氏陵寢南唐主璟遣鍾謨李德明奉
表于周二人素稱辨口見世宗不敢言吳越
錢弘俶遣吳程督兵襲南唐常州執團練使劉
仁澤仁澤見錢弘俶不拜責以負約弘俶怒挾

其口至耳 南唐主瑒使尹延範如泰州遺故
吳主楊氏之族于潤州延範以道難難盡殺
其男子六十人還報瑒怒腰斬之南唐遣司
空孫晟奉表于周既至世宗使至壽春城下招
諭劉仁瞻仁瞻戎服在城上孫晟謂之曰君不
可開門納寇世宗聞之怒晟曰晟為唐宰相豈
可教節度使外叛邪世宗怒釋晟尋以不屈殺之
南唐將柴克宏救常州敗吳越兵遂引兵攻壽
州未至卒周世宗召華丁巳命國子博士瑒
山隱士陳搏至復遣還山丁巳命國子博士瑒
崇義討論制度為圖周以王朴為樞密使瑒
周命張湜作刑統周以王朴為樞密使瑒
為中書舍人儼請討論禮儀考正鍾律戊午
周設賢良經學吏理等科比漢改元天會
南唐主盡獻江北地于周更名景皇帝號奉周
正朔南漢劉晟卒子鋹嗣改元大寶南漢
仕者自宮以進周命竇儼撰通禮正樂南

皇會紀卷三

星

唐放其太傅宋已未春正月周世宗命王朴作
齊丘于九華山已未春正月周世宗命王朴作
丘自縊而死周導汴水入蔡水以通陳頴之
漕王朴卒世宗臨喪慟哭周世宗自將伐
契丹有疾乃還河決原武周發近縣民夫塞
之周世宗立其子宗訓為梁王年方七歲以
魏仁浦為相趙匡胤為殿都點檢庚申春正月
周世宗卒子宗訓立是為恭帝周世宗自將伐
日重出周點檢趙匡胤帥衆契丹次于陳
橋尋還朝篡位稱帝是為宋太祖建隆元年廢
幼主宗訓為鄭王侍衛副都指揮韓通死之是
歲周亡二主十年宋論翊戴功加石守信等
官爵宋以趙普為樞密直學士宋主尊其
母杜氏為太后宋以周故相范質王溥魏仁
浦為相始廢宰相臣坐論禮周昭義節度使李
筠會北漢伐宋不克死之荆南高保融卒第
保勗嗣宋以大梁為東京洛陽為西京周
淮南節度李重進舉兵拒宋宋主將兵克之重

進自焚死宋始賜進士第辛酉南唐主瑒
宋以周故臣實儀為翰林學士宋主於洪州
宋杜太后召趙普入受遺命遂卒宋主於洪州
酒間罷石守信等典禁兵南唐主瑒卒子煜立
于金陵占城國遣使朝宋壬戌宋廣東京城
女真沙州俱入貢于宋癸亥宋改宋
輪對制荆南高保勗卒子繼冲嗣
宋趙匡胤遷其故主宗訓于房州
元軌德初以文臣知州事宋行王處訥所製
應天歷高繼冲以荆南降宋是歲荆南平高
氏據有五

皇會紀卷三

吳

右甲子六十一後唐哀帝三年梁太祖十六年
王二年晉高祖十一年後漢高祖四年
周太祖三年世宗六年宋太祖四年
甲子宋太祖五年范質王溥魏仁浦罷以趙
普同平章事用翰林承旨陶穀言初置
參知政事以薛居正呂餘慶為之乙丑六
轉運使回鶻于闐入貢蜀主孟昶降以為
秦國公尋卒是年後蜀亡二世四十一王
全斌等欲取雲南以圖進宋祖以斧畫大渡
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滇南遂不通中國
寅主簿奉孔子祀以孔宜為曲阜丁卯入
全斌等驕貨役降賊官以曹彬為宣徽南院使
以沈義倫為樞密副使春三月五星聚奎
夏六月朔日食秋八月河溢戊辰九月改元
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卒子克敏嗣戊辰開寶
王后崩立宋氏為后陶穀子祁登第因詔自
今舉人凡食祿之家悉令覆試北漢主劉均
卒子繼恩立郭無為弒之而立其弟繼
元改元廣運雷德驤以言趙普貶官已巳十
將擊北漢圖太原始令民典賣田宅者輸錢
印契燕王彥超等于後苑羅其節鎮樊丹

遼世宗為其下所弑次子明 庚午 十一 賜舉
者出身 遺藩 辛未 十二 潘美克廣州南漢
美等伐南漢 初置市舶司于廣州 壬申 十三
世六十七年 南唐駁國號為江南 又鶴殺林仁肇始放進
江南主李煜不用盧絳 始禁道士不得娶
妻 癸酉 十四 周故主郭崇訓卒 封交州丁
封弟光義為晉王 趙普免 甲戌 十五 春二月朔
三佛齊來貢 乙亥 十六 春二月曹彬伐
金陵 夏四月吳越錢俶遣沈虎子之諫取江
南常州 彗星見東方 冬十月江南主李煜
使學士徐鉉至宋乞緩師 不許 十一月曹彬
克金陵 江南主李煜降門下侍郎陳喬勣政殿

學士鍾倩死之是歲南 丙子 春正月曹彬還汴
唐亡三世三十九年 獻俘賜李煜爵還
命侯 二月以曹彬為樞密使 吳越王俶朝
宋宋主遣還封一黃袞賜之密觀 以子德芳
為貴州團練使 曹翰屠江州 冬十月宋太
祖崩弟晉王光義立是為太宗改太平興國元
年 以弟廷美為開封尹 封齊王兄子德昭封
武功郡王德芳為興元尹 盧多遜同平章事
楚昭輔為樞密使 進封劉銀衛國公李煜降
西都公 封高麗王 他為高麗國王 詔羣臣
論列者即 丁丑 春二月太宗更名 吳有司
崇正等一榜俱進士及第賜江州白鹿洞九經
食 丙寅 立崇文院 陳洪進獻漳泉二州
既戊寅 吳越錢俶以其地歸宋是歲吳越降五
世八十四年 定難節度使李克歡卒子繼筠
嗣 以孔宜襲封文宣公 制賊吏會赦不叙

己卯 四 以潘美為北路招討使伐北漢 以石
比漢契丹遣兵救之 宋諸軍圍太原北漢主
李繼元降詔賜彭城郡公是歲北漢亡前二
主四年後四主二十八 年其三十 年北漢劉
繼文奔契丹 太宗遂伐契丹戰于高梁河敗績
以楊業為代州刺史 皇太子德昭自殺 封齊
王廷美為秦王 遼改元乾亨定都 留後李繼
筠卒弟 庚辰 五 衛公劉錡卒是歲宋始混一
繼捧嗣 庚辰 五 衛公劉錡卒是歲宋始混一
辛巳 六 皇太子德芳卒 秋九月朔日食 左
使兼 壬午 七 春三月朔日食 趙普為
侍中 壬午 七 春三月朔日食 趙普為
為涪陵縣公安置房州流盧多遜于崖州次相
沈倫亦罷 夏州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綬有
州其弟繼遷叛走西夏之禍始此 契丹耶
律明辰死子隆緒立高麗王伯卒弟治立 癸

未 八 春二月朔日食 始分進士為三甲
參政張齊賢上沔僉書樞密院呂文仲為翰林
侍讀王著為侍書 契丹前改稱遼遼緒嗣位
後國號曰大契 甲申 九 改元雍熙 求遺書
丹政元統和 甲申 九 改元雍熙 求遺書
山隱士陳搏入朝放還 乙酉 十 李繼遷襲據
南鐵 宴群臣于後苑賞花釣魚 廢長子楚
王元佐為庶人 王侁擊走李繼遷銀州夏州
蕃內附 冬十二月朔 丙戌 十一 遣曹彬出
日食 大雨雪江水冰 戰于岐溝敗績 張
丹取承州等州與契丹戰于岐溝敗績 張
齊賢敗契丹于代州 契丹以女歸李繼遷
亥 十二 將大發兵 戊子 十三 改元端拱 趙
官車事上沔參知政事張宏揚守一為樞密
作秘閣以李至兼秘書監 趙普請命李繼捧

鎮夏州賜姓名趙保忠 已丑十四 契丹陷
錢徽卒 契丹初制貢舉 已丑十四 契丹陷
燕以國子監為國子學 秋七月 彗星出 庚
東井 尹繼倫大敗契丹于徐河 大旱
寅 趙普致仕 詔致仕官給半俸 契丹封李
繼遷為 辛卯 李繼遷請降以為銀州觀察使賜
夏王 李繼遷請降以為銀州觀察使賜
姓名趙保吉 王沔陳恕呂蒙正罷相 李昉
張齊賢為相賈黃中李沆參政張遜溫仲舒寇
準知樞密院 趙保忠叛降契丹 女真請
伐契丹不許自是不復入貢 劉繼元卒
辰 士種放不至 詔舉人糊名考試 癸巳八
分天下為河南河東關西劍南淮南江南東江
南西浙東浙西廣南共十道京東為左計京西
為右計 封黎桓為交趾郡王 張齊賢呂端
參政呂蒙正復相向敏中知樞密院 錢若水

為翰林學士 陳恕為三司總計使 青神民
王波作亂以彭山縣令齊元振貪割其腹以
錢實 甲午十九 王波死其黨李順據成都
之 甲午十九 王波死其黨李順據成都
誅知益州 寇準奏乙未 二十改元至道 春
知政事 行大明曆 乙未 二十改元至道 春
京師繁盛 呂蒙正以城外饑寒言之 夏四月
呂蒙正罷 呂端為相趙鎰知樞密院 開寶
宋后崩不成服 敗翰林學士王禹偁 丙申二
知滁州 立太祖孫德昭長子惟吉為開州 丁酉二
觀察使 寇準免 秦晉諸州地震 戊戌 真宗咸
二 春三月太宗崩太子恒即位 戊戌 真宗咸
錢若水請罷 孔世延襲封 戊戌 真宗咸
春正月 彗見宮室 詔求直言遣使除諸路逋負
夏五月朔日食 冬十月朔日食 張齊賢李
沆為相向敏中參政 已亥二 春早求直言 給
契丹耶律休哥死 夏六月曹彬卒 給

便相 以占城稻種給于民中國始有早禾
真宗自言聖祖降于延恩殿王旦等稱賀詔天
下加聖祖尊號羣臣上皇帝尊號 立德妃劉氏
為后 改謚孔子為至聖文宣王 賜杭州隱
士林通粟帛 癸丑十六 獻天 甲寅十七
契丹改元開太 癸丑十六 獻天 甲寅十七
亳州謁老子于太清宮 以太祖舊藩宋州歸
德軍改為應天府稱南京 張齊賢卒 王旦
若馬知節以奏事相爭與陳堯叟俱罷 王旦
薦寇準為樞密使 冬十二月朔司天監奏日
食不應 羣 乙卯 更為樞密 寇準罷 王欽若陳堯
臣表賀 乙卯 更為樞密 寇準罷 王欽若陳堯
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王欽若為奏 丙辰十
立授錄院及上清觀自是世有崇奉 丙辰十
丁謂陳堯叟免陳彭 丁巳 曾不受會靈觀使尋
年王曾張知白參政 丁巳 曾不受會靈觀使尋
罷 王旦罷尋卒遺令自悔 戊午二十一 京
王欽若為相李迪參政 戊午二十一 京

至 馬知節罷 曹知節罷 曹利用為樞密
彗星出北斗 立子受益為太子更名禎 張
知白罷 契丹節度使以幕 已未二十二 王
僚張儉獻其主用為政事令 已未二十二 王
士譙文易出入罷相 寇準以奏天書復相
丁謂參政 以天書再見大會道釋於天安殿
凡萬三千 庚申二十三 春二月真宗有疾不
八十六人 庚申二十三 春二月真宗有疾不
卒 夏四月有兩月並見西南 寇準欲請太
子監國事世羅為太子太傅封萊國公 李迪
丁謂為相馮拯為樞密 內侍周懷政謀傳位
太子殺謂而復相準謂知之以聞誅周懷政聚
準知相州復貶道州司馬 任中正王 辛酉二
魯參政錢惟演為樞密 馮拯為相 辛酉二
四 秋七月朔日食 以宦 壬戌二十五 改元
者劉崇超監三館秘閣圖籍 壬戌二十五 改元
月真宗崩太子禎即位年十三是為仁宗尊劉
后為太皇太后承明殿聽政 丁謂誅寇準李

建為朋黨貶準為雷州司戶參軍迪衡州團練
副使王魯為相呂夷簡魯宗道參政丁謂
以女道士劉德妙妖誕貶崖癸亥年仁宗天聖元
州司戶以天書殉葬真宗年馮拯罷
寇準卒于雷州

右甲子六十二 太祖十二年太宗二十二年

甲子仁宗二年 夏五月朔司天監乙丑欽若卒
張知白為相張丙寅冬十月朔日食丁卯春

正月朔上率戊辰六 春三月朔日食
羣臣朝太后卒張士遜罷呂夷簡為相夏

薛奎參政陳堯佐為樞密安置曹利用于房州
自殺復制舉諸科王清昭應宮災王魯罷

秘閣校理范仲淹言上不宜與百官同列北面

而朝太后疏請太后還政出通判河中是庚
年交州李公蘊卒以其子德政為交趾郡王

午八 賜信州道士張乾曜辛未九 翰林學
澄素先生初制武舉

羣臣從帝前殿取旨忤太后意罷知應天是
年契丹主卒子宗真立其生母蕭后治國事

遷其主母齊天壬申十 改元明道張士遜為
后蕭氏干臨滿相仁宗生母李宸妃卒

呂夷簡請成禮晏殊參政楊崇勳為樞密
秋八月宮中火詔羣臣言關失勝宗諒劉鉞請

太后還政不報是年契丹改元宗興蕭后入
應契丹主懷嫡母齊天后蕭氏鞠育之恩遣人

至臨潢弒之夏王趙德癸酉十一月春二月
明卒子元昊嗣步元顯道星見東北劉太

后服天子元昊嗣步元顯道星見東北劉太
宗始親政呂夷簡

呂夷簡復相癸亥年二月劉太后崩仁
御史中丞孔道輔司諫范仲淹甲戌十二改元

始

甲子會紀卷三

五

俞

立曹彬孫女曹氏為后 是年契丹宗真幽其
母蕭后于慶州 西夏趙元昊及乙亥十三
寇環慶趙元昊進毒秋母衛氏乙亥作通
英延義二閣育宗室允讓子宗實于宮中

李迪罷王曾為相 命李照重定雅樂 故后
郭氏暴卒竄內侍丙子十四 范仲淹上言

簡文應于嶺南 丙子十四 范仲淹上言
陽修以書責司諫高若訥皆貶官蔡襄作四賢

一不肖詩都人傳寫契丹買歸張之 詔丁丑
戒羣臣越職言事 是年契丹初試進士

十五 呂夷簡王曾宋綬蔡襄罷王隨陳堯佐
為相韓億程琳石中立參政盛度王巖為樞密

丁謂戊寅十六改元寶元 用蘇舜欽言詔復
立免張士遜章得象為相 范仲淹既徙潤

州譏者恐復用遽以事誣乃復遷之嶺南中外

甲子會紀卷三

五

何

多薦仲淹 詔戒百官朋黨王魯卒 范雍
為郎延環慶安撫使 是年趙元昊稱帝于夏

州改元天授禮法 已卯十七 募民入粟實邊
延祥更名葉霄 已卯十七 募民入粟實邊

賜姓官爵 王巖知樞密宋庠參 庚辰十八改
政夏人寇保安軍狄青擊敗之 庚辰十八改

春正月朔日食富弼請罷正旦賀燕宰相張士
遜等不可既而聞契丹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之

元昊寇延州劉平石元孫戰沒敗范雍知安州
除越職言事之禁 命韓琦安撫陝西張士遜

仲淹知永興軍 王巖陳執中張觀免張士遜
致仕 呂夷簡為相 元昊寇三州韓琦使任福

范仲淹兼知延州 元昊寇三州韓琦使任福
攻其白豹城克之 麟州將神世衡城清澗

宋綬辛巳十九改元慶曆 麟州將神世衡城清澗
卒 辛巳十九改元慶曆 麟州將神世衡城清澗

范仲淹坐與夏元昊通書宋庠請斬仲淹杜衍
申救貶知耀州 分泰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

路以韓琦王公范仲淹龐籍兼經畧安撫使張
方平言王公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
壬午二十契丹遣使蕭特末求開南地遣富
爲國子祭未二十一晏殊爲相賈昌朝參政
監直講余靖右正言范仲淹參政富弼樞密副使
元昊上書請和始置武學呂夷簡罷
五星皆甲申二十二春正月復御經筵詔
在東方甲申天下州縣立學更定科舉法
陽修進朋黨論晏殊罷任街爲相范仲淹
宣撫陝西河東富弼宣撫河北詔戒文人肆
言行怪者呂夷簡卒神世衡卒冊乙酉
元昊爲夏國王是年契丹初修國史冊乙酉
二十王拱辰張方平陳執中諷御史魚周
詢劉元瑜諫官錢明逸劾罷杜衍范仲淹富弼
賈昌朝爲相宋庠參政罷韓琦知揚州丙戌
罷歐陽修知滁州章得象罷陳執中爲相

二十四春三月朔日食丁亥二十五春二
吳育爲副樞丁度參政夏竦爲相尋改樞使
言質昌朝吳育免夏竦爲相尋改樞使
文彥博參政貝州卒王則反李迪卒戊
子二十六以文彥博爲河北宣撫使計王
則誅之彥博入相衛士夜入禁中作亂
夏五月無雲而震者五夏竦免河北京東大
水以美人張氏爲貴妃元昊卒子諱祚嗣
已丑月廿七改元皇祐春正月朔日食二
郎不受陳執中無所建明但延接卜相衛士
以足疾罷宋庠爲相從文彥博龐籍議汰諸
路兵廣源州庚寅二十八命近臣同三司
鑾儀智高反較天下財賦出入之數
詔胡瑗定雅樂辛卯彥博路官掖敗英州
別駕文彥博免龐籍爲相壬辰殿學士汝南
夏竦卒謚文正改謚文莊

州范鎮屢請建儲罷知諫院秋七月華出
紫微垣罷狄青判陳州以韓琦爲樞使包
拯知開丁酉三十五以翰林學士歐陽脩知
封府大震壞城郭壁死者數萬人契丹
來聘始詔進士預殿試者不黜落戊戌三十
文彥博罷韓琦爲相已亥三十七除積防大
至執政私弟執政所薦士不得充臺官至是並
除之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濮王召河南處
不至邵雍庚子三十八夏五月召王安石爲三
陽脩宋祁上新唐書辛丑三十九包拯爲
是年契丹新置國子監包拯爲
諫院王安石知制誥曾壬寅四十包拯卒
公亮爲相歐陽脩參政壬寅四十包拯卒
賜名昭召福州處士癸卯四十一春三月
東烈爲國子直講不至

夏五月客星見于昴劉沆爲樞使乙未三
御史文彥博富弼爲相富弼用李仲昌諫
發三十萬丁修六塔河歐陽修三疏諫止不聽
是年交南李德政卒于日尊廟契丹宗真卒子
洪基立是爲遼丙申三十四改元嘉祐御史
道宗改元清寧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
博請如中後奏召外復知諫院夏四月河決
六塔水死者數千萬人流散中丞李仲昌于英

位是為英宗昔太后崩甲辰英宗治平元年
同聽政富弼為樞密使詔日開經乙巳
任守忠以離間斬州民為義勇軍
廷使武舉知杭州行周琮等所造明
議崇奉濮王典禮富弼罷文彥博為樞
京師丙午三月翰林學士范鎮罷知
大水禮部三歲一貢舉冬十一月英
子頊為太子是歲契丹復號其國曰
未四陽修以蔣之奇彭思永所誣力
亳州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尋為御史中
王安石知江寧府安石在英宗時屢
是即起視事尋為翰林學士韓琦罷
經畧陝西西夏諒祚卒子秉常立
于洛戊申詔王安石越次入對唐介
陽

甲子會紀卷三

壬午

周琮等所造明天歷占驗有差使行崇天歷
封太祖曾孫從式為安定郡王始駕僧道度
牒錄唐魏已酉二富弼為相尋罷王安
微狄仁傑後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
司議行農田之法唐介卒遣程顥等察農田水利
馬方田之法程顥為監察御史兼行罷條
賦役于天下蘇軾為惠卿為崇政殿說書
例司檢詳文字張載為庚戌三韓琦請罷青苗
陳升之為相張載為庚戌三韓琦請罷青苗
崇文院校書郎歸張載為庚戌三韓琦請罷青苗
論起之司馬光辭樞密副始以策試進士罷
去詩賦出史館蘇軾通判杭州更定科舉法
韓絳王安石為相上辛亥專以經義論策試
參政契丹立賢良利歐陽修素以風節
士王雱為崇政殿說書立太學生三舍
自持既連被污餒致仕詔宗室非親免親者
法壬子許應舉王安石求去位不許詔求

歐陽脩所撰五代史歐陽脩卒癸丑義局文彥
是年交南今日尊死千乾德嗣王安石免韓
博罷知南康軍周敦甲寅上為相呂惠卿參
願卒初策武舉士甲寅上為相呂惠卿參
政沈括作渾儀浮漏成是年契丹乙卯八
丹生女真部烏迺古卒子幼里鉢嗣乙卯八
石復相沈括上使契丹圖王安石上詩書
周禮三經新義詔頒于學官韓琦卒呂惠
卿免冬十月丙辰為相馮京知樞密是年交
丑李軾德降南丁巳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
詔假思廉入貢元豐呂公已未滿知縣程顥
戊午著薛向同知樞密使呂公已未滿知縣程顥
判武學李定何正臣劾其迂闊僻異罷之蔡
確參政蘇軾徙知湖州上表以謝中丞李定
御史舒亶摘其語以為侮慢因論蘇軾自熙寧
以來文章怨謗詔李定與張璪何正臣舒亶等

甲子會紀卷三

壬午

雜治之媒藥銀鍊多牽引名士欲置之死曹太
后聞之謂上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
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為忌者中傷帝
亦憐之王珪復舉軾詠詩以為不臣上曰何
預朕事舒亶又言王珪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
襄劉摯皆可誅也上不從但貶張方平范鎮等
使弟軾及諸皆坐貶張方平司馬光范鎮等二
十二人俱罷官軾既貶謫親朋皆絕與交惟鮮
下故庚申七月韓琦死太微垣辛酉十四張璪
如故庚申七月韓琦死太微垣辛酉十四張璪
大名至於瀛州吳居厚壬戌承舒亶舉劾多
以言利得為都轉運使壬戌承舒亶舉劾多
私見者側目至是有罪免遠近稱快制政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尚書左右僕射參知政事
為中書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以魯筆為中書
舍人呂公著曰筆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
章以是不得大用從給事中徐禧議城永樂
夏主秉常遣兵來寇士卒役夫死者二十餘萬

人神宗臨 癸亥十六 富弼卒

右甲子六十三 四年神宗十六年

甲子 神宗十七 夏秉常大舉入寇 始以孟

馬光上資治通鑑 王 乙丑 十八 秦三月神

安石以所居為僧寺 宗崩太子煦即位

年十歲是為哲宗高太后臨朝 司馬光自洛

入臨 召程顥為宗正寺丞未至卒 蔡確韓

績為尚書左右僕射章惇知樞密 司馬光為

門下侍郎 賜楚州孝子徐積粟帛 呂公著

為尚書左丞 丙寅 哲宗元祐元年 司馬光復

罷保甲等法 王安石卒 呂公著為相 李清臣

殿說書 王安石卒 呂公著為相 李清臣

呂大防為尚書左右丞范純仁同知樞密 詔

起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一月兩赴經筵班宰

相上 韓維為門下侍郎 司馬光卒 以常

州團練副使蘇軾為中書舍人尋遷翰林學士

以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書右丞 是

年王觀孫覺蘇轍王巖叟劉摯朱光庭呂陶上

官均等俱為諫官御史時蔡確章惇呂惠卿呂

嘉問韓縝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以先

後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呂公著亦曰治道去太

去甚宜使自新乃詔止言者勿復彈劾惠卿等

稍安 夏主趙秉 丁卯 舉不得以老莊中韓書

命題不得用王氏經義字說 程頤蘇軾劉摯

等自分黨相攻擊 復制科 時登正獻堂之

政李清臣以為不可遂罷知樞密 韓維程頤

有為尚書左右丞 安燾知樞密 韓維程頤

罷 洛黨右司諫賈 戊辰 三宰相呂公著以三

第于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 常

安民貽呂公著書 呂大防范純仁為相 已

已 四 呂公著卒 范祖禹約以婦翁呂公著

重之至是始除右諫議大夫與左諫議劉安世

諫求乳媼 蔡確以賦詩得罪再貶新州卒

劉安世論范純仁黨 庚午 五 春夏人來歸永

蔡確純仁自求罷政 文彥博致仕 召鄧

蓋浮圖安繼四皆界之 梁燾為尚書右僕射

梁燾作 辛未 六 以劉摯為尚書右僕射

薦士錄 辛未 六 以劉摯為尚書右僕射

有隙時鄭雍楊畏二人方附大防遂傾軋尋罷

華知鄆州 以蘇轍為尚書右丞司諫楊康國

劾其與王安石無異不報 翰林學士承旨蘇

軾罷軾初以趙挺之王觀攻之出知杭州既徙

湖州復為眾所論再貶黃州量移常州召還尋

遷學士復為賈易趙君錫所劾出知穎州尋改

揚州 中書侍郎傅堯俞同知樞密 壬申 七 以

密 韓忠彥以論事同異各求罷 程頤直

秘閣判西京國子監蘇轍論罷之 六 禮聘立

孟氏為后 以蘇頌為尚書右僕射 召蘇軾

為兵部尚書兼侍讀尋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

二學士御史董敦逸黃慶基劾其與弟轍相為

表裏以索朝政於是罷敦逸慶基為判官軾亦

罷知定州 是年生女真部劾里鉢卒弟頗刺

淑 癸酉 八 楊畏附呂大防劾罷蘇頌楊畏附

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 呂大防欲引楊

畏為諫議大夫蘇轍助之范純仁以為不可已

而竟遷畏禮部侍郎 九月高太后崩哲宗始

親政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

不報 楊畏上疏請紹述神宗成德軍 復 甲戌 九 改

章惇呂惠卿官貶劉安世知成德軍 復 甲戌 九 改

聖 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綰為尚書左

丞 呂大防罷 李清臣發策試進士有紹復

熙豐之意畢漸迎合權首選蘇轍范祖禹范純

丞 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諡取蘇軾知英州
御史虞策論軾器輕再取惠州安置 曾布張
商英蔡京李希蔡十陸師閔安燾呂惠卿皆進
用安置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等于遠州 是
年生女貞部頗刺乙亥十許將蔡十為尚書左
淑嗣卒第盈哥嗣 丙子十一 御史常安民論
蔡京張商英周秩章 州劉安世英州 廢
惇等貶監滁州酒稅 冬十月雷大雨雹 龔原
孟后居瑤華宮 爲國子司業原請以王氏字說經義刊布
丑十二 流呂大防劉摯蘇軾梁燾范純仁等
于嶺南大防道卒梁燾卒于化州劉摯卒于
新州 貶韓維等三十人官蘇軾自惠州徙昌
化軍范祖禹自賀州徙賓州劉安世自英州徙
高州 夏五月文彥博卒 六月朔日食 戊寅
秋八月彗星見西方 編管程願于涪州 京
十三改元元符 咸陽民得古玉印獻之蔡京
以爲秦璽 再竄范祖禹劉安世祖禹卒于化

甲子紀年

卒

州 地震已卯十四 河決內黃 立劉妃爲皇后
地主人對客問 庚辰十五 春正月哲宗崩
詔諸州行三舍法 韓忠彥曾布爲相 復孟
徽宗向太后歸朝 復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
內郡軾自昌化移廉徙永更三赦復提舉玉局
觀未幾卒于常州 韓忠彥請追復文彥博王
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
從之 陳瓘論邢恕矯誣定策之罪貶恕均州
安置 復以程頤判西京國子監 辛巳徽宗建
尋致仕 放章惇罷蔡京蔡卞 辛巳中靖國
元年 春正月朔有赤氣亘天 范純仁卒
向太后崩 罷任伯雨范純禮江公望陳瓘
復召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 鄧洵武獻愛莫
助之圖用爲給事中兼侍講是年遼耶律洪基
卒孫延禧立改元乾統是爲 壬午二改元崇寧
天祚帝游佃暴虐中外離心 春正月河東

震 三月命宦者童貫製御器于蘇杭州 韓
忠彥與曾布不協諫官吳材王能甫附布論忠
彥罷相 後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禁其
子弟不得官京師 曾布免蔡京爲相 立元
祐黨人碑于端禮門 復廢癸未三 安置任
元祐皇后 詔毀司馬光等景靈宮繪像 詔
人于遠州 詔毀禹唐鑑及三蘇黃庭堅蔡觀文集 除
毀范祖禹唐鑑及三蘇黃庭堅蔡觀文集 除
直秘閣程頤名官范致遠等希蔡京旨乞下
河南盡逐學徒 令州縣立元祐黨人碑石工
安民不 甲申四 蔡京長子攸爲秘書郎命方
忍刻 甲申四 蔡京長子攸爲秘書郎命方
石配享孔子位次孟軻罷科舉 乙酉五 始今
法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 乙酉五 始今
諸儒從祀孔子 蔡卞罷以趙挺之爲尚書右
僕射與蔡京爭權尋罷 以朱覲領花石綱
章惇死 始置丙戌六 春正月彗出西方長
諸路提舉學官 竟天 詔求直言毀黨人

甲子紀年

卒

碑復謫者仕籍 蔡京有罪免 復以趙挺之
爲尚書右僕射革蔡京弊政 策進士蔡熒以
阿附得 丁亥七 改元大觀 蔡京復相 以
京以蔡熒爲給事中 願卒 太廟齊郎 蔡
方軫疏論蔡京流軫于 南 是年黃河清 戊
子入 宦者童貫復洮州 加 已丑九 右正言
貫被謫 孟珙言宋將中微流于遠方 蔡京
有罪免尋以太師致仕留京師 以何執中
事蔡京遂 庚寅十 夏五月彗出奎婁
代爲相 以張 癸卯十一 改元政和遣鄭允
出居杭州 以張 癸卯十一 改元政和遣鄭允
商英爲次相尋罷 辛卯 中童貫使遼 羈管陳
雄于台州 雄平生論 何執中起遷人石誠
何執中起遷人石誠 至執雄之權終不屈
李良嗣因童貫入朝 賜姓趙 壬辰二十

召蔡京為太師宴于內苑... 冬十二月有星如月南行童貫領樞密事戊戌... 賜坐是年金主旻始即皇帝位改元天輔遣馬... 十八改元重和以王黼為尚書左丞秋... 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以童貫為太保... 九月掖使金約夾攻遼以童貫為太保... 庭大火已亥觀僧為德士李蔡京第命坐傳... 觴如家人禮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以張... 邦昌王安中為尚書左右丞召楊時為秘書... 郎庚子二十林靈素有罪放歸田里死趙... 相軋帝亦厭京以太師魯國公致仕睦州民... 方臘以誅朱勳為名作亂自稱聖公建元永樂... 辛丑二十一淮南盜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 王淵祥將韓世忠擒方臘之亂六州五... 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襁而繼于林... 中者相望百餘里時童貫統兵以平賊功壬寅... 加太師封楚國公是年黑青見禁中

二十二 蔡攸為少保尋為少傅與童貫王黼... 率兵進金沒遼陳確了翁卒朝散郎宋昭... 上書請誅童貫王黼黼除昭名編管海州都... 統制神師道熙河幹轄趙隆皆極言不可助金... 攻遼童貫不聽金克遼中京童貫延禧走... 聽其樞使蕭奉先之諸乃殺子放盧幹延禧走... 雲中遺傳國璽于桑乾河金主文真阿骨打入... 燕京遼人爭降燕留守李處溫立耶律淳為帝... 遙廢延禧為湘陰王淳卒其妻蕭氏... 氏稱太后主國事誅李處溫癸卯金以宋... 夾攻克遼來歸燕及涿易檀順景劄之地以... 楊時為通英殿說書王黼等竭天下之財北... 征僅得七空城詔以收復燕雲功進王黼居... 中蔡攸童貫位惟鄭居中自陳無功辭不拜... 禁元祐學術毀司馬光等文集金以遼平州... 為南京以張穀留守穀以平州歸宋殺張穀... 函首以界金徽宗李王黼第觀芝飲醉以... 內侍譚稹為兩河燕山宣撫使金阿骨打卒

十一月郊徽宗纔下壇密報虜犯界左右秘之
傳察使金不屈死之 仲師道致仕居南山豹
林谷起為兩河制置使 童貫自太原逃歸金
人陷朔代圍太原 金幹離不入檣薊州郭藥
師叛降金人盡陷燕山州縣 始罷花石綱
及內外製造局 詔天下勤王許臣庶直言
諫 以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 召姚古
種師中將兵入援 冬十二月徽宗傳位于太
子桓即位是為欽宗尊徽宗為教主道君太上
皇帝 有鴟鳴于郊宮端誠殿 以李綱為兵
部侍郎 遣使李綱如金告內禪 鄴至慶源府
幹崗不欲還郭藥師曰南朝無備不如行從之
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蔡京梁師成李彥朱勔
王黼童貫六人 是年遼延禧至應州金將婁
室獲之以歸遼亡九世二百十年 遼耶律
大石稱帝于起兒漫改元延慶是為西遼 丙
午欽宗靖康元年 梁方平之師潰于黎陽金
人遂渡河太上皇奔鎮江 金兵犯京師屯

甲子金史卷三

金

何

牟駝岡以就芻豆宰相白時中李邦彥請帝出
幸襄鄧李綱諫沮 李綱欲戰罷李綱以謝金
人 太學生陳東請復用李綱以綱為京城防
禦使 詔割三鎮地以界金 金幹離不引兵
去京師解嚴李邦彥免都人目為浪子宰相
以楊時為國子祭酒時言今日之事當以收人
心為先 金粘沒喝入威勝軍陷隆德府太
上皇還至京師 召河南尹焞至京師賜號和
靖處士遣還 詔康王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冬十一月金兵復至京師郭京說言以六甲法
能擒金將令其出禦敗走京城遂陷欽宗至金
營請降割兩河地與之宰相何桌等以和議成
歸都堂歡會飲酒 立子謀為太子 寅王繼
蔡京童貫趙良嗣蔡攸朱勔遣人誅之 欽宗
至自金營遣使割兩河地 是年天狗星隕其
聲如雷彗出紫微垣長數丈拂帝座文昌大臣
獻諛以為丁未 高宗建炎元年 詔兩河民降
夷狄將衰 金民不從 河東割地使劉幹

自經于金營 春二月金劫徽欽易服及后妃
太子宗誠至其營廢徽欽為庶人李若水死之
元祐太后為帝號大楚 夏四月金人以二帝
相張邦昌為帝號三干人北去張思正殺郭京
及后妃太子宗誠三千人 北去張思正殺郭京
五月康王構即位帝位于南京遣尊奉徽宗
皇帝李綱黃潛善為相汪伯彥知樞密 更號
元祐孟太后曰隆祐 罷李綱提舉洞霄宮
太學生陳東撫州布衣歐陽澈上書留李綱乞
罷汪黃輩高宗怒斬之 冬十月高宗如
揚州 孟趙萬陷常州執守臣何家縱兵大掠
張邦昌歸朝以為太保封同安郡王李綱言其
僭偽之罪安置潭州又以禁中通李氏陳氏
事賜死 是年宋遣王倫使金金韓侂胄卒
申二 以黃潛善汪伯彥為相 濟南知府劉
重昏侯徙居韓州 已酉 春正月金粘沒喝
金始撰國史 徐州入淮泗陷天長高

甲子金史卷三

金

宗奔鎮江遂如杭州金人焚揚州 黃潛善汪
伯彥免朱勝非為相 以呂頤浩為樞密院
扈從將苗傅劉正彥以功賞不明作亂殺金樞
汪淵內侍康履等劫高宗傳位皇子勇年三歲
改元明受請孟太后臨朝尊高宗為睿聖仁孝
皇帝徙居顯寧寺 夏四月張浚呂頤浩兵入
高宗復位苗劉走韓世忠劉光世捕獲斬之
六月金兀朮大舉入寇崔縱使金死之秋七月
太子勇卒 遣洪皓使金金人拘之 廣政教
授林勳上本政書 升杭州為臨安府 冬十
月金兀朮分兵南下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
黃入江西高宗遂如越州兀朮渡江入建康高
宗奔明州 十二月兀朮陷臨安高宗航于海
金人陷越州遂寇明州 是年江淮統制岳飛
敗金人 庚戌 高宗走温州 鼎州人鍾相嘗以
干道惑衆因結綱忠義以捍賊為名自稱楚王
左道惑衆因結綱忠義以捍賊為名自稱楚王
改元天獻孔彥舟平之其黨楊太復聚衆于龍

陽金兀術還臨安以輜重不可導陸取道秀
 州北還高宗還越州金使徽欽于五國城
 金立劉豫為齊帝世脩子禮都大名府
 秦檜從二帝至金是年十月南還
 元紹興以秦檜參知政事尋為相
 太后崩作太宋中興玉寶璽越州為紹興
 府封太祖後令話為安定郡王張浚以吳玠
 諸言下前威武將軍曲端于恭州獄有武臣
 康隨嘗以事忤端端其背隨深限之安以隨
 提點刑獄遂置端于死關中士夫莫不痛惜
 金以陝西地界劉豫豫居汴
 改元阜昌中原盡屬于豫
 祖後德芳五世孫僞之子伯琮于宮中賜名瑗
 領黃庭堅所書戒石銘刻于州縣秦檜免
 秋八月彗星見癸丑復名公立鍾相少子為太
 王倫還自金岳飛平江廣羣盜復甲寅吳玠
 子臣事之岳飛平江廣羣盜復甲寅吳玠
 置博學宏詞科及元祐十科取士法
 吳璘敗金兀術于仙人關岳飛兼荆南置使
 復襄陽等六郡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兵入寇
 趙鼎為相兼知樞密高乙卯九春正月朔日
 宗自將禦金次于平江
 如臨安徽宗崩于金五國城年五十四在虜
 八年楊時卒年八十三行統元歷常州布
 衣陳得一所造岳飛破楊么湖湘平徽和
 靖處士尹焞于涪州是年金主吳乞買卒兄之
 孫宣立是為熙宗號丙辰請禁程氏學詔從之
 稱天會金伐蒙占丁巳使高宗如建康
 是年西遼耶律大石
 死妻蕭氏稱制
 岳飛乞終喪還廬山尋詔入朝還鎮尹焞為崇
 政殿說書金廢劉豫為蜀王金初用大明
 曆戊午秦檜復相定都臨安胡安國進春秋傳
 金以張通古詔諭江南許歸河南陝西地學
 士曾開編脩胡銓等極論和議之非罷貶是

甲子會紀卷之三
 年金改元天眷始頒官制已未十三遣使詣
 以經義詞賦為兩科取士河南脩奉陵寢
 以王倫為東京留守倫至汴金人歸河南陝西
 之地金蒲盧虎持懶謀反伏誅王倫如金
 人執之崇古襲庚申十四李綱卒金兀
 敗金人于海嶺
 西州郡吳玠敗金人于扶風徽宗遣使詣
 劉錡敗金人于順昌兀術走汴岳飛敗金人
 于京西遣使詔班師安置辛酉十五大理
 趙鼎于潮州臨安火
 和議成表稱臣于壬戌使以袁冕冊帝金
 金是年金改元皇統
 人歸徽宗及二后之喪章太后至自金秦
 檜進封秦魏兩國公辭不拜尹焞卒策進
 士以秦檜養子熈為第一檜改為次是年
 西遼大石妻蕭氏死子夷列立是為仁宗
 亥十七春正月作太學以岳飛宅為之行人
 洪皓張邵朱弁自金還高宗書六經刻石
 甲子會紀卷之三
 于太學金人來聘是年
 右甲子六十四神宗二年哲宗十五年徽宗
 二十五年欽宗一年高宗十

甲子會紀卷之四

明武進薛應旂編輯

甲子 高宗十八 樂平水關 秦檜謫官李

吉陽軍 何若請黜程頤之學 乙丑 夏四月

制策激之上 丙寅 二十 劉豫死 金遣丁卯

鼎卒于吉陽軍 金以完顏亮 已巳 二十 金完顏

為右丞相 兀末死 已巳 二十 金完顏

立是為海陵 庚午 二十四 軍士施全刺秦檜

王改元天德 庚午 二十四 軍士施全刺秦檜

吳乞買子孫七十餘人及諸宗室 辛未 二十五

五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 辛未 二十五

卒 金置國子監 壬申 二十六 編管王庶

金大營宮室于燕 甲戌 二十八 春正月地

酉 二十 金遷都 甲戌 二十八 春正月地

張俊卒 俊屢立戰功 以其 乙亥 二十九 徙

附秦檜薄之禁百官避輪對 乙亥 二十九 徙

未至卒 進封秦檜為建康郡王 丙子 三十

加其子禧少師並致仕 是夕檜歿 丙子 三十

侯高為相 湯思退知樞密 欽宗崩于金 丁丑

卒 湯思退為相 戊寅 三十二 金籍諸

馬于諸路金主亮遷都于汴大舉入寇至瓜洲
亮焚之北還立其孫烏祿改元 壬午 三十六
大定是為世宗 高宗如建康 壬午 三十六
疾來朝 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遣其將辛棄
疾父文與吳玠經畧中原 遣洪邁使金 立
建王璋為太子更名春 朱倬罷相 紹興
班師 夏六月高宗傳位太子自 癸未 孝宗
稱太上皇太子即位是為孝宗 癸未 孝宗
史浩為相尋罷張浚為樞密都督江淮軍馬
張浚遣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顯忠復靈壁
宿州宏淵復虹縣尋潰于符離 以朱熹為武
學博士陳康伯罷以湯思退張浚為相兼樞使
仍都督江 甲申 二張浚卒 詔輔臣於申未間
淮軍馬 甲申 二張浚卒 詔輔臣於申未間
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湯思退 乙酉 三
退胤永州陳康伯復相兼樞使尋卒 乙酉 三

罷李衡王希呂周必大莫濟 金除金銀 癸巳
坑冶之稅 朱熹以司馬光通鑑作綱目
十一 梁克家與張說不合罷去以 甲午十二
曾懷為右丞相 金所以策試國子 改元
淳熙 以葉衡為右丞相兼樞 乙未十三
使 張說免 安南始稱國 輔臣于玉
津園 孝宗謂葉衡等曰近來士大夫以趨事赴
功者為優俗以矯激沽譽者為清高將激成東
漢黨錮之風深害治體不可不戒卿等宜書
諸紳 高麗叛將以四十餘城降金不受 丙
申十四 召朱熹為祕書郎不至 丁酉十五
罷密齋 金始命京府設學養士 丁酉十五
文敗金人于采石 戊戌十六 御史謝廓然請
高麗致貢于金 禁有司毋以程顥王安
石之說取士 以趙 已亥十七 夏早詔求直
雄為右丞相兼樞使 言知南康軍朱熹上
疏其畧在人君正 庚子十八 呂祖謙作大辛
術以立紀綱 事記 張拭胡銓作 何

甲子會紀卷四

三

何

丑十九 呂祖謙卒 王淮為右相以朱熹
提舉浙東常平茶鹽行其社倉法於諸路 壬
寅二十 以王淮梁 癸卯二十一 夏六月御
克家為左右丞相 史陳賈請禁道學
甲辰二十二 以周 乙巳二十三 禁
必大為樞密使 胡服蕃藥 丙午二十四
四 宴講官于祕書省謂唐德宗與陸贄論事
皆使中人傳旨豈不誤事 賜處士郭雍號願
正先生是年八月 丁未二十五 周必大為右
日五 星聚于軫 相 高宗崩年八十二
是年大理寺奏獄空 戊申二十六 以朱熹
金禁國人學南人衣飾 為兵部郎官以足
疾乞祠改侍郎林栗知泉州王淮罷為相盡
心事上唯以劾朱熹故論者議之 以朱熹為
崇政殿說書熹辭不 已酉二十七 周必大留
至 金建女真太學 正為左右丞相必大
尋罷 孝宗傳位太子惇是為光宗孝宗稱壽
居重華宮朱熹為大學章句 金主完顏雅

原缺第四葉

為右丞相 秋七月遣戰
艦 八月增置襄陽騎軍
右甲子六十五 高宗十九年孝宗二十七年
甲子 寧宗十 春正月韓侂胄議恢復 三月
臨安大火 追封岳飛為鄂王 詔丞相
兼國 乙丑十一 改元開禧 春三月太白晝見
川使 韓侂胄武學生華岳上書諫未宜川兵啓紫
請誅韓侂胄編管岳于建寧以蘇師旦為安遠
節度使 韓侂胄遣使如金以密虛實 金命
僕散揆會兵 丙寅十二 追奪秦檜王爵改謚
于汴以備宋 丙寅十二 追奪秦檜王爵改謚
九世孫希瞿子均為孝宗孫沂王柄後賜名貴
和 張巖知樞密李壁奏政 伐金師敗韓侂
胄安豐置蘇師旦于韶州 金僕散揆分兵入寇
和鳳 泗州于金求封蜀王 宣撫吳玠及獻階成
真起于難難河稱成吉思可汗是為元太祖 何

甲子會紀卷四

五

何

丁卯十三 吳曦自稱蜀王轉運使安丙討平
縛送首謀之人韓侂胄怒傳言爾欲增幣割地及
如金 冬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與楊后密
計誅韓侂胄旦流郭倪貶李壁等官 立子儼為
皇太子更名慎 以 戊辰十四 改元嘉泰
錢象祖為右丞相 王柍至金議世為伯姪增歲幣三
奪其恩例 王柍至金議世為伯姪增歲幣三
十萬犒軍銀三百萬仍獻韓侂胄首以贖淮南
地以韓侂胄首獻于金 復素檜爵謚
臨安大火 錢象祖史彌遠為左右丞相象祖
尋罷 金主璟卒叔父興勝 已巳十五 樓鑰
立更名永濟是為衛紹王 已巳十五 樓鑰
金主永濟改元大安 蒙古入靈州夏 庚午十六
主李安全降 畏吾兒國降于蒙古 庚午十六
夏六月朔日食 蒙 辛未十七 春三月臨安
古侵掠金西北境 蒙 辛未十七 春三月臨安
大火 金使人求和

原缺第六葉

還金改癸未二十九 蒙古水華黎死臨絕
元光 癸未二十九 蒙古水華黎死臨絕
業千戈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
汝等勉之 蒙古初置達魯花赤監治郡縣
金完顏珣卒子守緒立夏甲申三十 秋閏
主李遵頊傳位於其子德旺 八月寧宗崩
丞相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嗣子貴誠更名昀是
為理宗廢太子竑為濟王出居湖州 召傅伯
成楊簡俱辭不至 以真德秀 乙酉 理宗寶慶
為直學士以魏了翁為起居郎 元年 湖
州人潘壬與李全密謀立濟王竑為帝至期全
兵不至所部皆太湖漁人竑告于朝討平之史
彌遠詐言竑有疾遣余天錫召醫視之逼竑自
縊 李全以制帥許國不免廷祭又端坐受拜
遂作亂焚楚州許國走死 加史彌遠太師封
魏國公 評事胡安昱上言濟王不當廢竑于
象州而卒 御史梁成大莫澤右正言李知孝
共為史彌遠鷹犬凡忤彌遠者三人必相繼劾

聖會紀卷四

七

之 敗魏了翁居靖州罷真德秀祠祿 丙戌二
是年蒙古伐夏取甘肅西涼靈州鹽川 建昭
陸九齡等官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後 建昭
勳崇德閣趙普至趙汝愚凡二十四人皆圖形
于其上 蒙古圍李全于青州 丁亥三 賄朱
夏主德旺以憂卒第子觀立 蒙古責歲幣于
國公 李全以青州降蒙古 蒙古責歲幣于
金 蒙古鐵木真滅夏是歲夏亡自元昊至是
一百九十五年 蒙古鐵木真 戊子四 改元紹
死於六盤山少子拖雷監國 戊子四 改元紹
知政事薛極知樞密 已丑五 蒙古窩闊台立
鄭清之僉書樞密 已丑五 蒙古窩闊台立
以史天澤等為 庚寅六 以鄭清之奏知 辛卯
萬戶分守中原 庚寅六 以鄭清之奏知 辛卯
七 秋九月臨安火延及大廟三省六部御史
臺秘書省玉牒所惟丞相史彌遠府獨存 蒙
古以耶律楚材為中書 壬辰八 湖安撫使知襄
令事無巨細一以委之 壬辰八 湖安撫使知襄

陽 閏九月慧見于角 蒙古遣使來議伐金
許侯成功以河南地來歸遣孟珙帥師會之
金汁京大疫 金估粟民問 蒙 癸巳九 金
古攻汴金主出走 河北復圍汴 蒙 癸巳九 金
糧不許 薛極免以史彌遠為太師左丞相鄭
清之為右丞相又封彌遠為會稽郡王尋卒
梁成大莫澤李知孝論免 甲午 春正月金主守
金主奔歸德尋走蔡州 甲午 春正月金主守
緒傳位於其子完顏承麟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
守緒及其臣完顏承麟孟珙死之承麟為亂兵所
殺金亡計九世共一百一十八年 陳蔡西北地
屬蒙古 以賈貴妃弟似道為籍田令 遣宋
楊祖詰河南省謁入陵 夏四月史嵩之以孟
珙所獲金哀宗遺骨併執張天綱等獻俘于太
廟論功行賞有差 知臨安府薛瑗問張天綱
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
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理宗召天綱問曰汝
真不畏死邪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

聖會紀卷五

八

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初有司今天綱供狀
欲其書金主為漢主天綱曰殺即殺耳但書故
主 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全子才會兵趙汴
蒙古兵至洛陽趙葵等棄汴歸 召真德秀魏
了翁為學士 真德秀進大學衍義 蒙古使
王檄來言何為敗盟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矣
乙未 喬行簡為左右丞相 召崔與之為參政
不至 以魏了翁同僉樞密督 丙申 十二 魏
江淮京湖軍馬 安南入貢 丙申 十二 魏
下詔罪已 鄭清之罷 召崔與之為右丞相
不至 以喬行簡為左丞相封陳日張為安南王
襄陽將王旻等以城降蒙古 蒙古初括中原
民戶定賦稅 蒙古召儒士編集經史 蒙古
入成都大殺掠城中積尸計一百四十萬城外
無善 蒙古兵入淮西詔史嵩之等分道拒之
丁酉 十三 改元嘉熙 魏了翁卒 夏五月臨
安大火 蒙古給官府符印定驛令 蒙

萬里同僉樞密尋罷 竄吳清于循州 蒙古
總儒士破俘者贖為民 蒙古以史天澤為中
書右丞相 蒙古以姚樞寶賈許衡為太子師
傅保皆辭不拜 蒙古以王恂為太子贊善
壬戌 三十八 賜賈似道第宅家廟 蒙古江
王復其父全官爵 安南陳光昂貢象封安南
王 賈似道遣人毒殺吳潛 蒙古殺于文統
雖以其子堯通好于李璫之故寔文統忌賢
害能之報 蒙古以阿木為征南都元帥 癸
亥 三十九 臨安知府劉良貴浙西運使吳玠
卿獻買公田之策賈似道力主行之首以已
田萬畝為公田倡委官分路買田爭以多買為
功廖邦傑在常州害民特甚 蒙古以姚樞為
中書左丞廉希憲為中書平
章政事 蒙古始建太廟

右甲子六十六 寧宗二十九年
理宗三十九年

甲子 理宗四十

甲子 理宗四十 增公官田于平江諸路 堽
星出柳光燭天中外上書乞罷公田賈似
道求去勉留之 臨安學生葉李蕭規上書詆
賈似道專權誤國黜配遠州 冬十月理宗崩
太子璫即位是為度宗 是乙丑 度宗咸淳元
年 蒙古入都于燕改元至元 乙丑 年 春正月
朔日食 加賈似道親 丙寅 二 江萬里罷
國公 江萬里奏政 留夢炎同知樞密
丁卯 三 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配享孔子升
元鳳為右丞相尋罷以葉夢鼎為右丞相 程
夢炎為樞使 以呂文煥知襄陽府 蒙古許
衡謝病還懷孟西域人進萬曆年曆于蒙古叛賊
劉整上攻宋方畧于蒙古請先事襄陽遂城白
河口 戊辰 四 留夢炎罷 奪謝方 已巳 五 以
為兩淮制置大使 葉夢鼎乞致仕單車宵遁
以江萬里馬廷鸞為左右丞相 蒙古光武兵圍

甲子 理宗四十

襄陽 蒙古
古行新字 庚午 六 以李庭芝為京湖制置大
使督兵援襄樊 詔賈似道十
日一朝入朝不拜 詔范文虎總中外諸軍拔
襄樊 賈似道使臺官張志立劾罷學士文天
祥 蒙古以廉希憲罷蒙古以阿合馬平章政
事 蒙古以許衡為中書左丞相固辭不許
未 七 春二月大饑 賈似道置士籍 范文虎
帥師救襄陽至鹿門而過 蒙古許衡論阿
合馬專權固上不報因請謝病請辭不許
蒙古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 秋
八月朔日食 蒙古以四川茶 壬申 八 李庭
張順張貴救襄陽敗死 賈似道使統制
卒 秋九月祀明堂禮成 宰景靈宮將還大雨
似道期度宗雨止升輅胡貴嬪之兄顯祖請乘
逍遙輦還宮似道大怒即日去位詔罷顯祖出
貴嬪為尼似道乃還 馬廷鸞拒於賈似道力
辭相位知饒州入辭有三不知之說泣拜而出

甲子 理宗四十

甲子 理宗四十

遣使入元封劉整為燕王元執使者殺之 召
葉夢鼎入相固辭不至 賈似道加太學祭錢
寬科塲 癸酉 九 樊城陷守將范天順牛富死
恩例 賈似道建機速房于中書 汪立信為京
湖制置使趙潛多獻寶玉于賈似道為沿江制
置使兼建康留守 元主立其子賈金為太子
元許衡乞罷許之 是歲元諸路大水蝗
甲戌 十 賈似道母死詔以鹵簿葬之即起復
謝太后臨朝稱制封兄昱為吉王弟昀為信王
汪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
願上下交脩以遷續天命乃酬歌深宮嘯嗷湖
山衝壁與櫟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尋
中以危法斥之八月大霖雨天目山崩 陸秀
夫奏議淮東制置司事 王煥章鑑為左右丞
相 元伯顏大舉入寇 呂文煥劉整為元分
遣入寇元伯顏潛兵入漢屠沙洋陷新野守將

邊居誼死之 鄂州降元伯顏 乙亥恭帝昇德
引兵東下 鄂州降元伯顏 乙亥恭帝昇德
呂師夔以江州降元 劉整死 范文虎以安
慶降元 賈似道出師次蕪湖 汪立信為
沿江招討使 賈似道以蘇子黃柑遺伯顏 請和
伯顏不許 張晏然降元 上書乞有宋祥
陷池州 池守王起宗遁去 通判趙印發及妻
氏死之 孫虎臣夏貴之師潰于池州下流之
丁家洲 賈似道奔揚州 江淮諸路盡沒于元
元帥趙葵與建康而逃 江西提刑文天祥起
兵勤王 湖南長沙李芾遣兵入援 元虞人
獲鴈于汴 荊南經略使趙葵遣兵入援 元虞人
道罷于汴 荊南經略使趙葵遣兵入援 元虞人
而卒于軍 元伯顏入建康 有二星闕于
天 一星殞 王倫平章軍國重事 陳宜中留
憂炎為左右丞相 夢炎遁去 安置賈似道循
州行至漳州為監押使 鄭虎臣所殺 元伯顏

甲子會紀卷四

主

文龍劉黻奏政張世傑樞副陸秀夫直學士
文天祥自鎮江脫走浮海自温州至以爲右丞
相陳宜中與陸秀夫議論不合 諷言者劾罷之
元兵逼端宗 航海至惠州 甲子門 元制分江
南人為十等 元帥王恂及郭守敬造新曆
降元 元命太子贊善王恂及郭守敬造新曆
元以姚樞為翰林 丁丑端宗景炎元年 春二月
林學士承旨 丁丑端宗景炎元年 春二月
元兵襲淺灣 宋主遷舟于秀山 十二月復遷
井澳 遇颶風 宋主有疾 陳宜中占城不返
元封道士張宗演為嗣漢天師 演道靈應 神和
真人領江南道教道士為真人 始此 以西僧
楊璉真加總攝江南釋教 戊寅海至化州之
思州 田景賢播州楊邦憲降 六月十一歲
端宗即位 年八歲 是為帝昀 六月十一歲
端宗始建行宮 升廣州為祥興府 加文天祥
少保信國公 張世傑越國公 冬十一月文天

甲子會紀卷四

古

遣使括雲南金 詔諸路歲舉儒吏各二
人 以宋衍聖公孔洙為國子祭酒提舉浙東
學校 冬十二月殺宋少保信國公文天祥
徵處士劉因為右贊善大夫尋辭歸始用宋季
海盜朱清張瑄通海運授以 癸未 二十立弘吉
金符千戶立萬戶府掌之 刺氏為后初
弘吉刺之族從太祖起兵有功遂與約生女世
以為后生男世尚公主故元世諸后多其族焉
春二月庚寅太陰掩昴丁酉太白和昴壬寅復
犯 廣州民林桂方等起兵討平之復發兵擊
日木 詔益兵擊占城 詔四川行省擊九溪
十八洞蠻求降分其地郡縣之 建寧黃華兵
起稱宋祥興年號命史弼等討平之 象山縣
民尤宗等亦聚眾萬餘招降之 分道攻緬破
之西南夷金齒 甲申 二十一 遷宋宗室及大
立科舉法不果行 宋 臣之仕者於內地 詔議
太皇太后謝氏卒于燕乙酉 二十二 元主從
何

里會纂四 五

請發宋會稽諸陵 立規措所遣使往馬 丙戌
八國求奇寶 冬十二月太子真金卒
二十三 禁漢人持兵器 罷罷江南學田
遣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元主素聞趙孟
適葉李名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宋
宗室趙孟頫及張伯淳等二十餘人皆擢用之
海外諸番入貢 丁亥 恒棄城走 以桑哥為尚
冬十月河決 詔置國子監以耶律有尚為祭酒
書右丞相 仍置國子監以耶律有尚為祭酒
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 是年趙孟頫應召
至 戊子 日恒遣使請罪 立桑哥輔政碑 徵
宋江西招諭使謝枋得不入遁入建陽福建參
政魏天祐執以北去 江南兵起 夏五月河
決汴梁 遣故宋 己丑 開會通河 謝枋得至
主熈學佛于吐蕃 已丑 開會通河 謝枋得至
燕不食而卒 禁江南民挾弓矢 庚寅 二十
禁百官受饋酒食者籍其家貲之半

河北十七郡蝗秋八月日 辛卯 二十八 桑哥
食 地大震 江南大水 以完澤為尚右丞
以同事不能匡正亦坐免 路桑哥輔政碑學士
相不忽木平章政事 復徵靜簡先生劉因為集
復以撰文亦坐免 西僧楊璉真加發宋陵及其
賢學士辭不至 罷尚書省命右丞相完澤
大臣家慕懷取金寶珠玉及受美女寶玉無算
事覺下獄尋釋之 罷尚書省命右丞相完澤
等並入中書 壬辰 二十九 春正月朔日食
遣使招諭琉球 免朝賀 開通惠河以郭
守敬領都水監事 擊爪哇 徵集賢學士楊
恭懿參議中書省事辭不至 安南遣使入貢
徵其王入朝 罷福建銀冶并寧 癸巳 三十
國課額 遣兵征入百媳婦國 已始置社
稷壇壝 汰冗官 以楊璉真加子暗普為江
浙行省左丞 劉因卒 冬十月其兄紫微垣
遣使招諭 甲午 三十一 春正月元世祖殂年
暹羅國 八十 葬起輦谷谷在漠北不加

里會纂四 六

築為陵孫鐵木耳立是為成宗尊其父真金曰
裕宗 御史中丞崔或得傳國璽獻之賜宋臣
家鉉翁號處士 詔中外 乙未 成宗元貞元年
崇奉孔子 禁侵擾農桑 乙未 成宗元貞元年
麥炎仕元為學士承旨致仕 蘭州河清 丙申
三百里 陸江南大縣為州 陝西旱饑 丙申
為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 須官吏受賄
條格 立捕盜賞格 括江南隱蔽田 贛州
民劉六十聚眾萬餘董上選擊平問日請黜賊
史數丁酉 三改元大德 夏四月朔日食 秋
人 禁諸王驛 戊戌 四 春正月增太廟牲用馬
馬奪民田 戊戌 四 春正月增太廟牲用馬
十取一 己亥 五 春正月遣使問民疾苦 以
彗星見 己亥 五 春正月遣使問民疾苦 以
使日本 放江南僧寺佃戶五 庚子 六 不忽
十萬為編民省民出公田租

何

俞

經詔學士吳澄為序澄善辭之詔減海運糧
承相拜住諸王按梯不花等迎晉王也孫鐵
木兒干北邊九月晉王即位于龍居河是為泰
定帝冬十月鐵失也先鐵木兒等伏誅盜
竊太廟神主時神主皆用黃金為之治鎮江
河運

右甲子六十七

理宗一年度宗十年恭帝暴
混一不論外十五年成宗十三年
武宗四年仁宗九年英宗三年

甲子

泰定帝泰定元年春二月開經筵立
子阿速吉入為太子夏四月大風地震
秋八月封圖帖睦爾為懷王徙雲南王王禪為

梁王

冬十月太白入斗命懷王圖帖睦爾出居建
禁中是乙丑二命懷王圖帖睦爾出居建
歲水旱蝗乙丑二命懷王圖帖睦爾出居建

梁王

歲水旱蝗乙丑二命懷王圖帖睦爾出居建
歲水旱蝗乙丑二命懷王圖帖睦爾出居建

甲子紀事

九

丙寅

歲內河北山東饑河決陽武復
梁王梁樂利隄發丁夫六萬四千築
之八分天下丁卯四盜竊武宗神主旱蝗

九月

戊辰親喪徙圖帖睦爾于江陵秋
日食泰定主卒于上都元不立廟謚八月太子
七月泰定主卒于上都元不立廟謚八月太子

阿速

吉入立上都殺平章烏伯都刺等九月
圖帖睦爾入京師殺平章烏伯都刺等九月
圖帖睦爾入京師殺平章烏伯都刺等九月

圖帖

睦爾入京師殺平章烏伯都刺等九月
圖帖睦爾入京師殺平章烏伯都刺等九月
圖帖睦爾入京師殺平章烏伯都刺等九月

爾遣

使迎其兄周王和世珠于漠北是年九
月丁丑紅光燭天我春正月即位和
太祖生干梁梁之鍾離鄉已巳世珠即位于和

寧之

北是為明宗立圖帖睦爾為太子秋
月朔日食太白經天秋八月丙戌和世珠
次旺忽察都地圖帖睦爾入見庚寅和世珠暴

卒圖

帖睦爾復立于上都建龍翔集慶寺于
卒圖帖睦爾復立于上都建龍翔集慶寺于

卒圖

帖睦爾復立于上都建龍翔集慶寺于
卒圖帖睦爾復立于上都建龍翔集慶寺于

卒圖

帖睦爾復立于上都建龍翔集慶寺于
卒圖帖睦爾復立于上都建龍翔集慶寺于

卒圖帖睦爾復立于上都建龍翔集慶寺于

建康揭傒斯為奎章閣授經郎詔修元經世
大典準唐宋會要庚午三改元至順詔修元經世
師國子祭酒李士衡庚午三改元至順詔修元經世

弘吉剌氏殺明宗皇后八不沙程額爾程額爾
母及顏回魯參孔叔孟軻程額爾程額爾

南大水詔以漢董仲舒從祀孔子廟辛未路鐵民
郊八十萬餘戶吳澄卒秋八月朔壬申秋入

日食江浙水冬十一月立和世珠次子刺王
宗卒年二十九冬十月立和世珠次子刺王

懿璘質班是為寧宗尋卒癸酉夏六月安惟帖睦
以子幼迎明宗庶長子癸酉夏六月安惟帖睦

受推帖睦爾于靖江癸酉夏六月安惟帖睦
四封秦王是日秦州山崩地裂以伯顏為太師右丞

相封秦王是日秦州山崩地裂以伯顏為太師右丞
謝士真集甲戌二春正月汴梁雨血夏四月

謝士真集甲戌二春正月汴梁雨血夏四月
謝士真集甲戌二春正月汴梁雨血夏四月

謝士真集甲戌二春正月汴梁雨血夏四月
謝士真集甲戌二春正月汴梁雨血夏四月

謝士真集甲戌二春正月汴梁雨血夏四月
謝士真集甲戌二春正月汴梁雨血夏四月

謝士真集甲戌二春正月汴梁雨血夏四月
謝士真集甲戌二春正月汴梁雨血夏四月

謝士真集甲戌二春正月汴梁雨血夏四月
謝士真集甲戌二春正月汴梁雨血夏四月

謝士真集甲戌二春正月汴梁雨血夏四月
謝士真集甲戌二春正月汴梁雨血夏四月

謝士真集甲戌二春正月汴梁雨血夏四月
謝士真集甲戌二春正月汴梁雨血夏四月

謝士真集甲戌二春正月汴梁雨血夏四月
謝士真集甲戌二春正月汴梁雨血夏四月

謝士真集甲戌二春正月汴梁雨血夏四月
謝士真集甲戌二春正月汴梁雨血夏四月

謝士真集甲戌二春正月汴梁雨血夏四月
謝士真集甲戌二春正月汴梁雨血夏四月

謝士真集甲戌二春正月汴梁雨血夏四月
謝士真集甲戌二春正月汴梁雨血夏四月

謝士真集甲戌二春正月汴梁雨血夏四月
謝士真集甲戌二春正月汴梁雨血夏四月

謝士真集甲戌二春正月汴梁雨血夏四月
謝士真集甲戌二春正月汴梁雨血夏四月

謝士真集甲戌二春正月汴梁雨血夏四月
謝士真集甲戌二春正月汴梁雨血夏四月

甲子會紀卷四

主

甲子會紀卷四

主

余闕為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 脫脫將兵擊
芝麻李於徐州破之屠其城 察罕帖木兒李
思齊起義兵授以官 彭早住趙均用率餘黨
奔濠州脫脫追擊之均用與郭子興孫德崖極
力拒守是年春二月元將徹里不花率兵欲
濠城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指稱為盜以微
由是人皆恟恟不安且四境逼迫訛言日甚
太祖不得已乃以閏三月甲戌朔旦入濠
子興以自保 癸巳二十一 春正月以哈麻為
耿炳文來謁 癸巳右丞 立分司農司徵前學
士虞集議募人耕京畿近水地 夏五月泰州
張士誠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祐執
知府李齊死之 立子受猷議理達臘為太子
以方國珍為徽州路治中不受 江浙平章上
顏帖木兒等會擊徐壽輝于蘄水破之 哈麻
進西番僧獻房中運氣之術 郭子興入滁州
稱 甲午 二十二 春正月汴河冰成五色花草如
王 繪畫夏六月張士誠攻揚州陷盱眙及

甲午年

壬午

泗州 詔削脫脫官爵安置淮安以太不花等
代總其軍 元主製龍舟於內苑以宮女為天
魔舞作刻漏玉女捧壽金甲
神人自擊鉦鼓 是年我
太祖取滁州以 乙未 二十三年 徐壽輝遣其將
李善長掌軍事 倪文俊復破沔陽尋破襄
陽 教授鄭昉請正國俗不報 遣兵分戍河
南諸路 劉福通迎韓山童子韓林兒為帝號
小明王都亳國號宋建元龍鳳 元竄脫脫於
雲南哈麻矯詔殺之 薊州雨血 元以哈
麻為相其弟雪雪為御史大夫 是年六月我
太祖率徐達馮國用邵榮湯和李善長常遇春
鄧愈耿君用毛廣廖永安自和州渡江太平等
路皆附陶安李習率父老出迎安因獻言定策
取金 丙申 二十四 春正月太陰犯昂 徐壽
陵 降元以為海運萬戶 張士誠據平江 方國
珍覺杖死 兩日相盪 彭德李實如黃瓜

彗星見 星隕為石 是年我
太祖克金陵改集慶路為應天府 秋七月諸
將奉我
太祖為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為公府 張士誠
以舟師攻鎮江徐達敗之于龍潭達 丁酉 二十
遂帥師攻常州獲其弟張士德誅之 丁酉 二十
宋將李武崔德破商州 宋將毛貴破膠萊諸
州據山東 宋劉福通攻汴梁關先生破頭諸
馮長舅沙劉二王上誠攻山西白不信大刀放
李喜喜趨關中信興元 元以柳思監為右丞
相太平為左丞相 元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
豐降于宋 元大都書霧不辨人物旬有五
苗軍大掠浙西 龍圖干樂清江颶風大作所
至有火死者萬餘人 張士誠降于元以為太
尉 天完將沔陽陳友諒襲殺倪文俊併其兵
天完將隨州明玉珍據成都元詔天下團結義
兵元歐陽玄致仕不能還卒于元都 是年我
太祖克常州寧國諸路及取揚州 耿炳文劉

甲午年

壬午

成自廣德取長興有儒士溫祥卿來歸炳文留
贊軍事 改常州路為長春府尋復改為常州
府改晉陵縣為京臨縣武進縣 戊戌 二十六
為永定縣尋以京臨并入永定 天完將陳
友諒破安慶守臣余闕自剄妻妾子女皆死之
宋毛貴破濟南守臣董博霄戰死又破薊州
宋田豐破濟寧 宋劉福通破汴梁奉小明王
居之 宋將關先生破遠州及塞外諸郡遂入
元上都焚官闕 陳友諒又破龍興 大同路
黑氣蔽西方有聲如雷東北有雲如火交射
中天遍地俱見火光空中如有兵戈之聲 擲
思監以受賄免以鉏的該為左丞相 山東地
裂天雨白毛 太白經天 是年我
太祖取建德路及蘭谿諸縣等州遣胡大海
攻婺州不克乃自將精兵板之改婺州為寧越
府以王宗顯知府事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
師 己亥 二十七年 元詔字羅帖木兒移鎮大同
趙均用殺宋毛貴 元以御酒龍衣賜

張士誠徵海運糧 元宗罕帖木兒克汁梁
宋劉福通以其主韓林兒復走安慶 元振方
國珍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元大都杜能
天完將陳友諒破信州入江州 其子從壽輝
自稱漢王 是年我
太祖取衛處州徵青田劉基龍泉章溢水葉
琛及宋濂咨詢時事 方國 庚子 以能素察知
政事 慧見東方 紐的該卒復以能素察知
右丞相 夏五月朔日食 陳友諒其
主徐壽輝於采石舟中遂自稱帝 國寶漢敗元
大義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羣下立江岸草次
行禮值大雨畧無儀節乃復還江州 元字羅
帖木兒引兵攻蕪湖察罕帖木兒調兵拒戰詔
使和解之 元太宗八世孫阿魯輝帖木兒舉
兵于北邊元遣充堅帖木兒討之 是年夏四
月癸酉有雲龍之祥我
成祖生 五月陳友諒犯太平攻三日不得入

聖會紀卷中

壬寅

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城遂
陷守將花雲被執奮躍大呼罵賊所縛皆絕賊
怒縛于舟檣叢射之至死罵不絕口侍兒孫
氏匿其孤以逃 冬十一月黃河清三日 辛
丑二十九 夏四月朔日食 元以張良弼為
陝西行省參知政事 秋八月元察罕帖木
兒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襄河洛而重
兵屯太行遂克復山東田豐等降 九月明玉
珍破東川郡縣 冬十月元以察罕帖木兒為
平章政事仍兼知河南山東陝西行軍都密事
十一月黃河清自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凡
七日十二月又清至冰津始如故 是年我
太祖師拔江州 壬寅 三月明玉珍破雲南自
稱龍王 夏六月慧出紫微垣 元察罕帖
木兒為田豐所殺以其子擴廓帖木兒代領其
衆拔益都執田豐斬之擴廓帖木兒者察罕帖
木兒甥也本姓王名保保察罕養以為子 元

正塔思帖木兒為高麗王遣兵送之國高麗不
納大敗而還 是年我
太祖至龍興為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等俱
迎新境門外立諭慰勞之理各仍舊官入城事
令肅然民皆按堵建昌王溥饒州吳宏索州政
善祥各率象卒見寧州陳德吉安孫本立角龍
中皆降乃改龍興路置洪都府 癸卯 三十一
復以常州定縣為武進縣 明玉珍稱
帝于成都建國號曰夏改元天統 慧見東方
宋關先生餘黨復攻上都元宗顯帖木兒擊降
之 張士誠自稱吳王元遣使徵糧不與 山
東赤氣千里 元字羅帖木兒遣兵攻蕪湖
郭帖木兒擊走之元太子命索倫思監諫奏太
傅太平安置士誠還令自殺 元官者杜不花
內侍太子外結攔恩監驛恣不法治書侍御史
陳祖仁上疏出之甘肅御史大夫老的沙知樞
密亮堅帖木兒皆逃 是年春二月張士誠將
呂珍入安豐殺宋劉福通據其城我

聖會紀卷四

壬寅

太祖率徐達常遇春等擊走之秋七月陳友諒
圍洪都我
太祖討之大戰于鄱陽湖友諒為流矢中 甲辰
日死其子理走據武昌後稱帝元德壽 甲辰
三十二 歲星逆行入端門 元削字羅帖木
兒官爵不受命命擴廓帖木兒討之 元字羅
帖木兒舉兵犯關殺樹思監元太子出奔 詔
以李羅帖木兒為右丞相 張士誠逐江浙丞
相達識帖睦爾以其弟士信代之是年我
太祖克武昌擒陳理湖廣江西悉平李善長徐
達等奉
太祖為吳王 定官制 張士誠犯長興耿炳
文與費聚 乙巳 三十三 春二月日旁有一月
戰敗之 子討李羅帖木兒由二皇后奇氏 夏五月
惑紀太微垣 大都雨霰長又計 秋七月填
星歲星聚于角方 元字羅帖木兒等伏誅太
子還大都 元以方國珍為淮南左丞相分省

慶元 冬閏十月元封擴廓帖木兒為河南王
總制諸道軍馬 太白辰星熒惑聚斗歲星掩
房 是年我 丙午 三十四 黃河北徙 元擴
太祖立國學 郭帖木兒調張良弼等兵不
應遂西擊良弼李思齊等與良弼連兵拒之
夏主明玉珍卒子昇立年十歲母彭氏聽政政
元以開熙 元以陳友定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
元以方國珍為江浙行省左丞相其弟國瑛國
珉姪明善並平章政事 宋主韓林兒卒于小
步 是年我

太祖取淮安高郵及濠泗徐賴諸州遣徐達
遇春李文忠俞通海華雲龍等取湖州餘杭錢
塘太倉崑山崇明松江紹興嘉興等處 求遺
書 立宗廟社稷命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雅
樂音律及 丁未 春正月絳州天鼓鳴其聲如空
鐘磬等器 中戰鬪者 夏六月朔日食
元命太子總制天下軍馬置大撫軍院元罷擴
廓帖木兒官奪其軍命諸將分統之 是年我

聖會纂四

壬

命

太祖稱吳元年定文武科取士之法 秋九月
命徐達常遇春等克平江執張士誠以歸 冬
十月傳檄中原命徐達常遇春帥師北征 十
一月定律令頒戊申曆命湯和等討降方國珍
遂由海道 戊申 朔乙亥我
徑取福州
太祖高皇帝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于建康
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 洪武元年
長子為皇太子 擒陳友定入閩悉平 命禮
官及諸儒臣編存心錄 命翰林儒臣脩女戒
詔以太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
致祭 秋閏七月王師至通州元主妥懽帖睦
爾開德勝門迎歸沙漠八月克燕城元亡元十
有四主凡一百六十二年自世祖至元十六年
已卯歲宋至正丁未 已酉 下城隍神 命都

臣孫過德等祭天下嶽鎮海瀆 立功臣廟於
鷄籠山 詔鄧縣立學校 置河間長蘆河東
陝西都轉鹽運司 詔修元史開局于天界寺
李善長為監修宋濂王禕為總裁遣儒士歐陽
佑等十二人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統緒及至
正三十六年事蹟 詔免山東北平燕南河東
山東北京河南潼關唐鄧光息等處稅糧 詔
中書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國邑及官屬之制
賜占城瓜哇日本等國璽書 詔諭土著 初
製鐵券征虜將軍中書平章鄂國公常遇春還
軍次柳河川疾卒是時齊魯河洛幽燕冀關
陝秦隴皆底定矣 元兵犯大同李文忠擒其
將脫列伯先是元主北走脫列伯王保保欲圖
恢復至是脫列伯被擒元主知事不濟無復南
向矣 王保保偵知大將軍 庚戌 命徐達
南還又引兵至蘭州城下 李文忠馬勝
鄧愈湯和往征沙漠討王保保等 免應天徽
州等十三府河南山東北平三省稅糧 封諸

聖會纂四

壬

何

王子為王 詔設科取士遣使頒科舉詔于高
麗安南占城 李文忠師趨應昌元主已殂
詔行大射禮 免蘇州通負秋糧三十萬五千
八百餘石 詔定嶽鎮海瀆城隍諸神號 李
文忠拔應昌元太子北走獲其子買的里八剌
遣人送至京師諭免 遣使詔諭雲南八番西
定沙漠詔于天下 遣使致書元太
西洋瑣里瓜哇畏吾兒等國 遣使致書元太
子 徐達李文忠等師還至龍江 辛亥 湯和傳
車駕出勞于江上 大封功臣 辛亥 湯和傳
友德等征蜀 初親策會試中式俞友仁等一
百二十人賜吳伯宗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免江西兩浙秋糧 湯和傳友德廖永 壬子 遣
忠平蜀明昇降封歸義侯賜第京師 壬子 遣
王禕蘇成詔諭雲南 遣楊載持詔諭琉球
五色雲見 遣徐達李文忠馮勝等征王保保
藍玉兵至土刺河與王保保遇擊敗之保保遁
公 獨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秋糧

令有司考課必癸丑六 廖永忠上言倭夷
農桑學校之績 民宜以大船薄之快船逐之 命徐達李文忠
寺昭鑒祖訓二錄成頒賜諸王 命天下州
郡繪山川險易圖以進 以儒士桂彦良為太
子正字 詔禮部時享太廟以坊臣配 以
子贊善宋濂為侍講學士仍兼贊善 建歷代
帝王廟于京師 吏部尚書詹同等請編日曆
詔定散官資級文武官誥命制度 鑄太和鐘
成 詔劉惟謙定大明甲寅七 命都督俞
律 禁女子不得為尼 王簡王誠平章李
伯昇統理軍政九鎮守屯田訓練之務皆得專
之 廣西行省左丞奉朝請方國珍殂 詔各
遠國令遵古典不必頻煩入貢 朱濂輯皇明
寶訓傳示天下 孝慈錄成 御註道德經成
乙卯 命天下立社學 御製資世通訓成詔
刊行之 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人分
教北方 命翰林學士樂韶鳳校正洪武正韻
刊行之 車駕幸中都 誠意伯劉基卒 故
元將王保保卒于哈刺那海其妻毛氏亦自縊
其露降丙辰 詔免山丁已 旨宋濂致仕
初置通政使司 改建園丘於南郊作大戊午
祀殿 造觀心亭 鄧愈卒追封寧河王
十一 始制牙牌給文武朝臣 親製皇陵碑
遣使致祭故元幼主于沙漠 免應天太平鎮
江廣德諸府州秋糧 致已未 南郊大祀殿
在學士宋濂來朝勅勞之 命監官李思
迪馬錢誠默不言降勅切責之 命傅藻編
春秋本末成 李文忠自陝西還命提庚申三
督大都督府事右丞相汪廣洋坐事貶
胡惟庸陰事覺伏誅 罷中書省陞六部改大
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 命戶部減蘇松嘉湖

重祖 詔免天 辛酉 十四 命國子生兼讀
下今年田租 方物欲其貢仍命禮部移書責之 日本貢
英等征雲南故元主梁王自縊父老焚香迎拜
吏民大悅雲南布政使司以 壬戌 十五 命侍
次俱定置雲南布政使司 講火原紫編
額華夷譯語 詔天下府州縣學通祀孔子賜
學糧增師生廩膳 幸國子監行釋菜禮退御
講筵祭酒吳頤等以次講畢復親為講說及覆
開諭遂賜宴竟日而還 晉府長史杜彥良進
太平十二策 廣平府吏王允道請置鐵冶于
磁州歲可收鐵百餘萬觴惡其欲重擾民杖之
流海外 八月丙戌
高皇后崩 命禮部官修治國子監舊藏書板
癸亥 命禮部榜諭天下府州縣學自明年為始
歲貢生員 各一人
右甲子六十八 元晉王泰定四年文宗五年
其弟五年即寧宗一年順帝
三十五年我
大明洪武十六年
甲子 洪武十七 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九三
年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
試 山東鄉試得黃福 命製大成樂器改建
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于太平門外 漏刻博士
元統造大統曆乙丑 十八 春三月朔臨軒策
天文分野書成 賜丁顯等四百七十二
人進士得黃子遷塞義 太學朱善進讀心箴
頒命婦李雲冠制于天下 定天下布按府州
縣官三歲一朝著為令 御製丙寅 十九 御
大誥成頒示天下 詔舉孝廉 製大誥續
編成頒示天下 蘇州府吏諱常熟縣經由中
道知縣成天奇怒其越禮執之事聞降粉獎勞
省躬錄成詔頒丁卯 二十 遣國子生武澤
行之 頒志成錄 往浙江直隸等處量度

田畝繪魚鱗圖冊 江西鄉試得胡儼 大寧
都督商嵩奏所築大寧等四城見儲糧粟大寧
二十一萬石松亭關五十八萬石 戊辰二十
會州二十五萬石足供數年邊用 詔以歷
代名臣從祀帝王廟 故元四大王來降命隨
沐英戌守雲南 親策會試中式舉人賜任亨
泰等九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立石題名
于太學 令諸儒撰擬信論 藍玉等兵破故
元主脫古思帖木兒于捕魚兒海獲其次子地
保奴及后妃公主送至京師命有司給第宅廩
餼既藍玉私元妃事聞元妃自盡地保奴有怨
言乃厚遺護送琉球居之 封藍玉為涼國公
錫其過 已巳 禁武臣不得預民事 金鄉
于券 已巳 衛造軍器樓民平陽知縣張破執
法不從資勅以鈔幣內酒旌勞之 立泰寧福
餘朵顏三衛以故元遼王阿禮失禮等為指揮
同知等官 更定大明律 申嚴巾帽之禁
徵士梁寅卒年八十二歲寅臨江新喻人所著

甲子會紀卷四

壬

有周易參議詩書演義周禮考註春 庚午二十
秋考義漢唐君臣事畧宋元史節要 庚午二十
申定官民服飾制 辛未 二十四 命種桐棕漆
廣鄉試得夏原吉 樹於朝陽門外歲收以
資公用 親策會試中式舉人賜許冠等三十
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命禮部清理釋道
二教 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 命禮部印
通鑑史記以賜諸王頒書籍于北方學校 命
東宮巡視陝西 詔建寧貢茶止用茶牙不必
重勞民力以造龍團 定生員巾服之制工部
制式以進親視三易其制 壬申二十五 詔在
師 二月丙子東宮薨 以建寧府學教授周
斌為中都國子監司業 尚書學正吳從權山
陰教諭張恒給由京召詢民事推託不知實
之邊方 頒醒貪簡要錄于內外諸司 命僧
錄司造周知冊 癸酉二十六 藍玉謀為不軌
頒于天下僧寺 伏誅 命翰林輯漢唐宋

故事為稽錄頒示于諸勳臣 欽天監副李
德秀上言元統所造洪武甲子曆元比故元至
元辛巳曆差四日六時五刻元統又言與舊甲
法畧無差謬詔諭以只驗七政交會為是
戊 二十七 改中都國子監為鳳陽府儒學
親策會試中式舉人賜張信等百人進士及
第出身有差 命天下種桑棗 詔賜文武百
官鈔命燕于醉饌樓各獻詩謝 詔徵致仕國
子博士錢宰改正蔡氏書傳成賜名曰書傳會
選命禮部刊行 修寰宇通衢書成 翰林院
詹事府成 乙亥 二十八 勅禁黥刺刑罰
賜落成宴 乙亥 之刑不許設立丞相 詔免山
東并直隸應天五府等秋糧 頒祖訓條章於
內外文武諸司 詔更定親王歲支祿米 禮
制集要成 丙子 二十九 改六部諸屬部為
洪武志書成 丙子 清吏司 詔頒稽古定制
丁丑 三十 春三月親策會試中式舉人賜陳
郊等五十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

甲子會紀卷五

壬

五月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三千
四百餘人並賜鈔遣還 六月下第舉人以中
式者少咸以為言復命翰林院儒臣校下第卷
中擇文理優長者得六十一人仍親策之賜韓
克思等進士 戊寅 三十一 命戶部遣人詣山
出身有差 戊寅 東河南督令耕種 定吏員
出身事例 罷回回欽天監 閏五月十日乙
酉上賓壽七十一 是月十六日辛卯奉安孝
陵是日皇 已卯 文華除一 建 庚辰 二十三
太孫即位 已卯 文華除一 建 庚辰 二十三
賜進士一百十人胡廣楊榮金幼 辛巳 三十四
致楊溥胡濙顧佐皆永樂時名臣 辛巳 革除三
壬午 三十五 革除四 夏六月十三日乙丑
成祖文皇帝即位 明年改 癸未 永樂元年 革
及都司等衙門 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
設北京國子監 改北平府為順天府 補王

午年鄉試 命學士 甲申 二 親策會試中式
解縉修古列女傳 卓人 賜曾榮等四百
七十一人進士得陳敬宗周忱 取楊和等六
十人為翰林院庶吉士 冊立東宮 命翰林
院覆試下第舉人取貢士張鉉等六十一人賜冠
帶送歸子監進學以俟後利 周王獻驥 廣
乙酉 三 命戶書夏原吉等 丙戌 四 親策會試中
式舉人賜林環等二百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命禮部遣使購求遺書 安南賊臣黎
季犛弑其主陳天平命成國公朱能新陳侯張
輔率師征討朱能尋卒以張輔充總兵官陳旭
為左叅將 戶部人才高文雅言時政首舉革
除事率直不知忌諱都御史陳瑄請置之法召
尚書鄭賜諭曰不罪直言則忠言進陳瑄
刻薄鄭賜等戒之文雅可付吏部量才授官 丁亥
五雲南鎮南州請建學從之 哈密忠順王脫
脫遣人貢馬 張輔等遣都督柳升等貢露布
伴安南逆賊黎季犛并其子倉及助惡戚屬臣
族獻之闕下安南悉平置交趾布政司 內訓
書成賜羣臣 太子少師 戊子 六 以尚書黃福
姚廣孝等進永樂大典 詔諭 戊子 六 以尚書黃福
事會官定議輕稅 詔諭 戊子 六 以尚書黃福
北京諸司撫恤營建工役 己丑 七 春二月勅
學心法書成命司禮監刊印 三月車駕至北
京御殿受朝賀 諸司俱稱行在 命禮部
山陵得吉於昌平縣東黃土山車駕臨 庚寅 八
視封為天壽山 置邊城調軍勘合 庚寅 八
二月命皇長孫留守北京勅尚書夏原吉輔導
車駕發北京親征胡虜 七月車駕凱旋至北
京宴勞羣臣 辛卯 九 親策已五年會試中
務本之訓書成 辛卯 九 親策已五年會試中
四人進士是科得錢習禮 河南浚黃河故道
與會通河合賞工書宋禮等一百六人絲幣鈔
錠有差 封哈密免力帖木兒為 壬辰 十 親
忠義王 冠皇太孫于華蓋殿 壬辰 十 親

中式舉人賜馬鐔等一百六人進士得羅通陳
益 定州衛軍趙四獻馬莊防有 九 顯
甘露降 癸巳 十一 設貴州等處布政司 曹
方山 癸巳 十一 設貴州等處布政司 曹
太廟 甲午 十二 春二月車駕北征 皇太孫
百官表賀 九月榜 乙未 十三 親策會試中
萬刺國遣使獻麒麟 乙未 十三 親策會試中
五十一人進士得王翱高穀 丙申 十四 秋
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成 丙申 十四 秋
見 詔羣臣後議營建北京從之 命 丁酉 十五
擇日興工 歷代名臣奏議書成 丁酉 十五
月壽 戊戌 十六 親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李驥
楊榮等進重修 等二百五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太祖實錄賞鈔紵絲幣有差 武當山宮觀成
申嚴官吏 己亥 十七 為善陰陽書成 庚子 十八
犯賊之禁 己亥 十七 為善陰陽書成 庚子 十八
里會紀卷四 三
須孝順事實 北京宮殿將成遣夏 辛丑 十九
原吉賁勅召東宮 諸城縣進龍馬 辛丑 十九
月朔以北京宮殿成受朝賀 大赦天下 三
月親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曾德齡等二百一人
進士得薛瑄劉球于謙夏四月庚子奉天華蓋
謹身三殿災 勅賽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
安撫 壬寅 二十 三月車駕北征 九月癸
軍民 壬寅 二十 三月車駕北征 九月癸
卯 二十一 秋七月車駕北征 禮侍胡濙進
名曰金忠遂下詔班師 冬十月甲辰 春三月
會試中式舉人賜邢寬等一百五十人進士得
軒輶耿九疇 夏四月車駕北征 秋七月
還至柞水川大漸辛卯上賓 八月十日壬子
龍輦還京 冬十二月庚申奉安長陵是年八
月十五日丁巳 皇太子即位是為

仁宗昭皇帝

明年改元洪熙乙巳御奉天殿朝羣臣樂

設不作先是禮書呂震請受賀作樂大學士楊

士奇楊榮金幼孜等言不宜上從之且諭士

奇等曰呂震每事誤朕兵書李慶請朝觀官

學牧馬四楊士奇力陳不可遂罷之建弘文

閣于思善門之左命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

講王進佐之賜三公六卿天元王曆祥異賦

以解預期為中書舍人積期縉之從子先永

樂八年縉為高煦誣奏下獄死籍其家徙邊至

是召還用之三月命北京諸司悉加行在

二字四月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夏稅秋

糧之半停罷一切官買物料五月十一日庚

辰上不豫次日辛巳上賓道詔傳位皇太

子六月三日辛丑皇太子薨召

至自南京十二日庚戌即位是為

宣宗章皇帝仁宗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南

北各裁五名為中卷八月勅修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九月壬寅奉安獻陵改明

年元為丙午宣德元年正月勅儒臣修歷代

宣德為丙午臣鑒外戚事鑒四月以胡濙

為禮部尚書八月漢王丁未元節賜百官

高煦反上親征平之二月上御文華殿

假十日俾各燕飲為樂二月上御文華殿

賜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各銀圖書

三月殿試賜進士一百一十人十月安遠侯柳

升敗死于交趾陳洽掌交趾布按二司印奏乞

還黃福福與柳升偕行升既敗福為賊所得皆

下馬羅福與柳升偕行升既敗福為賊所得皆

之官遣工部侍郎羅汝敬等齎詔冊封陳嵩

為安南國王罷征南兵蓋從楊榮楊士奇之論

也十一月黃福還自交趾用為戶部尚書尋改南

京生以薛瑄自交趾用為戶部尚書尋改南

為監察御史戊申太子二月三月命英國公張

輔尚書寒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及翰林諸臣

凡十八人遊西苑萬歲山八月車駕巡邊

元良哈萬餘騎入寇上率鐵騎三千出喜峯

口擊之虜狼狽死者甚眾斬其首悉收其部

落人畜十月以通政使司官為右都御史

使顧佐為右都御史庚戌五月南畿之來安縣

詩一章上幸文淵閣製庚戌五月南畿之來安縣

三月殿試賜進士一百人得廖莊劉實內有

徐傳七月降勅吏部甄別守令賢否以

監察御史于謙為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

以越府長史周忱為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畿

主事進郎中尋有是擢十月車駕巡邊至

宣府而還十二月辛亥六月二月令北直

十夜舍警星見于九旂辛亥六月二月令北直

山東河南事例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

逮巡按江西御史陳祚下詔徵七月

徵行夜幸壬子七月三月勅吏部備資陞授

楊士奇宅壬子七月三月勅吏部備資陞授

出衆之士令所在有司連名保舉六月文才行

親製翰林院銘七月上閣內庫書畫得元

趙孟頫所繪幽風圖因賦癸丑八月試賜進士曹鼎

詩一章以示翰林諸臣癸丑八月試賜進士曹鼎

等九十九人內有李賢徐理先是曹鼎舉鄉試

授代州學正辭為泰和典史至有是擢黃淮

辭歸上宴之太液池親製詩賜之閏八月

戊午景星見于天門西南海外諸番遣使來

獻麒麟凡四今天下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

考送國子監十月詔合臨御以來三科進

士御文華殿親試之拔二十八人進學文淵閣

又令內閣考選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餘

人知縣教習改為甲寅九月車駕巡撫周忱新

以議事至亦預列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于官乙

馬休而還

卯十 正月七日乙亥上寅十

英宗睿皇帝 是時年方九歲或請 聖祖母皇

凡朝廷大政白于太后然後行 上乃詔

謚廟號宣宗 釋前鬱林知州林長懋及前御

史陳祥之囚各復其官 六月辛酉奉安景陵

改明年元為正統 九月勅修宣宗皇帝實

錄 命司禮監太監 丙辰 正統元年正月九

王振閣武于將臺 殿試賜進士一百人

同知經筵事 三月 殿試賜進士一百人

劉定之又有李秉崔恭 六月始設提督學校

官南北直隸監察御史各一員各省按察使

或僉事各一員專劾提督各一員巡按御史侵越

優免聖賢子孫差役 十月望 車駕閣武

千將丁巳 監王振語之曰汝多不法今當賜汝

臺 乃不果誅 以宋儒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從祀

孔戊午 正月 宣宗實錄成廷臣進秩有

廟政孫原貞奏已故汜水縣請 已未 殿試賜進

官典史會泉賢勞追復御史 巡按湖廣

士一百人得章綸倪岳王城林聰 六月令各

御史陳祚上言遠王不軌數事下獄 論死遼王

邊空閑處所官軍餘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

庚申 五月 七月陞廣西恩州府為思 辛酉 六月

詔京師各衙門 壬戌 七月 殿試賜進士

除行在之稱 劉儼等一百五十人得呂

原又有項忠程信韓雍姚夔 令南京造運洋

船三百五十隻給官軍山海道運糧赴薊州等

太皇太后 癸亥 四月雷擊奉天殿鴟吻

張氏崩 侍講劉球上言 主上宜親政

權不可下移王振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拷

訊下球獄支解之球鬼附順子數順之罪 下

大理少卿薛瑄獄 追封元儒吳澄為臨川 郡

公從祀孔廟 十一月宣德廢后胡氏薨 楊

士奇子楊 復伏誅

右甲子六十九 洪武十九年永樂二十二年

年 甲子 正統九年 正月新建國子監成 上 乙丑

十 三月 殿試賜進士商輅等一百 丙寅 十

五十人 輅等會試皆第一是科得葉盛 巡撫大

等奏請詣國子監聽講 丁卯 同都御史羅亨

信上言虜酋也先圖入寇 戊辰 十三 三月

宜備城守議者寢不行 殿試賜進士彭

時等一百五十人又得岳正王恕劉珝夏寅陳

俊 四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 七月浙江

處州賊葉 已 十四 正月大發兵討閩寇劉

宗留反 茂七冠建寧參政張瑛戰死

二月鄧茂七冠延平中流矢死 巡撫南畿周

忱入朝留為戶部尚書 六月南京官殿災

焚或入南斗 七月比虜也先大舉入寇王振

快 上帥師親征 八月望王師敗績于土木

車駕北狩 皇太后命郕王權總萬幾百官殿

殺姦臣馬順于朝郕王令族誅王振家 皇太

早正大位 九月六日郕王即位是為

景帝 大赦天下改明年元為景泰 令各處招

師天下根本有以遷都言者必誅之衆心始定
召宣府遼東兵入援石亨等與虜戰敗之也
先復奉 庚午 景泰元年正月朔帝受朝免
上皇北去 賀 以邊圉事殷令天下生員
納粟納馬入監納監例始此 山西行都司天
城衛吏賈斌上疏進忠義集事下禮部尚書胡
濙沮格之 贈侍講劉球爲翰林學士謚忠愍
六月遣禮侍李實等使虜見 上皇剪主亦
遣其平章皮兒馬來議和朝廷復遣都御史楊
善使虜報答李實回京奏討使臣奉迎不許曰
待楊善回定奪 八月二日楊善至虜營也先
許送 上皇還京又明日也先設宴爲 上皇
餞行初八日 上皇駕起十六日 上皇入東
安門 帝迎送 上皇至南宮 十一月 上
皇萬壽節羣臣請 辛未 二月正月調兵侍項文
朝見 帝詔免之 翰林學士周叙上疏請御門常
謹故更易之 翰林學士周叙上疏請御門常
朝時令羣臣依舊制即於門上輪流向前說事

甲午集書

三

三月 殿試賜進士二百人得鍾同馬文升余
子俊林鶚楊守陳素絃高明 詔擇顏回孟軻
後裔世襲翰林五經博士 處州盜平 折
麗水青田二縣地置雲和宣平景寧三縣 壬
申 改封 上皇長子皇太子爲沂王 易儲部
草出內閣陳循之筆 初廣西思明土官知府
黃瑄庶兄黃玠以捍禦功累官都指揮謀欲奪
嫡使人殺瑄下獄當死知 帝意所在無人先
發乃遣使上疏請易太子於是陳循等成之玠
得赦免尋陞都督陳 癸酉 試取士額 十月以
循等兼官寮進師傳 左諭德徐有貞爲右僉都御史治張秋決河有
貞先名理以倡南遷之議爲衆所鄙因以玉帶
獻於陳循循教之更 甲戌 求直言 春積雪恒陰詔
名至是遂舉治河 試賜進士三百四十九人得丘濬何喬新楊瑄
耿裕張寧鄒廷瓚 五月所立 皇太子見濟

賜御史鍾同請 帝朝南宮復祈王爲皇太子
禮部郎中章綸疏亦如之 帝怒命竊治條刻
會風雨晦冥令囚禁終身兵部觀政進士楊集
上書于謙請寬二人之獄謙以書示王文文謂
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爲安州知州進士 乙亥 六
選知州始此 勅儒臣纂修宋元綱目
正月 命太監班佑鎮守兩廣太監鎮守始此
八月以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嘗上疏勸朝 上
皇及加恩沂王拿至午門前杖八十 詔定差驛
丞并拿章綸鍾同各杖一百同死綸下 詔獄
丙子 鄉試不中術等奏考官劉鑑黃諫閱卷不
公且摘策題有無正統等語以激上怒請如洪
武間罪劉三吾例重開科考試高毅中教諭等
得釋特旨賜瑛倫爲舉人許會試 時異之 丁
丑 天順元年正月景帝疾其 十一日早百
官集于左掖乞早建元良以安人心 景帝

甲午集書

四

不允謂且待十七日視朝 十六日夜四鼓武
清侯石亨與都督張軾張輓左都御史楊善副
都御史徐有貞中官曹吉祥將見等納兵入內
遂薄南宮城毀垣而入掖 上皇登輿升奉天
殿復位改是年爲天順元年 逮少保于謙王
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勳等下獄
命徐有貞以本官兼職仍舊建內閣學士陳循蕭
有貞兵部尚書兼職仍舊建內閣學士陳循蕭
鑑商格尚書俞士悅江淵侍郎項文曜王偉古
鑄丁澄沈敬等下獄 出章綸于獄推爲禮部
侍郎 進封石亨爲忠國公張軾爲太平侯張
輓爲文安侯楊善爲興濟伯 二十二日斬于
燕王文范廣太監王誠等于市陳循江淵俞士
悅項文曜死於獄口外永遠克軍蕭鑑商格王
偉等原籍爲民 二月朔 皇太后詔諭廢景
泰仍爲鄉王歸西內 十九日鄉王薨葬祭如
親王禮謚曰戾 召廖莊復職尋陞南禮部侍
郎 三月 殿試賜進士二百四十九人得楊

續宗彭韶 徐有貞 武功伯 兼華蓋殿大學士 石亨張軫請盡罷各邊各省巡撫及提督等官 追復王振官立祠祀之 五月逮十三道御史張鵬楊瑄等下獄復逮都御史耿九疇內閣徐有貞李賢皆下獄 內閣學士薛瑄致仕 六月 命修撰岳正通政司參議呂原皆入內閣 七月六日承天門災詔赦天下 復下徐有貞獄發雲南金齒為民 議岳正欽州同知尋謫戍肅州 石亨薦 戊寅 二月 正月禮江西處士吳與弼遣使徵之 兵部請 皇太子出閣讀書 勅內閣及翰林儒臣修大明一統志 四月復設各邊巡撫官 漳州布衣陳貞歲詣闕上程朱纂要 五月吳與弼至京授諭德謂不若傳說之作相遂不就後跋石亨族譜則稱 已卯 冬石亨謀不軌下獄死 門下士 已卯 餘千布衣胡居仁著居業錄敬齋 庚辰 四月 二月令月報奪門迎駕功陞官者集 庚辰 俱自首改正凡四千餘人 三月殿試

賜進士一百五十六人得陳選 辛巳 五月 四月張元積張悅劉健周經黃孔昭 大明一統志成 七月太監曹吉祥及其從子曹欽作亂討誅之 十一月天下生員年四十以上者考送國 壬午 六月 三月蘇州知府林鸚易先聖塑子監 壬午 像為木主 罷陝西屯兵虜始入河套 癸未 七月 二月會試場屋災舉子焚死者數百人 是月晦夜空中有聲李賢密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 追謚宣德廢后胡氏為恭讓章皇后 八月補試天下舉人 甲申 八月 正月 上不豫命日二 百 五十 人 甲申 勿以嬪御殉葬 十七日上賓 二十 二 日

憲宗純皇帝 改明年元為成化 二月上大行皇帝尊諡廟號英宗 奉安裕陵 三月加李賢少保華蓋殿大學士 上以在疾傳策癸未秋禮部補試中式舉人賜進士二百

四十七人得劉天夏張敷華戴鼎煥謝鐸李東陽倪岳 六月薛瑄卒 七月立 皇后吳氏 十月廢皇后王氏 乙酉 戊戌陳循江淵俞士悅等還鄉 追復于謙故秩遣官祭其墓 九月月房大入倫林塞尋退去自是連年入寇 丙戌 二月 大學士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又得章懋賀欽莊果韓文能續又有許進林瀚賢起復入閣視事 羅倫上疏請許李賢終制議福建市舶司副提舉 十二月李賢卒 命侍讀學士劉丁亥 還京 三月召前兵侍兼翰定之入內閣 丁亥 還京 三月召前兵侍兼翰學商輅至京入內閣辦事 國初因前任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廕子一人入監 八准京堂官三品以上許廕子孫一人入監 十一月翰林編修章懋黃月 英宗實錄成 十一月翰林編修章懋黃

仲昭檢討進呈並調外任給事中毛弘乞復其原職改調南京 部屬特羅倫亦復南院修撰為翰林四諫 十二團營 戊子 四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定簡月始立 十二團營 戊子 四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定簡除保舉 已丑 五 春吏部尚書李秉剛以吏部官員例 已丑 五 春吏部尚書李秉剛以吏部賜進士二百五十人得雍泰李崙 六月調吏部尚書崔恭為南吏部以禮部尚書姚夔為吏部尚書 庚寅 六月 夏京畿大水 七月三日 皇保抱 辛卯 七 春定長運法漕運舊例軍民各惟謹 辛卯 七 春定長運法漕運舊例軍民各州水次四倉交收運官分派官軍轉運於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民多受累江南巡撫侍郎周忱議將民運糧儲俱於瓜州淮安浦給脚價充於運軍自是轉運變為兌運至是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令官軍徑赴江南州縣水次兌兌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自是兌運

變為長運誠一代良法 九月南吏部尚書致仕魏驥卒年九十八 十一月彗星見出天田
入太 壬辰 八月 殿試賜進士吳寬等二徵垣 壬辰 百五十人又得陳壽孫楊一清
以陝西左布政使子俊為右副都 癸巳 九月 御史巡撫延綏子俊奏設榆林衛 癸巳 九月 辛以吏部左侍郎尹旻為吏部尚書 十月 十一月 秋 勅翰林儒臣修續資治通鑑綱目 甲午
禮 十一月 勅公侯伯應襲者送國子監讀書 禮 十一月 勅公侯伯應襲者送國子監讀書 禮 十一月 勅公侯伯應襲者送國子監讀書
皇帝 十一月 勅公侯伯應襲者送國子監讀書 禮 十一月 勅公侯伯應襲者送國子監讀書 禮 十一月 勅公侯伯應襲者送國子監讀書
入宣大甘肅等處 乙未 十一月 勅公侯伯應襲者送國子監讀書 禮 十一月 勂公侯伯應襲者送國子監讀書
御名 六月 皇妃紀氏薨追封淑妃 十一月 勅公侯伯應襲者送國子監讀書 禮 十一月 勂公侯伯應襲者送國子監讀書
月立 皇子 丙申 十二月 正月改南京戶部左撫雲南 改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朱英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經理派民開設湖廣鄭
陽府設撫治都御史行臺于鄖陽統理之 丁酉 七月 京師黑青見妖人李子龍伏誅 命太監汪
十三 正月 置西廠于靈濟宮前 命太監汪直緝事 修宋元續通鑑綱目成 三月 罷西
廠時汪直大肆羅織屢起大獄商輅項忠借九卿上疏革之 四月 復命汪直坐西廠仍舊緝
事首發項忠過忠落職除名 大學士商輅致仕王越見汪直跪且叩頭因加官保進兵書
戊戌 十四 三月 殿試賜進士曾彥等三百以其對策簡約遂置首 己亥 十一月 六月 建總
馬文升下獄請戍四川重慶衛 庚子 十六 春冬 汪直襲建州衛女直破之 庚子 命太監汪直為督十二團營 建州女直入寇遼東以復仇為辭極其殘酷匿不以聞 論征建州功加汪直祿米三十石 福建長樂縣平地突起一山廣袤五丈餘 冬 王越借汪直帥師巡邊獲

虜營封越威寧伯淺孫千石仍兼左都御 辛丑 史汪直及越子姪家人冒功陞賞者甚衆 十七 三月 殿試賜進士 壬寅 十八 春 虜酋三百人得宋瑞儀孫交 命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 建中官王敬及妖人王臣下獄竄敬斬臣于市 秋 以廣東舉人陳獻章為翰林檢討乞終養許之 冬 太監汪直有罪疏職其黨威寧伯王越革爵編管安陸州錦衣指揮吳綬邊衛克軍兵書陳鉞工書戴縉並除名為民 癸卯 十九 春 御製文華大綱餘貶謫有差 癸卯 十九 春 御製文華大綱為福建 甲辰 二十 正月 二日 京師地震 右叅政 甲辰 月余子俊總督宣府大同偏頭三關 三月 殿試賜進士三百人得蔡清邵寶儲罐王雲鳳喬宇 夏 畿內及山陝河南蝗 秋 陝西山西河南久旱大饑 建大鎮國永昌寺刑部員外林俊上疏請斬妖僧繼曉中官梁芳下俊錦衣衛後軍都督府經歷 乙巳 二十一 張獻論抹各廷杖謫遠方州判 乙巳 二十一 朔星隕有聲 工部主事張吉上疏斥李孜省誦吉景東府通判 三月 泰山屢震 九月 謹身殿大學士劉珝為同官萬安劉吉中傷乞致仕許之 十月 以彭華入內閣華附李孜省又與萬安結 丙午 二十二 春 罷南京兵部尚書為心腹 丙午 二十二 春 罷南京兵部尚書以李孜省之薦召入內閣 四月 廣安少師劉吉少選被逮赴京道卒 十月 加萬安少師劉吉少傳彭華尹直並 丁未 二十三 正月 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丁未 李裕奏朝覲考察官員乞疏諫萬歲山勿架棕棚從之 國子監生虎臣進士費宏等三百五十一人得鄉智吳廷舉楊孟瑛楊廉羅玘王鴻儒又有石珪 馬文升為兵部尚書 進李孜省工部尚書仍掌通政司事 秋八月 上不豫 二十二日上賓 九月初

六日
皇太子即位是為

孝宗敬皇帝 上皇考大行皇帝尊諡廟號改明年元為弘治 李孜省伏誅僧繼

曉為民方士趙王芝鄧常恩等俱獲免克軍

羅吏書李裕右都劉敷禮侍黃景皆改省之黨

冬十月奉安茂陵 十一月萬安罷 以吏部

侍郎徐溥為禮書兼文 閣大學士 掌國子

監禮侍丘濬進大學衍義補 十二月尹 戊申

直罷 加祀先師孔子十二邊豆舞 八 戊申

弘治元年 正月以左庶子劉健為禮侍兼翰

學入內閣 以巡撫遼東左副都馬文升為左

都 以南京刑書何喬新為刑書 二月耕籍

田 三月視太學謁先師 勅修憲宗皇帝實

錄 加贈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特進光祿大夫

柱國太傅謚肅愍建祠墓所命有司春秋致祭

工部員外 給事中林廷玉論姦僧繼曉漏網

命錦衣官械繼 已酉 六月京城及通州等

曉至京伏誅 春封后父張繼為壽寧伯尋進封

多庚戌侯 三月殿試賜進士二百九十八人

侍方良求彭澤 夏河決原武命戶 辛亥 四月

刑部尚書何喬新乞禁胡服胡語 八月 意

宗皇帝實錄成 九月大學士劉吉罷 十月

禮書丘濬入內閣先是皆自侍 壬子 五月 皇

郎而下入閣尚書入閣自滿始 壬子 五月 皇

天下赦 癸丑 六月 正月詔考察官員未及三載

士毛澄等二百九十八人第三羅 甲寅 七月 春

欽順又得胡世寧李奉勛孫燧 乙卯 八月 大學

安陸州 夏命平江伯陳統協同 乙卯 八月 大學

都御史劉大夏督治張秋決河 乙卯 八月 大學

土丘瀟卒 命禮侍李東陽詹事謝遷並入內

閣同徐溥辦事 中官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

章徐溥上疏辭之 十月南京地震 十一月

陝西貴州地震 十二月靖遠衛天鼓鳴河南

江西北 丙辰 九月 三月殿試賜進士朱希周等

震電 宋儒楊時為將 丁巳 三月春命內閣及翰林儒

宋儒楊時為將 丁巳 三月春命內閣及翰林儒

從容顧問取各奏疏擬議批答賜茶而退 文華殿

越復起總 戊午 十一月 二月 皇太子出閣講

制三邊 戊午 十一月 二月 皇太子出閣講

尋卒 六月西直門有熊入城未 已未 十二月會

畿城內在處災 十二月門有熊入城未 已未 十二月會

試天下舉人給事中 華果劾考官程敏政受賂

驚題 三月同考官給事中 華果劾考官程敏政受賂

敏政場屋閱卷可疑 詔會官廷鞫令敏政致仕

果廷王皆謫官黜舉人唐寅徐經等十餘人殿

試賜進士三百人 庚申 十三 春命法司刪定

得王守仁梁材 庚申 問刑條例 夏以星變

史書屠濬致仕召南兵 辛酉 十四 正月朔陝

書倪岳為吏書卒 辛酉 十四 正月朔陝

息傾倒屋舍壓死人口地裂湧水 壬戌 十五

溢流如河 虜酋火篩擁衆入寇 壬戌 三月殿

試賜進士二百九十七人得何鼎張潤魯釋何

景明陳實 陞平京府開城縣為固原州設總

制府 劉大夏為兵部尚書 癸亥 十六 京師旱

制府 劉大夏為兵部尚書 癸亥 十六 京師旱

戶湯璽 甲子 十七 閏四月曲阜重建孔廟落

力戰死 甲子 十七 閏四月曲阜重建孔廟落

一清巡撫 乙丑 十八 正月賜尚書劉大夏

西經理邊務 乙丑 十八 正月賜尚書劉大夏

面諭日聞朝觀年文官遊嫌不與人接見如卿

等雖開門延客誰敢以賄賂通故有是賜 下戶

月殿試賜進士三百三人得崔統黃輩 戶部

部主事李夢陽微既而釋之 四月命兵部將

武職官姓名履歷按季開進以便觀覽 戶部

尚書韓文等條陳釐革鹽法積弊凡七事奏請

施行之 五月 上不豫 初六日昧爽宣劉
健李東陽謝遷至榻下受顧命 初七日上賓

皇太子即位是為

武宗毅皇帝 六月 上為正德 十月 建立皇莊七

張永 魏彬 羅祥 丘聚 張興 日逐 近侍 丙寅 正

元年 春 耕籍田 命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

西三邊 軍務 議復河套 劉建 辭避 重任 恩 籍 之

夏 吏書 馬文升 罷 以 左 付 焦 芳 為 吏 書 八

月 南京 國子 祭酒 章 懋 乞 致 仕 三 疏 獲 請 九

月 兵書 劉大夏 乞 致 仕 章 四 上 從 之 十 月 命

劉瑾 掌 司 禮 監 兼 提 督 團 營 大 學 士 劉 健 謝

遷 罷 李 東 陽 乞 致 仕 不 允 下 戶 科 給 事 中

劉 蕡 獄 下 刑 科 給 事 中 呂 紳 獄 以 吏 侍 王

焦 芳 兼 武 英 殿 大 學 士 不 妨 部 事 逮 南 京 六

科 給 事 中 戴 鏡 等 十 三 道 御 史 薄 彥 徽 等 至 京

俱 下 獄 調 兵 書 許 進 為 吏 書 焦 芳 專 直 內

閣 罷 戶 部 尚 書 韓 文 罷 左 都 御 史 丁 卯 二

張 敷 華 召 前 吏 書 屠 濤 為 左 都 御 史 丁 卯 二

正 月 罷 戶 部 郎 中 李 夢 陽 尋 復 下 獄 釋 之 下

兵 部 主 事 王 守 仁 獄 廷 杖 謫 貴 州 龍 場 驛 丞

閏 月 呂 紳 逮 南 京 兵 部 尚 書 林 瀚 至 京 罰 米 三

杖 為 民 逮 南 京 兵 部 尚 書 林 瀚 至 京 罰 米 三

百 石 行 居 庸 關 監 禁 追 納 罷 職 夏 逮 巡 撫 南

直 隸 右 副 都 御 史 艾 瑛 至 京 下 獄 發 海 南 為 民

總制三邊楊一清修邊費用逮至京王整李東
陽言之釋罪罷去 六月 楊給事中安奎御史

張或于長安左右門外 楊都御史劉孟于吏

部門外 丹圻有匿名書言劉瑾罪惡執朝官

三百餘人下詔獄 前吏部尚書王恕卒年九

十三 逮 前 戶 部 尚 書 韓 文 下 獄 罰 米 二 千 石

稱貸以給 八月 逮 前 兵 部 尚 書 劉 大 夏 下 獄

議成肅州衛 大學士王蔭致仕 翰林學士

張 芮 修 撰 何 瑬 抗 直 不 屈 于 劉 瑾 各 調 府 同 知

罷 送 各 邊 年 例 銀 兩 召 致 仕 副 都 御 史 林

俊 巡 撫 四 川 十 二 月 起 前 江 西 提 已 巳 春 罷

學 副 使 蔡 清 為 國 子 祭 酒 未 至 卒 已 巳 春 罷

總 督 漕 運 都 御 史 邵 寶 五 月 孝 宗 實 錄 成

改 翰 林 侍 讀 編 修 等 官 徐 穆 汪 俊 等 十 餘 人 為

南京 部 屬 遣 御 史 等 官 徐 穆 汪 俊 等 十 餘 人 為

遣 御 史 甯 果 殷 毅 薛 鳳 鳴 督 捕 盜 賊 于 真 定 等

處 冬 大 學 士 焦 芳 以 老 疾 致 仕 命 庚 午 二 月

吏 書 劉 宇 入 閣 吏 侍 張 綏 為 吏 書 庚 午 二 月

命 兵 書 曹 元 為 文 淵 閣 大 學 士 宇 與 元 皆 瑾 黨

命 四 月 慶 府 安 化 真 鑄 反 以 誅 瑾 為 名 五 月

率 兵 討 之 寧 夏 遊 擊 仇 鈺 襲 執 真 鑄 父 子 賊

黨 悉 平 江 南 大 水 京 師 旱 暵 四 川 賊 倡 獮

林 俊 發 兵 平 之 八 月 張 永 還 京 獻 俘 真 鑄 等

伏 誅 劉 瑾 謀 不 軌 伏 誅 籍 其 家 下 張 綏 獄

賜進士三百四十九人大學士楊廷和子慎居
第一 四月江西諸郡盜起執參政趙士賢
七月流賊劉六等作亂劫掠北方州縣 四川
巡撫都御史林俊致仕 逮總兵惠安伯張偉
提督軍務都御史馬中錫下詔徵 冬命伏流
伯毛銳太監谷大用兵侍陸完等調邊兵討流
賊著令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以守邊將帥
例抵死 擢山東樂陵知縣許遠為按察僉事
備兵于武定州 命副都御史彭澤節制延綏
諸路軍馬討河南流賊 流賊入沁陽焦芳逃
免賊盡發其先世塚墓進攻鉤州 壬申七月
以馬文升家在園中引衆去之 毛銳帥師
自清河至柳家溝九十里清五日 閏五月
與流賊戰為賊所敗失去所佩將軍印 閏五
月派賊等為延綏官軍所敗遁至楊子江至江
陰通州狼山蘇常震動陸完帥兵至蘇州
八月劉六等在通州狼山遇颶風大作舟覆殲
沒零賊為官軍擒獲 九月論平流賊功谷大

甲子年卷四

四九

史書戶書王瓊為兵書 閏月召總督甘肅都
御史彭澤掌院事 浙江左布政方良永劾奏
錢寧驚鈔害人 冬 丙子十一月 七月致
西副使胡世寧戍遼東 丙子十一月 七月致
陽辛 冬土魯番復占提哈密 大學士楊
一清罷 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大學士
五十二 三月殿試賜進士舒芬等三百四十
九人 四月大學士靳貴罷 禮部尚書毛
紀兼東閣大學士 六月左都御史彭澤落職
為民 召大學士楊廷和復入閣 八月
出居庸關至懷來宣府等處遊獵 閏十二月
駕還京封江彬為平虜伯許泰為安邊伯
戊寅 五月朔日食 是月未旬 駕還京
駕自偏頭關渡河西直抵榆林 已卯十四
月初旬 駕自榆林還京師 三月有吉南巡
翰林修撰舒芬及諸部司屬黃輩等百有七
人以死諫命梃拳跪門廷杖問發充軍為民降
官罰俸有差陸震余廷瓚等十餘人死杖下
駕遂不果出 五月御史蕭淮劾奏寧王宸濠
不法勅差太監賴義駙馬崔元都御史顧順
往戒諭之革其護衛 六月宸濠反殺巡撫都
御史孫燧接察副使許達三司等官並被鎖繫
獄令參政李敷公事潘鵬持檄諭降諸郡縣以
李士賓劉養正為軍師左右丞相參政王綸為
大元帥兵部尚書率賊首閔廿四吳十三凌十
一等奪船順流進攻南康九江守令等官俱遁
走 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知府張文錦與
守備指揮楊銳銳文誓死固守滿鵬安慶人令
家人持書入城諭降楊銳銳手斬之支解其尸
城下賊勢遂沮 逮吏書陸完太監蕭敬及錢
寧城賢俱下獄尋釋敬 提督南贛都御史王
守仁起兵討宸濠入南昌濠還掠至黃家渡守
仁督兵與戰大敗之擒宸濠縛餘黨江西平
八月詔有征 駕至良鄉守仁捷奏至扈從梁

甲子年卷四

辛

五

五

五

書謹身殿大學士廢子中書勅罰違議諸臣
楊廷和毛澄蔣冕毛紀喬宇林俊何孟春夏良
勝華職開住爲民有素以前編成制職者不再
究以胡世寧爲兵部尚書起王陵總制陝
西調官兵擒獲陳御餘黨悉平已丑八月
不應自咎三月殿試賜進士羅洪先等三百
勤平賊功次奏改潞州爲潞安府七月查
革爲大學士言官論張聰桂夢祥狀羅聰選
家至天津復召還夢祥散官并學上職回籍
尋復原職致仕十月朔日食楊一清華職
閑住吉囊俺答數寇諭林寧夏王璽庚寅九
請修邊牆是年李承勛爲兵部尚書行義
正月勅議親蠶二月頒賜廷臣大學行義
詔冬至祭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孟春祈
穀于大祀殿及朝日夕月二壇各用其時以行
禮以給事中夏言爲翰林侍讀學士克講官

聖旨彙纂四

聖

張聰修祀儀成典進郊祀議又請依古立九壇
張聰以各音同御諱請更名孚敬正孔子祀
典華塑像去王號除夕親瀝宸翰著聞辛卯
講篇一首賜夏言楊一清直發肯辛
十中允廖道南疏請建九廟禮書夏言上議
廟制難更不允竟撤故廟改建雷震午門西樓
張孚敬致仕六月乙巳彗星見東井以方
獻夫爲武英殿大學士十二月張孚敬以星
變致仕仍召還壬辰十一月
速西大同宣府寧夏四路殺掠
衛輝府星隕如斗聲若雷鳴彗星再見
月駕幸南城視飲天追先二閣御重華殿作
過觀世廟有感詩御書賜夏言召張孚敬加
少傳進華蓋殿三月殿試賜進士三百十六
人
致仕八月初六夜彗星再見于井宿張孚敬
未所知以備翰林之選因作詩一首又秋日書

懷詩一首御書龍箋賜之
例不論生員食糧淺深通行考選起貢廷考不
中五名提學官降級是年虜入榆林癸巳二
掠陝西內郡道松潘漳陽寇四川西境癸巳二
四月召張孚敬六月來地震如雷三月視太學
淡旬大雨陰雲蔽空二月十八夜雨霖霖星復出
光芒衝射天漢八月張孚敬方獻夫以星變
致仕尋召孚敬還十月辛巳甲午張孚敬少
星隕如雨大同軍復叛與虜通甲午張孚敬少
師命有司爲作寶輪樓唐龍爲陝西總制乙
未十四春初擬會試主考官張孚敬致仕殿
試賜進士三百二十五人內有周天佐吏部
文華殿親考庶吉士顧昌臣謝丕閣卷吏部
尚書汪鋐賄賂著聞言官交劾罷去七月給
事中楊傑奏欲將華除死事諸臣事跡采附史

聖旨彙纂四

聖

局及加官贈謚錄後立祠不允八月召貴州
巡按所奏與雲南各開科鄉試雲解額四十名
賈二十五年名九丙申十五靖十一年起至十四年止
月建立世廟
天下共一千一百九十三處未經起貢命照舊
例考滿五月著銷毀大善殿內歷世所藏佛
頭佛骨佛牙九月進李時少傳謹身殿大學
士爲武英殿大學士丁酉十六秋夏言持謫
言爲武英殿大學士丁酉十六秋夏言持謫
進李時官師華蓋殿戊戌十七三月殿試
伐安南事逮考官降調戊戌十七三月殿試
所中舉人俱不許會試
人
臣爲文淵閣大學士九月上太宗廟號等議
爲成祖上徽皇帝廟號尊諡爲睿宗附葬于太
廟初舉行明堂禮于大內文極寶殿奉睿宗
祀十一月上皇天高皇帝高皇后夏言
張孚敬病故十二月李時病故夏言

進官師已亥十八 二月詔立皇太子并分封
華蓋殿 三月詔還京 駕幸承天奉慈輿合聖殿
陵 出帑金五十萬兩賞塞上將士 四月庚申
星見兩旬始滅 翟鑾仍入閣 六月丁酉震
奉先殿 七月庚申木火水金星聚東井八月
廟入宣府 十月庚申木火水金星聚東井八月
脂殺掠人畜萬計 庚子 廟入榆林破清平堡入米
書張贊貪鄙誤國不報 四月風靈言官交章劾兵
州巡撫陳鼎告急大同巡撫史道周不以聞 山
西八月廟大掠固原總制尚書劉天和奏捷加官
保 九月壬子榮感入南斗 十月水土金星
聚千角 十二月 辛丑 士二百九十八人
戊午太白經天 八月以樊繼祖總督宣大與銀九
睿廟獨存 八月以樊繼祖總督宣大與銀九

決為吏部尚書 十月虜破宣府入紫
荆關依崔鵬及劉州巡撫朱方下詔獄乙巳十
四 五月壬戌朔日食 七月新廟成復同堂
異室之制 進嚴嵩官師 廟大入榆林總督
尚書張璠延綏巡撫張子立論戊戌十月許
乞致仕制籍為民 吏書熊汝霖言召至仍為元輔
嚴嵩少師 吏書熊汝霖言召至仍為元輔
疏削籍為民 吏書熊汝霖言召至仍為元輔
為浙江巡撫都御史嚴嵩家通番人結僑
掌院學士官論劾嚴嵩家通番人結僑
總督侍郎曾鏡上復河套議 丁未 月殿試賜進
士李春芳等三百一十一人得楊繼盛
東西移四五里 曾鏡發河西總兵仇鸞奸賊
被逮嚴嵩計逐夏言 喉鸞許鏡交結言妄議復
奎建銳 戊申 三月朔日食 殺曾鏡于西市夏
下詔獄 戊申 三月朔日食 殺曾鏡于西市夏

倭夷寇東浙破黃巖掠定海勢日猖獗 仇鸞
 死通虜事露破棺戮尸 三月以禮書徐階兼
 東閣大學士 十一月 癸丑 三十二 正月朔
 楊繼盛復兵部主事 癸丑 日食 揚繼盛上
 疏劾嚴嵩斥嵩為賊下鎮撫司打問夾出脛骨
 送刑部問擬絞罪監候 嚴嵩專假考察中傷
 善類先因給事中厲汝進論劾降汝進為典史
 至是考察外官復點汝進自嵩當權中外被其
 考察陷害者不可勝數 三月殿試賜進士四
 百三人 倭夷深入肆
 寇溫台寧紹杭嘉蘇 甲寅 三十三 倭寇猖獗
 松淮揚等郡並受害 逮提督尚書張經下
 獄論死經嘗有王江涇之捷人為冤之八月進
 徐階官傳武英殿李本官保文淵閣並為大學
 士 九月朝審微吏部尚書 乙卯 月朝審獄李
 李默首判楊繼盛盛絃罪情真 乙卯 月朝審獄李
 默復議楊繼盛盛絃罪情真 乙卯 月朝審獄李
 西地震山移水湧連及山西河南二省人民壓
 死者 丙辰 三十五 三月殿試賜進士三百人
 趙文華征發漢上官兵敗倭囚徐海葉麻於沈
 庄梁庄文華素附嚴嵩雖功人皆鄙之 提督
 尚書胡宗憲計擒賊首王直進官保尚書 李
 默為趙文華論劾下獄死人謂默故勘楊繼盛
 以媚嚴嵩而天道好還乃假手 丁巳 三十六
 于嵩黨之文華其莫測有如此 八月進徐
 階少傳李 戊午 三十七 給事中吳時來主事
 本官保 戊午 董傳策張璉交論嚴嵩謫戊
 己未 三十八 三月殿試賜進士三百三人
 徐階改兼 庚申 三十九 南京叛軍 辛酉 四十
 吏部尚書 殺戶部侍郎黃懋官 夏
 江南 壬戌 四十一 三月殿試賜進士二百九
 大水 十九名
 考察朝覲官員善類多被中傷 五月御史劾
 應龍劾嚴嵩子世蕃貪惡嵩罷歸世蕃戍雷陽

徐階為首輔 冬逮胡宗憲至京免歸 癸亥
 當路嘗以宗憲餽送嚴嵩獨厚銜之
 復建胡宗憲至京 肯下免究而宗憲已仰藥
 死

右甲子七十一 弘治二年正德十六年嘉靖

甲子會紀卷之五

明武進薛應旂編輯

薛應旂曰余編甲子會紀始於黃帝八年蓋以天道遠人道邇欲善觀天者驗諸人而遵夫子混沌難知之訓也編成客有覽者曰子既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則先天後天之數靡不洞悉矣先天人事雖或難知而其元會運世獨不可以邈流而窮源乎曰是不難窮也難言也易乾鑿度春秋元命苞所紀年數大都荒誕唯以楊子雲李淳風僧一

甲子會紀卷之五

一

行諸說而折衷于康節邵先生皇極之數取諸十千以定元運取諸十二支以定會世乃知天地一元之數要之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自子會開天至黃帝八年甲子歷六萬四千三百二十年至堯堯甲辰元載又歷三百四十年總之已歷六萬四千六百六十年矣自茲以至已會之終僅一百六十年耳合一元之數而終之於亥會是所謂堯值其中數也自此而逆推之則黃帝以

前之甲子固夫人可以類數者但其間所謂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之人事則典籍傳疑未可盡信此夫子所謂混沌難知也若元會運世則固無不可知也余故畧述邵子以元經會之說于左俾觀化者知所究竟則以會經運以運經世自元之元以至於世之世舉可自此而得其始終矣又豈直可以知黃帝八年甲子以前之數而已哉若盤古諸紀并歷代國都則附錄以備詳覽云

甲子會紀卷之五

二

以元經會一

經者對緯之名以元爲經則終始此元而已矣以會爲緯則有十二變焉凡此十有二變在一元則爲十有二會在一運則爲十有二世在一歲則爲十有二月在一日則爲十有二時在一分則爲十有二秒十有二變之數無往而不在焉則變者其緯也不變者其經也於緯之中有以執其經於變之中有以守其常其庶幾乎

日甲一 月子一 星甲一 辰子一

星癸十三 辰亥三十

此一會但有天耳未有地也地且未有而況人乎然是理是數已具於無形之中矣逆而推之可以知其必有三十運一萬八百年而當第一會之數也

以元經會二

日甲一 月丑二 星甲一三十 辰子三百六十一

星癸十六 辰亥七百二十一

星會集五

三

此一會但有地耳未有人也人且未有而況物乎然是理是數已具於無形之中矣逆而推之可以知其必有三十運一萬八百年而當第二會之數也

以元經會三

日甲一 月寅三 星甲一六十 辰子七百二十一

星癸十九 辰亥一千八百二十一

當此一會之半既已有人亦復有物人物既具則必有主之者矣斯時也豈非三皇之時

乎然易有其象未有其辭辭既不傳事亦難考是故逆而推之其運可知也其年可知也而其御極之號名則不必可知也

以元經會四

日甲一 月卯四 星甲一九十 辰子一千八百二十一

星癸二十 辰亥三千四百二十一

以元經會五

日甲一 月辰五 星甲一百二十 辰子三千四百二十一

星癸二十一 辰亥四千四百二十一

星會集五

四

以元經會六

日甲一 月巳六 星甲一百五十 辰子四千四百二十一

星癸二十二 辰亥五千四百二十一

十六

黃帝八年甲子歷少昊顓頊高辛以至唐堯

甲辰凡三百四十年當此一會之末正十二

會之中數陽長已極之候也

以元經會七

日甲一 月午七 星甲一百八十 辰子五千四百二十一

六十	星癸二百一	辰亥五百
十二		
此一會雖正當午乃陰息之初夏禹御極雖		
曰威王然已不逮皇之與帝矣故邵子曰皇		
以道帝以德王以功升降之幾蓋自有在也		
以元經會八		
日甲一	月未八	星甲二百一
二十		辰子五百
十八		星癸二百四
		辰亥八百
早會參五		
以元經會九		
日甲一	月申九	星甲三百四
八十		辰子八百
		星癸二百七
		辰亥二千
四十		
以元經會十		
日甲一	月酉十	星甲二百七
四十		辰子二千
		星癸三百
		辰亥二千
以元經會十一		
日甲一	月戌十一	星甲三百
		辰子二千

六十	星癸三百三	辰亥九百
十六		
當此一會之半從有入無謂之閉物則其視		
於開物相去遠矣然則如是而已乎祝氏蓋		
曰窮則變變則通一元之後安知不復有一		
元以繼之		
以元經會十二		
日甲一	月亥十二	星甲三百三
六十		辰子九百
		星癸三百六
		辰亥四百
早會參六		
十二		
邵子曰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		
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		
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		
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為古今亦未必為今皆自		
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人不		
自我而觀之也仲尼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		
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		
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何止於百世而已哉億		

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故其語堯則曰垂衣
裳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斯
可以該古今受命之理也堯禪舜以德舜禪禹
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
入于功矣湯伐桀以放武王伐紂以殺以放王
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則入于殺矣是
知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聖非出一塗哉
故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
是言也三皇之法無殺五伯之法無生伯一變

曰子食卷五

七

至于王夫王一變至于帝矣帝一變至于皇矣
其于生也非百年而何是知三皇之世如春五
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如
春溫如也如夏煥如也如秋淒如也如冬冽如
也天有常時聖有常經行之正則正矣行之邪
則邪矣邪正之間有道存焉行之正則謂之正
道行之邪則謂之邪道邪正由人乎由天乎或
曰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君子道消則小人道
長長者是則消者非矣消者是則長者非矣何

以知正道邪道之然乎吁賊夫人之論也不曰
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
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
中國行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謂之正道君行
臣事臣行君事父行子事子行父事夫行妻事
妻行夫事君子行小人事小人行君子事中國
行夷狄事夷狄行中國事謂之邪道噫二道對
行何故治世少而亂世多邪君子少而小人多
邪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天地尚猶是道而

曰子食卷五

八

生况其人與物乎人者物之至靈者也物之靈
未若人之靈物尚由是道而生又况人靈于物
者乎是知人亦物也以其至靈故特謂之人也
日經天之元月經天之會星經天之運辰經天
之世以日經日則元之元可知之矣以日經月
則元之會可知之矣以日經星則元之運可知
之矣以日經辰則元之世可知之矣以月經日
則會之元可知之矣以月經月則會之會可知
之矣以月經星則會之運可知之矣以月經辰

則會之世可知之矣以星經日則運之元可知之矣以星經月則運之會可知之矣以星經星則運之運可知之矣以辰經日則世之元可知之矣以辰經月則世之會可知之矣以辰經星則世之運可知之矣以辰經辰則世之世可知之矣元之元一元之會十二元之運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會之元十二會之會一百四十四會之運四千三百二十會之世五萬一千八百四十

運之元三百六十運之會四千三百二十運之
運十二萬九千六百運之世一百五十五萬五
千二百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世之會五萬一
千八百四十世之運一百五十萬五千二百世
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元之元以
春行春之時也元之會以春行夏之時也元之
運以春行秋之時也元之世以春行冬之時也
會之元以夏行春之時也會之會以夏行夏之
時也會之運以夏行秋之時也會之世以夏行

冬之時也運之元以秋行春之時也運之會以秋行夏之時也運之運以秋行秋之時也運之世以秋行冬之時也世之元以冬行春之時也世之會以冬行夏之時也世之運以冬行秋之時也世之世以冬行冬之時也皇之皇以道行道之事也皇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皇之王以道行功之事也皇之伯以道行力之事也帝之帝以德行德之事也帝之王以德行功之事也帝之伯以德行力之事也王之皇以功行道之事也王之帝以功行德之事也王之王以功行功之事也王之伯以功行力之事也伯之皇以力行道之事也伯之帝以力行德之事也伯之王以力行功之事也伯之伯以力行德之事也伯之王以力行功之事也非聖人無以盡之所以仲尼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未可與立未可與權是知千萬世之時千萬世之經豈可盡地而輕言哉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國冬之餘冽也

漢王而不足晉伯而有餘三國伯之雄者也十
六國伯之叢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者也止五
代伯之傳舍者也隋晉之子也漢唐之弟也隋
季諸郡之伯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鎮之伯日
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自帝
堯至于今上下三千餘年前後百有餘世書傳
可明紀者四海之內九州之間或合或離或治
或隳或強或羸或倡或隨未始有兼世而能一
其風俗者吁古者謂二十年爲一世豈徒然哉

甲子會紀

士

俟夫化之必洽教之必浹民之情始可以一變
矣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如夷狄
三變而帝道可舉矣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
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于相
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

黃帝至三代論

夫易有太極陰陽盡之矣有陰陽斯有天地有
天地斯有人有物有事惟陽一而陰二是故陽
少而陰多以言乎天則晴霽少而晦冥多以言

乎地則平夷少而險隘多以言乎人則君子少
而小人多推之事物物蓋莫不然此所以治
日常少而亂日常多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
一治一亂謂非有感於此哉昔在有熊高陽高
辛唐虞孰不謂湯穆淳龐之世而純陽之會也
然蚩尤作亂子擊荒淫四凶未去三苗不庭而
朱明瞽頑象傲均劣又且紛然雜出矣迨至三
代享國最號長久然夏有天下四百三十二年
然禹在位十年啓纁九年自是大康遭有窮之

甲子會紀

士

拒仲康值羲和之叛相羅寒浞之篡少康中興
雖云不失舊物杼橈繼之不復振作而綿延以
至桀亡中間求若禹啓之時蓋無幾也殷有天
下六百二十九年湯在位十三年太甲三十三
年初亦不免顛覆典刑桐宮悔過一再傳而至
雍已商道寢衰諸侯不至旣自仲丁以至陽甲
外叛內亂比及九世雖太戊祖乙盤庚武丁後
先間出紹復先王而武乙帝乙相繼無道迄于
紂亡中間求若創業中興之盛時蓋亦無幾也

周有天下八百六十七年武王末受命在位七
年成王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是七十年間
可謂威矣然成王始政三監倡亂四國流言殺
武辟管囚蔡降霍其擾擾靡寧蓋已居半及昭
王南征不復穆王盤游無度歷懿孝以至夷王
下堂受覲厲王出流于彘宣王繼立甫稱中興
而黃鳥圻父之詩旋亦並作無何幽王被弑平
王東遷天子威令下侔諸侯秦楚吳越爭衡上
國尚賴齊桓晉文迭盟中夏而周之統緒僅存

聖書卷五

主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蓋謂此也至威
烈王時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分晉遂命為諸
侯而周室徒寄空名于天下降至赧王徙於西
周二周分治天下大亂裂為十二離為七國而
周之土地人民曾不足以比強國之大夫於是
秦昭襄奔西周而赧王入秦盡獻其地其後七
年秦莊襄遂滅東周并其空名而亡之矣雖云
歷年八百而全盛之時又幾何哉嗚呼黃虞三
代至治之世也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至聖之君

靈後乃有十紀 其一曰九頭是為一姓
紀即人皇氏是也 其二曰五龍是為五姓紀
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時俱駕龍乘
雲車而治天下也 其三曰極提是為五姓九
姓紀也 其四曰合維是謂三姓紀教人穴居
乘蜚鹿以治天下也 其五曰連通是謂六姓
紀乘蜚麟以理天下也 其六曰叙命是謂四
姓紀駕六龍而治天下也 其七曰循蜚是謂
二十一姓紀德厚信和天下之人循其化以若
飛也 其八曰因提即十有三姓紀如辰放氏
之衣皮有巢氏之編董遂人氏之出穴皆因其
變而舉之也 其九曰禪通是謂十有八姓紀
史皇氏之通封禪者十有八姓也 其十曰疏
乞自黃帝氏而紀疏以知遠乞以審斷仁義道
德之所
用也

循蜚紀

聖書卷五

主

張

鉅靈氏 生於汾惟握大象持化權揮五丁之士
驅陰陽反山川蓋當是時六合之間有
未融者鉅靈之徒以神 句彊氏 譙明氏 涿
通智力出而贊化也
光氏 北經燕明承光信其為繼治者乃知遠古
之事非必 鉤陣氏 黃神氏 璞自若則清動之
無傳也
則濁太素之氣初 鉅神氏 人皇氏沒鉅神次之
變為黃號曰黃神 鉅神氏 出於長淮駕六蜚羊
犁靈氏 靈之尸不壞 大騄氏 見於南密河南密
即具 鬼颺氏 弁茲氏 泰逢氏 今黃山之陽
茨也
逢氏之 井相氏 得其環中與物俱化無始無終
神也
也 蓋盈氏 盈之水之間禺中之地有蓋 大敦氏
也 蓋盈氏 盈之丘蓋盈氏之墟也

雲陽氏 是為陽帝處於長沙所謂萬里巫帝氏

泰壹氏 是為皇人開闢紀執大同之制淵大

陰陽雲氣太乙空桑氏 陳留縣南一十五里有

也神民氏 能使民神異業精氣倚帝氏 山在南

陽次民氏 次民之世 允處終矣

因提紀

辰放氏 古初之人并服蔽體辰放氏作教民樸

而人從之命之曰蜀山氏 蜀之為國肇自人皇

衣皮之人傳四世蜀山氏 其始蠶叢拍護魚鳧

三君各數百歲號蜀山氏 蠶叢居瞿上魚鳧治

導江逮滿澤俾明時人民推結左言不知文字

事莫克傳最後乃 應倪氏 傳六 渾沌氏 傳七 東

得望帝杜宇云 應倪氏 傳六 渾沌氏 傳七 東

戶氏 東戶氏之熙載也紹荒屯遺美好垂精拱

木遂長道上顏行而不拾遺耕者餘饋宿之龍

首其歌樂而無誼其哭哀而不聲皆至德之世

也皇覃氏 天地府萬物死生同兆而不相陵也

傳十 啓統氏 傳三 吉夷氏 傳四 几遽氏 傳五

下也不治而不亂狗耳目內通而外乎心知天

下之人唯知父不知母鵲居穀飲而不求不舉

晝則旅行夜則類處及其死也梟昇風化 狶韋

而巳今之曰知生之民天下蓋不足治也 狶韋

四敵中繩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冊府也其民

禪通紀

史皇氏 帝史皇氏姓侯國名諡龍顏四目有

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用甲書文帝受之

遂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圖曲之勢俯察龜文

鳥羽山川掌指而洞文字文字成天為雨粟鬼

為夜哭自是而文辭日昌矣按古五行書帝顓

丙寅死辛未葬論衡云學書者諱丙日謂倉頡

以丙日死故也或疑其時未有甲乙至黃帝時

始命大撓作甲子然天皇氏已制干支而伏百

義已有甲歷豈上古之事有難以執一論歟

皇氏 姓相名芝是為皇相出博日之陽為六龍

而上下以木紀德為而不有應而不求立

於正陽之南是為皇 中皇氏 封禪之帝也即中

拓山在開封陳留縣 中皇氏 黃子其言曰天有

五方地有五行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

人有五常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焉聖人之

所以駭天下真人未嘗過焉賢人所以誠聖世

聖人未嘗觀焉蓋道之不相謀者也中黃之書

白帝藏之瑤臺非有秘 大庭氏 大庭氏之書

錄者不得一曰中央氏 大庭氏 也適有嘉瑞三

存又得子曰成雄素皇氏內端氏近者視
者慕其德是以其教不厭其用不蔽故能瞻圖
四海以爲一家夷路萬國以時朝服此素皇氏
內端氏軒轅氏軒轅氏作于空桑之北紀物開
之法車轅氏爲軒轅氏之遺不巳者於是作
軒轅氏轅氏爲軒轅氏之遺不巳者於是作
以爲刀貨以衡域之輕重而天下治矣此軒轅
紀黃帝名軒轅更弗復赫胥氏一曰赫蘇氏赫
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
飲而遺則求食莫知作善而作惡也出三人一
恍如遺則求食莫知作善而作惡也出三人一
况九洛泰定爰脫灑於潛山故傳傳拾遺曰祝
融接神於衡阜虞帝登僊於蒼梧赫胥氏迹於

聖會集卷五

太

俞

潛山黃帝飛輪於葛天氏葛蓋也古字通用葛
禹湖蓋謂此也葛天氏天者權天也爰僊族
等作權象故以葛天爲號其爲治也不言而自
化而自行蕩蕩乎無能名之其爲樂也八士振
舞投足撻尾叩角亂之而歌八終一曰載民二
曰玄鳥三曰遠物四曰奮毅五曰敬天常六曰
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臨萬物之極塊櫜瓦
街武樂從之是謂廣樂於是封泰山興貨幣以
制數會故沉滯尊盧氏是爲宗廟其立政也官
通而天下泰矣尊盧氏是爲宗廟其立政也官
故惟以幣行無所甚親無所其疎抱德含和以
順天下而世用寧焉治九十餘載位極德合和
之隆而祝融氏作師於廣壽以毓其德刑罰未
施而民化聽鳴鳥以爲樂歌作樂名祝融以
通倫類諧神明天下大治以火施化號赤帝都
于鄠故鄠爲祝融之虛其治百年吳英氏或曰
聖衡山之陽是以謂祝融峯也

吳英氏世以伐木與殺獸人民少而木獸衆當
幸之世不盡不卵官無供備之勞而死不得用
享蓋衣薪有巢氏昔在上世人固多難有聖人
之世也居櫓巢未有火化博獸而食鑿井而飲
以爲禱以辟其難而人說之使王天下號曰有
巢氏朱襄氏有巢氏沒數閱世而朱襄氏立於是
而果茲草木不遂迤邐而黃帝落威夏而疢疫乃
今上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今曰
來陰都于昧故陰康氏陰康氏之行其原陰氣而
號曰朱襄氏陰康氏江陰氏陰康氏之行其原
其關節者乃始制爲之舞教人引舞以導利
是謂大舞治于華原無懷氏其撫世也以道存
墓于浮肺山之陰不悔當而不揄當世之人其
居而重其生意意不見於色堅白不形於心而

聖會集卷五

九

何

漸毒不萌于動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音
相聞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世用太平鳳皇降
龜龍至風雨節寒暑時於是陸中泰山以宗天
禪云云以復地勒石昭示而天下益趨於文矣
有巢氏先有巢氏教民巢居然而木處顛風生
槿而廬經而扉填塗茨翳以達其高卑之患
而此其風雨以其華有巢氏之化故亦號有巢氏
龜龍効圖書昇於燧人氏有巢氏教民廬居然
氏文成而天下治燧人氏猶未知火食也燧人
氏作於是鑽木取火教民以烹飪而火食也燧人
氏未中文字燧人氏作結繩之政立傳教之臺
爲日中之四佐曰明由必育成傳預丘是已太
之遂皇有四位曰明由必育成傳預丘是已太
昊伏羲氏風姓太昊之母居于華胥之渚履
因而始娠生太昊于成紀以木德繼天而王
于東教民佃漁畜牧畫八卦造書契作甲歷制

嫁娶以龍紀官造琴
皇氏太昊後共工氏名康回者身朱髮仔智
作亂振滔洪水以治天下女嫫役其神方城其
工氏而誅之以治天下者於中皇之山是為女
皇命臣隨作笙簧以通殊風姓陵制都良之樂
以一天下之音用五十絃之瑟於澤丘以郊天
樂乃和治百炎帝神農氏姓伊耆名執生於列
三十載而發炎帝神農氏山之石室長於姜水
又以姜為姓以火德代伏羲氏治天下故曰炎
帝都陳遷曲阜初藝五穀嘗百草始為日
中之市以火紀官在位百帝臨魁神農子在
四十年前于長沙之茶鄉帝臨魁神農子在
帝承位六十帝明帝承之子在帝宜位一
帝明之子在帝來位一帝克帝宜之子在
位四十年帝來之子在位四十八年帝秉位一
帝居

聖代國都

帝來之子在位四十三帝秉生節節節生
克及戲節節克戲皆不在帝位克生子榆罔立
帝榆罔侯爵貳其臣蚩尤作亂帝遂居于涿鹿
有熊國君曰公孫軒轅實德諸侯歸之帝
之五十五年諸侯尊軒轅為天子降封帝于路
神農氏遂亡炎帝別子曰柱有聖德佐帝播
種五穀後世德之祀以為稷有子曰慶甲或云
嘗嗣炎帝云戲生器器生祝融為黃帝司徒
祝融生術術生器器生勾龍為顓頊后土能平九
州辨土地之宜以教兆
民後世祀之以配社

歷代國都

伏羲都陳南陳州神農都陳徙曲阜曲阜屬今
黃帝都涿鹿安州有軒轅城少昊都曲阜

都窮桑在魯北顓頊都帝丘今大名府滑縣帝嚳都亳即今河南
亳都平陽唐即今山西太原府清源縣有陶唐
城晉陽即今太原府舜都蒲坂即今夏都安邑
平陽即今平陽府安邑縣禹本封於夏為夏伯及舜
都平陽之安邑按尚書王季子之說曰惟彼陶唐
有此冀方言堯舜至禹及太康皆商都亳南歸
在冀州界少康中興而後還舊都商都亳南歸
德府殷有三亳穀熟為南亳即湯都蒙為北亳
即景亳湯所盟地偃師為西亳則盤庚所遷
仲丁徙囂於河內之河亶甲徙相彰德府祖乙
徙耿耿在河內東占邢地又盤庚復都亳遷後都
亳之殷地周文王居岐徙豐豐在西安府界
則西亳也

聖代國都

武王都鎬皆關中地今陝西西安府長安
以鎬為宗周西都以洛陽為成周東都今河南
縣成王居西都而會諸侯於東都周公相成王
西方土貢不均乃營洛邑為東都成王即洛邑
建明堂朝諸侯侯還豐鎬至幽王為犬戎所殺
平王東遷乃居洛邑及敬王時平王徙東都
又遷成周今洛陽故都城是也平王徙東都
秦都關中咸陽今西安府西楚都彭城今徐州
漢都關中櫟陽今西安府東漢都洛陽今河南
府又於南陽獻帝亡于許今河南三國後漢
都益州成都府曹魏都鄴今彰德府徙洛陽孫

吳郡建康今應天府西晉晉都洛陽至永嘉南遷居建康愍帝亡于

長安 五胡 劉氏漢居平陽即今平陽府劉氏前

趙繼居之 石氏後趙居襄國今襄國縣李氏蜀居

成都按廣漢東晉都建康 慕容氏燕居遼東

大棘城始封遼東公拓跋氏遷都平城今大同府

號魏王時都盛樂 張氏前燕居涼州即漢武威郡

後燕居中山今真定慕容冲西燕居平陽 慕容氏

永西燕居長子即今山西潞州慕容德南燕居廣固今廣固

固西城慕容威北居龍城今延安府北馮跋北燕繼居

之殺高雲自立為燕王號北燕秦苻丕居平陽 秦苻登居

南安漢之郡名今陝西姚氏後秦居長安 乞伏

西秦居隴右即今隴西呂氏後梁居姑臧即涼州禿

髮氏南凉居河西漢之郡名今屬陝西段業北凉

居張掖漢之郡名今屬陝西沮渠氏北凉繼居之

徙姑臧 李氏西凉居敦煌漢之郡名後改爲沙州

衛城西入百里今屬陝西徙酒泉漢之郡名今屬陝西

連氏夏居朔方統萬即所築城拓跋魏徙

統萬即所築城拓跋魏徙

平城都盛樂南朝宋都建康 南朝齊都建康

元氏魏都洛陽 南朝梁都建康元帝亡于

江陵今湖南後梁蕭琮亡于江陵 南朝陳

都建康 西魏徙長安 東魏自洛陽徙鄴

北齊起晉陽徙鄴 後周居長安 隋都長安

煬帝或如洛陽亡于江都 唐都長安昭宗徙

洛 五代後梁都汴即今開封府徙洛後亡于汴

後唐起太原入汴徙洛 後晉起太原入汴

後漢起太原入汴 後周都汴 吳氏楊居揚

州 李氏南唐居于金陵 王氏前蜀居成都

孟氏後蜀據成都 王氏閬居福州 劉氏

南漢居廣州 劉氏北漢居太原 馬氏楚居

潭州今湖南高氏南平居江陵 錢氏吳越居杭

州 宋都汴陷于金 金自北方徙于燕又徙

于汴亡于蔡燕即今順天府宋自汴南徙立

于杭盡于闐廂 元起于北方都于開平徙于

燕亡于應昌府開平即今開平縣附錄邵康節先生觀化詩

附錄邵康節先生觀化詩

觀三皇

許大乾坤自我宣乾坤之外更何言初分大道
非常道纔有先天未後天作法極微難看蹟收
功最久不知年若教世上論勲業料得更無人
在前

觀五帝

進退肯將天下讓着何言語狀衰容衣裳垂處
威儀威玉帛修時意思恭物物盡能循至理人
人自願立殊功當時何故得如此只被聲明類

聖會集

禹

日中

觀三王

一片中原萬里餘殆非孱德所宜居夏商正朔
猶能布湯武干戈未便驅澤火有名方受華水
天無應不成需請觀仁義爲心者肯作人間淺
丈夫

觀五伯

刻意尊名名愈虧人人奔命不勝疲生靈劒戟
林中活公道貨財心裏歸雖則餽羊能夢禮柰

何鳴鳳未來儀東周五百餘年內歎息惟聞一
仲尼

觀七國

當其末路尚縱橫仁義之言固不聽自謂破粹
存卽墨能勝坑趙盡長平清晨見鬼未爲恠白
日殺人奚足驚加以蘇張掉三寸扼喉其勢不
俱生

觀羸秦

轟轟七國正爭籌利害相磨未便休比至一雄

聖會集

孟

心底定其如四海血橫流三千賓客方成夢百
二山河又變秋漫說罷侯能置守趙高元不是
封侯

觀兩漢

秦破山河舊戰場豈期民復見耕桑九千來里
開封域四百餘年號帝王剝喪旣而遭莽卓經
營殊不念高光當時文物如斯城復何由更有
墮

觀三國

相栢鼎峙震雷音絕唱高蹤沒處尋簫鼓四方
情木暢弓刀萬里力難任論兵礪石寧無意飲
馬黃河徒有心雖曰天時亦人事誰知慮外失
良金

觀西晉

承平未必便無憂安若忘危非善謀
憑雅譎雌黃人事用風流有刀難剖公間腹無
木可梟元海頭禍在夕陽亭一句上東門嘯浪
悠悠

觀十六國

溥天之下號震區大禹曾經治水餘衣到弊時
多蟣虱瓜當爛後足虫蛆龍章本不資狂寇象
魏何嘗薦亂胡尼父有言堪味處當時欠一管
夷吾

觀南北朝

方其天下分南北聘使何嘗絕往還偏霸尚存
前典憲小康猶帶舊腥羶洛陽雅尚稱崔浩江
表奇才服謝安二百四年能並繼漫將夷虜互

觀隋

始謀當日已非臧又更相承或自戕螻蟻人民
貪土地泥沙金帛悅姬姜征遼意思靡荒服泥
汗情懷厭未央三十六年都掃地不然天下未
歸唐

觀有唐

天生神武真中央不爾羣兒未易攘貞觀若無
風凜凜開元安得氣揚揚凭高始見山河壯入

夏方知日月長三百年間能混一事雖成往道
彌光

觀五代

自從唐季墜皇綱天下生靈被擾攘社稷安危
懸卒伍朝廷輕重繫藩方深冬寒木固不脫未
旦小星猶有光五十三年更五姓始知除掃待
真王

觀北宋

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復見天草木百年

新雨露重書萬里舊山川尋常巷陌猶簪紱取
次園林亦管絃人老太平春未老鶯花無害日
高眠

書

安樂窩中一部書號云皇極意何如春秋禮樂
能遺否父子君臣可廢乎浩浩義軒開闢後魏
巍堯舜協和初炎災湯武干戈外洵洵桓文子
劍餘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霸大鋪舒幾千
百上出規制數億萬年成楷模治久便憂強跋
扈患深乃念惡驅除才堪命世有時有智可濟
時無世無既往盡歸閒指點未來須俟別支吾
不知造化誰爲主生得幾多奇丈夫

甲子會紀卷之五

嘉靖戊午秋刻工 天津草堂

甲子會紀五卷

江蘇巡撫
孫進本

明薛應旂撰前四卷以六十甲子紀年上自黃帝
八年下至嘉靖四十二年爲七十二甲子又每年
之下小畧紀大事以備檢閱第五卷則取邵子以
元經會之語略論洪荒以來而以邵子觀化詩附
焉

憲章錄四十六卷

〔明〕薛應旂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年陸光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憲章錄四

十七卷》提要

憲章錄序

夫書監成憲詩率舊章豈其爲訓若是之拘繫哉寔以隆古盛時其君臣之交脩以圖至治者皆由此道而事不師古者鮮克末世也昔仲尼適周不獲一見天子歷聘列國千七十餘君不用於是退老於洙泗之上從游之士蓋三千焉皆盡一世之英賢相與論述三才表章六籍以爲明體之學而其最適於用者則因魯史以作春秋而褒貶賞罰者無非當世之實事予以定百王之法予以立萬世之防蓋皆自其憲章文武者推之也故一則曰

憲章錄序

吾從周二則曰吾從周其東周之志周公之夢雖不獲見之施行而端倪已可槩見矣然猶自歎曰與其托諸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惓惓愛君體國之心曷嘗一日自己哉旂不類雖少知誦法孔子而生於二千一百餘年之後固不及揖讓於廟會閔冉之列且不及如互鄉闕黨猶得以望見於門牆然而一念天假之靈則終不能泯沒故自鼓篋以至入仕凡我

招代之成憲典章或紀載於館閣或傳報於邸會見輒手錄歷有歲年幾於充棟妄意當可爲之際或

可以備參考竟以迂愚牴牾當路歸卧窮山而平生之欲監觀率由將斟酌以見之獻納者遂真爲虛器恒竊悲之邇來見通紀倣編年而蘇鄰吾學編效紀傳而斷落遂不辭衰憊盡出舊所錄者摘什一於千百彙爲斯編與經世者共之題曰憲章錄者竊附於從周之義也倘假我數年再加刪潤當獻之

若相值茲不諱之

朝用效涓埃之報庶少裨法

祖之一助茲懼僭妄聊以質之同志云

憲章錄序

萬曆九年春正月八日

賜進士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奉

詔致仕前提督浙江學校臣薛應旂謹序

憲章錄目錄

卷一

洪武元年戊申至二年己酉

卷二

洪武三年庚戌

卷三

洪武四年辛亥

卷四

洪武五年壬子至八年乙卯

卷五

洪武九年丙辰至十年丁巳

卷六

洪武十一年戊午至十二年己未

卷七

洪武十三年庚申至十五年壬戌

卷八

洪武十六年癸亥至十九年丙寅

卷九

洪武二十年丁卯至二十三年庚午

卷十

洪武二十年丁卯至二十三年庚午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至二十六年癸酉

卷十一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至三十年丁丑

卷十二

洪武三十一年戊寅

卷十三

革除建文元年己卯至二年庚辰

卷十四

革除建文三年辛巳至四年壬午

卷十五

卷十五

二

永樂元年癸未

卷十六

永樂二年甲申

卷十七

永樂三年乙酉至九年辛卯

卷十八

永樂十年壬辰至十七年己亥

卷十九

永樂十八年庚子至二十二年甲辰

卷二十

洪熙元年乙巳至宣德元年丙午

卷二十一

宣德二年丁未

卷二十二

宣德三年戊申

卷二十三

宣德四年己酉至六年辛亥

卷二十四

宣德七年壬子至正統五年庚申

卷二十五

卷二十五

三

正統六年辛酉至十四年己巳

卷二十六

景泰元年庚午至三年壬申

卷二十七

景泰四年癸酉至五年甲戌

卷二十八

景泰六年乙亥至天順元年丁丑

卷二十九

天順二年戊寅至六年壬午

卷三十

天順七年癸未至成化元年乙酉

卷三十一

成化二年丙戌至三年丁亥

卷三十二

成化四年戊子至五年己丑

卷三十三

成化六年庚寅至八年壬辰

卷三十四

成化九年癸巳至十二年丙申

卷三十五

成化十三年丁酉至十四年戊戌

纂錄

四

卷三十六

成化十五年己亥至十八年壬寅

卷三十七

成化十九年癸卯至二十年甲辰

卷三十八

成化二十一年乙巳

卷三十九上

成化二十二年丙午

卷三十九下

弘治元年戊申

卷四十

弘治二年己酉至九年丙辰

卷四十一

弘治十年丁巳至十六年癸亥

卷四十二

弘治十七年甲子至十八年乙丑

卷四十三

正德元年丙寅至四年己巳

卷四十四

正德五年庚午至九年甲戌

纂錄

五

卷四十五

正德十年乙亥至十三年戊寅

卷四十六

正德十四年己卯至十六年辛巳

憲章錄卷第一

賜進士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奉

詔致仕前提督浙江學校臣薛應旂編述

洪武元年戊申
至二年己酉

大明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即皇帝位
帝濠州鍾離東鄉人先世居沛徙句容累世積德行
仁隱約田里宋季大父徙渡淮居泗上父世珍又徙
鍾離母陳生四子帝最少帝生于元天曆戊辰之九
月丁丑是夕赤光滿室上燭于天里中人皆見之號
呼朱氏火起相率採護父至無有也歲甲申四月帝

憲章錄卷一

一

歲本

父不數日喪伯兄又喪母值旱饑疫甚鄉人劉繼
祖與地始獲寔時帝年甫十七九月入皇覺寺逾月
僧乏食帝西至合肥歷光固汝潁凡三年復還皇覺
寺壬辰春定遠人郭子興起兵攻拔濠州據之元將
徹里不花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以邀元主之賞人
無生路帝乃禱於神以卜出處唯從雄吉閏三月
朔遂入濠見郭子興子興育徐王馬氏女為已女遂
納為館甥九月彭早住趙均用為元兵所敗自徐奔
濠子興遂為二人所制帝為釋之帝恩威日著豪傑
樂從於是李善長湯和徐達等數十人率先歸附姊

憲章錄卷一

二

宣

子李善長先同其父母避亂與帝相失其父頑固帝
駐師滁陽遂攜來歸時年十二定遠人沐英年方十
歲父母俱亡帝見而憐之與文忠皆賜姓朱氏托后
撫育如子乙未春正月取和陽帝駐兵和州謀
渡江值巢湖水寒軍師俞通海等率舟師來降遂以
夏六月朔渡江率徐達胡大海馮國用常遇春湯和
李善長鄧愈廖永安等統兵引舟東下首克牛渚拔
采石進攻太平克之耆儒陶安李習率父老出迎安
因獻言曰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悉多攻城屠邑志在
子女玉帛爾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眾
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順天應人以行吊伐天下
不足平也帝善其言因問吾欲取金陵如何安曰金
陵古帝王都據以臨四方何向不克上甚悅乃攻
太平路為府命習知府事留安參幕府丙申春三
月克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死之改集慶路為應天
府建江南行中書省尋取鎮江夏四月取廣德丁
酉春三月克常州常州先已為偽吳張士誠所陷及
是士誠遣弟士德以數萬衆來援徐達伏兵擒之士
誠未書請和帝復書數其罪士誠不報達請益兵
圍之城遂下夏四月取寧國六月徵前池州學正

朱升入覲顧問稱旨遂參密議是月取江陰秋八月
取揚州 戊戌春正月帝自將精兵十萬由寧國歷
徽州道蘭谿至婺州拔其城改婺州路為寧越府置
行中書省徵王禕為省掾商畧機務召儒士許元葉
瓚王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羣章董英臆張啓
敬孫緩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王道
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為五經師戴良
為學正吳沉徐原等為訓導 己亥春正月取諸暨
三月 帝遣使往慶元招諭方國珍國珍遣使奉書
幣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次子關為質帝曰國
珍既誠信來歸何以質子為厚賜關而遣之國珍又
以金玉飾馬轡來獻悉却之 秋九月取衢州 冬
十一月取處州時胡深與石稭宜孫統龍泉慶元松
陽遂昌兵欲閉關為守拒計士民咸請于深願內附
以全民命深知時事已去乃解甲出見軍師胡大海
一郡遂不受兵上素聞深名召至南京擢左司員外
郎深有言上甚善之仍詔深還處州招集舊所部兵
卒以從 庚子閏五月偽漢陳友諒以舟師圍太平
行樞密院判花雲率兵迎戰城中乏食士馬憊城陷
雲身大呼縛盡裂起奪刃殺賊五六人賊

犯龍江 帝授諸將方畧敗之 六月取信州遣使
徵宋濂劉基章濂葉琛至金陵帝問陶安曰四人者
何如安曰皆臣所不及也帝嘉其善讓 辛丑夏以
胡大海為江南行省叅政分省于婺以上愷為左司
郎中分治省事秋八月 上帥師伐偽漢拔江州陳
友諒走武昌 上至江西改龍興路為洪都府 九
月取建昌饒州二路 壬寅春正月取江西諸路王
禕撰平江西頌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
卿與宋濂爾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
卿以禕為江南提舉司沒理二月苗獠軍叛殺胡大
海王愷死之 癸卯秋七月 上親帥諸將發舟師
二十萬擊陳友諒于彭蠡湖之康郎山常遇春等與
之戰舟大戰乘風縱火湖水盡赤敵將張瑄迎戰
遇春射之定邊中矢走友諒退保鞋山八月遇春率
諸將遡流而上友諒出戰我兵遣火舟火筏禦之敵
奔潰友諒中流矢死其偽平章陳瑄以下悉以樓船
車馬士卒十萬來降其子理奔武昌冬十月遇春率
兵圍武昌 甲辰春正月李善長徐達等奉 上為
吳王建國號曰吳 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常遇春俞

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中張昺爲左司
都事 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 上往視師督諸將
擊之陳瑄衛瑩出降荆湖之地望風皆附 追封花
雲爲東丘郡侯 夏五月初置翰林院以陶安爲學
士時方召四方宿儒集闕下議禮制命安總之 秋
七月取廬州九月取中興及歸峽潭衡等路 乙巳
春正月取寶慶路贛州饒州南雄悉降胡深取福建
浦城崇安建陽陳友定守將屯兵四萬于錦江深還
兵擊之友定率銳卒逆戰深馬蹶被執死之 夏五
月取安陸襄陽 冬閏十月取泰州 丙午春三月

書卷五

五

取高郵夏四月取淮安安豐諸路及濠泗徐穎諸州
五月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 冬十一月
討張士誠遣徐達同常遇春率兵二十萬先薄湖州
圍其城士誠親引兵來援達等與之戰于阜林虜其
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以降將呂珍等徇于城下其
左丞張天驤遂舉城降時朱文忠以兵攻杭州及紹
興華雲龍攻嘉興皆下之 十二月議以明年爲吳
元年 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典營繕者以宮室圖
進見有雕琢奇麗者悉去之旣而新殿成命博士熊
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于殿壁及命侍臣

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以備朝夕觀覽尋命協律
郎冷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鍾磬等器旣又定樂
舞之制 丁未吳元年春正月取松江沅州 三月
定文武科取士之法 以朱升爲侍讀學士 上嘉
其利時優禮之 秋八月屢值災變上引咎自歸不
許臣民稱賀功德 九月徐達常遇春圍蘇州執張
士誠及其官屬將校皆檻送建康士誠閉目不食比
至 上欲全之士誠自縊死 是月取通州無錫州
及台溫慶元三路 冬十月遣徐達常遇春率甲士
二十五萬北伐以定中原馳檄諭齊魯魯洛燕蓟秦

書卷六

六

晉諸處 命胡廷瑞率安吉寧國等軍南取八閩航
海以趨廣東楊璟率荆湘之衆以取廣西 命李善
長楊憲傳璫劉基陶安等詳定律令 十一月北取
沂州嶧州益都南取慶元諸路 太史院劉基率其
屬高翼以所定戊申曆進 上命頒行之 十二月
北取般陽濟寧萊州濟南東平南入杉關取邵武建
寧延平 命湯和廖永忠會討方國珍國珍遣子明
完奉表乞降其弟國珉親率所部謁和于軍門和送
國珍等于建康時山東諸郡悉奉圖籍來降 上自
壬辰起兵歷十有七年至是戊申正月文武羣臣百

司衆庶合詞勸進尊爲 皇帝以統一天下乃祭告
天地于鍾山之陽即位於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
明建元洪武 恭詣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爲皇帝皇
后 立大社大稷于京師 命中書省禮部定議郊
廟及百神祀典 立妃馬氏爲皇后世子標爲皇太
子 戊寅居新宮 征南大將軍湯和克延平執陳
友定 改中書省左右相國爲左右丞相左右丞各
一人叅知政事二人 以李善長徐達爲左右丞相
劉基陶安言于上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做元制
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 上曰元氏胡人事不

書錄

七

師古豈可取法聞禮有成王世子之篇周公教太子
之法也卿等宜師之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
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必須勲德老成者爲之而新
進之賢亦選擇參用不別設府寮而師傳賓友悉以
廷臣兼之則譏間不生而卿等可以無疑貳也於是
以李善長爲太子少師兼詹事爲勝兼少詹事楊憲
傅祿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
鄧愈湯和兼論德章濫兼贊善劉基兼率更令 庚
寅彗星見于畢昴之間 李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
圓丘方丘宗廟社稷各具沿革以進遂建南北郊大

社稷 中書省御史臺進所脩大明律令頒行天下
定衛所官軍將帥將兵之法自京師達於郡縣之險
要者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
百二十人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人爲一百戶所
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通以指揮千百戶
等官領之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旣旋
則上所佩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總兵官不敢擅調
胡廷瑞等率兵取建寧元守將達里麻率衆降廷瑞
執元平前陳友定以歸東南海上晏然 楊璟攻未
州元兵大敗獲其萬戶丁武等千餘人馬百餘匹
是月天下官來朝 二月壬寅朔 陶安奏言天子
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若亡國之社則
屋之不受天陽今於社稷壇創屋非禮若祭而遇風
雨則於齋宮望祭 帝是之安復奏議天子冕服之
制 上御奉天殿傳制遣官以太牢祀先師孔子於
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 定宗廟時享禮四孟歲
除凡五 楊璟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王師先已
克寶慶尋復爲元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擊敗之貴
遁去遂下其城 胡廷瑞等由海道進兵克興化元

書錄

八

守將陳國珍納款於是泉漳潮諸郡縣相繼降附福
建平 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叅政朱亮祖
爲副率師由海道取廣東 命都督康茂才總率步
騎大軍往山東同大將軍徐達等併取中原 禁胡
服胡語胡姓 定賦法役法 三月庚寅彗星見昴
徐達引兵遡黃河克朮城歸德許州取汴梁 以劉
基爲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 陳州守將左君弼降
楊璟等兵圍朮州月餘不下璟乃分兵進取全州元
守將遁民以城降於是道州寧州桂陽藍山常寧武
岡守將皆降 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趨廣

卷一百一

九

宣

東先遣書招諭元分省左丞何真與廣州東莞人少
英偉好書劍元末邑人王成陳仲玉搆亂真請于行
省舉義兵除之仲玉就擒成築砦自守真募人能縛
成者予鈔十千於是成之家奴縛成出求賞真如數
使之使人具湯餒鴛鴦轉輪車上成懼以爲將烹已
也真乃縛其奴于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
衆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爵有
章競歸之元授以分省左丞或勸爲尉佗計者輒斥
絕之永忠等師至潮州真上其印章并籍所部郡縣
戶口兵馬錢糧奉表歸附 夏四月朔 廖永忠等

師至東莞元將盧左丞張元帥聞何真既附各率所
部來降遂入廣州時僞叅政邵宗愚據三山寨遣人
約降而遷延不至永忠知其詐乃發兵直抵其寨破
之獲宗愚及其徒黨皆斬于市馳檄往諭海南海北
諸郡縣悉皆來歸 陸仲亨率師畧定英德清遠連
州肇慶等處進攻德慶元守將張鵬程棄城走廣東
悉平 廖永忠上何真降表于京師 上謂真保境
安民不勞師旅先期來歸其視漢唐寶融李勣奚讓
特召真入朝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百疋將
授平陽伯有差授真江西行省叅政 楊璟等兵克朮

卷一百一

十

宣

州引兵進攻靖江今江蘇 命御史大夫鄧愈統領襄
陽等衛官軍征取淮漢迤邐北未附州郡愈遣指揮王
成吳復等攻唐州克之又取南陽生擒蔡國公史克
新等二十七員軍士一千五百人 徐達率諸將進
攻河南府傅友德分兵取河南諸山寨元將詹同脫
因帖木兒率衆五萬迎戰常遇春單騎執弓矢衝入
其陣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敵敗走詹同等奔陝
州其衆悉降遂營于府城北門其行省平章梁王阿
魯溫請降乘勝進克陝州直抵潼關李思齊部將張
德欽薛穆飛等拒戰馮勝先登擊敗之遂入潼關思

齊乘輜重奔鳳翔我師遂取華州時陝西州郡皆奉
思齊張思道即張良弼二人所據 徐達大軍克裕州執
元守將平章郭雲時河南諸郡皆下雲獨守裕州累
戰不克後以孤軍戰敗被執上嘉其忠義釋而用之
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恭政江廣洋為山東恭政
以陶安為江西恭政 命王盡古孝行及身所經歷
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以示子孫 命學士朱升
等脩女誠 漸州進竹簾却之 帝謂中書省臣曰
古者貢方物惟服食器用今漸州竹簾固為用物但
未有命而來獻受之惠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
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
得妄獻 改太史院為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
五月庚午朔日食 王禕出為漳州府通判上疏曰
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祈天永命以為萬世無疆計
者亦在乎脩德而已矣君德既脩則天眷自固書曰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脩德之要有二曰忠
厚以存心曰寬大以為政是故周以忠厚開國故歷
年八百漢以寬大為政故年亦四百 陛下資不世
出志大有為艱難十載大業已成周文武漢高光蓋
無讓焉今日所當急務者唯於忠厚寬大加之意而

已聞上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其諸可議者尚多
未敢悉數特舉帝王為治之大要以聞上嘉納之
徵天下賢才為守令 六月癸丑楊璟等克靖江路
先是周德興克全州即分兵據靖江險要以絕其聲
援至是璟與張彬合兵攻之元平章也兒吉尼督衆
固守璟遣指揮丘廣攻奪其水隘朱亮祖亦自平樂
率師來會攻之益力也兒吉尼勢窮蹙驅兵出戰指
揮胡海擊敗之獲其萬戶皮彥高璟因使彥高陰購
其把水元帥張榮榮麾下裴觀以書射璟營約降漏
下二鼓觀縱城出見景儒言儲積空虛人無固志可
立取之狀璟乃給白反帽百餘使歸為識約四鼓從
寶賢門入至期璟命諸將率衆徑進也兒吉尼聞之
倉皇出走追執之璟下令禁止侵掠復遣兵攻下柳
州招諭兩江溪峒 秋七月己巳朔 廣西左江太
平上官黃英衍右江旧州土官岑伯顏等遣使脩印
章詣楊璟軍門降 上親書征進圖遣使授徐達各
衛糧船俱赴濟寧餽運 勅諭新授北方守令曰牧
民之任愛民為先况新附之邦生民凋瘵爾等宜善
撫之 上在汴梁復勅徐達乘機進取宜調益邵徐
州濟寧諸將悉會東昌以俟征進 元平章阿思蘭

以象州降初思蘭自全州之敗退保象州廖永思遣指揮耿元璧等追擊之思蘭迫乃率所部詣永忠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廣西悉平上將發汴梁徐達等自陳橋入辭上諭之曰朕與卿等率衆渡江掃除亂以安天下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肆行屠戮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爲戒克城之日毋傷民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皆按堵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者必罰無赦車駕發汴梁還京師以馮勝爲右副將軍守汴閏七月己亥朔遣使犒北征將士徐達等率師發汴梁次安丘遣薛顯傳友德分布士馬自中灤渡河取衛輝元守將龍二棄城走彰德徐達師至彰德龍二復出走其部將楊義卿以船八十艘來降遂下磁州進攻廣平元平章周昱先棄城遁邯鄲縣令都文玉率耆老降遂克趙州徐達師次臨清遣人持檄詣東昌趣張興祖華雲龍各率兵來會傳友德游騎獲元將李寶臣張處仁遂以爲嚮導徐達因遣友德開道以通步騎顧時浚開以通舟師韓政孫興祖俱以師會臨清徐達命韓政守東昌以鎮撫臨清達率馬

步舟師北上至德州常遇春張興祖等俱以師會徐達師至長蘆元守將遁去命指揮費子賢等守之復諭分兵守青州徐達師至直沽獲海舟七艘作浮橋以濟師又令常遇春張興祖各率師水陸並進元丞相也速等捍禦海口望風奔遁師至河西務元平章俺普率兵迎敵我師與戰大敗之擒其將校三百餘人俺普等悉遁師至通州元將五十八國公出戰我伏兵中起斬首數千級擒元宗室梁王孛羅遂克通州元主聞之遂集三宮后妃太子夜從建德門北遁上都八月庚午徐達師至燕都齊化門填壕登城而入執其監國宗室淮王帖木兒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左右承張康伯丁敬等戮之獲玉印二玉璽一封其府庫圖籍珍寶及宮殿等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侍號令士卒無得侵暴人民按堵市不易肆詔以汴梁爲北京金陵爲南京甲戌夜京師天鳴已卯詔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惟十惡不原帝幸北京御史中丞劉基致仕先是帝北巡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留守京師且語基督察奸惡以肅輦轂中書都事李彬素附善長竊弄威福奸惡事覺善長託基緩其獄基遣人奏請誅彬上允其

奏時大旱積雨而誅彬之報適至善長曰今方禱雨可殺人乎基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衛之及上還善長極言基專恣上不聽會基妻喪乞歸上許之放元宮人 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百命皆以銅爲之 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之 徐達遣使獻平元都捷表至京師 九月戊戌朔 徐達改故元都安貞門爲安定門建德門爲德勝門 詔起懷才抱德隱於巖穴之士 癸卯江西行省參政陶安卒安字主敬太平當塗人肆力問學博極羣書究心濬洛講明朱陸之學元末舉浙江鄉試爲明道書院山長乙未謁 上從克金陵授江南行省員外郎中歷知黃饒二州迨入翰林以至江西參政英謀密議幽贊神明而一統鴻業之成尤肇於首謁轅門之數語人知其爲王佐之才而不知其寔一代之儒宗也 甲子徐達常遇春傳友德等率兵發北平取未下州郡 冬十月戊辰朔 常遇春克真定先是真定路達魯花赤級納錫彰聞王師取元都乃具朝服登城北面再拜墜崖死 元左承自河中率衆攻潼關都督僉事郭興部將于光奮擊之元兵大敗自是李思齊等不敢復窺潼關 馮

宗異湯和取潞州 戊寅 上還南京以克燕京天下 以汪河爲吏部侍郎河初爲大都督府都事癸卯歲奉使擴廓帖木兒被拘陝右六年至是始還故有是擢 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官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欄人能按時自擊鉦鼓 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亡滅命左右碑之以梁貞王儀爲太子賓客秦鑑盧德明張昌爲太子論德上曰朕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于高明然後於帝王之道禮樂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跡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讜言使無非僻之于積久以化他日爲政自然合道卿等勉之十一月戊辰朔 徐達率兵發北平取山西 已亥上詣太廟告曰臣以今年十一月初三日冬至祀上帝于南郊先告祖考知之歷代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茲獨未敢者以功業猶有未就政治或有缺失恐無以承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輒奉以配候南郊竣事當率百司恭詣殿庭告成大禮以共享上帝之錫福 遣文原吉詹同魏觀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 庚子冬至祀昊天上帝于闕下 聖東宮

官及儒士各賜冠服先是建太本堂取古今圖籍
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 上時臨
幸商確古今評論文字是日上命諸儒作鍾山龍蟠
賦自作時雪賦故有是燕賜 以孔子五十六代孫
希學襲封衍聖公 癸亥以手詔召劉基 甲子詔
定乘輿以下冠服之制 命啓元十三朝實錄建局
刪脩 十二月丁卯朔 元擴廓帖木兒據太原率
兵出鴈門關徐達聞之謂諸將曰王保保率師遠出
太原必覲北平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
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亢擣
虛也遂率兵徑進常遇春謀於達曰我騎兵雖集而
步兵未至未可與戰莫若遣精兵夜襲其營其衆可
亂主將可縛也達然之會擴廓帖木兒部將豁鼻馬
潛遣人約降且請爲內應達於是遣兵夜襲其軍擴
廓帖木兒方然燭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以待衆覺
變擾亂擴廓帖木兒倉卒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跣
一足踰帳後出馳騎遁去豁鼻馬以其將校降得兵
四萬人馬四萬餘匹擴廓帖木兒奔大同遂走甘肅
上還朝遣官皇太子諸王侍上指掌中隙地謂之曰
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游觀之所今但令內使

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
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
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絕
爾等當記吾言常有儆戒 御史高原侃言京師猶
習元俗喪葬設宴作樂娛尸流俗之壞至此已甚京
師者天下之本四方之所視倣况送終尤禮之大者
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俗 上是其言乃詔中書
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 遣符寶郎俛斯奉璽
書賜高麗 遣知府易濟頒詔于安南 遣使以書
諭夏主明昇

二年春正月丙申朔 詔免畿輔各府州及北平河
南山東山西稅糧 上御奉天門召元舊臣問其政
事得失馬真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
上曰嘗聞寬則得之未聞以寬失之也夫步急則躓
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元季君臣
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聖王
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
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命天下凡祀典神祇有
司依時致祭其不在祀典而嘗有功德於民者雖未
致祭其祠宇禁人徹毀 命立功臣廟于雞籠山勅

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深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有其報追思功勞痛切朕懷其命有司立功臣廟於雞籠山序其封爵爲像以祀之 勅禮部自古忠臣義士必褒崇於後代蓋以厲風教也元右丞相余闕守安慶舉家死節江州總管李黼臨難殉義與闕同轍宜令有司建祠肖像祀之 按元之亡其臣之死節者蓋紛紛衆矣若福壽級納錫之儔固其土屬而

卷一百一十五

九

宣

余闕李黼者則固中國人也何以死哉夫既委身事之則不惟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天理民彝之根於心自不容已矣彼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其殆未諒此與 享太廟以功臣廖永忠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配享 置河間長蘆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司 命中書省定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濱山川城隍諸神壇壝祭禮 定翰林院官制以待讀學士朱升爲學士陳桎詹同爲直學士 遣前國子監祭酒孔克堅祀孔子于闕里命都督孫遇仙等一十八人祭天下嶽鎮海濱之神

上服皮弁服御奉天殿禮官以香及祝文進上署御名以香祝文授使者百官公服送至中書省使者遂行仍與白金帑祭物牲用太牢幣各從其方色各祝文語存諸禮官副在有司 詔免寧國府及北平燕南河南山東山西潼關唐鄧光息等處稅糧 更定太廟時享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中元冬以冬至命祀馬祖諸神築壇於後湖 副將軍常遇春自大原帥師征大同 遣使以即位詔諭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諸國 製太廟四代帝后冠服成命各以二襲貯以金飾木匣藏於各廟仍用八襲祝告焚之 元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

宣

學士承旨危素學士張以寧王時編脩雷煥刑部侍郎程儒太常博士孫吾與胡益禮部員外郎曾堅主事王肅等自北平至京詔以新製衣冠賜之尋以素及時爲侍講學士以寧爲侍讀學士堅爲禮部員外郎儒爲刑部侍郎肅爲禮部主事 常遇春至大同元守將竹貞等棄城走 湖廣行省臣言慶遠府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夷酋爲安撫使以統之天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護首來欵附宜如宋元制錄用以統其民上從之詔改慶遠府爲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置安撫使同知副使經

歷各一員以天護爲同知王毅爲副使 倭寇山東
並海郡縣又寇淮安 二月丙寅朔 詔脩元史上
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
當紀載况史記成敗示勸懲不可廢也乃詔李善長
爲監脩宋濂王偉爲總裁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
基趙璉曾魯顏增高啓趙張文海徐尊生黃篈傳
恕王鈞傳著謝微爲纂脩開局於天界寺取元經世
大典諸書以資參考 宋濂曰嗚呼傳有之國可滅
史不可滅然既亡其國矣而獨謂史爲不可滅者何
哉蓋前王治忽興衰得失之故皆可爲後王之法戒

臺臺集

三

宣

史其可滅乎然自漢以迄于近世類多羣臣奏請始
克成編惟我 皇上既承大統即以纂脩元史爲意
則其神謀睿斷偉量深仁與天同大魏乎不可尚已
遣官致祭於昭烈武成王儀同釋奠 遣使諭占城
爪哇日本等國賜以璽書 詔立皇陵碑 加仁祖
淳皇帝陵名曰英陵 躬耕藉田於南郊 禮部尚
書崔亮奏按禮運宜增天下神祇壇於園丘之東方
丘之西其神主皆題曰天下神祇詔從之 以待讀
學士秦裕伯爲待制裕伯大名人先從父仕元都就
學曾監祭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棄官寓

揚州復避地松江之上海時張士誠據姑蘇遣人招
之拒不納吳元年 上命中書檄下松江起之裕伯
對使者曰受元爵祿三十餘年背之不忠也母喪未
終亡哀而出不孝也乃上書中書省固辭洪武元年
復徵起之稱疾不出上乃召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
鬪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
裕伯拜書入朝裕伯辨博善爲辭說上命爲侍讀學
士屢以故辭不允授以待制 上與侍臣論待大臣
之禮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密室自
裁未嘗鄙辱之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

臺臺集

三

宣

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耻而君臣之恩
義兩盡也上深然之 三月乙未朔 翰林學士朱
升以年老乞致仕許之 徐達師至鹿臺遂入奉元
路元行省平章李思齊張思道等遁去西臺御史桑
哥失里守關家洞達遣兵攻之勢窮促不屈與妻子
俱投崖下死左丞拜泰古逃入終南山郎中王可仰
藥死檢校阿失不花自縊死三原縣尹朱春謂其妻
曰吾當以死報國妻曰卿能盡忠妾獨不能盡節遂
俱投崖下死 改奉元路爲西安府 常遇春等率
師自西安進取鳳翔李思齊西奔臨洮遇春勒兵入

或使其部將薛平章 上謂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或以明道德或以通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使人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不達世務立辭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達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按文章之關於世用猶衣食之切於民生苟如近世文士之所尚徒絺繡綴緝以爲麗估屈軼苗以爲奇殆飾羽不可以禦寒畫餅不可以濟饑矣此大哉王言不但文士之所當究心凡有天下國家之責者皆當永言而留意也 夏四月乙丑朔 丙寅

宣統錄卷

三

宣

徐達兵至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由幽州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思道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我師取之其人足以備戰關其土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則旁郡自下諸將然之達乃留湯和守管臺金興旺余思明等守鳳翔遂移師臨洮 置陝西山西二行省以中書參政汪廣洋爲陝西參政御史中丞楊憲爲山

西參政遷治書侍御史周積爲廣東行省參政改河南分省爲行省 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 徵元回回曆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師議曆法占天象給廩賜服有差 詔中書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國邑及東宮官屬之制 徐達師至鞏昌元守將梁子中等出降 馮宗異師至臨洮李思齊降 徐達師至會州部將有欲括州縣羊馬以供軍用者達曰西北之民素以畜牧爲生今奉命吊伐本以安民若盡括其所資彼將何以爲生不許 甲申臨洮捷奏至上遣使諭徐達曰將軍提師

宣統錄卷

三

宣

西征所至克捷今李思齊又納降矣但未知慶陽寧夏攻取如何張思道兄弟多譎詐若其來降宜審處之勿墮其計也軍中之事尤宜慎之 倭寇出沒海島侵掠崇明沿海諸處太倉指揮戴德率兵出海捕之獲倭寇九十二人及其兵器海舟奏聞陞德爲都指揮遣使祭東海之神 遣使持詔以登極改元諭吐蕃 辛卯處士張翼卒翼字飛卿常州無錫人氣岸孤鶩不同側媚士雖時貴人言不循理必面折不貸或譏翼疾惡太甚翼曰天生我口用以出言當言而訥惡用口爲張士誠據姑蘇陷無錫負販之徒首

縲絳帕手執戈矛巡門嘯呼民情洶洶恐且屠戮
翼大書邵亮天聽天吟於屏曰上天生我上天生我
一聽於天有何不可鄰曲問計者翼不答指以示之
吳元年丁未徐達破姑蘇縛士誠送京師遣胡大海
帥師征無錫僞吳將莫天祐猶聚土孽固守達命使
者諭降天祐俱殺之達怒傳令大海曰即不下遂屠
其城翼知事急往見天祐曰將軍固守爲張氏也張
氏已就縛矣又將誰爲況決不能守耶天兵如雷犯
者摧折一城死生只在今夕願熟慮之天祐沉思良
久擲帽於地曰誠如君言翼乃縋南城而下走謁大
海曰無錫亦良民不幸居割據之中耳目塗塞幸公
奉揚天威特爲生民請命大海覩翼言貌非常喜曰
君誠福人哉城不受兵矣遂命翼還翼叩城門呼曰
急開吾事濟矣天祐開門出降所活數十萬人子壽
至正末舉鄉貢入國朝薦應奉翰林文字積官禮部
尚書 五月甲午朔日食 更英陵曰皇陵立衛守
之 丁酉徐達師至蕭關遂下平涼遣將士招諭華
亭等處指揮朱明克延安因以明中之 辛丑張良
臣以慶陽降 上幸鍾山歸由獨岡步至淳化門始
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冒暑而

卷之三

三

庚

耘因憫其勞不覺徒步至此國之百需皆其所出爲
司牧者亦曾念之乎朕爲此故不覺惻然于心也
戊申張良臣復據慶陽叛 置福建行省以福汀漳
泉興建延邵八府隸之命申省參政爲參政 乙
卯徐達遣指揮曹崇送李思齊赴京師 上追封外
王父爲楊王立廟京師御通人冠絳紗帽以祭祭畢
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爲不當張系冕何
也宋濂對曰系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
也陽王姓陳氏世爲維揚人不知其諱宋李籍籍軍
伍從張世傑扈從祥興帝駐南海至元己卯春世傑
戰敗士卒多溺死王幸脫死達岸糧絕計無所出同
行者曰聞鬻骸山有死馬共烹食之不識可乎王未
及行疲極輒書仆地睡夢一白衣人謂曰汝慎勿食
馬肉今夜有舟來載也王恍惚中未深信俄又夢如
初至夜將半夢中彷彿聞櫓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
王曰舟至矣王驚寤身忽在舟中見舊所事統領官
時統領已降於元將元將畏舟壓凡附舟者擲棄水
中統領憐王亟藏之舟板下日取乾餼從板隙投之
王掬以食又與王約渴則以足撼板張口向隙受漿
居數日事將浹皆彷徨不安忽颶風撼舟元將大恐

卷之三

三

宣

徧求榮祚者不可得統領知王能巫術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麾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曰飲食之至通州送之登岸王歸維揚避居盱眙津里鎮以巫術行王無子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即 皇太后晚以季氏長子爲後年九十九歲卒 宋濂曰君子之制行能感於人固難能通於神明尤難今楊王當患難危急之時神假夢寐非其精誠上通於天何以致神人之祐至於斯也王之平生其詳雖若不可知舉此推之則其積德之深厚可知矣是宜慶鍾聖女誕育 皇上以啓 大明億萬年無疆之基嗚呼盛

卷一百一十五

三

陳宣

哉 辛酉章濫卒年五十六濫字三益浙江處州龍泉人弱冠從鄉先生王叔剛游從事於正心脩身之學寇亂日起知不可爲乃退處匡山遁入閩中上遣使徵之與劉基葉琛宋濂同至建康入見授管田僉事歷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濫雖儒者而矢謀宣力不在諸將之後上甚倚之至是卒上悲悼特甚親撰文遣官即其家祭之 六月癸亥朔 丙寅功臣廟成論次諸功臣之功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瑄勝吳良吳禎曹良臣康

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死者塑像于廟祀之仍虛生者之位 上讀叔孫通傳至魯兩生不肯行因謂侍臣曰叔孫通雖云竊禮之糠粃然創制禮儀於煨燼之餘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不無迂耶若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興當時朝廷之禮廢矣朕聞先王之禮因時制宜孔子亦曰吾月三年必世蓋亦因時制宜之謂若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 按禮時爲大順次之又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叔孫通所制謂之未盡協義或有之而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顧

卷一百一十六

三

陳宣

待百年而後興邪我 祖達禮樂之原斥兩生之迂而制禮作樂直欲追隆古之盛也有以哉 已卯常遇春克開平元主先已北奔俘其宗王慶生及平章昂住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兩馬三萬匹牛五萬頭薊北悉平 壬午安南國王陳日煒遣其臣黎安世等來朝貢因請封爵遣翰林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齎詔往封日煒爲安南國王賜以塗金銀印未至而日煒卒以寧護詔駐于境上令諒往諭之 丁亥造太廟器成先是 上諭禮官曰禮緣人情因時宜不必泥古近世祭祀皆用古豆之屬宋太祖曰

吾先人亦不識此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入諸宗廟祭器只依常時所用於是造酒盞豆盥盥之
屬皆擬平時之所用又置揮枕簟篋笥帷幔之屬
比象其平生所爲 詔宋濂爲翰林學士王禕同知
制誥兼國史編修總修元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
衣發凡舉例皆濂禕主之 上嘗謂濂曰古之帝王
當晏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
恬康即神仙也濂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
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
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 秋七月癸巳朔 詔遣儒

憲纂一

五九

庚

士歐陽佑國子監掌饌呂善等十二人往北平等處
采訪故元元統及至正三十六年事蹟增修元史時
宋濂等脩元史將成詔先成者上進缺者俟續采補
之 己亥常遇春還軍大柳河川得疾而卒年僅四
十報至 上爲之悲慟詔李文忠領其衆 廣西右
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思明府黃忽都向武州萬世
鐵龍州趙帖堅等各遣使奉表貢方物詔以伯顏等
各爲本府知府世鐵帖堅各爲本州知州皆世襲
蜀明昇遣使來貢賜璽書答之 八月癸亥朔 常
遇春柩至龍江 上親出迎爲文以祭之 元兵攻

大同李文忠等帥師擊敗之擒其將脫列伯 命吏
部定內侍諸司官制 癸酉元史成李善長等奉表
進 上親臨張中十事命宋濂作傳中字景華江西
臨川人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
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時天下大亂與人言避兵之
方從則吉違則凶歲壬寅上帥師下豫章鄒愈因薦
中召至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
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
殆盡鐵柱觀亦爲灰燼惟一殿存耳及指揮康泰反
一如中言陳友諒圍豫章三月不解上舉兵伐之召

憲纂一

五

庚

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
戰必在南康 上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不能
進中曰當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常遇春與
敵戰于康郎山被圍其勢甚危愈謂不可救中曰亥
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陳友諒中飛矢死
降其衆五萬初豫章受圍上問何日圍解中曰當在
七月丙戌解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算曆是月常差一
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爲人狷介
寡與人言嘗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道人云 癸未
元慶陽初張良臣自負城險又養子七人皆精悍善

戰故欲拒守以圖大功及王師列營城下以困之良臣不得逞數出戰又不利及遣人赴寧夏求援時被獲內外音問不通而糧餉乏絕至煮人汁九泥嚙之其部下知事不濟爭開門約降徐達勒兵入北門良臣父子俱投井中達引出斬之及其黨某知院等二百餘人盡戮之以都督俞瑄陳德守之 上以知府諸祭壇而不舉行禮之際或因沾服失容因給禮部考求前代壇宇可以便於行事者禮部尚書程文憲奏宋祥符九年南郊值雨則就太尉廟壇祭 經世大典壇垣內外亦嘗建屋以備風雨請依此制於二丘壇南建殿九間社稷壇北建殿七間如值風雨則於此望祭上從之 九月壬辰朔 詔以臨濠爲中都命有司建置城池宮闕如京師之制 初製鐵券上欲封功臣議爲鐵券以賜之而未有定制有言台州民錢允一吳越忠肅王鏐之裔家藏唐昭宗所賜鐵券遂遣使取之準其式而加損益高廣有差第爲七等公二等侯三等伯二等其制如瓦外刻歷屢思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鐫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每副刻而爲二分爲左右左頒諸功臣右藏諸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仍以舊券還允一厚賜而遣之

廖永忠朱亮祖等自廣西班師還京 冬十月壬戌朔 高麗使者辭歸 上以書賜其國王王顥諭以持危保國之道戒其奉佛求福之謬而倭人出沒尤當慎禦又以六經四書通鑑漢書賜之 以降人方國珍爲廣西行省左丞李思齊爲江西行省右丞俱不之官食祿于京師 庚午勅蔡常遇春于鍾山之陰追封開平王謚忠武通奉涿州懷遠人元至正壬辰年二十三爲羣盜劉聚所得度聚終不能成乙未從 上和陽渡江拔采石取太平上乃授以總管先鋒以至都督大元帥歷取大江東西兩河南北遂下元都蕩平燕剌秦晉嘗自言能將十萬衆可以橫行天下及從徐達征伐則又能謙遜守節制所以卒建無前之偉績而爲開國元勳也 以方克勤爲寧海訓導克勤樂於育才負笈來從者甚衆克勤據經陳義聞者悅服 遣使致書元主曰朕本布衣因海內鼎沸不能自寧靜觀羣雄割據荼毒生靈於心不忍君又不能控禦致諸將各懷不軌外爲元臣內實自謀靡有戡定禍亂以安生民者乃親率諸將西平湖湘漢河南取交廣東定吳越八閩兩江皆入版圖方欲息兵以觀君之爲計而君之將臣張思道李思齊

王保保三人者不爲國謀分據秦晉互相讐殺民遭塗炭朕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由齊魯經河洛次燕趙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去朕謂君自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故土上策也未幾邊將來報君率殘兵留連開平朕思君前日宗社莫安國用富貴尚不能削平羣盜今遠寄沙漠欲效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爲邊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封疆盡爲我有華夏已平外夷咸附若命將出師直抵陰山之北則君雖有百萬之衆亦不過死灰之餘燼燭之朽薪耳何能爲哉比時君即遁逃

聖鑑錄

三

陳宣

亦將無所往矣朕以誠心待人明示機策改圖易慮安分順天以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圖之 十一月壬辰朔 徐達北征還入見 上撫勞之 乙巳冬至祀天于圜丘奉 仁祖淳皇帝配 以廣東行省叅政周禎爲刑部尚書 上諭之曰刑以輔治唐虞所不免觀舜命皋陶之辭始雖曰明刑終期於無刑皋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恤刑爲重而民亦自不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嘗觀此深有所契卿當體之 上御外朝召翰林學士宋濂危素詹同王禕等列坐進饌賜酒上屢命盡

觴酒數以弗能飲辭上笑曰卿但飲雖醉無傷也酒終上賦詩一章命各以詩進復命之酒霑醉而退

十二月壬戌朔 以戶部尚書朱昭忠職降爲蘇州知府 占城國遣平章蒲旦麻都來貢言安南以兵

侵擾其國遣翰林編脩羅復仁兵部主事張幅齎詔往諭詔至兩國皆聽命罷兵 楊璟自使蜀還言明

昇聞蜀諭之不悟莫若舉兵取之 上曰兵之所加必貴有名西蜀之地彼亦安能久據但朕意俟其悔

悟來歸則師可不勞民亦無苦也姑緩之 李文忠以所俘脫列伯等獻京師 上曰彼亦爲其主耳事

聖鑑錄

三

陳宣

敗至此情有可矜其釋之仍賜冠服 遣使齎詔印封占城國阿答阿者爲占城國王仍賜洪武三年大統曆 本織金文綺紗羅四十疋 高麗國使者言其國王王顯有姪女遇亂陷沒于軍上令中使訪得之賜以衣資廩餼令使者護歸本國 己丑 上御奉天殿大賞平定中原征南將士及守禦各城池有功官員以大將軍徐達居首副將軍常遇春驗其存日功勞與大將軍等一體優賞其餘准其功過各量賞有差 王保保襲蘭州鞏昌守將于光死之王保保偵知徐達南還悉兵至蘭州城下圍城數里指揮

張溫堅守不與戰以待援兵時鷹揚衛指揮于光守
鞏昌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蘭灘卒遇保兵戰敗
被執至蘭州城下使喚張溫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
被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敵怒殺之城
中聞光言守益固保進攻不利且懼大軍至乃引去
光字人用南康都昌人自少落有入志徐壽輝
起畧湖口陷都昌署光爲江東宣慰陳友諒弑壽輝
光乃輕騎謁上于龍江授行樞密院判官從上征
九江下黃梅戰鄱陽降武昌皆預有功歷遷鷹揚衛
指揮使從徐達平淮東浙西擒張士誠取汴梁克陝

宣統錄卷一

三五

洛下潼關同都督郭興守之後移守鞏昌王保保屢
引兵來攻光輒擊却之至是被執而死上聞之遣官
諭祭尋命配享功臣廟按左傳宣公十五年晉使
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執解揚而獻諸楚楚子厚
賂之使反其言而解揚呼宋人卒致晉君之命楚子
舍之是楚雖夷狄猶知信義若王保保者乃殺于光
真獸類矣顧猶爲亡元致力焉何哉

宣統錄卷第一

宣統錄卷第二

庚戌

三年春正月辛卯朔上以王保保爲西北邊患
命徐達鄧愈湯和馮勝往征沙漠禮部奏定朝日
夕月禮稽古者朝日壇宜築於城東門外高八尺夕
月壇宜築於城西門外高六尺朝日以春分日夕月
以秋分日星辰則祠祭於月壇從之遣使往安南
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仍命各國圖其山川及築錄
其碑碣圖籍付使者還吏部奏凡庶官有罪彼
者宜除廣東儋崖等處上曰前代儋崖在化外以處
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乃爲此若其風俗未淳更宜
擇良吏以化導之豈宜以有罪人居邪按管歷西
北邊徼見郡縣長佐往往以人品凡庸及胥吏雜流
爲之土地瘠薄生理蕭條而此輩多逐錐刀之利民
不聊生欲稍爲振起彷徨四顧並無可委之人乃知
我祖之洪謀遠慮不遺遐遠而凡爲吏部者當深
思而重念之也二月上御東閣學士宋濂待制
王禕進講大學傳之十章上曰人者國之本德者
人之本德厚則人懷人懷則國固有土有財自然之
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上行後

死見巢鵲翼哺之勞曰禽鳥且爾况人母子之恩乎
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 命製四方平定巾 儒
士歐陽修等採摭故元元統以後事實還朝仍命宋
濂王禕等續脩元史 召諸郡富民入見論以循分
守法孝敬和睦周給遜順之道賜酒食而遣之 按
周禮荒政十有二一曰安富孟子曰有恒產者有恒
心我 祖所以加意於富民而稅戶人才亦擇而官
之也若爲富不仁者則固別有所處矣後之爲政者
有富而貧固爲不肖其有過矯者則又不問善惡唯
於富者則摧折之恐亦非先王安富之意也 三月

聖鑒

二

宣

免南畿河南山東北平稅糧 置秘書監 鄭州知
州蘇琦言時宜三事其一屯田積粟以備邊需其二
選股肱重臣以分鎮要害其三招徠耕種以實中原
上謂琦言可采中書其參酌行之 徐達師至定西
王保保退屯車道峴 夏四月 上將剖符封功臣
下學士宋濂議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濂
歷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 以封建諸王
告太廟禮成宴羣臣於奉天門及文華殿上曰先王
封建上衛國家下養民周行之而又遠秦廢之而
速亡漢晉以下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顧施爲

何如耳 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 詔冊封諸王
子爲王第二子樛爲秦王第三子橐爲晉王第四子
某爲燕王第五子橐爲周王第六子橐爲楚王第七
子橐爲齊王第八子橐爲潭王第九子橐爲魯王第
十子橐爲蜀王姪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
置相傳官屬 徐達率師出安定駐洗兒峪口與王
保保隔深溝而壘日數定戰王保保發兵千餘人由
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左承胡德濟倉卒不知
所指我師敗績達親率兵急擊之敵乃退遂斬東南
壘指揮及將校數人以徇軍中股票明日整衆出戰

聖鑒

三

本

諸將爭奮莫敢不力遂大敗保保兵於川北亂塚間
保保僅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 遣使齎書
與元主曰前者兩致書於君而使者久不還豈君尚
以往昔君民之分謂不當相與通問邪是大不然君
者天下之義主何常之有顧人心天命何如耳今日
之事非予所欲寔以四方兵爭所在紛擾斯民無主
不得已而提兵一起薄海歸心此誠天命非人力也
君其奉天順人遣使通好庶幾藉我之盛強號令其
部落尚得牧養於近塞以奉宗祀若計不出此猶欲
以殘兵出沒爲邊民患則予大舉大師深入沙漠君

將悔之無及矣近北平守將以雲中所獲爾平章人兒忽答石永哈海等八人至京詢之皆君倚任之人是用待以不死再令齋書請前惟君其審圖之安南使臣杜舜欽以其王陳日炷卒來告哀請命上素服御西苑之帳殿召舜欽入見親製祭文命翰林編脩王廉往祭既至具嗣君陪臣出迎于郊議授受之禮往返數四不決廉厲聲謂之乃奉御製文於龍亭迎入其殿別設日炷靈位於殿前廡南面布宣之其君臣拜伏以聽成禮而還置弘文館以胡鉉劉基危素王大中雅稼爲學士上以素老賜小車免朝謁一日上御東閣聞履聲素橐上方詰之而素適至乃謂之曰是汝吾以爲文天祥邪未幾御史王著等劾素亡國之臣不宜居侍從乃謫居和州之含山徐達械送浙江左丞胡德濟至京師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諭達曰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請朝廷治之將軍欲効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軍中有犯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左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關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關外之

比矣彼嘗有救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懼將軍緣此緩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今務咸克厥愛母事姑息五月徐達分遣鄧愈招諭吐蕃自將取興元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仍令各行省之臣同詣所在審視若有廟祀并具圖以聞按此則元之於宋諸陵蓋自作孽之尤者也胡虜無百年之運豈天定爲之哉孫興祖兵次於三不刺川遇胡兵力戰死于五郎口興祖濠州人年十九從上取和陽旣而拔采石取太平克金陵下毘陵南征北伐平定中原取元都歷官都督至是以戰死年三十五上甚悼之遣使致祭贈北平行中書省左丞封燕山侯謚忠愍仍塑像祭於功臣廟著令嚴宮闈內外出入之禁詔天下守令詢舉有學識篤行之士禮送京師詔設科取士條格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才於貢士故賢者在職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貴詞章而不求德藝之實前元依古設科待士而權家勢要結納奔競輒竊仕祿賢者耻與並進甘隱山林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華夷願得賢人君子用之自今年八月爲始特設科舉以取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脩博通古今名實相

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第其高下待以顯擢敢有奔競實錄之徒坐以重罪五經義限五百字以上四書義限三百字以上論亦如之策惟務直達不尚文藻限一千字以上其高麗安南占城等國如有經明行脩之士各就本國鄉試貢其赴京師會試不拘額數選取遣使頒詔知之 徐達與馮勝傅友德李思齊由曲陽入沔州又遣金興旺由鳳翔入連雲棧合兵攻興元興元守將劉思忠金慶祥迎降 李文忠帥師趨應昌聞四月二十八日元主已歿即督兵兼程以進復遇元兵與戰大敗之追至應昌遂破其

城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官人暨諸王省院達官士卒遣人俱送京師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數騎遁去文忠追至北慶州不及而還師過興州元將士軍民五萬餘人悉降 詔行大射禮 上以先王射禮久廢孤矢惟習於武夫而文士多未解至是詔太學及郡縣學諸生皆令習射 戊申夏至祭地于方丘 詔考歷代服色所尚禮部奏言歷代異尚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黃旗幟尚赤今國家承元之後取法周漢唐宋以為治服色所尚於赤為宜從之 免蘇州通貢秋糧三十

萬五千八百石先是戶部奏蘇州多逋稅其官吏當論如法 上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取逋稅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民生之遂不可得矣其悉免之 六月癸亥詔嶽鎮海濱皆管命於上帝宜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禮禮不經於此為甚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邵縣城隍一體改正惟先師孔子及歷代忠臣烈士屬在人倫所有封爵宜仍其舊 左副將軍李文忠捷奏至時百官奏事奉天門聞元主殂遂相率稱賀 上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於此因謂治書侍御史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便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 按我祖開基雖延攬英雄不問其類而於節義所在特加之意故干戈未定而余闕李黼之死建祠肖像唯恐或後北方捷至則嘗仕元者不許稱賀其扶植綱常培養節氣而為萬世人臣立極奚暇顧一時左右之難堪哉既而建文之朝遂多死難之士感應之機真捷若影響矣 中書省以李文忠所奏捷音榜諭天下 上覽之見其有侈大之詞深責省臣曰卿

等爲宰相當法古昔致君於聖何乃習爲小吏浮淺之言不知大體妄加詆誚元雖夷狄君主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於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見之口雖不言其心未必以爲是也可即改之 李文忠遣送元主孫買的里八剌等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獻俘于廟 上曰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川之乎憲曰武王事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恩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但令衣本俗服於中宮朝見見畢賜之中國服亦令就謝 賜買的里八剌第宅於龍山封爲崇禮侯 丁丑頒平定沙漠詔于天下 仍遣使齎詔諭安南高麗占城是日百官表賀 上諭之曰卿等試言元之所以亡朕之所以興劉基進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元腥羶華夏幾及百年天實厭之又况末主荒淫政殘民困烏得不亡陛下應天順人神武不殺救民水

臺榭集

八

本

火安得不興上曰當元之季君則宴安臣則跋扈國用不經征歛日促天怒人怨盜賊蜂起羣雄角逐竊據州郡天下已非元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奢天下豪傑豈得乘隙而起耶朕取天下於羣雄非取於元氏今喪其遺胤朔漠清寧天寔命之詩曰商之子孫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可不畏哉 遣使諭元宗室部落臣民 朕既爲天下主華夷無間姓氏雖異撫字如一爾等無或執迷以貽後悔其邊塞黠獍百姓因元喪亂征繇繁重供億勞苦朕甚憫焉詔書到日悉安所居無自驚擾以廢耕牧 罷中書右丞相汪廣洋侍御史劉炳劾其事母不孝故也 遣使往紹興葬宋理宗頂骨先是 上與侍講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因言元世祖至元間胡僧嗣古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時夏人楊輩真伽爲江南總攝奏請如二僧言遂發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于杭之故宮築浮屠於其上以厭之又截理宗頂骨爲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傷心上嘆息久之謂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既棄其弱取之何乃復肆酷如是耶即命北平守將吳勉訪索

臺榭集

九

宣

頂骨所在果得諸國傳臚中命有司厝於京城之南
至是紹興府以未移陵園來獻遂勅葬于故陵山
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
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蘆淮鹽各一
引引二百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之用充矣從之
上諭中書省臣曰蘇松嘉湖杭五郡地窄民衆細民
無田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給臨濠朕故鄉也田多未
闢上有遺利宜令五郡民無田產者往臨濠開種就
以所種田未爲己業官給牛種舟糧資遣之三年不
徵其稅於是徙者凡四千餘戶 秋七月 宋濂王

事錄

十

史

禕等進續脩元史以卷計者紀十表二傳三十有六
凡前書未備者補之授儒士張宣等官惟趙璵朱右
朱世廉乞還田里從之 宋濂曰昔者唐太宗干戈
甫定遂勅房玄齡等撰次晉書人至今傳頌肆惟
皇上大統既正即詔脩元史古今帝王成大業者其
英凡卓識若合符節嗚呼盛哉 翰林學士宋濂待
制王禕失朝降爲編脩 以劉基爲弘文館學士
以翰林應奉陶凱爲禮部尚書 以中書省右丞楊
憲爲左丞尋以罪伏誅憲妻楊氏有才辯爲人深刺
妬忌善人佞已徇利者多出其門下稱有拂意者輒

以計中傷之累遷左丞相恣日甚以御史劉炳爲屬
大劉基發憲奸狀遂與炳皆伏誅 八月 禮部尚
書陶凱等言古者人君進膳日一舉樂今擬舉行
上曰古之帝王德隆治洽熙然太和日一舉樂似未
爲過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恭錄
宵旰憂勤之不暇而可自爲逸樂哉寢之 京師及
各行省開科鄉試 九月 辛卯中書省臣奏太原
朔州等衛所屯田士卒官給牛種者請十稅其五自
具牛種者稅其四 上曰邊軍勞苦能自給足矣猶
欲取其稅乎勿徵 詔翰林侍讀學士魏觀自今太

事錄

十一

史

廟祝文止稱孝子皇帝不稱臣凡遣太子行禮止稱
命長子某勿稱皇太子著爲令 河州衛指揮韋正
言西邊軍糧民間轉輸甚勞而綿布及茶可以易粟
今綿布及茶輒運將至乞給各衛軍士令其自相貿
易庶省轉輸之勞詔從之 大明集禮成凡朝會燕
享樂舞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備具通五十卷詔
頒行之 改司天監爲欽天監 冬十月 朝退兩
有二內使乾靴行雨中 上見召責之曰靴雖微物
民之爲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
左右杖之因謂侍臣曰嘗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

着衣觀者責之曰汝將完好之皮爲此豈不廢物
人此意誠佳大抵爲人嘗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
見富貴未有不奢靡者因勅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
皆許服雨衣 遣使致書元太子愛猷識理達剌曰
君之將擴廓帖木兒自太原奔潰後今年四月七日
復大敗于定西遁去已命將追捕旦夕必擒近獲微
里帖木兒乃君舊所用人特令致書適元史告成朕
以令先君爲三十餘年之主不可無謚以垂後世用
謚曰順已著於史君之子賈的里八刺亦封崇禮侯
歲給食祿及其來者與之同居無恙但不知君之爲

宣
宣
宣

宣

宣

況何如進退之間其審圖之 十一月 徐達李文
忠等班師還至龍江車駕出勞于江上達等奉車駕
還宮明日 上御奉天殿達等上平沙漠表稱賀
召賞征討將士 大封功臣李善長韓國公徐達
孫國公常遇春之子茂鄭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
公鄧愈衛國公湯和中山侯其諸唐勝宗陸仲
亨等二十六人皆封侯食祿有差並賜誥券世襲惟
善長稱守正文臣餘皆宣力武臣封注廣洋忠勤伯
劉基誠意伯亦稱守正文臣子孫不世襲 上大宴
諸功臣宴畢因語之曰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

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不可忘艱難之時
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宴安不知憂患之來
常始於燕安也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思久而忘其
艱難故相戒勉明日徐達率諸將詣闕謝 上退御
華蓋殿賜達等坐從容語之曰曩者與卿等初起鄉
土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艱難所
爲無救民之心徒爲生民之患若張士誠陳友諒尤
爲巨蠹士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
而無恩朕獨無所恃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初
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爲士誠切近友

宣
宣
宣

宣

宣

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
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
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鄱陽之
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以爲之
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并力堅守友諒必
空國而來我將徹姑蘇之師以禦之則疲於應敵事
有難爲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
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下或勸朕盡平羣寇
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
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旣震

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恩達
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
元都則西走離獨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
反施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
勢絕勢窮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
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豈不絕困獸
猶聞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上誠又
正相反至於闡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
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胃之勞矣於是達等皆
頻首謝 命曹國公李文忠領大都督府事潁川侯

卷之三

十四

傅友德吉安侯陸仲亨濟寧侯顧時臨江侯陳德六
安侯王志榮陽侯鄭遇春江陰侯吳良南雄侯趙庸
同知都督府事 上已大封功臣思存者得膺爵賞
死者不及一見乃設壇親祭之且撫其子孫俾食其
祿又設壇祭戰歿軍士養其父母妻子復命禮部凡
武官有遷葬者皆官備祭物道里遠者給其費禮部
以品秩次第定給有差 上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
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
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
爲先以戰鬪爲能以必勝爲功今閒居無事勇力無

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故事君
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
淫奢侈暴橫不法不能保全終始者何人嘗以此爲
鑑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賢將並矣 覈
民數給以戶帖 十二月 戶部言陝西察罕腦兒
之地有大小鹽池請設鹽課提舉司撈鹽夫自餘人
鹽稅雜役專事煎辦行鹽之地東至慶陽南至鳳翔
漢中西至平涼北至靈州募商人入粟中鹽粟不足
則以金銀布帛馬驢牛羊之類驗直準之如此則軍
儲不乏民獲其利從之 大明志書成編類天下州

卷之三

十五

本

郡地里形勢降附始末 以待講學士魏觀爲國子
祭酒編脩宋濂爲司業 建奉先殿於乾清宮左自
太廟一歲五享之外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
辰皆於此祭祀用常饌行家人禮 命京都府州縣
及里社皆設壇祭無祀鬼神歲以三月清明七月望
十月朔舉行 禮部尚書陶凱請專任東宮官屬罷
兼領之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不備其
官惟其賢朕以廷臣兼東宮官者非不欲專任責成
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離間骨
肉其禍非細漢江充之事可鑑也朕今立法令廷臣

非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傳之患也 中都營建落成古塗山氏之國即禹會萬國諸侯之所

憲章錄卷第三

洪武四年春正月乙酉朔

劉基請老賜歸鄉里 中書左丞相李善長乞致仕許之 以汪廣洋爲中書右丞相胡惟庸爲中書左丞 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湯和傅友德等帥師分道伐蜀上諭和等曰朕以明玉珍脩事大之禮且念明昇稚弱不忍加兵彼乃惑於羣言反以兵犯我興元故命卿等率師伐之唯在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爲戒卿等慎之 命徐達往北平操辦軍馬葺治城池濟南濟寧青萊徐州等衛悉聽節制 命馮勝往陝西繕脩城池鄧愈往襄陽訓練軍馬運糧餉以給軍士 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 上覽之親加刪定 中書省臣上天下府州縣官之數府州縣九一千二百三十九官五千四百八十八員 詔免浙江秋糧 詔工部改建楊王廟于盱眙之墓所徐王廟于宿州之墓所 二月 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爲尚書 上謂中書省臣曰今天下已定致治之道在於任賢既設科取士令各行省連試三年庶賢才衆多而官足任使也自後則三年一舉著爲定例

命書省戶部定文武官歲祿 故元遼陽行省平
軍劉益以遼東州郡地圖并籍其兵馬錢糧數遣使
奉表來降詔置遼東衛指揮使司以益為指揮同知
三月 親策會試中式舉人於奉天殿賜吳伯宗等
一百二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高麗金海
中 甲授東昌安丘縣丞以不通華言請還本國詔給
道里費送歸 上諭中書省臣古先聖帝賢王以及
歷代帝王曾主中原安人民者皆春秋祭於陵寢偏
安之君與主中原而昏愚者不祭禮部定議合祭帝
王三十五在河南者十陳州祭伏羲商高宗孟津縣
祭漢元武洛陽縣祭漢明帝章帝鄭州祭周世宗
縣祭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榮河縣祭
商湯在山東者二須成縣祭唐堯曲阜縣祭少昊在
北平者三內黃縣祭商中宗滑縣祭顓頊高辛在湖
廣者二鄖縣祭神農寧遠縣祭虞舜在浙江者二會
稽縣祭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五中部縣祭黃帝
咸陽縣祭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帝文帝景帝
興平縣祭漢武帝長安縣祭漢宣帝三原縣祭唐高
祖醴泉縣祭唐太宗蒲城縣祭唐憲宗涇陽縣祭唐
宣宗 閏三月 命吏部議定內臺官品秩 上

因謂侍臣曰古之宦豎在宮禁不過司晨昏供役使
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
為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權傾人主及其為患如城
狐社鼠未可易云朕謂此輩但當服事宮禁豈可假
以權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犯法者必斤
去之不令在左右戒履霜之漸也 上曰朕聞劉
于至初二嘗以資良微因病謝歸及是復召至便殿
諭曰君子為學當見於世用朕將官之子曰臣在前
朝嘗應進士舉試南宮不利今幸逢有道之朝凡有
血氣自咸思效用於臣年齒已衰恐負天恩敢辭特
賜還山 以兵部尚書劉真為治書侍御史 夏四
月 傳友德攻蜀階州克之湯和克歸州分遣趙康
曹良臣率兵取容美洞及會周德興合攻茅岡單崖
寨平之和仍次歸州 傳友德兵至文州距城三
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脩橋以
渡至五里關蜀平章丁世真等集兵據險都督汪興
祖驪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攻破之世真
遁去遂拔文州 上以湯和傳友德等出師伐蜀已
逾三月未報復命朱元祖為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
助之 詔立祠祀元御史大夫福壽歲丙申王師下

建康或勸之遜福壽曰我臺憲重臣與城存亡竟死之至是上謂中書省曰福壽無外援而臨難不避誠忠臣矣宜立祠祀之 五月 詔勸興禮俗 詔免江西稅糧 以本中道詹同爲吏部尚書 傅友德造戰艦成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通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 上與廷臣論刑罰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鉅罰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僞必滋夫

重錄卷三

中

上

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鐵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鱉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顛抽脅之刑秦夷之誅而臣國城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慙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 六月 傅友德拔漢州 上聞湯和駐兵大溪口欲候水平進師恐其逗留緩事適此州捷至乃下詔切責之和猶遲疑未決及得傅友德木牌于江流乃進兵自白鹽

山伐木開道以趨夔州 廖永忠進兵瞿塘峽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昇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入持快糧帶水筒以禦饑渴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簑衣黑貫巖石間蜀人不之覺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果葉渡分爲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頭船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皆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而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筒火炮夾

重錄卷三

五

是

擊大敗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同僉蔣達等八千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 戊戌蜀平章丁世真率衆寇文州指揮僉事朱顯忠死之 廖永忠率舟師自夔州乘勝抵重慶昞昇與其右丞劉仁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兵民皆膽破心悸豈能効力若敵之拒守死傷必多亦終

不免不如早降昇遂遣使詣求忠軍全城納款 湯和至重慶會廖永忠以兵駐朝天門外明昇而縛嶺壁與母彭氏及其屬奉表詣軍門降求忠解縛受壁撫諭戴壽向大亨等令其子弟在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昇等并降表于京師 命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宴享九奏樂成上之一日不日大初二日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奏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上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

卷之三

六

倡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歸爲舞隊諧戲殿廷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音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誹謗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以方克勤知濟寧府事克勤至官榜於通衢諭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不平皆得詣府自言吏胥不得呵禁日引求其端人訊以得失聘賢士爲師選補弟子員葺廟宇闢射圃日再視學親爲正句讀較射禮屬縣各立社學凡數百區民墾廢田者闕三畝乃稅丁產科糧均定等則凡有役使務詢民便尤慎於廢獄月錄日

胥不波久淹求嘉侯朱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河湟舟膠亮祖即趣五千夫浚河否則以軍法論克勤不忍煩民泣禱于天夜大雨數尺舟竟去 上退朝御東閣與羣臣論禮樂之事曰世之治亂本乎人情風俗故忠信行則民俗淳朴佻巧作則習尚詐僞京師天下統會四方所取則率多奢侈相尚浮薄相誘情日肆佚日偷非所以致理禮部尚書陶凱對曰仲尼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今欲整齊風俗使佻巧不作必以政刑先之然後教化可行上曰教化必本諸禮義苟徒急於近效而嚴其禁令是欲澄波而反汨

卷之三

七

之中凱頓首稱善 上御奉天門謂吏部尚書詹同曰論事當鑒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帝王爲治之道試爲朕言之同對曰帝王之治無過於唐虞三代 上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易敗爲治者違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擇術不可不慎也 遼東衛遣人奏言元將哈出據金山擾邊爲遼陽患乞益兵以備乃遣黃儔齎書諭哈出曰前者萬戶黃儔回聞將軍威震遼左英資如是足以保定一方然既往不復君子當察昔在趙宋君

主天下立綱陳紀黎庶莫安逮至末年權綱解紐故
元太祖興于朔方世祖入統中國此皆天道非人力
也元之疆宇非不廣人民非不多甲兵非不衆城郭
非不堅及紅巾起于汝穎羣盜徧于中原盜名僭號
者繼出小明王稱帝于亳徐真一稱帝于蘄陳友諒
稱帝于九江張士誠稱王於姑蘇明昇稱帝于西蜀
彼四帝一主皆擁兵數萬割據中夏踰二十年朕本
淮民爲羣雄所逼因集衆禦亂遂渡江與將軍會于
太平比待他俘特加禮遇且知將軍爲名家故縱比
歸今又十七年矣朕見羣雄無成調兵四出比定中

通鑑纂要

入

度

原南走閩越東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爲俘
虜惟元君奔北自亡華夷悉定天下大安此天命非
人力也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
與將軍旌旗相望將軍若能遣使通問貢獻姑容就
彼順其水草猶可自達一方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大
厦既傾非一木可支譬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儔至
金山唘哈出拘留不遣 秋七月 存心錄成 上
覽之謂諸儒臣曰朕聞歷代賢君事神祇肅故休徵
類應及乎衰世之君違天慢神感召災譴朕爲是懼
每於臨祭必誠必敬故命卿等編此欲示鑒戒夫水

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載豈惟行之於今將
俾子孫以爲法守 傳友德兵圍成都僞夏丞相戴
壽知院向大亨等出城拒戰以衆載甲士列陣前友
德命指揮李英等以弓矢火器衝之衆中矢却走壽
兵躡精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湯和遣報重慶
之捷壽等亦聞重慶已降而室家無恙遂無鬪志乃
籍府庫倉廩遣其子詣軍門納欵友德許之翌日壽
等率其屬降得士馬三萬 初保寧城有韓氏女年
十七遭明氏兵亂慮爲所掠乃僞爲男子服混處民
間既而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爲女子後從

通鑑纂要

九

宣

王珍六掠雲南邂逅其叔父贖之歸成都人稱爲韓
真又云 乙丑指揮萬德送明昇并降表至京師諸
司定議受降禮 上曰明昇與宋孟昶不同昶專治
國政所爲著縱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其叩頭伏地
是日昇及其官屬朝見授昇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
居第于京師 淮安侯華雲龍統兵至雲州擒故元
平章僧家奴盡俘其衆 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
臣答班瓜卜農來朝奉表言曰 大明皇帝撫有四
海如天地覆載日月無臨阿答阿者欽蒙以金印封
爲國王感戴倍萬惟是安南侵擾疆域殺掠吏民伏

願出慈賜以兵器樂人俾安南知我占城乃聲教所
被之思思不敢欺凌上感其意及答班瓜卜農陛辭
命中書省移咨其國王云占城安南既皆臣事朝廷
同奉正朔而乃擅自構兵既失事上之禮又失交隣
之誼已咨安南即日罷兵爾國所請兵器朝廷皆以
與爾則是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義又所請樂人語
音有華夷之異難以發遣若爾國有能習中國華言
可教以音律者擇數人赴京習之并諭福建行省占
城所舶貨物皆免征以示懷柔之意 司業宋濂坐
考終禮遲滯謫知安遠縣 八月 上遣使致書于

書集卷三

十

庚

劉基問以天象基悉條答大畧以爲霜雪之後必有
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奏上命付史館 欽
製用寶金牌付中書省與大都督府各收掌之凡有
詔急令調軍省府各出所藏金牌入內請寶如大都
督府先奉旨亦如之其有不行約會者以姦臣論
淳泥國王馬合謀沙遣其臣亦思麻逸進表箋貢方
物 江夏侯周德興等克保寧是時全蜀已下惟吳
友仁尚據保寧 上遣使諭湯和曰吾付將軍以大
任而臨事往往逗撓何以總軍政寄國命乎和等聞
詔遣周德慶會傳友德兵克其城執吳友仁械送京

書集卷三

十一

庚

蜀地悉平 遣佛祿國故民覘古倫持詔往諭其
國俾知大明平定四海之意 是月復開科鄉試
九月庚戌朔日食 上觀大學衍義至晁錯謂人情
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
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
所該者廣真氏之言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
人不得已而用之朕嘗思爲君恤民所重者兵刑濫
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者當深
戒也 三佛齊國遣使奉表朝貢 上御奉天門諭
省府臣曰海外蠻夷諸國不爲中國患者不可輒
以兵加之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
之源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徒慕虛名自弊中
土朕寔鄙之今惟西北胡戎世爲中國患不可不謹
備之卿等當知朕此意 冬十月 日本國王良懷
遣其臣僧祖來率僧徒九人進表貢方物因送至明
州台州被虜男女七十餘口 十一月 召宋濂爲
禮部主事 丙辰冬至祀天于圓丘 上還御奉天
殿百官行慶成禮 命自合官吏犯贓罪者無貸初
元末仕進者各賂遺權要邀買官爵下至州縣簿書
小吏非納賂者不獲進 上深知其弊嘗曰此弊不

革欲成善治終不可得故有是令 按宋初嚴賊吏之誅天下遂治迨後稍弛而張清鄭餘慶輩以賊敗者猶杖脊遠配故終宋之世多厲廉節至元而漫無忌憚無怪乎其亂亡也我 祖深懲此弊而設犯賊無貸之令尋製大誥二編申戒不已豈非萬世聖子神孫所當遵行而大小臣工未為警懼者與 上御武樓指擢郭英等侍側上謂英等曰朕嘗思保天下汝等能思保身家乎英曰臣性至愚亦嘗念及此上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汝等又役之為私室是保身家之道與英等駭愕請罪上曰朕每思所以保汝輩之道汝輩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昔朕皇考嘗言人守分植財如置田獲穡歲有常入用之無窮若梓理得財如貪官汙吏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今汝等有勲勞於國朕既酬以爵祿是即恒業能守而勿失子孫永賴不然將無後憂乎英等頓首乞哀姑免究 十二月 詔賞平蜀將士 追封故大都督府同知汪興祖為東勝侯 漢中府知府費震有罪逮至京詔釋之初震在漢中多善政值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饑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為盜莫能禁戢是時府倉儲糧十餘萬石震即日發倉令民受粟

自是懷竊之盜與隣境之民來歸者令為保伍驗丁給之賴以全活者甚衆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上聞而嘉之至是以他事被逮上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為牧民者勸震初為吉水州知州亦以寬惠愛民有善政後累官至戶部尚書 詔定上民相見禮儀胡俗跪拜悉禁勿用 徐達還京師

憲章錄卷第四

洪武五年壬子
至八年乙卯

五年春正月己酉朔 詔今後犯罪當戍兩廣者俱發臨濠屯田 遣翰林待制王禕蘇成齋詣往雲南諭梁王禕見梁王把都曰聖上聰明神聖天命人心所歸惟爾有采僻在西南未洽聲教故遣使來諭今能急奉版圖歸職方則按堵如故而高官厚祿不汝吝也否則魚游釜底終取夷滅梁王留禕不遣 遣楊士奇諭琉球 徙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於高麗 上御武樓與諸將臣籌邊徐達曰今天下大定

憲章錄

十一

惟王保保遁居和林出沒邊境臣願率將士勦絕之上曰姑置之諸將曰王保保若在終必為寇上曰卿等必欲征之須兵幾何達曰得兵十萬足矣上曰兵須十五萬分三道以進於是命達出中路李文忠出東路馮勝出西路 上以古州田州澧州等處洞蠻常梗化作亂命鄧愈同德興吳良討之愈率楊璟黃彬出澧州德興率趙庸左君弼出南寧良率李伯昇出靖州三道並進 是月危素卒素字太朴撫之金谿人元時侍講經筵累官行中書右丞及徐達收燕京令故臣咸投告身素與編脩黃璉誓死節璉竟死

而素為報國寺僧沮之達乃以素歸授侍講學士弘文館學士時備顧問後謫居和州含山至是疾卒按素之在元秉文衡握樞要不但以文藝名且崇尚考亭龜山豫章延平九峯西山之學諸儒從祀孔廟其規為氣志不亢一失節焉醜顏於元亡之不負此願于東閣之履聲竟死含山甘心溝瀆仰視黃礙何霄漢也哉 二月 召宋濂為禮部主事 上諭羣臣曰凡居官者任雖不同皆當盡職昔范仲淹居官計日所為必與食稱或有不及次日補之君子盡心於國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將亡內外諸臣惟日饒肥甘不脩職事生民疾苦漠若不聞紀綱廢而人心日離遂致土崩明鑒不遠朕每夜側席未明視朝常恐廢怠民失所依卿等當體朕懷以脩厥職則無負國家求有譽於青史豈不美乎 戶部言四川產巴茶凡四百七十七處茶戶三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茶一石官取其一歲計得茶萬九千二百八十石今有司賄倖西番易馬從之三月 上開文華殿禁中妙選英才詔翰林諸臣分教之車駕臨幸閱其所業文規定優劣 命禮部重定官僚士民相見禮 甲子元春和鼎學正劉于卒

下字允恭吉安永豐人至正間舉于鄉試南宮不利授泰和學正曰中原亂將作吾死不見幸矣謝官遁巖穴會 上即位屢召至輒以疾辭上重之賜衣冠放還山初余闕甚奇其人曾魯謂其嗜義如饑渴及是卒宋濂銘其墓 鄧愈兵至澧州遣楊璟等討散保擊敗之保保遁去 高麗國王王顥遣使奉表賀平夏貢方物且請遣子弟入太學 夏四月 詔天下舉行鄉飲酒禮 鄧愈兵至澧州遣楊璟等討散毛柿溪亦溪安福等三十九洞平之 五月 徐達兵至嶺北與虜戰敗績 戊午夏至祭地于方丘

上以久旱爲慮宮中自后妃而下皆蔬食是夜大雨六月 定宦官禁令 命禮部議官官女職之制馮勝傳友德率師至甘肅故元將上都驢降 李文忠追虜至土刺河虜將哈刺章悉騎渡河文忠督兵搏戰當軍侯曹良臣指揮周顯常榮張耀俱戰歿文忠馬中流矢指揮李榮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虜騎乘之文忠麾衆更進士卒皆殊死戰虜遂敗走獲人馬以萬計曹良臣等死事聞 上命恤其家遣官祭塋各樹碑於墓道表之 句容縣民獻嘉瓜二禮書陶凱奏曰句容爲 陛下祖鄉雙瓜連蒂之瑞獨見

於此以彰及物之德上曰否德不敢當縱使有德天必不以一物爲禎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積也賜民千錢遣之 作鐵榜印戒公侯 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懸於宮中 秋七月 湯和等兵至斷頭山遇虜兵與戰不利將軍存道死之 八月河南民獻白兔命放之野 九月 周德興等討樊鳳安田等州諸洞蠻悉平之遂克泗成州 壬戌聖誕前一日中書右丞相汪廣洋請行賀禮 上曰朕已令罷此禮卿等其體朕懷時高麗國遣陪臣進表稱賀并皇太子千秋節 上詔中書悉諭免之 冬十月 上以營中都恐力役妨農詔自今雜犯死罪可矜者免死發臨濠輸作 征西將軍馮勝自甘肅班師至京 上念驛傳繁難諭中書省必以丁糧富族者充役非軍國重差不許給驛 詔免應天太平江寧國廣德秋糧 十一月 征南將軍鄧愈楊瑄等班師還京 靖海侯吳禎還京師先是禎督餉定遼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還 上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復何憂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今之天下則元之天下地非不廣而元主荒淫國祚隨滅可不懼乎禎對

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命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時公侯都督指揮千百戶以厯所獲馬騾牛羊者不賞 上因諭之曰爲將者不私其身况於物乎昔漢祭遵爲將憂國奉公宋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自省之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詔徐達李文忠等還京 十二月 特勅中書令有司今後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官民有不奉天時負地利及師生情於教學者皆論如律禮部尚書陶凱言漢唐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以資稽考今起居注紀言紀事及奏事簿籍紀載時政可以法當時訓後世者宜依會要編類成書使議事者有所稽考從之 按漢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唐韓愈順宗實錄宋李燾長編當時即徧布天下非但會要而已惟元之十三朝實錄秘之不宜我 明衛極方發其所藏以脩元文彼其以夷亂華固無足述而聖朝至公小善不沒向使其爲明君良臣而繼後者稍存刻忌寧不爲其誣捏也哉此弘治間大學士丘濬慮及於此必請依洪武事例欲勒成一書以頒行天下也 復以宋濂爲太子贊善 遣使與元幼主

書曰朕觀前代獲亡國子孫必獻俘廟社誇示中國其有陽示優待者不久非鴟即殺君家待未幼主至削髮爲僧終不免於一死朕則不然君之子至京今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朕本布衣生長君朝混於民間豈有志於今日自辛卯盜起汝穎斬黃間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土崩民罹荼毒朕始議興師併身救民一時僭稱名號者盡爲俘虜君之父子亦不守宗社北遁沙漠此天運非人力也故特敕告以達朕意君宜察焉 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彥德二生書曰朕觀二生乃間氣所鍾古今如二生者絕少何也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孤弱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誠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諭爾君今取其子買的里八剌歸二生宜察之母教人絕父子之倫爾君之宗祀不絕二生之家族亦可長保如其不然中國六軍出討旌旗數百里綿亘於陰山二生若忠於君身辜草野名垂千載亦奇男子事也或不能徇國偷生苟免將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慮之 六年春正月癸卯朔守令來朝 上命賜酒饌明日陞辭復諭之曰慈祥愷弟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

賊也君子成其德故惠及於人小人養其賊故殃流於衆朕與廉興孝崇德勸善惟欲移風易俗若偽爲慈悖必無仁愛之實僞爲悃悃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宜勉脩厥德廣施惠政以副朕懷 廖永忠上言曰陛下定四海信萬國臻於太平而比竄遺孽亦遠遁萬里之外獨東南倭寇鼠伏海島時因風便以肆侵掠來如奔狼去若驚鳥似不易捕臣請令沿海軍衛添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沿海巡徼若倭夷一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爲寇不可得也 上善其言從之 壬子祭告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濱鎮山

宣

七

宣

等神命徐達李文忠往山西北平練兵防邊既而召還命陸仲亨何文輝代領其衆 上擇舉人年少俊異者擢爲翰林編脩令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宋濂爲之師政暇輒幸堂中評文優劣每食太子親王送爲之主寵過甚厚 詔孔克表劉基林溫取諸經要言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知聖賢之旨意又慮一二儒臣未達注釋之格乃手釋二章以賜克表等受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賜名曰羣經類要 中書右丞相汪廣洋異柔急政黜爲廣東行省參政上謂儒臣詹同曰朕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其爲害

甚於鴆毒前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蓋爲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窳窳之聲何求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爲迷惑者幾人况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 江西行省商民沮壞鹽法刑官擬以亂法罪當死 上曰愚民無知犯法猶亦子無知入井豈宜遽以死罪論之法司執奏不已上曰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彼愚民沮壞鹽法原其情不過爲貪利耳初無他心乃悉免死輸作臨濠

宣

八

宣

二月 改羣牧監爲太僕寺 甲午罷科舉諭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以求賢務得經明行脩文質相稱之士以資任用今有司所取多後生少年觀其文詞亦若可用及試用之不能措諸行事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朕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今各處科舉宜暫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庶幾天下學者知所嚮方士習歸於務本三月 昭鑒錄成先是命陶凱等采摭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爲勸戒者爲書會凱出參行省編輯未成於是召泰府右傳文原吉翰林脩撰王僕等續脩之

至是書成宋濂爲序以進賜名曰昭鑒錄以頒賜諸
上 陞蘇州知府魏觀爲四川行省參政 上以蘇
州大郡難其代命觀復知蘇州觀深懲陳寧奇酷一
以寬厚爲政明教化正風俗郡中翕然 會計在京
官上俸級及各備軍士月糧月支米二十五萬五千
六百六十石有奇 夏四月 太僕寺丞梁塾優帖
木兒言黃河迤北寧夏所轄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
城東北至塔灘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沃舟楫通行宜
命車將領之俾招集流亡務農屯田什一取稅兼行
中鹽之法可使軍民足食從之 勅中書省議贈元
御史大夫福壽死節官封初 上定金陵以福壽能
秉節死義既爲之立廟至是復議贈其官禮部上言
元已贈福壽浙江行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衛國公
謚忠肅宜仍其舊上是之於是令每歲春秋二仲遣
官於廟致祭 命天下州郡繪山川險易圖以進
命禮部訪求賢才於天下 上曰古之聖王恒汲汲
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
其智之不足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寔以天下之
大非人君之所能獨理而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也
今山林之士豈無備行文藝之有足稱者宜令有司

以禮起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 淮安侯華
雲龍鎮守北平遣使言塞上諸關東自永平薊州密
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
千二百里其主平口至官坐嶺口關隘有九約去五
百餘里俱繁擾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若紫荆關
及盧花山嶺尤爲要路宜設千戶所守禦從之 五
月 祖訓錄成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
祀曰謹出入口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
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 上旣爲序仍命
宋濂序之 以河南府學訓導開濟爲國子助教
詔定公侯以下家廟禮儀 六月 徐達遣指揮李
玉入奏分遣李文忠等統兵分駐山西北平等處相
機招討殘胡詔可之 秋七月 以胡惟庸爲中書
右丞相陳寧爲右御史大夫 以儒士桂彥良爲太
子正字 以宋濂爲翰林侍讀學士仍兼贊善濂奉
詔搜萃歷代姦臣之蹟編爲辨姦錄及進太子諸王
各分賜之 八月 翰林承旨詹同侍講學士樂韶
鳳等上所制釋奠先師孔子樂章禮部尚書牛諒復
以所定禮儀進皆從之 御史答祿與權請祀伏羲
神農黃帝 上曰五帝三皇及漢唐宋創業之君宜

於京師立廟致祭其餘守成賢君令有司祭於陵廟
皆每歲春秋祭之 丁丑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先
師孔子時胡惟庸劉基馮冕等不陪祭而受胙 上
聞之曰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使弗學者何以
勸既不預祭不當享胙命停基冕等各一月寧坐不
舉亦停俸半月自是不預祭者不頒胙 更定親屬
相容隱律惟謀反惡逆不用 建歷代帝王廟于京
師禮部奏定其制宜畧如宗廟同堂異室爲正殿五
間以爲王室中一室居三皇東一室居五帝西一室
居夏禹商湯周文王又東一室居周武王漢武帝唐
太宗又西一室居漢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從
之 上以徐達等久出師遣使齋勅諭之曰卿等與
朕平定天下勲業已成而殫殫殘胡不能盡討致連
年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咎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
問計於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時飲食起居與
士卒同甘苦身先士卒所以致勝今將軍東有夏邑
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有
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
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誚乎卿等宜
益懋其功以副朕懷 九月 唐同善請編日曆

上命宋濂樂韶鳳爲纂修官凡興王出治之典命將
行師之緒永章文物之懿律曆刑法之詳咸以事繫
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必商確而謹書之 詔禁四
六又辭先是上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
法者翰林諸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
雨表進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爲天下式 鑄太
和鐘成建樓於園丘齋宮之東北懸之每郊祀候駕
起則鐘聲作登壇則止禮畢升駕又擊之 冬十月
命考究前代糾劾內官之法禮部議置內正司設司
正司副各一人專糾察內官失儀及不法者 十一
月 壬子吏部尚書詹同御史中丞劉基侍 上燕
于乾清宮之便閣同醉而還史館時舉人黃景在館
校對日曆同賦一詩贈之少選奉御傳宣召同等赴
右順門會 上適乘步輦而至同餘醒猶未解上謂
同曰卿醉未醒邪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景
才上曰詩何在對曰在史館中上顧謂宋濂宜急取
之濂取以進上笑謂濂曰朕即和同詩卿當爲朕書
之濂書訖乃以賜景 濂州道官貢人參 上諭之
曰朕聞人參難得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
人自取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貢香米朕止之遂以

種於苑中每耘耔刈獲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所計
入亦足供用太原歲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
家以養民爲務豈宜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
法子孫不得於遠方取珍味甚得貽謀之道也 閏
十一月 詔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每成一
篇輒繕寫以進 上親加裁定篇目一準之於唐合
六百有六條分爲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
務令重輕之宜及成宋濂爲表以進命頒行天下
十二月 併僧道寺觀擇有戒行者領其事若請給
度牒必考試精通經典者方許之禁女子不得爲尼

集賢堂

主

本

姑女冠

七年春正月丁卯朔 上以河南山東北平建置兵
衛僣武連年士卒懈怠兵餉日取諸民謂都督僉事
王簡等曰兵鎮北邊最重今皆坐食民租將不知教
兵不知習猝欲用之豈能濟事况農夫百養戰士一
若徒疲民力以供閒卒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
者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
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廢事今命王簡往
彰德王誠往濟寧李伯昇往真定統理軍政凡鎮守
屯田訓練之務爾各專之 定親王國中所居廣慶

曰承運中曰圓殿後曰存心四城門南曰端禮北曰
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義 上曰使諸王能觀名思
義斯足以藩屏帝室永膺多福矣 二月丁酉朔日
食 詔免平陽太原汾州等縣田租 命有司脩治
闕里先師孔子廟廊廡祭器樂器法服其田產荒蕪
者悉蠲其稅仍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訓其族人
三月 以兵部尚書劉仁刑部主事鄭九成爲廣東
行省叅政陞辭上諭之曰嶺海在京師數千里外方
面之寄必得重臣以授之庶可以輯寧其人茲特命
卿等往凡政事之施宜恩威兼濟一以恩而無威則

集賢堂

主

庭

寬而無制一以威而不仁則嚴而無恩惟恩不流於
姑息威不傷於刻暴則政事自舉由是郡縣轉相視
效而民生自遂雖嶺海之遙朝廷無可憂矣仁等頓
首受命 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詔
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友
往招之郭買的不從着沙火石友夜斬其首以歸衛
以其事聞請賞之 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兄弟
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
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 壬辰方
國珍死 夏四月 命置鐵冶凡一十三所每所置

大使副使各一員 徐達以獲故元官屬軍民五千九百八十八人入奏 上命官屬送京師軍民居之塞內 五月 纂脩大明日曆成自 上起兵臨濠踐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施設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合一百卷齊同宋濂率諸儒上進命藏之金匱其副藏於秘書監濂等又言于 上曰日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得臣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爲書以傳於天下後世上從之於是分爲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釐爲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名曰皇明寶訓自是以後凡有聖政史官日紀錄之隨類增入 宋濂序曰史書甚重古稱直筆不濫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尤非也况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聖德之高深臣詹同暨濂幸獲日侍燕閑十有餘年知之深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而無愧茲因日曆成書謹揭其大要於首簡使他日修實錄者有所採掇庶幾傳信於千萬世也 禮部尚書牛諒上進膳禮奏云古禮凡大祀齋之日宰犢牛爲膳以助

精神 上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上曰周官之法不行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按季本讀禮疑圖序畧曰周禮語言繁蕪事體瑣屑類皆功利之術大失寬仁之體浸淫其說將壞人心孟子生於周末而周室班爵祿之制已去其籍迨漢武帝時其書始出諸儒競排之不曰瀆亂不經之書則曰六國陰謀之書惟劉歆鄭玄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跡至朱子獨深信之或又謂周公晚年作此或未及改以爲未定之書夫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子於書且然矣况周禮乎要之不當盡信也我 聖祖以理斷之其真卓越千古矣 賜翰林承旨詹同致仕同徽之新安人元舉茂才爲柳州學正遇亂家黃州陳友諒以爲翰林學士承旨及王師下武昌同見 上授國子博士歷遷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至是命致仕 六月 復以詹同爲翰林學士罷兼吏部尚書 立皇陵祠祭署以汪文爲署令劉英爲署丞兼典祀事二人 上故里人也故命以是官俾守孫世守之 壬戌淮安侯華雲龍卒雲龍安豐人年二十謁 上于臨濠命爲帳

前小使從攻金陵定中原取元都所有功積官進
爵淮安侯雲龍動違邦憲日事游燕召還南京卒故
事生封侯者沒必贈公茲止侯禮以示薄罰仍命宋
濂撰神道碑銘濂不用誌墓常法特取春秋褒貶之
義歷述其過以爲人臣之戒云 秋七月 議增園
丘方丘從祀 西番獻葡萄酒 上謂中書省臣曰
昔元時造葡萄酒使者相繼於途勞民爲甚其宜效
之且朕性不喜飲况中國自有秫米供釀何用以此
勞民遂却之使無復進賜酋長文綺襲衣遣還 有
御史自廣西還進平蠻六策 上覽畢諭之曰汝策

嘉慶帝

七

宣

甚善但立威之說則偏中國於蠻夷在制馭何如蠻
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懷一於威則不能感其心一於
惠則不能攝其暴惟威惠並行此馭蠻夷之道也
八月 詔優卹經難兵民 上躬祀歷代帝王於新
廟自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服袞冕行禮奏樂具
有儀注 御史答祿與權言古之王天下者既立始
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
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祫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
太王爲始祖推本后稷以爲自出之帝今 皇上受
命已七年矣而禘祭未舉宜命羣臣參考酌古今而

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
爲虞夏商周世系明白其始祖所從出可得而推故
禘禮可行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
出當時所謂禘祭不過禘祀祧主序昭穆而祭之乃
古之大禘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禘祖之所
自出莫知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旣已
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于禘祭
之禮似難舉行 上是其議 上御武樓宋濂侍問
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知其人乎濂對
曰曾稽有郭傳者雖寄跡釋氏誠一代奇才也 上

嘉慶帝

八

庚

領之未幾復召濂曰郭傳之文卿可持至乎濂以其
文進上覽之曰誠如卿言即召見俾日侍左右以備
顧問傳精白一心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擢爲翰
林應奉陞起居注遷考功丞 九月 禮部太常司
奏議祭祀拜禮 上命節爲十二拜始迎神四拜至
獻福受胙四拜又至送神四拜者爲定儀 上遣宦
者咸禮表卜花帖木兒送崇禮候買的里八刺北還
厚賜之復遣其父愛猷識理達刺織金文綺辭行
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欲即遣爾歸
以爾年幼道里遠遠恐不能達今旣長成朕不忍令

爾父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
愛又諭二宦者曰此爾君之嗣不幸至此長途跋涉
爾善視之因致書於愛猷識理達剌曰昔君在應昌
所遺幼子南來朕待以殊禮已經五年念君流離沙
漠後嗣未有故特遣咸禮表等護其歸度不絕元之
嗣君其審之 冬十月 十一月 孝慈錄成 皇
太子臨大本堂召東宮贊讀及諸王府伴讀諭之曰
爾等離父母去墳墓者三年于茲冬氣向深草木搖
落寧不惻然動懷土之情乎吾已爲爾請于上宜各
旋歸歸即適至無父淹也仍命左右給肉府錢以爲

臺案

九

庭

道途費 詔分別應赦諸人 壬午太陰犯軒轅左
角上諭中書省臣曰太陰犯軒轅占云大臣黜免爾
中書宜告各省衛官知之凡公務有乖政體者宜速
改以求自安 十二月 御注道德經成 上對儒
臣舉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
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曰老子此語豈徒托之空言
於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諸家之註各有異見
朕因註之以發其義 遣靖海侯吳禎往浙東收籍
方氏台溫明三郡故兵積既至三郡無賴惡少挾私
逞怨蔓引平民富室爲兵瀕海大擾寧海知縣王士

弘曰吾寧獲死罪不可誣良民爲兵即上封事辭甚
懇切 上即詔罷之三郡之民賴以復安士弘潞州
人擢南雄府通判卒于官三郡之民悲思之 詔鄧
愈湯和還京

江

八年春正月辛酉朔 各省郡縣入朝上以濟寧知
府方克勤有善政錫燕儀曹 遣官祭功臣於雞籠
山廟增祀華雲龍李思齊等八人 命中書省今天
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食無依者給以屋
舍 詔天下郡縣閭里皆立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
子弟有司以時程督之 翰林侍講學士宋濂取上

臺案

十

何方

所行關於政要者編集成書名曰洪武聖政記 二
月 以工部尚書李敏爲江西行省叅政 以外夷
山川附祭于各省山川之次 御製資世通訓成上
謂侍臣曰朕統一寰宇思以化民成俗復古之道著
是書以示訓戒侍臣皆曰此臣民萬世之寶也書凡
十四章其一君道章凡十有八事其次臣道章凡十
有七事及其次曰民用士用商用等十一章皆
申戒士庶之意詔刊行之 癸丑享先農躬耕藉田
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政論之曰馬政國之所
重近命設太僕寺俾畿甸之民養馬恐所司牧養失

宜或擾害養馬之民皆當告戒之昔漢初一馬值百金天子不耻具均駟及武帝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羣遂能北伐強胡威服戎狄唐初纔得隋馬三千及張萬福爲太僕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脩舉故耶爾其爲朕申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芻牧務底蕃息有不如令者罪之 三月 詔造大明寶鈔時中書省及在外各行省皆置局鑄錢有司責民出銅民間皆毀銅器輸官鼓鑄甚勞奸民多盜鑄又商賈轉易錢重道遠不便 上以宋有交會法而元時亦嘗造交鈔及中統至元寶鈔易於流轉可以去

皇朝集

主

庭

鼓鑄之害遂詔中書省造之 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 上諭之曰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今大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于歸德州歲時致祭 洪武正韻成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命學士樂韶鳳與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 以廣西按察僉事答祿與權爲翰林脩撰 大將軍徐達等還自北平 夏四月 上幸中都次滁州遣官祭滁陽王廟 甲辰

皇太子攝祭皇地祇于方丘 上駐中都祭告天地甲寅欽天監言日上有青氣在趙分恒山之北北夷遼東之地勅遣使往北邊諭傳友德并定遼等處都指揮司計成練兵嚴飭守備 丁巳誠意伯劉基卒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元至順癸酉舉進士除高安丞有鄧祥甫者通術數之學以其術授基治高安未幾辭去尋起爲江州儒學提舉嘗與魯淵宇文公諒等游西湖適有異雲起西北光照湖中基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當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無事淵等大駭以爲狂及方國珍兄弟起

皇朝集

主

兵海上元行省辟基爲浙東元帥府都事俾圖國珍基與叅政石抹宜孫守處州 上旣取婺州聞基名遣使徵之基遂與章溢葉琛等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上喜納之旣而上決策取張士誠北收中原以定天下基密謀居多嘗言于上曰臨括間有隙地號淡洋元末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寇致亂民受其害宜設巡檢司以鎮其地上從之處之宿吏持郡縣事墮不以聞基令長子璉奏之時胡惟庸以璉不先白中書怒之及逮至所奏更因訴基始圖淡洋爲基地民弗與故建設巡檢司責欲逐民以得地惟庸具言于

上上以基舊勲弗問省部欲下魏獄上欲建歸亦弗問基乃入朝引咎遂居于京師無何疾作惟庸以醫來視基飲其藥不愈上以基久病令給驛遣使送還鄉基至家一月卒年六十五初基與宋濂葉琛章溢同止召舟所桐江而西桐廬徐舫基友也戴山中野服立於江濱揖基而笑且以語侵之基等延入舟中各取冠服服之欲載以同行舫覺之竟辭去基嘗舫以隱自高數薦起之舫避居江皋莫知其踪跡竟獲終老於山林君子於基之卒蓋深有感於斯人也

卷一百一十五

七

何方

馬其所用泉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今成以羅綺綾帛并巴茶往市之為命河州守將善循以通互市馬稍集率厚直償之成又宣諭德意自是番酋咸悅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售 陝西按察僉事虞以文言嘗巡按漢中見其民多居深山遷徙無常以避徭役其膏腴水田皆灌莽彌望莫肯下山開種蓋因用力勞而又畝徵其稅以是不欲下山今若減其租賦寬其徭役使居平野以漸開墾則田益闢而民有恒產矣 上善其言詔陝西行省遵行之 貤禮部員外郎吳伯宗于鳳陽伯

宗與學士宋訥同脩日曆時丞相胡惟庸專橫伯宗性剛直不屈惟庸嚙之故貶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惟庸罪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滋久為國大憂辭甚切直 上覽其奏即召還賜襲衣鈔錠既而奉使安南獲馴象以歸獻之改國子助教 六月 命申書省臣論安南高麗占城等國自今准三年一來朝貢若其王立則世見 秋七月己未朔日食 禮部奏五祀之禮孟春祀司戶孟夏祀司竈季夏祀中霤孟秋祀司門孟冬祀司井制可 八月 京師大旱上觀川流不息陞尹程秋水賦乃更為之賦召翰林諸臣觀之今亦各撰一篇宋濂率同列次第獻賦上皆親覽評品已而賜坐勅大官設酒饌內臣行觴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對不能飲恐愆於禮上曰卿姑試之濂飲畢上曰更宜一觴濂辭上曰一觴豈便醉人乎濂舉觴瑟縮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濂一吸三盞上大悅濂面頰行不成步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為卿賦醉歌上賦成賜濂濂頓首謝上仍命羣臣各賦醉學士歌見一時君臣同樂也 故元將王保保卒先是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愛猷識理達剌復任以事後德從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哈刺

邨海之衙庭其妻毛氏自縊死蓋亦殷之頑民云

九月 上命湖廣行省叅政吳雲使雲南諭之曰今四夷賓服獨雲南未奉正朔殺我使臣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卿能為朕作陸賈乎雲對曰臣奉陛下威德曉以禍福彼必效順若冥頑不從與師未晚遂遣雲行時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為徐達所獲送京師上釋之命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熱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被執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逼雲胡服辦髮詐為元使改易制書以給梁王雲不從鐵知院等知不可奪遂殺之雲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庭

常州宜興人仕元為翰林待制王師克元都以故官送赴京授弘文館校書郎歷湖廣叅政竟死是命

冬十月 上命皇太子秦王晉王楚王靖江王出狩中都以講武事詔太子贊善宋濂長史趙壘等從既行上閱輿地志得濂梁古蹟命內臣馳驛賜東宮令濂詢訪隨處言之皇太子至池河得上所賜示濂濂曰臨濠古跡唯塗荊二山最著皆在鍾離縣西八九十里間岡巒相屬淮水繞荊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二山間民免脩垣之患昔人所謂觀河洛者思禹功此亦一大觀也十一月壬寅皇太子過中都乃往

游焉命濂作記其諸古跡濂隨處進說甚有規益事畢遂還京師 濬涇陽縣洪渠堰涇陽屬西安府其堰歲久壅塞不通灌溉遂命長興侯耿炳文督工濬之涇陽高陵等五縣之田大獲其利 十一月

欲命宋濂叅中書大政濂辭曰臣無他長唯文學是攻今待罪禁林恩莫大矣臣誠不願活要樞上愈厚之每日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 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鐘于鳳陽 十二月 上諭御史臺臣曰比設糧長令其收民租以總輪納無有司科擾之弊於民甚便自今糧長有雜犯死罪及徒流者止杖之免其輪作使仍掌稅糧御史臺臣言糧長有犯許納銅贖罪制可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本

憲章錄卷第四

憲章錄卷第五

洪武九年丙辰
至十年丁巳

九年春正月丙辰朔 遣官祭功臣于雞籠山廟以
指揮僉事余隆等百三十一人祔 命湯和傅友
藍王等帥師往延安防邊 二月 定諸王公主歲
供之數 太安州民於蒿里得玉匣以有玉簡十六
獻諸朝驗其刻乃宋真宗祀太山后土文 上命仍
瘞其地 三月 上謂羣臣曰嘗聞智力足以取
下而不足以得人心朕之始事論智不如張士誠論
力不如陳友諒朕惟誠心待物不以詐力加人而二
人卒敗者曩之智力有窮也羣臣皆頓首服 壬申
太白晝見 詔免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
平湖廣及直隸揚州淮安池州安慶徽州稅糧其
出欺隱及應入官田地不在蠲免之例 夏四月
刑部侍郎李浩還自琉球國王察度遣弟泰期上表
謝恩貢方物浩因言其國俗市易不貴統綺但貴磁
器鐵釜自是賜予及市馬多用是物 五月 上御
奉天門謂宋濂等曰自古有國家者必資賢才以
理秦之時張良陳平韓信皆隱屠釣漢興乃用以成
帝業今山林巖穴豈無超拔之才何以能羅而致之

濂對曰取士莫善於選舉用人莫善於器使命官其
善於久任陛下行此則人才皆效用矣 復命宋濂
爲學士承旨知制誥如故 命中書省臣作親王官
室無得過錦省臣言親王官錦朱紅室錦大青綠亦
若不爲過度 上曰惟儉養德惟侈蕩心獨不見茅
茨卑宮堯禹以興阿房西苑秦隋以亡諸子方及冠
年去朕左右豈可使靡麗蕩心 六月 命宋濂爲
翰林學士承旨有寧海方孝孺從將濂大奇之 詔
改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 陞彰州知州胡子
祺爲延平知府子祺初擢御史上言請都關中其畧
曰天下形勢之地可都者四河東漢高厚控制西
北秦晉都之得其地者集江淮士卒不費汗渠機帶
河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曠無險可守洛陽周公營
卜之周漢嘗遷之然嵩邱諸山非有穀幽終南之固
渾澗伊洛非有煙渭瀾潭之雄故漢唐中據百二山
河之勝可用以建都者莫此若也 上覽奏稱善尋
陞廣西按察僉事子祺克舉實典多平冤獄開元祐
黨人碑尚在融州巖谷中出而碎之改知彭州值元
末兵荒濬渠爲陂爲聚泰州有沿江諸堰築自秦
時歷代皆用鐵石修築春夏水溢旋復衝決子祺以

竹木代之費省而利溥民甚便焉至是陞延平府導
政尤多踰年以疾卒于官 荅州日照知縣馬亮考
滿入覲州上其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於督運
吏部以聞 上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不
知務此而曰長於督運是棄本務末民必受患宜黜
降之使有所懲 上諭侍臣曰昔大禹以五聲聽治
爲銘於荀虞曰教我以道者擊鼓以義者擊鐃以事
者擊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搖輶禹聖人也虛已
言如此之切朕屢勅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啓沃
朕心者侍臣對曰陛下事無缺失無可言者上曰朕
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左右盡忠補過如卿
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頓首謝 召岐寧衛經歷熊
鼎還京師鼎行次中途西戎朵兒只班要劫死之鼎
撫州臨川人陳友諒破江西強之仕不從王師駐南
昌召爲中書博士編集經史事類拜起居注凡郊祀
禮樂官制法律及賜外夷言詔鼎皆與議歷陞山東
按察副使既而爲晉王傅以不能弭元四大王出沒
謫改岐寧知西戎狙詐密疏論其難降且叛之狀召
還被害 上悼惜之立祠致祭 山西汾州平遠縣
主簿成樂考績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

上曰地之所產有數官之所取有制若曰恢辦是額
外剝削主簿之職任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辦
爲能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按易損下
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自非達於此者鮮不
以損爲益矣夫商逐末稅之猶恐其過矧四民之中
唯農最苦可以重歛爲哉 秋七月 遣官祭功臣
于雞籠山廟以何文輝及凡有功者一百六人各附
祭于功臣之次 以韓國公李善長長子李祺爲駙
馬都尉尚皇長女臨安公主 以監察御史郎敏爲
饒州知府敏之官有樂平縣民詣闕訴邑之大姓五
十餘家謀逆者詔率六捕之敏廉得告者素無賴以
假貸諸大姓不獲故重誣之敏爲奏辯詔誅無賴其
被誣者釋之 八月 丙申躬祀歷代帝王 御史
大夫汪廣洋陳寧劾奏李善長李祺父子孤恩失禮
久失問候朝參請付法司正其罪 上姑宥之 九
月 上遣吳英往北平諭徐達曰七月火星犯上將
此月金星又犯之占有奸人刺客當謹備之可徧諭
諸將一體嚴密雖左右將校勿令相近其故元閣官
尤宜防範惟南去省可以使令 中書省言福建參
政魏鑑罷莊筭姦吏至死 上賜重書勞之曰朕親

自古天下之治亂在於君臣能馭不能馭中若君能馭臣以禮臣能馭吏以法則治君不能馭臣臣無以馭吏則亂或云胥吏小人何預治亂是大不然吏詐則蠹政政蠹則民病朕嘗者令凡吏卒違法繩之以死此今行之已久奈何貪官動爲下人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以致民多受害今丞相奏福建兩叅政置姦吏於極刑所謂惟仁人能惡人也斯民庶幾有賴矣故特往諭之爾尚慎終如始乃能其官 是月皇太子生子允炆 閏九月 以五星素度日月相刑詔求直言 淮安海州學正曾秉正上脩德弭災

臺案五

五

庭

疏 上嘉之召至京擢思文監丞 罷弘文館 冬十月 上覽大明律謂胡惟庸汪廣洋等曰古者風俗厚而禁網疎後世人心漓而刑法密是以聖王貴寬而不貴急務簡而不務煩國家立法得中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傳後世昔蕭何作漢律九章張湯猶得以私意亂之况始未盡善其能久而無弊乎今律條猶有議擬未當者卿等可詳議更定務令中正仍具存革者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凡十有三條 甲戌濟寧知府方克勤卒克勤字去矜台州寧海侯城里人弱冠編窮澤洛關陶遺書至

正間嘗入場屋言國家利害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遂入山不出值我明歷仕濟寧多善政曹縣知縣程貢以不職被笞誣奏克勤用苦倉蘆葦下御史楊通廉審通乃貢之故人如其奏遂逮克勤至京師次子孝孺願以身死而克勤卒年僅五十君子惜之 上手詔諭山東布政使吳印曰嘗聞殷高宗思治而賢人入夢得傳說於版築殷藉以興周文王起磻溪之釣叟遂相武王而創八百年之業古有是君亦有是臣自是之後如是者蓋鮮昨天厭元德羣雄並起朕於是摧強撫順綱維海內以主黔黎已九年矣其間尚有不迪于教而麗法者欲以刑治之則不可勝誘姑緩其刑俾之輸作冀其向化期于無刑頃者天變於上朕心皇皇詔告臣民許言朕過獨卿敷露肝膽面陳國計朕以至意諭卿卿若夙夜如此爲國爲民非特盡心於朕卿之令名亦不朽矣 十一月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侍臣曰自古亡國多由於此而所以啓之者有漸女寵之禍始于溺愛外戚之禍始于怙恩宦官之禍始于預政權臣之禍始于蒙蔽至於藩鎮跋扈則由於姑息夷狄侵暴則由於不振漢唐以下覆轍可

臺案五

六

庭

鑒矣 上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耳漢無外戚閹宦之禍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然制之有道若不惑於聲色何有女寵之禍不牽於私愛何有外戚之禍不假以政事何有宦寺之禍不爲所蒙蔽何有權臣之禍兵賦不專何有藩鎮之禍武備不弛何有夷狄之禍凡此數事皆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願著之常典以示將來 詔宋濂致仕先是 上以濂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上親作良馬歌命羣臣咸和以寵耀之及詔致仕加贈濂父文昭爲禮部尚書祖德政爲太常少卿二代誥詞皆上所親製天下榮之 十二月頒建言格式時刑部主事茹泰素上書論時務五事累萬餘言 上令中書郎中王敏誦而聽之虛文多而實事少次夕又於宮中誦之再三審其切要可行者四事纔五百餘言因慨然曰朕所以求直言者欲其切于事情而有益於天下國家彼浮詞者徒亂聽耳遂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具爲定式頒示中外使言者無事繁文 宋濂行既期 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

累日特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聞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上怒之而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上耳烏可深罪乎已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誦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耶 上諭羣臣曰朕每事必詳審而後行既行而又有相妨者以一人之智慮豈能周天下之事情左右之人於此能竭誠盡意相與可否豈不事皆盡善何乃惟圖容悅默而不言自謂得計殊不知百世之下難逃清議如張禹孔光之徒成何人哉羣臣皆頓首 勅送故元官蔡子英歸塞北子英河南永寧人元季舉進士爲擴廓帖木兒所知薦於元累遷顯官王師征定西擴廓帖木兒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入終南山有司以形求得之械送京師至江濱亡去至是陝西又捕得之械過洛陽遇湯和不爲禮和怒焚其鬚髯之終不屈其妻適過洛陽聞子英至欲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 上命釋之授以官英不受退而上書曰伏惟皇帝陛下乘時而起提三尺劍削平羣雄混一四海九夷八蠻莫不賓貢英金魚漏網假息南

山見獲河南拘送京師垂及渡江復得脫亡七年
之文動勞有司既違陛下又忤大臣揆之常情雖死
罪不足以擬英而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
降天誅反療其疾易以冠裳賜以酒饌授以名爵陛
下之量包乎天地之外矣英感恩無極非不欲竭犬
馬之力以報獲載之仁但以名義所在不敢改其初
志自惟家本韋布遭值亂離操戈行伍智識粗淺過
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
寸之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板蕩又復失節何面
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蓋臣之事君猶
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祿
終身無二昔馮道歷仕五朝司馬光曰不正之女中
人羞以爲室不正之士中君羞以爲臣偉哉言乎管
子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陛下
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器極其利府庫充實米粟紅腐
國家之盛古未有也猶以爲未足於是興學校明人
倫彙死節獎忠義蓋謂治天下之本莫大於禮義廉
耻也夫以今天下之廣人民之衆既不以英一人而
加少又豈以英一人而加多授英以官何益於國舍
英不用何損於事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提挈大經大

法以昭示聖子神孫功臣賢士不宜以無禮義廉耻
之伴厲而廁於維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英自被
獲以來日夜所思惟追咎昔之不死以爲今日惟死
可以塞責陛下迺待英以禮沐英以恩臣固不敢賣
死以示名然亦不敢全身以苟祿若察英之愚全英
之志禁錮海南以終齎露之命則雖死於炎瘴亦感
恩極矣陛下之威加于海內而奔走四夷不患不行
於匹夫之賤然英聞仁者不中道而改節義者不苟
生以圖榮勇者不見幾而不作故王蠋閉門以自縊
李芾闔門以自屠彼非惡安逸而樂危亡顧義之所
在雖湯鑊有所不避也眇焉之軀仰止古人死有餘
恨自瀆天顏伏俟鈇鉞不知所言 上覽奏而益重
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之故子英曰
思舊主耳語聞上知其志不可奪勅有司送之出塞
按武王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此其爲再見矣培
養元氣以固國家靈長之命脉非與天地合德者其
孰能與於此
十年春正月庚辰朔 宋濂以學士承旨致仕 上
命舉可以自代者濂以蘇伯衡對先是伯衡嘗爲翰
林編脩以耳聾辭至是召至復固辭上亦憫其誠特

賜文綺遺之 工部奏差張致中上書言三事其一
曰監察御史迺朝廷耳目之寄清要之司宜精擇老
成或謬公明廉正者俾居其職庶知官民利病激濁
揚清以佐治化其二曰京師迺天下都會之地邇者
米價翔踊百物沸騰蓋由年穀不登素無儲積今後
宜令各府州縣設常平倉以時欽散則物價自平其
三曰北方土曠民稀開墾有限所在守令往往責里
甲增報額數以爲功蹟罔上損民甚無謂也宜令各
處農民自實見墾畝數以定稅糧庶不有名無實民
力不困矣 上覽而嘉之擢爲宛平知縣 上謂中

書省臣曰

仁

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即令赴
任聞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於人昔元之
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京者輒經歲月資
用既乏遂流爲醫卜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
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
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 按國初盡體
臣之道嚴賊吏之誅蓋並行而不悖者迨後淹於候
選困於道塗厚揭債利取償於官犯者既多不可勝
誅旋致廢法矣 乙巳處州季汶卒汶字彥父處之
龍泉人元季之亂江南諸郡多陷于盜獨處州以士

夫似義兵堅守 上渡江始以城降是時起兵之士
靡木有葉琛青且有劉基龍泉有章溢與汶既而琛
等歷顯官知名當世唯汶入見便殿遂以老乞歸不
仕故其名不顯卒年六十宋濂特爲銘之 二月
宋濂辭歸瀕行賜楮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又
賜衣二襲 上諭曰朕最慎于賞嘉卿忠誠故以賜
卿卿今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
年後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上復屬曰大江漲不
可行宜循內河至家仍命使護行濂感恩請歲一來
朝 遣官享先農命應天府官率農民耆老陪祀

書省臣曰

仁

宋濂抵家上表謝 上謂省臣曰士民貴賤有等趨
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
復役其家與民庶無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任官
有田土者輪租外悉免役著爲令 按國初待士免
役豈不厚哉但後來士人有自處以薄者受人詭田
而齊民率多重役遂致勸士待賢之道不能有終矣
三月 丁未 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
林應奉傳藻典籍黃麟考功監丞郭傳皆以蔡氏左
旋之說爲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
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

起丘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
下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
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
右旋此曆家亦嘗論之蔡氏謂爲左旋此則儒家之
說爾等不析而論之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 夏
四月 命鄧愈爲征西將軍沐英爲副將軍率師討
吐蕃先是吐蕃所部川藏邀殺使者輩歌嶺南等故
命愈討之 五月 上謂侍臣曰賞罰者國之大權
人君操賞罰之權以御天下一主於公故有功者
雖所憎必賞有罪者雖所愛必罰賞以當功上不爲

聖鑒

三

宣

德爵以當罪下不敢怨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
意而害至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 誅戶部主事趙
乾勅中書省臣曰嚮荆蘄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
命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
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賑濟民饑死者多
矣夫民饑而上不卹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
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卹吾民
者 監官供事內庭言及政事 上即日斥遣還鄉
命終身不齒遂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所謀
必謀諸公卿大夫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幸可得

預者況寺人朝夕左右聲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
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辟逢迎其常態也苟一
爲所惑而不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
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由是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
是爲監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灑掃不許干與政
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
懲將來也羣臣頓首稱善 六月 秋七月 置通
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 詔遣監
察御史巡按州縣入辭 上諭之曰近日山東王基
不務正論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今汝等出巡事

聖鑒

七

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列勿事虛文凡爲治以安民爲
本民安則國安汝等當詢民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
化處事之際須據法守正務得民情惟專志以立功
勿要名以取譽朕深居九重之中所賴以宣布條章
申達民情者皆在汝等汝其慎之 八月 詔改建
園丘于南郊初園丘在鍾山之陽方丘在鍾山之陰
上以分祭天地人情有所未安至是欲舉合祀之典
廼命即園丘舊址爲壇而以屋覆之名曰大祀殿
命改建社稷壇于午門之右社稷共爲一壇 九月
宋濂來朝越十有四日見于端門 上見大喜皇太

子諸土皆喜上遣儀曹備膳羞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上游恩禮備至 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而諛佞小人又逢以主逸臣勞之說殊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當舜何爲曰堯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人君日理萬幾忘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常以勤勵自勉未旦臨朝夜卧不能安席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爲憂惕或量度民事當速行者即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祇畏天命不得不

集賢堂

廿

爾朕言及此者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爲勉朕無憂矣羣臣皆頓首受命勅諭浙江温州府訪求師儒 命胡惟庸爲左丞相召汪廣洋爲右丞相陳寧爲左御史大夫丁玉爲右御史大夫 冬十月 新建社稷壇成先是禮部尚書張壽奏天地社稷宗廟崇敬之禮一也書稱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後世列爲中祀失所以崇祀之意至唐升爲上祀國初仍列中祀臨祭之日或具通天冠絳紗袍或以皮

集賢堂

宋

弁行禮制未有定今既考用古制右社稷左宗廟有事社稷則奉 仁祖皇帝配其禮重矣宜升爲上祀具冕服以祭 上是之至是行奉安禮上冕服乘輅百官具祭服詣舊壇以遷主告 觀心亭成 上臨幸焉時宋濂來朝乃召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爲難朕日酬庶務罔敢自暇自逸況有事于天地宗廟社稷尤用祗惕是以作此亭名曰觀心卿爲朕記之傳示永久 改作大內宮殿成闕門曰午門翼以樓觀中三門東西爲左右掖門午門內曰奉天門門之左右爲東西角門內正殿曰奉天殿 上御之以受朝

賀殿之左右有門左曰中左門右曰中右門兩廡之間左曰文樓右曰武樓奉天之後曰華蓋殿華蓋之後曰謹身殿殿後則後宮之正門也奉天門外兩廡之間有門左曰左順門右曰右順門左順門之東爲東華門內有殿曰文華殿東宮視事之所也右順門之西爲西華門內有殿曰武英殿 上齋戒時所居也制度皆如舊而稍加增益規模益闊壯矣 十一月 上以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謂侍臣曰人生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方能養性崇尚後廢必至長德朕嘗念昔居淮右煥年饑饉艱於衣食

今寧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檢制其心惟恐
驕傲而夜兢惕弗違底寧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
不使已而後爲之官盡之間皇后亦躬服浣濯皆非
故爲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且節
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者亦宜守之爾等
歲祿有限而日用無窮費或過度何從辦集侵牟剝
削皆原于此須體朕懷共崇節儉庶幾無悔 宋濂
在朝七旬餘以歲暮辭還 上曰方今四夷皆知卿
名卿其自愛濂謝不敢當復遣中貴人賜上尊道所
經行皆爲指畫既行數日上謂其子宋璠曰朕曠昔

卷之三

七

之夜夢見爾父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
璠叩頭謝 丁亥冬至姑合祀天地于奉天殿祝文
曰禮以義起貴乎情文兩盡曩者建國之初遵依周
禮分祀天地于南北郊周旋九年於心未安誠以人
君者父母天地仰覆載生成之恩一也及其嚴奉禋
祀則有南北之異揆以人事人子事親易敢異處竊
惟典禮其分祀者禮之文也其合祀者禮之情也徒
泥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謂禮方改建大祀殿功未就
緒今朝堂適成時當冬至謹合祀於殿庭自今以春
首合祀于南郊永爲定制禮議奉皇考仁祖淳皇帝配

惟上帝皇地祇鑒之 十二月乙巳朔日食 上諭
李善長等曰人君聰明雖得於天性然物理必察識
而後知人情必諳練而後熟若臨事不熟驟然斷決
恐未盡善既行之後覺其非而欲改之妨事已多前
者今皇太子躬聽朝臣啓事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
處置或有未當自今政事啓于東宮者卿等二三大
臣更爲參決可否 置神宮監天地壇祠祭署及皇
城門各設內使令丞正副品級有差

卷之三

六

憲章錄卷第五

憲章錄卷第六

洪武十一年六月
至十二年巳未

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朔 改封吳王爲周王罷杭州
護衛 進封中山侯湯和爲信國公 二月 戊申
祭大社大稷前二日詣奉先殿告 仁祖淳皇帝配
祭日陳設大社在東大稷在西俱比向淳皇帝在東
西向 勅中書省曰朕初以邊餉勞民商人納粟於
邊以淮浙鹽價之益欲足軍食而省民力也今既數
年軍餉不給皆因鹽價太重商人無利以致輸粟者
少爾中書其議減鹽價俾輸粟于邊庶內地之民省

憲章錄卷六

何本

輓輸之勞於是定擬凡輸粟于各邊者量地遠近價
各有差 三月 河間府知府楊冀安等考績入朝
上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
各官來朝宜課其殿最第爲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爲
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
不稱職者爲下不預宴序立于門宴者出然後退庶
使有司知所激勸 上謂吏部臣曰朝廷懸爵祿以
待天下之士資格者爲常流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
例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
是李煥文自西安府知府費震自寶鈔提舉俱擢爲

戶部侍郎 命太子正字桂彥良爲晉王右傳 始

製牙牌給文武朝臣 夏四月 以朱夢炎爲禮部

尚書 戊午未嘉侯朱亮祖奏安東沐陽二縣之野

暮夜多鬼民人皆驚御製勅文遣使諭祭之曰明有

禮樂幽有鬼神國之有祀以爲民也庶民之祀止於

祖宗非祖宗而祀謂之非禮神亦不享其蠶鎮海濱

山川之神載之祀典者莫不承上帝后土之命以司

福善禍淫之權若稱福倒置不愜民心且將獲戾于

天矣今洪武十一年四月十四日未嘉侯遣人奏安

東沐陽二縣之野夜有持炬者數百或成列或四散

憲章錄卷六

何本

民人相驚逐之不見擊之若有應者朕不能盡信特
致然醴會鬼神而勅問之中原自有元失政生民塗
炭死者不可勝計有覆宗絕祀者有生離父母妻子
而死於非命者爾持炬者豈無主孤冤而欲人之祀
與父母妻子之求隔而有遺恨與無罪遭殺而冤未
伸與或有司怠於歲祀而有忿與四者必有一焉朕
以四事問爾爾果何爲而然與朕自即位以來祀神
未嘗缺禮然非當祀者亦不敢佞爾持炬者宜禍其
官禍者而福其應福者勿妄爲民害自貽天譴 是
月重建皇陵碑 上以前所建碑恐代草者有文鋪

至是復親製文命江陰侯吳良督工刻之 元嗣君
愛猷識理達剌罕于沙漠 五月 命東宮文學傅
藻等編纂春秋本末 六月 遣使致祭故元幼主
于沙漠 秋七月 八月 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
國徽州廣德安吉長興諸府州秋糧 九月 欽天
監進明年大統曆日 上御奉天殿頒曆于諸王百
官 追封劉繼祖爲義惠侯諡曰朕昔微時游罹親
喪艱於宅兆爾繼祖以已沃壤慨然惠朕朕得安厝
皇考皇妣睠茲大惠云何可忘而歲月易流厚德莫
報慨念實深茲特賜爾爲義惠侯爾其有知服茲寵
命其妻婁氏追贈爲義惠侯夫人遣官齋誥命仍以
牲醴祭之 賜中都國子學助教貝瓊致仕瓊字廷
臣嘉興崇德人篤志好學博通經史年四十八始領
元鄉薦張士誠據姑蘇累徵不就洪武三年薦脩元
史六年擢國子助教九年遷中都國子助教至是致
仕明年卒于家所著有清江文集 冬十月 駙馬
都尉曹國公李貞卒 十一月 總兵官辰州衛指揮
楊仲名討破五開叛蠻捷奏至京 時西番屢寇
邊命西平侯沐英爲征西將軍率都督僉事藍玉王
弼將京衛及河南陝西山西馬步官軍征之 十二

月 致仕宋濂來朝賜勅勞之
十二年春正月己巳朔 己卯合祀天地於南郊大
祀殿自齋戒百官至將祭之夕天宇澄霽升壇星緯
昭煥祥飈慶雲光彩燁燁 上心甚悅禮成勅中書
省臣曰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見其儀太繁乃以義
起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歡今十二年春始
合天地大祀而上下悅若有繢答於朕心爾中書下
翰林令儒臣記其事以彰上帝皇祇之昭格 二月
命曹國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臨洮鞏昌梅州等處
整治城池督理軍務邊境事宜悉從節制 三月
助教吳伯宗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學皇太子
嘉納尋改典籍 以萊州府知府董俊爲兵部尚書
明州府知府余文昇爲工部尚書 上聽朝之暇延
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國子學官李思迪馬
懿緘默不言 上惡之勅諭國子師生曰賢者以學
爲本推而行之有裨於國家無愧於所學俾善名立
於兩間斯成其爲賢也若懷詐自私上無助於君下
無益於世朕何賴焉如李思迪馬懿者朕以其學官
日召同游期在嘉言善行啓朕未明輔朕不足乃終
日緘默旁有講說者因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辭以

對未嘗獨出一言豈朕昏昧不足以及聞耶抑朕之禮
未至耶何訪之以道而不相告也及遣侍東宮欲其
發明古帝王之道以匡弼輔贊而緘默如故無異事
朕之時其懷詐甚矣昔孔孟懷聖賢之道恨不得用
世以拯生民故歷聘列國至老不倦今思迪等發身
草野一旦與人君同游殿庭之上人君躬就問之而
緘默如此學孔孟者果如是乎孔子入周廟見金人
三緘其口曰此古慎言人也蓋謂非法之言耳若理
道之辭果宜禁乎且思迪等事朕如此其肯盡心訓
國子生乎朕諭爾等自今爲師爲弟子者一以孔孟

卷六

五

何

爲法以副朕責望之意慎毋如李思迪馬懿之爲也
夏四月 乙丑遣使勅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
等曰四月庚申日交暈在秦分主有戰鬪之事已未
太白見東方至於甲子順行而西西征大利爾等宜
順天時追擊番寇 五月 閏五月 六月勅遼東
守將潘敬葉旺等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
婦來降朕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
尚詐其性多頑況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
而歸異鄉者耶斯必示弱於我如墮其計則不過一
二年間至者接踵其害豈小小哉符至之日開諭來

者令還以破彼奸今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
與東夷接壤慎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藉口若我正
而彼邪彼果不臧則師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
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
編春秋本末成先是 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
之事錯見間出欲究其終始則艱於考索乃命東宮
文學傳讀等纂錄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
周王之世以尊正統次魯公之年以仍舊文列國則
先齊而後楚燕所以內中國而外夷狄也事之始
終秩然有序則名曰春秋本末 秋七月 遣官祭

卷六

六

何

功臣於雞籠山廟以吳禎等百九十三人附 丁丑
等討四川賊人彭普貴等平之初普貴等爲亂焚掠
十四州縣四川都指揮司以兵討之不克至是王盡
殲其衆遣人奏捷 上賜勅勞之 曹國公李文忠
自陝西還命掌大都督府事 八月 上御華蓋殿
與侍臣論治身之道上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
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於己者皆欲
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
欲肆爲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于民爲臣而廢禮縱
欲則禍延于家故循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九月 以右御史大夫丁玉爲左御史大夫浙江布政安然爲右御史大夫四川參政秦中爲右御史中丞重慶知府殷哲爲中書省右叅政 冬十月 以儒士吳沉爲翰林院待制 十一月 上觀漢武帝紀謂吳沉曰人君理財之道當視國如家一家之內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爲子計者父子而異其家必廢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上與吳沉論持身保業之道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

卷六

七

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沉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上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吳沉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真切要事也沉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上曰使其真知賢者能興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於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已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畢來沉對曰陛下此言誠國家興治之要 十二月 以東宮侍書張統爲通

政司左叅議翰林脩撰廷原霖爲右叅議 致仕宋濂來朝上曰卿多積德以致高壽雖致仕而戀闕甚切不憚祁寒每歲斯時來朝特賜酒餼及日用之物卿其領之 右丞相汪廣洋貶海南死于道廣洋字朝宗南鄉人少從余闕學游寓太平乙未歲 上渡江廣洋入見留爲元帥府令史洪武三年歷遷中書左丞時楊憲爲右丞惡廣洋軋已嗾御史劉炳奏罷之憲恐其復入復令炳奏遷海南上覺之誅憲召廣洋 忠勤伯尋拜右丞相居胡惟庸之次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劉基乃胡惟庸毒死 上問廣洋廣洋對以無是事上以廣洋欺貶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使勅責之廣洋慚懼遂自縊 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先是 上謂禮部曰爲國得寶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熙庶績然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於窮餓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于朝朕將顯用之至是皆至京師時江西布政使沈立本遣人招故元吏部侍郎伯顏子中子中飲鴆死子中西城人祖父仕江西因家焉通春秋五領鄉薦授東湖書院山長陞建昌路儒學教授尋爲江西行省都事陳友諒兵陷贛州子中招

募壯士欲復城不克間道入福建行省子中出奇計
收復建昌遂浮海獻捷元都授福建行省郎中累遷
至吏部侍郎出使廣東比至未幾而廣已歸附子中
墜馬求死不得折其一足於是子中變姓名浪跡於
江湖間往來居進賢之北山先是其妻子已爲江西
叅政楊憲送京師朋友有弔之者子中答曰吾身且
不有奚暇顧妻子哉於是周游天下誓不復仕悲歌
慷慨未嘗一日忘于元也嘗懷鵠自隨曰如有強我
者便當以死答之郡縣聞而義之不之強至是立本
專使招之子中見使者慨然曰吾今死亦晚矣乃具

墓錄卷六

九

牲酒祭其祖父師友作歌七章飲醵而死 詔徵寧
國府訓導陳迪爲翰林編脩

憲章錄卷第六

憲章錄卷第七

洪武十三年庚申
至十五年壬戌

十三年春正月癸巳朔 御史中丞余節告胡惟庸
與陳寧等謀反及前藥殺劉基事命廷臣審錄 上
親鞫之初自楊憲誅惟庸總中書政事生殺黜陟以
恣威福內外諸司封事有病已者輒匿不聞四方奔
競者趨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於上惟庸忌
之達有閹者福壽惟庸陰誘爲己用冀以圖達乃爲
福壽所發劉基亦嘗爲上言惟庸不可用惟庸知之
恨基及基病詔惟庸挾醫往視基飲藥逾月死事在

墓錄卷七

本

八年正月惟庸兄女妻李善善長從子佑相結擅權吉
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見惟庸專政往來益密惟
庸令掌管軍馬又與陳寧在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
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寶及亡命魏文進等爲心膂
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婿父也以親故
往來惟庸家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以邪謀事皆未
發會惟庸子有馬馳驟于市奔入輓轡中傷死惟庸
殺輓轡者 上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
上不許余節題上奏言特商議請降中書省吏部以
惟庸陰事告上命羣臣更訊惟庸許寤不能隱遂論

死 戊戌殺左丞相惟庸御史大夫陳寧羣臣奏惟庸等罪狀請誅之於是賜惟庸陳寧死又言余節本為惟庸謀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誅何以戒人臣之奸宄者廼并誅節餘黨皆連坐 羣臣又請誅李善長陸仲亨 上曰朕初起兵時李善長來謁軍門持朕年二十七善長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贊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妻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為賊兵所掠持升麥藏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腹心股肱吾不忍罪之其勿問 詔免天下今年田租

卷七

二

胡惟庸等既誅詔罷中書省官陞六部尚書為正二品不隸中書省分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 召山西布政司左叅政僕斯為吏部尚書河南按察使鄭九成為禮部尚書前北平按察副使劉崧為禮部侍郎以應天府尹徐鐸為戶部尚書俱賜以誥 二月 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 遣應天府官祀歷代忠臣漢將蔣子文晉卞壺南唐劉仁贍宋曹彬元福壽凡五廟太師韓國公李善長以年老養疾奏還原給儀仗戶二十家從之 三月 命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

租糧額 兩浙鹽運使呂本言煮海為鹽始於管仲晏嬰繼之西漢專利禁私鬻東漢弛禁聽入稅唐劉晏設轉運法而利益興宋仁宗朝給亭戶官而法愈密元承宋制歲給工本置轉運司各場置令承管勾掌鹽出納所給工本有多寡煎鹽不難易國初委官稽考仍依舊額輸官以四百斤為一引官給工本米一石以米價低昂為準兼支錢鈔以資寬民然其間有丁產多而額鹽少者有丁產少而額鹽多者未經覈實今與各道分司即鹽場所屬地方驗其丁產多寡地利有無官田草場除額免科薪鹵得宜約量增

卷七

三

世

額分為等則逐一詳定均平寔為民便詔從之 是月燕王之國北平 以葛誠為燕府長史 夏四月降翰林院待制吳沉為編脩 賜翰林院編脩張美和應奉陳溥致仕各御製詩文賜之 五月 復以湖廣漢陽州為漢陽府德安州為德安府隨縣為隨州 寧縣為歸州桂陽縣為桂陽州 甲午雷震諸身軀大赦天下 賜御史臺左中丞安然歸鄉里命李善長理臺事 六月庚午朔詔受朝於正殿 遣使齎勅諭江陰侯吳良等昨者上天垂戒朕思治理恤民為先其王府一切役作皆停罷時良等重建齊

楚各王府故論之 上謂戶部曰曩者奸臣聚歛稅及天下纖悉之物朕甚耻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戶部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以蘇恭讓為漢陽知府恭讓為治簡而明嚴而不苛漢陽密邇省城凡徭役科徵倍於他郡故攻繁而民困前守無敢言者恭讓每遇重役必懇請上官簡省民賴以安先是有趙廷蘭者知漢陽縣愛民如恭讓朝廷嘗遣使下縣取陳氏散卒他縣率多以民應數規免已責廷蘭獨為民辨明民得不擾漢陽之民言郡守則稱蘇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廷蘭云

臣戒錄成時胡惟庸事覺 上廼命翰林儒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宦官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既成賜名臣戒錄頒布中外之臣俾知所警 秋七月 罷秘書監凡內府書籍悉翰林院典籍掌之 上以古人父母既没生日當倍悲痛即位以來常不受賀至是李善長等累請乃許之其在外諸司五品以上者自明年始聽其表賀 八月 九月 始置四輔官以王本杜祐龔敦為春官趙民望吳源為夏官 詔戒守令曰朕君主華夷十有三年立綱陳紀所以安民曩因奸臣弄權

恣行不法內外官貪賦蠹政以干邦憲邇來有司皆出編氓深知稼穡艱難民生疾苦是用授以職任相與圖治當竭誠報效無蹈前非其有舊任未代者若仍肆意妄行則國有常憲 冬十月 宋濂之孫慎以黨罪被刑舉家當置重辟 上念濂特降赦安置茂州 勅諭浙江布政司自洪武五年至十二年終更置衙門已前中書堂都察院及六部凡有行下着令有司科派事理一一具陳奏聞故行隱蔽凌虐下民印係黨惡 十一月 以儒士宋訥為國子學助教 十二月 遣使詔諭日本國王不得縱民侵擾

養民故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夫節浮費薄稅歛猶恐損人况可重爲徵歛乎近臣復言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儲財而能爲國家者上曰人君儲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爲天下主當收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何謂也言者愧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 陞禮部侍郎李叔正爲本部尚書 二月 以鄭湜爲福建布政司叅議湜

鄭湜

木

章

金華浦江人鄭綺八世孫鄭氏素以孝義聞時胡惟庸既敗四方有仇怨相告訐者凡指爲胡黨率坐重獄及是有訐鄭氏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爭欲行湜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辟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暨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辯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 上聞之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邪卽宥之詔賜酒食擢爲叅議賜冠帶襲衣 三月置東宮左右春坊司直郎各一員秩正六品 夏四月 命國子生蔡

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五月 甲辰宋濂卒於夔州濂字景濂婺州金華人濂在姪七月卽生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言十五受業于聞人夢吉繼學于吳萊文名籍甚又游于柳貫黃潛之門遂播聞于海內 上定鼎金陵詔徵爲儒學提舉歷太子贊善學士承旨究性命之理而文章定其餘事雖貴無異貧士至是以孫慎獲罪安置茂州行至夔州卒年七十二門人方孝孺爲文祭之曰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

鄭湜

七

章

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能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泰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羣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遺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乎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岷蓋將弔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汙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爲浮雲六合之內孰非

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尚何窮達之足云吾獨悲嘆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一而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嗷嗷哭于山巔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爲殽注滄海以爲樽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

臺臺卷七

八

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酌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召山西右布政趙新爲翰林院脩撰五溪蠻作亂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其雙鐐狀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爲國者盡智慮筋力之所能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圖取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嘗歎羨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廼者五溪蠻叛阻遏主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興奮然請行朕憫卿年老不忍煩卿卿廼固請爰命

爲大將往靖南服於戲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尤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六月

安南國王陳煒遣使奉表貢方物時思明府來言安南攻其永平等寨安南亦言思明府攻其脫峒諸處上以其詐命還其貢以書詰責陳煒言其作奸肆侮生隙構患欺誑中國復勅廣西布政司自今安南入貢並勿納秋七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上却其貢仍命以書責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王居滄溟之中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已分但知環海爲險限山爲固肆侮鄰邦縱民爲

臺臺卷七

九

盜上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其微并觀蠡測自以爲大無乃構隙之源乎王之國始號曰倭後惡其名遂改日本自漢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由歸慕意誠故復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必受禍如吳大帝晉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征伐俘獲男女以歸千數百年間往事可鑑也王其審之八月上諭在廷文武諸臣曰雲南自昔爲西南夷至漢置吏臣屬中國今元之遺孽把匝剌瓦爾密等自恃險遠桀傲梗化遣使招

論輒爲所害負罪隱隱在所必討羣臣合辭以贊於是命諸將簡練軍士先給以布帛鈔錠爲衣裝具河南原武祥符中牟諸縣河決爲患有司以爲言

上曰此天災也今欲塞之恐徒勞民力但令防護舊堤勿重困吾民 九月 上御奉天門命傅友德爲

征南將軍藍玉爲左副將軍沐英爲右副將軍統率將士往征雲南 命魏國公徐達鎮北平軍民悉聽

節制 冬十月壬子朔日食 詔太平應天鎮江寧

國廣德秋糧除官田減半徵收其民田盡行蠲免

命法司論囚擬律奏聞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

書

十

金

字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屢奏論決 給事中鄭相

同言國初之制凡啓事東官惟東官官屬稱臣朝臣

則否蓋尊無二上之意今一體稱臣於禮未安詔下

羣臣議翰林院編脩吳沉等奏曰東宮國之大本所

以繼聖體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何得有異

相同之言非是請凡啓事東官者稱臣如故從之

循處溫三府山寇吳達三葉丁香等連結作亂命延

安侯唐勝宗右軍都督僉事張德總兵討之 潮州

揭陽民作亂南雄侯趙庸討平之擒賊千餘人并其

家屬二千七十人至京 十一月 上召吏部兵部

臣論之曰三代學者無所不習故文武兼備後世九

流判士習分服逢掖者不閑武畧被甲冑者不通經

術兼之者其惟達材乎三代而下若諸葛孔明羊祜

杜預李靖輩文武兼資難舉以一律夫木直者可以

中繩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學問則亦何事不可爲也

今武臣子弟朕嘗命之講學其間豈無聰明賢達有

志於學者若槩視爲武人不用則失之矣卿等其審

擇用之 十二月 傅友德等師至曲靖擊敗梁王

將達里麻兵于白石江 遣內臣齊勅諭烏蒙烏撒

諸酋長曰西南諸夷自古及今莫不朝貢中國朕受

書

十

本

天命爲天下主十有五年而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建

昌諸處酋長猶桀傲不朝朕已遣征南將軍穎川侯

左副將軍沐昌侯右副將軍西平侯率大軍往征猶

恐諸酋長未諒朕意故復遣內臣往諭如悔罪向義

來朝入貢據爾誠款朕當罷兵以安黎庶爾其省之

癸酉藍玉沐英師至雲南之板橋元右丞觀音保等

出降明日駐師金馬山故梁王以金寶來獻父老焚

香迎拜玉等入城戒戢軍士無犯吏民大悅 延安

侯唐勝宗率兵討衢處溫山寇擒首賊吳達三葉丁

香及其黨三千三百餘人家屬一千五百餘人斬首

二百八十級餘黨遂平

戊午

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 上命儒臣重制九奏侑食
樂章其曲名一曰炎精開運二曰皇風三曰天眷皇
明四曰天道傳五曰振皇綱六曰金陵七曰長楊八
曰芳醴九曰駕六龍 元曲靖宣慰司行省樞密院
廉訪司中慶徵江武定三路及嵩明等七州昆明等
六縣元帥平章副使達魯花赤等官詣藍玉沐英降
獻金銀銅印七十四金符七馬一萬二千五百六十
匹 始制諸司勘合 命翰林侍講火原潔等編類
華夷譯語 置貴州都指揮使司命平涼侯費聚汝

卷七

七

本

南侯梅思祖署都司事 遣使諭傳友德沐英曰比
得報知雲南已克然區畫布置尚煩計慮前已置貴
州都指揮使司然其地去雲南尚遠今雲南既克必
置都司於雲南以統率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
政司及府州縣以治之其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
之地更宜約束其酋長留兵守禦禁其民毋挾兵刃
至如藹翠輩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其從征
軍士有疾病疲弱者每衛毋限十人百人可先遣還
詔諭烏蒙烏撒東川等處人民曰曩者元政不綱蒙
傑縱橫朕提師旅與之並驅十有三年然後命將四

卷七

七

勅

征五年而天下定萬姓寧建號紀元又十五年矣
夏竦罔敢不服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諸
夷抗命弗庭而雲南梁王尤肆陸梁誘我遁逃授我
疆場用是命征南將軍傳友德左副將軍藍玉右副
將軍沐英統三十萬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今得捷
報言雲南部落俱已降附特遣使齎諭爾諸夷
自今有不遵教化者即加兵討之爾等其洗心滌慮
效順中國朕當一視同仁豈有間乎 命天下朝覲
官各舉所知一人 二月 閏二月 遣使詣雲南
賜各土酋冠帶給以誥勅使任本州知州等官 勅
諭傳友德藍玉沐英曰近者指揮何福至京得報知
摧堅撫順之方運籌決勝之畧然雲南自漢以來服
屬中國惟宋不然胡元則未有中國已下雲南近因
彼侮朝廷命卿等討平之今諸州已定惟大理未服
尚生忿恨當即進討故命福馳回諭諸將軍夷雖頑
獷詭詐多端阻山扼險是其長計若頓師宿旅非我
之利要在出奇制勝乘機取進一舉而定再不勞兵
可也所奏事宜悉從爾請 沐英進兵攻大理克之
段世就擒乃分兵取鶴慶畧麗江破石門關下金
由是車里平緬等處相率降諸夷悉平 三月

王等遣兵攻三營萬戶若拔之 左春坊正字魏德
詩琳之學汪叔瑜等詔有司各以楮幣聘之 征南
將軍傅友德等遣人至京奏事先是 上諭友德等
以雲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廣河南四都司兵守之
控制要害考元時所常留兵數并計歲支稅糧徭役
之法與凡事之便宜以聞至是友德奏自元世祖至
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
當以今之要害量宜設衛以守其稅則元司徒平達
生麻等嘗言元末土田多爲僧道及豪宦隱占今準
元舊則於歲用有所不足已督布政覈實雲南臨安
楚雄曲靖普安普定烏撒等衛及霑益盤江等千戶
所見儲糧數一十八萬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
足宜以今年府州縣所徵并故官寺院入官田及土
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之入以給之 上可其
奏 夏四月 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
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
以歸於朝 上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爲
開邊啓釁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
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
况控制邊境貴於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雖悔

無及此人但知趨利不知釀害豈可聽也 詔天下
通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 詔免浙江江西河
南山東直隸府州縣稅糧 丙申更定春坊爲左右
春坊坊置大學士庶子諭德各一人中允贊善司直
郎各二人置司經局設洗馬校書正字各二人 吉
安侯陸仲亨遣使馳奏烏撒諸蠻復叛 上勅諭藍
玉沐英曰烏撒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
變朕觀雲南之地如曲靖普安烏撒建昌即今勢在
必守東川芒部烏蒙木可守也且留大軍屯聚蕩除
芒部烏撒等族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分兵守禦彼
蠻負固者尚多爾其慎之 以儒士吳顯爲國子監
祭酒 詔有司旌表遼東高希鳳家爲五節婦之門
裴皮鐵家爲貞節之門 五月 上謂禮部尚書劉
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
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朕以爲聖如孔子豈
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陪
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
拜朕深嘉其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有天下敬禮百
神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於是仲質與儒臣定議其
儀將釋菜之前一日有司灑掃設御幄于大成門外

至日 上至御幄禮官入奏請具皮弁服次請行禮導引官等上出御幄就位百官各就位導引官導上詣盥洗位揖圭盥帨出圭詣酒樽所酌酒請先師再拜百官皆再拜揖圭執事官跪進爵上獻爵授執事官獻于神位前出圭又再拜百官皆再拜四配十哲兩廡分獻如常儀從之 上幸國子監詣先師孔子行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顯等以次講畢上謂之曰孔子生於周末承上古聖人道統之傳率天下後世之人皆欲行聖人之道惜乎魯國君臣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責其子之不能從

聖鑒集

卷一

七

則一國君臣可愧矣卿等為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為教使諸生成知所趨向則朝廷得人矣復命取尚書大禹皋陶謨洪範親為講說反覆開諭羣臣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還 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時嘗於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爐冶鐵 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各鐵冶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之生業已定若復

設此必重擾民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士卒饋運渡海有溺死者 上聞之命羣臣議屯田之法論之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為富庶至朕即位之二年元臣來歸有勸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每聞一夫航海家人懷訣別之意然事非獲已憂在朕心必至期復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近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利 六月 勅諭諸司各存天理行事若是不公鬼神不饒如何消受祿食

聖鑒集

卷一

七

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征南將軍傅友德調從征千戶吳中領兵千人守之復造舟以渡往來之人 秋七月 上謂翰林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歎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寢薄所以然者只為視民輕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旌表

真定孝婦劉氏劉氏新樂縣人韓太初妻太初故元時爲知印洪武七年例遷和州挈家以行劉氏事姑甯氏甚謹姑在道遇疾劉氏刺臂血和湯以進故疾愈比至和州太初卒劉氏種蔬以養姑又二年姑患風疾不能起劉氏號呼神明割股和粥以進姑復甦越月而卒劉氏殯之舍側園中欲還合葬于舅墓凡五年不能歸事聞上遣中使賜劉氏衣鈔官爲送其姑喪歸葬旌其門復其徭役起前國子助教開濟武刑部尚書楊汝賢試刑部侍郎賜冠帶衣一襲濟字來學洛陽人元季嘗爲察罕帖木兒掌書記入國

聖錄卷七

本

訥對曰誠如聖諭但賢才之在天下在上不能周知必賴羣臣薦舉然得賢與否係夫舉之者何如耳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爲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爲小人故觀其舉者即可知其賢否矣遣使勅勞征南將軍傅友德等曰卿等提兵深入振揚國威擒首帥於曲靖之西敗烏蠻於河渡之北席卷長驅掃金馬碧雞而撫金沙至於金齒不戰而服檄定百蠻威加八譯將軍之勞至矣欲勞以樽酒遠不能及特以朕心勞之尚勗之哉丙戌皇后馬氏崩后世家于宿州閔子鄉新豐里父馬公性剛直愛人喜施后生元至順壬申七月十八日母鄭早卒后幼父素與定遠人郭子興交厚父卒子興育后同己女后自少貞靖端一孝敬慈惠聰明出人意表尤好詩書既笄嬪于上誠敬感孚內外咸譽之及上即位冊立皇后正位中宮母儀天下益勵儉勤無時豫怠至是崩年五十一上慟哭終身不復立后謚爲孝慈皇后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泰江夏人有學行故不次用之九月吏部以經明行脩之士鄭輯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上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圖至治然自古知人堯舜所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

聖錄卷七

世

者無賢哉故刺天下徵聘遺逸卿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為朕用於是濟寧單縣儒士張寧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輶等鈔人一錠特置天下提刑按察司凡官吏賢否軍民利病皆得廉問糾舉晉府長史致仕桂彥良上太平治要凡十二條一曰法天道二曰廣地利三曰順人心四曰養聖德五曰培國脉六曰開經筵七曰精選舉八曰審刑罰九曰敦教化十曰馭戎狄十一曰蒐材俊十二曰廣咨訪上曰彥良所陳通達事體有裨於正道世謂儒者泥古而不通若彥良可謂通儒矣上勅征南將軍傅友德等曰九月乙丑夜焚賊犯南斗蓋上天垂象以示懲戒自昔蠻夷叛服不常卿等率師久勞于外恐衆心懈弛為寇所乘宜嚴加戒飭以備不虞且蠻夷好置毒水將士飲食極宜謹慎以副朕懷北平都司言邊衛之設所以限隔內外宜謹烽火遠斥墩控守要害然後可以警服胡虜撫輯邊氓按所轄關隘曰一片石曰黃土嶺曰董家口曰箭簳嶺諸如此類凡二百處宜以各衛校卒戍守其地詔從之雲南諸夷復叛沐英等討平之冬十月丙子朔朝罷召侍從儒臣訪論古道

上嘉東閣大學士莫沉德業文學之美命善工繪其像賜之以示褒寵刑部尚書開濟奏曰欽惟聖明治在復古凡事務從簡要今內外諸司議刑奏劄動輒千萬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況一日萬幾似此繁瑣何以能究此皆胥吏不諳大體苟非禁革習以成弊上曰虛詞失實浮文亂真朕甚厭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於是命刑科會諸司官吏議成式榜示中外貶助教吳伯宗為陝西金縣教諭初遷伯宗為太常丞辭至是進司業又辭故貶行至淮召還擢為檢討十一月倣宋制置殿閣大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沉為東閣大學士徵耆儒鮑恂等四人至京師先是禮部主事劉庸舉鮑恂余詮張長年皆明經老儒達於治體可備顧問遣使召至上見之甚喜賜坐顧問命為文華殿大學士恂等以老疾固辭上諭之曰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輔導東宮免卿早朝日宴而入從容待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何辭焉恂等復固辭尋賜還鄉里上命禮部官脩治國子監舊藏書板命都

察院以巡按事宜頒各處提刑按察司俾各舉其職
十二月 吳沉揭樞薦方孝孺學行 上召入見喜
其舉動端雅曰此壯士當老其才而用之遣還鄉尋
以仇家得罪詞連孝孺籍其家械送闕下上識其名
特令開釋

憲章錄卷第八

洪武十六年癸亥
至十九年丙寅

十六年春正月己巳朔 戊申白虹貫日 上諭刑
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湏原情不可
深入人罪蓋人命至重常存平恕之心猶恐失之况
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執
之并欲論罪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救之人之至
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
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命魏國公徐達出鎮
北平 以文淵閣大學士宋訥為國子祭酒 以雲

南所屬烏撒烏蒙芒部三府隸四川布政司先是烏
撒等部諸蠻復叛傳友德等率兵討之大敗其衆餘
黨有潛匿者皆捕而殺之諸蠻相率來降至是悉平
以其地近四川故割隸之 命曹國公李文忠兼領
國子監事諭之曰國學為育才之地公侯之子弟咸
在焉雖講授有師然貴游子弟非得威望重臣以蒞
之則怠怠於務學故特命卿兼蒞其事必時加勸勵
俾有成就 二月 上觀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
十二篇者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
情使其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為訓自後女主竊柄有

華君體骨肉少恩有垂建親誥諛並進有垂求賢忠諫者忌之讒佞者悅之驕奢縱佚罔知戒懼賞罰政令不行於天下閹豎小人朋比於國中卒召藩鎮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旌表晉州安平縣烈婦張氏張氏國子生程德妻也德盜同舍生衣物事覺張氏耻之曰夫者非但仰望以終吾身將冀其力學成名以顯榮父母也今若此我何面目見鄉里人乎遂自縊死事聞 上以其素承父母之教命於其父母家旌之 按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旌烈婦於其父母家一舉而勸懲

事類彙編

二

元

咸在蓋嚴於鈇鉞矣盜雖不加誅寧不愧死也哉吳沉等進精誠錄先是 上將享太廟致齋于武英殿召沉等謂之曰朕闕古聖賢書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聖賢所言之事以類編輯庶便觀覽至是書成上覽而善之賜名精誠錄命沉爲之序 命天下學校歲貢生員 三月 命刑部尚書開濟議定詐僞律條 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脩短侍臣皆曰前代祚運之長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漢諫

議大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有天下者咸稱漢高帝及陛下而已以臣觀之漢高除秦苛法雜伯而不純陛下革胡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不事詩書甘心馬上陛下留心聖學親灑宸翰制諭萬方卓然與典謨訓誥相表裏陛下豈漢高所能及哉 上曰此不足論周家自公劉后稷奕世積德文王以服事殷武王遂一戎衣而有天下若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脩厥德則文武之業何能至八百年之久乎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使吾後世子孫皆如成康輔弼之臣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愈昌侍臣頓首曰陛下斯言宗社萬年之福也 夏四月 上謂侍臣曰人君不能無奸尚要當慎之蓋奸功則貪名者進奸財則言利者進奸術則將談者進奸諛則巧佞者進夫偏於所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奸功不如奸德奸財不如奸廉奸術不如奸信奸諛不如奸直夫奸得其正未有不治奸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 上覽而惡之曰刑罰禁民爲非使之遠罪非以陷民也汝張密法以罔民無乃用心太刻夫竭澤而漁害及鯢鱓焚林而田禍及

事類彙編

三

其

靡較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此非朕所以望汝也
濟大慚 五月 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郡
稅糧命戶部諭其民曰五郡爲興王之地其民助朕
居多故數免稅以酬其勞敢有侵漁者必置於法
六月 上御謹身殿吳沆等進講周書國則罔有立
政川儉人上曰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
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小人巧於悅上忍於
賊下人君若喜其順適已意任其所爲受害者必多
怨將誰歸譬如犬馬噬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沉曰
小人中懷奸邪而其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上曰察
之亦不易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爲者不顧
非義苟臺合附會曰是不可不爲知人主不樂爲者
不顧有益於天下國家亦臺合附會曰是不必爲此
誠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爲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秋七月 詔更定冕服之制 八月壬申朔日食
上諭詹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
激濁揚清則風紀之官寔司之今御史及按察司巡
歷郡縣凡官吏賢否政事得失風俗美惡軍民利病
悉宜究心若徇私背公矯直沽名苛察瑣細妄興大
獄遺奸不究見善不舉皆爲失職卿等其宣布朕意

令其知之 九月 磨勘司奏增朝官牙牌律詔從
之 命申國公鄧鎮爲征南將軍臨江侯陳鏞濟寧
侯顧敬爲左右副將軍率兵討龍泉等縣山寇時廣
東搖賊作亂江西末新龍泉山民互相煽動結聚徒
黨自稱順天王勢甚猖獗江西都指揮戴宗率兵剿
捕不克至是命鎮等將兵往討之 冬十月 誥授
武定軍民府女知府商勝賜勝朝服及織金羅衣紗
帽金帶 詔頒鄉飲酒禮圖式于天下 十一月
禮部言秦蜀守李冰鑿山堰流以備水旱民始殷富
漢文翁爲蜀守仁愛化民興學教子弟宋張詠爲蜀
守民畏而愛之李冰已載祀典文翁與詠未及奉祀
今擬以文翁張詠與李冰同一祀祀卓茂爲密令黃
霸爲河南丞皆漢之循吏具載漢史鈞州有霸廟址
密縣亦有茂廟址葺而祀之正合祀典陸遜及子抗
從子凱世爲吳郡人當三國時文武兼資爲吳將相
以勞定國松江舊祠址尚有宜令有司葺祠致祭四
川隆川土神垂休侯李龍遷臣事於梁築城保障川
蜀邦人祀之雨暘疾疫祈禱必應唐狄仁傑諫立廬
陵王復唐社稷嘗請爲彭澤令彭澤舊有祠宇理宜
築祀謝夷甫肅宗時爲京畿令孟湜押兵過境縱掠

百姓夷甫捕而斬之李輔國譖之於朝流建州卒葬于甌寧後見夢于帝立廟賜名靈通封武英侯元江州路總管李黼與其姪秉昭臨難死節廟食于九江義兵萬戶李宗可從余闢守安慶城陷闕死宗可自刎余闕既立祠安慶宜以宗可配一皆從之命者之祀典 十二月 刑部尚書開濟等言李濟治陽人初爲國子助教與丞相胡惟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御史大夫安然薦其才召拜刑部尚書上以濟有才信用之濟由是自負好以法中傷人擅移文督責諸司若中書省所爲者又爲榜戒其僚屬曰

卷八

六

章

尚書到任久事之遲錯皆寬大容忍復爾則罪不爾貸奏請揭于文華殿以示于衆 上曰爾告戒僚屬之言欲張之殿廷豈人臣禮耶濟慚謝未幾又立簿曰寅戌之書以限僚屬出入上聞切責曰聞之古人以卯酉爲常道今使趨事赴工者朝自寅暮盡戌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耶濟不聽獄囚有禁死者濟亦不問嘗受一囚賂以獄中死囚代而脫之爲獄官所發 上詔濟論之歸部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微執獄官於獄扼其吭而殺之上怒乃下濟獄併執王希哲等詔廷臣訊之濟具服於是并希哲等誅之

濟陰毒狡險外事諛悅嘗朝罷 上召與論政事濟畧無建明但稱曰真聖人真聖人故上又深惡其諂佞云 武英殿大學士吳伯宗以薦舉失人降爲檢討尋卒

十七年春正月己亥朔 信國公湯和巡視海道宗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諸城 以孔子五十七代孫訥襲封衍聖公 旌表山陰縣民徐允讓及其妻潘氏孝節元末兵亂允讓與潘氏奉其父安避兵山谷間遇寇斫安頸流血允讓抱安大呼曰汝寧殺我勿殺吾父寇即捨安殺允讓將辱潘潘紿曰我夫死

卷八

七

元

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則無憾也寇以爲然縱潘聚薪焚其夫火方熾潘即投火中死寇驚嘆而去安得不死至是有司以聞 上以允讓能捐生以救父死潘氏能全節以盡婦道詔旌其門 二月 更定都察院官以詹徽爲左都御史 以翰林侍講學士李紳爲浙江右布政 三月 大赦 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舉人不拘額數從實充貢 征南將軍傅友德藍玉等自雲南班師至京入見 上慰勞之 詔改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公署于太平門外勅曰肇建

法司於玄武之左鍾山之陰名其所闢貫城貫渚天之貫索也是星七宿如貫珠環而成象乃天牢也若中虛而無九星於內則刑官無邪私政平訟理獄無囚人若九星出貫內者刑官非人若中有星而明者貴人無罪而獄令法司已法天道建置爾諸職司各勵乃心慎乃事法天道而行之如貫之中虛庶不負朕肇建法司之意也爾其敬哉 夏四月 上謂侍臣曰朕觀大學衍義甚有益於治道每披閱便有警省故令儒臣日與太子諸王講說使鑑古驗今窮其得失大抵其書先經後史要領分明使人觀之易悟

實錄卷八

八

元

真有國之龜鑑也 論平雲南功進封穎川侯傅友德爲穎國公其藍玉仇成王弼等先已封侯當爵及子孫其餘將校遞陞有差 上謂諫議大夫唐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齊故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諛諛言近於忠諛言近於愛惟不惑於諛言則聽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於諛言則智日明而佞人自絕矣鐸對曰聽言之難從古爲然惟不爲所眩惑則讒自遠陛下聖諭深得其情 上曰朕日總萬幾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由以知故廣開言路以來衆言言有善者則獎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之罪

惟讓使面議者決不可容也 禮部言開封府鉤州

張宗魯四歲失明二十遭亂負母路氏逃難其妻扶掖以行歲饑宗魯賣乳以爲養日給不足則妻採野菜以繼之天下既定宗魯奉母還故鄉竭力供養母卒仍奉其前母曹氏沈氏吳氏三人遺骸合葬父墓上曰宗魯以瞽子而孝行如此命表其門 五月高麗遣其臣佳清貢馬二千疋至遼東訴言金非其地所產願以馬代其餘皆如約 上許之 六月上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

實錄卷八

九

立

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綱紀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然後治化醇一或者曰有禮樂不可無政刑朕觀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爲治耳苟爲治徒務刑政而遺禮樂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美在下者雖存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膏梁刑政者救弊之藥石卿等於政事之間宜加此意毋徒以禮樂爲虛文也 命禮部製大成樂器以頒天下儒學 秋七月 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來往 上謂侍臣曰爲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

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視動靜資緣爲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爲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歎也夫仁者治於未亂智者見於未形朕爲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建朝天宮其地即宋治城晉西州故址南宋時始置總明觀唐建紫極宮宋真宗大中祥符間改祥符宮尋改天慶觀元元真時改玄妙觀文宗時又改永壽宮至是重建賜名朝天宮設道錄司于內 上御東閣翰林待詔朱善等侍上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公以天下

之智識爲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好言人過君子則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多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等皆悚聽 皮作局大使許士哲言治道之急者十有四其目曰明賞罰以清官吏問疾苦以安生民均賦役以甦民力嚴銓選以擇賢才揀精卒以杜妄費興武舉以羅英才崇節義以厚風俗明禮樂以教萬民立平準以利商賈置常平以惠農民用直臣以任彈糾開言路以通民情滅亡胡之餘燼以絕後禍監前代之興亡以

國朕伏願陛下以此數者時時省察乾乾惕厲慎終如始則天下治安爲萬世子孫無窮之福矣 上善其言 八月 以通經儒士陳玄爲右僉都御史林文爲司經局試正字 以儒士汪仲魯爲左司直郎 九月 以河南懷慶府通判戴莊湖廣都司副辦事高翼陝西靜寧州判官元善俱爲右都御史東昌府儒學教授馮獻爲左贊善皆以秩滿考績課最故超擢之 處士陳遇卒遇字中行金陵人御史秦元之薦于 上召語大僚遂日侍帷幄多所獻納車駕幸其第者再命之官輒辭既而命爲翰林學士

者再又因辭尋命爲禮部侍郎進禮部尚書皆固辭淨澹恬退始終一致宸翰時加存問眷待之厚隆於勲戚 冬十月 上以河南河決北平旱灾勅駙馬都尉李祺等往賑之 閏十月 欽天監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尚矣蓋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隨時脩改以合天道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况授時曆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積數漸差天度擬合脩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大統曆元而七

政之源有逆疾逆順伏見不齊其理深奧實難推演
開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
若得此人推演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
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
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
違也書奏 上是其言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
十一月 上御東閣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難受
明君受之爲無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聽之尤
易入朕觀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辭氣象雍容垂訓
萬世此誠可法後世以諂諛相歡如陳後主江總輩

書奏

十一

章

污穢簡策貽譏千古此誠可戒贊善董倫對曰誠如
聖諭惟明主則能慎擇之 上曰責難不入於昏君
諂諛難動於明主人臣以道事君 任守之以正若
患得患失則無所不至矣 以孔子五十六世孫希
文爲曲阜世職知縣 上謂禮部臣曰近命遼東立
學校或言邊境不必建學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
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
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
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義而民化其德曾
謂遼境之民不可以教乎况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

五十七

間教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儀非但可
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十二月 以翰林院
待詔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 左都御史詹徽奏太
平府民有毆傷孕婦至死者律當絞其子乞代父受
刑奏請裁決詔大理寺卿鄒俊謨曰子代父死情固
可矜然死婦繫二人之命寃曷由伸犯人當二死之
條律何由貸與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無辜之男詔
從其議

書奏

三

其

十八年春正月癸亥朔 吏部言天下布按二司及
府州縣勅觀官凡四千一百一十七人考其政績詔
稱職者陞平常者復其職不稱職者降貪污者送法
司罪之闕茸者免爲民 以儒士劉三吾爲左春坊
左贊善三吾名昆孫以字行茶陵人三吾少習舉業
元季避兵廣西行省授靖江路教授遷儒學副提舉
王師克廣西乃歸茶陵至是通政使茹瑺薦之三吾
雖老而應對詳敏博覽善記侍承顧問多稱旨 上
甚重之遂有是擢尋陞翰林學士 高麗遣使進馬
五千匹金五百斤銀五萬兩布五萬疋賜其使金廣
等八十七人鈔三百八十二錠 命江夏侯周德興
等往河南招集故元將校 二月 上以當春久雨

陰晦不解間雷雹雨雪乃論中外百司下至編民卒伍凡軍民利病政事得失苟有所見皆得盡言無諱國子祭酒宋訥獻守邊策曰今海內既安蠻夷奉貢惟沙漠胡虜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爲患若欲窮追又恐勞師萬里餽運艱難陛下欲爲萬世之計要不過謹備邊之策耳備邊在乎足兵足兵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本始中匈奴帥十餘萬騎南寇趙充國將四萬騎分屯綠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時之籌畫區分槩可想見我朝諸將中勇智謀畧豈

書卷八

上

李

無如充國者哉陛下宜選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臨其高下立法分屯布列綠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上嘉納之已未魏國公徐達卒達鳳陽人家世農業年二十二從上起兵濠梁上一見奇之遂位諸將上託爲股肱心膂戮力行陣四征羣醜驅逐胡元重開華夏方其在軍中日延禮儒士說古兵法及將帥行事親折其是非成敗莫不心服至料敵制勝與漢唐名將等而忠義仁厚過之故能輔成帝業爲開

國功臣第一 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賜丁顯等四百七十二人進士是科練子寧對策極言今日朝廷用人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因歷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言甚剴切不顧忌諱 上嘉之擢第二又得黃子澄上與侍臣論漢之諸帝侍臣有言明帝亦聰明之王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爲明而以兼聽爲明通於人情察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於細故則未免苛察上可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 上以諸進士未更事俾觀政諸司各照出身次第資格月給

書卷八

主

李

俸米其任翰林承勅監等近侍衙門者取廢常吉士之義稱爲庶吉士其在六部諸司者仍稱進士遣使諭靖寧侯葉昇等曰邇者上天垂象沿邊城池宜加慎守凡外寇入境但當保障清野靜以待之俟其怠歸急擊勿失不宜輕出境外蹈其不測也 以翰林院待詔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 夏四月 吏部尚書余煥以罪誅時國子祭酒宋訥以嚴爲衆所嫉助教金文徵與煥同鄉謀逐之吏部移文令訥致仕訥陛辭 上驚問故遂鞠得實以煥專擅威柄并文徵等誅之 柳州馬平縣主簿孔性善言溪洞猛獍

恃險竊發殺掠吏民及官軍討捕率不能獲兇頑自
恣爲患益深然此雖盜賊豈無良心昔者陳景文爲
知縣徃徃皆應差役厥後長吏撫字乖方始復反側
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禍福彼雖兇頑豈不
革心同化爲良民乎 上嘉納其言命吏部凡溪洞
郡縣擇賢守令以撫輯之 五月 上御華蓋殿朱
善進讀心箴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
心生則枝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
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慤之心萌則巧僞之心
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

李

李

李

我之累矣 上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
午後出迨暮乃罷日間所決事務恒默坐審思有未
當者雖中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陛
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體過勞 上曰吾
豈好勞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吾饑不暇食倦不暇
寢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居晏樂亦豈不願顧自
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
心向背皆決於此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以沔陽指
揮僉事潘進爲雲南右衛指揮同知雲南叛服不常
軍儲不給進能謹屯田繕甲兵由是軍不乏食事無

廢弛 六月 詔禁諸司納賄布政司母得送賄
部等衙門若六部等有犯必稽職自何來司府州縣
有犯必遞相窮究 上諭吏部曰天下府州縣官一

歲一朝未免曠官滋費自今定爲三年一朝齋其紀
功圖冊赴部考覈布按二司官亦然著爲令 上閱
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至於用人蓋
未盡道初將相大臣迎自代邸即位首拜宋昌爲衛
將軍張武爲郎中令其諸將相列侯宗室大臣皆在
所綏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竟死長
沙竇廣國賢欲相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

李

李

李

吾私唐國夫以廣國之賢爲天下用人何避私嫌乎
此其於君人之道所以有未盡也 秋七月 鎮江
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以事當就逮耆民數
十人詣闕疏其撫民有方 上特命釋之仍遣使往
勞以酒 八月 邠州請以姜嫄公劉二廟入祀典
詔從之 以進士方昇梁德遠等六十七人爲六科
給事中六部試主事 上諭之曰忠良者國之寶奸
邪者國之害故忠良進則國日治奸邪用則國日亂
觀唐太宗用房魏則唐祚永三魏則唐祚不永玄宗用楊
李則安史作亂蒙塵播遷此可鑒矣 九月 上御

華蓋殿命朱善講周易至家人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間門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諭以翰林院檢討茹太素爲戶部尚書上諭戶部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塗開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

聖訓

卷八

元

得乎朕思衣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文淵閣大學士朱善卒善字備萬江西豐城人元季隱居著述以理學爲已任洪武初爲郡學教授薦爲翰林脩撰以奏對失旨放歸尋復徵爲待詔陞文淵閣大學士以疾賜歸卒年七十二所著有詩經解頤等集冬十月御製大誥成頒示天下纂欽天監觀星臺于雞鳴山上諭工部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即命釋之假令朕不知之

或至死亡則賢者之後寢以微戚是豈禮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輸作者依例釋之陞宜興縣主簿王復春爲常州府同知遣吏科庶吉士楊靖齋勸勞之曰朕觀歷代名臣其流芳至今而不泯者由其竭忠以事君務公以福民生不苟且以營利死不屈節以喪名其泛泛之徒弗屬名節是以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深可惜哉今爾宜與縣主簿王復春不肯廢民之利以徇上官之欲觀其所言實爲公論方今有司鮮有如此者特遣使齎禮以勞爾陞爾奉議大夫同知常州府事爾其竭乃心力以光初志十一月上諭侍臣曰保國之道藏

聖訓

卷八

元

富於民民富則親貧則離民之貧富國家休戚繫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至於亂亡朕思微時兵荒饑饉日食藜藿今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未嘗一日忘于懷故官室器用一從朴素飲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過奢傷財害民也信國公湯和等平

醫師還十二月丙午詔舉孝廉之士

十九年春正月戊午朔上與侍臣論治道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莫之莫不厭貪喜富當

重農時薄賦歛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
從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之不以其道但抑
之以威迫之以力強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
水過頽終非其性也 以御製大誥頒賜國子監生
及天下府州縣學生 雲南左布政使張統言舊例
商人納米于金齒者每一斗給鹽十引以殺准米者
聽以是商旅輻輳儲蓄充溢其後有司不許輸穀由
是商人少至軍餉弗給請仍其舊從之 二月 上

坐東閣因與侍臣論仁智 上曰聖人篤於仁賢者
不辨智若姑息之仁不為愛物姦欺之智足以禍身

卷八

年

美

又論天人相與之際上曰天人之理無二人當以心
為天論儉上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
者賞賚然賞不可濫 遣使勸勞蘇州府常熟知縣
成茂奇時府吏詣縣徑由中道入公堂茂奇怒其越
禮執之事聞 上喜其能命以酒勞之 三月 上
諭戶部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
前代理財竊名之官皆罔知此道謂生財裕國惟事
剝削蠲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販
楊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其取財有
限而傷民無窮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樽節用度自

有餘饒減省從役使農不廢耕文不廢織厚本抑末
使游惰者皆盡力田畝自然家給人足積蓄富盛爾
戶部正當究心毋為聚歛以傷國體 辛未御製大
誥續編成頒示天下 省躬錄成初 上命翰林儒
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為鑒戒者為書
名曰省躬錄朝夕觀覽後復命贊善劉三吾編類漢
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為一書名曰省躬錄
至是詔頒行之 夏四月 定工匠驗其丁力以三
年為班更番赴京輪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輪班匠
議而未行至是工部侍郎秦達復議舉行量地遠近

卷八

年

子

以為班次因置籍為勘合付之至期齎至工部聽撥
免其家徭役著為令於是諸工匠便之 陞慈谿知
縣秦仲彰為寧波府知府降知府李仲文為慈谿縣
丞時仲文遣吏馬仁生行縣違法仲彰械仁生至關
下 上嘉之故陞仲彰而降仲文 五月 上諭吏
部曰國家人才非一日所能造就曩進士魏安仁等
六人嘗以過謫為浙江按察司書吏使知自新今已
歷年恐為小人所侮則終身喪志難欲改過不可得
矣其召還用之 上聞嘉興崇德縣知縣畢輝縣丞
齊楷剛正能官遣行人齎勅往勞之 常州府官范

好古言行人王良至郡奉職不謹贖貨無厭 上諭

禮部曰朕觀自古材智之士不屈於無能之下故克
流芳于後設使居官蒞事之時屈於常人之下無補
於君無益於民壞法亂政何所不有今好古乃能守
邦憲以尊朝廷發奸貪以安黎庶其不屈於無能之
下可見矣爾禮部即遣人齎禮以勞仍令械良至京
罪之 處州麗水縣民有賣卜者嘗干謁富室不應
所求乃詣關告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聚眾謀亂
命錦衣衛千戶周原往捕之知縣倪孟賢聞原將至
密召父老詢之父老皆曰無是事孟賢又微服往察

重刊卷八

三

子

見其男女耕織如故乃歸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
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於田土今使良善者受惡逆
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耶即具疏上聞復令耆老四
十人詣闕訴其妄 上命法司論妄告者賜耆老酒
食及道里費遣還孟賢南昌人 六月 詔天下有
司敬老尊賢報功崇德恤孤賑寡 秋七月 蘇州
府吏錢英姦宄不律知府王觀等廉得其狀箠死之
以聞 上遣使齎勅諭之曰朕聞居官蒞政設施不
一然非威無以治下非恩無以得衆惟中正之士秉
公平之心勵廉潔之操臨民治政恩威兼行吏胥徒

卒焉敢侮慢朕常戒勅諸司鮮能如命惟爾觀及同

知曹恒經歷王耶能秉公心行正道將奸吏箠死蒞
下之方得矣政令必行奸邪斯遠境內肅清民安有
日矣今特遣行人齎勅并禮以勞爾其益勵厥志用
成嘉績故諭 國子博士吳沉以老疾乞致仕許之
沉字游仲金華人故元國子博士師道子也洪武十
二年薦授翰林院待制歷陞東閣大學士考功劾其
怠事降為侍書尋改國子博士至是致仕 詔舉經
明行脩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者郡縣禮送京
師 上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

重刊卷八

三

子

政至於諮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達於事
情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
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遺 上曰正為比
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
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
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棄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
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
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之 八月
上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樞庫為內藏庫顧謂侍臣曰
人君以四海為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

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苑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之所缺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內藏候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為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為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詒謀如此何足為訓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祭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為能行其所難皆由

宋史

卷

子

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命禮部制德祖玄皇帝玄皇后 懿祖恒皇帝恒皇后 熙祖裕皇帝裕皇后袞冕冠服命皇太子至泗州盱眙縣修繕祖陵薤衣冠祭告 九月 沐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置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儲蓄 上諭戶部曰屯田之政可以紓民力足兵食邊方之計莫善於此趙充國始屯金城而儲蓄充實漢享其利後之有天下者亦莫能廢英之是謀可謂盡心有志古人宜如所奏然邊地久荒榛莽蔽翳用力實難宜緩其歲輸之粟使彼樂於耕作數年之後徵之可也 冬十月

頒志戒錄其書采輯秦漢唐宋為臣悖逆者凡百有餘事賜羣臣及教官諸生講誦使知所監戒 十一月 詔長興侯耿炳文率陝西都指揮使司延安等二十一衛及西安護衛官軍往北平聽征 十二月 詔中軍都督府造通濟聚寶三山洪武等門 御製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 上親序之被誅貪贓官吏一切作奸犯科姓名具列誥中前後三編凡臣民務要家藏人誦以為鑒戒倘有不遵遷于化外其有大誥者偶有所犯減等科罪 河南府廬氏縣主簿徐有義言三代漢宋之盛建邦設都率居中土蓋以大

宋史

卷

英

梁為天下之都會洛陽為中國之形勝誠帝王萬世之基也伏望取法前聖毋安於江左益隆大業以馭四方又言州縣之職於民最親而郡守實民之師帥得其人則政舉民安非其人則政煩民擾選廉能之士可任是職者授之夫一州一縣設官不必數多如州有守如縣有令以專其政設一佐貳以贊治足矣若其廉能可稱則陞賞之貪污不才則黜罰之賞罰既明則天下自治又言唐虞之世命夔典樂用之朝廷奏之郊廟則天神格人鬼享自周之末鄭衛淫哇之音歷代因之未能復古宜脩明雅樂以成一代之

盛典倡優俗樂不可復用書奏 上嘉之 左都御史詹徽上言陛下於刑獄每存欽恤蓋欲期于無刑而頑民狎玩犯者不止臣愚以為莫若嚴刑以制之使知所畏而重犯法 上覽之曰刑不可使縱弛亦不可使過嚴縱弛則為惡者無所畏過嚴則為善者或避死用刑之道但貴得中得中則刑清失中則刑亂而政紊矣如爾所言恐流於濫其可哉

憲章錄卷第八

六

憲章錄卷第八

憲章錄卷第九

洪武二十年丁卯
至二十三年庚午

二十年春正月壬子朔 命馮勝為征虜大將軍傅友德藍玉為左右副將軍趙庸王弼胡定郭英為左右叅將商嵩叅贊軍事率師二十萬討納哈出又命李景隆鄧鎮吳良等皆隨征師行 焚錦衣衛刑具先是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屬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繫錦衣衛審實情辭用事者因以非法凌虐 上聞之怒命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 詔脩闕里孔子廟宇 甲子大祀天地

憲章錄卷九

一

章

于南郊禮成天氣清明聖情悅豫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 上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於君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祈福於已實為天下蒼生也 府軍前衛老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絛下絛上黃塘下黃塘者舊產銀礦前代皆嘗採取今鑛閉已久若復採之可資國用 上謂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

利民爲心好利者以戕民爲務故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嘗聞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有司貪爲己功歲額猶足取辦經久地產既竭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無窮之害此可以爲戒豈宜效之 二月 浙江布政使司及直隸蘇松等府縣進魚鱗圖冊先是 上命戶部覈實天下田土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往往以田產詭託親隣勢要久之相習成風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於是奸宄糧差累及善良上聞之遣國子生武淳等往各處集里甲耆民躬履田畝圖其田形方圓次其字號悉書上

實錄卷九

二

金

名用步弓丈量編類爲冊其法甚備以圖所繪狀若魚鱗圖然故號魚鱗圖冊 乙未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羣臣於壇所 御註洪範成 上嘗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因爲之註復目序之 三月 復設太原府交城縣大通鐵冶所初大通置冶歲貢雲子生熟鐵十萬斤後罷之聽民採取至是朝廷繕治兵器當用雲子鐵而他所不產工部以爲言故命復設之 指揮僉事高家奴等市馬高麗還言高麗王表請不受馬直 上諭禮部曰朕待諸蕃國以誠信彼前聽約束許其互市故遣人

市馬今彼言不敢受直豈其本心蓋畏勢也以勢逼人朕所不爲爾其以朕咨其國王知之仍令諭延安侯唐勝宗俟高麗馬至擇其可用者以直償之駕弱不堪者量減其直仍折東與其王知之勅至遼東通高麗送馬三千四十匹至勝宗如勅償其直既而暹羅國亦以馬來貢詔如高麗償之初己亥之歲遼陽瀋陽兵起民因避亂轉徙高麗久未得還及高家奴徐質等往市馬而故元降將咬住等以爲言 上乃令高家奴等就索之至是高麗因遂以所市馬及以遼瀋流民柰桑里不歹等戶四十五口三百五十人來歸 雲南左布政張統秩滿來朝 上以統在雲南能撫綏夷人俾復職賜璽書勞之 夏四月 左都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入嘗兩得罪幸宥免矣今復不悛宜并論前罪誅之 上曰前罪既宥今復論之則不信矣用刑不信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縱之則爲縱惡不至死而誅之則爲濫刑今罪未至於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入之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杖而遣之 五月 納哈出棄金山巢穴營於新泰州去遼陽千八百里上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

實錄卷九

三

金

得其常者上曰爲惡或免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人惟脩其在己者禍福則聽於天彼爲善無福爲惡無禍者特時未至耳

六月 馮勝駐師金山東北遣藍玉至納哈出營降其衆初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馬莊一曰龍安一禿河輜重富盛畜牧畜息上數招之不往及是大軍將逼之納哈出計無所出乃刺吾因勒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勝遣指揮往諭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勝營陽爲納欵而實覘兵勢勝遂遣玉往一禿河受其降虜使見勝還報納哈出聞之指

金

四

金

大噴噴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自詣玉納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常茂在座其麾下有解胡語者以告茂茂直前縛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衆欲來追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於是其衆悉降勝以禮遇納哈出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于京仍奏常茂驚潰虜衆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將卒妻子及其輜重俱南行仍以都督

濮英等將騎兵三千爲殿 閏六月 濮英殿大軍

還道爲虜所乘死之初納哈出之降也餘衆驚潰者皆竄匿及聞大將軍旋師以其降衆俱行其憾之乃設伏於途候大軍過而邀之英等後至伏發英猝爲所乘衆寡不敵遂見執英絕食不言乘間自剖腹而死英廬州人少以勇敢聞累功陞中軍都督僉事至是沒于虜 上聞之驚悼特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追封金山侯謚忠襄 大將軍馮勝捷奏至上以常茂驚潰虜衆即令械送京師 秋七月 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建武成王廟

李

五

李

上曰立武學用武舉是岐文武爲二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以上之士文武兼備用無不宜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冊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於後世武學專講韜畧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於一藝之偏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立武學建武成王廟是仍後世之陋習也太公宜從祀帝王廟其武成王廟罷之 八月 上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爲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鑑照萬類一爲物誘則鏡垢水滓豈能照物侍臣對曰陛下謹所嗜好正心之道莫過於此上曰人

亦豈能無好但在好之得其正耳如人主好賢則不肖者遠好直則諂佞者遠而國治矣苟反其所好則賢者遠而不肖者進正直者遠而邪佞者進欲國不亂難矣一嗜好之間而治亂係焉可不謹乎 上聞大將軍馮勝等在軍事多不律遣使勅諭勝及副將軍傅友德藍王弼郭英曰古之名將為國効忠勲名千載在我朝若徐達常遇春平定華夏未嘗行一不義所以功成名遂近以沙漠未清命爾等率師何馮勝膺大將軍之任而乃專為己私播惡胡中降虜致恨古之名將豈如是耶及旋師之際部伍無法致

卷之六

六

元

使濮英等人馬三千陷沒于虜又不聽朕命擅發留守大寧軍卒遂遺殘胡後患凡若此者論以國法皆在不宥朕以將軍嘗有戰功姑容自新若改行易慮庶可保全以圖後功往來人言頗多舉其大槩於將軍亦報哉 馮勝械常茂至茂勝之婿也勝每於衆中卑折之茂不堪出不遜語勝嚙之及降納哈出而虜衆驚潰勝欲自解故歸咎於茂而奏之茂既至陳所以降納哈出之故 上曰如爾所言勝亦不能無罪命收其總兵官印召勝還令藍王行總兵官事馮勝等以故元降將納哈出所部官屬將校三千三

百餘人送至京師 九月 納哈出等赴京入見

上賜納哈出以一品服封為海西侯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授以指揮千百戶有差俾各食祿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處之 乙未天壽聖節受朝賀宴羣臣於奉天殿皇太子宴國戚暨東官官於文華殿 鄭國公常茂坐前驚潰虜衆罪當誅上念其父遇春之功釋之安置于廣西之龍州 建北平行都指揮使司於大寧 冬十月 建歷代忠臣廟成先是漢秣陵尉蔣子文晉尚書令卞壹南唐節度使劉仁瞻宋武惠王曹彬皆歷代崇祀元御史

卷之七

七

李

大夫福壽亦已立祠 上以其皆瀕處閭巷詔徙建于雞鳴山之陽至是廟成命應天府每歲以祭功臣日致祭著為祀典 上與諸將論兵政上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蓄藥以治疾不可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寧用兵以勘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脩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蓋兵能弭亂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喜功生事結怨啓釁適以召亂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殘軀殞命亦傷元氣故為國者但當常講武事不可窮兵黷武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朕意庶幾無失 上以北方學校無明

師生徒廢學命吏部選南方學官之有學行者教之
增廣生員不拘額數復其家 宋國公馮勝以罪召
至京 上以其熟舊不加譴命建第鳳陽奉朝請
十一月 命肯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往雲南總制
諸軍就於定邊姚安等處立營屯種以俟農隙征進
又命桓等領兵屯田於畢節等衛 以河南府儒學
訓導葛鈞為翰林侍講學士 十二月 晉王府長
史杜彥良卒彥良名德稱以字行寧波慈谿人元舉
于鄉為衢州包山書院山長轉平江路儒學教授罷
歸時張士誠據江西方國珍分省浙東數聘不就洪
武六年大徵天下儒士浙江叅政徐本首以彥良應
薦待詔闕下奏對稱旨擢太子正字十一年授晉王
府右傅 上親製語文賜之彥良以輔導之職莫先
於格心乃製圖以獻晉王十三年改左長史十五年
朝京師上太平十二策言多剴切上嘉納之十八年
以疾乞歸至是卒 河間阜城驛馬戶以孳生馬來
進 上曰馬戶易豆之給其費不輕故常命兵部榜
諭凡驛馬孳生聽民對賣今後來進者豈朕言不信
於民耶無乃有司奉行之不至也其即還之 上以
中外武臣多出自戎伍聞知應與往往廢法乃親集

卷九

八

李

後漢

大誥三十二篇以訓之俾知守紀律撫軍士立勲業
保爵位領之中外永為遵守
二十一年春正月丙子朔 召前諸城知縣陳允恭
於河南 上諭吏部曰為國以任人為本作奸者不
以小才而貸之果賢者不以小疵而棄之奸者必懲
庶不廢法宥過而用則無棄人陳允恭前在諸城以
簿書之遺謫戍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夫長
民者能愛民雖有過可用也於是召允恭還復其官
以浙江道御史凌漢為右副都御史漢鞫獄平恕人
有德漢者遇諸途厚報以金漢曰子罪當爾律有定
法非我私子何以金為固拒不受有廉得其事以聞
者故陞用之 二月 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
先是禮官具名奏請 上親裁定以風后力牧皋陶
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
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
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
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顏凡三
十有七人從祀歷代帝王廟 遣官祀歷代帝王初
帝王廟為五室祀伏羲靈元世祖凡十七帝至是去
隋文帝凡十六帝 故元四大室 上以其元

卷九

九

刑

之子孫憫而宥之且厚其賜齊命隨西平侯沐英戍
守雲南大將軍藍玉送降胡寡婦一百六十二人
至京命以文綺帛木四百八十餘襲鈔一千二百三
十錠給賜之三月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賜任
亨等九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特命立石題
名于太學署爲今是科得卓敬齊太已卯東莞伯
何貞卒直廣東東莞人元至正間嶺南盜起貞集義
兵保障一隅王師南征貞卽款附以功歷陞布政封
東莞伯至是卒命其子榮襲爵上召考試官陳宗
順等論之曰今日觀列子鄰子竊鈔之事因思人之

卷九

十一

非

信疑皆生於心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
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
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
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已待人
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
之正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惟能好所當好惡所當
惡信所當信疑所當疑則人無浸潤之讒形似之惑
矣又論五性之德上曰小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
非禮苛察非智諒而不貞不可謂之信因給紙筆令
諸儒撰疑信論增脩南郊壇壝於大祀殿丹墀內

疊石爲臺四東西相向以爲日月星辰四壇又於內
壇之外亦東西相向疊石爲臺凡二十各高三丈有
奇周以石欄陟降爲磴道臺之上琢爲山形鑿龍以
置神位以爲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并風雲雷雨山川
太歲天下諸神及歷代帝王之壇壇之後樹以松栢
外壇東南鑿池凡二十區冬月伐冰藏凌陰以供夏
秋祭祀之用其歷代帝王及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
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並停春祭每歲八月中旬擇
日祭之日月星辰既已從祀其朝日夕月榮星之祭
悉罷之仍命禮部更定郊廟社稷諸祀禮儀著爲常

卷九

十一

元

式上謂侍臣曰朕昨觀史見前代人君好聽讒言
者必致敗亂蓋國有讒佞忠賢之害也賢者事君必
以正初若落落難合終實有益讒佞儉巧之人善承
人主意人主多爲所惑始若無害終實無所不至其
奸賢病國可勝道哉是以人君圖治須保賢哲去讒
佞西平侯沐英討百夷思倫發平之時思倫發衆
號三十萬象百餘隻復寇定邊欲報摩沙勒之役勢
甚猖獗英集將佐告曰賊之所恃者象耳吾知其無
能爲也乃令軍中置火銃神機箭分爲三隊俟象進
則火銃以次而發破之必矣及陣既交象皆被甲衝

突而前我軍矢石俱發象皆股慄而奔中勝直得其
柵寨遂縱火焚其巢穴復以兵邀擊之賊聚大敗斬
首三千餘級俘萬餘人象走者過半思倫發遣去英
秦捷還師所過城邑百姓皆迎酒迎勞之 大將
軍藍玉等率師十五萬由大寧進至慶州間虜主脫
吉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從間道兼程而進 夏四
月 上謂庶吉士解縉曰朕今與爾義則君臣恩則
父子當知無不言縉退上封事大畧謂願陛下推愛
臣之心愛天下推待臣之心待萬物以天地為一體
以天下為一人今不宜於數改刑寧失於不經凡萬

臺纂卷九

主

元

餘言具在縉集中皆人所不敢言者上嘉獎之 上
嘗好觀說苑韻府道德經心經解縉上言說苑出于
劉向向之學不純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
人心術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蕪穢畧無可采陛下
若喜其便於檢閱願命一二儒臣集唐虞周孔之言
勸成一書以備勸戒且今六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
儒蠹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更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
以承唐虞以惠萬世縉又獻太平十策一曰參井田
均田之法二曰兼封建郡縣之制三曰正官民四曰
興禮樂五曰審輔導之官六曰新學校之政七曰省

繁冗八曰薄稅歛九曰務農十曰講武條陳以上
嘉之而未及行 藍玉等兵破故元主脫古思帖木
兒于捕魚兒海獲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
太子必里禿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又追獲吳王朵
兒只代王達里麻平章八蘭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
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十七口得寶璽圖書金銀印
章馬駝牛羊車輜各籍數入奏遂班師 五月甲戌
朔日食 藍玉遣使至京上表奏捷 上遣使齎勅
勞之 六月 勅賜信國公湯和還鄉先是和以年
高乞歸 上念之俾建第于鳳陽且謂和曰日本小

臺纂卷九

主

景

夷屢擾瀕海之民卿雖老強為朕一行視地要害築
城增兵以固守備和歷闡越沿海之地築城數十而
歸至是新第成故有是賜 辛丑安慶侯仇成有疾
上遣人賜內酒以書勞之尋卒成和州舍山縣人歲
乙未從渡江以功歷都督僉事封侯卒謚莊襄 秋
七月 追贈故金山侯濮英為樂浪公 藍玉遣人
送虜主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地保奴及
后妃獻金印金牌賜鈔二百錠命有司繕第宅廩餼
俾就居京師既而有言玉私元主妃事 上怒曰玉
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為哉元主聞之惶懼自盡地

使奴出是有怨言上聞之曰朕初以元世祖主中國
時有恩惠及民不可無嗣嘗與儒臣議欲封地保奴
以盡待亡國之禮彼乃如此豈可以久居內地於是
遣使護送居琉球仍厚遺資遣之 頒賜天下武臣
大誥令其子孫誦習 海西侯納哈出卒 八月

沐英調寧正帥兵會傳友德軍討東川 命故海西
侯納哈出子察罕襲爵改封瀋陽侯 戶部郎中劉
九臯言古者狹鄉之民遷於寬鄉蓋欲天地不失利
民有恒業今河北諸處兵後田荒居民鮮少山東西
之民生齒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寬閑之地開種田畝

臺案九

古

罪

則國賦增而民生遂矣 上諭戶部侍郎楊靖曰山
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民衆宜如其言於是遷山西
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
諸閑曠之地令自耕種免其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
十錠以備農具 納哈出故部屬行省平章朱高等
一千餘人自遼東來降 藍玉等還朝 上謂玉曰
爾率將士北征功勞最大但虜主妃降不能遇之以
禮又恃勞遣人入朝覲伺此豈人臣之道哉今憫爾
功勞屈法宥爾爾其率德改行以懋厥終玉頓首謝
宴征北諸將於奉天殿 上賦平胡詩二章命羣臣

和之 九月 航海侯張赫督江陰等衛官軍八萬

二千餘人出海運糧還自遼東 勅五軍都督府臣

曰養兵而不病於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邊境

無虞若使兵坐食於農農必受弊非長治久安之術

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兼務國用以舒

古之良將若趙充國輩皆以策勲當時垂名後世其

藩鎮諸將務在程督使之盡力於耕作以足軍儲則

可以繼美於古人矣爾都督府其申論之 詔更定

歲貢生員例府學歲一人州學二歲一人縣學三歲

一人 改建歷代帝王廟于雞鳴山之陽 冬十月

臺案九

主

立

頒武士訓誡錄 上以將臣於古者善惡成敗之事

未能通曉特命儒臣編集申明以鉏耨獎喻金日磾

張飛鍾會尉遲敬德薛仁貴王君廓僕固懷恩劉闊

王彥章等所爲善惡爲一編釋以直辭俾蒞武職者

日親講說使知勸戒 十一月 頒賜武臣保守勅

時廣西指揮耿良以科歛激變良民江西指揮戴宗

以收捕山賊貪賄賂致賊人縱橫皆坐罪 上曰武

臣不知受命守禦之方與夫崇名爵享富貴福及子

孫之道特爲保守勅頒諸武臣使朝夕覽觀知所鑒

戒 十二月 封永昌侯藍玉爲涼國公王鳳陽定

遠人其姊歸常遇春因隸遇春帳下 上以遇春故特寵擢之歷拜征虜大將軍破故元主于捕魚兒海事見四月既歸論功行賞擬封梁國公適有發其私元主妃者 上聞之怒特念其功勞姑從寬假改封涼國公仍鑄其過于券 安南國王陳煒爲其國相黎一元幽于城外弑之立其子焜主國事一元又名季犛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未朔 改太宗正院爲宗人府以秦王爲宗人令晉王爲左宗正燕王爲右宗正周王爲左宗人楚王爲右宗人 二月 禁武臣不得

事錄

去

元

預民事 遣行人齎勅并以上尊楮幣賜温州府平陽縣知縣張礎勅曰朕惟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其職惟在愛民乃者通政司言浙江金鄉衛因造軍器意在擾民爾平陽縣知縣張礎執法不從即具以聞朕深嘉歎縣令之職實稱焉特遣使以鈔三千錠內酒一封往勞以旌爾能爾其領之 三月 改給事中魏敏卓敬凡八十一人爲元士後復改爲給事中夏四月 命杭州溫台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令往淮河迤南滁和等處就耕官給鈔戶三十錠使備農具免其賦役三年 置詹事院 五月 命都御史

黃政從征雲南還次普安遇寇與其子琬皆死之

六月 上退朝與侍臣論及守成之道上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而仆於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禦車雖治平何可不慎 秋七月 征南將軍傅友德有疾命還京師尋召從軍諸將皆還 八月 更定大明律九月丙寅朔日食 山西沁州民張從整等一百一十六戶告願應募屯田戶部以聞命賞從整等鈔錠送後軍都督僉事徐禮分田給之仍令回沁州召募居民時 上以山西地狹民稠下令許其民分丁於

事錄

去

元

北平山東河南曠土耕種故從整等應募 冬十月西平侯沐英自雲南來朝 上勞之令起第于鳳陽尋遣還鎮 十一月 上御謹身殿翰林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南可以德化北可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樂以一言乎三吾悚服稽首而退 擢德州同知陳翼爲太僕寺少卿翼故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之子始由

中書宣使授德州同知至是坐事當戍邊 上念其
父死節特宥而擢之仍賜以鈔錠 上謂侍臣曰興
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兵部尚書沈縉對曰君子
小人實未易識上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
必不庸常譬如良玉委於污泥其色不變君子雜於
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縉又曰自古君子常少小
人常多亦不易去上曰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者去
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羣陰消賢者舉而不仁者
遠大何難去哉 安南陳煒陪臣阮同叔來貢方物
及金銀器皿賜同叔及其從人鈔有差時陳煒已爲
其國黎一元所弑恐朝廷討之乃匿其事仍假煒名
遣同叔來貢 十二月 申嚴巾帽之禁凡文武官
除本等紗帽外遇雨許戴兩帽公差出外許戴帽子
入城不許其公差人員出外者亦如之將軍力士校
尉旗軍常戴頭巾或檣腦下官舍人并儒生吏員人
民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戴斗笠蒲笠出入市
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 徵士梁寅卒寅字孟敬
臨江新喻人世業農家貧力學通六經之旨累舉于
鄉不第遂棄舉業一時名士多與之交元爲集慶路
儒學訓導以親老辭歸時天下兵起遂隱居教授及

我明興徵天下名儒脩述禮樂寅就徵已六十餘矣
時以禮樂制度分爲三局寅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
儒推服書成將授以官寅以老病辭歸結屋石門山
四方士多從之學稱爲梁五經至是卒年八十二所
註有周易叅議詩書演義周禮考註春秋考義及漢
唐以來君臣事畧宋元史節要及石門集
二十三年春正月己丑朔 信國公湯和自鳳陽來
朝得風疾留京師是日 上幸其第視之 進士王
希曾言其母任氏之喪以改嫁服止暮年願終三年
之制 上命禮部議之尚書李原名奏曰不喪出母
古之制也希曾之母旣已失節難渝定制詔從其議
通政使茹瑺引奏潮州府學生陳質言父戍太寧已
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荷國教育願賜卒業
上謂兵部尚書沈縉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此
生旣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縉對曰此生
學未見成效若遂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上曰人才
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旣成之後事有輕重
難拘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獎成一
賢才以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 詔增江北養馬人
戶初江南人俱以十一戶養一馬江北鳳陽廬州等

府滁和二州止一戶養一馬至是 上念其勞佚不均命江北民增至五戶養一馬仍命太僕寺江南江北各存牝馬萬匹為孳生種馬其餘悉發草地牧放江北之人每戶再給鈔三百貫別市種馬孳生以補見缺之數其正從馬二匹官止歲收一駒餘聽民自鬻其飛熊廣武英武三衛牧馬亦如江北之例二月 丁酉國子祭酒宋訥卒訥大名滑縣人登元至正癸卯進士知鹽山縣入國朝為國子助教陞翰林學士改文淵閣大學士轉國子祭酒嚴立學規諸生知敬 上特厚眷之至是以疾終命賻祭遣使護其柩歸葬後命其子復祖為司業 三月 申定官民服飾 燕王率師至迤都故元太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忽哥赤和院阿魯帖木兒等皆降 夏四月命東平侯韓勲西涼侯濮瑋瀋陽侯察罕都督僉事王憲往東昌等處訓練軍士 閏四月 廣西布政司奏安南國遣使入貢 上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安南遠居海濱率先效順朕念彼僑慕中華豈在數貢故嘗諭以海外諸國三年一朝今安南不從所諭又復入貢爾禮部其速令廣西遣還必三年乃來除恭年奔喪之制 五月 遷戶部尚書楊靖為刑

部尚書詔今後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為令 乙卯太師李善長自縊 上命以禮葬之厚恤其家子祺為駙馬都尉後卒於江浦孫茂為指揮僉事既解縊上疏曰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臣子事嫌于不軌固人主之所共誅幽冥之所同憤者也然於事嫌不恤之中辯析幾微之際此禍機之所不測骨肉之所難言者惟明主能察焉竊見太師李善長與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待天下為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此人臣之分極矣志願亦已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謬不然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善長於胡惟庸則姪之親於陛下則子之親豈肯舍子而從姪哉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事亦不過勲臣第一而已太師國公封王而已尚主納妃而已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者乎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糞粉世絕官污僅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又其子事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深怨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為此者必有深怨急

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挾以求脫禍圖全耳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跡而忽起此謀者也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所欲哉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懼惻爲明之猶願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天下就不可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且臣至諫賤非不知言出而禍必隨之然耻立於聖明之朝而無諫諍之士始者側聽私室引耳朝端意謂羣臣豈無忠智左右侍近必有爲陛下言者公卿大臣必有爲陛下言者臺諫御史必有爲陛下言者乃今卒無有

臺諫九

五

一言及之者臣所以忘其疎賤也陛下之感悟臣甘就鼎鑊無所復恨矣 六月 今定東宮司經局官制禮部考唐制言太子司經局洗馬從五品校書正九品正字從九品其餘職官祿各有差本朝祿增多於唐宜從裁減詔自洗馬而下官秩依唐制其俸祿則從本朝 秋七月 詔兵部追還在外軍衛水馬驛符驗初國朝制符驗皆用錦織文具制詞及船馬之狀付都布按三司及諸衛有急則給之乘傳而行還則納之時多假以營私者乃令都布按三司仍舊其各衛悉追取之若有急俾乘快船以行 八月

改鑄監察御史印先是既分察院爲河南等十三道每道鑄印二其文皆曰繩愆糾繆守院御史掌其一每道御史分巡印藏於內府有事則受印以出復命則納之至是副都御史袁泰言各道印篆相類乃命改其制守院印十三如浙江道則曰浙江道監察御史印餘道並同其巡按印則曰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印餘亦如之惟浙江江西直隸府州縣事繁劇每道置印十餘皆五 詔考定使節之制禮部奏漢光武時節以竹爲之柄長八尺其旄二重今約漢節長三尺旄牛尾三重詔從之 九月庚寅朔日食 以福

臺諫九

五

建右叅政王純爲浙江左布政使純故元進士入國朝歷官右叅政嘗持節撫諭麓川平緬宣慰司贈遺金貝固却不受或勸曰不受固善恐蠻人懷疑生變不若受之乃受而悉以輸雲南布政使司俾置庫而還至是陞今官 冬十月 詔封劉基長孫劉薦爲誠意伯增祿二百六十石共食祿五百石子孫世襲給以誥券 詔刊韻會定正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其字義音切未盡當命翰林重加校正學士劉三吾言前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宋黃公紹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其

書進 上覽而善之賜名曰韻會定正命刊行之

置閣門使依宋制秩正六品以前誠意伯劉基次子

仲璟爲之 十一月 庚戌以重慶府末川知縣王

佐爲翰林侍讀 置景東蒙化二衛 十二月 上

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

死餘雜犯死罪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力不及者或

二人或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貲以行劉三吾

等曰聖心仁慈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 上

曰善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 福建

布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史初 上命禮部遣

書

書

使購天下遺書令書坊刊行云見三書先成進之

國子生程暹言其祖父以罪謫居陝西年過七十無

他子孫侍養乞放還鄉里俾得瞻養 上憐其志從

之

憲章錄卷第十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
至一十六年癸酉

二十四年春正月己丑朔 北平布政司叅議周倬

言大寧會州山海三衛所屬驛馬皆屯田軍士牧養

有丁產者衣食僅足芻牧可供其貧窶者家且不給

何有於馬以故歲多損折 上命倬等仍發

然 而於大寧各衛選軍士之稍富者充之歲兩便

馬通州白河北流太山諸河東南至直沽海口每霖

雨時降水勢泛漲橋梁頽圯脩築勞民其通州舊有

糧船六十餘艘罷運已久宜改爲浮梁于白河之上

憲章錄卷第十

一

張本

以便經行北平之遵化石門灤以三驛北接大寧要

路使客絡繹驛宜馬十四匹而永平府榆關還安廬峯

口三驛往往遠引一路驛置馬十七匹多寡不均臣

以爲宜令榆關等三驛止存馬十四匹餘馬撥置遵化

等爲便北平府鄭村常度深溝三壩比因通州裏河

漕運故設官管領人夫遞送今河道淤塞舟楫不通

三壩所置官夫亦當裁減疏奏命廷臣議行之 築

浙東海隄 二月 擢河間府景州學學正胡委安

試國子祭酒 上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

高祖立社稷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承以爲法或

第九

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三級者又聽民轉移與子
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豈可濫
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樂賜以爵則賢人君子
何以爲勸高帝詔謀若此誠未盡善 改封豫王爲
代王漢王爲肅王衛王爲遼王 命種桐棕漆樹於
朝陽門外鍾山之陽時以海運及防倭戰船所用油
漆 悉出於民爲費浩繁故有是命凡種桐棕漆
樹五十餘萬株以資工用以省民輸 三月戊
子朔日食 遣徐輝祖李景隆蕭玉桑故馬鑑嚴麟
朱銘徐質陳義徐增壽往陝西守處防邊賜鈔有差
上謂廷臣曰朕嘗命寺人發庫中古鏡十餘以鑑
容貌多失真召工匠數人問之莫能答最後一人言
鏡模不正故鏡照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惕然感悟
夫竟一物耳畧有偏邪則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
辨別邪正審察是非皆原乎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
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上御奉天殿策會試中式舉
人賜許觀等三十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觀貴池
人鄉會試俱第一後復姓黃 夏四月 鑄渾天儀
彗星出紫微垣 上謂後軍都督沐春曰曩者胡虜
近塞兵衛未立所以設兵守關今虜人遠遁塞外清

寧已置大寧都司及廣寧諸衛足以守邊其守關士
卒已命撤之而山海關猶循故事其七站軍士雖名
守關實廢屯田養馬自今一片石等關每處止存軍
士十餘人議察逃徙悉令屯田 五月 勅禮部
侍郎張智等曰古之儒者務學以明體適用窮則忠
信篤敬以淑諸人遠則忠不愛國而澤被天下朕自
御宇以來擢用儒士石列百司思得其人以稱其任
而卒少見良由師道不立故成材罕聞爾禮部宜以
朕言諭天下俾凡爲儒者必恪遵先聖賢之道以脩
己教人毋徒尚文藝云 六月 命禮部清理釋道
二教勅曰佛本中國異教也自漢明帝夜有金人入
夢其法始自西域而至當是時臣皆崇敬其後有以
鬚髮出家者有以兒童出家者其所脩行則去色相
絕嗜慾潔身以爲善道教始於老子以至漢張道陵
能以異術役召鬼神禦災捍患其道益彰故二教歷
世久不磨滅者以此今之學佛者曰禪曰講曰瑜珈
學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分汙教敗行爲害
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
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而居之母雜處于外與民相
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其佛

經審譯已定者不許增減詞語道設齋醮亦不許拜
秦青詞爲孝子慈孫演誦經典報祖父母者各遵頒
降科儀毋妄立條章多索民財及民有做瑜珈教稱
爲善友道友假張真人名私造符籙者皆治以重罪
詔六部都察院同翰林院諸儒參考歷代禮制更
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命禮部頒書籍於北方學校）秋七月
以賜諸王（命禮部頒書籍於北方學校）秋七月
命刑部左侍郎于似左僉都御史張構與閣門使同
侍班以備顧問百司奏事闕遺者隨事規正（徒富
民實京師八月乙卯朔上與侍臣論漢高祖聽
（徒富
張良之言卽銷六國印上曰高祖聞善言卽能感悟
如此者安得不興後之爲君者小有及之侍臣曰漢
高以後若唐太宗亦能善善故其爲治亦有足稱
上以江南地薄有遷鄣之意命皇太子巡視關洛諭
之曰天下山川惟關洛號爲險固向命汝弟入封關
中已十數年汝可一游以省觀風俗慰勞士民於是
擇文武之臣扈從皆給道里費仍命經過府縣以宿
頓聞遣使勅諭皇太子曰爾自初至長未嘗遽出
今命爾巡行陝西方渡江之際天道赫然有變雷起
東南以造化言之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從後威震之

兆也然一旬之間陰不雨占法主陰謀事爾宜慎
舉動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仁養性
施恩布惠以回天意雷之嘉兆未可恃也爾其慎之
以翰林侍讀陳迪爲山東布政司左叅政捕蝗弭盜
民甚德之九月遣主事克徹御史韓敬評事唐
政使西域（禮部言朝廷之禮貴於嚴肅近者文武
官入朝往往爭趨競進品級紊亂高下失倫其非所
以明禮法振朝綱也請自今朝叅之時將軍先入近
侍官員次之公侯駙馬伯又次之五府六部又次之
應天府及在京雜職官員又次之有不如儀從監察
（本
御史及儀禮司糾覈從之詔建寧歲貢上供聽茶
戶採進有司勿預天下產茶去歲貢皆有定額建
寧茶品爲上其所進者必碾而採之爲大小龍團
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罷閣門
使復以吏部考功主事周丹爲新化縣丞丹溫之
未嘉人性明敏有治才初由進士授新化丞在官以
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驗民貧富及丁稅多
寡第爲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
不擾而事易集至於獄訟文牘之務皆躬理之吏胥
不得爲奸罷諸役作民晏然安業由是流民之歸者

益衆滿考謀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蕭俊等詣關
言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民不安業乞令再任上
命吏部俾復爲縣丞仍令禮部宴賞而遣之冬十
月北平河間大水詔免今年田租定生員巾服
之制襴衫用玉色絹布爲之九袖皂綠皂絛軟巾垂
帶上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
有以甄別之命工部制式以進上親視必求典雅凡
三易其制始定江西建昌府南豐縣典史馮堅言
九事一曰願養聖躬以爲民社之福願清心省事勿
預細務二曰慎擇老成之臣以爲諸王之福願各王
府官正色直言匡救王失三曰撫夷狄以爲中國之
福願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逸待勞四曰精選有司
以爲民生之福願擇廉正之士任以方面俾察其所
屬五曰褒封祀典以勵忠烈願於歷代忠臣烈士有
功德於民者量加封謚六曰減省宦官以防內權願
鑒諸史籍裁擇冗員勿令干政以防異日弄權之患
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凡守邊之將必察其可託
腹心然後假以兵權必時遷歲調不使久居其任八
曰採訪廉能以懲貪墨願廣布耳目之臣公聽並觀
以明黜陟九曰增置關防以革奸弊願諸各設勘合

重纂錄卷十

六

差遣事畢隨即繳報書奏上覽之曰堅之言關於
政體者多是可嘉也遂命吏部擢堅爲左僉都御史
湖廣寶慶衛百戶舍人倪基言四事一任用武臣二
制民之產三興舉社學四選賢授職書奏上嘉之
命基叅贊清平衛軍事十一月丙申馮勝藍玉
等遣使入奏請勒兵巡邊就封西番之未附者上
遣使報之曰朕觀天象未利征討慎無輕舉爾勝及
傅友德且還京師王率諸將駐陝西訓練士馬且多
市馬爲武備待其有變而後取之朕當有後命也
命賞民間子弟能誦大誥者是太子還自陝西志
欲定都洛陽畫圖以獻十二月命景川侯曹震
往四川治道路震至瀘州按視有支河通永寧界乃
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開陸路作驛舍郵
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礮一道至貴州以達
保寧通陝西由是往來者便之上御武英殿觀書
至惠迪吉從逆凶顧謂劉三台曰凡人遭罹凶咎皆
已有以取之及事窮勢迫則僥倖百端冀求苟免於
患害何益也三吾對曰如此者亦當聽命於天上
曰心無所愧可聽之於天若其自取於天何預
十五年春正月癸未朔上諭五軍都督府臣曰

重纂錄卷十

七

天下衛所分兵屯種者咸獲稼穡之利其令在屯軍士人樹桑棗百根柿栗胡桃之類隨地所宜植之亦足以備歲歉之不給爾王府其徧行程督之靖江王守謙卒守謙皇兄南昌王之孫皇姪子正之子也初子正有罪謫死桐城上言守謙於宮中所以教訓之甚篤既長仰之靖江而陰賊險狃其小人肆為淫虐國人苦之上未忍置於法召還京師戒諭之守謙不知悔復肆然望作詩譏刺上復容貸使居鳳陽夕田冀其知稼穡艱難而思所以保富貴也既七年上以其父歷艱苦必克自新復其爵鎮雲南又推

雲南錄事

人

庚

本親愛之意諄諄訓戒守謙既至雲南復奢縱淫佚掠殺不辜軍民怨咨上猶不忍置罪仍召還安置鳳陽雖在貶斥猶恣自如強取牧馬暴擾一鄉迺召至京笞而禁錮之至是卒以其嫡長子贊儀為世子二月詔在外公侯伯還京師詔凡親王及功臣賜謚令禮部行翰林院擬奏謂旨三月兩浙鹽運使陳翼坐黨事謫居雲南時有言翼嘗為中書省宣使係胡惟庸黨屬召還京法司奏當付獄上曰翼元忠臣福壽之子姑宥之令往雲南西平侯沐英處驛差別勅西平侯善遇之夏四月以左春坊

大學士董倫為清江府政司右參議丙子皇太子

薨上哭之慟命禮部議喪禮侍郎張智等議曰喪

禮父為長子服齊衰期年又云期之喪達乎大夫今

斟酌其宜皇帝當以日易月服齊衰十二日祭畢釋

之謚為懿文皇太子葬孝陵之次皇太子生子五一

曰雄英早喪追封虞王謚曰懷次允熒允熒允熒

熒女一上御東閣門泣諭羣臣曰朕老矣太子不

孝遂至於此命也劉三吾進曰皇嫡長孫富千午願

陛下早定大計天下孰不歸心上深然之五月

陞陝西寧夏衛副千戶何忠為指揮僉事先是忠以

雲南錄事

九

本

所管軍士缺伍削官以副千戶郭德代之忠乃詣闕

自陳上問曰爾非萬戶何勝孫乎忠對曰是也上

諭兵部曰忠之祖勝昔為萬戶克滁和二州與有功

及渡江父震亦從征有功後勝父子俱死行陣今忠

雖坐軍律當免然念其祖父宜報之於是宥忠罪陞

為本衛指揮僉事子孫世襲六月丁卯西平侯

沐英卒英字文英鳳陽定遠人年八歲遭兵亂父母

相繼沒上見其孤幼憐之携歸命后子之賜姓朱

氏年十八授帳前都尉累功歷官封西平侯征雲南

諸蠻下之留鎮守至是卒年四十八上命其子春迎

喪還賜塋于江寧之長春北鄉仍建像祀于功臣廟
秋七月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亂上
曰爲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之則益亂撫
治民不可擾擾之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
大治繼之說雖淺可以喻深侍臣對曰誠如聖論

改定刑部榜諭天下學士各
欽此官制有給由到京 上召諭之曰汝等皆老
儒來自郡縣民間疾苦稼穡艱難悉爲朕言貴州
從權對曰臣爲學正以教導爲職業民事無
聞山陰縣學教諭張恒對曰臣守職常在學未嘗出

臺榭卷

十

外於民事無所知 上謂二人曰豈有久居鄉里不
與人交接縱教學不出每月朔望休假并四時節序
朋友往來於民情世務豈不談及汝二人繁言不知
詐也且儒者所學皆聖賢之道古人有身居田野雖
未際遇其心常在朝廷伊尹耕於莘野常以致君澤
民爲念及出相湯發其所蘊以安天下寧戚未遇扣
角而歌自薦於齊桓公佐興霸業漢賈誼董仲舒輩
皆起於田里上書數陳時務議論得失唐馬周不得
親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古人不得進用汲汲求見
於君欲行其所學今汝等既集朝堂朕親詢問俱然

默不言學聖賢之道者果如是乎夫知家傳奉清

宰相倅真宗日以四方水旱蝗蝗盜賊等事奏之同
僚以爲細事不然其奏沉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
有所敬懼不然則留意於土木禱祠聲色狗馬之事
矣此人君不問尚且數將四方水旱等事日奏於君
今朕以汝等皆儒者故尚以民事意必不以朕言
廼反支離其辭竟無一語宋儒胡瑗爲蘇湖二州教
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治兵治民水利算數等事當
時得人皆由其教授有法今汝所言平日在學不出
則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訓生徒雖有聰

臺榭卷

十

本

明賢才亦爲爾等所壞使天下教官皆效汝輩所爲
朝廷焉能得人二人皆惶汗失措 上顧謂刑部臣
曰若二人者上心不誠豈能爲聖賢之教虛糜廩祿
無補於時宜竄之極邊其以榜諭天下學校使爲鑒
戒 八月 庚申祔聖皇太子于孝陵之東謚冊曰
朕惟先王之典生既有名沒必有謚名以彰德謚以
表行故行有大小則謚有輕重此古今通義雖在至
親不敢廢也爾皇太子標在儲位者二十有五年分
理庶政裨贊寔多今焉未逝特遵古典從公議謚曰
懿文德以名彰行因謚顧公論所在朕何敢私 改

增宗人府五府六部太常寺官署 上諭建國

方爲離明之位人君南面以聽天下之治故殿廷皆南嚮人臣以左文右武北面而朝禮也五府六部官署宜東西並列其建六部於廣敬門之東皆西嚮建五府於廣敬門之西皆東嚮惟刑部堂門已置於西北太平門之外悉改造令規模宏壯命主事高有常革其役 頒醒貪簡要錄于諸司先是 上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爲貴農最爲勞士最貴者何讀書明道出爲君用坐享天祿農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雞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

聖訓

主

本

日形體憔悴秋成輸官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虫蝗則舉家遑遑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知民艱刻剝虐害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臣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爲之書至是編成賜名曰醒貪簡要錄頒布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 九月庚寅立允炆爲皇太孫詔曰曩者列聖相繼馭宇者首建儲君朕甲辰即王位戊申即帝位於今二十五年前者選將練兵莫生民於田野統一以來除奸貪去豪強用心多矣邇來蒼顏皓首儲嗣爲重九月

三日冊嫡孫允炆爲皇太孫奉上下神祇以安黎庶

太孫英明仁厚好文章典禮既爲太孫中外萬幾時付裁決當是時政治嚴覈太孫濟以寬大中外欣欣愛戴 以馮勝傳友德李景隆藍玉詹徽茹瑄任亨太杜澤楚樟唐鐸楊靖皆兼京官師傅等官又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鄭濟王懃爲左右庶子 廷臣以孝廉薦召至 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命世子受學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齋 冬十月己酉朔追封西平侯沐英爲黔寧昭靖王 十一月 藍玉

聖訓

主

庚

兵次相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擒送京師伏誅玉遂班師 上以中外文武百官職名沿革品秩崇卑勲階陞轉俸祿損益歷年滋久屢有不同無以示成憲于後世乃命儒臣重定其品階勲祿之制以示天下惟醫學陰陽僧道官俱不給祿 十二月 勅馮勝傳友德等以明年三月發京師壯勇及河南山西銳卒鼓行塞上立屯旣成率數十萬衆蒐獵虜庭耀張威武勅至母違朕命 閏十二月高麗權知國事李成桂欲更其國號遣使來請命 上曰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最美且其來遠矣宜更

其國號為朝鮮 免翰林學士劉三吾嘗時三

部自陳塔戶部尚書趙勉夫婦坐法當死皆緣素

生謝自當引退以勵廉耻吏部以聞遂免其官

命僧錄司造周知冊時京師百福寺隱囚徒連卒往

往易姓名為僧游食四方無以驗其真偽於是命造

冊知冊在京及在外府州縣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

年甲籍貫及始為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於

冊名之下既成頒示天下僧寺凡將方行脚至者以

冊驗之其不同者即送有司械至京治罪容隱者罪

亦如之 刑部尚書楊靖遠一武官將鞠之門卒檢

其身得一大珠卒持至靖前僚屬方駭愕靖徐曰安

宣德錄

古

應

二十六年春正月丁未朔 辛亥中軍都督僉事徐

司馬卒司馬御賜名字從政世為揚州人元季兵亂

司馬生九歲無所依 上得之養以為子既長出入

侍左右屢從征伐有功歷陞中軍都督僉事二十五

年冬率師征越雋還至成都疾作至是卒司馬好文

學溫恭謙讓撫綏士卒振恤貧窮尤敬士大夫公事

之暇退居一室蕭然如布衣之士自少富貴家無餘

貲人皆賢之 二月 涼國公藍玉伏誅初玉以開

平王常遇春妻弟屢從征伐有功胡陳之黨玉嘗預

焉 上以開平之功及親親之故宥而不問後擢為

大將總兵征伐所向克捷自恃功伐專恣暴橫上聞

宣德錄

五

本

儒學全復海益四州已有州學其間瀋陽廣寧義州
舊皆日學今宜復舊二曰天下學校教育人材共出
於工商技藝之家者稍涉膚淺即欺人做物管子曰
工商雜類不預士伍萬一任之以政必無益於治三
曰狹鄉之民宜遷於寬鄉地有餘而民力不給則分
兵以屯之戍民無游食之憂兵無坐食之害曰曰兵
老而家無丁者除其籍庶免有司勾補之勞五曰今
惟更治安夷狄遠通正歸馬放牛之日昔唐太宗初
年置府兵分隸禁衛天下八百而在關中者五百舉
天下之兵不關中此居重馭輕之法也臣願外衛

聖鑑錄卷十

六

軍士老死者免補且漸收舊衛移置京畿不勝社稷
之福書奏 上觀所言有可采者但工商技藝之子
不預士伍則其孔子有教無類之意悖矣命禮部擇
其可者行之授吉安太和縣縣丞 三月 諸司職
掌成詔刊行頒布中外 頒示稽制錄于諸功臣
上自即位以來封賚功臣皆稽考前代典禮凡封爵
祿食禮儀等差悉倣唐宋之制其間因時損益皆適
其宜然諸功臣多武人不學往往恃功驕恣甚或肆
情廢法及藍玉以罪誅籍其家服舍器用僭侈踰制
上因詔翰林院稽考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

聖鑑錄卷十

七

及名號虛實之等第編輯為書名曰稽制錄御製序
文頒示功臣使之朝夕省覽以過其僭奢 夏四月
湖廣德安府孝感縣言民饑官有預備倉糧萬一千
石請以貸民即命行人乘驛往給之 上諭戶部曰
朕嘗指內帑之資付天下貧民雖粟以儲之正欲備
荒救濟饑民也若歲荒民饑必候奏請道途往返遠
者動經數月則民之饑死者多矣爾戶部即諭天下
有司自今凡遇歲饑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
者為令 陞大名府滑縣學訓導宋復祖為國子司
業復祖故祭酒訥之仲子 詔絕安南國朝貢時安
南弑主廢立故絕之 五月 陝西民有坐事謫戍
邊妻病留中途其弟夫婦請代往監送者聽之御史
責弟不當代兄并罪監送者其人訴于朝 上曰弟
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亦有仁心矣命賜
其弟道里費而併賞監送之人 魏國公徐輝祖崇
山侯李新奏考稽制錄所載公侯家人及儀從戶存
留如制餘請給付有司 上命發鳳陽隸籍為民
詔工部自今凡功臣卒不建享堂其墳塋墓具皆令
自備惟沒于戰陣者官給之 六月 復以左春坊
左贊善凌漢為右僉都御史洪武十七年漢以秀才

舉至京獻烏鵲論 上喜之擢司經局正字未幾出

知會稽縣以事繫浙江按察司獄久不決會按察使

陶成在京 上知漢無罪獄為晟所淹命械晟還釋

漢與俱來至即拜監察御史巡按廣西秦陝西民病

數事具言古人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

者專之臣竊以為在春秋戰國則可在今天大一統之

時則不可苟許其專恐啓大臣擅權之漸上嘉其言

召其子賜鈔二百錠衣一襲又以不受私遺尋陞右

都御史時詹徽為左都御史議論數不合每面折徽

徽銜之奏道按事蘇松還朝以失職為御史桂滿所

憲錄

本

庚

劾左遷刑部侍郎未幾署吏部改禮部上以漢年老

命歸田里漢叩頭曰臣願生居京都死葬京土上許

之命居于私第歲餘起為左贊善又歲餘復拜右僉

都御史尋致仕還河南陞辭上問先賜歸不行今歸

何漢對曰先是詹徽在臣有後憂今徽伏誅臣無憂

故敢歸爾漢頗長於政事然出言不檢人亦以此少

之 命禮部申嚴公侯制度僭侈之禁 秋七月

選秀才張宗濬等俾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入直

華蓋殿侍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陳

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爲常 欽天

監監副李德秀言臣按故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

往占每十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

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考

得春秋晉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一

百六十二年以辛巳爲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

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

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六年推得天正冬

至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爲元差四日六時五

刻有此不合今當用至元辛巳爲元及消長之法方

合天道疏奏元統言臣所推甲子曆實與舊法相同

憲錄

九

畧無差繆故敢上聞 上曰二說皆難憑只驗七政

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 遣禮部員外郎潘善應司

務譚誼高往祭廬山爲周顓仙立碑 八月 命崇

山侯李新往溧水縣督視有司開騰脂河 上諭之

曰兩浙賦稅漕運京師歲實浩繁一自浙河至丹陽

捨舟登陸轉輸甚勞一自大江沂流而上風濤之險

覆溺者多朕甚憫之今欲自畿甸而疏鑿河流以通

于浙俾輸者不勞商旅獲便故特命爾往督其事爾

其蒞事惟勤役民勿暴暨河成人皆便之 九月

復以劉三吾爲翰林學士 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平

巡按至孟津有司歛衆財以賂平平械其人并所賂來奏 上嘉平得憲臣體命賜平文綺襲衣及鈔百錠書吏衣鈔減平之半仍以勅書勞勉之 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王懃爲右春坊右庶子初 上以東宮官屬久闕命廷臣舉孝友節行之士廷臣以浦江鄭氏對上曰鄭氏朕所素知聞其里人王氏亦倣鄭氏家法皆可用以風勵天下乃徵兩家子弟年二十以上者詣闕既至今自批舉鄭氏舉濟王氏舉懃其餘給道里費遣還 冬十月 改建翰林院于皇城東南宗人府之後詹事府次之太醫院又次之

憲章錄卷第十

十一月

本

十一月 東莞叛寇何迪伏誅東莞伯真之弟其次子宏以罪誅迪自疑禍及遂聚衆作亂南海衛以兵捕之迪伏衆阻殺官軍三百餘人入海島廣東指揮使發兵擊敗之械迪送京師誅之 曹國公李景隆奏還莊田六所凡田地山場池蕩一百餘頃 十二月壬申朔 未鑑錄成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爲惡悖逆者以類爲編直叙其事頒賜諸王又輯歷代爲臣善惡爲勸懲者別爲書名曰世臣總錄以頒示中外羣臣

憲章錄卷第十

憲章錄卷第十一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至三十年丁丑

二十七年春正月辛丑朔 命禮部榜示天下僧寺道觀凡歸併大寺觀設僧尼僧道一人以主差稅以中都國子監爲鳳陽府儒學 建漢壽亭侯關羽廟于雞鳴山之陽廟舊在玄津橋西至是改作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隍諸廟並列通稱十廟云 二月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會試中式舉人一百人賜張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上謂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壅蔽則耳目聾瞽天下之事俱無所達矣劉三吾對曰人君惟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儉邪隔絕賢路則視聽偏聰明爲所蔽矣 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姦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惶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爲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知爲邪妄所惑則亂何從生哉 詔武官子弟習騎射上謂侍臣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

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諂媚狎昵同乎流俗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不肖而譽者未必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爾人能知其毀者果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果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於倖進矣問君子於小人人亦必能知君子且又忌之鮮有不為所毀者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唯問於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實故知人為難而知為尤難也 陞行人司為正七品左右司副為從七品行人為正八品凡設官四十員咸以進士為之先是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材上以其將命四方往往不稱使指至是始命以進士為之凡齋輅詔赦奉使外夷謝勞賞賜祭祀徵聘聘才賜濟饒荒整點軍馬等事則遣之餘非奉旨諸司不得擅差行人之任重矣 命天下種桑棗 夏四月 詔陝西乾州立唐忠臣渾瑊祠先是乾州同知史孟通上言渾瑊在唐德宗時涇原兵變乘輿在奉天逆臣朱泚據長安引兵圍奉天衆心洶洶泚晝夜攻城經月城中資糧俱盡瑊獨引兵苦戰百計禦敵卒能保乘輿全城郭功載唐史今其祠廟在而祀事有缺甚非報功勸忠

之義宜令有司每歲春秋致祭廷議是之故有是命 詔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 上觀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說與鄒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 五月 詔免孝子郝安童軍役安童永州祁陽縣人父玄成定遼以卒安童補役以母老無他兄弟俱養且有姑守節老而無依亦仰給於已詣闕自陳上憐復其身 六月 上燕閒與侍臣論上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以此見武侯之不如楚莊也夫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憂其所不足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伏敗日至矣憂其不足者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而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霸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而魏業日衰以此觀之人君當遜志納善人臣當以道事君君臣之間各盡其道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秋七月 八月 新建京都酒樓成先是 上以海內太平思欲與民偕樂乃命工部作十樓于江東諸門之外令民設酒肆其間以接四方賓旅其樓有鶴鳴醉仙謳歌鼓腹來賓重

譯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樓至是皆成詔賜文武百官鈔命宴於醉仙樓 禮部主事蓋霖以事繫獄其父伏闕言霖以非才受任觸犯國法罪當大辟雖死莫贖但臣年老父子之情有所不忍願次男從軍以贖其罪死 上憫其言特宥之 九月 青州府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鵠肉食之不愈乃禱於岱嶽祠告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 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姓無故賊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

四 本

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行於天下禮部議曰人子之事其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託之良醫投以善藥至於呼天告神斯又懇切之至此為人子所當為也卧冰割股前古所無雖出於後世亦是間見至若割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肝割股或至喪生卧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祧永絕反為不孝之大者原其所自愚昧之徒務為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

割股卧冰亦聽其所為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 正定蔡氏書傳成初詔徵國子監博士致仕錢宰等至上語以正定書傳之意且曰爾等知天象乎皆對不知上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於奎壁奎壁乃文章之府朕甚異焉今年春暮其間黑氣始消文運自此興矣爾等宜考古正今慎述作以稱朕意由是命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開局翰林院正定是書時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絳緇衣被等物又御製詩命次韻和之朝參則班於侍衛之前宴享則次坐殿中時酒樓成人賜鈔宴其上各獻詩謝 上大悅

五 世

復遣禮部尚書任亨泰諭旨諸儒有年老願歸者先遣之衆皆願留至是書成凡蔡氏集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三吾等率諸儒上進賜名曰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天下賜諸儒宴及鈔俾馳驛而還 修寰宇通志書成時天下道里縱一萬九百里積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四夷不預焉冬十月 翰林院詹事府成詔皆賜宴落成之 罷建岷王宮殿 上諭工部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為之時可為而財力不足不為也財有餘而民不欲不為也必有其時有其財而民樂

於趨事然後爲之則事易舉今雲南土曠民稀軍餉轉輸民力甚勞苦若復加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民亦有所不欲岷府姑爲棕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爾工部遣人馳驛往諭雲南守臣罷其役十一月鳳陽府泗州盱眙縣各民劉本等詣闕言知縣方素易在職三年民受其惠今以母喪去官乞留復任從之復遣使齎勅旌勞素易受賜詣闕謝恩復命賜宴於禮部陞辭請歸喪母而後復任詔許之十二月申定皇城門禁約凡朝參午門先放直日都督將軍及應直帶刀指揮千百戶鎮撫散騎舍人然後文武官以次而不許撓越其上直官軍三日一易於朝退展時交代凡內官內使火者出門須比對銅符若本無銅符及有不比對輒放行者守門官軍治以重罪仍密加搜檢有公差帶金銀段疋出者憑勘合照驗亦須明白附寫往某處公幹及記所帶衣服顏色件數回日點對有不同者即時奏聞其工匠人等出入各門依例搜檢有誤帶鈔物者許附寄各門如出門夾帶鈔物者許執奏凡官軍民人有事入不許阻遏及問其事情違者官軍皆坐罪

二十八年春正月丙申朔二月山東布政司言青兗濟南登萊五府民稠地狹東昌則地廣民稀雖嘗遷閑民以實之而地之荒閑者尚多乞令五府之民五丁以上田不及一頃十丁以上田不及二頃十五丁以上田不及三頃并小民無田耕者皆令分丁就東昌開墾閑田庶國無游民地無曠土而民食可足也上可其奏命戶部行之三月制諭中軍都督僉事朱信充總兵官前軍都督僉事宣信充副總兵官率舟師運糧赴遼東其海運大小官軍悉聽節制夏四月詔停造遼王宮室勅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况邊境營繕不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劫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九衝要處所儲軍糧每驛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萬石東寧女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常與中國爭戰昔漢唐時遼東地方皆爲所有直抵永平之境恃遠不臣時時弄兵自古無狀今遼東乏糧軍士饑困僅不卽發沙嶺倉糧賑之必啓高麗招誘遁逃

之心非至計也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警諸軍何以應之今營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爲之古人有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五月 六月 上御奉天門勅諭文武羣臣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其偽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紀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使人知所警懼然此特權宜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以後嗣君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腓剗鬻割之刑蓋嗣君生長深宮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

聖鑒

人

李

當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又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多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頑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秋七月 河南汝寧府確山縣野蠶成繭羣臣表賀 上曰人君以天下爲家使野蠶成繭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然有之何用賀

爲 詔國子生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綱叙九法爲百王軌範修身立政備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處大事決大疑者近諸生專治他經者衆至於春秋鮮有明者繼今宜習讀以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爲政臨民庶乎有本 有道士以道書獻 上却之侍臣請留觀之上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卽煉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政治之術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其獻迂誕怪妄之士必爭來矣故却之母爲所惑 八月 戊辰信國公湯和卒和字鼎臣鳳陽

聖鑒

九

立

人上念其相從之久進封信國公和能知慎卒以功名終 九月 免山東稅糧 頒祖訓條章于內外文武諸司 勅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已長至有奸賊之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爲不刊之典如漢高祖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君用事盡效其法遂至

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為深戒者朕少遭亂離
皇天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卽位以來勞神焦思
定制立法革胡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復為祖訓一
編立為家法俾子孫世世守之爾禮部其以朕祖訓
頒行天下諸司使知朕立法後之意永為遵守後
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卽以奸臣論無赦 閏九月
詔更定親王歲支祿米量減以資軍國之用 冬十
月 上以子孫蕃衆命名之際慮有重複乃於東宮
諸王世系各擬二十字每一字為一世以其字為命
名之首其下一字則臨時所議以為二名編入玉牒
至二十世後復擬續增 冊光祿寺卿馬全女為皇
太孫允炆妃 十一月 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
上曰朕每觀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嘗令
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閱以為鑒戒今日講此深愜
朕心聞之愈益警惕 禮制集要成 十二月 上
諭戶部官曰方今天下太平軍國之事皆已足用其
山東河南民人田土桑棗除已入額徵科自二十六
年以後栽種桑棗果樹與二十七年以後新墾田地
不論多寡俱不起科若有司增科擾害者罪之 洪
武志書成其書述都城山川地理封域之沿革官關

門觀之制度以及壇廟寺宇街市橋梁之建置更屬
靡不具載詔刊行之
二十九年春正月庚申朔 上罷朝從容問左右民
間事禮部尚書門克新對曰聖澤深廣天下之民各
安生業家至治上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
窮民若謂民皆安業朕恐未然何得遽言至治 以
杜澤為吏部尚書 二月 常州武進縣言本縣奔
牛呂城二壩河道淺澁請濬深以便漕運從之 三
月 行人司副楊砥言孔子廟廷從祀諸賢皆有功
世教若漢楊雄事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
與焉事千名教甚為乖錯宜黜雄進仲舒則祀典明
矣 上納其言命去雄祀仲舒 夏四月 中軍都
督俞事朱信言比歲海運遼東糧六十萬石今海舟
既多宜增其數 上命增十萬石以蘇州府嘉定縣
糧米輸於太倉俾轉運之 五月 上以湖廣諸郡
宜桑而種之者少命於淮安府及徐州取桑種二十
石遣人送至辰沅靖全道永寶慶衡州等處各給一
石使其民種之 命詹事府翰林院尚書司中書舍
人六科給事中儀禮司於午門內出入者各給牌為
驗 六月 秋七月 上觀唐書至宣帝章帝恩特

功玩忽無所忌憚謂侍臣曰當時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恣肆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之官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為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為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

聖鑑錄

十一

立

敢驕縱也 八月 免太平等五府田租 已酉禮部尚書門克新卒克新鞏昌秦州人始為本州儒學訓導秋滿來朝天下學官入覲者咸命侍朝詢問經史及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不稱旨獨克新與紹興府儒學教授王俊華敷奏亮直遂擢俊華為右春坊右贊善克新為左春坊左贊善克新華陞禮書未幾以疾卒 上嗟悼遣官祭之命有司護喪歸葬于鄉 改六部諸屬部為清吏司 命翰林學士劉三吾右春坊右贊善王傑華撰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于天下諸司令如式錄進 九月 奏天下致仕武

臣銀鈔有差 冬十月 詔定各司奏事次第 甲寅皇曾孫文奎生皇太孫允炆長子也 十一月

詔頒稽古定制先是 上以諸功臣之家不循禮法往往奢侈自縱以致覆亡雖屢加誡勅終莫之省廼命翰林儒臣取唐宋制度及因初以來所定禮制參酌損益編類成書凡勛舊之家墳塋碑碣丈尺房屋間架及食祿之家貨殖禁例皆有定制命頒之功臣之家俾遵行之 增設左春坊清紀郎一人左司諫二人右春坊同 十二月 復永州府知府余彥誠十人官初彥誠與齊東知縣鄭敏等十人先後坐事

聖鑑錄

十一

李

逮獄至是其者民具列各官善政詣闕以請 上嘉之賜彥誠等襲衣靴鈔遣還仍給耆民道里費三十年春正月甲寅朔 初置雲南提刑按察司先是雲南地荒服未設按察司命布政司兼理之至是始置司設官 改太常光祿二司為寺官制仍舊改儀禮司為鴻臚寺 陞翰林脩撰張信為侍讀編脩戴冕為侍講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諫諍朕聞之輒悟今爾等當效之古

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 頒爲政要錄其書載文
武官屬體統及僉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給廩餼與宿
衛之禁屯田之政凡十有三條 二月 白虹亘天
水西蠻叛征南將軍顧成討平之 禮部會試天下
舉人學士劉三吾爲考試官取宋琮等三十八人北
方之士並皆黜落 三月 夏四月 陞刑科給事
中張思恭爲刑部右侍郎人有暮夜以金遺思恭者
思恭却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旦思恭言於朝 上
善思恭有守遂陞其官仍以其金賜思恭 五月壬
子朔日食 大明律誥成 庚申夜有星大如雞子
尾跡有光自天厨入紫微垣下有二星隨之至游氣
中沒 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凡十九萬三千
四百餘人並賜鈔遣還 六月 上御奉天殿策試
復取下第舉人先是禮部會試中式者少而北士被
黜落者咸言取士不公 上閱所取多南士亦疑之
乃詔考官劉三吾及陳郊等一甲三人皆下獄命翰
林院儒臣重閱落卷得文理優長者六十一人皆山
東山西北平河南陝西四川之士至是復廷試之賜
韓克忠等進士及第舉人有差置政平訟理三條
論罪因 上諭刑部言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所

法之過也 處之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安有是
言爾等因引至朕前雖詳其致罪之由然一時
裁決恐未得其情自今惟武臣死罪朕親審之其餘
但以所犯來奏引至承天門外其有未服欲訟理者
命行人持訟理檄諭之訟理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
旛宣德意遣之繼今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
給事中通政司詹事府詳加審錄寃者即爲奏聞無
寃者實犯死罪以下悉如律其雜犯死罪者准贖
以進士韓克忠爲翰林院修撰王恕焦勝爲編脩
駙馬都尉歐陽倫坐敗私茶事賜死 秋七月 上
諭羣臣曰凡人所爲不能無過舉而其心則有公私
但當平其心以觀之若其心本公而所爲之事不當
此則誠見未至若緣私意而有繆戾者此則其故爲
之也君子小人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
人之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不事掩覆小人
巧脩飾多所隱蔽人君不察於此則君子小人莫辨
又曰朕親往昔議論於人主之前者君子必多忤意
小人必多順從若以忤已而怒之順已而悅之則小
人進而君子斥矣人主取人但當詳審一心之權衡
不當過徇一時之喜怒而汝等亦當勉爲君子不當

甘爲小人也 八月 上以在外諸王非時興作擾
役工匠諭工部曰今諸王府宜各守定制不許私有
興造勞吾民匠若有應湏造作而不可已者必奏請
方許爾可移文各王府知之 九月 上命戶部下
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內選年老者每月
六次持鐸徇于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
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又令民每時置一
鼓凡遇農種時月清晨聚衆鼓鳴皆會田所及時力
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責之里老縱其怠惰不勸督
者罰又令凡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
賙給不限貧富隨其力以資助之庶使人相親愛風
俗厚矣 遣官祭告嶽鎮海瀆之神 冬十月己卯
朔 上諭戶部曰遼東海運連歲不絕近聞彼處軍
餉頗有贏餘今不須轉運止令本處軍人屯田自給
其三十一年海運糧米可於太倉鎮海蘇州三衛倉
收貯仍令左軍都督府移文遼東都司知之 十一
月 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
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婦
織絲麻麻績績手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場下機公
私通索交至竟不能爲己有食惟粗糲衣惟垢弊而

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純綺之下農桑黠
貌無聞知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
之資也而爾費之於一衣騎奢若此豈不暴殄自今
切宜戒之 十二月 癸未 上不豫廷臣數問安
勅之曰昔有元治世民庶又安何期至正之君失於
勤民慢於事神由是假手孛雄倡亂華夏兵興之時
朕潛草野不得已而從戎當時倡亂稱尊者幾人恣
爲吞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朕西定荆楚東
平吳越北撫華夏爲衆所推戴定鼎金陵國號大明
改元洪武三十年于茲朕壽亦七十矣靜而思之非
皇天眷命安得居天位若是久哉古語云天不與首
亂豈非朕無心於天下以救民爲心故天特命之乎
近者失調受疾卿等頻來問安禮也堯舜禹湯文武
之世皐蕞稷契伊傅周召爲之臣其有志匡主一也
朕以此示卿等宜竭忠脩職副朕至懷 陞兵部主
事齊泰爲兵部左侍郎

憲帝錄卷第十二

洪武三十一年戊寅

三十一年春正月己酉朔 上以山東河南民多惰於農事以致衣食不給乃命戶部遣人材分詣各縣督其耕種仍令籍其丁男所種田地與所收穫粟之數來聞 二月 定吏員出身事例皆以九年考滿出身 三月 上諭吏部臣曰用人之道在於隨材任使則天下無棄人矣又曰觀人之法有數等材德俱優者上也材不及德者其次也材有餘而德不足又其次也苟二者俱無此不足論矣若逐勢變移好

憲帝錄卷十二

十一

金

作威福言是而行非此小人不可用也 夏四月

罷回回欽天監 己丑享太廟畢 上步出廟門徘徊顧立指桐梓謂太常寺臣曰往年種此因感愴泣

下又曰昔太廟始成遷主就室禮畢朕退而休息慶

朕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覺即視朝果得邊報祖考

明照臨在上無時不存爾等當祭祀宜加敬慎日暮

中使供灑掃奉神主恐有不虔當以時省視務令齊

潔以安神靈 五月 甲寅 上不豫 庚申置成

都重慶保寧三府及諸州宣慰司茶金兩所命四川

布政司移文天全大書招討司將歲收茶課仍收礦

門茶課司餘地方就送新倉收貯聽商人交易及與

西番市馬 進齊泰為兵部尚書 上嘗召泰問邊

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進

簡要詳密上大奇之 閏五月 乙酉召齊泰參預

命輔皇太孫 上崩於西宮壽七十一遺詔皇太孫

嗣位 辛卯皇太孫即皇帝位詔曰天降下民作之

君我皇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

弘濟斯民凡事有益於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

休明規模宏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遺詔於洪

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祗懼思

憲帝錄卷十二

七

金

所以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以無忝我皇祖之大命永

惟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為建文元年

大赦天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

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 是日恭孝陵

丙申詔內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縣令薦賢才定保舉

連坐法 六月 上太行皇帝諡曰聖神文武欽明

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追諡孝

慈皇后曰高皇后 禮部疏以中書舍人奏議為

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原言為吏部右侍郎以

江知縣陳彥回為徽州府知府 命兵部尚書齊泰

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參國政 秋七月以董倫為禮

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倫字安常東昌恩縣人世儔

居宛平遊遊山林間布褐藜藿淡如也敦厚有學學

者多從之遊勝國時累辟不起國初擢用距縣儒士

張寧以倫薦遣使徵為春坊贊善事懿文太子陳

以謙謙留情民瘼膏上封事數千言皆當太祖

以謙謙免官典教滇南至滇開心訓化不忍鄙

人雖蠻童焚堅皆知向慕帝即位眷念舊臣召

京師遂有是擢賜御書怡老堂三字及縣几玉鳩

各一倫上表稱謝畧云桓榮設几杖於太常而不聞

有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而不見有几杖之

頒自今將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饉之民憑

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所之嘆 上其嘉之

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講 命曹國

公李景隆即訊周王橐逮至京廢為庶人 以王紳

為國子監博士紳字仲緒先翰林待制禕之子也禕

使雲南為元章梁王所殺時紳年甫十三聰敏過人

善屬文與兄綬事母盡孝及母卒哀毀踰禮未幾綬

亦歿紳執紼憂患中綜理生業而傑然負奇志暇日

益取經史百氏窮其指歸宋濂一見器之曰子充有

後矣蜀獻王聞其賢幣聘實禮教授蜀郡紳痛父遺

骸未返丘壟白其情事王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

南訪求不獲即死所哀莫號慟幾絕道路悲之至是

給事中徐誠御史黃凱薦之遂有是擢 以張鳳等

為錦衣衛千百戶等官有差初太祖崩于西宮宮

殉葬者若干人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濱孫瑞王斌

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等皆殉葬者之家故以是

官俾世世承襲 八月進魏國公徐輝祖曹國公李

隆祿秩勅輝祖練兵山東 召王景彰為禮部右

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尋陞學士 徵江西處士楊士奇

充實錄編纂官尋授齊府審理副仍留編纂 罷禮

部尚書鄭沂以雲南右布政陳昶代之 以臨江府

推官劉翼為知府 以劉儵虛淵為兵部左右侍郎

以何福為征虜將軍總兵征百夷都督徐凱副之

增國子監司業一員 九月 罷築銅鼓衛城召徐

輝祖吳傑還京 長星西隕有聲如雷 雲南總兵

西平侯沐春卒弟晟襲爵 以馬京為大理卿 冬

十月癸亥守心 征虜將軍何福進兵金齒討諸蠻

平之 增置陝西洮州茶馬司 以戴元禮為太醫

院使元禮學于朱彥脩以御醫事太祖大漸時常目之曰此人仁義 上記憶之故有是命 召比平總兵都督楊文還京 十一月 詔顧成班師先是成以都督僉事充征南將軍帥師征水西蠻既又征五開所向克捷至是征平州六洞等長官司一百三十七若皆平之悉撫諭復業師還駐常德待命詔諭在師比還京勞成及其副將何清宋晟韓觀有差十二月癸丑朔帝如郊壇明年將有事南郊故特至省牲滌器嚴飭百吏禮畢還官 以吏部尚書茹瑺掌河南布政司事尚書如舊以雲南左布政張統爲吏部尚書 以王鈞爲戶部尚書鄭賜爲工部尚書黃福爲右侍郎 詔以監察御史尹昌隆奏疏頒示天下時帝視朝稍宴昌隆諫曰昔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故能庶績咸舉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祖武兢業萬幾未明求文日盱忘食常如不及斯爲庶幾今乃日晏臨朝羣臣宿衛疲于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社稷之禍也 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偏行天下不惟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且俾天下庶官咸能勤于職事 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

於河州初紹舉洪武戊辰進士以中書庶吉士改御史累上封事指斥時政兵部尚書沈瑯疾之太祖謂紹年尚少命其父挈歸鄉里臨行語之曰十年後來朕必用汝未及期而太祖崩紹遂奔喪京師時紹母喪未葬父年九十矣有司以非詔旨謫河州衛吏或言其爲左右所中云 以韓宜可爲都察院副都御史程本立爲左僉都御史會鳳韶爲監察御史 召宋懌還京師懌故翰林學士濂之孫濂嘗授先懿文太子經帝念之召懌復官翰林侍書 詔求直言令內外羣臣各舉山林巖穴懷材抱德之士 遼州人高巍事母至孝母老疾巍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三年洪武壬戌貢入太學以孝行旌尋授督府斷事上疏欲壅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困及抑未技慎選舉借名器數事太祖以斷事不稱旨尋謫戍貴州帝即位上疏乞歸田里知州王欽應詔辟巍赴銓曹巍書論時政其畧曰今欲弱侯王定經制俾萬世無疑臣請借漢爲喻漢高起布衣推秦滅項以定禍亂遂大封同姓分王天下之半蓋欲藩四夷而禦中國也豈其遺文帝不治之痼疾哉故買誼脛腰指股之喻痛哭流涕之嘆無非欲制諸侯之權也文帝寬厚

含容而是王凡杖之賜折其強悍不臣之心迨厲王謀反僅廢處蜀郡已不免有尺布斗粟之誣景帝寬厚不如文考又晁錯輔以刻深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非文帝付托得人民心輔漢幾危社稷是晁錯不能辭其責矣我太祖皇帝起賴漢高而神武過之龍飛淮甸汛掃胡元爰刈羣雄混一區宇四征不巳所向克捷際天溥海絕塞窮荒三皇五帝之所不能服者莫不納貢輸忱爭先恐後雖曰天與人歸實賴我高皇帝有文王統一之德大行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則百斯男無不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者矣故本

李

李

李

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體三代之封建分茅胙土先封形勢之地陳西百二山河其人勇悍西隣土蕃以秦府王之山西秦襄山河其水剛壯北近胡虜以晉府王之北平雖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桑土沃饒廣畜羊馬其人衣皮食肉弓馬是務遺金元之各興一代之業故以燕府王之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諸葛亮據之而虎視吳魏者也故以蜀府王之其後建谷代慶肅等建谷代慶肅等布比之前古雖皆分封過制而高皇帝之聖謨神慮莫非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固多驕逸

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皇上之所難處者也以臣愚見不當聽晁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於齊充楚湘齊充楚湘子弟分王於秦晉燕蜀其餘寧遼谷代慶肅等府類比而分王之少其力而分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皇上作親王薄其貢而厚其恩常盡親親之禮其賢如漢之河間獻王與東平王蒼者下詔褒賞之其驕逸不法如漢之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

李

李

李

不順服哉臣嘗以爲人君之有天下亦如人之有一身也天下之患有內外一身之疾有皮膚四夷之患人身疥癬之疾骨肉之患人身腹心之疾疥癬之疾有時搔癢命良醫脩方一掃之而平服矣腹心之疾非智識膏肓者不能也昔賈誼見漢諸侯強盛皆指腹爲喻今臣以一身百體爲譬我皇上乃天君一心也所謂具衆理而宰萬物百體之從命者也各處親王乃五臟耳目口鼻手足也五臟酸甜嗜欲不同手足安逸亦異目好色耳好音鼻好臭口好甘皆本乎心天君隨其百體之好則失主宰之道不隨則擾

亂吾心故醫書云智者能調五臟和既和不惟無暖
心之疾而疥癬之疾亦不生矣噫五臟和而一身安
一家和而百事遂里諺曰家不和而隣欺臣亦謂國
不和而四夷窺此一理也伏望皇上鑒察焉未逾年
比平兵起以工部右侍郎張昂掌北平布政司事
謝貴張信為北平都指揮使時諸藩不靖廷臣建
凡諸國所在悉更置守臣必素負重望者居之乃以
昂為北平布政黃子澄齊泰計將削奪燕藩故以貴
等為北平都司俾通王府官屬以覘察動靜調僉
都御史劉觀為嘉興知府盡釋刺回軍及囚徒還
鄉里

憲章錄卷十三

九

集

憲章錄卷第十三

憲章錄卷第十三

革除建文元年已卯至二年庚辰

元年春正月庚辰大祀天地於南郊始奉太祖高
皇帝配昧爽祀畢還宮御奉天殿受羣臣賀方孝
臣進郊祀頌詔養老賜高年米絮帛有差命官
贖民粥子減田租遣使告即位于天下神祇
昭班師還京勅脩太祖高皇帝實錄禮部左侍
郎兼翰林學士董倫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王景彰為
總裁官太常少卿廖昇翰林侍講學士高異志為副
總裁官國子博士王紳漢中府學教授胡子昭齊府
審理副楊士奇崇仁縣學訓導羅恢馬龍他郎甸長
官司吏目程本立等為纂脩官二月都督韓觀
練兵於德州詔尊皇考懿文皇太子為孝康皇帝
廟號興宗皇妣懿敬皇太子妃呂氏為孝康皇后擇
日祔廟冊妃馬氏為皇后封弟允熲為吳王
煙為衡王允熾為徐王立子文奎為皇太子詔
薦賢養老墾田興學考察官吏旌孝賑貧掩骼埋
賻民鬻子減田租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
進封江都郡主為公主以儀賓耿璠為駙馬都尉
都督僉事宋晟總兵鎮守甘肅以周是脩為衡府

紀善 更定官制 北平按察副使張璉坐藩府事
請典史北平右布政使曹昱坐罪削籍 是月燕王
來朝行皇道入登陞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王不
敬戶部侍郎卓敬上書論劾皆不報 免民貨舍錢
華松磻衛 三月 帝祀先師於太學監獻拜跪禮
如廟社御養倫堂見師生賞幣鈔有差 以散騎
侍張成等七十一人爲海上巡檢 勅布按二司官
糾察屬吏 華畧陽縣 是月燕王還國燕世子及
其弟高煦高燧留京師未幾遣還北平俄北平按察
僉事湯宗上變告言按察使陳瑛密受燕府金錢有
異謀逮瑛安置廣西燕山左護衛百戶倪諒亦上變
告逮府中官旗于諒周鐸等伏誅遂勅都督宋忠率
兵三萬及燕府護衛健卒屯開平名備胡都督徐凱
練兵臨清都督耿獻練兵山海關 召燕府胡騎指
揮關童等還京 調北平永清兩衛官軍屯彰德
德 戶部右侍郎夏原吉都御史暴昭給事中徐思
勉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巡行天下問民疾苦與廉
黜貪得便宜行事 京師地震監察御史尹昌隆上
疏言奸人專政陰盛陽微請見于天執政大怒斥爲
福寧知縣 夏四月 華南丹衛附慶遠 召湘王

栢於荊州栢自焚卒 齊府人曾名深上變告
王轉至廢爲庶人留京師誅其護衛指揮柴真等未
幾幽代王桂於大同繫岷王梗於雲南並廢爲庶人
當是時燕府威名最盛於諸王最長地勢形便兵力
又最強朝廷深疑之齊泰黃子澄徐輝祖侍郎卓敬
日夜謀所以防燕者長史葛誠教授余逢辰亦私謀
其謀張昂謝貴馬宣彭二每遇中朝使者至北平亦
頗傳語言謂宜早爲備燕王固知之自京師歸即托
疾久之遂稱病篤大暑圍火爐提顙曰寒甚寒甚官
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不爲意誠逢辰密告昂貴曰殿
下本無恙公等勿解防恐一旦不可測已而三都督
密謀益急 五月 選補儒學官先是學官缺用舉
人及中試監生通經儒士至是詔天下凡在任未入
流官及坐法謫戍已更者但通經薦試俄又詔衛官
舉通經軍士聽布按二司試上吏部銓用 岳也
諭程濟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大難在宗室中
朝廷謂非所宜言逮至京將殺濟召入仰面大呼曰
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之獄 以戴
德妻爲左拾遺宋徵爲宗人府經歷錢芹爲戶部司
務王叔英爲翰林脩撰 六月 省興濟縣入青縣

置千戶所於戎縣以圖平王。燕府兵起號靖難北平掌布政司
指揮僉事。是月召解縉于河州以爲翰林待詔。
秋七月甲戌燕府兵起號靖難北平掌布政司
事侍郎張昺都指揮使謝貴彭二燕府長史葛誠教
授余達張死之遂奪省城九門都指揮使命直走居
庸關馬宣走薊州宋忠率師至居庸關退保懷來留
瑄守關燕府上書言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
戰萬死一生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輩
固宗社爲磐石安不幸皇考賓天陛下嗣承大寶而
姦臣齊泰黃十澄輩包蓄禍心恣譏奮毒假陛下之
威權剪皇家之支葉楠樛栢桂梗五弟不數年間並
見削奪雖有愆過未聞不軌輒削王爵奪王土轉徙
流離行路矜惻栢尤可憫闔室自焚聖人在上胡寧
忍此蓋非出陛下之心皆姦臣所爲也心尚未足又
以加臣臣守藩于燕二十餘年實畏小心奉法循分
陛下嗣統以來臣事君之誠明於皎日誠以君臣大
分骨肉至親恒思加慎爲諸王先而姦臣跋扈蔽陛
下之聰明誣直爲枉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箠楚刺
戕備極苦毒迫言臣謀不軌遂分布宋忠謝貴張昺
等於北平城內外甲馬馳突於街衢鉦鼓喧鞠於遠

迺圍守臣府周匝嚴密小大凜凜如臨湯火已而
衛人執貴昺始詢知姦臣欺詐之謀號地呼天擗踊
無訴竊念臣於懿文皇太子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
下如事天也權姦之心不止害臣譬伐大樹先剪附
枝親藩與戚朝廷孤立姦臣得志社稷危矣伏望陛
下廓日月之明會雷霆之斷煥發德音去此兇虐以
肅清朝廷以求安宗社以保全親藩遙仰天門敬摠
愚懇惟陛下念之臣又竊計姦權之黨必已蟠結深
固恐陛下未及除之伏願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
有姦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
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惟陛下念之念之甲戌通
州衛指揮房勝以城降燕丙子北平都指揮使馬
宣起兵薊州攻北平不克死之毛指揮遂以薊州降
燕遵化衛指揮蔣玉密雲衛指揮鄭亨又各以其城
降燕已卯俞瑄師潰於居庸退依宋忠於懷來
甲申燕府攻懷來忠敗績及瑄被獲都指揮彭聚孫
泰戰死都指揮莊得敗走丙戌永平指揮趙燾郭
亮以城降燕庚寅太平總兵劉貞都督陳亨都指
揮卜萬引大寧兵數十萬出松亭關駐沙河進攻遵
化壬辰燕府援遵化貞等退保松亭關亨陰輸款

於燕思萬不敢發燕府間萬貞亨縛萬下獄聞於朝籍萬家 是月以長興侯耿炳文為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軍中為左右副將軍帥師北進詔天下曰朕奉 高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善以安民豈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屢謀僭逆去年周廢人構潛為不軌離連燕齊湘三王朕以親親之故不忍暴其過止正褫罪餘皆不問今年齊王構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湘王栢燕王某同謀栢自知罪惡難逃先已自焚死構已廢為庶人朕以某王於親最近不忍究其事今乃稱兵犯關不得已遣

聖旨

木

子

長興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六萬往討其罪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與國同心永安至治祭告天地宗廟社稷書諭諸王削燕屬籍時帝方銳意文治口與方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以為比兵不足憂黃子澄謂比兵素強且兼有營薊之旅不早禦之恐河北遂失又請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各率偏師步騎號百萬數道並進期直搗北平檄山東河南山西三省合給軍餉 省碑嘉臨西睢寧三縣和曲祿勸二州 勅令京朝官請告歸省給勘合

聖旨

七

刑

于內府 以京口驛隸京師 睢陳歸德三州直隸河南布政司 徵謫戍指揮僉事伏顯等入京復其官 赦程濟出獄擢為翰林編脩充軍師護諸將北行 置平燕布政使司于真定刑部尚書暴昭掌布政司事 贈故翰林特制王禕為翰林學士謚文節 封李堅為樂城侯 徵雲南兵入京備征 八月耿炳文兵三十萬至真定都督徐凱兵十萬駐河間都督潘忠楊松先鋒駐鄭州 壬子中秋夕燕府率眾渡白溝河圍雄縣破其城盡殺守陴卒屠其民潘忠楊松兵渡月樣橋接戰遇伏大敗被執燕府遂進至鄭州奪戰馬輜重炳文部將張保降燕言炳文兵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渾沱河南北燕府厚撫保遣歸詐言兵敗被執幸守者因得脫竊馬歸又令言雄鄭敗狀燕兵旦夕且至令河南兵北移得併力破之易炳文聞保言果移南營過河 壬戌燕府至真定炳文出城逆戰敗績兩副將軍李堅寧忠及都督顧成何托都指揮劉燧皆被執成降燕 丙寅燕府攻真定不克還北平 是月以曹國公李景隆為征虜大將軍馳至軍中會諸將北進帝聞耿炳文戰績始有憂色謂黃子澄曰奈何子澄對曰勝敗兵家

常事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精強兵甲堅利糧餉充足區區一隅豈足當天下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衆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子澄曰李景隆可以當之前不用耿炳文而用景隆豈有此失遂遣景隆代炳文以高巍叅贊軍務魏復上書言臣願使使投忠膽大陳義禮曉以禍福及親親之誼遂遣往燕魏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曰志士慷慨子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太祖片還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我聖明天子嗣登寶位誕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奚啻考

案纂卷十一

八

郭

妣朝野皆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在朝諸臣執言仗義以順討逆臣以爲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臣所以得奉明詔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稱臣宿許太祖生當殞首死當結草之願也昔周公聞流言卽避位居東若大王始知謀逆者擒送京師或戮而奏聞或解其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遂致遠遜

大興甲兵襲疆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殿下假謀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一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衆率衆數萬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葦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始亦疲矣况朝廷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况

案纂卷十一

九

郭

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脩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僥倖恃事恐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徑庭矣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倘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魏白髮書生蜉蝣微命生死不懼者但久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愚臣孝行臣竊自負既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孝臣至願也書再上不報谷王植自宜府還京齊泰等處遣王植寧王權通燕召二

王還京遼王至寧王不至徙封遼王於荊州詔削寧王護衛御史韓郁上書言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爲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其心安乎臣每念至此未嘗不流涕也此皆堅儒偏見病藩討太重疑虛太深而至此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既廢湘王自焚代府被推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需輒乏將不効謀士不効

宣統三年

十

吳

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於轉輸命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洋洋自得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殊有理也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臣雖至愚感恩至厚不敢不言幸少垂洞鑑興滅繼絕釋代王之囚封植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撥亂反正篤厚親親宗社幸甚不聽九月江陰侯吳高都指揮耿獻揚文帥遼東兵圍永平大將軍李景隆乘傳至

知山東叅政鐵鉉調兵食景隆合兵五十萬進營河間燕府率衆援永平高等退保山海關安陸侯吳傑兵潰於真定傑遁還京謫爲南寧衛指揮使冬十月燕府出劉家口襲破大寧都指揮朱鑑死之邵指揮房寬王權皆降燕劉貞陳亨自松亭關引兵來援亨及營州中護衛指揮徐理陳文襲貞破其營貞遁廣寧浮海還京李景隆聞燕府攻大寧引兵渡蘆溝橋攻北平築壘九門景隆攻麗正門幾破城中婦女並乘城擲瓦石景隆令不嚴驟退北平守益堅景隆別將攻通州敗績甲寅燕府盡拔大寧

宣統三年

十一

吳

諸軍及兀良哈三衛胡騎挾寧王入松亭關趣援北平十一月庚午李景隆移營白河西先鋒都督陳暉渡河而東遇燕府戰敗績景隆七營兵合戰皆潰景隆盡棄其輜重拔其衆南奔駐德州癸酉九門兵皆潰乙亥燕府再上書言臣叨奉宗藩見惡權姦橫加大惡上書自陳今歷三月未蒙垂察疊發大兵計罪不已竊聞朝廷論臣有不軌之事八謹陳其詳惟陛下垂察其一謂臣護衛踰額祖訓職掌條王府官軍不拘數目各王府皆然此姦臣枉臣一也其二謂臣不當無事操練軍馬祖訓兵衛條王教練軍

士遍數不拘此姦臣枉臣二也其三謂臣不當於各衛選用官軍祖訓軍職條王府武官千戶百戶從王於所部軍職內選用開奏直詣御前頒降詔勅此姦臣枉臣三也其四謂臣私養健輶卒本洪武中歸附處於北平皇考命於護衛歲給衣糧備廩此姦臣枉臣四也其五謂臣招致各處異人術士養於府中目之論議爲非竟無主名此姦臣枉臣五也其六謂臣府中守禦四門不當僭擬皇城守禦之制更番甚嚴祖訓兵衛條凡王府守禦宿衛護衛均番此姦臣枉臣六也其七謂臣官室僭侈此皇考所賜祖訓

重纂

主

子

營繕條燕因元之舊非臣僭越此姦臣枉臣七也其八謂臣第二子高煦過涿州擅笞驛官此臣失教然笞一驛官遂指爲臣不軌之迹寃濫已甚何以服天下後世此姦臣枉臣八也且陛下與臣皆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於屬最親姦臣猶得誣以極惡則疎遠小臣天下細民欲寃死地可望雪理邪其不濁亂天下傾危宗社不已也蓋今諸王之中臣序爲長周齊湘代岷五府已去獨臣未去臣去則楚蜀秦晉諸國不難去矣寧王無罪此又削其護衛譬諸人身手足皆去身能全乎伏望陛下鑒臣愚誠思宗社

大計斷然不惑去此姦惡臣某頓首頓首 罪驍都指揮僉事周成表成張睦皆降燕 是月燕府傳檄言我父皇奉天承運華夷一統長子立爲皇太子餘子封王各守藩屏以爲子孫萬代計不幸皇太子薨逝泰節二王繼頌父皇慈念皇太子遂立其次子爲皇太孫居東宮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日父皇賓天皇太孫卽帝位我諸王不敢以叔道尊亢臣子之情至矣盡矣帝年幼冲任用奸邪小人屏棄典刑殘害骨肉天變屢見恬不修省此皆齊尚書黃大卿左班文職等官讒佞于君恣行不道今天下但知有齊

重纂

主

子

尚書等不知有皇帝皇帝被奸臣惑溺父皇陵土未乾周代湘齊岷五王相繼竄流齊尚書等又使惡少謝貴等爲北平都司官張曷爲布政司官與本府長史葛誠合謀六月圍我王墻柵我王門殺我守王城卒諸軍披甲執杖鉦鼓叫呼聲震城野七月初旬且引兵入王城以都指揮張信言洩其奸不得已起兵擒獲逆賊謝貴等七月十六日擒宋忠殺都指揮孫泰俞瑄八月十六日破雄縣擒都督潘忠楊松二十五日破真定走耿炳文擒左副將軍駙馬李堅右副將軍竊忠右都督顧成何托都指揮劉鑑江陰侯吳

高都督耿繼文以遼東兵圍永平余直抵永平高
等夜遁遂兵大寧都指揮房寬來降殺朱鑑都督劉
貞陳亨守松亭關不肯來降余襲破其營擒亨貞單
騎遁去大寧遂平未幾齊尚書黃大卿等左班文職
又矯詔曹國公李景隆領兵五十餘萬十月十六日
攻北平圍城甚急余以寡敵衆景隆大敗斬首十萬
九千餘級景隆夜遁去余本 太祖高皇帝親子母
孝慈高皇后皇太子親弟忝居諸王之長禮曰父之
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奸臣齊尚書黃大
卿等余必不與其戴天也故欽遵祖訓統兵三十萬
誅討左班文職奸臣傳檄天下藩屏諸王暨官吏軍
民咸使知朝廷左班文職奸臣大逆不道我父皇之
仇爲子者義在必報也 省平夷衛 十二月燕間
遼東守將吳高削爵徙廣西專命楊文守遼東 庚
申燕府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 是月岷府典膳
李英等伏誅 薊州鎮撫曾瑋起兵攻北平不克死
之 駙馬都尉王寧謀叛幽于其家 衛官張倫等
率兩衛官軍南奔結盟報國 以練子寧爲吏部左
侍郎茹瑺復爲兵部尚書 初令武官襲替兵部會
五府取旨是時掌中府事駙馬都尉謝達署左府事

孝陵衛指揮使黃鉉右府都督僉事陳春掌前府事
駙馬都尉耿璠掌後府事駙馬都尉尹清 罷齊恭
黃子澄留京師 省府殿成殿在乾清坤寧二宮間
爲退朝燕息之所置古經聖訓其中以尚父丹書之
旨夏書聲色宮室之戒命方孝孺爲銘 以袁義爲
右府都督僉事 遷肅王榑於蘭縣 選募謀勇以
中牟人楊本爲錦衣衛鎮撫沅州人周拱元爲所鎮
撫 法司奏今歲論囚視往歲減十三 留守左衛
指揮同知李申伏誅籍其家 叅贊大將軍軍務高
魏使燕 署應天府事兵部郎中方賓謫戍廣東
以錢芹爲行軍署都事茅大芳爲副都御史葉砥爲
翰林編脩顏伯瑋知沛縣胡儼知桐城縣梁潛知陽
春縣
二年春正月丙寅朔天下官來朝免賀 燕府攻蔚
州守將王忠李遠以城降 省翁源縣入英德 初
置後湖祗候所 二月 降漢陽府爲州 丁酉燕
兵攻大同 壬寅詔禮部尚書陳迪右侍郎黃觀知
貢舉翰林學士董倫太常少卿高遜志充考試官右
拾遺朱逢吉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燾
爲同考試官御史王度會吉士爲監試官 降海雄

府爲州省保昌縣 令蘇松江浙人得官戶部 甲
子改都察院爲御史府革十二道置察院一詔曰頃
以治獄煩典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理廢獄
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察院仍漢制爲御
史府專糾貪殘舉循良匡政宣教化爲省御史員
定爲二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改御史景清
爲御史大夫以監察御史戴德葵爲左拾遺以黃觀
爲禮部侍中掌尚寶司事 是月韃靼可汗坤帖木
兒瓦剌王猛哥帖木兒款北平李景隆率兵出紫荆
關援大同 燕府自居庸關還北平景隆遺書燕府
請息兵王答書索齊泰黃子澄 三月丙寅朔日食
策試禮部中式舉人 賜胡靖王良李貫等一百一
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以靖等三人並授翰林脩
撰廷試策良最優以貌不揚易靖第一靖初名廣
上特爲易名後復名廣與同榜楊崇金幼孜楊溥胡
濙顧佐陳洽皆爲永樂時名臣唯良死建文之難故
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良貫皆吉水人貫獨不類君
子耻之 令禮部乙榜舉人署教諭訓導年未三十
不願署教者聽 省忻城縣併入東蘭縣 武臣犯
法被黜者悉叛走降燕燕盡復其故官 夏四月

李景隆兵次德州郭英吳傑等兵次真定約日合兵
進攻北平先是 上遣中官賜景隆璽書及斧鉞渡
江忽大風雷雨暴至舟破盡沉諸江至是復賜景隆
璽專恣紀律不嚴號令煩數諸將易玩之 辛丑燕
師渡馬駒橋南駐武清癸丑李景隆軍至河間先鋒
參將平安至白溝河郭英等自真定移營保定期會
於白溝河 燕師進至固安乙卯營中大雨平地水
深二尺 已未燕師渡白溝河平安伏精兵萬騎邀
擊燕王曰平安豎子往從吾出塞征胡識吾用兵以
故敢爲先鋒今日吾且破之使心膽俱喪安驍勇善
戰互有勝負俄都指揮何清陣動戰敗被執安收兵
還營李景隆胡觀郭英吳傑等合兵六十萬聯營白
溝河藏火器一窠蜂揣馬丹于地中人馬遇之輒爛
夜與燕兵大戰燕府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地
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在上流倉卒渡河而北 庚
申燕師渡河胡騎三百叛降燕燕胡騎指揮省吉盡
掩殺之是日李景隆諸軍進戰破燕後軍房寬狼狽
走燕師復戰驍將瞿能父子皆戰沒李景隆麾諸騎
兵乘敵後燕府見張玉朱能丘福陣動急又見陣後
塵起曰敵統出我後矣馳騎赴之戰甚力左右曰敵

衆我窮難與持久宜退就玉等併力景隆等呼噪進矢不俱發注如雨燕府馬三易三被創矢三服並射盡乃持劍奮擊劒又缺折急走登隄伴麾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等疑有伏不敢上隄而燕兵復馳入陣陣動會旋風折大將旗景隆軍大亂燕兵乘風縱火燔諸營郭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南委棄輜重器械聲言萬萬計景隆璽書斧鉞盡爲燕所獲殺溺死者二十萬人 燕兵復追至月樣橋降十萬餘人景隆單騎走德州 壬戌燕遣人攻德州 五月辛未李景隆自德州奔濟南癸酉燕將陳亨張信入德州奪

卷一百一十五

六

十

且降盡輟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又諍退六十里無驚動城中人燕府大喜是時燕府在軍逾年往來戰守甚苦僅得永平保定及北平三府諸府縣旋破旋堅守不降至是聞濟南降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濟南斷南北卽不下金陵盡中原自守可以徐圖江淮遂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大喜呼萬歲鐵鉉懸鉞板城門上伏壯士圍堵中約候燕府入城呼千歲卽下鉞乃遣人請燕府入城撫諭燕府乘肩輿張蓋轎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堦者皆登城伏者比其入門門中人卽呼千歲鐵板亟下傷燕王馬首燕王棄馬取從馬走走至橋橋下伏兵發斷橋橋不可動燕王得過橋復合兵圍濟南鐵鉉令守堦者罵燕燕軍大怒攻益急鐵鉉隨機應敵間出兵累敗燕兵 是月都督僉事朱榮棄師道還京誅之 六月增改詹事府官置資德院 八百媳婦國入貢 遣監察御史周觀政監徐州兵 是月遣尚寶司丞李得成使燕議罷兵 以儀賓魯瑄褚富署都督僉事 秋七月 李得成還自濟南下獄旣而釋之 平安率兵二十萬進次單家橋欲分兵出御河奪燕餉舟 復德州 高燾出軍良鄉平安兵不敢

卷一百一十五

九

十

進省河縣入襄城 八月戊申濟南圍解 成肅

兵至德州逐燕將陳旭自德州通歸北平 承天門

災詔求直言未幾乙字庫災改謹身殿為正心殿置

學士一人 罷華蓋文華武英殿文淵東閣大學士

各設學士一八 改方孝孺為文學博士 九月

承天門成改為臯門遂改午門為端門端門為應門

前門為路門 乙丑燕王至北平 冬十月 更定

歷主監生選用法凡歷事一年為滿考分三等上者

即授官次下者再歷一年復考考上者亦即授官次

量材選授下還國子監讀書 省兩當縣入徽州

置威武中衛募健武充衛壯士 兵部右侍郎盧淵

有罪除名 清遠戌卒羅義上書下獄既而釋之

詔諸將無使朕負殺叔父名 是月平安與燕兵戰

華山斬燕將陳亨時安及吳傑駐定州盛庸駐德州

徐凱陶銘城滄州相為犄角困北平滄州城潰凱銘

督士卒脩城燕兵佯出攻遼東至通州循河而南渡

直沽晝夜兼行至滄州城下列營凱等始覺倉卒收

築城具出戰敗績入城守燕兵攻破其東北凱及都

督程遷都指揮趙濟胡原李英張傑皆被執時降燕

者數萬人北將譚淵夜殺降卒三千人凱等皆死

北平 封盛庸歷城侯 以鐵鉉為山東布政使

以濟南完守賞鉉等却敵功命翰林陳檢討賜鉉幣

吏部魯主事頒誥命封三代尋陞鉉兵部尚書官軍

姜貴等五十四人以濟南功陞官有差 召李景隆

還放不誅 以盛庸為平燕將軍充總兵官節制諸

軍陳暉平安為左右副總兵馬溥徐真為左右叅將

鐵鉉參贊軍務督諸兵北進 十一月 盛庸駐德

州燕師移直沽之舟至長蘆載降獲輜重順流而北

燕王自寧夏出河而南盛庸出兵襲後不克燕兵至

臨清移屯館陶掠大名焚我軍餉 十二月甲午燕

師至汶上掠濟寧盛庸鐵鉉率兵躡其後營於東昌

先鋒將孫霖營滑口燕將朱榮劉江襲破霖都指揮

唐禮被執霖走 乙卯燕兵至東昌盛庸背城而陣

燕擊其左不動退而衝其中堅盛庸麾兵圍燕王數

重王易服躍馬出西南去燕軍為火器所乘大敗盛

庸兵大呼噪奮擊殺燕大將張王丙辰復戰又敗燕

軍步卒先走盛庸乘之殺傷萬計北平震動燕師退

駐館陶盛庸飛檄真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邀燕師

歸路 是月國子助教王紳卒 是歲以徐實為兵

部署右侍郎以陝西參政劉季虎為刑部左侍郎

尚書仍參贊軍務 詔舉優通文學之士以處工唐
愚士為翰林侍讀 大理卿馬京坐事謫肅政按察
司副使 以鄒瑾為大理寺右寺丞

書錄卷第十四

革除建文三年辛巳至四年壬午

三年春正月辛酉朔凝命神寶成寶方一尺六寸九分帝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先是帝在儲位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元年使者還自西方得書正於雪山方寸二尺寶理溫栗二年春正月帝郊祀宿齋官夕夢若有龍乃驚寤命玉人琢為大璽冬十二月工成名凝命神寶至是以告天地祖宗為文宣示遐邇百官稱賀大宴於奉天門頒賞四夷朝使 辛未大祀天地於南郊明日宴慶成羣臣大歡會賦詩詔頒示天下 歷城侯盛庸遣人來獻東昌之捷詔諭天下 召齊泰黃子澄議軍國事 丙子燕府還北平 丁丑享太廟告捷 二月乙巳燕府復率衆南出巳酉至保定盛庸合諸軍二十萬駐德州約吳傑平安出真定攻北平 加禮部尚書陳迪太子少保 以盧迥為戶部侍郎 大理左右少卿汪善聞良輔坐事調河南湖廣肅政按察司副使以鎮江知府薛嵩補闕胡閏為大理左右少卿 三月辛未盛庸兵至單家橋巳卯於夾河 辛巳燕府率兵至夾河庸結陣于壘燕

兵掠庸陣旁火車火銃強弩戰盾固匪不能動燕
兵退庸出千騎追之燕卽率萬騎步兵半之直薄庸
陣庸陣堅不動燕步卒攻左掖騎兵擣中堅庸始麾
諸軍力戰斬燕大將譚淵燕復以勁騎掩庸陣後燕
將朱能張武等從燕合戰庸軍火器不及發戰盾又
中鐵鎗相牽不能先後遂却都指揮莊得時將楚智
軍等皆陷陣戰沒是夕戰酣迫暮各飲兵入營
燕以上餘騎逼庸營野宿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去
以上有詔旨無使余負殺叔父名也諸將相顧不敢
發一矢燕旣還營復嚴陣約戰燕軍東北庸軍西南
自辰合戰至未兩軍相勝負屢退屢進將士皆疲各
坐息少頃復起戰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
天沙礫擊面庸軍中昏暗不辨咫尺燕兵大呼乘風
縱左右翼橫擊庸軍大敗燕軍追奔至渾沱河庸走
還德州當是時庸恃東昌之捷輕敵謂此舉必破北
平將士咸攜金銀銅器錦繡衣袍曰破北平張廷福
飲至是盡爲燕兵所獲 癸未真定諸將率師駐渾
家橋 甲申燕率兵徑趨橋與平安等大戰安擒燕
將薛祿祿脫走吳傑平安初欲與盛庸合勢比出真
定聞庸敗又聞燕散遣健兒四出索餉遂進兵襲燕

降欽州爲縣省陽山縣入連州華鎮番衛 是月
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以謝燕 閏三月
乙未燕兵掠真定吳傑移軍渾沱河燕令騎兵遏河
上流步卒輜重從下流渡遇傑兵不戰傑移營葉城
燕兵亦至葉城戊戌合戰互有勝負己亥傑與平安
列方陣西南燕攻其東北以驍騎循河出其軍後大
戰傑安發火器大弩射燕矢下如雨集王旗如蠅毛
安陣間縛樓高數丈安登望燕兵見戰勝大喜麾諸
軍力戰燕見安登樓率精騎直趨攻樓安見燕兵馳
至急下樓墜而走會大風發屋拔樹傑軍亦敗都指
揮鄒戰陳鵬等皆被執安傑還真定 己酉燕兵掠
順德辛亥掠廣平癸丑掠大名 是日貽書燕府語
以謫斥齊泰黃子澄可罷兵不聽乃上書曰臣聞虞
舜用辟首去四凶殷湯之聖不吝改過皆帝王之盛
美萬世所師法也臣奉藩以來今歷二紀栗栗不敢
違越皆緣姦臣齊泰黃子澄懷莽操之逆圖志傾危
於宗社造滔天之禍剪藩輔之親屢削諸王次及於
臣誣直爲枉飾虛爲實加之大惡冒以深誅發天下
之兵殫府庫之財擠臣一家並寘死地臣嘗瀝忠懇
誠數訴於天天居甚高畧無見聽夫小杖則受大杖

則走臣雖至愚豈忍父子俱被無辜之戮而令陛下受相臣上之名哉故以兵自防誠非得已上賴天地宗廟之靈鑒臣忠誠憫臣非罪俯垂庇佑大軍所至無不摧剿然臣不敢爲喜恒用傷悼誠念此皆皇考所養兵民而姦臣一旦盡驅之白刃之下使瀝血成川慘酷野嗚呼冤哉彼實何罪故風使不奉東誠意敬願天地顯祖考堯開發聖明助震威斷早戮姦臣用除禍本庶幾以清朝廷以安宗社以全親族以安民而天下有太平之望比聞姦臣齊恭黃已竄逐于外臣一家長幼皆欣喜舞忭有更生之慶謂陛下日月之明已宜雷霆之威已震朝廷可以遂清宗社可以綏安親族可望保全生靈可望休息天下可望太平帝舜之去四凶成湯之改過不吝陛下兼有之然臣猶未能盡釋於心者臣初聞齊黃被黜即以徧告三軍將士曰明天子已洞察我之非辜而去權姦矣旦夕必下寬貸洗雪之恩吾與若等可以解甲而休帖席而卧矣將士皆曰誠所願見但慮非出誠心而姦臣姑爲退避之計以弭我耳然我豈可輒自弛以束手就擒哉如其果出誠心則吳郡平安盛庸之衆當悉召還而今猶聚境上侵迫不

已則是姦臣之身雖出而姦臣之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之或然者也夫聖人感人至誠而已至誠可孚豚魚而况人乎陛下推誠待下誰不悅從若徒示以去姦臣之名而實仍用姦臣之計此非獨欲撤陛下之藩籬將遂傾陛下之堂室莽操之事前鑒甚明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姦臣之計臣前書陳奏已詳如陛下不信但試察其所行所言果忠於朝廷乎果其自爲乎惟陛下明之於心度之於理參之於古驗之於人力斷而行之無終爲儉邪所蔽天下幸甚宗社幸甚非獨臣一家一國之幸也書至 上召方孝孺視書對曰今諸軍大集燕兵久羈大名暑雨爲沴不戰自罷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蘆溝橋擣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以大軍蹣其後必成擒矣我固欲緩之彼奏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逾月彼心解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上曰善立命孝孺草詔言罷兵遣大理少卿薛嵒持報燕又爲榜諭數千言刻印萬張授嵒令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常見燕王王問上意云何嵒曰朝廷言殿下旦釋甲暮卽旋師王怒曰是給我也嵒惶恐不能對燕將士譁欲殺嵒嵒戰慄流汗伏地王令護嵒南還 諭

林侍讀唐愚士卒 夏四月 崑至自燕軍言燕軍

強盛方孝孺惡之曰此為燕游說也 五月 吳傑

平安盛庸出兵扼燕餉道燕遣其指揮武勝奉書於

朝曰比荷聖明允臣所奏特遣大理少卿薛崑下詔

軍中諭以偃兵息民雖臣將士不能無疑於權姦之

助臣之父子蓋已欣戴陛下之仁矣而崑歸未十日

吳傑平安盛庸頓疊發兵絕臣糧運要殺臣將校數

百人臣將士守臣約束不敢赴闕而彼必欲求釁略

不見捨與比所下詔旨背馳誠有以中臣將士之所

疑孤臣父子之所欣幸也如謂朝廷息兵之命傑等

有所不知不聞薛崑之來往復皆經其軍中其可謂

不知不聞耶此皆奸臣之所為而陛下深居九重有

所不知不聞也臣之所恃者陛下至尊至親也今為

姦臣所惡陛下雖有憐之心而不能見庇則臣自

救之計敢一日而忽哉臣之忠誠計薛崑歸必能詳

達但前日詔旨如此今日姦臣矯制如彼外情洶洶

不敢不聞伏惟擴明奮斷以固皇業以安天下斯臣

亦有保全之望臣無任戰兢俟命之至 上覽書曰

燕王本 皇考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為叔父奈何必

用兵為也召方孝孺諭意孝孺對曰陛下即欲罷兵

兵一散即難後聚彼或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軍聲

大振不日有捷書來聞願陛下無惑甘言勝等縛下

錦衣衛獄 改利州直隸廣西 調刑部左侍郎王

良為浙江肅政按察使 六月 辛酉燕道李遠等

南掠餉道壬申遠等至濟寧又至沛縣焚餉舟萬艘

河水盡熱魚鱉皆死漕卒散走京師大震 壬午都

督袁宇率兵三萬邀擊李遠中伏敗績 殺觀海衛

指揮張壽壽飲中言國事危急坐妖言論死 遣太

僕少卿祝孟獻使朝鮮市馬 秋七月己丑彰德守

將都督趙清禦燕兵戰敗癸巳燕兵破尾尖寨丁酉

平安邀擊燕將劉江於平村 戊戌遣錦衣衛千戶

張安遠燕世子書先是方孝孺門人林嘉猷嘗被燕

召至北平居邸中久之知高煦及三郡王不睦於世

子屢譏於父內臣黃儼素奸險世子惡儼儼曲事三

郡王三郡王與世子守北平高煦從父軍中時時傾

世子孝孺言於帝曰兵家貴間燕父子兄弟可間而

離也帝問云何孝孺言其故帝曰奈何問之孝孺曰

世子見疑必北歸而吾餉道通矣帝曰善立命孝孺

草書遣張安貽世子令歸朝且許王燕地世子得書

不啓封并安致父所三郡王令儼先已馳使告父世

子且反父疑之問高煦高煦曰世子故與太孫善厚
語未竟世子書至燕王曰嗟乎幾殺吾子 壬寅大
同守將都指揮房昭引兵入紫荆關掠保定下邑駐
易州西水寨約期進攻北平燕府聞之即日還兵援
保定 限僧道田入五畝 八月丁巳 燕府渡漳
沁河留其將孟善守保定 丙子真定總兵遣都指
揮韋諒率兵餉饋援房昭 丁丑燕兵圍西水寨遣
其別將朱榮圍定州 是月老撾入貢 赦還不識
字 村及年未三十者 改泗城州直隸廣西 九
月甲辰燕兵攻定州 平安兵進攻北平不克還次
元
宣德元年
八
宣定 倭寇浙東 省恭城縣 降平樂府爲州
冬十月丙辰真定諸將都指揮花英鄭琦率步騎三
萬援西水寨燕府自定州馳還英等列陣義眉山下
燕潛兵出陣後合戰敗績英琦及都指揮王恭指揮
詹忠等被執房昭韋諒走西水寨遂破 燕府還北
平 十一月 遼東總兵官楊文圍永平燕將郭亮
固守不能克文出兵攻昌黎遇燕將劉江戰敗指揮
王雄等七十一人皆被執 平安戰敗燕將李彬於
楊村 韃靼通燕寇鐵嶺 皇少子文圭生 十二
月丙寅 燕府復出北平 勅駙馬都尉梅殷鎮守

淮安 初置漕運軍民指揮司 詔禁內臣出使侵
凌吏民 吏部試翰林史官楊士奇等以次錄用後
留士奇於翰林 以程通爲遼府左長史龔泰爲禮
科都給事中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 改程本立爲
江西肅政按察副使以兵部武選郎中古朴爲右侍
郎起復陳洽爲文選郎中以徐真馬溥爲左右府都
督僉事充叅將率偏師北進
四年春正月 德州裨將都指揮葛進率步騎萬人
爲先鋒渡渾沱河遇燕將李遠於紫荆關戰敗 平安
率兵十萬復通州不克指揮賈榮等兵敗于衡水燕
元
宣德元年
八
兵攻破東阿戊戌遂破東平指揮詹璟被執吏目鄭
華死之 燕攻汶上都指揮薛鵬被執庚戌燕兵攻
沛縣指揮王顯降燕知縣顏伯璋及主簿唐子清典
史黃謙死之 置四川英武前衛 設京衛武學
以祭酒張顯宗爲工部右侍郎募兵江西 是月晦
燕兵至徐州 二月諸軍皆營於濟寧餉卒遇敵于
鄒縣潰走 甲戌燕兵攻徐州城中兵出戰敗績
改向武都康州直隸廣西 始置京衛武學教授一
人訓導二夫 三月甲申燕兵自徐州進攻宿州平
安統精兵四萬爲先鋒追躡燕兵 壬辰燕兵過渦

河平安兵進至淝河遇伏戰敗胡騎指揮火耳灰哈
三帖木兒皆被執 平安等兵駐宿州燕將譚清斷
徐州餉道燕兵攻破蕭縣知縣鄭恕死之 夏四月
甲寅平安兵營於小河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
東遇燕騎兵合戰斬其將陳文再戰又勝斬其將王
直燕王督戰幾為安梨所及安馬蹶弗得前燕番
將王麒麟躍馬入陣援燕王得脫裨將丁良朱彬被執
是役也燕軍中大懼議將還北平安諸軍營小河
南燕兵據河北甲戌徐輝祖率兵會諸將及燕兵大
戰於齊眉山自午至酉會大霧歛兵還營乙亥燕諸
將欲還北平不敢顯言輒請退屯小河東就麥觀隙
而動燕府不聽朱能鄭亨又力言渡河非計諸將多
不肯從燕府曰欲渡河者左不欲渡河者右諸將多
趨左燕府大怒曰任汝所之諸將始不敢言何福引
兵會平安燕軍中益懼燕府數日不解甲矣 丁丑
平安營於靈壁燕遮其餉道何福等出壁來援敗績
辛巳大戰又敗績左右副總兵都督陳輝平安左右
叅將都督馬溥徐真都指揮孫成等三十七人內臣
四人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欽天監副
劉伯完指揮王貴等一百五十人皆被執何福走既

而燕兵縱性善與明伯完貴皆歸與明裂冠裳棄官
變姓名去性善本朝服躍入河死之 五月己丑燕
府至泗州守將周景初降燕 辛卯盛庸率馬步騎
數萬戰艦數千列營淮南燕營淮北燕將丘福朱能
潛濟出唐後盾走盡棄其戰艦安燕遂渡淮至盱
眙會朱瑄瑄王良閉門不納燕兵不戰而退死之
諸將分屯鳳陽淮安以遏燕兵燕欲從淮安取道
渡江以駟馬都尉梅殷守禦嚴備恐攻之不克欲從
靈壁出鳳陽渡淮知府徐安毀橋歛舟不得渡遂徑
趨揚州 庚子燕兵至天長揚州指揮王禮千戶徐
政張勝江都知縣張本執守將崇剛御史王彬降燕
剛彬皆不屈死之 燕兵遂至揚州高郵指揮王傑
降燕 燕兵至儀真 詔天下勤王曰燕兵勢將犯
闕中外臣民坐視予之困苦而不予救乎凡文武吏
士宜即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予不敢忘報詔
下京城內外臣民慟哭遣刑部侍郎金某禮部侍郎
黃觀國子祭酒張顯宗翰林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
兵入援召黃子澄還蘇州府知府姚善寧波府知府
王璉率師勤王 遣慶成郡主至燕兵議割地罷兵
不聽 是月遼東兵潰於直沽理問徐讓縣丞衛健

使燕還以爲衛鎮撫軍前差遣 勅刑部尚書侯太
轉餉淮安 燕兵掠鳳陽種馬 六月癸丑朔 燕
兵至浦口諸將盛庸等迎戰 燕王欲且議和北還
會高煦引胡騎至大喜遽起披甲仗鉞見高煦撫其
背令努力高煦殊死戰諸軍小却上急遣都督僉事
陳瑄率舟師援盛庸瑄乃降燕 乙卯燕兵遂渡江
盛庸率海艘出高資港嚴陣以待燕王奮力先登大
戰庸敗走鎮江守將童俊降燕 時兵部侍郎陳植
督師江上有督將密議降燕者植責以大義督將恨
之遂殺植率衆迎燕自陳邀賞燕王立誅之具棺歛
植遣官護葬于白石山 庚申燕兵營于龍潭上
遣李景隆都督王佐尚書茹瑄至龍潭再議割地罷
兵分遣諸王守京師諸城門景隆等見燕伏地納款
頓首稱臣呼萬歲不已 壬戌李景隆等歸言燕必
欲得齊泰黃子澄輩 上令景隆等再往言諸臣皆
寵逐外郡俟縛至遣來景隆等惶懼不敢行上令諸
王與景隆等偕行燕府曰勿多言不得奸臣吾必不
已諸王歸上會羣臣慟哭或勸上且幸浙或曰不若
幸湖湘方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議不決
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將士離

散不肯向敵翰林脩撰王叔英太常少卿廖昇慟哭
與家人訣自縊死甲子遣人齎蠟書四出促勤王兵
爲燕游騎所獲 靖難兵屯金川門 上手誅徐瑄
壽於左順門又欲誅李景隆不果 乙丑谷王穗與
李景隆開金川門迎靖難兵入城徐輝祖率師迎戰
敗績 安王植及文武官員茹瑄等皆遇害
古朴劉季箴薛嵩董倫王景胡靖李貫吳溥楊榮楊
溥黃淮芮善解縉金幼孜胡濙陳洽方賓宋禮王達
鄒緝楊士奇胡儼等迎附茹瑄先羣臣叩頭勸進許
之遣人布告天下召募丁壯悉令解散是日僉都御
史程本立戶部侍郎郭任禮部侍郎黃魁衡府紀善
周是脩大理寺丞鄒瑾御史魏公冕給事中龔泰等
死之須臾宮中火起上變服削髮自御溝出至郊壇
遁去先是淮上諸將敗上召程濟還京濟善術數至
是從上潛行每遇險濟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
至京莫知所終 城破之夕高巍縊死驛舍郎官御
史給舍相與縊城遁去者四十餘人 燕榜示討左
班文職姦臣黃子澄齊泰陳迪方孝孺練子寧黃觀
胡問王鉅盧迥侯泰暴昭鄭賜黃福張統毛泰陳繼
之輩鏹僧風韶王度高翔謝昇尹昌隆宋徵卓敬王

叔英廖昇巨敬不拘軍民人等有鄉縛至者量授官級尋復揭姦臣榜于朝堂增徐輝祖鐵鉉姚善甘霖鄭公智葉仲惠王璉黃希范陳彥回劉璟程通戴德焚王良盧原質茅大芳胡子昭韓永葉希賢林嘉猷蔡運盧振牛景先周璿等五十餘人方孝孺聞官中自焚持斬哀晝夜哭鎮撫伍雲執以獻將用之孝孺不屈乃下獄遣人再三諭之不從既而召草即位詔即斬衰入見悲慟徹殿陛燕王曰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今安在王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即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弟王曰先生無太苦命

左右授筆草詔孝孺投筆于地哭且詈令復繫獄丙寅諸王及文武羣臣請正天位丁卯諸將上表勸進戊辰諸王上表勸進已巳燕王謁孝陵還御奉天殿即皇帝位是日復周王橈齊王樽爵土壬申葬建文皇帝初宮中火起時皇后馬氏赴火死及上入宮詰問宮人內侍以建文君所在皆指認后尸爲建文君召翰林侍講王景問葬禮景曰當葬以天子之禮上從之命府部等諸司凡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條格悉復其舊革除建文年號仍以洪武紀年是年稱洪武三十五年贈徐增壽爲武陽侯諡

忠愍遷興宗孝康皇帝主於陵仍稱懿文皇太子遷呂太后於懿文陵降封吳王允熲爲廣澤王衛王允燾爲懷恩王徐王允熒爲敷惠王尋復降允熒允燾爲庶人允燾改封甌寧王下徐輝祖于獄革其祿米召淮南總兵駙馬梅殷入見上曰都尉在軍無乃勞乎殷對曰勞而無功徒負愧耳上甚慚之齊泰被執至京殺之蘇州知府姚善被執至京上詰之曰汝一郡守何敢抗我善大聲曰臣各爲其主耳命殺之善友常熟黃鉞聞善被刑登翠川橋西向再拜赴水死黃子澄練子寧執至京併方孝孺皆

疎之逮及親族宥前御史尹昌隆初靖難兵南下昌隆上言今事勢日去北來章奏有周公稱成王之語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伸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不虞須舉位讓之猶不失爲藩王若因循不斷進退無據雖欲求爲長安布衣不可得矣不報及是被執將就刑當陞大呼曰臣曾上章勸以位讓陛下奏牘尚存可覆按也上命停刑檢其奏流涕曰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可免酷禍朕亦無此勞苦也詔貸其死且命爲北平按察知事御史曾鳳韶自殺兵部尚書鐵鉉擁殘兵駐淮南

至不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命磔之 責戶部侍郎卓敬不奉迎乘輿敬厲聲不遜 上憐其才且繫獄僧道衍惡敬殺之 初禮部侍中黃觀奉詔募兵上游且督諸郡勤王至安慶聞變痛哭謂人曰吾妻翁氏有志節必不辱招寇雠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奔至言會夫人既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索釵釧出市酒徵夫人急攜二女投淮清橋下死觀慟哭至李陽河聞建文君避去朝服東向再拜投湍流中死 按崔銑曰建文務滅諸親甚悖矣尾大不掉忌可虞也處之豈無其道燕無不可赦之罪誘其左右與賊其

臺集卷四

宋

漢

主此兩國相傾莫之何而用之周則無故國孤燕勢而翦夫豈九伐之正哉齊黃誤之希直敗之事危矣陽罷策臣謝過陰令起兵于外大根已仆末幹胡濟蹈拙行詐殆同兒戲高巍之謀不聽盛庸鐵鉉之武畧不存李景隆之敗劒不辟政刑殘矣舍滅亡何適故曰諸臣死國之忠不足贖其亡君之罪也噫銑之言是或一道也但亡君之罪是其謀猷才識之短未有長君逢君之惡其死國之忠則寔出于降東棄葵之良而天綱人紀之所由植立者也以彼準此庶幾得為尚論之當云 秋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于南

郊大赦唯名在姦臣榜者不宥 罷學士董倫以下景為翰林學士 以都督李瑄枝節制荆襄瞿塘安陸兵備 以陳瑛為副都御史太理少卿胡閏不屈死之 命工部尚書嚴震直等巡視河北諸省 八月歷城侯盛庸安戰山東都督劉貞鎮守遼東何福鎮守陝西韓觀鎮兵江西平侯沐晟鎮守雲南召禮部尚書陳迪太常少卿盧原質不屈死之 召戶部尚書王鈇諭之曰爾向轉建文問朕骨肉今何顏邪鈇頓首謝遂命致仕 執刑部尚書侯太下錦衣獄死 以塞義為吏部尚書夏原吉登戶部尚

臺集卷五

元

書宋禮為禮部右侍郎 縛戶部侍郎盧迥就刑迥不屈長謳而死 鄭賜黃福皆自陳為姦臣所累乞宥罪令復其官以如瑞李景隆言并宥張統復為吏部尚書統自經於部之後堂侍郎毛太亦死之 以黃福為工部尚書 左拾遺戴德彝都御史茅大芳刑部侍郎胡子昭不屈死之 左僉都御史景清犯駕磔殺之 得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通命解縉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其詞涉于犯者悉焚不問因從容問縉及脩撰李貴等曰詞涉于犯者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實實未嘗有也 上

曰爾以未有為美耶食其祿當任其事國家危急時
官近侍者獨無一言可乎不必曲自護蔽也後世
君長 徙封谷王棣于長沙 廢廣澤王懷恩為庶
人 初建內閣以待詔解籍為侍講中書黃淮為編
修 胡靖為修撰 講編脩楊榮為修撰吳府審理湯
之仲也 冬十月寧王權來朝改封南昌 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 坦衍為左善世 十一月

卷一百一十五

六

元

新作奉天殿成 以 為侍讀學士胡靖黃淮胡
儼並為侍讀楊榮楊士奇金幼孜並為侍讀 立妃
徐氏為皇后 以北平左布政使資為戶部尚書保
定知府維翰為刑部尚書掌司府事 陳瑛奏追
治廖昇黃冠工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璉皆不順天
命效死建文計其存心與叛逆等並宜罪上曰彼食
其祿自盡其心耳勿問又曰諸臣盡忠於 太祖故
盡忠於建文但惡其導誘建文變亂成法耳 十二
月以李至剛為禮部尚書 戒諭靖難功臣 初上
過江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籍楊士奇周是修

約同死難惟是修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先聖畢自
為繫繫於衣帶自縊死於東廡下餘皆負約後續為
是修作誌士奇作傳因謂其子曰當時吾亦同死誰
與爾父作傳識者笑之

宣統二年卷第十五

一

成祖文皇帝永樂元年春正月己卯朔 勅諭內外文武羣臣曰上天之德好生爲大人君法天愛人爲本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爲天下主政教修明通古鮮比朕續承大統思承付託之重爾文武羣臣共遵成憲悉力一志敬之慎之 羣臣上表請立皇太子不允 諭兵部曰朕平內難軍士已論功陞賞平九門者可再陞一級功小不在例者亦量陞之於是劉江萬 順胡通海等五十餘人陞

職有差 陞副都御

職有差 陞副都御

授爲左都御史史仲成爲

右僉都御史 命汝南王有勳居雲南大 有勳周

土橐第二子建文中嘗告其父不軌至是弗容於父

逐有是命 復周王橐齊王樽代王桂岷王梗舊封

以比平爲北京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食不

食諸率百官賀 上曰王者能脩德行政任賢去邪

然後日月當食不食適以陰雨不見豈果不食邪勿

賀 設普安安撫司以土酋慈長爲安撫 賜以印

車置流官吏目一員隸四川布政司 二月 設北

京留守行都督府行都國子監改北平府爲順天府

華北平布按二司及都司等衙門 以掌北平布政

郭資掌保定府維僉俱爲行部尚書平安爲行都督

僉事 嚴誣告法 朝鮮國王李芳遠遣使臣言洪

武中賜金印龜紐建文時更之謂復舊制命如舊賜

之 命監察御史分詣各布政司巡視諭之曰朕居

深宮在下之民不能周知爾等分詣各布政司

咨訪悉行具奏利有當典無有當革亦悉以聞 改

寧王府於南昌 遣使齎書勸韃靼可汗出力赤曰

今天下大定薄海內外罔不朝貢可汗亦能來王使

邊陲萬里偃兵息民豈不共享太平之福哉 武定

侯郭瑛卒 禮部言科舉舊制應子午卯酉年鄉試

去年兵革倉卒有未及舉行者請以今年爲八月片

補試制曰可 上慮獄囚有淹滯免科命刑部都察

院大理寺引奏仍依洪武中例會官於承天門覆審

施行 命郡王高煦率兵往開平操備 三月 文

武百官復上表請立 皇太子 勅曰欲正元良宜

預成其學問姑緩之 遼東都指揮同知沈末有罪

伏誅先是虜寇侵遼東二萬衛末不能追襲又匿不

以聞 上以其欺蔽誅之令兵部榜諭天下都司軍

衛凡有賊寇不即奏聞者鎮守官以下罪與末同

改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隸後軍都督府徙於保
定 禮部言其間京官文武四品以上命婦朔望
朝中官 上命之但過節來朝 河南裕州言地
廣民稀請於山西澤潞等州縣無田之家分丁耕種
上命戶部行之 鎮守貴州鎮遠侯顧成言金筑安
撫司等處每有征討輒率官軍土軍兼進有功均宜
宜令一縣操練 上曰土軍皆夷人樂散逸而憚拘
束若與官軍同役或情有不堪驅夷之道當斟酌行
之 戶部言於大師比于墓及祠圯壞請發民修治
從之 潘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出衛輝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庚

府澤縣西北八里太行蘇門山下其流自縣治北經
衛輝城下入大名府濬縣界迤邐抵直沽入海南距
黃海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厥
受南河所運糧餉轉致衛河交運公私兩便 上曰
此策亦是命廷臣詳議如議可行亦候民力稍甦行
之 按邇年漕運因黃河衝決不常艱於修治海運
之說前大學士丘濬甚詳亦思患預防之慮也唐順
此策誠經國者所當留意矣 南陽鄧州官牛疫死
者多有司嚴責民償民貧至有鬻男女以償者事聞
上大怒曰廐焚孔子問傷人不問焉今以人易牛何

其不仁哉況畜牛本以爲民今反毒民命悉免償所
鬻男女官贖還之仍命法司治擅責民償之罪 夏
四月 安南權理國事胡奎遣使奉表文及方物賀
即位 禮部言遠夷恍惚難信宜遣使廉察從之
諭中外文武羣臣曰帝王圖治必審於用人或取諸
古或舉於鄉惟其賢而已若唐太宗用王珪魏
徵房玄齡杜如晦李靖尉遲敬德宋太祖用范質王
溥石守信王審琦輩相與協心比力共建功業載在
信史垂譽後世可鑒也朕蒞昨以來思惟文武羣臣
皆皇考舊人推誠用之纖悉無間又何嫌疑之有哉

卷一百一十六

四

丁

其各盡乃心共乃職朕言不再其深體之 命戶部
尚書夏原吉往浙江諸郡治水時嘉興蘇松諸郡頻
歲水患屢勅有司督治訖無成績故有是命 戊午
太白出昴北遺書諭高煦曰仰觀天象當知所警占
書云金星出昴北北軍勝出昴南南軍勝今欽天監
奏金星出昴北而我軍在南宜益加慎不可忽畧
有剽都御史黃信以泄漏獄事誅先是李至剛妻父
有犯都察院逮問當處以重刑至剛乞免於 上上
曰法司鞠獄情之輕重外人何以知之對曰此實信
與臣言上命錦水衛鞫之有實狀特命誅之 楚世

子孟煥奏欲遣人於河南境內買人口賜勅諭曰昔
秦愍王遣人於湘江買人口太祖聞之怒秦府官屬
及郡縣承行者皆被罪且河南汝伯父周王封地汝
所遣人入境或有縱恣將斥為爾過可不慮乎其已
之以鈔法不通下令禁金銀交易設深水縣廣
通鎮開壩置壩官一員上以代王杜岷王樞所為
不法命吏部悉降其王府官職巡按福建御史周
新言朝廷設立軍民諸司彼此頡頏兩非統屬今福
建都司所轄各衛官每與府官爭較相見禮節及各
衛千戶所遇有公務不申本衛徑令有司理辦有乖

奏錄卷五

五

子

治體請自今府官以公事至衛者行正道平體相見
道路相見分別而行遇聖節正旦令各衛官悉於府
治行禮其千戶所遇有文移不許徑移文府縣亦不
許凌辱有司官吏又開讀詔書乃各布政司職掌既
已差人於府開讀衛所官同行禮而都司又差人下
衛所開讀科欽軍士筵宴餽送請自今開讀詔書除
附近府衛所一同行禮外其邊海衛所亦從布政司
抄謄差人開讀為便上悉從之命禮部行諸司遵守
五月勅戶部曰朝廷設官分職本以治民治民
之道在乎安養之而已故即位之初一遵皇考成憲

首命爾等凡荒蕪田土無人佃種者即令所司覈實
蠲租爾等不體朕心因循玩愒有司拘於歲額一槩
徵收下情鬱而不達上德過而不宣此豈人臣為君
為民之心其速下各布政司府州縣但有荒閑田地
無人開墾者即於常歲租額內削除之進封駙馬
都尉袁容李讓侯爵文武百官進太祖高皇帝
及孝慈高皇后尊謚諭天下諸司事于王府者遵
祖訓啟知之有司合行事務不許一槩啓請若王府
事有相關即遣人馳奏不待報而擅承行者論以重
罪六月上以久雨謂戶部侍郎古朴曰蘇松嘉

奏錄卷五

六

天

湖四郡水必泛溢宜速遣人視之遂命侍郎李文郁
往佐夏原吉相度水田量免今年租稅解縉等上
表進高皇帝實錄秋七月上諭解縉等曰天
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
載事物名數類聚而統之以韻便考索嘗觀韻府
等書采摭不廣爾等將自有書契以來凡經史子集
百家天文地理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
書毋厭浩繁八月初上以蘇松水患為憂遣
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賜夏原吉使講究極治
之法至是原吉上奏臣與共事官屬及諸曉水利者

參考輿論得其梗概蓋浙西諸郡蘇州松江最居下
流嘉湖常三郡土田下者少高者多環以太湖綿亘
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之水散注潞山等湖以
入三泖頃爲浦港埋塞匯流漲溢拯治之法要在濬
濬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于海按吳淞江舊袤
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
屢疏導之然當潮汐之衝沙泥淤積屢濬屢塞不能
經久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二十餘里雖云疏通
寔多淺窄自下界浦抵上海縣南陸浦口可百三十
餘里沙草壅障已成平陸工費浩大難以施功臣等
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即古婁江常熟之白茆港皆
係大川水流峻急宜濬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
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江海又
松江之大盈浦乃通吳淞要衝今下流壅塞難即疏
濬旁有范家浜至黃浦口踰浦口可徑達海宜濬令
深濶上接太盈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
海之跡候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
歲水涸之時修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有成
於民爲便 上從其言命集民丁開濬 設雲南楚
雄府楚雄縣儒學先是本府言所屬人民類皆蠻夷

不知禮義惟焚人一種有讀書識字者而縣學未設
近委官勸集俊秀子弟入學而無師範請立學置官
從之 平江伯陳瑄總督海運糧四十九萬餘石赴
北京及遼東 九月 高唐州民王政建言治道掘
爲刑科給事中 歷城侯盛庸暴卒 上初即位命
庸守淮安移鎮山東庸每不自安至是千戶王鈞
發庸罪狀都御史陳瑛劾庸心懷異圖遂削爵死
冬十月 丙午承天門守衛千戶奏先晚上匠出門
遺木牌無姓名有寶鈔提舉司字且條列本司官吏
不法數事 上諭法司曰投匿名文書告人罪者律
有明禁此蓋小人假公法報私忿其速毀之自今有
此者悉勿問 上御奉天門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
言善行爲書以授長子 戶部尚書郁新等奏湖廣
今年夏稅過期數目不足其布政司府州縣官皆當
罪之 上曰賦入有經制耕穫有先後地里亦有遠
近急則必至於病民其勿問第更定期令照限輸之
兵科給事中言今天下衛所官吏所進軍馬文冊
或額數虧盈或姓名互異或不用印信或書名不稱
臣或不著年月日若此者衆無誠敬之心皆當治
上曰人之才力不齊而軍馬之數繁或短於計數或

成於迫速容有謬誤姑釋勿問其條舉所失詰之俾
更計其進來 賜貴州鎮遠侯顧成銀幣 上謂侍
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夷狄全盛之力遂至凋
耗當時雖得善馬豈足償萬一之費朕今休息天下
惟望時和歲豐百姓安寧至於外夷但思有以備之
必不自我援之以罷弊士民咸安言今日當安
養中國慎固邊方此言甚合朕意蓋斯人老成持重
功好勝之流以是特嘉獎之 命靖安侯王忠往北
京安插屯田軍民整理屯種 長興侯耿炳文恭卒
炳文老將洪武初擒張士誠破北虜有功子璿尚懿

李

九

李

文長公主至是鄭賜陳瑛等劾其僭侈命籍其家炳
文自盡 甲戌西洋刺泥國回哈只馬哈沒奇等
來朝貢方物因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
上曰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今夷人
慕義遠來乃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不
聽 十一月 定給驛傳例凡五府六部都察院遣
人馳驛辦幹公事必同都布按三司委官者水路許
乘驛船若都布按察三司自委官并承差人等於各
府州縣催辦公事者水路都司所委官乘軍衛快船
布按二司所委官及承差人等乘遞運所船陸路都

司委官乘自己官馬驢騾布按二司委官給馬驢騾
承差人等悉自備諸番朝貢使至市舶提舉司馳報
者給驛 勅諭兀良哈部落曰朕承天眷君臨天下
嘗遣使齎詔諭爾等聞命即遣人來朝其誠可嘉
今仍舊制設泰寧福餘朵顏三衛俾爾等統屬軍民
鎮守邊境舊管授官者列名以聞咸復之若頭目人
等今當授者亦第其名來聞朕即授之俾世居本土
安其生業 命工部尚書黃福罷遣潞河民夫初洪
武中免直隸應天等府夏秋二稅但擇其丁壯每歲
農隙聽供力役及是內河淤塞發其丁壯濬治適時

李

十

李

暇暖胥樂赴工將畢是日早風沍寒 上召福等謂
曰民供役久衣食未必盡給今且遽寒其各賜鈔二
錠罷遣歸未畢之工令京衛軍士次第成之 初上
欲問民所疾苦命吏部尚書蹇義等凡郡縣官考滿
至京選其識達治體者令且於六科辦事俾各言所
治郡縣事至是尚未有言者 上諭給事中朱原貞
等曰郡邑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
尚猶默默况遠在千萬里外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
申諭之其所治何利當與何弊當去皆勿隱於今不
言有他人言之則不能逃罪矣 閏十一月 戊午

安南遣使隨行人楊渤等入朝進其陪臣耆老奏章請封胡奎爲安南國王從之 通政使趙葵等引奏山東男子獻陣圖者 上曰自古帝王用兵皆出於不得已今天下無事惟當休養斯民修禮樂興教化豈復當言用兵此輩狂妄必謂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圖以冀進用其斥去之 十二月 解縉等奉勅修古今列女傳成 上親製文序之 工部尚書黃福奏陝西行都司所屬屯田多缺耕牛耕具合准北京例官市牛給之耕具於陝西布政司所屬鑄造悉從之 上御謹身殿閣 太祖皇帝御製文集顧解

憲章錄卷十五

十一

郭

縉等曰皇考文章皆天地之心帝王之度朕宮中編纂不可得有言建文自焚時并寶璽皆毀矣朕深慟之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天下軍民之家有收藏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錄進仍重賚之 選天下殷實之民田少者徙居順天府以實京師籍名富戶

憲章錄卷第十五

憲章錄卷第十六

永樂二年甲申

二年春正月癸卯朔 召世子及高煦還京 復命夏原吉往蘇松治水原吉時自蘇松還言水雖由故道入海舊河港未盡疏通非經久計於是命復行仍命大理少卿袁復副之 禁民下海福建浙江瀕海居民私置海船交通外國因而爲寇郡縣以聞遂下令禁民間海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戶部尚書郁新言河南等處管屯都指揮劉英等上屯田歲收之數臣等計之一人所耕不足自供半歲之食宜罪之

憲章錄卷十六

十一

立

以警衆 上以法令初行姑宥之遂召英等諭曰屯田軍國之大務爾等不留心於此徒坐享祿食若復役疲民以贍情卒則民愈困兵日情益畜兵以衛民豈以兵而困民汝等宜深思之若今歲仍復怠惰耕獲不前論罪如法悔無及矣 二月 禮部奏請會試選士之數 上問洪武中所選幾何尚書李至剛對曰各科不同多者四百七十餘人少者三十人上曰朕卽位初取士姑率其多者較不爲例 遣應天府官祭先農命郡縣耆老陪祀著爲令 命工部繕補國子監經籍板 三月 殿試禮部中式舉人賜

等四百七十二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
陳敬宗周忱 陞翰林院編脩王達爲侍讀學士
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於國子監命王達撰記 改
封懿文皇太子第四子敷惠王允熲爲臨寧王奉懿
文皇太子祀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用人上曰人
君進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湏厭服衆心若進一
人而天下皆知其善則誰不爲善退一人而天下皆
知其惡則誰敢爲惡無善而進是出私愛無惡而退
是出私惡徇私而行將何以服天下 命通政趙居
任使日本令十年一貢 夏四月 簡東宮官屬

憲錄卷六

二

立

命僧錄司左善世道衍爲太子少師復其姓姚賜名
廣孝 新進士李衡自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於法
臣不當違令干進 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
用其子者但爲子能改父行致顯聞於世足以爲賢
若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亦未必合中道爾能力學
進用雖違令而志可嘉朕不爾罪而其勉之 冊立
世子爲皇太子封第二子高煦爲漢王第三子高燧
爲趙王諸王子未受封爵者嫡長子封爲世子衆子
爲郡王 吏科右給事中孫璘密奏前日禮部所定
八人頒詔外國皆素非誠實者時已行二日 上曰

此片專出禮部定吏部亦言其可使故從之爾在吏
科與聞銓注之事彼既不誠則未行之先當言何必
俟之既去乃言夫人性皆善有不善者習使之也亦
在人上用之如何如叔孫通在秦則僞在漢則誠裴
君在齊則佞在魯則忠本是一人但在人上能用與
不能用兩適爾所言慎勿泄也 文華寶鑑成先是
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爲書
以授太子至是書成名文華寶鑑 上顧解縉等曰
朕皇考訓戒太子嘗集經傳格言爲書名儲君昭鑑
今此書稍充廣之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

憲錄卷六

三

金

帝教太子以非聖之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速
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閒暇亦
當以此爲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爲守成令主
上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官可
否庶務或有失中爾等宜直言無隱又顧解縉等曰
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爲者強於已敢言
者強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欲使進言者無
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勉之
吏部尚書蹇義奏請選官 上諭之曰爾等職專
銓選但當揆理不當任情揆理則以是非爲進退任

情以從違爲取舍慎之慎之又曰用人之道各隨所長才優者使治事德厚者令牧民蓋有才者未必皆仁有德者必不爲小人不可不察 五月 禮科言國子監祭酒徐旭書奏不謹常降 上問吏部尚書塞義曰徐旭爲人何如義曰有文學持守而於人寡合上曰持守之人固當寡合蓋其中有所主而不能脂韋依阿於外况兼有文學宜置之近侍遂命爲日脩撰 巡按北京御史周新言北京所屬吏民有犯徒流者蒙恩免罪就發北京人少處爲民種田公私兩便若監候詳擬往復數月饑窘憂愁多死

四

獄中請今後死罪及職官有犯詳據待報其吏民所犯徒流者悉從北京刑部或監察御史詳擬允當就發種田如此則下無淹禁之患而上不負寬恤之恩上曰御史言是且命北京百姓有犯應決者許收贖已酉錦衣衛奏明日 上詣孝陵請具法駕上曰不用但以騎士數人前導已而顧侍臣曰明日皇考忌日正屬感慕之時何用法駕非爲辟除道路則前導騎士亦可不用 六月 處州青田縣民劉豹進太祖高皇帝所賜其祖誠意伯墓手詔八道祭文一通賜鈔五錠 朝鮮國王李芳遠遣使送耕牛萬頭

至遼東先是 上欲廣屯田於遼東命禮部遣人徵牛於朝鮮至是送至命戶部每一頭酬絹一疋布四疋仍賜其王文綺表裏各百疋勅遼東都司以牛分給屯田 上命禮部曰會試下第舉人既多其中必尚有可取者或本有學問而爲文之際記憶偏差以致謬誤或本不謬誤而考閱之官神情昏倦失於詳審以致黜落此皆可矜其令翰林院出題更試擇文詞優等者以聞遂得貢士張鎡等六十人以奏 上召見皆賜冠帶命於國子監進學以俟後科且勉之曰士當立志志立則工專工專則業就爾等於學已

五

有根本但更當進步爾後科第一甲者有不在爾曹乎其往勉之 封哈密阿克帖木兒爲忠順王 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等往蘇湖賑濟 上諭之曰人君一衣一食皆民所措民窮無衣食君豈可不恤君父也民子也爲子當孝爲父當慈各盡其道爾卿往體朕此心不可爲國惜費蓋散財得民仁者之政也 秋七月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今歲山東郡縣野蠶成繭綿絲進獻請百官表賀 上曰野蠶成繭使徧於山東之地亦不過衣被一方而未及於天下朕之心必天下之民皆飽暖而無饑寒方可爲朕賀也今

且止之 饒州鄱陽縣民朱季文進書詞理謬妄誘
毀聖賢李至剛解縉等請置於法上曰愚民若不治
之將邪說有誤後學即遣行人押還鄉里會布按二
司及府縣官杖之一百就其家搜檢所著文字悉焚
之 八月 安南故陪臣裴伯耆來告急奏曰臣世
事安南陳氏祖父昔爲執政大夫死於國事臣自少
事國王受爵五品後隸武節侯陳竭真爲裨將洪武
二十二年代竭真領兵出東海禦寇而奸臣黎季犛
父子殺主篡位屠害忠良滅族者以百數臣兄弟妻
子亦被收戮遣人捕臣欲加趙醢臣事變遁逃轉入

卷之六

六

立

山林深居窮僻與猿狖雜處耿耿忠誠鬱抑無告近
聞皇上入蒞大寶統正萬方敢瀝膽披肝請滅此賊
屢險乘危得至境上與商人負任而至今年四月到
思明府接送幸親天日臣切惟姦臣黎季犛乃故經
畧使黎國耆之子世事陳氏叨竊寵榮及其子蒼亦
忝貴仕一旦得志遂成弑奪改姓名胡一元子曰胡
查僭號改元不恭朝命肆虐下民百姓含冤呼天叩
地忠臣良士疾首痛心臣義激于中上千天聽願廣
一視之仁哀無辜之衆興弔伐之師隆繼絕之義臣
得負弩矢前進導揚天威忠義之徒必當雲合響應

擒滅此賊剪除奸宄復立陳氏子孫使主此土則區
區遠夷仰戴聖德恭修職貢永作外藩臣不才竊効
申包胥所爲敢以死請伏望陛下哀矜 上憫之命
有司給衣食 解縉等呈大學正心章講義上覽之
至再諭縉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流而
不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盡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
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嘗不思管
束此心爲切要又思爲人君但於官室居處衣食玩
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 老撾軍民宣慰使
刁綠歹遣使護前安南王孫陳天平來朝奏曰臣天

卷之七

七

立

平前安南王恒之孫天明之子日燧弟也日燧恭邁
天朝率先歸順 太祖高皇帝封爲安南王賜之章
印在位二年而卒其弟暉立亦止二年子晚繼之賊
臣黎季犛當國擅作威福晚稍欲抑損季犛弑之而
立晚之子顯國之大權盡出季犛與其子蒼左右前
後皆其逆黨顯惟拱手而已未幾後弑顯而立顯子
素蒙然幼稚尚在襁褓季犛父子乃大弑陳氏宗族
并焚弑之而取其位其子蒼名胡一元子曰胡查爲大
虞皇帝臣以先被棄斥越在外方志圖篡
奪臣幸以遠外見遺臣之條佐激於忠義惟臣爲主

以討賊復讐方議招軍而賊兵見追倉皇出走左右散亡逆黨窮追遣兵四索臣竄伏窮荒採拾自給饑餓困厄萬死一生久之度其勢且少息稍稍間行艱難跋涉以達老嫗然時老嫗多事不暇顧臣瞻望朝廷遠隔萬里無所控告屢欲自絕苟且圖存延引歲月忽讀詔書知皇上正大統率由舊章臣心欣忭有所依歸又以抱疾積久至于今年始獲躬覲天顏伏念先臣受命太祖高皇帝世守安南恭修職貢豈謂此賊造逆滔天悖慢聖明蔑棄禮法累行弑逆遂成篡奪陳氏宗屬橫被殲夷所存者惟臣而已

集錄卷六

八

立

臣與此賊不共戴天伏望聖恩俯垂矜憫因叩頭流涕又言賊臣黎季犛已老詭謀逆計多出黎蒼攻劫占城欲使臣屬又侵掠思明府奪其土地究其本心實欲抗衡上國暴征橫斂酷法嚴刑百姓愁怨如蹈水火臣之祖宗世尚寬厚今國人嗷嗷頗見思憶陛下德配天地仁育四海一物失所心有未安伐罪弔民興滅繼絕此遠夷之望臣之大願也上憐而納之命有司賜居第月給其廩九月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漂泊海岸詢之是暹羅國遣使與琉球通好已籍記船物請命上謂李至剛等曰暹羅與琉球

修好是番邦美事船漂至此正宜嘉恤豈可利其物而籍之鄉有善人猶能援人於危况朝廷統御天下哉其令布政司舟壞者修理乏食者給粟俟有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導之去周王楠來朝且獻馴虞百僚稱賀上謂侍臣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主皆遇祥自敬其自敬者國之安危繫焉馴虞若果為祥在朕更當加慎是日宴周王於華蓋殿賜其從官宴於中右門上御右順門召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朕嘉爾等恭慎不懈故在官中亦屢言之然慎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庶幾君臣獲保全之美緒等叩首言陛下不以臣等淺陋過垂信任敢不勉勵而報上喜皆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數言欲召見爾七人命婦其令即赴柔儀殿見是日縉等妻入見中官訓勞備至皆賜五品冠服及鈔幣表裏以左諭德胡儼為國子祭酒冬十月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宗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上諭侍臣曰任人不專則不能成功况大將受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兵勸晟曰前者

吏言卿專擅此言官欲舉其職夫爲將不專則功不立朕既付卿以閫外之寄事有便宜即行而後聞自占明君任將率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知卿有素委以重任彼雖有言卿勿置意但盡心邊務以副朕懷 鄭賜等言比軍上初犯罪者皆蒙宥免小入作過豈當全無懲戒 上曰天不於惡木廢發生君不於小人忘矜恤朕特矜其初犯耳如怙終固不宥 戶部尚書郁新等言御馬監索白象食穀 上曰白象何補實用乃欲奪民食以飼之此古人所謂率獸食人者勿聽 鄭賜劾奏廣東儋州知州陳敏

憲書卷六

十

立

同海南衛千戶陳善等運糧遭風壞舟擅以官糧濟軍士請逮問之 上曰運糧所以蓄軍有急安得不與賜等曰法非有命不得擅給上曰事有權宜待報而後給無及矣汲黯所以達大體也其置勿問 十一月 陳瑛等劾奏駙馬都尉梅殷畜養亡命出入其家者八十餘人又私匿韃靼人又與女秀才劉氏女造爲邪謀乞正其罪 上曰梅殷朕自處之因命戶部考定公侯駙馬伯應得儀仗戶及從人數以聞命錦衣衛執殷所匿韃靼人送遼東 上以各處屯田肥瘠不同所獲亦異考較之法宜有等差嘗命各

都司摘差官軍給與牛具種子耕種開田視其歲收之數爲例考較謂之樣田旣而山西太原左衛千戶陳淮率軍士來奏所種樣田除足各軍歲用之外每軍仍有餘糧二十三石於是上命戶部詳定賞例除官收正糧及種子外餘糧悉與自用 上御奉天門錄曰旣多矜宥尚慮有枉抑者復召錦衣衛鴻臚寺等官論曰囚皆又於獄而初至朕前又於獄則雖枉而不求辯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刑法豈能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審之果尚有冤則來白 江浦知縣周益以罪當刑其妻梅氏訴益母

憲書卷六

十一

吳

老無養願代益死上憫其情特宥益 鄭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 上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旣酬以爵賞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 通政使趙彞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爲器用 上曰此僥覲小人不可聽數年軍餉災荒百姓困苦未得寧息今又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則百姓受一害况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爲命急斥之 工部侍郎趙毅等奏鎮江府

民言乞於本處鑿山開河以便運糧者九十八萬人數月可成請遣官驗視 上曰爾任大臣顧不能料其事而必欲遣人驗視耶數年以來民困爲甚非有大不得已事豈可輕役且役九十八萬人卽復用如許人供給騷動數十州縣爲百姓植禍豈不殆哉殺等惶懼頓首謝遂寢不行 解縉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典賜縉等百四十七人鈔有差錫宴于禮部 設天津衛 上以直沽海運商船往來之衝宜設軍衛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調綠海諸衛軍士屯守 上以海運糧船上抵直沽置倉儲糧別以小

憲纂卷六

三

立

船轉運北京命戶部會議皆以爲便復請於天津等衛多置露囤以廣儲畜從之 直隸河州吏目張良典言州麻澧二湖之田約五萬餘頃唐宋時俱係熟田比歲間有耕者輒爲水滄乞自本州至含山縣界增築圩埂三十餘里以防水滄從之 十二月 上聞中官於應天府私取工匠役之召府尹向寶等責曰爾職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官禁使令之入汝何畏而輒聽其役民汝爲京尹朝夕在朕左右尚畏人如此若遠外小官當如何今姑宥爾若後蹈前非必誅私役工匠中官命錦衣衛執而治之 巡按山

西御史張善言山西行都司所屬地方切近沙漠軍衛實則虞不敢犯比軍人犯徒流罪者悉徙興州屯戍恐邊衛軍士圖易逃難必多故犯以求遷徙則隊伍日減邊備不足乞令臨邊衛所軍人犯徒流罪者止從法科斷仍留原衛戍守從之 甘肅總兵官宋晟奏以急乏邊儲乞不爲常例無分官民令於甘肅衛倉中納淮浙鹽度邊儲易充從之 上因管屯官不務勸率軍士顧侍臣曰朕在藩邸時數因圍獵過田家見所食甚粗糲知其所苦每親勞問之無不感悅今屯種軍士若管轄者能知其情時時勞問所苦

憲纂卷六

三

立

誰不感奮勤力又曰用人之道須先得其心然後可與圖功若養之於無事之時用之於感恩之後未有不得其力者 安南賀正旦使者至 上命禮部出陳天平見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激者裴伯耆亦責使者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上聞之謂侍臣曰安南胡奎初云陳氏已絕彼爲其甥權理國事請襲王封朕固疑之及下詢其陪臣父老皆對朕謂陳氏以婿得國今奎以甥襲之於理亦可乃下詔封之孰知其弑主篡位暴虐國人攻奪隣境此天地鬼神所不容也其臣民共爲蒙蔽是一國皆罪

人也。何可容。甲午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各一襲。特賜解縉黃淮胡廣楊榮楊士奇金鈿。致與尚書同縉等入謝。上曰。朕於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機密所寓。况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勞功不在尚書。下故賜。齊必求稱其事。功何拘品級。又曰。朕任孔子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各盡其道。可也。縉等稽首而退。禁錮李景隆周王發其建文時嘗至邸。即訊受賂羣臣。又劾景隆與弟增枝匿亡命革爵沒其家。下獄四十五年而卒。是年贈徐增

壽為定國公子孫世襲

憲章錄卷第十六

十四

憲章錄卷第十六

憲章錄卷第十七

三年春正月戊戌朔

上以天下屯困積穀寧夏最多。皆總兵何福勤於用心所致。又以福請更定屯田賞罰為經久之計。降勅獎諭之。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二年。初上命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學。至是縉等選脩撰曾棨編脩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敬王訓崇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祿吳紳楊勉二十八人入見。進士周忱自陳年少亦願進學。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為二十九人。遣御史李椅行人王樞齋勅往問安南國胡奎俾具奏奪陳氏之故以聞。國子祭酒胡儼請申明洪武中所定學規從之。二月丁卯朔。陳瑛劾奏。僉居官貪婪暴虐。擅作威福。縱其妻於所部郡縣逼索財物。逮並處以死。直隸和州言州民嘗貸官稻三千四百七十餘石。今被水未償。乞候來歲秋成從之。陞左通政朱濬為北京行部尚書。巡按福建御史洪湛上言。福建自漢以來始通中國。民不知學。

至唐常衮爲觀察使始興學校人文日起宜立廟以祀從之 寒義解縉等言周禮地官凡建邦國必社稷文獻通考云諸侯有國其社曰侯社親王留守之祭固無明文然禮有可以義起者今趙王留守北京當別建國社國稷山川等壇攸祭宜如禮部所議從之 四川布政司言諸番以馬易茶者例禁夾帶私茶布帛青紙等物出關今番商往往以馬易茶及以他物易布帛有司遵禁例又慮杜絕遠人 上曰邊關互市所以資國用來遠人也其聽之 工部尚書宋禮言山東衛所屯田缺牛耕種請於太僕寺給之從之 賜國子監雲南天全六番招討司等處官民生高虎等五十人夏衣 戶部言河南懷慶等府比歲蝗請以鈔代輸租稅從之 三月 忠順王安克帖木兒卒以脫脫嗣封忠順王 上謂兵部曰福餘衛指揮奏其部屬欲來貨馬計兩月始達京師可遣人往遼東諭保定侯孟善令就廣寧開原擇水草便處互市俟馬至官給其直卽遣歸 夏四月 上命禮部自今命婦雖大朝賀亦止於三品以上餘悉免之若爲令 詔以儒士馬巨江爲翰林博士巨江以老固辭遂授博士賜璽書褒諭令致仕 五月

上以代寧秦晉永興高平平陽諸王所爲過失日多思豫訓戒以全親親之義同楚齊蜀等王俱賜書諭之 修漢秣陵尉蔣子文廟 六月 湖廣都司言楚府付鐵牌一面遇夜差人出城驗此開門 上以書諭之曰國家舊制在外各城門鎖鑰皆屬都司軍衛今上府自出此牌禮非所宜卽宜停革以副倚重之意 安南胡奎遣使臣阮景真等隨御史李琦等入朝上表謝罪請陳天平歸國 秋七月 遣行人聶聰等齋勅諭安南胡奎阮景真等與聰俱行 巡按廣東御史汪俊民言瓊州府周圍皆海中有黎母等山皆生熟黎人所居藏亡匿叛侵擾居民今朝廷遣使招諭臣愚以爲黎性頑狠未易信從又山水峻惡風氣亦異中國之人懼其瘴毒鮮能全活臣訪得宜倫縣熟黎峒首王賢祐舊嘗奉命招諭黎民信從歸化者多况其服習水土不畏瘴厲臣請仍留賢祐至京量授以官俾招諭未服黎人戒約諸峒無不歸化者免其產稅三年峒首則量所招名數多寡授以職事如此庶幾黎民順服從之 改江西道御史汪俊民爲刑科給事中 八月 禮部尚書李至剛

有罪下獄 戶部尚書郁新卒夏原吉還掌部事

九月 上以海外諸番朝貢之使益多命於福建浙

江廣東市舶提舉司各設驛以館之福建曰來遠浙

江曰安遠廣東曰懷遠各置驛丞一員 改刑部尚

書鄧賜為禮部尚書吏部左侍郎陳洽為大理寺卿

禮部定府知府呂震為刑部尚書 冬十月 禮部

進覲服鹵簿儀仗圖併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禮制集

要稽古定制等書 上曰議禮制度國家大典前代

損益固宜參考 祖宗成憲不可改更即命頒之所

司未為儀式 盜殺駙馬都尉梅殷 十一月 庚

子遣書諭趙王高燧曰朕居北京二十餘年每有邊

報但令謹守地方未嘗遣人輕出昔中山武寧王開

國元勲亦惟嚴守邊境防慎出入故無敗失凡遇警

急但令嚴固守備勿輕出兵 殺庶吉士章朴 十

二月 丁丑安南胡奎復遣阮景真等隨行人聶聰

等來貢迎還陳天平 上許之 勅廣西總兵韓觀

左右將軍黃中呂毅率兵五千送陳天平歸國令安

南副全遣使來迎 上謂兵部榜諭邊北官民示以

朝廷懷遠之意今後西番馬至必與好茶若復以謬

欺之令巡按御史采察以聞

四年正月壬辰朔 河南布政司奏南陽皂君山革

寇竊發 上謂兵部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元未汝

賴初亂才數千人順帝恬不加意遂至大亂此今日

殷鑒也夫治患於初萌則為力易及其盛而治之則

費力多而所傷不少矣遂命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

輔率兵捕之 戊戌陳天平陛辭命陝西參政王麟

送之勅封胡奎為順化郡公 遣使齎聖書褒諭曰

本國王源道義先是對馬臺岐等島海寇劫掠居民

勅道義捕之獲渠魁以獻而盡殲其類 上嘉其勤

誠故有是命仍賜道義白金千兩綵幣綺繡銀壺諸

物并海舟二艘又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立

碑其地 上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上

召六部尚書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

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就從

容陳諭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商確

二月 上以太祖高皇帝御製嘉禾詩勒石紫雲

成軸賜諸王及尚書侍郎內閣學士侍讀國子監祭

酒司業 三月 上視太學 壬寅上御奉天殿試

禮部中式舉人二百一十九人賜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命國子監立石題名是科三歲以軍功著績伯

伯

上虞禮部下第舉人中或有遺才復親試之得文學優等二十一人各賜冠帶 黃中等以兵五千討陳天平至丘溫胡奎遣陪臣黃晦卿等以原餽迎候父牛酒犒師晦卿父諸從者見天平皆拜舞踊躍中胡胡奎不至何也晦卿曰獨有微疾中遣晦卿還使奎且遣騎覘之往來皆無所見而迎者亞葉相於道中以爲實遂徑進度隘留雞陵二關將至芹山山路險峻林木蒙密軍行不得成列且遇雨潦忽伏發大呼鼓噪動山谷遂殺天平中等亟整兵擊之賊已斬絕橋道不得前中等引兵還時大理卿薛嵒謫在廣西中舉以輔行天平被劫嵒在其中亦自經死嵒陝州閿鄉人慷慨負志操有政治才嘗歷官鎮江知府民皆思之 夏四月 黃中等奏胡奎劫殺陳天平事 上大怒謂成國公朱能等曰蕞爾小醜罪惡滔天猶敢潛伏奸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爲所欺此而不誅兵則何用能等皆曰逆賊罪大天地不容上遂決意興師 命禮部遣使購求遺書勅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曰比遣都督黃中等送安南王孫陳天平還國中輕視黎賊率意而進以至辱國今興師南伐勅四川等都司選卒七萬并勅蜀

正於成都三護衛選卒五千聽爾調遣大軍合用糧儲須預爲會計規畫輸運不可後期賜白金五百兩五月 遣忽都帖木兒答剌罕齎勅諭鬼力赤部下阿魯台曰曩者丑閭回言爾聰明識天命有歸誠之心近忽都帖木兒至又言爾母子同心自古名世之臣懷先見之明者能審時宜識去就如王陵陳平去楚歸漢尉遲敬德李靖舍隋歸唐曹彬潘美安身事宋此數人者皆知天命去留之幾是以功成名遂福及子孫况爾明達不下古人既知天命所在則當決之趨吉避凶就安去危在此一舉他日進退兩難雖悔莫追爾宜審之仍賜阿魯台織金文綺二端命大理卿陳洽赴廣西計議軍事以黃中呂毅前送陳天平失律徵赴京 齊王搏至京師先是搏結無賴養游客私僭帝號及呪詛魔鎮等事屢有告者察之皆驗 上賜書諭令改行於是搏請入朝面謝既至廷臣交章劾奏搏罪不當宥搏厲聲曰奸臣又欲喋喋效建文時事耶會當盡斬此輩上聞之不懌曰此其心可知已命罷其隨侍護衛及長史等官處之京師 六月己未朔日食 秋七月 上以是月十六日命將出師討安南黎賊遣使祭告嶽鎮海濱之

神 命朱能沐晟張輔李彬陳旭率師征討安南黎
賊命劉儒黃福陳洽等督理軍務 上燕閒與侍臣
論及人之壽夭上曰壽夭在天人貴勉其在已者人
壽百歲世多有之然皆身沒無聞顏子三十二令名
無窮人苟有德可傳何必百歲之壽 閏七月 文
武羣臣淇國公丘福等請建北京宮殿備巡幸 召
北京儒士武周文至命爲翰林侍講學士以其老賜
勅致仕上語胡廣等曰朕守藩時王府官亦有二三
人知易者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處
蓋易道在變通不失其正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得
要領唯在虛心以玩之耳又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
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八月
上以甘肅寧夏山西皆近邊可畜馬勅守將宋晟何
福吳高等相擇牧地計議以聞 九月 設陝西甘
肅二苑馬寺 冬十月 丙午總兵官征夷將軍朱
能卒於安南之龍川訃聞上命副將軍張輔代之
十一月 己巳甘露降 孝陵松栢醴泉出神樂觀
命使取獻宗廟分賜廷臣 戶部人材高文雅言
時政首舉建文事次及救荒卹民言辭率直無所忌
諱 上命禮部會官議行之陳瑛等劾奏其言狂妄

請貢之法上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其中言有可採
勿以直而廢之 十二月 辛亥甌寧王允熾暴卒
懿文太子季子也建文中封徐王上卽位封敷惠王
永樂二年改封甌寧王以奉懿文之祀未遣之國忽
夜邸第不成火竟成疾而薨時年十六諡哀簡公
五年春正月丙辰朔 張輔王友沐晟柳琮等合兵
討安南賊於壽江柵破之 張輔沐晟等敗黎賊於
木九江 直隸浙江諸郡軍民子弟私披剃爲僧赴
京冒請度牒者千八百餘人禮部以聞 上怒命悉
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肅 二月 黜翰林學
士解縉爲廣西右叅議改左中允尹昌隆爲禮部主
事 三月 守衛官有於皇城下誦經不輟者 上
召諭之曰爾身備宿衛不用心防奸乃一志誦經可
乎若存心忠孝不越分違法自然有福如無是數者
而望有福無禍得乎今後仍於宿衛之所誦經者必
罪不宥 禮部選國子生蔣禮等三十八人隸翰林
院習譯書遇開科仍令就試置館於長安右門之外
處之 張輔沐晟等敗黎賊於富良江 夏四月
皇長孫出閣就學 上召姚廣孝魯瑄鄭禮等諭之
曰人於學問常以先入之言爲主朕長孫天資明睿

爾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說不必如儒生繹章句工文詞爲能也廣孝等稽首受命 上謂侍臣曰朕與卿等論政事每不覺坐久或謂朕曰語多傷氣非調養之道當務簡默爲貴朕語之曰人君固貴簡默但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廣詢博訪然後得之非好多言也侍臣對曰舜無爲而治然亦好問好察邇言豈舜不貴簡默哉上曰不如是不足以盡羣情 五月 征安南官軍獲賊首黎季犛及其子澄 張輔等平安南捷奏至羣臣入賀復以開設三司及郡縣爲請 上命降詔行之 六月 以安南平詔天下 置交趾都布按三司都督呂毅掌都司事尚書黃福兼掌布按事 定交趾所隸府州縣改大理卿陳洽爲吏部左侍郎遣郎中張宗周等以吏部勘合二千道付給凡當授官必與張輔沐晟劉儁計議量才授職給與勘合 王達卒達字達善無錫人自縣學訓導以薦陞國子助教 上卽位用姚廣孝言陞翰林院編修再陞侍讀學士達謙和恭慎爲文章以詩名上問建文君過失事達曰可爲善但輔導者非人故誤之耳達卒年六十五命有

司歸其喪 勅張輔沐晟劉儁訪求交趾人才禮送赴京擢用 秋七月 癸丑甘肅總兵官西寧侯宋晟卒 戊寅墨麟卒麟陝西高陵人洪武中以國子生擢御史尚嚴刻陞北平按察副使以城守功陞兵部侍郎麟爲御史時有糧長罪不應刑麟煅煉成獄奏刑之麟恒自歎于心及病見被刑者已而麟足趾腐盡乃死論者以爲寘報云 八月 勅宋禮金純古朴師達劉觀等以營建北京取材於外宜節量人力俾無恣怨各盡乃心毋忽 九月 張輔沐晟等遣都督柳升等齎露布撫送黎季犛黎蒼等獻俘至京 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羣臣偕兵部侍郎方賓讀露布至弒主篡國僭號紀元等語上使問季犛父子曰此爲人臣之道乎季犛父子不能對詔以季犛及子蒼及其僞將相胡杜等悉付獄赦其子孫澄芮等命有司給衣食 冬十月辛巳朔日食 以交趾所舉明經士人甘潤祖等十一人爲諒江等府同知 十一月 以仁孝皇后內訓賜羣臣俾教千家 太子少師姚廣孝等進重修文獻大成書凡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更賜名永樂大典 上親製序以冠之 賜廣孝等二

千一百六十九人鈔有差 十二月 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簾將以饋廷臣邏者獲其單目以進 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覬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不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解即以單目付中官令燬之一無所問 以太祖高皇帝戒飭功臣鐵榜及勅旨頒賜武臣 命戶科給事中胡濙訪求異人是年徐輝祖卒年四十 上曰輝祖與齊太輩罪同宜論死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曲赦輝祖今輝祖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輝祖長子釋迦保見賜名欽令襲魏國公遂乞守墓上怒謫居中都六年春正月庚戌朔 二月 命平江伯陳瑄總率官軍都督僉事宣信爲副海道運糧赴京 三月 掌交趾布政司事尚書黃福言交趾初平其地徵歛不一請酌量輕重爲定制 上曰比除交趾郡縣官朕數諭之爲政務寬簡以綏新附之民無重徵歛福所言良合朕意遂命戶部會官定議務從輕省 巡按福建御史趙昇及布政司按察司奏以栢生花爲瑞上賜勅切責之 蘇州揚州二府言檜花爲瑞

上曰近蘇松諸郡水災有司往往蔽不以聞昨有奏栢花爲瑞 欺罔今又言檜花小人之侈諛說也可惡 聖書切責之 夏四月己卯朔日食 上謂兵部曰朕即位以來東北諸胡來朝者多願留居京師以南方炎熱特命於開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俾部落自相統屬各安生聚近聞多有思鄉土及欲省親戚去者爾即以朕意榜示之有欲去者令明言鎮守官勿阻之 五月 六月 交趾總兵官張輔沐晟等旋師至京輔等上交趾地圖其地東西相距一千七百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 上嘉勞之賜輔晟等及諸將宴於中軍都督府旗軍人賜鈔五錠 己丑吏部尚書蹇義等同六部尚書奏新城侯張輔等平定交趾建設軍民衙門總四百七十有二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各一衛十千戶所二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八市舶提舉司一巡檢司百稅課司局等衙門九十二置城池十二所安撫人民三百一十二萬有奇命義等曰爾同禮部卽定議將士功次陞賞視平雲南例增之 辛丑鄭賜卒賜洪武乙丑進士授監察御史遷比平布政司叅議建文中召爲工部尚書 上即位李景隆言賜爲

五十二

海

元

實錄卷十七

五

元

實錄卷十七

五

元

實錄卷十七

五

元

有過可也朕甚喜其學問有進爾等其盡心輔之

三月 乙卯平安卒安滁州人父定從 高皇帝起

濠梁克元都戰沒安襲職以功擢右軍都督僉事上

取兵站難安率衆拒戰被擒特宥爲北京都督僉事

至是卒 車駕至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賀 四月

遣給事中郭驥齋書往虜中諭本雅失里本雅失

里欲殺驥驥不屈死之 閏四月 勅塞義金忠黃

淮楊士奇輔皇太子監國 五月 已卯營山陵於

昌平縣遂封其山爲天壽山 賜皇太子聖學心法

置邊城調軍勘合 上以邊戎調遣止憑勅書慮

憲集卷七

七

元

或有詐乃以勇敢鋒銳神奇精壯強毅克勝英雄威

猛十六字編爲勘合 封瓦剌兀哈木爲順寧王太

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 六月 刑科右給事

中耿通等劾奏都御史陳瑛及御史袁綱覃珩朋比

蒙蔽誣搆兵部主事李貞陷之死地綱珩已下獄瑛

爲長官不宜獨宥請并治之 皇太子召綱珩面詰

之皆承伏具其罪狀詣行在奏請處分 秋七月

命淇國公丘福爲征虜大將軍武城侯王聰同安侯

火真爲左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爲左

右叅將率師征本雅失理 甘肅總兵何福奏難輟

脫脫卜花等各率所部來歸今止於亦集乃 上遣

楊榮齋勅諭福曰脫脫卜花等既來而止於亦集乃

遲回日久或致生變爾可與楊榮計度從長行事須

斟酌權宜處之務在得當 八月 丘福等率將校

千餘人至臚胸河獲虜一人福飲勞而詢之言本雅

失里知大兵至惶懼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餘里福喜

曰當疾馳禽之是時官軍未集諸將皆曰恐虜遣此

人誘我且駐兵候諸軍俱至而後擊之母墮虜計福

不從令所獲者爲嚮道率衆直薄虜營每戰虜輒往

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李遠曰將軍輕信謀者孤軍深

憲集卷七

七

金

入進必不利莫若結營自固以待我軍畢至王聰亦

力言不可福皆不從謀遣火真使虜營假言求和自

率騎繼之火真猶豫未決福厲聲曰不從命者斬乃

先馳馬麾士卒行控馬者皆泣下諸將不得已與之

俱行虜衆奄至李遠王聰率五百騎突虜陣聰戰死

遠馬蹶被執罵不絕口而死福與火真王忠爲虜所

執俱死之 張輔敗賊黨阮世每於賊子關 九月

遣書諭 皇太子曰比遣丘福等率兵北征皆沒於

虜辱國如此若不再舉殄滅之邊禍未已今選將練

兵來春朕決意親征凡國家之事爾當慎重不可忽

也 冬十月 上召諸將論以親征之策 上謂行

在禮部尚書趙鼎曰北京冬氣嚴凝羣臣早朝奏事

久立不堪今後朝見畢欲於右順門內便殿奏事爾

與羣臣斟酌可否於是羣同夏原吉胡廣等議奏每

日常朝上御奉天門百官行叩頭禮侍班俟鴻臚寺

官引謝恩見辭者行禮畢駕御右順門內便殿百官

自中名者以次入奏無事者退治職務朔望朝如常

儀 命自十一月朔始行之 十一月 戊寅

張輔沐晟等獲賊首簡定 十二月 左中允周翰

等劾吏部右侍郎師達往湖廣採木務行刻薄皇太

臺錄卷七

大

元

子曰達誠可罪然皇上所遣湏其還日請罪之

八年春正月戊辰朔 張輔敗賊餘黨阮師檜於東

潮州斬賊首四千五百餘級生擒二千餘人皆斬之

張輔檻送簡定等至京師伏誅 二月 上親征

虜酋本雅失里命胡廣楊榮金幼孜扈從命皇長孫

留守北京夏原吉等進所議留守北京事宜從之

以親征胡廣詔告天下 丁未車駕發北京 三月

丁卯朔 甲戌 駐蹕鳴鑾戍瓦剌順寧王馬哈木

遣党者不花荅哈帖木兒等貢馬謝恩賜綵幣襲衣

乙亥 上大閱誓師 丙子車駕次凌霄峰登絕

頂漢北顧胡廣等曰元盛時此皆民居今萬頃蕭

條尚敢倔強果何所恃哉因問廣等曰諸將此來不

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算在上星火之輝何能上裨

日月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於蒞蕘之言何況君

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為必盡衆

人之情曷嘗專任一己以掩羣策 丙申 駐蹕清

水源去營三里許平泉躍出洋溢四達士馬飲之不

渴賜名神應泉 夏四月丁酉朔 癸卯車駕次玄

石坡製銘勒于立馬峰之石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

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 壬子車駕次禽胡山製銘

臺錄卷七

亦

亦

刻石曰翰海為鑪天山為鋸一掃胡塵永清沙漠賜

其泉名靈濟 甲寅車駕次廣武鎮賜其泉名清流

製銘刻石曰於鏐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

武 五月 乙卯車駕至幹難河追及虜虜拒戰

上登山布陣塵先鋒逆擊一呼而敗之本雅失里窮

迫以七騎度河道去遂班師 六月 班師至靜虜

鎮阿魯台詐降逆戰敗走上追擊大敗之 秋七月

車駕次開平安勞將士 遣楊榮齎書諭皇太子以

七月十七日抵北京 壬午車駕至北京 八月

寧遠侯何福懼罪自殺 長沙妖人季法作亂皇太

子命豐城侯李彬討平之 九月 冬十月 丁酉
車駕發北京 癸卯務本之訓成時上以皇孫生長
深宮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因巡幸北京命之侍行使
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勞苦之事且舉太祖創
業之難及往古興亡得失可爲鑒戒者以致飭勵之
意書成名務本之訓云 上聞周王橐於國中作殿
奉祀 太祖高皇帝賜之書曰禮支子不祭皇祖王
國廟祀則肇於始封之王若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
廟王今祀於國中僭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爲
而爲之不可爲孝王其審禮而行毋貽物議 十一

憲錄卷七

年

郭

月癸亥朔冬至 車駕還京 十二月 上諭塞義
曰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
任之前以刀筆吏爲之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
體前之由吏爲御史者爾吏部悉罷之繼今風憲更
不得用吏著爲令 交趾賊首陳季擴遣胡彥臣等
上表請降 上以其能遷善許之以爲交趾布政使
九年春正月壬戌朔 命張輔爲副將軍會沐晟討
交趾勅四川廣西江西湖廣雲南貴州六都司安慶
十四衛發兵二萬四千隨征 二月 勅戒秦王尚
炳曰昔周天子遣使賜齊桓公胙且命勿下拜桓公

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上諭

胡廣等曰朕非欲併其土地蓋以此輩自昔擾邊至

宋歲賂金幣卒爲大患今既來朝從所欲授一官量

給賜資捐小費以弭重患亦不得不然 詔赦交趾

軍民罪犯諸所課稅停徵三年 開會通河自濟寧

至臨清舊通舟楫洪武中衛史於塞故於舊路置八

道運所每所用民丁三千車二百餘輛民困其役求

樂初屢有言開河便者上重民力未許至是濟寧州

同知潘叔正言會通河道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

三之一濬而通之不但山東之民免轉輸之勞實國

寶錄卷七

主

郭

家無窮之利乃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侍郎金

純發山東及徐州等處民丁開濬給以糧餉蠲其他

役及今年田租仍命兩御史監督 三月 上御奉

天殿試禮部末樂七年會試中式舉人陳璉等八十

四人賜進士有差是科得錢習禮 陳璉有罪下獄

死籍其家初璉有寵恣意羅織逢迎凡建文諸臣得

罪深重璉寔贊之既而給事中耿通劾其誣陷李貞

中允劉子春劾其方命廢事皇太子皆有之至是上

聞遂下獄死 民有盜勸善書者刑部照發戍邊奏

聞 上曰黥即爲棄人欲改過無由矣况盜勸善書

高麗國襲執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歸而獻俘上
始得之擇其屬之賢者嗣立 楊榮奔喪還起復至
京 會通河成河以汶泗爲源汶水出寧陽縣泗水
出兗州至濟寧而合置天井閘以分其流南流達于
淮而新開河則其西北流由新開河過東昌入臨清
計三百八十五里自濟寧至臨清置十五閘以時啓
閉舟行便之 逮文淵右參議解縉下獄縉先爲翰
林學士出爲廣西叅議會有言縉嘗洩建儲時密議
漢王高煦之誣縉無人臣禮遂改交趾時檢討王
偁亦謫交趾二人遂共趨廣東游玩山水忘返縉又
上言請用數萬人鑿賴江以便往來 上曰爲臣受
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併逮偁皆下獄 秋
七月 張輔沐晟敗賊黨阮帥於月常江 八月
工部尚書宋禮等百六人開會通河畢還京師命禮
部定賞格宋禮等會通河以汶泗爲源夏秋霖潦泛
濫則馬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爲二
河一入徐州一入臨清河流深淺舟楫通塞繫乎泊
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餘冬夏不足非經理河源及
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濇之患今汶河上流自寧陽
縣閘已築壩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

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比年流
沙淤塞河口宜趁時開濬况沙河至十里口故道具
存不必施工河口當濬者僅三里河中宜築堰計百
八十丈從之 九月 通政司言黃巖縣民告蒙民
持建文時士人包葵古所進楚王書稿與衆聚觀書
中有干犯語請法司治之 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
而欲報之朕初即位命百司凡建文中上書有干犯
語言旨朕未即位以前事悉毀之有告者勿行今復
行之是號令不信矣况天下之主豈當念舊惡如唐
之王魏太宗棄宿憾而信任之卒相與成治功帝王
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豈可一一
追咎往事所告勿聽 冬十月 命重修 太祖高
皇帝實錄上巡幸至北京之初命胡廣等重修至是
命姚廣孝夏原吉爲監修官胡儼黃淮楊榮爲總裁
官楊士奇金幼孜等爲纂修官皆賜勅勉勵 兵科
都給事中倪峻言有內官奏千戶不待朝命輒發兵
捕盜者請治其事擅之罪 上曰國家養兵正以除
姦衛民境內盜發千戶能率衆捕之使民免於暴橫
正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逸大
則勢張民受害多矣關堅不達事體爾亦從其言乎

千戶無罪峻惶恐而退 哈密忠順王脫脫卒封免
力帖木兒爲忠義王尋卒封孛羅帖木兒爲忠順王
十一月 張輔率舟師追捕陳李擴等梟賊首千
五百餘人以徇餘賊散走林莽泥澤中追殺殆盡自
是慈廉福安諸州縣皆平 上御奉天殿命皇太子
嫡長子爲皇太孫冠于華蓋殿 十二月 遣指揮
木答哈阿升哥齊勅諭福餘朵顏泰寧三衛頭目昔
兀良哈之衆數爲韃靼抄掠不安乃相率歸附誓守
臣節我 太祖高皇帝矜厥困窮設福餘朵顏泰寧
三衛而授爾等官職俾各領其衆臣屬既久後竟叛
去及朕即位復遣人來謁朕畧其舊過加意撫綏數
年以來生聚蕃息朝廷於爾可爲厚矣比者爾等爲
本雅失里所脅掠我邊卒又遭苦列兒等紿云市馬
實行寬宥伺狡詐如此罪奚可容今特遣指揮木答哈
諭意如能悔過卽還所掠戍卒仍納馬三千匹如
贖前罪不然發兵誅叛悔將難追 閏十二月 吏
部尚書蹇義同六部等官上言在外布按二司府州
縣官職在承流宣化以撫字爲職必須得人得人之
道在銓選精嚴薦舉有法宜令在內文職七品以上
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所知賢能廉幹堪任

牧民及居風憲者一人吏部考驗如果賢能量材擢
用其所保非才或授職之後闡茸貪污舉主連坐上
是其言命所司速行之 虜酋阿魯台遣使納欵且
請併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 上以問侍臣多請
許之黃淮獨曰此虜狼子野心使各爲心則易制若
併爲一則難圖矣此舉實其姦謀也上顧左右曰黃
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
耳乃不許阿魯台之請

憲章錄卷第十八

永樂十年壬辰
至十七年己亥

十年春正月丙戌朔 山東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
兗州東昌定陶等縣地曠民稀青登萊諸郡民多無
田宜擇丁多者分居就耕蠲其役三年庶地無荒蕪
民不失業從之 河南洛陽知縣姚弘言本縣舊有
水田二十餘頃歲輸梗米後伊河水低不能灌溉今
為陸地每歲人民皆易粳米輸納乞令納粟廣東樂
昌知縣徐善惠言本縣耕農多稻少麥歲以稻易麥
輸官請目今止令輸米并復之 上諭蹇義等曰守

奏

張本

令郡邑之長昔人每戒教易蓋牧守之寄甚重須久
於其職比聞諸司以造作雜務輒差正官意在成事
之速此俗吏不識事體自今一應公務不許擅差守
令俾專職理民 山西布政使周璟言大同地臨邊
塞都司歲用馬草皆令太原平陽澤潞運給往復二
三千里民用困乏而大同所屬天城陽和等衛地皆
平川秋多青草乞令以時採貯往給大同以平陽澤
潞諸郡縣草儲於旁近驛舍從之 二月 上以甘
肅官軍所用糧多百姓轉運繁勞命戶部減涼州鹽
糧則例召商中轉以供軍餉待糧用充足則仍其舊

奏

二

何仁

於是定納涼州鹽糧准淮浙鹽每引三斗五升河東
每引二斗四升每引一斗五升 三月 上親策禮
部中式舉人一百六人賜馬鐙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是科得羅通陳益 夏四月 尚書宋禮奏近因
御史許堪言衛河水患命臣相度措置臣嘗自衛輝
至直沽視河岸低薄非止一處若不究其源析其流
但務修築隄岸恐水復衝塌不免屢勞民力須定長
久之計臣先視會通河至魏家灣與土河相連宜於
彼開二小河以泄於土河則無漫衍之患今復視德
州城西北亦可開小河一道蓋自衛河岸東北至舊
黃河一十三里內五里舊有溝渠五里係古路二里
係平地今開通泄水以入舊黃河至海豐縣大沽河
入海凡四百五十七里約用軍夫三千餘人十日可
完 上諭工部曰禮所言誠當但農務方興令候秋
成後為之 五月 六月 勅戶部曰朕為天下主
所務者安民而已故每歲遣人巡行郡邑惟欲周知
歲之豐歉民之休戚近者河南民饑有司不以聞往
往有言年穀豐登者若此欺罔獲罪于天此亦朕任
非其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自今凡郡縣及
朝廷所遣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逮下獄 秋七月

選在間轅官教民畜馬 上諭兵部曰朔方多馬固
土地所宜亦其人習於畜牧今轅官間居者多可選
其老成謹厚者令教民畜養於是兵部奏委都督薛
斌吳成等選擇其居永平薊州通州者就留本處教
民居其定州者更番赴順天府教民但令教飲飼
之官 孝思不及教者無預 上謂都察院曰比者
朕慮在外諸司行事或於民有不便間遣中官往詢
之未嘗有所委任況在外有都布按三司及巡按御
史事之當行者所司自行奏請何與中官事比聞中
官多有干與有司事者自今不許即移文中外知之
是

八月 上謂兵部金忠等曰皇太孫年長有志畧
朕令其學問之暇兼講武事其遣人往直隸應天及
江北鳳陽滁和等府州北京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
川湖廣境內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健有才
識者官給路費廩食送京師俾充隨從 九月 陞
工部主事陶芳為本部右侍郎初芳為吉安知府坐
事謫為辦事官專治河渠以通漕運累有建明既還
授都水司主事至是宋禮薦其才故有是命 冬十
月初平江伯陳瑄言蘇州嘉定瀕海之墟正當江
流衝會海舟停泊之所無大山高嶼可以依據漕舟

於此或值風濤觸堅膠淺輒致傾覆乞於縣之青浦
築土為山立塚表識從之命有司徵軍夫命瑄督其
役仍勅侯農隙為之至是成方百丈高三十餘丈賜
名寶山 上親製碑文記之 命鎮守交趾都督韓
觀運廣東糧萬石赴交趾給軍食 命皇太孫演武
于方山 十一月 命兵部及五都督府自今武官
子弟襲職者循洪武故事初比試不中許襲職又半
年復試中支全俸不中仍減半又二年亦如
之 試不中發充軍 通政司奏有老婦告前夫之
子不能供養請治其不孝罪 上問是親生之子否
對曰此姁於前夫亦是繼室蓋此子之繼母上曰所
謂子母無絕道者非謂繼母已失節於夫迺責人不
能盡孝所言勿聽 洮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侍衛
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幾喪唐
室微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為明鑒 上曰所言
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何如 恭之為君用人但
當明其賢否不當分別彼此其人 恭賢則信任之不
賢雖至親亦不可用 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
史那社爾蓋知其人 恭寵任安祿山致
播遷之禍正是不能知人宋徽宗是寵任小人以

致夷狄之禍不因周靈狹之入也春秋之法夷而入於中國則中國之朕爲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妄言罪 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之朕恒語卿等言事之人或有乖謬亦當容之若加之罪則言路塞而人君無由得聞善道矣爾爲大臣乃有此言亦非忠也 十二月 殺浙江按察使周新新廣東南海人由鄉舉爲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擢雲南按察使尋改浙江屢有異政名震一時

錦衣指揮紀綱怙寵差千戶往浙緝事作威索賂新捕之千戶遁入京訴綱綱奏新專擅 上命官校逮至陞前新抗之曰在內都察院在外按察司朝廷法官也臣奉法捕惡奈何罪臣上怒命殺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爲直鬼吾無憾矣上尋悟其冤而惜之

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食免朝賀先是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 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爲當楊士

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臣日食多不受朝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上從之 勅諭齊黃等遠親未拿者悉皆有之有來告者勿論時翰林庶吉士錢習禮江西吉水人與練子寧有姻婭先是逮治姦黨習禮偶獲免而恒爲鄉人所持習禮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 上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於是黨禁漸解 二月 上巡幸北京皇太孫從命

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及洗馬楊溥輔皇太子監國 設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及思州等府洪武中止設貴州思南思州諸宣慰司管束土民及設都指揮使司鎮守其地既而思南宣慰使田宗禹與思州宣慰使田琛數相攻殺抗拒朝命乃勅鎮遠侯顧成以兵擒之以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四府而於貴州設布政使司以總之 三月 田琛田宗鼎伏誅以工部侍郎蔣廷瓚爲貴州左布政使 夏四月 上謂呂震曰

朕嘗命布按二司及府州縣官至京者陳民間利病
近有以時和歲豐民安物阜爲言者及驗視之田野
荒蕪人民饑寒水旱蟲蝗皆不以聞朕已責諸法今
後所言有切民情治理者宜旌賞之否則重懲勿貸
五月 癸未端午節申駕幸東苑親擊毬射柳聽
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
下諸王大臣以次擊射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 上
喜命儒臣賦詩賜羣臣宴及鈔帛有差 交州府所
隸十七州縣土官判官陳麻歷比江府所隸五州縣
土官同知阮必恭等及耆民百有八人來朝自言交
趾之人久被黎賊荼毒荷王師滅之民獲蘇息故詣
闕謝恩悉賜勞還 曹縣獻騶虞呂震奏稱上瑞
請率羣臣表賀 上曰百穀豐登雨暘時若家給人
足此爲上瑞騶虞何與民事不必賀震固請上曰大
臣之道當務爲國爲民汝能效李沆爲人則善矣震
退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 命禮部侍
郎儀智侍皇太孫講讀先是 上命吏部翰林院簡
求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孫義楊士奇共舉智上
書曰得之矣此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
之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

言免賀慶儀之智可用遂令侍太孫經智山東高
密人溫重端慤由教官累遷今職遇事務別白是非
不少附會既而智以年老薦其同鄉訓導戴綸即擢
爲禮科給事中侍從授經 六月 開平備禦郭亮
奏開平兵少不足守備勅報亮曰軍在精不在多爾
能撫卹有道訓練有方雖千人亦足用軍多不精徒
耗糧餉無益也 秋七月 封韃靼太師阿魯台爲
和寧王 八月 遣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 九
月 冬十月 山西綠邊煙墩成 十一月 以野
蠶絲象命皇太子奉薦太廟先是山東民有獻野蠶
繭絲者羣臣奏賀瑞應 上曰此祖宗所祐也特命
織帛染柘黃製衾以薦 十二月 張輔沐晟會兵
敗賊黨阮帥等于愛子江
十二年春正月丙子朔日食免朝賀 二月 上退
朝御右順門所服裏衣袖微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
德者上歎曰朕非不知三公布被之譏但念自當惜
福昔皇妣躬補緝故衣皇考見而喜曰勤儉如此正
可以爲子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耳爾等慎勿
諛也 詔親征瓦剌先是朝廷封阿魯台爲王瓦剌
馬哈木等怨焉自是朝貢不至遂議親征命安遠侯

柳升將中軍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等爲前鋒 三月 設隆慶州并未安縣隸比京行部隆慶古緡雲氏所都之地金置緡山縣元仁宗生於縣東改爲隆慶州國初移其民入關內州遂廢至是以其路當要衝土宜稼穡改爲隆慶州又設永寧縣隸焉以有罪當遷謫者實之 庚寅 車駕從北京皇太孫從行先是 上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智過人今肅清沙漠令侍行俾知用兵之法亦使躬歷行陣見將士勞苦征伐不易又謂胡

卷之九

九

本

廣楊榮金幼孜曰每日營中閒暇爾等即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 夏四月甲辰朔五軍出塞 五月癸酉朔 駐蹕楊林 上閱武之暇皇太孫侍每語以創業守成之難 六月壬寅朔日食 虜寇答里巴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等率衆逆我師 上麾柳升等發神機銃砲斃賊數百人親率鐵騎擊之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虜首數十級餘衆敗走上還帳中皇太孫入見上語以虜敗之故皇太孫叩首稱賀上曰此虜尚未還夜中尤須慎防遲明追撲之必盡殲乃已皇太孫對曰陛下督

戰勤勞天威所加虜衆破膽矣今旣敗走假息無所寧敢返顧乎請不須窮追宜及時班師上然之 庚戌班師 戊午 駐蹕三峯山之西南和寧王阿魯台遣所部都督朵兒只魯卜等來朝命中官王安齎物往勞之 己巳 車駕次黑山峪勅皇太孫以班師告天地宗廟社稷遂頒詔天下 秋七月壬申朔癸巳 駐蹕宣府 己亥駐蹕沙河皇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指揮使楊義進迎轡表至 八月辛丑朔 車駕至北京 上御奉天殿受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從征將校命禮部會議將士功賞 交趾總兵

卷之十

十

張本

張輔檻送賊首陳李擴阮帥至京師伏誅 九月 榜葛刺國王賽弗丁遣使奉表獻麒麟禮部請上表賀 上曰卿等但當夙夜竭心輔治以惠天下天下旣安雖無麒麟不害爲治其免賀 閏九月 先是上以皇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奏書失辭曰此輔導者之不職遂徵黃淮等是日淮先至諸司交奏其罪遂下獄後二日楊士奇及司經局正字金問至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已而召士奇至前親問東宮事士奇叩首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違皆臣等之罪上悅而罷

於是行在部院諸司交章奏士奇罪不宜獨宥乃下錦衣衛繫之未幾特宥復職遂徵楊溥芮善相繼下獄皆以金間離連之也 冬十月 江陰侯吳高以罪免初高領兵守大同多不法及 上北征班師至興和高稱疾不朝被召回京繼家人給驛及私役有司車牛又擅以守邊官軍千百戶餉糧至等自二十餘人隨行所過騷擾為御史成務等所劾遂免為民 十一月 降旨王濟煒為庶人俾與長子美圭同守恭王墳園仍賜勅諭曰爾謀為不軌自絕于天自絕于祖宗論爾之罪有不容誅重念恭王手足之義特全爾生令守恭園其閉門念咎杜絕外交改過遷善以保令終慎之哉 諭胡璫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為書未有統會爾等亦類聚成編二書務極精備庶垂後世命廣等總其事仍命舉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學者同纂修開館東華門外命光祿寺給饌 十二月庚午朔

十三年春正月庚子朔 解縉暴卒於錦衣衛獄徙

其家于遼東初 上欲征交趾縉謂自古驕縻之國得其地恐亦難守上不喜東宮而寵高煦縉謂不宜過寵致起覬覦縉由此得罪云 行平交趾功賞二月 三月 上御奉天殿閱舉人對策賜進士三百五十一人是科得王翱高穀上以禮部會試下第舉人中或有學問可取者命翰林院再試之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 罷海運糧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舟二千艘以從漕運 貴州布政使蔣廷瓚言去年北征班師詔至思南府婺川縣大巖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咸謂皇上恩威遠加山川效靈之徵呂震請率羣臣上表賀上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為呼譟山谷空虛之聲相應理或有之布政司官不察以為祥爾為國大臣不能辨其非又欲進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也 夏四月 征夷將軍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 五月 開清江浦河道凡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壩渡淮以達清河挽運甚勞平江伯陳瑄時總漕運故老為瑄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湖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口相直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以上聞遂發軍民

開河置四閘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以時啓閉人其便之 六月 秋七月 上諭都御史李慶曰朕屢戒郡縣官不許一毫取民前滁州知州何敬誅求剝削已實諸法近代州知州安撫武清知縣李潛等乃敢復轍轡發貪殘無異於故亦宜以法爾宜備錄所犯以示牧民者仰知所警懼 八月 九月 五經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書成命禮部刊刻頒行天下賜纂修官胡廣楊榮金幼孜等鈔幣有差 冬 十月 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還上使西域記所歷九十七國山川風俗物產悉備 十一月 呂震

奏錄

本

本

奏麻林國進麒麟將至請於至日率羣臣上表賀上曰往者翰林院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成欲上表進賀朕則許之麒麟有無何所損益其已之 勅陝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宿淮邳淮安揚州武平歸德睢陽潼關諸衛選所屬步騎兵遣能幹指揮千百戶統領操練侯赴北京閱視 兵部尚書陳洽言朝廷初討黎賊陳季擴時占城國王占巴的賴雖聽朝命出兵來助然實陰懷二心請發兵征討 上以交趾既平民方安業不忍窮兵遠夷但遣使齎勅諭之

十二月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方賓行太僕卿楊祇曰北京論戶養馬其間丁有多寡宜與戶部計議均之資等議以丁計為均請十五丁以下養一馬十六丁以上養二馬遷發為民種田者不論丁七戶養一馬從之 勅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曰尾刺使者言瓦剌馬哈木等慮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為已害擬七月率衆至幹難河北俟冬襲阿魯台斯言雖未可信然吾邊境須有備蓋虜多謫詐惟有備無患大抵禦寇之道勿與輕戰但堅壁清野最上計也復勅陝西開平大同遼東亦知之

奏錄

本

本

十四年春正月甲午朔 二月 三月 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於青州時高煦奏願常侍左右不欲之國復賜勅曰既受藩封豈當常在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欲侍去年在此何故又欲南還常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 夏四月 禮部祠祭司郎中周訥上言今天下太平四夷賓服民物阜豐請封禪泰山刻石紀功德垂之萬世呂震亦言 皇上聖德神功昭格上下宜如前請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

然於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
太宗亦不爲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
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爾當以古人
自勉庶幾不忝宗伯之任 命胡廣爲文淵閣大學
士楊榮金幼孜爲翰林學士 五月壬辰朔日食
六月 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 秋七月 遣將練
兵海上防倭 八月 癸酉日壽星見呂震率文武
百官請上表賀 上不許 作西宮初上至北京仍
御舊宮及是將微而新之乃命工部作西宮爲視朝
之所 九月 上聞漢王高煦於各衛選精壯軍士
及有藝能者以隨侍爲名教習武事造作器械心益
疑之遂有還京之意先勅右軍都督僉事歐陽青曰
親王護衛官軍自有常數凡各衛選撥隨侍漢王者
令各還原伍不許稽留時青專典漢府兵事故也
冬十月 上還南京 十一月 以谷王橈謀逆事
條示諸王并勅諸王議其罪 復詔羣臣議營建北
京先是車駕至自北京工部奏請擇日興工 上以
營建事重恐民力不堪乃命文武羣臣復議之於是
文武羣臣上疏曰伏惟北京乃聖上龍興之地北枕
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

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比年
聖駕巡狩萬國來同民物阜成禎祥協應天意人心
昭然可見然陛下重於勞民延緩至今臣等切惟宗
社大計正陛下當爲之時况今漕運已通儲蓄充溢
財用具備軍民一心營建之辰天實啓之乞早賜聖
斷勅所司擇日興工以成國家悠久之計以副臣民
之望上從之 勅交趾總兵官張輔馳傳還京 十
二月 壬申歷代名臣奏議書成先是 上以璽書
諭皇太子令翰林儒臣黃淮楊士奇等采古名臣奏
疏彙錄以便觀法至是書成上覽而嘉之賜名歷代
名臣奏議因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
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
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爲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
今日耳聞爲人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爲心天下國
家之福也遂命刊印以賜皇太子皇太孫及諸大臣
陞戶科都給事中胡濙爲禮部右侍郎 陞翰林
院修撰沈度爲侍讀學士中書舍人沈粲爲翰林院
修撰粲度之弟也 是年監察御史黃宗載巡按交
趾

十五年春正月朔 倭寇浙東 二月 谷王橈以

謝道訓爵爲庶人革其護衛及長史司等衙門 三
月丁亥朔 命漢王高煦居山東樂安州初上在北
京聞高煦有異志及還以問楊士奇曰汝與蹇義在
此漢府事皆當悉知昨問義不肯言汝盍言之如朕
未知汝輩慮有離間之罪朕既知矣汝何慮士奇對
曰漢王始冊封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堅不行今朝
廷將徙都彼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善
處之乃詔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
邇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 壬子 上巡北京
皇太子監國命胡廣楊榮金幼孜扈從 夏四月丁
巳朔日食 五月 倭寇浙東 閏五月遣文武大
臣分道經理漕運 六月 以儒士郭張善爲翰林
院檢討 秋七月 賜皇太子務本之訓 戊寅旦
壽星見百官請賀 上曰比歲壽星見卿等以爲瑞
致賀然四方旱澇蝗疫比比有之而鮮有爲朕言者
朕之所願時和歲豐天下之人俱得其所賢者在位
諛惡不作百官舉任其事政平訟理國家清明此可
爲瑞壽星之瑞不足賀 八月 行在通政司言甌
寧縣人進金丹及方書 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
一生爲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

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與毀之母令別欺人
也 九月 再定應天鳳陽滁和等府州養馬例
修孔子廟訖工 上親製碑文刻石 己巳庶人允
熲之兄熲懿文太子第三子母妃常氏開平忠武王
遇春之女允熲建文中封吳王 上嗣位之初改廣
澤王以罪免爲庶人至是卒上命以禮祭葬之 冬
十月癸未朔日食 遣禮部員外郎呂淵等使日本
時捕倭將士擒寇數十人獻京師賊首皆日本人羣
臣言日本數年不修職貢今首賊乃其國人宜誅之
以正其罪 上乃遣淵賜勅切責之 十一月 工
部右侍郎蘭芳卒芳山西夏縣人儻闊達有大節
讀書通古今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洪武中舉孝廉
授刑部員外郎陞郎中 上即位陞吉安知府先是
金華朱仲智爲吉安知府被召改重慶民思慕之而
難其繼者已而芳至以愛民爲心而處事曲當民更
大喜古未有無賴民詣闕言縣故有銀冶烹煉可獲
厚利朝廷遣官覆視既至父老羣訴於芳曰即用無
賴者言則屬不能保而邑有無窮之患矣芳顧問諸
闕告者告者即叩頭吐實言我愚昧人居鄉素貧鄉
之人皆華衣美食揚揚然未嘗齒我我寔不甘故妄

意禍之死罪死罪芳遂草奏大畧謂告者愚昧妄意上陳今詢邑人長老皆云素無銀冶即不實甘受斧鑕之誅同官畏懼不肯署芳曰吾輩奉命守此土獨不爲民乎有罪芳請獨任同官不得已亦強署焉上得奏曰吾固意愚民之妄也遂罷其事然以告者出於率意也亦不之罪芳歷陞工部右侍郎至是以疾卒吉安自芳去其民思慕賢守必曰朱蘭朱蘭云

金水河及太液池冰凝具樓閣龍鳳花卉之狀奇巧特異上賜羣臣觀之呂震以爲禎祥屢見率百官上表賀不許十二月

臺集卷六

九

世

十六年春正月壬子朔安南黎利反李彬遣兵討之利敗走陝西耀州民獻玄兔呂震請賀不許二月行在會試天下舉人三月上御奉天殿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李騏等二百五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太子少師姚廣孝卒廣孝蘇之長洲人初從釋氏名道衍少與高啓楊孟載爲友宋濂蘇伯衡輩亦稱其詩文洪武十五年僧宗泐薦住北平慶壽寺事上在藩邸甚禮遇之每出師命侍世子居守與贊謀策初命爲左善世尋賜名廣孝授太子少師至是南京來朝得疾卒謚恭靖廣孝嘗著道餘錄

詆訕先儒爲君子所鄙若其論文曰惟韓退之歐陽永叔曾子固真儒者之文識者亦有取焉夏四月行人呂淵自日本還其國王源義特遣使奉表謝罪五月夏原吉等上表進高皇帝實錄上具

皮弁服御奉天殿受之賜夏原吉胡廣楊榮胡儼金幼孜曾棨鄒緝王英余鼎羅汝敬李時勉陳敬宗等鈔錠絲幣有差胡廣卒廣字光大吉安吉水人建文庚辰廷對策以斤逐親藩爲言擢進士第一賜名靖求樂中勅復舊名聖孝瑞應有頌却封禪有頌逢迎媚悅以希恩寵歷官文淵閣大學士至是卒贈禮

臺集卷六

十

庭

部尚書謚文穆六月詔纂脩天下郡縣志書命夏原吉楊榮金幼孜總之仍命禮部遣官徧詣郡縣博采事蹟及舊志書秋七月己酉朔右贊善梁潛以輔導有闕逮下獄潛初以文學簡侍皇太子監國南京有陳千戶者害民取財皇太子諭交趾立功後念其舊有軍功宥之或言陳千戶不當宥潛及司諫周冕預聞之而不諫止遂逮下獄後冕在獄不謹遂併潛皆死八月遼東總兵劉江言近因巡視各島至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壩上其地特高旁可住劄千餘兵守備詢諸土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

亦嘗於此築堡備倭離金州城七十餘里凡有寇至必先過此實爲濱海襟喉之地乞用石壘堡築置煙墩瞭望從之 九月 冬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武當山宇觀成賜名曰太嶽太和山山有七十二峯三十六巖二十四澗峯之最高者曰天柱境之最勝者曰紫霄南巖上軼游氣下臨絕壑舊皆有宮南巖之北有五龍宮俱爲祀神祝釐之所元季兵燹至是悉新建之五龍宮之東十餘里名玄天玉虛宮紫霄曰太玄紫霄宮南巖曰大聖南巖宮五龍曰興聖五龍宮又卽天柱峯頂冶銅爲殿飾以黃金範真武像

臺集卷八

三

庚

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灑掃給田二百七十七頃并耕戶以贍之仍選道士任自垣等九人爲提點分主宮觀凡爲殿觀門廡享堂厨庫千五百餘楹上親製碑文以記之 申嚴官吏犯賊之禁進法司諭之曰唐太宗惡官吏貪濁有犯賊者必寘於法故吏尚清謹民免於掊剋貞觀之治所以爲盛朕屢勅中外諸司不許妄役一夫擅歛一錢而不才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繼今犯賊官吏必論如法

十七年春正月丙午朔 二月 三月 爲善陰陽孝順事實二書成先是 上閱藏籍遇有爲善獲報

者命近臣輯錄之得百六十五人名爲善陰陽尋復輯錄古今孝順之事可以垂訓者得二百七人名孝順事實上皆製序冠之 命賜諸王羣臣及國子監天下學校又命禮部自今科舉取士准大誥例於內出題試諸士 夏四月 五月 六月 初山西行都司軍士採石青於沙淨州舊塘用工多而所得甚少忽見青蛇隨所往二百餘步夫役發其下得石青加倍其色視舊塘產者益鮮明至是都指揮李謙繪圖以進 秋七月 行在戶部議運糧宜令浙江江西湖廣及在京水軍等衛軍士仍留轉運其餘衛所軍士令營造如夫役不敷則於浙江江西湖廣及直隸應天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和州量額夫於淮安臨清諸路給糧轉運其各處處徵原在淮安等處輸納者如故庶幾官民兩便從之 八月 九月 上嘗覽列仙傳因命侍臣博采重加纂輯至是成賜名神仙傳 上親製序冠之 冬十月 命故大學士胡廣之子禮爲翰林院檢討俾在院進學蓋追念廣也 十一月 丁巳甘露降孝陵松栢三日 十二月 上勅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於武備之張弛漢唐世遠姑置不言近代宋太祖太宗將勇

臺集卷八

三

世

兵強削除暴亂四海宴然及其子孫弗率武備不修
醜虜僭竊馴致海內分裂宗社丘墟元世祖時戎部
嚴整甲兵強盛天下寧謐傳至數世嗣主荒淫軍政
廢弛羣雄並作竟至覆亡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
天命定天下于時將帥効忠士卒奮勇肅清奸宄遂
建洪業朕嗣位以來夙夜惕勵惟恐蹈宋元覆轍以
降不緒爾等世有爵祿與國家同休戚者修飭武備
爲國爪牙此爾等之責所宜夙夜究心用副倚注而
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亡悉付不問甚至
通同有司受賕賣放取回軍明有程限今縱其在外

憲章錄

五

本

或五六年或十餘年不回及所取回軍十無一二猝
有緩急何以應調武備若此國何賴焉是皆爾等下
不恤軍上不忠國所致自今宜鑒古人之得失體國
家之委任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
舉奸宄不作朝廷有盤石之安爾等亦永保富貴若
不遵朕言仍蹈前失必罪不宥 巡按交趾御史黃
宗載言交趾人民新入版圖勞來安輯尤在得人今
府州縣官多係兩廣雲南等處歲貢生員下第舉人
因其願仕遠方遂授以職既乏太學教養之素又非
諸司歷試之才所以教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明

律意若候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到任二年以上
者從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加考察上其廉汙能
否實跡以憑黜陟庶幾有所勸懲 上從之因謂行
在吏部曰守令民之師帥不得其人民受其殃前除
交趾郡縣官出一時之宜今御史所言良是繼今宜
慎選之

憲章錄

五

憲章錄卷第十八

憲章錄卷第十九

本集十八年庚子
至二十二年甲辰

十八年春正月庚子朔 以楊崇金幼孜並爲文淵閣大學士 閏正月 二月 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作亂賽兒縣民林三妻少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爲人馬相戰聞往來益都諸城安丘莒州卽墨壽光諸州縣扇誘愚民是奸人董彥杲等各率衆從之擁衆五百餘人據益都卸石棚寨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衛擊官兵潰散鳳等皆陷都布按三司以

憲章錄卷十九

庚

聞遣人馳驛招撫之 三月 直隸沂州衛奏莒州賊董彥杲等聚衆二千餘人以紅白旗爲號大行劫殺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勢甚猖獗 上勅安遠侯柳升分兵勦之 柳升兵至益都圍賊於卸石棚寨賊遣人乞降云寨中食盡且無水東門舊有汲道升即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與戰多被殺傷都指揮劉忠力戰死賽兒與其黨劉信等潛遁黎明升等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而賽兒等竟不獲 上勅都指揮衛青大敗賊衆於安丘先是賊首賓鴻等攻安丘知縣張

庚

憲章錄卷十九

二

縣丞馬爲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不能攻復帥莒州卽墨之衆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賊聲言屠城時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猝至城下奮擊敗之賊收餘衆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大敗賓鴻遁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四千餘人皆斬之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於賊矣既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捧出之青不爲屈是日鰲山衛指揮王真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於諸城盡殺之各械首惡送京師山東之賊悉平 行在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柳升奉命征勦山東妖賊唐賽兒等聖諭諄諄指授方畧升受命不恭不即就道勅諭以賊徒憑高無水且乏資糧當坐困之勿圖近功升全不留心及臨賊境又不設備致賊夜斫營殺傷軍士時都指揮劉忠與升夾攻忠身先軍士幾破賊壘升忌其成功而不救援致忠力盡而斃賊遂得乘間遁去升遣指揮馬貴等追之所過搔擾不可勝言升亦不問及備倭都指揮衛青聞賊圍安丘急躬率所部兵晝夜兼行遂敗賊衆復三日升始至反忌青功而推尊之 上曰朕每命將遣師必反覆審度丁寧告戒俾圖其

全今升方命失機媚功忌能者不可宥遂下升千獄

上以唐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爲尼或混處女道士

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道姑逮至京詰

之夏四月湖廣按察司副使靳義卒義字原禮

河南淇縣人洪武中以太學生任比平道御史求樂

初出按北京糾治貪墨決疑獄滯訟皆得其情吏民

畏服日恒蔬食毫髮無取於下時皇太子居守北京

賜魚米以旌其廉且語左右曰靳義可謂真御史也

未幾陞湖廣按察副使首舉正按察使吳公悅都指

揮王王奸賊之罪風紀肅然及是入覲以疾卒于京

三

五月交趾右叅政侯保率民兵禦賊死之左叅

政馮貴亦以討賊戰死六月頒孝順事實書於

文武羣臣及兩京國子監天下學校秋七月丙

戌湖廣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卒素易江西樂平人

洪武中爲盱眙知縣廉能平恕吏民戴之陞浙江金

華府同知治行益著永樂初坐累謫戍興州未幾驛

召至京以左通政奉命諭交趾叛寇陳季擴還奏稱

旨復奉命往思州廉察田宗鼎等罪狀悉得其實還

除湖廣衡州府同知往捕桂陽州峒寇龍卯銘衆說

言卯銘已死素易不信已而果獲送京師有鋪卒訴

年老惟一子今爲虎所噬素易爲文檄山神明曰虎

死道側後有告衡州民匿谷廩人櫛貨財不送官者

上官併劾素易不舉坐是死獄中人多惜之按蘇

子瞻謂韓文公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鐸李

逢吉之謗是則素易之謂矣八月丁酉朔日食

九月北京宮殿將成欽天監言明年正月初一日

上吉宜御新殿遂遣夏原吉齋勅召皇太子期十二

月終至北京山東青州府諸城縣進龍馬縣馬嘗

有牝於海濱者一日雲霧晦暝有物蜿蜒與馬接至

是產駒麟臄肉髮體具龍文其色青蒼蓋龍馬云

四

冬十月乙卯湖廣辰州府同知劉叔慈卒叔慈廬

陵人初爲沅陵知縣以愛民爲務勤於撫綏縣介溪

峒先是民多困徭役竄山谷叔慈至流徙者悉歸復

業有爭訟不治以法爲開諭再三心服而後遣之陞

北京行部員外郎時置行部未久且饑饉相仍庶務

叢脞凡中外造作財物率取具焉董役者皆中官氣

勢尤不可近以叔慈廉勤不敢加侮尋召修永樂大

典沅陵民累累陳乞還叔慈遂陞辰州府同知一州

七邑之民得叔慈如得父母及建北京宮殿率郡民

就役歲餘卒於北京郡民在役者皆悲慕之具殯祭

役滿而歸相率載其喪塋辰州叔慈存心厚臨事果
並多惠政云 皇太子過滁州登瑯琊山指示楊士
奇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歎歐陽脩立朝正言不易
得今人知愛其文而知其忠者鮮矣蓋皇太子爲文
章尤善脩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獨脩有雍容和平氣
象允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刊脩文以賜羣臣且諭之
曰脩之賢非止於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
之 十一月 皇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步陵
旁張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
退者老進謁有知太祖龍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賜
勞優厚 以明年御新殿受朝詔天下 皇太子過
鄆縣見民男女持筐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
對曰歲荒以爲食皇太子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
民男女皆衣百結竈釜傾仆歎曰民隱不上聞至此
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老問其疾苦輟所食賜之
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
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
止今年秋稅皇太子曰民餓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宜
速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
六斗汝毋懼擅發倉廩吾見上當自奏也 二月

憲集卷九

五

庚

乙卯皇太子太孫將薨行在夏原吉先入奏 上
喜賜鈔一百錠命諸司先期分官出候于良鄉 戊
午立春 上御奉天殿文武羣臣行賀禮 是日皇
太子奏前過山東境內遇民饑即令布政司發粟賑
之 上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
之故舊況百姓吾之赤子乎 初營建北京凡廊社
郊祀壇場宮殿門闕規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過
之復於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東安門外東南建十
王邸通爲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樂十五年六月
興工至是成陞營繕司郎中蔡信爲工部右侍郎營
膳所副吳福慶等七員爲所正丞楊青等六員爲所
副以木瓦匠金珩等二十三人爲所丞賜督工文武
官員及軍民夫匠鈔各有差
辛丑十九年春正月甲子朔 上以北京郊社及宮殿成
是日早躬詣太廟奉安五廟太皇太后神主命皇太
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厚土皇地祇神主皇太
孫詣社稷壇奉安太社太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
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禮畢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
戊寅大赦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佑繼承大寶統
馭萬方祇勤撫綏夙夜無間乃者倣成周卜洛之規

憲集卷九

六

甲

建立兩京爲子孫帝王永遠之業爰自經營以來賴天下臣民殫心竭力趨事赴工今宮殿告成朕御正朝祇事天地宗社眷懷黎庶嘉與維新弘敷寬卹之仁用治好生之德大赦天下 改楊士奇爲左春坊大學士 二月 虜寇寧夏 三月 上御奉天殿試禮部中式舉人及前科未廷試舉人凡二百一人賜曾鶴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薛瑄劉球于謙 夏四月 庚子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 翰林侍讀李時勉侍講鄒緝等言事其畧曰天下有司官吏不能皆賢屢蒙勅監察御史按察司考覈黜陟

憲錄卷九

七

何

而所司不加詳察其重厚廉介不能逢迎阿附者多考平常而貪墨姦詭善於趨媚者多考稱職人無勸懲宜歲勅按察司廉正官徧歷郡縣察其治行仍命監察御史覆覈具奏果勤慎廉能政績顯著者請加資增秩以勵其志貪黷倍兢怠政廢職者請即時黜罰以懲其餘如有善不舉有惡不糾致賢否混淆他日廉勤得出罪坐所考之官又言連年四方蠻夷朝貢之使相望於道實罷敝中國宜明詔海外諸國近者二年遠者五年一來朝貢庶幾官民兩便又言江西湖廣浙江并直隸應天等府縣秋糧每年運赴北

京道遠運困能未盡之弊漕糴徐州濟寧濱河置立倉廩量地遠近分撥運納別設法運至北京少紓民力又言近年營建北京官軍悉力赴工役及餘丁不得生理衣食不給有可矜憫宜勅軍官加意撫恤增給月糧寬餘丁差徭使給其家又言比來兵政不修武備廢弛宜勅內外武臣各整部伍以時操練用備不虞從之 勅吏部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 禮部左侍郎儀智乞致仕賜勅獎諭遣歸智侍皇太孫數年啓迪匡益克盡其誠至是年八十歸 五月 陞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桓羅通等俱爲知州時暹等應詔言事頗訐直 上嘉納之然其詞侵工部尚書李慶等慶等不能平數請於上罪之上曰敬天故求言今罪言者是逆天可乎又曰朕於今欲聞過古之明主皆獎直言今汝數請罪之是欲朕爲何如主且彼所言汝等過失若誠有即因而改之豈不有益果若無之於汝何損今罪之將重其名而益朕與汝等之過矣慶等慙而退然上猶慮慶等或害之故悉陞外任云 交趾總兵官李彬言交趾新附其地荒遠不通餽運乞依各都司衛所例分軍屯田以供糧餉約十分爲率度地險易

憲錄卷九

八

何

實壬

量事緩急以爲屯守征調之多寡其各衛土軍雖隸兵籍然攻戰之際心持兩端往往不得其死力今議屯田分數土軍居多官軍居少從之 六月 秋七月 八月辛卯朔日食 九月 冬十月 阿魯台叛數寇邊 十一月 上以北虜攜貳命尚書夏原吉方賓呂震吳中等議將親征原吉等共議宜且休養兵民而嚴勅邊將備禦未奏會上召賓賓言今糧儲不足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即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而吳中入對與方賓同上以邊廩空虛不憚召原吉繫獄大理寺丞鄒師顏嘗署戶部并繫之於是賓懼遂自經死 十二月 以李慶爲兵部尚書

實壬

九

言

實壬

十

言

遣其子來朝數年畜牧益蕃生聚益富而克性之心復萌其朝貢之使既歸往往就途劫掠朝廷使者至彼或恣慢侮亦有拘留之不以禮待者其部屬屢爲邊患每因其使行戒諭之而怙終不悛至是大寇興和親征之議遂決在廷文武之臣羣謀僉同命五府整兵戶部理餽餼誨日啓行遂誓將士 丁丑以親征告天地宗廟社稷戊寅輟祭于承天門遣官告旗纛太歲風雲雷雨等神車駕發北京遣官祭居庸山川 辛巳駐蹕雞鳴山虜寇興和者聞 上親征遂夜遁諸將請急追之上曰虜非有他計能譬諸狼貪一得所欲急走追之徒勞少俟草青馬肥道開平踰應昌出其不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晚 夏四月 辛丑駐蹕龍門戌卒言虜倉猝遁去遺馬二千餘匹於洗馬嶺勅宣府指揮王禮盡收入城 乙卯駐蹕雲州閱兵顧謂侍臣曰今從征之士皆各處簡擇來者若不閱習何以禦敵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又曰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策朕所以慎重而不敢忽也 五月 辛酉端午節駐蹕獨石賜隨征文武羣臣宴 乙丑車駕度偏嶺命將士獵於道傍山下 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卒隨朕征討道中惟牧獵可

以馳馬揮戈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耳 丁卯大閱諸將口兵行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熟行陣猝遇寇至麾之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節矣 戊辰觀士卒射一小旗發皆中賜牛羊各一鈔二錠銀碗二 上曰賞重則人勸是日上親製平虜三曲俾將士歌以自勵 庚午召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升寧陽侯陳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隆平侯張信應城伯孫亨新寧伯譚忠興安伯徐亨令就營中馳射 上親觀之

軍實錄

十一

惟輔升懋連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罷其領兵之任張信托病不至降充辦事官 上謂諸將曰爲將之道勇智貴兼全弓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筭深遠無所遺失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勇而無智一卒之能耳汝曹勉之 辛未車駕發臨寧次西涼亭西涼亭者故元往來巡游之所 上望其類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爲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况一亭乎可以爲殷鑒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 癸酉車駕發西涼亭次閔安下令軍

中牧放樵採皆不得出長圍之外時營陣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 上顧侍臣論用兵之法因召諸將諭曰卿等嘗從朕征討百戰成功試言今日驅除此寇之策諸將叩頭言臣等淺陋惟成算是命上曰兵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取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至於同列尤須和協一

軍實錄

十一

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奮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爾等勉之 癸未車駕發威鎮次行州命戶部以山西河南山東所運糧六萬餘石儲於山海 六月丙戌朔癸巳車駕次威遠川開平報虜復攻萬全 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之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徑搗其巢穴故爲此牽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喪膽况敢攻城哉不足慮也秋七月丙辰朔 己未車駕次殺胡原前鋒都督朱榮等獲阿魯台部屬送御營備言阿魯台所部聞大

軍出皆憂懼日有背叛而遁者繼聞車駕親征阿魯
台舉家惴慄其母及妻問之罵曰大明皇帝何貧爾
而必欲爲逆天負恩事爾死固宜而使吾屬駢首就
縛而僞囚將死無葬身處皆汝所貽禍也阿魯台盡
棄其馬駝牛羊輜重于潤樂海之側與其家屬直北
走矣上曰默窮則走然此點虜未當違信或挾詭
謀示弱以誤我不可不嚴備前哨繼獲虜部曲亦言
虜悉衆夜遁矣驗之而信召都督朱榮吳成等還發
兵盡收虜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上召文武羣臣
論曰朕非欲窮兵黷武虜爲邊患驅之足矣將士遠

東華集卷九

生

索

來亦宜休息遂命旋師是夜召諸將諭曰阿魯台
取爲悖逆者以有兀良哈爲之羽翼也今阿魯台遠
遁而兀良哈尚敢入寇當還師剪之諸將請分兵進
擊遂簡步騎二萬分五道以行且授之方畧曰兵貴
神速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可也諸將頓首受命上
曰官軍至彼虜必西走朕當以兵從西要之遂率精
騎數萬馳往命鄭亨王通薛祿將之庚午上率師
至屈裂兒河虜寇數萬餘驅牛馬車輜西奔陷山澤
中上麾騎兵爲左右翼齊進寇望官軍勢盛欲突而
走上率前鋒衝之斬首數百級寇自蹂踐死者相枕

藉餘衆散走上乘高望之見寇復聚乃麾兵繞山出
其右又分兵渡河斷其後又麾兵出其左先令甲士
持神機弩伏深林中戒曰寇經此則發又命嚴陣山
下以待已而寇盡棄其輜重馳突而左上麾御前騎
上與山下兵馳追之寇驚走而林間神機弩競發寇
大潰死傷不可數計餘寇尚數百人躍馬而走走上曰
必有首虜在其中須擊之率騎兵追奔三十餘里抵
其巢穴斬首虜數十人生擒其黨伯兒伯克等盡收
其人口牛羊駝馬焚其輜重兵器幕次豐潤屯諸將
皆頓首賀上曰用兵吾豈得已哉諸將曰天道福

東華集卷九

古

索

善禍淫陛下奉天伐罪以保寧兆民豈過舉也乙
亥工部尚書宋禮卒禮河南永寧人洪武中由太學
生擢山西按察僉事坐事左遷上即位歷陞工部尚
書治河及營建北京命取材于蜀伐山通道深入險
阻然馭下嚴刻小過輒繩以法在蜀數年民苦其酷
云八月乙酉朔以班師遣書諭皇太子及頒詔
天下九月乙卯朔丁巳車駕度居庸關次龍虎
臺餐隨駕將校北京文武大臣迎見壬戌昧爽上
乘法駕入京城躬告天地宗廟社稷畢御奉天門朝
百官上表賀平胡建楊士奇呂震襄義下錦衣獄

以士奇輔導有闕震堦戶部主事張鶴朝參失儀
太子以震故曲宥之而義在側不言故也 尋釋楊
士奇復左春坊大學士 冬十月 十一月 十二
月 閏十二月 阿魯台弑其主本雅失理自稱可
汗

二十一年春正月癸未朔 二月 三月 夏四月

瓦剌脫歡攻阿魯台敗之 五月 常山中護衛
總旗上諭上變告言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等糾合
羽林前衛指揮彭旭等舉兵將推趙王高燧為主而
謂不利於上及皇太子上命急捕賊既悉得遂召皇

軍實錄卷九

七

末

太子趙王及文武大臣皆至 上御右順門親鞠之
先是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皇太子處分皇
太子往往裁抑宦寺宦官黃儼江保等尤見疎斥儼
等日讒之於上且素厚高燧常陰爲之地因僞造毀
輿之言傳播於外謂上注意高燧以誑誘外人由是
賢等遂起邪心欽天監官王軻成與賢厚密言於賢
曰觀天象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孟
三常山左護衛老軍馬恕田子和興州後屯衛老軍
高正通州右衛鎮撫陳凱等日夜潛謀連結貴近圖
就宮中進毒藥於上候上晏駕即以兵劫內庫兵伏

極實分兵執府部大臣豫令高正僞譟遺詔付中官
楊慶養子至期從禁中議以御寶領出廢皇太子而
立趙王高燧爲帝布置已定正容以告其甥瑜瑜曰
此舅氏滅族之計力止不從瑜遂入告 上覽僞譟
遺詔震怒立捕楊慶養子誅之顧高燧曰爾爲之耶
高燧惴惴不能言皇太子爲之營解曰高燧必不與
謀此下人所爲耳上命文武大臣及三法司鞫治羣
臣奏賢等所犯大逆具有顯實當並寘極典上曰即
日先籍其家王射成以天象誘人速誅之賢等更加
窮鞫母令速死遂下錦衣衛研治尋併其黨悉誅之

軍實錄卷九

六

末

六月庚戌朔日食 秋七月 虜中有來降者言
阿魯台將犯邊 上召諸將諭曰去秋此寇犯興和
朕率師擣其巢穴復東剿其黨元良哈之衆其窮亦
甚矣今以朕既得志必不復出故萌妄念朕當率兵
先馳塞外以待之虜不虞吾兵已出而輕肆妄動我
因其勢而擊之破之必矣諸將皆曰善是日命柳升
陳英將中軍鄭亨孟瑛張輔李安王通徐亨將左右
軍陳懋等將前鋒先馳攻之 八月 宴勞大營五
軍諸將因大閱遂發京師楊榮扈從 甲寅車駕發
宣府次沙嶺賜諸將內廐馬 庚申車駕次萬全兵

民有進馬牛瓜等物者命倍時值酬之 禮部左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柳梅靈芝且奏太嶽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匝不散又山石產靈芝尚書呂震率百官進賀 上曰朕創建太和山宮殿上資福於皇考皇妣下為天下生民祈福初非為己且朕德涼薄不敢恃此為祥其勿賀 九月己卯朔駐蹕沙城朝鮮國王李禔遣陪臣崔雲詣軍門奏事令還北京待命 虜中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其妻子來降言阿魯台今夏為瓦剌順寧王脫歡等所敗部落潰散無所屬今若聞天兵復出必疾走遠避

宣德錄卷九

七

成

豈復敢萌南向之意命賜酒饌衣服且授阿失帖木兒等俱正千戶 冬十月戊申朔 陳懋等以韃靼王子及其部屬來降封也先土干為忠勇王賜名曰金忠也先土干之來也其甥把台罕實贊之遂授把台罕都督俱賜冠帶織金襲衣左右皆贊上功德之盛上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言胡越一家有矜大自得之意朕所不取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無慮兵甲不用斯朕志也 遣書諭皇太子以也先土干納款之故遂下詔班師 車駕發萬全 十一月戊寅朔 車駕次懷來在京諸司遣官迎見 甲

申車駕至京師謁告天地宗廟社稷畢御奉天門文武羣臣上表賀 賜忠勇王金忠誥券金印朝服玉帶織金文綺 皇太子聞內侍黃儼江保數造危語譖之於上召楊士奇至文華殿語之故因歎曰天可欺乎非賴至尊聖明尚得在此哉士奇對曰殿下益宜自處盡道皇太子曰盡心子職而已他有何道十二月 交趾上供絹千七百四十七疋漆三千斤蘇木五千斤翠羽三千箇扇萬把其供自十四年始歲有增損而是歲獨贏

成

二十二年春正月戊寅朔 大同開平中將並奏虜

宣德錄卷九

六

書

寇阿魯台所部侵掠邊境初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數為邊患請發兵討之願為前鋒自效 上曰兵豈堪數動朕固厭之矣忠曰雖天地大德無物不容其如邊人荼毒何時可已上曰卿意甚善但事須有名姑待之是日邊報至召公侯大臣計之且告以金忠之意羣臣奏曰忠言不可拒逆賊不可縱邊患不可坐視用兵之名不得避也惟上決之上可其奏即日勅緣邊諸將整兵以候 二月 三月 上御奉天門策禮部中式舉人賜進士邢寬等一百五十人是科得軒親耿九疇 戊寅大閱 天禧寺將成賜名

大報恩寺 夏四月 戊申以親征胡寇命皇太子

告天地宗廟社稷遣官祭旗纛山川等神 巳酉車

駕發北京楊榮金幼孜扈從 癸丑遣太常寺官祭

告居庸山川車駕度居庸關 庚午車駕次隱寧

五月巳亥朔 車駕次威虜鎮 大名府濬縣螭蟠

生知縣王士廉齋戒僚屬耆民禱于八蜡祠士廉以

失政自責越三日有烏萬數食蝗殆盡皇太子聞而

嘉之顧侍臣曰此誠意所格人患無誠耳苟出於誠

何求不得 乙卯車駕次開平 甲申 上召大學

士楊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夕三鼓夢有若

實錄卷九

九

世所畫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

也豈天屬意此冠部屬乎榮對曰陛下好生惡殺誠

格于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崑岡玉石俱燬

惟陛下留意上曰卿言合朕意豈以一人有罪罰及

無辜即命革勅遣中官伯力哥及所獲胡寇齎往虜

中諭其部落曰往者阿魯台窮極歸朕朕待之甚厚

爾等所知朕何負於彼而比年以來寇掠不止朕間

者以天人之怒再率師討之如徇將士之志雷霆

之威爾等豈復有熒類朕體上帝好生之仁亦猶冀

其或改而自新也今王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其

所部頭目以下悉無所問有能敬順天道輸誠來朝

悉待以至誠優與恩賚毋懷二三以貽後悔 壬辰

車駕次長樂鎮楊榮金幼孜侍 上曰漢高祖過栢

人廬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思於天下同樂何時而庶

幾也榮等對曰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 巡按

浙江御史王復奏浙江麗水福建政和二縣賊首周

叔光王均亮等聚眾劫掠漸致滋蔓請兵剿之 上

命兵部尚書李慶等率兵捕之楊榮金幼孜曰此愚

民無知或爲有司所苦或窘於衣食逃竄山林求活

朝暮耳若寬而撫之當各散矣急之恐未易獲且堅

實錄卷九

十

其爲盜之心况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上曰卿言

良是可令巡按御史及浙江福建三司招撫如負固

不服調軍剿之未遲 丙申車駕次清鎮即元之應

昌路是日兩重車皆在後 上諭諸將曰輜重者六

軍所恃以爲命兵法無輜重無糧食無委積皆危道

曹操所以屈袁紹者先盡其輜重今諸軍皆至而重

車在後爾等獨不遠慮耶遂命分兵接之 浙江處

州知府謝子襄卒子襄江西新淦人洪武末以人才

薦授青田知縣實心爲政上下感孚陞處州知府郡

多虎及旱蝗子襄禱于神大雨二日蝗盡死虎遁去

嘗有盜竊官鈔即投檄城隍盜方閱所竊于室忽疾風入室捲墮市中因遂獲盜有盜牛鬻於市將屠之牛逸至子襄前俛首若訴者遣人訪問得實追還其主軍校吳米嘯聚山谷時出爲民患朝廷發官軍二千勦之處人大恐子襄適至止軍城中毋出以計掩捕之兵不勞而民賴以安先後歷官三十年不以家累隨 丁酉駐蹕清平鎮 已亥車駕次威遠川

六月甲辰朔 帝出塞已久尚未抵賊巢而士卒多艱楊榮金幼孜夙夜計慮奏言虜已遠遁遂獲班師之命 戊午車駕次玉沙泉 已未車駕次龍武岡

宣宗

主

章

庚申車駕次天馬峯復行數十里陳懋等遣人奏臣等已至峯間納木兒河彌望荒塵野草鷹隼影不見車轍馬跡漫滅疑其道已久矣 上遣張輔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懋及金忠前行規賊 癸亥車駕次連秀坡陳懋金忠引兵抵白邨山咸無所遇以糧盡還於是英國公張輔奏願假臣等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 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楊榮金幼孜言是卿等且休矣 甲子車駕次翠雲屯召張輔等論曰昨日之言朕思之不可易也古王者制

夷狄之患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孽虜所存無幾茫茫廣漠之地譬如求一粟於滄海可得耶吾寧失有罪不欲重勞將士朕志定矣遂命班師 秋七月甲戌朔 庚辰車駕次清水源道傍有石崖高數十丈命楊榮金幼孜刻石紀行曰使後世知朕親征過此也 丁亥車駕次翠微岡 上御輦殿憑几而坐楊榮金幼孜侍上顧問內侍海壽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八月中可至上頷之既而論榮幼孜曰東

官歷涉年久收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榮幼孜對曰殿下孝友仁

宣宗

主

厚天下屬心允稱皇上付託上喜顧太監馬雲賜榮幼孜羊酒 戊子車駕次雙流灤以旋師遣禮部尚書呂震齋書諭皇太子并詔告天下 已丑車駕次蒼崖戌 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瞭毋忽 庚寅車駕次榆木川上大漸遺命傳位皇太子且云喪服禮儀一遵 太祖皇帝遺制 辛卯上崩太監馬雲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發喪密與楊榮金幼孜議喪事一遵古禮合斂畢載以龍輦所至御輦朝夕上食如常儀 壬辰龍輦次雙畢峯楊榮等奉遺命馳訃皇太子 八月癸卯朔 甲辰楊榮

及御馬監少監海壽至自行在致 大行皇帝遺命
皇太子哭慟幾絕進榮等問故復慟哭皇太孫親王
以下皆慟哭易服宮中設几筵朝夕哭奠皇太子命
皇太孫馳赴開平恭迎大行皇帝龍輦以先帝所賜
東宮圖書親授之曰此大行皇帝初授我者今吾以
授汝但有事來報來即用此識之皇太孫稽首受之
遂行皇太子命行營大小官軍悉聽皇太孫節制
乙巳百官素服朝夕哭臨恩善門外 已酉龍輦次
鵬鵠皇太孫至御營哭迎軍中始發喪六軍號慟
壬子皇太孫奉龍輦及郊皇太子親王及文武羣臣

實錄卷九

五

皆衰服哭迎至大內奉安于仁智殿 丁巳以嗣位
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 皇太子躬告几筵即皇帝
位朝羣臣大赦天下以明年爲洪熙元年 戊午復
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官初 大行皇帝凶問至之三
日首釋原吉於獄慰勞之咨以國事至是復其官原
吉言在獄時喪母未克成服乞賜歸葬且終憂制
上曰卿老成人今國大喪正望相與共濟艱難安得
遽去賜原吉米十石鈔一萬貫胡椒一百斤令遣家
屬設毋喪歸葬仍命兵部給驛舟有司治葬事 陞
楊榮爲太常寺卿金幼孜爲戶部右侍郎並仍兼文

淵閣大學士楊士奇爲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
士黃淮爲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榮幼孜士奇淮
俱掌內制備顧問不預所陞職務洗馬楊溥爲翰林
院學士正字金問爲翰林院修撰士奇謝恩畢聞新
新司賦棗於山東河南以供宮中香炭之用至八十
餘萬入將奏之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上望見士
奇謂蹇義曰新華蓋來必有說試共聽之士奇言恩
詔甫下兩日析薪司傳旨賦棗八十萬民何以堪上
喜曰吾固知學士必有說吾數日來宮中事叢勝此
是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審即命減其半 九月 禮

實錄卷九

五

部同文武羣臣進 大行皇帝尊諡曰體天弘道高
明廣運聖武初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仁孝
皇后尊諡曰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陞翰林侍讀王直爲侍讀學士侍講王英爲侍講
學士修撰林誌檢討錢習禮爲侍讀檢討余學夔五
經博士王達爲侍講 中軍都督府奏本府歷事監
生七人今考所治吏事皆勤慎請如例送吏部循次
授官 上曰爲士豈止習吏事而已吏事末也誠能
窮經博古達於修己治人之道於吏事何難此士習
日下率逐末以圖進取而昧於大經大法故用之往

往民而辱國自今監生歷事考績者仍令還監進
學俾由科舉進庶幾士皆可用官得其人於是通政
司引奏六科辦事監生二十人以滿日例應還監幸
逢維新之治願仍就六科辦事以圖報効上進二十
人者諭之曰諸生不患無位但當圖所以無忝于位
者勿徒懷倖進之心士有才德使人求而用之上也
而求用於人下也諸生宜立志國家教育爾等固將
用之無自汲汲其歸進學有成朕不汝遺時六科給
事中多闕諸生萌倖倖之心上灼知之故有是命

丙子召掌交趾布按二司事工部尚書黃福還京兵

纂錄元

壬

庭

部尚書陳洽兼掌交趾布按二司事 癸未禮部尚
書呂震奏 大皇帝遺命喪服一如 太祖高皇
帝倣漢制以日易月今已踰二十七日請上釋衰服
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上命六部都察院詳議以
聞震與部院共奏宜素服烏紗冠黑角帶羣臣皆從
君服上曰梓宮在殯朕何忍遽易自是臨朝素帶麻
衣麻經朝退仍衰服 改淮府長史王榮爲吏科左
給事中荆府長史曹曼齡爲翰林脩撰二人侍 上
於春宮凡書表奏及機務文字悉專之至是不欲其
去近侍故有是命 黜太常少卿周納爲交趾所屬

知府納末樂中爲祠祭郎中嘗上疏請封禪不許未
幾丁憂至是來朝上曰諛佞之人宜寬遠外不可以
玷朝班遂有是命 陞翰林脩撰陳循爲侍講 寧

王權奏欲來朝又言江西非其封國 上遣書答曰
叔欲來見感親愛之厚姪欲見叔亦切惓惓但祖訓
不敢違也所云江西非所封之國與各王封鎮不同
叔受之先帝已二十餘年爲國南屏非封鎮而何惟
叔審之 加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楊榮太子少傅
金幼孜太子少保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
仍諭之曰卿等皆國家舊臣祇事先帝二十餘年又

纂錄元

壬

庭

事朕於春宮今朕嗣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
闕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之言朕有不從悉
用此印密疏以聞盡誠相與庶幾不負祖宗付託之
重義等頓首受命 冬十月 冊妃張氏爲皇后
立皇太孫爲皇太子 大理寺奏決重囚令三法司
會內閣府部司科於承天門審錄 免逮安王貴變
巴東王貴煊爲庶人二人前嘗誣告其父有不軌謀
至是論羣臣曰正風化當自家族始遂有是命 禮
部引歲貢生奏送翰林院考試 上召楊士奇等論
曰百姓不得蒙福者由中令匪人守令匪人由學校

失教歲貢中有不通故事不明道理者此豈可授官
自今殿考試之法不在文詞之工拙但取有理致者
取之嚴則不學者不復萌僥倖之望而有嚮進之志
矣 十一月 御劄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
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洗
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爲奴者悉宥爲民給還田土
謫充軍者亦有爲民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
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租得
非百姓苦於正徭相率轉徙歟抑年饑衣食不給或
加以疫癘而死亡歟自今一切科徭務須撙節仍令
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早奏
賑恤有稽違者守令處重罪 改大理寺卿楊時習
爲交趾按察使紀諄爲交趾布政使召前峽山縣知
縣王謙爲大理寺右少卿謙初爲御史巡按江西言
事剴切上心識之故有是命 張輔李慶等奏請令
直隸及近京官軍更番於京師操備上諭之曰古者
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無廢屯種令
軍農事而後來先農事而遣歸庶不妨悞 遣御史
湯濂等十四人分巡天下考察官吏 陞戶部尚書
郭資爲太子太師命致仕 賜夏原吉繩愆糾繆錄

圖書諭勉之 上御西角門閱京官誥詞顧大學士
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義夏原吉皆先
帝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有未盡善者當盡
言遂取五人誥詞親製宸翰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
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
士奇等稽首曰此陛下聖德臣等其敢不勉 上諭
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者寓兵於農兵食自足無待
轉輸漢之屯田猶有古意先帝立屯種法用心甚至
迨後所司以徭徭擾之既違農時遂鮮收穫以致儲
蓄不充未免轉運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
不許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 按軍國之事備
邊爲急備邊之務兵食爲先屯田之法乃足食足兵
之要道而通商種鹽則又所以維持屯田於不壞者
也洪樂間唯純任此法所以邊圉富強不煩轉運而
蠲租之詔無歲無之也後來屯田鹽法漸非其舊而
邊餉不足軍民俱困矣豈其弊端固已濫觴於此而
況營私漁利者日滋其說乎 十二月 書各都布
按三司官姓名于奉天門西序先是 上諭蹇義李
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
名於屏朝夕省覽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

殿南廊特一觀之今府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布按三司官朕既不能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久則易忘爾吏部兵部具各都布按官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得時考其行事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 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西湖受房山之水流經城南出注海子凡三十餘里官常遣人往來巡視禁民不得取魚而並緣爲姦者其旁近之草及灌田之水民皆不得取至是 上命吏部悉罷之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況山

憲章錄卷十九

三

憲章錄卷第十九

憲章錄卷第二十

洪熙元年乙巳至宣德元年丙午

仁宗昭皇帝洪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命禮部鴻臚寺不作樂羣臣止行五拜三叩頭禮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於上曰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武之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不從次日震周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進曰陛下言是上曰山陵甫畢事忍遽即古朕明日亦不欲出震曰四方萬國之人遠朝新主皆欲一覩天顏固聖孝誠至亦宜勉徇下情上顧士奇四人曰禮過矣對曰誠如聖諭必欲俯徇輿情亦不宜備禮上從之故有是命 召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諭曰爲君以受直言爲賢爲臣以能直言爲賢不受直言則過益增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會從震所請今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卿等視朕行有未當但直言之母以不從爲慮各賜鈔一千貫文幣一襲 楊士奇黃淮俱奏辭尚書一俸從之楊榮金幼孜亦各辭尚書一俸 上曰卿等事皇考屢經扈從勤勞多矣况皇考賓天遠在塞外賴卿等盡力維持今與三俸豈爲過多榮等復

叩首請曰臣等祇事先帝莫非職分所當爲受此厚祿實所不安上曰朕非有私所與三俸其勿固辭

建弘文閣於思善門外上諭兵部尚書李慶等曰馬資於國用甚大然嘗思之當與民同其利漢文景時閭巷有馬千百爲羣蓋民生樂業馬自蕃息先帝嘗聽民間皆育馬然又急於官馬孳息以故民不暇於其私唯寬恤之庶幾可望民安物阜今後民間畜官馬者令二歲納駒一匹著爲令勅禮部太常寺今年正月十五日大祀天地神祇奉皇祖皇考配仍著典章垂憲萬世賜三公及兵部尚書天元玉曆

建弘文閣

二

本

祥異賦上初得此書以示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有二有感必應朕少侍太祖每教以慎修敬天朕未嘗敢忘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刊布上親製序罷給朝覲官牧馬初兵部尚書李慶以畿內之民困於牧馬乃請令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浙江江西湖廣七布政司及南北直隸府州縣文武衙門每官一員給馬一匹乘坐就令牧馬其羣生准民間例無者追陪都布按三司及衛所府州縣各衙門正官給兒馬佐貳首領官給騾馬俱從太僕寺及都司提督考較用寬畿內之民上命與羣臣議既而

慶復奏羣臣所議皆合遂下令榜示中外凡官員在京者令兵部給馬時朝覲官在京已給者過半大學士楊士奇密奏謂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責課與民同非貴賢賤畜之意請內批罷其事不報明日又入對請罷上曰吾偶忘之當即批出不爽也時陝西按察使陳智上章曰按察司官受太僕寺提督牧馬是風憲受制於人上遂御思善門諭士奇曰內批豈真忘邪念卿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耳今有名矣即出示智所上章命士奇據兒革勅止之已領馬者依洪武中欽給官員乘馬例不責其

建弘文閣

三

特

生息有虧損者不責其償未領者悉止勿給復謂士奇曰繼今今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論也勅平江伯陳瑄洪武中有令許運糧官船內附載已物以資私用今後准此令官府無得阻當擢解積期爲中書舍人積期前翰林學士縉之從子縉坐事下獄籍其家產徙邊至是召還以積期嘗工書故擢用之遣布政使周幹按察使胡縉參政葉春巡行應天鎮常蘇松嘉湖杭八府察民利病二月哈密遣人進疏黃上謂從前不聞哈密產此物先帝時亦不曾有進虜中既有疏黃則製造火

器不患無人猝遇戰鬪亦須有備勅大同宣府總兵知之 改兵部右侍郎張信爲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子孫世襲信英國公張輔從兄也 上嘗問輔所親輔以信對遂有是命 命國子祭酒胡儼爲太子賓客仍兼祭酒致仕 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呂震劉觀謂其實直沽名令御史劾謙誣罔 上雖不聽而心猶不懌命弋謙但坐司治事並不許朝參 陞前光祿署丞權謹爲文華殿大學士謹居家事母孝有司上其行驛召至京 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遂超陞是職 上諭禮書呂震曰往年劉儻從征交趾陷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於夫尚有旌典况大臣捐軀爲國可無褒恤其贈儻爲太子少傅謚節愍復嘆謂震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守義若身爲大臣惟阿順取容爲保祿固位之計國亦何賴 上以災異屢見而進言者鮮勅諭文武羣臣曰間因大理少卿弋謙所言過於矯激朕一時不懌羣臣迎合朕意交章奏其責直請置諸法朕但免謙朝參自是以來言者遂少朕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方負愧咎爾羣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勿以畫言爲戒庶幾君臣相與之

憲書卷三

四

義令弋謙朝參如故 命禮部以張玉朱能王真姚廣孝配享文皇帝廟庭 上諭刑部尚書金純等曰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身富貴而絕其祖宗父母古人求忠臣於孝子彼於父母尚不顧豈有誠心事君朕已決意不用此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須懲治今後有自宮者必不貸若加人官刑者朕亦惡之蓋官刑下死刑一等爾亦須嚴切禁止顧楊士奇等曰此事須以詔書行之 三月 趙王高燾之國彰德 命諸司在北京悉加行在二字復建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 改禮部左侍郎胡濙爲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祭酒 夏四月 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今年夏稅秋糧之半俾罷一切官買物料 賜皇太子圖書 擢儒士吳訥爲監察御史 鄭府審理俞建輔言伏讀制勅有曰爲國以得賢爲重事君以進賢爲忠臣竊以進賢之路莫重於科舉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爲出身之階其實才十無二三蓋有未嘗究心修己治人之道一旦掛名科目而使之臨政往往束手無爲職事廢弛民受其殃自今各處鄉試乞令有司先行審訪務通今博古行止端重者許令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辭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

憲書卷三

五

試尤加慎選及幾士務實學而國家有得賢之益

上諭禮部曰所言當理其即行之又曰科舉之士須南北兼收南人雖善文詞而北人厚重近累科所選北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取六分北取四分爾等其定議各布政司名數以聞

壬子 皇太子發北京 五月 上諭少師塞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言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受斯職未達政體而有可爲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無藉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諛則相與

憲纂卷十

六

第

爲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畧不用心安在其爲耳目也爾吏部自今慎慎選擢既又嘆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如都御史皆廉清公正各道御史雖間有不才亦當知畏憚今之不才者無畏憚矣爾其咨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 勅行在禮部行在翰林院修文皇帝實錄 庚辰上不豫召寒義楊士奇黃淮楊榮至思善門命士奇寫勅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 辛巳 上疾大漸遺詔天下傳位皇太子是日上崩于欽安殿宮中以皇太子未至未終喪沐浴襲莫飯含如禮 六月 辛丑 皇太子至自南京頒

遺詔於天下 庚戌 皇太子即皇帝位命文武百

官免賀免宣表止行五拜三叩頭禮遂頒詔人赦天下 罷浙江布政司叅議王和表昇陝西按察僉事韓憲爲民和等時皆坐贓罪遇赦行在吏部奏擬還職上曰士大夫當務廉耻古人不飲盜泉蓋惡其名也三人者皆貪汚豈可復任方面悉罷爲民 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縣在山谷土瘠民貧從來薄收去年尤甚今民食最艱採拾不給公私無措獨區驛頗有儲糧欲申明符報而民命危在旦夕已先借糧一千七百二十八石給之俟秋成還官 上謂夏原吉

憲纂卷十

七

仁

曰知縣所行良是朕聞近年有言不體人情苟有饑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民多饑死陶鎔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拘文法責其專擅 鎮守大同總兵鄭亨去年屯田子粒數上諭夏原吉曰邊軍屯田可省轉輸之勞卿等宜遣人覈實所積果多當如例賞之 上御西角門諭兵部尚書李慶等曰比聞陝西官軍調來京師操備河南山西官軍調往陝西甘肅備禦交互往來甚是勞費凡事當順人情若今陝西官軍就彼備禦河南山西官軍來京操備豈不兩便非徒省費人亦樂從爾兵部宜速行之毋令

疲於道路 廣寧中屯衛軍士馮述上言學校風化之原所以明人倫厚風俗今定遼金復海蓋五衛洪武中已建學設官而三萬潘陽廣寧義州諸衛尚未建學若緣邊軍衛並立學校以教官軍子弟使知忠君親上愛親敬長則禮義興而風俗厚矣 秋七月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 山東德平縣儒學訓導年富言天下儒學文廟以崇祀先聖先賢近年以來十哲及兩廡從祀先賢或置木牌或爲塑像或封爵差訛或位次失序甚者闕而不置皆有司因循

憲臺卷三

人

仁

所致乞依洪武中定例重加考校刊布內外永爲定規 上曰朝廷崇儒重道爲緊要事而有司不得人如此命禮部即考正頒示天下 順天府懷柔縣知縣邵原亨奏本縣山場舊禁樵採輪官薪炭措辦實難今自黃花鎮東至紅螺山去天壽山已遠乞弛禁以便民 上可其奏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曰弛禁便民朕所不吝若採之無節恣意砍伐則材木易竭宜令以時取之仍禁傷其根本庶幾可常資用 南京地震 漢王高煦陳奏利國安民四事 上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既而顧侍臣曰永樂中皇祖

憲臺卷三

九

仁

嘗論皇考及朕謂此叔有異心宜備之然皇考德之極厚如今日所言果出於誠則是舊心已革不可不順從也 巡按四川御史何文淵言太祖今天下州縣設立老人必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者使勸民爲善鄉閭爭訟亦使理斷下有益於民事上有助於官司此誠良法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僕隸或規避差科縣官不問年德如何輒令充役使得憑藉官府肆虐閭閻或因民訟大肆貪婪或假公文橫加搔擾妄張威福顛倒是非或遇上司按臨巧進讒言易置賢否變亂白黑挾制官府比有犯者謹以按問如律切慮天下州縣類有此等請加禁約上諭行在戶部曰必申明洪武舊制選年高有德者充之違者併有司皆寘諸法 閏七月 翰林學士楊溥等奏納弘文閣印各還原任 勅禮部纂修仁宗昭皇帝實錄 八月 行在工部奏內府供用紵絲紗羅計九千疋請下蘇杭等府織造 上曰供用之物雖不可缺然當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減半造又諭尚書吳中等曰昔魏徵告唐太宗每以恤民爲言卿等其體此意 九月 奉仁宗柩葬獻陵 大理寺卿虞謙奏通州衛千戶趙璉侵用軍糧二十石應斬 上曰

五品軍官子孫世襲而以二十石糧養身何異割股而藏珠者免死發邊衛充軍立功無功乃坐原罪

冬十月丙寅朔日食擢儒士楊翥為行在翰林院

檢討復檀凱思州府通判凱為通判九載當陞其

民詣闕言凱廉介豈弟乞復其任吏部以聞上歎

曰貴州至比京甚遠民跋涉艱難求其復任必其撫

字有道命吏部即遣還任予正五品俸以優之因顧

侍臣曰爵祿所以勸士朕聞古人制祿之意有三曰

優外官優小吏優故老優外官勉其治民無侵於下

優小吏俾其廉潔優故老尊其宿德況州縣官之賢

軍機手

十

本

者先朝恒加祿矣通判外官可不優之乎都御史

劉觀王軫李素奏舉才能之士前應天府尹于潛等

十餘人上曰卿大臣所舉必當昔孫抃言吾輔政

無功惟薦一二臺臣無愧卿等必能知此復諭之曰

古者除官則署舉主姓名貪穢則連坐今亦當循此

法十一月工部尚書吳中言製造御用朱紅錢

金龍鳳器用物料不足請買於民間上曰漢文服

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慕之以儉約

率下所造服食器用當從朴素不煩華靡所用物料

就庫藏中給用不必買於民雙流縣知縣孔友諒

言六事一曰汰冗員二曰任風憲三曰重守令四曰

慎科目五曰厚俸祿以養賢六曰薄征徭命行在禮

部會議行之總交趾布政司按察司事兵部尚書

陳洽奏賊首黎利名雖求降實則攜二招聚逆黨日

以滋蔓竄勅總兵者早戒此賊以靖邊方上覽奏

勅榮昌伯陳智安平伯李安都督方政及交趾三司

曰反賊黎利包藏禍心已非一日信庸人之言惟事

招撫延今八年終不聽命養成猖獗之勢使忠臣無

辜而罹害良民被毒而未厭其誰之過勅至陳智方

政專督進兵務在協和成功不許緩機誤事若來春

軍機手

十

本

捷報不至責有所歸十二月上罷朝御左順門

尚書蹇義等侍因論及漢光武保全功臣事義曰光

武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不用所以保全上曰功臣

固貴保全而人才不可廢置伊尹相湯伐桀為商阿

衡閔天散宜生之徒相武王伐紂未嘗不見用於當

時參陵平勃輔安漢室皆高帝之舊臣况天生賢才

以為世用彼誠有公輔之器國家推誠心倚任之固

無不保全者矣以其為功臣置而弗用亦過矣我朝

於將臣擇其德望才幹者分掌五府而軍國大政悉

決於朝廷彼得效用而大權出於上用人之道保全

之意亦可謂兼盡矣

宣宗章皇帝宣德元年春正月丙申朔遣使齎

命瓦剌賢義王子捏烈忽襲王爵遣使祭故哈密

忠順王免力帖木兒仍命其姪卜荅失理嗣封忠順

王上以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復書報謝有言

於上曰漢府所遣來者多是窺覷朝廷之事特以進

獻為名上曰吾惟推誠以待之耳二月免邊衛

軍上歲辦柴炭初都督府歲供柴炭役及邊軍至是

陽武侯薛祿言宣府懷安永寧諸衛俱臨邊境將士

常嚴守備又令採辦柴炭致多逋逃乞罷其役上諭

事類

上

度

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邊衛軍士專務守備何得勞

以他役柴雖山谷所有運送甚艱宜其有逃避者其

即免之自今凡有差用軍民必須計議停當而行不

可輕率禮部進耕籍田儀注上觀之謂侍臣曰

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

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為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

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

耕矣農夫勤苦終歲猶不免於饑寒國家誠輕徭薄

歛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樂於耕稼不待勸率

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侍臣對曰先王制禮有

本有文陛下之言及此宗社蒼生之福也工部尚

書吳中奏造軍器熟鐵請於江南諸處採買道遠恐

不及期今擬發民往遵化鐵冶先運鐵二十萬斤備

用上曰遵化既有鐵何用買於江南况鐵重滯遠

運尤更勞民今當農時而有此役官吏里胥逼迫民

必妨廢農功止取於遵化足矣司苑局言上供蔬

菜當用芻稽三千束蘆葦蒲五千束麻千斤例當順

天府取給上曰內用蔬菜幾何而取於民如此可

三分減二顧謂侍臣曰大禹惡衣菲食惟恐奉養之

過勞民費財朕安可以園蔬重費百姓三月順

事類

上

仁

天府官引京城坊廂里老人等入見上諭之曰京

師五方之民雜居習尚不同朝廷供億百需以其便

近多所責辦視外郡尤煩勞皆朕所悉今嗣承大統

期與海內相安於無事矧京師乎爾為民者胥相訓

告勤務本業孝親敬長和睦隣里不事游惰不作淫

巧不犯憲章則為良民有司體朝廷之心視民如子

恤其饑寒均其徭役撫綏良善詰治奸慝俾吾民樂

生則為良有司朝廷於為善者賞之為惡者罰之賞

罰之典皆祖宗成憲朕不敢違時紀元之初政令維

新京師之民拱聽聖諭莫不稱慶交趾總兵陳智

方政討叛寇黎利數萬書陳治亂 上遣勅切

責吏部言徵至稅戶人材多有言老疾欲循例令

子姪代者上曰古人言有恒產者有恒心今國家用

稅戶人材意亦如此其老疾聽以子姪代但須考驗

而後用之 夏四月 命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

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瑛充叅將往交趾征勦叛寇撫

安軍民仍命尚書陳洽叅贊軍務 上視朝罷御文

華殿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 上曰 太祖皇

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

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又云若有一

書

古

本

自不付量來擾我邊彼為不祥彼不為中國患而我

興兵伐之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彊貪

一時戰功無故興兵切記不可後因黎氏弑其國主

毒害國人太宗皇帝不得已有吊伐之師初意但討

平黎賊之後即求前王子孫立之蓋與滅繼絕之盛

心也而前王子孫為黎賊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請

建郡縣置官守非出太宗本心自是以來交趾無歲

不用兵一方生靈遭殺已多中國之人亦疲於奔走

甚矣皇考常念及之深為惻然故即位之詔於彼特

原昨日遣將出師朕通夕不寧誠不忍生靈之無辜

也反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為一國

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

義等皆未有對 上曰此固不肯祖宗之心義原吉

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今小醜作孽何

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勞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

望願更思之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陛下

此心固天與祖宗之心交趾於唐虞三代皆在荒服

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為聖君

漢唐以來交趾雖嘗為郡縣叛服不常喪師費財不

可殫紀漢元帝時珠厓反發兵擊之連年不定有司

書

辛

庚

議罷珠厓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

如此況陛下父母天下何用與此豺豕輩校得失耶

原吉曰容臣等四人更審思以對上曰但朕素志如

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明日士奇榮奏事畢上曰昨

日所論交趾事朕意有在矣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

可以遽言耳 禮部尚書呂震卒震陝西臨潼人年

二十中鄉舉下第為太學生擢山東按察司試僉事

入為北行部主事靖難兵起震侍仁宗居守末樂初

陞大理卿進刑部尚書改禮部震為人罔上屬下界

無顧忌久而朝廷益厭之特念效勞守城故不之棄

云 以胡濙爲行在禮部尚書 吏部尚書蹇義等奏請選官 上諭之曰庶官賢否關國家之治亂準鈐衡者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一事得人則一事理一邑得人則一邑安推之庶政達之天下無二致也朕嗣承祖宗大統維新治理以安民生選賢任能尤爲切要古人取士於鄉以其道藝著聞有素後世以言貌求其底蘊蓋亦難矣况篤實之士率多恬退便僻之才巧於進取非至公無以勝私非至明不能格物嚴選舉以遏冗濫精考核以防矯僞母俾小人貽患於民斯其善矣古之大臣以賢事君國家膺福蒼生

羣象

其

受惠聲名流芳於永世卿等勉之 釋義勇衛軍羣兒等死罪初羣兒妻毛氏有淫行李宣者嘗以告羣兒羣兒數箠擊毛欲殺之毛於是誣羣兒與宣等九人強劫校尉陳貴家財御史悉論罪當斬貴被劫之日宣等各有事他適實不爲盜擊登聞鼓訴究給事中李庸以聞 上曰平人豈可枉殺果以事他適常有證驗命都察院辨之至是行勘他適有驗實不爲盜上命釋羣兒等毛氏論死論左都御史劉觀曰昔隋煬帝令王士澄治盜但有疑似輒加考掠同日斬決二千餘人其中六七人者盜發之日先禁他所

不勝楚毒亦自誣服有司明知不復執奏今非各人自陳豈不冤抑而死是爾等皆士澄也宜戒約諸道凡治獄必察實情此事若已論決朕必不汝貸矣

御製外戚事鑒及歷代臣鑒二書成頒賜羣臣及外戚 戶部奏比者山東直隸府言民艱食請借官糧賑濟而未見開報饑民多寡之數請覆勘然後給上曰民饑無食濟之當如拯溺拯焚不可少緩若待覆勘而行豈不有餓死者宜遣人馳驛往山東令布政司與府官就便分給庶幾有濟 五月 諭三法司曰古者孟夏斷薄刑出輕繫仲夏拔重囚益其食所

羣象

其

以順時令重人命也我祖宗之時每遇隆寒盛暑必命法司審錄囚繫卿等皆先朝舊臣所聞知者朕體祖宗之心敬慎刑獄冀不枉民命今天氣漸炎不分輕重而悉繫之非欽恤之道古人謂刑爲祥刑以其用之至當足以召和氣福國家卿等當體此心卽量情罪輕重而區別之務存平恕毋致深刻 下詔赦交趾有罪者 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篤剖肝煮液飲之而愈宜旌表 上曰爲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割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况 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

若旌表使愚人做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戊申午朝退 上語侍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譴暹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且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夫又曰朕八九歲讀書皇考臨視親舉筆寫是詩以示且問曰解不對曰稼穡艱難在此也皇考笑而頷之自是常教以農事銘於心不敢忘今宮車不復還矣言已淚下如注以纂脩實錄勅召金幼孜楊溥錢習禮陳敬宗陳循劉永清等時幼孜敬宗永清以憂去溥習禮循請告省親故也 復黃子威爲松江知府先是子威以親

奉 奉

太

喪去官大理卿胡縻巡撫至松江郡民千餘人言子威蒞事公勤治民有方稅糧無虧訴訟不作願得其復任縻以聞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等曰朕聞松江煩劇難治渠能得民心如此必是有才其從之又顧義等曰有才之人如又有德斯尤難得卿等亦聞其德行何若義對曰其才蓋屢聞之德行臣等不能盡知也 六月 定宗室將軍中尉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儀賓品級冠服儀式若其封爵婚禮則皇明祖訓已有成法凡世子及郡王納妃郡王嫡長襲封者當先上聞朝廷遣人行冊命之禮今後王國自錄

國將軍縣主以下婚禮但頒誥命冠服其儀仗粧奩諸物皆王府自辦 上御奉天門諭左都御史劉觀曰中外文武諸司文卷已遣御史照刷其內府諸衙門皆有錢糧出納近聞其弊甚多即選能幹御史率監生於東華門外廡下取各監局文卷簿籍詳加磨勘有隱匿錢糧虛冒支給者悉以聞 秋七月 命六科給事中凡內官內使傳旨諸司皆須覆奏時中官奏旨傳之六科輒令徑行諸司 上聞之即下法司治因論給事中曰爾官近侍職在紀法凡朕一言一令或令內使傳出者爾當備錄覆奏再得旨而後

奉 奉

老

可行庶幾關防欺蔽不然必有詐僞者爾等自今慎謹乃職不許依阿隨附 溧陽縣民史英父子恃富暴橫毆殺鄉人乃賄有司誣爲劫盜又執其家屬禁錮之大理寺卿胡縻廉察得實械送英父子并受賄者二十餘人至京 上命都察院鞠之曰殺人必死不可有但二十餘人中或有無辜者宜推究情實庶不枉濫御史鞠之皆伏罪應死至大理寺審覆亦無異詞遂引奏上召至前親問之當英父子死餘罰輸作以無罪釋者七人 大理寺卿胡縻奏臣巡撫浙江蘇州海寧諸衛所各言糧運不繼軍餉不足臣欲

待奏報則恐後時已令嘉興等府以近收犯人贓罰糧米支給四萬二千餘石贍軍 上謂夏原吉曰能權官所行良是勿復以專擅議之 八月 漢王高煦反遣親信人枚青等入京約舊功臣爲內應青至英國公張輔所輔暮夜繫之以聞 上親問之悉得其實遣中官侯泰齋書與高煦言昨護衛餘丁枚青來言叔有督過朝廷之舉予誠不信然慮是小人離間不可不告 高煦遣百戶陳剛齋奏言 仁宗皇帝不當違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詰勅封贈謂上不當修理南巡席殿斤二三大臣爲奸臣爾指夏原

羊

羊

吉爲首並索誅之 上覽之曰高煦之不臣天地祖宗實監臨之出其奏及書示羣臣命行兵部榜示中外 上將親征高煦命纂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楊溥吳中胡濙張本籲佐協同扈從 辛未以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廟社稷百神遂親征 是日車駕發京師率大營五軍將士以待 東南天鳴聲如萬鼓 上遣書諭高煦曰人言王反朕初不信及得王奏知王志在禍生靈危宗社朕與師問罪非得已也王太宗皇帝之子 仁宗皇帝之弟朕嗣位以來事以叔父禮不少虧何爲而反耶朕惟張敖失國本之貴

羊

羊

高淮南受誅成於極被自古小人事藩國率因之以自固富貴而陷其主於不義及事不成則反噬主以圖苟免若此者多矣今朕師已壓境王能悔禍舍所倡謀者來獻朕與王削除前過恩禮始終善之善者也王如執迷或出兵拒敵或嬰城固守圖僥倖於萬一當率大軍乘之即成禽矣又或麾下以王爲奇貨執以來獻王以何面目見朕雖欲保全不可得也王之轉禍爲福一反掌間耳其審圖之 辛巳昧爽至樂安駐蹕城北 上念矢石之下禍及無辜乃遣諭高煦云今山東都布按三司及衛所府州縣官并衛護衛軍校餘丁民人奏爾反逆朕皆未信及覽陳剛齋至本上誣先帝遂及朕躬爾罪著矣朕以祖宗付畀之重天下生民大計親率問罪之師已至城下爾不來朝亦不遣護衛王府官出見是負固不服今以誠心待爾爾能戰則戰不能則詣軍門面陳爾情庶得保全始終如怙終不受命城破之日悔罔及矣午復遣勅諭之曰前勅諭爾備矣朕言不再爾其審圖之又以勅繫矢射城中諭逆黨以禍福於是城中人多欲執高煦來獻者高煦狼狽失據密遣人詣行轅陳奏願寬假今夕與妻子別明日躬赴軍門歸罪上

許之是夜高輿盡取積歲所造兵器與凡謀議交通
文書燬之城中通夕火光燭天 壬午駐蹕樂安城
南 高輿將出叛黨王斌等固止之曰寧一戰以死
不可爲人擒也高輿給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
爲官軍所執以獻文武羣臣列奏其罪請正典刑
上曰彼固不義祖訓待親藩自有成法羣臣復言春
秋之法大義滅親上却之但命以羣臣勅章示之高
輿跪曰臣罪萬死惟生殺在皇上遂令高輿爲書召
諸子同歸京師 乙酉班師 庚寅駐蹕獻縣之驛
橋戶部尚書陳山迎駕山言漢趙二王實同心宜乘
今席捲之勢移兵彰德襲執趙王國家可永無虞
上召楊榮寒義夏原吉楊士奇謀之義原吉亦以爲
可上令士奇草勅士奇執不從遂促還京 九月辛
卯朔 甲午駐蹕新城縣北 丙申車駕至京師
上御奉天門高輿父子家屬皆至京師行在刑部都
察院大理寺僉文武廷臣劾奏高輿謀危宗社大逆
不道宜正國典以爲亂臣賊子之戒上曰國家待宗
藩具有祖訓朕不敢違命行在工部築館室於西安
門內處高輿夫婦男女其飲食衣服之奉悉仍舊無
改 上出御製東征記以示羣臣凡書高輿之罪及

不得已發兵之故蓋詳備云 冬十月 復李
時勉行在翰林侍讀 十一月 總兵官王通等進
兵擊交趾賊分道而出叅將馬瑛至清威遇賊戰大
敗之至石室縣與通兵會供至應平縣駐師寧橋諸
將言其地險隘且結營以觀賊勢未可輕進通不從
歷衆度橋路皆泥淖人馬匍匐賊伏起官軍遂敗尚
書陳洽死之 十二月 交趾布按二司奏交趾人
民爲黎賊迫脇從逆者多尚書黃福舊在交趾多歷
年歲庶務民隱無不周知比召回朝民心思慕甚於
父母乞令本官復至以慰民望遂召福於南京命即
馳赴關議之 行在兵部尚書張本言國家馬益著
息北京軍民牧養艱難宜分養於大名府及山東河
南諸郡請遣官同太僕寺官審覆軍民丁力及土地
之宜然後分給從之 以黃福掌交趾布按二司事
楊士奇薦行人王翱爲山東道御史

憲章錄卷第二十一

宣德二年丁未

二年春正月庚寅朔 上命行在戶部申屯田之法因謂侍臣曰今海內無事軍士量留守備餘悉屯種所收足以給衣食則國家可省養兵之費且軍士平日不習勞苦遇有征調畏懼艱難即思逃避使之屯種服勞農隙習武亦無驕惰之患我皇祖臨御深用意於此勸懲考較皆有成法所以食足兵強朕以爲立法固善尤在任用得人其令兵部移文所司選老成軍官提督屯田仍命風憲官以時巡察 上御

宣德二年

文華殿召楊士奇楊榮諭之曰前者相與論交趾事蹇義夏原吉拘牽常見昔徵舒弑陳靈公楚子討之殺徵舒既縣陳申叔時以爲不可楚子即復封陳古人之服義如此太宗初得黎賊定交趾即欲爲陳氏立後當時下人不能順承朕今欲成先志使中國之人皆安於無事令卿等爲朕再思果以爲何如士奇榮對曰此盛德事惟陛下斷自聖心古之荒服朝貢各以時商高宗伐荊楚既克之亦使復其朝貢之常而已陛下興滅繼絕使訪求陳氏子孫復立俾脩職貢華夷之人皆安生樂業唐虞三代之聖不過如此

上曰朕志已定無復疑者但于戈之際便令訪求恐未暇及俟稍寧靜當令黃福專意求之未晚也 上

諭尚書張本等曰近來清理軍伍凡一戶有充二三處軍而丁力消耗者皆許歸併若不歸併民間勾擾不已官府亦自煩勞今各處清理軍伍皆是廷臣朕所信任者正當明白爲之開豁豈可畏避不理致其紛紛勞朕聽覽君臣之間誠心相與但須務實勿用自嫌何況已有定例卿宜以朕意移文諭之 二月趙王高燧奏辭護衛官校歸之朝廷初戶書陳山襲執趙王之計不從既而戶部主事李儀等上奏比

宣德二年

山議更切 上問楊士奇曰言者論趙王日益多柰何士奇請遣駙馬廣平侯袁容齋重書往開諭之上從其請趙王喜即獻護衛官校且上表謝而言者頓息自是上待趙王日益親厚而薄陳山踰數月召士奇至南齋宮諭之曰吾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今有事當悉忠謀勿以見忤爲嫌 上御左順門吏部尚書蹇義等侍上謂義曰昨日卿奏山西臨晉縣學生員年纔十三入學五閱月御史考發充吏朕再思之人非上智安能五月有成且未成童豈堪吏役朝廷命官考績黜陟亦待九年何況童蒙初學

此不近人情甚矣可發此生還學仍移文戒飭御史如再任意妄行必黜罰之 交趾賊黎利攻交趾城王通等出兵與戰敗之諸將言於通曰宜乘勢亟擊通猶豫不決賊集衆復掠 戶部尚書古朴卒朴河南陳州人洪武中以舉人除工部主事歷陞戶書平生不事生產操勵清苦凡案間唯有自鑿編一帙卒之日無一錢尺帛遺子孫 遣順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 巡按四川御史裴俊奏比來奸人黜吏多緣已私訐告他人小事不經本管官司輒造誣詞實封聞奏及發追問十常九虛不惟煩瀆聖聽抑且枉

卷三

三

害良民乞勅法司禁約凡軍民詞訟必須自下而上若官吏貪贓壞法許赴巡按御史按察司陳告果有便於軍民及機密重事者方許具本實封違者乞以犯人於三法司及府衙門外枷項示衆庶使奸頑悛革良善獲安從之 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上既發策退御左順門謂翰林儒臣曰國家取士科目爲先所貴得真才以資任用古人取士於鄉其行藝素有定論至朝廷復辨其官才所以得人爲盛後世惟考其文學欲盡得真才難矣然文章論議本平學識有實學者其言多剴切無實見者其言多浮靡

唐虞取士亦嘗敷奏以言况士習視朝廷所尚朝廷尚典實則士習日趨于厚朝廷尚浮華則士習日趨于薄此在朝廷激勵成就之有道也爾等其精擇之朕將親覽焉 命行在刑部侍郎樊敬往廣西副都御史胡廙往廣東李素往湖廣總督運糧往交趾給軍 勅調武昌護衛成都護衛南京原下西洋精銳官軍中都留守司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廣東福建江西雲南四川都司并福建四川行都司官軍三萬三千人從安遠侯柳升黔國公沐晟等征交趾 上親閱舉人所對策黑進士一百一人 晉王濟熿以其府中軍校數有赴京告其陰事者益不自安遂奏辭爵 上復書慰之 免湖廣運征南軍餉先是夏原吉奏遣副都御史李素往湖廣督運糧餉赴廣西給征南軍士至是 上謂原吉曰朕昨思之湖廣去年旱百姓貧窘征南軍餉止令廣東廣西附近有司於見有倉儲給之 福建按察使奏平海衛指揮同知卜祥指揮僉事朱銘受軍士賄賂縱令閑逸脫漏行伍 上諭行在都察院曰朝廷養軍豈爲彼利朕聞皇祖言殘元時管軍頭目貪財好貨放廢軍伍遂至大壞此不可不戒令罪之 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

講孟子離婁章 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

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

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

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

下生民計也 夏四月 交趾黎利以賊八萬餘攻

昌江城守城都指揮李任與指揮顧福等竭力與鬪

不支皆自刎死中官馮智大哭北向再拜誓不從賊

與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等俱自縊死城中軍校及

男女同時死者無數賊縱火焚民居劫掠一空 交

趾總兵王通等以賊攻圍益急餉兵不出賊致書請

和通自寧橋之敗氣大沮喪雖獲城下一勝而志不

固遂許清化等州之地與賊意以柳升之師雖出未

能猝至且道路多梗黎利既求和不如徇其所請諸

將校或以爲善或默無語或雖不然通言而未有面

沮之者獨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討賊乃與賊和棄

地旋師何以逃罪通屬聲叱之曰非常之事惟非常

之人能之汝何所知自是人無復敢言遂遣人同利

所遣人進表及方物 五月 庚子右春坊右諭德

林誌卒誌福州人鄉會試皆第一廷試一甲第二授

編脩歷諭德居官十有五年恭勤恬靜若與世無涉

者卒年五十 簡用罷黜庶官 六月 雲南都司

奏新興等場煎辦銀課其礦夫初以大理等衛軍士

充之後取征交趾又於各衛撥補緣極邊之地屯守

爲急命罷之 秋七月 改翰林侍講陳敬宗爲國

子司業 命陝西三司及軍衛有司罪囚納米贖罪

時行在戶部奏陝西岷州河州洮州臨洮各衛糧餉

皆西安等府稅糧供給邇來歲歉民貧多致逋負倉

無儲峙欲將陝西三司及諸軍衛有司罪囚除真犯

死罪依律收贖從之 上御左順門諭禮書胡濙曰

昔皇考在位禁止自官之人謂其毀傷父母遺體最

是不孝凡有此等皆發充軍朕遵承先志亦嘗援例

發遣比者小人復犯孔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卿宜出榜徧諭天下使之遵守 八月 行在戶部

以宣德三年隨駕御馬監飼象馬牛羊草太常光祿

銅牲草分派南北直隸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府

州於今年地畝穀草內徵納 上曰古者納總納鉅

皆量地之遠近慮勞民也宜從減省毋困民力 上

御便殿問侍臣曰聞朝廷下寬恤之令或爲有司沮

格者誠有之乎侍臣對曰亦間有之上曰治天下以

信爲本朕每出一詔令必預度可行可守而後發不

無從失信於民豈爲君之道爲臣輔君理民以信義爲要君欲施仁而臣沮格於下不忠孰大焉侍臣對曰此實政事之臣負陛下唯陛下明斷耳 九月

安遠侯擢升等師至交趾監留關黎利及諸大小頭目具書遣人詣軍門乞罷兵息民立陳氏後主其地升等受書不啓封遣人奏聞時賊於官軍所經處悉列柵拒守官軍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如入無人之境升勇而寡謀不嚴戒備前至倒馬坡獨與百數十騎先馳度橋既度而橋遽壞後隊阻不得進賊伏兵四起升中鏢死從升者皆陷沒副總兵梁銘參贊尚書

卷之七

七

七

李慶皆死崔聚率官軍進至昌江遇賊奮力死戰賊驅象以助勢官軍遂亂聚爲賊所獲賊大呼降者不殺官軍或死或奔散竟無降者郎中史安主事陳鏞李宗昉等皆死惟主事潘原大脫歸 有浙江按察使林碩命復任時中官裴可力督事浙江有湯千戶者以賄結之裴惟湯之言是信湯因勢漁獵百姓驅迫郡縣無不承順碩時初至振舉憲法旌別善惡湯懼不容讒碩於裴裴亦懼碩遂誣奏碩誹謗沮格詔上遣人逮碩至親問之曰爾勿怖但盡實對碩叩頭言臣往年爲御史嘗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

今按察使至浙未久中官在彼者亦無乖迕唯左右小人舊不便臣者設謀造詐欲去臣以自便耳臣感陛下超陞恐不能報敢有誹謗上曰朕固未信逮汝面問今既明白汝即馳驛復任朕推誠心以待臣下汝無他慮遂降詔切責裴可力謂歸必罪之不貸也碩初被逮衆皆危之既見遽釋之中外頌聖德云上御左順門與侍臣論理兵經國之道上曰朕昨觀宋太祖承五代分裂之餘平湖南平蜀平江南俘嶺南劉鋹太宗并有吳越親征太原降劉繼元當時兵力足以混一而幽薊之地終不復歸中國何也侍

卷之八

八

八

臣對曰自石晉以關南諸郡賂契丹飛狐以東重關複嶺爲胡虜所有幽薊之南平壤千里蕃漢共之用兵不易也上曰禦狄之道守備爲先彼得其險已非我利況當時契丹強盛無可乘之機乎然使宋之子孫謹守憲章練兵以備之恒如開寶淳化之時亦足以保其成業何熙寧至宣和小人用事國多弊政遂至金虜之禍高宗南渡并中原而秦之國勢陵夷有其漸矣 冬十月 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進講易觀大象畢 上曰古者帝王有巡狩之禮後世何以不行講官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意至秦

尊君抑臣斯禮遂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時五載一巡狩觀虞書所載二月至東嶽五月至南嶽八月至西嶽十一月至北嶽一年遍天下五年又巡以後世觀之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供億不亦難乎成周十二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矣况後世乎予以爲治貴有實効巡狩之禮考制度觀民風明黜陟此其大節也誠能體古帝王之心選任賢良撫養百姓崇德報功畢協至公不患制度不一民風不振若以後世侍衛之衆征求之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勅工部尚書黃福交趾布政使阮勛曰爾福爾勛皆先朝老成今交趾未靖發兵征討特令卿二人叅總機務其同心協力早成平定之功用安一方之衆事有當陳奏者密封以聞行在鴻臚寺奏進黎利等與總兵官柳升等書其書曰昔當太祖皇帝龍飛之初我安南前王先諸國以入貢特蒙褒獎錫以王章世守封疆朝貢罔缺自黎季犛作孽覆我宗祧上欺朝廷下重民苦太宗皇帝與師弔伐一舉平之詔求陳氏子孫以繼陳祀是時陳氏之族遭罹季犛之毒皆奔竄遠徙一時無從訪求今陳氏遺嗣有曰嵩者寬身老嫗蓋二十年奉國之人不忘陳氏先王之澤

已求嵩於羈寓之次欲得嵩繼宗祀是以利等輒布狂言冒聞制閫伏干上奏倘蒙天恩得循太宗皇帝繼絕之明詔使陳氏既滅而復續非獨嵩蒙天地大恩實一國之人蒙戴天恩於無窮也總兵官王通遣指揮聞忠同黎利所遣人奉表及方物至表曰安南國先臣陳日烜三世嫡孫臣陳嵩惶恐頓首上言曩被賊臣黎季犛父子篡國殺戮臣族殆盡臣嵩奔竄老嫗以延殘息今二十年近者國人聞臣尚有逼臣還國衆與臣云天兵初平黎賊即有詔旨訪求先王子孫而立之一時訪求未得乃建郡縣今皆欲臣陳情請命臣仰恃天地生成大恩謹奉表上請上覽之以示文武羣臣且諭之曰昔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安南最先朝貢及賊臣篡弑其主太宗皇帝發兵誅之固求陳氏之後立之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我皇考每念陳氏無後形諸慨嘆數年以來一方不靖屢動我師朕豈樂於用兵哉今既陳氏有後矣與之便乎抑不與便乎羣臣皆曰陛下之心祖宗之心也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與之便上曰論者不達止戈爲武之義必謂與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亦奚恤人言其與之十一月命行在禮部侍郎李琦王

部侍郎羅汝敬爲正使通政王驥鴻臚卿徐永達爲副使齋詔撫諭安南冊封朝貢仍遵洪武舊制總兵官王通等即率兵各回原衛所交趾都布按三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官吏旗軍人等各帶家屬回還鎮守公差內官內使皆悉回京 已未皇長嗣生 司禮監太監侯泰下獄初山東官吏軍民奏高輿反上命泰齋書諭之且察其所爲泰還力言高輿無反狀泰後奉命於直隸選駙馬擅作威福杖義勇前衛經歷董純至死上因記憶前事諭都御史劉觀曰渠嘗力言高輿不反幾誤大事者今所犯更不可貸遂下獄

臺臺臺

士

掌交趾布政司事黃福還初柳升既死福奔回至支稜關爲黎利守關者所獲福即欲自殺守關者力止之皆羅拜曰公交民父母也交民今延頸望父母公可自殺邪利聞之曰朝廷遣官治交趾使人人如黃尚書民皆得安兵不復興矣遣人馳往守護待以厚禮曰奉送公還朝遂遣頭目阮孚禮送出境 十二月 禮部奏永樂十六年 太宗皇帝定制凡願出家爲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額外不許濫收候五年後考試如果精通經典給與度牒今天下僧道行童赴京請給度牒指

多係額外濫收且不通經典者多請如例悉遣歸若係額內之數亦待五年考試給與從之 交趾三司文武官員旗軍吏典承差人等及家屬還者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人然亦有黎利閉留而不遣者 陞王驥爲行在兵部右侍郎坐事縛下獄尋復任陞尚書

臺臺臺

士

憲章錄卷第二十一

憲章錄卷第二十二

宣德三年戊申

三年春正月甲申朔 以哈密忠順王卜答矢里尚幼遣使立故忠義王免力帖木兒之子脫歡帖木兒嗣爲忠義王俾嗣忠順王綏撫部屬 兵部奏請選授武官 上曰是皆因其父祖有功故錄用之比年以來軍官子弟安於養養浮蕩成風試其武藝百無能用之管軍束手無措惟事培植祖宗時置武學教以武經七書且俾習騎射當襲職之時嚴加比試試可乃授賞爵之典載在典章爾其申明之務求實

宣德三年

一

言

效其中果有奇才異能者宜甄別之母俾沉屈 二月 詔冊立皇太子 上御文華殿謂侍臣曰朕觀先王治民有本有末制田里以給衣食設學校以明教化不幸而有頑慝者然後刑之蓋非得已不然則無以安良善然觀肉刑則過於慘侍臣曰古人用肉刑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漢文帝除之自是人輕冒法 上曰古人教民之道周備故犯法者少後世教民之道不至故犯法者多未必係於肉刑之存否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凶之罪止於流放寬猛可見當時破肉刑者必皆重罪况漢承秦敎挾書有律若

罪用肉刑傷殘者多矣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支體刻其肌膚亦所不忍隋唐以後以笞杖徒流死爲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鉞灸圖禁鞭背皆後世仁政文帝培植漢之國脉太宗摩啓唐祚享國長久有以哉 御製帝訓及官箴二書成 三月 命駙馬都尉宋瑛大學士楊榮爲正副使持節冊貴妃孫氏爲皇后皇后胡氏因疾久弗瘳請辭位就閒 夏四月 吏部尚書蹇義等奏比者伏蒙聖諭戒飭臣等有曰官不必備貴在得人今事不加多而額外添註苟祿偷安是皆臣等之過近年

宣德三年

二

言

以來內外各衙門官因營造催辦夫匠收運糧儲整理農務採取木植在內添設郎中主事在外布按府州縣添設叅政叅議副使同知縣丞等官今擬在外除馬政農務外其餘依舊制裁減在京從堂上官量事繁簡斟酌去留不許冗濫其在內府各監庫郎中員外郎主事俱宜裁革從之 永平及山西民張簡等自虜中逃歸 上謂戶部曰此皆身陷虜中數年艱苦多矣今獲來歸可憫也其令充御馬監勇士給衣糧以優之仍免其原籍之家差役著爲令 閏四月 寧王權奏乞賜南昌府附近瀘城一鄉田土俾

衆子耕種爲自給之計 上諭戶部臣曰古人云王者當食租衣稅今有歲祿足矣一鄉之田民所衣食不當奪以自養宜遣人往勘待報處置 五月 巡撫蘇松等處大理卿胡繁奏浙江嘉湖杭三府人民蕃多稅糧浩大府縣有治農官理辦稅糧宜增布政司官一員以總之庶農務以時糧稅不欠 上謂吏部臣曰稅糧自是常賦國初以來徵歛輸送已有定制朕方裁抑冗濫豈得復設古語省事不如省官所奏不允 按官不備唯其人胡繁之言適以擾民大哉王言其爲民造福多矣 贈祭交趾死節諸臣

纂錄主

三

何

汝南王有勲新安王有嘉有罪俱免爲庶人 上出酒諭示百官時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繼敗故作酒論 按此與周書酒誥相表裏內外臣工誠所當慎守而服膺者也 六月 上召楊榮楊士奇謂曰祖宗時朝臣無貪者今之貪者孰爲甚榮以都御史劉觀對上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寮憲長如此則諸寮皆效之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誰可掌憲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榮曰佐嘗爲京兆尹政清弊革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彼劉觀者成何人哉 工部尚書吳中下獄先是中私以管木磚瓦

遺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 上登皇城樓遙望見之問左右得其實遂下中獄 上閱皇明祖訓終卷顧謂侍臣曰自古創業難守成不易我太祖皇帝起布衣平僭亂奄有中夏萬幾之暇製祖訓一編示法子孫歷六年始克成書後世子孫但謹守先訓豈有過舉侍臣對曰誠如聖諭以今日言之躬蹈當自陛下始 上曰然亦賴卿等匡輔若一言一行或背祖訓卿等須直言之書云監于先王成憲其未無愆亦古昔賢臣以之告其君者也卿等勉之 秋七月 命治劉觀罪 以通政使顧佐爲右都御史 寧

纂錄主

四

何

王權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 上命工製鐵笛與之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於正寧王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當新製與之 青州府民劉中等奏朱樂中因歲歉流徙至北京豪強縣凡二百餘戶居二十年已成家業今有司追還山東乞就附籍稟強 上謂夏原吉曰彼此皆吾土但得民安即已唐宇文融檢括流民過期不首者誹邊州縣容庇者抵罪州縣承風勞擾百姓愈弊逃竄益多爾其申飭有司以此爲戒 八月 上御武英殿問侍臣歷代戶口盛衰侍臣對曰禹平水土民真厭居

至桀而耗之湯始受命視禹時不及及紂淫虐武王得天下之初視湯時又不及成康致治遂多於禹迨春秋戰國以至嬴秦所耗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十數年間天下之衆亦減其半昭帝罷戰務農至成帝初戶口極盛東漢承王莽之後率土之民十纔二三明章之後天下無事人口滋殖三國六朝疆宇分裂所有無幾隋文節儉大業之初戶口極盛煬帝荒淫役人以百萬計丁男不足役及婦人由是天下之人聚而爲盜唐貞觀以後及於永徽戶口日增至開元極盛安史之亂遂大耗矣宋承

五季之後

五

何

五季之後自太祖至神宗戶口日盛高宗南渡中原恢復所存者東南之民此歷代戶口之大槩也上曰戶口之盛衰足以見國家之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有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宗至於播遷皆足爲世大戒 壬午皇子祁王生上之第二子也 癸未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向寶卒寶字克忠江西進賢人洪武乙丑進士歷仕四十餘年卒之日家具蕭然 顧佐奏監

察御史嚴愷等三十二人俱宜黜降 上命貪淫不律者發遼東各衛充吏不達政體者降典史老疾者罷爲民 顧佐奏監察御史多缺訪舉進士鄧榮等十四人監生程富等十一人聽選教官方端等二十人志操端謹堪任御史 上曰風憲固當用端謹者亦須有才猷方稱未可遽授此職俱令於各道歷政三月爾察其言考其賢否第爲等朕將選擇任之 革比京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未樂初建及遷都北京已置五府六部而行都督府行部猶存至是革之 上御奉天門召公侯伯五軍都督府諭之曰胡虜

五季之後

五

每歲秋高馬肥必擾邊比來邊備不審何似東北諸關隘皆在畿內今農務將畢朕將親歷諸關警飭兵衛卿等整齊士馬以俟 命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王驥施禮吳忠凌宴和楊溥姚文直王文貴等各率其職扈從 勅駙馬都尉袁容隆平侯張信尚書張本張瑛郭敦右都御史顧佐等居守 丁未車駕發京師度潞河駐蹕虹橋召諸將諭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樂但朝夕思念保民故爲此行今日渡河道路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穫朕念民艱憫焉於心爾將士敢有一毫侵擾民者必殺不赦遂命錦

衣衛遣官巡察 九月庚戌朔 車駕入薊州境內

上覽郊原平遠山川明秀田疇刈穫之後頗有遺秉
滯穗 上甚喜歎曰使他處皆若此朕何憂焉駐蹕
薊州西之五里文武官吏耆老朝見上進其州官諭
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爲政民有樂不可支之
歌流聞至今古今人材性不相遠爾曹勉之又進其
耆老諭曰今歲斯郡獨豐稔無他虞善訓勵子孫務
禮義廉耻之行毋安於溫飽而自棄也衆叩首而退
辛亥車駕至石門驛喜峯口守將遣人馳奏元良
吟之寇萬衆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 上

聖鑒事

七

成

覽奏曰是天遣此寇投死耳遂駐蹕石門之東召問
諸將諸將咸請擊之亦有請益徵兵者上曰孽虜無
能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
矣今惟擒之勿縱也然此出喜峯口路隘且險單騎
可行若候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
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上曰兵在
精與和不在多三千精兵足辦擒賊諸軍可後進遂
決策親征 乙卯車駕出喜峯口夜軍士皆嚼枚飲
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
見軍以爲成邊之兵即悉衆來戰 上命分鐵騎爲

兩翼飛矢如

兩房不能勝繼而神機銃疊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
悉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
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 丙辰斬其酋渠駐
蹕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擣虜穴忠勇王金忠及其
甥鄂督把台奏請自效 上從之有客言於上曰虜
其類也往則不復矣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朕爲天
下顧獨少此二人耶果如其志欲去雖朝夕置於左
右亦終去寧能久繫之耶曰如不欲沮其行則遣一
人赴矢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即俱遣留一人乃使

聖鑒事

八

成

之計矣朕待此二人甚厚犬馬識養之恩况人
乎彼嘗有以見報遂遣之 戊午駐蹕會州以重陽
節賜扈從文武官宴并饗將士 上既斬獲虜寇仍
遣將士捕其潰散之黨至是有俘獲還者上喜大饗
又親製詩歌慰勞之 總兵官覃廣奏和寧王阿魯
台遣使來朝貢馬已至宣府命中官王貴馳往宣府
勞之 忠勇王金忠獲虜寇數十人馬百餘牛羊數
百至 上喜命中官賜之內厨酒饌而飲以金爵併
爵賜之都督把台獲虜生口及馬牛羊繼至賜亦如
之 上初命諸將索虜巢穴約畢至則班師至是召

文武大臣論曰諸將至者今已六七孟冬廟享之期不遠應早旋師羣臣有言諸將未至者宜少俟之廟享之期如迫請勅一親王代行禮上曰事祖宗與待將士孰重孔子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有如諸將更五日未至亦可俟耶今朕留將士二萬於此以俟未至者必以明日班師遂命都督任禮太監楊慶等率官軍二萬留俟諸將畢至則歸 甲子詔班師 車駕發鐵將軍店 乙丑駐蹕偏嶺 丙寅車駕入喜峯關駐蹕關內 庚午駐蹕三河縣在京諸王及文武衙門各遣官進平胡表至 壬申駐蹕齊化門 癸

宣統三年

九

酉亥駕至京師請告太廟朝太皇后置酒上壽 冬十一月 上謂羣臣曰古者師保之職論道經邦寅亮燮理不煩以有司之政今蹇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皆先帝簡畀以遺朕者而年俱高今兼有司之務非所以禮之於是賜勅諭義士奇原吉榮可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職名俸祿悉如舊卿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朕眷注老成之意 詔蠲免江西德興鉛山銅場 翰林儒臣進講春秋竟 上曰聖人匡世之功憂世之心備見此書當時先王禮樂法度日興廢亂臣賊子接踵而

起有此書而後天下皆知尊周又曰孔子作此書以尊周為本孟子乃以王天下勸齊梁之君何也侍臣對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孟子之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矣上曰聖賢之心無非為天下生民之計孟子時不有王者興何以解生民之塗炭遂賜講官坐命左右賜果茗 戊戌大雪上喜謂侍臣曰今年四月多言水旱生民艱食朕恒為憂惟冀天地垂祐雨暘及時庶豐稔可望今冬初即見雪甘來歲有秋之兆乎然欲昭格天心朕當日加勤惕凶賦雪詩以示不忘 逮都御史劉觀至命左

宣統三年

十

右以監察御史彈章示之觀自陳歷事太祖太宗仁宗累官至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二俸並支皇上嗣登寶位常加賜賚臣日夜孜孜思圖補報今右都御史顧佐求臣罪主令各道御史糾劾又逼書吏安中妄指臣受賄等罪伏望皇上憐憫察情明辨庶無冤枉 上曰臣下密察觀罪者非一人朕以其舊臣未忍罪之今尚欲文過耶遂出臣下密察示觀蓋言其前後嚮獄得白金千餘兩觀不能隱皆引伏法司議觀所犯皆枉法於律應斬命下錦衣衛獄 十一月 十二月 定儀賓班次先是寧王權言奏實行

通鑑卷三司官員皆品秩序列獨儀賓未有定制
上命禮部定考其儀至是尚書胡濙奏洪武禮制
上儀賓秩從二品縣主儀賓秩從三品郡君儀賓從
四品縣君儀賓從五品鄉君儀賓從六品若遇行禮
宜序於同等官員之左 上曰禮不踰等儀賓雖親
當守定分此為定制其頒行遵守

卷三十一

十一

時

憲章錄卷第二十二

憲章錄卷第二十三

宣德四年己酉
至六年辛亥

四年春正月戊申朔 免宣府各衛軍士給京薪炭
初宣府十七衛所歲辦薪炭給京師 上聞之言邊
軍豈應重困命行在工部免其薪炭 上居齋宮召
楊溥論曰凡來臣下好進諛詞令人厭之卿宜輔朕
於善道溥對曰臣荷國厚恩敢忘報稱上曰但覺朕
有過舉立言無隱是即為報矣溥頓首曰自古直言
難而容受直言為難陛下樂聞直言臣等敢不盡
心 二月 襄城伯李隆獻驕虞二云出滁州來安
縣石固山素質黑文馴狎不驚 上命羣臣觀之胡
濙等請上表賀上曰禎祥之興必有實德庶幾副之
朕嗣位今四年中外所任豈皆得人民生豈皆得所
驕虞之祥於德弗類唐太宗嘗曰堯舜在上百姓敬
之如神明災之如父母動作興事人皆樂之發號施
令人皆悅之是大祥瑞朕與卿等宜共謹之若驕虞
其免賀 吏部奏六科給事中駁出河南浙江等布
政司及諸府縣并土官等衙門奏本字有洗補錯謬
者皆屬不敬其布政使蕭省身等官俱應逮問 上
曰此治文書者之罪官則一時倉猝失點檢耳俱勿

問 上覽歐陽文至夢卜求賢之說顧侍臣歎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輔而說築傳嚴不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間誠千載奇遇由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猶此也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物皆有相感之理况一代君臣乎蓋天祐國家必生賢輔高宗求賢之心蓋有格於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盡言有傳說之賢然後可以為相若漢文以庶得鄧通光武以燦用王梁豈不誤哉 降漢府教授曹彥昌為廣東高安縣典史彥昌在府先以丁憂

卷之三

三

去後而獎敗服闋遂不起吏部移文促之始至侍郎部璉奏彥昌在任久雖先事去亦當坐以同謀之罪上曰一時同預起事今尚有釋之者矧其先事去乎不聞漢鉅治楚獄濫及無辜乎彥昌但治其服闋不起降一等 兵部尚書張本奏驛馬之設本以飛報軍機今在外凡有符驗官司及鎮守官每以常事泛濫給驛皆宜禁止請令今年終各具一歲給驛起數及所幹事務所差人員造冊奏聞以憑稽考又凡遣人齎送勅書例與雙馬及回仍前關給此皆虛費請給一驢若齎勅人有事回奏者可與一馬從之 三月

免四川茶戶徭役時四川江安縣茶戶訴本戶舊有茶八萬餘株年深枯朽戶丁亦多死亡今存者皆給役於官無力培植積欠茶課七千七百餘郡縣責徵日急乞賜減免并除雜役得專辦茶課庶無逋負通政司以聞 上諭尚書郭敦曰茶之利蜀人資之不但為公家之用今有司加以他役者悉免之宋陳恕為三司使稍增茶課當時非之此事今任於卿歲額決不可增虛耗則當減免並宜從寬 夏四月寧王權奏曰宣德元年八月江西布政司移文謂太和高皇帝子孫以祿米定品級臣惟祖訓所載祿

卷之三

三

米註視親次序無有品級子孫皆祖宗一氣之分不與異姓相同至今四代乃定品級恐萬世之下謂自今日始靖江王府將軍與諸王同班儀賓亦服麒麟玉帶不論品級異姓相見還行君臣禮其餘語多忿戾 上覽奏謂侍臣曰朕自即位以來恪遵成憲祿米定品級皆出舊制非出自朕今行之三年忽有此語其意蓋未可量乃復書大畧謂祖訓錄郡王子孫自鎮國將軍以至奉國中尉通有品級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欽定靖江世子與郡王公侯文武官相見禮儀或答拜或坐受遇之於途或分道讓左或引馬

側立各隨品級等第別無行君臣禮之說若必如所云行君臣之禮是教子孫越禮犯分不知有君矣若羣臣與靖江府將軍前行君臣之禮是天下紛紛多君也春秋之法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尊尊親親各有攸當往者逆賊高煦在太宗時屢造大罪及予嗣位特加厚之而包藏禍心終謀不軌輒妄稱太祖時未嘗頒給郡王誥勅以爲擅改舊制具本指斥遂舉兵反及被執至京出洪武諸司職掌示之哭愧悔不及今叔祖輒有不避斧鉞乞爲赦免之說何冤何抑而愈悖不平至此乎予以示文武大臣咸謂來論蓋

卷之三

託此爲名耳不然何以宣德元年八月之事至今始發也予已悉拒羣臣之言尚望謹之若復不謹非獨羣臣有言天下皆將言之是時予雖欲全親親之義不可得矣亮之上虞縣人李志道充楚雄衛軍死而無繼止有孫宗侃已鄉試中式而衛尤追補軍役有司達於兵部尚書張本請依洪武中石堅事例開其軍伍俾讀書會試以自效上從之曰祖宗立法如此正以作士氣成賢才朕承舊制又何急於一卒之用乎山西代州儒學署訓導事舉人曹鶴上章言臣年少學問未充不堪爲人師願就太學讀書或

授別職亦得自效上謂吏部曰凡人不自滿者其志可嘉可授縣幕俾習知民事如有餘力亦可進學遂改江西恭和典史上御便殿與儒臣論史因問漢唐諸君在位孰久對曰漢之武帝唐之玄宗皆在位久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內虛耗末年能懲前過玄宗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恣慾遂致禍亂竄身失國武帝猶爲彼善於此又曰善心生則明慈心生則闇武帝以田千秋爲賢玄宗以李林甫爲賢此治亂所由異也徙隆慶州永寧縣黑峪巡檢司於紅門口時延按御史王聰言黑峪口已置官軍戍守其西

卷之三

南三十里有紅門口正當居庸關北天壽山之後有險通昌平軍民逃逸者皆由此請移黑峪口巡檢司於紅門口爲便遂徙之南京進鯀魚薦奉先殿獻皇太后畢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特賜鯀魚醇酒加賜御制詩有樂有嘉魚之句士奇等露醉獻和章上嘉之曰朕與卿等皆當以成周君臣自勉庶幾不忝祖宗付託五月命禮部尚書胡濙兼掌詹事府事吏部侍郎兼詹事郭瑾陞本部尚書罷其兼職故有是命兵科給事中戴升奏自山海至薊州守關軍萬人列營二十二所操練

之外無他差遣若稍屯種亦可實邊請取勘營所附近荒田斟酌分給且屯且守實爲兩便 上嘉納之命戶部同兵部各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 書與寧王權曰所諭欲得灌城一鄉田土與衆子耕牧朕不吝惜但戶部言灌城之田一千六百一十七頃鄉民所賴以足衣食別無荒閑之田况庶子郡王自有歲祿稽之祖訓亦無撥與田地之例若從叔祖所言百姓失業必歸怨朝廷亦必歸怨叔祖矣今叔祖爲諸王表率使諸王皆倣叔祖所言豈不背違祖訓而損賢德故撥田之喻不能曲從惟叔祖亮之 陽武

宣卷三

木

言

侯薛祿奏神機營官軍初留一萬五百六十人於古北口守備議於內地衛所選補其缺今久而未補乞如前議上命兵部稱之 福建福清縣民奏縣之光賢里官民田百餘頃舊堤六百餘丈以障海水因堤壞田荒永樂中縣民嘗請築堤工部移文令農隙用工至今有司未會興築民不得耕 上命工部責有司脩築因諭尚書吳中曰陵池堤堰民賴其利外無賢守令舉其政爾宜申飭郡縣務及時脩濬慢令者罪之 六月 秋七月 戶部上戶口登耗之數上視朝退因語侍臣曰隋文帝時戶口繁盛財賦充

足自漢以來莫及議者謂當時必有良法後世因其卒國不永故無取焉此未必然夫有治人無治法漢唐初間之法未嘗不善至其子孫力役煩興費用無度天下凋敝隋文勤政節儉足致富庶豈徒以其法哉且如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後世猶有存者亦未嘗計其享國長短也大抵人君恭儉國家無事則生齒日繁財賦自足使煬帝能謹守隋文之業安得遽至敗亡哉 金吾左衛將軍李春奏管隊指揮張三未經奏請擅收將軍令帶刀入直 上命都察院同錦衣衛鞫之論之曰將軍侍朕左右最係切要之人非

宣卷三

七

何

經兵部奏請誰敢擅收唐太宗時長孫無忌入閣志解佩刀以勲親得免今此輩何人擅令帶刀在朕左右必審問誰所指使縱是公侯大臣亦不貸 給事中賈諒張居傑劾奏戶部郎中蕭朔等不理職務惟日挾妓酣飲恣樂命悉下之獄上謂夏原吉等曰飲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但君子當以廉耻相尚倡優賤人豈宜褻狎近頗聞此風盛行如劉觀輩尤甚每赴人邀請輒以妓自隨故此輩做做若流而不返豈不大壞禮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當以朕此言偏論之 有劉觀死罪併其子輒俱充軍觀爲都御史

貪賊狼籍敗壞憲體輒貪淫狠悞靡所不至 上初有聞猶以觀舊臣曲容及御史劾奏其父子之罪備得實狀然後發之至是法司論觀斬罪輒應流上曰刑不上大夫觀雖不善朕終不忍加刑命與子輻及其黨御史嚴暄李綸郎中許性等皆發遼東充軍

八月 上諭六科給事中曰朝廷置給事中所以出納命令封駁章奏朝政闕失民情休戚皆得言之非他職比也朕嗣承大統期于庶政脩和爾等尚思委任之重夙夜在公庶幾朝無失政官無廢事不惟國家有賴爾亦有聞於後矣其懋勉之 加交趾布按

卷一百一十五

人

何

二司兵部尚書陳洽恤典洽常州武進人洪武中爲兵科給事改吏部郎中太宗嗣統陞本部侍郎改大理卿命將征交趾洽參贊軍事兼總兵餉初交趾平置藩臬郡縣黃福兼掌布按二司事與洽協謀新附之民莫不悅服洽還朝陞兵部尚書後仍往交趾協贊軍事洪熙元年召福還洽代之仍參贊軍事內官馬騏苛徵暴斂洽不能制黎賊遂反洽同總兵官王通率兵分道擊賊戰於寧橋洽被執不屈死之至是事聞 上惻然謂侍臣曰大臣以身殉國可謂忠矣贈祭祿大夫少保謚節愍遣官即其家祭之官其子極

爲刑科給事中 河南右布政蕭省身卒省身江西泰和人永樂初進士預脩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進郎中參贊勸勞廉介自執名實孚于上下超遷河南右布政時河南頻歲旱蝗省身一務寬恤郡縣承風民賴以安省身能容人過而不能自容已過每有小失輒輟然而亦即改圖焉卒年五十君子惜之 九月 遣將出塞燒荒 申明栽種桑棗之令時有建言洪武中命天下栽種桑棗今民之無知者砍伐殆盡存者亦多枯瘁有司不督民更栽以致民無所資乞令郡縣督民以時栽種仍遣官巡視 上曰古人

卷一百一十五

九

何

宅不毛者有里布祖宗養民意甚至爾戶部其申明舊令務求成效毋事虛文 大理卿胡榮奏臣奉命巡撫蘇松及浙江諸郡訪知嘉興舊有陸贄祠湖州有胡瑗書院蘇州有范仲淹祠魏了翁書院今皆頽毀欲從宜脩整未敢專擅 上諭工部尚書吳中曰崇祀先賢蓋以表勵後進宜從所請 冬十月 常州府同知張宗璉卒宗璉江西吉水人由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嘗錄囚廣東人稱長者以其恤民改常州府同知視民如子時朝廷遣御史李立清軍銳意得軍爲功凡軍戶絕者必取同姓人酷刑

使承宗璉不阿御史意遇有誣枉必力辯理御史怒其異已數詬辱之宗璉憤鬱疽發背死喪歸屬邑民皆哭送之立祠江陰之君山同時有蘇州同知張徽山西人酷暴奉御史風旨專誣執民爲軍辦者輒死杖下民率誣服後爲怨家所訴逮繫京獄御史成規惡其虐民痛杖之竟死獄中鼠啖其目精人皆稱快

平江伯陳瑄奏自徐州至濟寧河水多淺轉運甚難今遣官巡視謝溝湖陵磯八里灣南陽淺及東昌梁家淺師家莊仲家淺皆當置閘其徂徠諸山泉源所出舊有湖塘今多淤塞乞加脩濬庶有停蓄通利

往來從之 十一月 有建言洪武永樂中法制有

當改易以從宜者 上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創業垂統必有成憲以貽子孫子孫能謹守之足以保天下若自作聰明或惑於小人而變更之不免生禍亂如唐府兵其制近古後一變爲彊騎再變爲方鎮遂使武夫悍卒得專方面唐遂以亡宋之賦役祖宗時皆有定制其後變爲新法民不勝擾自是朝政反覆國事日非卒致夷虜之禍是皆可監侍臣對曰子孫惟恭儉則能保守 上曰然亦須任老成人如宋常得李沆其人任用之豈有改祖法之事 十二月

五年春正月壬寅朔 張輔奏義夏原吉楊士奇榮金幼孜楊溥等進太宗仁宗兩朝實錄 吏部奏選官 上因與侍臣論前代官制上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視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世不同也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足爲法侍臣對曰然必君心清則事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國家多事政務煩雜小人倖進冗食者多欲百姓免於煩擾難矣上曰此誠確論清心者省事之本朕當勉之 初天下朝觀

官至京 上命行在吏部廉察其賢否又令方面官

各具所屬官貪虐及不稱職者上名吏部至是吏部奏貪污者二十五人當充邊軍老疾及鄙猥無能者五十五人當北京爲民上曰老疾者鄙猥無能者皆罷歸爲民貪污者民之害宜發戍邊 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諡忠靖原吉湖廣湘陰人洪武中自太學生擢戶部主事曹務悉有條理陞侍郎巡撫福建所過郡邑考察吏治咨訪民隱人咸悅服太宗即位陞尚書北虜犯邊太宗將親征原吉請遣將平之無煩六師忤旨收繫之仁宗嗣位復其官上嗣位尤重倚任

云 徙開平衛于獨石初洪武三年李文忠克元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驛八東曰涼亭沈阿賽峰黃屋四驛接大寧古北口西曰桓州威虜明安黑寧四驛接獨石永樂初大寧既棄而開平難守至是遂城獨石而徙開平衛于此棄地蓋三百里云 二月 光祿寺厨役訴其寺官竊城外吏供給通政司以聞上命刑部侍郎施禮執而治之且論禮曰光祿之弊不止此自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今擅自增減應給之人率不得凡得者率非應給之人惟虛立簿籍以掩人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勾踐投醪於江與衆共飲人心感悅遂成霸業以此而論所繫豈輕 乙未上奉皇太后事皇后謁長陵獻陵車駕發京師 三月 壬寅駐蹕陵下開平守將陳邊務數事上舉其屯田守備可行者付所司施行 戊申 上奉皇太后事皇后還京師道中上遙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耕者初不知爲上也既而中官語之乃驚躍羅拜上顧侍臣曰朕三耒耜已不勝勞况常事此乎人恒言勞苦其如是信矣命耕者隨至營

入賜鈔六十錠已而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庚戌 上御左順門召寒義楊士奇楊榮等曰朕昨謁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在田召而問之知人事艱難吏治得失因錄其語成篇今以示卿卿亦當體念不忘也所錄語曰庚戌春暮謁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旁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視召而問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跪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獲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後熟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勞也何不易爾業爲士爲工爲賈賡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於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奔走負販二三百里外遠或一月近或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闔室失意戚戚不樂矣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我事農而勤苟無水旱之虞歲入厚者可以支二歲薄者可以給一歲且旦暮得與父母妻子相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聞某言喜賜之食既又問曰若平居所觀惟知買之

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嘗躬力役於縣竊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陞遷去久矣蓋至于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晝出坐廳事日未晏而人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嘗一來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睹其他不能知也朕聞其言默思此小人其言實而有理也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也厚遺之而遂記其語 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等衛及階州文縣千戶所者去京師甚遠每歲更代必俱遣人促之方至請以陝西內地衛所官軍與之兌換又山東內地衛所官軍有調緣海備倭者緣海衛所却調京師操備通州諸衛官軍發淮安運糧而直隸安慶諸衛乃赴京師操備彼此不便請行兌換 上悉從之 上御奉天門策會試中式舉人上臨軒發策畢退御武英殿謂翰林儒臣曰朕於取士不尚虛文欲得忠鯁之士為用其間有若劉黃蘇轍輩能直言抗論庶幾所望朕當顯庸之於是賦策士歌以示諸讀卷官云是科賜進士一百人得廖莊劉實 上御武英殿偶與侍臣論漢以下創業諸君侍

臣有言漢高帝之大度有言唐太宗之英武有言宋太祖之仁厚不相上下者 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假借權力襲取天下唐太宗慙德尤多漢高帝及我朝 太祖皇帝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高帝除秦苛政而禮文制度不脩我太祖剪除羣雄革前元敝俗申明中國先王之教要為過之侍臣皆叩首以為至論 增置嘉興府秀水嘉善桐鄉平湖四縣 夏四月 重脩玉牒成 五月 工匠有告內使韋宗盜官銅造鍍金器物其制過於御用器者 上命付法司治之如律 陞禮部郎中况鍾等九人為知府先是上聞除郡守須由資格多不稱任甚至有貪黷暴刻者至是吏部奏郡守缺九員 上命六部都察院堂上官舉京官之廉能者擢用之 豹房勇士奏與民分居上曰勇士在京師皆十餘年安得今尚無居此必民居寬好欲舍而就彼民艱難作一居爾欲圖得之邪民何罪爾何功錦衣衛指揮王節奏此人今有居在城中上怒命杖之一百以一百斤枷號令警衆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此曹敢輕易犯法者侍中官為之救解自今但中官傳朕言釋有罪人並須覆奏始行 六月 初兵部尚書張本奏甘肅罕

夏大同宣府糧餉皆出民力運輸所費浩大近數年來各處邊隅無警田禾豐稔邊衛軍士一切用度多以穀粟易換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彼處應用布帛等物戶部差人運去依價收糴每處穀粟或十萬石二三十萬石歲以爲常儲爲糧餉則民力可省邊儲可充 上令遣官馳驛與各處守將計議以聞至是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都督譚廣劉廣言甘肅寧夏缺絲綿布絹綿花大同宣府缺布絹綿花茶鹽及農器犁鋤等物如運至依時易換爲便戶部遂請以折糧絲綿布絹綿花及收買農器支在官茶鹽

萬曆集

卷六

成

遣人運送陝西委叅政陳琰山西委叅政樊鎮口外委戶部郎中王良等專理其事從之 秋七月上宴閒輿待臣論商周得天下之道侍臣曰湯武順天應人除暴安民功加于時德垂後裔所以天下歸之傳之子孫歷世長久 上曰天所歸蓋非偶然唐虞之時契敷五教百姓親睦后稷教民稼穡天下享其利至湯放桀武王伐紂遂有天下誠以先世功德在民篤生聖哲用集大命有不可辭者于其子孫享國長久亦惟仁義道德足以培植之也 八月己巳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書胡漢以爲即同不合請率羣

萬曆集

卷七

何

臣上表賀 上不許因勅羣臣曰古者人君所謹莫大於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傳不云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於省過而然歟况離明照四方陰雲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比之不食天可欺欺朕尚圖脩省以仰答天意方賴爾羣臣匡其不逮其止勿賀 上罷朝謂吏書郭璉等曰東漢初竇融保河西以孔奮爲姑臧長姑臧最富饒奮獨以潔廉自守衆皆笑之謂其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光武知之及融率官屬入朝即擢奮爲武都郡丞以旌之 夫激揚清濁爲治之道使清濁無別何以勸懲天下光武即位未幾舉卓茂又舉孔奮東漢多循良吏蓋由此也今天下未嘗無潔士卿宜爲朕甄別以聞朕當旌之若人有善而上不知則爲善者怠矣 陞禮部右侍郎李琦爲湖廣左布政使鴻臚寺卿徐永達爲湖廣按察使刑科給事中方祖爲楚府左長史 上語學士楊溥等曰民之休戚係庶官之賢否何術可盡得其人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不患不得 上曰此恐非探本之論若不素教預養則人才已壞徒嚴薦舉精考課譬猶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此豈可

得今當崇重學校慎選師儒以責成之 南京江西
道御史張楷劾奏刑部尚書趙紳侍郎余士吉曠職
疎官本部所繫強盜吳福金者覆奏待決乃詐病死
相驗瘞之其後復出強劫又有蘇州富民過達者安
港巡檢司圖其財誣作強盜械送刑部而私賂獄官
獄卒縊死於獄皆由紳等怠縱所致今該司官吏皆
已逮問紳等亦當罪之 上覽奏怒曰縱有罪殺無
罪豈可恕也既又曰紳等歷事先朝今皆老矣其召
之來令都御史熊渠兼理刑部 遣吏部郎中趙新
刑部郎中劉澤榮華工部郎中張琰禮部員外郎吳

臺臺臺

十六

政等經理屯田先是尚書黃福言請於濟寧以北衛
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種積糧以
充國用 上命戶部兵部議至是戶書郭資兵書張
本等言於緣河屯田實爲便宜自鳳陽淮安以北及
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田
驗丁冊合官給以牛仍支官錢收買農器如此則軍
民樂於用力但山東近年旱饑流民初復故業官軍
亦多有差役宜先遣官往同有司按視田地以俟開
墾上從之遂遣新等經理仍命福總其事既而本等
感於人言令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撥點差未免勞

擾本以聞於上事竟不行 按嘗因黃福之言而有
慨於西北諸處積荒之地不但可以屯種雜糧雖江
南之杭稻亦可植也山東通濟沁泗沂諸水河南鑿
汝蔡沮息諸渠陝西會涇渭漆沮諸流則西北之田
皆杭稻矣奈何經畫驅理既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
東南吳東民力烏得而不竭哉 九月 陞吏部
郎中趙新爲吏部右侍郎兵部郎中趙倫爲戶部左
侍郎禮部員外郎吳政爲禮部右侍郎監察御史于
謙爲兵部右侍郎刑部員外郎曹弘爲刑部右侍郎

臺臺臺

十九

越府長史周忱爲工部右侍郎巡撫各省兩畿總督
稅糧新江西倫浙江政湖廣謙河南山西弘北直隸
府州縣及山東忱南直隸蘇松等府縣 有獻歷代
紀年圖者 上覽既顧侍臣曰唐之後不五十年天
下五易主生民之禍極矣周世宗英武觀其進取之
畧制治之心足以平定天下而亦享年不永何也侍
臣對曰帝王之典自有天命非人謀所及上曰國家
創業垂統貴有根本三代以下若漢高帝掃除秦苛
以濟蒼生唐太宗革隋敝政以致太平其規模皆弘
遠所以傳之子孫皆長久若後周之主釋兵爲逆劫

掠京城曾無匡濟之功室家先覆而世宗以養子繼之欲其宗祀長久得乎宋太祖陳橋之變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拯生民於淪溺革叔季之兵禍子孫享國與漢唐同久者蓋有仁厚爲之根本豈偶然哉

省山東曹縣知縣范希正罪令復職希正在曹縣得民心有奸吏誣希正以他事被逮縣民八百餘人訴於通政司言本縣累年正官有廉而無能者有能而不廉者希正廉能公勤寬平正大嚴約吏卒愛恤人只不一年間政簡訟息今爲奸吏所誣此吏欺公玩法蠹政害民通邑所患希正被逮之日民人老少莫不流涕如失慈母若不爲伸冤恐被誣陷通政司以聞時侍郎許廓過曹縣耆民父老相率跪訴于廓廓移文吏部吏部亦具以聞時刑部方奏希正不應徑解奸吏赴部論以違制上曰聽民之言希正君子其徑解赴部蓋欲急去惡耳君子不當論其小過即遣復職以慰民心姦吏令刑部盡法治之希正蓋仲淹之後云嚴暉伏誅暉初爲南京御史數受賕御史劉弘道奏黜之暉賂左都御史劉觀得復職右都御史劉佐劾御史之貪淫無耻者十餘人而暉爲之

首俱謫吏於遼東各衛暉不受役潛逃至京仍造誣脅取財物上命三法司鞠之奏暉所犯應死上命戮於市車駕巡近郊冬十月丙子車駕發京師駐蹕玉河諭成國公朱勇等曰今農收雖畢而不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於此扈從官軍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其中令各營悉知之壬午駐蹕雷家站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畧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又問此山崩於順帝時人率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爲如何衆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

戊子回鑾駐泥河壬辰車駕至京師十一月直隸廣平大名等府縣奏久兩河溢淹沒苗稼無收上命戶部蠲其稅十二月上謂吏部尚書郭璉等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當爲朕擇才昨郡守多缺乃命廷臣共舉古之人當斯任者必勤於訪問有得即錄之故官不乏才呂蒙正之夾袋虞允文之材館錄是也自今宜留意舉等皆頓首庚辰先夕

大雪是日早朝罷 上示羣臣喜雪之詩復賜賞雪宴蓋久未雪至是大雪盈尺上喜而成詩羣臣遂進和章上親閱視擇其有警戒之意者別錄之而爲之序 閏十二月 文武羣臣以合璧星見上表賀

江西按察司副使李綸請成綸先爲御史與都御史劉觀子輻游及受海鹽縣豪民金銀文綺出其殺人之罪至是事覺都察院以聞 上命追所受贓及舊給勅命發戍遼東邊衛 河南歸德州知州李志言歸德唐忠臣張巡許遠死節之地故睢陽有協忠廟祀巡遠雷萬春南霽雲賈賁姚閻宋元以來俱命守

禮部集

三

言

臣祭之 上曰此不可闕命禮部定祀儀請以巡遠居正南霽雲等四人配享從之命翰林撰祭文有司每歲以春秋仲月祭

亥辛

六年春正月丙寅朔 兵部尚書張本卒本山東東阿人洪武中自國子生擢江都知縣靖難兵及境本率耆老詣軍門朝陞揚州知府內難平歷工部侍郎以至兵書當時謂本一迎候間遂獲終身富貴至其錄高煦餘黨則脅從者多不免云 二月 逮巡按江西御史陳祚下錦衣獄祚上疏勸上務帝王之實學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治

道無所不載願於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使知孰爲忠賢之可親孰爲邪佞之可遠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義輔上德者愈見於信任邪佞以奇巧蕩上心者自見於踈遠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 上覽疏怒曰蠻蠻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差官校逮繫至京并其父母妻子家屬悉下錦衣衛獄禁錮者五年時上方以博綜經史自負而祚之措辭若上未嘗學問者遂觸怒云 三月 上朝退御武英殿問侍臣曰古之

書

三

言

井田最爲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強者得以兼井遂致因循 上曰朕惟爲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徵歛重本抑末便是養民亦何必拘於古法 夏四月 有星孛於東井 五月 遣兵部侍郎柴車往山東經理屯田時巡按御史張昂言大同地平曠所種粟麥有收多爲軍官掠占小民日困乞遣官按視占耕者分與軍民爲便 上命車及御史一人往理之 六月 遣禮侍章啟通政徐瑋齋詔命安南頭目黎利權署安南國事 賜泰義等招隱歌 上謂之曰朕嘗作招隱

詩賜羣臣以示求賢之切然古亦有招隱詩蓋彼然招隱者與之俱遜朕則意在招徠賢者而用之恐山林之士猶未悉朕意不肯輕出再賦七言招隱歌以示卿等 秋七月 上幸楊士奇宅時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出臨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上已入門士奇俯伏言陛下奈何輕出萬一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曰思見卿一言耳遂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曰車駕今夕俯臨明日必有知者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密問士奇車駕臨幸曷不謝對曰車駕夜出臣追令中心惴

憲集三

五

慄未已豈敢言謝弘復命上仍遣賜士奇白金文綺明日士奇入謝上曰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 八月 常州知府莫愚奏守令親民之官而黜陟臧否出自朝廷邇來公差官倚勢作威是非顛倒以廉謹者爲貪污以諛佞者爲正直乞加禁止庶善有所勸惡有所懲 上命吏部公差官有如此者指名陳奏處置 忠勇王金忠卒初名也先土千元太保不花六世孫自永樂二十一年以其部屬來歸太宗嘉之封忠勇王賜姓名金忠宣德三年扈從巡邊至會州遇虜忠奮勇當先有斬敵功四年陞太保其卒也 上

甚悼之賜祭塋 九月 熒惑犯南斗 冬十月

都督陳懷等討松潘番寇平之 戶部定官軍充運民糧加耗則例 河南府知府李驥奏伊王居國屢有非理之求臣不敢曲從府中內官官校虐害百姓者臣到任稍爲禁戢自此王府含怒今年冬至臣以四更往王府陪班行禮適初唱班臣已就列王以爲遲執繫儀衛司獄次日始釋緣王府自前遇節行禮未嘗有在四更者臣蒙恩守土遭王摧辱不敢不奏上謂都御史顧佐等曰朝臣於大廷朝賀皆昧爽之際未嘗以四更行禮此必王府譏邪小人教王辱知

憲集三

五

府之計乃致書伊王諭王宜謹守祖法勿信譏邪府中承奉長史典儀悉械送京師治之 十一月 安南黎利遣頭目何栗等陳情謝罪貢方物栗等又同頭目耆老人等奏請求封內稱欽遵勅命大集國人徧行詢訪陳氏子孫委的無存臣等切惟本國地不可無人管攝而黎利未奉朝命臣等所以懇款陳詞伏望乞臣所請使黎利得以守土南荒奉貢天關上以弘聖天子一視之仁下以蘇一方生靈之命 上納之 降刑科給事中李芳爲浙江嘉興府海鹽縣丞 上每退朝御便殿與大臣議事芳直前言洪武

中百官朝退凡大臣奏事必給事二人與之俱所以防弊上顧謂侍臣曰芳言是芳退輒自矜每見百司所爲事少不如意即詰上前言之衆皆側目至是上亦惡其訐故有是命 十二月 丁未大學士金幼孜卒幼孜江西新金人由進士擢給事中永樂初改翰林檢討陞侍講太宗巡狩北京及親征北虜皆預扈從仁宗嗣位累陞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至是疾作不起贈少保謚文靖勅有司給驛歸其喪幼孜爲人簡易沉默論事必正眷遇雖隆而自處益謙臨終家人屬求恩澤於子正色曰君子所耻年

憲章錄卷二十三

六十四

憲章錄卷第二十三

憲章錄卷第二十四

宣德七年壬子至
正統五年庚申

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食 辛巳少詹事兼翰林侍

讀學士曾榮卒榮江西吉安未豐人爲人溫雅英邁

喜推薦士士窮流落不偶者多賴以濟卒年六十一

二月 三月 上退朝御左順門謂尚書胡濙等

曰朕昨以官田賦重百姓苦之詔減十之三以蘇民

力嘗聞外間有言朝廷每下詔蠲租戶部皆不行甚

者文移戒約有司有勿以詔書爲辭之語若果然則

是廢格詔令進退恩澤其咎若何今減租之令務在

必行卿等當體朕意濙等皆頓首謝 大通關提舉

司更文中自陳臣廣東瓊州府儋州昌化縣學生未

樂二十一年鄉試中式因病未及會試繼丁母憂宣

德六年八月至部以違限充吏切思海外之人本國

光顯今乃論謫爲吏伏望聖恩矜念 上命禮部試

驗其文可取命復舉人候下科會試 夏四月 募

商輸粟塞下 五月 復開平涼府開城縣送烈孫

道路先是陝西叅政楊善言西安諸府州歲運糧餉

赴甘州涼州山丹永昌諸衛皆經平涼府隆德縣六

盤山紫蓋嶺山澗陡絕人力艱難開城縣舊有路經

遷烈孫黃河平坦徑直抵甘肅諸衛近五百餘里洪武中官置渡船平涼撥軍操濟人以爲便既乃罷之今請如舊開通以利民 上命陝西三司覆實至是皆以爲宜仍命布政司給官錢造八舟平涼鞏昌二府擇善水者操之每舟十一人俱隸迭烈孫巡檢司太原忻州民人武煥家馬生一駒鹿耳牛尾玉面瓊蹄肉文被體如鱗巡撫都御史于謙會同巡按三司視之咸謂其爲龍馬與而進之禮書胡濙請偕羣臣上表賀 上曰二三年水旱告災者踵至朕方日夕憂勵一獸之微何救民饑而欲表賀其止之 上

卷之三

二

御便殿觀宋史顧問侍臣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於不振何也侍臣對曰宋太祖太宗初皆以兵平海內其子孫率流於弱致武備不飭 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帥雖才亦不得展蓋爲小人所壞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六月 巡按湖廣御史朱鑑言洪武間各府州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富民守之遇有水旱饑饉以貸貧民今各處有司以爲不急之務倉廩廢弛贖穀罰金掩爲已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乞令府州縣修倉廩謹儲積給貸以特仍令布按二

司巡按御史巡察違者罪之 上諭戶部曰此祖宗

良法美意比由守令不得人遂致廢弛爾戶部亦豈能無過其如御史言違者從按察司監察御史劾奏

秋七月 置呂梁漕渠石閘初陳瑄以呂梁上洪

地眇水急漕舟難行奏准令民於舊洪西岸鑿渠深

二尺濶五丈有奇夏秋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

鑿置石閘二時其啓閉以節水庾幾往來無虞事聞

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夫工匠協成之

上御武英殿翰林儒臣侍因論漢唐開創輔臣侍

臣對曰蕭曹房杜雖皆常才亦當時無過之者今天

卷之三

三

信

下之廣未必無才但係於遭際何如耳 上曰然如

三老董公及秦山道士徐洪客皆不見用而蕭曹房

杜成功誠哉人才遭際爲難也 上燕閒閱內庫書

畫得元趙孟頫所繪幽風圖因賦長詩一章召翰林

詞臣示之曰幽詩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

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

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

在目有所激勵爾其書于圖之右 蘇州知府况鍾

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博採諸司官吏廉勤公

謹者禮之薦之汙濫姦佞者威之糾之勸懲得體人

自畏服至於御史與在外官相見禮儀及凡迎詔勅
諸學校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有逆
越禮分各府知府亦自顧闡茸貪暴畏其糾劾諛
拜跪甘受署辱間有奉法持已不肯阿屈者御史輒
求小過擅作威福使賢良不安於位而邪佞得以苟
全伏乞禁約 上命禮部同翰林院會議申明 上
錄萬壽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臣侍命同覽都畿山
川形勢既畢上諭之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
任使信任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帝業
再傳至武宗元政稍有變更仁宗繼之恭儉愛人即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四

信

位之初興學於勵風憲清中書其孜孜爲治一遵世
祖之法足爲賢君英宗果於殺戮奸黨畏禍遂攝大
變泰定以後皆享祚不久至順帝在位既久肆意荒
淫怠於政事紀綱法度蕩然遂致失國使順帝能恭
儉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豈爲我祖宗所有又曰
茲山茲宇順帝存日宴游者也豈不可感侍臣叩首
曰桀之跡周之鑒也上曰然 陳瑄言高郵郡城西
北湖中有神祠古碑載神姓耿名邁德宋哲宗時人
天性忠實死而爲神屢昭靈威累封至靈應侯廟額
曰康澤至今其神有靈禱之者舟行無沒溺之患旱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五

信

燠有甘澍之應請令有司春秋祭祀 上謂禮書胡
漢曰神有功德及民應在祀典果如瑄所言有應其
令有司以時致祭 八月 上御奉天門視朝罷召
楊士奇楊榮至榻前諭曰今春命京官三品以上者
舉方回郡守後又出舊作招隱倚蘭之詩以示意已
踰半歲都不舉一人近因卿二人舉黎恬等朕思今
天下之廣豈無人才但羣臣不以國家生民爲心又
厭以忌嫉注念故往往視朕言爲虛文吏部怠忽至
此其降勅責之仍命吏部都察院考察在外方面及
郡縣官之昏懦不才者罷黜之 陞吏部考功員外
郎魏驥爲南京太常少卿交趾南靈州黎恬爲右諭
德福建建安縣學教諭楊詩夫山東臨清縣學教諭
彭珣爲翰林編脩皆以京官三品以上所薦也 巡
撫侍郎周忱奏置蘇松等府濟農水次等倉 釋故
城縣丞陳錦復任先是 上聞內官內使差遣在外
者多貪縱爲民害以太監劉寧清謹忠良命同御史
馳往各處盡收所差內官資索并其人解送京師既
還道經故城縣丞陳錦聞有內官至不問所從來輒
奮前捍寧而手擊之御史遂奏丞無狀逮至上曰丞
固可罪朕以其一時偏於所惡昧於所聞且宥之侍

臣或言銘酌酒擅擊朝使陛下縱赦之亦不可使復任上曰朕既釋之矣彼當因此知改過也 九月

御史包德懷給事中虞祥等劾奏順天府鄉試關防

不嚴致有詐冒請治提調官府尹李庸監試官御史

梁廣成等罪 上命姑宥之已而顧侍臣曰科舉求

賢國家重事於此而不用心他事可知已御史給事

中所劾本不可宥但念斯事因庸覺察不然則奸弊

露矣 蘇州府知府况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

有六曰太湖曰傍山曰楊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尚湖

聯屬廣袤凡三千餘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

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

尚書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為患民獲有秋年久淤

塞不通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沒溺乞仍遣大臣

督各府縣官於農隙時發民疏濬則一方永賴矣

上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以聞 直隸隆慶

衛指揮同知袁泰等奏本衛指揮同知李景鎮守居

庸關調度有方行事得宜今缺指揮使請以任景通

政司以聞 上不從因召諸武臣語之曰爵賞當自

朝廷景若有功朕豈吝此唐自中世以來威權不振

河北將帥皆由軍中所立此輩猶欲效之耶為人臣

憲錄

六

信

五

者但當竭忠盡力為國立功不思不富貴勿得越制以干憲典羣臣皆頓首 冬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八年春正月乙卯朔 勅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同

巡撫侍郎周亮總督南京各備所屯田較其所入之

數以充軍倉必使科糧以時毋令下人侵擾 二月

三月 上謂奉天殿策試禮部中式舉人賜曹鶴

等九十九人進士先是為舉鄉試授代州學正辭為

泰和典史至是及第一 禮書胡濙同大學士楊

士奇楊榮選進士六員舉人二十四人以聞 上命

吏部改進士為庶吉士送翰林院令侍讀學士王直

訓督之舉人俱賜冠帶給訓導俸送國子監肄業

夏四月 山東旱饑 五月 四川盜起副都御史

賈諒討平之 六月 上以天久不雨禱祠未應憂

之作閔旱之詩示羣臣 秋七月 上與侍臣論漢

高帝唐太宗皆開創之主侍臣有盛稱太宗英武過

高帝者上曰太宗才盛高帝義盛高帝不事詩書而

大義瞭然太宗文雅足稱而大義未明 八月 癸

亥犯南斗 江西吉安知府陳本深言廬陵縣城南

舊有忠節祠祀鄉先賢歐陽脩周必大楊邦乂胡銓

楊萬里文天祥比來曠缺祀典人無激勸乞舉行之
上諭禮部曰褒崇忠節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
務其從所言令有司春秋祭祀仍以時脩葺祠宇

閏八月 慧出天倉 九月 冬十月 丙寅平江

伯陳瑄卒瑄廬州合肥人自少機警有智畧善騎射

初襲父職爲成都右衛指揮同知尋陞右軍都督僉

事建文申命瑄總舟師江上防禦靖難兵至江北瑄

以舟迎濟封平江伯卒謚恭襄 十一月 賜朝鮮

國王李禔五經四書大全諸書 上謂吏部尚書郭

璉等曰在外庶官亦必有文學可取者卿其爲朕選

臺案彙編

八

擇之明日璉引六十八人入奏上命少傅楊士奇楊

榮出題試于廷中擇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

碩廖莊宋璉教諭黃純徐惟超訓導婁昇七人以聞

令吏部改進士爲庶吉士與知縣教諭俱歷事六科

以備用 十二月 甲寅戶部尚書郭資卒資河南

武安人洪武乙丑進士卒年七十三追封湯陰伯謚

忠襄資平生一介不苟取既卒家無餘貲云

九年春正月己卯朔 二月 行在戶部員外郎羅

通奏今運糧赴開平每軍運米一石又當以騎士護

送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今軍民人等

有自願運米至開平中納鹽糧者乞將舊例二斗五
升減作一斗五升若商一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

軍所運且省行糧二百石從之 南京刑部侍郎段

民卒民常州武進人永樂甲申進士爲翰林庶吉士

與脩永樂大典除刑部主事又脩五經四書性理大

全書成陞員外郎郎中山東妖婦唐賽兒倡亂三司

官坐視不奏皆得罪命廷臣簡代者權民山東左布

政車駕北征民督運饑至沙漠撫恤有方雖勞不怨

既還借御史考察郡縣官黜陟甚公宣德二年同考

臺案彙編

九

會試明年命署南戶部右侍郎尋改刑部紀綱脩舉

宿弊頗革存心寬恕持行廉潔卒年五十九終身不

負所學云 三月 廣西總兵山雲奏交趾黎利已

卒長子狂妄次子幼弱姦臣黎問黎察構黨讐殺良

民驚懼諒山府土官阮世寧七源州土官阮公庭各

率家屬及部下三百餘人避難來歸願於廣西龍州

及太平府居住 上勅雲曰黎利本起賤微因奉陳

鼎以從人望堅請立之朕志在息民遂詔罷兵將黎

實建立而彼遽奏曷死曷之死利所爲也此時朝廷

即欲加兵但不忍荼毒生靈姑令權署國事其行不

義如此宜爲天所懲也爾宜戒飭邊兵嚴謹守備阮

世寧等避難來歸聽隨便居住凡所食用皆官爲處置使之得所無失遠人來歸之心 上與侍臣論南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刻薄奢侈之弊欲矯以仁儉及平吳之後頗事游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或曰事勢傾內外曾不一傳禍生聞閹致戎羯之亂亡帝繼統江左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內興明帝明敏有機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皆孱弱寄命於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爲幸矣 上曰昔武以開創之主不爲遠圖樹立失宜託付非才差胡鮮卑雜處內郡而不能以時區處所以國禍方殷而戎寇遽至東晉僅能立國逆臣接迹朝政陵夷而猶延數世者亦有賢人爲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爲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化於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 夏四月 瓦剌脫歡攻阿魯台殺之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立元之後脫脫不花爲主居沙漠之北哈喇噶等部皆應之 五月 河南按察使朱仲安卒仲安浙江蕭山人由學官陞常州武進縣主簿又陞本縣知縣坐累降定興縣丞以薦授御史陞湖廣按察副使調交趾復坐累降御史秩滿陞河南按察使仲安以學行見知於仁宗一日顧侍臣曰朱仲安今御史之翹楚也蓋有意進用之而官車上賓矣仲安居官廉臨事必存大體 六月 工部尚書吳中奏北京城東南有兩水磨及通惠河諸閘皆爲河水所壞今南門外舊有減水河若加疏鑿長二十餘丈即與郊壇後河通流可泄水勢 上曰盛夏炎暑未宜勞民姑緩之 秋七月 八月 九月 工部將宰師巡邊命蹇義楊士奇楊榮胡濙楊溥吳中等偕從 癸未車駕發京師 丁酉駐蹕洗馬嶺 庚子回鑾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端字正夫河南溫池人潛心理學日事著述教人務躬行實踐事父母曲盡孝養年荒勸賑一方賴以全活在霍學年又士子服習教化郡人亦皆熏炙唯禮義是尚後調蒲州霍諸生上章懇留從之竟卒於霍郡人如喪考妣學者稱爲月川先生 冬十月 都察院右都御史熊槩卒槩舉進士擢御史歷陞大理卿奉命治水蘇松常鎮杭嘉諸處所至恩威並行禮賢興學以治行稱陞南院右都御史會顧佐有疾召掌行在都察院槩頻改素節徇子第之欲虧廉潔之行君子惜之 翰林學士沈度卒度松江華亭人初以善書被薦入翰林

外進翰林學士貞靜不苟初入翰林鄉人李至剛
爲禮部尚書得召氣勢赫赫希聞者曰奔走其門度
未嘗過萬戶鳴琴賦詩以自樂云 陞南京國子
監司業陳敬宗爲南祭酒 十一月 錄宣德通寶
錢 翰林侍臣講周書畢 上因論周之王業及成
康治效侍臣曰成王即政之初三叔挾武庚以叛周
公以流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煽亂成王
付保文武之業亦不易也 上曰當時皆以爲周之
不造及成王定奄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
大雷電以風用彰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
殷頑民而後王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
子孫歷年八百則知始之所震撼者正天所以維持
華固之也成王卒爲守成之令主周召爲賢臣以求
周家一代之基業豈偶然哉 十二月 瓦刺順寧
王脫歡使臣昂克等朝貢陞辭命指揮康能等送之
還并齎勅諭脫歡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人來朝
進馬具見勤誠聞殺阿魯台尤見王之克復世讐所
云已得玉璽欲獻亦悉王意然觀前代傳世之久歷
年之多皆不繫此王旣得之可自留用仍賜脫歡紵
絲五十表裏以答其貢獻云 命御史分投巡視京

通倉各草場光祿寺甲乙等庫象牛羊等房禁革奸
弊一年一代云 上御文華殿召楊士奇等出御書
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當卿
等當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聖論真得古人之精蘊
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對曰帝王
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陛下始終此心上
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
十年春正月癸酉朔 上不豫 乙亥 上崩於乾
清宮壽三十八 皇太子方九歲祖母張太后取金
符入內侍省籍籍楊榮楊士奇哭臨畢請見皇太子
即叩頭呼萬歲羣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君子謂
二楊定大謀以安宗社無忝古之大臣云 壬午
皇太子即皇帝位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憲天體道
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
尊聖祖母皇太后張氏爲太皇太后聖母皇后孫氏
爲皇太后封皇弟初鈺爲郕王命楊溥復入文淵閣
溥丁憂起復爲禮書兼翰學至是復入 釋御史陳
祚囚復其官 吏部尚書蹇義卒年七十三諡忠定
義歷事五朝五十餘年性乏耿直遇事脂韋王紳謂
其與時浮沉李賢謂其依違承順唐之蘇模稜宋之

三書宰相蓋其人云 二月 三月 夏四月 五

月 以上驥為行在兵部尚書 六月 戊申 趙景

陵 命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參贊南京軍務時楊士

奇言上初嗣位當肅軍政飭邊防南京根本重地

雖有襄城伯李隆守備宜令黃福參贊遂永為定制

秋七月 八月 寧陽侯陳懋鎮守甘肅 九月

勅脩宣宗實錄 以太監王振掌司禮監 以陳

鑑為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兼督延寧邊備 以徐

祐為兵部右侍郎巡撫甘肅舊常州江陰人吏員出

身小廉曲謹阿附權勢馴致顯擢 以兵部右侍郎

王驥為本部尚書 以黃宗載為南京吏部尚書

冬十月 以羅亨信為僉都御史練兵平涼 十一

月 十二月

英宗睿皇帝正統元年春正月 上御經筵開講以

英國公張輔知經筵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同

知經筵事少詹事王直王英講讀學士李時勉錢習

禮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穀脩撰馬愉曹鼐並充經

筵講官九卿掌印官侍班給事御史各二員侍儀禮

畢賜宴及賜金幣鈔錠有差 考功郎中李茂弘致

仕時中官王振用事茂弘嘗言可憂者君臣之情不

通今經筵進講不過應故事以粉飾太平而睽隔蒙

蔽未必無意外之虞也遂抗章致仕去 楊士奇以

侍講劉永清才堪繁劇薦為廣東右布政使 二月

以僉都御史王翱鎮守江西 三月 廷策會試

中式舉人賜周旋等進士一百人省元劉定之名在

一甲第三是科又得李秉崔恭 命浙江嘉湖直隸

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遞減稅糧從巡撫周忱

之言也蘇州府減秋糧八十餘萬石別府有差 上

命兵部左侍郎柴車參贊陝西軍務先是虜酋朵兒

只伯擁衆入寇鎮番副總兵劉廣往援遇虜而退虜

隨逼涼州廣閉門不出虜大掠而去廣素功微賞重

効其罔上不法諸事請寘之法又劾奏寧夏守將失

律詔各械繫至京下獄朝廷以車公嚴執法可當師

帥之任故有是命仍以白金文綺賜之 以山東左

布政劉中敷為戶部尚書 以應天府尹鄭瑄為兵

部左侍郎 夏四月 河北旱蝗遣工部侍郎邵昊

等六道督捕之 五月 始設提學憲臣南北直隸

御史各一員各省按察副使或僉事各一員專勅責

成不許巡按御史侵越 以御史薛瑄為山東提學

僉事 六月 以江西左布政陳智為右副都御史

先聖賢子孫差役 閏六月 秋七月 徙

日更憲王于襄陽淮靖王于杭州 八月 九月

張嘆卒 冬十月 車駕闕武于將臺 十一月

今僧錄司造周知冊初洪武中凡僧人給授度牒令
僧錄司造冊凡所度僧人姓名在京在外寺院俱以

次滿其年甲籍貫及始爲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

俱載於僧名之下頒示天下僧寺凡行脚至者以冊

驗之或有不同即拏送有司解京治罪容留者罪亦

如之各局知冊至是令復照舊措置 十二月 命

兵部尚書王驥巡視陝西諸邊先是鎮守平涼等處

重刊

十

宋

御史羅亨信與都督趙安率岷洮等衛兵巡邊遇

虜安與都督將貴聽都指揮安敬議逗留不行亨信

至其營責之貴等以芻糧不繼爲解亨信劾貴敬等

老帥玩愒侵剋軍餉乞正罪以振軍法 上乃勅王

驥巡邊整飭軍務許以便宜行事

二年春正月 太皇太后御便殿召張輔楊士奇楊

榮楊溥胡濙入朝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 上東立

輔等西下立太后召問輔等五人顧謂上曰此五人

先朝所簡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

不可行也上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至俯伏太后

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賜汝死於是

女官加刃振頸上跪爲之請諸大臣皆跪太后曰皇

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家國多矣我且聽皇帝

洎諸臣留振此後不得再令干國事初宣廟崩太后

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禁中官

不進政有司開委用三楊 上初即位詔凡朝廷大

政必白于太后然後行太后令付閣下議決每數日

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商確即以帖開某

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何施行太后乃以帖所開

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 二

重刊

十

宋

月 以宋儒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三月 夏四月 五月 左都御史顧佐致仕 阿

台朵兒數寇甘涼王驥巡邊至甘肅稽關邊備見莊

浪來昌山丹路俱廢烽火墩軍無紀律大會諸將于驛

門問先年大軍過虜畏敵不畏軍令者誰最甚咸曰

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之徇于衆曰自今遇敵畏縮

者禍此三軍股慄因大閱士伍謹斥墩嚴部伍勤訓

練利器械軍容肅然 楊士奇薦御史彭易提督南

畿學校師道卓立寬嚴得中一時東南士風翕然振

起勸江西水豐人末樂乙未進士 六月 食都御

史魯穆卒穆浙江天台人由御史遷福建僉事起拜前職剛正清慎歷仕中外二十餘年家無餘貲既沒無以爲歛公卿賻治其喪而還 秋七月 八月

九月 虜入甘肅王驥督諸軍禦之 以温州知府何文淵爲刑部右侍郎 楊士奇等上疏言宣德七年以前藩臬二司及府州正官惟聽吏部所舉權衡獨擅聞見不廣未盡得人百如受害是以宣宗皇帝勅令大臣保舉自茲得人遂多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徇私不公所致昔唐太宗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

宣德錄卷五

五

成

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語專欲壞壞先帝良法伏望聖斷仍遵先皇帝勅旨行但所舉之人籍記舉主後有犯賊必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徇私官必得人矣詔從其議 冬十月 進賢理陝西軍務侍郎柴車祿從二品車盡心邊務每糾劾將佐欺玩軍前後凡數十上或休以後患車曰吾敢愛身以誤國乎同事者多耽宴樂忽大計車遂斷酒肉澹泊自處凡燕會皆不與而持論益堅據理守正每有功賞雖勅下必覆驗而後行設有詐冒必糾正之岷州土官都指揮石能以家人冒功陞賞車

奏罷所陞官能復請 上宥之車反覆論其不許月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次第按覈今宥能如餘人何若無功得官則捐軀死敵者何以待之詔嘉車忠誠遣使賜白金四十兩文綺四表裏仍進從二品祿十一月 十二月

年氏

三年春正月 二月 三月 夏四月 宣宗章皇帝實錄成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楊溥進少保武英殿大學士王直王英並禮部左侍郎錢習禮爲翰林學士劉球爲翰林侍講其餘進秩有差廷臣以實錄成進官始此 王驥等帥師敗虜于塞外虜

宣德錄卷五

五

章

酋阿台朶兒只伯走死先是驥至邊復申號令將士咸奮曰願與虜一戰雪數年之耻居無何虜入寇驥選精兵二千遣都督蔣貴將之瀕行戒之曰兵精氣銳遇賊不能勦殺無復相見貴父子感奮繼遣趙安率兵由東涼州逾白鴉狐口北抵赤林鐵門諸關爲犄角之勢貴遇虜於石城兒泉破走之驥與太監魯安都督任禮帥馬步出鎮夷關與貴期以狼心山舉火爲號貴襲阿台及朶兒只伯巢穴與任禮等縱兵夾攻于梧桐林擒其驍賊虎都丹等三十餘人復進兵攻野狐川青羊山轉戰二千餘里俘賊男婦二千

餘口馬駝畜產不可勝計虜酋率數十騎遠竄尋死

五月江北大水 直隸淮揚地方被災鹽課虧少

上命巡撫侍郎周忱往視之忱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府量撥一二萬石運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次年預納秋糧其米藥令竈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米食用于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上下賴之 河南參政孫原貞奏故汜水縣典史魯泉始由進士任御史以事降黜自宣德六年到任廉謹勤能課農勸學官有儲積民無科擾歷任三年家給人足俗醇訟簡然其

卷一百一十五

年

所以裕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其財厚其生耳聖明在上郡邑率多俊入然求其如泉者不多得也臣至其邑泉沒已三年民之懷惠至今稱之乞勅該部覈實原其過名追復其官以爲天下士風之勸從之 六月 楊士奇楊榮楊溥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多致死亡深爲可憫又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其地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清解發戍宜從南北所

宜度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

侍郎鄺楚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恐啓弊端答將誰歸竟寢君子謂三楊之議是矣未免猶以專柄爲嫌而不果於行若鄺楚則硜硜自守而不達時宜者也 秋七月 八月 翰林侍講學士曾鶴齡主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爲言惟欲請茸場屋以終後兩試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滌百弊以昭至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不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鶴齡所言人皆懾

卷一百一十六

年

末

服是科稱得士云 九月 冬十月 召王驥等還京論功命驥以尚書兼大理卿柴車陞兵部尚書仍贊理陝西軍務僉都御史羅亨信陞俸一級封都督蔣貴定西伯任禮寧遠伯趙安會昌伯並食祿一千石 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叛侵掠騰衝南甸等處十一月 以陳敬宗爲南京國子祭酒 十二月四年春正月 遣主事楊寧往諭麓川思任發不聽二月 大學士楊士奇乞致仕不允 閏二月三月 上親策會試中式舉人賜進士一百人是科得章綸倪岳王竑 楊士奇乞歸省墓遣中官阮潛

護送且促還京師 逮巡按湖廣御史陳祚祚按廣上言遼王不軌數事 上怒遣官械繫下錦衣獄論死未幾王事自覺乃宥之改南京雲南道御史

夏四月 倭寇浙東 五月 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率兵討麓川都督方政戰死晟以疾卒子斌襲封

新作京城九門成 召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為戶部右侍郎 六月 京師大水詔求直言勅戶部侍郎吳璽順天府尹姜濤存問被水軍民具奏賑恤輸

林緇脩劉定之上言十事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為苟且二言公卿侍

臺臺集

三

末

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置南地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五言宜倣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宜習韜畧七言守令之官宜詳加察八言安富恤貧九言丁憂宜令終制十言宜遏僧尼疏留中不下 陞蘇州知府况鍾吉安知府陳本深祿各正三品兩府循良之政卓冠一時君子謂其無讓龔黃云 今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閑田地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 秋七月 八月丙子

朔日食 松番用兵以王勦巡撫四川贊理軍務

九月 冬十月 楊士奇等上言堯湯之世不免水

旱而堯湯之民不聞困瘁者有備故也我 太祖皇

帝篤意養民備荒有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貯倉以時散歛又相其地開濬陂塘脩築圩壩以備水

旱小入之民各安其業歲久弊滋豪猾侵漁穀倉毀敗諸水利亦多湮廢或被占奪稍遇凶荒民無所

賴風憲官不行舉正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繫其切請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

出庫銀平糴儲以備荒陂塘圩壩皆令脩復具實奏

臺臺集

三

末

聞郡縣官以此舉廢為殿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蔽怠廢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備荒之積民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上曰此祖宗良法美意也命戶部急行之 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楊鴻欲坐以償命楊士奇欲擬以因公致死互爭不決請裁於太后王振因而進言謂鴻與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鄉未免皆有私意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僉事為府同知太后慰之自是振漸據內閣之過而權歸掌樞矣 按自古小人竊柄必亂上行事偶以一二中其肯綮然後以漸入之王振蓋其

故智也 十一月 十二月

五年春正月甲辰朔日食 參贊南京機務少保戶

部尚書黃福卒 令六部都察院推選屬官領勅分

詣兩畿及各省府州縣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糴糧

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授以散官旌其門

令天下有司秋成時脩築圩岸疏濬陂塘以便農

作仍具數級報候考滿以憑黜陟 按今預備倉糧

饑民未嘗受惠而斗級之害無窮陂塘圩岸水利未

見興脩而力役之征時擾噫安得良有司者而與之

共慮此也 以襄城伯李隆提督京營豐城侯李彬

守備南京

二月 大學士楊榮乞歸省墓 命侍

讀學士苗衷馬愉侍講曹鼐並入內閣參預機務先

是王振謂楊士奇等曰朝廷事屬三楊先生然三公

亦高年俸勑其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

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效

力行當擇後生堪任者以報聖恩耳振喜翌日即薦

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以榮當日

發言之易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己

乎一日內中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

今四人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三月 夏四月 立存積當設鹽法 五月倭寇浙

東 六月 秋七月 少師工部尚書兼武庫寺卿大

學士楊榮卒于杭州先是告還省墓遣中官阮江護

送既畢事還京至杭州武林驛病卒事聞贈左柱國

太師謚文敏 八月 九月 封張昇為惠安伯

冬十月 以儀銘楊者為廊府左右長史 十一月

十二月 廣西思恩州獲異僧陞為思恩府提恩

恩州土官知州岑瑛為知府瑛遇一老僧於道從者

呵之不避詰其度牒檢之乃楊應能也遂自言曰此

非吾姓名吾乃托此而逃者也汝獨不聞乎自金川

失守大內火起吾遂潛由地道以出自湖湘入蜀至

雲南復至閩最後入廣西至橫州南門壽佛寺居焉

居十五年僧徒歸者日衆吾復遁往南寧陳步江一

寺而歸者復如之乃又去南寧雲游四方以度歲月

迤邐至此淪落江湖垂四十年老朽待盡早晚入土

無能為矣行道傷嗟君侯獨無憐憫之心乎願送骸

骨歸瑛大駭聞于巡按御史奏之驛送赴京號為老

佛 途次賦詩云淪落江湖四十秋歸來白髮已蒙頭

佛 乾坤有主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

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 及至京朝廷未審何

人以尚膳太監吳亮建文時內使也使之審視老佛

見亮即曰汝非吳亮耶亮曰不是我昔御便殿時棄片肉於地汝伏地銍食之何謂不是聞楊士奇尚在能出一認乎亮伴爲不知已而復命遂取老佛入西內居之按弘治中禮部主事楊循吉嘗奏請追謚建文君以景皇帝及元順帝爲比謂順帝知天命歸氏太祖遂避位而去其沒也得謚爲順帝况建文君又非勝國可擬者以親親言之固當視景皇以避位言之尤當視順帝追謚之典豈容已哉伏觀天順初建廟憫建庶人無辜釋其囚而聽其昏娶出入萬曆建元詔復死事諸臣祀于其鄉則加建文謚號比

實錄卷一百一十五

注六

聖

謚景帝行當恭觀盛典矣以孫鼎爲南直隸提學御史鼎初爲松江府學教授以清慎持已以禮讓化人士民咸信服之有司尊禮踰於上官嘗奉哀詔入臨府中誤相戴喪冠知府見之亦遂翻其冠鼎前謁曰公冠翻非禮知府曰吾效先生其見敬信如此至是秩滿選陞提學中外皆稱得師

憲章錄卷第二十五

正統六年辛酉至十四年己巳

六年春正月己亥朔日食命定西伯將貴爲征夷將軍總兵征麓川討思任發以太監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麓川本百夷僻遠不當中國一郡時王振專政欲立功名遂大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命貴等征之驥奏舉廷臣隨軍贊畫太僕少卿李黃郎中侯璉楊寧主事蔣琳等皆在行陞辭賜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龍緋衣侍讀劉球上言帝王馭夷狄不窮兵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于

憲章錄卷第二十五

十一

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歲歲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爲麓川僻陋滅之不爲武釋之不爲怯至於西北諸邊宜謹烽埃脩墩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爲有備無患王振不從贈故翰林待制王禕爲翰林學士謚忠文先是建文巾嘗贈禕學士謚文節永樂初凡建文之政悉皆革去無復敢稱其贈謚者至是義烏丞劉傑後請于朝乞加卹典乃有是命二月以僉都御史王翱鎮守陝西大學士

楊溥乞歸省墓尋還朝 三月 夏四月 五月

六月 陳智免王文爲右都御史 秋七月丙申朔

日食 八月 九月 冬十月 脩建奉天華蓋謹

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 十一月 定都北京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大赦天下 詔京師各衙門

除行在之稱永樂初議遷都設六部等衙門各稱行

在十八年定都于此除行在二字其舊在南京者加

南京二字洪熙初仁宗欲都南京北京各衙門復稱

行在至是宮殿完仍定都北京復除行在二字遂爲

永制 右副都御史吳訥乞致仕許之訥蘇州常熟

人自幼力學尚義廉善醫術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

仁宗監國以楊士奇薦命教功臣子弟尋拜監察御

史歷陞副都御史懇乞致仕還家杜門著述闡明理

學周忱巡撫江南見其宅隘欲爲創第于城中訥曰

訥素不愛華靡不喜城市何敢勞民傷財以重吾罪

耶忱乃止 蔣貴王驥等討麓川大破之思任發遁

去移兵討韋郎羅韋郎羅者維摩賊也驥遣偏師抵

賊境言王尚書大軍且至韋郎羅走安南傳檄入安

南追之安南人斬其首來獻 閏十一月 以李時

勉爲國子祭酒 十二月 普花可汗及也先遣人

貢馬

七年春正月 二月 三月 上親策會試中式舉

人一百五十人賜進士是科有所建立者呂原項忠

程信韓雍姚夔 王驥班師還京論功封蔣貴定西

侯驥靖遠伯陞郎中侯璉爲禮部右侍郎楊寧爲刑

部右侍郎餘各陞賞有差 命南京造遞洋船三百

五十艘給官軍由海道運糧赴薊州諸倉 命右僉

都御史王翱提督遼東軍務時遼東守將屢失機勒

翱往督之令便宜行事翱至詰責玩寇失機故將初

欲斬之因其叩頭祈免上未受已約東姑令戴罪立

功踰月躬出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築牆垣濬溝

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仍簡閱

戍卒措置糧餉邊用充足人樂於戰守 夏四月

五月 六月 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中山東武城

人初以國子生授大寧都司經歷以靖難功累遷至

尚書封莊平伯謚榮襄 秋七月 以太理寺卿王

文爲右都御史 以兵科都給事中王永和爲工部

右侍郎永和初由教官簡任兵科時方營建諸司廨

累役繁事殷廷臣多舉永和遂超擢焉 始置戶部

太倉庫 吏部尚書郭瑾罷都御史王文疏其貪墨

故罷之 以禮部左侍郎王直為吏部尚書 八月

以僉都御史魯穆巡視江南 九月 冬十月

大皇太后張氏崩謚誠孝昭皇后 太后大漸召內

閣諸臣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舉者楊士奇

對曰有一二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

命史官脩其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太后領之其二方

孝孺已誅 文皇帝詔收其片言隻字者論死乞弛

其禁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之太后默然未答士

奇等即趨下叩頭稱受顧命而出 復命定西侯蔣

貴充總兵官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提督軍務征

麓川

四

末

麓川緬甸先是思任發既敗走緬甸大軍還復出為

寇命貴驥再督諸軍往征之至雲南檄緬令縛送思

任發緬人懷詐黨惡匿思任發不遣貴等促兵攻緬

破之思任發復遁去俘其妻子旋師加貴驥歲祿各

三百石 按李賢曰麓川初叛適王振操柄欲逞其

忿楊士奇等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為耕守計振不從

與兵部謀王驥阿振意遂與兵驥督東南兵十五萬

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思任發不可得焚寨而還

殺無辜十數萬且以為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

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騷擾軍民

疲弊殆不可言復窮其所思任發又不可得而還賞

功陞秩復半於前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

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興兵軍需所費與夫陞秩之

俸各萬萬不可勝計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

結貽害生民人以驥為功之首其實罪之魁也 十

一月 十二月

八年春正月 以王直為吏部尚書王英為禮部左

侍郎馬昂為刑部右侍郎 二月 三月 夏四月

雷震奉天殿鳴吻詔求直言 侍講劉球上言十

事其一勤聖學以正心德其二親政務以總乾綱其

三別賢否以親正士其四選禮臣以隆祀典其五嚴

五

末

考覈以督吏治其六慎刑罰以彰憲典其七罷營作

以蘇人勞其八定法守以杜下移其九息兵威以重

民命其十脩武備以防外患時錦衣指揮彭德清球

鄉人也往來王振門下用事公卿率趨謁而球獨不

為禮德清衛之會球上疏乃激振曰劉球疏中總乾

綱使不下移暗指公也振大怒曰必殺之 初張太

后與聞國政三楊居輔弼凡朝廷大事三楊處分數

年政治清明自太后崩楊榮卒楊士奇以子履之故

堅卧不出惟楊溥一人當事亦年老勢孤後進皆委

靡不前於是內閣之柄悉爲王振所攘生殺予奪盡在其手去大臣之不附已者兵部尚書徐禧工部侍郎王佑皆慘邪小人首開趨媚之路百計以勸極盡諂媚之態自是舉朝皆以翁父稱振等又宣旨於衆曰吾輩不進見致禮者必且得禍衆聞之益懼皆具金銀幣帛進見自此遂以爲常初惟府部院寺大臣以後百執事及在外方面皆行之當朝觀日郡邑庶職無不進見有致千金者一時以廉者爲拙貪者爲能復其密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水去隄防勢不可止矣王佑貌美無鬚媚事王振振甚眷

卷一百一十五

六

宋

之一日問佑曰王侍郎爾何無鬚佑對曰老爺無鬚兒子豈敢有鬚時間之間巷傳笑下大理少卿薛瑄獄初王振問於楊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時瑄爲山東提學僉事乃召爲大理少卿瑄至京士奇謂瑄宜詣振謝瑄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邪後遇諸塗瑄復不禮振滋不悅會有武官病死其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妾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辨其寃屢駁還之都御史王文誥事振譖之振嫉御史劾瑄受賄故出人死罪請廷鞫竟坐瑄死罪下獄瑄怡然曰辨寃獲咎

死何愧焉在獄讀易以自娛至復奏將決家人乞代死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死除名放歸田里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門下適南畿巡撫周忱時亦在京謁振振知忱與敬宗同年語之以意悅品敬宗遠之敬宗不從曰吾爲人師表而可求謁中官忱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爲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遣文綺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爲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見於是士夫之賢者稱其風節云追封元儒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孔子廟庭冊立皇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宋

后錢氏 瓦剌太師順寧王脫歡死子也先嗣自脫歡殺阿魯台併吞諸部勢浸強盛至也先益橫屢犯塞北邊境自此多事矣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鑑掌院事以左都御史王文巡撫陝西鑑蘇州吳縣人忠厚端謹寬平簡易鎮陝十餘年雨暘時若年穀屢登民親愛之真如父母每出行皆頂香迎候爭爲扶轎雖禁之不息也及鑑去民多圖其像事之如神及文代之欲懲其寬而濟之以猛民陽畏而陰實怨之年歲有饑邊事日擾非復昔時之氣象矣吳人稱鑑父孟玉平居好善一夕夢神告曰吾降生爲而子

以大而門遂生鑑豈因陝之異政而附會之與抑理
或然也 五月 陞王翺爲副都御史仍撫遼東提
督軍務 畿內旱蝗 六月甲申朔日食 翰林侍
講劉球下錦衣獄初球以災異上疏中謂太常不可
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至是編修董璘自陳願爲太
常少卿振因誣球與璘同謀故先以言爲璘地并逮
球下獄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
五更順攜一小校推獄門入球與董璘同卧小校前
持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
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舉

董璘

入

末

足踴倒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果以蒲包埋衛後空
地董璘從旁匿球血裙數日密歸球家人始知球
死乃以血裙爲幘歸塋小校本廬氏人與耿九疇爲
鄉鄰九疇素愛其年少俊美因與往來後久不至甚
訝之一日來見九疇視其貌黃瘠不類惜之曰汝無
有疾乎狀貌乃頓異如此小校吐實且曰馬順將舉
事之日密語吾曰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刃
相隨迫於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忠臣吾儕小人無
故作逆天理事吾殆死有餘罪矣特來別公且謝誤
愛耳因慟哭悔恨不已未幾果死馬順予亦發狂疾

董璘

九

末

代球數順罪一時謂爲球所憑云 秋七月 王振
惡祭酒李時勉守正誣構傾擣傳旨荷枷國學門諸
生石大用上章願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者數千人
命釋之遂乞致仕去諸生涕泣送者塞途京師爲之
罷市 八月 致仕國子祭酒胡儼卒年八十三儼
字若思南昌人洪武二十年鄉舉明年中乙榜授華
亭教諭時年尚少抗立師道以學行率諸生內艱服
闋改長垣薦知桐城入爲翰林檢討直內閣歷諭德
祭酒掌翰林院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家居沉潛理學
充養日粹晚年益有得云 九月 倭寇浙東按察
僉事陶成整飭海道率兵平之 冬十月 徙封鄭
靖王於懷慶 楊士奇子楊稷毆死人命數多逮繫
法司至是審實斬之士奇以疾在告御劄慰之曰卿
歷事祖宗以及朕躬啓沃彌贊勞勩寔多比卿以疾
違朕左右者數月朕心拳拳惟卿子華家訓千國紀
朕不敢私卿其以理自處勉進藥食早圖康復以副
注望士奇感泣 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宣德故后
靜慈仙師胡氏卒 十二月

九年春正月 新建太學成先是太學猶因元陋吏
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太學日就廢

弛佛寺時復脩建舉措舛錯何以示法天下請以修

寺之費脩舉太學以示養賢及民之意從之至是太

學成 上臨視祇謁先聖行釋奠禮京師翕然快觀

二月 陞曹鼐為翰林學士 三月 少師兵部

尚書曹鼐為翰林學士楊士奇卒年八十贈太師謚

文貞士奇平生薦達士類有古大臣之風而溺愛不

明醇成子惡就德榮寵老不知止君子惜之 夏四

月 命翰林學士陳循入內閣辦事 太早遣官請

雨于慈鎮海濱 五月 以刑部侍郎楊寧泰贊雲

南軍務 六月 秋七月 兀良哈入寇成國公朱

男率諸將分道出塞擊之 閏七月 浙西大水

八月 九月 冬十月丙午朔日食 十一月 十

二月

十年春正月 宴天下來朝賢能官布政丁鑑等千

禮部先是刑科給事中鮑輝言天下各官來朝乞勅

吏禮二部詢訪有廉能著稱治行超卓者禮部官引

赴御前面獎勸賞吏部具錄姓名待其考滿舉薦擢

用 上從之至是會舉司府州縣官丁鑑等賜以勅

諭宴于禮部 按此實勸賢盛典祖宗朝間一行之

迄後遂為故事凡復任者通給勅諭無復旌別而旅

惠混淆矣 二月 三月 廷試舉人賜商略周洪

謨等進士一百五十人因得業盛 五倫書成 夏

四月朔日食 五月 六月 秋七月 八月 九

月 冬十月 進學士曹鼐吏部左侍郎陳循戶部

左侍郎馬愉禮部左侍郎苗衷兵部左侍郎高穀工

部左侍郎並兼講讀學士直文淵閣 以翰林學士

錢習禮為禮部右侍郎 命禮部侍郎王英代祀南

鎮時浙江台寧等府久旱民遭疾疫故遣英齋香幣

往祀之 十一月 十二月 右都御史王文鎮守

陝西 是年刑部侍郎薛希璉巡撫保定淮安十二

部

十一年春正月 二月 三月 太師英國公張輔

等奏議國子監聽講輔等偕侯伯二十餘人早朝畢

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假詣國子監聽講

上許之命以是月三日往祭酒李時勉命諸生講五

經各一章講畢設燕諸侯伯皆列坐惟輔與時勉抗

禮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薄暮始散 降巡撫河南山

西兵部侍郎于謙為大理少卿謙巡撫兩省十餘年

上章舉參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忤王振意嗾言官

劾其擅舉自代之罪降職罷巡撫兩省之民萬餘赴

闕乞留乃復命以少卿巡撫 夏四月朔日食 倭

寇浙西 五月 六月 秋七月 少師禮部尚書

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

按洪武中懲胡惟庸之專權生亂遂罷丞相而分

任六卿立定祖訓嚴為禁革俾永不得設丞相貽謀

垂慮至深遠也內閣置大學士以備顧問官僅五品

不預政柄而遷轉屬於吏部各相黔制其防尤密自

三楊入閣乃以少師尚書兼大學士官專於六卿而

口衡天憲自是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矣故中

外皆稱之曰宰相云 八月 吏部尚書王直侍郎

憲象卷五

主

索

趙新曹義掌光祿寺事戶部侍郎奈亨下獄禮部侍

郎錢習禮署吏部事 九月 以鄭瑩為兵部尚書

冬十月 閣武于近郊 十一月 命襄城伯李

隆帥師巡邊 十二月 召楊寧還以侍郎侯璉參

贊雲南軍務

十二年春正月 詔選翰林院講讀以下官十人入

東閣習制誥讀中秘書與選者侍讀江淵裴綸侍講

杜寧謝璉王王脩撰劉儼商輅編脩陳文呂原李紹

劉俊仍命侍經筵 二月 祭酒李時勉乞致仕許

之以蕭鎰為國子祭酒 巡撫宣大都御史羅亨

信上言虜酋也先專侯累端以闖入寇宜預於直北

要害增置城衛備之議者寢不行時參將石亨欲以

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二丁取一為兵又有勅令軍餘

盡撥屯種量畝起科亨信奏言北虜方驕邊民疲甚

加以邊地鹵薄若如所言是絕其衣食而逼其逃亡

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

未得其心者詔從之 復丁謙兵部右侍郎理部

事先是謙丁父喪詔起復累疏乞終制不允遣行人

汪瑛諭祭營葬事畢還朝陛見遂復前職留京既而

復聞母喪朝廷以邊事方殷仍命起復 三月 夏

憲象卷五

主

索

四月 閏四月 五月 進王翱為右都御史仍提

督遼東軍務 下霸州知州張需獄謫戍邊需才長

於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洎守霸見民游食者多每里

置簿列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

紡績之具雞豚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

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不一年俱

有恒產生理日滋蓋以生道使人其易如此後朝觀

至京遂受旌典尋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

驥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諸郡人皆便之有牧馬

者擾其民需咎之領牧者詣於王振捕之下獄籍楚

幾死竟謫戍邊 按張需之政雖古之循良不足過也 使天下之為郡縣者皆若此則海內富庶而三代之治不難復矣 有臣如需正宜如漢法褒表選為公卿以勵其餘顧為王振權沮其殆斯民之不幸而國家之否運也 六月 禮部右侍郎錢習禮致仕

秋七月 河決張秋潰沙灣入海 奉決榮澤入淮 二部尚書石璞治之 八月朔日食 九月 禮部侍郎兼侍講學士馬愉卒 冬十月 浙東葉宗留反 十一月 十二月 襄城伯李隆卒

十三年春正月 二月朔日食 三月 殿試禮部中式舉人岳正等一百五十人 賜彭時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岳正一甲第三又得王恕劉羽夏寅陳俊彭時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旦隱几不寤竟失朝糾儀御史秦令錦衣衛拿禮書胡濙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掌錦衣衛尋 上是之 命內閣選進士為庶吉士止選北方及四川人而萬安遂與其列

夏四月 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 僭稱閩王先是巡閩御史柳華檄各郡縣令鄉村置隘門望樓編鄉民為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以防寇盜不從令者聽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

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為總甲嘗佃人田例於輸租外餽田主以新米雞鴨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輸租於達者今田主自運歸不許輒送其家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至乃下巡檢追攝之因而殺弓兵數人問於上官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鬪殺傷殆盡遂刑白馬軟血誓眾舉兵反別縣游民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十餘萬人僭稱王號署官職入閩騷動詔遣都督劉聚為總兵陳榮為副總兵陳詔劉德新為左右叅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事討之 初福建叅政宋彰交趾人結納中官侵漁銀以萬計餽送王振遂陞左布政抵任計營所費驗戶耕飲貧乏者甚為所迫不能聊生於是鄧茂七因人心搖動遂奮異志乘縣勾攝嘯聚窮民一呼而集旦夕數萬東南震動浙寇聞風而作若火燎原矣 五月 以侍郎薛希璉巡撫福建提督軍務 六月 以侍郎楊寧巡撫江西 秋七月 麗州賊葉宗留猖獗征閩都督陳詔遇之與戰不利敗死遣工部尚書石璞都督徐恭督諸軍討之 河決榮陽東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自毫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淮 八月以魏驥為南京吏部尚書王英為南京禮部尚書

九月 侍郎孫原貞鎮守浙江都御史軒輅為巡撫

冬十月 雲南思機發叛總督軍務靖遠伯王驥總兵都督官聚副總兵張凱田禮帥師討之 宣

府總兵楊洪破虜阿台於塞下封昌平伯尋總兵鎮

守宣府 十一月 王驥兵至金沙江思機發堅柵

以拒驥潛渡破賊柵乘勝進至孟養賊歛眾據鬼哭

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思機發遁孟

泰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自古中國兵無渡金

沙江者至是深入夷酋皆震恐驥還詔增祿一百石

起復于謙為兵部右侍郎 張楷分兵討浙賊葉

宗留副總兵陳榮戰歿楷進兵討閩賊 朝廷慮葉

宗留與閩寇合命御史朱英與中官分守閩浙要地

英榜諭脇從示以禍福降者甚眾以計生致賊首周

明松等數人械于慶元謀報賊眾三萬來劫明松等

中官大懼欲走英不可即誅明松等尸于市賊聞之

遁去 十二月

十四年春正月 大發兵討閩寇先是陳詔既敗賊

勢益熾遂圍延平汀州張楷奏請益兵乃命寧陽侯

陳懋充總兵官保定伯梁瑋平江伯陳豫為左右副

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為左右叅將刑部尚書金濂叅

贊軍務太監曹吉祥陳蕪監軍御史張海丁瑄紀功

大發兵討之 鄧茂七寇建寧掌府事福建左叅政

張瑛戰死瑛初知建寧府多善政進叅政仍掌府事

至是茂七寇城瑛憤率兵拒戰陷陣而死 二月

鄧茂七寇延平劉聚禦之茂七中流矢死賊黨推茂

七兒子伯孫為主 北虜酋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

馬報作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

失和奸入寇大同 貴州苗反總督軍務兵部侍郎

侯璉副總兵都督方瑛率兵討之 彭韶曰先是麓

川之役朝議皆以為不可獨王振與王驥主之盡調

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陞秩萬數而夷酋終述

將士多死大軍未班列衛空虛苗獠乘間竊發攻圍

城堡於是貴州東路閉矣驛與都督官聚張軌等先

後擁歸師所至人遮泣陳苗獠之害皆曰吾征麓寇

不受命殺苗也去之苗前截後殪我軍無復紀律死

亡數萬軌等僅以身免諸城被圍歲餘乃解饑死者

太半而東南因之騷動驥輩不得辭其責矣惜哉昔

唐天寶之盛而有事雲南今我正統之盛亦以麓寇

為意世道升降之幾無乃有數焉吾於是不能無

感 三月 以監察御史韓雍為右叅都御史巡撫

江西先巡按江西有聲吏民奏留再巡一年回京遂有是推時年纔二十有八民情吏治素所諳練恩威大著凡臨衆決事皆引經據律一時皆以爲不及云浙江僉事陶成招賊首葉宗留陳諫胡隆之擢成按察副使時都督徐恭簡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倏出官軍調集又復遠遁師老財費莫能爲計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懇惻宗留等環聽竦動悔悟率其黨出降惟陶得二殺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 夏四月王驥擒苗酋富檻送京師伏誅尋召驥還 五月

憲纂卷五

十八

宋

付讀學士張益直文淵閣 湖廣苗反右都御史王來保定伯梁珪率兵討之 六月 丙辰南京宮殿災是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謹身殿火起延及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皆盡燬下詔赦天下 前少保大學士致仕黃淮卒謚文簡 秋七月 癸亥入南斗 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兵失利邊塞城堡多陷警報時至王振不與大臣議勸駕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丙戌駕發京師命郕王居守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等率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風雨人情

洶洶聲息愈急駙馬都尉井源等敗報踵至隨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悉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佯避誘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兵比行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惟飲人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跡履陷東輿下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繖罩營雷雨大作人畜驚懼振惡之會前軍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於振其勢決不

憲纂卷五

十九

宋

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爲宜從紫荆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 八月 辛酉上至上木壬戌我師敗績車駕北狩先數日師過雞鳴山虜追至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冒入鷄兒嶺虜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兵部尚書鄺瑩請車駕疾驅入關嚴兵爲殿振怒曰爾腐儒安知兵事次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虜四面合圍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遣使持書通和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

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攻圍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蹂躪而入奮長刀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英國公張輔尚書鄭瑄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皆死其幸免者踰山墜谷連日饑餓僅得達關驛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盡爲虜人所得虜酋也先奉上居伯顏帖木兒營伯顏亦也先弟也戊辰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段疋等物詣也先營請還車

憲錄卷五

辛

宋

駕已巳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郕王權總攝幾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啓事施行辛未皇太后詔立皇長子見深爲皇太子時年二歲仍命郕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癸酉早朝九卿科道交章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郕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百官言振罪惡滔天傾危宗社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族屬何以慰安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衆隨擁入太監金英傳令旨且退衆奮欲摔英英懼復傳旨言籍沒王振等家英脫身入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且去給事中王竑憤起摔馬順首曰馬

順平昔助王振爲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衆爭毆之蹴踏分裂頃刻而斃血流庭中復索振所親信長隨王毛二人亦毆殺之都御史陳鑑奉令旨籍振宅并其黨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踰下庭衆共唾罵之衆競誼譁班行雜亂無復朝儀王亦疑懼屢起欲退還官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令旨馬順罪惡應死勿論獎諭百官各歸蒞事皆拜謝而出明日移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命籍王振家振宅在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珍奇寶玉綺繡金銀凡十餘庫是日礮王

憲錄卷五

壬

郭

山于市族屬無少長皆斬皇太后命以于謙爲兵部尚書甲戌虜擁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駕都督郭登閉門不納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孫祥霍瑄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駕既獻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初虜來索賂郭登曰虜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駕入城此爲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刀因擁駕還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賞

士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沮者既淹久虜酋授而去虜擁上皇道宣府總兵楊洪閉城門不出朝廷聞之逮洪繫詔獄上既陷虜營也先屢欲謀害一夜忽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馬虜人由是恐怖益加敬禮錦衣校尉袁彬爲虜所掠得侍上左右頗知書識字百凡警敏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留在虜至是亦與彬同侍駕留虜庭維持調護二人之力居多又有衛士沙狐狸者亦隨上至虜中汲水取薪備極勞苦也先問之亦善於應對云庚辰皇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皇太子勿冲未能踐祚

萬曆二十五年

主

郭

理萬幾邸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於是文武羣臣交章勸進擇日行禮懿旨命翰林脩撰商輅彭時入內閣辦事是月廣州盜黃蕭養圍廣州殺副總兵都指揮使王清遂僭稱東陽王蕭養者南海沖鶴堡人以強盜事露禁郡獄踰年所卧竹床漸生竹葉同禁者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設謀越獄出凡十九人先已潛通其黨艘舟以待遂遁入海嘯聚羣盜赴之者旬日至萬餘人遂攻圍郡城官軍禦之輒爲所敗城中困餓死者相籍製雲梯曰公車衝

城幾爲所破招誘愚民至十餘萬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進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伏兵出柴中擒清盡殲其軍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而死蕭養既屢勝遂僭號改元據五羊驛爲行宮授僞官百餘人九月朔上在虜營也先遣使來言欲送上還京師使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二百疋賜也先癸未邸王即皇帝位遙尊上爲太上皇帝詔赦天下改明年爲景泰元年也先復遣使致書辭甚悻悻兵部尚書于謙言于帝曰虜賊不道氣滿志得

萬曆二十五年

主

郭

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爲計邇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分遣官四散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部齊集物料內外局廠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師九門宜令都督孫鏗衛穎等統領軍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輩分投巡視勿致疎虞徙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安插毋爲虜所掠通州壩上倉糧不可捐棄以資寇宜令在官人員悉詣關支准作月糧之數實爲兩得帝皆嘉納施行之

進陳循爲戶部尚書高穀爲工部尚書仍兼學士商輅彭時並進侍讀時以憂制去 擢郕府左長史儀銘爲禮部左侍郎右長史楊翥爲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爲太僕卿審理副余儼遷俞都御史伴讀俞山爲鴻臚寺丞楊輿爲戶部郎中 時京師擾攘人心洶洶廷臣雖職居臺諫者亦莫敢昌言國是長洲紳綱以鄉舉上歷事都察院上中興要務八條一曰謹天變二曰急先務三曰正軍法四曰布恩澤五曰廣言路六曰屏奸邪七曰公薦舉八曰察羣吏援古証今大要謂中興與創業無異因敗爲成轉禍爲福

憲章卷五

五

郭

惟在君心一轉移之間 帝命所司知之 擢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並爲副都御史分守居庸紫荆等關 給事中程信薦薛瑄爲大理寺丞分守北門 今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民壯之設蓋肇於此云 命武清伯石亨總京師兵馬亨先協守萬全坐不救乘輿械繫詔獄至是使戴罪總京營兵馬 冬十月朔上皇在庸營也先以送上皇還京爲名與可汗脫脫不花入寇紫荆關京師戒嚴先是太監喜寧原係胡種及土木之敗降于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爲彼嚮導奉上皇自

紫荆關入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朝野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英召廷臣問計侍講徐琨自以爲通曉天文倡言上古天象京師必不可守必須南遷語瑣瑣不已英叱之令人扶出 練綱復上勤王急務疏其畧曰虜勢猖獗非直要求金帛而已未必不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我國家國富兵強固非宋比然求其人如神師道李綱亦未多見乞遴選武臣授以方畧俟其深入乃奮擊之及勅邊將勒兵內向邀其歸路設有倡爲和議緩於武備且請南遷以圖偷安者即爲奸臣宜即加誅以爲衆戒帝

憲章卷五

五

朱

開悟命施行之且奇其才即授以浙江道監察御史明日于謙上疏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太監金英宣言於衆曰有以遷都爲言者 上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固守之議始決時承平日久城外壩上等處倉場芻粟以數百萬計于謙聞虜迫于關遂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之一面奏聞或謂姑待報謙曰寇在目前若少緩彼將據之適以資其糧餉宋時牟駝岡之事可監矣衆皆是之 虜破紫荆關孫祥走死遂薄京城命于謙石亨

等率師出德勝門守禦 虜焚長陵獻陵景陵 虜
既抵城下連日攻城四散抄掠石亨等與之戰殺傷
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族也先遣使來議和索
大臣出迎駕衆知其詐以通政司叅議王復爲禮部
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朝上皇復等至
居心見 上皇及也先也先謂爾等皆小官可令胡
漢王直下謙石亨楊善等來復辭歸上皇諭二人曰
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復縱騎四面
圍掠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策莫
能支矣先是陳循等疏請勅宣府遼東總兵楊洪曹

塞書卷五

三

宋

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至是又請勅數道諭回
韃靼及漢人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
復致書與司禮太監興安云約誘也先入寇宜乘其
孤軍合兵勦殺詔許之所致書爲也先邏卒所獲既
而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振石亨與其從子彪及管
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也先宵遁
復以上皇北去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北遁
也先出居庸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出紫荆關連
日雨雪乘馬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表彬執控
哈銘隨之既入虜境也先來見宰馬拔刀割肉燦以

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 脫脫不花遣使來
獻馬議和朝廷却之胡濙王直言不花也先君臣素
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酒
饌金帛視常年有加 釋楊洪于獄中使之自効洪
與孫鏌范廣等率兵二萬擊餘虜于涿州紫荆等處
逐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四十八人斬首四百八
十邀還俘掠人萬計 先是郭登欲率所部兵并糾
集忠義入援登者鞏昌侯郭子興之孫初爲勲衛從
征蕭有有功擢都督僉事協守大同時我師屢劄邊
陲無完地大同軍士戰沒之餘城門盡閉人心瓦解

塞書卷五

三

宋

有愛登者謂之曰事已至此奈何登曰天若祚國家
必無可憂之事若胡勢莫遏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
不使諸君獨死也登雖處危疑而氣益壯弔死問傷
親爲裹創傳藥晝夜籌慮脩城繕兵以圖後舉既而
虜侵京師登議率所部并糾集忠義從鴈門入援先
以蠟書馳奏大畧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
地爲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內廷京兵
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首尾不
救之患且曰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
負爲臣之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焉 尚書石璣

鎮守宣府 都御史沈固鎮守大同 都督王通守

天壽山 僉都御史王竑守居庸城昌平 都御史

鄒來學提督京東軍務 平江伯陳豫守臨清 改

刑部侍郎江淵爲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

機務 擢吏部侍郎何文淵爲吏部尚書文淵初由

溫州知府超陞刑部侍郎以病乞歸至是廷臣乞起

之乃召爲吏部侍郎至京遂進尚書尋加太子太保

改戶部尚書周忱爲工部尚書仍巡撫南直隸時

蘇松糧運不繼仍命忱巡撫添撥民運數百萬石承

造軍器數萬件皆鱗次發運未嘗愆期 十一月

憲錄卷五

三

虜退京城解嚴降詔撫安天下 楊洪等班師還京

論功封洪昌平侯石亨進封武清侯加于謙少保總

督軍務餘陞賞有差 按李賢曰楊洪起行伍生長

邊陲用詭道以立邊功歷陞將師善於劫營虜人畏

之然自宣德以來胡人與中國和好厚往薄來未嘗

大舉入寇其有擾邊者不過朵顏之類多不過百餘

騎少或十數騎而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大抵用諭取

之及也先大舉入寇洪在宣府驚惶無措閉門不出

若土木之圍洪能在後衝之必無是敗及胡人奉

上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救視君父之難畧不爲急

所存可知矣後召至京師適虜寇猖獗人心驚疑念

以舊將遂進侯爵亦終不能大挫賊鋒然在邊校之

諸將紀律頗嚴士卒用命爲一時之巨擘云嗚呼由

此觀之要亦非忠勇之將也 時大臣有奏留邊將

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爲

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

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

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郊社

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爲

便從之 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宣府孤危旣而

憲錄卷五

五

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皇皇或

欲遂棄其城衆紛然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劍

坐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始定城

中老稚懽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

以守虜知有備不敢攻北門鎖鑰賴以保全亨信之

力也 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等討福建盜執鄧伯

孫誅之餘黨悉平先是懋等受命南征至建寧鄧茂

七已敗死伯孫繼之勢益熾懋等乃揭榜招諭立賞

格能自相擒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賞於是擒斬而降

者相繼有千戶龔遂榮者入尤溪山中降其衆數千

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關自茂七起事恒倚仗之
遂榮乃爲書遺之許其自新謀者傳致之伯孫伯孫
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
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寨伯孫就執乃分兵
解汀漳之圍入閩遂平 命都督同知董興總諸道
兵討廣東盜黃蕭養以兵部侍郎孟鑑贊理軍務僉
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 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
廟老營伯顏帖木兒設帳迎駕進膳上壽 虜寇遼
東畏皆都御史王翱等嚴兵禦之虜遁去 十二月
虜寇甘州提督都御史馬昂收欽人畜悉入城堡
簡精銳選騎射躬擐甲胄出屯山隘以伺之虜聞遁
去 尊皇太后孫氏爲上聖皇太后尊生母吳氏爲
皇太后冊妃汪氏爲皇后冊上皇宮嬪周氏爲貴妃
即皇太子所生母也 追封英國公張輔爲定興王
論忠烈 命禮部右侍郎俞綱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辦事綱無他材能以生員薦入翰林騰寫宣廟實錄
除邸府審理至是以從龍恩驟進密勿尋改爲南京
禮部侍郎 令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各處起解備
用馬匹照北直隸事例論糧分俵

恭仁康定景皇帝景泰元年春正月朔 上皇在虜
營寫表祝天行禮也先迎上皇幸其帳宰馬設宴
帝受朝免賀 彗星見 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命
公卿集議廷臣因奏遣官使上賀節進冬末上謂
必謂議太上皇帝者始可行臣懼謝罪繳納原奏
事遂寢 御史練綱上時政五事皆一時安攘之計
命下其章于所司 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
知經筵事內閣陳循高穀同知經筵事江淵商輅及
侍郎儀銘俞山俞綱祭酒蕭鏊侍講學士劉鉉諭德
趙琬皆兼經筵官 內侍單增下獄時增恃寵驕縱
威勢日熾大臣有給貳弁持貽貲其生日如往年王
振故事都給事中林聰合科道上疏暴其罪惡且謂
復起羣邪趨媚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乞急治之
不然必蹈覆轍帝覽疏命錦衣衛捕治尋釋之 都
督汪全恃戚晚勢縱家人奪民田御史朱英等劾之
詔責全歸其田于民 大學士彭時乞終繼母喪不
許忤旨去 以副都御史軒輶鎮守浙江兼理鹽課
北虜入朔州大同守將郭登敗之於柁柁山初賊

入境登岸兵斷其踪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晷之夜二鼓東西沙窩賊營自朔州掠回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即拔劍起曰敢言退者斬於是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率先諸軍繼之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首虜二百餘奪回被擄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萬計捷聞賜勅褒美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 閏正月 京師烈風晝晦 鎮

卷五十六 二 信

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率兵出大同宣府尋召還勅大理寺丞薛瑄總督松潘糧餉 二月 侍講劉定之抗疏言人主當總攬乾綱親決政務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近臣侍于側大臣奏于前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遵而行之則剖決萬幾日益以熟審察百官日益以明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無事但以奏本進入擬旨批出臣恐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成也疏入不省 以邊圍事殷令天

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其上選事例與歲貢同自後納粟入監此其肇端云 山西行都司天城衛令史賈斌上疏言漢和帝權歸宦豎唐文宗受制家奴宋徽欽聽用閹寺皆馴致敗亡太上皇失位去國亦由此輩入皇上帝登寶位宜法高皇帝以爲治事無大小必是經宸斷闡人專備灑掃不許竊柄凡阿諛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謹終如始則天下一新矣臣於歷代自諫盡忠守節之士與特寵宦官撮其尤者錄成四卷名曰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以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宦者亦不得縱其姦宄之私矣 本

卷五十六 三

市下禮部尚書胡濙覆奏謂斌言雖有理然章皇帝御製臣鑑已行頒給足爲勸戒所編不必刊布且言斌擅自離役發回原衛斌後莫究所終 按洪武中馮堅以一典史言防制宦官事稱旨超擢僉都御史使斌遇其時當與馮堅同陞矣胡濙乃沮格之無非畏避宦官以爲容身之地耳豈大臣以人事君之道哉 進苗東爲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贈前侍講劉球爲翰林學士謚忠愍球二子長鉄次鈺皆好學通春秋痛父死於非命皆杜門家居養母絕意仕進及王振馬順死球被褒贈時刑部侍郎楊寧巡撫江

西召二子慰勉之曰先公忠義顯白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出應舉鈞即舉是秋鄉試第一尋與兄鈇先後登進士鈇仕至參政鈇選翰林庶吉士改御史陞浙江提學副使雲南按察使嗣世子孫科第相仍人謂天固所以報忠愍云 三月 廣分道入城 兵部右侍郎俞綱直文淵閣尋出理部事 孫原貞為兵部右侍郎參贊浙江總兵都督李信軍務 夏四月 叛臣喜寧伏誅寧懷二心數教也先擾邊且不欲送上皇還京上皇深惡之謂不誅寧還京未有期也寧又忌素彬誘彬出營將殺之上皇急救之乃免及

寧

四

是彬與上皇謀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繫磐解間今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城下宣府參將楊俊出與寧領書磐抱寧大呼俊從兵遂縛寧至京師誅之自寧既誅虜失其嚮導稍稍厭兵久 都督董興等大破廣州賊黃蕭養誅之初楊信民為廣東參議有惠政恩信素孚於民及為都御史巡撫至廣州民爭歸之信民發粟賑濟民益喜賊衆日散既而信民卒興等帥兵至時天文生馮軾隨行至中道夜半聞雞鳴興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雞不以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經清遠峽有白

寧

五

魚入舟中軾曰昔武王伐紂有此徵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蕭養聚船河南千餘艘勢甚張衆欲請益兵軾曰兵貴神速若復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興從之三月初旬夜有大星墜于河南岸軾以所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至是興帥官軍至大洲頭與賊遇果大破之蕭養中流矢被擒伏誅餘黨悉平封興海寧伯 吏部侍郎何文淵請罷貴州布政司不許 大同參將許貴請使屬議和不許 國子祭酒致仕李時勉卒年七十七謚文毅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未樂二年進士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召脩書進翰林侍讀十九年以言事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職洪熙宣德初累上疏觸怒下獄正統三年進學士陞祭酒觸王振怒幾不免乞致仕平生操行脩潔嚴以持已恕以待人蓋剛方正大之士云 五月 虜攻代州 處州賊陶得二寇武義縣浙江按察副使陶成禦之戰死得二先已招降既而復叛率衆來攻武義無城惟設木柵賊大至或勸成稍卻以避其鋒成不可麾兵與戰自辰至申俄而城中火起蓋賊有潛入城為內應者兵遂大潰成策馬突陣死之事聞贈左叅政諭祭配享越國

公胡大海廟廕其子魯爲廣東新會縣丞成廣西鬱
林人初舉鄉試告就遠方授交趾典史以有守有爲
累薦至今職立京營團操法于謙以京師兵馬分
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
每遇調遣選摘輾轉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或至誤
事乃議陳選諸營馬軍一十五萬分爲十營每
營各以都督總領每五千用都指揮一員每千又用
指揮一十員把總每五百名用指揮十員分管每隊
用管隊官二員常令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
出征就令原管都督等官統領前去號令歸一行伍

嘉靖三十八年

六

不亂團營之設自此始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初
謚文安改謚文忠英字時彥金谿人平生直諒好規
人過不爲三楊所喜城固原六月薛瑄轉餉
貴州北虜使來議和遣禮部左侍郎李實等使虜
先是也先以和議不成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書遣
恭政完者脫歡齎番文赴京請和是時鞏輟政事皆
也先專之其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爲可汗兵稍少知
院阿剌兵又少衆虜鼎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
多歸也先而樊則均受及欲和耻屈意而陰使阿剌
等來言於是禮部會奏虜遣使迎復當從明日帝御

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論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
絕而卿等累以爲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首對曰上
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帝不
懌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爲之非出朕心于謙對
曰大位已定此敢有議但答使盡禮紓邊患耳帝意
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羣臣出太監興安復出
傳旨言爾等固欲答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
富弼其人耶衆未答王直面發赤厲聲曰豈可如此
言今日羣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是用孰敢有不行
者如是言之至再與安語塞既而陞都給事中李實

嘉靖三十八年

七

爲禮部左侍郎羅綺爲大理右少卿充正副使以行
勅書既下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驚訝詰內閣白之
遇興安被詔曰爾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實等遂偕
虜使北行秋七月朔李實等起行十一日至也
先所營失八兒禿之地也先曰你每來的好我正歡
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每七月十五
日人馬到北京也明日引實等見上皇進紵絲四
疋粳米魚肉煖炒燒酒等物實等泣下叩頭畢見上
皇所居者皮帳布幃席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
爲移營之具上皇謂實等曰比先我來非以游畋而

出乃爲天下生靈計躬率六軍征討迤邐不意被留
皆王振陳友馬清馬雲所致也及也先實有意送我
同被喜寧引路先破紫荊關殺入後至小黃河及
乾河樓欲送我回俱被喜寧阻住喜寧聞已變避處
走陳友等不要聽他因問聖母及今上安好上皇泣
然淚下既又問前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
實曰昔陛下錦衣玉食今服食粗陋乃如此因極言
王振當日寵之太過以致傾危國家而陛下有蒙塵
之禍上皇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此亦朕不能燭姦
今悔何及也先宰馬置酒以宴李實實以迎駕之意

臺榭集卷六

八

定

告也先也先曰大明皇帝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會說
接駕上皇帝留在這裏是一箇閑人我還你每我
千載之後只圖箇好名你每回去奏知務要差太監
一二人及大臣三五人來迎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
去呵忒輕易了你每皇帝復再三言之十四日實等
辭上皇歸也先遣其右丞相把禿同赴京復遣人同
羅綺往大同調回山西大同一帶擾邊人馬時虜主
脫脫不花普化可汗亦遣其平章皮兒馬黑麻來議
和朝廷復遣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使虜報命是
月壬子起行甲寅至懷來過李實亦至丙辰實等至

京奉請使臣奉迎不許文武大臣上章懇請遣使亦
帝問李實也先講和之意虛實如何實對曰臣
入番境彼處虜人皆忻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
飲之咸願和好蓋因彼處人馬相繼病死又因離家
思遠上日又論其和意似有實情帝曰待楊善回來
再定奪八月丁卯楊善等至虜營也先見善等
至甚喜許送上皇還京有平章昂克問有何禮物
來迎皇帝善曰太師仁義克順天道敬我君父故送
經書爲財物乎此舉萬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
太師愛錢了也先曰都御史說的是昂克說不合理

臺榭集卷六

九

章

我只圖垂名後世耳也先復問善皇帝回去還做否
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堯舜當初如何來
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與堯舜一般
明日善等見上皇于伯顏帖木兒營又明日也先設
筵宴請上皇至其營餞行善等亦待飲也先曰都御
史坐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
君臣禮也先顧羨曰中國好禮數又明日伯顏亦設
宴與上皇餞行又各設筵宴與使臣送行癸酉上皇
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率兵護送乙亥
日過野狐嶺丙子至萬全右衛演武亭駐驛丁丑宣

府南城東駐驛戊寅仍駐宣府 下千戶龔遂榮詔
獄時上皇已入塞朝廷猶以虜情多詐為疑禮部連
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遂榮寓書於學士高穀言奉
迎當從厚大畧謂上皇之出非游畋無益為宗社計
耳今都人一聞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上皇
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
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殺袖其書入朝以示廷
臣曰武夫尚知此禮况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
之野耳胡濙欲封進庶見朝野同情以感動上心都
御史王文止之陳循見之恚甚言遂榮非分請治其
罪遂下錦衣衛獄尋會赦得釋 已卯上皇至懷來
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羣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
部總戎議防變方畧朝退多官集會議所王文忽厲
聲曰來孰以為來耶黠虜豈誠真彼不索金帛必索
土地有許多事在孰以為來耶衆素畏文聞此皆相
顧無復有言者胡濙獨具儀注送內閣 庚辰上皇
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免羣臣迎丙戌百官
迎于安定門 上皇自東安門入今上迎拜上皇答
拜各述授受之意推遜良久乃送上皇至南宮陞座
羣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 劉定之曰聖朝承平既

久彘燕潛滋內而姦臣播弄外而驕虜憑陵故已
中秋之變亘古所無然尚賴天心默佑皇圖鞏固振
威以遏其侮厚德以順其化故庚午中秋之變亦亘
古所無幹旋乾坤撥亂返正何其神速也哉雖然聖
神相繼于億萬年撫念前事豈不留心于制治保邦
之良圖也 王鏊曰英廟北狩蒙塵虜人悔禍旋奉
駕歸此自古之所無也固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有
以中其機會是時郕王監國不欲急君邊人謝之曰
中國有主矣虜人抱空質而負不義於天下所以汲
汲來歸蓋合鄭公孫申之謀也魯成公時晉人執鄭
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攻立君者晉必歸
君故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晉樂武子曰鄭人立
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於
是諸侯伐鄭鄭伯歸 按建文時節義之士相踵視
死如歸至正統景泰間未五十年也土木之難未聞
皎然死節如所謂南朝李侍郎者豈亦建文末年摧
抑太過而士氣不無少挫邪噫此士氣之所以當培
植也 苗衷致仕 刑部右侍郎江淵兼翰林院學
士直文淵閣 鎮守雲南兵部侍郎侯璉進兵部尚
書尋卒先是貴州饑苗叛攻圍新添平越諸衛道梗

弗通城中食且盡命璉督諸軍往征之時普定國璉自雲南還善射者為前鋒自將至並定疾戰天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州副總兵田禮等以兵來會克龍里甕城羊腸諸寨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圍俱解上嘉其功遂遷尚書又進克安東西堡長官司時暑雨方盛疫癘大作璉得疾昇歸普定卒命保定伯梁珪右都御史王來督同叅將都督方英陳友等征勦湖廣貴州等處苗寇先是靖遠伯王驥與都督官聚張軌等還自麓川即命征苗聚軌皆失利惟驥擒其酋臣富樞送京師然苗勢愈熾驥亦不能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宋

定奏言父在南裔身染瘴毒乞還朝廷乃以珪等代之先是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于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乘機騷動幾至變亂至是發兵征湖廣及廣東西諸處寇益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于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石亨楊洪等師分道出紫荆居庸巡哨大同宣府是月翰林侍講學士劉欽主考順天府鄉試及揭曉第一人劉宣乃盧龍軍士也同事者欲更之欽爭曰朝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時論建之九月改江淵為戶

部侍郎進商輅翰林學士冬十月以王驥為南京兵部尚書總督機務十一月上皇萬壽聖節禮部尚書胡濙等請羣臣朝帝詔免朝南京吏部尚書魏驥進表至京以老乞骸骨許之內閣陳循等考試時所取士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干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為一己私事安得善終十二月胡濙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不許荆憲王請朝上皇不許陳鑑王文下獄尋釋之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致仕革提學憲臣

卷一百一十六

三

應

二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命右僉都御史王竑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饑民死相枕藉竑至盡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官儲賑之近者日飼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為道食鬻子女者贖還之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全活數百萬人以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擇醫四十人療之死者給以棺為叢塚堊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事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君子述其行事為救荒錄云勅御史練綱巡視兩淮鹽課自是權貴中鹽者斂戢

調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為吏部右侍郎文曜附
于謙每朝待漏時必附謙耳密言及朝退亦然行坐
不離時以文曜為于謙婢妾內議患其黨比乃調文
曜於吏部 今午朝翰林院先奏事時翰林學士周
敘上疏曰臣職叨班行伏見宋樂洪憲宣德三朝臨
御大班既退各衙門即於門上次第說事君臣相與
商確政務聲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幾不泄誠密勿
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王振擅權獨立在旁於是輔
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對亦不敢盡言以釀
成今日之禍宜令羣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庶得

憲宗皇帝

古

其

吐露肝膽不從 按丘濬曰我祖宗以勤為治無日
不朝而每日之間有早午晚三朝或再朝焉誠以自
古禍亂之端皆起自蒙蔽蒙蔽之由起自上下之情
不通上下之情不通起自君臣不相接見然徒接見
而不相親問答猶不見也故聖祖御製大誥首篇以
君臣同游為開卷第一義所以示萬世聖子神孫者
至矣 二月 大理寺丞薛瑄乞致仕不允 三月
廷策舉人賜進士二百人是科鍾同馬文升余子
俊林鶚楊守陳秦紘高明後皆以功名顯 都御史
王來檣苗茜韋同烈香爐山平 夏四月 詔顏子

後裔希惠孟子後裔希文並授翰林世襲五經博士
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歲警戒
嗜欲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
結民心大畧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中外
言已詳然有關於上之身心者或畧臣以為陛下
一身國家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本萬
事理惟陛下之心既正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
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外既而給事中李侃等
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言宜賜採納乃復取奏入命
翰林繕寫置諸左右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

憲宗皇帝

古

其

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也時帝頗事聲色
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
為笑編脩楊守陳賦銀豆諱未及上京師傳之方
中詔出九重治銀為豆驛良工醵銀勻圓奪天巧朱
兩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環環亂灑金塔下
萬顆珠幾走玉盤一天雨電敲驚瓦中官跪拾多盈
袖金襴半墮羅裳綳羅得天顏一笑權拜賜歸來坐
清書閣知昨夕六官中奉俄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
碎散月匣也隨銀豆灑金塔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
見民貧大支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
在極窮民雖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數百萬入 五
月 江淵巡視淮徐諸郡 六月朔日食 四川巡
撫李匡破草塘賊 錦衣衛指揮盧忠有罪誅之時

上皇居南宮忠上變妄言帝怒殺中官阮浪
窮治不已忠嘗屏人請卜者全實筮之實以大義此
之口是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爲風狀學士
商輅與司禮太監王誡等言盧忠是箇風子豈可聽
信他壞了大體傷骨肉之情後追問忠果謂供養真
武得其通報以妄言伏誅實山西安邑人少警而性
聰警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名聞四方正統間客游
大同上皇旣北狩陰遣使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寅
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
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歲而更龍變

臺集卷六 本

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
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
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
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
也南面子衡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旣而也先復
入寇京師戒嚴實時在石亨幕下召問休咎寅筮之
曰無能爲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踰年
也先欲奉上皇南還時率以爲詐獨撫寧伯朱謙上
書懇請朝廷持不敢發實力言于亨曰虜人順天舉
義我中國反失奉迎之禮獨不爲夷狄笑乎亨遂與

于謙協議遣使虜果奉乘輿來歸 秋七月 尚書

石璞兼大理卿總督軍務轉餉獨石 處州盜平析

麗水青田二縣地置雲和宣平景寧三縣 王來率

兵討貴州賊 以薛瑄爲南京大理卿 八月 巡

撫南直隸工部尚書周忱乞致仕命戶部侍郎李敏

代之忱在南畿二十二年兩遭喪皆起復視事忱爲

人謙恭不立崖岸謀慮深長善採衆論征輸皆有常

度遇屬郡有荒歉即以便宜行事撥餘米以補成數

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及馬草夏稅鹽鈔驛馬鋪陳

歲辦該徵者盡出於所積餘米民賦歲輸外再無他

臺集卷六 七

役科率之擾諸郡縣學校先聖賢祠宇橋梁河道多

所脩葺濬治一切取諸餘米人爭爲立生祠沒因以

祀之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盡

括餘米歸之官於是徵需離然而逋負日多人益思

忱之功 九月 以陳文爲雲南右布政使 冬十

月 浙閩盜平 以孫原貞爲兵部尚書鎮守浙江

福建 以文選郎中李賢爲兵部右侍郎 以祭酒

蕭鐵爲戶部右侍郎與禮部左侍郎王一寧俱兼翰

林學士並入內閣奏預機務 中書舍人何觀調外

任時觀辦事文淵閣奏言大臣如尚書王直胡濙等

正統中皆阿附權姦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
比所來朝宜驅置于南方下科道者議以聞吏科給
事中毛玉爲奏稿謂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正觀
罪等語同列林聰葉盛皆勸玉易稿不從盛曰朝廷
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猶令我輩看議蓋
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之事乎球之死人至今以
王振馬順爲恨此諸君所親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
測是我曹爲之而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
言官獨不爲他日計乎玉意解乃稍易數語奏上詔
令錦衣衛杖觀調外任明日盛道過錦衣二鎮撫語

臺榭卷六

十六

章

及杖觀事皆曰彼何可深罪杖惟具數耳是武臣猶
知事體毛玉言官顧獨覬望云 十一月 十二月
三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也先遣使通好因邀
我使往報言官以虜懷窺伺之心宜絕之執政謂苟
不往報恐開邊釁待講劉定之言宜遣使羈縻之使
我得得益脩內治朝廷從言官之議詔絕之令廷臣
共議備邊長策李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
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本止能拒馬不能
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
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又有取勝之道

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此若用得其法
虜弗能當也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
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
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百二
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腳
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
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
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於此 按春
秋時晉荀吳毀車崇卒以致車戰法亡而說者又謂
漢衛青唐哥舒翰皆嘗用車戰以破敵則是其法猶

臺榭卷六

九

定

未亡也但後來用車戰者不唯失利且車亦牽制難
行至目爲鷓鴣車謂其行不得也李賢余子俊丘濟
猶陳車戰之利者豈亦未嘗試與 二月 也先攻
敗普花可汗來獻捷 進江淵爲吏部左侍郎蕭銑
爲戶部右侍郎 王翱爲左都御史掌院事 詔各
處見任官員有才行政事優長屈在下僚及有文學
才行堪授職任之士隱於民間及官員罷職委無賊
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在京四品以上在外巡
撫巡按方面并府州縣正官舉薦赴京考用所舉之
人後犯賊罪連坐舉主 按當時罷職官員唯無賊

犯重情其有可用者並聽舉用自嚴氏擅權遂以考察中傷善類倡為不許舉用之說自是玉石不分一犯宰臣之怒者皆禁錮終身矣 三月 有星孛於畢 彭時復為翰林侍讀 虜寇廣寧 以右僉都御史李秉恭贊宣府軍務總督邊儲秉既抵任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耕種秋成償其價軍民樂業邊餉充足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米朝議每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為礙例秉曰何忍使吾赤子為夷人耶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開帝以秉為是 夏四月 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馬營等處以都給事中葉盛為山西右叅政協贊軍務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畧仍命盛贊其軍務盛至列其利害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簡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乎取給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以賑給歲亦屢登 學士商輅上

言邊務訪得口外田地極廣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莊田其諸空閑田地又被鎮守總兵叅將并都指揮等官占為己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如漢趙充國諸葛亮管羊祜皆有已行之明效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奈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事下該司議行 按王鏊曰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留田湟中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卒坐臣西羌唐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緡此前事之明效也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為不可行者何哉鑒之此論誠當今之急務也 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與太監王誠舒良謀先啖內閣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命廷臣俱兼官僚王直胡濙兼太子太師陳循高穀千謙並兼太子太傅儀銘俞士悅楊善王文王翱何文淵並加太子太保江淵蕭鏊王一寧並加太子少師商輅進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滿朝感惠遂以太子

為可易時廣西思明府知府黃瑄庶兄黃玠以捍禦功累官廣西都指揮使玠欲奪嫡陰謀使人殺瑄巡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發玠情罪置獄當死玠知帝意欲易儲無人先發乃遣人赴京賂川事者然後上疏請易太子下禮部會多官議陳循等遂承上意覆奏及署名王直有難色循持筆平跪奉直直因而署之唯給事中李侃對衆灑泣都給事中林聰御史朱英亦言不可然皆不能出一語爭之也聰退而語人曰唯吾抗議後聰尊顯諛者遂附會云 五月 上皇在南昌 甲午廢上皇長子皇太子為沂王出就沂邸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生母祝氏為皇后廢皇后汪氏居別宮大赦天下王直得所賜金寶扣案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耶中輩愧死矣累疏求退李侃陞詹事府丞林聰陞右春坊司直皆侃然受之不辭黃玠以大赦原免復職尋陞都督武毅以事降黜李棠着致仕 先是帝意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帝為之默然蓋帝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陳循輩亦可以愧

死矣 按南城之錮已昧子城之節易儲之舉蓋珍臂之謀王直猶知愧死而委任權力之重如子諫者顧獨無一言天順丁丑之及恐亦不當獨罪徐有貞也 六月 岷莊王乞徙封不許 召征苗總兵官保定伯梁瑄提督右都御史王來回京以苗寇稍寧故也 秋七月 命左都御史王翱總督南廣軍務以兩廣寇作兩鎮將官互相觀望故命翱總督之四川巡撫都御史李匡罷命侍郎羅綺都督徐海整飭四川軍務 太子少師王一寧卒一寧之入閣以中官王誠輩嘗受業報其私恩遂致顯赫非士論所與也贈禮書謚文通 命侍郎李賢姚夔副都御史洪英等分詣兩直隸及十三省考察庶官之不職者 按李賢曰洪英儒雅君子泊往浙江考察為被惡言妄訴之且加謗毀朝廷不從察而罷之令致仕二三大臣雖知其故莫能扶持朝士皆後進不知其為人既去方惜之彼謫智者阿世同俗無所可否是非而因循以致高位世顧謂之能人噫此朝廷所以無任怨之臣而小人多致亂邦也 八月 焚感靈廟 九月 南京兵部尚書王驥致仕 閏九月 立國營 冬十月 命左都御史王文入內閣參預

機務文初與中官王誠結為兄弟謀入閣嘗私以語
尚穀穀亦嫌陳循獨見寵任思有以間之乃疏請增
內閣員數且云不拘繁劇衙門詔下內閣推舉陳循
曰既不拘繁劇衙門則法司亦可乃舉都御史蕭維
藻文舉改文為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直文
淵閣 十一月己未朔日食 癸未客星見輿鬼
十一月 清理鹽法 申勅薦舉

憲章錄卷第二十七

四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北虜也先弑其主脫

脫不化併其部落遣使入貢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

朝廷欲答詔而疑所以稱之者命羣臣議禮部郎中

章綸曰可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稱也先則非宜

若止稱太師恐虜酋慚忿犯我邊陲宜因其部落舊

號稱為瓦剌王庶幾得體從之 吏部尚書何文淵

累時科道交章劾文淵貪縱姦邪實跡乞治其罪詔

下文淵獄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天佑下民

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乃令致仕人

益鄙之 按李賢曰何文淵守溫州時廉靜寡欲一

郡大治召為刑部侍郎有餽金者却之好事者為立

却金館在刑部雖有深刻意以尚書主之弗克自遂

人亦未知其微也後以病乞歸正統末天下多事廷

臣交章薦起之召為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其於擢用

人才之際詭譎之跡始露而臺諫公論皆不能容雖

百計固位而攻之者益衆指其姦邪暴其情狀終於

斥去其初廉於作郡者乃其千進之計也及立身一

敗雖有喬新為之子不能盡其愆矣可不畏哉 增

定各鄉試取士額數累朝以來漸增取士額數大憲
上各江西六十五名河南廣西各五十名湖廣五十
五各山東四十五名陝西四十五名山西四十五名
西各三十名雲南二十名正統元年景泰元年開科
皆不取額數至是以天下人才漸盛始加增定額天
應天各增二十五名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廣山東
各增三十名廣東四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二十五
名雲南
改侍郎耿九疇為副都御史仍鎮守陝西
以陝西左布政使許資言侍郎鎮守與巡按御史不
相統攝文移輒礙故也時詔陝西市羊角為上元燈
九疇上疏畧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
角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上遂
止 二月 以王翱為吏部尚書時吏書缺 上命
舉可稱任者練綱率諸御史上言左都御史王翱嚴
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
持王不回此三人者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蹤
王有於是召翱為吏部尚書翱嚴加考察公銓注抑
奔競杜請託一時任使並稱得人 三月 以軒輊
為副都御史巡撫浙江等丁內艱歸 夏四月 五
月 歲星晝見 王文以憂去 六月 秋七月
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先是登上疏曰往者
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官無廉耻惟肆貪婪釀成汚濁
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

預度倘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
時若不早為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足無措中
國受傷已深邊事豈容再壞正欲大興屯田以病召
還 八月 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
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關軍伍具疏繪圖
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
尤之陣大古之蚩尤即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
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
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
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
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
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
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
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
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
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
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
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橋甲有九星開八門
用三奇者則又皇帝命風后為之也蓋聖人以神道
設教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而

此獄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時居兵和
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沓致死効其操練不
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
始擊其法 命太監阮安治張秋決河道卒安交趾
人爲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於工作之事其脩營
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皆大
著勞績平生所受賜予悉出私帑歸之官用不遺一
毫蓋中官中之不易得者 九月 王文起復 左
都御史陳鑑致仕尋卒鑑吳人先鎮守陝西十餘年
有惠政陝人尸祝之 以蕭維禎羅通爲左右都御

實錄卷五十七

四

信

吏 召薛瑄爲大理寺卿時有太監金英奉使至南
京還南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
於衆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君子謂至誠動物瑄固
有之而英亦可謂公於觀人也孰謂中官盡無人哉
冬十月 以左諭德徐有貞爲右僉都御史遣治
張秋決河先是河溢榮陽自開封城北經曹濮以入
運河至兗州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
從之入海會通河遂淤漕運艱阻先後遣工書石璞
侍郎王本和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皆績弗成至是
集廷臣議于文淵閣舉可以治水者以有貞名上有

貞先名瑄以倡南遷之議爲太監金英所鄙遂累被
薦不免乃爲陳循推筭星命侑以玉帶一束謂循曰
理推公命玉帶當至矣故敢以獻循納之遂教之曰
汝當更名無使內家習知庶朝廷忘前議而薦可允
也乃更名有貞至是遂舉治河有貞奉命循行度地
行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濬漕渠凡四百餘里歷
三載始訖工有貞又求循舉入閣不得因辭之 召
總督兩廣軍務左都御史王翱還爲吏部尚書以副
都御史馬昂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時何文淵旣
去朝廷以王直年老思得剛明果斷者以協助之乃

實錄卷五十七

五

處

召翱 十一月 皇太子見濟卒 虜寇遼東 十
二月 瓦剌諸酋並遣人貢馬
五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遣平江侯陳豫學士
江淵撫安山東河南尋召還 積雪恒陰詔求直言
二月 會試天下舉人 三月 殿試賜進士三
百四十九人得張寧內丘濬何喬新楊瑄耿裕鄧廷
瓚皆以功名顯 夏四月朔日食 新建隆興寺成
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夙駕除道太學生濟寧楊浩上
疏言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覩
今又棄儒術而重佛教豈有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

而可重範後世者邪儀制郎中章綸亦疏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聖德帝覽疏即日罷行先是虜也先殺其主而併其衆浩請乘虜使未還出其不意調遼東陝西諸路兵征討疏雖不行議者壯之時又有太學生西安姚顯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脩大隆興寺極爲壯麗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之得禍若梁武帝者足爲前車之鑒請自今凡內臣脩蓋寺院悉行折毀以備倉廩之用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不能用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

臺榭臺榭

六

二百餘區大臣諫官不言而二生言之一時名震中外五月下禮部郎中章綸及御史鍾同于獄時所立皇太子見漸邁疾殤鍾同手疏請朝南宮復沂王爲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廣衡止之以諷胡濙濙縮頸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同不聽竟上之下禮部會多官議適章綸疏陳脩德弭災十四事其一謂太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嘗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伏望時節率羣臣朝見于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又當復汪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於儲官以定天下

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可致天意可回災沴可消矣時疏入帝覽畢大怒日已暝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刻逮綸入獄拷訊又明日併鍾同逮治日加榜掠流血被體逼令誣引大臣井南宮通謀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瀕死卒無一語他及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密勅錦衣衛殺其獄令囚禁終身時兵部觀政進士常熱楊集以書上千謙畧曰姦人黃玠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爲脫死之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官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疏章綸鍾同死杖下而公坐享崇高奈清議

臺榭臺榭

七

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集爲六安州知州進士選知州始此時有給事中吳江徐正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於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帝怒黜爲雲南衛經歷尋謫戍鐵嶺衛齊庶人賢嬖谷庶人賦歛移置南京六月加王文少保東閣大學士秋七月勅儒臣纂脩宋元綱目復勅禮部纂脩天下地理志禮部奏遣文學之士分詣天

下蒐採 詔頒君鑒錄于羣臣吏部侍郎李賢擇其

中善可爲法者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最切要者三四

市集爲鑑古錄上之奏言前代聖賢之君事跡浩漫

難於徧覽今特錄堯舜而下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所

行之最善者數事集爲一帙臣於每段之後畧爲解

說數句欲陛下易於覽而行之兼此二十二君之善

而有之則功德之隆真比於堯舜而光祖宗矣帝覽

此疏問中官王誠等曰此奏欲何爲誠對曰欲陛下

學此數君年之領之 八月 九月 冬十月 十

一月 十二月 王恕爲揚州知府 謫福建巡按

御史練綱爲邠州判官再徙甘州前衛經歷時福建

官臺山民聚爲盜綱趣兵捕其渠魁而釋其脅從於

是與諸司相忤按察使楊珏奏其縱盜當道亦多忌

綱遂致遷謫綱適遭父喪自是遂不復出矣 是年

致仕工部尚書周忱卒年七十三謚文襄忱吉水人

宇量恢弘才識通敏蒞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

雖卑官賤吏破去崖岸開心訪納是以集衆思廣忠

益而成軍國之務或又以其未免徘徊於王振之間

短之此其苦心之所在亦未免招物議云

憲章錄卷第二十七

憲章錄卷第二十八

景泰六年乙亥至 天順元年丁丑

六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命太監班佑鎮守兩

廣太監鎮守始此 總督兩廣都御史馬昂征廣東

瀧水倭賊破之時瀧水倭賊趙音旺作亂合諸山叛

獠大肆殺掠民罹其害昂乃調廣西狼兵同官軍直

抵獠巢斬獲甚衆 按瀧水羅傍獠賊自馬昂此年

征後天順初葉盛成化初韓雍復一再征之至今無

復議征者賊日益肆夫今邊臣猶議西復哈密北復

大寧東勝河套今此瀧水羅傍一帶乃郡縣內地距

德慶州治僅隔一江去梧州總府不百里爲兩廣往

來咽喉奈何坐視其暴劫吾民阻截江面爲肘腋之

患而不恤綠江南岸數百里山林蒙密不敢毀傷其

一草一木朝廷設重鎮置兵衛果何用也霍韜嘗謂

羅傍綠水之賊爲害深矣而有司不肯議征非不能

征不肯征也若調狼兵達合井官軍分爲數道一自

鬱林入一自高州入一自新會入一自德慶瀧水入

四面並進而梧州大兵上流振之且縱火盡藉其林

木使無所蔽伏羅傍綠水之賊反掌可平也嗚呼馬

昂葉盛韓雍獨何人哉 二月 三月 夏四月朔

日食 五月 閏五月 六月 以宋儒朱熹辭孫
挺爲翰林五經博士世襲 秋七月 八月 杖南
京大理少卿廖莊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闕下先是
莊嘗上疏勸帝朝上皇及加恩沂王忤旨至是莊以
母喪赴京關綸勘合陛見命錦衣衛拿在午門前着
實杖八十謫定差驛丞并拿章綸鍾同各杖一百同
死杖下綸不死仍禁錮詔獄 九月 冬十月 十
一月 十二月

子西
七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于謙以病在告帝遣

太監興安舒良視之謙以國家多事窮年不還私第

臺集卷之

十一

信

居止朝房留一養子自侍至是以疾在告興安舒良
奉旨更番來視見謙自奉過儉因以上聞輟尚膳醢
醬蔬菜之屬賜之駕幸萬歲山伐僧爲瀝昇謙和藥
諸臣言寵用過重興安曰謙日夜與國家分憂不問
家計朝廷正要用此等人今要再尋一箇來換于謙
恐未便得衆皆默然 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
中以于謙薦陞是職未幾伺謙過誤密奏之帝任謙
方專召入以偉奏授之謙叩頭認罪帝曰吾自知卿
卿勿憾也謙出偉迎問曰今日聖諭何事謙笑曰吾
有不是處子當面言之未必不從何忍至此乃出奏

臺集卷之

十二

示之偉惶愧局踣無地 帝用人多密訪于謙時
缺祭酒翰林徐有貞屬意補之以門生楊宜爲謙內
姻託爲懇請謙曲意從之因中官以達於上上宣謙
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華此人存
心姦邪豈堪爲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皆
被教壞了心術謙無所對惟叩頭謝過及退汗出浹
背有貞竟不之知自是遂嚮謙矣 順天河間二府
民饑命刑部右侍郎周瑄往賑之時二府素無蓄積
又遭連大水公私皆竭瑄奏乞裁省冗官停徵糧草
免追久欠馬騾牛羊暫罷供應柴炭夫役聽民採取
皇莊湖泊之利及乞招商中納鹽糧損其斗數借水
次官倉之粟濟民凡七事行之 調工部尚書石璞
爲兵部尚書以江淵爲工部時于謙以病在告朝廷
欲得二人協掌兵部淵在內閣與同官不相能欲求
出補兵部王文與商輅密擬內批調璞於兵部而以
淵代璞淵不之知明日旨出淵大悲失望 二月
以誠意伯劉基孫祿世襲五經博士 三月 夏四
月 沙灣堤成 五月 寰宇通志成進陳循華蓋
駁大學士高穀王文並謹身殿大學士蕭鐵戶部尚
書商輅兼太常卿倪謙呂原左右春坊大學士 以

宋儒周敦頤孫見世襲五經博士 六月 禮書胡

葵因災異乞罷不允時年八十二矣 秋七月 八

月 以徐有貞爲副都御史 賜大臣子陳瑛王倫

爲舉人舊制南北京鄉試令四方之士游太學及依

親仕宦者皆得應試至是順天府鄉試命右春坊大

學士劉儼侍講學士呂原爲考試官時內閣陳循子

瑛王文子倫入試俱不中式循等論奏儼原二人閱

卷不公許監試御史林鶚同邑林挺亦在中列且摘

策題有無正統等語以激帝怒請如洪武間罪劉三

吾等例重開科考試上令翰林院覆閱取中試卷高

穀懼儼等禍且不測欲爲申救早朝奏事畢出班跪

稱臣高穀有言因召至榻前具白其情且曰大臣子

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命欲構考官可乎

由是儼等得釋而英倫特旨欽賜舉人許赴會試一

時異之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私其子失大臣

體不當居內閣乞罷黜不報 是月洗馬柯潛奉命

主考應天鄉試初入境時泊舟淮安有應試生暮夜

投潛潛叱之彼以重賂遺前固請潛怒命左右執付

有司以法懲之 九月 湖廣苗叛兵部尚書石瑄

討之 冬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削宰府護衛

英宗睿皇帝天順元年春正月 景帝不豫 時儲

嗣未定內外憂懼閣臣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

王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泄既而景帝病亟命調 上

皇子宜復立惟王文之意不然陳循輩亦知之吏部

侍郎李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鐵鉉曰既退矣不可再

也文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衆

始覺其有異謀矣十一日早文武羣臣集于左掖門

僉奏乞蚤建元良以安人心左都御史蕭維禎舉筆

曰更建字爲擇字如何衆從之奏上不允且云待十

七日視朝咸謂奏詞擇之一字非復立之意於是京

師競傳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符取襄王世子矣石

亨知帝病甚必不起乃與掌兵都督張軌張觀左都

御史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謀迎上皇復位遂陰結

中官曹吉祥蔣冕曰于皇太后許焉十六日既暮軌

觀等會于有貞宅時有邊報北虜欲寇京師有貞以

爲宜乘此爲名納兵入內誰曰不可軌首肯之有貞

復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矣將出

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滅

族之禍遂往會亨收掌門鑰開門納兵時已漏下四

鼓天色晦冥亨軌等惶惑顧謂有貞曰事當濟否有

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遂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亨等入見上皇出問曰爾等何爲俯伏合詞請陛下即位遂共被登輿有貞前導忽星月開朗上皇顧問卿等爲誰各以姓名對遂升奉天殿登御座初文武羣臣約是日入候景帝出視朝頃之南城呼譟震地羣臣失色須臾鐘鼓大鳴上皇復位矣羣臣遂入賀政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即日詔逮于謙王文及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下獄石亨徐有貞等言其共謀迎立外藩故也命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明日祭未陞有貞兵部尚書兼職如故逮內閣學士陳循蕭鎡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侍郎項文曜王偉古鏞丁澄沈敬等下獄以其知于謙王文等前謀故縱也出前禮部郎中章綸于獄擢爲禮部右侍郎擢太常寺卿許彬爲禮部左侍郎大理寺卿薛瑄爲禮部右侍郎並兼翰林學士入直文淵閣與徐有貞同視事初石亨輩迎復之謀欲邀彬預之彬曰此義舉也臣子當爲第彬老矣無能爲也乃薦有貞章遂與有貞合謀成功至是亨與有貞薦彬于上前瑄素爲衆望所歸故並用之論迎復功進封武清侯石亨爲忠國公都督

張軹爲太平侯張軹爲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爲興濟伯並子孫世襲軹軹皆英國公張輔弟也軹尋改名賜論隨駕功擢鎮撫哈銘百戶表彬並爲錦衣衛指揮僉事丁亥軹于謙范廣并誅王文及太監王誠等下市初于謙等下獄徐有貞張軹楊善曰不殺謙等今日何名言官劾謙與王文等迎立外藩所司勘得金符見存禁中別無顯跡石亨等揚言雖無實跡已有此意及廷鞫徐有貞令所司痛加拷掠王文反覆力辨謙倪首不言但曰事已如此辨之何益法司成獄奏上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未及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於死今日之事爲無名上意遂決謙等斬于市籍沒其家家屬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俱免死戍邊蕭鎡商輅王偉等原籍爲民王直胡濙高穀並落傳保致仕景泰特賜舉人陳瑛王倫並除名以千戶盧莊參劾爲錦衣衛指揮使先一日石亨引二人侍於文華殿前上問曰此二人者何人亨對曰臣有機密事必與二人謀他人不知如迎請陛下復位時皆與之謀其功實多乃特擢二人爲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報功陞職者至四千餘人今翰林官有帶東宮官銜者俱改別

職以景泰易儲故也於是李紹林文貴謀俱改尚寶
卿劉定之倪謙呂原俱改通政參議兼翰林講讀以
下官仍舊供職尋並改翰林學士以王翔掌吏部
事楊善掌禮部事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尋解部
事陳汝言爲兵部尚書趙榮爲工部尚書二月乙
未朔皇太后詔諭廢景泰帝仍爲郕王歸西宮越
數日命郕王所立皇太后吳氏復爲宣廟賢妃廢皇
后汪氏復爲郕王妃欽天監奏革除景泰年號
上曰朕心有所不忍姑仍舊祭丑郕王薨於西宮
葬祭禮悉如親王謚曰戾妃嬪唐氏等俱賜殉葬

景泰元年

八

信

湖南諸苗平兵部尚書石璞還京總兵官南和伯方
英鎮守湖廣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寺丞蔭其一子
賄少監阮浪爲太監召陝西驛丞廖莊復爲大
理少卿以林聰爲僉都御史調左都御史蕭維
禎於南京都察院召巡撫陝西副都御史耿九疇
爲右都御史掌院事勅考察諸御史召南京督儲
副都御史軒輊爲刑部尚書詔推恩天下凡庶民
八十以上者賜冠服京師民有茹文中者年百有四
歲有司以其名上上御便殿召見覽其狀貌與致
辭賜冠服帶履命順天府設燕又命吏部尚書魏瑛

景泰元年

九

百

以下造其第致賀按崔銑曰三代之禮以養老莫
善於燕以養義莫善於享夫養老者養體也民見之
而知加愛養義者養賢也民見之而知加敬英宗
其能兼之與嗟乎上敬老則天下莫敢遺年孝弟興
而頌聲作矣會試天下貢士以內閣學士薛瑄侍
講學士呂原爲考試官三月殿試賜黎淳等進
士二百九十四人內楊繼宗彭韶後有令聞夏四
月復立元子爲皇太子封徐有貞爲武功伯兼
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按詞林記曰掌文淵
閣事有貞所自署也閣在御府大內非臣所可掌矧
非軍功冒進封爵識者固占知其不終矣命吏部
右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典機務尋進吏
部尚書兼職仍舊械前給事中徐正廬忠高平至
京磔誅之以其在景泰中嘗行離間也前吏部尚
書致仕何文淵卒先是景泰易儲之詔既下文淵嘗
告人曰詔語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吾
所屬對也既歸鄉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
及上復位鄉人固虞文淵必及禍一日訛傳陳都御
史將至人皆驚疑文淵遂自縊死時同鄉侍郎揭傒
誦官家居與文淵子喬新構怨奏文淵之死實譖子

遷以脫禍喬新亦養喬巡撫廣東時嘗薦黃玠及代
玠草易儲之疏俱命官校逮至京鞠之迹涉已往俱
釋之逮巡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下獄尋令致仕
時富被參將石彪奏害自大同逮繫至京上問李
賢曰年富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上
曰此必石彪憚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陛下明見真
得其情遣官體勘無實狀富遂致仕歸彪亨姪也亨
因此與張觀等固請盡罷各邊各省巡撫及提督軍
務等官請漕運副都御史王竑為浙江右叅政尋
除名為民安置江夏皆石亨輩所惡也吏部尚書

李賢

十

王翱以年老乞致仕李賢言於上曰翱廉謹老成雖
老精力未衰乃留之命景泰汪妃出居舊王府先
是邸王卒上欲令汪妃殉李賢奏曰汪妃雖立為
后即遭幽廢若令殉情所不堪況兩幼女無依尤可
矜懷上惻然曰卿言是令妃遷居外王府原侍官人
悉隨之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
竟獲考終山東荐饑發內帑銀三萬兩賑濟有司
奏請增給上召徐有貞李賢問曰可從否賢對曰
可有貞憐然曰不可發銀賑民里胥滋弊民無實惠
賢曰雖有此弊民方待哺不可不救也遂增銀四萬

兩有貞退而不樂蓋其意不謂可否惟欲事之出於
已也後上亦覺有貞之非嘗謂賢曰增銀賑民有貞
不然卿言其謬如此調禮部右侍郎章綸于南京
禮部以與石亨楊善不協數短于上故也襄王瞻
堦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
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
仍乞訓諭邸王盡心輔政章上時景泰立已八日矣
至是得疏于宮中上覽之感歎手詔取王入朝禮待
甚隆諸王自谷府以後不許入朝至是始一行之
按黃瑜曰天順初于謙王文以謀迎立襄世子被誅

李賢

十

及襄王來朝上禮待甚隆其後世子竟嗣王位始終
親睦無間然則迎立之謀其實未發蓋可知矣謙等
之死亨輒實為之上之盛德曷嘗少累哉或謂上
北狩時宜奉太子居攝惜謙等見不及此識者謂謙
非見不及此蓋特以祖宗之社稷為重若太子居攝
則唯父為重天下為輕而天理至情必圖迎復則虜
將以上皇為重實豈有辱足宋徽宗之事可鑒也故
遂立邸王是不以金注而以瓦注竟致社稷獲安而
上皇之得以復辟者蓋實權輿於是也但易儲一節
謙無一言以抹正之難乎免於責備者之議矣追

得王振官立祠祀之正統中張太后既崩撫臺總
作大第于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宅左以祝釐
及土木之難言官劾其擅權誤國或有謂今陷虜中
反爲虜用者振族黨並坐誅夷第宅沒官改爲京衛
武學至是振黨以聞上大怒曰振爲虜所殺朕親見
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詔復振原官刻木爲振形
招魂以塋塑像於智化寺北祀之勅賜祠額曰旌忠
以僧照勝奉其香火時謂多難興邦殷憂啓聖帝在
虜營言及王振悔恨無及矣振就死虜中亦不足以
贖誤國之罪乃復有此何哉 五月 進許彬薛瑄

李賢等

上

禮部左侍郎 六月 逮十三道御史張鵬楊瑄周
斌等下詔獄復逮都御史耿九疇羅綺內閣徐有貞
李賢皆下獄降謫有差時石亨曹吉祥等恃功恣橫
御史楊瑄自河間印馬還京劾奏亨吉祥家人占奪
民田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 上謂有貞及賢曰御
史敢言如此實爲難得命吏部記之將以大任也既
而亨等連見亨吉祥勢益張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
等將並糾亨不法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知之潛以告
亨亨疑有貞與賢主使乃與吉祥合謀入譖遂同泣
於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有貞等被加排擠悲哭

不已且言鵬乃已誅姦臣內官張永從子故結黨誣
臣及跪入上震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仰誦彈章而
歷詰之有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
上意已主先入之譖竟莫能回悉收鵬瑄并各御史
下錦衣衛獄嚴刑拷訊究主使之入王鉉及錦衣衛
官劾奏耿九疇羅綺誣使爲此併執鞫之謂其阿附
有貞及賢遂併下有貞賢于獄是時士大夫莫不驚
懼方喜上嘉御史敢言以爲朝廷清正可卜不料如
此是日忽雷雹大作大風拔木走正陽門下馬牌子
郊外京師震恐於是獄皆從減翌日赦有貞等出獄

李賢等

上

降有貞賢綺皆布政司叅政九疇布政瑄鵬等俱謫
戍遼東鐵嶺衛 上亦心知亨吉祥輩之非但以初
復位亨等自以爲功日在左右只得徇從既而日近
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貞一人李賢在朕前未嘗有
妄言今與有貞同謫於心不堪即召王翱曰李賢不
可放去還欲用之遂轉吏部左侍郎 李賢曰上之
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懼戴若無亨輩攪擾左右前後
皆得正人三代可復不幸遇亨輩譏言一入未能還
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
不戒哉 內閣學士薛瑄致仕瑄見曹石恣橫日甚

遂引疾去 命通參兼侍講呂原贊善倫俱岳正並
直文淵閣 秋七月初六日承天門災詔大赦天下
復下徐有貞獄先是有貞既降廣東叅政石亨輩
猶慮其復起必欲殺之令人偽作奏疏毀謗朝政假
養病給事中李秉彜名上之命逮秉彜拷訊至死不
承緝捕匿名者甚急亨等因譖有貞怨望使所親馬
士權爲此而滅其迹上遂遣官校捕有貞于途收士
權等俱下錦衣衛獄時掌衛都指揮門達陳諸刑具
于庭拷掠瀕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有貞武
功伯誥券中有續禹神功之語出有貞自撰實謀作
逆故出語不臣士權始大呼曰豈有自撰誥券露其
逆謀之理耶門達不能折會承天門災肆赦刑部侍
郎劉廣衡等猶勅素有貞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
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策貪冒天功大不敬無人臣
禮當斬 上以有貞犯在赦前得釋編管金齒爲民
士權秦州人博極羣書有氣節寓京師教授多與學
士先生游與有貞尤厚故亨輩擠之使士權稍休于
威則有貞不免矣有貞出獄感其義以女許婚其子
既而曹石敗有貞自金齒歸負盟士權亦無言時論
皆重士權之義而薄有貞云 按廖道南曰予觀

志謂徐有貞短小精悍其學自兵法河渠陰陽方術
無不通貫然而心術險賊急嗜功利首倡南遷繼謀
奪門比昵姦回屠戮忠勲金齒之行亦天道也夫
時緝捕匿名毀謗朝政者未獲石亨勸 上出榜募
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上令內閣撰榜格呂原岳正
見上曰爲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
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昔堯設建善之旌舜立誹
謗之木秦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
過失不聞卒至亡國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爲
法以秦爲戒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
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輟晦不如勿究時曹吉祥在
旁請究甚力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 刑部尚書軒
輒致仕輒以亨吉祥恣橫侵官稱疾懇乞致仕陛辭
上勞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耶
輒頓首又問年未老再可用乎輒頓首以疾告上知
不可強賜白金綵幣遣之 謫贊善岳正初正入直
文淵閣 上嘗召問曰卿何以輔朕正曰今內臣武
臣權重上領之曰已論正退告曹欽石彪令謝興歸
第不然上將有疑心欽彪走告曹吉祥吉祥請上垂
泣免冠請死具道所由 上曰無之乃召正責其漏

言正曰固也臣觀二家必有背叛之戒即今無可按之誅臣欲全君臣共難之情故令早自爲計上不悅會承天門災上命正草罪已詔歷陳姦邪蒙蔽詞極切直石亨輩大怒遂指爲謗訕內批謫廣東欽州同知有士人告之曰公犯孔子不信而諫之戒矣正曰簡川崔左右責任甚至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也調許彬南京禮部左侍郎尋出爲陝西參政復謫前御史張鵬楊瑄戍廣西南丹衛先是鵬瑄謫戍遼東鐵嶺衛未至道遇赦還或謂宜詣曹石謝庶免後禍鵬瑄不從復謫戍南丹進李賢

李賢

李賢

李賢

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文淵閣辦事初石亨怙寵專恣官軍守諸關者悉放歸以市恩徐有貞李賢許彬薛瑄在內閣以爲言上重違亨意別選兵以戍之由是亨惡有貞等皆被譏斥薦其私人參議盧彬太常少卿王謙入閣上不聽與王翱謀仍復賢內閣八月革定襄伯郭登爵謫居甘州初上陷虜時也先以復駕爲名徑逼京師于謙使人謂之曰賴宗廟社稷之靈中國有君矣駕可勿復及至大同郭登言亦如之上嚮之故謫遼岳正繫詔獄謫戍肅州正既降欽州同知道謝以母老留閩月兵書

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復希曹石意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錦衣衛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千戶所九月朔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彭時復入內閣參預機務時景泰初召入內閣辦事既而以憂制去起復不預閣事至是上御文華殿召入見諭以擢用之意命中官送赴文淵閣治事勅左順門關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官不許擅入時石亨張軌輩每朝退頻入見出則張大其言使人畏其勢而趨附之上厭之召李賢謂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不必來蓋

李賢

李賢

李賢

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宣召然後往後上覺其意故召諭之擢御史林鶻爲鎮江知府河東運司判官楊浩爲順德知府時上勵精求治命吏部選內外臣僚爲郡守陞辭日召至文華殿親賜戒諭燕勞及給鈔爲道里費冬十月遣行人曹隆齎勅幣聘江西處士吳與弼時石亨用事選名錫過其門客謝昭做張翥教蔡京招楊時故事勸以薦士亨從之因見李賢說山林隱士有撫州吳與弼者乃司業吳濬之子以學行名天下亨慨然代爲草奏上之上召賢問曰吳與弼如何賢承亨意對曰與弼者首之

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隲
下行此一事實本朝盛舉上遂命行人聘之時所
苗字來近邊打圍傳聞實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
邊乘機取之上召李賢問之賢對曰景泰以來連
年水旱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陛下初復位正宜
與之休息况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
之恐不可若實璽乃秦始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
物不足爲寶上然之乃罷巡邊十一月陳汝言
下獄死籍其家時科道交章劾汝言怙勢亂法贓賄
狼籍先是于謙被籍自朝廷所賜外無他物至是所

司陳所籍汝言家財物于太內廡下上召大臣入
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籍沒無餘物汝言未嘗何
得賂之多若是邪時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俛首自
是上漸悟謙冤而惡亨等矣初于謙等之死皇太后
不及知後始知是乃爲上備言于謙臣清多難之功
迎立外藩之誣上始疑之事定日久察迎立事無狀
每詰石亨張軼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故皆對曰臣
亦不知乃徐有貞等向臣言耳於是上深衛亨輩待
時而發有貞金齒之行而亨輩俱不免者皆由於此
十二月進彭時呂原兼翰林學士太平侯張

賜卒賜初名軼先是景泰初賜自貴州征苗召還于
謙劾其失機不可用景帝宥之自是賜與石亨皆恨
謙既奪門復辟首謀殺謙以謙信任范廣併誣殺之
廣既死賜一日遇諸途爲拱揖狀左右問之曰范廣
過也歸家發病死遣中官送先師孔子并四配師
金銅像置文淵閣

憲章錄卷第二十九

天順二年戊寅
至六年壬午

二年春正月 郊天後上顧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太后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倣前代尊上徽號如何賢曰陛下舉此可謂孝矣於是命擬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復加贈太后兄弟五人長孫繼宗廕會昌侯次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又有爲其宗親求恩澤者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太后之心正不以此爲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

憲章錄卷二十九

本

者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不能抹冷若聞求恩澤必大怒矣賢曰此太后盛德因問祖宗以來外戚不預政繼宗爲侯太后知乎上曰太后正不樂此初爲內庭近侍感以關防之說至今猶悔曰侯爲人淳謹不妨但後不可爲例耳上曰然 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殿但早晚朝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太子卿可定擬講讀等官且曰先讀何書賢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上曰書經有難讀者賢曰

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 以左都御史馬昂爲兵部尚書 勅今後僧徒每十年一度景泰間太監興安崇信釋教每三年度僧數萬至是又如期天下僧徒復集京師 上謂李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汎濫賢曰陛下明見最是宜禁止之遂出榜曉諭今後十年一度擅自披剃者俱令還俗違者發邊衛充軍度者俱令照定額考送於是僧徒散去 勅內閣翰林脩大明一統志先是宋樂中令夏原吉楊榮等纂脩天下郡縣志未成景泰中重脩寰宇通志僅成未刻而 上復位遂命李賢等重脩賢嘗謂翰林實文學侍從之臣非雜流可與景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浮薄之流一時無由而退至是上欲重脩通志唯推擇進士出身者此輩遂知不當居此願補外職賢乃言於上命吏部外除之翰林爲之一清 按宋樂宣德以前翰林不補進士出身方孝孺楊士奇胡儼輩非進士而文學擅一時至李賢乃有此論豈非時世之一變耶自時厥後特重進士科而翰林非一甲進士及庶吉士不預內閣非由翰林不入迨黃緣阿附以希進者則反不拘此格遂與祖宗時大異

憲章錄卷二十九

本

矣 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之次子也上
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輩無辜淹禁謂李賢曰親親
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
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左右
或以爲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左右皆愧服
遂遣居鳳陽令有司造房屋給薪米器用聽其昏嫁
出入未幾庶人卒自是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
矣 二月朔日食 虜孛來寇陝西總兵安遠侯柳
溥御之敗績 閏二月 南京都督府都事倪敬卒
敬無錫人舉進士授御史遇事敢言景泰末以災異

景泰末

類仍上敬天脩德六事忤旨謫宜山典史天順初遷
祥符知縣改都事從祈溥西征還卒于官年僅四十
有四人皆惜之 三月以陳文爲詹事 夏四月
復設各邊巡撫官初石亨等以文臣提督各邊軍務
武臣不得自逞因請罷之未幾邊徼騷然 上召李
賢謂曰如今各邊革去文臣巡撫軍官縱肆貪暴士
卒罷弊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紛以此爲不便
今乃知其謬也卿爲朕舉才能者用之賢因請曰遠
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此六處須人最急上曰
卿與王翱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於是議推十二

人進呈遂定浙江布政白圭任遼東山東布政王宇
任宣府僉都御史李秉任大同監察御史徐瓚任延
綏山西布政陳翌任寧夏陝西布政芮劍任甘肅俱
以京官巡撫其地上曰武人所以惡文臣者只是不
得遂其私耳在任者即遣使召還馬昂以貴州賊情
甚急速請一人往理遂陞白圭右副都御史贊理貴
州軍務以太僕卿程信巡撫遼東 召守制山西右
叅政葉盛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盛乞終制不允
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爲害而兩鎮將官不協各分
彼此討賊迄無成功盛至請革兩廣守將立總鎮于

葉盛

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葉盛是其策而不果行盛
不得已乃請益兵 上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
彪協謀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 按何喬
新曰葉盛巡撫兩廣合兵勦賊屬廣東叅議朱英督
察姦孽將范信以兵會勦大藤峽信利擄掠馳至
橫廉間誣宋泰永平等鄉居民皆賊屠戮殆盡又欲
併進城等鄉屠之以爲功英力爭其非辜且遣間使
詣盛亟班師諸鄉民始免屠戮即此觀之則當時所
謂破砦八百擒斬數萬者亦未免屠戮平民如宋泰
永平等類者不知其幾矣盛被殺降之譏殆亦有由也

故曰兵者聖王不得已而用者也 會昌侯孫繼宗
弟顯宗家人私起屢肆專利以病客商事聞 上謂
李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
若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屢肆家人
抵法顯宗姑免罪戒飭繼宗爲其弟乞恩上召賢謂
曰繼宗不知自責爲弟乞恩朕終不允賢頓首曰真
可謂王者不私矣 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上召
李賢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誠如聖諭蓋弘先以知
縣考滿赴京爲石亨鄉里屬留京官又因奉迎有功
陞工部侍郎復極力謀求得此士林鄙之上又恐其

李賢

事

言

謀奪情即令守制復召賢曰吏部乃天下人物權衡
侍郎即尚書之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卿以爲誰可
賢曰無如鄒幹姚夔上復問其優劣賢曰幹端謹但
規模稍狹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上曰然以姚夔
爲吏部侍郎 五月 徵處士吳興弼至京師上謂
李賢曰與弼當授以何職賢對曰今東宮講學宜授
官僚次日召吏部命爲左諭德朝士皆驚以爲布衣
召至一旦授此與弼既辭上召入文華殿問曰特聘
爾來何不就職與弼對以老疾 上曰官僚亦優閒
不必辭於是賜以文綬羊酒薪米命太監牛玉送至

館修令就職與弼具疏固辭賢叩其所以不就之故
與弼謂勅書以伊傳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
受賢謂必欲如傳說爰立作相亦難不若且就官僚
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與弼不從遂稱病留
邸兩月賢爲言於上復召入文華殿賜勅褒嘉資以
銀幣免其所辭與弼疏陳十事上命有司月給俸米
以贍終身仍命行人送歸與弼復上表謝恩而去君
子謂其不受小官而窺卿相之位此漢之周黨樊英
所以不免於范升張楷之議也 按與弼有文集行
世所載疏陳十事皆無所發明跋石亨族譜則自稱

李賢

事

文

爲門下士其日錄所記每多說夢見文王孔子與朱
子復言夢孔子來訪朱子來訪如是者至再至三或
者謂其攀賢附聖伊洛諸儒未嘗有此先聖美壻之
見周公之夢亦有感而偶一及之耳真積實會之驗
豈專在此哉就使在此亦何必屢聞之於人也 漳
州布衣陳真晟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真晟初
治舉子業赴省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
歸自是不復科舉爲主敬誠意之學至是詣闕上
書不報乃聞吳興弼名欲往見之行至江西見編脩
張元禎元禎謂曰濂洛之學自有真傳如與弼者不

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尋卒 按張元禎謂不可見不必見其不足於與弼者多矣羅倫平生無一語稱與弼嘗接詩規之蓋與弼嘗以弟奪其田襖冠囚首跪訟於府庭元禎貽書切責之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久竊虛名之語時知撫州者番禺張瓚其事具在廣州志張瓚傳中尹直又謂與弼辭職歸於肆無復故態羅欽順亦言其學一無所得夫元禎輩皆其鄉人之善者評論有如此惜哉 六月 雲南總兵沐璘卒沐璘爲都督同知鎮守雲南 上躬理政務凡天下章奏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李賢商議

臺臺卷九

七

可否且厭曹吉祥石亨等干預嘗於靜中召賢歎曰爲之奈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皆不從其說但依之則悅不從便拂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論之上曰今後彼欲用人不當者卿亦當執而沮之賢曰臣若頻沮其勢必怨惟陛下明見以爲不可庶幾漸能革之上曰然 上一日屏去左右召李賢言政治得失賢因言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上曰何害賢極言錦衣官校差出抄提罪人勢如狼虎所至貪求無厭有司不勝其擾 上曰此害誠然今後非大故

重事不差既而左右貴近有譖賢妄言者上因踈賢復密察錦衣官校皆得其實尤有甚於賢所言者遂召其指揮戒之曰今後差人敢有似前者必重罪不宥旬日復召賢待之如初 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宦將往時送去雲南兩廣湖廣等處黠官盡數取回物論沸騰以爲不便李賢言於上曰黠人非我族類自古爲中國患前已送之遠方今復取來甚是不便聞此類在彼住定亦不願來上曰吾亦悔之初取時聽其不願最善若後願去者仍從之 秋七月初 以宣城伯衛穎鎮守甘肅 南京刑部尚書薛

臺臺卷九

八

希連卒耿九疇爲南京刑部尚書先是九疇降江西布政尋轉四川上一日對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其罪李賢對曰九疇操行誠不易得未幾召至京爲禮部尚書上憐其老改南京刑部曰遂卿優閒 八月 九月 副都御史林聰捕江淮鹽盜 冬十月 上校獵南苑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臺旁有三海皆元之舊也本朝開四門繚以周垣獐鹿雉兔甚多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定都以來歲時蒐獵于此亦所以訓武也是日上親御弓矢命勲戚武將應韶馳射獲輒獻之既畢賜酒

饌以所獲分賜從臣而歸 鷹坊司內臣奏乞出外採獵 上不許復固請上曰爾輩欲出獵但不許擾害州縣既出外不能獲一禽有司懼其威斂之於民聚鹿獐兔雉而獻之內臣以為出獵所獲遣人預進上令人密訪某州若干某縣若干皆得其數候其至各伏而黜之 十一月 罷冬至 初聖節及冬至例宴羣臣於奉天殿 上謂李賢曰節固當宴不惜所費但殺牲畜太多尚有正旦慶成一歲四宴朕欲減之如何賢曰大禮之行初不在此陛下減之亦是由是每歲二宴至於正旦亦或不宴惟慶成一宴歲

嘉慶元年

九

陸貞

不缺云 虜酋李來寇延綏守將都督僉事張欽連戰敗之進都督同知命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陽諸路兵先是也先以殘虐為其部下哈刺所殺哈刺復為李來所殺諸虜酋迭為雄長自相讐敵久之始定於是李來毛里孩阿羅出李羅忽等相繼入寇東掠延寧甘涼西侵宣大北邊無寧歲矣 十二月 左都御史羅通致仕

三年春正月 二月 遣使使朝鮮及建州女直先是朝廷謀聞建州酋董山潛結朝鮮命建撫遼東都御史程信議察之信使自在州知州佟成詐以他事

廉其境上得朝鮮授董山為正憲大夫中樞密使制書還報信具以上聞請乘其未發遣使往問之可伐其謀 上乃命給事中往朝鮮錦衣譯者往建州兩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擢山東左布政使陸瑜為刑部尚書 定遠侯石彪下獄死彪壯梧驍勇景泰中頗立邊功遷都督為大同游擊天順初以石亨故累進封侯彪性凶暴貪狡包藏禍心謀鎮大同邀人奏保朝廷覺其有異遣人廉察果皆虛詐言官交章劾之遂逮繫詔獄論死禁朝臣交通初石彪事發言官密奏且謂恐有漏泄

嘉慶元年

十

本

於彪者 上召李賢曰羣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賢曰誠如明旨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朝臣肅然交通之弊如息 三月 夏四月 五月 致仕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卒年八十三敬宗慈慈人容儀端整步履有則德望文章名聞朝野官太學三十餘年矜嚴好禮約束諸生時比監祭酒李時勉亦以師道自立時稱南陳北李云 六月 七月 八月 命三法司霜降後會官錄囚 九月 石亨奉朝請誦吏部侍郎孫弘為大理通判以姚夔為吏

部侍郎冬十月石亨貪恣日甚賄賂公行強預
朝政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張其威子姪廝養勢焰
燿灼天下寒心而亨恬不知戒上干天象彗出星變
日暈數重累月不息蓋羣陰圍蔽太陽之象也時亨
門下有瞽目指揮章先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
謂天意有在促亨舉事亨信之乃與其黨盧旺彥敬
杜清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
彼允遊擊將軍異日命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
塞塞則關東出山東據臨清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
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裏河一帶是年春虜寇延綏

卷九

七

命亨帥師禦之童先力贊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
難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週爲之未晚也童先曰時
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
私罵曰這厮不足幹大事亨師無功而還已而石彪
事發罪連于亨上初念其功累宥之惟罷其兵權
命以本爵歸第未幾家人傳訛怨謗遂露其不軌之
謀於是下亨獄死其黨童先等皆坐死李賢曰石
亨罪惡貫盈神人共怒一旦除之當時若以石彪鎮
大同誠爲可懼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
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

可勝言哉今辨之於早除此大害非上之剛明果
斷不能如此而亦祖宗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又曰
天順初以迎駕爲功者大開賄賂之門在朝文武之
士靡然從風奔走其門惟恐或後以財寶先投者先
得美職無復論才之賢否風俗大壞不可勝言上
亦極知其非但復位之初附而從之明年稍自振作
十從其四五又數月十從其二三又明年凡百自斷
其賄賂之門徒開而已初時有美要職事一缺謀之
如蠅聚腥爭欲得之自後缺雖多而謀之者無一人
蓋用人之柄在上權貴不與焉雖欲賄賂何所托乎

卷九

七

向日奔競之風一變而爲恬退之習可見士風之振
否係上人何如耳天下氣候關於朝廷驗之果然
上一日從容與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對曰迎
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况景泰不諱陛下宜復
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
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爲非順幸賴陛
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
足惜不審置陛下于何地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
方悟此輩非爲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臣
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

臣愚見若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攘雖欲陞賞以誰爲功老成者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而羣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擠排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爲尤信 上曰然

十一月 南內離宮成 十二月

四年春正月 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 上召李

賢謂曰朝覲之弊不可不革賢曰誠如聖慮即出榜禁約不許與京官交通餽送土物亦不許下人挾讐

憲章錄卷九

七

言

告害由是肅然不犯上曰黜陟之典亦當舉行賢曰此祖宗舊制時吏部都察院退其不職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下賈銓等十人賜以衣服楮幣禮部筵宴命太監牛玉及李賢王翱待宴隨於其中召布政蕭暄爲禮部尚書賈銓爲副都御史先時吏部舉銓爲戶部尚書 上問李賢何如賢以銓貌不稱名乃別求之賢以巡撫山東副都御史年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上亦以爲然左右不悅富者其衆謂賢曰上不喜此人不宜再舉一日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

悅者衆愈見其賢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遂召用之 二月 令冒報迎

駕功陞官者俱自首改正時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

官者俱合查究 上召李賢曰此事恐驚動人心賢

對曰朝廷許令自首免罪方安帖上曰然遂行之

於是冒報陞職者四千餘人盡首改正 改任尚書

學士苗衷卒 議諸王出閣讀書 上皇嗣六長皇

太子次德王次秀王次崇王次吉王次徽王後秀王

國絕 會試天下舉人以學士呂原尚寶少卿兼脩

撰柯潛爲考試官取陳選第一時舉人不中有怨考

憲章錄卷九

七

今

官者以李賢弟李讓不中謂賢亦怒考官遂鼓其說

奏考官校文顛倒宜正其罪上疑之召賢問曰此舉

人奏考官弊何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弊

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乃命禮部會翰林院

考此舉子荒疎且其人狂妄遂枷于部前羣議方息

三月 殿試賜進士一百五十人得陳選張元禎

張悅劉健周經黃孔昭 召耿九疇爲南京刑部尚

書軒輅爲左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石亨既死 上

每念九疇輒爲人廉正不易得故復相繼召用 夏

四月 五月 靖遠伯王驥卒年八十三贈侯諡忠

敘驥來鹿人未樂四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歷陞兵部尚書沈教宏偉有文武才遇事剛果用法嚴明初督兵敗北虜阿台朵兒只怕再敗雲南思任發章郎羅等屢見軍功世襲伯職 六月 秋七月乙亥朔日食 八月 虜酋字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傾衆直抵鴈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搶掠砲火徹于京師人民驚疑棄家走避擁入京城莫能止 上曰京師宜出軍於紫荆倒馬二關駐劄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二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停會兵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殺賊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荆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然此虜已有所獲見我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復勒二關之軍赴鴈門人民恃此以不恐既而虜亦引去 九月 寧夏總兵都督張太破虜於東壩 冬十月 上御西苑閱將臣騎射令三營管操侯伯都督以下皆騎射以三矢爲率上親按籍記中矢多寡賜鈔有差既而試御馬監勇士亦如之有畏避不趨事者罪黜之自是將士咸加

警畏知所奮勵 命右僉都御史韓雍巡撫大同雍在都察院時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有謂敬曾邀亨至有房同飯欲坐朋黨雍曰律之本意謂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况亨得志時誰不蠅聚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衆以爲然敬得輕坐 十一月 閏十一月 禮部右侍郎掌欽天監事湯序下獄降爲太常少卿仍掌監事時望後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算不行救護 上召李爾貝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乃失於推算如此因言湯聚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爲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造惟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脩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爲臣盡忠之道賢曰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實同聖意序若如此罪可誅也於是下序獄降職 召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崔恭爲吏部右侍郎恭廣宗人剛廉有爲嘗知萊州府值歲旱蝗恭親督捕發郡縣倉勸富民粟賑之民賴以全活在萊六年屢辨冤獄遷湖廣右布政威惠大行巡撫蘇松時有清軍御史郭觀持法過刻崑山縣有一人涉

誣連充軍者至二十四人欲訴冤於恭或謂巡撫與御史各領勒行事訴之無益或謂在京刑部都察院獄情必大哩寺評允無礙方敢決斷御史在外行事刑獄苟有冤抑伸理平反非巡撫而誰於是往訴於恭果為平反二十四人皆復為民先是有提學歐御史校士不公被黜者相率訴于前巡撫李秉不為哩恭繼至諸生復往訴恭一一親試之移文提學覆試仍送入學不數年有中鄉試者有登進士者南畿巡撫自周忱之後恭為特著云 十二月 以王恕為江西右布政使

嘉慶元年

七

文

五年春正月 廖莊為南京禮部右侍郎 二月 錦衣衛指揮緝江西弋陽王敗倫事涉虛 上召李賢曰宗室中豈願有此醜事彼初咸以為實今却謂無以此觀之其餘所緝枉人多矣賢曰誠如聖諭上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敢辦理賢曰乞自今詔諭法司但有枉者悉與之辯不許畏勢避嫌上曰然遂召法司戒飭之賢曰清平之世若刑獄枉人實傷和氣陛下明見如此斯民幸甚 三月 夏四月 以程信為刑部侍郎 南雄知府劉實卒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未嘗投足權

門自陳才薄親老乞教職不允授金華府同知廉攝直節不與流輩伍擢順天治中景泰中召脩元史筆制任心無所屈遜陞南雄知府南雄當嶺南孔道商稅鉅萬實正稅十之一餘斥以寬商實僅足公賦不私一錢中貴使領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遂實入見輒加呵辱郡人擁實竟出中貴去至韶聞實節操懼將不免急馳奏實抗毀使勅大不敬詔逮實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歷官三十年未嘗以家累自隨餐粗衣敝唯圖為國養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上亦漸聞實名不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

嘉慶元年

六

文

實喜著書中夜有得如獲至寶燃燈起書平生清苦君子謂其與古范丹李及無異云 上謂李賢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且軍官俸一季關銀十四萬餘兩奈何賢對曰自古國家惟畏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令兵部漸調出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 上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無事然使其不覺可也上領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安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金書鐵券誓以求存而子孫犯法即除其國豈有

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
供俸應役民必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上
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爲之 大明一統志成凡九十
卷 五月 江南北大水 六月 虜酋李來寇河
西甘涼莊浪等處總兵仇廉敗績虜益猖獗關中震
恐乞大軍勦殺遣懷寧伯孫鏜帥師禦之以兵部尚
書馬昂總督軍務 秋七月 太監曹吉祥及其姪
曹欽作亂吉祥在正泰間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
結以恩惠收爲腹心天順初呼召此輩迎駕俱陞峻
秩石亨事後冒功者俱革去此輩仍爲吉祥所庇如

曹吉祥

九

故吉祥初以迎駕爲功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
鬻獄濫賞無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之後不能堪稍
疎抑之吉祥輒懷異志今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
之人謀爲不軌會馬昂孫鏜統兵往甘涼殺賊期七
月二日早辭朝欽與吉祥約就乘是日殺馬昂孫鏜
因擁兵入宮爲亂吉祥居禁中爲內應幸而都指揮
完者透亮風聞異謀時漏下二鼓詣長安門通孫鏜
等潛報於內直先執吉祥將禁門嚴閉欽兄弟與諸
同惡者不知其謀已洩乃詣錦衣衛指揮遼果宅前
遇果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果亦吉祥所恩之人朝

廷委任行事嘗緝欽過惡欽所最恨者故先殺之然
後分布諸惡於各禁門待開擁入欽兄弟四五人俱
在東長安門李賢四更時到朝房聞槍馬驚亂以爲
出征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衛指揮焦壽郭英等拿
住俄又呼尋李學士賢方恐未省何事即出至門見
披甲持刀者數人中一人砍賢一刀又擊背一下適
曹欽至見賢不忍殺執賢手曰無恐叱持刀者退謂
賢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駕復位今被遼果潛毀反
欲相害提果頭示賢曰誠爲此人激變不得已也賢
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既除此害即可請命欽

曹吉祥

子

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即令人執賢至吏部朝房尚書
王翱處就紙筆寫成賢拉翱同行於門縫投進欽見
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後欲殺賢令持刀者同賢尋尚
書馬昂幸翱等解之及天明欽上馬呼衆馳往東安
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賢翱等復解之忽
孫繼宗孫鏜領官軍襲而圍之賢乃得脫時恭順侯
吳瑾左都御史寇深各率軍逆擊俱被殺死至晚大
雨官軍圍欽等於其家盡誅之賢被傷在吏部慮會
從者不寧即上疏請急宜旨從者罔治以安反側
之心是晚 上出御午門朝百官下吉祥等于獄皆

伏誅籍欽等家以賞將士餘黨並流嶺南追封吳璠
梁國公謚忠莊贈寇深少保謚莊愍孫繼宗加太保
孫鏐進封懷寧侯馬昂王翱李賢並加太子少保進
完者禿亮爲都督餘將士陞賞有差 京師有賀三
老者曹欽妻父也先是見欽聲勢日盛絕不與往來
欽嘗欲爲求一官力辭不可及欽敗凡姻親誅寘始
上三老獲免 八月 起前都御史王竑參贊甘涼
軍務時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未可輕出李賢
請起用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督兵禦虜竑等
至邊虜引退 以大理寺卿李賓爲右都御史時寇

宣德元年

上

言

深被害舉代深者李賢首薦南京刑書蕭維禎 上
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嘗力薦之非端士也
乃用賓 以擒逆賊詔示天下布寬恤開言路時李
賢上言曹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
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又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
路者或設敢諫之鼓誹謗之木以導之或舉旌獎賞
勞陞用之典以勸之猶慮其詘默自保或設不言之
刑以懼之聖帝明王其惓惓求言若此者惟恐不得
聞其失也惟姦邪之臣惡其攻已必欲塞之以肆其
非由是覆宗絕嗣陷于大僂而不悟矣 上曰此吉

祥石亨張軹楊善輩實爲之今宜列之於詔成使聞
知先是御史張鵬楊瑄以言獲譴權姦遂肆行無忌
相繼反逆故賢以爲言乃降此詔言路始開 賜馬
昂玉帶及繡金麒麟服昂初附曹吉祥嘗薦曹欽得
管大營禁兵至是以誅欽有功因得掩其薦欽之罪
自是寵待特厚賜賚無虛日時謂昂有福相雖附吉
祥而獲免云 擢吏部郎中萬祺爲太常寺卿祺江
西南昌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仙骨否亦極貴因留
書與之乃祿命法也於是研精以卜公卿貴人多
奇中景泰間以吏胥辦事吏部衆奇其術授鴻臚序

宣德元年

上

言

班進主簿及召見有言軹驗賜以白金綵幣既而景
泰不豫有議召襄藩者石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官
奚事他求刻期復辟與全寅筮占及徐有貞迎駕觀
象合 上旣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擢驗封主事累
進員外郎郎中曹欽反執王翱李賢時祺在旁欽問
之對曰公勿負國家宜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
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當勿忘欽俛首其兄
鐸曰萬君言是也王李二人獲免事平上聞而壯之
召祺賜宴勞陞太常卿 上與李賢論人才及工部
尚書趙榮賢曰此人可取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

逃避兇兵非已任誰肯當先惟榮獨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豈能及上曰是忠臣也初正統末也先奉乘輿入寇京師時虜情叵測人心洶洶趙榮時爲中書舍人獨請往迎學士高穀壯其志解所束金帶贈之至是又滅曹賊二事忠義凜然一時鮮儼放岳正原籍爲民元正既謫戍上每語及輒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至是曹石敗上思正言乃放還爲民正嘗隱括上

東華集手

卷

文

語題其畫像誓將之死而靡憾也甘肅總兵宣城伯衛穎破西番兵于涼州都督毛忠爲虜所圍穎提兵往救全師而還九月朔日食冬十月虜酋阿羅出渡河入套寇延綏河套周廻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

正統以後浸失其險虜始渡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積始築榆林城創綠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嚮導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爲邊境利病之害矣十一月

東華集手

卷

文

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既見吉祥敗稍收歛近又放縱朕每戒之曰汝等不可如此即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誅殛無遺且朕在南城時汝輩如何今日得志却又忘了朕今復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在兩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卿豈知之又曰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畢即拜八廟出則視朝退朝母后畢復親政務司禮監奏疏一一自看既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俱從便雖着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鐘鼓司承應惟時節奉母后方用無事亦不觀聽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百姓自然富庶上曰雖然卿當勉輔朕躬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肄業先是宣德中令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監以後間一行之十二月征夷

將軍都督顏彪都御史葉盛討平兩廣諸蠻

六年春正月 虜酋共立脫思爲可汗 二月 復

設提學憲臣以黃潤玉爲廣西提學僉事時以學政
衰弛命廷臣舉有學者督之楊士奇以潤玉薦遂
命之 三月 陝西管糧通政司叅議尹旻奏賊退
河開軍馬衆多人民供輸困極請乞罷兵議者懼有
後弊難之李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爲
壯久則爲老且達賊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侵犯若慮
其後來不可退兵更無休息之時今陝西人民困極
若不趁河開之時暫退軍馬寬其供給人民愈加逃

憲集卷五

主

竄糧草既缺大軍亦難駐劄今年不得耕種明年
愈乏糧草寧可暫去暫來不可久留在彼庶使民得
乘閑耕種口後或再用兵不致悞事此時莫若令彼
處官軍且耕且守調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文武官
各一員提督彼處城堡軍馬庶爲允當上命廷議從
之 調鎮江知府林鶚知蘇州時蘇學廟像歲久多
剥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脩飾鶚曰塑像非古我
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
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
像爲疑鶚曰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敎未

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於是併易從祀諸賢
皆爲木主 夏四月朔奉天門奏事畢上起召禮部
尚書石琚琚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官呼止
方轉回御道跪承旨授勅選妃朝罷上召李賢謂曰
石琚勅止失措如此如何爲禮部尚書賢曰宜令其
自退因薦戶部侍郎張璠代之賢即報琚疏乞致仕
上見琚疏不忍其去曰琚爲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
而退命太監牛玉吏書王翱與賢議留之陞張璠爲
戶部尚書仍管糧儲命下士論重琚而疑賢賢曰若
非先報琚求退上意未可測也 五月 六月 國

憲集卷五

主

子祭酒劉益下錦衣衛 秋七月 八月 內閣學
士呂原以憂制去位 九月 皇太后孫氏崩尊諡
曰孝恭章皇后 少傅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年八
十四贈太保謚文端直致仕後嘗言西楊不欲與予
同事內閣出予理部事當是時不能無憾於西楊若
使在內閣丁丑正月當坐首禍能免遼陽之行乎說
者謂直在翰林侍從三十餘年爲冢宰十六年躋三
孤登一品八十而後致仕而猶致恨若此此其所以
屈節於王振而致中書舍人何觀有阿附之劾委靡
於景泰之易儲而徒煩足於私室也 以項忠爲右

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先是忠爲陝西按察使適陝饑
忠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民感其惠聞繼母喪軍民
請闕乞留詔奪服返任至是徵爲大理卿陝人復赴
闕借留乃有是命 冬十月 十一月 呂原卒贈
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原與李賢同在內閣賢通達應
酬原守正持重故爵位所至不同亦可爲時事一慨
云 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出入居河套 十二月

憲章錄卷第三十

天順七年癸未至
成化元年乙酉

七年春正月 二月 以詹事陳文爲禮部右侍郎

兼翰林學士入直文淵閣預機務 會試場屋災舉

子波傷者數十人 以姚夔爲禮部尚書戶是爲吏

部右侍郎 以孔公忬司馬忬爲少詹事 是月晦

夜空中有彗孛賢上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

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陛下憫念元元凡一切不便

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可弭 上覽之命賢具寬

恤事宜以進 昔從之 三月 夏四月 五月已

丑朔日食 六月 秋七月 追謚宣德廢后靜慈

先師胡氏爲恭讓章皇后宣宗晚年追悔廢后事曰

此朕少年事欲復后位號不果至是孝恭皇太后既

崩錢皇后爲 上言胡后賢而無罪廢爲仙姑其死

也人畏太后殯葬皆不如禮勸上復其后號上命李

賢舉行之 閏七月 八月 禮部奏補會試命太

常少卿兼學士彭時侍讀學士錢溥爲考試官時中

式舉人二百五十人 致仕少傅禮部尚書胡濙卒

年八十九贈太保謚忠安漢居官敬慎立朝幾六十

年爲尚書三十餘年恩榮始終世莫與此但過於畏

年爲尚書三十餘年恩榮始終世莫與此但過於畏

繪是故罔恤建文之難僥首王振之專至宣德易后
景泰易儲濬職司宗伯無所匡弼未免保身之意重
云 錦衣衛指揮僉事袁彬下獄尋釋之調南京錦
衣衛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
刑權傾中外橫恣羅織人莫敢言惡袁彬質直不阿
自計得以進言于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
排去之乃使過卒摭摭彬陰私數十事上之上欲法
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拿問只要一箇活袁彬還
我彬既下獄達拷掠欲置彬死罪有彩漆軍匠楊暄
者憤然不平上疏言昔者駕留虜庭獨彬以一校尉

卷之三

二

貞

保護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
無憾并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 上
令達逮問達逼暄令供李賢主使暄懼拷死于獄乃
陽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為之但我言於此無人證
見不若請會多官廷鞫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達信
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于午門暄大言曰死
則我死耳何敢妄指李閣老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
教我扳指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暄亦
得免 按黃瑜曰石亨欲陷徐有貞得馬士權不屈
而免門達欲陷李賢以楊暄不屈而免世昌嘗無義

甲申

士哉主使之套今猶襲用之豈成憲然哉賢之不為
有貞特天幸爾吾於二義上有感 巡撫大同僉都
御史韓雍還京擢為兵部右侍郎 以山東按察使
王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時吏部舉大同巡撫
上諭李賢曰須得似韓雍者方稱賢以越對及越至
陛見上曰王越丰姿是武臣之英邁者遂用之 九
月 兩廣盜起太寧侯陳經都督歐信都御史葉盛
討平之 冬十月 潯涇陽鄭白故渠 十一月
十二月 以王欽為大理卿 馬文升為福建按察
使 燕耆民茹文中年一百十歲文中無錫人未

卷之三

三

貞

樂初隨其父徙燕性坦易志慷慨解書史而遠勢利
其書固有所自蓋亦國之瑞云 按崔銑曰年之貴
于天下也尚矣有堅實之氣其體斯壯固而不羸有
精明之心其氣斯凝定而不挫彼顏夭而跖壽者殆
各值其變也
八年春正月 上不豫既而大漸諭處後事命太監
牛玉執筆書之一曰東宮即位百日成昏二曰定后
妃名分三曰命勿以嬪御殉葬四曰殯斂器服從舊
書畢命玉持付閣臣潤色玉至閣李賢與陳文彭時
驚惶捧讀歎曰所言關大體非上英明不能及此而

正殉一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十七日庚午上崩 乙亥皇太子即皇帝位尊聖母皇后錢氏爲慈懿皇太后生母貴妃周氏爲皇太后先是大行既崩上在東宮即命太監劉永成夏時傳恭會昌侯孫繼宗懷寧侯孫鑑尚書王翺年富馬昂閣學李賢陳文彭時議處置軍國重事遵累朝例也 上即位之明日命議上兩宮徽號夏時倡言錢皇后久病今只尊所生母周貴妃爲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即位四海願望宜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法彭時曰此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

今若只尊所生恐損聖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出傳仁壽宮旨曰子爲皇帝毋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加正宮尊號若阿諛順從是萬世罪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 皇上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皆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正宮須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乃於錢太后加慈懿之稱

而貴妃止稱皇太后翌日頒詔天下是日同議者懼忤內旨有後患皆隱默不言惟李賢開端而彭時極力繼其後賴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宮以成大禮 下侍讀學士錢溥獄謫廣東順德知縣出兵部侍郎韓雍爲浙江參政溥松江華亭人正統時進士浮蹤嗜進時太監王振訪可教內侍書者或臨溥試詩被露詩大加稱賞特授檢討累遷侍讀學士溥所教內侍後多用事溥之居與陳文隣內侍每來謁溥必邀文共飲及英廟大漸太監王倫者嘗受業於伴讀東宮至是來謁溥文意必召已竟不召乃使人密伺之倫言上不豫東宮納妃如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事已而內閣草遺詔李賢當秉筆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矣遂言溥倫定計將退賢以溥代之退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代之賢怒以聞乃下溥獄謫外韓雍亦貶 二月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葬裕陵 錦衣衛都指揮門達下獄謫戍南丹衛召袁彬復舊職先是達嘗詔獄任情張威大興羅織遣官校徧行郡縣緝訪事情有犯者即遣官屬拘逮所至狼籍天下騷然至是言官劾達欺罔

故殺諸大罪數十謫戍煙瘴達卒死謫所 三月

復前脩撰岳正御史楊珣張鵬等官 加李賢少保

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進吏部左侍郎彭時吏部右

侍郎仍兼翰林學士 上以在疚傳策廷試癸未秋

禮部補試中式舉人賜彭教等進士二百四十七人

內制大夏張敷華戴珊樊今謝鐸今東陽倪岳後皆

顯著 甘肅總兵官宣城侯衛涇巡撫僉都御史吳

琛率師討西番破之先是西寧番酋把沙作亂命涇

等討之涇與琛將中軍督甘涼蘭鞏山丹莊浪等衛

所官軍三萬五千人分五路以進追至駱駝山俘斬

宣德錄卷十

六

共千七百餘人獲牛馬羊二萬有奇 翰林編脩張

元禎上疏勸行三年喪不報元禎引疾乞歸時禮部

奉遺詔百日外請行大昏禮南京吏部侍郎章綸上

言先王制禮三年之喪達乎天子陛下臨御之初當

以孝治天下以道率臣民今山陵尚新元朔未改諒

陰之中遽講昏禮臣竊以爲不可伏望降勅待來春

行之亦不報 夏四月 五月五日大風雹飄瓦拔

木壞郊壇 戶部尚書年富卒謚恭定富鳳陽懷遠

人爲人剛正言不輕發廉靜寡慾遇事敢爲臨利害

不少變氣節才識爲時推重云 時內臣用事勢甚

張在朝無敢公言者南齊給事中王淵王徽率同官

上言五事一曰覽史書二曰開言路三曰重大臣四

曰選良將五曰保全內臣如王振曹吉祥事敗雖欲

全之不可得也近有無耻大臣結交內臣或行叩頭

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請獄實官擅作威福今後

內臣不許管軍管匠置立田宅其家人義子悉充其

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

斷自宸衷惟與館閣大臣計議則天下觀清明之政

而宦豎亦享悠久之福矣保全之道豈有加於此哉

上嘉納之 按成周之制以冢宰統閹寺西漢之制

宣德錄卷十

七

以丞相監宮中宋人循周漢之遺亦以宦官制閹於

宰相樞密故內侍任守忠有罪韓魏公得以檄召而

議貶近習梁彥俊言利僕射葉顒得以逮至政事堂

而叱責之他可知矣三代而下制置閹宦之法莫良

於宋故終宋之世宦官鮮專政亂國之禍視漢唐大

不作矣 改兵部尚書馬昂爲戶部尚書時言者交

章論昂不職乃改戶部以王竑爲兵部尚書 復定

襄伯郭登爵鎮守甘肅尋召還提督團營登事母孝

有文武才所上章疏皆自爲之 六月 禮部左侍

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清瑄

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爲學貴實踐不立門戶不尚辭說教人以復性爲本國朝稱理學之儒唯瑄無間言

秋七月 立皇后吳氏 八月 御經筵賜講官

學士柯潛等白金文綺寶鈔 脩英宗睿皇帝實錄

孫鏜奉朝請 九月 廢皇后吳氏下詔言先帝

臨御之日爲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子別宮以待

期不意內臣牛玉偏徇己私朦朧奏請將已退吳氏

冊立位不稱德不得已請命母后廢黜吳氏明正牛

玉之罪免死謫居南京 逮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

王淵等下獄時徽淵等以牛玉罪重請輕上疏請明

憲錄卷八

八

貞

刑罰以正朝綱監往事以防後患數王大罪四乞寘

諸法因斥內閣執政李賢阿附權豎籠絡士夫中藏

奸計外務掩飾奏入逮下獄科道交章論救命俱謫

遠方判官徽普安州淵茂州 冬十月 立皇后王

氏 調僉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時盛以右僉都御

史巡撫兩廣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議舉盛堪

入內閣盛在廣東時或譏於李賢曰盛自負能文嘗

公文不善賢啗之至是沮其進轉盛左僉都御史巡

撫宣府盛至鎮脩復官牛官田之法墾田益廣積糧

益多以其餘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

力脩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 革太平侯張瑾典

濟伯楊宗等爵時有內直將軍憇天順初因入直迎

駕而陞非冒功者今一切視職非法意 上念其久

于役特復之自是以迎駕奪門陞者紛紛入訴命兵

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而下俱奪爵於

是日功者盡革而紛紛入訴者始息矣 令正統十

四年守城者被虜走回遇駕拿馬者及出使瓦剌者

天順初迎駕者擒獲妖言者凡有陞職俱革不襲

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抄沒太監吉祥地撥爲

宮中莊田皇莊之立始此 時有建言請以天縱二

憲錄卷九

九

宣

字加號孔子給事中張寧言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

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後世不在封號求勝

于一名一字可得而輕重也議遂寢 擢真定府東

鹿縣知縣盛顯爲邵武府知府顯常州無錫人初爲

御史以論石亨謫知束鹿邑之豪右聞其來相戒曰

是當劾石總兵者其人不不可犯也顯至變搏擊爲撫

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俟其

服闋相率詣闕奏乞顯再任從之顯至不復用刑法

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叩頭聽受不復辯隣邑訟久

不决者上官委顯折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

如冰明如鏡之謠邑介真保二府間四境之民雖非所治亦聞風趨赴市易郊外有荒落地遂聚以成市人皆目爲清官店至是陞知邵武後歷陞左副都御史十一月以高明爲南京僉都御史十二月

平光將軍定西侯蔣璠鎮守甘肅

西之
憲宗純皇帝成化元年春正月己酉朔夜有流星光

燭地自左攝提東南行至天市西垣詔釋戍邊陳

循江淵俞士悅等各回原籍王文子宗彞子謙子冕

謙婿朱驥並放回籍召王竑爲兵部尚書李秉爲

左都御史命都督同知趙輔爲總兵官右都督和

臺錄事

十

貞

勇爲遊擊浙江叅政韓雍陞左僉都御史贊理軍務

征兩廣蠻賊勅雍有無若葉盛殺降之語蓋出自李

賢也國子助教李伸上言五事一曰明從祀之典

孔子廟庭顏淵曾參孔伋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

列之廡下先儒熊禾及國初學士宋濂皆嘗言之臣

謂顏路曾點孔鯉宜配啓聖公廟其諸從祀如公伯

寮荀況馬融杜預王弼理宜黜之元儒若劉因許謙

宜入從祀二曰嚴學校之職今天下教官類多匪才

以致提學憲臣往往折辱殊非右文之意宜勅提學

官凡教官之不類者起送別用其賢者禮貌之以示

敬學之意三曰擇承襲之胤今之武臣子孫世襲世

祿鮮克由禮宜勅兵部武臣子孫應襲者倘非其人

奏聞革退別選其兄弟之良者襲職四曰廢大臣之

子大臣非有過犯子孫應錄用者當先入國子監讀

書習禮考其知所嚮往然後如例廕補五曰益小吏

之俸常人之情必衣食足斯廉與今有司俱無全

俸類多折鈔衣食不足未免苟取於民宜勅賜在內

七品以下文職官員全俸在外七品以上半俸上

命議行命戶部右侍郎薛遠整飭兩廣軍餉上

以征南軍士兩京及江西湖廣共調萬人需費浩穰

非郎中可理特以命遠刑部主事馮俊上言生長

廣西深識夷情蓋廣西境內徭獍多居民少洪武間

設立田州泗城等府州選用土官世相統攝遇警悉

聽調用使之懷德畏威其餘種類今流官兼管是以

反側靡常近年蓋甚今總兵趙輔等奉命往征賊平

之後恐有遺孽遠遁宜遣官招撫或委附近土官管

束或別立司府推選其類爲衆所信服者授以世襲

長官俾養俗以治之事下兵部議令趙輔韓雍等平

賊之後斟酌舉行李賢等言翰林編脩丘濬廣東

人深知兩廣賊情近見朝廷命將出師致勤宸慮因

臺錄事

十

貞

條陳用兵事宜於臣謹錄上進是亦平賊之一助也
上命所司錄示總兵巡撫等官俾見之施行 兵部
尚書王竑言京營官軍因見總兵趙勝奏帶指揮鄒
勝等多私投勢要謀爲旗牌意圖妄報功次希求陞
賞及乘機生事貪索害人即今兩廣寇攘不支若令
此輩再擾恐致意外之虞乞移文趙輔等凡軍前應
川止許在從征官軍內選舉從之 福建汀州府奏
前推官王得仁當鄧茂七作亂時奮力殺賊卒於行
陣請立祠宇以昭報祀禮部謂宜如廣東楊信民故
事俾有司立祠致祭從之 二月 皇太后誕日建

嘉慶元年

十一

庚

設齋醮禮書姚夔會大臣欽香相率詣寺觀祈福給
事中張寧上言 皇上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人
臣但當和衷敬德仰贊聖孝以綏懿祉不當崇奉釋
老導上醮祭以壞風教不報 寧夏總兵張泰言臣
管奏准創造兵車以爲戰守之具此寔禦虜良法兵
部覆奏謂泰父在寧夏屢屢犯邊未聞泰以此破敵
宜令巡守等官會議 禮部言迤北虜酋奏欲朝廷
遣使舊無此例宜令通事申論來使還語其首曰我
中國凡事法祖今爾欲中國遣使往來洪武年間舊
無事例正統中嘗一遣之反失和好 英宗皇帝深

自悔惜遂不復遣朕遵祖宗之意不敢有違爾每差
入朝貢朝廷如例優賞不得別有希冀 弗提衛都
督察阿奴奏欲進海東青 上曰此等野禽能令人
蕩心於畋獵有司其即却之 勅諭迤北使臣爭來
曰我祖宗以來四方朝貢使臣管待賞賜俱有定例
不可增減朵顏等三衛舊時無所依倚我祖宗特加
憐恤設立衛分授以官職俾近邊住牧每年朝貢俱
從東路喜峯口進入今都督朵羅干等不遵舊例却
差人與爾等同來希圖混賞悉照舊例分別庶見朝
廷厚待爾處特諭爾知之 御史趙啟言張鵬楊瑄

嘉慶元年

十一

庚

等在天順元年爲石亨構陷者俱蒙恩例復職郎中
吳節等爲人所累御史葉淇等犯進言之失乞通查
復職又言于謙等爲石亨等誣陷榜示天下其後亨
等不一二年亦皆敗露陳循俞士悅等前後恩宥無
俟臣言獨正統十四年虜犯京城賴于謙保固其功
不小餘亦可憫伏乞收回前榜死者贈官存者復職
上曰朕亦稔聞謙冤所司其悉如御史言之 兵
部言延綏總兵官張傑上安邊方畧七事其一謂延
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耕牧但須增立營堡以
時啓閉且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堡兵不過一二

百人難以應敵府谷縣境極於東偏西距諸營八百餘里猝難應援可選諸營精兵九千分爲六哨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無事則巡歷邊境遇警則彼此應合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俱在腹裏遇警猝難馳報况虜入寇必經邊境過延安膚施甘泉等縣方到鄜州慶陽其鄜慶所屯防秋軍士二千乞分布沿邊要害以侍調用見今邊軍追補虧損官馬無力賠償類多逃竄致戰守缺人乞令所司停免買陪底不使軍馬兩失餘六事亦多行陣攻守之策宜擇其可者移文總兵巡撫等官舉行從之 按嘗巡歷延綏慶陽諸處張傑之言迄今未盡舉行督撫諸臣率皆推託而邊方有司又多無賴淹延度日者惟恃國家慶澤之宏遠也 上祭先農之神遂躬耕籍田 翰林脩撰陳鑑居憂召脩實錄固請終制許之 三月 加吏部尚書王翱太子太保進陳文禮部尚書 以河南布政王恕爲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荆襄三府流民 上視太學釋奠先師孔子祭酒司馬恂率學官諸生表謝賜祭酒等官及孔顏孟三氏子孫襲衣及諸生寶鈔 以旱災免陝西延安等處稅糧八萬七千一百石有奇

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講王慎爲南京翰林學士 夏四月 甲申河南鈞州地震有聲至二十三日方止 以都給事中張寧爲汀州知府脩撰岳正爲興化知府先是南科給事中王徽等劾李賢不職俱逮謫寧會六科中掾忤賢復有忌害正者僞爲正劾賢疏草賢亦銜之會兵書王竑薦寧堪任會都御史正堪任兵部侍郎賢乃假歷練之說票旨各陞知府士論不平 周洪讓陳四川勦賊方畧六條一曰阻絕路徑二曰先勦賊黨三曰固守重地四曰廣募土兵五曰多用利器六曰密行反間兵部允其議 上命移文四川總兵官吳璘督理軍務都御史吳璘採用之 荆襄流民數千斤反初北方流民聚襄鄧山中九縣下萬有餘家十月楊英者奉使河南覈其必反上聞言流通之衆宜遣良吏賑恤其饑漸圖所以散遣之計甚詳切不報至是追頌英之先見者比于荅陳德福云 五月戊申脩比干廟命有司春秋致祭 後復議爲翰林學士閑住諫上言天順三年奉命充順天考試會都御史寇深陰結錦衣指揮逮某橫擄巨罪除名戍邊今幸遇登極恩釋爲民乞置對以雪冤枉 上以事在赦前不問復職閑住 六

月 兵部尚書王竑以病乞免 上不允命醫療之

秋七月 御史李志剛言近日四川兩廣盜賊縱

橫所經兵民之家需酒食亂婦女驅人負擔或少留
所掠貨與之其恐貽累辭弗受者多被殺戮追賊既
去有司追捕者得所留與物輒為通盜分贓拷訊誣
伏撫按但據成案被誣者懲拷訊之酷甘心速死受
誣含冤終莫能辨彼真為盜者聞之曰其人且爾吾
屬可知是以不肯革心聽撫乞勅各處撫按分巡等
官躬詣盜所廉察情實此等冤獄咸與伸理庶幾良
善獲安盜賊向化章下都察院覆奏從之 贈廣東

臺象象

未

良

按察司副使毛吉等官先是兩廣流賊數萬劫掠郡
縣吉與知縣王麒驛丞秦瑄隨軍殺賊奮不顧身皆
死之事聞皆贈官賜諡以褒其忠吉浙江餘姚人死
時年四十四初吉出軍時給以官銀千兩充軍餉委
官余文司之已費用十之三矣文憫吉死無以歸以
所餘銀授其僕俾為喪具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
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
驚惶走告近居沈經歷者沈報僉憲胡榮亟來視之
睜目視胡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
恩不幸死于賊固無餘憾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我

家雖官府無所稽考我負汗辱於地下矣願亟以還

官毋汙我言畢忽仆地少頃婦跽 大理卿王鑾言

天下軍民詞訟自下而上違者罪之近來軍民徑赴
京陳奏者法司多從寬貸遂至訟繁民擾臣請今後
違例陳奏者遞送押解原籍官司重究庶幾茲弊可
革而訟事可簡也從之 命撫治南陽荆襄右副都
御史王恕賑濟饑民及勘災傷處所奏報定議以寬
糧稅 勅南北直隸浙江江蘇巡撫巡按官賑濟饑
民 王竑懇乞休致不許先是竑以疾辭命醫日往
視之至是復請 上慰留之 八月 命工部侍郎

臺象象

廿

沈義僉都御史吳琛巡視民瘼 廣東按察使夏瑛
言兩廣地方連年用兵未見成功猥獲逼脅平民使
為賊黨進則驅我民以當矢石退則殺我民以抒怨
怒今用兵不已供費日繁臣恐外患未除而內變將
作誠宜慎選府州縣官善為撫綏招致俾見在之民
懷惠而固守被脅之衆聞風而來歸又擇方面官以
兼總之則力分而事專勢親而人附矣兩廣藥石端
在於此奏入命兵部審處 擢康吉士李東陽倪岳
謝鐸焦芳陳音為翰林編脩吳希賢為檢討張敷華
等九人為各部主事 韓雍會趙藩等統率大軍在

廣西全州湖廣陽峒及桂林大藤峽等處節與賊戰勝之 南北直隸及河南山西湖廣江西浙江所屬郡縣凡一百四十餘處各奏水患詔戶部勘實以聞

九月 巡撫宣府都御史葉盛陳乞罷免不許

浙江提督市舶內官福住居寧波不法別築公館於杭州騷擾軍民苦之寧波知府張瓚禁戢其下住因誣奏瓚瓚遂列奏住諸不法事下布按二司覈實於是布政使李顯等具實會奏上以住年老悉宥其罪但加戒飭而已 兵書王竑三上章乞放免養疾准其還家調攝竑以前薦岳正張寧為李賢所沮遂堅

意求去士論惜之

戶部言鎮江浙江諸屬旱勝相繼歲運京儲四百餘萬石今罹災傷優免數多來歲

先運不足請以淮浙等鹽廣募商人於淮徐德州水次倉中納俟來歲分撥官軍支運庶民不困於凶年而國用亦無所損矣制可 定烏思藏番僧三年一貢例 命福建延平府立祠祀宋儒楊時以羅從彥李侗配享 漕運總兵楊茂奏各處運糧旗軍以洪開離淺盤剝多費各帶土產物貨以資用度乞免河西務張家灣等處稅課以紓軍困上下其議行之

冬十月 禮部尚書姚夔會昌侯孫繼宗等議略密

乃西域諸番要路近年為亂加思蘭殘破其國人民潰散不時來貢動以千百食饗宴賜朝廷固不恤此然道路疲於遞接合酌量事體略審使臣歲一入朝不得過二百人亂加思蘭五十人其土魯番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貢經哈密者依期同來不得過十人宜勅陝西甘肅等處鎮守總兵撫按三司等官撫諭夷民嚴加防範及勅哈密王母努溫答失力收集流散保守境土庶全朝廷始終優厚之意從之

戶部奏景泰末宣府總督都御史李秉嘗上言邊城多空地而守城諸役外復有閑曠軍餘請量支宣府

官銀買牛給與耕種收餘糧易銀給貧軍買馬騎操

遂於億萬庫支銀一萬兩買牛給軍耕種至天順初有言勞軍不便者行都督楊能等會議俱稱且耕且守經國遠圖而大同宣府自雇兵變人畜蕩盡幸而朝廷大發帑銀買牛給軍耕種邊人稍得聊生今宣府巡撫葉盛復申奏先年原買官牛多死又以餘糧精買給軍耕種官府不煩督責軍士不致陪償此皆官田官牛之効驗然立法非難守法為難乞申勅守臣恪守俾久而不廢庶邊事克濟 上曰法既善宜永遵行 陞禮部右侍郎彭時為兵部尚書仍兼翰林

林學士 兵科給事中袁愷奏湖廣荆襄等處流賊
攻陷地方甚為民患鎮守總兵李震巡撫都御史王
恕王儉巡按御史王瀛都布按三司汪澤等既無撫
馭之方又無勦捕之策宜各究治以為人臣誤事之
戒 上以王恕王儉大臣姑記過王瀛汪澤等俱奪
休仍令同心協力平賊以弭民患 十一月 陞南
京刑部右侍郎廖莊為刑部左侍郎先是南道御史
鄭安論莊法律生疎至是莊以進表入京上章乞歸
上以莊在景泰間大節可取不允其去特陞用之
戶部以所議漕運參將表佑上言便宜覆奏 上曰

彙纂卷三

十一

庚

律開收受稅糧聽納戶自縣平斛交收比來收糧者
每石加耗米五升今軍官願加一斗可見官攢人等
侵害過多今後收糧俱用平斛不許官攢人等勒要
囤基財物敢有仍前作弊巡倉御史叅奏究問 保
定永平二府所屬十六州縣水免糧一萬八千六百
石有奇 給孔顏孟三氏學印令三年貢有學者
一人入國學 刑部奏南京戶部左侍郎陳翌因災
異言審錄重囚乞照正統間事例差官請勅分往各
布政司并直隸府州會同巡按御史審錄事下臣等
議竊見是年各處司府州縣例該赴京朝覲廣東廣

西湖廣四川賊情未息南北直隸浙江等處水旱災
傷分官賑恤事務煩冗若再差官審錄不無勞擾乞
通行各處問刑衙門見監罪囚輕者從宜發落重罪
會官詳審不許淹滯隱匿違者撫按并按察司官嚴
加究治仍候時年豐稔地方寧靖會議差官審錄從
之 按差官審錄本非冗員而當時司寇若廖莊者
猶恐擾民嘉靖末年徵科常政撫按任之已有餘力
當國者顧動勤制使供億浩繁此豈為國恤民以固
邦本之長慮哉 左府都督過典鎮守廣西召還道
湖廣祁陽縣知縣李翰接應夫船不時令子得隆
率部卒搜翰及其子劍榜掠俱死與亦以疾死于道
翰妻入懇于朝事下法司得隆伏死罪其母擊登聞
鼓稱冤 上以其妄懇命即誅之 乙丑夜月犯太
微垣上將星 十二月 丙子曉刻金星犯鍵閉星
恭寧等衛右都督劉王元喃帖木兒等奏欲於邊
地收買牛隻農具并乞賜蟒衣禮部以聞 上曰蟒
衣不可與其欲與民交易可許之 以福建按察使
馬文升為南京大理寺卿 朵顏三衛頭目兀研帖
木兒奏乞職事兵部覆奏以未有功勞例無陞授不
許 癸巳夜月犯右執法星 命直隸容城縣立祠

祀元儒劉因 改庶吉士許禮等觀政各衙門自正
統以來所選庶吉士內閣奏請學士二員於翰林公
署教習與祖宗時文華堂文淵閣舊規不同內閣按
月考試第其高下以爲去留之地將及三年則邀求
散館不復以進脩爲事至是庶吉士相率入內閣請
散館李賢謂曰教養未久奈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
曰何處教養來賢稍止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
該一年已燒却一年矣謂癸未春闈災故也賢怒請
旨分散各衙門觀政尋授禮南京刑部主事 追贈
已故南京兵部尚書黃福爲太保謚忠宣

憲章卷三十一

三十一

貞

卷第三十

憲章錄卷第三十一

成化二年丙戌
至三年丁亥

二年春正月甲辰朔 辰時日暈及左右珥背氣赤
黃色鮮明 彭時歸省以王復爲兵部尚書 御史
魏瀚等言自古備邊之策不過練卒擇將廣儲畜脩
城池利甲兵而已邇者虜寇長驅動以萬數而沿邊
殺掠殊爲可畏兵部以乏兵召募示弱於虜今京師
軍士不下三千餘萬或占役於私家或借工於公府
或買閒而輸月錢或隨從而備使令其操練者大率
老弱不勝甲冑且馬多羸瘠器非犀利使之折衝禦
侮安能嬰鋒挫銳況今之爲將帥者雖曰用勲戚取
人望而身任安危忘家徇國爲陛下効力輸忠者則
未之見也邇年各處率無積蓄且水旱相仍連年蠲
貸戶部不能區畫設或緊急何以濟用訪得鴈門偏
頭一帶關隘踈畧虜每深入苟不痛懲前弊未見其
爲安也伏望切責總兵等官將各營軍士整點操練
命給事中御史各一員不時嚴查設有賣放占役等
項通行參究仍乞節財省用一應浮費悉從裁損遇
有征進軍士加倍賞賚作其勇敢更乞於鴈門一帶
關隘并山西地方添設才望重臣智勇將提督巡

撫綏輯地方然大要尤繫於兵部之得人今尚書王
慎實實有餘應變不足以此之才處此多事未見其
克濟更宜圖之 上曰王復任未久難責近効頃
於三營內選撥精銳官軍十二萬分爲十二營團操
情弊多端轉加廢弛今還歸三營照舊分一等次等
訓練差給事中御史不時點閱片一前作弊即參奏
治所云費用賞賜朝廷更當斟酌 詹事府少詹
事同以言下獄出爲漢陽知府公恂以先聖
改日信學公弘弘緒大學士李賢婿也遂不次用爲
少詹事及 上即位改大理少卿尋自奏復少詹事

憲集卷三十一

二

宣

至是上疏謂總兵中止有朱永一人於是諸總兵譁
然不平言官聞風劾之遂調外任 二月 重脩關
里孔子廟成上製文以紀 李賢遭父憂命奔喪歸
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章懋等三百五十
人賜羅倫及第第一時會元狀元咸稱得士內賀欽
莊景韓文熊繡許進林瀚後亦皆爲名臣 兵部言
提督荆襄軍務尚書白圭等奏賊首劉千斤等在襄
陽房縣豆沙河等處萬山之中分作七屯臣等會總
兵等官議欲分兵四路一從南漳一從安遠一從房
一從穀城掎角並進尅期會剿 上曰兵不可遽

宜如圭等所擬行 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等言
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
敵與戰鬪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
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覆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
於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皆選
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每名量免戶徭時
有丁壯五十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由是土兵成而
延綏連年入寇皆退却矣 按此土兵之法不但
行於延綏若九邊行之則邊民不困於賦役而心
自內向無復比之之人所雖欲入誰爲嚮導此定又

憲集卷三十一

三

宣

安長治之計竟無有申明此意者雖延綏此法亦
就廢弛而各邊多事兵力財賦日不暇給矣安得如
盧祥者當事而力主此議也 延綏紀功兵部郎中
楊珪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
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踈兵備稀少以故河套達
賊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游河
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
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
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
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磁石海子回回墓

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爲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從直道是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爲萬世防邊之長策也 上曰楊琚所奏移堡防邊具有證據其言有理兵部即會官議處以聞 按管歷延綏慶陽二境往復於偏頭關花馬池二千里間凡諸營堡咸爲稽考詢之將官故老猶皆記憶楊琚之策且曰曾銳幾於復套其計蓋不出此惜乎垂

臺榭臺榭

口

宣

成而殺身也 禮部尚書姚夔奏南京兵部尚書李賓等奉勅賑濟南京流民衆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切惟國子監乃育才之地朝廷資以致治近因各處起送四十歲并納草納馬生員動以萬計已不勝其濫今又行此將使天下以貨爲賢士風日趨于陋尚望其有資於治理哉宜別爲處置 上曰祖宗設太學教育人才非由科貢者不得濫送今賓等欲令官民子弟出錢穀賑民補太學生古無此例且天下財賦所出其途孔多學校豈出錢穀之所禮部議是其勿許 命禮部給度牒齋僧以賑濟

饑民 閏三月 濟州衛典史喬昂上言朝廷以淮

揚等處饑饉勅命賑濟而州縣官將賑濟錢糧銀雜銅鉛米和糠土不堪貿易食用戶部請移文撫按等官將作弊官吏人等通行究治械送京師官發邊衛充軍民發口外爲民後有犯者一例解京處治從之 巡視淮揚都御史林聰言鳳陽諸處災傷賑濟別無餘策查得兩淮運司儀真批驗鹽引所見有沒官鹽二萬餘引已行召商定價賣銀支用及淮揚所收船料鈔亦行暫改收米以備賑濟從之 兵部奏延安知府王鑑言神木府谷等縣堡以至安邊定邊等

臺榭臺榭

五

宣

營寨相去千有餘里撫按分巡等官罕有至者其邊寨士卒爲官旗侵漁虐使以至衣食不給戰馬不暇飼牧器械不得脩整莫能禦虜乞行撫按分巡等官時常行邊禁革姦弊認可 按王鑑斯言真恫切而有餘悲矣邇來邊方撫按既不巡行邊堡而分巡等官又往往參謁撫按往返動一二十里歲月幾何尚有日力及此哉今之當事者宜深體王鑑之言而嚴爲之所也 發松江府糧十萬石賑濟淮徐等處饑民從巡撫都御史林聰請也 兵部奏哈密地方被北虜亂加思蘭侵掠忠順王母率部屬避居赤斤苦

略今此虜已退宜勅王母復還哈賓舊地收其衆以衛邊塞詔可 夏四月 巡撫山西都御史李侃奏臣嘗讀唐陸贄論守邊事有曰直北窮邊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自非生於其域者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南際遐荒山嶺瘴氣亦惟生於其地者方能服習水上今南方之人補西北軍伍西北之人補南方軍伍各不相宜多致疾病遁逃俱不得用茲山西人當補南軍者就令補山西邊衛南方人當補北軍者就令補南方各衛庶乎各得其所而習於戰鬪矣事下兵部覆奏詳議檢閱今年南方各衛發冊所取山西軍丁幾何山西各衛發冊所取南方軍丁幾何若數目相當堪以兩易各依發冊取補詔可 擢掌新會縣事廣州府同知陶魯爲廣東按察司僉事魯初以父死事廢爲新會縣丞陞同知仍掌縣事至是都御史韓雍請進魯憲職專守新會并肇慶之新興陽江陽春瀧水等縣吏部覆奏從之 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高明言上元縣民匠高朋同妻龐氏將隣家十歲幼女烹而食之實由饑餓所逼請發軍儲倉糧數萬石借與貧民候秋成之時還官 上命戶部定議以聞 五月 李賢奉情起復翰林脩撰羅倫疏

劾李賢遭父喪宜令終制宋仁宗起復富弼孝宗起復劉珙二臣皆不從綱常倫理所關甚大詔倫狂妄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留倫不報編脩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則不敢倫雖貶而士論歸之禁侵損古先帝王忠臣烈名賢顯宦陵墓 召大同總兵楊信還京李賢等奏胡虜之衆不過中國一大郡連年被其侵擾往往得利而去且河套與延綏接壤原非胡虜巢穴今虜酋毛里孩居處其中出沒不常古云不一勞者不永逸今欲安邊必須大舉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博議進兵搜勦務在盡絕其總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俱預請麗臺又秋禾方熟虜騎必入掠而延綏鄜慶環縣一帶宜推選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諸處庶幾有備無患於是兵書王復及同孫繼宗等集議以爲大舉搜套必主將得人今鎮守大同總兵楊信舊鎮延綏稔知地利宜召還京面受成筭其陝西延綏寧夏甘肅大同宣府鎮巡諸官亦宜勅令整飭兵備候至期調發又信旣召還可以脩武伯沈煜代之上允所擬遂召信還御史楊琅奏天下之士氣與國家之元氣相爲流通

士氣之壯弱國家元氣之消長繫焉 皇上即位以來頒布明詔開廣言路以振作鼓舞天下之士氣未幾而王徽等以進言遠斥士氣爲之一沮至是羅倫又以論事補外士氣爲之再沮夫士氣之在國家鼓舞振作尚恐其不振况從而沮抑之將詎佞成風聰明日墜甚非朝廷之福也乞追回王徽羅倫等復其舊職以作士氣奏入李賢票旨謂楊琅朋比姑宥其罪 六月 改翰林學士倪謙于南翰謙自謫戍復職閑住至是詣闕謝恩特命於東閣辦事言官劾其貪冒無耻改命南京 巡按湖廣御史王瀛等奏賊

重纂卷三

人

宣

首石和尚集衆千數燒劫四川大昌縣治壑塘衛指揮曹能夔州府通判王積率官軍民快往禦之被殺者六百餘人積與奉節縣典史井百戶二人俱遇害因効能易敵傷感請治之事下兵部王復等請勅提督湖廣軍務白圭等議留京營及山東官軍分往勦殺仍勅四川守臣馳赴夔州調兵協勦及移文都御史王恕停能等俸俾戴罪殺賊兼守護城池從之反賊劉通等伏誅通即劉千斤河南西華縣人幼有膂力縣門有石獅約重千斤通手舉之人因以爲號正統中惑於妖言潛往襄陽房縣與妖僧允天峰謀

亂至天順八年有石龍者即石和尚糾合馮子龍等四散劫掠通令男聰約子龍等舉事乃於地名大木廠立黃旗聚衆據梅溪寺稱王偽號爲漢建元德勝聚衆至四萬餘人攻陷城池爲官軍殺敗通等就擒與賊黨四十八人磔於市男子十一歲以上者皆斬之 勅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協謀征勦河套 安遠侯教讀戴仲衡上言陝西用兵事宜大畧謂兩軍交戰生死定於呼吸彼摧堅執銳之士奮不顧身何暇首級之顧此其功最爲上也今論功者反以首級生擒驍功陞賞而當先破敵不爲上功

重纂卷三

九

夫

所以士無關志惟圖幸取首級往往坐是而敗乞稽洪武求樂間舊例以當先者爲奇功生擒者次之斬首者又次之如此則人以進死爲榮而虜不難滅矣奏入 上令仲衡隨楊信勦賊仍命兵部看詳以聞王復等奏以爲論功行賞欲以當先破敵爲奇生擒斬首爲次恐事勢難行蓋擒斬者有實可驗而當先者無跡可憑以是爲功賞之差不免有濫報之弊近如涼州奏報功次生擒斬首者僅及三千而奮勇當先者乃至千餘豈足憑信 上是之旣而仲衡老滯停俸妻子在京無以養贍命以訓導俸給之 按戴

仲衡之論是矣而王復以事勢難行沮之天下事如此類尚多善謀國者當必有出格之見也初臺臣論復質實有餘應變不足殆此類云 陞南京翰林學士倪謙爲禮部右侍郎 秋七月 倪謙致仕科道會劾謙姦貪邪佞交結外藩本當寘于極典幸而得成遠方復蒙寬恩復職閑住自合靜居閭里郡乃不召而來希求進用玷污清班知不容於公論僞乞休致 上復徇所請俾官南京又貳宗伯朝野驚駭衆論譴騰臣等官居耳目職在激揚竊附呂誨之知人敢辭陽城之寘逐伏望俯徇輿情將謙革職以爲

嘉慶二年

十

夫

希求幸進者之戒 上曰倪謙有隨侍舊勞特留任用今公論既不可仍令致仕 兵部奏荆襄賊黨雖已削平而元惡石和尚劉長子等尚未就戮茲又逃往巫山瞿塘等處攻劫縣治請乘大軍勦滅之以除後患從之 順天保定開封青州四府大水 八月進士周鑑以避選王府官問遣爲民時崇王將出就學詔吏部選進士官侍講讀鑑在選中稱病覲免尚書王朝奏鑑懷姦不忠遂坐除名 南京光祿寺卿蔣能卒能陝西朝邑縣人以吏員授光祿寺典簿累陞本寺卿進禮部右侍郎後以忤旨謫南京光祿

寺卿能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私持禁錮還家其尤爲人所稱者能偕同僚聯名上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詔下禁獄問所由能私謂少卿輩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之勿累諸公也既而獨受責降官調南京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奮身如能與况鍾者殆士人之高等云 命諭祭故少保于謙復其子冕爲府軍前衛副千戶 九月 光祿寺以供應不足奏添歲費禮部言正統間本寺雞鵝羊豕之類歲費不過三四萬天順以來增至十六七萬費用過多暴殄天物莫此爲甚宜從元年正月詔例令本寺裁節

嘉慶二年

二

夫

冗費歲用不得過原定之數庶不靡耗民財 冬十月 復徵湖廣金沙洲江西九江船鈔舊制無收船鈔例景泰中以國用不足始募及之每船百料納鈔十五貫後以鈔法不行又與銅錢兼收尋以歲歉商賈少通暫停其課至是所司奏軍士月糧不給復如舊收之 提督湖廣軍務白圭等奏賊首石和尚劉長子等復聚衆千餘燒劫巫山大昌縣治調參將喜信鮑政都指揮白玉等隨賊向往勦殺賊計窮力屈兼以食盡乞降官兵乘機誘之劉長子縛石和尚送至都督喜信營受之長子詣信營獻金信給之食

俾近營居住既而併劉千斤妻連氏偽國師常通僞給事中王靖偽都指揮苗虎張石葵等三十人僞千百戶張剛等六百餘人盡擒之奏聞區處下兵部議賊餘黨恐有窟伏山林者宜移文總兵等官督兵搜捕俾無遺類不遺庶無後患因詔總兵等官候地方寧靖區處得宜然後班師 整飭邊備左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海四等諸部落野人女直來朝貢邊臣以禮部定擬名數驗其方物貂皮純黑馬肥大者始令人貢否則拒之且貂產於黑龍江迤北非建州毛憐所有臣聞中國之待夷狄來則嘉其慕義不計其物之厚薄若必責其厚薄則虜性易離或以啓釁非厚往薄來之意今海西建州等夷人結構三衛屢擾邊疆進貢使臣一介不至若不更定其制恐邊患日甚所係非輕禮部因請勅戒遼東守臣自後夷人入貢驗數放入不得過爲揀選以起邊釁從之 十一月 以兩廣平賊功陞左僉都御史韓雍爲左副都御史初雍受兩廣之命會于南京衆議欲分江西軍從道擊率達官由虔嶺入廣東太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雍曰不然古者伐鉞臨戎專制閫外謂可安國家利社稷雖專之

寧錄卷三

七

夫

可也夫兵有聚而爲正亦有分而爲奇今兩廣已完郡大藤峽爲賊巢穴舍此不圖而趨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煩於逐乎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惟勝之而已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所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又何泥於困乎於是將分兵示以賊勢可滅之機先破脩仁荔浦次之人藤峽前後生擒斬首奪回被虜俘獲賊屬四萬五千七十有奇顛越死厓谷者不可勝紀捷聞陞左副都御史仍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磔反賊劉通黨石和尚劉長子等七十三人于市并斬其家屬五十二人和尚名龍詭言石亨家屬劉長子即馮喜 整飭邊備兵書王復奏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東自黃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管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爲守備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據及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援及西南直

寧錄卷三

七

夫

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稀疎空濶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那移度幾可守起今聲息稍寧先行摘撥軍餘採辦木植候春暖土開併力興工府谷堡移出芭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河山土門堡移出十頃坪大兔鵲堡移出響鈴塔白洛城堡移出盤營兒寨門堡移出務柳莊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該交界地名崖

卷之三

廿

夫

寺子三眼泉柳樹澗瓦剎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量堡摘官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接連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為溝塹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規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粟容容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可以巡撫軍威矣從之按嘗巡歷斯地營堡墩臺僅有遺址率多廢弛虜人出入如履平地當事者自傳

塘馳報收欽人畜之外一籌莫展縱有請纓繫獄之心而委任權力則實有限言之督撫漫不為意求如王復者且不可得矣十二月迺北瓦剌太師阿失帖木兒遣使哈三帖木兒等貢馬及銀鼠皮等物舊例迺北使臣入貢必由大同路其賞賚宴勞優於他夷至是哈三帖木兒等乃挾奈顏三衛人從喜峰口入兵部先期以聞上曰迺北使臣既混同三衛來只以三衛常禮待之哈三帖木兒以待薄不平形於言通事諭之始悟乃上番書服罪上曰虜使既服罪仍以本等禮待之求討官職者給以冠帶惟過分

卷之三

廿

何

如蟒龍等物不與比許禮部奏阿失帖木兒兩月之間遣使進貢二次又不經由故道其用詭計以結各虜由近徑以窺邊方情顯然矣宜有以遏其機破其詐庶無後患上然之遂勅阿失帖木兒曰自爾祖脫歡以來遣人朝貢有常時往來道路有定處未嘗牽引他夷混取賞賚朝廷亦待之不疑無有敗事爾宜遵守前人家法何乃不依時月既差使臣兀納阿等糾同卜刺罕衛來朝回還未及兩月又遣使臣哈三帖木兒等同奈顏衛不依故道却從東路來朝況卜刺罕奈顏衛俱是我朝設立屬衛彼之朝貢自有常

國今爾無故糾引而來甚非所宜爾今後當順天道
敬朝廷體爾前人所爲每年冬月農隙之時遣使來
朝不過三四十人仍由大同舊路進入事無猜疑
人不紛擾朝廷得以專意款待以篤爾世好庶幾
享太平之福 刑部左侍郎廖莊卒莊江西吉水人
由進士改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 正統辛酉奉命賑
陝西饑民多所全活歷陞南大理少卿景泰甲戌莊
上疏請景帝篤友愛以重天倫復儲位以固國本忤
旨未幾以丁母憂赴闕陞見景帝大怒命衛卒廷杖
八十謫河州定羌驛丞 英宗復位召爲大理少卿

景泰五年

其

本

時母喪未終復遭父喪起復調南大理寺天順五年
陞南禮部右侍郎七年調南刑部成化元年御史劾
其不謹 上曰莊景泰間言大節可取陞刑部左
侍郎至是以疾卒賜祭葬贈尚書謚恭敏莊性剛直
而心坦夷人有不當輒面斥之已則釋然晚節稍弗
逮識者惜之 甲寅大學士李賢卒賢字原德河南
鄧州人初以進士使山西請見御史薛瑄人稱其知
所好尚授驗封主事歷考功文選郎中景泰辛未超
擢兵部侍郎尋改吏部 英宗復位以張軫薦命兼
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進尚書英宗謂賢忠勤

特加官保 上即位進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獨被
眷遇扼於權姦雖承顧問不敢盡言立朝三十餘年
多委曲以容卒年五十九贈太師謚文達陳文誌其
墓謂賢量宏而福厚大臣遭遇之隆無與比者夫福
誠厚矣遭遇寔隆矣但忌岳正張寧王徽王淵俾終
身棄置而奪情繼位不能釋憾於羅倫則未見其量
之宏也 按王鏊曰國朝三楊後得君最久無如李
賢者亦能展布才猷然在當時亦以賄聞夫爲相而
以賄聞此固攘竊之流也比來蓋接踵矣雖小有才
猷皆矯僞以自文耳安足論哉 命太常少卿兼翰

景泰五年

其

信

林侍讀學士劉定之入內閣參預機務 平虜將軍
總兵官楊信等奏廣酋毛里孩近雖北遁然畏迤北
強虜復回河套駐劄請更調大同宣府等處馬隊官
軍與臣等原統官軍計有十萬以來春三月初旬會
合寇期進兵併力勦絕以除邊患 鎮守開原右監
丞韋朗坐失機召還以監丞張鑑代之於是遼東屬
衛指揮王綸等詣鎮守太監李良保留良因奏朗失
機固宜置法但勝敗兵家常事昔武侯失利街亭韓
琦喪師西夏自古用人未嘗以一事之失而遽棄韋
朗之事換之古人跡相似而情實輕今爲綸等保留

乞令賊罪殺賊兵部覆奏謂武侯漢之名臣韓琦宋之賢相街亭好水川之敗以馬謖任福違節制非武候韓琦之過也朗私役軍人圍獵誤事豈得援以為比且良劾朗有罪茲復為朗乞留前後反覆朝廷常法具在宜勿許內批韋朗既為良等保留仍舊開原守備張鑑回李良處監鎗俾各用心禦寇 禮書姚夔等奏今京城街市多有疲癯殘疾之人扶老攜幼呻吟悲號足以干天地之和亦非所以令四夷使臣見也昔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伏望特勅巡街御史督五城兵馬拘審乞丐殘疾之人有家者責其親鄰收管無家者收入養濟院照例時給薪米其外來者亦暫收之候天道和暖量與行糧遣還原籍有司一體存恤務令得所此亦調攝和氣之一端也上可其奏曰無間老少男女有無家及外來者順天府尹盡數收入養濟院記名設法養贍毋令失所

三年春正月戊辰朔 禮部奏遼東邊關驛遞致入貢夷人嗟怨 上命移文鎮巡等官令各嚴飭守關官軍及驛遞凡遇夷人入貢務待以禮必使其感恩懷惠庶見朝廷柔遠之意 巡按廣西御史端宏言賞罰明信則人力於事功如趙輔等討賊破峽之功

負妄言賊盡民安之罪當罰况統兵大臣俱自賞過分今賊黨漸萌流毒命甚不罪輔等無以示戒輔亦上疏自陳其功且言守將歐信忌功縱寇故毀成續乞治信罪事下兵部言輔等捕賊實未盡殄今宏所奏切中其病輔乃歸咎於人宜治如法輔見衆論交攻願率兵自效 上曰殘寇只令韓琦和男會勦輔不必去 毛里孩侵大同求貢詔禦之 二月丁酉朔日食既 虜酋毛里孩入大同界 上命原調大同宣府偏頭關等處搜捕河套官軍仍留各城守禦 國子祭酒邢謹等奏祖宗以來欽降監規周備歲久恐致遺失乞鑄石樹立本監中門外使師生人等永遠遵守從之 禮部奏浙江按察使辛訪言欲將宋儒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從祀孔廟下禮部尚書陳文等議宜如楊時之例立祠鄉郡行翰林院撰祭文行浙江金華府每歲春秋致祭從之 三月復商輅為兵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參預機務 廣西陸川縣印為流賊所劫知縣謝堅以聞禮部請益舊文曰陸川縣之印鑄給從之 罷兩廣提學僉事時兩廣兵火之餘人物凋弊按察司夏瑱請暫裁革提學官而以他官兼之 上可其奏 初

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廕子至是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許廕子孫一人入監 夏四月

六科十三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霾蔽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遠在一方實關朝廷氣數况三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直隸水旱之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側身脩行思患預防之時伏望以敬為所以懲自懲游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之以養聖心金豆銀豆無名之賞必罷之以防國用尤於萬之餘日御經筵講明聖學仍勅在朝臣工同加修德足以解天怒慰

聖鑒事

主

信

人心以保受命無疆之休 上嘉納之 五月 免遼東歲貢人參時以建州女直頻歲入寇人不聊生巡撫都御史袁愷奏免之 荊門州學訓導高瑤上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既已北狩 皇上方在東宮虜騎薄於都城宗社危如一髮使非廊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由而平鑒與何由而還迨夫先帝復辟其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者遂加厚誅使不得正其終節惠賸祀未稱典禮伏望特勅禮官集議追加廟號以盡親親之恩事下禮部議之 提督兩廣都御史韓雍總兵歐信奉旨自陳隱匿賊情罪狀 上特

宥之 六月 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正樓 復福建

市舶提舉羅倫為南京翰林脩撰 秋七月 工科都給事中黃甄等言南京乃祖宗創業之地邇者午門正樓為雷雨所壞實上天示警四川等道御史丁川等亦以為言 上曰朕當勉之 追封漢董仲舒為廣川伯宋胡安國為建寧伯蔡沉為崇安伯真德秀為浦城伯 巡撫河南都御史王恕奏開封彰德衛輝地方蝗蝻傷稼固雖天災實人事良由臣巡撫失職所致况河南地方連年水旱加以剽掠盜起軍勞征調民困轉輸今年起運稅糧買辦物料多於往

聖鑒事

主

信

年又遭此蝗蝻之災軍民何以聊生伏望將臣罷黜別選賢能代理仍乞去奢崇儉除祭祀軍需之外一應不急之務悉從停止庶幾天意可回災沴可弭矣 上曰王恕不准罷歸所言該部斟酌以聞 吏部尚書王翱寢疾乞致仕從之時明年八十有四矣 八月 乙未夜火星犯畢壁陣東方第一星 以周洪謨為南京國子祭酒 召起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項忠署都察院事 學士陳文等進 英宗廢皇帝實錄 九月 召宣府巡撫葉盛為禮部右侍郎陞陝西參政余子俊為右布政 刑部主事袁孝言自通

州抵儀真沿河人民編定夫甲拽送官船每歲自冬
月河水之外晝夜不息民遭重困日就流離請自今
沿河州縣雜辦正徭但出十分之二餘派不當夫役
之處則勞逸適均而民得安業矣戶部覆奏從之
翰林丁憂脩撰王獻乞終制許之 左春坊左庶子
黎淳等奏祖宗東宮官僚俱係兼領今臣等獨專職
任於舊制似有未合伏望命臣等仍兼翰林之職庶
上合祖宗之制下免素餐之譏詔不允 命停徵江
西湖廣有災稅糧 冬十月 左都御史李秉計董
山誅之以秉掌院事 南京司禮監內官家人阮權
盜南京 太宗神御珠冠金盆等物事覺伏誅 十
一月 致仕少保吏部尚書王翱卒贈太保謚忠肅
翱直隸鹽山人末樂乙未進士清心寡慾方嚴質直
循守禮法不尚文藝久在邊方一惟鎮靜及典銓衡
門無私謁明於知人進賢唯恐不及歷仕五十三年
第宅服食不改於舊沒後家無餘貲人謂其清白之
節雖古名臣何以加焉 以李秉爲吏部尚書 移
直隸武進縣小河巡檢司於孟瀆河口孟瀆北通大
江唐元和中刺史孟簡所開議將通漕及出洋多罹
覆溺且大湫出沒遂塞爲細流至是復移置趙村以

關防之 使兵部尚書沈敬官敬嘗被石亨等誣與
于謙等迎取外藩謫戍邊至是事白 十二月 禮
部等衙門會議高瑄所奏追加景泰廟號事會謂廟
王繼位六七年間行事具在實錄其廟號非臣下所
敢輕議請自上裁左庶子黎淳奏曰正統十四年八
月冊立陛下爲皇太子至九月羣臣又奉郕王即帝
位改元景泰緣陛下爲皇太子在前郕王即帝位在
後事理有礙至天順元年正月先帝復位欽遵聖烈
慈訓以本后聖旨仍以景泰爲郕王詔告天下人倫
正天理得而名正言順矣高瑄建言乃欲加郕王廟
號臣惟朝廷既立皇太子則異時居天子之位乃皇
太子也曾未半月羣臣又立親王爲天子則前時所
立之皇太子將何爲哉若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周
成王之時姬旦實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取天位若曰
輔弼又虛不可無人共和之際周召皆王國之懿親
爲臣天經地義民彝物則截然一定而不可易也今
多官會議依違苟簡畧無定見猶欲順瀆聖聽豈臣
愚之所能喻哉先帝明並日月此事處置已久人心
已定今若聽高瑄之言一加郕王廟號必將祭告

太廟改易舊制而行祠廟承祧之禮必將遷啓梓宮
改造山陵而加珠襦玉匣之典必將追贈皇太后皇
后之稱必當盡復當時所用之人所行之政且高瑄
此言誣先帝於不明暗陛下於不孝豈獨隱公內不
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叛而立之是
爭亂造端故春秋首書元年春王正月而制公即位
正大倫也鄭王之即位內承國於何君上稟命於何
主不過羣臣叛已以立而遂立耳律之隱公允含無
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是
故昌邑王既廢未聞復爲漢某帝更始既廢未聞復

憲書卷三

書

信

爲漢某王誠不敢忤逆春秋移不明之過加於先君
而欲全孝道於子孫也陛下昔爲皇太子名正言順
誰得私議鄭王乃敢廢之易以已子至使先帝久遭
幽閉此非鄭王所自爲也當時館閣大臣陳循等貪
圖富貴密運姦謀從諛爲之也至於天順元年鄭王
有疾陳循自合迎請先帝復位却乃率領羣臣奏乞
早選元良正位東宮當時皇太子是在欲選何人以
臣愚見若非南城迎駕之功先帝終無出路但迎駕
者又皆貪圖富貴之小人氣盈志滿驕奢淫佚靡所
不爲是故高爵厚祿專顯於元年者賞其迎駕之功

也嚴用謫誅戮於後來者罰其驕奢之罪也
即位之初有罪羣邪寒心破膽及見取回商輅復職
內閣然後欣然自以爲得計又皆私竊效慕希求進
用彼小人者但欲得官豈顧貽患臣謂高瑄此舉非
欲尊禮鄭王特爲羣邪進用之地此必有小人主使
之者不然彼輩草莽疎遠安敢妄言上誣先帝之明使
後世視爲口實今之議者亦豈可不察乎此隱忍曲
從而順陛下之議哉疏入上曰景泰已往過失朕
不介意俱不必行調翰林編脩章懋爲湖廣臨武
知縣黃仲昭湘潭知縣檢討莊景桂陽州判官時以

憲書卷三

書

信

明年上元張燈命翰林詞臣撰詩詞懋等上疏以爲
陛下張燈之舉或者兩宮在上欲極孝養然大孝在
乎養志豈以張燈爲樂況今兩廣四川遼東賊情難
測北虜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亢旱數千里民不聊生
雖蒙優詔賑卹而公私匱乏計無所出可爲寒心此
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之時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
日至如翰林官以論思代言爲職鄙俚不經之詞豈
宜進于君上固不可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致語以
取侮慢不敬之罪伏望將煙火之事一切停止省此
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庶兵戈

可息其安其為孝也大矣疏入忤上命廷杖調

外任 巡按江西御史趙謙言近往所屬巡歷百姓

羣訴今歲旱傷特甚不能聊生乞勅戶部定議請將

兗軍米容留本布政司六十九縣倉分上納以備賑

濟各衛所運糧官軍遇此凶荒宜暫休息每年徵收

戶口鹽鈔多被包攬刁徒賄囑吏胥同里甲下鄉逼

迫貧民子女牛畜田地房屋准折變賣今遇饑荒愈

加無措不免迭移請將今年鹽鈔通行停免戶部覆

奏俱從之 以河南左布政使楊璠為戶部右侍郎

以少詹事萬安為禮部左侍郎 京師復立十二團

營 以御史陳選提督南畿學校選先巡按江西肅

察貞度至是以身為教力變浮華徧歷郡縣以示範

模諸生翕然感化時都御史韓雍居喪吳中猶務崇

飾聞選入境戒其下曰陳御史至矣悉屏儀衛去之

憲章錄卷第三十一

憲章錄卷第三十二

成化四年戊子

四年春正月壬戌朔 改湖廣臨武知縣章懋為南

京大理左評事湘潭知縣黃仲昭為右評事桂陽判

官莊景為南京行人司副時六科給事中毛弘等上

言元宵張燈誠 皇上奉兩宮之孝心章懋等輒肆

已見過為言論亦竊效因事納諫之意蓋以天下災

荒比虜窺伺兩廣徃徃未寧四川苗蠻為梗無非欲

皇上常存敬畏制治保邦耳古人有言曰君明臣直

今懋等敢言直諫實由 皇上聖明有以致之既不

容納其言而又改調外任恐遠近流傳其於從諫之

美不無少妨也伏望將懋等從宜處之豈惟慰人心

息物議而於國家大體亦未必無少補矣章上遂俱

改調南京時羅倫已復南翰脩撰人稱為翰林四諫

二月壬辰朔日食 以水旱免直隸高郵州成化

三年秋糧六萬五百七十石有奇馬草九萬五百餘

包 陞掌太常寺事禮部左侍郎李希安為尚書希

安起樂舞生歷官至禮部尚書守約制進尚書本朝

華中書省立六部分掌國政尚書即前代宰輔而乃

以雜流為之此景泰之也一時當事大臣不能執

正遂到日有論治體者惜之 政府軍前衛副千戶
于冕爲兵部員外郎冕故兵書謙之子以父功蔭武
職天順初謙殺冕戍邊遇赦得還至是自陳乞改文
職從之 三月 改戶部右侍郎楊璠爲右副都御
史撫治荆襄南陽等處流民 陞刑部郎中何喬新
爲福建按察司副使 命祭宋丞相李綱于邵武府
學 夏四月 巡撫遼東僉都御史張岐以挾私生
事酷害邊軍爲軍士所奏命給事中鄧山刑部員外
郎周正方往按之 刑科給事中白昂以災異上言
六事一曰謹命令以全大信二曰脩治化以止流民

李

二

李

三曰禁科征以甦民困四曰專委任以華民姦五曰
立期限以集庶物六曰止虛僞以息刁風詔下諸司
處之 文淵閣大學士陳文卒謚莊靖文江西廬陵
人好行節事晚遭柄用與李賢同事羅倫之貶文有
力焉賢卒首美國鈞益恣意不顧大體縱子與僕隸
大通賄賂初及第時頗事脩飾至是人皆醜之 五
月 禮部主事陸淵之奏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
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
不朽我朝和宗尤重謚法通者大學士陳文卒謚曰
正靖正靖謚也陳文何以當此迹其平生貪穢彰

李

三

李

聞乃 天有縱子爲惡滅裂義方謬居調元贊化之
任者之紀邦濟世之才生旣逃于重罰死又竊大美
名殊失士人勸善懲惡之典乞勅廷臣會議更以惡
謚以服天下之心以爲將來之戒 上曰陳文在時
人不亡其過 沒後恩典已行如何方來訐奏 山
西按察司提學僉事胡謚請頒大明一統志於天下
禮部之於司禮監關令 原本付福建布政司書坊翻
行 禮科給事中成實言近禮部奏稱該年歲貢生
員若已行起送遇有事故或過一年之上者不許補
貢夫以堂堂國學雖納馬納粟者皆得肄業其中何
獨於此數人不能容哉乞自今不分年月久近准令
次貢考補庶使人材無所阻滯 上命所司從其言
詔順天府存恤孤貧先是給事中陳鶴言京城內
殘廢無告之徒朝暮哀號排門乞食往往凍餓死於
道路乞勅有司添設養濟院給以粟布刑部主事薛
樞亦以爲言 上命府尹收入養濟院外來者給口
糧程送還鄉官司存恤毋令失所 御史謝文祥言
聖人制爲謚法所以善善惡惡以公天下後世蓋賞
罰之尤大者近大學士陳文卒正宜跡其行實之惡
加以應得之謚豈期議者欲預爲已地乃朦朧妄擬

謹因茲時決膺通克服曰莊慎以處位曰靖蓋謚之美者也陳文之爲人天下所共知以此謚之豈惟不稱其情俾繼之者或慕而效之敢於肆行無忌則天下國家尚奚賴哉乞勅有司會議別選惡謚與陳文行實相稱者加之使天下後世曉然知陛下之大公雖於輔近之臣尚不少貸則士氣振而公道行善者勸而惡者懼矣 上以陳文既有過失當時如何不言而於其沒後始言姑宥之 大學士彭時等言廣東博羅縣儒學訓導游宣等奏乞將先賢熊禾從祀乞令禮部行禾原籍建陽縣立祠致祭爲宜從之

臺臺臺

申

李

六月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岐有罪除名 日本國通事林從諫等三人奏原係浙江寧波等府衛人幼被倭賊玷 本爲通事今隨本國使臣入貢將還乞容便道省祭從之仍禁其勿同使臣至家及私引中國人通番如違聽有司治罪 尚膳監太監潘洪奏兩淮運司積有餘鹽乞令其姪潘貴中納戶部覆奏言凡內外食祿之家不得中鹽以侵商利損邊儲今洪所請不惟沮壞定制抑且啓在位逐利之心 上曰朝廷存積鹽課以待邊用祖宗禁例食祿之家尚不許中况內臣給事內廷凡所以養生送死

皆朝廷爲之處置又可損國課以益私家乎其勿與以旱災免江西南昌等府衛官民田井山塘屯田秋糧子粒凡二百八十八萬六千三百餘石 甲寅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丙辰詔禮部會文武羣臣議大行慈懿皇太后陵寢彭時等言臣等仰惟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 英宗皇帝正位中宮及 皇上嗣居宸極尊爲慈懿皇太后蓋先帝全夫婦大倫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今壽終之後所宜奉梓宮祔于裕陵奉神主祔于太廟此古今不易之理亦先帝與皇上之初心也今聞欲別卜葬地臣等實切疑懼竊謂 皇上所以若是者必以今皇太后千秋萬年之後當與先帝同尊于陵廟自嫌二后並配臣等考之前代一帝二后並祔陵廟者未易悉數只如漢文帝尊其所生母薄太后然於其嫡母呂太后雖得罪於宗社尚且仍與父高帝並葬長陵無所改易宋仁宗追尊其生母李宸妃爲太后然於其嫡母章獻劉太后雖本無子尚且仍與父真宗同祭太廟無所嫌忌 皇上於慈懿皇太后昔日致其養今日盡其哀雖文帝仁宗無以加矣若陵廟之祔稍有未合於禮則致貽後議有掩前美况千秋萬年之後

臺臺臺

五

李

今皇太后與慈懿皇太后同在陵廟不相妨礙且愈足以及見二太后生存之日雍和無間永久之後並美無窮此臣等所深願也伏望體先帝之心稽前代之制重念綱常之大以臣等所言下禮部會文武羣臣議務令天理允愜人心則天下幸甚上命禮部會羣臣定議以聞秋七月禮部尚書姚夔及在廷文武大臣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科道等官集議陵廟禮制先後上疏悉如內閣彭時等議母后不從文武羣臣皆跪伏文華門以待上悉覽其奏懇請於皇太后自己至申稍見從遂出數奏同辭批答云卿

李

六

李

等所言皆合朕意合葬之禮蒙允行矣於是文武羣臣始退已未夜北方有流星青白色光明燭地自閣道旁西北行衝勾陳尾跡後炸散姚夔奏頃者謝文祥言臣濫舉張岐獲罪是朝廷因臣而罪文祥此臣之罪乞貸文祥俾圖自新仍乞罷臣歸田里以謝言路詔以文祥累肆狂妄故罪之非為卿也不允既而刑科給事中白昂等亦言文祥論奏事情不實誠為狂妄若或因此而遂加竄逐則居言責者由此而解體乞赦文祥以來忠言亦不允巡按江西御史趙致言府州縣官徵派糧差分理爭訟未免結怨

於民朝廷建置風憲以糾察百僚必須激揚有道然後清濁分而公道明江西俗尚健訟有司官稍不順情者動輒捏詞告害其風憲官之忠厚正大者必先察其賢否以為行止其用意深刻者惟欲張威干譽不恤傷人才一槩逮繫甚至刁民自知所告不實潛行遠避致將被告者久稽不結受害殊甚誠恐各處亦有此弊請嚴禁之都察院議故言有理洞悉人情宜行各處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今後按臨所屬地方務先詢察官員賢否體訪事情虛實不許逞威肆暴一槩凌辱則賢否庶有分別而詞訟得以少息

李

七

李

矣陞御史趙致為江西按察使敵巡按江西將代值歲旱荒戶部請勅敵賑濟候事竣代之江西士民多上奏懇留遂有是命戶部尚書馬昂乞罷不允時六科給事中魏元等十三道御史胡深等言大行慈懿皇太后崩勅令多官會議陵廟之事昂因事有難處託病不朝却在部管事方衆論未定則竄身旁視以為得計及詹斷已頒則覲頻入朝恬不知愧似此不忠不孝之人難容於有道之世且昂受濟寧知州于靜觀女一人及受西僧割實巴賂幣乞下法司明正其罪詔不問昂上奏自辯言給事中將臣辱罵

比之犬豕乞放歸田里 上曰言者過實朕已知之
卿當盡職不准辭 降御史謝文祥為南陵縣丞文
祥既下獄言者論救不已至是御史楊瑒等復言文
祥一小臣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乞霽雷霆之威
曲賜保全以昭納諫之美作敢言之氣詔文祥徇私
植黨姑從輕降用若更奏擾害不宥 命巡撫陝西
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都督劉玉克總兵官都指揮
夏正劉清光左右叅將統調京營及延綏寧夏甘涼
等處軍馬共一萬三千征勦固原反賊滿四 兵科
左給事中陳鉞等奏近光祿寺遣人於街坊市物不
復計直繁以勢取負販者不幸遇之輒號呼痛哭如
被劫掠臣惟國家富有四海凡光祿寺所供用者既
有天下州郡歲辦之額又有上林苑監進納之數昔
皆足用於今何獨不然若非官掖間宣索過額必是
供應者侵漁妄費伏望念京師根本之地憫生民負
販之難自今上供之數務從節約嚴飭供應之人不
許侵漁遇有買辦依時估價兩平交易如仍前強奪
許巡城御史訪察治罪疏入上納其言命戶部議行
八月 襲封衍聖公孔弘緒以先聖廟御製碑亭
脩造畢奉表謝恩 刑部奏以辦事進士丘俊等與

見任官一體會書問刑候過缺選用從之 癸巳辰
刻京師地震有聲 甲午夜月犯房宿南第二星
九月 兵部奏陝西布政余子俊等俱職居方面不
能撫綏防範以致土達滿四叛逆及與總兵任壽進
兵又不能運籌畫策以致軍旅喪敗皆當究治 上
然之命停余子俊等俸 庚申附葬孝莊睿皇后於
裕陵 癸亥夜客星色蒼白光芒長三文餘尾指西
南變為彗星 初天順間宮人萬氏侍 上于東宮
及上即位冊為貴妃專寵居昭德宮父貴為諸城縣
吏以妃貴授都督同知兄通授錦衣衛都指揮恩權
隆赫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學士萬安認為同宗陰使
婢僕結通妻往來于家朝士希進者羣趨通門劉吉
亦附之彭時言比年以來地震水旱相仍民不聊生
邇者彗星復見災異尤甚皆臣下不職所致乞賜罷
免 上曰朕自脩省所辭不允 吏部等衙門尚書
李秉等以彗星見俱引咎乞免不允 戊辰彗星晨
見東北方 己巳彗星昏見西南方 六科給事中
魏元等言竊見今春以來災異疊見近日彗星又見
于東方光拂台垣人心恟懼皆陰盛陽微之證也臣
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貳者外間傳

聞陛下於中宮或有參貳之者姚夔嘗以爲言陛下
謂內事朕自處置屏息傾聽將及半年而昭德宮進
膳不減中宮不增宮牆雖深而視聽甚近祔席雖微
而懸象甚著陛下富有春秋而震宮尚虛豈可以宗
廟社稷之大計一付於愛專情一之所而不求子孫
繁多以固國本安民心哉伏願思祖宗傳體之重明
位儲之義嚴嫡庶之分使陰陽各歸其分日月相並
而明宗社萬年之基將在於此又言四方旱澇民困
日急盜賊日盛荆襄流民所在劫殺人心搖撼且君
者民之父母也子有饑寒疾苦父母必爲之寢處不

卷之三

十

李

安今陛下作民父母覽民饑之奏不蒙省懼尚備故
事付部施行尚書馬昂等凡遇奏報視爲泛常持事
常活套之言爲終身經濟之策是猶子訴饑寒而父
母若不聞彼若棄父母而不顧則何以處之乞罷征
稅之務發內帑之財遣官賑濟又言朝廷於僧徒還
於信待每遇降生之辰輒費無限之貲財建無益之
齋醮而西番割實巴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賞資隆厚
出乘輿轎導用金吾乞革去法王等號發回本國追
回賞賜以賑饑民仍勅寺觀不得請建醮脩齋又言
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則公私俱困矣蓋由賞

資無節玩好太多或印施經識或填寫佛經或爲繪
畫之像或造寶石之具及雲南等處鑛場採辦悉宜
停止又言大臣者君之冢子而羣臣則衆子也若冢
子懷姦而衆子效尤爲父者恬不之治則國家必敗
矣今兩京文武大臣多姦貪蒙蔽之徒陛下勿謂其
位高而不忍遽去勿謂先朝舊臣而暫且寬容宜令
自陳休致以全大體貪戀不去者令科道糾舉而臣
等濫居言路無補於時亦望罷歸以戒不職十三道
御史康永韶等亦以爲言 上曰所言有理宮中事
朕自處置其餘所司即擬行之 西天佛子割實巴

卷之三

十一

李

先因造寺奏計河間靜海縣地爲寺田仍乞究平縣
民爲佃戶 上許之既而戶科左給事中丘弘等劾
其妄請之罪上命戶部覈實皆民間地詔仍退還民
耕種 御史胡深等六人言邇者天出彗星昭示廢
戒 皇上兢惕不寧臣等亦皆憂畏既已畧陳愚衷
詔議行之竊惟應天以實不以文今日雖云上下脩
省亦徒爲虛文而已未得弭災之實伏望皇上總攬
乾綱凡大賞罰大機務斷自宸衷未母令左右竊以市
恩如兵部左侍郎商輅乃先帝親擢恩幸無比當皇
上正位青宮邸縣竊譏廢立彼以內閣大臣署無一

言正救方且自圖富貴徇其邪謀是乃賣國之姦也
兵部尚書程信頃承朝命督師四川聽囑權豪之子
弟多分首級以報功禮部尚書姚夔用私戚公貪財
贖貨比因度僧受銀鉅萬故京師有反賊劉千斤賊
官姚萬兩之誣戶部尚書馬昂不學無術妨政害民
納餽送之女結勢要之人四方水旱賑救無方三邊
軍餉調度無策凡此數人皆足致變乞賜顯黜用答
天意 上曰如今急切用人之際豈宜求備所言不
允翌日早朝兵科給事中黃冕等三人具疏於御前
面進上曰進疏自有舊規冕等紊亂朝儀本當治罪

李

李

李

姑宥之 辛未祔享孝莊肅皇后神主于太廟 姚
夔程信商賈懇乞休致不准 馬昂乞致仕許之
吏科左給事中程萬里言陝西重鎮國初以來安甯
土達於寧夏甘涼等處種類蕃息往年虜賊侵擾今
歲亢旱饑饉有司失於撫恤是以滿四等據險嘯聚
况今黃河欲凍虜酋毛里孩去邊不遠寧無姦計且
兵荒之後民窮盜起乞勅有司存省賑貸仍選大臣
二員奉勅往彼與守臣會議招土達中年高有識者
宣上恩威諭以禍福使之各率其屬無自疑貳且罷
一切苛政庶足歡動其心潛消其患臣又見毛里孩

等又不朝貢往來宜府大同其情叵測萬一有變驚
擾畿內臣愚意其有可敗者三距我邊方纔二三日
程是彼爲客而我爲主以客就主以勞待逸一也自
恃強衆併吞諸郡志滿氣盈兵驕者敗馳驅不息人
馬疲勞二也比來邊報見賊煙火有一二百里者有
三五百里者散逐水草兵力四分三也爲今之計宜
選京師騎兵一萬宜府大同各一萬每三千人爲一
軍驍將十人統之嚴其賞罰密使人探毛里孩所在
出其不意晝伏夜行徑擣其壘破之必矣昔李靖以
騎兵三千破突厥大衆我今宜及其未發早爲之所

李

李

李

欲戰則圖方畧欲守則飭兵力毋祇憑文移致誤大
計詔下兵部會廷臣議謂毛里孩自前歲朝貢後不
復入塞 故典師遠涉沙漠恐非萬全之計請勅
東 一帶沿邊守臣但戒嚴以備 上是其議 按
成化間程萬里之言不行嘉靖間曾銑之計不竟自
是無復敢爲復套之議矣捐千里可耕之地貽各邊
多事之虞惜哉 丁丑昏刻彗星犯七宮西等四星
御史左鉅言比者科道因星變陳言欲革番僧名
號陛下謂所言有理及吏部欲行發遣陛下又謂恐
失遠人之心臣以爲陛下不忍失遠人心乃忍失迺

人心平乞發廷臣計議不報 翰林檢討張順上言
八事一曰溥恩澤以廣後嗣二曰求賢才以圖治理
三曰開言路以達通情四曰接羣臣以察庶政五曰
罷冗食以蘇民力六曰節賞賚以豐財用七曰擇將
帥以郢邊軍八曰去異端以崇正道命下其奏于所
司 十午皆刻星入天市垣 命會官廷鞫給事中
中革等三人御史胡深等六人先是旻等以慧見
各上疏請罷商輅姚夔程信輅等不自安各上章求
退輿人多詆言者於是旻等復言輅等求退之章皆
有欲進之意輅并強辯決當罷黜而攻夔尤切 上
震怒命錦水衛三法司執旻等廷鞫之會御史林誠
又言臣近効商輅當邸邸易儲之際不能正救今復
起用不合人心 上曰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朕用商
輅有何不可而屢奏擾亦命廷鞫之各問擬贖杖還
職 冬十月 吏部尚書李秉等奏近雖兩奉詔旨
監生有不能出仕願告回家者與冠帶閑住宗監生
中甘於恬退者少本部記名聽選者見有八千餘名
逐年起送到部者尤多於聽選之數先後積滯賢否
混淆其間衰老者銳氣已消磨庸懦者素志不立一旦
授以府州縣官不免漁獵以營家欲有司得人而民

受其福難矣茲欲將該選監生考選身言書判四事
俱可取者居優等選用或三事或二事可取者量才
授任其俱無可取而年貌衰老者依詔書例令冠帶
閑住則任用得人而選法疏通人才不至於壅滯矣
從之 吏部九卿等衙門尚書等官李秉等俱午朝
失期不及入侍聯名上奏待罪詔爾等常以勤政爲
言及朕視午朝却又怠慢既引咎姑宥之 陞商輅
爲兵部尚書劉定之爲禮部左侍郎俱兼翰林學士
給致仕禮部右侍郎倪謙詔命謙子編脩岳考滿
例得推恩吏部持之不行岳上奏自陳李秉等言謙
先任學士曾犯贓罪充軍原授誥勅俱已追奪後雖
遇赦致仕終係犯贓之人例難推封 上曰謙因子
推恩其與之不爲例 吏科給事中毛志言邇者京
師地震妖星示警御史康永韶等奏稱兩京官員宜
從公考覈以消天變奉旨着吏部會同各堂上官考
察各堂官當念陛下克謹天戒以遵常憲却乃朋姦
欺蔽虛應故事如戶部郎中邊永以六十有五被黜
而年過於耄素行不端如蕭繼者尚留工部郎中鍾
成以有疾被黜而久病曠職清譽無聞如彭尚者猶
在主事陳瑾行人馬桓貪名素著此而可恕人將效

尤乞將府部等衙門堂上官曾預考覈者明正其罪以爲大臣欺罔之戒詔考察事已處置矣但今後諸司官考滿吏部都察院務嚴加考覈 甲寅彗星犯天屏西第一星 十一月 戊午夜彗星滅 項忠等征勦滿四叅將伏羌伯毛忠力戰死事聞命與贈諡祭 南京十三道御史楊智等言妖彗示警災異非君臣恐懼進君子退小人不足以盡應天實大臣如南京守備成國公朱儀兵部尚書李寶俱以猥瑣之才濫膺根本之寄吏部右侍郎章綸從事先朝雖有可取及任吏部以來功名大損如以子玄應冒京衛軍餘僥倖薦書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刑部右侍郎王恕不顧名節託本部郎中黃紱娶已故劉指揮妻文氏爲繼室以大臣而偶失節之婦工部侍郎范理外似純朴內實姦貪大理寺少卿金紳背公營私詳駁失當伏望嚴加黜責庶可以答天戒安人心南京兵科給事中朱清等亦以爲言命禮部右侍郎葉盛刑科都給事中毛弘往按之 南京吏科給事中王讓言南京戶部收糧委官罔恤民困每於收受正數之外又行加贈甚至縱容橫斗肆害百端民困於下怨歸於上召災致禍未必不由於此乞

勅都察院轉行總督糧儲都御史嚴加禁革具實奏聞臣等處今年春夏南京處決重囚甚衆甚非法天用刑之意乞勅刑部等衙門凡遇該決重囚除謀逆不拘外其餘務使秋候會審處決詔下其言於所司十二月丁亥朔日食 巡撫江南都御史邢宥脩復運河壩閘先是正統初巡撫周忱經理運道武進奔牛呂城設爲壩閘俾漕舟由京口出江最稱便利迨景泰間壩閘漸頽以致水道淤淺有議從蔡涇孟潰出江者因迫海洋漕舟多覆溺且饕盜因之出沒天順已卯巡撫崔恭奏請從周忱故道增置五閘至是宥委常州知府卓天錫成之 順天府學生馬璞痛父貞從征滿四死于賊上章乞同兄璠往討賊爲父復讐 上憐其志命馳驛而往 中書舍人黃瑾等奏本朝置中書舍人紀錄給命書寫誥勅在朝廷爲近侍之臣永樂宣德間皆以進士舉人爲之陞擢亦異比年來有由勲舊錄用者有由技術乞恩擢効者根以白丁冒居清秩名器之濫莫此爲甚請自今除中書舍人一如永樂宣德間例下吏部覆奏從之仍定其陞進之格進士舉人出身者陞員外郎主事其他光祿寺署正著爲令 雲南道御史戴用言六事

一勵實行三精考察三公薦舉四均爵賞五弭盜賊
六革宿弊 上曰勵實行朕自處置今後兩京四品
以上官吏部具缺朕自簡除方面官照正統間例保
舉餘付所司計議以聞 戶科給事中彭序上疏言
下事謂保邦之事莫先於端身心以立治本崇儉約
以厚民生審時政以急先務却虛名而脩實行簡大
臣以固根本勸節義以敦風化臨午朝以誨治理謹
門禁以防不虞時稽考以通選法清版籍以均賦役
制治保邦莫此為要弭災消變莫此為急 上命所
司知之 調御史邵有良為四川蒲江知縣時有良
巡視光祿寺以光祿寺費出無經諭所司具報實數
署吏避之不報有良杖之中官回保素惡有良執法
誣奏有良索報各官日用之數事涉不敬 上大怒
命杖之調外任 旌表福建上杭縣故民邵縉紳妻
陳氏弟縉縉妻黃氏貞節巡按福建御史涂棐言正
統十四年鄧茂七作亂攻上杭縉紳兄弟俱避難遺
二婦奉姑時陳氏年二十黃氏年十九同匿金山巖
穴間為賊所執欲犯之二婦給曰幸存殘喘過河入
人家可從賊信促之行二婦附姑耳語曰我等寧死
不受辱因灑淚各抱兒行至梅縣渡俱投水死越三

日三屍浮出兒尚在抱人咸悲之
五年春正月丙辰朔 乙丑夜月犯五諸侯南第一
星 南京吏部右侍郎章綸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高
爾會各衙門掌印官考察庶官綸明各徇意見奏罷
官九十六員 上曰既會官考察何以掌印官不同
會名事有未當宜令侍郎葉盛都給事中毛弘將今
次考過官再從公體劾應否來聞時盛弘奉勅往南
京按他事因以命之既而綸又許奏 上亦命盛等
併勘 已已夜月入鬼宿犯積尸氣 刑科給事中
蕭彥莊劾奏吏部尚書李秉任情行私其大罪十有
三且言其暗結年深御史附已專權 上命三法司
會多官議聞於是尚書陸瑜會六部衙門議秉衡直
沽名顛倒選法詔曰秉有負任使革太子少保令致
仕其所言暗結年深御史仍命彥莊指實回奏時大
理寺卿王梈彥莊姻家欲謀逐秉而代之是奏梈所
授也彥莊既被旨詰秉所結年深御史乃以劉壁吳
遠馮徽對蓋以壁等嘗建言推舉官當悉歸吏部遂
俱下錦衣衛獄彥莊所劾退丘陵孫遇李齡亦多誣
枉陵累懇辯不已乃命會官并彥莊廷鞠彥莊坐奏
事不實降四川永寧驛丞至永寧未幾署大寧縣事

以科罰過重爲怨者所殺聞者快之丘陵蘭陽人自爲知縣以至山西布政俱膺旌典孫遇福山人知徽州極饑恤寬歷江西河南布政省欽節費李齡朝陽人爲北畿江西提學諸生皆率服 戊寅夜月犯心宿 二月 總督陝西都御史項忠等奏固原地方荒旱無策州北有西安廢城相距三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宜於此添設一衛一所以振其要衝事下兵部議如其言 癸巳曉刻金星犯牛宿 日本國使臣回還捏稱海上遭風喪失方物乞給價回國禮部執奏不與且欲治其通事閻宗達教誘之罪宗達本浙江奉化人先年逃入海島今隨使來朝 上曰宗達且不究治若再反覆族其原籍親屬 丙申夜月犯木星又犯鬼宿 山東濟寧州老人李繼奏外夷朝貢經過者擾害有司驛遞乞勒該部遣官伴送事下禮部覆奏請不必遣官宜令原來伴送人管束并行沿途官司嚴禁違者治罪如律 項忠馬文升督兵進攻石城擒滿四等檻送京師伏誅 勅陝西巡撫馬文升等撫綏土達給之衣糧農具時滿四平

後其餘黨反側未寧巡按御史江孟綸以爲言故勅文升等撫安之 宥王恕范理金紳章綸等罪初南京科道因天變劾恕等 上命葉盛毛弘往南京按之俱得實奏請區處事下刑部尚書陸瑜覆奏章綸縱子月籍入試事在革前宜行禮部改正王恕不惜名節范理行事欠謹金紳參駁失當乞宸斷將各官或調用或罷黜逮問 上曰王恕范理金紳事亦在革前并宥之 賜廣西田州府土官知府岑鏞誥命先是李賢等以丘濬條陳事宜土官起兵殺賊功成日重賞給誥勅至是總兵趙輔等奏鏞竭誠盡忠領兵當先功勇可嘉宜如濬言給以誥命吏部覈實覆奏從之 大學士彭時等奏衍聖公孔弘緒貪淫暴虐宜置之法但弘緒爲先聖嫡孫今宜從厚伏望念先師功德在萬世律有八議弘緒正合應議之例上曰弘緒罹法殊玷家聲卿等欲俾散行就逮雖非所以處弘緒而於待孔氏之道則得矣其繫之 戶科給事中彭序言五事一端身心以爲治本二從儉約以厚民生三却虛名而務實行四勸節義以敦風化五臨午朝以諏政理事下禮部覆奏 上曰所言有理係狀躬行者自處其餘所司舉行 閏二月 掌

京師武學事國子監丞陶禹錫言三事一古者學必有廟受成獻餼示先禮義而後勇力也今本學餘堂數楹乞勅所司改為文廟庶學者觀瞻知禮先勇後之義一兵部事例內外武職舍餘薦舉至部試有弓馬策畧者署陞官職今本學應襲子弟乞如薦舉事例亦試藝世陞庶幾人知所勸一天下各府州縣學生學無成效者例為民充吏追糧今本學武生皆膏粱饒饒之裔靡費廩米者多潛心韜畧者少乞勅所司毋廢終考試入學二年以上學無可取者計追廩還官送營操練庶幾人知所警奏入下所司議行之

嘉慶三年

三

宣

己未雨霖天氣昏蒙黃塵四塞是夜月犯昴宿大理寺評事申安言旌異之典朝廷所以激勸有司今擬按官於廉能者未必旌異旌異者未必廉能如紹興知府吉惠先為上虞知縣以旌異而陞今貪酷百狀一郡之人奚罪焉乞詔大臣議自今旌異必待三年考滿之後若所舉不公後以姦貪敗者連坐庶幾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矣下吏部覆奏從其議癸亥夜月犯積薪及木星甲子夜月犯軒轅御女星興化知府岳正乞致仕許之正字季方順天府潞縣人以進士及第授翰林編脩陞春坊贊善剛方正

直與倖不羣英宗復辟王綱薦入內閣參預機務極言曹吉祥石亨怙寵作威福曹石憾之適承天門災詔正視草有自責語曹石遂指為誣謗貶正欽州同知正因母老未即行囑行事者發其遲滯復逮錦衣衛獄備極拷掠謫戍鎮夷吉祥等敗旋復脩撰入史館尋改兵部武選貶黃李賢惡之陞興化知府至是入朝乞致仕家居五年卒年五十五正豪雋負氣博學多才慨然欲樹功業每與人言恒自許若得柄用必開世太一竟致顛躓不偶君子謂正浚恒起凶不密失身僅得善終已為幸矣世道固如此云己

嘉慶三年

三

宣

卯日變白土霜四塞禮部侍郎葉盛奏臣與給事中毛弘奉命會勘章綸言明考察不公及南京給事中王讓御史李英等劾綸不公不法事具得其實當會考之時章綸不能對衆執論偏執已見展轉煩瀆高明亦不與章綸誠心商確以致積忿猜疑再三計奏既而奏復之時又不與諸司掌印官僉名同進二人俱宜逮問綸所言欲留考退郎中潘孟時等三人黜見留左府經歷吳宣等十九人但考察已定恐難紛更至於讓等劾綸事亦皆不實俱下吏部議擬以聞議入上是其言章綸高明姑置不問禮部奏

本部右侍郎兼盛奉命體勘南京吏部右侍郎章繪所奏南京六部堂官與六科給事中會官審囚坐次議得南京法司審囚之日給事中與公卿並坐誠有未安但因仍之弊已久宜禁革其將來查得在京法司凡遇會官審錄重囚俱於承天門東西分爲四行列坐公侯駙馬伯列於東班前行都督等官列於東班後行尚書都御史侍郎等官列於西班前行通政司大理寺佐貳官并六科掌科事給事中列於西班後行及會議民情俱於關左門東直房中序坐尚書左右都御史等官列於上坐侍郎副都御史等官照

憲集卷三

三

禮

席對坐通政司參議大理寺丞等官列於東旁六科掌科事給事中列於西旁俱有次序南京法司衙門會官之如此京坐次今宜依盛等所擬移文南京文武衙門

癸未夜廣東瓊山縣雨雹大如斗

二月

上御奉天殿策試禮部中式舉人二

百五十八人賜進士張昇等及第出身有差是科雍奉李崧後世有聞

夏四月

械正一真人張元吉

至京擬罪凌遲下刑部監候處決元吉凶暴貪淫事忤不法前後殺人數多莫敢控訴有縣學生蔡謙因巡按御史趙敬發策詢及民瘼遂以元吉過惡條陳

亦未敢問元吉益無忌憚爲惡滋甚其族人張留煥赴京具奏上特命官勘實械送元吉至京更命法司會官廷鞫元吉具服刑部尚書陸瑜等奏張氏遠祖道陵主張玄教其言無稽天豈有師繆崇其號子孫傳爲故事至授漢張良以爲所自出迨宋以來加以真靜先生等號稱人言其級胡元入主中國始有封爵三品我朝革去天師之號止稱真人延至于今子孫爭襲致成變際今元吉所犯律當凌遲處死其妻子當流其黨有當斬絞者且其先世無功於國無補於世宜絕其廕封以扶植正教仍籍其族而徃

憲集卷三

三

禮

役之無令印行符錄以誣惑斯世并發其府第章其所設管勾都目諸人上如所擬監候處決自後敢有妄稱天師印行符錄者重罪不宥詭者謂張氏之禍起於符錄禁之誠是非但正元吉之罪實以杜惑世起亂之端惜當時失於執論不能絕其根源其徒奉行自若也贈國子祭酒李時勉爲禮部左侍郎改謚忠文時勉先謚文毅至是其孫顯奏時勉歷官朝曾效勤勞請如吏部侍郎曹鼐例改謚加贈上曰時勉在先朝直言敢諫教不足以盡之改謚曰忠文御用監左監丞龍閭娶南和伯方瑛妾許氏

爲妻覺 上曰在昔帝王以內官給事內廷以其絕生道無外親也今聞在外娶妻何異常人其即離異聞仍送司禮監處治之 辛巳 皇子生賢妃栢氏出禮部奏春秋子同生即書于策重國嗣也 五月 吏部尚書崔恭以母喪去任 以吏部右侍郎戶部爲本部左侍郎改禮部右侍郎葉盛於吏部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傑爲戶部左侍郎陳宜爲兵部右侍郎翰林侍讀學士劉吉爲禮部右侍郎仍侍經筵 以平兩廣蠻賊功賞右副都御史韓雍右都督和勇都督同知歐信都督僉事廉忠都指揮夏鑑

萬宗廢僉事陶魯俱從厚餘官軍土兵民快人等四千二百六人陞賞有差時兩廣地方連年用兵人民凋敝猥獍千百成羣如入無人之境而守土官軍動以捷奏虛張名數陞賞日加而盜賊縱橫如故云

南京大理評事張珏陳言大理寺之設所以審錄刑部都察院鞫問罪囚其間或擬罪不當者一再駁還並令改擬或仍不當許參問刑官此係舊制近見南京法司多徇私意或動輒嚴刑以威平人輒相誣服往往情罪不合迨及駁改而玩忽舊制恣意出入至於不可掩飾亦止於改正而無罪乞自今許本寺參

問大理寺卿王槃覆奏從之 命禮部左侍郎萬安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 浙江定海衛副千戶王鑑言倭夷姦謫時掠海邊見官軍追捕乃陽爲入貢伺虛則掩襲邊境往者大嵩嘗被其毒近見使臣清啓入貢臣恐使回有異謀或爲掩襲之計乞勅鎮守總督巡海等官設策防禦之兵部因言邇者倭使清啓凌轢節僕殘殺市人迹實桀驁言誠當宜移文備倭巡海等官令督緣邊官軍務振軍容嚴斥墩以防其姦 復元臣賽典赤廟祀于雲南元時賽典赤守雲南興水利以溉田崇學校以勸士民德之

迨後廟食其地國初平雲南有司不廢其祀迨正統間廢之至是三司等官言其有功德於民宜在祀典事下禮部覆實請脩廟復祀從之 六月癸丑朔日食 以禮部尚書姚夔爲吏部尚書初李秉去商輅欲薦夔彭時欲薦王槃而尹旻又欲得之相持既久乃用崔恭至是乃以夔代恭 秋七月 己酉曉刻木星犯軒轅大星 八月 廣西道御史李瑤言臣巡視甲字等庫看得各處解納錢糧有數少而其來自遠者如四川儀隴縣解成化四年分生漆二斤五倍子十斤其直爲銀四錢而間關道路凡四閱月其

費將十倍請自今凡課程數多者許州縣徑解少則送府或布政司類解瑤又言臣觀內庫所藏弓矢動以億萬計其間弓之漆角解脫矢之翎幹蛀蠹者既多積於無用而有司續解者亦惟取其文移以致吏民並緣為姦弓矢多不犀利有警何所資藉臣請申飭所司必使用心如式造解仍於歲辦額內量減十之一二或取其直為脩整之費或徵其材為成造之資庶上下財用不乏而內外之姦弊可除矣事下工部覆奏以定制不容增損惟命所司如式督造而已按管監收太醫院藥材亦各處解戶通同本院官

憲纂卷三

天

宣

吏潛收價值將舊積藥材掩映匪直內庫而已此類寔多安得如李璿者一一言之也言亦勿用可如何哉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劉定之卒定之江西永新人正統丙辰會元及第授編脩歷陞前職卒年六十一論者謂館閣之士定之可謂博洽但泥古而於事不達云上復御經筵視午朝戶科等科給事中李森等言昔奉英宗勅諭皇親多有強占軍民田地及投獻者悉發邊衛充軍當時貴戚罔敢犯法近給事中丘孜建請不許權貴奏求田地荷蒙聖諭俞允中外懽忻鼓舞今錦衣衛帶俸指揮周或朝

夫人劉氏屢蒙給賜田土今或又求武強武邑

縣地共六百餘頃劉氏又求通州武清縣地三百頃陛下念及親親不忍拒之殊不知豁墾之欲無厭畿內之地有限小民賦稅衣食皆出於此一旦奪之何以爲生且入皇朝來百年于茲民生日衆安得不耕不稼之闢田名曰求討實則強占伏望特勅有司仍將二家之田地與民爲業今後敢有投獻奏求者許科道劾奏各治以重罪則豪強畏法小民被惠宗社之幸也上以所言良是待勘報區處九月命書舍人解積亮復職積亮故翰林學士縉

憲纂卷三

元

歷

之十九年考滿時已六十八歲矣例不復用積亮自言父縉在永樂時擢居內閣頗效忠勤乞仍舊職上特許之南京翰林脩撰羅倫以疾去倫字應魁江西永豐人初授脩撰甫三月值大學士李賢遭喪起復上疏劾之調除泉州市舶提舉既而改南京翰林脩撰逾年解官歸學者多從之游居金牛山山中風氣得疾倫性直慧不恤世情與人言竭盡底衷不察言觀色不好名不營利剛腸疾惡爲縉紳所忌憲廟實錄傳多貶詞此亦必有忌之者云刑部郎中彭韶御史季琮下錦衣衛獄初錦衣指揮周或奏

武旌武邑二縣空閑田地事下戶部主事戴玉會巡按御史黎福按視因據民田籍步之每畝百步之餘皆沒入爲餘田付七十四頃有奇或不滿復言於上改命詔暨琮按部往不復步田但言田皆貧民恒產近在京畿之內不當動擾以失民心況土多瘠薄尤當使民歲耕培養地力豈可從而奪之且自効不能步田之罪詔以田歸諸民因責部等邀名方命昧大體命錦衣衛逮治之 冬十月 十一月 吏部文選郎中陳雲員外劉恒主事乙瑄陳道爲吏計其受賂放吏刑部請逮雲等下獄科道官勅吏部尚書姚夔等私昵屬官刑部尚書陸瑜等朋比故縱并掌通政司事侍郎張文質停留吏所奏本二日使雲等得以爲計 上以雲等既下獄夔等俱置不問刑部以被劾涉嫌乞調別衙門問理改下錦衣衛鞠之既而都察院擬罪例贈杖還職 上命調雲等於南京部屬其告訐吏孫慶等遣爲民 設總府於梧州府總制兩廣地方時都御史韓雍以憂去兩廣賊勢復張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猶一人之身今軍政分而爲二以是賊入寇掠無人任其責者乞勅大臣總督兩廣知馬昂葉盛韓雍故事庶事體歸一巡按御

史議廣亦言宜立總府於梧州簡命大臣兼制兩廣則事統于一而責有所歸兵部亦言兩廣互爲唇廣東藉廣西之兵力廣西藉廣東之糧儲今巡撫官名位頗顯議論之際甲可乙否宜如魯等所請上命兵部會官議舉其人以聞 起復右副都御史韓雍陞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十二月 禮部尚書鄒幹等奏海西等處并朵顏等衛女直達于來貢宜令通事都督武忠等曉諭各夷除馬及貂皮常貢外其海東青兎鴿今後不許來進 上是之 禮部尚書鄒幹等奏天順年間因建州等衛野人女直來朝日衆供給浩繁勅令一年一次來朝其數不許過五十人已經通行遵守今年自正月起至十二月止海西等處女直人等進貢者已踰千人宜勅遼東鎮守總兵等官照例驗放仍勅通事都督武忠等省諭夷人使知此意 暫停比較民間牧馬舊制民間牧馬歲一比較責限有司征解兵部言馬政固不可緩而民隱尤所當恤今年山東河南兩直隸多水旱宜輕之以待來年從之 浙江台州府黃巖縣地分設太平縣

憲章錄卷第三十三

或化六年庚寅
壬八年壬辰

六年春正月庚辰朔 丁亥河南地震 兵科給事

中郭鐘泰今年正月河南布政司奏地震既而掌太

常寺事李希安奏甘露降俱下禮部尚書鄒幹等即

以言事上聞臣備位諫官適觀二事不敢不言

遇災異則懼心起悅休祥則驕心萌懼則脩德驗則

意政故聖人不賞祥瑞春秋獨紀災異商之中宗高

宗於殺生朝雉雉鼎耳二君因巫咸祖已之言恐懼

脩省變災為祥故能享國長乂商道益隆漢文景之

彙纂卷三十三

一

陸貞

時日食地震山崩川湧星變之異未易遽數二君恐

懼俯省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以致民

和氣應海內富安惟遇災而不知懼者然後亂亡隨

之 皇上踐阼于茲六載位列大臣職居典禮者正

當知承感之告君祖已之正事鄒幹等乃以先奏地

懷容悅之私伏願皇上以年豐為瑞以民安為祥以

賢才為寶遇災而懼聞瑞不喜仍罷幹希安二人以

謝天下及禁約天下今後不許獻言祥瑞仍以地震

天旱因災求言博訪政事缺失民間疾苦以次施行

使天下後世知 皇上不愛祥瑞不近諂諛懼災脩

德其為瑞應豈不大哉 上曰朕未嘗以此意於德

政郭鐘安得為此言姑置之 以湖廣地震遣官祭

告境內山川 韓雍奏乞終制并辭免右都御史兼

總督兩廣軍務之任 上曰兩廣用人方急難拘常

例守制不免辭 二月 晉府悼昭王嫡長子奇渚

奏乞存留先王時私自淨身二人在府任使 上曰

王擅留淨身人教授不行諫阻本當逮問姑宥之所

司即以其人送京仍通行各王府及兩京公侯駙馬

伯家凡有淨身人即送京毋隱違者罪之 勅刑部

彙纂卷三十三

二

本

左侍郎曾疊等循行天下考察官吏得失訪求軍民

利病 吏部尚書姚夔等議陝西山西山東湖廣荆

襄兩廣貴州南北直隸俱有巡撫都御史江西亦有

撫民按察使趙啟雲南多係土官衙門不必遣官惟

河南四川浙江福建及直隸大名等府無巡撫官擬

各舉為巡撫者奏入 上命曾疊往浙江原係往河

南巡撫往福建黃琛往四川宋旻往大名令召趙啟

琛等待缺夏時正往江西召湖廣巡撫羅堯堂南京

都察院事以吳琛代之 三月 免河南汝州糧三

萬七千六百石有奇草四萬八千餘束 翰林編脩

陳音言養德之要莫先於講學講學之功莫先於好問今陛下雖開御經筵然勢分尊嚴上有所疑未嘗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願於退朝之暇擇儒臣有學行者引至便殿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如天開日皎則以之正心正家正百官正萬民而億萬載太平之業基於此矣異端者正道之反害治之大者也當今號佛子法王真人者無片善寸長可采名位尊隆賞與濫溢伏願降其位號杜其恩賞繼今凡有請脩建寺觀者悉置於法未爲定制則妖妄絕正道明而民興行矣上曰此事累有人言俱已處置 京師雨澤

宣統三年

三

本

書陝西寧夏大風揚沙黃霧四塞 癸未昏刻月犯金星 改趙府左長史雷霖爲金華同知 免直隸蘇松常鎮四府蘇州太倉鎮江三衛去年秋糧二十四萬八千餘石屯糧七千一百餘石 致仕右都御史羅通卒通江西吉水人未樂中舉進士歷官兵部郎中以貪淫謫廣東東莞縣河泊所官已已之變通上戰禦之策于謙薦爲兵部員外守居庸關尋至副都御史大學士陳循復薦之景泰中轉右都御史通好談兵遇人輒喋喋不已其言詭怪不經說者謂其挾詐以取功名如通比者世常擬其邊才云 免

宣統三年

四

頁

直隸池州寧國二府去年秋糧二萬八千七百餘石宣州衛屯糧二百六十餘石 夏四月 庚戌立夏雷未發聲陰霾四塞 大雨水 以水災免直隸涿水深陽句容六合江浦當塗蕪湖七縣稅糧共三萬六千四百餘石 致仕南京工部尚書王來卒來浙江慈谿人由乙榜舉人授江西新建教諭擢御史巡按蘇松常鎮貪暴者望風引去歷陞右都御史征勦湖廣苗賊縛渠魁章同烈等以獻轉南京工部尚書天順初致仕至是卒年七十六計聞賜祭葬來臨事明廷奉命宣力四方所至以幹辦稱 五月 工部左侍郎霍瑄卒瑄陝西鳳翔人由舉人授大同府通判薦陞知府正統己巳 英廟北狩車駕至城下守城者戒嚴不敢啓瑄從水竇下匍匐出謁叩馬鳴咽進膳羞靴袍等物出府庫金帛犒虜尋遷山西參政仍掌府事英廟復辟徵拜工部侍郎賜二品服成化初內言其屬何經經計其擅費工料瑄不自安以老乞休至是卒瑄質樸少文勤於幹理在大同最久熟知邊務雖官至工侍然亦不究其用云 巡視河南戶部左侍郎原傑奏黃河自古爲河南患蓋以水勢漸漫遷徙不常彼階則此淤軍民隨處開墾退灘之

地以給口食以供租稅蓋以此而補彼也奈何姦徒陰結王府官校繫指爲園場屯地投獻徵賞王府輒便標封界至占收子粒民不聊生請自今有犯者不問軍民舍餘俱終身謫戍其王府官亦不許陰結受獻改典詞訟違者一治以法則姦猾有警而民無橫擾矣又彰德懷慶河南南陽汝寧五府山多水漫衛輝一府沙灘過半軍民稅糧之外僅可養生開封一府地雖平曠然河決無時洪武間蒙恩例除常稅外荒地許民耕種永不起科景泰時乃創起科例致令姦民互相告訐徵歛日重民迫於勢傾家陪納請如

憲集卷三

五

舊例凡軍民有告訐不起科者不聽則可免陪償之患矣戶部覆奏從之 陝西巡撫馬文升奏陝西三邊榆林最爲要害甘肅可以堅壁清野而坐困虜寇寧夏可以恃山阻河而守禦兼惟榆林河套山澤之利足以資虜又兼入境抄掠常獲厚利是以侵犯我邊曾無虛歲及我出兵虜輒遁去徒費糧芻爲今之計誠莫有過於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請勅該部每歲秋初遣主事一員督軍計辦糧草事竣還京務使常有十數年之積則軍民免轉輸之勞地方無驚疑之患事下戶部議以爲陝西歲征稅糧及部運糧布

三百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二石彼處歲支糧料并銀布折支俸糧及冬衣布花折收止用二百一十六萬六百八十三石尚餘一百三萬一千六百四十九石此外又有開中鹽糧之類以三年計之可足年半之用以十年計之可足四年有餘其所不足者有司不能依期完納耳乞移文巡撫并布按二司總督糧儲官預計各邊所用之數酌其地里遠近量爲派撥秋收徵完則足以供用不須借撥他省別行措置從之 按嘗備兵延綏其歲徵稅糧年例銀兩俱發延安府收貯計應用有餘時有知府張邦彥者給散防

憲集卷三

六

秋軍人尅減侵欺數多每稱不足又別行措置嘗揭其端以達之巡撫總制皆支辭批答不肯查理上下相蒙而邦彥亦遂貪緣通顯邊敝日滋必事差科道官以查理廢乎其可也 國子監丞李伸言臣前衍聖公孔弘緒自幼失學長狎羣小以致干冒刑憲聖明念先聖裔特加寬宥章職爲民命其弟弘泰襲封然教之不豫將復蹈前轍伏望留之京師俾隨侍班行復觀禮制退則從游太學親近師儒俟其學成遣歸奉祀禮部覆奏着弘泰在監讀書一年然後許歸朔旦隨江朝參從之 大學士彭時等言近來旱飭去

處除南方路遠未知虛實北方山東六府直隸大名
廣平順德三府及河南地方夏麥無收秋田未種雖
經累報災傷有司未免照例覆勘展轉遲延人心不
安流移道路勢所必至請勅三處巡撫官設法賑恤
凡災傷州縣今年夏稅并戶口食鹽鈔貫照數蠲免
其見今追陪各項馬匹亦暫停止太僕寺丞暫令回
京待後豐年再令買補如此庶民困或可少甦流移
或可少息奏入從之 上欲於西山建佛閣六科給
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待哺荆襄流
民強梗陝西房冠寇掠致勞宸慮分遣大臣巡視動

卷之三

七

宣

調官軍今乃起無名之工爲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
傷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孰若以之賑濟饑民賞
勞軍士其爲福利豈不大哉 上曰歲荒民饑西山
佛閣其亟已之 六月戊申朔日食 秋七月 已
卯皇子生母妃紀氏初有娠萬貴妃知而忌之 上
令別居至是誕育西內廢后吳氏保抱唯謹 命都
御史張忠吏部侍郎葉盛賑濟饑民右府都督僉事
李榮撫治屯營 戊戌曉刻月犯昴宿 戶部奏給
事中韓文等勘實通州張家灣等處被水軍民二千
六百六十戶漂損房舍六千四百九十處 上命所

司賑恤之 八月 免陝西臨洮府屬縣并鞏昌等
五衛去年稅糧八萬一千石有奇 兩京御史員缺
吏部請照舊例選人進士中文學優長年貌相宜
者理刑試職 上曰御史職司風紀糾察百僚自非
學行老成之士鮮有不變亂黑白者今可遵憲綱選
用務任得人凡以科目進身歷任三年者不限內外
皆用之 以旱災免山東濟南東昌兗青萊登六府
農桑絲絹 已巳廣東高雷二府地震有聲夜月犯
天鉞星 巡視浙江刑部侍郎曾鼐奏罷布政張清
沂四川巴縣人宣德庚戌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官布

卷之三

八

宣

政清奉職廉謹非客至罕御酒肉人號爲青菜張以
其執法太嚴又謂之板張浙俗侈靡清一敦之以節
儉同僚多不堪竟致以老疾去人多惜之 九月丙
子朔曉刻金星犯軒轅左角星 甲午夜金星犯左
執法 已亥曉刻金星犯木星 大學士彭時等奏
京城米價日貴一日在京蓄積之家因而閉糴以要
厚利乞命戶部將官俸軍糧預放三月如又不足將
東西太倉米平價發糴收貯價銀待豐年支與官軍
折俸其德州倉糧亦宜量數發糴以濟河間之急此
令一下庶幾人不閉糴米價可平且荒年盜起不時

出盜乞命錦衛早加緝捕庶免貽患 上嘉納之

庚子曉刻金星犯左執法 吏部言適者兩奉詔

旨以人才難得悉考察黜退官中尚有一二可用者

命臣等集議臣等詳審得廣西平樂知府袁秉山東

泰安知州畢宗賢河南脩武知縣劉昭山東濟寧州

州官張寧歷城主簿郝志道俱微黜之故舍短取長

尚有可用其餘一時難知不敢泛舉至於伸訴奏告

之人難以准理宜照舊發遣從之 冬十月 丙午

夜東方流星赤色光明燭地自昴宿東北行至井宿

經督兩廣韓雍等奏斷藤峽殘賊二百餘徒夜入

電彙錄卷三

九

本

神電衛城燒燬電白縣治 刑部奏罪人張元吉法

當凌遲處死刑部三覆奏詔免死杖一百發肅州衛

允軍家屬隨住都給事中毛弘等上言張元吉襲祖

左道謬號天師罪重惡極今殺人而獲生何以馭天

下伏望戮之於市以昭國法 上以事既施行姑已

之 戶部會官議巡撫漕運等官所陳事宜一蘇州

松江常州及嘉興湖州五府輪運內府白熟粳糯米

并各府部造粳米每歲十六萬石俱官給以船今經

沿途輒販鈔關必欲如民船帶輒納鈔兼遇水涸守

關又為運軍凌逼及抵楊村等處則攬頭包攬巧肆

刻削是以留滯日久困於負貸請罷帶輒納鈔之例

及禁包攬之害仍移文漕運官令軍民船皆魚貫而

行其有漂流糧米以該納京倉者改納通州省腳價

以補其數議上從之 以水災免保定等衛子粒二

萬三百石有奇 以旱災免河南民田夏稅三十七

萬七千七百石有奇軍屯子粒八萬六百石有奇

放國子監生歸原籍以聽取用時吏科給事中程萬

里言饑民流集京師米價騰踊吏部聽選官及監生

不下萬餘率多缺食故准回籍 十一月 命右副

都御史項忠總督河南湖廣荆襄軍務 十二月

電彙錄卷三

十

阿仁

調江西按察僉事張悅于浙江提調學校 戶科都

給事中丘弘等言近來京城內外風俗尚侈服飾僭

用無度酒席皆用簇盤民之窮困由此在京射利之

徒居宗順等數家販賣寶石至以進獻為名或邀取

官職或倍獲價利靈國病民莫甚於此乞嚴加禁革

及將宗順等倍價賣過寶石銀兩追徵入官給發賑

濟用部尚書陸瑜上議以為弘等所言深切時弊遠

宗順等數人治罪追價利以充賑濟詔宗順等姑置

不問備榜申明禁約 管理柴炭工部侍郎王詔言

惜薪等司諸項柴炭年增一年今順天真正保定俱

被災傷殺死不勝焉能應役乞勅工部行內外諸司
自今合用柴炭預爲減省以節民力從之

七年春正月甲戌朔 兵部尚書白圭等奏陝西近
年以來毛里孩滿四及阿羅出等相繼寇亂民遭荼
毒 皇上命將出師爲民除害班師未幾虜寇如故
良由 官縱弛偷安不朝廷重打官嚴加
督 上即馳勅切責之 以浙江左布政余子俊
刑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白圭等言先因
荆襄等處流賊猖獗特勅項忠總督征勦今賊王彪
就擒餘黨多困於饑寒出於逼脅宜令項忠相度賊

卷之三

七

本

勢曾彼處巡撫總兵等官計議撫捕長策不必動調
未順保靖等處土兵騷擾地方 上是之 定長運
法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
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運官分派官軍轉運於通州
天津二倉往返經年民多受累宣德間周忱巡撫江
南議將民運糧儲俱於瓜洲淮安補給腳價免於運
軍自是轉運變爲兌運至是巡撫滕昭議罷瓜淮兌
運令官軍經赴江南州縣水次倉交兌民加過江船
費稅地遠近有差自是兌運變爲長運誠一代良法
開設浙江金華之湯溪縣割金華蘭谿龍游遂昌

四縣地隸之 二月 復設九江蘇州杭州三府鈔

關以戶部奏京庫歲用鈔不足故也 以水災免福

建福安連江龍巖三縣稅糧一萬五百餘石 丁卯

曉刻月犯羅堰星 平虜將軍總兵官撫寧侯朱永

等以河套虜寇未退議戰守二策其畧曰今虜賊數

萬在還我軍堪戰者止可一萬而又分散防守何以

禦敵爲今之計宜於京營大同宣府寧夏陝西等處

量調軍馬數萬期三月內俱至榆林地方聽臣等調

度相機審勢擣其巢穴此戰之策也若軍馬餽餉一

時未辦宜慎固封守嚴督沿邊居民無事則分哨耕

牧有警則舉號避藏仍令隄備官軍各守城堡伺候

會兵截殺此守之策也事下兵部白圭等以馬方瘦

損供餉不敷勢難進勦請命諸將慎爲守禦以圖萬

全 上從之 三月 開設福建汀州之歸化縣割

沙縣清流寧化將樂四縣地隸之 增置工部屬官

三員往直隸太平之蕪湖湖廣荊州之沙市浙江杭

州城南三處專理抽分 上復御午朝 遣都給事

中丘弘爲正使行人韓文爲副使往琉球國封其世

子尚圓爲中山王 總督兩廣韓雍等奏近立總府

於梧州守禦士卒止三百餘人乞移奉議衛官軍駐

於梧州守禦士卒止三百餘人乞移奉議衛官軍駐

梧州以守城池又梧州舊城三面距江內包高山
足以容士馬城東南有教場遺址欲別立城與梧州
城聯絡相通詔可 禮部侍郎邢讓國子祭酒陳鑑
司業張業並除名國子監舊有令無椒油錢鈔輸納
者多後期師生不得時給出監則委而去之致有餘
積監中相循以為公用讓前為祭酒凡造作等類一
切有意為之立案稽考迨遷禮部鑑代其任亦循
其舊給事中成實立弘皆嘗言及至是掌助教事檢
討葉時等訐典簿王允發其事下刑部請逮讓等置
對詔不許讓等各上奏申辯利道據時所奏交章劾

憲臺錄卷三

三

何仁

之詔併逮讓等下刑部遣官覈實凡鈔三十三萬六
千五十八貫錢一百四十九萬九千餘文俱無歸著
刑部遂以監守自盜坐讓論斬贖為民典簿王允亦
以倉糧受賂充軍 湖廣總督項忠奏近詔臣撫諭
流賊不必一兵以擾民臣等議賊在萬山中據險
為亂後有流民從之患將不測而分哨官軍不親履
行陣已行保靖土兵分河南諸路兵刻期俱會南陽
且以詔旨諭其生路流民攜扶老幼出山晝夜不絕
計四十餘萬今若中止土兵恐流民聞之仍懷二心
且王龍雖授首而元克李胡子等烏伏鼠竄設復再

憲臺錄卷三

古

本

舉重謂為難事下兵部白圭言征勦流賊必須宥其
脅從毋使玉石俱焚今賊首已得又招撫四十餘萬
則李胡子雖未即誅計亦無能為矣宜行項忠等如
上兵已到嚴約不得擾民其流民在山眷戀生業不
至為非從宜區處詔曰可仍勅忠等用心設法撫捕
以靖地方時楊璿巡撫荆襄恐流民為變累及於已
因為危言以動朝廷自巡按御史薛承學及潘臬守
巡官皆附璿議遂遷發流民各還故土 陞南京翰
林學士王俱為南京國子祭酒 以山東布政雷復
為禮部侍郎翰林脩撰耿裕為國子司業時侍郎祭
酒司業缺員命吏部舉學行老成者各二人於是尚
書姚夔舉復與廣東布政張瑄可任禮部侍郎養病
侍郎李紹與南京祭酒王俱可任祭酒裕與脩撰鄭
環可任司業且言國子養賢之地風化所關祖宗立
法至嚴擇官尤慎如宋訥以碩德重望為祭酒劉松
以致仕吏部尚書署司業自是以後如胡儼陳敬宗
李時勉俱師範可導近年人不以此官為重而居是
官者亦不知所以自重以致監規廢弛放肆無忌乞
命禮部申飭監規崇重祭酒司業俾作新風化庶於
賢才治道有賴詔更舉各二人以盡一時之選既用

復格而驛召紹于江西召命未至而紹已卒云

四月 乙卯雨上霾夜木星入太微垣留守端門

養病進士盧璣建言自古帝王皆設左右起居注之

官所以紀人君言動朝廷政事百官賢否我朝法古

圖治豈容獨缺此官宜命執政大臣斟酌以立之選

選以充之置諸左右勅其直書無諱則非徒備我清

朝之史事實可維持上下之良心殆見百官庶職皆

誠以忠而見書以賢而見錄稔惡之人亦將有所畏

而不收肆矣 上命所司以之 戶部奏近日饑民

行乞於道多疲不能支 以死已令順天府二縣

審察禁

五

信

委官收恤其軍餘匠役各送所司給親收養所親不

能贍給宜收入養濟院賑恤其遠方流移如例給糧

發遣復業死無歸者塋之無令暴露以干和氣詔悉

如議行之 五月 兵部奏陝西巡撫馬文升所陳

收茶勅馬事深切邊務宜令陝西布政司將庫貯茶

課及綿花等物易銀遣官領送河南湖廣市茶運赴

西寧等茶馬司收貯移文巡茶官同守備分巡官市

易番馬俵給甘涼固原靖虜慶陽等衛缺馬官軍

操仍行甘肅寧夏延綏總兵巡撫等官覈實缺馬官

軍數目亦如前例行之詔可 詔京城外置漏澤園

中書舍人呂憲乞就順天府鄉試從之 都察院

等衙門會議江西按察使牟俸奏江西人民健訟往

往虛捏情詞告訐乞將洪武年間榜文及前後議奏

事例出榜於通政司門外張掛以革刁風時御史任

爾亦奏近例以四川路遠軍民赴愬于京者免其通

解給引照回聽理以此告訐者多乞不分遠近一體

通遣都御史李賓等議合如所言 上從之 六月

巡按直隸御史梁昉言涿州良鄉等縣密邇京師

其民迫於科差困於饑寒往往隱下稅糧虛賣田地

產業已盡征科猶存是以田野多流亡之民田甲有

審察禁

六

信

代償之擾宜令有司查實歸戶以清賦稅 秋七月

延綏巡撫余子俊奏慶延邊疆山崖高峻乞役山

西陝西丁夫五萬量給口糧依山剝鑿令壁立如城

山拗川口連築高垣相度地形建立墩墩添兵防守

庶幾一勞永逸事下兵部言往因巡撫王銳建議欲

於川空處脩築高垣嘗令會議舉行今余子俊欲復

鑿山設險為策固良但緣邊之民頻年困虜遭荒喪

亂逃亡凋敝已甚今須極力撫安難加勞役况延綏

境土夷曠浮沙築垣恐非久計鑿山之事宜伺寇警

稍寧督令邊城軍卒以漸圖之 上曰設險守邊

工動衆當審度民力姑緩之 八月 御史梁昉奏
致仕尚書魏驥年九十有八德望素著詔遣勅存問
仍勅有司月給米三石贍其終身以表朝廷優老之
意 刑科給事中白昂等言大理寺以審錄罪囚參
詳罪名蓋欲刑歸有罪 事良法美意具載諸
司職掌至爲詳密比者大理寺審錄有詞稱寬人犯
駁回再問者多行令調問者少及巡按巡撫官并在
外衙門詳議所屬申詳囚犯內有情弊者亦皆駁回
再問致被偏執已見不冉辨明多用非法重刑鎖鍊
成獄囚人慮其駁回必加酷刑雖有冤枉不敢再言

憲事卷三

主

信

今後乞命在外法司使遵請司職掌事備行之奏審
所屬申詳囚犯中間如有問招不明擬罪不當及有
詞稱寬者俱聽改調別衙門官員問理不許仍行原
問官鍛鍊成獄如此則刑罰適中人無冤枉而酷暴
者知所警矣奉下三法司議如所言從之 九月
巡視四川南京戶部右侍郎黃璠言故翰林學士承
旨宋濂我太祖高皇帝龍飛初召置左右裨益良
多一應制度文章多出濂手開國文臣濂誠第一既
老被累謫死於蜀非其罪也蜀獻王已爲莊之華陽
縣東臣惟聖朝九章臣之有才行動業沒皆賜以贈

憲事卷三

大

信

謹在前代者亦爲之建葺祠墓復其子孫此最盛禮
事臣敢爲請上下其章于禮部 陞御史陳選爲
河南按察司副使提調學校 閏九月 吏部尚書
崔恭起復至京改南京吏部尚書 閏設直隸常州
府靖江縣從巡撫都御史滕昭奏請 命工部右侍
郎李顯往浙江巡海神脩江岸是年九月風潮衝決
錢塘江岸洪水沸盈自近江以至山陰會稽蕭山上
虞乍浦瀝海錢清諸處民居田產皆爲淹沒守臣以
聞事下工部尚書王復等覆奏未樂年間浙江堤岸
爲潮水衝塌當遣官齋香祝祭江神及命大臣治水
築堤以除民害乞如未樂事例 上以人願 辛亥
曉刻土星犯天高星 冬十月 殺江西吉安知府
許聰聰以吉安民好訟劫盜方熾且暴動行事特嚴
刑立威以禁制其下死於獄者五十餘人又其爲人
私傲藩臬官多疾之會副使夏寅提學至吉安聰屢
抗拒寅不堪回語按察使牟侔奏發其平日凶
惡久侵欺官錢諸事未及勘報適南京大理卿夏時
正巡視江西考察官員入寅等言考聰貪酷黜爲民
聽不服守禦千戶蔣慶具以其貪酷事呈稟時正遂
委牟侔等執聰下獄具疏以聞巡按御史俞蓋以

寅有隙事當究問亦具奏 上遣刑部員外郎李廷美會盡勘問還奏所勘人多病死於獄即有傷於杖者亦非挾私所致惟侵欺罪實特擬聽監守自盜律贖罪爲民刑部以爲宜盡受賊枉法例充軍聽以被俘等構陷亦具各人姦貪不法將人命誣害等情訴窮不已 上以聽人命數多疑廷美等有所私時蓋已代還俱被逮復遣錦衣衛千戶金璋械聽至京仍命都察院會官廷鞠之乃比故勘律擬斬命即如所擬處決刑科都給事中白昂等以未經審錄爲請不從且命毋覆奏遂以是日夜四鼓押赴市曹斬之

萬曆錄卷三

九

文

廷美坐勘聽事不實降湖廣衡州府通判蓋降澧州判官寅等事俱免勘聽之死說者謂其兇暴致禍固宜但係比律不許覆奏又乘夜行刑則以司禮太監黃高納其所厚吉安人洪僧官賄譖以聽嘗箠辱其徒至以瓦擦其首流血積恨所致人不能無議云俸得召爲太僕卿亦高之力也 調南京刑部左侍郎王恕爲刑部左侍郎奉勅總理河道 戶部尚書楊時工部侍郎喬穀上濬通惠河舊道事宜 上諭以前元曾引西北諸水行船通行踏勘明白來聞於是禹穀等親詣昌平縣元人引水去處及宛平大興通

州地方各河道故迹逐一踏勘及據元史并各閘見樹碑文所載事跡稽考回奏命下所司相度行之 十一月 柯潛以少詹事居憂辭免召命乞終制許之 以水災免直隸鳳陽府泗州天長盱眙宿州徐州蕭沛碭山豐諸縣夏稅麥九萬二千餘石絲五萬九千二百餘兩 立皇子祐極爲皇太子萬貴妃所生也 慧見軒輊 荆襄南陽等處流賊平先是總督軍務項忠等已生擒首惡李胡子等而餘孽未除忠等復率漢達官軍移營竹山諸處分路撫捕時流民有自洪武以來住成家業多聽撫當差生子及孫

萬曆錄卷三

十

文

未嘗爲惡者兵刃之加無分玉石悉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其解去湖貴充軍者多死棄尸江汭說者謂忠此役寔多濫殺時有作平荆襄碑以紀大臣之功者或曰此亦墮淚碑也昔羊祜以善政及民而民爲之泣今忠虐政及民而民亦爲之泣其墮淚雖同而情則異矣 十二月 項忠獻荆襄俘李胡子等一百二十九人刑部尚書陸瑜等會奏坐罪有差 丁丑夜彗星北行其光益著橫掃太微垣郎位星 併廣東石康縣于合浦縣 已卯夜彗星光芒長大東西竟天自十一日北行二十八度餘犯天槍尾掃北

十三公太陽 大學士彭時等言比者彗星見于天田西掃太微北近紫宮其譴告警懼之至即漢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之意也 皇上憂切于心戒諭羣臣同加脩省臣等備員近輔無以少裨實深愧懼謹采脩德大端安民大要條陳如左 一曰正心術二曰謹命令三曰親接見四曰慎賞罰五曰納諫諍六曰勵官守七曰恤軍民凡此七事伏望皇上鑒除舊布新之象斷自宸衷力行新政以正心為脩德之本以力行為脩德之助德脩於上則羣臣咸知效職而善政皆次第舉行矣轉奏為祥莫切於此奏入 上曰

憲集卷三

五

文

具覽所言事皆切實卿等宜勉力佐理以副朕懷 上以星變避正殿徹樂 禁革官司科罰左都御史李賓等奏在外官司聽斷軍民詞訟動輒罰人財物始則暫寄官庫以欺人終則通同庫役以入已至有假立文簿虛作支銷者昔唐臣陸贄言建官立國所以養人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今令而重罰既非所以養人罰物以為私又非所以資國使不通行禁革則貪風愈盛末流之弊不可勝言矣今後官司於軍民詞訟悉依律問擬或復科罰宜治其罪使無為下民之害從之 丙戌立春 昏刻彗星犯天河星

諭德謝一夔上言彗星之變災異至大謹上五事 一曰正官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曰謹妄費以足財用忠懇剴切多人所難言者 上怒斥之 八年春正月戊戌朔 以星變免慶成宴 夜月犯軒轅左角星 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卒驥字仲房浙江蕭山人由乙榜授松江府學訓導諸生多所成就與脩末樂大典陞太常博士宣德初陞考功員外郎歷太常少卿吏部左侍郎正統間進尚書屢請老不許景泰改元得請致仕年已七十七矣家居二

憲集卷三

五

言

十年不別治生惟以文學自娛至是 上遣行人持勅存問未至已先卒時年九十八遺書戒其子勿以葬事擾鄉里賜諡文靖論者謂自古大臣之最壽者惟宋文彥博而驥年比之尤高蓋古今罕有云 癸酉曉刻月犯金星 皇太子祐極卒 禮部奏天下諸司進賀表箋尚有未至者請移文停罷從之 二月 甲申曉刻金星犯辰壘壁陣東五星 勅吏部右侍郎葉盛詣陝西延綏寧夏會議邊務兵部上言虜性桀黠宜勅王越等俟盛至日即調甘涼莊浪蘭縣官軍防守要害必湏明年二月大舉搜套

庶收一勞永逸之功請先用軍夫五萬掘堡運糧計
可足半年之費然後選集精兵十萬簡命文武重臣
充總督總兵每兵一萬坐營統領者各一人所須駉
馬鹿角樵軍器之類俱宜預備期以十二月啓行

上曰其令盛與越等計議以聞 三月 總督軍務
都御史王越上言延緩罷遣戍卒近以兵部遣官來
議之望仍令留駐朔州孤山諸處但今虜退日久邊
境稍寧且士卒衣裝盡壞馬死過半請如前罷遣休
息臣與所遣官俱暫還京 上曰邊境既稍寧其即
移文諭趣令與葉盛還京 上親策會試中式舉人

憲書卷三十五

三

信

吳寬等二百五十人仍賜吳寬進士第一先是寬屢
試于鄉不利貢入國學絕意仕進不復應舉提學御
史陳選禮聘敦請鄉試遂舉第三至是會試殿試皆
魁天下不負科名是科又得陳壽孫需楊一清後皆
有聞 葉盛及王越余子俊等會奏陝西三邊曰延
慶曰寧夏曰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往年虜寇
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不常
爲患不久景泰初始寇延慶猶不敢深入天順間阿
羅進入河套不時出沒尚不敢迫近民居至成化
中孩率衆入寇威劫中國人爲嚮導久留河套

故今日賊首字羅合亂加思蘭相繼爲患臣等惟延
緩地方自正統初創築榆林城堡外築瞭望墩亭內
植軍民種田界石後以守土軍官私役官軍招引逃
民於界石外墾田因而召寇七年六月內用總兵巡
撫官議乃依界石山勢隨其曲折剗削如城川口左
右俱築大墩調軍防守以爲一勞永逸之計乞勅所
司中戒總兵巡撫等嚴加禁約不許軍民於界石外
種田召寇仍乞量起山西民一萬陝西民二萬聽延
緩會官移文兩布政司各選委堂上官每年三月八
月各一興工脩築邊牆此誠不戰而屈人兵之計也

憲書卷三十五

三

信

詔脩築邊牆其令本地官軍以漸整理不須借役于
民 按白圭搜套之策王越沮尼不行而余子俊脩
築邊牆之說先後相踵費財何止百萬而浮沙易傾
邊牆實未嘗有唯剗削設險之法庶幾可行耳邊臣
屢以築牆爲請朝廷屢發帑金輦載相繼至今並無
一人敢言邊牆虛費者此誠不知其何謂也夫秦築
長城今且平漫矣而謂浮沙可以築牆也哉自非躬
歷其地者固難與言也 夏四月 京畿自二月至
于是月不雨大風竟日運河水涸 命詹事兼侍講
學士李泰復任泰以伯父司禮太監永昌爲父不爲

所生毋終喪士論醜之 兵科給事中梁璟等言頃者荆襄盜起 皇上命項忠往總軍務諭令附及非辜後賊首王彪就擒盜亦漸息宜令附及者聽其生業未附籍者斟酌驅遣忠何聽檢討張寬御史劉潔總兵李震等貪利要功所過州縣見在附籍者不論久近一併逐之又縱兵騷擾紀律以致冤聲震腦塗地比之夷狄侵擾慘酷過之邇者禁出早傷未必非忠等所致且寬以奸邪小人簡侍親藩惟便身圖潔貪婪素著一善無聞忠為所誘伏願陛下察之衆論斷自聖心正忠等濫殺之罪以釋神人之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怒以紓萬姓之冤上曰荆襄流民為患中外皆以為慮今忠等奉命祛除 右等所言未免出於偏見不聽 兵部尚書白圭等項忠所上荆襄功次文冊與總兵李震所報名前後不同又都御史楊璿先奏潼關南陽等處官兵人等前後擒斬賊首王彪楊俊王洪等首級凡九十餘人今冊內所開擒斬王洪等賊級不開何人功次以致百戶孫廣等有言又生擒數內張全等三十三人原作謀逆比法司審鞫情可矜又所報被創軍士十有五人而陣亡者十有八人使賊果聚以抗官兵則損傷之數豈止於此又豈

有陣亡者反多於被傷之理耶以此推之甚有可疑者請移文巡按河南陝西湖廣御史審覈前後擒斬之數可作論功陞賞與否庶恩典不濫詔不煩再勘第如忠震奏冊定擬陞賞論者謂兵部議是而朝廷不從蓋有主之者云 五月 巡撫延綏余子俊奏虜賊擁衆河套日急一日已嚴兵相機戰守謹以各邊報上聞 上曰邊事甚急其令趙輔王越刻日啓行 陝西都指揮董縉失機巡撫馬文升械之至京 上曰縉既臨陣先遁本當處死姑從寬典降三級今當先殺賊今後失機將領監候奏治不必解京著為令 六月 增設慶陽延安二府通判各一員專理邊儲 項忠上疏辯誣且乞致仕不允忠奏雖辯說者謂流民一百五十餘萬遣回何所請戍并家屬幾六萬人能生存者幾何槩以古人征伐要在平定安輯之言難乎免於公論矣 擢掌京衛武學事國子監丞閻嵩錫為御史提調北直隸學校 秋七月 丙午陝西隴州大風雨雹中有如牛者五長七八尺厚三四寸六日方銷是月州之北山吼三日裂成溝長半里 脩隆善寺畢工命陞工匠張定住等三十人為文思院副使為碑官為尚寶司少卿工科

都給事中王詔等言陛下紹承鴻業于茲九載頻年
天變於上而星妖示見地變于下而江海泛濫或炎
夏霜降或平地阜出或猛虎食人或雨雹傷稼夷狄
侵邊師久暴露加以水旱相仍瘟疫流行軍民疾苦
日甚一日於此汰冗官去冗食以節國用以救凶荒
猶且緩不及事乃因寺成碑完而濫陞官爵如此彼
西征北伐捐軀殞命之人將何以酬之方脩寺之初
臣等失於論諫固已獲罪於陛下不容於清議矣於
此而又不可言如祖宗設官之意何伏望斷自宸衷追
寢前命則名器不濫國體斯正矣不允 八月 鴻

憲章錄卷三

壬

信

臘寺序班魏完奏先臣驥以正月卒于家臨終語臣
母曰我即死朝廷賜葬必須辭免又以手書遺臣死
後慎勿以葬事累鄉里今者 皇上念先朝老臣特
加優卹而臣於先臣遺命不忍棄違故敢昧死以請
章下禮部言辭墓固魏驥之誠心賜葬乃朝廷之盛
典惟上裁處 上曰朝廷恤典為盡忠者之勸今驥
臨終遺言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覽之良用惻然重
違其志特從之 九月 吏部尚書姚夔言南京及
浙江等處守臣各奏今年七月狂風大雷雨江海湧
溢壞數千里城郭廬舍人畜田禾多致漂溺況前歲

妖星變水旱蠱荒山東河南湖廣尤甚加之胡虜
猖獗累骨千里兵疲於奔命民困於供億萬一數人
乘機亂禍將不測請命廷臣共脩所以安民弭患
急務事下禮部尚書鄒幹會府部大臣議南京承平
日久宜勅守備參贊大臣整飭兵備臨清地控京師
鳳陽接壤淮汝浙江福建連山濱海各宜簡大臣巡
撫其地三司郡縣官有不勤政務者悉行究治其濱
海兵民多以魚鹽為生如有挑販負賣食者戒所司
勿生災甚之地今年糧芻鹽課頗料草束俱令勿徵
邊關士卒率為土將私役宜悉究其弊議上詔皆允

憲章錄卷三

人

信

行 冬十月 順天府尹 裕言本府所屬宛大二
縣多玩法之徒往往詐稱奉各衙門差遣挾勢譴託
又有詐稱內府催辦公務往各處司府州縣需索財
物乞轉都察院懸榜禁約有若是者無問真偽械送
法司明正其罪庶使人知警懼奏下都察院如議行
之 十一月 癸丑曉刻木星犯鈞鈴 十二月
以旱災免直隸順德真定等府所屬井河間衛秋糧
九萬七千餘石穀草二百餘萬束綿花五十三萬餘
斤

憲章錄卷第三十三

憲章錄卷第三十四

成化九年癸巳
至十二年丙申

九年春正月壬辰朔 免湖廣武昌等府糧三十二萬餘石 二月 吏部尚書姚夔卒夔浙江桐廬人正統間以春舉鄉會試皆第一賜進士擢吏科給事中景泰八順間歷南京刑部侍郎進禮部侍郎吏部尚書至是卒年六十夔豪俊慷慨不拘小節論者謂其類唐杜黃裳而未免通醜謝當時蓋已疵之夔隱居於清議而今其子孫產業未免淪落何苦爲此云 以尹旻爲吏部尚書 以御史戴珊提督南畿

憲章錄卷三十四

一

學校凡考校必以文藝占器識品藻精明諸生帖服其最稱許者吳中王鏊也 上命儒臣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命刻梓以傳編脩謝鐸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於書不能推之於治因勸上親覽講學見諸行事不可爲二君之徒好上嘉納之 陝西總兵白玉巡撫馬文升以虜寇入境隄備不嚴兵部奏請究治 上宥之 三月 戶科給事鄧山奏北直隸山東民饑相食其地密邇京畿萬一患生不測爲費反多 上命各巡撫官即行賑濟不許遲慢 夏四月辛酉朔日食 總理河道周

部侍郎主恕奏去年自京師直抵揚州南北三千餘里水旱災傷今歲雨雪少降狂風彌月土乾麥稿民不聊生廼三月初四日山東地方忽暗黑如夜乞詔廷臣講究禱災恤患之策并祭告各處山川之神

上曰山東既災重民艱須行實惠今年稅糧盡與蠲免仍遣禮部左侍郎劉吉往祭告東嶽泰山東鎮沂山及東海之神以祈雨澤 司禮太監沈繪下獄繪恃寵於急後見疎斥常懷怨望奉御賈祥因教其私遣兵器家僮演習以備不虞有長祥者遂發其平日盜內帑金銀器物諸不法事及其弟千戶廣不時披

憲章錄卷三十四

二

甲出入皇城莫測其意下法司推問獲實命繪祥斬廣絞其黨二十一人送司禮監奏請處治 新會縣民劉銘梁狗同往海康賣穀將還海康民吳祁與其弟金童初家避寇附舟至新會止於銘家祁遠出傭工銘狗見金童妻色美屢欲犯之不從二人乃謀與金童捕魚夜得金童斫其腦投江中時江濱民闌道安聞金童呼救救不果銘歸欲犯莊氏而拒益力居數日金童屍浮銘門適莊氏出汲識其爲夫尸哭視之斫痕宛然得銘謀死狀顧力不能報仇乃先投幼女於水即自投水附夫尸死焉三尸隨潮上下旋

純節門其鄰李逢春買棺收葬銘夜潛發其尸棄之
大海吳祁自外歸得弟尸於海濱乃訴于官儒生李
啓泰蕃及關道安等爭述莊氏節義并士人吊哭詞
章上之銘狗吐伏刑部員外馮俊特爲具奏 上令
行司即誅銘首梟首示衆旌表莊氏刑部尚書陸瑜
奏李逢春等收葬三尸誠爲義舉今遭發掘宜命有
司即其處寔之立石大書其夫婦姓名以誌庶可垂
示永久詔可 五月 以兵部尚書商輅爲戶部尚
書禮部左侍郎萬安爲本部尚書 起致仕禮部右
侍郎倪謙翰林侍讀學士錢溥于南京胥事六科給
事中唐仁等十三道御史羅明等劾奏溥謙擢自先
朝累承異寵不顧清議污壞名節過蒙釋其罪愆遣
歸田里待之已厚而乃營求起用乞俾溥等仍舊致
仕庶得始終保全 上批答曰朕念錢溥倪謙往勞
特起用之所言不准 六月 直隸河間府蝗廣平
順德大名真定保定并河南懷慶府大雨水 秋七
月 勅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往甘肅規復
哈密城哈密既爲土魯番速擅阿力所併累求救援
兵部言哈密實西域諸夷咽喉之地若棄而不救竊
恐赤丁蒙古罕東曲先安定苦峪沙州等衛亦爲土

魯番所脅則我邊之藩籬盡撤而甘肅之患方殷設
使河套之虜不退關中供億愈難繼矣 上命集廷
臣議會昌侯孫繼宗等謂宜及今賊勢未盛遣使勅
赤斤蒙古罕東等衛諭以大義俾知唇亡齒寒之勢
臣等以散其姦謀繼哈密不能自存亦足以堅各衛
自衛之志因舉文等習知夷情宜委以使事乃勅文
等往 北直隸提學御史閻禹錫奏近例廩膳生考
黜者俱追廩爲民今奉勅俱發充吏請停追廩之例
禮部覆奏從之 吏部尚書尹旻等言本部議奏天
下諸司官有缺每五日内申所司巡按御史兩月一
次具奏各司府每三月類上本部而諸司乃有不如
期奏報者自今乞下巡按御史并諸司令其一一如
前所奏上之違者俱論以法詔從其議 以東直門
火以水旱災免應天池州安慶徽州四府所屬上元
休寧等縣十九縣去年秋糧九萬四千八百餘石
八月 南京六科給事中汪直等十三道御史舉程
等劾奏倪謙錢溥不當起用仍乞嚴懲里以爲姦
貪者之戒不聽 少詹事兼學士韓潛卒潛字孟時
福建莆田人景泰辛未進士第一授翰林脩撰歷陞

前職丰神峻整言動謹飭人皆以公輔望之是年居
母憂值祭酒員缺 上以潛剛方特起用以厭士論
潛疏乞終制謂親喪可短則所以事君者可知上覽
疏許之因父居苦塊患左足風痺而寒熱繼作遂卒
憲廟實錄乃謂守制家居頗為鄉人所議不知此何
以云 九月 永平知府王璽奏伯夷叔齊廟在永
平境內洪武中有司春秋致祭景泰中始廢今臣已
重建請賜廟額祝文 上特賜額曰清節命詞臣撰
祭文令有司仍春秋致祭 冬十月 總督兩廣都
御史韓雍以疾乞致仕不允 十一月 上諭大學

續纂卷十四

五

言

士彭時編纂宋元綱目時因奏翰林春坊等官劉珪
王獻彭華楊守陳尹直黎淳謝一夔鄭瑗劉健汪諧
羅璟程敏政陸簡林瀚分爲七館編纂明年丘濬丁
憂起復令同編纂再加一館爲八館云 十二月
命暫停徵馬時兵部言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水旱
民間馬宜停徵 上曰馬政固國家急務但歲歉民
貧救死不贖喪彼得此將安用焉兵部議是南直隸
等處凡災傷地皆暫停之 刑部主事張鼎上疏言
臣生長陝西比見邊務日殷水旱繼作謹陳事宜以
備採擇其一曰陝西八府三邊腹裏俱有鎮守總兵

年

續纂卷十四

六

言

巡撫都御史等官不相統一遇事各爲可否有警不
相援救宜推文武兼濟者一人總制三邊副將以下
悉聽調遣則事體歸一其二曰頃年軍法不行爲將
者縱賊殺掠出入自由後有失機宜從律例科斷其
三曰今官軍對敵罔有克捷蓋由腹裏官軍素係怯
弱惟上兵號勇而邊將多侵奪其功故多畏避宜立
法召募特加優卹有功不得隱蔽則士兵効勇而鄉
導可得矣其四曰今邊將上下相蒙互爲欺罔遇虜
入城閉門不出或有失機多歸罪於下邊備懈弛日
甚一日古之爲將者與士卒同甘苦而今之爲將者
每以供饋勞人於千里之外宜禁絕之又余子俊議
從綏德鎮城于榆林又築邊牆千二百里值邊境災
荒軍民役死者萬計牆亦旋傾虜竟入套
十年春正月丁亥朔 勅王越專居固原總督諸路
軍馬 北直隸提學閻禹錫奏順天應天兩府鄉試
舊制以御史二人監試宜令預於十日前入院庶詳
察事端以杜積弊其同考試官宜令所司擇文學優
長素行端介者毋徇勢要干請搜檢守號宜用在外
都司官軍毋遣京營之人庶革其傳遞夾帶之弊至
於校文須主考官詳慎將同考官落卷并二三場通

行檢閱務得積學之士不許懶慢推託且兩京主考係侍從格心之臣若引嫌畏避即內不足者隨當罷黜試錄就刻舉人文字不許主考代作以妨校閱詔從之 二月 免各處巡撫都御史赴京議事 靖安伯和勇卒亦迤北人祖阿魯台初為尼刺馬哈木所敗率其部落稱臣內附永樂初封為和寧王仍居漠北後復背叛宣德九年為瓦剌脫歡所殺其子阿卜只奄即勇之父窮蹙歸附命為中軍都督賜之第宅率勇襲指揮使帶俸錦衣衛累軍功歷官左都督成化初陞靖安伯食祿中府至是卒賜祭葬如例

勇雖出夷虜天性廉謹嘗從征兩廣一時文武大臣多縱肆勇獨循理尚儉衆視之有愧焉 三月 命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致仕先是鎮守廣西少監黃沁計奏雍坐視猺賊出沒隱匿不報以致斷藤峽賊復嘯聚滋蔓流劫郡縣上免雍罪命致仕雍在兩廣威令素行沁不得恣其欲布政何宜迂而固按察副使張敷貪而暴不為雍所禮乃與沁攻訐之及差官往覈適委宜敷行勘竟醞釀以成其罪雍督軍鎮南賊勢雖不盡遏絕而功多于罪乃為內侍奏黜公論不平兩廣人思之不置 吏部左侍郎葉盛卒盛

崑山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己巳之變朝廷多事六科建白多盛與林聰為倡景泰壬申陞山西參政協贊獨石等處設法創置百廢具興教民耕種多所收穫天順改元擢僉都御史巡撫兩廣成化初巡撫宣府墾田益廣以所積餘糧鬻戰馬千八百匹併屯堡上自餘所召入為禮部侍郎卒年五十五賜諡文莊盛留心世務在宣府多所建置但在兩廣不能戢下官軍多藏平人報功又以峒蠻出沒不常禁有司不許擅申盜賊必俟年終彙奏未免姑息觀望識者非之 工科給事中韓文自慶陽還奏比奉命辨驗紀功郎中張謹所劾總兵官劉聚范瑾游擊將軍倪雄繼謙都督周賢指揮劉琮都御史馬文升等所報功次多虛少實其乘機妄殺幼男女婦誠有如張謹所言劉聚馬文升敢相朋比互遣其子劉祥馬琇疾捷左都御史王越職居總制幸勝邀功左副都御史余子俊事出違聞附衆罔上後知事覺掩奏誅非上曰此曹濫殺妄報功次本宜重罪今虜賊既遁不為無功總兵參將巡撫等官姑宥其罪報功得實者如例陞賞殺幼男女婦者姑免問俱調發邊遠立功哨瞭 兵科給事中郭鏗等奏總兵劉聚都御

史王越馬文升余子俊等怠於敵愾急於貪功既無保障之仁反施屠戮之慘萬姓傷心四夷傳笑郎中張謹劾奏於前給事中韓文覈實於後乞大奮乾剛重加黜罰以爲邊臣妄殺邀功之戒 上曰爾等所言良是但其事已裁處不必再問所司移文戒飭之

以水災免直隸壽泗和三州霍丘等八縣成化九年秋糧三萬七千餘石鳳陽留守左等七衛并洪塘湖千戶所子粒七千五百餘石 以旱災免湖廣武昌漢陽黃州常德辰州衡州長沙七府成化九年秋糧五十三萬五百餘石武昌衡州常德靖州沅州五

開茶陵黃州長沙銅鼓辰州十一衛子粒二萬九千六百餘石 夏四月 調南京禮部主事林孟和爲陝西慶陽府通判時孟和言本部右侍郎倪謙貶法徇情市恩釣譽臣堅以理法執請謙姑爲信從而心定嗾恨伏望調臣別用或罷歸田里貶竄荒域仍居前職實非臣所願也詔孟和以屬官不知大體毀辱大臣可調邊方 駙馬都尉馬誠乞錄其兄誥爲國子監生詔許之後不爲例都給事中霍貴等言國學乃首善之地教化之原惟科貢之士及大臣恩蔭子弟得肄業其中馬誥身非科貢父非大臣而馬誠爲

乞恩入監祖宗以來未聞弟爲駙馬而兄得錄用者也誠之狎恩蠹政詬之貪祿求進俱當論罪詔既准入監姑已之 五月 六月 兵科給事中祝瀾言大誥律令及諸司職掌洪武禮制等書頒布中外俾臣民遵守然民生日繁庶事百出制書有未備載者或朝廷有所施行臣下有所建請遂因之以爲條例乞勅在京文武大臣備查內外新舊條例務歸至當以類相從取旨裁決刊行遵守詔下所司議行 閏六月 秋七月 巡撫延綏余子俊奏乞終養不允

八月 直隸博野縣知縣裴泰奏宋程顥程頤二大儒其先博野人祖羽爲端明殿學士因家于洛陽本縣程委社實其祖居舊有祠堂近爲脩葺乞勅禮部定其祭品儀注令所司春秋致祭事下禮部覆奏從之 左庶子黎淳主考順天府鄉試初場得一優卷及觀後場絕不相類疑有弊勾稽墨卷果得勝錄生截卷狀移簾外核其事而取優卷爲第一拆封乃馬中錫亦一時名士時學士謝一夔主考應天府鄉試得王鏊爲第一試錄五策皆刻鏊場屋中墨卷不易一字一時稱得人明年鏊果會元及第 九月癸丑朔日食免朝 以水災免直隸蘇松常鎮四府所

屬吳江等二十四縣并蘇州衛秋糧子粒共四十三萬四千六百石馬草一十六萬九千八百九十餘包
冬十月 左庶子兼翰林侍講徐溥服闋至京詔
四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 十一月 運太倉銀
三十一萬兩以給邊需 改左都御史項忠為刑部
尚書 有自官者三百一十四人先已議處皆逃至
京師後希進用 上命錦衣衛重杖而遣之仍嚴加
禁錮 致仕兵部尚書孫原貞卒原貞本名瑀以字
行 西德興人卒年八十七居官以清慎自將多著
勞效令終壽考亦世所難得云 十二月 陞翰林
編脩程敏政為侍講 罷湖廣寶慶等府縣淘金時
內費日侈帑金漸乏乃命寶慶等府武陵等縣開原
額金場淘煎以進巡撫等官命所屬十二縣開二十
一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有奇而武陵之民傷於蛇
虎死於大水者無算僅得金三十五兩巡撫等官奏
工多金少徒害生民請有司取贓罰銀易金應用從
之 陞翰林編脩李東陽為侍講 都御史李賓等
奏錦衣衛鎮撫司累獲妖書圖本舉皆妄誕小民無
知往往被其幻惑乞備錄其妖書名目榜示天下使
愚民咸知此等書決無證驗傳習者必有刑誅不至

昨犯奏可 兵部尚書白圭卒圭直隸南宮人歷官
中外數從軍旅累有勞效而荆襄之功為最然乏清
廉既沒而諸子以分財不均閱訟聞者嗤之
十一年春正月辛亥朔 吏部奏罷朝覲官布政使
楊文琳按察使王琳等一千八十一員 陞吏書文
淵閣大學士彭時為少保仍兼舊職理事 賜故御
史伍驥都指揮丁泉于福建上杭縣立祠祀之先是
天順六年盜賊竊發丁泉率兵守備賊不敢犯次年
賊勢益熾伍驥初入境聞變單騎冒險親造賊巢諭
以禍福賊聞所諭莫不感泣旬日間來歸者一千七
百餘戶俱給以牛具數種俾之復業惟賊首李宗政
等負險不服遂與泉率兵深入攻破營寨泉奮身力
戰為賊所害驥總督官軍吊死郵傷激揚義氣與賊
戰十餘合破犁壁等十八寨擒斬八百餘人賊平驥
銜一瘡瀉致疾而卒衆皆悲傷痛哭如失父母立祠
祀之至是知縣蕭宏奏乞載諸祀典事下禮部覆奏
賜其祠額曰褒忠命有司春秋祀之驥江西安福人
景泰甲戌進士 二月 詔開河南宜陽等衛銀洞
先是兵科給事中郭鑑言河南各縣多有銀礦乞開
煎以備邊用有司勘報言銀洞在山谷中道路險阻

尚書楊勳又言內府及邊儲缺用乞復開煎勸報如前上命仍封閉之國子祭酒周洪謨言天下有司聽訟輒用夾棍等刑具百姓不勝苦楚請勅法司禁約除人命強竊盜奸犯死罪須用嚴刑其餘止用鞭朴違者風憲官錄其酷暴以備考効詔可命少詹事徐溥翰林侍讀學士彭華爲會試考官華以從子人場疏辭遂改命侍講學士丘濬癸卯晚刻月犯牛宿大星兵部左侍郎李震卒震居侍郎兩廣幾二十年弗遷而察長有缺多從他曹叙補至是以

萬曆二十一年

三十一

文

瘍發于項而卒時謂其不能無缺望云命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商輅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萬安吏部尚書尹旻戶部尚書楊鼎兵部尚書項忠刑部尚書董方工部尚書王復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賓王越通政使司工部尚書張文質大理寺卿宋旻翰林院學士王獻侍讀學士彭華侍講學士尹直爲殿試讀卷官三月上御奉天殿親策舉人王鏊等二百九十七人親閱所對策賜謝遷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辛未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時江西

安福人卒年六十謚文憲時端謹嚴密外和內剛立朝三十年公退未嘗語子姓朝廷事每有大政事大議論持正居多雖不立赫赫之名亦隱然一代人望云夏四月析河南汝州地置寶豐縣固始地置南城縣勅戶書翰學商輅兼文淵閣大學士吏禮部侍郎劉珣劉吉俱兼翰林學士內閣辦事欽天監五官靈臺郎劉伸奏自洪武以來凡天象有變本臺官輒自具奏不用本監印信至正統間監正彭得清等始變舊制且本監官俱故陰陽官子孫係專門之學所奏天象據舊書以爲占候今掌監事太常少

萬曆二十一年

三十一

大

卿童軒出自科目以天象隱匿不奏又所奏多增損舊書不以實對上宥之命所占天象仍會本封進五月以水災免直隸鎮江府秋糧五萬四千八百餘石鎮江衛屯田子粒五千二百餘石以水災免福建漳州府龍溪南靖漳浦長泰四縣秋糧二萬三百餘石漳州衛屯田子粒一千三百餘石乙卯昏刻月犯明堂中星己未辰時金星晝見于巳兵部奏自景泰初年立團營之後迄今僅踰二紀稽其軍籍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糧餉如故良由總兵等官因襲作弊若不嚴加追究非徒糧餉虛

世宗兵政日弛 上命究理之 勅禮部朕皇子
年已六歲未有名其與翰林院定議以開既而擬進
上親定睿名下宗人府書于玉牒皇子即孝宗也母
紀氏生時以萬貴妃所忌失傳于外廷臣不及奉賀
至是已六年矣因乾清宮災 上欲顯示於衆乃
命司禮監懷恩等同內閣計議學士商略曰若降勅
於禮部以擬名為辭則衆不言而自喻矣恩等請於
上遂有是命越數日 上命皇子至文華門召文武
大臣進見又數日上御文華殿召輅及學士萬安劉
珪劉吉至御座前問曰皇子既出將何如處之輅等
對曰 皇上即位十年儲副未立天下人心屬望久
矣當立為太子 上曰即舉行乎對曰今天氣尚炎
俟秋涼舉行上曰然輅復曰皇子饑飽寒煖之節須
勞聖慮上領之曰朕知悉矣輅等退賜酒飯於文華
門外命太監懷恩單昌待之 皇子母紀氏立為妃
徙居永壽宮 六月 皇妃紀氏薨先是受萬貴妃
觴遂有疾因而不死謚贈為恭恪莊僖淑妃 乙酉
卯刻日生左右珥重疊背氣皆赤青色鮮明 秋七
月 朶顏等三衛夷人請開馬市不許 八月 命
濟舊通惠河 開設陝西榆林鎮番二衛儒學 壬

寅恭恪莊僖淑妃紀氏於西山 九月丁未朔日
食 文武羣臣上表請立 皇太子 選進士楊茂
元等二十人于刑部問刑尚書董方等言本部專理
刑名非得通曉律例者無以稱欽恤之意乞依正統
間例選諸司辦事進士同本部見任官問刑待半年
後主事有缺以可用者叙補部從其議 禮部上冊
立 皇太子儀注 陞翰林編脩倪岳為侍讀 冬
十月 國子監生三百六十一人奏臣等皆發身科
貢近有納粟入監者一千五百餘人率多幼稚而撥
歷及在臣先乞從宜處分必在學會為廩膳者方可
與臣等相兼撥歷於是納粟監生亦奏以為臣等皆
出自學校有曾經科舉者朝廷以邊儲缺用下輸粟
入監之例初不以長少年齒論也俱下禮部議科貢
乃祖宗舊典納粟實一時權宜况納粟送監其復班
之日多在科貢者入監之先若仍緣舊規以次取撥
是使納粟者得以遂捷取之願而科貢者不能無淹
困之嗟宜勅國子監於此兩途酌其多寡分序撥歷
議上從之 十一月 癸丑冊立 皇太子詔告天
下 十二月 命巡撫延綏余子俊巡撫陝西等處
戊子命復邸王帝號 己亥上恭仁康定景皇帝

尊謚

申丙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 辛亥南京地震有聲 二

月乙亥朔日食 南京六科十三道各以南京陰霾

蔽日地震有聲上疏脩省 陞翰林編脩陳音爲待

講 三月 強盜宋全伏誅全武驤左衛勇士以山

後女直人又稱宋達子與都指揮滕雲相結爲盜往

來京城外劫掠人財強姦婦女多所殺傷官校莫能

捕後雲被獲服罪全削髮如僧將北走虜地爲千戶

李端等所獲命梟首示衆 夏四月 御史薛爲學

等言近者虜酋滿都魯自稱可汗亂加思蘭亦自稱

靈臺集書

志

處

太師逆謀已著一旦大舉入寇倉卒之間難於制馭

況今災異屢見南京地震陰霾榆林天鳴如砲流星

隕於城中有聲大抵皆兵象也乞勅在廷文武大臣

及科道等詳議兵備若不先時而慮患至而後圖之

不曰將才難得則曰軍士不足不曰器械不備則曰

糧餉不給失機貽患可勝道哉 上命所司詳議以

聞 禮部言南方府州縣歲貢生員考中者例送南

監景泰間因北監充撥數少暫留今宜仍舊例從之

庚寅夜山西太原府地震有聲 五月 設大同

左雲川衛大同右玉林衛天城鎮虜衛陽和高山衛

四儒學 六月 濬通惠河成自都城東大通橋至

張家灣潭河口六十里 陞翰林脩撰劉健爲右諭

德 秋七月 癸卯皇第二子生母曰宸妃邵氏

北城兵馬吏目文會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宣德間

有流民鄒百川楊繼保等聚衆爲惡正統間民人胡

忠等開墾荒田始入版籍編成里甲成化年來石和

尚劉千斤李胡子相繼作亂遣大臣撫治而處置失

宜終未安輯今河南歲歉民饑入山就食者勢不容

已敢保無後日之患謹條陳處流民三事其一荆襄

之地土地肥饒皆可耕種逐年入籍流民可給還田

靈臺集書

志

信

土收籍管業其新附籍領種田土編成里甲量加存

恤欲回原籍者聽其發充軍逃回者就編本處衛所

其二流民潛處出沒不常乞選府州縣正官及軍衛

守禦文武皆得其人則流民自安其三荆襄上流爲

吳楚要害道路多通必於總隘處所添設府衛州縣

立爲保甲通貨賄懲其衣食立學校以厚其風俗

則其民自曰趨於善矣都察院是其議請移文撫治

都御史原傑斟酌處置從之 庚戌京師西城有黑

物夜出傷人衆蹤跡之不得巡城御史以聞命設法

捕之仍戒人毋得傳疑 命宋儒朱熹十世孫熈

翰林五經博士奉祀事 八月 改南京戶部左侍

郎王恕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 僧錄司右善世

道堅盜賣度牒有發其事者下刑部主事鄧存德鞠

實請于尚書董方治之方芘道堅欲緩其事存德奏

聞方上言存德率意妄爲詔存德道堅俱下獄存德

計入之實比道堅 上以存德屬官違例具奏發吏

部降調道堅釋放刑科給事中雷澤等上言當罪道

堅而宥存德不從存德竟降山東寧海州同知 大

學士商輅等奏祖宗創爲郊祀歲一舉行極爲慎重

邇者傳聞 皇上又於官北建祠奉祀玉皇取郊祀

所用服器樂舞之具依式製造并新編樂章命內臣

習之欲於道家所言神降之日舉行祀禮臣等竊詳

皇上爲此無非欲爲母后祝釐爲生民祈福但稽之

古禮未協昔傳說之告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

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况天者至尊無對事之之禮宜

簡不宜煩可敬不可瀆今乃別立玉皇之祠祀并用

南郊之禮樂則是一月之間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懈

怠誠意不專 皇上爲天之子其於事天之禮豈可

不斟酌典故致有纖毫不謹伏望將內廷一應齋醮

悉宜停止勿致褻瀆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災爲祥

矣疏入 上命拆其祠祭器等件送庫收貯 按商

文毅公此奏亦人臣事君之常道耳若我 世宗聞

之則從之如轉圜不啻如 憲廟矣奈嘉靖末年之

相不惟不言又且自爲醮祭以逢迎之始知文毅公

不易得矣 薊州等處總兵右都督馮宗等奏比者

不虞蓋朵顏北虜往往由喜峰口入貢熟知我邊虛

實尤爲可慮薊州沿邊關堡官軍舊額二萬九千八

百餘人今逃者已踰三千無可調補乞行法司問提

諸戍囚徒量充三五百人及雲南兩廣逃軍役者

潛住境內乞容招集效用且喜峰口羅文谷黃崖口

劉家口石門子一片石桃林口等關俱係通寇要路

官軍防守不周欲選所屬軍衛有司舍餘民壯編伍

教練遇冬協守春深放免事下兵部言諸戍囚徒宜

行令法司區處就近收附遠方逃伍軍丁例已禁止

最者巡撫都御史閻本嘗奏乞四方軍民人等願投

軍自効者聽令收役宜移文宗等會議如例舉行其

舍餘民壯俟邊情有急斟酌選用從之 都察院左

都御史李賓言古者多用戰車取勝乞製偏箱車五

百輛鹿角棒五百具相參而用每小車一輛棒一具

兵用十人通用五千人行則爲方陣止則爲方營
命所司會臣計造并選閱精兵五千爲用命內臣并
文武大臣各一人統領教練俟警調用更諭令各邊
俱如式製造以備戰守事下兵部尚書項忠言陝西
諸邊收蓄兵車數千輛及京營亦嘗因定襄伯郭登
之製小車二千五百輛日久無用俱已毀廢今賓
復及此但今宿將邊臣彼此異見如以車爲不可用
稽之於古如柔然侵魏而太武北征騎十萬車十五
萬輜遂造大漠柔然怖懼不敢南向突厥寇唐而太
宗遣諸將出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屢

軍機處

年

見大捷以此觀之是車決可用也如以車爲可用唐
房琯效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行至陳濟
斜被賊縱火焚車人馬大亂官軍死亡四萬宋神宗
時契丹入寇取兩河軍民爲備沈括以爲車行日不
過三十里若被雨雪跬步難進以此論之是車未必
可用也今將士終歲操習自未樂到今止於馬步相
參較閱騎射不習車戰恐一旦拂其所素習強其所
不能臨期應用違悞非便乞如實言遣御史及工部
官督工如式先署車十輛樺十具送赴教場仍令賓
會同內外官驗其規制何以施行如庸輕騎剽掠何

以分布追之阨險邀遮何以乘危禦之開闢奇正之
妙推挽進退之法宏綱大畧俱要講明俟車製成日
以聞至是車成兵部以請命賓及忠等詣教場會三
大營內外堂兵官如擬分兵列陣以驗之既試忠等
覆奏謂所造車樺若兩軍對壘之際用以守城安營
可以禦矢石防衝突若追逐奔北登高致遠履險涉
危恐非所宜宜行工部以漸成造付教場操習若制
有宜損益者仍聽臣等會總兵等官酌量 上曰既
登尚涉險不便其已之 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宋
有文等奏土魯番速檀阿力復遣其使赤兒米即等

軍機處

主

何仁

入貢且致書鎮守總兵等官飾其攻滅哈密之罪謂
王母已死城郭人民與金印俱存須朝廷遣使在論
之即獻納然虜性狡獪實無還意其赤兒米即等官
令赴京撫慰遣還事下兵部言速檀阿力甚爾小夷
誇詐無憚屢遣使臣游說搆亂宜先究治其使然後
徐與問罪之師以彰興滅之義但自古中國之馭夷
狄視若禽獸不足與較况哈密衆衆流亡之餘存者
無幾縱使得其城池及印猝難興復宜暫用羈縻之
術以俟可乘之機乞行甘肅鎮守總兵巡撫等官拘
集土魯番前後所遣使者曉諭之謂赤兒米即欺誑

無信朝廷念爾小國之臣曲加涵貸免其解京量加
犒勞遣人護送出境仍倍加謹飭以戒不虞詔可既
而禮部復信宜俯順夷情許其入貢而限其名數不
許過多復有旨每十人內許一人來貢 九月 撫
治荆襄右副都御史原傑奏地方事宜初河南巡撫
張瑄請於荆襄南陽添設官總理於信陽添設守備都
指揮於光州添設守禦千戶所兵部以爲不可行詔
令傑會官審處至是傑言信陽固始等州縣南抵漸
黃西接荆襄東連鳳陽霍丘等處山勢綿亘河流四
達盜易出沒日鳳陽陳州等處近皆被災流民載道

卷之三

三

本

盜入霍丘劫掠帑藏執縛縣官民庶騷擾誠宜思患
預防今兵部既云光州不可置所則汝寧所屬信陽
等一十三州縣宜令二司巡守官各選議察兵牌人
等令備器械馬匹選委所屬州縣佐貳首領官一人
官之不得累以他役致妨緝捕又信陽州地方軍民
雜處奸盜尤衆宜調守備南陽河南都指揮等官俾
得專禦盜賊禁治銀洞又商城縣南接六安州二百
餘里四野曠漫而金剛臺巡檢司乃在縣北今宜遷
置縣南馬頭山使便於巡邏詔如議行之 雲南巡
撫王恕奏帶男王承祿隨侍從之 陞應天府府丞

卷之三

三

本

白昂爲南京大理寺右少卿 妖人李子龍等伏誅
丁龍本姓侯名得權保定易州民幼名立柱兄爲狼
山廣壽寺僧更名明果稍長游方至河南少林寺遇
衛上江朝推其命當極貴又遇道人田道真傳與妖
書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金盆李家有母孕十四
月生子龍有紅光滿室白蛇盤繞之異得權聞其
詭遂更名子龍蓄髮往來真定間交結不逞之徒又
有術士黑山者批其命若遇猴雞鳳凰交之語得權
謂與江朝所言符信之又遇道士方守真引至京寓
軍匠楊道仙家先是道仙有偽朝章勘合并勾簿符
印數與內使鮑石崔宏長隨鄭忠王鑑常浩左少監
宋亮右副使穆敬得權乃得夤緣出入內府石忠等
皆爲所誑敬信之時引至萬歲山觀望羽林衛自戶
朱廣素與鮑石鄭忠相識密言其事廣遂同小旗王
原訪得權稱有貴相乃傳於宋亮等往還日久情稔
各遺以鞍馬服用等物鮑石嘗報織染局內官韋寒
設饌具以待每入內府石忠等稱爲上師北面拜得
權不爲禮勢日張大既而爲錦衣衛官校孫賢等所
發得權等下獄將送都察院出衛門忽報曰韋寒
等與都察院鞠實得權及楊道仙黑山朱廣鮑石皆

伏誅餘黨皆發充軍已而刑科都給事中雷澤等言
得權鮑石等內外交通陰謀不軌醜釀禍亂死有餘
辜乃止今得權等五名處死餘黨王原等九名俱獲
宥免刑罰太縱恐無以謝神人之怒彰朝廷之法乞
追究悉誅之上以事既行不聽兵部言錦衣衛官
校孫賢等俱都指揮袁彬提督能捕獲妖賊例應陞
賞詔命袁彬孫賢等各陞一級命增孔子籩豆侑
舞之數國子祭酒周洪謨言臣比言孔子封號冕服
籩豆侑舞等事禮部尚書鄒幹以謚號器數之加否
不足爲孔子重輕請仍舊爲宜臣竊以孔子自唐開

憲纂卷五十四

三十五

信

元封爲文宣王被以袞冕樂用言懸當時袞冕雖通
乎上下而宮懸者天子之樂也樂既用天子之宮懸
服必用天子之袞冕是唐之奉孔子已用天子禮樂
矣宋承五代衰敝之制至徽宗始加冕爲十二旒元
時孔子廟貌偏於天下而被以天子袞冕聖朝因之
則孔子服冕已用天子之禮侑舞止用諸侯之樂以
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爲僭乞勅廷臣計
議增籩豆爲十二侑數爲八則侑舞與冕服相稱禮
明樂備補前代缺畧之典備聖明尊崇之制上曰
尊崇孔子乃朝廷盛典宜從所言其籩豆侑舞俱如

數增用仍通行天下悉遵此制詔撫綏流民戶部
以河南巡撫張瑄等言河南各府流民蟻聚宜設法
撫卹請行河南山西山東及北直隸各巡撫官俾曉
諭各屬府州縣官凡有流民入境審其原籍省令復
業沿途給以口糧并移文原籍官司復其事產之被
人侵占者給以牛具種子免其賦役三年若無家不
願歸者暫爲安插令所司招回撥與閑地如例賑卹
仍舊有司之加意與否而黜陟之制可冬十月

憲纂卷五十五

三十六

言

議將撫治勸誘之方揭榜曉諭有願去逆效順者即
定爲編戶復其徭賦三年或家業未成願還本貫者
聽時則有荔浦縣立山鄉賊首李公主令其子扶寶
率衆四十來詣軍門告稱本山乃古蒙州之立山縣
請復立爲州縣見有衆數萬俱願歸順臣因行三司
勘處分守柳慶等處叅政袁愷復招出馬平等縣糧
糧五百二十八人叅議謝綬招出蒼梧等縣糧糧一
千七百九十人副使范鏞等亦招出陽朔等縣糧糧
陸續報官其餘未順者諒皆漸可招徠俟其編戶具
報復安而處之甄下兵部尚書項忠等言英等能下

順民情施恩布信令出未及數旬歸順幾及萬數宜賜勅獎之 辛巳京師地震薊州等處亦震有聲折廣東海陽縣地置饒平縣 禮部奏是歲度僧道一萬三千三百四十名 南京禮部左侍郎章綸自陳衰老乞致仕許之 十一月 鑄給密衛印給都督罕慎以其舊印爲土魯所劫也 陞撫治荆襄等處左副都御史原傑爲右都御史馳爾書賜之 續資治通鑑綱目成 上爲之製序 十二月 太監懷恩傳旨南京禮部左侍郎倪謙陞本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錢溥陞南京吏部左侍郎國子祭酒周洪

嘉慶二十五年

壬子

文

謨陞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 開設湖廣鄖陽府即其地設湖廣行都司衛所及縣蓋荆襄流民自末樂宣德以來言者每以爲憂至是都御史原傑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忻然願附籍爲良民然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藩臬合謀會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閑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置郡縣以統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鄖津之地置鄖西縣割漢中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爲商州而析其地爲商南山陽二縣又析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爲

桐栢南召伊陽三縣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即鄖縣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于鄖陽以爲保障之計經畫既定乃上言謂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猶民之秉彜而好德也曩脇從之黨豈皆盜耶設若置立州縣簡任賢能輕徭薄賦先以羈縻其心佩犢帶牛漸以化成其俗則荆榛疆土入貢於版籍之間反側蒼生安枕於閭閻之下撫安之策莫良於此因薦鄖州知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以充復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德優裕

嘉慶二十五年

壬子

刑

堪代已任總治三省 上悉從之擢道宏爲大理少卿撫治三省八府州縣遂帖然安堵論者皆頌原傑之功云 整飭邊備兵部右侍郎馬文升奏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寧爲中路開原遼陽爲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爲西路遇有警急彼此應援切見遼陽迤西一百六十里廣寧迤東二百里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冰結則人馬可行易於應援或遇冰開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猝濟彼此勢孤誤事非小正統十四年虜犯廣寧遣兵據此已有明驗今請造大船十數橫列河中下懸鐵

加木板以爲浮橋兩岸豎大木爲柱總繫其纜
遣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不
至誤事從之 命掌國子監事禮部右侍郎周洪謨
部事陞司業耿裕爲祭酒

憲章錄卷三十四

元

憲章錄卷第三十四

憲章錄卷第三十五

成化十三年丁酉
至十四年戊戌

十三年春正月庚子朔 刑部議覆馬文升言武職
多不恤軍士侵尅月糧蓋以事發止於帶俸差操立
功贖罪故視以爲常不知警戒乞勅法司查照舊例
若部指揮指揮侵欺軍士糧料布疋者依律議罪立
功滿日俱降一級帶俸差操不許管軍管事宜行遼
東禁約指揮千百戶等官及通行天下從之 增孔
子籩豆樂舞之數遣兵書兼翰學商輅告文廟翰學
王獻告闕里 分遣給事中御史查盤邊糧 二月

憲章錄卷三十五

一

減寧王奠培樂安王奠壘祿米初樂安王泰寧王
係酷貪淫不軌等事命太監羅祥駙馬石璟刑部侍
郎杜銘錦衣指揮趙璟往勘多實至是仍命皇親文
武大臣議擬各罪 上曰寧王所爲不法本當削爵
降爲庶人但念宗支姑從寬典革去祿米一半樂安
王所奏重情不實有乖倫理革祿米三之一仍下勅
切責及書報各王知之 福建建寧衛指揮楊景故
少保榮之曾孫與其父泰戕害人命爲讐家所奏命
刑部主事王應奎錦衣衛百戶高崇往勘未報景潛
至京營解主於錦衣衛百戶韋瑛家瑛給景盡得其

所投營解情由傾取其貲執送西廠太監汪直勾取獄詞連及其叔父兵部主事仕偉姊夫禮部主事董序令瑛夜入仕偉家搜檢財物拷掠及其妻屬京城驚怖侍講陳音與仕偉鄰居乃登牆呵曰爾何人敢爾不畏國法瑛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音曰爾欲知我乎我翰林侍講陳音也瑛亦爲之稍戢瑛本一市井無賴因投內官韋姓者爲家人從征延綏冒功陞百戶汪直先爲昭德宮內使年幼得寵陞御馬太監去歲九月因黑青之異候得權之誅命出外詔察物議初出布衣小帽時乘驢往來京城內外人不

霍亂錄三十五

二十一

本

之知至是謂得畢事執以取信於上且謗及諸大臣上益委任之遂權寵赫奕時吏部尚書尹旻好結中官爲內助都御史王越因西征識瑛欲倚以濟事皆密遣人預通情款云 甲午浙江山陰縣地忽湧泉如血高尺餘 閏二月 壬子夜月犯進賢星 三月 錦衣衛旗校捕寧晉縣人王鳳等謂與警者康文秀於臨清縣人于源家謀逆拜受妖書僞職以緣事知縣薛方致仕通判曹鼎與鳳同縣預其謀發緣卒聞其家搜檢無驗榜掠誣伏方鼎先後令子塔擊登聞鼓稱冤鼎故學士簡之弟事下法司時西廠緝

事旗校以捕妖言圖官賞無藉者多爲厲書誘愚民行事者捕之加以法外之刑冤死相屬無敢言者至是都察院奏擬妄報妖言者坐斬 上曰自後但遇冤抑者必推情審辨不許戕害無辜 夏四月 禮部言自去春以來各處災異迭見或因山川鬼神有所不寧以致之其嶽鎮海濱并鎮山之神俱宜遣官致祭從之 勅商輅兼謹身殿大學士加萬安太子少保陞吏部左侍郎劉珣禮部左侍郎劉吉俱本部尚書仍兼學士 命都察院右都御史原傑改南京兵部尚書吏部以南道御史任英等建言會推南京

霍亂錄三十五

三

李

兵部正官乃擬侍郎滕昭翁世資名上皆不從特命傑時傑方撫治荆襄命事竣回任都御史王越忌其來密通內閣學士劉翊沮之翊違衆議力主其事遂有是命 刑部郎中武清廣西勘事還至通州西廠官校言其有所齎載汪直執而繫之廠訊鞠無實釋之竟不以聞 汪直令韋瑛執太醫院判蔣宗武下西廠獄 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同使安南還汪直遣韋瑛執送西廠獄 浙江布政劉福起復至京聽選有構其事于汪直者執繫西廠獄 建寧衛指揮楊泰子暈爲汪直所誣下獄死 上命太監錢

僅百戶韋瑛籍隸家產并機泰及其同居男女百餘人至京獄具泰坐斬監候其餘擬罪有差財產沒官獨利堂與田三十頃給還泰家屬以延榮祀泰弟仕倬調台州府通判姪董序調河間府通判從弟中書舍人仕敬調惠州衛經歷原勘官王應奎高崇下獄崇瘦死應奎充軍後泰以審錄宥爲民 五月 發御史黃本爲民本往雲南貴州清軍刷卷還韋瑛承汪直風言就其寓舍搜得象牙等物送錦衣衛究問以罪坐之 汪直令韋瑛執掌太醫院左通政方上下西廠獄 丙子罷西廠緝事者時汪直行事官校勢橫道路以目朝臣皆不安商輅萬安劉珝劉吉上言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人心洶洶各懷疑畏承平之世豈容有此蓋緣陛下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汪直轉寄耳目於羣小羣小之中如韋瑛者自言親承密旨得專與奪同惡相濟如王英者肆無忌憚傷害良善陛下若謂防微杜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還果生事有以激之可謂明鑒伏願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奸邪之輩不然此風日長國之安危未可知矣上怒令司禮監太監懷恩單昌黃高至閣下謂輅等

曰朝廷用汪直緝訪奸弊爾等遽如此說是誰先主意輅對曰汪直違祖宗法壞朝廷事輅等同心一意爲朝廷除害無有先後恩曰不然聖意疑此奏未必四人同下筆必有先之者安曰汪直挾勢害人人人更相爲先珝曰珝等奉侍 皇上於言官迨今已二十年幸而朝廷清明四方無事今忽汪直爲害遠近不安何忍坐視吉曰汪直之罪縱使言官不言必有言之者今既奏入貶黜謫罰皆所不避於是恩降辭色徐曰朝廷命恩等問具奏之由今皆執論如此當具實回語倘 上召問幸勿變前言輅等曰變者天殛之恩等去輅舉手加額曰三公肯爲朝廷任事如此輅復何憂已而懷恩傳旨曰卿等所言良是汪直壞事朕實不知今便革去西廠散遣官校卿等各安心辦事輅等皆頓首謝懷恩曰先生不知吾輩數人者已籍其二黃賜陳祖生皆擱在東華門外不容進見矣汪直謗福建人與楊畢通 上疑此奏出二人所使翌日兵部尚書項忠具奏草會諸部院大臣共上之奏留中不出遂罷西廠召懷恩數直罪而責之退還本監調韋瑛於遼衛差操散諸旗校錦一衛因奏直所遣旗校在外者二十人日久未還食

察院移文令各該巡按御史隨處曉諭不得留滯人心快之但上意猶未釋然 初項忠具奏草令武選郎中姚壁持赴尹旻請署名旻曰本兵部所撰當以兵部爲首壁曰公六卿之長當以吏部爲首旻怒曰今日纔認得六卿之長旻署名即遣人報革瑛曰本兵部所寫旻但以次居首爾又數日都御史王越遇劉明劉吉於早朝越曰汪自行事儘公道如黃賜專權納賂非直誰能去之且商萬二公在任又是非多故有思憚二公入閣幾日况直又扶持何爲亦論列乎瑛曰不然吾等言事爲朝廷非爲身謀也設使

李

六

李

汪自行事皆公道朝廷置公卿大夫欲何爲天下後世謂此爲何等時邪越無以應 初西廠所執人既多皆無案籍可證至是廠革其人各散去有太醫院判蔣宗武者囚服到家家人猶不之覺 兩江清軍御史丘山奏廣東如高雷廉瓊肇五府地僻民稀而廣西荒落殘破尤甚有司如例清軍解遠衛補伍率多逃入賊中况今兩廣寇賊出沒缺軍調用乞將兩廣清出軍丁發附近衛所差操仍行原衛停勾爲便兵部覆奏從之 太監懷恩傳旨錦衣衛副千戶吳綬令於鎮撫司同林巒問刑綬貌陋心險頗通文務

詞翰時西廠雖革 上有時密召汪直察外間動靜且令訪能文事者爲之輔有一軍卒報直云錦衣千戶吳綬能寫本通行移直遂召至批答封進稱肯遂有是命 兵部尚書項忠乞歸養疾許之 六月

南京兵部尚書原傑卒傑山西陽成人正統己丑進士授御史巡按江西有聲歷左副都御史處置荆襄流民任滿擢右都御史掌院王越沮之改南京兵部尚書時傑已因勞成疾竟卒於南陽之驛舍年六十一傑樂聞謠言誠心待物故所至成功而區畫流民一事尤爲倬偉使國家意外無窮之變一旦潛銷默

李

七

李

定其功蓋不可掩云 革兵部尚書項忠爲民忠初具奏革西廠令郎中姚壁請各衙門堂上官署名汪直嚮之至是直囑東廠官校發江西都指揮劉江與指揮黃賓事謂賓求于兄太監黃賜囑忠并武選郎中姚壁得由京衛陞江西都司事下都察院給事中郭鏗御史馮貫等交諭忠違法詞連其子錦衣衛千戶綬 上命三法司錦衣衛會問于廷忠抗辯不服然衆知出直意無敢違者獄成忠革爲民其餘降罰有差 陞王恕爲右都御史仍巡撫雲南恕上奏鎮守雲南太監錢能令指揮熊誌將黃秋苦蓋黃賜

哥一隻送臣進貢臣因思去年大學士商輅奏蒙准却貢獻今却令臣進貢前會誠恐近日別有勅旨轉行能查理能輒稱不容鎮守行文都布按三司將爲中臣之地雖朝廷明見萬里必不爲其所惑臣不得不明言之能在雲南逾年差官盧安等前去外夷孟密等處求索金寶禽鳥等物擾害夷人致指揮郭景授并身死臣聞漢時鼠巢于樹野鵲變色識者以爲不祥鸚哥本綠羽而今黃豈非變色類耶能何取于此故違詔旨遠取徼外而必欲進乎雲南近來貢獻少息人心稍安若容進此物弊端復開伏望痛却錢

卷之三

八

李

能此貢仍通行各處玩好物件一切禁止天下幸甚上嘉納之 御史戴縉言近年以來災變荐臻伏蒙皇上諭兩京人臣同加脩省未聞大臣進何賢才退何不肖亦未聞羣臣革何宿弊進何謀猷惟太監汪直緝捕楊暈吳榮等之姦高崇王應奎等之貪奏釋馮徽等冤抑之囚禁裏河害人之弊是皆允合公論足以服人而警衆奈其部下官校韋瑛等張皇行事大臣奏蒙俞允即將西廠革罷伏望推誠任人及時脩政乞命兩京大臣自陳去留斷自聖衷 上悅其言命所司議行之時西廠方革人心稍安緒九年考

滿不遷以西廠雖革汪直猶幸乃假災異建言頌直功德以觀倖進先以奏草示直然後上之於是直復開西廠訓察益苛人不堪命勢熾薰灼天下聞而畏之其禍端實肇於縉又縉奏內自陳一事尤迎合直意蓋直嘗謗楊暈投商輅李賓董方求緩其罪 上信之而難於施行縉言適中機會故尤爲直所喜云 調兵部武選司郎中姚璧爲廣西思明府同知璧故尚書夔之子夔素與尹旻不協及璧又忤旻意欲注邊郡恐致物議乃擬徽州近地知內批必不從果得旨璧浙人何得處以近地遂有是命璧居廣西數

卷之三

九

本

年以病歸卒于家 大學士商輅奏乞休致詔陞少保賜給驛歸 雲南巡撫王恕疏奏近該臣等題爲外夷脫回中華軍丁蒙差刑部郎中鍾蕃錦衣百戶宋鑑前來行勘提取盧安等到官鞠問間忽百戶汪清疏保駕帖與鍾蕃等臣竊疑之臣聞駕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皇城各門俱打照出關防皆所以禁詐僞也今齋來駕帖既無該監印信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况錢能等交通外國攪擾夷方之事兵部奏行臣與御史甄希賢會問而本邦等處節有緬書告訴臣不得不從實上聞其罪彼與

不朝廷自有祖宗法度在臣豈敢有一毫重輕於其間哉上下所尋究之 大同巡撫李敏等奏報大同三路計脩邊墻壕塹臺共九萬三千七百七十九丈 命南京工部脩理南京國子監文廟兩廡廚庫共八十六間從祭酒王俱奏請也 秋七月 刑部尚書董方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賓自陳衰老乞休致許之 兵部主事陸容六年考滿御史張蕙掌河南道因私忿考容有兩京從仕公不勝私之語容不能平亦奏蕙心術陰險倫理有虧下吏部容竟從考稱詔翰林院會內閣自覈其官屬時考覈諸司官屬俱聽吏部都察院會覈獨翰林以文學侍從爲職故聽其長自覈 南京吏部尚書崔恭致仕 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徐溥以母喪去任 陞余子俊爲兵部尚書林聰爲刑部尚書耿裕爲吏部右侍郎邢簡爲戶部右侍郎張鵬爲兵部右侍郎程宗爲右副都御史 陞陝西左叅政秦紱爲右僉都御史提督鴈門等三關兼巡撫山西 以旱災免福建成化十二年等米十五萬九千九百餘石 是月陝西鞏昌平京府諸州縣隕霜傷稼 八月 左都御史王越自陳職專院事兼提督各營操練軍馬恐顧此失彼乞免

督操一事詔不允時既用余子俊爲兵部尚書越忽忽不得志故有此奏 命杭州府祭唐臣裕逯良遂良仁和縣人前代舊有祠未入祀典至是儒士周璟以爲言下禮部覈實行令有司每歲春秋致祭 詔留巡鹽御史雍泰撫恤兩淮竈丁 陞翰林學士丘濬爲國子祭酒 九月 改王恕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叅贊軍務 南京科道官交論倪謙錢溥皆老老不職久爲清議所鄙乞罷斥之不允 冬十月兵部尚書余子俊自陝西至京營部事 復立哈密衛於苦峪谷時苦峪旁近赤斤罕東二衛屢相仇殺都督僉事王璽等於苦峪谷築城復立哈密衛令罕璽等居之且賜以布帛米糧分給土田及牛具穀種 陞御史戴縉爲尚書司少卿縉欲得都御史及是命下悻悻不樂 十一月 嚴文武官乘轎之禁太監汪直言洪武永樂間人臣無敢乘轎者正統時文官年老或乘肩輿景泰以來師保既多乘轎延至于今兩京五品以上無不乘轎者文職三品年六十以上可許武職宜一切禁止從之本葉吳綬所撰也是時王越尹旻及戴縉吳綬皆爲直心腹而與王劉珝爲越所劾亦與直通數人者凡有謀議直徑達於上

輒見施行人皆畏懼雖司禮監亦謹避之 浙江杭州大雷雨虹見巡按浙江御史何鍾言按月令八月雷始收聲二月雷乃發聲今十一月初旬一陽始生正閉藏之時而乃雷電交作虹霓出見皆為非時乞加脩省事下禮部覆奏近年杭州等府旱澇相仍今又值此災變不可不慎為整備宜移文巡按及都布按三司等官痛加脩省伸冤抑捕強橫撫恤軍民操練士馬從之 山西太原府石州民桑冲伏誅初大同府山陰縣有男子習女工為婦人裝以誘淫良家女姪有不從者用魔魘淫之冲盡得其術從而效之

憲錄卷五

十一

信

者七人冲歷四十餘州縣淫女婦莫有疑其偽者至晉州有男子欲強淫之始知其偽告官械至京都察院具獄以聞上以其情犯醜惡有傷風化命凌遲于市且令搜捕七人者誅之 十二月 詹事府少詹事黎淳奏科場出題作文定式謂洪武年間已常頒降近年所刊程文純粹者少駁雜者多乞移文所司將考試官究治申明科場舊制頒降學校未為遵守上曰科舉重事各處出題刊文等事何為違式差謬該部會同翰林院學士等官覆奏考試等官務取學行老成之士不許徇私濫舉出題校文并刊錄文字

必須合式依經按傳文理純正不許監臨等官干預御史胡璘奏近年以來天下儒學教官多歲貢監生其言語文章不足以為人師範乞今後會試多取副榜舉人選用庶教官得人而人材可成事下禮部覆奏師儒之職賢材攸係宜如璘言 命左都御史王越兼兵部尚書加俸一級越自陳紅牆池獲勝之功為故尚書白圭抑沮錄功反在諸將之後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越統領孤軍深入虜境此捷從前所無 上准擬陞授故有是命

憲錄卷五

十一

信

貪酷及素行不謹官二千十六員詔老疾者致仕罷軟不謹者冠帶閑住貪酷者為民唯福建右布政鍾清浙江按察使劉紆江西按察使趙致清慎正直中外所聞為權奸忌陷俱列不謹君子惜之紆忠愍公球之仲子也學行為尤著云 河南按察司提學副使陳選陞本司按察使 二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命萬安劉翊劉吉提調各官講讀王獻泰淳謝一夔汪諧鄭環羅璟更番侍班彭華江朝宗劉健程敏政周經陸鉞張昇張順更番講讀 勅政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萬安為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戶部尚

禮部尚書劉吉各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

學士三月 皇太子行冠禮 禮部言皇太子

禮已成每月朔望日文武百官于奉天殿朝恭後合

赴文華殿行禮 上命以四月朔日為始 以南京

右都御史王恕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勅兵

部左侍郎馬文升等往遼東招安建州三衛夷人

以大學士萬安劉珏劉吉吏書尹旻兵書余子俊刑

部工書王復兵書兼左都王越掌通政司事工

部人理卿宋旻充殿試讀卷官 上親策會

試中式舉人梁儲等三百五十人賜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特旨年六十餘執政以其對策簡約遂置第

一是行林俊劉忠彥 免浙江府縣收買花木

安南國王黎灝奏占城頭目波籠阿麻先與臣國通

好成化十一年得琉球國海船漂風之衆遂率以侵

掠為臣國邊兵所敗今陪臣黎弘毓回自天朝恭奉

勅諭責臣占奪占城地方改為州邑此臣不能不瀝

血陳辭而訴其無此也夫占城提封全非沃壤家稀

蓄積野絕桑麻山無金寶海乏魚鹽止有象牙犀角

為木沉香而臣國所產寔多不足為貴得其貨不足

以當得其勢不足以強而守之甚艱臣何所利而占

奪占城改為州邑也今朝廷又諭臣復其上宇不得

殞其宗祀誠恐天使急遽之際緝訪難詳而占城避

亂之人與臣國為仇言不足信伏望特遣朝使申畫

郊圻興滅繼絕使占城上下輯寧臣國邊陲休息以

蕃中國以廣遠人此臣之大願也謹遣陪臣阮達濟

以聞上下其章于所司 南京翰林脩撰致仕羅倫

卒 夏四月 吏科都給事中趙侃等言州縣守令

親民之職不宜以監生序補恐任非其人適為民害

乞命吏部取發身科目者選授之下吏部覆奏以為

先年大學士李賢請選監生有學識者授知州知縣

等官至今行之歲貢有才識可用者固難以科目拘

自今大選比舊嚴試之其于府同知知州知縣有缺

仍視李賢所奏為便詔可 設貴州程番府儒學

五月 免徵遼東藥材二年遼東都司歲貢人參三

百斤五味子一百五十斤連年貢未至巡撫都御史

陳鉞奏藥材產于鳳凰山駿陽等處距遼東四百五

里密邇虜巢時被侵掠不得採取乞暫停免俟事寧

之日採辦如例從之 以尚書司少卿戴縉為右僉

都御史管院事 翰林儒臣編輯御製詩集成九四

卷五百八十九首 兵部尚書余子俊議上武舉科

條時太監汪直用事欲以建白爲名吳綬爲撰草奏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下兵部集議於是子俊會文武大臣暨科道官議上武舉科條大畧鄉試以九月會試以三月初場試射二場試論判語三場試策殿試以四月一日賜武舉及第出身有差恩榮次第錄名勒碑亦如進士制內閣竊計汪直所奏出吳綬所撰祖宗設科取士文武自是不同然言之必有端及奏上票旨武舉重事未易即行令兵部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成效巡按提學等官具奏處置 六月 設廣東肇慶府恩平縣 命太

憲案卷五

未

監汪直領通事百戶王英往遼東處置邊務初王英謀欲往遼東撫諭諸夷會遣馬文升不得遂至是聞文升等招安功番成復囑直往而佐之行其意謂建州總安朵顏三衛宜撫欲因是以爲己功且沮詹昇之進後英竟得陞千戶而文升之禍肇于此矣 貴州普定等處蠻賊劫掠總兵官都督吳經等欲大發湖貴雲南兵擊之兵書余子俊以經乃吳綬之兄畏勢欲准其奏 上曰兵凶戰危豈可輕動蠻夷爲患在防禦有術若大發兵恐首惡未得徒傷無辜况貴州山箐茂密縱使兵至豈能得志乎其勅巡撫都御

史陳儼相度事情緩急應否調兵征勦奏來處置

秋七月 浙江按察使楊琯卒琯江西豐城人初舉進士爲御史極論石亨曹吉祥被譖下獄減死謫戍二凶敗復御史歷陞浙使力振憲度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年纔五十四竟卒于官人皆惜之 江西人楊福嘗爲崇府內使僕役隨入京既而逃還過南京遇所識者謂其貌似汪直福乃詐稱爲直而所識者僞爲校尉先自蕪湖乘傳給廩歷常蘇由杭州抵紹興寧波諸府有司及市舶司等官皆信畏承奉軍民多以詞訟作訴亦爲受理至台溫處州繞建寧延平

憲案卷五

七

皆操兵盤糧以張威福所過假廉以取信而跟隨僞校尉則任其納賄及抵福州稱有勅旨三司而下迎候惟謹小官忤意者輒杖之竟爲鎮守太監盧勝等察知執問如律時直勢振天下故小人乘之擾害如此云 八月 巡按直隸御史范珠奏江北大水爲災漂沒田廬倒塌城郭春秋傳曰大水者陰逆災然氣并所致也伏望親賢遠奸信賞必罰仍勅翰林院博稽往事敷陳致災之由欽天監占候天象推詳灾咎之應科道直言無隱吏部用人無私法司鞠囚無枉戶工二部一切遺欠之物不急之務宜停徵罷役

及將被災之處今年夏秋稅糧爲除豁以甦民困
入上曰所言皆已行之事所司其知之戊戌早
朝東班官若聞有甲兵聲者因辟易不復成列衛士
爭露刃以備不虞久之始定莫知其故上命御史
究其事所從起竟莫能得也執蘇松巡撫都御史
平仲翰林學士江朝宗下錦衣獄事連浙江僉事吳
瑞等多人差官校逮問初太監汪直欲往遼東調察
事情不果遼東巡撫陳鉞聞之懼遣人賂直相厚者
漸爲之解既又令人自廣寧抵山海關一帶諷其居
人候直過羣伏道左右保鉞行事公當時直左右已

重刊

文

元

有納鉞賂者因加稱贊直信之不疑至廣寧鉞便服
雜僕從中朝夕左右惟直所命直遂大喜相合鉞因
諧馬文升及倭倭巡撫山東時鉞爲布政有隙及巡
撫南直隸適江直南京公幹多造言於直者直歸未
發也至是倭議事至京直還朝鉞因囑直發之下獄
鉞子澍前以奏捷陞錦衣衛冠帶小旗至是鉞言澍
嘗爲生員不能操練乞入國學自效因引李秉子華
項忠子綬俱以奏捷陞所鎮撫之例事下兵部尚書
余子俊請免澍旗役而令冠帶入監從之陞錦衣
衛問刑副千戶吳綬爲指揮僉事仍掌鎮撫司事

九月以嘉興府知府楊繼宗爲浙江按察使以
戴珊爲陝西提學副使珊躬教諸生窮鄉下邑無不
至約束堅明風雨不爽一如在南畿時云冬十月
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錕爲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
及冒封郡王縣主者皆賜死妃父周恂凌遲及其妻
妾子皆斬之籍其家先是王有疾恂入問竊語王曰
王疾病無後何不取家人子以奉王後王以爲然令
二官人假若有娠者諸王來問疾俱以託之王薨恂
與王母及妃謀取其妻之女及他人男前後抱納宮
中恂女俱受封既而恂之姻家以私忿發其事下撫

重刊

元

按諸司官廉得其實刑部尚書林聰等具獄覆奏
上曰周恂陰謀主使紊亂宗支凌遲處死妻妾子俱
斬冒封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賜自盡徵錕追降爲庶
人仍錄獄詞寫書各王府知之命御史婁謙提督
南畿學校勅吏書萬安爲太子太保仍兼謹身殿
大學士兵書王越爲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兵書
余子俊刑書林聰工書張文質爲太子少保俱仍舊
事巡按江西御史沃類奏吉安知府黃景隆淹禁
凌虐故勘致死人犯自成化十一年至十三年計三
百八十七人都察院覆奏命刑部郎中屠勲錦衣衛

百戶楊綱會撫按三司官鞫治閱籍致死者總四百
十七人其無罪而故勘故禁死者實有六人有一
家五人者有父子兄弟三四人者景隆坐凌遲罪械
繫至京下法司議之 十一月 十二月

憲章錄卷第三十五

憲章錄卷第三十六

成化十五年己亥
至十八年壬寅

十五年春正月戊午朔 勅加吏部尚書尹旻爲太
子太保汪直爲之請也 改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爲
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蘇松等處起致仕戶
部尚書薛遠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巡撫大
同都御史李敏奏今天下學校俱有樂以侑祭文廟
而大同之樂獨缺乞照例頒降或容臣製造今本學
生演奏月庶邊方之遠預觀禮樂之美甲冑之士
得習文物之儀 上曰大同雖邊方諸生誦法孔子
與內郡無異其亟令所司製造樂器侑祭文廟俾本
學生習用之 吏科都給事中趙侃等御史王濬等
交章糾劾薛遠潛住京師貪緣復用且南京根本重
地參贊軍國重務遠昔總京儲尚孤委任今贊機務
豈能濟事況又以奔競而起臣等切恐天下效尤而
來者必接踵矣乞仍罷遠致仕弗從 二月 以去
歲湖廣荆襄德安府屬水災免夏秋稅二十二
萬三千石 三月吉安知府黃景隆死于獄初知府
許聰之死景隆任同知有力焉至是景隆坐罪下獄
死死腐流蛆滿地猶不及收或以爲有陰報云 致

生南京禮書倪謙卒謙應入上元縣人舉進士第三
授翰林編脩歷陞學士主考順天鄉試舉子有接拾
謙除事者付行事校尉發之謫成開平遇恩例放免
尋上疏自陳復職閑住既乃復入史館陞禮部侍郎
御史陳選抗疏極言之罷謙致仕後七年復起爲南
禮部尚書以疾致仕至是卒諡文僊謙在翰林與
錢溥相類好比匪人景泰中選內官聰慧者數人俾
謙牧之後俱柄用謙蹟而復起者此數人力也子岳
後爲尚書有名克蓋前愆云 夏四月 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韓雍卒年五十七雍直隸長洲人自幼英

嘉慶元年

二

貞

邁不羣爲御史時年甫二十一出按江西刁豪歛跡
其所規畫多合事宜督戰兩廣民夷畏服雖費用過
侈而兩廣之民不怨以費財之害輕于喪生也旣而
爲廣西鎮守太監黃沁所劾致仕雍志於功名至是
鬱鬱不樂家居僅四年遂卒廣人立祠祀之 五月
太監汪直執兵部左侍郎馬文升下錦衣衛獄
乙丑直隸常州府地震有聲生白毛 初牟倭與江
朝宗下獄幾半年吳璠等始逮至會鞠理刑指揮吳
綬承汪直意備極拷掠訊之皆不實倭獨誣伏受常
熟等縣糧長銀三千五百兩刑部擬倭受財枉法者

嘉慶元年

三

貞

律謫戍湖廣鎮遠衛朝宗以嘗有事謫倭調廣東市
舶司提舉璠等皆無罪釋之倭至戍所邇年卒倭爲
江西按察使時知府許聰之死寔有力焉已不爲公
論所與至是獄竟人皆知其爲汪直所陷而無恤其
寃者 滿兵部侍郎馬文升戍邊文升奉勅往遼東
撫諭夷人汪直亦往按事陳賊謂文升於直還朝
會余子俊有劾陳賊疏賊疑文升所爲遂囑奏文升
專擅行事撫按無方致啓邊釁初建州海西夷非一
種文升招撫之多順服間有未服而犯邊者故直以
此陷之吳綬承直意附會成獄刑部不敢違比依指
揮千百戶致所部軍人反叛者律遂命謫戍四川重
慶衛 內官奉旨宣諭六科十三道曰牟倭職居風
紀大肆貪婪馬文升撫按無方用致邊患科道官互
相容隱緘默不言可自陳狀於是給事中李俊等二
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合詞請罪詔廷杖人
各二十時文升謫不以罪倭賊證未明俊等莫有論
列及承詰責而又不肯辨明冀以罪辭獲免竟被杖
云 陞右僉都御史戴縉爲右都御史屠濬爲右僉
都御史王濬爲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先是王越言
御史王濬屠濬倡鍾楊守隨俱才識明達乞峻擢之

詔吏部擬缺以聞內批陞二人因及於籍 特加工
部尚書萬祺太子少保先是皇太子止閣六卿皆加
保傅俱時璋易州山礮不與竟賞綠得之祺起吏胥
所理者柴炭之事而居保傅之位大臣不敢執正而
璋亦無收進諫者 貴州總兵官吳經等以平西
軍賊報捷 上命馳勅獎勵之陞報捷人各一級
是役也蠻夷零賊劫赴任雲南參政姚昶家屬吳經
奏欲大舉興兵滅之 上命御史陳儼相度事勢
為進止而儼畏經弟綬之勢竟遷延于家以致經大
肆殺戮地方疲敝冒濫功賞人莫敢非議云 調錦

卷之五

四

貞

衣衛掌鎮撫司事指揮吳綬于南京錦衣衛以指揮
趙璫兼掌司事綬初附汪直得用事後知不容於公
議凡文臣下獄非其罪者不加箠辱遂忤直意為所
斥 六月 命斬劉八當哈於遼東梟首示衆發
張驪兒等六人充軍八當哈弟寧人天順間因盜馬
事露奔建州張驪兒等成化初為虜所掠因相與導
虜寇邊至是各冒虜酋阿卜等名朝貢比還遼陽為
親知所識拘留之陳鉞等奏請梟二首以示衆事下
兵部尚書余子俊言八當哈等雖華人然既冒虜名
朝貢亦使臣也若拘留之恐開將來之隙宜姑縱之

卷之五

五

貞

以懷遠人詔下公卿議咸言八當哈叛華附夷宜服
顯戮張驪兒等為虜所掠可待以不死議 上乃有
是命 浙江湖州知府李雄苛刻取民賦積狼籍巡
按御史張銳牒按察副使王齊按實劾奏未下會吏
部調維貴州石阡府雄將行齊素與雄有隙乃給銳
留雄使不得行且檢其桀得金銀器皿封識之誣雄
夜半斬關而出為千戶所執銳不察復奏其事命官
校崔智械雄至京下錦衣獄雄奏稱銳等挾讐害之
再命刑部郎中顧福錦衣千戶謝瑛押雄往竟其獄
併逮銳齊鞠治福等擬雄監守自盜齊增減官文書
銳奏事不實俱坐罪有差刑科參看福等會勘雄等
事情罪輕重不倫福等亦被逮刑部各擬合坐者律
雄發充軍齊革職為民銳調梧州府推官福調永州
府同知智瑛俱調邊衛帶俸 秋七月 南直隸巡
撫王恕以災異自陳休政詔不允 王恕上奏臣自
去年奉命巡撫之後節據撫屬申奉各部勘合派買
各項物料未免取辦于民里甲多致逃移臣惟凡此
之類朝廷之上固有不可缺者亦有可減省者亦有
可缺者糧餉軍需不可缺者也花樣役定可減省者
也珍奇玩好可缺者也今當軍民凋弊之際凡百元

費俱宜撙節一應不急之務俱宜停止俾軍民息肩
寔為社稷之福又兩京一應收受錢糧內外官員請
勅戒諭各公乃心憫念民艱毋乃踰留難毋巧取財
物毋多收斛面務愛惜民力培養元氣如或不悛令
科道官指實奏拿問則東南困苦庶其少甦矣

上命查理禁約 命太監汪直行邊 朵顏福餘泰
等 備虜酋各奏報迺滿都魯亂加恩諭已死且
請從使入貢并未開市兵部言三衛意在邀功希恩
賞違東守臣即在邊犒賞仍諭以朝廷恩義俾堅
歸附之心詔從之 八月 九月 致仕右副都御

卷之六

六

史夏頃卒頃浙江天台人剛介廉潔不屈意于人自
為御史以至布按兩司推鞠得情所至無冤抑然性
涉高亢故多齟齬不得盡行其志子鏞亦舉進士

丙子直隸無錫常熟二縣地震有聲 冬十月 命

江直監督軍務撫寧侯朱永佩靖虜將軍印充總兵
官討建州夷時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希直意奏建
州女直伏當加聲言來寇遼東請命謀勇大臣假以
賞罰之權揜其不備搆其巢穴時鉞附直勢而司禮
內閣又有結為心腹者遂主鉞奏而有是命直弄兵
之機實始於此云 戶部尚書楊鼎再乞致仕詔允

所請今有司月給米二石八夫國名應用先是大臣
致仕未有給米撥夫之例有之實自鼎始 命徙延
綏定邊營于中山坡初余子俊巡撫陝西建議安邊
營平曠難守宜退守中山坡其後都御史丁川復以
安邊營為便而巡按御史李敏亦言開疆展土乃壯
國之圖退地棄城豈守邊之策且封疆百里城池三
座豈可輕棄若曰空曠難守則定邊花馬池何以防
守若曰糧運艱阻則寧夏高橋兒何以運餉議與川
合至是子俊為兵部尚書固守前議言臣嘗訪求古
今守邊事宜安邊及新興永濟等處水少昔范仲淹

卷之六

七

守鄜延必據水與險永樂間棄東勝不守亦其明驗
況今實未嘗棄乎詔可 命陳鉞叅贊策征軍務初
建州之役其謀實起自鉞而王越亦有垂涎之意余
子俊以越開邊啓釁惡之既而 上命汪直朱永將
兵而不及越越疑為子俊所泄乃言本朝未嘗有武
職節制文職大臣者且征討重務豈可無文臣總督
意蓋自薦于是子俊言前命出于聖斷不可復移今
鉞自以風憲大臣不受節制故為沮撓宜勅其協濟
其謀毋分彼此而鉞以直故且以計沮王越竟得叅
贊之命時稱鉞越相競云 閏十月 初汪直朱永

之討建州也余子俊等建議諸夷不犯邊者勿令驚
疑至是直等以其所擬示弱損威乃遣使招誘建州
夷人郎禿等四十人來貢欲置之死且言建州三衛
法當殄滅若今日縱還明日復為邊患勅汪直等便
宜行事至是直等械郎禿等至遂令都察院錦衣衛
禁錮之 命毀刊行會定見行律條而直隸巡撫王
恕奏律乃治天下大法我 太祖高皇帝斟酌歷代
律條定為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條頒示天下而名例
律有曰凡律令該載不盡事理若斷罪而無正律比
附應加減擬定擬罪名近在京書坊刊行大明律後
有會定見行律一百八條不知何時會定者在內法
官老子刑名者必不依此比附但恐流傳四方未免
有誤新進之士畧舉其兵律多支離給條及刑律屬
制使及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不可行于天下乞
以其板毀之至是法司會議宜以恕言通行內外法
官自後斷罪悉依大明律并奏准見行事例敢有再
稱會定律條比擬出入人罪者以故出入人罪論仍
行書坊即將所刻本燬毀違者並治以罪從之 十
一月 吏科給事中王瑞言天下布按二司進表官
皆方面重臣乞令各陳所見以通天下之志詔瑞從

言紛授命錦衣衛杖之 十二月 御史許進言國
家以科目取士慎選考官近各布政司每遇開科輒
徇私情所聘考官者多非其人以致校閱不精兩京
俱命翰林官主考故所取得人乞各布政司亦如兩
京例命翰林官主考為是 上諭禮部臣曰科目選
賢國家重事若聘主司有徇私作弊者令巡按御史
并布按二司互相糾舉或爾部中詳看體訪得出奏
來必重治之 按嘉靖戊子辛卯各布政司鄉試俱
命選京官二人主考亦與許進建言之意同恐此法
終不可罷 錄平建州功加太監汪直食米歲三十
六石章朗十二石陞陳鉞為右都御史官旗陞者一
千八十九人賞者一千五百四人 命禮部尚書鄒
幹工部尚書王復致仕有司給月米人夫視楊鼎例
陞右都御史陳鉞為戶部尚書 兵部右侍郎李
敏奏臣往年為浙江按察使守制還河南襄城縣嘗
市地于縣南紫雲山之麓凡三十畝有奇建屋若干
植積書數千卷日與學者講讀其中其地之所入亦
足以供教學者之用願籍之于官以為社學因請勅
額併令有司歲時脩葺從之賜額為紫雲書院
十六年春正月壬午朔 戶部尚書陳鉞自遼東馳

驛至京命掌部事 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越提督軍務保國公朱永佩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率京兵萬人赴延綏禦虜其參將等官即令直等推舉以聞并速其從征什物待報啓行時鎮守延綏太監張遐奏傳聞虜賊擁衆渡河潛圖入寇及巡按陝西御史徐舟亦言虜等處虜賊入境乞下廷臣議戰守機宜奏下兵部尚書余子俊探知汪直等不敢違拒奏請會官廷議且言往時各邊有警朝廷命將出師多因整治什物遷延以致緩不及事今宜議定早爲措置 上是之遂會官議上合行機務

宣德集卷六

十一

兵

并請命監督提督總兵等官故有是命 兵科給事中孫博言數事一宜編集前代賢君所納諫章以備御覽一令法司大臣刊布累朝奏准條例輔翼律令並行一令各布按二司及守巡官各府知府每於歲首即開僚屬考語冊報巡按御史以俟考覈其有偏徇不公遞加降黜治罪一東西二廠緝事旗校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豈旗校可信反有過於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實多乞嚴加禁革奏入上曰孫博不諳事體本當究治姑恕之時汪直聞博奏涉

西廠事怒甚呼博向加詰責人皆爲博危之 二月詔天下學校孔子廟庭所在凡過門者皆下馬

三月 監督軍務太監汪直提督軍務都御史王越至威寧海子襲破虜營奏捷 勅吏戶二部臣曰汪直王越出境勦殺虜寇有功直歲加米四十八石王越同慶寧伯御史許進等奏王越原兼都察院左都御史今蒙以靖虜功勦封伯爵寵遇非常臣工胥慶乞照先年兵部尚書王驥禮部尚書楊善事例仍令本官兼職管事愈見增重奏上命兼都御史掌印提督團營如故 按王越逢迎汪直獵取爵位許進又從

宣德集卷六

十一

兵

而附會之一時皆謂之名臣士風習尚可知矣 夏四月 錄威寧海子殺虜功賜王越誥券封奉天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食祿一千二百石本身免二死子孫世襲仍追封三代子姓家人員功陞賞者甚衆 五月 禮部右侍郎周洪謨進所纂疑辨錄三卷言五經四書雖經宋儒朱熹註釋間亦有仍漢唐諸儒之誤者乞特勅儒臣考訂仰取聖裁 上曰五經四書漢唐宋諸儒之誤者本朝未樂聞儒臣考訂纂脩悉取其不悖本旨者輯錄之天下學者誦習已久周洪謨乃以已見紛

更不准 六月 兵科都給事中吳原等劾奏遼東鎮守太監韋朗總兵官緞謙前巡撫陳鉞等啓釁冒功失機匿罪以祖宗法度爲不足畏生靈血肉爲不足恤不忠不仁莫此爲甚雖爲御史強珍所劾不過倖作賊罪情重法輕公論未愜請重加懲治爲人臣監國之成御史許進等亦以爲言且謂陳鉞如宋黃潛善賈似道其罪尤甚 上曰爾等所言皆是朗等不當重罪但事已處分其已之既而汪直自遼東還憾珍奏其事乃奏珍行事乖方妄叅被虜人畜名數過多請治其罪命錦衣千戶蕭聚往覈如珍奏不實即械至京鞠之 秋七月 翰林侍講彭教卒教江西吉水人甲申進士第一授翰林脩撰進侍講卒年四十二教性刻厲尚氣不肯下人儕輩多忤因鬱鬱成疾遂不起 八月 陞國子祭酒丘濬爲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 謫強珍戍遼東先是珍劾韋朗緞謙陳鉞失機罪汪直奏珍欺罔命錦衣千戶蕭聚械珍至京直先執珍於御馬監拷掠然後奏聞謫之 九月 辛丑四川威州地震有聲 夜四方流星如大盞赤色光燭地自婁宿西北行至霹靂旁尾跡散冬十月 南京十三道御史徐完等劾奏戶部尚

書陳鉞巡撫遼東時爲御史強珍所劾止停俸一年而鉞罪重罰輕不誅何以示戒六科給事中章玄應等亦言鉞存心陰險制行儉邪玩寇殃民冒功希賞乞明正典刑以爲人臣不忠欺罔之戒不報 十一月 以旱災免直隸順德所屬九縣秋糧一萬八百石有奇草一十九萬餘束 十二月 吏科給事中王瑞等言比湖廣江西等處巡撫等官各奏所部災傷民饑盜起請免各官明年朝覲臣等以爲朝廷命官初意惟欲其安養生民撫綏地方今民饑盜起皆各官不職所致正當罪以示警顧乃爲之請留前後因仍恐爲定制諸司正官既留則進退八才無由而審止憑巡按等官所報揭帖則考察之典亦應故事而已且地方多事自宜設法拯濟何至故違舊制使朝覲大典漸至廢弛明年來朝并在任官乞嚴加考察或有不公者聽科道糾之庶足以爲徇情欺罔之戒 上曰三年述職國家舊典若徇所司各庇其屬有貪暴荒怠者烏得而驟之給事中言是其令吏部知之 廣東左布政彭韶奏乞停罷市舶太監韋眷所請造辦進貢均徭餘戶因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野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

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食艱於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需無創作營造之費富強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内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祇有限今則遠近親疎日益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賓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士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士用儉朴今百度侈靡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士風淳實今人情皆好馳騁矣初民用節約今閭閻皆競奢華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撙節猶恐無以爲繼况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難用其何

臺集卷六

上

貞

以善後哉 遣戶部員外郎官廉等勘教東官莊田時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官莊管莊內侍欲周占且子粒十倍公家民其冤之訴于朝乃遣廉偕御史錦衣官往勘內侍密遣人要廉曰田如歸我謹讀官可得也廉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弗爲也至其地徧集居人指陳故迹幸以所占田盡歸於民援例起科畝率三升同事者懼有所忤廉曰我戶部也有害吾獨當諸公何憂既命下皆從所擬十七年春正月丙子朔 禮部言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合用同考試官今詩易卷多乞每經各增一員

上曰科舉取士務在得人增同考試官庶得詳於校閱從之 余子俊以母喪去任 二月 免山西大原等三府澤潞等五州并大原左等十二衛去年夏稅上萬三千四百石秋糧子粒四十萬一千九百石草八十六萬五千三百九十束以水旱霜雹等災故也 調國子監丞祝淵爲雲南廣西兩省巡撫上言請天下府州縣學文廟皆如南京國子監制爲木主上謂文廟制體已定何復紊亂舊章禮部看詳以聞侍郎周洪謨劾淵輕率妄議命調外任 以周洪謨爲禮部尚書徐溥爲左侍郎 改戶部尚書陳鉞于

臺集卷六

上

貞

兵部 三月 上親策會試中式舉人賜進士王華等二百九十八人 太監懷恩傳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戴縉爲右都御史 禮部以二月初十日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等府州縣俱同日地震有聲奏言考之傳記地動千里有大災又云春動者歲凶二月動者水災今所動不止千里又况鳳陽南京皆祖宗根本之地宗廟社稷所在關係尤重乞行各處守臣理冤抑恤孤寡以消變異儲廣蓄省費用以備歲凶漕河渠築河堤以防水患毋徒事虛文從之西域撒馬兒罕遣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命大臣迎

接職方郎中陸容言獅子之爲獸在郊廟不可以爲
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馭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禮
部尚書周汝謨亦言不命官迎接上乃遣內臣
迎之鎮守湖廣都督僉事王信上言湖廣蠻夷實
無能爲但我軍姦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
選精銳常加隄防其患自息湖湘田地高下不齊農
家無所蓄積歛獲未竟徵歛一空求免饑寒不可得
今乞選方面守令大加存恤公以格物廉以律已端
本澄源在朝廷而已上下其章飭勵衆職信本寬河
衛千戶以功累遷至都督持廉秉公雖蠻夷亦信服

嘉慶卷五十六

七

貞

之末順保靖二夷世相仇殺信諭以大義尋自解靖
州及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勦之信巡邊面諭竟不
煩兵而下召諸苗犒以牛酒且詰其逆順故皆稽顙
曰累歲苦麾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我方
願爲屬後尚敢反耶信沉毅簡重敝袍糲食閒居輒
展玩經史歷鎮大邦不營私產金玉奇玩一無所好
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累子孫者我所遺也
總兵權者皆爲子弟奏官信絕不爲只令讀書自力
雖公卿士人亦鮮見其儔云夏四月南京一三
道御史陳金等言南京地震有聲白毛頓長猛虎近

城傷人且當春陽和煦之時而寒風淒雨有類秋冬
臣惟恨本重地災異獨甚皆大臣不職所致効南京
工部侍郎劉俊兵部侍郎馬顯禮禮部侍郎李本國子
祭酒上俱皆有干清議乞罷歸田里南京六科給事
中周紘等亦以爲言且及左副都御史胡拱辰鴻臚
寺卿李塔章下吏部覆奏俱留治事五月山西

嘉慶卷五十六

七

貞

把關隘之人知情故縱俱謫發煙瘴地方充軍有能
捕獲者給賞犯人財產庶奸頑知警邊防戒嚴奏上
從之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威寧伯王越佩平胡
將軍印克總兵官率兵三千赴宣府調度擊賊六月
左僉都御史李綱卒綱山東長清人天順丁丑
進士授御史陞太僕少卿嘗過薊州盜奪其篋問其
隸曰乃李少卿邪是無錢者擲篋而去歷陞僉都御
史卒下官直隸宿州民張珍妻王氏臍下右側裂
生一男子築遼東鳳凰山等處城堡秋七月
汾川王貢綜奏求書籍上以勸善書爲善陰陽孝

順事實錄之 八月 真定縣學教諭

曆象長時乃敬天勤民之急務後世曆法

得古人隨時損益之常法也我朝盡革前

於曆法可議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

曆元以步算又以陰陽虧盈之理求之以驗今

計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巳丑

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於斗宿七度至

年丁巳十月初一日戊辰酉正月初刻合朔冬至日

與天復同會于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為一

者也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閏日

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冊上進請勅

精加考訂仍行欽天監從宜造曆頒布天下

法已嘗稽定今奏有差所司其看詳以聞

洪謨等會掌欽天監事太常卿童軒集曆科

真正已參考講論竟日不能決洪謨等因奏正

據邵子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算氣朔又祖

述前代術家評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曆法俱各有差

曾不知與天合雖差而可今正已膠泥所開

議請下法司治罪詔以正已不諳事體妄議曆數

未衛其執治之 按周洪謨嘗纂五經四書疑辨

以獻而朝廷謂其紛更已從寬假茲俞正已上言曆

法縱未必是亦當存之以備參考乃必請法司治罪

錦衣執之此休休有容占之所謂一个臣也 順天

府府尹杜謙奏請較定權量以給民用從之 九月

兵部奏安南國僻在西南萬里之外與雲南兩廣

接壤未樂聞王師克伐郡縣其地其後守臣失馭乃

復陷沒今又轉肆憑陵東吞占城西併老撾殘破八

百偽勅車里宣慰司殺滿刺加使臣先年有邊人還

自安南稱其國欲犯雲南以其毋諫而止都御史王

恕亦稱安南遣人偽為商人來覘虛實入聞有江西

人王姓者亡命為偽御史為之畫策督兵累次侵擾

未必非此人之謀占城使臣亦言安南治戰船三千

欲襲海南不可不為之備 上曰朕視安南禮絕外

國每優容之而彼外示恭謹中懷桀驁迹其所為蓋

有不可掩者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宜

申命雲南兩廣守臣嚴越境亡命之禁彼若有犯當

整其間之 誅強賊劉通等六人於市通直隸鎮海

衛人成化十五年犯罪亡命因聚衆奪民船往來江

湖中販鹽為盜剽劫殺人南京僉都御史白昂奉命

巡江遣人誘致之通等亦饑困遂與其黨東身自歸

於昂收其兵器一千六十件械通等二十一人送京
師法司議通當凌遲處死餘悉當斬詔通等聚眾劫
殺拒敵官軍本當依律但力窮投首俱減等通斬首
惡五人皆絞餘擬罪有差 冬十月 總督漕運都
御史張瓚言宋儒胡瑗揚州如臯縣人與孫明復石
守道讀書泰山明體用之學教授蘇湖當時取其學
規行于太學所著有資聖集景祐樂議口義中庸解
春秋口義言行錄皆有益後學仰惟聖朝崇重儒術
凡前代諸有功斯道者悉已列之從祀如瑗者獨在
所遺乞下禮官考瑗功行或陞從祀或建祠事下

聖鑒事

干

禮部知之 嚴遼東馬市之禁先是陳或巡撫遼東
奏開馬市於開原廣寧二處朵顏諸夷每月兩市後
通事劉海姚安稍侵倖之諸夷懷怨寇廣寧不復來
市至是越為兵部尚書懼罪及已乃奏言初立馬市
非資外夷馬以為中國之用蓋以結朵顏之心撤海
西之黨今宜申嚴禁例每為市令參將一員布按司
官一員監之有侵剋者重罪之庶毋激變之患詔可
仍令巡按御史治劉海姚安之罪以聞 十一月
貴州程番府知府鄧廷瓚奏本府新立學校土人子
弟在學者乞歲貢一人 上曰朕以蠻夷率化既建

宣

學究徒比之內地但科舉之業未可猝成宜歲貢生
員一人俾觀光上國相勸於學以稱立賢無方之意
太監汪直威寧伯王越督兵宣府乞班師兵部尚
書陳鉞謂宜如所請會宣府巡撫秦紘奏虜數出沒
上以邊務方殷不許 開成廣西旧州府儒學 十
二月 命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仍與汪
直提督各路軍馬防禦虜寇

聖鑒事

干

史賑濟饑民 復罷西廠時汪直在大同科道交
奏西廠苛察紛擾大傷國體內閣雖萬安亦謂宜
劉瑾不從萬安乃上疏謂官民人等衆口一辭皆
革去西廠為便 上乃罷西廠中外欣然珣有慚
右軍都督馬儀奏兵書陳鉞巡撫遼東時姦
罔倚法弄權剋取官銀營求阻職御史強珍劾
機隱匿侍郎馬文升發其激變夷情鉞輒報與
誣陷二人謫以御史王崇之不從其濫報功次
誣陷降官其子澍冒授錦衣千戶恃勢為非
其勘問令鉞致仕儀閑住澍調永平衛帶

夏四月 琉球國中山王尚真奏乞以陪臣子祭賓
等五人於南京國子監讀書禮部按舊例以聞 上
曰遠夷嚮慕文教朕甚嘉之先朝已有舊制其令蔡
賓等南監肄業有司歲給服饌俾知中國禮儀永遵
王化 賜晉王書該府求和王儀賓劉欽奏要將已
故東勝縣主收貯折色鈔貫及木支俸米四百石并
白已俸米二百石俱辭入官以爲軍國採薪之助違
例妄援掠美沽名其失有三王即拘欽到府責以前
失令其安分守已自有樂地何必爲此矯激虛語顯
書以達王其防範之 五月 故刑部右侍郎林鶚

軍實錄卷三六

主

貞

子薇乞爲國子監生 上不允仍諭禮部曰蔭叙大
臣子孫所以崇德報功示激勵也其間或有容身保
位無益於時者恩典何可泛及今後在京三品以上
官果政績顯著者蔭一子亦必能通經書大義乃許
入監毋容一槩濫擢 六月 以秦紘巡撫陝西時
秦府旗校肆橫侵軍害民紘悉擒治不少貸王不能
堪計紘欺凌親王 上怒逮紘下獄命內臣尚亨籍
其家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具言紘貧狀上親
閱所籍家貲嗟歎良久立釋之且賜鈔以旌其廉
秋七月 命雲南布政司歲祭故翰林學士王禕

八月 兵部請自後京軍遇警調發惟神鎗砲銃等
物徵車兩丁夫傳送若官軍行李兵仗宜二人共給
一馬負之庶軍行不至稽緩民力不至煩費 上是
之 司設監太監杜福友傳旨着國子監生湯榮軍
舍孫智前往常州府取要截江網古書一部盧岐僧
院刻絲作羅漢十八幅觀音二幅再有古跡書畫尋
來進用 閏八月 南京留守前衛百戶高洪等已
用管事後謀管屯 上曰國家做古屯田之法用成
卒耕守蓋寓兵於農之意也地有定業官有定員行
之既久其法漸廢成卒多役於私家子粒不歸於公

軍實錄卷三六

主

貞

原管屯者有積蓄之利而無差操之苦所以啓後來
者之謀也洪等宜加究治自後兵部凡軍官有濫設
者悉退出差操 刑部尚書林聰卒聰福建寧德人
少舉進士授刑科給事中改太子司直歷官刑書卒
諡莊敏景泰中論諫之臣以聰爲稱首後與汪直鞠
遼東守臣獄蓋多偏徇君子有異議云 按崔銑曰
銑聞之張元禎曰初景帝將廢儲而立其子令百官
各署狀惟給事中東安李侃執筆大慟給事中閻林
聰退而語人曰惟吾抗議景帝聞之改聰爲太子司
直郎聰欣然自負今諸家文集謂聰爲忠蓋聰後事

顯謨言相傳爾元積又曰使李侃推勸心於狀豈不
毅然大丈夫哉是時諫者三人鍾同死于獄章綸廖
莊晚雖貴咸黜貨敗節也景帝易儲時薛瑄以大理
丞治餉于滇署狀無瑄名謝理乃譏瑄非也然本朝
上節不厲少遭變事鮮不諂附者 調威寧伯王越
鎮守延綏都督同知許寧鎮守大同時汪直與王越
俱留鎮大同萬安等恐直為越所誘以求復用乃上
議調越延綏以寧易之 九月 庚戌金星晝見於
申 遣少監孫端齋勅戒諭晉王茲巡撫等官奏慶
成王府奇澗抗拒父命打死平人姦占樂婦王即拘

寧塞臺本

辛

貞

慶成并奇澗到府令其望闕跪伏數慶成不能教子
不啓不奏之過數奇澗以前項罪惡降奇澗為庶人
以巡撫山西左副都御史何喬新為刑部左侍郎
冬十月 詹事彭華為其鄉人所訐詔宥其罪停
俸半年 十一月 賜顏氏廟戶初顏氏裔孫博士
鈞以乏人灋掃援孟氏例奏請 上曰國朝祀典二
廟並降其令有司如孟氏數給與之 十二月 御
製文華大訓成 陞吏部尚書萬安為太子太傅華
蓋殿大學士戶部尚書劉珣為太子太保謹身殿大
學士禮部尚書劉吉為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詹

事彭華少詹事王獻侍講學士楊守陳侍讀倪岳各
陞秩有差 杖監察御史于壁劉規於朝時一男子
行求闕門號呼壁等執以聞詔送錦衣衛以御史但
當糾奏令守衛官軍拘執御史何為輕率自執姑宥
其杖而釋之 申明犯罪充軍不勾丁補役之例御
史昂言天下官民犯罪充軍宣德十年詔令止終
本身今有司遇凡逃亡事故率多勾丁補役殊失罰
罪之義并違舊制章下兵部言比因陝西巡撫
阮鵬之言已嘗如例禁止今宜再加申明通行天下
從之

寧塞臺本

壬

貞

憲章錄卷第三十七

成化十九年癸卯
至二十年甲辰

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 定給湖廣太嶽太和山香蠟自成化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止蠟二萬三千四百一十餘斤香一萬三千八百四十餘斤令於襄陽府夏稅折收給之 二月 以職方郎中劉大夏爲福建右叅政 命浙江蕭山縣祀魏驥于德惠祠祠舊祀宋縣令楊時驥家居日躬率鄉民脩築海隄田獲其利邑人謂驥之功與時等相率赴京具奏請以驥配于時之祠故有是命 三月 陞都察院右都御史戴縉爲南京工部尚書 南京禮部左侍郎致仕章綸卒贈禮部尚書謚恭毅綸浙江樂清人少好學至老讀書不廢忠節炳然爲世所傳誦云 夏四月

陝西巡撫阮勤奏岐山縣有周公廟咸陽縣有周公墓汚縣有漢諸葛祠鳳翔府有宋范仲淹祠藍田縣有呂大中大臨大鈞祠俱歲久頽圯乞脩治并賜祭 上曰朕考祭法凡法施于民以勞定國者則祀之周公制禮作樂通行萬世諸葛亮興復漢室范仲淹經畧西夏皆有功當時而呂氏兄弟得伊洛之傳又於名教有補者祠墓弗脩祀禮廢墜豈祭法崇

報功之謂哉其令有司各務脩治於周公廟歲春秋二祭墓以二丁守視亮祠淹及呂氏兄弟俱歲一祀庶稱朕褒表先聖先賢之意 五月 鎮守大同太監汪直等馳奏有自虜中逸歸者傳報北虜小王子欲糾率部落大舉復讐恐衆寡不敵乞將直舊所統遊軍頭目都督盧深等一千一百人兼程赴援下兵部議尚書張鵬等謂時方盛暑師難久戍計大同各邊士馬數及四萬使內外守臣戮力齊心兵亦足用直所請姑勿許宜勅大同宣府等處守將合兵禦虜仍令永平山海遼東各邊嚴謹隄防且言京師武備

所以控制四夷必須養威蓄銳於閒暇之時方能折衝禦侮於有事之日邇來困於差役銳氣消沮恐一旦警急難以調用宜悉停其役詔可 六月 調汪直於南京御馬監巡撫大同都御史郭鏗奏直與總兵許寧共事以來寧恐直之見陵直忌寧之相軋互生嫌隙不相和協平居如此倖遇大敵豈不債事上降勅切責調直南京初直之出使有司追候不及動遭毒撻有定州知州裴泰者預餽具以待僕從皆醉飽直心悅之至是被調道經曲陽縣有司皆避之直困卧公館孤燈熒然適奉至曲陽迎謁上司直喜

史 11-763

甚求食且曰吾非復前比矣吾南行 上意猶未可
測明發但得夫馬起程足矣人謂小人得喪之態可
爲世戒云 秋七月 前兵部尚書余子俊服闋召
爲戶部尚書 命御史司馬王提督南畿學校 八
月 應天府戶魯崇志卒崇志浙江天台人故僉都
御史穆之子平生少嗜好於人不苟合安分自守不
附勢以干進云 汪直有罪罷削王越威寧伯追奪
誥券編管安陸州兵書陳鉞工書戴縉錦衣衛都指
揮吳綬俱革職爲民工侍張順致仕初越縉等諂附
汪直内外交結朋比爲姦勢傾中外翰林都御史科
道布按等官江朝宗牟俸王崇之趙良張善吉方賓
沃類馬文升強珍張銳王齊等皆罹其害至是公論
快之越縉縣人鉞獻縣人縉南海人順江都人山西
軍籍皆進士出身可爲科目愧云 命太監懷恩戶
部尚書余子俊閱視團營官軍不許私役隱占 調
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先是鎮守內臣顧恒歲
有進貢之儀里胥乘之求索羣方民不勝其擾韶上
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
上爲恭不知凋傷國本爲害反大市舶內臣章眷請
以均徭餘剩六十戶隸船司爲造辦進貢之需韶上

疏減其半太監梁方弟錦衣千戶在鄉私採禽鳥等
物進貢官民俱罹其害韶復上疏言狀忤旨遂調貴
州廣州父老皆涕泣如去父母云 九月 授吏部
應選舉人陳獻章爲翰林檢討獻章廣東新會人巡
撫廣東都御史朱永等薦其學行可以追匹古人乞
以禮徵聘吏部謂獻章乃聽選舉人非隱士比遂移
文取至京欲考試授職獻章奏言臣以舊疾未平未
能就試母年七十有九乞放歸侍養 上特授以翰
林檢討聽歸一時推尊之目爲道學尹直謂獻章初
至京潛作十詩以頌太監梁方方言于上乃得受職
及請歸出城輒乘轎張蓋列梨開道無復故態楊維
禎張弼輩皆贈言嘲議張元楨采以載諸憲廟實錄
且備述其矜持沽名之狀雖尹直輩未能成人之美
亦獻章或有以自取云 都察院副都御史李裕
等奏太監汪直偏信兵部尚書陳鉞錦衣指揮吳綬
之言報復私讐擯斥良善誣都御史牟俸謫死且累
翰林學士江朝宗遠調巡視侍郎馬文升巡按御史
王崇之強珍俱奏鉞遼東冒功致忤直意謫戍調官
給事中趙良張善吉工部主事方賓御史沃類張銳
陳遵毅按察司副使王齊皆以忤直官校被殺文致

其罪除名或遠謫今直等罪露前事已明乞復各
官原職召還 上以事已處分裕等煩擾各停俸半
年 冬十月 錦衣衛帶俸都指揮使王時除名隨
居安陸時前威寧伯越次子也 太監李榮傳陞僧
錄司繼曉為左善世惠昇右善世 十一月 太監
王敬千戶王臣等以購書採藥為名乘傳南行所至
縱暴橫索貨財搜取奇玩官民並受其害凡江南書
畫玩器之奇絕者檢括殆盡至蘇州府令生員抄錄
所謂子平遺集者衆以妨廢學業辭敬即令有司追
逮至驛中亂箠之生員趙沐等闕然攘罵數其擾害

憲臺錄卷七

五

百姓諸罪敬還京奏訴下巡按御史提問擬杖贖罪
奏繳從之 禮部奏湖廣武岡州民劉善初等告岷
府選用乳婦為軍民害請通行天下今後王府乳婦
止於本府所隸軍校之家選用不許外及從之 東
垣王見湏有家奴吳安童誘王淫戲數與王同卧起
無貴賤禮因欲毒殺王妃不果事覺命官勘實擬罪
奏至 上謂見湏狎近頑童謀害正妃有乖大義不
勅切責令戴民巾讀書改過安童依律斬之 江南
巡撫王恕疏奏太監王敬其畧曰近見內官監太監
王敬齋來駕帖止開前往蘇常採取藥餌拔買書籍

別無行拘大戶索要銀兩緣由豈期王敬動以朝廷
為名需索銀兩無有紀極東南騷然民不堪命王敬
方來太監段英又至造辦藥梅冰梅蘇松常三府已
辦與價銀六千兩鎮江太平池州寧國安慶徽州廣
德七府州與銀一千五百兩又發鈔四百塊于松江
府索銀二千兩王敬發鹽一萬五千五百引與寧國
等府通銀三萬二千五百兩又有鹽數百船發去江
北廬州等府衛江西南昌等處逼賣不知又得銀幾
十萬兩至蘇常等府刑驅勢逼索取官民銀三萬六
千餘兩其在江浙二布政司并南京沿途索要官民

憲臺錄卷七

六

金銀不知又有幾千萬數千戶王臣專弄左道邪術
而王敬聽伊撥置舳舻相銜滿載而歸虧損國體大
失人心謹將臣該管地方索取金銀開數具題伏望
留意於難保之天命割恩於壞事之小人明正法典
詔差官校械三人下錦衣獄王敬段英充淨軍王臣
伏誅中外雖稱快以為敬等猶幸免云時常州知府
孫仁為王敬誣奏被逮恕亦奏釋之 吏科都給事
中王瑞等言三載黜陟朝廷所以勵庶官之典也今
天下諸司除土官外無慮九千餘處諸司官除陰陽
醫學僧道外無慮千萬餘員吏部於各官之賢否在

布按二司則據撫按揭帖在諸司則參布按等官揭帖上之詢訪雖出於公心下之奏報多任其私意或假公以市恩或乘機以償怨毀譽失真賢否失實其他弊端不一而足乞諭吏部榜示各官凡揭帖所報失實者連坐或有當黜而留者許本處撫按論奏有當黜而妄訴者亦罪之 上曰朕以黜陟之典付吏部吏部以賢否之實寄長吏使其所報失實則黜陟不公賢否無別何以示勸懲于是宜嚴連坐之罪其當黜而留與當黜而妄訴者俱如所言 按王瑞等所言是矣內閣部院之恩怨則猶未之及也撫

憲事卷七

七

文

按之賢者其揭誠有可據苟非其人鮮有不視內閣部院之意以為低昂者唯內閣部院得人則恩怨不行而撫按之言可據黜陟庶乎其當矣 十二月贈故禮科給事中林榮為都給事中行入黃乾亨為司副各錄其子一人為國子生榮充正使乾亨充副使往滿刺加國封王航海遇風溺死兩廣巡撫朱英奏聞乞加恩典賜祭蔭子其官軍人等同行溺死者令有司於海邊設位招魂以祭 陞脩撰謝遷為右諭德 吏科王瑞等言爵賞者天下之公器自古帝王所以驅策羣臣制馭四海者也我祖宗列聖法

古為治設官分職各有定員惟有功德才能者授之初無倖取之路今恩典內降賤夫市井童稚皆得以負綠而進名器之濫一至于此伏觀英廟復辟之初懲景泰間倖用者多率皆黜罷 皇上臨御之日察天順初冒功者衆一切革除史冊書為盛事天下傳為美政伏乞斷自宸衷一槩革罷以絕弊端御史張稷等亦上疏言之其畧曰比年以來末流賤技多至公卿屠狗販繒亦居清要有不識一丁而濫授文職有不挾一矢而冒任武官末流之弊不可勝言伏望命內閣大臣同吏兵二部一一審實明正其罪

憲事卷七

八

文

以奪其後奏入 上曰瑞等所言事朝廷自有處分自今仍有奏擾希求進用者必罪之 二十年春正月己丑朔星變地震勅諭羣臣同加脩省指陳時政利弊 陞廣東右布政使陳選為左布政使陝西提學副使戴珊為浙江按察使 械司禮太監尚銘杖之一百押發南京充淨軍孝陵種菜銘本汪直所屬謀入司禮監與當道者相埒至是籍其家得貲數萬輩送內府者累日不絕云 王瑞等奏近蒙逐去東廠太監尚銘臣民大悅但不去其黨將來之患猶未可知尚銘舊為汪直所引得入東廠近

為李榮肅敬所引得入司禮監司禮監乃朝廷機密重地豈可同惡相濟引用匪人臣等又聞榮昔在大同營黨汪直隱蔽邊情以致胡虜入寇敬使湖廣所過貪殘用貽數千里之患其他隱惡未易悉數天下大市以聚賢人治之而不足以一匪人壞之而有餘榮等既黨汪直又黨尚銘人皆言汪直開西廠而黑曹見尚銘入司禮而地道震非皇上早見而勇去之後日壞事或不止此更望并去榮等以絕其黨宗社生民之幸也疏入上李榮肅敬朝廷自有處置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西祺卒祺江西南昌人

他奇寶事下都察院以銘已被罪去宜令鐸與其黨對辨詔宗源已免死發遣銘職已入官連坐者置勿問鐸業巫祝家素貧與內府人匠凌安徐茂輩市青紅石鋪為奇巧首飾器用託內侍親幸者以進互相估直得利百千倍歲費內帑金鉅萬諸人暴富屋舍服用窮極奢僭京師人多效慕之二月命戶部尚書余子俊兼左副都御史總督大同宣府軍務兼督糧儲陞大理右少卿佶鍾為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等處兼提督紫荆等關改南京刑部右侍郎盛顯為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三月上親策會試中式舉人儲璫等賜進士三百人內蔡清邵寶儲璫王雲鳳俱有聞于世處士胡居仁卒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自幼穎異有大志嚴毅清苦涵養體驗慨然以斯道自任所著居業錄敬齋集甲辰江西新建豐城高安三縣大風雨雷雹壞民舍宇民多壓死余子俊奏比奉勅整飭邊備至大同宣府與內外守臣會議邊陲所急保障為先頃臣巡撫延綏嘗議削山寨墻建塔挑塹今十餘年民被其利請以其法行於宣大或可指小費而成大功竭一勞而享永逸條具事宜以聞夏四月陞河南南陽知府雍

不貲而遲重室礙不可用初試之日因而死者數人卒歸于廢云 吏部尚書尹旻選觀政進士儲璫爲吏部主事璫以父老懇求便養改南京吏部尋陞郎中考察南京執政親戚不職者咸去之 授直隸蕪湖縣老人張禮爲繁昌縣丞港巡檢禮先後捕獲鹽徒強盜二百餘應得九品散官操江都御史白昂奏請實授官以示激勸從之 九月乙酉朔日食 巡撫都御史葉淇奏山西連年災傷乞給太倉銀數萬兩以備賑濟詔發京庫銀三萬兩遣官齎付淇糴糧應用俟豐年徐議還官 冬十月 刑部員外郎林

憲臺錄卷三

三

文

俊上言太監梁方招權驢貨貢獻淫巧引用妖僧繼曉以左道惑上建永昌寺傾竭府庫貽毒生靈請誅二人以謝天下命下俊錦衣衛獄杖三十降雲南姚州判官時欲建寺西市逼買民居數十家工役甚鉅二人勢方熾無敢言者俊上此章君子壯之 後府經歷張徽上疏言今三邊未靖四方災旱軍民愁苦萬狀凡有世道之憂者惟恐陛下不得盡聞人臣不敢盡言耳今林俊上言而反得罪貶遠近相傳以言爲諱豈朝廷之福哉乞察俊忠直恕其僭越使士氣益張謫論無隱詔責徽回護并逮于獄令杖三十調

雲南師宗州知州 陞翰林脩撰吳寬爲右諭德

十一月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其畧曰邇聞刑部員外郎林俊陳言過直冒干天威後府經歷張徽爲林俊陳情亦蒙拿問臣當以二臣爲戒而後敢進言者是爲國家天下慮耳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又欲營建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數十萬兩人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獨林俊言之人皆以言爲諱設得有奸邪誤國陛下何由知之乞復林俊等以慰天下停建寺以理兵荒庶宗社可

憲臺錄卷三

四

信

鞏固天命可求保矣疏入留中先是太監懷恩諷兵書余子俊救俊子俊謝不敢至是恩見恕上疏每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 繼曉乞歸養母併乞空名度牒五百道許之詔許母終仍出供職繼曉自知以邪術進罪將不容於公論故僞陳被恩以來每有納忠陳善之益希免後禍 太監懷恩傳旨進吏部尚書尹旻爲太子太傅取丁憂中書杜昌文華殿書辦凡加大臣保傅皆賜勅授之旻獨出傳奉又與杜昌同受命前此未有也 萬全右衛百戶韋瑛伏誅瑛先任錦衣衛從太監汪直用事及罷西廠調外任居

萬全欲邀功以希起用乃自撰妖言以誣巫人劉德興等十餘人謀不軌走告監督軍務大監張善善令入助瑛捕獲德興等加以毒刑取其家資無不誣服善等以聞命官會鞠皆誣上曰韋瑛曩罪當死朕已從輕論調而於意不悅宜亟斬之仍梟首于被害處其惡黨論罪有差被誣者皆釋放瑛初附直為惡自敗其黨多寃死瑛獨不及人皆疑之至是自致死地天下聞而快之南京戶部主事張倫陳餽運事言黃河自河南入淮直抵南京水路無礙請量摘淮安瓜洲充軍糧十萬石南京常平烏龍潭等倉糧十

臺榭卷五

主

萬石運至沔池縣令河南山西陝西三司委官轉運以五萬石存留懷慶二府等處以五萬石給平陽蒲州等處十萬石給潼關西安等處以備賑濟又以兩浙鹽七十四萬餘引兩淮鹽一百二萬餘引賣銀送京以給軍餉所司謂其言皆可行且倫陝西人方以公務至京宜遂令奉勅督運俱從之十二月預度天下僧道六萬人時山西陝西饑諭江浙等處願為僧道者輸粟賑濟給以度牒大學士萬安等言我國建都於北而上下供用多取給於江南然必藉船而後可達於京師是運道水利所係甚重如河南

懷慶地方築隄障沁水以濟徐呂二洪及邳州宿遷桃源連道山東兗州等處導引汶泗沭河諸泉以濟濟寧上下運道今沁水衝決堤岸流入黃河汶泗流諸泉歲久不濬亦多壅塞一河流淺漘糧運稽遲請勅工部重臣選領請練屬官詣彼會撫按督有司一踏勘衝決壅塞之處脩築疏濬上命工部侍郎杜謙率郎中蕭冕員外李濟往董其事命陝西耀州判官張善吉為兵科都給事中善吉初為兵科給事中調外任久之不遷遂以方術托太監高英轉聞於上因得召見遂有是命士人耻之命有司

臺榭卷五

十六

歲祭巡撫廣東故僉都御史楊信民先是信民為廣東叅議以註誤去既而黃蕭養作亂起陞都御史巡撫其地招徠安集多所全活及卒廣人思其德相率請于朝為之立祠然歲時未有祭也至是聽選官盧從愿等為之請上特命廣東布政司歲於其忌日祭之

憲章錄卷第三十八

卷之三十八

二十一年春正月甲申朔申刻有火自中天西墜化白氣侵曲折上騰聲如雷踰時西方復有大星赤色自中天西行近濁尾跡化白氣曲曲如蛇形久之如雷平地 帝覽恤天下舊年糶米及坐派物料未徵者止行蠲免已徵者糶米就留本處賑濟物料准作明年之數不許朦朧再徵 復雲南姚州判官林俊 知府部員外郎師宗州知州張徽爲南左府經歷 梁方等以星變謂俊徽禍由已作恐言者及之遽乞

憲章錄卷三十八

一

本

內降復其官 初江西人李孜省嘗爲吏以賊敗巡按御史楊守隨 遂問充軍孜省逃至京資緣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丞守隨還朝劾孜省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監正尋加禮部侍郎兼通政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賜圖書封進 工部主事張吉上疏斥僧繼曉李孜省等罪惡勸 上親賢閭治脩德遠邇以謝天變中書舍人丁璣上言 上進士教範 上言四事皆爲李孜省僧繼曉輩發也疏入俱留中 戶部主事周軫兵部郎中崔陸蘇 童各上疏皆言星變者因關堅干政妖僧蠱惑援比

孫壬寬逐忠良所致疏入皆不報 時言者漸及 關 上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吏部皆不敢 推陞 吏書尹旻余子俊禮書周洪謨兵書張鵬刑書張鑑工書劉昭石都朱英掌通政事尚書張文質大理卿田景賜等以星變各條陳政事 吏科都給事中李俊等言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近倖干紀大臣不職天變之來率由于此國初近侍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設太監一二十員或一事參內官五六七輩或分布藩郡或總領邊疆或援引儉邪或投獻奇巧如梁方韋與陳喜輩難以數計大臣如殷謙張鵬艾

憲章錄卷三十八

二

信

福杜銘李本劉俊張鑑田景賜張瑄尹直李溫輩或老懦無爲或清論不愜皆所以虧聖德損至治而招天變者其間方士道流如李孜省鄧常恩繼曉輩尤中外所切齒乞通行革去庶天變可回 上批答曰 梁方韋與陳喜姑已之殷謙等令各脩省李孜省鄧常恩降職繼曉輩爲民 浙江道御史汪奎等言妖僧繼曉結太監梁方建寺又給與度牒二百江南富僧一牒可售數金當此凶荒留賑饑民不猶愈於繼曉一人用乎乞罷建寺而治梁方之罪取回繼曉追奪度牒斬首都市以謝天下近年亡命負販之徒工

藝方術之輩傳奉通政太常鴻臚錦衣中書文思等
官者不可勝數如顧賢顧祥顧蘭顧吳顧俊太監顧
恒之姪也有何勲勞而俱陞錦衣指揮千百戶鎮撫
之職李孜省結事之吏也有何才能而濫授通政之
官似此之類難以悉數俸祿之費歲以萬計宣令所
司悉究以去冗濫 勅各處誤事官姑不究辦賄賂
去度牒令巡按御史追取繳來 以星變赦天下

兵部奏鵬等奏邇者本部陳言謂內地鎮守等官可
以量減五府陳言謂邊城沿海添設官可取別用刑
部及十三道陳言又欲查照天順八年正月詔書通

憲書卷三十八

三

信

行斟酌鎮守等官地方緩急量爲去留俱下本部覆
議查自天順八年以前接管已定者不復開具謹將
八年至今各處添設鎮守等官上陳但地方有事河
南又有流民江西盜賊浙江福建俱邊海鎮守內外
等官應否去留伏乞聖裁詔鵬等既言地方有事鎮
守內外等官姑存之時謂鵬之罪不容誅云 二月
復命戶書余子俊兼副都御史往宣府大同等處
總督軍務倉場向書殷謙兼理部事俟子俊還日各
巡撫宣府右副都御史李岳等奏速歲兵荒
軍民困極今東作方興恐言者仍以脩邊爲事未免

勸衆妨農乞暫停止以待豐年事下兵部尚書張鳳
等以爲差官脩邊已有成命請自聖裁詔令余子俊
至彼酌量處之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應詔陳言有
曰端人正士何代無之異端邪術世亦常有近者林
俊張敬蒙召復職繼曉亦被遣歸此固以彰天地之
量日月之明矣竊惟諸司之中固嘗有先林俊張敬
而彼謫者天下之大亦豈無後繼曉而肆術者宜勅
吏部通查數年以來有因言事降調閑住者悉令復
職仍許直言無隱及勅都察院行委巡城御史嚴加
禁治如有奸妄巧技邪術之徒不許潛住京師敢有

憲書卷三十八

四

信

藏匿者并罪鄭佑如此則崇正黜邪災變可弭而協
氣交應矣詔所司知之 都督同知陳達卒達應天
六合人初蔭授忠義左衛指揮同知景泰初賂結中
貴屢進都督同知天順初于謙遭極刑是時羣克氣
焰可畏乃獨收謙屍歛塋君子取其一事云 三月
泰安州地震震泰山動搖 禮部議覆南京吏部
等衙門應詔陳言內一事欲將各處納銀米監生分
送南北二監自願具新米坐監者聽其年十三四或
十五六七則俱行各處提學官收入該學肄業滿十
年乃復監從之 夏四月 置密雲後衛指揮使司

儒學 温州府訓導鄭璟建言浙江溫台處三府人
民所產女子慮日後昏嫁之費往往溺死殘忍不仁
傷生壞俗莫此為甚乞曉諭嚴禁都察院議此弊不
獨三府延及寧紹金華并江西福建南直隸等處亦
然宜悉推諭如璟言 上曰人命至重父子至親今
乃以昏嫁之累戕恩敗義俗之移人一至于此此實
有司之責自後民間昏嫁裝奩稱家有無不許奢侈
所產女子如仍前溺死者着降里舉首發戍邊方
閏四月 兵部尚書張鵬致仕 五月 順天府晉
河治中陳翼以巡撫楊繼宗屢拒參見不加禮遇訐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信

奏其平日諸過以為失大臣體及巡按御史鄧庠擅
停夫役有妨漕河皆當究治事下刑部奏遣官勘問
覆奏 上以繼宗執性既偏處事過當難任巡撫調
除外任翼計奏事多不實降級調外任庠恤民停役
置不問 改大理寺卿彭韶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順
天府 廣東肇慶大水左布政陳選具奏災傷未
報便宜發粟賑之 廣東市舶司太監辜春奏乞均
行餘戶六十人添辦方物陳選奏近奉詔例宜悉停
免 上諭戶部從之 番人馬力麻買貨海上詭稱
蘇門答刺國貢使韋耆利其珍奇許焉陳選發其偽

逐之 番人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
東將往蒲刺加市後覩入貢所過家驚陳選上書
臣聞西旅貢葵召公進諫越裳獻雉周公攷疑蓋不
惟防玩好之漸定以杜窺伺之萌也迺者珍禽奇卉
旁午徵求外夷小醜探聽輿動豈真有貢獻之誠惟
以邀賞賜之利陛下必以為娛玩之物於民無損不
知貨真憑藉因緣為利招引殊方營圖攘剽即如後
視本非澤國所產假借意指入海宣索驚擾寰中貽
譏海外是陛下忽細行之矜而為大德之累也疏下
禮部覆奏從之 改總督宣大余子俊為兵部尚書

卷一百一十六

六

何芳

令防秋畢始還京 六月 戶部尚書楊鼎卒鼎字
宗器陝西咸寧人正統己未會試第一廷試進士及
第授翰林編脩歷陞戶部尚書延綏用兵議欲預徵
錢糧言黃河漢唐漕運故道三門而上小河可達
延綏者尚在請身督之竟沮于議不果居數年乞致
仕至是卒謚莊敏鼎初試禮部不第聞南監學規整
肅獨請就之竟為祭酒陳敬宗所知在翰林迥然自
異及遷戶部亦執法不羣唯不寢開鑛一節有可疵
云 秋七月 余子俊奏去歲受命行邊即以曩在
延綏曾脩邊牆事宜建議聞奏蒙賜允行適歲歉而

正今會大同山西宣府一帶邊關内外文武守臣隨方經畧躬率士馬遍歷邊關登高履險凡四十餘日度地定基東自四海冶起西至黃河止長竟一千三百二十里二百三十三步舊有墩一百七十座內該增築四百四十座大約今年八月始事明年四月可以告成工視昔延緩脩邊之費雖曰有加實一勞永逸之功也 上然之即勅所司預備器物是奏也子俊欲以築墩責成於邊臣而以閱實付任於科道計功算數行之惟艱且自欲還京而以重役付人蓋不近人情之甚者是後物議誼然不平蓋有自云 八

憲章卷第八

七

庭

月己卯朔日食 余子俊奏大同宣府并偏頭關等處欲大發兵夫脩築墩臺計用糧一十五萬四千八百石防護官軍馬用豆共八萬五千五十石銀七萬七千四百兩鹽二十五萬八千引請詳議措置奏至戶部會議軍民轉運疲敝未可再勞宜准已運宣府者除放支外見在者不必轉運即補作宣府來年脩造之數其大同亦儘見在者放支以候來年會計子俊原擬于山東等處添派俾足前數其銀以糶糧料內摘撥鹽於順聖川煎辦給用從之 韓王偕滿奏羣牧所千戶朱致曾祖信年一百八歲而終祖全一

百二歲俱正千戶致仕誠世之上瑞國之休徵乞賜褒嘉以敦養老之禮以表氣化之盛 上曰耄壽之人禮所宜厚矧在一門尤不易得有司宜勞以羊酒進全階爲宣武將軍賜米十石絹二疋 九月大學士劉羽攷仕羽鄙薄萬安安聞積恨百計中傷一日申刻太監覃昌傳旨召學士萬安劉吉赴西角門劉羽欲往召者止之昌出紙一緘朱書封字乃御筆也啓視之謂劉羽貪財好色與太監汪直認親納王越銀謀與復爵朝廷若不去羽必壞大事等語安等佯驚曰此即匿名文書律有明禁朝廷何不火之惟

憲章卷第八

八

庭

冀太監扶持昌曰聖意堅不可回明旦發出則無及矣安等曰必不得已令羽自陳休致昌曰 上意正如此翌日羽乞致仕許之安等復請賜給驛歸陰爲中傷而外若從厚奸險固若此云 冬十月 南京刑侍陳儼子景乞恩爲國子監生不許再勅所司今後大臣子孫乞恩入監須審其父祖歷任久而政聲著者方許奏聞 十一月 陞廣東按察副使陶魯爲湖廣按察使魯以父廕授縣丞歷陞副使至是九年秩滿乞改別省撫按等官各爲具奏乃有是擢仍奉勅兼管嶺西道兩廣有警馳往來撫治 廣文左

有政事 奏據番禹

呈報犯人黃建

傳縣民王凱父子招集番商交結太監章米出海通

番估勢殺人驚擾地方被縣遣兵壯人等搜沒番貨

萬見在奏下都察院請行巡撫都御史宋旻勘報

文良眷不敢詰問姑緩之 十二月 勅改太子太

保禮書劉吉為戶書兼謹身殿大學士 詹事彭華為

吏侍仍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 京城外有軍民

禁地斬鷲等發人墓取髑髏及頂骨以為葛巴刺梳

假以為西番所產乘時市利愚民競趨之至是緝事

者聞于朝番僧常買以進者皆遁去 倭現等送刑部

憲章錄卷三十八

九

本

鞠治得其黨俱坐罪如律 上曰律載發菜罪死况

取八關饑市於人挾左道以邀厚利其視支解之罪

同當即誅之錦衣衛仍嚴加緝捕 以旱災免常州

府所屬武進等五縣秋糧十七萬二千一百餘石草

十六萬九千四百餘包

憲章錄卷第三十八

憲章錄卷第三十九上

成化二十二年丙午

二十二年春正月戊申朔 兵部覆議准揚巡撫劉

璋所奏淮揚滁和四處產馬小弱許令納價廬鳳并

徐州水草便利之地宜仍令納馬從之 二月 戶

科等科都給事中官劉昂等劾奏都御史余子俊

取民無度用財無節國家賦有定制今則創為預徵

邊有常供今則索於額外借漕運而京儲因以不充

急於運而京民為之擾動報虜警而勢多虛張脩邊

防而財多妄費徒勞人力未見完功惟務更張無益

憲章錄卷三十九

十

陸

於事雖侵欺之情未露而妄費之責難逃乞逮至京

明正其罪以為大臣妄費邊儲之戒河南等道御史

朱欽等奏余子俊往在陝西繕脩城堡疏開河湟虛

張聲績邀獲時譽遂蒙拔自疎遠置諸六卿增其職

任委以邊寄昧於審時急於功利乃於凋弊之餘輒

興城堡之築事不酌其可否功惟幸其必成遂致邊

備空虚羣情嗟怨臣等切惟邊防之險不在地利而

在人心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百姓今疲中國以

事邊境重手足而輕腹心非惟不能保邊而適足以

擾邊非特不能安民而適足以困民此而不懲何以

舉後疏並入 上命該部議其事以聞既而命二部
侍郎杜謙等勘報還奏以爲子俊在遼未及二年費
用官銀一百五十萬餘兩糧料二百三十萬石雖因
供給軍馬脩築墩臺置造兵器皆出公用然亦勞民
傷財不爲無罪復下戶兵工三部會議覆奏 上曰
余子俊受朝廷重託不審事勢偏執已見處置華方
費用錢穀數多姑置不問革太子太保令致仕去
按當視師延緩其遺民故老咸曰鎮城舊在綏德余
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窮簷荒廢千里丘
墟孤兒寡婦哀麻扶杖日哭于軍門而呼少樂靖終
難就緒向使其構鎮河湟逼逐套虜與此大役猶可
言也顧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於荒漠勞師戍
守歲費萬千綏德藩籬竟失鎖鑰虜騎長驅直闖內
地其貽謀蓋不審矣由此觀之則宣大之役臺諫交
章非無自也 許州知州邵寶躬課農桑教養兼舉
倣朱子社倉立積散法爲備荒計作興學校諭諸生
義利公私之辨讀書爲文之則正穎考叔祠墓改魏
文帝廟以祀漢愍帝立范忠宣公祠於襄城裴晉公
祠於鄆城毀龍骨杖妖巫而許之風化蔚然改觀又
之遷秩士民遮道號呼咸稱不忍父師之去立祠祀

之 三月 琉球國中山王尚真咨禮部官生蔡賓
等五人在南京國子監肄業已經五年乞放回本國
省親禮部覆請 上曰昔陽城在太學諸生三年不
歸省者斥之其即放歸以遂其定省之私 夏四月
封金玉二關真君爲上帝遣少傅大學士萬安赴
靈濟宮祭之 太常寺奏靈濟宮金玉二關真君祭
祀舊例俱用素羞近加封爲上帝宜用牲醴 上曰
今歲遇朕誕辰用太牢致祭其餘如舊 五月 以
馬文升爲兵部尚書文升等言故事各邊軍馬數目
三年一造冊奏報恐其間消長參差卒然有警難以
調度宜自今改議地方稍遠者歲一報邊方多事之
地歲再報奏報之法不煩造冊具名第以章奏具書
兵幾何內騎幾何步幾何任戰者幾何常操者幾何
冬操夏屯者幾何有故者幾何歲再報者以夏冬之
季至部一報者以冬季至部有後期及數目不明者
奏請處治其三年造冊畫圖仍舊 上曰可 翰林
侍讀尹龍除名并革其父晏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
時東廠官校發龍諸陰事下錦衣獄既而吏科給事
張雄等言龍竊弄父權納賄如市知縣孫盛送銀三
百持授知州指揮吳昂送銀五百兼管糧運尹旻縱

受賕欺公同上罪惡貫盈人心憤怨御史陳玠等
言尹旻賄賂公行苞苴競進通判王範濫陞主事
經歷張璠驟進少卿子龍素無學問之功久著貪污
之跡夫旻父也龍子也子之惡旻且不知何以別天
下之賢否使其知則於家且不齊何以典人物之銓
衡事既敗露復何面目立於清班乞特奮乾剛大彰
天討以爲父子同惡人臣倖進之戒 上命三法司
錦衣衛執尹龍張璠王範于午門前拷訊明白革旻
太子少保令致仕龍等發原籍爲民 逮廣東左布
政使陳選至南昌卒時太監章春因選具奏勘問未
結知中官風疾選乃誣據選黨比高瑾 上怒遣刑
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公 受鞠之行同愛
畏眷不敢反異復賂公所黜吏張某令誣執公聚不
從行等阿眷執聚拷掠聚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
滅公我階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公矯制發
栗意在侵欺褒獎屬 志圖報謝論罪當從奏入詔
奪選官遣錦衣衛千 張福逮選士民數萬人號泣
遮留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張聚乃
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
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提惑於其母是豈成王

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能銷骨
也陛下臨御區宇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
中尚罹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寃竊見廣東布政使
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子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憎
之地太監章春通番敗露知縣高瑾按法持之陳選
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
受怙勢保姦首鼠兩觀以致章春橫行曾臘穢職清
節榮感聖明勘官李行承 順指鍛鍊成獄竟無左
驗臣本小吏以註誤觸法爲選罷黜寔臣自取非選
有加於臣也春乃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暗臣令扶
同陷選臣雖胥徒亦知廉耻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
非春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囑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
掠身無完膚臣甘死額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
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蔽屬官意
圖報謝是毀其友爲夏姬詎夷齊爲盜跖也本年嶺
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張口待
哺而撫按潘某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
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議振志
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
辱憤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

潛遣養子密以選死報眷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交結
權倖一至於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
爲也夫選低節奉公橫催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冤
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素未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
陳甘心陷鑊者誠痛忠廉之士喻屈抑之冤長讒佞
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奪春鎮守
選字上賢浙江臨海人自少沉靜端慤立志以聖賢
自期潛脩默識不求人知終身儉約有寒士所不及
者蓋篤行之儒爲己之學也南畿河南廣東皆立祠
祀之 六月 六科十三道劾奏工部尚書劉昭心

卷之五

六

懷奸險性復剛愎居官不法處家不齊昭比尹旻而
聲勢相倚子紳復比尹龍而貪緣陞官尹旻父子旣
已明正其罪劉昭父子亦合置之於法 上曰劉昭
不能謹慎以致物議是宜究治姑宥之 秋七月
調太常少卿劉淳爲柳州知府東廠緝其奔競于尹
旻父子也 致仕大學士商輅卒輅字弘載浙江淳
安人宣德乙卯鄉試又十年始登進士鄉會殿試俱
第一卒年七十三謚文毅輅節閭重寬厚錢溥嘗爲禿
婦傳譏之亦不與較及除名再起黎淳以景泰中易
儲事專歸咎於輅上章攻之輅持之無異平時君子

謂其有大臣之量云 降翰林侍講學士焦芳爲湖
廣桂陽州同知先是芳與尹龍爲同官甚密會兵部
郎中鄒藎坐罪龍囑軍官奏保復職芳爲草奏尋爲
東廠緝知以聞下錦衣獄降調外任 八月 陞吏
部左侍郎耿裕爲本部尚書 九月 南京兵部左
侍郎馬顯乞攸仕許之仍就顯奏疏批曰今南京米
貴民饑尚書王恕參贊機務胡爲坐視無一策拯濟
可見年老無爲輩太子少保亦令致仕蓋恕屢有諫
疏忤旨留中不下故及之 調司經局洗馬羅璟爲
南京禮部員外郎以璟與侍講尹龍有舊故責及之

卷之五

七

然亦由其鄉人欲謀侍東官講讀而璟適至囑李孜
省爲之也 陝西武功縣民王瑾等因歲饑荒行旅
就其家憩息者輒殺而食之雖婦人亦執刀相助前
後死者甚多巡撫官奏發其事命皆依律處決仍梟
首示衆是時民饑無聊如瑾等者比比不能悉奏也
工部主事王純奏曰王恕屢上封章直陳時事陛
下每容其言及以年老屢乞致仕輒蒙懇留不許今
革去太子少保令以尚書致仕羣情驚駭莫知其由
昔莊助論汲黯于漢武帝帝以爲古社稷之臣如黯
近之臣竊見一時大臣遇事敢言者無踰于恕妄意

以爲爲仕稷之臣則恕之去就豈容不言伏乞特賜寬假復太子少保召還以竟其用上以純出位妄言要求名譽命杖之送吏部降調爲貴州思南府推官改兵部尚書馬文升于南京兵部李孜省爲之也刑部左侍郎何喬新等以播州宣慰使楊愛爲其兄宜撫楊友計奏奉命往勘因奏播州古夜郎祥柯之地自唐乾符間太原楊原端據之歷五代宋元至今子孫承襲雖慕華風而頑犷暴戾終爲夷俗今友因家財不均奏其弟愛奢侈淫暴妖言等事命臣等往勘使監候處治竊惟楊氏據有播州五百餘年蠻夷服從久矣歷代撫以恩信寬以文法蓋治之以不治也今欲以友愛之事勘問監候則夷人驚疑互相扇誘恐生他變宜提二人面對虛實即省發聽候免其監禁爲便從之勅兵部左侍郎尹直爲戶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冬十月調吏部尚書耿裕于南京禮部改工部尚書李裕禮部左侍郎徐溥于吏部溥仍兼學士復建大永昌寺先是寺建于西市已有成緒及繼曉以星變被譴寺亦隨廢至是梁方請更擇地建之乃令工侍杜謙等相度地基得故廣平侯袁瑄宅時瑄家已失侯瑄

妻因請以宅獻而託方請襲侯方言于上而許之既又市其旁民居數十家大興工役視舊寺益加廣矣加大學士萬安少傅劉吉少保進彭華禮部尚書并直兵部尚書並加太子少保仍兼學士俱在閣辦事司禮太監懷恩歎曰內閣用此四人朝廷可謂無人矣十一月更定會試取士南北中卷額數十二月戶部尚書劉昭罷初昭子綺納粟授錦衣千戶例不得管事寅緣典司鑾輿至是事覺綺下獄科道馬銓丁隆等交章劾昭貪名素著穢德稔聞上曰劉昭縱子違例管事本當重究姑從寬革去太子少保致仕綺發原籍爲民太監韋恭傳旨降廣西橫州知州敖毓元爲縣丞調雲南邊方初毓元爲進士時以星變言時政辭甚激切疏留中不出後循例放歸至是就選得橫州未幾復有是命內官熊保奉命往河南以鴻臚寺帶俸右寺丞黃鉞等二十人自隨所過發賣私鹽求索財貨杖死人命河南三司鎮守王府各餽遺甚厚得金銀鉅萬玩器書畫稱是鉞得銀八百餘兩還京爲東廠緝事官校所奏下錦衣衛獄訊之具狀刑部論保罪絞鉞徒餘悉坐罪上曰熊保沿途貪暴致死人命發南海子充

淨軍黃銳等撥置害人俱押發遼東鐵嶺衛充軍
二十三年春正月壬寅朔 辛亥萬妃卒妃山東東
州諸城縣人父貴為縣吏謫居霸州生妃四歲選入
掖庭及笄命侍 上於青宮上即位遂專寵皇后吳
氏之廢實由於妃及皇后王氏正位中宮每優容之
妃終敏善迎合上意六宮希得進御生皇子一人未
葬而薨妃亦自是不復娠凡佞幸如錢能覃勤汪直
梁方韋與輩皆假以貢獻買辦科歛民財擅作威福
弄兵構禍皆由妃主之也孝穆皇太后以妃之故遜
居西內數年而崩至是慶成宴罷 上還宮忽報妃
卒上震悼輟視朝七日基天壽山西南弘治初言者
籍籍不已欲追廢妃號籍其家賴 孝宗仁厚置不
究云 調應天府丞楊守隨為廣西兩寧知府初守
隨為御史嘗論劾李孜省竊柄亂政改省省之及守
隨來朝乃譏于上宣諭吏部查守隨歷任之由吏部
言守隨以御史陞應天府丞聞母憂起復無缺添註
帶事奏入 上曰守隨既係添註官可調除外任
二月 禮部奏成化二十二年天下鄉試錄文多乖
謬乞將考試官訓導黃奎等追奪轉禮令御史究問
蓋教職多非有學識之士聘以典文罕得其選云

姪表直隸桐城縣陶氏四節婦之門 三月 內閣
學士彭華乞致仕許之李孜省用事實華囑使之尚
隱而不露其後孜省敗人始知所自云 上御奉天
殿策武舉人賜費宏等進士三百四十九人內吳廷
舉傅珪王鴻儒鄒智楊廉石琬皆有聞于時 夏四
月 禮部致仕侍郎楊宣下獄宣妻王氏妬悍杖殺
使女十餘人宣不能制東廠廉得其事奏之下錦衣
衛鞫問併逮治宣刑部各擬合坐者律宣贖杖仍致
仕 上曰王氏雖係命婦納贖但肆意殘酷仍命刑
部決杖五十使知所警 上皇太后徽號 五月
工部尚書謝一夔奉勅代杜謙督造大永昌寺 詔
亢旱踰時田苗枯槁已嘗寬恤刑獄條示合行事宜
內外衙門着實舉行 改紹興府知府袁清于鄖陽
府先是清為刑部員外郎勘事浙江陵縣潘梟比還
得紹興懼不敢往奏乞改任至累章不已吏部奏清
側媚狡譎猖狂妄誕由郎署而驟遷牧守已踰涯分
今乃假以微嫌希求改調請付有司治罪遂下清錦
衣衛獄既而有旨清不必擬罪准調別用乃調鄖陽
先是清阿附萬安通同太監郭閼挾勢造言讒害良
善史書李裕特遷清紹興而清不欲往累干安閼囑

俗俗不從安乃邀尹直爲援直囑李孜省爲之忽得旨調任直揚揚言曰報道是龍人不信果然奪得錦標回其意蓋盛贊孜省之得君也 謝一夔卒一夔字大韶新建人天順庚辰狀元授翰林脩撰歷官工部尚書當事者以其嘗有諫妄費以足財用之疏故以求昌壽難之而疾不免遂憤鬱卒一夔平生篤於友義初舉會試第三定尹直所取而終身以座主事直直與李孜省通一夔不爲崖異而中實介然也後都御史閔珪之調人謂直爲之而鄉人有忌一夔者纂脩 憲錄遂併入云 六月 以災傷免陝西

卷之九

七

庚

安等府州縣臨洮等衛糧十八萬六千四百餘石 雷震南京午門 致仕南安知府張弼卒弼松江人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奇節偉行舉進士歷兵部郎中數以直言忤尚書張鵬出守南安平徭賦息詞訟表章先賢折毀淫祠鑿梅嶺險梁橫浦崩湍而居者行者無不謳歌樂頌六年不調以病乞歸民立生祠祀之 秋七月 召致仕左都御史余子俊爲兵部尚書既至加太子太保初子俊巡撫大同被論落太子太保致仕至是起用復加原官 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萬安以一品官滿九載

卷之九

七

信

詔陞少師兼職如故降勅獎諭之 八月 庚辰上不豫 甲申 命皇太子暫視朝於文華殿文武百官朝皇太子如常儀 夜金星犯元宿 戊子上大漸召皇太子至命早即帝位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與凡國事之切要者誨諭備至太子頓首受命 己丑上崩時四十一遺詔諭文武羣臣 九月 壬寅皇太子即皇帝位 詔赦天下其以明年爲弘治元年 詔奉冊寶上 大行皇帝尊諡曰繼天凝道誠明 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 李孜省伏誅僧繼曉發原籍爲民大常卿趙玉芝鄧常恩等俱謫戍邊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悉革職追奪累次誥勅印信儀仗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罷吏部尚書李裕及右都御史劉敷禮部侍郎黃景等以附李孜省也 冬十月 丙子五更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朝宁之間人馬辟易下詔求言庶吉士鄒智上疏言星變見於朝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正天下當自內閣始少師萬安恃權愆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姦恬無廉耻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

真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竊大
姦巡撫直隸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疑皆君
子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宦
者除上之也願陛下法 太祖以待宦官法太宗以
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夫
豈不知刑臣之不可弄天網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
守者正心之功未之講也疏上不報 除進士李文
祥爲陝西咸寧縣丞文祥湖廣麻城人有才名與萬
安孫弘璧同年進士安欲引文祥附已使弘璧延款
于家屬題畫鳩文祥即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

憲臺錄卷五

古

信

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安噉之文祥見浮沉世事者
輒斥且言惟與鄒智及御史湯鶴中書舍人吉人等
數人往來高自標榜適詔開言路文祥上新政疏請
一權立法進賢絀姦廣言納諫語過切直召諸左順
門中官傳旨詰中興再造等語以爲不祥文祥從容
辨對而出安遂票旨令吏部除文祥縣丞著歷練遂
補咸寧 壬午奉憲宗皇帝梓宮葬于茂陵 詔集
議祧廟國朝自德祖至英宗九廟已備及憲宗山陵
畢神主將升祔於制當祧廟乃下禮部集羣臣議
詹事楊守陳上言天子禮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

予之言凡號太祖者必即始祖當尊以配天片商周
之契稷皆以功論不以統論也宋之僖祖及我德祖
可比商祖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嘗有
取于王安石之說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祖又有太
祖既以配天又不正南向之位名與實乖皆非禮也
今憲廟升祔請并祧德懿熙三祖自 仁祖以下爲
七廟異時祧盡則以 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主藏
于後寢祫禮行于前廟時享則尊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禮部尚書周洪謨及侍郎
倪岳議以爲此說固所以尊太祖然豈太祖宗本尊

憲臺錄卷五

五

應

親之意哉國家自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德祖視周
后稷 太祖 太宗視周文武皆百世不祧懿祖而
下當以次祧遷今 憲宗升祔當祧懿祖宜於太廟
寢殿之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
合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祫祭之制 上從
之 建祧廟于太廟正殿後奉藏 懿祖神主及儀
物於其中奉遷 熙祖于正殿東第一室 仁祖以
下皆以次奉遷祔 憲宗神主於西第四室每歲暮
則復奉 懿祖神座於正殿之右居 熙祖之上行
祫祭之禮 上兩宮尊號皇祖母周氏爲聖慈仁壽

太皇太后母后王氏爲皇太后冊妃張氏爲皇后

召王恕爲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先是司禮太監懷恩以直道黜居鳳陽至是召還預政恩素知萬安諛佞王恕剛正力言于上請去萬安而召恕用之遂有是命恕至京鄒智往語之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宜先請見君時政之不善者歷歷陳於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恕善其言而不能用時南京科道交章保薦恕宜入閣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擢刑部侍郎何喬新爲南京刑部尚

書

書

喬新久爲人望所屬萬安輩不欲其在朝故薦往南京雖陞之實遠之也懷恩一日詣內閣言新君即位如何令喬新陞去南京萬安默然以少詹事楊守陳爲吏部右侍郎召直隸巡撫彭韶爲刑部侍郎十一月尊謚聖母淑妃紀氏爲孝穆皇太后建奉慈殿于宮中奉安神主一歲五享四時薦新忌辰祭祀並如奉先殿之儀先是詔廷臣議太后享禮周洪謨倪岳上言周之姜嫄爲帝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闕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以祀之證也至宋元德懿德二

后既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如常儀今孝穆神主宜於奉先殿傍別立廟歲時祭享一如奉先殿之儀上從之時有縣丞徐頊者上疏請究皇妣薨逝之由以獲不共戴天之讐當時珍視太醫院使方賢治中吳衡俱宜逮治下禮部議禮部覆本請拘萬家親戚眷屬曹經出入宮闈者究問萬安劉吉皆與萬家通好懼甚私謂尹直曰我與萬家久不往來直慰之曰此事只宜寬處共興大獄株連蔓引豈先帝之意哉安等喜曰此言是也乃擬旨以爲外面浮議已之惟訪

書

書

求親屬之在廣西者或云皇妣本姓李入宮時誤報李爲紀訪求數年竟不得其的上孝思不已念吳后保抱恩命宮中進膳如母后禮萬安罷先是安結萬貴妃兄弟進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深相結納凡附己者百計援之異己者百計去之舉朝側目上在東宮稔聞其惡有倪進賢者少而無行安與之爲腹心取爲庶吉士擢爲御史日與講房中之術憲宗崩內豎於宮中得疏一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上遣懷恩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爲平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上

虞恩復以章疏至閣示安每展一跪安即跪泣乞哀
猶無去意恩令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遽
索馬歸第初安久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
惟一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
無耻如此尋卒猶贈太師諡文康其子翼爲南京禮
部侍郎孫弘璧爲編脩俱淫恣不檢卒無嗣家財數
萬皆爲妾媵子弟僮奴懷竊奔散無餘者 以吏部
侍郎徐溥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
補擢禮書掌詹事府事 十二月 尹直以科道交
劾其阿附李孜省乞致仕去 以南京刑部員外郎
林俊爲雲南按察副使滇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
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
俊按鶴慶命焚之得金數百兩輸之官毀諸淫祠三
百六十區所在學宮撤撤其材脩之 以劉健爲禮
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兵部尚書致仕
王竑卒竑字公度江夏人初爲給事中當獻王監國
梓王振黨錦衣指揮馬順殛之歷都御史尚書聲望
益重平生守正嫉邪人知嚴愼惜不能盡究其志云
憲章錄卷第三十九上

憲章錄卷第三十九下
弘治元年
孝宗敬皇帝弘治元年春正月 擢左庶子劉健爲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 召巡撫遼
東副都御史馬文升爲左都御史召南京刑部尚書
何喬新爲刑部尚書 以給事中賀欽爲陝西左叅
議欽以母病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
聖學謂今日急務莫先于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尤
當訪求真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廁其間二曰
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
明學術純正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
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
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祖訓職掌不過灑掃供奉關
防出入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
玉汪直尚銘梁方陳喜輩或陷主虜庭或勸易儲嗣
或謀賄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或納賂不貲或引用左
道或導進淫巧此其陷君悞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
耳目者也宜深鑒已往之弊未絕方來之禍內不可
使掌奏牘預大政外不可使中地方握兵權則非惟
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

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
行朱子喪葬之正禮真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也但
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頽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
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
坊之俗樂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民心
自善疏入乞辭 閏正月 勅脩憲宗實錄 二月

上耕籍田禮畢宴羣臣時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
出狎語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
以此瀆亂宸聽即斥去之 以許進爲山東按察使

三月 上視太學謁先師 南京吏部主事儲鑑

事錄卷九

二

郭

上疏薦舉諸籍遺才先是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
王純進士教鑑云子文祥並以言事遠謫雖言五人
者既以直言徇國必不愛節辱身今皆棄之嶺海毒
霧瘴氣與死爲伍情實可憫乞取而實之風紀論思
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裨益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
若先用已試之人 上付吏部起用之 加贈于謙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建祠墓所命有司
春秋致祭時給事中孫需等言謙功在社稷宜賜贈
謚廟祀遂有是典 少詹事楊守陳上講學勤政疏
上褒納之 吏部尚書王恕奏言正統以來每日止

事錄卷九

三

何

一朝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
識上察不過寄聰明於左右之人左右之人與大臣
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或得之毀
譽之言或出於好惡之私未免以直爲枉以枉爲直
欲察識之真必須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
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具章奏如此非
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才任使亦可以啓沃聖心而進
於高明矣 初開經筵賜講官程敏政等宴及白金
賞各有差 夏四月 天壽山大風雹 上遣官祭
告服於羣臣修省先是大學士萬安尹直既被劾罷
劉吉慮科道有言乃阿結科道昏夜款門祈免彈劾
遂建言當超遷掌科道之官待以不次之位左庶子
張昇上疏謂應天之實有大本有急務大本在心急
務在政心在陛下固當無時而不謹畏矣政以人才
爲先人才以輔臣爲先可不慎乎初科道首以萬安
劉吉尹直爲言安與直以次罷遣惟吉偃然獨存知
今日惟科道得言遂欲超遷科道不知朝廷用人惟
取能不論方類吉案倭取悅無不至自是科道
無復言而羣臣靡然附之臣思陛下才日御經筵
虛心聽納吉以患失辭夫爲講官領袖臣與之旅進

旅退實汗顏也先時貴戚萬通萬喜萬達等依憑
開兌熾熾灼吉與締姻請托公府賂入私門李林甫
之案口劍腹實似道之年範言路吉實合而爲一因
數吉上罪請亟譴斥以應災異以回天意疏上御史
魏京等阿吉意交章劾昇左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
遷御史湯鵬及壽州知州劉槃下獄鵬先是以印
馬詣內閣會勅萬安劉吉尹直謂曰近日詔書裏面
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言官增之耳鵬即以其語劾
奏之謂其不當稱裏面且歸過於君非人臣之義數
日司禮監宣鵬入傳旨謂疏已留中鵬大言疏如不
出將併劾諸中官遂昂然而出以疏草示人已而安
直皆免官鵬與李文祥等以爲小人退則君子進雖
劉吉尚在不足忌也吉使門客徐鵬唱御史魏璋以
殊推使伺鵬鵬家壽州知州劉槃與書言嘗夢一人
牽牛陷澤中鵬手提牛角引之而上蓋人牽牛象國
姓此國勢瀕危賴鵬復安之兆也因餽白金爲壽鵬
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劾之謂其妖言誹謗遂捕鵬
及槃下錦衣衛獄 五月 六月癸巳朔日食 達
虜犯大同宣府詔鎮守等官各陳所見 給事中林
廷玉言姦僧繼曉罪惡貫盈先年雖發爲民然盜竊

賞資家資鉅萬日擁姬妾以自娛元惡漏網非所以
昭法典而示鑒戒也 上納其言命錦衣官校械繼
曉至京伏誅 秋七月 文華後殿講書畢賜講官
程敏政等各織金緋衣金帶 以許進爲僉都御史
巡撫大同 八月 詔議孔廟從祀禮科給事中張
九功奏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從祀諸賢豈容或苟
如荀況馬融王弼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禮部侍郎
薛瑄在所當入少詹事程敏政上言聖王治天下以
祀典爲重況孔子功德在萬世必文與行兼名與實
副者乃可以從祀若戴聖身陷賊吏劉向喜談神仙
馬融爲梁冀草詔殺李固何休解春秋黜周王魯王
弼何晏倡爲清談王肅佐司馬昭篡魏杜預爲吏不
廉爲將不義得罪名教皆宜黜祀廟子曾子子思配
享于殿而父在兩廡非所以明倫宜別立啓聖一祠
祀叔梁紇而以顏無繇曾皙孔鯉及孟孫氏配享祭
酒謝鐸則謂吳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俱詔廷臣議
之學士吳寬言從祀苟有益於經傳則馬融楊雄昔
皆不廢侍郎倪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
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
授經以復存自是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

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於是從祀咸仍其舊云 擢
湖廣按察使楊繼宗為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尋卒
繼宗山西陽城人好善嫉惡與人不協合先為嘉興
知府止擢老僕一人蕭然旅寓九載考績民老幼遮
道留之不忍捨去陞浙江按察使憲綱振肅初潘梟
諸司所用咸辦於下鎮守中官供給日費萬錢一切
革去之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大外戚宦官莊田凡
占民間地土者悉奪而還之權貴歛跡成化乙巳星
變上疏左遷雲南副使既復巡撫雲南居官三十餘
年剛直廉介之操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云 以都

憲錄卷九下

六

何錄

指揮王欽梁宏為都督僉事時太監李良典御廐為
欽宏乞陞得之武選郎中陸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官
極品體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非人而良等招權市
恩當正典刑疏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壯之 九月
冬十月 禮部尚書致仕周洪謨卒謚文安 召
南京兵部尚書耿裕為禮部尚書 以張悅為禮部
侍郎 以兵部郎中陸容為浙江右叅政容字文量
蘇州崑山人弱冠為縣學生即有志經濟大肆力于
經史百家凡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莫不通究曉
晰舉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時邊報旁午章奏日

三四上凡虜情虛實地里險易兵力分合皆具中肯
綦事下九邊邊人驚服而於沮征安南沮太監李良
乞陞數事尤偉改武選郎中位 上登極上疏論八
事曰儲養台輔教導勲戚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
武備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言多懇切在職
方有名例遷京堂時劉吉柄國謂容侵官將除中之
出為浙江叅政容蒞浙江尤有聲既而竟以朝覲考
察去位聞者大駭凡在君子之列者無不憤惜容著
述甚富有序齋稿救國雜記等書 按陸容在當時
名實素著竟以考察去官此在弘治初劉吉當國雖

憲錄卷九下

七

信

王恕率吏部馬文升掌都察院蓋已然矣胡端敏公
在嘉靖間乃謂近年吏部上遵內閣分付下畏科道
彈劾多將剛正有為不肯逢迎交結之人黜退致令
人才缺乏蓋亦未究其所由來也乃後則又為一經
考察則禁錮終身自非事德樂義藐視富貴之士鮮
不為柄臣所制矣 十一月 把禿猛可可汗死阿
歹立伯顏猛可為可汗 十二月 土魯番殺忠順
王罕復據哈密 授沙狐狸金吾衛千戶初正統
中沙狐狸隨 英宗駕于虜中汲水取薪極其勤勞
也先奇之召問中國如爾比者幾何對曰我何足數

勝我而精敏者十萬也先曰何不以此輩來迎駕曰
先是往征東南諸國未回即來此矣也先色動及
駕旋被留虜中虜授爲士卒頭目浸用事納婦生子
遂致富貴亦時奉虜命至彖顏三衛間馬市如是者
殆四十年至人訪得舊在中國時所生子令諭情于
朝期以明年當遂歸朝其子以聞 上允其請憫之
如期率其婦胡兒一家悉至所 衛輜重甚富入見
上上思其許命所司詳驗莫有識者狐狸曰先帝嘗
賜我一綵囊曰此周太后手製也所司取以進太皇
太后曰此真先帝物也 上乃授以千戶賜宅一區

聖祖集卷九

八

卷 三十九下

憲章錄卷第四十

弘治二年己酉
至九年丙辰

二年春正月 二月 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
謚肅敏子俊嘗語人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
身任之故其不恤生民之利害以務成其功名者其
意蓋本諸此又曰慎勿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計
未免躬自蹈之世猶謂之名臣豈亦未之究乎 諡
兵部主事李文祥爲貴州興隆衛經歷先是文祥既
出爲咸寧丞王恕尋奏召還授兵部主事居十餘日
中書舍人吉人以言事下獄乃有媒孽文祥以希劉

憲章錄卷九

一

本

吉意者於是亦被逮成獄降前職未幾進表南還沅
寒至商河城曲河決溺死時年三十人皆惜之 謫
御史湯禹知州劉繁成甘肅貶庶吉士鄒智爲廣東
石城千戶所吏目先是繁等既下獄馬文升掌都察
院以禹受繫餽遺誹謗朝政問充軍繁比擬造妖言
者律罪死時言官畏內閣威權無一人敢爲繁等申
白者惟王恕上疏救之劉吉票旨不從竟發充軍時
吉憾智嘗劾己諷錦衣衛因禹獄辭連及智併下之
獄逼供與禹等往來誹謗朝政欲處以死刑部侍郎
彭韶辭疾不爲判案王恕又力辯之獲免智謫石城

吏目 大理評寺夏錄上疏曰臣伏見主事李文祥
庶吉士鄒智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寬之禍則
不足以彰其譽有誦徒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
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罹今日之禍亦成後
世之名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
之則言者無禍然亦無名而名固歸於人主之一身
矣疏奏留中遂謝病歸 以都御史馬文升爲兵部
尚書召提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屠濬回掌院事
調南京給事中周紘爲南京光祿寺署丞御史張昂
爲南京通政司知事先是紘等奉命南京教場點軍

臺臺集

二

方

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內臣奏其刁蹬劉吉票旨令調
外任王恕執奏紘昂奉命點軍不宜調吉不聽復票
旨周紘張昂點軍不到不即奏聞却乃展轉刁蹬挾
制人已從寬調外任了罷恕復奏言天下大事賞與
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爲治之良法也今不
治失伍之罪反責點操之官何以使人服哉吉猶
不從科道交奏以爲老臣言宜聽紘昂乃得改京職
吉在內閣專以報怨爲務 上初即位言官論薦大
臣必以王恕爲首及論劾大臣必指斥萬安及吉南
京科道保舉王恕入閣乞速罷去萬安劉吉言尤激

切及安既去吉當國專政與恕內外不合恕有所行
吉必從中沮之時中官蔣琮等守備南京許奏給事
中方向等吉票旨貶謫 盡琮獨自如王恕言宮中
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恕薦戶科給事
中陳壽爲大理寺丞吉諷御史論壽不諳刑名改南
京光祿少卿恕又薦太僕少卿白思明爲僉都御史
巡撫延緩吉諷御史魏璋等論其不協人望調外任
知府恕憤上沮抑屢疏求退人皆知恕爲吉所媚嫉
而畏其權不敢言惟太監懷恩在上左右知恕之
賢吉雖嫉恕亦不敢加害云 西域撤馬兒罕遣使

臺臺集

三

庚

進獅夷人所過橫爲侵擾禮科給事中韓鼎上言陛
下初政放驅珍禽異獸天下聞之今未踰年還受夷
人貢獅恐無以杜方來獻者况狎狎之獸非宜狎玩
且供費不貲宜罷遣之時 上不置妃嬪繼繼未立
鼎復上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舍是弗
圖乃徒建設齋醮將以徼福於神不已惑乎 三月
以吏部侍郎楊守陳兼詹事府丞掌府事 以張
悅爲吏部侍郎 夏四月 五月 河決汴城入淮
復決黃陵岡入海 六月 京城及通州等處大雨
水溢軍民房屋傾倒人畜多溺死 詔審錄獄囚百

官各陳政事闕失時皇莊屬民戶部郎中周軫言天子藏富於民不當有莊宜指以與民否亦宜革管莊名目與民佃種責民入租有司解送以進疏入留中

秋七月 陞福建布政戴珊為副都御史撫治鄖陽

八月 刑部尚書何喬新等言伏覲大明律四百六十條其間計贓科罪者居多至於計贓又須估鈔方可定罪然計贓科罪者律也律一定而不可易以贓估鈔者例也例所以輔律可隨時損益之但國初制律之時每銀一兩值鈔一貫今則值鈔八十貫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盜銀四十

監錄卷五

四

信

兩方得斬罪今常人盜銀一兩監守盜銀五錢即坐絞斬罪名雖曰民俗澆漓恐人易犯故重以懲之然非祖宗制律之本意矣查得正統成化間舊御史陳智御史李至剛等各有論奏或欲照依國初估鈔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坐絞罪或欲照今時估鈔常人盜銀一兩即坐絞罪合而論之贓輕罪重者似過於刻賊重罪輕者似失於縱合無今後估計鈔貫銀每一兩銅錢一千文各值鈔四十貫庶幾得中時議者以銀錢估鈔舊例行之已久宜仍依原估喬新等議遂不行 以周軫為禮部侍郎 以平蠻將軍顧濬鎮

守湖廣 九月 徽莊王乞陞鈞州為府不許 冬

十月 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卒謚文懿守陳浙江鄞縣人性恬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幸有重其賢欲援之者使所親喻意守陳謝却之謂其人曰吾猶癯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嘗被命教內豎多為近侍與守陳同事者率因之取寵貴而守陳獨無所資藉嘗言古人謂國可減史不可減我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五年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採輯

監錄卷五

五

尚可補國史之缺景皇帝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附是宜改正草奏欲上以病不果 今州縣選民壯 十一月 築高郵湖隄 十二月 月甲申朔日食

三年春正月 致仕大學士劉珝卒珝字叔溫壽光人以進士庶吉士授編脩歷官殿學善談論遇人無矯飾景泰初議迎鑾成化初議廢皇后喪禮末年論李孜省左道亂政勦擢國本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而憲宗實錄乃多隱詞云 二月 封后父張巒為壽寧伯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徐溥少詹事汪

請為考試官 三月 殿試賜進士三百人狀元錢
福壽以不檢敗內方良永彭澤皆有聞于後 復官
員給由例先是成化甲辰令被災所在考滿官員納
米預備賑荒免赴部惟造牌冊差人齎繳至是王恕
等會題考課之法廢格不行甚非政體今後考滿官
俱令給由赴部照例考覈從之 夏四月 河決原
武議遷河南省城不果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
定預備倉糧州縣每十里以上積糧一萬五千石
州縣官考滿其備荒積穀多少以為殿最 五月
六月 伯顏猛可遣人貢馬 秋七月 以謝鐸
為南京國子祭酒 八月 以侶鍾為副都御史巡
撫江南 九月 撒馬兒罕道南海貢獅却之 閏
九月 以副都御史王繼巡撫陝西 冬十月 十
一月 彗星見于天津 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
得失刑部侍郎彭韶上言 出入左右言語輕重
能為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馬錢糧工匠盡付其手分
例相沿更相倣效虛實遞掩誰能詰之比見凡有章
奏先允而後下部該部承行不復審處及至有犯多
從寬有第宅踰制服食求奇聲勢移人望風震懼於
斯極矣可不亟為懲戒乎又言臣獲隨午朝竊見日

奏尋常起數於事無補願陛下自今午朝惟議經邦
要務如大陞除大災異緊急錢糧邊關軍政工程四
犯之類許令該衙門先期開具事由候駕御左順門
就於御前公同計議取旨奉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
如此不惟世事日達於聖聰而羣臣邪正亦因可見
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令羣臣率作興事 上嘉納
之 十二月 勅彗星垂戒朕與文武羣臣當同加
脩省 以林瀚為國子祭酒 以副都御史張敷華
巡撫山西 以樊瑩為平陽知府
四年春正月 禁胡服胡語 刑部尚書何喬新致
仕喬新執法不阿羣小多不悅有御史鄒魯謀蹠陞
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魏紳補之魯遂誣劾喬
新受親故餽遺值劉吉素嗜喬新得魯劾章從中主
之遂下喬新錦衣衛鞠訊無驗喬新仍乞致仕而歸
魯尋亦謫外 以吏部左侍郎彭韶為刑部尚書
以林俊為湖廣按察使 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
下獄奪爵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秦紘亦下獄坐免景
在鎮貪暴不法紘具列其狀劾之逮景下刑部獄抵
法追贓鉅萬僂其爵景求援于戚曉壽寧侯內降減
其贓且據他事誣紘以圖報復由是紘亦被逮坐免

既而景賊銀追及八百兩詔免其餘彭韶上言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以圖自便景所追賊數十未及一乃特蒙恩盡行蠲宥如物論何且景賊既可免他日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既復又可營求出缺矣幾回藉口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不聽 二月 勅兩京三法司及天下大小問刑衙門欽恤刑獄 三月 夏四月 勅諭三法司堂上官審錄在京罪囚 南京國子祭酒謝鐸致仕 五月 以章懋為南京國子祭酒 六月 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卒孔昭浙江太平人初舉進士授工部主事歷調吏部文選郎中以人才為念常曰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為文選而以杜門謝客為高人才何由而知故客至輒見薦用必參輿論終其身以純潔正直見稱于人云 秋七月 八月 脩憲宗皇帝實錄成總裁劉吉進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徐溥進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健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副總裁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丘濬加太子太保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汪諧進禮部侍郎 按王鏊曰前代脩史左史

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凡脩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吏戶禮兵刑工為十館事繁者又為二館分派諸脩史者以年月編次類合成之副總裁畧加刪削總裁亦畧潤色三品以上官乃得立傳亦惟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榮近又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九月 大學士劉吉罷時 上欲封張皇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其實無傾車爵賞之意不過欲稽遲以俟貽耳 上惡之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仕去初吉屢被彈章仍加官進秩市人嘲之稱為劉綿花謂其愈彈愈起也或告吉以為出自監中一老舉人好恠諧者吉因奏定舉人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至是吉出城兒童走卒羣指之曰綿花去矣吉去舉人會試禁限亦除 二十四日 皇子生詔諭天下 冬十月命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先是召入閣者皆自侍郎而下未有以尚書入閣者尚書入閣自濬始 以吏

部左侍郎張悅爲南京兵部尚書 十一月 興獻

王徙封于安陸 丁二月 復起秦紘爲南京戶部

尚書紘既免科道交章論救王恕亦極言紘清忠不

宜罷遂起用 錦衣衛都指揮使朱驥卒驥少保干

謙婿也天順初坐累謫戍邊成化初得還任二年以

六部薦陞指揮僉事掌錦衣衛印奉勅兼理機密

糾察之務驥爲政不苟時重妖言禁凡株連波及者

悉置不問司衛事二十餘年善始令終君子稱其老

成得體敦厚不刻云 封皇太后兄王源爲瑞安伯

弟王清爲崇善伯王濬爲安仁伯源尋進爵爲侯

臺纂要

十

本

以白昂爲左都御史戴珊爲刑部右侍郎

五年春正月 二月 封陝巴爲忠順王入哈密

三月 冊立 皇子爲皇太子詔赦天下 夏四月

大學士丘濬上疏陳時政之弊大畧謂 太祖開

國洪武建元歲在戊申我 皇上登極改元之歲適

與相符天意殆欲陛下紹休烈祖也邇觀漢唐宋之

世自百五六十以後往往中微政務日弊風俗日

薄紀綱弛由是馴至於不可振起此無他繼體之

君皆生于豐亨豫大之際官闈逸樂之中不歷險阻

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

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

因循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甘爲敗亡之

歸故也向使其君若臣當其將微之時灼然預知其

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然反躬脩省以祈天

求命其國作豈止於此哉今災異迭見彗見天津地

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于禁中其咎徵之應甚可

畏也宜整庶政止復舊規以應天意願陛下端身以

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

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

理以絕姦姦慎儉德以懷未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

臺纂要

十一

方

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爲二十

二條以爲朝廷抑遏姦言杜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

之助凡萬餘言 上覽奏甚悅以爲切中時弊命議

行之 詔以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爵者俱係輔佐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大有勲勞之人今其子孫有

不沾寸祿輿編民無異欲量加恩典俾奉其祀該部

查勘明白具實以聞蓋用禮科給事中吳仕偉建言

也於是吏部行各所在查取開平王曾孫常復寧河

王玄孫鄧炳岐陽王支孫李璿東甌王玄孫湯紹宗

赴京兵部奏請俱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俾各近其

賻墓以便奉祀 錄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瑜為處州
衛指揮使先是景泰中錄基七世孫與顏孟二氏後
並為翰林五經博士至是給事中吳仕偉復言誠意
伯乃功臣其後不當為博士乃改是職 提督軍務
副都御史鄧廷實總兵鎮遠侯顧溥討貴州蠻 五
月 六月 改黃級為南院左都御史秦紘為南戶
部尚書 秋七月 河決張秋 八月 壽寧侯張
寧卒追封昌國公尋命其子鶴齡襲封壽寧侯 令
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於運司招商開中納銀類解
戶部太倉以備邊儲國初以來天下鹽課俱於各邊
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於近邊轉運本
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尚
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
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
辦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濟淇同年最厚淇遂奏准商
人引鹽悉輸銀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
銀積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為利而不知其壞世法也
商人赴邊開中之法既廢近邊米豆無入買運價遂
騰湧邊儲自此資於內帑而國匱民貧日難整理矣
九月 冬十月 十一月 停止生員吏典上納

事例王恕等奏訪得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天下亦有
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聞有納糧納銀為監生
吏典等項事例糧草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近年
以來各邊并腹裏少有災傷所在守土等官輒便奏
開生員吏典納粟等項事例遂為長策自有此例維
進者日多一日以致正途監生吏典因而壅滯不得
出身候選多至十五六年以上纔得一官年已向衰
誰肯盡心職業又况前項納粟人等既以財進身豈
能以廉律已欲他日不貪財害民何由而得本部已
於弘治元年三月具題停止續該山東巡撫王魯南
嚴巡撫侶鍾各明知本部題准停止再不許奏開前
項納銀事例乃敢故違戶部亦不查照輒使朦朧覆
奏准行是使後來雜進人數愈多選法愈滯况其所
得銀物不及一貴族所積濟人不多壞事實大所宜
通行就便停止今後各處災傷任從巡撫等官多方
區畫再有奏開前項納銀事例聽從本部并科道官
糾劾治罪 上從之 十二月 以樊瑩為河南按
察使尋遷應天府尹
六年春正月 詔考察官員未及三載被黜者非有
貪暴實跡許復職 二月 兵科給事中吳世忠疏

乞推恩典以表忠義謂昔 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
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脩練子寧鄒瑾魏公冕齊泰
黃子澄諸人皆伏節以死夫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
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之伏節者夷齊之志天
下之大慮也微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
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
諸臣之迹爲疑而不敢言此皆不知祖宗之心帝王
之孝者太宗嘗謂羣臣曰人君立賢無方練子寧若
在朕固當用之 仁宗即位之初即詔齊泰方孝孺
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識抄沒充軍者悉皆赦回此
三聖之所已行者也且仁宗旣罪李時勉而日後又
有忠文之謚 英宗旣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廟祀之
舉祖宗雄畧率多類此陛下以祖宗之心爲心褒表
諸臣九廟神靈豈特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格不
行 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
陽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陸簡爲考試官取汪俊等三
百人 三月 廷試賜毛澄徐穆羅欽順等進士及
第出身有差 刑部尚書彭韶罷先是亢旱求言韶
陳時政得失乞減去皇親昌國公墳塋工程及乞速
正中官王萌苗通高永之刑皆時所不敢言者左右

憲臺錄

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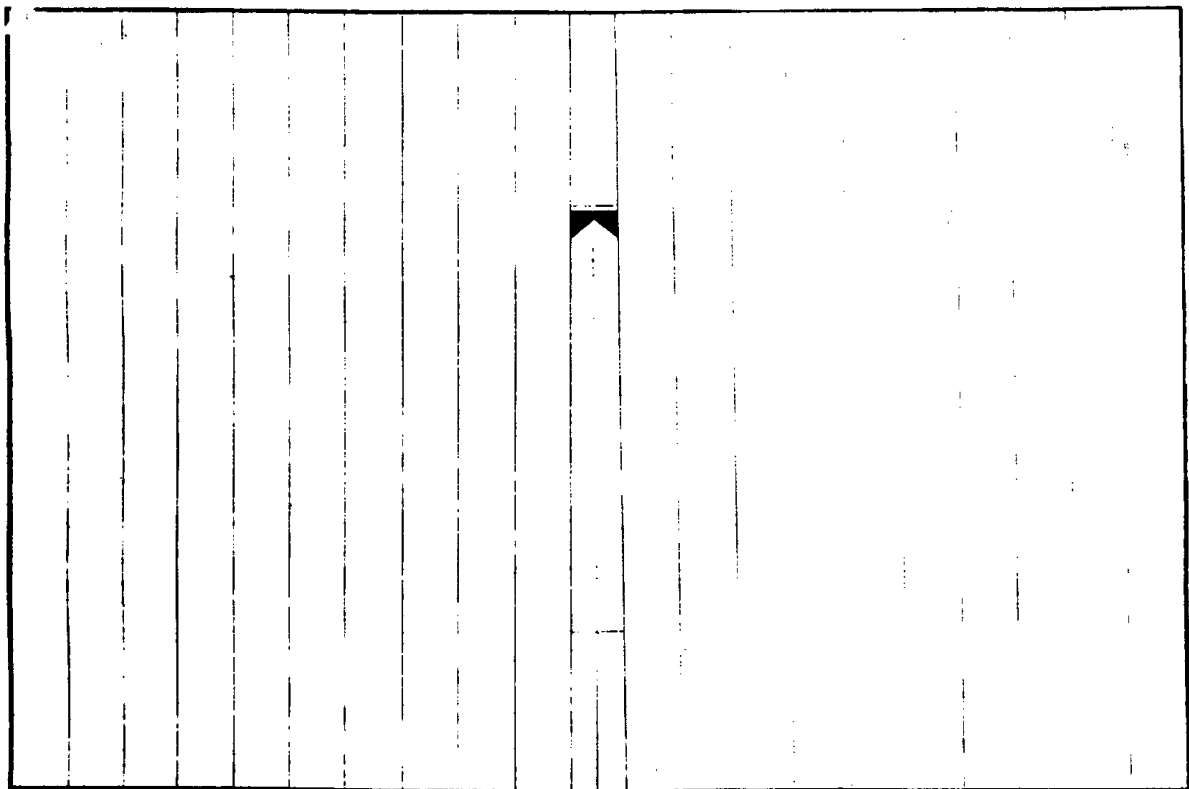
何

及戚畹皆不悅大學士徐溥亦與韶不協韶乃引疾
乞骸骨歸奉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韶字鳳儀莆田
人舉進士簪仕刑部司屬以至尚書始終一節林俊
奏謂彭韶正色立朝先憂爲國生今之世無愧古人
沒而易名宜如吳訥魏驥葉盛等謚斯爲近之不知
定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舍大錄細不副其平生之
行不足以服中外之心韶乞改謚不報 內旨以通
政司經歷高祿爲本司參議上恕言祿出自科目自
可達顯而越次超升恐非所以愛之唯以天下之官
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義事乃止 以右都御
史白昂爲刑部尚書 擢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爲
右副都御史督治決河先是河復決楊家金龍等口
東衛張秋堤命工部侍郎陳政治之政卒乃命大夏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罷時大學士丘濬亦階
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一日內宴濬以內閣位恕上
恕以已冢宰不宜居禮書下頗有言適太醫院判劉
文泰援例求進事下吏部議格不行文泰因憾恕遂
訐奏恕變亂選法及不當令人作大司馬王公傳內
多訐述留中之疏并封所刻傳進之濬謂恕實直沽
名恕上疏自劾乃下文泰獄降御醫恕求去益力詔

憲臺錄

十五

何



樂洪熙付之監國儲君自宣德正統以來委之內外
重臣其憂深慮遠思患預防之心蓋與古人同一揆
也爾等其思祖宗慎重根本之意體朕委任責成之
心協恭和衷同心戮力俾朕無南顧之憂則爾等功
德茂著朕亦官賞懋加矣欽哉 十一月 十二月
七年春正月 興王之國安陸州 上弟九人 興
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經王榮王岐雍二
王無後 山西巡撫張敷華奏乞增解池鹽課以補
宗藩歲祿從之時宗室日繁而山西累歲荒歉祿米
多缺故也 二月 河復決張秋 貴州蠻平加顧
海歲祿鄧廷瓚右都御史掌南院事 三月己卯朔
日食 夏四月 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都
御史劉大夏督治張秋決河先是大夏既受命循河
上下千餘里相度形勢乃集河南山東二省守臣議
之大夏曰黃河猛悍張秋乃下流襟喉未可輒治治
于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
東之患俟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
而張秋東堤決九十餘丈合運河水盡由東阿舊鹽
河以入于海糧運愆期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
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興等協治之

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獄謫為長沙府同知時
茂仁上疏言官多濫授治既委劉大夏又差李
興陳鏡等權分而財力匱乏將興鏡取回專委入夏
且謂水陰也其應為官闢為黃秋宜戒飭后成防禦
邊患疏上興等切齒之誣奏茂仁為妖言逮繫錦衣
衛司官道文章論救乃請府同知茂仁守陳子也

案劉大夏等發丁夫數萬
於黃陵岡南濬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濬孫家渡
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
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為二派

霍亂

本

貞

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于淮築長堤
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
百六十里始塞張秋隄分土命工五旬而事竣按
治河之議自漢迄今紛載史集可謂周悉但河決不
常亦無定處治之寔無上策唯宋濂謂自禹治水之
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其自大伾而下北過澤水至
于大陸播為九河入海蓋河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
河合汴泗東南以入淮使一淮兼受黃河之全欲其
不潰溢而汎濫胡可得哉今黃河以北古道形跡尚
存因而相其地勢濬為支河以達平原直沽諸處既

可以殺其合流衝決之勢又可以得其灌溉潤澤之
利而北方旱溢之災亦因之而可免矣乃今興脩水
利之說獨聞於江南而北方則置不一講何也改
南吏部考功郎中儲璫為吏部考功郎中璫留意人
才考注職否無不曲當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僉事
侯謙經畧哈密還京下獄哈密在肅州西北千五百
里本古之伊吾廬唐之鞬鞞回回雜處之國也其北
天山與尾刺相界西接火州為諸胡要路宋樂初即
其地設哈密衛封元肅王之裔脫脫為忠順王賜金
印今為西域之喉襟以通諸番之朝貢脫脫死傳其

霍亂

九

芳

子卜答失里以及孛羅帖木兒無嗣王母理國事成
化九年土魯番王鎖檀阿力侵哈密虜王母金印以
去其衆逃居肅州及苦峪城朝廷屢命守臣經畧而
王母金印竟不獲返十四年鎖檀阿力死子阿黑麻
立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間請封王母外甥都督罕慎
為忠順王罕慎畏吾兒種也二十年遣使送入哈密
甘肅鎮巡而下皆以興復哈密受賞弘治改元阿黑
麻以罕慎非肅王後乃假結婚而殺之尋遣使入貢
求封不許弘治四年王母已故阿黑麻乃以金印城
池來歸會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自稱忠順王裔蓋

姦人教之其實非也五年兵書馬文升誤聽三種頭目生保遂立安定王姪陝巴爲忠順王甘肅守臣急欲成功倉卒遣使送之識者曰夷虜貴種類曲先本西戎安定本韃靼別部強合爲一又與罕慎異矣上魯番必不心服阿黑麻聞之果怒六年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至京師上遂命張海侯謙往經畧之海等至甘州遣使齎勅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久不報海等上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撫之叛則拒絕之而已遂脩嘉峪關捕通阿黑麻點詐回夷二十

嘉慶二年

年

月

餘人奏發廣西海等還上以其無成功下之獄降海山西參政謙住俸閑住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皆安置關廣閉嘉峪關絕不與通五月宣府山西河南書星隕六月秋七月以許進爲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八月加徐溥少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丘濬少保戶部尚書劉健太子太保並兼武英殿大學士九月冬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乙卯

八年春正月二月少保大學士丘濬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文莊濬平生著述甚多有瓊臺類稿世

史正綱家禮儀節朱子學的及大學衍義補諸書

命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李東陽詹事兼侍講學士

謝遷並入內閣參預機務張秋隄成召劉大夏爲

戶部右侍郎安南侵占城占城國王遣使入奏請

命官往問其罪上欲從之徐溥等上言春法王者

不治夷狄安南雖本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

已多今若遣官往至其國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就迷

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尤大

宜勿聽乃止中官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徐溥

等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黷于祭祀時謂弗欽且初

嘉慶二年

年

月

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原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上嘉納之命甘肅巡撫許進總兵劉寧帥師經畧哈密入其城而還先是張海等既撫處無功阿黑麻益驕肆聲言領夷兵一萬用雲梯攻肅州城并蹂甘州復令頭目牙木蘭率番夷數百據哈密時肅州撫夷指揮楊翥以奏事至京翥熟諳夷情兵部尚書馬文升詢以襲殺牙木蘭之策謂從罕東衛至哈密道路徑捷若調罕東番兵三千爲前鋒以漢兵三千爲後援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取之必矣文升

喜乃奏請勅甘肅守臣如勦策進偕寧至肅州駐師
 嘉峪關外候罕東兵久之不至乃與副總兵彭清督
 兵冒險進至哈密城牙木蘭預知之率衆遁去惟餘
 番夷八百人登臺自保進諭之使下將士欲盡屠之
 進不可乃止僅斬首四十餘級而還 吏部尚書耿
 裕卒謚文恪俗遵其父九疇之教世守清脩不營產
 業不治居第儉約蕭然無異寒素表儀縉紳世濟其
 美 二月乙酉朔日食 夏四月 張敷華改陝西
 巡撫 五月 東南諸省大疫 六月 上杭盜復
 起 秋七月 西北諸省大旱 八月朔日食 以
 副都御史金澤總制江廣湖福軍務撫捕荆襄羣盜
 九月 冬十月 南京地震 十一月 陝西貴
 州地震 十二月 靖虜衛天鼓鳴河南江西大震
 電禮部以聞 上令兩京文武羣臣同加脩省且言
 關失戶部主事胡燦上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
 西北旱熯父子相食東南饑疫骨肉流離大變也陞
 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鵬引用
 劉良輔輩左道惑亂聖心齋醮糜費財用差遣在外
 如虎吞噬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於
 上帝其戚交相賄托不以爲耻言官有所舉劾瞻前

顧後苟且塞責陰盛陽微災異曷由弭乎乞用臣言
 則邪佞斥而陰慝消矣疏入未下人皆爲懼危既而
 廣等米以賊敗由燿啓之也 以張悅爲南京吏部
 尚書等改兵部 是年比虜擁衆入河套住牧
 九年春正月 追封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廷
 二月 以屠瀟爲吏部尚書人異之 土魯番復
 據哈密 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
 侍讀學士王鏊爲考試官取陳淵等三百人 三月
 廷試賜朱希周等二百九十八人進士內有陳茂
 烈 夏四月 以吏部左侍郎周經爲戶部尚書時
 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經言國體
 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有司官織造南京奏給長
 蘆鹽八千引鬻于兩淮仍給淮鹽價銀二萬兩經言
 鹽筴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若許之越境則私販必
 多官鹽反滯乃命止長蘆鹽勿給又有旨取太倉銀
 爲張燈具經言不可以小民膏脂供耳目之玩乃命
 以明年內庫歲額補還之時邵寶爲戶部郎中經委
 閱章奏釐正度支一時恩倖請求多所奏抑 以禮
 部左侍郎徐瓊爲禮部尚書 六科都給事中龐泮
 等及十三道御史劉紳等俱下獄時武岡州知州劉

遜以事忤岷王王許奏之逮繫錦衣衛獄泮等率同
列交章論救上震怒并逮繫之有御史張淳公差
回耻不得與即上疏申救大學士徐溥等亦力諫言
遜情輕謹重言官為國盡忠而樂以為罪後有大利
害大闕失誰肯言者上乃釋之時中官李廣以燒
煉藥被寵大學士徐溥獨健李東陽謝遷上疏曰
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尚以儒臣諮議政事令
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
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不有繫于
此則必繫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
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以禁
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卒使致興播遷社稷傾覆至若
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為禍
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
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老經殿皆焚燬無遺
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昔李絳有
言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焚惑
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
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
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妄之說太平之業可保

憲章錄卷第四十

西

何無

上嘉納之改倪岳為南京吏部尚書五月
六月秋七月以副都御史許進巡撫陝西
八月九月以戴珊為南京刑部尚書冬十月
致仕尹直上賀萬壽聖節表及太子承華歲却之
十一月以張敷華為刑部侍郎十二月以
王鴻儒為山西提學僉事陞廣東順德知縣吳廷
舉為四川成都府同知先是廷舉初令順德值屠瀟
以御史提督廣東軍務檄廷舉至督府溫言問勞
廷舉曰知縣越境奔命必有地方重事瀟乃以順德
權鑑家廟工程相托廷舉曰時歉民貧一夫不敢役
分金不敢用遂辭出瀟為別處巡按御史汪宗器亦
惡廷舉曰彼專抗上官市名遂捕縣所縱盜逼誣廷
舉加以嚴刑盜曰死吾分也不改誣廉令廷舉囚服
梏手日候訟廷事卒得白順德之政邁古循良中外
久知至是瀟猶舊怨僅遷同知尋以憂回復改松江

憲章錄卷第四十

五

本

憲章錄卷第四十

憲章錄卷第四十一

弘治十年丁巳
至十六年癸亥

十年春正月 二月 以考功郎中儲璫爲太僕少卿

三月 命內閣及翰林儒臣纂脩大明會典

命司禮太監韋眷至內閣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

至文華殿 上命左右取羣臣章奏付溥等看詳相

與議定批詞以次陳奏上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

二句批畢發出中有山西巡撫及禮部諸疏皆從容

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答賜茶而退李東陽謂自天

順末至今三十餘年間嘗召內閣不過一二語是日

經筵罷有此因得以窺天寶之明睿廟筭之周詳

庶幾都俞吁咈之氣象云 召前左都御史王越入

見加太子太保命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經畧哈密先

是越奪爵謫居安陸弘治改元詔放還鄉尋以賓緣

復左都御史致仕至是乃起用之 命戶部侍郎劉

大夏整理北邊糧草時北邊倉儲告乏大夏受命經

理瀕行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

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

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

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

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

凡境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輸者米自十石以上

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

倉場蓄積有餘蓋往時糴買法糧百千石草千萬束

者方准告報以故中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賣人糧

草陸續運至牟利十五自大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

自得告輸中貴子弟即欲收糴無處可得遂上軍民

云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

十年前僅見此耳大夏尋以病三疏乞歸 大同宣

府謀報虜犯邊命中官武臣練京營兵以待以兵部

左侍郎李介尹 叙都御史提督軍務介等至邊虜已

引去 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撫治兩廣

地方陶魯卒魯廣西鬱林人景泰初以父成死事陞

授廣東新會縣丞年甫弱冠有膽略適廣西征賊流

劫雷廉高肇勢熾甚將及新會魯即其民築輔城置

堡寨相聯絡誓死以守賊至不能克遁去時稱其功

遂陞知縣進府同知再擢按察僉事專治盜賊九載

滿進副使嘗平山後賊置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

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置新寧縣復平廣西潯梧荔

浦府江田州諸賊擒斬共數萬計皆親冒矢石前後

十一年春正月 二月 進內閣大學士徐溥少師

戶部侍郎

務經畧哈密 十二月 加王越少保 以許進爲

率師劉大夏轉餉禦之 以王越總制寧夏甘涼軍

密 九月 冬十月 十一月 火篩寇宣大許進

上御平臺召輔臣議政事 土魯番請歸陝巴於哈

各省天鳴地震求直言 六月 秋七月 八月

錦衣衛世襲副千戶 夏四月 五月 京師風霾

身被數十創陞按察使進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

察副使並奉勅撫治兩廣民稱爲三廣公云蔭其子

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焚既而

禁中亦火乾清宮焚或問孟春此出何占書孟春曰

彙纂要

本

本

彙纂要

本

本

兼太子太師劉健少傳李東陽謝遷並太子少保

兵書馬文升少傳兼太子太傅刑書白昂太子太保

戶書周經禮書徐瓊工書徐貫左都閔珪並太子少

保 三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 以程敏政爲禮部

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 夏四月 五月 六

月 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中衛者不覺馬文升謂

野獸不宜入城奏叅守衛因乞嚴武備以防不虞兵

部郎中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爲兆既當備盜亦宜

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焚既而

禁中亦火乾清宮焚或問孟春此出何占書孟春曰

予不曉占書曾記宋人紀紹興己酉永嘉災前數日

有熊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侏趙允縉曰熊於字

能火郡中宜慎火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

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 秋七月 徐溥乞致仕許

之 八月 復封陝巴爲哈密忠順王 九月 冬

十月 清寧宮災勅文武羣臣同加脩省大學士劉

健李東陽謝遷各乞罷不允遷復舉學士吳寬王鏊

自代亦不許 湖廣按察副使林俊上疏陳時政且

引疾乞致仕不待報徑歸 太監李廣自殺廣以左

道見寵任寵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廣進言建毓秀

亭于萬歲山亭成幼公主中痘醫藥不效廣欲以符

水遂殤宮中方咎廣而清寧宮災咸謂建亭年月犯

太歲 太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與工動

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戶科

給事中華泉上言二事一曰廣言路以開天下之壅

蔽大畧謂今日致災之由若貪饕之未去闕失之未

脩生靈困苦之未蘇邊境憑陵之未息諫官得言之

廢官亦得言之大臣得言之小臣亦得言之必使天

下無不敢言之人無不可言之事又勅所司考諸數

十年之前一二年之內有直言獻于朝廷有直聲動

于天下而解職調官其是復而遷諸可爲之位又當
明示條章俾凡在臣工無得以言爲諱二曰明國法
以誅天下之奸諛大畧謂吏久而奸法久而玩今天
下之財多聚於大臣大臣之財多聚於內臣內臣之
惡莫甚于李廣雖云自殺是天所誅也其餘黨猶蟠
據于中外甲巷傳誼士人開議凡有欲謀爲大京堂
者必以三千計此輩盜攘剝削已不容許况又納
諸官之門以爲固結之計將何所不至邪願亟發
李廣之私籍盡收李廣之私人合其數十百萬之賂
內充帑藏之虛外寄軍國之用亦足以寬一分之民
力非止弭災之一端也 上命內侍搜索李廣家得
一納賂簿籍首進之簿中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
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 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
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上悟廣
賄濫遂稽沒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預名者
惶懼危甚各潛赴戚曉壽寧侯處求救昏夜奔馳不
期而會者十有三人事雖得寢而納賂者之姓名一
盡傳於朝野矣 十一月 十二月 詔清寧宮
災寬恤天下 總制三邊軍務左都御史王越卒謚
貞敏或謂其復起者乃貞緣壽寧所致云

紀十二年春正月 遣官復送前忠順王陝巴入哈密
先是土魯番王阿黑麻以不得通貢貿易且夷使寫
亦滿速兒等皆安置閩廣不得歸乃遣使將陝巴及
金印送至甘州以求寫亦滿速兒等復通貢如舊王
越在鎮時奏言哈密爲土魯番所破久弗繼立近番
文升因越奏乃請給陝巴蟒衣冠服令甘肅鎮巡護
入哈密詔就復哈密功甘肅總兵官都督彭清巡撫
都御史周鳳而下陞賞有差 二月 會試天下
舉人命大學士李東陽掌詹事府禮部侍郎兼翰林
學士程敏政爲考試官三場甫畢給事中華景上疏
畧曰程敏政素因不謹已放歸田管求李廣復官禁
近叨爲考官甘心市井將論語表題策三問四問題
賄賈與江陰徐經蘇州唐寅二生狂童孺子先以題
問人目驕於衆已而果然敗露至此百口難掩臣思
景泰年間徐泰貢中順天解元事露覆試學士高穀
曲護幸免今徐經與泰同家敏政又從而招徠之遂
與唐寅等相率以賂其門朝廷取士之科關繫最大
豈容再壞疏入下泉獄候問禮部尚書徐瓊等覆議
令敏政違避其私賈三場題目傳誦于外恐或未真

況未開榜其所買之人曾否取中難以定奪合令李東陽會五經同考官將場中硃卷凡經敏政看者重加校閱果有情弊出場之後通行究治 是月二十九日揭曉取論文敘等三百人凡敏政所取者李東陽等俱封收備照不錄 三月 殿試賜論文敘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二科給事中林廷玉復疏程敏政事謂臣嘗爲同考試官與知簾內事且職在諫垣不可循默但據簾內所見敏政閱卷可疑六事上之於是逮廷玉敏政并下獄 夏四月 會多官廷鞫華晁林廷玉所劾程敏政事問黜舉子唐寅徐經等十餘人爲民令敏政致仕調景南京太僕寺典簿廷玉海州判官 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上言竊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養養徂於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以推姦避事爲老成黨惡和光爲忠厚其羣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羣猜百口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地方則諭有司奉迎遲速以爲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托行否以爲毀譽

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何莫非由於此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 五月 以張敷華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等處 起林俊爲廣東右布政辭不赴 六月 曲阜孔廟災遣翰林學士李傑祭告 時外戚張氏有河間賜地數百頃欲併其旁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敏加稅銀二分戶部尚書周經上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三分而此獨加稅人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憲廟后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爲業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外戚異矣疏至三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爲東宮莊者 上因經奏皆抵之罪一時貴戚近幸有所陳請經一切裁以法皆飲不得肆 致仕禮侍兼翰學程敦政卒 以禮侍兼翰學傅瀚掌詹事府事 秋七月 八月 以雍泰巡撫宣府謝鐸以禮侍掌國子監 九月 致仕大學士徐溥卒 十月 命採珠於廉州珠池費銀一萬七千兩有奇獲珠不償所費 虜寇榆林寧夏大同 皇太子講學少間少詹事吳寬率僚屬上疏曰

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
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間歇人
生八歲出就外傳宿于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
庶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千內終不若出
就外傳親近儒臣講習治道所得爲多也 十一月
上高王宸澤嗣封寧王 十二月 南京兵部尚
書張悅改任

十三年春正月 命法司刪定條例時法司皆累朝
條例繁多 上命刑部尚書白昂會九卿大臣刪定
頒中外行之 大學士劉健等上言自古願治

憲法

九

何經

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機祖宗黎明視朝每日奏
事 次適者視朝太遲散歸或至昏黑四夷朝貢奚
所觀瞻庶府文移多致寢閣矧今各邊啓釁四方若
災尤爲可慮忌荒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
人心也 上嘉納之 北虜火篩寇宣府大同等處
京師戒嚴分遣文武大臣守潮河川天壽山居庸紫
荊白羊倒馬關命平江伯陳銳總兵戶部右侍郎許
進兼都御史提督軍務經畧宣大 以林俊爲南京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理操江 二月 陳獻章卒
三月 問刑條例成 夏四月 以張元禎爲翰

林學士 帝御平臺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議政事罷

成山伯王鏊寧晉伯劉福遂安伯陳韶以保國公朱

璉鎮遠侯顧璉惠安伯張偉爲京營總兵漕同英國

公張懋提督團營 五月甲寅朔日食 彗星見

吏戶禮刑工部尚書屠濬周經徐瓊白昂徐貴各上

疏致仕許滿昂並加太子太傅經瓊並加太子

太保各歲給人夫賜璽書給驛以歸 以右都御史

佾鍾爲戶部尚書掌詹事府禮部左侍郎傅瀚爲禮

部尚書左都御史閔珪爲刑部尚書工部左侍郎曾

鑑爲工部尚書 起養病戶部侍郎劉大夏爲右都

憲法

十

具

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先是兩廣軍多爲鎮關及總兵
私役大夏至申明曉諭各出其私役者歸伍十三村
素雅悍悉服從帖息 六月 召南京兵書倪岳爲
吏部尚書南京刑書戴珊爲左都御史 加兵書馬
文升少傅刑書閔珪太子太保 河決曹單 以梧
州知府張吉爲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 秋七月
虜寇榆林 以王鏊爲吏部右侍郎 以王軾爲
南京戶部尚書 八月 陳銳總兵宣大遇虜畏怯
嬰城自保無功而還罷任開任許進亦致仕 九月
以秦民悅爲南京兵部尚書林瀚爲南京吏部尚

書 冬十月 十一月 虜寇偏頭關 十二月

火篩入河套 孫需為浙江左布政尋為副都御史
巡撫河南 左都御史鄧廷瓚卒 兵部奏准凡大
同山西宣府延綏寧夏遼東薊州紫荆密雲等邊應
禁林木不許軍民人等砍伐違者問發煙障地面充
軍若軍職降二級發回衛所終身帶俸不換文職降
邊遠叙用

十四年春正月朔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
震有聲韓城縣尤甚聲響如雷傾倒官民房屋五千
餘間壓死男婦一百七十自朔至望震猶未息縣東

重刊錄卷五十一

十一

本

安昌八里徧地決破湧水有裂開地長一二丈或四
五丈者湧出溢流如河南京僉都御史林俊上疏援
古今徵應指斥時忌又疏乞錄正人以教東官因薦
謝鐸儲璫楊廉等堪為輔導 虜酋火篩擁衆入寇
榆林 二月 馬文升上言地道主靜動則失常考
之古典凡言地震者乃坤不承乾臣不承君夷狄不
承中國之兆然亦未有震於元旦者亦未有裂地成
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罕見也陝西四隣番虜
而延慶二府又密邇河套地震未已而胡虜乘之侵
凌之兆亦已明矣且小王子部落日衆酋首火篩梟

雄桀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值茲民困財竭兵寡

將懦之時而欲安內以攘外脩德以弭災亦甚乎其
難矣伏望陛下祗畏變異脩省剋責節金帛以備紫
急罷齎醴以省浪費止傳奉之官禁奏討之地將陝
西織造絨褐內臣早取回京以蘇軍民之困宗社生
靈庶幾有賴 上曰覽奏具見忠愛所司即便施行

命保國公朱暉佩征虜將軍印總諸路兵赴榆林
禦虜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暉等臨邊覘虜酋所
在至河套而還 以南鴻臚卿陳壽為右僉都御史
巡撫延綏時火篩侵犯劇甚邊堡失事鎮城晝閉壽

重刊錄卷五十一

十一

何如

兼程赴任先卹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兩旬間與
虜戰三勝虜知有備遂渡河北遁同事者諷壽注子
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
竟不許時論賢之 保定府臣獻白鴉以為祥瑞禮
部尚書傳瀚劾其不當奏詔斥遣之 三月 夏四
月 五月 六月 起致仕僉事章懋為南京國子
祭酒時遭父喪詔司業署事員缺不補聽懋終制赴
官 秋七月 虜酋火篩復擁衆寇大同威遠勢甚
猖獗京師戒嚴 上親灑宸翰賜馬文升以尚膳品
具召入便殿議戰守之策命保國公朱暉等整擷官

軍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埃條戰具既而虜引去 遞
減王府房價及開墾造墳價銀有差其會典中 廣
東提學僉事宋端儀卒端儀字孔時莆田人雅志理
學嘗編考亭淵源初稿未就而卒 掌國子監禮部
右侍郎謝鐸上言四事一曰正祀典以究禮之實
謂當如先儒熊去非之論立叔梁紇之祠而祀以顏
路曾皙孔鯉以安其子配享之位黜吳澄之從祀以
明其事元之非二曰重科貢以清入仕之路謂各省
考官皆御史方面之所辟召職分既卑權衡無預以
外廉之官而專去取關節相通人圖倖進必差京朝

卷一百一十五

主

頁

官二員以爲主考庶幾革弊而真才可得歲貢一途
雖亦得人但近來提學官類從姑息必責其果通三
場方許充貢三曰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謂順天應
天寔爲京府大興宛平江寧上元四縣皆爲附郭學
校之設惟二府有之而四縣皆未嘗有凡今附郭縣
分俱各有學其視京府實爲冗濫請從順天應天之
制量加廩增歸併府學庶冗員革而風教稍重四曰
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謂納馬納粟入監者其賢百
不一二而不肖者常千百今日之所輸行將取償於
他日若此策再行則彝倫之堂竟爲交易之地必廢

塞其途勿令再開雖或國用不足亦當別爲區處疏
入下所司知之 以戶部郎中邵寶爲江西提學副
使實以身爲教先行檢而後詞藝士類淳與脩濂溪
書院檄取其族孫守之改建白鹿洞書院清學田定
課程遠近向慕 閏七月 八月 火篩寇固原總
兵恭順侯吳鑑罷還京以武安侯鄭英代之 九月
丙子朔日食 冬十月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岳
卒謚文毅岳在禮部十餘年儀文制度多所擬定在
吏部獎恬抑躁不恤怨怒正色盛氣人不敢干以私
事當廷議片言裁決天下皆仰其風采以爲謙之爭

卷一百一十六

主

本

子云 改兵部尚書馬文升爲吏部尚書召總督兩
廣右都御史劉大夏爲兵部尚書 十一月 以張
敷華爲南京右都御史 十二月 召戶部尚書秦
紱兼都御史巡撫陝西

壬

十五年春正月 江西盜起勅都御史林俊巡視江
西兼督軍務倭至榜示許盜自新抵新昌親入賊巢
賊首王五率衆出營擒四十餘賊自效賊黨解散遂
改巡撫庶務一新尋以憂歸江西人皆攀轅不忍其
去 二月 禮部尚書傅瀚卒以左侍郎張昇爲禮
部尚書 會試天下舉人命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吳

寬侍讀學士劉棣爲考試官取魯鐸等三百人三
月 廷試賜康海等三百人進士選何瑋等爲庶吉
士 夏四月 以羅欽順爲南國子司業 以秦紘
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整鹽課典屯田先後斬虜首九
千脩堡窖一萬四千所剗山崖三千里 五月庚午
朔日食 陞固城縣爲固原州開設總制府以化以
前套虜未熾平涼固原猶爲內地得以休息自火節
入寇之後遂爲虜衝於是始改立州治而以固靖甘
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叅將遊擊等官遂成巨鎮 時
北虜逼近塞下邊臣告急 上以兵事屬中官苗達
謀出兵圖之密言于上乃召劉大夏議之大夏以爲
不可 上曰求樂間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
皇上聖武固同于太宗奈今將士遠有不逮且當時
如淇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
之將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上乃悟
曰善朕幾爲人所誤事乃寢 戶部尚書侶鍾罷召
南京兵書韓文代之 六月 秋七月 發保定京
操軍回衛團操先是 上欲於附近團操以拔京師
問於劉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
仰思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擬將保定

以終其身儉素一如寒士謚曰莊簡真無愧云 十

一 雲南畫晦 十二月 前刑部尚書致仕何

喬新卒謚文肅喬新剛介寡與平生唯與彭韶丘濬

爲相知所著有周禮註解宋元史臆見椒丘文集等

書 上召劉大夏戴珊問曰通聞軍民多不獲所焉

得天下太平大夏對曰求治亦難太急唯行所當行

又之天下自治 上曰閣臣如劉健亦可計事顧其

所與之人太雜耳渠嘗獨薦一人甚不愜朕意亦不

言其姓名明日大夏詢之內使陳寬寬曰劉學士曾

薦副都御史劉宇才可大用 上不答劉學士再言

之上亦不答當時已服 上之知人云 甘肅副總

兵魯麟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其大同部落甚衆

麟結納嬖近求爲挂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不

臣之風漸聞于京師 上召劉大夏問曰何以處之

對曰亦聽其歸耳上曰恐彼恃其部落爲亂奈何對

曰聞麟貪酷失下心去其兵權無能爲矣麟家積資

金數十萬使使至大夏願竭貲取挂印大夏語其使

曰麟苟爲忠貞且爲國家名將何挂印之足言今歸

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麟竟怏怏病死

十六年春正月 大明會典成 命大學士李東陽

等脩歷代通鑑纂要 二月 進劉健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謝遷太子太

保戶禮部尚書謹身武英殿大學士吳寬爲禮部尚

書兼翰林學堂詹事府 三月 夏四月 陞陳壽爲

南京都察院副都御史 五月 京師大旱 兵部

尚書劉大夏等各乞致仕 上不允大夏陳兵政弊

端十事一曰京軍苦于出錢供應二曰營軍困於私

役做工三曰江南軍以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因京

操失業五曰漕運艱難而濫食者妄費不稽六曰養

馬困苦而私用者法禁不顧七曰鎮守太監貪婪特

甚八曰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多涉勢要十

曰禁衛苞苴公行 上覽奏嘉納命所司一一行之

上御文華殿召劉大夏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

商確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

可以揭帖密進大夏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大夏曰

先朝李孜省可爲監戒上曰卿論國事豈收省營私

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

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類也陛下所行當遠法帝王

近法祖宗公是公非與衆共之外付之府部內咨之

閣臣可也如用揭帖因循日久視爲常規萬一匪人

日居要職亦以此行之害可勝言此甚非所以爲後世法臣不敢効順 上稱善久之 按宋儒祖謂李沆獨無密啓沆對曰臣爲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君公聽並觀于大廷之上而奸邪猶且混肴國是則密啓乎當時謂沆不唯得宰相之大體而定人君之大防也劉大夏與李沆之貽謀遠慮其真後先一揆矣 刑部尚書閔珪獻重獄忤旨批答又不下一日劉大夏入對便殿 上因語及之對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珪所爲無足異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如此對曰臣幼讀孟子見舜爲天子

臺鑒卷一

九

方

臯陶爲士警賁殺人臯陶亦執之而已似未可深責上領之明日允珪所擬 初劉大夏應詔陳言盡罷光祿寺無名供億歲百萬計又議革騰驤四衛軍士上召大夏密議又及裁抑內臣事大夏至榻前 上左右顧近侍解上意將有密語即退避大夏侍上語又欲起不能上命司禮太監李榮等扶掖出左順門外榮且扶且請曰吾輩多過失望於上前隱惡揚善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吾於政事外未嘗敢毀譽他人今日以老求退 上曰李榮每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吾與君踪跡疎遠不知何以有此榮曰當朝大臣

公爲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大理寺副李承芳卒承芳字茂卿湖廣嘉魚人舉進士授評事進寺副以講學明道爲務常謂今壞天下者莫如學校科舉儒先註疏可一切廢棄當直探孔孟之奧聞者莫察其意指爲狂惑而承芳自信不疑尋謝病去與其弟舉人承箕同學于貴公山既食屢空相顧自得也承箕早謝會試不仕以理學著聞 貴州女苗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左副都御史督兵討平之米魯普安土知州妻也知州死魯主州事殺其庶子欲自襲夫職鎮巡官不許且欲正其罪魯遂反囚鎮守

臺鑒卷一

二十

何之源

內臣戕殺文武藩臬官兵勢甚熾事聞命軾統湖廣四川廣西雲南及貴州諸路漢土官軍共十餘萬討平之斬首五千餘級加軾太子少保 六月 鎮遠侯顧溥卒以保國公朱暉提督團營 秋七月 八 月 南國子祭酒章懋服闋到任 九月 冬十月 前南京兵部郎中婁性上所編皇明政要凡四十篇 以張元禎爲太常卿兼翰林學士 詔建壽塔于朝陽門外大學士劉健等上言前代人主信佛莫如梁武帝竟餓死臺城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爲明鑒我祖宗治天下堯舜周孔之道而已浮

下并後世也又令撰真人杜永祺等誥命及封號健
等復言異端不可信誥命不當與誥命朝廷所以獎
賢勵能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此輩
何賢何能頒誥封號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
廷所給與儒臣所撰擬也天下後世其謂臣何疏入
俱報罷 十一月 南國子祭酒章惇到任後謹矩
度尚德行厲廉耻諸生翕然向風 十二月

十七年春正月 御史陳茂烈以母老陳情乞終養
許之茂烈世爲福建興化衛總旗少喪父茂烈繼其
後厲志過俗不與羣兒伍出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
憐其孱弱亟止之乃輟燈默讀不少輟年十八慨然
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魯公顏之克已曾之曰省豈
非學之法與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爲吉安府
推官明允公恕信孚于民考績歸至淮以乏寒具凍
幾死所知從以敝裘始甦及爲御史袍服朴素借驛
一牝馬身若無官而自任風紀之重彈劾不避權貴
乞歸終養躬自治畦妻子服食粗糲人甚不堪而泰
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經書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嘗
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二月 哈密人
逐陝巴而以真帖木兒守哈密 三月 太皇太后
周氏崩上尊諡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睿
皇后立廟別祭初成化戊子孝莊錢太后崩大學士
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祔葬祔廟
之說矣至是周太后崩隨上尊諡同孝莊之制矣既
而大學士劉健等乃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

姑爲委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於是詔禮部會多官詳議以聞上御便殿召劉健等出示恭陵圖一紙言孝莊太后玄堂與英廟皇堂相去數丈間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禮當釐正健等奏曰此事臣等初不知今欲釐正仰見皇上聖孝盛德高出前古臣等不勝忻服上曰卿等如何得知此事都是內臣所爲內臣有幾人識道理者時見成化間彭時姚燮輩奏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爲國因論祔廟之禮健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孝莊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合祔恭陵配享英廟且引唐宋故事爲證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二后並祔者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爲非禮謝遷對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上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李東陽對曰皇上當以堯舜爲法上曰然宗廟事關繫綱常極重豈可有毫髮僭差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母立正后我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雜亂無紀極耳且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爲皇太后別祀於奉慈殿今仁壽官前

意欲奉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孝穆太后於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曰皇上言及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上曰此事却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先帝意又違羣臣議違議猶可奈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尤重卿等其詳議之健等奏曰容臣等且出計議奏聞時吳寬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衆推寬言寬對衆議曰魯頌姜嫄閭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爲別廟自漢唐來亦然至宋始有並祔祭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前作配非後世子孫嗣位追尊所生之比惟宋李宸妃沒仁宗悲憫乃追尊祔祭雖出至情寔爲非禮不足爲法衆皆從之會議跪上上喜曰大義深恩並行不悖改稱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慈殿殿在奉先殿西上初建以祀孝穆太后至是令展其制中室奉孝肅左奉孝穆於是中外翕然稱合禮云南國子祭酒章懋疏奏古者太學所養皆天下之俊秀故人材盛而風俗美我國家稽古制治尤重太學以敦化原洪武末樂年間在太學生徒動數千計其人類多少俊而教育之法至爲周詳計日以通經積分以出仕布

列庶位得人爲多爰及近年生徒漸少計今本監見在之數自貢兩行共止六百餘人具歲貢一行非無可與共學之資而衰遲不振者十常八九蓋由積累歲月挨次而升故也誨誘雖勤不無扞格其舉人一行節該南京禮部劄付開送新舊舉人共該六七百人又多有不肯就生監間雖嚴於遠限彼亦視爲泛常上歲貢之入監既由挨次而舉人之坐監又每後時故不極常患於不敷而教養尤難於見效有養士之有而無得人之實此臣之所甚懼而夙夜不寧者也近有增員之舉而所拔亦挨次之人資格所拘

憲集卷中

甲

則

英士多漸之於常貢外令提學憲臣於人才素多去處行選良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果試優等者乃以充其通計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今年首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材多少間一行之如此則生徒之數可以漸及往年且多精銳可進之資不貽因循自誤之悔臣雖不知所以爲教然亦安敢不盡其心勤用提撕嚴加程督積分之意用申激勵之方務令文行兼脩政教舉成材有望附選及時豈惟差撥恒充固將官

使克稱庶乎國家有以收養士之效而臣亦少寢尸素之愆也命下所司議行 夏四月 授何瑋爲翰林編脩 閏四月 曲阜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及還東陽以所經過天災民瘼上奏詔議行之 五月 加秦紘太子少保 勅吏部都察院比年考察朝覲官員率多撫按官考語多不得實爾等詢訪亦欠周詳以致賢否倒置明年正旦適當朝覲之期宜預行各撫按官從公開報爾等備細參詳精白一心秉持公道庶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其欽承之 六月 命右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司參

憲集卷中

五

信

議能僅整理各邊關糧餉先是北虜小王子求貢甚急既而不至有走回男子報稱虜中有異謀欲搶黃裏黃裏者謂京城也又云朵顏衛頭目可兒乞蠻領三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女寄養似有引誘入寇之跡於是遣仲宇赴大同宣府俾往各關各預整理糧餉以待出師 以秦紘爲戶部尚書尋致仕 秋七月 虜寇大同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 上袖出大同鎮巡官章奏言虜賊勢重近又殺傷墩軍延緩游奇兵累調未至乞增兵補馬情詞甚急 上曰墩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傷可選京軍三

萬安委將領即日啓行健等奏曰 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宗社之福京軍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遷繼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上意未釋猶欲出軍東陽奏曰近日北虜與朵顏交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爲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不知何處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之徐議所向耳健因備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爲切近誠宜先慮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免致臨期失措復召劉大夏面諭出師之意大夏力言京

憲錄卷二

六

傳

軍不可輕出上曰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曰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糧餉有兵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餉缺乏軍馬疲弊將官少人上卒玩法非惟不能殺賊又且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上納之師乃不出已而虜爲沿邊諸將所拒亦引去左都御史戴珊累以疾求退不得言于劉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京師如何爲處公受知于上獨不爲我一言未幾上召大夏議事畢因問戴珊近來何如大夏言珊有病累疏乞休出于至情伏望憐允上曰渠情卿奏乎對曰珊在

告臣往視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進見時爲彼申達上曰卿爲朕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而歸大夏以告珊泣曰吾不得還家矣改督理茶馬都御史楊一清巡撫陝西兼經理邊務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吳寬卒寬字原博長洲人爲諸生時有文行即負重望歲貢入太學舉鄉試第三會試殿試皆第一歷官尚書忠信宏厚廉靖方嚴衆皆屬望柄用而忌者沮之贈太子太保謚文定掌國子監事禮部侍郎謝鐸到任八月今京官六年一考察令禮部禁服

憲錄卷二

七

卿

色上謂劉健等曰在外文職官讀書明理猶不敢僭爲內官不知道理尤多僭妄皆對曰誠如聖諭但臣等不知內府該禁花樣上歷數其應用花樣甚詳且曰若蟒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亦不許私織間有賜者或久而損壞亦自織用均爲不可又曰玄黃紫皂乃是正禁若柳黃明黃姜黃等色皆須禁之又曰玄色可禁黑綠乃人間常服不必禁乃內府人不許用耳皆諾而退陝巴還哈密真帖木兒居甘州虜寇環慶平鳳九月上屢御煖閣召輔臣議政事一日上袖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授劉健曰

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太重恐邊將輕易啓妄殺之漸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健對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効死何以取勝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勅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軍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重處治如此方可李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尚可今既奏請若明言不許却恐號令從此不行健亦力贊其說上復申前詞健奏曰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小敵或偏裨用戰皆不許似止依所奏足矣上曰兵

憲集卷五

八

涉

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一場若止答一是字亦不爲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着意亦須於旨意說出乃爲重耳謝遷曰今遵聖諭批答仍用一是字爲宜且軍法亦不專爲殺輕重各有法決打亦軍法也上曰然可去整理停當皆諾而退是月晦日復召輔臣入見上曰令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善開邪陳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諾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諛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盡也

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年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聖意皆叩頭謝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以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爲不若啓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數歲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

憲集卷五

九

信

諭益知上意所嚮云戶部尚書侶鍾致仕冬十月劉山伏誅十一月十二月十八年春正月上召劉大夏戴珊面議政事既畢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諭曰朕開朝觀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敢以賄賂通乎以故賜卿二人且命曰勿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以韓文爲戶部尚書廣西官軍討思恩府土官知府岑濬先是濬謀叛襲破田州府逐其知府岑猛總督兩廣都御史潘蕃等奏討詔調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苗兵一萬合兩廣

兵征濬誅之藩等上言宜照馬湖府例改設流官知府以變其俗從之 二月 陞太僕寺少卿儲璫爲本寺卿璫疏上馬政便民者四事悉見施行語在太僕寺誌中 以邵寶爲浙江按察使 三月 廷試賜進士三百人 戶部主事李夢陽上疏大畧謂今天下爲病者二爲害者三爲漸者六而終之曰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本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 高皇帝置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伏讀歎息以爲聖主不易之論是所謂禮之防也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

臺集卷五

十

信

莫如壽寧侯今其招納無賴罔利賊民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中外側目而視切齒而談皆飲恨于壽寧者上陵下逼勢將必潰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防萌之道也疏入后母金夫人及張鶴齡痛恨之日在 上前泣訴不平 上不得已下夢陽獄科道官交章論救金夫人猶在上前泣訴求加重刑上不聽旣而鎮撫司具獄辭以請上徑批李夢陽着復職罰俸三月他日上游南宮二張夜入侍酒皇后金夫人亦預上獨召

大張勝語左右咸莫聞知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也旋而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上曰近日外事若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僣呼上曰夢陽本內張氏二字左右謂其語涉皇后朕不得已下之獄及鎮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校以稽之朕揣知此輩欲重其夢陽致死以快宮中之怨朕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是舜之仁也 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西銘及性理諸書東宮兼講孝經小學 上嘉納

臺集卷五

十一

真

之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元慎管內閣誥勅 夏四月 命兵部將兩京五府各營及親軍衛分堂上管事并在外鎮守分守守備方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按季開寫進呈以備觀覽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袖出數疏指一揭帖曰此廣東巡按御史聶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緊鎮巡官劉健對曰昨所擬已是切責 上曰然凡一應事務當與賢輩者皆責在鎮巡今都不見奏報更須加緊皆應曰諾上又指二疏曰此南京科道劾兩京堂上官作何處置健等對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

耿輕擬 上曰彼首言崔志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有道士學印者但不多耳健對曰固然上又曰彼言周季麟喪師失律失律者非止一人健等對曰季麟亦是好官 上曰然洪鍾在蘄州時以潮河川開山致損人命故人論之不已健亦對曰洪鍾亦好李東陽曰好處儘多 上曰彼言卑諂大臣要剛正有氣節若果有卑諂之行當退但亦無指實難遽退耳健曰 皇上每值糾劾欲求實跡最是 上曰若大臣有曠職壞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者須留辦事耳健等奏曰臣等每見留着辦事之文竊有未安大臣宜甄別賢否若繫云留着辦事即係該退之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 上笑問曰然則先生輩意欲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照舊辦事可耳上曰然又指一疏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武等錢綠何市不通使戶部查覆未明仍須別爲處置務使通行健等皆對曰此須自朝廷行起如賞賜折俸之類在下如鹽鈔船鈔亦用舊錢乃可通行且民間私鑄低錢聽其行用本朝通寶乃不得行誠非道理謝遷對曰昨今查議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則官錢決不能行前年鑄弘治錢曾禁私錢不

卷之三

主

真

三三日即濫使如故 上曰何故如此皆對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上曰今須嚴禁東陽奏曰臣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工料得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肯盡心若止如此雖鑄何益遷曰昨今查已未鑄造數目亦是此意 上曰然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窮諸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 上問商人何故不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百斤 太祖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宜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止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

卷之三

主

何

贊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上意勵精思治如此是日天顏甚霽問答詳悉語然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所罕見也 復召輔臣至殿閣 上問曰昨得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偁私寄書二冊題曰均徭則例又擅革接遞夫役若干名陸偁爲御史奈何寄人私書於理不當且夫役係是刑制何得擅減李東陽對曰觀奏詞恐所寄即是則

憲書卷之三 十四 何齡

劄 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答劉健對曰均徭事亦是御史所帶上曰何爲不奏健曰然則罪之乎上曰今日陸偁已見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示懲戒皆應曰諾 上又出一疏曰此戶部覆奏處置流民疏內推刑部侍郎何鑑查已服滿此須會吏部戶部安得自推健對曰凡係本部承行事亦有徑推者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健東陽皆對曰何鑑誠是好官能了此事 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部健曰然則通令吏部會議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

事只用是字答之不須再會吏部惟所推官員須會吏部耳皆諾而出蓋上既明習國事論議層出或累數十言臣下欲盡一二語至無間可入或不竟其辭而退 五月 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義出左掖門急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至寢殿 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上令近前健等直叩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與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爲此言 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

憲書卷之三 十五 之淵

劄 上曰掌御藥事太監張愉勸 上進藥不答 上又曰朕爲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因執劉健手若將來訣者上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選張氏爲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亟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太監陳寬亦參贊等皆至羅跪榻外 上曰授遺旨太監扶安李瑞林筆硯戴義就榻前書之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勤請他出來讀書輔他做好人健等皆叩頭曰臣等敢不盡力健等遂出調旨傳禮部行之 初七日 上崩 十八日皇太子即

餘贊教歷中外所至有聲而學政則尤著云 召南

京刑部尚書張敦華爲左都御史時南都稱四君子
並指敦華與尚書林瀚都御史林俊祭酒章懋云

翰林編脩何塘上疏臣以菲薄待罪史官伏觀內外
百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片無所事者朝參之餘退
安私室於國家政務無分毫補益猶且月受俸錢日
支廩給既失官守之職難逃尸素之譏每念及茲不
勝惶懼臣謹考古者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
我祖宗設脩撰編脩檢討謂之史臣俾司紀錄法古
龜也謹按太祖時劉基條答天象之問 上悉以付

憲章錄卷四上

大

之

史館在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記註凡聖
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由是推之史官
之職在國初猶未失也不知因循廢墜始於何時沿
襲至今未克脩舉方今山陵既畢政治維新伏望遵
祖宗所已行脩史職於久廢勅令脩撰編脩檢討
直史館凡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論列大政事之因革
弛張大臣僚之陞降拜罷皆令即時紀錄止用據事
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於紙尾書某官某人記載之
實情以待纂述史職既脩國典斯備上則聖君賢臣
嘉謨嘉猷不至有所遺落下則儉夫小人謹遺萬世

之譏亦有所懲戒不敢縱恣爲惡公則明朝廷無虛
設之官私則使人臣免素餐之愧事體甚便或謂館
閣之地所以儲養異才不必責以職守臣竊謂養才
之道當使之周知天下之務方可以備他日之用今
諸人於國家政事初不聞知雖欲練習其道無由若
令史館供職庶因紀錄之間得練習政事之體他日
任用不至踈脫是於脩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 上
命所司知之

憲章錄卷五

五

憲章錄卷第四十二

憲章錄卷第四十三

正德元年丙寅
至四年己巳

武宗毅皇帝正德元年春正月 上耕籍田 命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軍務 天鳴地震 大學士劉健等上疏言臣等遭遇 先帝簡任內閣臨終顧命以陛下為托即位詔下天下延頸期望太平旋致廢格不行變易殆盡以建言為多言以幹事為生事以執奏為瀆擾以革弊為紛更憂在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干近幸貴戚則率皆承順以一二人之私恩而壞定制以一二人之邪說而違公議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宋儒朱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立乎其位若諉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乞賜罷黜 上慰留之 二月 勅大學士劉健等脩孝宗實錄 三月 隕星如雨 以儲璫為左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 夏四月 吏部尚書馬文升罷先是御用監太監王瑞以大昏禮奏書篆儒士缺人吏部已奉旨考選復有旨令革退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又升方杜塞倖門堅執不從瑞慚

憤奏文升抗拒科道皆上疏力辦事乃寢文升素與劉大夏不協文升與許進劉宇皆河南人在先帝時文升嘗薦進提督團營宇總制宣大大夏見先帝因言宇之過宇幾不免戶部侍郎王儼兵部侍郎熊繡皆湖廣人儼與大夏姻親繡以廉著文升欲抑儼等引進會兩廣缺總督都御史文升薦繡任補之繡不樂外詣吏部辭之不允繡憾之與李東陽謀去文升以大夏代其任至是乃諷同鄉御史何天衢屢疏論之文升遂力求致仕章疏前後至二十一上乃允 以吏部左侍郎熊芳為吏部尚書芳河南泌陽人時司禮太監李榮亦河南人為芳內援故李東陽輩之謀不行 以林瀚為南京兵部尚書 五月 以彭澤為真定知府 以王瓊為副都御史總督鹽法 六月 辛酉雷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 以孔彥繩為翰林五經博士 秋七月 彗星見參井掃太微垣太白經天 八月 冊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賢妃吳氏后父授都督同知尋封慶陽伯妃父並授錦衣衛千戶尋進指揮僉事並給莊田 南京國子祭酒章懋上疏乞致仕先陳言治道要務五事曰勤聖學隆繼述謹大昏重詔令敬天戒再疏乞休

未乞至是以任滿三載年踰七十上疏不待報而歸
歸後三疏未獲允命 九月 兵部尚書劉大夏乞
致仕章四上從之 以許進爲兵書提督團營王瓊
戶右侍郎 召總制宣大右都御史劉宇爲兵部尚
書 冬十月 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兼提督團
營大學士劉健謝遷罷初 上即位內臣馬永成及
劉瑾等八人以青宮舊恩日導 上弓馬鷹犬歌舞
角觝爲樂舊內臣段敏黃偉端慎斥不用戶部尚書
韓文每朝退對屬官言及輒泣下郎中李夢陽曰公
爲國大臣義同休戚徒泣何益文曰奈何曰比諫官
有車入交論諸閣下之閣矣閣三老持諫官章甚力
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持
之更易爲力事或可濟也文毅然改容曰是也汝爲
我草疏即事弗濟吾年足死矣夢陽具疏草文讀而
芟之曰是不可文文恐 上弗省不可多多恐覽弗
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人主以辨姦爲明人
臣以犯顏爲忠臣等伏覩近來朝政日非視朝漸晚
仰窺聖容日漸清羸 永成谷大用張永羅
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偽淫蕩上心或擊毬走
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

事與外人交易仰瞻建康無復禮體日淳不足夜以
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
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候占咸非吉兆切緣此等
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行私而不知皇天眷命祖宗
大業皆在陛下一身今大昏雖畢儲嗣未建萬一游
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齏粉齏醢何補於事乞
將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潛銷禍亂之萌
先是升道交章請除羣姦 上命司禮監至內閣傳
諭已信當稍加脩政所劾太監馬永成等姑示涵容
劉健李東陽謝遷上言此數人者蠱惑誘引罪大惡
極得罪祖宗非 皇上所得而赦再疏乞誅永成等
上不允於是健等以去就決之各上疏求退初閣議
持言官章不下諸閣業已寤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
又入於是 上遣司禮監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
者三健等卒持不下內司禮太監王岳者亦東宮舊
臣惡儕輩所爲獨是閣議明日召韓文等諸大臣至
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傳 上諭曰諸先生
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之心但各奴儕事上久不忍
即置之法幸少寬之待上自處耳衆皆惴惴莫對惟
韓文述羣小導非之罪榮曰疏備矣 上非不知今

第欲寬之耳是日諸閣議籍業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時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亦助文等密奏於上言外朝多官論劾不可不從上不得已允之明發詔捕劉瑾等下獄瑾等趨至上前環跪伏哭以首觸地所岳等交通外臣欲害奴輩上為之動瑾因進曰劉瑾入何損於萬機今左右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上怒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收王岳等繫獄設內行官校太監丘聚提督東廠谷大用提督西廠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各遣官校巡察

先是瑾等嘗言內閣專執朝權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內臣武職之事至形于殿劇上久信之至是遂准令劉健謝遷致仕惟獨留李東陽蓋前閣議時使嘗推案哭遷亦嘗瑾等罔休惟東陽不出一語遂得獨留既而王岳李榮范亨徐智並發南京充淨軍仍遣人縊殺王岳于途由是大權一歸瑾等勢傾中外莫敢誰何文臣慘禍自此始矣初舉朝共攻瑾等欲誅之閣議堅持期在必克兵部尚書許進謂同事者曰此屬得疎斥足矣若峻其事恐有甘露之變既而果貽縉紳數年之禍識者恨之 李東陽乞致仕

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疏屢上竟不允 劉健謝遷既罷瀕行東陽祖餞欽欽泣下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為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爾東陽默然無以應下戶科給事中劉滌獄滌上疏極陳時政具畧曰近日權姦預政事勢異常聰明漸墮弊端日滋各處地方太監及各省鎮守內臣何必數數更換用新人固不若用舊人養饑虎固不如養飽虎蓋舊人猶或知事飽虎猶或易餒也又云方今備邊無良策只增年例之銀兩理財無良謀實及廣東之庫藏浙江既奏軍士無糧餉者已累數月山西又奏歲入不敷歲出者幾五十萬小民困苦而征歛益急帑藏窘乏而用度日奢今日之財用如此何所恃而不動心哉滌疏數千言言皆剴切遂下詔獄 刑科給事中呂紳上疏乞留劉健謝遷亦下獄 以吏部侍郎王鏊為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十一月 命吏部尚書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不妨部事入閣辦事尋加太子太保兼謹身殿大學士解部事專在內閣按詞林記稱芳性險悞始比尹旻父子旻敗由侍講學士謫桂陽州同知復累遷至尚書劉健與韓文

謀除瑾黨芳潛通於瑾由是使等相繼斥罷黨類益熾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為姦凡變紊成憲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暨充孝廟實錄總裁官筆削任意凡先正名卿悉加醜詆授意檢討段貝以快不忿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先是七月中原奏占候大角及心宿中是動提天璣天璣天權星不明因勸上安居深宮絕嬉戲禁游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至是復奏言十月末占候連日霧霧交作為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為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捏旨楊源假以天象妄言禍

嘉靖錄卷四

七

福建杖三十南京六科給事中戴銑等十三道御史薄彥微等上疏黜權閹正國法留保輔托大臣以安宗社劉瑾大怒捏旨差官校俱逮繫錦衣衛獄調提督團營兵部尚書許進為吏部尚書時劉瑾與進同提督團營故用之罷戶部尚書韓文劉瑾恨文令人日伺其過會有進納內府折銀者內有假偽以文不能防姦矯詔令落職閑住瀕歸復陰遣邏卒伺察于途文乘一驪宿野店而去戶科給事中徐昂上言文率九卿上疏忠憤所激不應勒停昂坐除名為民於是文子高唐州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

坐為民以顧佐為戶部尚書罷左都御史張敷

華敷華疑重端介不為詭隨瑾惡之捏旨令致仕以

兵部尚書劉宇攝之降李夢陽山西布政司經歷

罷之劉瑾知韓文等奏疏寃寃陽贊成之也十二

月召前吏部尚書屠濬為左都御史加李東陽少

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焦芳太子

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王鏊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劉瑾既入司禮監上悉以天下章奏付瑾剖斷初

亦迭內閣後瑾自於私宅票旨批出專用松江人張

文冕者紀錄磨寫府部等衙門官稟公事日候其門

嘉靖錄卷五

八

自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都察院一日審錄重囚

內寫劉瑾傳奉字樣重複數多瑾大怒罵之都御史

屠濬率十三道御史謝罪御史跪階下瑾數其罪斥

責皆叩頭不敢仰視大小官公差出外及回京者朝

見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為常惟瑾自建白本則送內

閣票李東陽輩必為溫旨有曰爾剛明正直為國除

弊等語吏部侍郎兼學士張元禎卒元禎字廷祥

南昌人以進士庶吉士入翰林歷前職平生論議慷慨

敢立名好爵每與陳選羅倫陳獻章以理學相箴警

天下之士皆想望風采晚年以纂脩再出務為取抑

言其貳其營米克發于京邸未免齎恨云 以中書
李應政選給事中憲與劉瑾同鄉瑾謂中書由進士
出身者當與博士行人一體選科道遂以憲選科而
中書得預科道之選自此始

春正月 逮尚寶卿崔璿按察副使姚祥主事
張信下獄時劉瑾方張威勢璿適璿以冊封回祥以御
史陞出倖以公左各馳驛乘轎為遲卒所緝璿奏拿
下獄璿祥加于長安門倖柳干張家灣內閣部院大
臣連上章乞寬宥始釋獄各充邊衛軍 謫兵部主
事主守仁為貴州龍場驛丞守仁以戴銑薄彥徵等

嘉慶三年

九

具

繫獄抗疏言銑等以言為貴如其言善自宜嘉納如
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諫之路今逮至拘囚恐中
外以言為諱自是而後雖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
從而聞之伏願宥銑等仍舊供職疏入瑾怒廷杖五
十絕而復甦因謫龍場 閏正月 劉瑾捏旨將戴
銑薄彥徵等二十人并呂紳劉滌各廷杖三十發為
民時南都御史陳壽抗疏救諸言官併奪職 謫南
京兵部尚書林瀚浙江右布政勘致仕先是戴銑等
言事被逮瀚連疏論救瑾怒捏旨械繫赴京罰米三
百石行居庸關監禁追納罷其官 二月 勅諭都

察院左都御史劉宇御史凡有章奏必先呈稟爾等
仍令南京都察院一體遵行前此所未有也 以詹
事楊廷和為南京戶部右侍郎學士劉忠為南京禮
部右侍郎時 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書畢因致諷
諫語是日廷和忠直講既罷 上謂劉瑾曰經筵講
書耳何又添出說話瑾因奏曰二人當打發南京去
遂遷南京詹事府卿若遠之實陞之也蓋瑾與廷和等
皆山東官廷和等見事勢難處亦欲南官以為自
全之計故為辭以托於瑾因得是擢未幾罷南京
戶部尚書秦民悅復陞廷和為本部尚書 南國子

嘉慶三年

十

祭酒章懋准回養病 三月 劉瑾傳勅譴黃奸黨
朕以幼冲嗣位惟賴廷臣輔弼其不逮豈意去歲奸
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
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張敷華林瀚郎中李夢
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榮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
禮敬陳寔徐昂陶諧劉蒞艾洪呂紳任惠李光翰戴
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
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諸李熙王蕃葛浩陸崑張
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徵潘鏗王良
臣趙祐何天衢徐鉉楊璿熊卓朱廷聲劉玉通相交

通彼此穿鑿彼各反側不安因自陳休致其勅內有名者吏部查令致仕毋俟惡稔追悔難及 夏四月

王守仁被謫在途瑾遣人隨偵將置之死行至錢塘度不免遂乘夜伴投于江冠屨浮于水上遺詩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瀟聲泣子胥之句浙二司及杭州楊孟瑛皆信之命漁人索尸不得祭于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乃潛附商舟浮海至閩中入武夷山且將遠遁或謂之曰汝有親在未免爲累遂旋赴龍場 時新差天下鎮守太監秦乞如巡撫都御史之任干預刑名諸政劉瑾從之令內閣撰勅增入由是

嘉靖二年

十一

中官挾勢害憲臣不能禁矣其最爲害者河南鎮守廖堂剽取民財輦送數十萬于京師畢真者初差天津取海鮮後請勅自山東沿海達于蘇松浙江福建所至括民財凌辱官司莫敢言者 逮巡撫南畿右副都御史艾璞下獄發海南爲民先是勦賊徐備受無錫奸徒投獻田地民訟之朝璞承勘悉以還民備賂劉瑾別差官覆勘承瑾風旨乃悉以其田歸備且劾璞前勘非是瑾捏旨逮赴詔獄訊之璞不屈曰實民田也瑾怒箠之幾死數日方蘇全家流徙海南瓊州 罷禮部尚書李傑時晉府鎮國將軍表蘇賂

劉瑾求封郡王傑不與瑾衡之竟以是罷去後起前禮部張昇代之尋亦以忤瑾罷 劉瑾矯詔以大學士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林瀚都御史張敷華爲朋黨頒示天下 五月 六月 秋七月 八月黃河

清慶雲見翼軫分野 世宗生于興邸 加焦芳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王鏊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 追贈故工部尚書謝一夔謚文莊錫之誥命 罷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先是一清巡邊因上疏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即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脩濬牆塹以固

嘉靖二年

十一

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奏上報可一清遂與築邊牆凡期完功會劉瑾憾一清遂乞休工亦停罷 按邊境沙土浮散可以城不可以牆城則厚庶可以堆積而成牆則薄版築解而隨頽矣秦竭天下之力以築六城卒爲平壤矧牆哉今觀寧夏花馬池東至延綏安邊營西至黃河橫城延袤四百餘里無高山巨壑誠宜設法以防之而所謂邊牆者恐不足恃且未易築也如欲築之必須燒磚運石縱不惜費此豈可以歲月計哉成化間都御史徐廷璋余子俊先後脩築邊牆所費何啻百萬迄無成功而楊一清又踵爲

劉瑾逆豎別憾一清未可知要之邊圉之築在後人須當核實爲之不得承訛襲外以滋無窮之費傾江海以實漕地也 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謫戍肅州死于道時源復奏自今年以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上思患預防意在劉瑾也瑾將源疏留中不出召源面斥之曰你何等官要學做忠臣遂捏旨令送錦衣衛着打三十棍發肅州衛未遠充軍差官押送至河南河陽驛因傷重死焉妻度氏輒蘆荻覆尸葬于驛後源江西豐城人御史璫之子璫以劾曹石請成績

書 冬十月 賜皇親沈傳吳讓靜海縣莊田六千五百餘頃讓妻厲氏奏稱河間靜海莊田一處原係河淤退灘田土乞比照皇親夏儒事例給與管業蓋姦民李良等捏稱投獻也事下戶部查河間府莊田間並無靜海河淤退灘地及差官勘前地頃畝數多見有軍民管業難便定擬覆奏 上不從卒賜二家爲莊田永業 以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南京戶部尚書雍

泰罷泰陝西咸寧人由進士爲知縣御史按察使都御史所至紀綱肅然人不敢干以私按察山西時以事插太原知府伊珍爲珍所訐奏繫詔獄左遷湖廣叅政尋擢都御史巡撫宣府叅將李傑不法部下訴于泰將劾奏之傑庭叅謝罪泰按軍法呼左右縛而杖之三十三軍校栗傑有內援遂以泰擅打將官劾罷既而尚書馬文升劉大夏交薦之給事中潘鐸等復疏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許進素善泰薦于劉瑾瑾原籍陝西興平人以同鄉故起爲南京操江副都御史時瑾專國卿佐遷除皆厚賂行謝鄉人以喻泰泰曰進退在天若奈我何未幾遷尚書又不謝瑾怒遂捏旨令致仕仍罰米千石劄千束輸宣府文升大夏并潘鐸等數十人皆以舉泰罰米有差 十一月 劉瑾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累旨將各省巡撫都御史俱取回惟邊方及漕運都御史仍舊其餘衙門添設官員悉裁革不用 逮各邊巡撫都御史及管糧郎中下獄劉瑾素知邊方召商買納糧草情弊因戶部奏差科道官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內有糧粗糝草泥爛者票旨逮繫各巡撫及各管糧官下獄既而鎖扭差人押至所任地方加倍賠償凡商人納過

章拖欠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弊邊儲愈乏十二月以劉忠為南京吏部尚書

三年春正月天下諸司官員朝覲劉瑾令每布政司送銀二萬兩皆借于京師富家及回任括民財倍償之李夢陽下錦衣獄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謫出猶不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至京遂下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脩撰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恒先施必欲其一至海每闕亡答之竟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姓者詣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唯康

嘉慶元年

革

真

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臨死生之際乃始托之獨不愧於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為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以片紙請書數字夢陽乃援筆曰對山揀我唯對山為能揀我餘無一言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為良友一辟咎也遂書瑾焚香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吾有言告公公如聽吾言當為公留不然吾且去矣瑾曰云何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為李白脫靴公能之

乎瑾曰瑾即請為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者也下獄而公不為之援奈何欲為白等脫靴哉即奮衣起瑾固執而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即當幹旋之海遂解帶與之痛飲天明始別夢陽遂得釋歸而海自是與瑾往復遂罹清議矣罷吏部尚書許進尋除名為民調兵部尚書劉宇為吏部尚書進不媚劉瑾然亦不與抗事多調停未幾者每為宇謀欲傾進乘間言于瑾曰許尚書作公事謹而外示仇直如雍泰平昔剛暴朝廷所不用因其有虛名乃欺公舉用却又揚言于

嘉慶元年

共

外曰公雖與泰同鄉不阿于公乃吏部委曲用之耳瑾方怒泰不置及聞此言大怒屢票旨責進欺罔進乞歸遂落職以宇代之以曹元為兵部尚書以王瓊為吏部右侍郎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傳大學士王鏊掌詹事府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為考試官取邵銳等三百五十人養病南祭酒章懋奏乞致仕許之三月廷試賜呂柟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改翰林院編脩顧清等為部屬官先是焦芳子佳黃中會試中式芳意欲為殿魁既而取呂柟為第一黃中居二甲首芳謂諸執事抑之遂入言

于劉瑾改清等官授黃中檢討及劉宇之子劉仁等
六人俱為庶吉士數月黃中與仁等皆擢編脩
下御史徐積謫戍邊未行死於獄積江西新淦人
初知江陰縣政蹟顯著適朝觀吏部奏積天下治行
第一徵為御史差巡長蘆鹽課劉瑾欲令劾送該年
冬積與兩御史從理深啗之復積復命侯於朝門適
遇瑾又不行跪禮即捏旨拿送錦衣衛獄二次各杖
三十發肅州衛未遠充軍積傷重死於獄仍行原籍
查取積男余朴起解補伍以浙江右布政邵寶為
湖廣左布政召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改戶部尚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七

書撰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尋加太子太保逮
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至京下獄劉瑾惡其桀
驁太費王鏊言于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為國脩邊
乃可以為罪乎李東陽亦救之乃得釋還夏四月
南京國子司業羅欽順除名致仕吏部尚書王
恕卒年九十四贈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恕字宗貫陝
西三原人舉進士授大理評事寺副知揚州歷江西
河南布政巡撫荆襄河南雲南進南兵書巡撫南畿
復兵書以至冢宰隨在著稱好學則至老不倦所著
有漕河通志介菴奏議玩易意見石渠意見經籍格

等書五月南京右都御史熊繡致仕六月

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以盤糧報數不明枷于東

西長安門外都御史劉孟以到任遲枷于吏部門外

時劉瑾益務嚴刻動以一百五十斤大枷枷號威衆

若雨晝夜不輟文臣垂首喪氣惟恐獲罪執朝官

三百餘人下詔獄時早朝有遺匿名書于丹墀者

上見之命拾以進乃備言劉瑾等亂政瑾下殿入班

詰問無肯承者瑾疑羣臣所為乃分五品以下官三

百餘人出午門跪聽處分至午後不放時酷暑暴于

烈日中仆地死者十餘人至晚悉械送錦衣衛獄追

卷一百一十六

十八

真

究竟無踪跡李東陽奏此事必一人陰謀所為同朝
諸臣倉卒拜起豈能知之乃得釋逮前戶部尚書
韓文瑄已勒文落職猶囑恨未已乃以戶部廣東司
遺失簿籍差官校械繫至京下錦衣衛獄考訊欲置
之死監禁數月罰米一千石押起大同親納續以他
事數次罰米二千餘石家產不能償皆稱貸以給
秋七月八月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先是大夏
在兵部議革騰驤四衛勇士議節光祿無名供饋歲
省官府浮費數百萬近幸者滋不悅大夏既歸有激
怒于上者太監竇瑾素重大夏叩頭諫曰此先帝

意非劉大夏建白乃危時劉瑾日誅求臣僚劉中興大夏有怨言于瑾謂抄沒大夏家可得金數萬焦芳亦忌大夏共譖之瑾因廣西土官岑濬獄辭連大夏遂逮繫至京下錦衣衛獄將坐以激變土官罪死大學士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為激變集大臣議都御史屠濬謂大夏不宜深罪瑾怒乃與劉宇謀謂大夏輕議夷人遷徙發肅州衛未遠充軍大夏即顧驛車出都城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有焚香密禱願大夏生還者進大學士楊廷和少保兼太子太保大學士王鏊致仕鏊見劉瑾克忤不能沮遏居

嘉慶集卷三

七

貞

常戚然不樂遂累疏乞休歸南畿提學御史陳琳以劉瑾陰折大臣顯挫臺諫上言老成不可不惜狂直不可不宥言甚切至疏入忤旨謫廣東揭陽縣丞以南京右都御史張泰為南京戶部尚書令致仕泰成化中為御史嘗言官闈預政被播幾死累遷長南臺所至有聲至是奉表入賀聖節惟以上葛布遺劉瑾瑾知其清苦然猶衛之會吏部以南京戶部尚書員缺疏奏姓名以請瑾令陞職致仕九月冬十月調翰林學士張芮為鎮江府同知芮見瑾長揖不拜遂坐事謫之下陝西舉人郝序獄序戶部

侍郎部志義之子志義卒序援例乞祭葬劉瑾以為無此例遂下錦衣衛獄問發充軍瑾自擅政大率抑文右武尤崇重內臣馬永成等八黨皆封父為都督造墳葬祭所命祭文皆李東陽撰掌諫不敢言罷送各邊年例銀兩劉瑾因戶部奏送各邊年例銀兩以爲祖宗舊制無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查大順以前年例銀數佐報以天順前無此送銀例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同邊方巡撫共盜內帑銀兩之明驗也悉追問罪革罷送銀之例按自成化間開設榆林衛給撫余十俊增置城砦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

嘉慶集卷三

十

貞

折糧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依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送者至弘治間戶部尚書葉淇奏改商人赴邊納糧中鹽之法令納銀運司解部分送各邊自此始有年例銀兩而鹽法屯田一時俱壞商人既不上納本色而邊方米價湧貴市糴艱難鹽課銀兩不敷支用遂日漸增加迨至數萬益以各鈔關商稅猶且不足而加賦於民內帑漸虛東南民力日竭若鹽法復國初之舊則邊境固地皆為商人佃種以供本色而年例銀兩可以盡革

借顧佐不盡言於瑾而復正鹽法迨後邊儲告缺而
年例銀兩終不可罷自茲輾轉侵漁其弊日滋而邊
屯田盡置荒蕪國計民生將何底極雖逆豎猶知
年例之為空濫墻之無益恐不可以人而廢言也
四川盜起召服闋家居右副都御史林俊巡撫四川
以於理軍務督兵討之 十一月 禮部侍郎掌國
子祭酒事謝鐸致仕 十二月 起前江西提學副
使李清為國子祭酒未至卒清福建晉江人平生好
學老不倦家極貧雖位至四品恒借貸於人自
給云

嘉慶元年

主

具

四年春正月 以邵寶為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尋
罷時劉瑾擅權公卿多出入其門寶一無所通瑾銜
之數令人以危言撼之不為動乃勒令致仕 廣東
盜起陞松江同知吳廷舉為廣東兵備僉事征十三
村池水盜平之時天下鎮守恣橫廷舉劾廣東鎮守
太監潘忠二十罪忠亦列上廷舉罪逮鞠之無狀止
以枉道回枷于吏部門外十有二日尚書張綏心服
廷舉言于劉瑾釋之發鴈門充軍 二月 三月
以席書為貴州提學副使 以儲璫為戶部左侍郎
夏四月 以王雲鳳為國子祭酒 降吏部尚書

兼學士梁儲為右侍郎劉瑾以儲等在弘治中纂脩
大明會典壞祖宗制書雜以新例悉毀之儲因降為
侍郎左庶子毛澄左諭德傅珪等皆降職大學士王
鏊致仕免究惟李東陽恕故 五月 孝宗實錄成進焦
芳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梁儲復吏部尚
書兼學士 按王鏊被罪言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
史矣古之所謂史官皆世守之人主所在贊成以從
隨其言動皆親見而直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
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不及與
聞惟易世之後則集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以宰臣
為總裁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宰臣之意果
皆公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于數十年之
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
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燭其情偽或奪于衆不得書或
迫于勢不敢書或局于才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
勳業汨沒不傳而姦險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為世
戒監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
史矣 改翰林侍讀徐穆編脩汪俊等為南京部屬
先是劉瑾惡諸翰林不行跪禮及脩孝廟實錄成例
進秩瑾謂文士不習世故擅所忌者十餘人陞調南

京員外郎主事等官俾擴充政務 六月 以石琚

爲南京國子祭酒 南國子司業羅欽順除名方都

御史熊繡致仕 秋七月 日本南海酋遣使來貢

八月 榮王之國常德 劉瑾既止各邊年例銀

兩又不令商人在邊輸納鹽課邊儲遂大匱乏因詢

國初如何充足議者以爲國初屯田脩備故軍食自

足後爲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遂慨然脩舉屯

田分遣御史胡汝礪周東楊武顏頤壽等往各邊丈

量屯田以清出地畝數多及追完積逋者爲能否則

罪之於是各邊增屯田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周東

嘉慶集事

三

真

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糧尤嚴加刑於軍

官妻子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謀起兵

以誅瑾等爲名瑾禍始於此矣 按鹽法復舊令商

人上納本色則商人佃種邊地不致荒蕪鹽課有資

屯糧自辦苟不復鹽法止清屯田則邊人無力耕種

子粒仍無從出適擾貧軍以釀亂也 九月 遣御

史竄果戢教薛鳳鳴督捕盜賊于真定等處京師之

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地方京衛屯軍雜居其地人

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財號爲響馬盜在是聚

黨盜賊劉瑾遣御史竄果于真定戢教于天津薛鳳

鳴于徐淮專一捕盜舊例御史出差不得以家口隨

至是許果等令攜家以減賊爲期鳳鳴在歸德與守

備指揮石璽會飲歌舞爲樂瑾遣邏卒緝知之傳旨

降鳳鳴爲徐州弓手殺在天津稍收欵惟果奏立什

伍連坐之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繫盜賊入真定

以梟殺捕盜有功皆陞爲僉都御史仍專督捕盜

改梁儲爲南京吏部尚書劉瑾惡其不附已也 閏

九月 陞龍場驛丞王守仁爲廬陵知縣 奪平江

伯陳熊爵 起吳廷舉爲雲南副使尋陞江西叅政

冬十月 虜寇寧夏殺總制尚書才寬 四川保

嘉慶集事

三

真

寧賊劉烈聚衆作亂僭號稱王侵掠陝西漢中等處

又有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亦僭稱王衆至十萬侵

入湖廣鄖陽等處 大學士焦芳以老病致仕命吏

部尚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以吏部

左侍郎張綵爲吏部尚書綵陝西人弘治中任文選

郎中養病歸劉瑾查京官養病久者悉革爲民綵赴

京焦芳薦于瑾復補舊任已而楊一清薦綵詣曉

京焦芳薦于瑾復補舊任已而楊一清薦綵詣曉

京焦芳薦于瑾復補舊任已而楊一清薦綵詣曉

京焦芳薦于瑾復補舊任已而楊一清薦綵詣曉

憲章錄卷第四十四

正德五年庚午
至九年甲戌

五年春正月 儲瑾以疾乞致仕許之 命刑部尚

書洪鐘兼左都御史總制軍務督陝西川湖三省兵

征勦四川流賊 二月 擢楊廷和為吏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曹元為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皆入閣辦事元瑾之黨也正德中入閣不由翰林者

三人惟楊一清以才望劉宇與元皆以阿附瑾得之

致仕禮部侍郎國子祭酒謝鐸卒鐸字鳴治浙江

黃巖人以進士庶吉士歷官前職孤介廉直取與進

退一斷於義雖未究其素志而激貪立懦蓋大有足

尚云 以劉忠為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

劉瑾專政欲盡除軋已者一日伺間言於上調張

永于南京旨未下即日逐未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

放未入未覺之直趨至御前訴已無罪為瑾所害召

瑾至語不合永即奮拳毆之谷大用等解之令諸近

臣皆置酒和解 三月 禮部尚書致仕周經卒經

字伯常山西陽曲人初以庶吉士徇翔翰林者幾三

十年一旦昇以政務久掌國計以身任事秉正執法

周恤利害有古大臣風 脩撰何瑋以長揖忤劉瑾

畧堪任邊方巡撫陞都御史尋陞侍郎劉宇入閣

以綵代之綵嘗勸瑾今天下諸司官有饋送禮物者

非取于官庫則歛于小民取怨貽患不可瑾納其言

遂禁察饋遺者適巡按山東御史胡節回歛銀欲行

饋送瑾偵知之捕下獄死少監李宣侍郎張鸞錦衣

指揮趙良差往福建回歛銀二萬兩饋瑾瑾奏收其

銀於承運庫宣等皆降黜其餘因饋送得罪者甚多

劉前之弊一時少息綵又嘗言于瑾謂其左右用事

者多騙財壞法瑾悉去之其他救正頗多衣冠之禍

少戢然綵在吏部惟知敬瑾諸宦者以為瑾之疎同

類皆緣救之 十一月 亦不剌阿爾禿廝掠西寧

諸番 十二月

乞致仕歸 夏四月 慶府安化王寘鐸與寧夏都指揮何錦周昂丁廣等集眾反殺總兵江漢巡撫都御史安惟學偽鑄印章封拜賊黨傳檄以誅劉瑾為名刻期渡河關中大震 五月 命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官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前右都御史楊一清為提督帥中外兵討寘鐸 寧夏游擊將軍仇鈇襲執寘鐸父子賊黨悉平時神英兵猶未至陝西諸路兵已先約進勦鈇為內應遂手斬周昂執安化王父子械繫之又執何錦丁廣於外并誅其黨於是令神英帥師還張永及楊一清仍往寧夏撫安地方 六

京師旱癘 秋七月 四川威州茂州等處地震有聲如雷既而潼川州樂至縣皆地震 四川賊藍廷瑞廖惠破通江縣四川巡撫林俊調發官兵及僱回石砮等處土兵討敗之殺溺死者六千餘人廖惠被擒藍廷瑞奔紅口會合鄰本起越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 八月 太監張永還京獻俘寘鐸等伏誅以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諸軍事初一清之起征寧夏也實張綏薦之劉瑾不得已從之事平瑾不欲一清還京師遂留總制 劉瑾謀不軌伏誅瑾擅政五

年毒虐遍中外無不怨恨切齒者張永既憾瑾復寧夏平與楊一清定謀誅瑾永既回京獻俘與素所厚宦侍張璉張忠等乘間共訴于 上言瑾流毒海內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宜早擒之因疏其大罪十七事 上猶豫未決永等曰少遲我輩皆繫獄矣陛下安所之乎 上乃命禁兵逮璉永等勸上親至瑾第觀變時漸下 鼓瑾方熟寢禁兵排闥入瑾驚起曰事可疑矣趨出戶遂被執詔多官廷鞫皆錯錯索莫敢先發言眾促刑書何鑑乃問瑾胡為引用鄉人瑾笑且罵曰汝文武大官皆由我進何得言鄉人駙馬蔡震將瑾拷掠具獄刑部主事王宗哲亢朗讀瑾要詞坐以謀反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啖之悉誅其家屬抄沒財產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金甲蟒衣裘龍袍金龍盞甲玉印玉琴玉帶數多皆籍內帑 下吏部尚書張綏獄初綏在吏部專敬劉瑾故事吏部推用大臣必關白內閣綏以為事在劉瑾內閣不得預每忽之及瑾被繫捕綏下都察院獄病死仍暴其家屬流嶺南 大學士劉宇曹元罷 前大學士

乃及子侍讀焦黃中並除名為民先是黃中為檢
數月即陞編脩踰年復陞侍讀任恣無耻時土官
岑潯沒入家口內有殊色芳聞求購得之後卧病黃
中淫蒸天下喧之瑾誅言官交章劾其罪遠並職
論平寘鐸功封仇鉞為威寧伯 召楊一清為戶
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李東陽等奏言旬月之間二
難交作悉底平定皆太監張永等之功於是封張永
兄張富為泰安伯弟張容為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為
鎮安伯馬永成弟馬山為平涼伯谷大用弟谷大玘
為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為永壽伯給諸券世襲 復

嘉慶元年

四

方

廢李東陽楊廷和子為尚寶司丞楊一清子為中書
舍人 命太監魏彬掌司禮監印時劉瑾誅詔凡瑾
所行各衙門逐一裁革但又云百官緘默順從皆非
得已事千人眾都不查究於是逆瑾流毒尚在而魏
彬馬永成等仍濁亂朝綱賞罰失當山東河南北江
西四川諸處盜賊蠭起而天下不勝煩擾矣 罷工
部尚書畢亨時亨請拆毀劉瑾原籍陝西祖塋且云
內官脩墳不係舊例宜悉革罷魏彬等大怒曰洪武
禮制豈有文官脩墳例耶遂票旨劉瑾祖塋不必拆
毀勒亨致仕 起邵寶巡撫貴州尋陞戶部左侍郎

兼左僉都御史督理漕運乞歸養不許 九月 以
誅逆鐸逆瑾詔天下 以梁儲劉忠並為吏部尚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以傅珪為翰林學士
尋陞吏部右侍郎 以國子祭酒王雲鳳為南京右
通政石琚為國子祭酒王瓚為南京國子祭酒 以
劉忠為南京吏部侍郎 進楊廷和少傳謹身殿大
學士劉忠少傳梁儲少保並武英殿大學士 冬十
月 內道御史張芹疏劾李東陽當劉瑾專權亂政
之時阿諛承順不能力爭及陛下任用得人潛消禍
變却又攘以為功冒膺恩蔭乞賜罷黜不聽 以羅

嘉慶元年

五

貞

欽順為南京國子司業 前吏部尚書許進卒贈太
子太保謚襄毅 十一月 以章懋為南京太常卿
辭不赴 十二月 陞廬陵知縣王守仁為南京刑
部主事 致仕叅議賀欽卒欽字克恭世居定海其
先成廣寧後屯遂為遼西人欽不務博覽性讀五經
四書舉進士為給事中上疏解官游于陳憲章之門
反身實踐薦授叅議尋以母老疏辭晚更好易究心
象數手不釋卷既卒鄉人祠之學者稱為賢間先生
六年春正月朔四川江津賊曹甫復起僭稱順天王
攻開縣治僉事吳景被殺巡撫林俊聞報馳赴乘元

巨賊方醉酒不設備乃夜半摩食嚙枚而往圍而燒之甫伏誅前後所得賊級千數百人 改兵部尚書楊一清爲吏部尚書召南京吏部尚書孫交爲戶部尚書 起李夢陽爲江西提學副使 調南京刑部主事王守仁爲吏部驗封主事 二月 召編脩何瑄復任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劉忠學士靳貴爲考試官取鄒守益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 廷試恩楊慎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慎輔臣楊廷和子也慎頗博習綴緝京師人猶稱爲面皮狀元 按餘冬序錄宋太宗朝呂蒙正李昉爲相蒙正之弟蒙亨舉禮部高第既廷試與昉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罷之仁宗朝韓億爲叅知政事子維舉禮部不與廷試受廢入官宋制嚴矣 宰相子弟如此惟秦檜柄國而子熺孫塤南省廷試皆冠多士我朝景泰間大學士陳循王文子鄉試不第許訟考官特賜舉人弘治乙丑科謝遷子丕至是廷和子慎其父引嫌不與讀卷其子並得及第前此戊辰焦芳以子黃中不得狀元及第降調翰林諸執事官故是科不得不爾於此見我朝法制視宋爲稍寬而公卿典刑不逮宋人遠矣 夏四月 大學士劉忠省基遷先是忠有疾累疏

乞歸未允強出爲會試主考官揭曉後即乞省墓時費宏爲禮部尚書知貢舉將會錄所刻文字指摘其疵謬以白紙票粘於文字之旁托中官入奏 上召李東陽等至煖閣命太監張永以所進會錄授之曰今欲別有施行恐壞衙門體面但與卿輩知之耳東陽等錄叩頭出是日忠適以省墓陞辭聞之抱快而去挾家遂具疏乞休 上已有先入之說遂許之 起章懋爲南京禮部右侍郎疏乞致仕許之 江西盜起召守備右都御史陳金總制軍務以右副都御史俞諫提督軍務發兵征之先是江西諸郡盜賊蓬起贛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碼瑞寨草林破瑞州府既而撫州東鄉饒州姚源洞等處賊亦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處狼兵共征之 五月 兵部尚書致仕劉大夏卒逆瑾誅大夏自甘肅放還詔復職致仕還家遘疾卒年八十一謚忠宣君子謂劉忠宣公之爲人明識治理如賈誼通達國體如陸贄質直不阿如汲黯廉潔不私如包拯忠誠懇切如司馬光是固先民之遺軌云 六月 總制尚書洪鐘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陝西都御史藍章會兵討藍廷瑞鄢本恕等賊擒之加鐘太

子少保陞俊右都御史章右副都御史 日本遣寧
波叛民宋素卿來貢 秋七月 流賊劉六劉七齊
彥名等劫掠畿內州縣劉六等皆霸州文安響馬盜
時太監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皆霸州文安人劉六等
嘗因諸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縱觀 上游幸
之所及爲都御史寧杲所逼遂聚衆拒捕劉瑾誅杲
亦罷兵部尚書王敞行有司擒捕已獲齊彥名繫安
肅縣劉七等帥衆劫獄奪去旬日間聚衆數百到處
窮民響應增至數千遂橫行北方殘破州縣屢敗官
軍 八月 流賊劉七等擁衆北向京師戒嚴 上

嘉慶二年

八

九

命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忽報賊在
固安甚急 上召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至左順門問
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適令兵部追還陸
完令東出東陽等對曰甚當但恐官軍在北賊若南
奔送不可制 上曰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害東陽
復奏曰願朝廷賞罰嚴明諸將效力必有成功上慰
諭令退 四川巡撫林俊乞致仕許之時宦官用事
每各邊征勦必以其子弟私人寄名兵籍冒報功次
陞賞俊一切拒絕不許權幸惡之且與總制洪鐘議
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忌者謂盜已衰內批即允之

嘉慶二年

九

本

比時蜀賊尚有餘黨科道保留不從俊歸蜀人號哭
追送未幾而兩川連寇方四任鬍子及麻六兒等復
熾殘破蜀土人民益遭荼毒矣 改兵部尚書王敞
掌通政司事調刑部尚書何鑑爲兵部尚書時流賊
勢日熾敞束手無策言官論敞不職遂改敞而以鑑
代之 以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副都御史馬中
錫提督軍務統京營兵征流賊 流賊劉六趙鳳子
等分夥寇掠河南山東州縣風子名璉初爲霸州文
安縣生員有勇力好任俠劉六劉七齊彥名邢老虎
楊虎率衆萬餘攻掠文安璉偕家屬避賊立水中賊
劫其妻將汚之璉怒奮往救傷二賊爲劉六劉七所
擒因降爲盜久之劉六等欲分夥爲寇於是璉與楊
虎邢老虎合爲一夥轉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爲
一夥寇掠山東其勢愈熾 南京吏部尚書張深等
會疏言儲位久虛請選立太子不報 擢巡撫陝西
右都御史陳壽爲南京刑部尚書乞致仕尋卒壽字
本仁新淦人貢遼東衛籍登仕四十年其建明樹立
多可述而廉名尤著居常布衣蔬食如寒士沒無以
爲殮親舊共資助之諸子旅寓南京環堵蕭然 九
月 連總兵官惠安伯張偉提督軍務都御史馬中

錫下獄先是二人受命征劉六等所領京營人馬皆未經簡閱中錫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盜事招撫解散張偉統禱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徧徵諸路凡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仍與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於界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主國事馬都堂豈能自臨其手乎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中所掠金銀輦載至京饋權幸求赦不得遂大肆劫掠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切馬都堂家房屋財物由是謗騰謂中錫玩寇殃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及偉下獄論死後中錫竟死獄中有偉華爵閑住 冬十月 大發兵討流賊命伏羌伯毛銳充總兵官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先是馬中錫等既無功中官因以爲此事非書生所能辦遂命谷大用總督令與陸完在臨清駐劄調宣府游擊許泰卻末大同副總兵張復游擊江彬各領邊兵入征內地俱聽谷大用陸完節制調遣 逮巡撫山東都御史遼憲巡撫真定都御史蕭紳下獄除名爲民時兵部奏二人撫馭無方

遇賊失機故也又著爲令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守邊將帥例抵死 擢山東樂陵知縣許達爲山東按察僉事備兵于武定州達河南固始入山進士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達預築城浚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築牆高過屋簷仍開牆竇如土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執刃候于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號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撫按交薦其才遂超擢是職既而劉七楊寨婦以千騎犯利津達率衆追至高苑斬首四十餘級復破之于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 十一月 大學士劉忠致仕 京師地震 流賊攻徐州掠淮西十二月 流賊趙風子攻破裕州同知郁采死之贈采光祿寺少卿廕其一子時又有上蔡縣知縣霍恩城破被執不屈而死真定知縣王佐棗強知縣段勇與賊戰死朝廷憫之咸贈官賜廕 趙風子與劉六等分路爲寇衆至數萬漸引而南河南北山東兩淮地方俱被其害所破州縣數十間有以金幣遺賂求免攻城者則歛兵而過官軍追討拒戰亦互有勝負

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節制寧夏延綏諸

路軍馬討河南流賊 流賊趙風子入泌陽前大學

士焦芳僅以身免盡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

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斷之曰使吾手誅此賊

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賊黨聲言欲屠城趙風子

以馬文升尚書家在圍中引衆去之 命 臣部尚書

費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以蔣冕爲吏部

右侍郎 以孫需爲南京工部尚書 以楊廉爲順

天府尹 以吏部左侍郎傅珪爲禮部尚書時 上

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雖聞之無可據以進諫

會番僧奏討腓田百頃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

法王與聖旨並珪伴不知執奏曰孰爲大慶法王者

敢並至尊書之褻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當誅詔勿

問曰亦竟止優人臧賢者有寵能軒輊榮辱人縉紳

或趨附之因請改牙牌製如印文爲方者珪不可召

老優更事者詰曰爾優敢亂法爾寵可常保否果爲

此爾尚無既矣優 哉而聽命

七年春正月 起伊璠爲南戶部左侍郎 黃河清

自清河至柳家浦九十里清五日 伏羌伯毛鏞帥

師與流賊劉七等戰敗績銳衰老怯懦所領京營兵

萬餘皆未嘗經戰陣谷大用擁衆觀望銳帥師至真

定地方遇劉七等與戰大敗適宣府游擊許泰兵至

救援銳僅以身免失去所佩將軍印徵回京師以與

谷大用同事不問失律喪師之罪但罷歸第而已

以王守仁爲考功郎中 陞提督軍務臣完右都御

史先是內閣票旨從楊一清之議有能擒斬盜賊三

名顯者陞一級時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雖擁衆數萬

然多據掠脇從之徒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及千

人官軍每追及賊首驅脇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并棄

所掠財帛奔逸而去官軍爭取財帛及斬獲脇從首

級屢報捷音降勅獎勵論功陞賞谷大用陞完得獎

勅十餘次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甚至賊

已過而官軍遇平民亦殺之以報功大同游擊江彬

過冀州入人家殺二十三人有司申狀谷大用陞完

皆不問大用等復奏帶權勢子弟僕從數多坐冒功

級日費糜餼自出師易糧犒賞至費太倉銀二百餘

萬兩府庫爲之虛耗 前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

年八十五贈太傅謚端肅文升字負圖鈞州人性介

特不尚華侈立朝五十餘年重名節勵廉隅雖位極

人臣退然不敢自居至於值事變臨利害則屹然不

可奪云 遣太監陸閣監銓督諸軍討流賊罷禮部
尚書傳時聞以陸完等討賊未有成功乃立監銓
名謀出統軍命下多官議可否衆懼忤中貴意觀望
依違不決珪奮然曰今兵老民疲賊方日熾以昌功
者多債事者漏卮失將士心今賊在郊圻民譁然思
亂禍且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尚首鼠唯唯
將何待乎議罷疏上明日竟遣閣監銓傳旨令珪致
仕 江西華林賊殺按察副使周憲總制陳金檄按
察使王秋與南昌知府李承勛討敗之斬首三千餘
級 二月 流賊攻河南總兵馮禎戰歿 三月

彭澤遣兵擊賊於西平大破之 夏四月 賊轉掠
畿內 五月 流賊趙風子伏誅風子寇掠河南州
縣爲延緩寧裏官軍所敗轉寇至六安州官軍復追
擊之其衆多道散亡劉三楊虎邢老虎先後俱死走
至商城風子知事不濟遇一僧奪其度牒削髮詐爲
僧欲渡江投江西賊尋船將渡遇武昌軍人趙成等
執而誅之超授成正千戶 閏五月 流賊劉六劉
七齊彥名等爲官軍所敗遁走至黃州府團風鎮奪
船入楊子江下南京操江官軍不敢逼至鎮江官軍
禦之敗績劉六等欲自通泰登岸趨淮安復還山東

爲揚州官軍所拒六月復自通州沂沭上至九江
秋七月 流賊又下過南京九三往來如入無人之
境 八月 劉六等舟至江陰海濱遇颶風大作舟
覆斃往山陸完兵至因而平之生擒齊彥名招稱劉
六劉七投江溺死 按山東羣盜不過和鼠之雄烏
合而起攘臂相驅乃醞此大患朝廷命將出師散中
帑銀帛不下數百萬而卒借遠徼之兵然而山東西
兩畿河淮南北城陷者十三死者十五僵尸成丘流
血成川使天不悔禍有隱憂矣 九月 論平流賊
功封太監谷大用弟谷大亮爲高平伯陸閻弟陸永

爲鎮平伯咸寧伯仇鉞進封咸寧侯並賜誥券世襲
都御史陸完加太子少保召入掌院事賡一子錦衣
衛百戶其餘權勢所托秦帶之人以首級論功陞授
都督錦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者千餘人又以盜賊
平定由內閣官運籌定議之功李東陽楊廷和梁儲
費宏各賡一子錦衣衛正千戶東陽等固辭之 邵
寶乞歸省抵家再跪乞終養許之 冬十月 進楊
廷和少師兼蓋殿大學士梁儲少傅謹身殿大學士
費宏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調邊軍入衛京師
時近幸有密獻計者托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大同

宣府邊軍各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衛軍充數戍邊
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 上即欲行之遣司禮監
與谷大用同至內閣議李東陽等力辯以爲不可府
部科道皆交章以爲不可不聽復遣司禮監文書房
官至閣促令擬票旨 上坐乾清宮必欲是夜批出
東陽等復陳其十不便狀翌日乃以內降傳旨行之
大同游擊江彬因此得入京尋致寵幸 十一月
以都御史陳金總制江西軍務 以王鴻儒爲南京
戶部侍郎 少師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許之東陽
家京師既致仕猶歲時賜資及頒上尊珍饌與見任
同郊祀慶成光祿猶致宴云 十二月 初成化間
劉千斤石和尚相繼作亂皆山西李姓者以幻妄之
術佐佑之及劉石敗李挾重貲遁走至是其孫李五
世習幻術復來延安府地方坐卧一深室內令其徒
黨鼓惑愚俗謂彌勒佛出世當王天下某人當爲文
武將佐某女當爲后妃嬪御置水一盆令其自照果
見各樣冠服于是人皆尊信不疑凡來照者置立簿
籍記其姓名約各出財共舉大事愚民被其誑惑遠
近爭附所獻金帛隨其貧富以爲多寡至有千餘金
者雖傾家破產亦所甘心或子女或器物接踵而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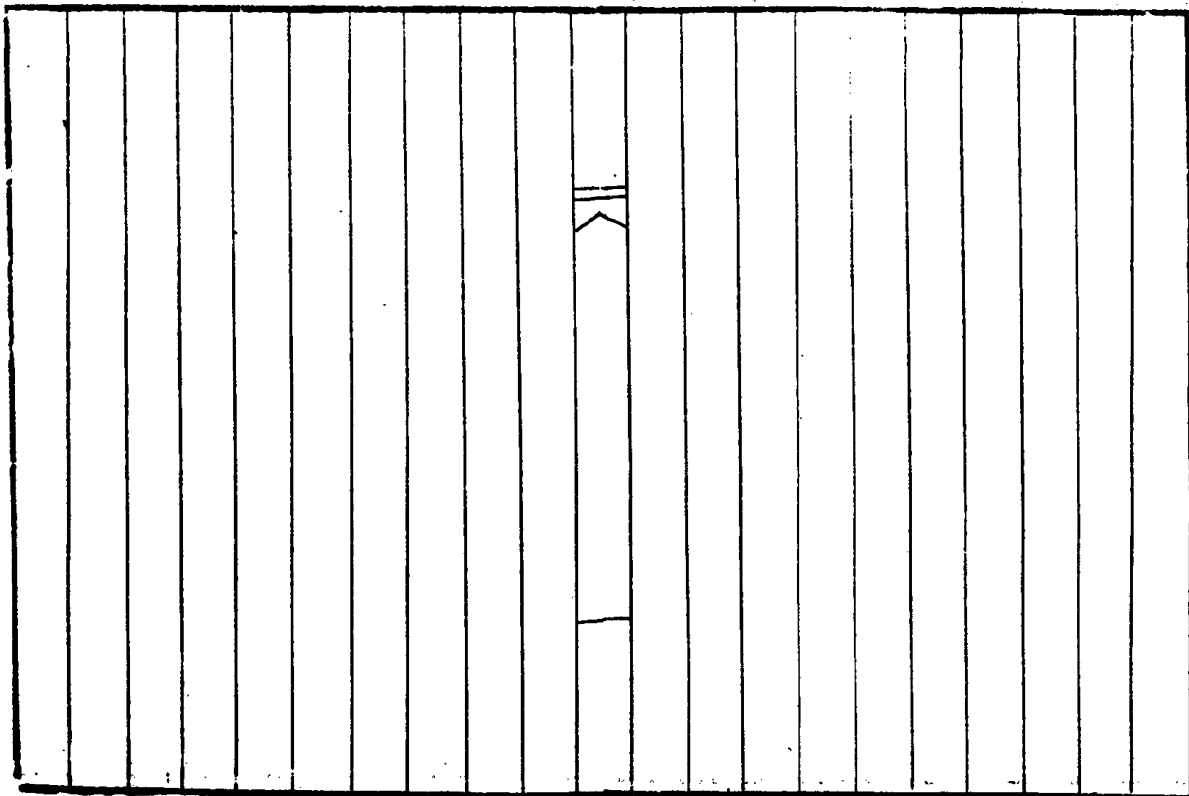
所積輜重陸續潛移他所惟留聲身鼓衆劫縣殺人
及官兵敵敗五先遁走 江西總制陳金等督率官
軍狼兵征討華林礪諸寨盜賊 罷總制軍務尚
書洪鐘巡按四川御史王綸劾其縱寇殃民也 以
吏部考功郎中王守仁爲南京太僕少卿 是年致
生祠御史史璠卒璠字德潤南昌人於家孝友立朝
持正晚值逆瑾甚勢家中禍漸死捕逮及瑾誅且復
用之而遽以計聞君子爲之深惜云
八年春正月 河南布政楊一器脩元許文正公祠
堂成元時祠在河內者已毀子器捐俸屬懷慶府脩
之 命右都御史彭澤總制四川軍務征勦盜賊
以儲璫爲吏部左侍郎未赴而卒年五十七璫字靜
夫先世毘陵人元末徙泰州璫少貧無資勤苦嗜學
舉成化癸卯甲辰鄉會試皆第一捐介清脩與物無
推引名士振起阨窮逆瑾專權時公卿奔走璫愧
憤引疾去既而起用亦遂乞休至是再起立論文懿
江西姚源崗賊作亂總制等官歷年征討費以萬
計參政吳廷舉欲設奇取勝不用甲冑單騎入賊巢
諭令解散爲賊所留羅武劫賊廷舉舉不爲動久之
因得以識其左右之有謀勇者重賞賞之使執其首

A blank ledger page with 24 vertical columns. The columns are arranged in a symmetrical pattern around a central header section. The header section is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the page and contains a small, stylized logo or emblem. The logo consists of a central vertical line with a small crossbar at the top and a small crossbar at the bottom, forming a narrow, elongated shape. The rest of the page is empty, with no text or other marking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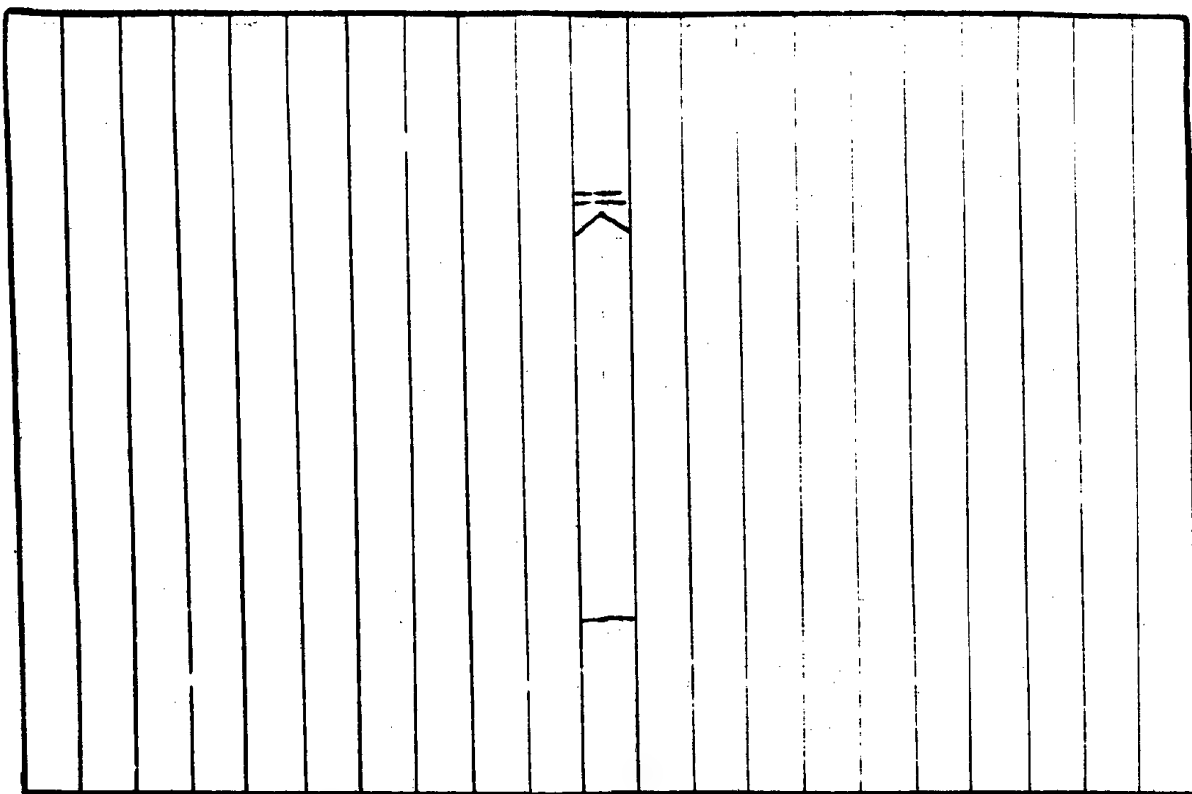
先

基太師

史 11—842



南昌護衛及屯田劉瑾用事宸濠賂瑾復得之瑾誅
護衛屯田復章陸完先爲江西按察使與宸濠通至
是完爲兵部尚書宸濠喜曰完爲大司馬護衛可復
得矣遂遣完書謀乞護衛完答書湏以祖訓爲言時
伶人臧賢有寵于上近習張銳張雄錢寧輩及內
閣部院大臣皆陰結之以求固寵宸濠因賢之壻司
獄以通于賢每親書寄賢輒稱爲良之賢契良之賢
字也及是乞復護衛聲載金器銀寶藏於臧賢家分
饋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於內閣曰今寧王
以金寶鉅萬打點復護衛若聽其所爲吾江西無噍
類矣陸完知宏必爲梗乃密謀于朱寧楊廷和時三
月既望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
卷先於十四日覆寧王復護衛疏次日中官盧明以
疏下閣擬旨過東閣言只請楊師傳到閣諸公不必
動勞廷和趨出票旨云旣王奏缺人使用護衛屯田
都准與王晉業言官交論護衛不可與不聽夏四
月復與府護衛屯田五月大學士費宏罷先
定准復寧王護衛出諸近幸意票旨出於楊廷和宏
以讀卷不預知旣而旨出宏言納重賄許護衛者何
人也會言官文章論護衛不可與諸近幸以爲宏囑



同哈密衛都督寫亦虎仙往土魯番贖取哈密城印
按官多則民擾十羊難九牧今甘肅有巡撫又有
總制矣經畧哈密豈非巡撫總制者之責乎乃復另
差大員總督經畧豈以當時居巡撫總制者為不足
任此乎夫不足任則當易置而責成不宜復另差經
畧重為煩擾也卒之彭澤亦無奇謀深策惟思以利
啗番夷而已夫但以利啗夷贖取城印一分守官足
任之矣更何用別差大臣經畧哉 江西右布政使
鄭岳坐事為民提學副使李夢陽開任時寧王宸濠
恣橫虐害軍民岳先為按察使每事執法沮之遂致
恨濠以夢陽有文名慕之每托以詩文交懽既而夢
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實相訐奏行都御史陳金委三
司掌印官會勘岳因與夢陽言語相激夢陽因通宸
濠遂執岳門子拷掠逼供無名賊私數多奏差大理
卿燕忠勘問岳因為民時以夢陽附勢借威逞私誣
善不為士論所與冠帶閑住 九月 冬十月 十
一月 加吏部尚書楊一清少傅兼太子太傅給事
中王昂以違法不公劾之詔下謫昂一清持之上章
自劾而保留昂朝廷不聽謫昂為休寧縣丞到任期
月轉應天推官昂不避權貴一清受善納諫天下兩

賢之 王雲鳳贈一清書曰留王昂一疏人所傳誦
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文潞公有此不然介貶數月即
復殿中侍御史今王昂即不獲還之青瑣推薦超陞
亦在執事筆端耳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
淪落以死憾岳正坎珂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
此推今文達之當貴安在哉一身之榮顯可畧而天
下指示之嚴可畏一時之快意可畧而史氏紀載之
公可畏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
而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類竊恐
有一趨尚貴利達者相目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辭則

卷第四十四

三

乞憐希進之語未有以去諒之言達于朝

人

功業望執事者故敢布其愚為一清得書為之懷
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等奏改西安延綏慶

陽等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運自是邊用益裕遂
有米珠草桂之謠矣 按成化中葉湛既變中鹽本
色為納銀茲馮清又改陝西糧草為折色邊境既以
市糴為艱而官司又有侵剋之弊不免請禁內帑而
虧國損民二人寔為之作俑也 十二月 以都御
史陶琰總督漕運 南戶書致仕雍泰卒

憲章錄卷第四十四

卷第四十五

正德十年乙亥
正十三年戊寅

十年春正月 二月 以楊廉為南禮部侍郎 三

月 大學士楊廷和丁憂 夏四月 土魯番歸哈

密大掠站略諸夷 閏四月 命少傅吏部尚書楊

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 陞開州同知何

鼎為東昌府同知 調兵部尚書陸完為吏部尚書

戶部尚書王瓊為兵部尚書 慶陽伯夏儒卒

伯錄漢而降日寢廣博顧使之預政干紀恃恩而驕

顛敗隨之者比比也國朝禮遇外戚雖極貴寵例不

治事故兀姻婭帝室皆得善保祿位不失名若慶

陽以椒房之恩榮被顯封列于五等賜第命服可謂

盛矣然能循禮畏法翼翼小心子姓臧獲皆遵約束

不敢恃恩澤為驕縱門庭閒然若慶陽者不失為賢

矣 召總制甘肅軍務右都御史彭澤回京掌院事

先是澤於二月初旬遣通事火信齎改幣往土魯番

賄取哈密城金印猶未至番境澤即奏西夷事寧乞

休致詔彭澤待處置哈密事情停當行取回京時巡

按甘肅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首長尚爾驕悍

以密之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溪壑之欲要我
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觀時
陸完猶在兵部寢其奏既而澤又奏言上魯番速壇
滿速兒王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城池金印獻還乞將
鎮巡等官各加恩典遂取澤回京而哈密終不可復
朵顏通小王子部落兀良哈寇馬蘭谷恭將陳乾
戰死戶科給事中黃重上言邇來法制屢變天下
司府州縣官員到任未久往往陞擢其間又因別項
事故去位不常夫久於其職賢者可以責其成功不
賢者難以掩其罪狀今屢更易雖有高世之才年月
未久何由積事程功况舊者去而新者代迭舊迎新
費出小民緣絕簿書弊生姦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地方不寧民生不安皆由於此不報 五月 以石
琬為禮部右侍郎羅欽順為南京吏部右侍郎 六
月 提督軍務兵部侍郎陳玉都督桂勇帥師討兀
良哈 秋七月 北虜大寇固原平涼等處 浙江
左布政使方良未劾奏朱寧竊鈔害人時寧贖貨無
厭以鈔二萬發浙江十一府易銀三萬餘兩良未上
言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瘳邊塞多虞浙東西諸
郡自冬徂春雨雹為災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

也臣苟隱忍不為陛下言之則已歛之貽必入朱寧
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邦本動惟陛下寧不為
之寒心乎臣惟朱寧籍隴以來陛下之賜予無算四
方之饋遺不貲篋笥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狂喪心
何乃為此負恩之賊伏乞陛下下割偏私之愛下之詔
獄明正典刑仍乞急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將已歛
鈔銀盡給還民則民怨猶可慰解臣死且甘心倘不
以臣言為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蚕食
軍民財帛厭之求有出於尋常所不料者陛下於是
時悔之晚矣疏入朱寧頗懼乃委過下人遣衛卒追
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時寧怙寵恣橫舉朝無人
敢言者徇良未亟攻之寧憾之不置良未三上疏乞
致仕 八月 以毛紀為禮部尚書 虜寇固原平
鞏 以僉都御史王雲鳳清理兩浙鹽法尋致仕
九月 東昌府同知何璉奏乞致仕吏部不允 冬
十月 以孫燧為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謫胡世寧
戍遼東潘陽衛時寧王宸濠蓄異志誘聚亡命謀反
威脅方面守令賄結朝中權貴在位者皆觀望畏憚
莫敢發世寧為江西副使上疏言寧王自因劉瑾討
護附六以來威勢日盛利害遍及於閭閻三司多被

其鈴束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地方之事蓋有可
憂乞簡命威望重臣假以便宜之權俾兼提督巡撫
之任以弭變于未形勅王遵依祖訓止治其國勿干
撓有司庶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紆南顧之憂矣於
是宸濠恨甚賂用事者中以危法逮捕之時世寧已
遷福建按察使過家宸濠又囑其黨巡按浙江御史
潘鵬發卒搜捕其家世寧乃間道赴京投繫詔獄繫
再經冬榜掠備至幾瘦死獄中御史徐文華蕭鳴鳳
等咸訟其冤乃得減死謫戍遼東 十一月 十二
月癸丑朔日食 以王鴻儒為吏部侍郎 右都御

史陳金總督兩廣軍務

四

五

十一年春正月 二月 虜寇榆林 三月 東昌
府同知何瑋再乞致仕允歸 夏四月 安南國王
黎暉為其臣陳高所弑無子國人共推立其兄子黎
諒管國事年號光紹陳高子陳昇占據諒山府等處
稱王年號天應 五月 風霾大旱 六月 加王
瓊太子太保 虜寇大同提督軍務兵部侍郎丁鳳
都督劉暉率師禦之 秋七月 虜入宣府 大學
士致仕李東陽卒贈太師諡文正東陽與楊一清素
相善初劉瑾欲害一清東陽力救之至是東陽薨

一清借梁儲靳貴就問之一清等知其不起無以慰

五

之曰國朝以來文臣未有諡文正者公如不諱請以
諡公東陽倚榻頓首遂卒 加大學士梁儲少師兼
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 八月 楊一清致仕以
掌詹事府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大學士 巡撫
河南右副都御史李充嗣檄河內脩韓文公廟復許
文正公祀田 九月 土魯番復占據哈密縱兵犯
肅州游擊將軍芮寧禦之敗沒 陞王守仁為左僉
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冬十月 兵備副使
陳九疇敗土魯番於肅州先是火信等至土魯番納
幣贖哈密城印仍許增幣速堪滿速兒大喜差頭目
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同來送印取賞甘肅巡撫
李昆以雜幣二百疋付來使亦思馬因等歸貽速堪
滿速兒令其送忠順王還國拘留虎都六及撒者兒
於甘肅為質以制其變亦思馬因歸以質留二夷告
速堪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後來占守哈
密差斬巴思等來貽番書許問遂引兵直犯肅州芮
寧與戰敗沒九疇以哈密回夷居肅州城者謀為內
應并進貢頭目拜失煙答及斬巴思等凡東甲者皆
收繫極死令內附夷兵劫其營外結瓦剌使據哈密

九時自搏戰敗其兵士魯番懼乃引去時總制彭澤
 經略哈密論火者他只丁速還哈密城印土魯番計
 窮陰遣間使寫亦虎仙以祕術干進得預養子之列
 知兵書玉璽與彭澤有隙即誣奏澤九時激變番夷
 以啓邊釁遂爲覆奏下九時獄論死澤削籍爲民
 且身突入白羊口大掠而去 大學士楊一清罷一
 內閣以時事多垂言不盡用乃因災異自劾且
 言 違官府異體賞功大濫刑罰失中弊政日
 滋 入等寧等嚙之一清遂謝病乞致仕歸兵科給
 一 寵寵之謂今天下多事百姓困乏四夷
 交侵正宜上下一德圖謀治至在一清當審人臣之
 大義不宜托疾而求去在朝廷當惜老成之難得不
 宜因請而遽允詔吏部知之 十一月 以黃珂爲
 南京工部尚書 十二月 虜入宛平清水社殺掠
 人畜
 十二年春正月 上獵于南海子 王守仁至贛行
 十家牌法其法編十家共一牌開列各戶籍貫姓名
 年貌行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查察遇面生可疑人
 即報之官如或隱匿則十家同坐且論所屬無遠近
 皆發實行之告諭其父老子弟務要父慈子孝兄愛

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
 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謀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懷
 險譎事貴含忍毋輕鬪爭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
 懲戒父老子弟曾見溫良遜讓早已尊人而人不敬
 愛者乎曾見有凶狠貪暴利已侵人而人不疾怨者
 乎人訟訟之人爭利而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能伸
 上等祖父下累子孫亦何苦而爲此也言教懇懇其
 勉聽之又以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三
 之 窺伺剽掠大爲民患當事者不勝忿多調狼達
 土軍動經歲年糜費逾萬有損無益乃使四省兵備
 官於各屬拏手打手機快等可挑選驍勇絕羣膽力
 出衆者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人務求魁傑或
 行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
 廣東湖廣二兵備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有出衆者
 優其廩餼署爲將領除南贛兵備自行編選餘四兵
 備官仍其原額量留三之二委該縣賢能官統練專
 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
 看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募實所募精兵專隨
 各兵備官屯劄別選官分隊統押教習之如此則各
 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守防範而兵備募召之士又

可以應變出盜賊漸知所畏服矣 兵科給事中
毛憲上疏臣於去年十月奉命往湖廣遼府冊封今
始入境見沿途老幼男婦掘食野草僵卧呻吟死者
枕藉蓋連遭洪水田地拋荒而督征部使方且絡繹
而至日加鞭撻重以採木煩難遺害非細伏望垂憫
勅下該部速行議處賑濟督征使臣暫取回京採木
等項稍從寬減更乞罷工作以息勞費節賞資以惠
困窮不報 二月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靳貴
少詹事顧清為考試官取倫以訓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 殿試賜舒芬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加兵
部尚書王瓊少保兼復進少詹事太子太傅理藩
權幸故還兵部不二年三進公孤 夏四月 大學
士靳貴罷先是辛未春貴主考會試言事者詆其家
人受賄需題至是春貴方以病在告既而稱食後出
典會試益致羣疑於是言官復醜詆之遂致仕 命
禮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五月
擢吏部侍郎毛澄為禮部尚書 六月己巳朔日食
左都御史彭澤為民兵部尚書王瓊劾其擅命遣
使督辦土魯番復新增幣失信致起邊警故也澤剛
毅遇事敢為累征濊貊有功至是調都大臣及言官

多救之者命下多官會議戶部尚書石玠禮部尚書
毛澄等議以為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
可也奏上朱寧嘗有憾于澤內批褫職為民都御史
李昆降參政副使陳九疇亦為民先是澤嘗與言官
論及朱寧輒忿曰吾恨不手刃此奴王瓊因以語寧
且曰吾為君故彼來君私察之於是招澤過瓊匿寧
屏後瓊激怒之澤復大罵寧由是齟齬之 南贛巡撫
王守仁請疏通鹽法初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立
廠於贛州抽分廣鹽許至袁臨吉三府發賣起正德
六年至九年止至是守仁以勅諭有便宜處置語疏
請暫行待地方平定之日停止從之 秋七月 加
蔣冕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毛紀太子太保文淵
閣大學士 召大學士楊廷和還京師先是廷和守
制不出梁儲力請起之既至儲遂廷和為首相 泰
府三上疏請關中田為牧地朱寧江彬及宦官張忠
輩皆受其賂請 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
太祖高皇帝有令禁茲土不得置畜牧 上曰朕念
親親與之勿為爾輩所惑 大學士楊廷和等引疾不
起 臣督促草制儲承命之 上震怒令內
臣督促草制儲承命之 上震怒令內

藩封不當益以土地土地既廣將多畜士馬姦人誘
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求懇篤朕念親親畀地于
王王得地宜益謹侯度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
聽狂人誘爲不軌危我社稷是時雖欲念保親親不
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 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
勿與事遂寢儲一草制間有回天之力咸嘉其善諫
南贛巡撫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 以許達爲
江西按察副使 八月 上出居庸關至懷來宣府
等處游獵邊將江彬輩導之也先是彬與邊將許泰
劉暉等皆有寵于 上賜姓朱氏號外四家與 上
在豹房同卧起狎近而彬寵尤盛屢導 上出宮游
戲近郊至居庸關巡關御史張欽閉關上疏不聽遂
遠出關外楊廷和等累疏請回鑾且言居庸臨邊北
虜不時出沒爲冠正統末年之事未遠可爲明鑒不
聽 九月 雨雹星隕 上幸大同獵陽和虜以衆
數萬掠應州 上命諸邊將擊之虜等引去 冬十
月 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上疏言自古國家信用
姦邪未有不爲所禍者都督朱彬以梟雄之資懷倖
邪之志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導非或游衍馳驅
或聲色貨利凡可以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

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流聞四方
驚駭人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
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使當時
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沓來幾何不蹈土木之往
轍哉是彬在一日則爲宗社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
容一江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省 改都御
史王綏撫治鄖陽縝先巡撫南畿諸郡上疏乞省內
臣以慰民望數事不報至是改撫治鄖陽聞 上欲
幸武當諸郡預備供億動以萬計有求活虎豹以獻
者悉令罷之 十一月 楊廷和起復仍入閣辦事
王守仁督兵攻桶岡賊大敗西山界賊大潰盡殲
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
其脅從千餘流亡復業 十二月 上還京封左都
督江彬爲平虜伯許泰爲安邊伯賈應州功也
十三年春正月郊祀畢 上復出關游幸 二月二
日 太皇太后王氏崩 上還京臨大行太后曰孝
貞純皇后 三月 王守仁平江西諸賊數開縣置
官司明示約束盡爲治境度吉人皆立生祠祀之
夏四月朔 上以大行太后尊號親詣天壽
山祭告六陵遂往黃龍鎮密雲等處游獵 五月已

亥朔日食 是月末旬 上還京 六月 虜入寧

夏塞 上復議北巡楊廷和等諫萬乘不宜輕出

上不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大師鎮國公朱壽巡邊
又欲以朱彬為威武副將軍扈從以行命內閣草勅
廷和語毛紀具疏連名上之疏畧曰人君承天命以
為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乃假稱威武大將軍
國公名號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履混淆自古及今
未之有也邇者皇上時出巡游天下人心無不疑懼
奈何又復為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
為言不知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

卷一百一十五

七

貞

邪為名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
以自解臣等戮身亡家固不足恤但恐朝廷之上禍
亂或從此始耳此臣等之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
敢以自默也疏上不省 時 上必欲內閣草勅屢
遣中官促之楊廷和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
而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上曰何乃逆命對曰凡
事可將順獨此勅不敢草 上曰何不敢對曰陛下
為君乃自卑而列於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故不敢
上大怒手劍立曰不草勅齒此劍儲免冠解帶伏地
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若草勅則以臣名君臣

死不敢奉命也又上亦察其誠擲劍而起更命廷和
草之既而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欲建儲居守時
朱寧除受寧王宸濠賂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江彬
亦欲立所厚遠藩各除有所上深儲滿唇曰 皇上
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臣等伏斧鑕矣
邪謀豈可聽徇王璦王鴻儒亦助言之 秋
七月 虜寇擁衆深入陝西固原革虜臨洪昌秦
州等地方殺掠而去時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次阿
著次滿官噴太師亦不刺就阿爾倫遜入河西西海
之有虜自亦不刺始吉囊俺答皆出入河套二酋皆

卷一百一十五

七

貞

阿著子也 按許論曰北虜自永樂犁庭之後百餘
年來生聚既繁侵噬漸近開平興和東勝河套之地
皆為所據自也先火節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往
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割
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即為萬全視彼驅掠莫敢誰
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自未有與之交戰者其零騎
出沒雖稍有俘斬亦乘其間隙蓋衆寡之勢殊強弱
之形異耳幸彼狼貪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
持久每一大舉羶肉踰馬頗亦勞費若得不償失即
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徂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轉橫

既連得利心益欲盡而吉者後跡其間最稱
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驅掠通逃之衆
知內地虛實若一旦改慮不爲狗鼠之計則久敵之
鎮不免外憂供餽之擾或生內變誠不知邊事所終
矣 八月 上北巡出居庸關遂歷宣府至大同

九月 上在大同 冬十月 上自偏頭關渡河幸
榆林 南贛巡撫王守仁再請疏通鹽法初廣鹽止
行於南贛而淮鹽行於表臨吉以灘高三府之民長
苦乏鹽守仁乃上議以爲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
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

書錄

古

本

宥利歸於豪右况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
安之策未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
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歛不休
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臣
竊以爲宜開復廣鹽著爲定例得俞旨 十一月

上在榆林 十二月 上在榆林 以食都御史張
潤巡撫順天右都御史楊旦總督兩廣軍務

憲章錄卷第四十五

憲章錄卷第四十六

正德十四年巳卯
至十六年辛巳

十四年春正月 上在榆林 二月初旬 上自榆
林還京師 以劉瑞爲浙江提學副使 三月 上
欲巡視泰岱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浙浮江漢登武當
正觀中上繁興諸處都下人情惴惴時江西寧藩
久蓄異謀後舉而發內外咸以爲憂於是翰林脩撰
舒芬等約諸同志上疏乞留俱會闕下吏部尚書陸
深迎諸上疏者曰上上聞直諫輒引刀爲劄狀今日
撒賴矣其容色詞氣盡歸咎於 上以沮言者一時

書錄

何錄

言官又多其黨遂爲所沮芬乃邀吏部郎中夏良勝
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各疏連入太醫院
醫士徐鏊以醫諫又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郎
中姜龍兵部郎中黃華孫鳳員外陸震刑部郎中陸
倅等率部僚合疏入又明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大
理寺正周叙等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並連名疏入於
是 上大怒下黃華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
于錦衣衛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孫鳳陸倅等百有
七人跪于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叙余廷瓚等二十
餘人俱下獄明日同黃華等六人亦跪五日於是數

日京師陰靈晝晦人情震駭宮城內海子水溢四五尺折橋下鐵柱有金吾衛指揮張英明言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刃于胸以死諫於是有旨命錦衣衛將舒芬等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各杖三十爲首者調外任芬調福建市舶副提舉餘俱罰俸半年 夏四月 命錦衣衛將黃華等八人午門前杖五十徐鑒等充軍葉震良勝潮九川俱爲民林大輅周叙余廷時俱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日沒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瓚主事劉校何遵評等廿公備磨磨劉珏行人孟陽李紹賢劉平甫李翰臣詹軾十有一人車駕遂不果出雖士氣少振江彬奏謀少沮而國體亦少損矣 五月 福建福州左右中三行軍人進貴葉元保等二千餘人因月糧缺少吶喊擁入左布政伍符衙內要將符殺死時符已陞都御史脫走遂將符子伍三及經歷顏玉驛丞梁繼道用繩背綁驅逼軍前行走擇日殺死祭旗進貴等僭稱大總兵等名號餘各分爲隊伍鎖閉城門斷絕來往鄉官居民之富者盡行打劫逼要鎮守尚太監銀二萬兩三司等官請致仕尚書林瀚都御史林廷玉等前去賊營撫諭不聽 勅差太監賴義謝馬

都對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戒諭寧王宸濠革其護衛先是寧藩世蕃與志逆濠奸惡尤甚至是因上巡將無已儲貳未建外議籍籍遂與異圖陰養盜賊閔念四凌十一吳十三等肆行劫掠以佐妄費濠與民爭田不得必使盜屠其家官司莫敢問既而巡撫孫燧調使許遠播賊甚急吳十三等已獲繫南康府獄濠恐泄謀陰令賊黨劫獄奪去且謀去孫燧以息事乃復令南昌生徒呈舉孝行由燧及巡按御史王金等保奏乞朝廷褒獎以張聲譽以惑衆心差人誡金寶於賊賢處分饋權要密與司禮監蕭敬及吏部陸完書必急去孫燧別用一都御史湯沐可梁宸可王守仁亦可吳廷舉不可不可時江彬寵倖日盛太監張忠欲附彬以傾朱寧及孫燧等保奏寧王疏至上見奏驚曰保官好陞保寧王賢孝欲何爲且將置我何地邪張忠聞是言乃密言于上曰朱寧賊賢交通寧王其意未可測奏內稱王孝行譏爺爺不孝也稱早朝勤政譏爺爺不朝也 上領之東廠太監張銳初亦贊濠助楊廷和爲濠復舊衛已而知其有反謀且知 上入忠言乃與楊廷和言欲復舊去護衛以免後患交爲內主 上知濠若人留京師今去

賊輩傳言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無愆期者
今故違非制應治之於是御史蕭淮上疏畧曰近奉
勅旨王人無事不得延留京師臣有以窺陛下微意
矣竊見寧王不遵祖訓包藏禍心招納亡命潛謀不
軌官校交通積有年歲如使侍郎李士實等皆今
日亂臣賊子關係宗社生靈安危非細故也宜勅錦
衣衛凡濠黨與逮繫至京究治以快人心則鎮守太
監畢直等首保濠賢行及諸前後附勢者宜坐名罷
削布政鄭岳副使胡世寧皆守正蒙害宜急起用庶
幾人知順逆禍變可彌矣疏入忠彬等贊美欲內閣

廣德縣志

四

貞

降勅切責鎮巡以抑之而給事中徐之轡御史沈灼
等又俱連章廷和恐禍及將勸濠上護衛自贖適駙
馬崔元聞遣詣問廷和廷和曰宣德中有疑于趙府
嘗命駙馬袁泰往覓得釋或此意也明日元等行勅
諭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
特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
革其護衛蓋用廷和意也元等既行廷和復令兵部
發兵觀變王璦曰此不可洩近給事中孫懋易瓚建
議選兵爲江西備留中日久第請如議行之廷和默
然於濠偵卒林華匿藏賢家有旨大索賢家多獲璠

外鑰木厨開則長巷後通屋甚隱人無覺者華以是
得脫歸 六月 寧王宸濠反殺巡撫都御史孫燧
按察副使許逵遂遣兵攻破南康九江先是朝廷差
賴義崔元顏頤壽等行京師諠傳以爲必擒治寧王
不知止革護衛寧府偵卒林華在京即兼程飛報以
六月十三日至江西值濠生日宴鎮巡三司等官
聞大驚竊以爲詔使此來必用昔日蔡索擒荆府故
事且舊制九抄解官春始遣駙馬親臣蓋不記廷和
所云趙府事也宴畢密召李士實劉養正及承奉劉
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謝宴可
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閑念四吳十三凌十一等
飭兵器以待及旦諸司入謝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
數百人拜畢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孝宗爲李廣所
誤抱養民間子我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於茲矣
太后有旨令起兵討賊共伸大義汝等知否燧曰請
看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
二日民無二王此是大義不知其他濠戟手怒曰爾
既說我孝行又遣人奏我如此反覆豈知大義今縛
之副使許逵大呼曰孫都御史朝廷所命大臣汝反
賊敢擅殺邪反覆辯論斥其爲賊且顧燧曰我欲先

廣德縣志

五

發不聽今制於人尚何言罵賊不絕口且曰今日賊殺我明日朝廷殺賊濠遂喝校尉火信并縛遼同燧曳出惠民門外殺之時烈日中忽陰暄慘淡遂執鎮巡司奪其印於是太監王宏巡按御史王金并公差戶部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胡濂叅政陳杲劉斐等許效廉與宏僉事顧鳳都指揮許清白昂並械鎖下獄思聰黃安不食死濠乃偽置官屬以劉吉涂欽萬銳等爲太監迎士實爲太師養正爲國師閔念四等各爲都指揮等官叅政王綸爲兵部尚書季敷暨僉事潘鵬師夔甘聽役使持檄諭降諸郡縣布政梁宸廉使楊璋副使唐錦復爲所脇移咨府部傳檄遠近革正德年號指斥乘輿分遣所親婁伯王春等四出收兵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奉勅勸處福建叛軍自贛啓行至豐城知縣顧似迎告濠反遂易小舟轉至吉安上疏告變因推都御史王懋中評事羅僑才識復薦驛丞李忠王思當擢用以勸忠貞守仁以未奉討濠成命乃與知府伍文定等共謀牽制傳檄四方暴濠罪惡張景岳以殺賊勢仍奏留復命御史謝源伍希儒以紀驗軍功濠初欲徑襲南京以圖北向至是亦爲少沮猶據南昌集亡命括丁壯

命凌十一等奪船順流襲南康知府陳霖等遁隨襲九江兵備副使曹雷知府汪穎及衛縣官屬俱遁走濠令師夔守之叅政季敷同南昌府學教授趙承芳領校十二人齎濠偽檄榜諭吉安至墨潭王守仁領哨官縛送軍門守仁即固封以進疏畧曰陛下在位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尚爾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黃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皇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慄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痛自克責易輟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迹巡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羣臣不勝幸甚福建叛軍進貴葉元保糾集林銘等盟誓刻期攻打延平等處秋七月朔宸濠屬宗支拱樞與萬銳等留兵萬餘守南昌自與拱樞李士實劉養正并閔念四等六萬人號十萬以劉吉爲監軍王綸爲叅贊指揮葛江爲都督總一百四十餘隊分五哨出鄱陽舳舨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經安慶守備都指揮楊銳與知府張文錦安慶衛指揮崔文集衆誓死固守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濠怒遂駐師營最運土填壘攻城城

上天石如雨賊多死傷數日不能克濠乃令僉事潘
鵬遣其家人持書入城諭降銳手斬之支解其屍投
城下以殉賊勢遂怯 巡撫南畿都御史李充嗣飛
章告變兵書王瓊請會議左順門衆觀望尚不敢斥
言濠反瓊獨曰堅子素行不義今倉卒造亂豈足爲
慮有王守仁在彼必成擒矣頃刻覆十三疏首詔削
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趨南京勅伯方壽祥
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翊南京戶書王鴻儒上給
餉王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都御史秦金率湖兵由
荆瑞會南昌李充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叢蘭鎮
儀真慎防承州壩傳檄諸路但有忠臣義士能倡義
旅擒反者封侯如此則賊如釜中魚何能爲乎且令
南京守備操江諸武職并五府掌印僉書即自陳取
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詔悉從之 南京戶部尚
書王鴻儒卒鴻儒南陽人少穎悟書過目成誦家貧
爲府史佐書知府段堅見而奇之命讀書府中續食
授衣俾專志於學提學副使陳選試之謂爲經世之
文尋發解河南第一舉進士授南戶部主事歷山西
提學國子祭酒吏部侍郎以至南戶書學有體要明
習國家故事處已待物開誠布公人亦不敢干以私

其後我衆謂賊勢強盛宜堅壁觀釁徐圖進止守仁曰賊勢雖強未逢大敵唯以爵賞誘人今進不得退無所歸衆已消沮若出奇擊之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也於是各哨兵迎擊之遇於苗家渡甲寅伍文定哨先進那珣徐璉戴德等各領精兵分道並進賊大潰丙辰賊復何力等共少却文定遂爲砲火所燬乃死璉等亦死守仁遂進漳懼退保無舍盡出金寶橋守仁已漳縱令守仁不用命者守仁令以小舟載藥束風縱火燒賊舟溺死者萬餘人妻孥及官人皆赴水死漳爲知縣王冕所執世子諸子及李士實劉養正等僞授官屬皆被擒江西平初漳將反妻姬嘗泣諫之不聽既就擒檻車乃痛哭曰昔紂用婦言而亡天下我不婦言而亡家國悔恨何及八月下詔南征大學士梁儲蔣冕扈從時王守仁擒宸濠捷音猶未至京諸邊將豹房者各逞所見獻擒宸濠之策上亦欲假親征南游太監張忠等見錢寧藏賢事敗又欲因此邀功上出師駐蹕良鄉守仁捷奏至且諫止親征其畧曰臣於告變之後選將集兵振威揚武先攻省城虛其巢穴繼戰鄱湖擊其驍

入宸濠已擒謀黨已獲從賊已掃閩廣赴調軍士已散地方驚擾之民已定竊惟宸濠擅作辟威睥睨神器陰謀入蓄招納叛亡釐轍之動靜探無遺跡廣置姦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姦黨期爲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關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遺憾矣蓋時事方艱賊雖擒亂未已也上令遣回待至南京另奏梁儲蔣冕以宸濠就擒江西已寧屢請迴鑾不聽福建叛軍進貴等以鎮守府前窄隘移兵開元寺屯駐有軍人姚壽鍾通等率衆赴義擒賊各賊卒不相照惶懼進貴縊死葉元保躲入九仙觀藏匿被軍人張齡緝用鎗搜截廟屋頂板跌下就同姚壽鄉縛餘黨星散九月上至南京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等謂當縱之鄱湖俟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聽乘夜過玉山張未已候于杭州守仁至杭謂未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尚爲脅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羣起天下遂成

之觀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曰王都嘗待我

上前謂守仁必反 上問曰何以驗其必反對曰試

召之必不至張永聞之乃密遣人報守仁既而召守仁守仁即行忠率復拒之蕪湖守仁入九華山宴坐上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仍命還江西從湖口過南康過開先寺刻山石紀擒宸濠事于讀書臺後 二月 上在南京 命吏部左侍郎兼學士石琚侍讀學士李廷相爲會試考官取張治等三百五十人以 上南巡未廷試 月 上在南京 楊廷和毛紀疏請題鑾謂大祀之禮行於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 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日禮應即時祈廟今俱改卜至再甚爲非

臺鑾具

古

貞

宜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之制亦已踰期自去秋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出施行伏望亟賜頒發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各衙門題奏文書早賜發出毋致事務久稽致生他虞不報 夏四月 上在南京 五月 上在南京 江西大水 王守仁上疏自劾 六月 上在南京 秋七月 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游蘇杭泛江浙沂湖湘登武當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難梁儲蔣冕自執重奏懇請題鑾泣跪於行宮門外自未至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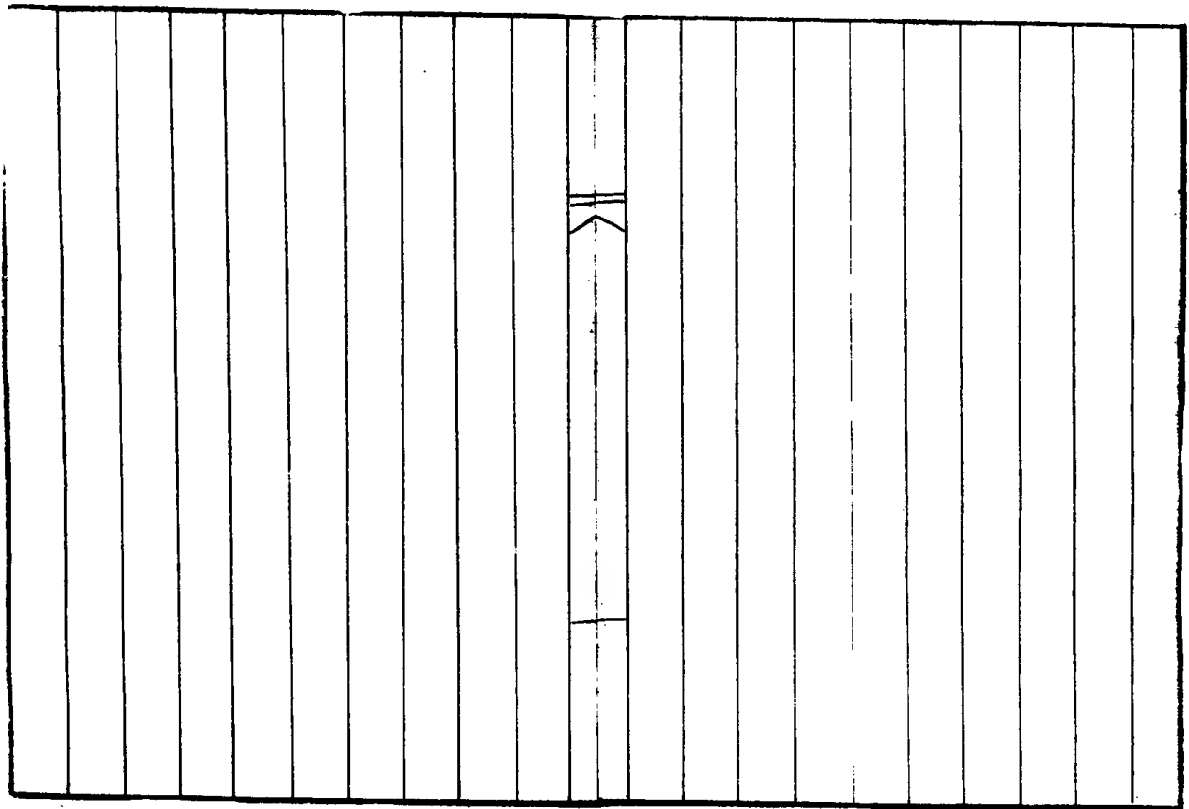
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言云已知道日下便要題鑾儲等乃起 八月 上在南京 致仕大學士靳貴卒 瓦剌掠上魯番 閏八月 上至鎮江 幸佛一清宅 又幸靳貴宅撫振嗟悼者久之 九月 上在南京 羣黨欲自獻俘藥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奈何藥之於是以大將軍鈔帖令王守仁重上捷音 守仁乃節畧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上之始議北旋 冬十月 調兵部尚書王瓊爲吏部尚書 上自南京班師凱旋 十一月 十二月 駐蹕通州宸

臺鑾具

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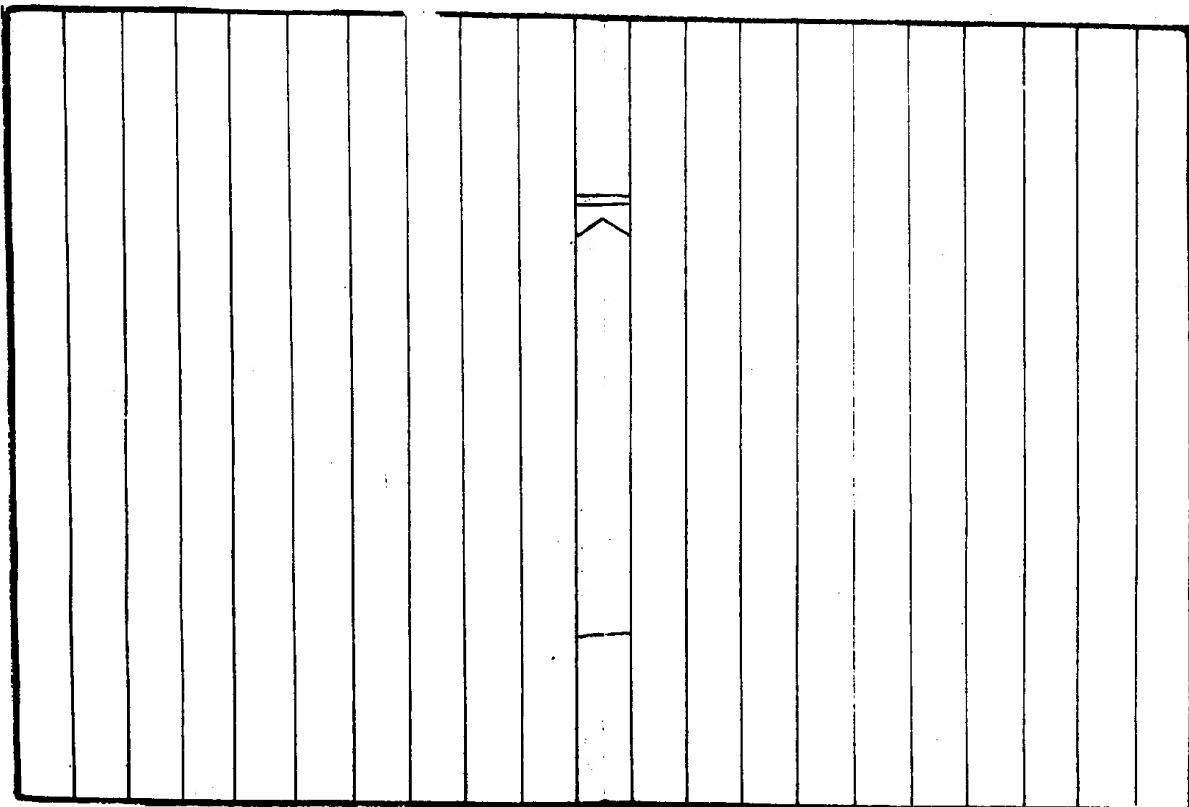
作

濠及逆黨宗室拱樞等皆伏誅濠賜自盡乃燔屍揚之 起胡世寧爲湖廣按察使 按崔銑曰自閩人谷大用八人思蠱君以極其欲而燕游啓八人又進劉瑾使懾廷論而士禍慘自論者欲劉大夏爲冢宰以攻馬文升而黨與分自瑾逐劉健而相權失自杖官而言路塞自遷秩免罪以賂而利門肆朱寧進而閹寵衰江彬入而巡幸興官輕而賴民窮而盜桀夫思亂驕藩侯隙而生心矣胡世寧曹璠之持法孫應許達之死義嗟乎懿哉若人政奚底于壞哉 十六年春正月 上還京加拜見少傳戶部尚書謹



餘人所過緝束不擾至河南濉河有父老拿舟者曰
昔我 聖天子初生之年此河清三百里者三日當
時謂黃河清聖人出今果然矣 丁亥禮部員外郎
楊應奎具合行禮儀途啓 上知此係楊廷和令儀
制郎中余才所擬請 上至京由東安門入居文華
殿次日文武百官于文華殿朝畢三上箋勸請即位
候令旨俞允擇日具儀 壬寅駕至良鄉 上覽禮
部具儀請表宗臯曰遺詔以吾嗣皇帝位非為皇子
此所具儀何謂也 癸卯 上至京城外御行殿楊
廷和請 上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上箋勸進擇日
登極 上遂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登極詔
天下以明年為嘉靖元年凡所開列一洗正德間敝
政薄海內外無不鼓舞快覩 丙午遣太監秦文等
詣藩府奉迎聖母 戊申命禮部會多官議興獻王
主祀稱號毛澄請之內閣楊廷和出文獻通考檢漢
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為據異論者即奸邪
當斬 會試中式舉人張璵詣同鄉禮侍王瓚曰今
上繼統非為人後與漢哀帝宋英宗事體不同瓚信
之遂形諸言揚廷和令言官論瓚改調南京以侍讀
學士汪俊代之 五月 癸丑禮部尚書毛澄會同

興獻王雖有罔極恩斷不可以渾諸孝廟者稱之因
復錄明帝詔上之留中 召王守仁尋中止陞爲
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守仁疏乞省葬 勅尊本
生父母及邵貴妃稱號 勅脩武宗實錄 召彭澤
爲兵部尚書 詔正德十四年各官諫止巡游跪門
責打致死者追贈諭祭廕子其降調充軍爲民首起
取復職陞用 命給事中夏言御史鄭本公查革濫
受武職言等上疏謂正德年間各處軍功之濫其弊
有三奏帶之數太多紀驗之次失實武選之法盡壞
如鎮守軍奏帶例該五名今則領兵奏帶至三四百
名者有之往往安居京師寄名邊方故有一人而數
處奏帶一時而數處獲功其不在斬馘之列又復巧
立別名或曰運送神鎗或曰齋執旗牌或曰衝鋒破
敵或曰三次當先或曰軍前効勞紀驗之地既無審
覈之公銓選之司又無駁勘之實其改正重陞併功
加授之類私謀巧術弊出百端難以枚舉 秋七月
庚戌大理寺辦事進士張璵上疏其畧曰朝議擬
尊聖考爲皇叔父聖母爲皇叔母不過拘執漢定陶
王宋濮王故事耳言者謂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
夫孝宗誠不可忘使聖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



建厥功然在當時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有八人至我文皇帝克靖大難其所封拜亦不滿十餘人列聖相承益加慎重未有中官弟姪封拜之濫爵賞之極如先朝者寘鐸背逆實逆孽結憤所致仇鉞一舉平定張永攘爲己功既而太監谷大用馬永成陸閏規彬等並受褒崇於是張富張容谷大寬谷大亮馬山陸永魏英俱各封伯其他俱加陞都督都指揮者又不下數十人今仰遵詔旨俱已查革合行該部追奪謬參削爲編民又凡正德年間巧立別名陞授職級者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名兵部尚書彭澤履奏盡行革退積年宿蠹一旦頓清九月毛澄等復上請謂大禮未定給事中史于光歷數張璉建議之偏誠懼其上搖聖志下起羣疑還宜將張璉戒諭不聽大學士袁宗皋卒上命備駕奉迎聖母禮部奏請用王妃儀仗上命錦衣衛治母后駕儀聖母不入上涕泣啓慈壽皇太后願避位躬奉聖母歸藩羣臣惶怖召大學士費宏復入內閣冬十月己卯張璉齋跪至左順門楊廷和令脩撰楊維聰偕庶吉士十餘人沮之璉不聽遂上疏及大禮或問以進上覽之留中辛巳功禮部曰聖母慈壽

刻憲章錄跋

吾師武進薛先生恭集我

祖宗列聖實訓實錄次第編年凡纂緝之者悉爲
裁約其有事關體要逸在諸儒臣別撰者亦量爲
采入書成題曰憲章錄蓋以成憲典章萬世所當
遵守且追宗夫子憲章文武之意以寓從周之義
也見於自序者備矣將圖鈐梓而力稍不逮張中
丞施郡守各助一金僅足購木先生節供省費漸
次圖之因循二年尚未訖工今年春宅下第歸自
京師過先生山居謁焉先生年七十有五癯癯老
矣平生著作垂成而未脫稿者多謝去矣唯於此
書語次猶及之宅重有感焉遂不分其已未即工
盡携以歸謀諸同志博集梓人日夜校刻四越月
而工告成庶不負先生編述之初心而鑒觀率由
者咸獲徵信誦法而寡忘之過矣豈曰小補之
哉宅不佞敬附數語于簡末以識歲月云

跋

萬曆二年甲戌秋七月望門人平湖陸光宅蟬首

憲章錄四十七卷

內府藏本

明薛應旂撰所載上起洪武下迄正德用編年之
體蓋以續所作宋元通鑑然採摭雜書頗失甄別
如惠帝遜國事本傳疑應旂乃於正統五年十二
月書思恩州土知州岑瑛送建文入京號爲老佛
豈史氏闕文之義耶

ZW

21181888541988